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七三六・史部・地理類

殊域周咨錄二十四卷（卷十三至卷二十四）〔明〕嚴從簡撰……………一

咸賓錄八卷〔明〕羅曰褫撰……………二三九

西遊錄注一卷〔元〕耶律楚材撰 盛如梓刪略〔清〕李文田注……………三九一

長春真人游記二卷〔元〕李志常撰……………四〇一

古今游名山記十七卷總錄三卷〔明〕何鏗輯……………四三一

2152/6

殊域周咨錄卷之十三

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轉

揚州府學訓導彭天翔

江都縣學訓導王三汲全校正

西戎

土魯番

土魯番在今火州城西百里舊隸其部唐交河縣

池也

本朝永樂中親征北虜常過其近境見水齧沙出有

卷之十三

碑曰唐之交河郡

上諭金幼孜等曰此在今為哈刺火州因兩河相交

故名耳

按

成祖出塞俱從宣府之路未嘗至其地北征錄言至

其近境然相去亦尚遠也

宣德五年萬戶賽因帖木兒遣使貢馬及璞玉以

後常貢但西域諸國惟此番最強盛每侵凌他邦

成化九年其酋速壇阿力後止稱阿力二字作亂入哈密

將其國王母并金印虜去奪占其城

命都督李文通政劉文往撫處調集番兵住劄苦

峪不敢前進迨徹師回喪失頗衆自此其酋漸輕

中國之兵矣阿力竟留主母金印益侵我城郭諸

夷十八年阿力病故弟速壇阿黑麻立後止稱

甘肅守臣乘間奏立王母之甥罕慎為都督遣使

送入哈密 弘治元年阿黑麻稱罕慎非脫脫族

何得王哈密哈密我當王欲殺罕慎畏未敢發乃

為好語詒罕慎曰吾為爾聯姻爾為王益安無外

卷之十三

侮罕慎喜許之阿黑麻至哈密誘罕慎頂經結盟

遂殺罕慎亦未敢顯言據哈密即遣使入貢言罕

慎病死國亂乞遣大通事和番立我為王居哈密

領西域職貢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外夷北虜最強

屢入貢乞通使我不聽阿黑麻小夷且與哈密各

有分地不可輒通使亦不得王哈密彼若入貢我

亦不拒請勅阿黑麻諭令送王母及金印還哈密

四年遣哈密頭目馮亦虎仙齋勅諭阿黑麻阿

黑麻以金印城池來歸遣使朝貢厚賞之文升言

哈密有回回畏兀兒哈刺灰三種共居一城種類不貴不相下北山又有小列禿野也克力數種強虜時擾哈密必得元遺孽嗣封理國事庶可懾服諸番乃立安定王族孫陝巴為忠順王 五年阿黑麻入哈密殺虜陝巴及金印去內閣丘濬謂文升曰哈密事重須公一行文升曰方隅有事臣子豈可辭勞但西域賈胡慣窺利不善騎射古未有西域能為中國大患者徐當靜之濬曰有識言不可不慮文升請行諸大臣不可請勅兵部侍郎張

十三卷

三

海都督侯謙行視經畧時阿黑麻貢使馬亦滿速兒等在京師命海至河西令夷使二三人與邊上通事致勅諭阿黑麻歸陝巴金印諸夷使爭欲去海不可乃遣哈密夷人以勅往阿黑麻竟留不報海不得已修嘉峪關捕哈密奸回通阿黑麻者二十餘人戍廣西請絕西域貢七年春海謙不奉命輒還朝

上怒逮下獄降海山西叅政謙奪俸間住文升言土魯番恃其強悍哈密奸回又反復欺負中國不懲

創彼孟輕中國請安置馬亦滿速兒等於闕廣閉嘉峪關絕西域貢令諸夷歸怨阿黑麻當是時西域諸夷皆言成化間我入貢

皇帝先遣中貴人迓我河南至京宴賜甚多今

皇帝不撫我我泛海萬里貢獅子謂我開海道却不

受即從河西首者宴賞亦薄天朝棄絕我相率從

阿黑麻且拒命中國能奈我何哈密奸回又附阿

黑麻阿黑麻遂復入哈密自稱可汗大掠罕東諸

夷謀言糾夷數萬用雲梯攻肅州且蹂甘州報至

十三卷

四

文升曰彼虛聲挾我也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哈密至苦峪又數程皆無水草貢使往返皆馱水行使我謹烽火明斥堠整兵以俟彼至肅州我以逸待勞縱兵出奇一擊必使彼隻馬不返已而阿黑麻西去令頭目牙蘭以二百餘人據哈密文升曰非用陳湯故事此虜終不畏文升召肅州撫夷指揮楊翥至京撫其背曰汝諸夷情知西域道路 主上今欲擒斬牙蘭汝計安出翥曰此賊黠非襲之不可罕東至哈密有捷徑可進兵

兵可不十日至文升曰余欲選卒東兵三千爲前鋒我兵三千殿後各持數日熟食兼程襲之何如

翁曰善 八年令河西巡撫許進調兵食遣副總兵彭清統精兵三千由南山馳至罕東即調罕東諸番兵乘夜倍道襲牙蘭是冬進及總兵劉寧率兵至肅州久駐關外候罕東兵不至乃出大路之水草行不能速牙蘭訶知遁去我兵入哈密斬首六十得陝巴妻女獲牛羊三千哈密脇從者八百餘人皆不殺携以歸住西徼止師還糧乏士馬亦

十三卷

五

多物故然西域自是知畏中國文升言兵雖抵哈密然未獲牙蘭首功亦少進寧及太監陸闇不遵節制徒取空城無益邊事獨軍士遠征勞苦宜陞

賞牙蘭即牙木蘭也

上念邊臣出塞有功加閹歲祿二十石寧陞左都督加俸百石進左副都御史清都督僉事 九年阿黑麻又襲破哈密令撒他兒及奄克字刺住刺木城奄克字刺密結瓦刺小列秃襲斬撒他兒奄克字刺還守哈密阿黑麻遣人圍哈密哈密人舉火

小列秃見之來援退走守臣奏乞令羈留貢使往諭阿黑麻納款文升曰阿黑麻未見遣使上款書不許是秋進改陝西巡撫 十年秋阿黑麻令人送陝巴還哈密其兄馬黑上書言西域諸國不得首怨阿黑麻今悔過乞許與黑婁諸國入貢及還寫亦滿速兒等文升言此虜挾詐俟陝巴金印至甘州取寫亦滿速兒等於閩廣是冬命總制王越經畧土魯番哈密 十一年越出河西取陝巴至甘州令哈密二種都督回回寫亦虎仙畏兀兒奄

十五卷

六

克索刺哈刺灰拜迭力迷失佐陝巴復封爲忠順王取寫亦滿速兒等發歸其國時哈密二種人久苦土魯番不願還文升請許半留肅州往來自便 十二年春陝巴至肅州畏番虜不肯出關守臣遣叅將率兵護行又賞赤斤蒙古諸番令逐程防護至哈密是夏寫亦虎仙致賞賜於土魯番諸夷使入京朝貢 十三年阿黑麻及黑婁諸國皆令人入貢 十七年哈密奸回阿字刺有怨於陝巴乃稱阿黑麻次子真帖木兒爲罕慎外甥當襲罕

慎王爵乃往迎之頭日者力克哈陝巴棄城走沙州真帖木兒阿黑麻所擄罕真年十三不肯來哈女為妾所生也密哈密人曰陝巴走哈密城空恐為野七克力達子所據真帖木兒始至刺木城其兄滿速兒乞守臣令人來守哈密真帖木兒自刺木城入哈密守臣令官舍董傑及奄克刺往哈密撫夷眾諭迎陝巴還阿刺不聽必欲立真帖木兒為王奄克刺與傑等擒殺阿刺等六人餘黨畏服守臣令都指揮朱瑄率兵送陝巴入哈密撫送真帖木

十三卷

七一

兒還土魯番時阿黑麻已死其子速壇滿速兒後稱番新立諸兄弟相讐殺真帖木兒懼不敢歸乃曰奄克刺我外祖也願依之暫住哈密朱瑄恐陝巴懷疑生變携真帖木兒羈住甘州 正德元年陝巴死其子拜牙即嗣封幼弱守臣恐真帖木兒復來哈密留之甘州不遣番酋所親信牙木蘭娶火辛哈即哈密人也後止稱哈即女為妻與馬亦虎仙哈密人也後止稱虎仙之妻兄弟也牙木蘭又以妹嫁哈即姪亦思馬因而虎仙亦以女嫁火者馬黑木後止稱馬黑木

互結姻戚哈即弟阿刺思罕兒後止稱罕兒等與虎仙及伊子塔俱因進貢各在甘肅關廂置產又往往來以貢為名騷擾驛迎生事害人 三年番酋速見與忠順王即拜牙乞討真帖木兒兵部尚書也劉宇曰是謂負其所親愛不許 五年真帖木兒走出甘州城追而獲之 六年守臣請歸真帖木兒下兵部會議請勅宴真帖木兒及番酋與忠順王并其頭目 七年冬詔差哈密三都督奄克刺刺寫亦虎仙滿刺哈三送真帖木兒回完聚真帖

十三卷

八一

木兒久住甘州深知風土言其城南黑水可灌及有夷使傳說甘肅荒旱饑寒人死亡且半城堡空虛番酋乃謀侵犯中國虎仙等遂為留用忠順王似後稱王又被奸回誘引與番酋結好遂往投順土魯番番酋乃令他只丁入哈密取金印他只丁又令哈密火者馬黑木哈密都指揮也等至甘州索賞且言忠順王棄國從番乞即差人守哈密巡撫趙鑑謬謂番酋忠義令他只丁等代中國守城勤勞差撫夷官送番酋金幣二百明年正月撫夷官纜至

哈密番酋已率眾亦至分據刺木等城日夜聚謀
侵甘肅又索段子萬萬疋贖城印且言如不與即
領兵把旗插在甘州門上總制鄧璋乃請官經畧
命兵部尚書彭澤奉

勅往總督軍務澤請

勅二道一候有番使之便齎諭番酋還哈密城印一
諭奄克亭刺哈密都督也因其王投番乃逃任甘州後止稱奄克回國與虎
仙等守城彭澤調延寧等處軍駐甘州十年番酋
遣他只丁牙木蘭同虎仙馬力奶翁馬黑木等至

十三卷

九

肅州近邊搶掠赤斤等處人畜千計聞彭澤軍在
不敢深入假寫番文稱被赤斤搶了貢物與他報
讐不敢侵犯甘肅只討此賞賜回去彭澤不察其
詐將前諭番勅書不伺番使齎去即措段絹褐布
共三百遣馬驥與通事火信撫夷百戶馬昇并馬
馴捧前勅二道同馬黑木虎仙等到哈密邀他只
丁同往土魯番他只丁嫌賞薄先將金印與虎仙
谷三等及將所掠去赤斤銅印一顆付馬馴等議
遣驥并火信持回添取賞賜他只丁方同馬馴等

至土魯番將勅書原齎段絹等班賜其酋彭澤遂
奏稱甘肅兵糧頗集道路開通土魯番雖欲侵擾
甘肅決不可得今又差官往諭歸還城印地方安
靜乞要放歸日里蒙旨未允火信等回甘州納撫
還赤斤銅印并報添取賞賜彭澤又脩羅段褐布
共一千九百銀壺銀盃銀臺盞各一副令火信等
復持往諭澤遂奏遠夷悔過獻還城印詔取回京
火信又持添賜物件往彼番酋復嫌少虎仙自許
其酋段一千匹他只丁五百方允具本復遣馬黑

卷之三

十一

木隨赴京回奏將金印與虎仙城池暫令哈三守
掌後哈密使人俄六思等送至番文稱番酋索要
虎仙前許段疋有哈密大小頭目共鞞段一百疋
馬一百疋牛一百隻羊三百隻交與他只丁總督
都御史李昆議稱本番乘機射利納款希恩宜量
俯就番酋又遣虎都寫亦後止稱馬亦他只丁亦差伊
弟撒者兒等前來送印并押虎仙取段疋同馬黑
木等及各國夷使將帶方物馬疋進貢謝恩虎仙
哈三亦差伊衛夷人馬黑麻等各帶方物馬匹進

貢駿送赴京李昆與鎮守太監許宣總兵徐謙因忠順王仍被拘未回訪知寫亦係番酋親信頭目撒者兒係他只丁親弟乃拘留為質仍移檄番酋稱寫亦等差往陝西催償先年貢使回日發歸仍賞織金綵段洗白校布共三百件令其送忠順王還國正德十一年虎仙續報金印已歸城池未與番酋索要段子兵部議謂彭澤李昆皆奏城印已歸今則謂止歸金印他只丁尚在哈密索段幣恐虎仙與他只丁彼此隱瞞要求重利致生他虞請

卷之十三

十一

行鎮巡等官從長議處既不可嚴峻拒絕激變夷情亦不可示弱輕許開啓弊端其番酋果來效順進貢到邊照依舊例放入加意撫待詔從之李昆許宣徐謙乃會奏請勅二道曉諭番酋及他只丁仍各量備織金綵段絹疋齊去撫諭令忠順王還國番酋以虎仙失信并拘留夷使為詞遣他只丁牙木蘭復占哈密兵備陳九疇因番酋侵犯將前勅書一道停留請止操練軍馬相機剿殺許宣史鏞李昆從其議牙木蘭先令回子倒刺火者往探

被獲又遣夷人斬巴思俄六思等帶馬駝牛羊假以貨賣為名將番文往關內與思罕兒探信既入關陳九疇疑斬巴思有詐搜獲原書譯出其情內多隱語慮恐通謀生變當捕思罕兒同斬巴思等下獄責令通事毛見毛進呂成防守見進俱素與斬巴思情熟乃約虎仙部下纏頭漢回高彥名同宿商議打奪斬巴思等出城令高彥名備辦酥油羊肉二皮袋毛見毛進又將盔甲弓箭各二付寄在張子義家俟賊到穿用番酋與他只丁遂舉兵

卷之十三

十二

至鉢和寺史鏞等差甘州衛夜不收顧十保往肅州探息叅將蔣存禮與陳九疇未知賊兵多寡恐糧饋乏甘州軍至不能供給乃請甘州軍馬且不必動史鏞輕聽不先發兵應援番賊到嘉峪關經平川墩陳九疇蔣存禮與遊擊將軍芮寧議留遊兵都指揮黃榮守城約於明日巳時出兵芮寧先於那時統軍從南門往西約行十里地名沙子壩遇賊騎一千陸續添至三千芮寧三次遣夜不收杜阿丁等馳報到城蔣存禮延至巳時方與指揮

董傑同奄克從北門出至高橋見遇賊對敵開陳
九疇聞賊勢衆大又恐城內寄住夷人變亂將各
夷男子隔在關廂婦女收入城內防守至申時賊
將芮寧射死及殺指揮楊松等時都御史李昆往
西寧撫番未回九疇見官軍喪敗慮恐肅州寄住
赤斤畏兀兒等處夷人數多乘機作亂與蔣存禮
議將獄中番使斬巴思俄六思并高彥名毛見毛
進呂成俱赴街市焚香告天杖死仍拘各夷奄克
也先哥等諭令堅守臣節母生異謀陳九疇復將

卷之三

十三

斬巴思等帶來牛羊變賣價銀易買布疋存卹陣
亡官軍李昆到莊浪岔口驛得報兼程前進至鎮
會同許先議恐賊犯甘州拘收人畜增置戰具番
賊攻開亂骨堆西店子堡殺死男婦王祥等史鏞
鄭廉各領兵進到肅州賊又攻開中截半坡二堡
殺死千百戶傳成陳九疇會同史鏞鄭廉并蔣存
禮議有哈密北山瓦刺達子係奄克姻親世與土
魯番有讎令其往誘使搶殺土魯番城可以致彼
掣回選遣哈刺灰夷人添哥兒兒的等往瓦刺止

稱添陳九疇欲量給賞無措乃於虎仙名下勸罰
段子二百七十疋絹一百七十二疋銀一百六十
兩梭布一百三十七疋馬五疋羊一百隻失拜烟
谷亦哈密名下勸罰段子五十一疋絹一疋銀
六十四兩馬一疋羊一百七十隻給賞番漢官兵
及與添哥齋賞瓦刺及令奄克自寫番書諭彼頭
目也力滿可等舉衆搶殺番地又給與操馬二十
二匹騎坐前去賊又攻開大莊堡殺死千戶王標
時有赤斤番人且宗爾加等報稱土魯番留下老

卷之三

十四

營在辰州駐劄陳九疇史鏞議令千戶張英管領
赤斤哈刺灰番夷也先哥等五百餘人前往撲殺
賊從迤南山後進至甘州李昆許宣會遣都指揮
楊時等拽載兵車鎗砲截殺賊見官軍勢衆引去
李昆等亦恐甘州藏有姦夷內應將虎仙撒者規
寫亦及各家屬并各起夷人四十四名俱捕下獄
番酋遣朶撒哈及把都兒乞和且稱俱是虎仙弄
禍史鏞等訪得朶撒恰乃番酋親近頭目拘留之
將把都兒放回令其傳諭務將槍去軍馬器械人

畜盡數送來方纔定奪也先哥等人馬撲到辰州將番酋留兵營帳攻斬首級二十一顆失拜烟荅病死賊起營西去史鏞督令鄭廉蔣存禮追至境外沙溝各斬賊首級正德十二年正月掣兵進城議將番兵奪獲頭畜仍給番兵充賞時添哥等亦至北山瓦剌虜營將銀牌段布賜賞其頭目也力滿可并把聰等大喜聚衆往番攻奪其三城番酋回至王子莊得報痛哭而歸且怨恨牙木蘭失事也添哥還報亦獲回賊及達子首級許宣史鏞李

卷之三十三

十五

昆奏捷

上命給事中黃臣會同巡按趙春行委陝西叅議施訓副使高顯僉事董琦勘問將虎仙問擬謀叛具奏虎仙訴行肅州兵備再審奄克恐其脫放乃告虎仙及其丈人哈耶構引土魯番壞事本不曾正法恐貽後患時番酋行賂中朝嬖人錢寧謀反其獄且欲誣殺九疇以洩其忿乃令失拜烟荅之子米兒馬黑麻直入東長安門捏奏伊父出城殺賊頭上中箭走回被陳九疇責打身死詔提解虎仙

等到京會審正德十三年黃臣等奏勘過甘肅鎮巡官拘留夷使彖撒恰及虎仙等招由兵部尚書王瓊奏彭澤故違勅旨擅備賞物輕出講和擅增段綰又不候差去人回處置停當妄奏西夷就降事已寧息致蒙取回陳九疇惟知講和之爲非不思中變之爲害擅議拘執夷使因而激變疑有姦夷交通多無指實李昆既聽彭澤之講和而奏討勅賞又因九疇之辨論而停留勅書持疑二端釀成大患

卷之三十三

十六

上詔彭澤先革職爲民李昆陳九疇及史鏞蔣存禮等損折官軍各提解到京問理刑部會同三法司將蔣存禮等并虎仙等譯審虎仙翻異原情改擬奏事不實律參看將蔣存禮防邊不固致寇內侵告急不援擁兵自保史鏞韜略固著守備素疎敵至而策應已遲寇去而追擒不力以致官軍殺死數多人畜驅掠殆盡許宣李昆當重鎮而經略不密總諸軍而督調欠嚴拘留夷使停止勅書處置乖方重貽邊患陳九疇濟軍需而科罰財物徇也

見而議留勅書拘囚貴官因而致死執戕姦虜事
涉擅專但史鏞到任未及三月倅遇強虜侵犯計
程往返千里亟難整兵應援蔣存禮部下之官軍
八百城外之夷虜數千彼此相當眾寡不敵及查
得蔣存禮督併番漢官軍斬獲回賊首級五十八
顆而史鏞主將亦與有防陳九疇誘使各種夷人
搶殺土魯番人畜千百有餘而蔣存禮協謀亦嘗
效力其許宣李昆各能張大軍聲增完邊備西邊
回虜東保鎮城陳九疇首建外夷相攻之謀大省

卷之十三

十七

中國用兵之費又能抗方張之寇全已危之城功
過亦當有辦黃臣趙春勘事不審情罪乖違

上詔蔣存禮史鏞降二級蔣存禮降三級各帶俸差

操李昆也從輕降二級別用昆降浙江副使許宣著閒住

陳九疇為民時彭澤九疇幾致問死黃臣趙春對品調外任

米兒馬黑麻為父訴寃得寬免問其餘夷人但犯

不應罪名的俱免運炭時土魯番貢使至京兵部

請繫獄輔臣梁儲不可乃止十四年都御史鄧璋

奏土魯番六次悔罪請和入貢合當隨宜撫處兵

部尚書王瓊議稱若終拒絕不許來貢恐非撫馭
外夷之道請將在京番使馬黑麻等及哈密等例
進貢夷使分為幾運伴送其州連存留俾彼同趨
貢夷打發出關見監夷人朵撒恰等俱准放回會
題留中不出後兵部伍疏其肅去京往回萬里事
久不決必生他虞徵調官軍騷動邊境實非細故
早賜宸斷

上不吝鄧璋見夷使久候恐又生變議差通事虎得
山同夷人馬黑麻齋諭番酋以取搶去人畜為名

卷之十三

十八

實欲慰安其心正德十五年正月本酋送還原搶
鎮撫程翥等五十九人并遣使帶馬駝復來進貢
十六年五月兵部再議得土魯番酋聽信姦夷虎
仙等誑誘入寇鎮巡等官因將差來親信頭目朵
撒恰等羈留不遣節次卑辭祈請近奉明旨放回
已足慰其想望若遂許其通貢恐彼悔悟未深和
好難久詔是之通行阻回嘉靖元年二月番酋又
遣夷使將方物慶賀進貢鎮守衙門奏行兵部議
得本酋祈請頗切若復不納恐失制馭蠻夷米則

不拒去則不追之道詔土魯番并撒馬兒罕等處
差來夷使著分定起數陸續選委老成的當官員
伴送來京嘉靖二年虎仙復論斬罪王瓊王瓊謫
戍彭澤以兵部尚書致仕李昆起為兵部侍郎陳九
疇亦以薦起用復為甘肅巡撫都御史時土魯番
復謀入寇九疇得報上疏曰照得總兵官武振病
故臣會同鎮守太監董文忠議得前項走回夷人
供報番酋調集人馬要行奪取甘肅地方等情雖
係傳聞之言然據理原情似為不虛何則番酋聽

卷之三

十九

信往來進貢姦回之言備知中國地方虛實強弱
之情恃彼雄長西域前驅列國之勢其立馬天山
投鞭斷河之意蓋勃鬱於胸中久矣往年犯邊所
以未逞其志狼狽而歸者蓋以來非其時卧雪齧
冰之賊不能勝屋居火食之主勢使然也今乃當
吾甦麥堆場糜穀積畝農人野處之際卒忽而來
是將因糧於我坐困我邊也防範機宜曷可須臾
少緩乞勅兵部仍再速行陝西延寧三處鎮巡官
將各邊遊兵人馬作急催促前來本邊聽臣等分

布併力捍禦再勅戶部議發內帑銀十萬餘兩委
官押運前來糴買糧料草束供助軍餉後失拜煙
峇子米兒馬黑麻皆論死三年土魯番酋大舉入
寇甘州

上命陝西延寧鎮巡官并莊浪副總兵魯經各選調
遊奇官軍推委謀勇官員統領前往肅州聽都御
史陳九疇節制相機戢守還差太監一員到彼監
督軍務堪以總制大臣及提督總兵官上緊會官
推舉來看戶部只差能幹郎中一員量帶銀兩督

卷之三

二十一

理軍餉兵部尚書金獻民推舉兵部尚書致仕彭
澤總督漕運都御史李鉞俱各歷練老成充總制
官署都督僉事杭雄都督同知馬永俱各久任邊
方充總兵官再照肅州孤懸絕域賊勢重大比與
尋常聲息不同各鎮調集官軍素無統屬若不假
以事權急難責其成效合無查照各年舊例鎮巡
以下官悉聽節制臨陣之時都指揮以下有不用
命觀望退縮聽以軍法從事各官合用符驗關防
旗牌書樣若待本官奏請未免遲悞合行吏禮工

三部照數撥給本官庶便行事

上郎命金獻民兼都御史總制軍務杭雄着掛印充
總兵官提督軍務限三日內起程命御用監太監
張忠監督軍務并帶犒勞銀兩及銀牌彩段通事
天文生醫士同往及賞叅隨人等官每員掌印銀
五兩布二疋其餘每人銀三兩布二疋戶部主事
胡宗明差往督餉奏稱昨奉明旨銀兩動支一十
四萬兩帶運陝西布政司交割及查先次支剩軍
餉銀六萬餘兩押運軍前應用限三日內起程切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一

念夷虜之情叵測而兵食之勢相須訪得回夷圍
城志在侵奪地方比之往常肆掠大有不同况近
年各處地方災傷錢糧缺乏雖主兵月糧每每拖
欠今又加以客兵數多若非別為議處彼中豈能
支持古人云日費千金而後十萬之師可舉則今
日領銀一十四萬兩能給若干人勾用若干日可
以口計而指屈也其布政司雖稱有銀六萬餘兩
延今日久恐別有支費職備員本部司屬豈不知
庫藏空虛用宜節縮但今日事勢甚大且急萬一

至彼而餉之雖欲臨期奏請必至累月經旬公私
皆置戰守兩難計出無從責將馬道乞為再發銀
十萬餘兩一同領運前去如夷勢遠遯亦可作以
後年例之數再照前項銀兩係干錢糧出納必須
逐一秤對裝驗明白方免疎虞仍乞稍寬限期教
日銀兩秤完即便前進庶錢糧無虞而級急亦有
備矣

上從之詔再給六萬聽裝鞫完備起程時大同軍叛
殺死主帥處撫將畢御史王官疏曰雲中之內變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一

方安而河西之外患聿作廟堂之上未聞破常調
以用人出深謀以制武臣竊為

陛下危之也先該兵部議舉總制而致仕尚書彭澤
素諳兵法深識夷情昔頗聲聞于彼用兵之道先
聲後實似為相應朝廷不此之用而特用尚書金
獻民者不知其何謂也且獻民此行必須直至其
州地方相機征戰臣思前項回賊以十數年積銳
養鋒之強乘我兵糧虛乏之際一旦壓境而米其
勢必有甚難抵當者設使達賊有知乘機為寇其

患何可勝言隣近臨鞏蘭同等處又無勁卒強兵未免各邊調用兵法師行十萬日費千金此等地方承平日久素無蓄積必得能幹官自多方處置并主事帶去銀兩設法采買轉輸供給不至缺乏庶幾少濟見今獻民去矣所以爲獻民之援調發人馬供給糧餉以至守把隘口防護糧道以杜深入之患以助獻民之所不逮者未見其處行也訪得先任四川巡撫致仕馬吳生長邊方優于戎略征勦川賊累立戰功先任兵部侍郎馬清昔嘗有

卷之三

二十三

事于寧夏後又總制于宣大駕馭有才處置得法又訪得先任廣西僉事楊百之武略文謨足稱任使宣府副總兵時陳驍勇獨冠于諸帥騎射可服乎三軍且家丁勇悍久在安閑摩掌奮用伏望軫念地方多事之時喫緊用人之際略其已往之小過勉以將來之新功馬吳馬清速起一員仍其舊職授以督糧之寄假以便宜之權隨帶副總兵時陳并其家丁星夜前去將主事前解銀兩并本地方一應糧草俱付管理以爲獻民之援楊百之亦

即授以臨鞏兵備之責以備軍門參贊之資其馬吳馬清仍留用一員于部以備朝廷咨謀緩急議事又根本之地所當用力者也兵科都給事鄭自璧疏曰近該巡撫陳九疇報稱番酋糾領西域回回并哈密北口瓦剌旗小列秃并沙州土巴帖木哥及辰州遺孽各種二萬餘騎困圍甘肅勢甚危急尚書金獻民總制軍務刻期以行但自得報之後迄今四十餘日消息杳然爲照土魯番係我朝進貢番夷得我金帛茶香等物以資生養先年雖

卷之三

十四

占據哈密彼都督緝謙侍郎張海奏蒙閉關絕貢由是諸夷歸怨番酋悔禍哈密復爲我有累朝以來世受國恩其酋妾所生子真帖木兒先年曾逼陝巴遜遁被鎮巡官誘羈甘州任其出入服食色欲亦不甚禁養數年生還鄉里感朝廷之恩德撫臣之育抑且甘肅居人熟識往來牽制舊愛恐亦未忘前項二夷一則貪我之利一則憶我之好縱其鼠竊狗偷歲所不無然電起漚滅不敢痛爲我疆場之患未有今日糾合番衆深入境土大肆

亮殘者也又訪得達賊亦不刺阿兒禿斯一支先
年被迤北小王子殺敗奔至西海套內此種達夷
尤號兇黠况三種夷落其先世係同親族設使烏
合而來甘肅二鎮恐非中國有矣此等事情關係
不細彼中緩急宜其紛沓傳報以承廟堂先事之
備紓九重西顧之慮也今日久無聞恐前首恣驕
逞悍分領賊衆屯據要害致使道路不通又恐彼
處鎮巡等官先時處有不甚妥帖事件及節年差
去處置夷情大臣遺有未曾杜絕情節以致諸酋

卷之三

三五

不釋舊嫌與兵構怨鎮巡等官彼此觀望上下蒙
蔽延推不報亦未可知日甚一日不無有碍計處
夫鋒鏑交於原野而聽命九重成敗在於斯須而
馳聲萬里朝聞暮應計且晚矣可容如許之久執
乞再行馬上差人轉行平涼安惠蘭州關山傍路
河西紅城子古浪一帶大小衙門官員各查照先
今事理火速令各差哨馬在於近賊地方或盤有
奸細或據走回人口或傳聞人言或探得彼中聲
息各另徑自飛報前來不必專候彼中鎮巡明文

方纔轉遞致誤事機仍行巡按甘肅御史親詣河
西隨便住劄用心察訪前項情由具實奏來以便
議處再照尚書金獻民太監張忠總兵抗雄所貴
同心戮力長慮卻顧功雖未可刻期而幾當豫定
勢雖艱於往歲而謀貴萬全矢竭忠貞建樹奇積
用副干城重托俟邊患少紓朝廷諒有他處設若
迹先時潦草之面與臨敵易將之想此固非朝廷
委任之意而亦非老成謀國者之用心也本部仍
併通行各官惟復借重天語丁寧降勅申諭遵奉

卷之三

三六

施行時賊二萬騎從西北窺邊墻進入榆林等墩
肆掠陳九疇至肅州督叅將雲昌并大僕寺卿董
銳分布守城城上窺見東南角一賊穿紅調度被
舍人董進德一箭射死賊馱退去後屬番阿奴報
稱是火者他只丁賊又悉衆攻甘州南門內一賊
前打紅旗身穿紅甲往來調兵董太監等議令神
鎗攢打賊中傷落馬扶馱去傳說是番酋時獻民
出塞而本兵之位久虛真部左侍郎李昆疏口宣
大二鎮密通京師陝西三邊遠接沙漠各處雖有

鎮巡等官分統信地而職任不相統攝一遇有事則各面自便互相推調往往誤事設立總制大臣假以重權蓋以地方安危既有專託則其平時之計慮必周臨事之調度亦易豈如近日大同軍士之變其肅回賊之侵狼狽失策至於如是哉且今大同軍士雖蒙委曲寬代而紀綱大壞終非善後之計甘肅至京八千餘里賊至甘肅兩月有餘計提督尚書金獻民等到彼調兵勦殺動則三月之外縱使城堡幸而獲全一方生靈不勝荼毒之慘

卷之三

二十七

矣且本兵重地尚書正官豈宜在外久處所以侍郎孟春議設兩處總制官員蓋為國圖慮將來之計誠為得要但大同地方目今幸無重大聲息而作孽軍士尚自驚疑所據添設總制姑候另議其陝西三邊待候尚書金獻民等奏報甘肅賊情稍有次第即將本官并太監總兵俱奏取回京本部照例會同府部院寺科道等官於見任致仕大臣內從公推舉才望老成諳曉戎務二員上請簡命一員前去總制陝西延寧甘肅等處軍務俱聽候

宜處置惟委任之專而責成之遠庶邊防有託而疆場無虞時金獻民至蘭州諸番已為九疇所敗出嘉峪關外又達賊二萬從南境進暖泉總兵姜輿戰却番賊亦避去獻民奏捷內稱一鼓而回夷就擒再鼓而達賊授首二次斬獲共一百二十餘級乃詔班師給事中鄭自璧疏曰土魯番糾合達賊窘迫守臣提督獻民一旦受委以去鎮重華夏懾警外夷固得其要但本兵重任其席久虛誠非居重馭輕之道而獻民久事於外事寧班師豈曰

卷之三

二十八

不宜節據虜中走回人口供報聽得回賊一說要往南山看草地住着搬取家小到春正二三月還搶甘州一說我們先去南山打了西番帳房我們把老小都送在牢固去處還來攻圍甘州奪取城池地着真怕木兒做皇帝在甘州城坐着等情此言雖係傳聞且前項回賊長驅席捲而來其立馬投鞭之念亦已扇熾於中既乃遭被挫而失去其雪耻復讐之心恐難杜絕於後况亦小刺呵克悉麻一支潛往河套十數餘年生齒浩繁道里

諳熟經令遯伏終必爲患未有腹心隱疾而不病人之肢躄者也今次斬獲雖多或恐是賀蘭零賊未必真是此輩黠虜今日邊患之大可憂者莫過於此敢宴然而遽謂無事哉設若即今命下班師縱使星馳前去計在正月將盡比獻民到京當在四五月間矣原調兵馬各回本鎮果若前言復行大舉再爲邊患欲調集又無欽依統馭之人而自衛不遑欲奏聞又當事勢窮蹙之候而緩不濟事道途遼邈兵力單脆當此機會間不容髮萬有不

卷之十三

二十九

虞徒付扼腕乞會同多官推舉素有才望大臣二三負疏名上請欽命一負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肅地方責限兼程到彼交代之日然後班師論功行賞則帷幄有本兵以運籌邊徼有重臣以屏翰九重霄旰或藉此而可紓各鎮閭閻將持之而無恐安內攘外之計兩得之矣御史李文芝疏曰聞西域最遠而夷人種類亦繁自成化中李文劉文之駐苦峪不敢進而土魯番始有輕中國之心矣及弘治中張海縵謙之經略無成功而土魯番

益肆驕橫矣今日西羌之兵莫有強于此者也臣又聞正德中比虜亦卜刺一枝與小王子仇殺敗比之餘率其部落犯我涼州永昌甘州侵入西番之境駐牧西海交通番酋又犯我西寧河州臨洮洮州深入四川松潘虜掠其慘番族畏之漸次歸附由是西番之山川遂爲此虜之巢穴近都御史彭澤都督邵永經畧二虜不能効謀驅逐出境今日河西之患議者皆歸咎于彭澤也夫天下之大勢關陝爲重而保障之長策謀帥爲先若非添設

卷之十三

三十一

大臣總制軍務誠恐日復一日二虜交侵養成痼疽之患不可救藥矣蓋慮患于未然者易爲力而除患于將然者難爲功伏見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爲僉事日提督陝西學政爲都御史日督理陝西馬政又巡撫陝西地方又總制陝西軍務寧夏之變又起總制平生踪跡在陝爲多威名已著于三邊德望素重於多士今日總制之任莫有踰於斯人也或以爲一清內閣舊臣不可履邊臣聞大學士楊榮嘗三往甘肅察邊務處降虜計用兵孰謂

內閣之臣不可乎或以為一清七十之年不可履
邊臣聞西羌之叛漢宣帝命趙充國時年七十餘
矣坐收全勝孰謂七十之年不可乎乞賜勅起一
清改以本兵之銜仍兼都憲之職前往陝西三邊
總制軍務而庶僚之知邊事者許其奏辟贊畫如
是則二虜之患可消而西顧之憂可免矣

上從其言詔起楊一清提督陝西三邊軍務又詔土
魯番糾衆二萬謀奪地方聲勢衆大陳九疇奏
文忠能先事預圖臨機應變射殺王子大頭且

卷之三

三十一

人驅逐回賊遠遯保全危城其功實與尋常不同
已寫勅獎勵董文忠廕弟姪一人做錦衣衛冠帶
總旗陳九疇陸右副都御史取回別用各賞銀四
十兩紵絲三表裏以酬其勞又詔張忠廕弟姪一
人做正千戶金獻民杭維各一子戶俱錦衣衛
世襲各官奏帶參隨人負各准陞 叙其餘官軍
與重賞給事中鄒自望疏曰且肅之後回虜掃圍
而宋也各官奉命出勸躬指揮之下使戰
仆幟劬躬而去

陛下嘉其勛恩廕有差報功之典良亦不薄其若參
隨人等均陞一級人得沾恩得毋傷於濫乎查得
尚書金獻民總兵杭維俱照欽依額數各二十員
名太監張忠則九十三員名總計三臣參隨則有
一百三十三員名矣誠以此輩均効勞役亦當甄
別重輕以寓激勸而况其間贊畫無奇拙任事
豈無繁簡行役豈無安危槩而錄之布滿奏牘恐
既得者既不肯以倖致自名而未得者又皆以隳
功為恨况張忠等欽賜恩廕亦加再四辭免其委

卷之三

三十一

身許國之忠勞讓下人之厚衆所欣羨今
陛下將參隨人負盡行陞級不惟事體不宜而忠等
不矜不伐之心亦無以暴白矣乞勅兵部轉行太
監張忠等將奏帶人負分別等第勞績頗多者量
加甄錄其餘遞加賞資予以杜將來錫予之繁全
各臣遜讓之美尚書金獻民還朝請遷發夷使閉
關絕貢疏曰土魯番貢使未入禁城賊兵已過峪
關旋貢旋侵奸謀狡計大略如前茲者天奪其魄
挫衄遠遯但彼之日用資我者甚多竊恐失利日

久乞哀求貢之請又在旦夕矣耶今河西地方民窮徹骨萬一見之不真復聽入貢必將浚民之膏血爲之飯食勞民之筋骨爲之役使驛路騷擾雞犬不寧臣恐河西兩鎮之軍民十五衛所之疆場終當被其擾壞也臣願自今以後遇彼求貢宜下明詔聲其累世不恭之罪閉我關門絕彼貢獻申命該鎮守臣謹斥烽埃益嚴兵備以待之則彼之姦謀破阻狡計無施河西垂首待盡之民庶幾其有更生之望矣陳九疇盧問之亦俱上書請閉關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絕貢番酋進番文求貢提塘軍送至邊上都御史寇天叙疏曰姦回譎詐語言反覆或誘咎他人以釋其犯邊之非或誇張聲勢以逞其螳螂之勢全無悔罪輸誠之意况此虜先年侵犯肅州朝廷念其遠夷不與深較姑容入貢然進貢之使方入而犯邊之兵繼至似此詭詐實難憑信所擬求和之事揆諸事體難以輕准在我防範所宜加慎乞并行提督軍務兵部尚書楊一清分布陝西延寧奇遊兵馬在於蘭州安會等處一帶駐劄遇有回

虜侵犯消息臣等通行調集主客兵馬親統前去遏勦務期成功兵部乃請于

上詔所議事情還行與楊一清着再加審處奏請定奪于是牙木蘭差人來請和因九疇前恨復用反間稱前日入寇非我本意乃內附夷人沙的納等傳陳都堂命使之來而許之賞時在朝有受番賄爲之構九疇者故唱此言以騰播于內未幾楊一清召入內閣以尚書王憲代之楊一清奏稱看得兵部所議蓋知虜患之難測恐兵糧之不繼故雖

卷之三十三

三十四

不敢遽爲通貢之言以拂衆論亦不能終主絕貢之議以貽後艱今甘肅地方兵馬寡少錢糧空乏已且未治何以治人合無仍行新任提督尚書王憲再爲審處王憲乃移檄遣撤馬兕罕貢使迭力迷失等齎往諭番酋悔過服罪獻還哈密城池送還搶去人畜方爲奏請六年諸議禮臣桂萼方獻夫霍韜張璁先後上言哈密不靖本由彭澤澤之得召用由楊廷和曲庇澤也乞急用王瓊以寧西鄙時因天變求直言錦衣百戶王邦奇疏曰正德

年來巡撫都御史彭澤不恤邊徭凌霍官軍侵剋糧價自昔至今遂爲通例又兼賞罰不明人心失望擅自差人輕出外國講和懷姦邀功開啓邊釁致使番夷占據哈密侵犯甘肅一帶地方搶掠求索貪得無厭而彭澤又乃大失恩信於番夷因而蹙國喪師大貽邊患然夷酋始輕中國之兵副使陳九疇又乃拘執夷使激啓邊釁止知斬馬黑麻一人於南門不顧失陷官軍於無算也前任兵部尚書王瓊深爲隱憂特有救正之舉又被權姦朋

卷之三

三五

黨互相救援止將彭澤等輕賜罷斥降發其餘重大罪惡俱被影射不究殆至新政之初正當顯戮遺姦昭示國法可也豈意彭澤倚恃權姦大學士楊廷和心腹門生謀同陳九疇李昆預先奏辦輕騎便衣深入城境齎送囑買楊廷和會盟結黨誓以死生意欲扶同誤國佐使楊廷和將寫亦虎仙攬入詔書假威擅柄致將寫亦虎仙監故其餘各夷俱被決斬前者二次甘肅之亂生民塗炭之苦蓋由先年公論不明及殺寫亦虎仙等之誤啓地

方之禍後蒙特命尚書金獻民總督征剿本官自恃寵威不盡忠節却以重大責任視如兒戲詐言有病在途遷延遙寄蘭州朝夕邀會彭澤作樂飲酒不顧彼處人民塗炭之苦遠望甘肅千里之外束手觀聽不究一方之久探聽回夷搶擄遂志滿載而歸又奪他人擒斬達賊之功奏爲征進回夷之捷冒授廕賞下及童僕况土魯番前者侵掠中華如蹈無人之境志滿意遂方纔從容回還去歲前夷仍復又來搶掠彼處巡按奏報逾常困圍邊

卷之三

三六

將地方極苦人民倒懸十分緊急若不再爲奏聞處置縱玩夷醜得志將來之害不止於河西一帶地方而謀侵中國之患難保必無若不速將楊廷和彭澤等明正誅戮無以消弭災異爲照忠順王拜牙郎自作不靖棄國逃走遠避絕域年久不還本國所以中國失守而生民節年被其塗炭幸賴先任總制都御史楊一清忠誠體國消禍亂而威鎮夷醜歛跡遠遁承平歲餘莫敢侵犯但犬羊之性詭詐莫測不可必其一定及查弘治六年上

魯番王阿黑麻先遣大頭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進貢比因阿黑麻復擄忠順王及金印去訖又來犯邊多官奏聞

上命將夷使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安置廣西福建及閉關絕貢累犯邊陲不息至弘治十年計五年之久方纔悔過入貢仍將忠順王及金印來歸求取寫速兒等多官奏取滿速兒等付給甘肅自此河西始安定也正當居安慮危勿待臨渴求泉亦緩不濟事矣先年之滿速兒尚存今之虎仙等俱斬

卷之三

三十七

矣誠恐醜夷求而無人亦得藉口稱怨遺患地方爲害臣於嘉靖四年十月十九日備奏前事節奉上旨該衙門知道兵部職方主事楊惇乃奏內姦臣楊廷和之子被其阻滯雍蔽彌縫不與施行今奉勅修省求治彌災再陳愚忠以弭災變一面速勅法司將開釁啓柙誤國姦臣明正典刑以謝邊民之忿及雍蔽忠言主事楊惇量爲罰斥以弭災異詔下兵部議不許回護刑部尚書胡世寧疏曰夫土魯番變詐多端善爲反間其欲附城屬達使之激

變則稱哈刺灰畏兀兒稍書交他來其欲間我謀臣使之受罪則稱壞事都是陳都堂沙的納欲彼番使得通內間則稱王子因見殺撒者兒虎仙父子故來報仇夫自嘉靖二年十月進獅子夷人已通番文開稱番酋要動人馬定來肅其則其造意通謀已久豈爲殺三人報仇亦豈爲陳都堂及哈刺灰畏兀兒使之然也其恐我復結瓦刺爲之後患則言七八月裏領着瓦刺達子還要往漢人地方後竟不來其變詐何可信也自正德六年得

卷之三

三十八

送回伊弟真帖木兒因在甘州住久深知風土好過即起逆心要來侵犯正德九年即要插旗甘州城門上十年六月陳九疇方到肅州十一年彼自以原許段子不曾與足及拘留番使爲名與兵入寇豈因陳九疇也其先三取哈密城池皆以哈密姦回爲之內應乃漸置姦回虎仙等親黨買房久住肅州城內又節差番使斬巴思等來探消息爲通書信一旦擁兵逕至城下各回潛置兵甲圖爲內應使非陳九疇奮身不顧後患即將各回監故

打死而又近遣屬夷却其營帳遠交瓦剌搶其城池彼聞變內顧而還則肅州城池難保無虞臣以為臣之有勇知兵而忘身為國者無如九疇固彼番酋之所深忌而欲殺也惜其後信僚屬之公移輕聽姦回之捏報而妄奏番酋及牙木蘭之殺則其罪有不免耳王邦奇奏其因殺夷使激啓邊釁又言二次甘肅之亂由殺虎仙等之誤蓋彼武夫輕信惑於流言為彼內間耳至于通貢一節則其後事難料前事可徵弘治四年因其虜去忠順王

卷之三

三九

陝巴不服撫處奏准絕貢十一年因見器用缺乏諸夷歸怨方纔悔過送還陝巴嗣後通貢不絕地方騷擾亦不絕而反間內應絡繹于京師甘肅之間馴至十一年暨嘉靖三年二次大舉入寇今奏准絕貢又三年矣祇聞來求不聞侵犯者豈有力有餘而心不欲也蓋亦懲前二次他只丁之被殺瓦剌諸夷之為其後患而長慮却顧也今廷臣議者以有條為長策以通貢為權宜其言誠是也臣愚欲乞聖明特與輔臣熟議今後哈密城池照依

先朝和寧交趾捨置不問而唯責彼番酋恭守臣節再無侵犯一二年後方許入貢或止通互市仍納其貢其市皆不許多帶人眾淹留歲月則我之邊城驛遞供費可省而得專事邊儲我之謀臣勇將反間不虞而得盡心邊事矣是秋土魯番酋虎州遊擊將軍彭瀟其備副使趙載禦之退去時張璉桂萼必欲論九疇死并罪廷和上有旨金獻民間住九疇逮獄下三法司議兵部尚書王時中會同刑部尚書胡世寧等勘問九疇等事情具疏曰虎仙父子深姦巨蠹外通哈即賣國

卷之三

四一

內結錢寧亂政心跡姦詭死有餘辜及查王邦奇假建議為名牽引浮泛復圖進用該兵部題奉欽依降錦衣衛總旗別難再議外臣等議照政令莫大于刑賞功罪在論其重輕功之大者或可以贖罪罪之輕者亦難於淹功若乃功罪相倫自亦情法有在或無功而罪本輕亦有罪而事已結俱不能一律而論如陳九疇叨領邊寄舉措乖張先後啓釁招尤罪固已重兩次折衝禦侮功亦為優又輕聽回達之捏詞濫報番酋之真死事雖出於

傳聞情尤涉於妄誕金獻民仰承重命提督西征
調集三邊之軍馬振揚全陝之威聲未足稱勞掠
取他人之功次粧成同事之捷音何可冒濫且連
參隨人負俱各濫陞職俸雖恩典出自於上而辭
受有負於初再照彭澤彼時經略未成底定因而
致貽後患罪有明案緣曾撫回金印城池既而匪
夷隔年入寇功似可言李昆許宣史鏞蔣存禮前
後功罪與九疇相連原情各有差等張忠杭雄始
終往返與金獻民一時具奏論法不宜異同先任

卷之十三

十一

都指揮王輔開報傳聞番酋之死以致鎮巡輕忽
會奏之虛委屬有違廬問之初以預防生變為心
仍將應死夷囚擲決亦非相應以上各官俱合究
治但彭澤及陳九疇先經會問題奉欽依為民李
昆已降副使復起用又降左叅政與彭澤俱致仕
許宣史鏞蔣存禮亦經參提發落合候命下之日
先將杭雄革去見任與張忠俱候陳九疇金獻民
問明之日奏請定奪彭澤罪犯與李昆許宣史鏞
蔣存禮先已問結似宜量處臣等擅難定擬及照

董文忠雖故與金獻民張忠杭雄子姪等項冒授
廕陞并一切參隨人負凡未至地方混得濫陞俸
級行委科道官會吏部主事從公逐一清查奏請
定奪并先年所獲回夷中間未陞功次人負仍催
促勸報以憑陞賞臣等切念其肅為中國右臂土
番質禽獸與鄰變詐反覆乃虜寇之故情功罪相
尋亦邊臣所難免仰惟

卷之十三

十二

皇上恩威信義昭示無遺最爾小醜納款自日伏望
普弘天地之度不昭日月之明俯念各官曾效惟
勞早賜宸斷俾法司遵照議擬上請施行務嚴夷
夏之大防永存古今之治體則德威所及四夷無
不畏服

上詔各官功罪亦每既會議分別輕重等第奏來陳
九疇行事乖張招尤蓄釁以致回賊深入殘害地
方又妄殺打瓦番酋好生欺罔難照常例著兵部
定發極邊備分充軍彭澤雖經黜革後又朦朧起
用還革了職照舊充番備任杭雄與張忠俱待金
獻民提到問明之日奏請定奪各官子姪冒授廕

陞官職俱革了其餘參隨人自功次還着科道官會同兵部委官從公逐一清查具奏定奪李昆許宣史鏞將存禮董文忠各降二級已而起王瓊爲兵部尚書代王憲瓊疏曰臣蒙恩起用提督三邊自入關交代以來查得黃河套內賊情即今稍緩惟有土魯番夷情未寧急當議處臣歷考往事正德八年以前土魯番雖嘗虜殺忠順王朝廷亦嘗拒之而不遽絕其貢直嘗在我曲嘗在彼而彼又不知我邊之虛實未嘗提兵一至沙州近邊寇掠

卷之三十三

四十三

况敢窺肅州之門戶彼時朝廷處之既得其宜守臣又不敢任情恣肆雖或時與哈密構釁曲自在彼旋復底定自正德十年以來執政者昧於經國之圖引用非人相繼壞事既增幣約自失信義又淫刑殺降大失夷心直反在彼曲反在我肅州之敗甘州之慘由我致之不可獨咎土魯番也此時使甘州守臣即能如楊一清之議度量時勢曲爲撫處盡遣他國貢使出關奏發羈留哈密土魯番貢使回歸本土而又諭以前守臣壞事之意使等

分任其咎土魯番必翻然悔罪照舊通貢不待至今日屢屢九重之慮矣奈何守臣之計不能出此漫謂土魯番服而又叛去而復來非信義之所能結往往太言以張虛名不顧醞釀漸成實禍既將已經奏准遣還夷人自今不放又將新貢夷人羈留肅州自謂使之進不得貢退不得歸操縱在我以儻其驕悍之氣蓋止知泥古欲絕其入貢之路而不知度今不能絕其入寇之階也前此土魯番令牙木蘭來沙州住坐乞放出進貢夷人帶回賞

卷之三十三

四十四

賜彼即退還哈密城池并搶去人口在我自當推赤心置其腹中許之可也而守臣乃以爲未有悔過輸誠實跡令其將先年搶去人口頭畜盡數送還及將教唆犯邊首惡擄送甘州又令其訪取忠順王的派子孫承襲凡此皆自示以疑而又責以難從之事勢之使不得和也自嘉靖三年犯邊後至今三年矣議者執持兩端含糊展轉迄無定論即今土魯番因牙木蘭住沙州二年不得通貢遂聽讒言疑其與中國通欲併罕東等頭目誅之牙

木蘭等懼今年四月急率其部落五千餘衆歸附
甘州守臣不得已納之是又一大變矣自土魯番
兩入甘肅肆行殺掠未遭挫損彼固已有虎視河
西之意而關小赤斤苦峪曲先蒙古罕東諸衛昔
爲肅州藩籬者盡皆逃散避難入關矣萬一土魯
番怨牙木蘭之簿已捲上重来我之邊備廢壞又
值天旱米貴不審守臣能使必不得飲馬於黃河
否也臣言至此實可寒心議者又謂雖前守臣啓
釁壞事然彼既犯順深入在我不可含忍許和示

卷之三

四十五

彼以弱自損國威亦不必深咎前人之失以快民
志臣愚以爲不然昔唐德宗時宰相元載擅權誤
國嘗害李泌載誅李泌代之勸德宗北和回紇土
番德宗念陝州之耻不肯必言回紇不足怨向來
宰相爲可怨德宗從之遂與通和史臣謹書之未
嘗以李泌爲言短報仇也是時藩鎮專兵迭起叛
亂陸贄勸德宗下詔罪已遂收人心史臣載之以
爲萬世美談亦未聞譏陸贄怨藩鎮之惡歸咎人
主也其後李希烈僭號稱帝雖出於勢之所不料

而大義無損焉蓋曲直不辯處置失宜則無以服
叛臣之心時勢不審率意妄行則無以爲善後之
計臣愚知之熟而慮之審臣願

陛下以臣所言下兵部會官急議如果可採准令將
土魯番哈密羈候夷人及近日差來見在甘州夷
人先准放回未去夷人各帶原領賞賜盡數驗放
出關仍曉諭緊要頭目說稱如今朝廷已知都御
史陳九疇等壞事都加罪了又知你土魯番屢次
投遞番文初意要搶把巴反達甘州邊上遇官軍

卷之三

四十六

廝殺原無侵犯甘州之意今赦爾罪各起夷人俱
准發出爾土魯番先年搶去見在人口送還死亡
了的罷將看守哈密城頭目取回聽哈密自在彼
處住坐作急具番本齎到甘州交與鎮守官轉奏
不必等候回報就將爾後來進貢夷使起送赴京
進貢其先擬要將首惡綁送等項難從之事今次
曉諭不必該載其牙木蘭等既以投降理不可殺
聽臣等斟酌用爲間諜從宜施行以後事或有變
直在於我另爲議處庶不失候機會

上詔所奏明白周悉足見籌邊至意先年失事之人已都處治了聽爾從宜處置務要內安外攘以靖地方副朕簡任 瓊在河西及彭澤所行事八年土魯番貢獅丁夷人至乞歸哈密通貢瓊又奏言土魯番歸我哈密乞令失拜煙谷子米兒馬黑木守哈密貢使二十四人遣入京放歸羈留各番貢使男婦凡千人安插沙州土巴帖木哥部夷五千四百人於白城山哈密都督亂吉孛刺部夷於肅州東關赤斤都督掌下邊兒子鎖南東於肅州北

卷之十三

四七

山金塔寺東都指揮枝丹於甘州南山時胡世寧為兵部尚書欲專守河西謝哈密無煩備中國霍韶上議亦必欲復哈密下兵部議世寧言昔

太祖建北平行都司去境四百里而

文皇昇之允良哈

文皇郡縣交趾而

宣宗棄之安南哈密非大寧交趾比况其初封忠順王為我外藩者乃元遺孽永樂二年封三年即故立其兄子未幾即絕而強立非其子孫者嗣之蓋

嘗三立三為土魯番所虜乃叛我即戎及勞中國臣竊以為此與國初所封元孽為和寧王順寧王安定王者等耳安定王又在哈密之內近我甘肅今亦不知其存亡何獨以一忠順王故耗我金幣疲我士馬窘我財力議禮諸臣不聽竟從瓊言世寧又言牙木蘭本歸正人非叛虜者唐悉怛謀事可鑒遂留不遣然哈密竟為土魯番所據瓊所安插諸衛夷落皆為土魯番所逐失其故土住牧河西塞上北虜盤踞西海瓦刺結巢北山河西三面

卷之十三

四八

皆有寇盜矣明年滿速兒遣虎力奶翁及天方諸夷使貢方物又索牙木蘭謀言諸番要約俟虎力奶翁歸復侵肅州會虎力奶翁歸道病死瓦刺又攻土魯番我亦有備稍得休息而來降人哈六刺言番酋欲以哈密城與都督米兒馬黑木毋管理兵部因請許其通貢着令三年或五年為期夷使雖多十二入京餘留塞上是後河西守臣防禦差胡不暇及西鄙事土魯番竟併哈密但其進貢哈密亦附名以來耳

按土魯番與哈密二傳其事互見故有彼訖此畧者但哈密本傳謂其稍得自立而此則言并於土魯番蓋因王瓊撫處之後雖稱土魯番已奉約束還城印而實則虛言欺我耳時已厭兵姑求完事故傳亦因之云耳要之哈密之守與否不足爲中國利害即今四五十年來哈密無封各夷自貢未見其爲患也則前日之紛紜豈不空費兵食於無用之地要在謹其備禦來則不拒去則不追斯爲長策乎哉

卷之十三

五十九

十二年先是番使馬黑麻虎力奶翁等謝恩進貢住肅州東關鎮守太監陳浩令家人王洪與番使買貨物不給價值至京番使於兵部前遇見王洪拏告禮部送司審據王洪口供於嘉靖十年八月內夷人奶翁等在肅州地面與軍民人等交易是陳太監分付與伊買馬等項委果得過馬五匹并玉石一塊不知斤兩鐵角皮二十張捨力孫皮二十張銀鼠皮一百二十張鎖袱一段撒哈刺一段鎖子葡萄大小共四斗西羊布一疋說到甘州與

伊價銀後洪只在肅州居住不知陳太監到甘州曾否還伊銀價據此除將王洪責令中兵馬司牢固監候并願與同監夷使二名虎兒班把巴撒力俱取收管外案呈到部禮部尚書夏言疏曰中夏之待外夷界限貴嚴所以古者大夫無境外之交本朝法例有索取之禁所據前項夷人到邊凡我守疆之臣一言不可與之潛通一錢不可與之私易况賈胡尚利易啓戎心今太監陳浩受

卷之十三

五十

抑已敢犯重憲但本夷輒擅挈人全無畏忌王洪應口供認無復辯詞中間或有隱情未可逆測但裔夷訟中國事關大體合當從重明白議處既不可墮外夷之計以損國威亦不可失遠人之心以召邊釁又不可縱邊臣之貪以屈國法且據通事人負譚知虎力奶翁等口稱欲聲冤闕廷要求明白恐亦未可諉之查勘可以杜結况此夷今在輦轂之下尚爾跋扈憑陵若回至甘肅地方事情不明夷心不服則二三邊臣豈能控制驅遣臣等以

爲此事在

朝廷當大有處分方保不害治體乞賜宸斷勅差法

司錦衣衛堂上官各一員給事中一員前往甘肅

地方會同總制官巡按御史作急勘問若夷使奶

翁等所奏俱實將各官所得夷人原物盡行追給

明白仍量調人馬將一應進貢夷人防送先行督

令出關務在起程回國去訖勘事官方許回京具

奏請

自然後將有罪人員從重慶治如此庶夷情早得明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一

白發遣不致逗留縱肆而

朝廷令嚴法重亦足以服遠夷之心矣

上從之自後邊臣不敢私取番物番人貢不絕至今

其山川曰靈山羅漢削髮之曰倉汗山積雪亦其產俗

與火州同

殊域周咨錄卷之十三終

殊域周咨錄卷之十四

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揚州府學訓導長洲彭天翔

江都縣學訓導華容王三汲校

西戎

赤斤蒙古

赤斤蒙古戰國時月氏地秦末漢初屬匈奴武帝

時爲酒泉燉煌二郡地晉屬晉昌郡西涼置會稽

廣夏二郡後魏增置長樂郡屬瓜州後屬燉煌郡

卷之十四

一一一

唐初屬瓜州廣德後沒於吐蕃宋時爲西夏所據

元時爲瓜州地屬沙州路

本朝永樂二年故元韃靼丞相苦木子塔力尼等率

所部男女五百人來歸

詔建赤斤蒙古千戶所

賜誥印尋陞衛以塔力尼爲指揮 十一年遣其部

下鎖南吉利刺等至京獻擒獲叛虜老的罕等

上悅厚賞勞之旣而塔力尼卒其子且旺失加襲職

宣德以來每歲貢獻不絕 正統間赤斤蒙古及

罕東等衛番族相結恣肆抄掠至強劫總兵官進貢馬駝都御史馬文升時參贊甘肅軍務乃率將士討之盡得其首首梟示又擒其僞初王鎖南并妻子械送京師自是番人不敢近邊 成化二年兵部奏哈密地方被北虜亂加思蘭侵掠忠順王母率屬避居赤斤苦峪今北虜已退宜勅王毋復還哈密舊地收其衆以衛邊塞詔可之 十三年都督僉事王璽等于赤斤苦峪築城復立哈密衛令罕慎居之且賜以布帛米糧分給土田及牛具

卷之十四

二

穀種 先是蒙古衛部落原在赤斤苦峪王子莊扇馬城大草灘等處地方住牧自鎮南數被黃達子搶殺乃帶印并部落來肅州南山外來河泉地方住牧離肅州城一百里其餘部落自正德八年以後屢被回賊搶殺俱各投來州來臨縣城四頃堡住牧離城五里又在迤北金塔寺住牧離城一百二十里 正德十年土魯番聲言侵犯甘肅先至赤斤等處搶掠人畜千計及虜其銅印以去後總制彭澤撫賞乃將赤斤銅印送還 嘉靖三年

土魯番又驅蒙古衛人寇 七年土魯番求貢兵部尚書王瓊議招之又欲撫馭散亡屬番以安邊境乃令遊擊將軍彭濬同撫夷官指揮劉雲往審其部查得蒙古衛都督三員俱未襲一員賞卜達兒掌印故原授職 勅書被察台搶去其子鎖南東見收曉諭勅書一道其二員勅書收貯都指揮使三員俱未襲其原授職勅書被賊搶去二道惟存其一都指揮僉事三員俱未襲勅書被賊搶去亦存其一指揮同知五員俱未襲勂書收貯亦失

卷之十四

三

其一指揮僉事五員俱未襲勂書收貯正千戶二員俱未襲勂書收貯亦失其一各部下男婦共一千餘人王瓊乃上疏曰臣會同鎮守太監張洪巡撫唐澤議得我聖祖神宗受天明命奄有萬方威制四夷罔不賓服其在西夷因其種類建衛授官鑄降印信俾其統束部落歲時朝貢以示羈縻自肅州至於哈密千五百里之間赤斤蒙古罕東左等衛番夷其初俱能睦族自保厥後本類自相讐殺部落遂漸離散

哈密之西惟土魯番一種最為強盜外阻天方國撒馬兒罕諸夷制其出入內壓哈密蒙古罕東屬番聽其驅使侵擾吞併假道脅援莫敢不從今哈密夷人尚有住本城者惟掌印都督奄克字刺遜難內奔終于肅州二子承襲不敢復從蒙古罕東衛節年避害歸附至今盡失故土由先衛歲久年遠徒聞脫啼之名罕東安定族亦離散阿端莫知其處即今肅州西北千五百里之境已無人烟論者謂諸番內徙土魯番自今入寇無援實為中國

卷之十四

四

之利又謂肅州孤危群夷環遶恐有意外之虞長顧却慮惟逐回故土乃為正理但諸夷之畏土魯番如蹈水火勢難強逼使其可強而歸則必外附強番又如昔日大為邊患所以節年守臣議欲權宜安插實非得已今事勢既變須有處變之術馭撫得宜方保無虞乞勅兵部會官再議如果無別長策暫准臣等前議照舊安插仍乞降勅一道資赴整飾兵備副使并分守肅州將官奉行遵守輪遣邏卒偵諸番之動息以防姦究嚴謹疆界禁各

族之交浸以除竊盜務使恩寬懷柔威能彈壓夷情撫定地方底寧賞以酌勞國典其在自當舉行如或視為泛常輕忽失處致有踈虞亦難辭責再行陝西行都司查勘各衛所夷人自相保勘照例起送赴京襲職中間貧難不能赴京者該道查無違碍許令各夷順資保結公文代領勅諭回日送行都司交與承襲如此使各種番夷悉得承繼祖職一則不忘

祖宗羈縻成法一則便於今日控馭外侮可禦邊境

卷之十四

五

可寧

上從其議自後俱得保襲前職朝貢至今無異其山川曰白山其產麩金鼓磬磗砂肉蓯蓉胡桐律其樹而木下流俗名胡桐胡桐胡桐樹根沙棗駝其域東抵肅州衛四百三十里西去古沙州一百八十里

安定阿端

安定阿端東為罕東北抵古沙州其地廣袤千里本朝洪武元年韃靼別部酋長撒里畏兀兒安定王

卜煙帖木兒遣使貢鎧甲刀劍賜以織金文綺命分其地爲四給以印章曰阿端曰阿真曰苦先曰帖里八年置安定阿端二衛俱遣使朝貢洪熙元年安定與曲元各戕殺使臣叛寇邊境

仁宗詔陝西都指揮李英率番漢兵討之虜安定王俘其部落男女千餘人駝馬牛羊十二萬巢穴悉平更立其長天順三年復遣使貢初安定衛始祖亦板丹原在西海迤南地方住牧 正德七年八月亦卜刺等大勢達賊至西海將安定王逐奔部

卷之十四

六

下番民殺盡及將原授職勅書命金印牌并帳房頭畜擄去奪占其地本族人汪纏爾加逃往河州歸德寄住正德十年又還到西寧城扣謁兵備守臣安插之至嘉靖七年尚書王瓊令撫夷官彭濬撫馭番族得其原守墳塔國師藏卜哈巴與前汪纏等僧俗十名令在迤北沙糖川離城七十里住牧原奉勅書五道見存阿端衛不知其處王瓊乃請令安定衛仍襲前職上從之自後漸得生息朝貢至今其俗馬乳釀酒飲

之亦醉居無城郭以擅帳爲廬舍其產馬橐駝玉石其貢鎧甲刀劍其城東至罕東白沙州

曲先

曲先東抵安定北距肅州古爲月氏之地乃西戎部落也元時置曲先峇林元帥府

本朝洪武四年置曲先衛以土人散西思爲指揮同知正統二年曲先酋黑麻訛遣指揮火丁等貢方物其衛初在沙州七百里因土魯番并西海達子搶殺逃往烏思藏地方牙木蘭八歲時爲土魯番

卷之十四

七

所搶及長爲土魯番頭目其兄脫啼娶帖木哥妹收掌曲先衛印信部下二百餘人依帖木哥等沙州住牧帖哥等後授肅州脫啼乃往南尋本族後亦無踪跡牙木蘭在土魯番用事甚見寵信常令兵攻哈密擒王奪印占其城兵部尚書馬文升請命甘州守臣襲之調罕東兵爲助刻會于肅州嘉峪關外罕東失期牙木蘭知故先遁甘州將無功而還後牙木蘭屢奪占哈密城印詳具哈密傳中兵部議絕土魯番不許通貢土魯番乃復乞貢又以事旋

牙蘭交通中國通逐之嘉靖七年牙木蘭乃擁帳三千與罕東衛帖木哥即兄娶其妹者及土巴等來投肅州求降

上命總制三邊兵部尚書王瓊撫處勅曰近該兵部覆題該甘肅鎮巡等官及先任提督尚書王憲各奏土魯番酋先年擁衆侵犯甘州殘害地方節該守臣具奏閉關絕貢近乃遣使求貢姦謀叵測夷酋牙木蘭等本曲先部落叛附土魯番為彼心腹侵軼我境今與帖木哥土巴等各稱被土魯番逼

卷之十四

九

害率衆投附有無別項蓄謀亦難逆料各官欲照先年事例安插居住以示懷遠之道但又稱爾新任提督前項事體重大未審意見有無相同今特命爾親去甘肅地方公同鎮巡等官再加詳處仍多方用心查審各夷是否被逼投附有無別蓄姦謀若果勢窮不生傾心歸向先將各項人口查驗明白各照所擬地方分散安插應給口糧牛具地土查照先年事例斟酌施行量將城池修築以便防守分族居住使其自相親睦仍選差的當官員

不時曉諭令其安分守法自為生理不許專恃官糧供給及在彼生事擾害地方彼處地方虜情不一尤須督領令大小將官整飭士馬振揚軍威一切邊備武備務要朝夕戒嚴不可時刻怠慢以防意外之患朝廷以爾才識素優練達邊務故茲委託爾須殫心竭力規畫修舉其干礙夷情必與鎮巡等官計處停當應施行者徑自施行應奏請者具奏定奪勅內該載未盡者聽爾從宜區處毋恃已見務稽衆議使邊鄙寧謐朝廷無西顧之憂斯

卷之十四

九

爾之能爾其欽哉于是甘肅兵備趙載會同分巡西寧李淮遊擊將軍彭濟共議稱牙木蘭原係我曲先衛屬番自幼捨去與土魯番作為謀主今逼投附置之甘肅平居防其捕逃寇來防其內應雖云投降其妻子兄弟尚在彼中難保全無反覆必須或徙居內地或轉發別邊方為良便縱使土魯番將來求討原不係彼回夷我之舊屬今歸一我名正言順亦可塞其求請王瓊乃疏謂牙木蘭原同帖木哥等前來歸附本當與帖木哥等一例安

挿但恐復回沙州又爲土魯番所制意外生變若欲安置遠方又恐阻絕以後夷人不肯降附請將牙木蘭并其僕妾差人伴送赴京查照來樂年間山東青州等處安插夷人事理議擬安插或徑差人伴送延綏鎮巡官處發榆林衛收充旗役給撥月糧營房隨軍殺賊或別有處置翰林院學士霍韜疏曰牙木蘭者土魯番腹心也擁帳三千稱降於我然在牙木蘭則曰未降在土魯番書則曰不知彼去向以事理觀焉豈有擁帳三千遠來款塞

卷之十四

十一

而土魯番不知者安知彼非詐降以餌誘我耶他日犯邊則曰我納彼叛人彼來報復也又曰我不歸彼叛人故彼不歸我哈密也則哈密來無與復之期矣牙木蘭之降也廩餼口食仰給於我費已不小猶曰羈縻之策不得已也若土魯番擁兵扣關稱取叛人將驅牙木蘭而與之耶彼則詭曰降以投生也今出則死而不肯去矣將從而納之耶臣恐爲內應而有朋腋之憂土魯番擁兵於外牙木蘭爲變於內其肅危矣

上詔虜酋牙木蘭等乃我邊通寇彼番叛夷近以投降爲名帶來夷類見有二千之數今又一擁許放各起夷使數多勞費之害不言可知意外之虞不可不慮况攘外必修內治還通併駕勅著提督尚書王瓊及鎮巡官嚴督所屬修飭邊備整理兵糧加謹防禦奏內其餘未盡事情悉聽各官從長議處徑自施行時土魯番以探問貢息爲詞勾引瓦刺達子數千乘夜抵肅州遊擊彭濬兵副趙載率屬番瓜沙等衆戰却之斬首奏捷王瓊又奏稱土

卷之十四

十一

魯番悔罪請照原議起送貢使赴京興復哈密以圖罷兵息民尚書胡世寧疏謂尚書王瓊大才通變必有奇術轉危爲安要非臣等常慮所及再照詹事霍縉所奏爲國遠慮甚切而其查訪近事未真臣等逐一參詳牙木蘭若原彼世臣擁帳三千來降輕納則後患委的難測臣等昔亦與縉同此見也今究其實則牙木蘭乃我屬番曲先衛人爲彼虜去爲之用事今遣使主僕六人耳偕來老弱男婦數千乃白瓜沙屬番帖木哥之衆是皆

邊官業已受之而奏聞朝廷初不之禁矣今被窮迫無歸而我邊撫處已定近者即達入寇彼已斬首級來報矣更欲驅遣彼無所往勢將轉恩為讐事變可虞若或乘其饑疲遂加撲滅則又非

聖明之仁也當此之時正當撫而有之以招彼携二而益我藩離耳然臣等自來反復思慮惟欲固我邊疆保我中國耳至於興復哈密之事則臣等綿力菲才念初不及此也臣等又竊料土魯番聲勢其民皆安土飽食不願入寇其酋先倚二大將他

卷之五

十三

只丁牙木蘭統兵於外而馮亦虎仙等為間于我中國耳今他只丁已殺虎仙等已誅而牙木蘭又携二來歸其勢蓋亦漸弱故欲發兵五百近執牙木蘭等於派州尚遲擬不敢而致其來歸况今哈密以至嘉峪關一帶千五百餘里其他先有罕東赤斤等衛原我屬番被彼驅脅供饋接應者今皆移徙中國彼來所經空地千里供饋無資蓋其入寇比前益難故今甘肅所憂不專在土魯番而南有亦不刺比有瓦刺皆北狄驍勁瓦刺又比此

蕃離我頗遠先時都御史許進之人哈密城陳九疇之退土魯番皆結彼為授今反被土魯番勾引來此寇而得憤則甚可憂也宜勅邊臣無以能招土魯番入貢為功而以諸達在近難禦為患故今當以通番納貢為權宜以足食固邊為久計至於牙木蘭悔罪歸正棄戎即華情亦可嘉伏乞

聖恩量授一官特賜冠帶衣服一套其弟滿刺添兒與冠帶通事名色跟來三四人俱充勇士食糧使居甘州三二月以耀彼國人而招懷來者仍送

卷之五

十三

來京居住以審彼國俗而料我邊事所益多矣若欲安插延緩則彼地方艱窘而又逼鄰套虜事或非便必欲遠置隔絕則惟遼東稍宜均乞聖裁上詔牙木蘭情偽難測不宜久留彼處地方著鎮巡官差的當人員并其家口押送湖廣鎮巡官處取便安插回奏牙木乃徙湖廣江夏居鄂城廣買田地盛置宅業為東南一大賈胡迄今故云

罕東

罕東在赤斤蒙古南肅州衛境之西南也古為辰

州地

本朝洪武二十五年涼國公藍王討逋寇祁者孫追至罕東欲縱兵深入取其地將佐言此虜負固已久今猝然聞大軍深入必如鳥獸散去我兵雖衆無所施力莫若遣將招諭以馬來獻因而撫其部落全師以還揚威示德在此舉矣王不從遣都督宋晟等率兵至阿真川土酋哈咎等懼先遁去三十年酋長鎖南吉刺思遣使來貢命置衛授指揮僉事永樂二年鎖南吉刺思同兄答力襲酋伴奴

卷之十四

十四

奴等十六名貢馬又令答力襲爲指揮使奴奴爲指揮僉事各賜冠帶文幣褚襖自是每歲入貢不絕聽命惟謹成化九年土魯番攻奪哈密城印高陽伯李文等調罕東與赤斤兵數千往苦峪關喪師無功土魯番益肆弘治七年土魯番遣將牙木蘭復占哈密兵部尚書馬文升探知罕東有捷經可達哈密授計於都御史許進往襲牙木蘭調罕東兵繼之許進輕師至嘉峪關罕東兵不至牙木蘭亦先遁進兵失利而還自是土魯番入寇每假

道脅責罕東供應達賊復時侵掠漸至逃散嘉靖初協守甘州副總兵武振疏曰查得亦卜刺等貳種達賊自正德三四年間被小王子大勢趕殺前來甘肅地方西寧等處住牧已經十有三年其各賊首俱已戰沒今其存者乃其部下弟男子姪人等總其部落久住前地不敢復歸春夏則屯聚西海趁逐水草遇冬河凍則踏冰過河搶掠洮岷等衛附近番族其原來真正達子不過三二千人其餘俱係虜掠西寧涼莊迤南及屬番罕東安定曲

卷之十五

十五

先等衛男婦脅從跟同搶掠若兵糧俱足陝西甘肅鎮臣督同兵備參遊等官候明年黃河凍消達兵復回西海二三月間草木長茂馬匹瘦弱之時查照先年宣城伯衛穎巡撫吳琛大剿番賊方略調選主客官兵俱於甘涼山末莊浪西寧等處攢櫛餒餒馬匹羸壯一面密訪罕東等衛各屬番內乖覺的當通事夷人結以恩信質其妻子與之誓約事成重加賞勞若透漏消息致誤事機定行重治量給銀布責令各取方便分投出境爲我閩謀

通將各衛各族屬番為亦卜刺等賊虜去者諭以爾我相宗世守地方被他占了父母弟兄姐妹兒女他都是爾讐人今朝廷行文與鎮巡大臣多聚人馬要來殺他爾須乘機各討方便擒殺了他投降明日官軍到來你都是死你若肯依我殺了他投降他的家當頭畜都賞與爾如果約會回報相同更差各該撫夷都指揮等官分投前去罕東等衛見在各族夷人諭以乘機併力勦殺此賊有功就將所獲人畜給賞通約停當擬定何日進兵土

卷之十四

十六

漢官兵四面畢力攻圍賊營命被虜番夷一舉內應如有屬夷投降預先選委指揮每枝官軍各一員量帶官兵於高阜去處豎立大白降旗紀名驗收仍嚴督旗牌官舍人等申明號令不許官番兵爭功搶殺違者大軍拏送鎮巡官重治如此得人布置決可成功縱不能擒剿盡絕必逃遯不暇而屬番各族夷民可復故業邊患可息矣後土魯番屢掠罕東不能自存其頭目帖木哥土巴及都督日羔刺等奔肅州各處寄住後土魯番一面求貢

一面同達子入寇肅州遊擊彭濬率罕東屬夷戰却之賊北去乃稱我每打聽進貢信息就尋帖木哥來王壇疏請許土魯番入貢與復哈密尚書胡世寧疏曰臣等看得土魯番變詐多端求索無厭自來侵犯我邊惟見利則進知難則退朝廷御之亦惟選將練兵廣屯積穀嚴夷夏之分以絕其內間公賞罰之施以勵其外接過彼來寇則殺去奔勿追間有窮迫而慕義來歸則撫而有之以為我藩離納款而誠心來貢則禮而待之以施彼恩信

卷之十四

十七

雖自古帝王及我祖宗所以安中國而撫四夷者不過如此近該提督等官奏令通貢將原欲安置兩廣番使盡許放回今貢使未多入關而彼番又勾引瓦刺達子乘夜直抵肅州若非遊擊將軍彭濬兵備副使趙載謀勇相資素有備禦而臨時遇敵又或私創九疇之禍恪守通和之說遲疑不敢發兵出戰而又非得素撫屬番助斬賊首則肅州城池必為所破而甘州以西五百里地方必皆難守矣此閉關通貢孰利孰害不待智者而知也乞

勅王瓊務要爲國忠謀遠慮力求興復哈密善後之策除前辰沙屬番帖木哥日羔刺土巴等原哈密遺民避禍來歸者不許逼回哈密驅置虎口撒我藩離損我

天子好生之德益彼夷虜入寇之黨外其餘凡有才力堪以服衆彼各夷願從立國者及近彼他方各種諸戎有能共滅土魯番者即許爲忠順王聽主哈密悉從本官安處停當可信其末爲不侵不叛之臣而後奏請欽斷給印封爵臣等不敢輕議亦

卷之十四

十八

不敢偏阻其餘願附久住哈密遺民哈刺仄畏兀兒及先今來臨辰沙屬番日羔刺等部下人衆每家賞布一疋頭目三人各段一疋諭以我

天子恩德萬里差官來撫爾衆救爾生命其新附願歸原土其不願不敢歸者組給牛犏種子聽其趨時耕牧爲築城池堅固約以世爲我臣不侵不叛虜來近邊則堅壁清野使彼野無所掠食無所資不能一朝居虜若寇我則爾出兵以牽其後虜若攻爾則我出兵以解其圍爾我相爲犄角求保爾

生彼必感悅而世爲我藩衛虜寇益少而邊圉益固比之遠復哈密爲力易而所得多矣帖木哥等哀乞口糧種子王瓊命撫夷官彭濬往審其部查得罕東二衛正衛都督二員一員知克掌印故其

孫日羔刺正德六年襲祖職居肅州東南部下男婦五十三人一員怕泥未襲職并頭目賞卜束弘治十年因與頭目帖木哥土巴等讐殺投肅州南山黃草壩住牧離肅州城一百五十里怕泥部下男婦二百七十八人賞卜束部下男婦八百一十七人右衛都

卷之十四

十九

指揮二員一員總牙收有授職勅書未襲正德十年因回賊搶殺投肅州北虜地方離城一百五十里部下男婦九百三十六人後內移往南山黃草壩住牧頭目帖木哥土巴等原在沙州住牧今嘉靖七年二因惧土魯番賊殺回回頭目牙木蘭投肅州南白城山住牧離肅州城二百八十里部下男婦五千四百一十八人一員始祖綽爾加原住西海迤東住牧正德七年被亦卜刺等達賊將本衛都指揮板丹等部落賊殺其餘所管刺喇等族逐奔南

山一帶擄去勅誥金牌銅印止有原授勅諭六道見存板州孫却授爾加等僧俗二十人在於城東三十里羅家灣住牧七年彭濬及分巡西寧副使李淮共議得帖木哥等原係我

朝設立罕東左衛屬番爲哈密羽翼其肅藩籬續因哈密忠順王喪敗土魯番侵犯沙州各夷力不能支悉衆來投即其順而或逆之跡探其往而復來之心蓋思念我

朝恩威乃其直誠屈於土魯番爲所使者殆非得已

卷之十四

二十一

况土魯番年例索其子女牛畜來寇就其芻糧馬匹需求擾害殆無寧歲先年投我來則給之糧賞安插去則給之鍋鏹牛種畏彼懷我斯亦至情日今土魯番求通議者謂可遣復歸本土但事尚未定若遽遣回恐土魯番又復驅彼恃以爲援而番連合爲患匪細據各夷之情則不肯回即今日之勢亦尚不宜遽遣肅州地方見有哈刺灰等數種各夷人衆地方窄狹住牧委亦不便其勢又不容於不另圖安插矣罕東各夷告欲分一半白城住

牧一半仍照原擬威虜住牧議者謂白城山附過甘州恐有偷竊擾害方來雖未可保然鼠竊狗偷之害比之連合內侵之害大小懸絕况白城山係各夷舊曾住牧之地准令一半去住分散其黨既無衆聚之勢又遂寧牧之願一時權宜情勢俱似少便然既得其衆宜用其力若盡數留住彼妨生理我費糧糗宜於各夷內挑選精壯有馬四百名者俾其子弟統率分爲隊伍聽調殺賊分爲四班每班百名一季一換上班之日每名量給口糧四斗五升

卷之十五

二十二

安住城北空堡令都督日羔刺統領撫夷官管束隨我軍操練不惟足以羈縻夷衆亦且足以和輯夷心及照日羔刺係都督見掌印信先因襲職而還一向肅州寄住爲人淳實頗知法度但前項夷衆十餘年來俱屬帖木哥土巴等分管又係日羔刺專輩衆心不復知有都督宜先申明名分設立條約出給鈞帖曉諭夷衆使之統領帖木哥等仍聽節制庶統紀有歸易於控制俟後土魯番效順果堅哈密衛可興復然後遣歸本土則各夷思我

安插遠害之恩益堅敬順向化之誠矣古之人欲圖功必審其勢欲得衆必順其情今日之事察番夷之情審輕重之勢酌事變之宜不得不暫爲安插之議也於是王瓊爲之請於朝下兵部議尚書胡世寧議得所奏區處停當相應依擬但帖木哥等各夷既無生理衆難存活若無城衛虜來勢難堅守不無又爲彼掠以爲寇助合無仍咨各官查照原勅事理於彼各夷新分地土牛具種子量爲措給城堡溝池量爲修築以安彼生命以便彼防守虜來堅壁絕彼糧援爲我犄角不爲無益待後哈密委果興復成立國勢能界限回達交侵足爲辰沙等處捍蔽另行審情度勢議奏遣歸本土各官奏內又稱要令帖木哥土巴等俱聽都督日羔刺節制但當察彼夷情相願方可如此約束若彼情勢難合亦聽從宜另處

上詔帖木哥土巴等部落准令安插白城山威虜兩處分散居住并挑選精壯夷人分班更換令都督日羔刺等管束隨軍操練自後其族漸盛朝貢不

卷之十四 二十五

絕至今

火州

火州本漢時車師前後王地唐置交河蒲類二縣去長安幾九千里漢元帝時置戊巳校尉屯田于前王庭以其地勢高敞遂名高昌壘有八城其後闕伯周麴嘉稱王於此自後魏至隋皆來貢獻唐貞觀中平高昌以其地置西州又置都督府初西突厥據車師後王地與高昌相影響及高昌平懼而來降以其地置庭州領金滿蒲類輪臺三縣長安初置安西北庭都護府天寶初改西州爲交河郡領交河柳中蒲昌高昌五縣後沒於吐蕃其地有回鶻雜處故亦稱回鶻宋建隆間西州回鶻遣使來貢太平興國中命王延德等使高昌至雍熙初還景德初又遣使來貢元時號畏吾兒部本朝名其地曰火州末樂七年酋長遣使朝貢上遣行人陳誠與戶部主事李暹招撫西城諸夷亦至其地宣德五年酋長哈散及柳陳城在州東七里即唐柳中萬戶尼赤刺等俱遣使貢馬王璞等物成化

卷之十四 三十一

中上魯番作亂驅掠其族自後屢被番兵部落散亡嘉靖三年土魯番復擁之犯邊迄無寧歲至嘉靖七年兵部尚書王瓊撫處土魯番許其通貢西鄙諸夷乃得畜牧火州族亦克保聚至今修貢不絕其俗因唐時入職方宋時尚傳頗類華夏有城郭田畜房屋覆以白堊地產五穀惟無蕎麥稅則計田輸銀或有毛詩論語孝經歷代子史集婚姻喪葬皆大同於華事天神信佛法貴人食馬餘食羊及鳧鴈樂多琵琶篳篥好騎射居民春月遊

卷之十四

二十四

者馬上恃弓矢射諸物謂之穰災用唐開元七年曆以三月九日為寒食冬至貳社亦然以銀或鍮石為筒貯水激以相射或以水交潑為戲謂之壓陽氣去病其人面貌類高麗有裙袴頭髻或辨髮垂之於背婦人亦然出戴油帽謂之蘇幕遮兵器有弓箭刀楯甲稍其山川曰火焰常有烟氣夕曰天山一名連祁曰蒲類海漢張騫度王門至此曰瀚海地皆砂磧大風則行者人馬曰交河其產馬橐駝胡桃蒲萄蠶沙鼠如兔鷲禽曰交河其產馬橐駝胡桃蒲萄蠶沙鼠如捕食之稠砂胡桐律刺密羊刺草上生鹽白者如

如鹽有五色

按郭璞鹽賦曰爛然若霞紅鹽也非赤如珠者乎蔡邕又曰江南有勝雪白鹽今德中白鹽也非白如玉者乎李白東坡之詩稱水晶鹽今環慶之墟鹽池所產如散子塊瑩然明徹如水晶者亦白鹽也藥中取用有青鹽續漢書云天竺國產黑鹽黃鹽道書又有紫鹽謂我鹽也今甘肅寧夏有青黃紅三種生池中可見書不誣也白氈布野蠶結繭苦參上絲如細續取織為布用以市易 鎮鐵陰牙角速

卷之十四

二十五

霍爾阿魏有草根株獨立枝葉如蓋臭氣其域東距哈密西連亦力把力南接于闐北抵瓦刺東南至肅州一月程中國往者先至陽關後至王門關漢唐舊跡也

殊域周咨錄卷之十五

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揚州府學訓導長洲彭天翔

江都縣學訓導華容王三汲校

撒馬兒罕

撒馬兒罕不知古何國或云漢屬賓地東西相距三千餘里地勢寬衍土田膏腴為諸番勝元駙馬帖木兒者主其國東有養夷城沙鹿海牙塞監城迤失午諸城西有渴石失里迷諸城皆隸焉

卷之十五

一

本朝洪武二十年帖木兒遣回回滿刺哈非思等二人開通道路貢駝馬二十年帖木兒遣酋長迭力失等奉表來朝貢馬二百匹表曰

大明大皇帝受天明命統一四海二德弘布恩養庶類萬國欣仰咸知上天欲平治天下特命

皇帝出膺運數為億兆之主光明廣大昭若天鏡無有遠近咸照臨之臣帖木兒僻在萬里之外恭聞

聖德寬大超越萬古自古所無之福

自帝皆有之所未服之國皆服之遠方絕域昏暗之

地皆清明之老者無不安樂少者無不長遂善者

無不蒙恩惡者無不知懼今又特蒙施恩遠國凡

商賈之人來中國者使觀覽都邑城池富貴雄壯

如出昏暗之中忽觀天日何幸如之又承教書恩

撫勞問使站驛相通道路無壅遠國之人咸得共

濟歌仰

聖心如照世之杯使臣心中豁然光明臣國中部落

聞茲德音惟知惟舞感戴臣無以報恩德惟仰天

祝頌

卷之十五

二

聖壽福祿如天地遠大永永無極照世杯者其國舊

傳有杯光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故云 是年又

遣使貢海東青 初撒馬兒罕人有商於漠北者

大軍征進自捕魚海執歸京師

上疑其奸細令居中國後審知為撒馬兒罕人俱遣

還國主感恩遣使入貢

上嘉其有文遣主事寬徹等報之并諭各番為別失

八里所留別失八里即亦力把力 永樂元年禮科都給事

中傳安歸自撒馬兒罕先是傳安使西域為撒馬

兒罕所羈留凡十二載至是始歸

上念其久勞於外賜一品服致仕 是年國主兀魯

伯遣使貢馬帖木 五年北平道按察使陳德文

一名亦自撒馬兒罕歸德文洪武末出使西域遍

歷諸境採訪山川風俗作詩歌一帙進呈

上嘉之賜馬三疋擢僉都御史

德文詩不能悉今特舉見馬懷友詩云上林書

札為誰將漢節蘇卿憶帝鄉萬里承恩來虜地

何年歸覲列鶴行繡衣塵滿關山香駉馬星馳

卷之十五

三

道路長此日雲邊看鴈字老懷無計附同窓

十三年復遣陳誠使西域誠自行人進吏部員外

郎偕中使李達賚詔幣往至撒馬兒罕其國主遣

使隨二人來貢謝恩 正統二年貢馬與玉石四

年貢良馬色玄蹄額皆白賜名瑞鵠詔畫史圖之

十三年又貢方物詔宴其使於陝西布政司以數

少故也成化十七年進二獅至嘉峪關外奏遣大

臣往迎職方郎中陸容言獅子固奇獸然在郊廟

不可以為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駢服不當受

上遣中使迎之二十二年夷使怕陸灣等貢獅得賞

中人常眷護行至南海又將浮海還國云欲往滿

刺加更市獅貢常眷利之從其請廣東布政使陳

選言此西域貢胡為奸利耳使隨其謀必貽諸番

之笑且珍禽奇獸之好不可以示外夷力拒止之

廣東番禺縣民黃肆及王凱父子招集撒馬兒

罕等國夷商交結中官常眷出海通番怙勢殺人

驚擾地方被本縣知縣高瑄遣兵壯人等搜沒番

貨鉅萬申呈於布政陳選選行文獎高瑄仍具奏

卷之十五

四

下巡撫都御史宋吳勘報吳畏春不敢詰問姑緩

之眷結中官誣奏選黨比高瑄

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同巡按御史徐同愛鞠

之行同愛畏春不敢反異復賂選所黜吏張襲令

誣執選襲不從行等阿眷執襲拷掠襲曰死即死

耳安敢以私憾滅公議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

得乃誣選矯制發粟意在侵欺褒獎屬官志圖報

謝論罪當徒奏入詔奪選官遣錦衣衛千戶張福

逮選士民數萬人踴躍遮留選至南昌疾作卒於

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張璩乃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致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搖惑於其母是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能銷骨也

陛下臨御區宇明並日月恩同父母詎圖怙冒之中尚罹屈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寃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素崇正學夙抱孤忠予處群邪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蕭眷通番敗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陳選移文嘉獎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奈何宋

卷之十五

五

旻徐同愛怯勢保姦首鼠兩覷以致蕭眷橫行冒臆穢曠清節熒惑聖明勘官李行承眷願指鍛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註誤觸法爲選罷黜寔臣自取非選有加於臣也眷乃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賄啗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亦知廉耻安敢欺昧心術真倒是非眷既知臣不可利誘乃囑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死願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蔽屬官意圖報謝是錢共姜爲

夏姬詭夷齊爲盜跖也本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張口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其可能待所以便宜議振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爲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殂李行幸其就死不爲醫療又潛遣養子密以選死報眷以快其忿小人佞毒交結權倖一至於斯司寇之屬要在詰奸刑暴安取此輩爲也夫選砥節奉公橫罹讒構君門萬里孰諒其

卷之十五

六

寃臣以罪人擯斥田野乘來自給百無所圖敢冒死披陳其心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銜屈抑之寃長讒佞之奸爲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鎮守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自少沉靜端慤立志以聖賢自期潛脩默識不求人知終身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蓋篤行之儒爲已之學也南畿河南廣東皆立祠祀之 弘治二年又進獅禮科給事中韓鼎言狺狺之獸非宜玩狎却之上嘉納焉四年又進獅及鸚鵡至廣東守臣以聞禮

部尚書倪岳上疏請却其貢但使行人往勞疏畧曰臣觀撒馬兒罕所進獅子乃夷狄之野獸非中國之所宜蓄留之於內既非殿廷之美觀置之於外亦非軍伍之可用且不免以彼無用之物易此有用之財倘或非真豈不受遠人之欺貽天下之笑且啓蠻夷窺伺之心以為中國好尚之所在臣等切為 朝廷惜之也嘗聞聖帝明王不寶遠物故周武王時西旅貢獒召公致戒漢文帝時千里馬獻下詔却之載之經史而傳美萬世成化初年

卷之十五

七

憲宗皇帝亦嘗降諭朝鮮罷獻白鵲海東青

皇上踐祚首頒明詔禁止各處鎮守等官進貢以杜騷擾之弊既而放禽鳥縱鷹犬數日之間屏去無遺弘治元年迤西夷人進貢玉石等物却令取回本年鎮守太監王舉欲進寶物嚴申禁絕善政善教遠近稱頌以為

聖德恭儉與成湯之不殖貨利同符異世由是而始終惟一雖堯舜之聖何以過此今未及三年而廣東鎮巡官又因撒馬兒罕進獅子至要行起送

臣等仰窺

聖心必不納此無益之物以為

聖德之累但恐有引 先朝事例為言容其到京則所經歷道途騷擾必多賞賜犒勞須從舊例即今地方水旱相因人民窮困顧乃疲中國以待遠夷費有用而易無用况本番進貢使臣例該於陝西甘肅驗放起送今若聽其從海而來則後次倘有附近本番浮海商夷託稱彼國差來入貢則既無勘合又無印信何由知其真偽且又令其習知海道而故意外之虞乎臣等愚見深為未便伏望皇上念生民財力之艱難察夷人詭冒之計斷自宸衷阻其使臣盡却所貢仍差行人一員馳驛前去緣途體訪隨其所在司府宴勞給賞嘉谷其意整其原來艦船以便撐駕回旋帖服其心仍請勅一道曉諭阿黑王謂爾忠敬之心 朝廷具知但差人進貢只依成例量備駝馬從陝西陸地以達京師其獅子鸚鵡非常有之物不必遠涉海道來進如此則遠方夷醜知

卷之十五

八

天子之所為有非彼之所能測然後益脩政治益崇俊良使家給人足禮樂興行邊域無警萬方賓服如此則雖四夷畢至未足以增光盛治矧一狎狎夷獸何足以為明時之輕重哉

上嘉納其言

李東陽却貢獅詩曰萬里俊猊初却貢一時臺省共騰歡極知聖學從心始誰道忠言逆耳難漢代謾誇龍是馬隋家空信鳥為鸞非才敢作清朝頌獨和新詩寫寸丹

卷之十五

九

按客座新聞云弘治中西番貢獅其性險怪一番人長與之相守不暫離夜則同宿于木籠中欲其馴率故也少相離則獸眼變異似作威矣一人因近視之其舌畧粘則面皮已去一半矣又畜二小獸名曰吼形類兎兩耳尖長僅長尺餘獅作威時即牽吼視之獅畏服不敢動蓋吼作溺上著其體肉即腐爛吼猖獗又畏雄鴻鴻引吭高鳴吼亦畏伏物類相制有如此者又石田雜記載

不朝劉馬太監於西番買一黑驢以進能日行千里

又善鬪虎

上取虎城一牝虎與鬪一蹄而虎斃又鬪一牝虎三蹄而斃後與獅鬪被獅折其脊劉馬伏地大慟蓋亦獸之異常者云

嘉靖改元撒馬兒罕等地面夷使火者馬黑麻等四十二名寫亦打黑麻等二十四名滿刺祝慎等三十三名及土魯番并哈密夷使速壇虎力十一名各進貢陝西行都司指揮鄭愷張俊等伴送

卷之十五

十

各夷俱於嘉靖元年九月後甘州驗放入關一齊起程後在陝西西安府河南真定府等處放債賣買平次年十月到京禮部尚書汪浚疏曰正德年間容令各處回夷在館四五年住歇恣意妄為驕縱特甚欽蒙

皇上御極之初將各犯拏問發遣今各夷進貢起送猶不知戒伴送人員不能鈐束在途遷延隔歲日費糜給先到京者日費下程等候同賞光祿寺供應無窮前項夷人一百六十八名每五日欽賜

下程一次費銀一百一十餘兩每月六次費銀六百餘兩二箇月一千三百餘兩三箇月一千九百餘兩延住月久下程益多舊例相沿不為限節委的糜費候賞不得反生嗟怨合無將今次到館已經譯審給與欽賜下程行光祿寺照例五日一次送但經給賞之後次日即與住支行陝西河南直隸等處各夷回還之日但有與軍民交通賣買在驛遞延住一日之上者住支廩給軍民枷號問罪伴送人員不為鈐束從重治罪

卷之十五

十一

勅下內府承運庫本部賞賜手本到庫之日即給與絲段絹疋等項不得稽遲坐費光祿寺下程以重為民困本部行提督會同館主事嚴為關防開張賣買三日之後不許私與外人交通賣買如有貨賣不盡准令帶回作急催促起程

上從其議後因二魯番占奪哈密入寇甘肅議絕其貢各處夷人隨路羈禁又議上魯番夷人等二十名俱暫且羈候腹裏所在地方待後虜情向背已定另行議處提督尚書王瓊議欲與復哈密請

將見監莊浪衛撒馬兒罕貢使土六孫等五人見監末昌衛撒馬兒罕貢使本奔一人并進貢未回撒馬兒罕夷人九十九人及天方國一十六人令鎮巡官陸續念放出關遣歸本土其原帶方物并隨身財物聽其領回不許官司侵尅重失遠夷之心嘉靖七年王瓊復疏曰臣于六月初七日到於平涼府東關有撒馬兒罕天方國土魯番哈密四處夷人臣審問因何在此住歇各夷告稱有鎮守甘肅李隆傳示如今

卷之十五

十二

聖人出世登極不比在前但係外夷俱進貢慶賀以此各夷於嘉靖元年前來進貢到京常待筵宴給與賞賜起關應付回還不料嘉靖三年土魯番犯邊將各夷沿途留住原差伴送官舍俱回甘州我等在此自備盤纏過活但查審各夷內係撒馬兒罕天方國者俱該遣還係土魯番哈密者俱該腹裏地方羈候又據撒馬兒罕等夷人告稱若將哈密土魯番夷人留住只放我輩出去路經土魯番必不肯放過我輩亦不敢去又稱若路不通時寧

往兩廣去還可得生查得先該巡撫都御史陳九疇原議要將土魯哈密貢回夷人俱發兩廣地面安置先任提督尚書楊一清爲國忠謀反覆辯論將哈密土魯貢回夷人改擬腹裏羈候待虜情向背已定另爲議處將撒馬兒罕天方國無干夷人遣還本土題奉 明旨依擬施行使當時各官即能體悉楊一清之忠謀用彼處夷之長策即將應放還者放還應羈候者再爲議奏夷情寧息久矣乃各坐視玩愒故違明旨延今二年之上不行

卷之五

十三

查放議處臣實恨之切照土魯番節次貢進番文求和專一以放回進貢夷人并打發出賞賜爲言乃其本心及詳撒馬兒罕等處夷人告稱不放出土魯番人不敢回去亦是實情合無行令各該巡撫通查各處羈候夷人起關差官伴送至甘肅行都司羈管給與口糧養贍臨時臣與鎮巡官訪探土魯番仍前求和通貢以後再無侵侮別情將原擬羈候各起貢回夷人與原擬遣還撒馬兒罕等夷人通行議放出關令鎮守總兵官出給印信漢

番字帖文交付撒馬兒罕等夷人傳與土魯番令其遞哈密城池許其進貢邊釁可息如彼不聽宣諭直在於我曲在於彼另行議處亦不爲損

上亦從之自是上瓊撫處之後土魯番聽命通貢撒馬兒罕各夷俱以時朝貢 十一年頗即亂國遣使扣關求貢禮部查係原非入貢番夷行總制陝西三邊都御史唐龍議其應否起送至京唐龍疏稱西域諸夷其名號不係我朝封爵先年入貢止據哈密忠順王開奏其處某起人數今忠順王年

卷之十五

十四

久缺封哈密止照料送之例遇夷使到日差人伴送雖哈密之人知亦未真今據行都司會審夷使火者皮列等供稱哈密王等原在撒馬兒罕北山額即亂地面居住且言半是達子先年差使臣土魯孫等進貢卷查相同則今日哈密即前日哈密彼時稱北山則方隅今稱額即亂則地名耳但彼處遠方既無可稽供報詞語又隔譯審委難取實及照先年哈密已經進貢今次來使似宜俯從乞勅該部計議合無念彼遠夷其名稱言詞不必深

較准照撒馬兒罕等夷一例起送惟復責其名稱之殊恐有冒克之弊以禮遣回其已驗給軍馬量給官價以償其直禮部尚書夏言疏曰臣等檢閱堂稿前項考文所稱哈辛王差來使臣土魯孫等實未嘗到京今據其詞未可輕信若許其入貢則撒馬兒罕載在會典見今已行照例起送夷使火者馬黑麻等在途并存留男婦共一百六名口豈有一國而二王一次而兩起進貢之理况既譯審係撒馬兒罕地面人分在此山寄住則即撒馬兒

卷之十五

十五

罕部落豈可擅自稱王擅求入貢倘因容貢之後他日與撒馬兒罕抗衡爭長兵連旣結責將誰歸但係該邊守臣失於稽查覺察遂將所進馬匹行給軍騎操今守候日久似難遣回依擬將額即札哈辛差來夷使火者等暫照撒馬兒罕事例量行起送數人赴京其餘存留在邊聽候給賞以全朝廷柔遠之道往後入貢年分止許附搭撒馬兒罕同來不許別稱王爵自分國土有違國典再照鎮巡等官先因諸夷入貢各種殊常番文繁疊便當

詳加譯審研究來歷遵照事例處分為是今既不
能深察夷情又不肯力扶國體則邊方重寄所賴
何人合行鎮巡官今後務要慎重邊防保全大體
毋或好大喜功召侮啓釁斯為禦戎上策

上從之後哈辛附撒馬兒罕不絕至今其國山川景
物頗類中華國王戴白圓帽妻以白緞纏首飲食
喜甘酸羹雜米肉器用金銀不設七箸以手取食
商賈交易用中國所造銀錢坊亦有酒禁屠牛羊
者埋其血腥人多巧藝善治宮室門楹皆雕文刻

卷之十五

十六

鏤窓牖綴以瑟瑟俗重拜天建屋祀之以青石為
柱雕鏤甚精經文皆書以泥金裹以羊皮其山川
曰鐵門峽滑石城西懸崖絕壁夷人守此曰哈刺
卜蘭河其產金銀王銅鐵珊瑚琥珀琉璃芻苾思
檀樹葉類山茶實類鐵杏而小水晶鹽堅明如水晶珠為盤瓦
矢實類野蒿其甚阿魏甘露小葉生其葉如蘭
可熬花露希名馬獨峰駝大尾羊後猊產句水河
易調習稍長則難馴伏其貢駝馬玉石海青其域
東抵亦力把力西連哈烈東至嘉峪關九千里其

入貢或二年或五年起送無過二五十人必經哈
密

亦力把力

亦力把力地居沙漠間不知古何國疑即焉耆龜
茲地也在白山南都延城今其地三千餘里北二
千餘里元初分建諸王合冊於此國名別失八里
世祖立宣慰司以萬戶綦公直爲宣慰使後置元
帥府領屯田

木朝洪武二十三年國主里的兒火者遣使貢馬二

卷之五

十七

十四年遣主事寬徹監察御史韓敬大理寺評事
唐鉦報之以書諭別失八里黑的兒火者曰朕觀
普天之下后土之上有國莫知其幾雖限山隔海
殊方異類之民咸躋仁壽而友邦遠國順天奉大
以保國安民皇天監之亦克昌焉曩者我中國宋
君奢縱怠荒奸臣亂政天監否德於是命元世祖
肇基朔漠入統華夏生民賴以安靖七十餘年至
於後嗣不修國政大臣非人紀綱盡弛致使在野
者強凌弱衆暴寡生民嗟怨上達於天簡在帝心

以革命新民朕當大命躬握乾符以主黔黎凡
亂雄擅殺戮遠朕命者兵偃之順朕命者撫存之
是以華夏奠安惟元臣蠻子哈刺章等尚率殘兵
於近塞生釁危邊爲民之巨害遣兵致討勢不容
已兵至捕魚兒海故元諸王駙馬及其部屬悉來
降附其間有稱自撒馬兒罕等處來貿易者凡數
百人遣使送歸本國今三年矣使者歸爾別失八
里王郎遣使來貢朕甚嘉馬王其益堅事大之誠
通好往來使命不絕豈不保封國於悠久乎特遣

卷之五

十八

使嘉勞其悉朕意徹等至其國國主拘留之副使
二人還三十年遣書諭之曰朕即位三十年西方
諸國商人入我中國互市邊吏未嘗阻絕朕復勅
吾吏民不得恃強侵慢番商由是爾諸國獲厚利
置場無擾是我中國有大惠於爾諸國也向者撒
馬罕兒遣使入貢吾朝廷亦以其知事上之禮故
遣寬徹等使爾諸國通好往來撫以恩信豈意拘
吾使者不遣吾於諸國未嘗拘留使者一人而爾
拘留吾使豈禮也哉是用遣使齎書往諭使知朝

廷恩意毋使道路閉塞而啓兵端也書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爾其惠且懋哉永樂四年國主沙迷查千遣使貢玉璞等方物十一年遣吏部員外郎陳誠前行使其國十六年其臣速哥克刺浦刺入貢言其主納里失只罕為從弟不思弑之而自立徙其國而去更號亦力把力宣德中遣行人蕭鑿往報至其地宣詔諭之正統二年國主也先不花遣使貢玉璞駝馬天順以來每修朝貢今亦間至不絕云其俗地無房屋遂水草置

卷之五

十九

羶帳以居畜牛羊駝馬少種五谷飲食惟肉駱衣服類回回語言類畏兀兒其王髮戴單刺帽插鸚鵡翎設綵繡羶帳席地而坐使者相見下拜揖惟行跪禮其山川曰白山山中常火烟出剛砂處採者着木底鞋皮底即焦下有穴生青泥出穴外即為砂石土人取以治皮曰葱嶺高數百丈曰金嶺有麗堂小雪山曰執海其產銅鐵鉛雌黃胡粉馬蹄牛孔雀氈駝葡萄刺密阿魏白氈布礪砂其貢玉璞駝馬其域東距古沙州西抵撒馬兒罕南接于闐北連瓦刺東南至嘉峪關二千七百里

于闐

于闐居葱嶺之北出百餘里自漢至唐皆入貢中國五代晉楚福成其王李聖天自稱唐宋廢遣使來貢冊封為寶于闐國王宋建隆乾德大中祥符皆入貢嘉祐中遣使貢方物請三號乃以其國主為特進歸忠保順王元豐中上表稱于闐國王元祐後詔令間歲一至訖于宣和貢獻不絕其貢使每來必携一寶鑑往反如是主客官視之一鑑鑑耳蓋其來道涉流沙踰三月程無薪水獨挈其

卷之五

二十

水而行是鑑者投以水頃之已百沸矣用是得不乏故寶之

本朝永樂六年其酋打魯哇亦不刺金遣使滿刺哈撒木丁等貢玉璞自後亦不常至間或一朝云其人貌不甚胡頗類華夏工織紡習機巧喜浮屠法事祇神喜歌舞相見以跪得問遣書戴于首乃發之其山川曰葱嶺曰白玉河城東國人夜視有綠玉河曰烏玉河每秋取其產玉胡錦獨峰駝乳香礪砂珠珊瑚翡翠木香琥珀花藥布名馬服

齊金星石水銀阿魏安息香雞舌香葡萄獅子宋
宸庫有玻璃母一籠初不知其美諸鑑分去後藥
之作百花香氣清郁可愛詔收集之此大食國所
獻即于闐古名其域東拒曲先衛北連亦力把力
也今產不見志東北至肅州六千三百里

哈烈

哈烈古無可考其地居平川四面皆大山元駙馬
帖木兒之子沙哈魯國人尊之為速魯檀猶華言
君王也東有淹都准八刺墨等城皆隸之或云魯
迷等地亦相屬

卷之十五

二十一

本朝洪武三十五年遣使招諭酋長賜織金文綺末
樂七年其酋麼齊等遣使來貢方物

按自哈密以下諸番使臣進貢到京者許就館
中開市五日除違禁之物并鞍轡刀劍外其餘
段疋紗羅等項不係黃紫顏色龍鳳花樣者許
官民各色雜行人等持貨入館兩平賣買仍禁
私自交易

正統二年指揮哈口等遣使來朝貢馬與玉石
間至嘉靖四年魯迷地方進獅子二西牛一

上詔獅子西牛送內府交收原來慣熟從人五名照
例留用調養御史張祿疏曰臣聞經史所載周武
王却旅黎漢文帝却千里馬今回夷西方之人獅
牛西方之物以是人而貢是物其來也遠其行也
久固見

陛下威德所致但中外風土不同而人物之性亦異
今留此人以養此物非惟拂人之性抑且違物之
性也臣聞京師喧傳此物罕見且甚馴習以為奇
獸殊不知此乃西方山林之常物亦如中原虎豹

卷之十五

二十二

之類耳其馴習亦無他因彼飼秣之久故狎熟如
此奚足為奇豈若麒麟鳳凰為國之禎祥者比也
以獅子言之日食羊二隻月計之則六十隻年計
之則七百餘隻計價當五百餘兩矣以牛言之食
藟豆常理也今聞食果餅等物則是牛乃食人之
食不知此牛在彼山林日食此否與斷無是理也
至於回夷及通事人役又日費多端難以數計臣
恐光祿財力有限不宜濫費如此靜焉思之以有
限之財而養此無益之人獸夫何為也哉伏願勅

下該部遣通事明諭夷人使知中國寶賢人而不
貴異物今後勿使復進仍返其物歸其人薄其所
賜以但其希望之心可再勅邊臣自今以始諸夷
凡有來王奏請裁處如有以禽獸進者耶曉以朝
廷好尚在彼不在此麾而止之

按魯迷不知果在何處但夷使言十年至京雖
其誇遠要賞之詞不足為據然亦必西域遐荒
之地哈烈至肅州亦有一萬餘里統謂之回夷
又產獅子則魯迷為其所屬或其連界故附著

卷之十五

二十三

其事于此

魯迷使臣白哈兀丁等奏稱離家十年來京進貢
獅牛玉石刀鏗等物都蒙

聖恩收受玉石刀鏗賞賜絹疋少了乞照撒馬兒等
處進貢之例給賞及稱進獅子西牛遠走七年多
受辛苦今西牛賞賜四表裡我每無指望回去又
稱有本國王子差往瓦刺買獅子西牛值銀二萬
在路使用既到邊上三年借銀三千兩為獅子西
牛喫用望乞加賜

上下禮部議禮科都給事劉穆疏曰竊惟脩貢獻珠
者遠人效順之誠計費索償者賈人規利之事今
魯迷使臣進貢方物復以地理之遼遠費用之繁
重及朝廷賞賚之多寡官待之腴薄形諸齒頰則
效順之誠安在與賈人索償之事殆無異矣况彼
肆口浪言何所憑信耶臣思彼輩此來久處邊鎮
遠馳驛遞今與勇士旗軍餵養人等群聚禁城其
供億浩大需索頻煩昔召公戒武王勿受旅獒漢
文帝却獻千里馬我朝

卷之十五

二十四

仁宗時罷西域賈胡入貢

宣宗時諭朝鮮國王勿獻鷹犬是皆先代令主之懿
規我朝

祖宗之盛節也乞勅禮部議擬不可復有增加朕諭
夷使是後更勿得以獅牛珍玉貢獻以示明主不
貴異物不寶金玉之意

上以夷人遠至命加其賞夷使復奏陳乞鴻臚寺通
事胡仕紳疏曰臣思中國馭夷狄之道恩固不可
缺而威亦不可無也恩威無濟使之感而且畏斯

狡猾之心消矣今有魯迷地面差來使臣火者把
奸丁阿力等赴京進貢獅子西牛等物

陛下於方物則納之於賞賜則厚之於求討則與之
恩寵可謂極隆而無以加矣奈何各夷貪得無厭
屢求增賞二次番本俱蒙

聖旨下禮部看

陛下盛心將欲示我天朝之寬大嘉被遠附之慇懃
也但此數夷詐偽多端實難輕信臣常譯審求討
一十四番地面有相去三四百里者有相去一千

卷之五

二十五

餘里者今一十四番人之中臣近訪知魯倫刺如
捨刺只者乃魯迷阿力之親弟也如火者亦速者
乃阿力之族弟也如虎馬亦者乃阿力之子也如
亂吉列兒如何都辛者又阿力之僕也今各詐充
正使又各詐充各番王所差豈有父子兄弟主僕
之間而各自為一王之統屬且又相云有三四百
里或一千里之遠哉臣原其故皆由在邊三年之
久其於撫夷諸官交通賄賂有以導之也臣觀各
夷到京之初備銀二十五兩向臣等饋送以為見

面之禮臣曰

天子聖明我不敢取你遠人辛苦我不忍取連令各
夷特回次日又令伴送百戶張連舍人丁成復特
番字紙帖向臣等告收前饋臣又諭以朝廷之法
度并一身之名節各夷稱嘆而止以此驗之則各
夷之於邊官必不能不致餽也臣又觀去年哈密
衛夷人虎力馬黑麻詐充忠順王母所差有畏兀
兒伴送百戶金海曾與臣言忠順王母并王妻於
正德年間被土魯番搶去各將弓弦自縊身死邊

卷之五

二十六

方移文到京兵部有案可查則哈密之無王母久
矣邊官豈不知之乃於冊報之中亦曰忠順王母
所差也至於求討番文亦曰忠順王母求討也若
匪交通重賄豈肯欺君玩法之若是哉以此驗之
則邊官之於各夷必不能不受賄也臣又觀歷代
史書嘗有一言之善或一人之賢而致外夷之畏
服者今各夷固知臣等明知其詐臣若知而不言
是臣之待外夷也厚而報

陛下也薄安知各夷之不笑臣之不職也哉則又安

知各夷之不笑中國之可以易欺也伏望

陛下將各夷父子兄弟主僕詐充各國正使情由備
降王音命禮部宣布國威嚴加戒斥其所領賞賜
求討等物除應外其餘乞勅兵部差賢能千百戶
一員押解邊方給散正國原差正使仍命兵部移
文甘肅三堂將撫夷諸官量行懲治以後務要嚴
加防範不許交通賄賂壞我國法損我國威庶恩
惠可及於同貢之諸王而姦偽可消於將來之衆
使矣

卷之十五

二十七

上乃命給事中錦衣千戶各一員往會鎮巡官查看
撫夷官員交通縱容情弊奏來處置自後各官稍
知畏法不受夷賄夷使亦不敢縱肆奏討哈烈至
今時或朝貢魯迷後無至云其俗衣服喜鮮潔色
尚白喪事易以青國主之居窓壁以金銀瑟瑟爲
飾地施氍毹重席而坐富家居室服用頗同國主
禮儀簡畧君臣相見但行跪禮無刑法有罪罰錢
坊市無斗斛但用權衡凡宴會環列而坐酒器用
金銀餘用陶瓦食無匙筯惟以手取婚室多以姊

妹謂爲至親死無棺槨以布囊裹屍而瘞國有學
舍中爲大室四面房廊以居遊學之士名曰默得
兒塞俗無正朔不用甲子以七日爲一周擇日用
事則以第一日名阿啼納爲上吉凡拜天聚會用
之酒禁甚嚴修行者多不飲酒恐褻天也其產葡
萄巴旦杏有似棗而甜蘿蔔大者鎖伏又名俊服
之紋如花毯極細密色久不變金銀銅鐵珊瑚琥珀珠翡翠
水晶金剛朱砂名馬獅子其貢馬玉石其朝無
常期或三年或五年其起送無過三五十人其域

卷之十五

二十八

東北至撒馬兒罕一千四百里東至肅州一萬一
千里

按西域種類繁多古今名更不一難於考索永
樂中前行人陳誠與戶部主事李暹奉命招
綏魯歷哈烈凡西番數十國無不徧歷宣布
朝廷威德既而各國遣使隨誠等詣闕謝恩
往還凡三歷寒暑備錄其所覩山川土產人民
物壤飲食衣服言語好尚之異爲西城行程記
獻之詔付中館宣德中行人蕭鑾亦使哈密

凡經哈密譯通諸夷俱蒙 宣諭則部落維廣
皆行人四牡往來跋涉者每誦唐人送使安西
及詠西邊詩使人遐想其風景而况今我司之
所曾歷者乎故不敢以遠而畧之並著於編又
三代盛時其疆域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
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地盡即止漢始通西域
開西南夷皆由陸以達隋唐以來航海之使始
至然皆各自君長其國間有奉天子命封者豈
能如我 朝威德所被四夷八蠻皆稱臣妾真

卷之五

二十九

如古越裳氏重九譯米庭至於受冊建封者奕
世不變中庸所謂天覆地載凡有血氣者莫不
尊親其此之謂乎然而

聖祖之心不自滿假每懷無窮之憂故其覽輿地圖
侍臣言今天下一統海外蠻夷無不向化誠古
所未有

聖祖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遍此當戒
慎紂以天下而亡湯以七十里而興所繫在德
豈在地之大小哉此與禹聲教四訖而存無若

丹朱之懲湯祗有九有而懷若涉深淵之懼其
曠世同心者宜

子孫幅員萬年而保萬世太平之業也猗歟盛哉
又按西番地既荒遐物產亦具有不可以常理
拘者如景泰初西番貢一猫經過陝西莊浪驛
時福建布政使朱彰以事謫爲驛丞彰嘗其貢
使譯問猫何異而上供使臣書示云欲知其異
今夕請試之其猫盛罩於鐵籠以鐵籠兩重納
於空屋內明日起視有數十鼠伏籠外盡死使
臣云此猫所在雖數里外鼠皆來伏死盖猫之
王也朱彰原交趾人

卷之五

三十

殊域周咨錄卷之十六

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楫

揚州府學訓導長洲彭天翔

江都縣學訓導華容王三汲校

北狄

夫天地嚴凝之氣聚於玄冥之區其風剛勁故虜為中國患獨強若匈奴突厥契丹女真蒙古代相踵焉亦如梟之不能不啄虎之不能不噬乃性氣使然耳古聖王馭狄之道來則驅之詩

卷之十六

一

曰薄伐玁狁至於太原是已去則備之詩曰王命南仲城彼朔方是已未聞有使之通也漢高自為和親之後嗣後乘軒出疆者不勝其載而漢時蘇武常惠鄭衆守節不屈高風振拂由此其選也迨 遼宋之與契丹景德輸平之後王帛往來使輟不絕者百年然燕雲平等山前後十四州未復大險淪虜大防決華而兵力不競徒恃和好其如國勢日弱啓宣和靖康之侮何哉則有備無患待虜之不可不嚴自古尚矣

國家蕩滌胡腥修復秦漢以後邊防洪武間東西紫塞綿亘相延萬里其外密邇龍沙屯戍兵衆乃設陝西行都司於甘州山西行都司於大同萬全都司於宣府又於慶峰口北古惠州地設大寧都司於遼東都司為五邊陝西寧夏即趙元昊所居地設寧夏左等五衛亦為重鎮時則封肅王於甘州慶王於寧夏代王於大同谷王於宣府寧王於大寧遼王於廣寧弁

燕邸為七而作藩屏捍禦騎虜潘王原封藩陽此時未就國凡有

卷之十六

二

不廷

命諸王討之所以三十餘年胡馬不敢南牧是守在親藩也末樂之初遷寧王于江西遼王於荊州谷王于長沙獨存肅慶代於各邊而兵權皆釋成祖六飛凡五度陰山犬羊視魄則

天子自將其後因寧鎮廢則倚薊州為重東勝五衛廢則倚三關為重黃河套不能有則倚延綏為重弁陝西總制所在固原為鎮而九邊峙焉舊設總制于固原控延寧甘三邊今改駐花馬池

而移陝西巡撫之駐固原控鴈門等關者命山西巡撫兼之近別設總督於保定控薊州等處正統以前宿將猶在列於幕府刁斗相聞無事則屯兵養銳而聲勢之相應有事則挾矢奮威而肘臂之相援至今猶守其遺法奇選將得人亦足以禦外侮是守在各邊也初靖難武成即徙大寧都司於保定而其所統營州等八衛移之關內及都司附郭乃裂大寧地自古北口至山海關隸朵顏衛自廣寧前屯衛西至廣寧鎮

卷之十六

三

白雲山隸泰寧衛自白雲山以北至開原隸福餘亦作富峪衛自後洪武五邊失一末樂中遂不復收而幽燕東北之險中國與夷狄共之胡馬疾馳半日可抵關下廣寧錦義等城復與宣府懷來隔斷懸絕聲不相聯且近年逆帥勾虜直入關內震驚

廟社於是築重城于京師之南而文武百僚分堵為禦迄今尚不能絕虜之垂涎是守在朝廷也夫守在親藩乃開國之權宜守在各邊則保邦之

長策守在

朝廷豈不岌岌乎殆哉

宣宗皇帝巡邊搗虜大寧出其不意於鑠王師有光祖烈若於此時蓋收故地復歸職方則金甌無缺而有苞桑之固矣此萬世臣民之遺恨也三楊不能無罪不寧惟是舊開平即元之上都西接興和而達東勝亭障烽埃悉棄與虜東西千里遼河之間三岔河之北賀蘭山西鎮番衛之東久矣非吾守者輿圖所及一寸山河一寸金豈可

卷之十六

四

以鄰沙漠之地遂棄之也哉凡今清署指行人喜觀干羽之舞厭聞小醜之談然天下國家皆吾分內而八城不守土木之變我寮若尹昌羅如墉雖非死於啣命實亦為此虜而致身焉今其可忘杞人之憂乎况邊境靖謐則四牡之道坦安中國常尊則王人之體益重于使局亦有係也故考幽都諸部次第韃韃為最要兀良哈次之稍東則連女直志北狄

韃韃

韃靼北胡也東自兀良哈西抵瓦剌種類不一兀良哈亦在內但久內附為屬夷故別出耳歷代名稱各異夏曰獯鬻周曰玁狁秦漢皆曰匈奴唐曰突厥宋曰契丹匈奴在兩漢之世始合而強後分而弱烏桓繼興漢末鮮卑滅烏桓盡有其地後魏烏桓又弱蠕蠕獨強蠕蠕滅而突厥興盡有西北地唐貞觀初李靖滅之五代及宋契丹復盛與宋為敵國後滅於女真別建國曰西遼後復滅於蒙古別部小者曰泰赤烏曰塔塔兒曰克列各據分

卷之十六

五

地俱為蒙古所併遂入中國代宋稱號曰元八傳而天下大亂

四明黃溥著開中今古編云北狄稱銀曰蒙古胡元之先國號蒙古者因女真號國曰金乃以銀號其國也後歷世祖方改號元此說恐非國朝受命肅清江南傳檄中原命大將軍徐達常遇春等北伐凡齊魯河洛悉還中國洪武元年八月我兵至通州取元都元主率三宮后妃太子開建德門北奔開平達自齊化門入執其監國宗室淮

王帖木兒等戮之獲玉印二玉璽二封其宮殿及府庫圖籍寶物遣使獻捷奉宮人妃主令其宦寺護侍奉平胡表至京

表曰五百平而王者興仰

聖人之在御大一統而天下治際景命之惟新長驅胡虜之腥羶誕布幅員之聲教乾坤清肅日月光明欽惟

皇帝陛下天賦聖神德全勇智握赤符而啓連仗黃鉞以興師造攻滌陽黎庶有來蘇之望開基建

卷之十六

六

業英雄識

真主之歸顧豺狼之噬人正蛇龍之起陸爰飭徒旅肅將天威江漢徂征友諒身殲於彭蠡荆吳薄伐士誠面縛於姑蘇連逃驅而閩越安僭偽平而交廣定立綱陳紀治具畢張發政施仁民心大悅東南已樂於生遂西北尚困於勛勦推其所由厥有攸緒惟彼元氏始自窮荒乘宋祚之告終突胡群而崛起以夷狄而干天紀以犬羊而亂華風崇編髮而章縫是遺系族姓而彘倫

似數逮乎後嗣尤爲不君耽逸樂於荒亡昧乎
兢業作奇枝而淫巧滿於驕奢天變警而靡常
河流蕩而橫決罔知修省惟務改遊朝廷之政
下移英雄之志斯奮兵連寰宇禍結中原是用
弔伐以拯顛連誕舉安攘而靖亂畧事非獲已
謀乃僉同顧惟一介之非才奉受總戎之重任
臨軒授鉞俾救民於水火之中分閫握機幸折
衝於尊俎之外旌旗揮而淮沂下金鼓震而青
充平濟水盡曳其兵萊陽競崩厥角風驅雷勵

卷之十六

七

直擣大梁電掣星馳旋收西洛濟師以畧衛相
卷甲而趨邯鄲率樓船發臨清先聲動如破竹
策窺貅克通路大勢疾若燎毛鎮戍潰而土崩
禁衛墮而瓦解君臣相顧於窮迫父子乃謀於
遁逃朝集內殿之嬪妃夜走北門之車馬臣與
遇春等已於八月初二日勒兵入其都城壺漿
以迎去戴盆而迥白日室家相慶廓氛祲以覩
青天宣德威以安黔黎收圖籍而封府庫列郡
之謳歌四集百年之汚染一新驅馳雖效於微

勞方畧實遵乎成筭所以聿彰鴻烈考定武功
東滄海而西崑崙南雕題而北窮髮無有遠邇
莫不尊親玉帛會車書同與太平之禮樂人紀
脩風俗變正萬年之綱常

按至正十二三年杭潮常不波十九年帝都子
規啼至二十二年順帝夢猪哄大都城覆遂禁
軍民畜猪天兵未至京一月有鸚鵡鳴端明殿
作滅胡之聲帝命善射者射之終莫能中天兵
既至柳林遲明帝召百官議戰守之計忽有二

卷之十六

八

狐自內殿出帝嘆且泣曰宮禁嚴密此物何得
以至非天之所以告朕哉即命開建德門北去
實二十七年九月也明年

太祖聞其居應昌馳書示以禍福因咨討曰金陵使
者渡江來漠漠風烟一道開王氣有時還自息
皇恩何處不昭回信知海內皆王土亦喜江南
有俊才歸去誠心煩爲說春風先到鳳凰臺鳴
呼杜鵑啼汴人謂地氣自南而北尚知亂將作
矣况至于燕乎杭潮三日不至宋社墟矣况迄

二年之不波乎後乃歷歷多恠豈非猪乃朱姓而狐乃胡人哉觀其嘆泣長往谷詩知道謚以順帝不亦宜乎野史訛為中山王執而縱之非也 程學士敏政東緝宋遺民錄一書末卷辯宋瀛國公之事亦既明矣惜所引陶九成輯耕錄西江月詞尚未解明其詞云九九乾坤已定清明節後開花米田天下亂如麻直待龍蛇繼馬依舊中華福地古月一陣還家當初指望甕生涯死在西江月下陶以為真武之降筆程以

卷之十六

九

為劉秉忠作此姑置之其初二句乃言元世祖滅宋德祐封為瀛國公時至順帝至正十五年我

太祖三月起兵和陽正當九九八十一年之數是知乾坤已定九九而三月清明時也米田言番人也直待龍蛇繼馬是

太祖至正甲辰建國即位乙巳伐元至丙午元亡豈非龍蛇繼馬耶古月一陣還家乃言胡人皆去比矣當初指望甕生涯此寧宗之後甕古刺厥

不立已子而取順帝是無生涯矣程註云元主皆取甕吉刺氏為後而此云指望甕生涯蓋陰寓順帝非甕吉刺氏所出之意也然考之元惟七主娶弘吉刺氏餘皆他姓且弘吉非甕吉不知程何所據死在西江月下獨言順帝北殂於應昌取西江寺梁為棺之驗耳

卷之十六

十

其不備直傾巢穴所謂批吭擣虛也彼若還抹則已為我牽制進退失利無不成禽且彼縣軍遠道雖至北平孫都督足能禦之矣諸將曰善遂引兵進廓擴聞之遁還後為大將軍所破孫都督名與祖時守北平 二年春正月參將傅友德及元脫列伯戰于宣德敗之詔吏民內徙以元主雖奔竄孽數出沒且斥堠未立保聚為難故也擴廓即保保或問徙民尹畊曰尹畊宣大人頗諳邊務後多採其論述焉皇祖不得已也邊土為虜巢穴者垂三百年矣一日

空之何得無擾是故宋人不能有其地則生口是俘

國初不能已其害則吏民內徙正一時之權也然則光武之徙民何以為失策曰光武之時四郡未廢經畧猶存為厲梗者盧芳而已一戰勝之比跡西京矣而不尋遠畧輕自蹙境故論者憾之乃若

國初山川之淪棄既深州郡之紀綱掃盡遺胡殘虜遍于郊原已去而復來既離而復合擴廓連遁

卷之十六

十一

列伯之戰旋聞開平雖定驢兒之居自若何可與建武並論也

皇祖始則急其害而徙民既則圖其成以置鎮時宜之道存而不得已之意見矣

先是元主在開平

詔留兵二萬分隸都督孫興祖守燕達及副將軍常遇春督諸將西下太原達乃遣右丞薛頌泰政傳友德陸聚取大同禽元裔右丞等三十四人以歸擴廓寇保安聞王師擣太原遁還大將軍達遣傳

友德擊之兵未及陣擴廓以萬騎突至友德率敢死士戰却之副將軍遇春日我步彼騎戰懼不利不若伺夜斫其營達曰善會擴廓將豁鼻馬遣人約降請為內應于是選騎夜襲之擴廓方燃燭坐帳中聞兵至不知所為納靴未竟跣一足踰帳後乘驕馬從十八騎以遁北奔大同遇春以兵追之至忻州不及而還遇春復率諸將郭英湯和耿炳文汪興祖陳德謝成郭子興北伐擴廓奔其肅其守將竹真亦棄城遁遂取大同

卷之十六

十二

按大同自石晉割棄之後至是四百餘年始復歸于中國其淪沒之久亦可悲哉

二月都督汪興祖來守大同將宣武振武崑山三衛兵兩敗元兵斬獲甚眾此本朝將臣鎮守大同之始命都督

揮常守往屯寧武駐兵寧化此經理寧武之始三月都督

與祖取武朔州禽元知院馬廣等六百三十四人詔以興祖為晉王武傳兼山西行都督府事元也速寇通州征虜將軍常遇春與將軍達破擴廓西平秦隴乃詔遇春率諸將李文忠湯勝等東拒

也速遇春乃擣末平過惠州收江文清士馬進次大寧也速聞之北走遇春遂北取開平元主奔于應昌追至北河俘其宗王三人及平章昂位軍士數萬置開平衛初太史劉基奏立軍衛自京師達于郡縣大率以五千六百名爲一衛一千一百二十名爲一所一百十二名爲一百戶所每一百戶下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通以指揮使等官領之至是置衛于開平 秋八月元脫列伯寇大同偏將軍李文忠右丞趙庸擊破之副將軍遇春之北

卷之六

十三

伐還也次柳河川而卒僅年四十報至

上爲之悲慟詔文忠代將其軍援大將軍達于慶陽文忠至太原聞達已下慶陽而脫列伯攻大同甚急文忠與庸謀曰吾等節將閩外之事有利于國專之可也今大同受圍若俟進止恐失機會于是率諸將譚濟馮勝等出鴈門過馬邑抵梅峪口遇元邏騎數千與戰敗之禽其平章劉帖木進次白楊門又禽所謂四王者時雨雪文忠疑有伏自率數騎入山覘之會前軍去大同四十里止壁文

忠至驚曰此豈駐兵地邪虜來敗矣麾之令前五里阻水而壁密遣人間行達城中與都督興祖期是夜脫列伯悉衆來攻文忠令將士秣馬蓐食堅壁不動以二營委敵督令死戰不之抹自寅至辰度其饑疲乃分軍爲兩翼鼓行疾馳薄其陣聲撼林木城中亦開門出戰腹背奮擊大破之追至炭窖禽脫列伯降其衆萬餘輜重無算遂進兵東勝州至養哥倉而還 遣使致書元主曰朕本布衣因海內鼎沸不能自寧靜觀群雄割據荼毒生靈

卷之六

十四

於心不忍君又不能控禦致諸將各懷不軌外爲元臣內實自謀靡有戡定禍亂以安生民者乃親率諸將西平湖湘漢沔南取交廣東定吳越八閩兩江皆入版圖朕欲息兵以觀君之爲計而君之將臣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三人者不爲國謀分據秦晉互相讐殺民遭塗炭朕乃命大將軍自前歲出由齊魯經河洛次燕趙我師未至君已棄宗社去朕謂君自知胡無百年之運能順天道歸我中國故土上策也未幾邊將來報君率殘兵留連

開平朕思君前日宗社奠安國用富實尚不能削
 平群盜今遠寄沙漠欲效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出
 沒不常以為邊患是君之計不審也方今中國封
 疆盡為我有華夏已平外夷咸附若命將出師直
 抵陰山之北則君雖有百萬之衆亦不過死灰之
 餘燼涸轍之朽鮒耳何能為哉比時君即遁逃亦
 將無所往矣朕以誠心待人明示棨策改圖易慮
 安分順天以存宗祀不亦善乎君其圖之 初元
 主北奔命脫列伯孔興以重兵攻大同規恢復及
 是脫列伯就禽孔興走綏德為其下斬以降元主
 知事不濟乃絕意北竄都督汪興祖時守大同而
 興和諸處俱未下元孽時出沒興祖乃以大同兵
 來取興和 三年春二月參政華雲龍率諸將廖
 美孫恭攻雲州萬戶譚濟出居庸夾擊之取其城
 獲元平章人兒忽答右丞哈海指揮金朝興來取
 東勝會元平章荆麟等十八人平章湯和來取宣
 德道元兵至察宦惱兒獲其將虎陳故元將王保
 保即擴廓知大軍南還自定西引兵圍蘭州指揮

卷之十六 十五

張溫堅守不與戰以待援兵時鷹揚衛指揮于光
 守鞏昌將兵來援至蘭州之馬蘭灘卒遇保保兵
 戰敗被執至蘭州城下使喚張溫出降光大呼曰
 我不幸被執八等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至矣敵怒
 殺之城中聞光言守益固保保進攻不利且懼大
 軍至乃引去光字大用南康都昌人自少磊落有
 大志徐壽輝初起畧湖口陷都昌署光為江東宣
 慰陳友諒弒壽輝光乃輕騎謁
 上于龍江授行樞密院判官從上征九江下黃梅戰
 鄱陽降武昌皆預有功歷遷鷹揚衛指揮使從徐
 達平淮東浙西擒張士誠取汴梁克陝洛下潼關
 同都督郭興守之後移守鞏昌王保保屢引兵來
 攻光輒擊却之至是被執而死
 上聞之遣官諭祭尋命配享功臣廟
 按左傳宣公十五年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
 鄭人執解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
 而解揚呼宋人卒致晉君之命楚子舍之是楚
 雖夷狄猶知信義若王保保者乃殺于光真獸

卷之十六 十六

類矣顧猶爲亡元致力焉何哉

上問諸將曰王保保爲患今欲出師往沙漠當何先諸將曰保保寇邊以元主在若出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不戰而可降也

上曰忘近而取遠失緩急之宜吾意欲分兵爲二道一令大將軍達出潼關自安定擣定西以擒王保保一令副將軍文忠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應援取之必矣諸將皆曰善受命而行尋遣使賞書諭元主曰前者二次遣使致

卷之十六

十七

書久而未還豈被留而然乎以予計之殆君之失謀也君之意必曰吾嘗爲天下主以四海爲家彼昔吾之民耳豈可與通問乎自常情言之固宜如此以理勢論之則大不然君者天下之義主顧天命人心何如耳蓋天命之去留由人心之向背古語云民猶水也君猶舟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君豈不知此而乃固執不回乎今日之事非予所欲實以四方兵爭所在紛擾予當其時不能自寧於鄉里豈有意於天下乎群雄無所成而予兵力日

以強盛勢不容已故有今日此誠天命非人力也君又何致怨於其間邪君其奉天道順人事遣使通好庶幾得牧養於近塞籍我之威號令其部落尚可爲一方之主以奉其宗祀若計不出此猶欲以殘兵出沒爲邊氓患則予大舉六師深入沙漠君將悔之無及矣近北平守將以雲州所獲平章火兒忽答右丞哈海等八人至京詢之皆君倚任之人是用待以不死今再令賚書詣前惟君其審圖之 徐達率師出安定駐沈兒峪口與王保保

卷之十六

十八

隔深溝而壘日數交戰王保保發兵千餘人由間道從東山下潛劫東南壘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所措我師敗績達親率兵急擊之敵乃退遂斬東南壘指揮及將校數人以徇軍中股栗明日整裝出戰諸將爭奮莫敢不力遂大敗保保兵於川北亂塚關保保被擒僅與其妻子數人後占城北遁去

上遣書諭元太子愛猷識理達剌曰君之將擴廓帖木兒自太原奔潰後以烏合之衆犯我蘭州大軍

進討追及定西今年四月七日大敗其衆斬馘無
筭生擒嚴奉先韓禮兒李察罕不花等惟擴廓帖
木兒遁去已命將追捕旦夕必就擒近綏德衛擒
送平章徹里帖木兒問知爲君舊用之人特命賚
書致意事進退之宜適元史告成朕以令先君各
三十餘年之主不可無謚以垂後世用謚曰順已
着于史君之子賈的八刺亦封崇禮侯歲給食祿
及其來者與之同居無恙但不知君之爲况何如
君其審之 李文忠由開平進兵復取應昌時元

卷之十六

十九

主已殂其子愛猷識理達剌聞兵遁去文忠追至
北慶州不及而還獲元主孫賈的里八刺及后妃
宮女并諸官屬朔庭遂空是役也裨將孫虎戰沒
驍恤有加文忠奏捷

上乃皮弁服御奉天殿百官具朝服侍班侍儀使引
賈的里八刺兵本俗冠服朝見行五拜禮至東宮
見皇太子四拜其母及妃朝見坤寧宮命婦具冠
服侍班朝畢俱賜以中國冠服并賜第宅於龍廣
山命優厚餼封賈的里八刺爲崇禮侯詔曰昔帝

王之有天下必封前代子孫使作賓王家其來尚
矣曩因元失其政四海分爭朕以武功削平群雄
混一區宇爲天下主而賈的里八刺實爲元之宗
孫比者遣將北征爾祖已殂既克應昌爾乃來歸
朕念帝王之後爰稽古制錫以侯封爾其夙夜恭
稱朕優禮之意

卷之十六

二十

上謂省臣曰朕見前代帝王革命之際獲亡國后妃
往往不以禮遇欺孤寡非盛德所爲朕甚不取
今元后脫忽思氏在此北狄但知食肉飲酪且不
耐暑熱飲食居第務適其宜焉若其欲歸當遣還
沙漠

上擢元臣危素爲大學士與劉基胡鉉等同侍弘文
館素字太朴金谿人元時爲侍講至右丞徐達收
燕令故臣投告身素與編修黃礙誓同死礙竟死
而素爲報國寺僧所阻達以素歸授侍講學士特
備顧問

上以素老賜小車免朝謁一日
上御東閣聞履聲橐橐上方詰之而素適至乃謂

之曰是汝吾以為文天祥邪未幾御史王著等劾素亡國之臣不宜居侍從乃謫居和州之含山又有張昶者仕元為戶部尚書以奉使來朝

上因見其才敏留用之累授參政昶外示誠款內懷陰計與楊憲胡惟庸皆相善昶有才辯知識明決熟于前代典故凡國家建置制度多出昶手裁決如流事無停滯昶恒自以元臣失節謂不能無議已者心常快快時擴廓帖木兒兵尚強元都未下昶竊語其所親曰吾若得歸元是所願也間使人

卷之十六

上書頌功德勸

上及時娛樂 上以語太史令劉基曰是欲為趙高也基曰誠如聖見必有使之者 上不欲窮治斥焚其書復勸 上嚴刑法重賦役多陳厲民之術欲 上失人心陰為元計 上皆不從昶不自安時元主謂昶已死贈昶官謚擢用其子會平章李文忠下杭州以元平章長壽丑的等至京師上釋之遣歸元昶乃陰托長壽丑的奉表于元且寓書其子詢存亡會昶卧病憲往候偶于昶卧內得書

表遂奏之

上命大都督府按問昶書八字于牘曰身在江南心思塞北 上始惜其才猶欲存之及得其所書牘詞曰彼意叛矣是何赦焉遂誅之 初李文忠捷奏至時百官方奏事奉天門聞元主殂遂相率稱賀上曰元主守位三十餘年荒淫自恣遂至於此因謂治書侍御史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賀因命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嘗仕元者不許稱賀 文忠遣送買的里八剌等至京師省臣楊憲

卷之十六

等請獻俘于廟

上曰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殷曾用之乎憲曰武王事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上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浩繁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衣冠就令謝恩復謂憲曰故國之妃朝于君者原有此禮不必效之但令衣本俗服於中宮朝見見畢賜之中國服亦令

就謝

按我

祖開基雖延攬英雄不問其類而於節義所在特加
之意故干戈未定而余闕李黼之死建祠肖像
唯恐或後北方捷至則嘗仕元者不許稱賀其
扶植綱常培養節氣而為萬世人臣立極矣暇
顧一時左右之難堪哉既而建文之朝遂多死
難之士感應之機真捷若影嚮矣

按李文忠之入燕也仁恩著于市肆之不易威

卷之十六

二十三

聲播于擴廓之窮奔分友德以西巡付與祖以
留後其制置可謂周矣若夫開平之于上都岐
陽之於應昌也捷奏朝馳隼旗夕返留兵置將
俱所未聞卒之燕京磐石而二地淪夷則識者
不能無憾焉

遣使往紹興奉宋理宗頂骨先是

上與侍講學士危素論宋元興替素因言元世祖至
元間胡僧嗣古妙高欲毀宋會稽諸陵時夏人楊
輦真伽為江南總攝奏請如二僧言遂發諸陵取

其金寶以諸帝遺骨瘞于杭之故宮築浮屠於其

上以厭之又截理宗頂骨為西僧飲器天下聞之

莫不傷心 上嘆息久之謂素曰宋南渡諸君無

大失德與元又非世仇元既乘其弱取之何乃復

肆酷如是耶耶 北平守將吳勉訪索頂骨所在

果得諸西僧廬中命有司厝於京城之南至是紹

興府以永穆陵圖來獻遂勅葬于故陵 山西行

省言大同糧儲路遠費重若令商人於大同倉入

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長蘆淮鹽各一

卷之十六

二十四

引引二百斤則轉輸之費省而軍儲之用充矣從
之 徐達李文忠等班師還至龍江車駕出勞于
江上達等奉車駕還宮明日

上御奉天殿達等上平沙漠表稱賀 詔議賞征討

將士 大封功臣李善長韓國公徐達魏國公常

遇春之子茂鄭國公李文忠曹國公馮勝宋國公

鄧愈衛國公湯和中山侯其諸唐勝宗陸仲亨等

二十六人皆封侯食祿有差並賜誥券世襲惟善

長稱守正文臣餘皆宣力武臣封汪廣洋忠勤伯

劉基誠意伯亦稱守正文臣子孫不世襲

上大宴諸功臣宴畢因語之曰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於憂患而忽於宴安不知憂患之來常始於燕安也今日與卿等宴飲極歡恐久而忘其艱難故相戒勉明日徐達率諸將詣闕謝

上退御華蓋殿賜達等坐從容語之曰曩者與卿等初起鄉土本圖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以來

卷之十六

二十五

觀群雄所為無救民之心徒為生民之患若張士誠陳友諒尤為巨蠹士誠恃其財富侈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強暴而無恩朕獨無所恃所恃者卿等一心共濟艱危初與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為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鄱陽之後與戰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越姑蘇一步以為之援也向若先攻士

誠則姑蘇之城弁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徹姑蘇之師以禦之則疲於應敵事有難為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宜無不下或勸朕盪平群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意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者先聲既震幽薊自傾且朕親駐大梁止潼關之兵者知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皆自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隴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

卷之十六

二十六

不意友諒而北元衆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望絕勢窮不勞而克惟王保保猶力戰以拒朕師向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絕困獸猶鬪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士誠又正相反至於閩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遠此特餘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冑之勞矣於是達等皆頓首謝

上已大封功臣思存者得膺爵賞死者不及一見乃設壇親祭之且撫其子孫俾食其祿又設壇祭戰

歿軍士養其父母妻子復命禮部凡武官有遷葬者皆官備祭物道里遠者給其費禮部以品秩次第定給有差 四年春二月元臣鱸兒有衆萬餘歲窺伺畿外三是入居常峪夏四月詔招降比虜仍以 璽書諭鱸兒曰三月間罕帖木兒火者歸言將軍駐常峪又將移營東去將軍能事幼主自是世間美事但恐幼主失所群臣中強者自立弱者從之將軍能忘君以事讐乎驅兵向之又恐力有不贍何若通使于我結大丈夫之知他日遇難

卷之十六

二十七

相托爲依庶進退有據也秋八月虜平章僧家奴北牙頭以兵寇雲州華雲龍偵知之潛以精兵迎襲突入其營禽僧家奴并獲駝馬四百餘遂分遣裨將趙端等追擊至開平大石崖比分攻劉學士諸寨克之端中飛石傷左腿右臂甚重督戰不置復追驢兒破其軍遂取開平諸寨歸前所徙吏議復立故州縣 故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以遼東州郡地圖并籍其兵馬錢糧數遣使奉表來降詔置遼東衛指揮使司以益爲指揮同知 遼東衛

遣人奏言元將訥哈出據金山擾邊爲遼陽患乞益兵以備乃遣黃儔齋書諭訥哈出曰前者萬戶黃儔聞將軍威震遼左英資如是足以保定一方然既往不復君子當察昔在趙宋君主天下立綱陳紀黎庶奠安逮至末年權綱解紐故元太祖興于朔方世祖入統中國此皆天道非人力也元之疆宇非不廣人民非不多甲兵非不衆城郭非不堅及紅巾起于汝穎群盜徧于中原名僭號者繼出小明王稱帝于亳徐真一稱帝于蘄地陳友

卷之十六

二十八

諒稱帝于九江張士誠稱王於姑蘇明昇稱帝于西蜀彼四帝一王皆擁兵數萬割據中夏踰二十年朕本淮民爲群雄所逼因集衆禦亂遂渡江與將軍會于太平比待他俘特加禮遇且知將軍爲名家故縱北歸今又十七年矣朕見群雄無成調兵四出北定中原南定閩越東取方氏西收巴蜀四帝一王皆爲俘虜惟元君奔比自亡華夷悉定天下大安此天命非人力也近聞將軍居金山大張威令吾兵亦守遼左與將軍旌旗相望將軍若

能遣使通問貢獻姑容就彼順其水草猶可自逞
一方不然胡無百年之運大厦既傾非一木可支
繫之後先惟將軍自思之儔至金山訥哈出拘留
不遣 五年春正月

上御武樓與諸將臣籌邊徐達曰今天下大定惟王
保保遁居和林出沒邊境臣願率將勦絕之

上曰卿等必欲征之須兵幾何達曰得兵十萬足矣
上曰兵須十五萬分三道以進於是命達出鴈門李

文忠出應昌馮勝出金蘭達至嶺北戰不利而還
卷之十六 二十九

延安侯唐勝宗往築寧化城率千戶唐成等勦野
寇四達子等部落指揮謝彥來守朔州 秋七月

時諸將北征指揮章存道從中山侯湯和守合鄗
不刺營至斷頭山遇虜力戰死之斷頭山在陽和

北境外
按此和林之偏師也我軍鮮利

高皇蓋數悔之抑聞之長老曰存道驍將其死可惜
又曰斷頭名惡兵家忌焉時有勸存道移軍者

不從卒敗噫武王以甲子興豈有是邪雖然栢

人彭亡落鳳狼牙在古亦有是說矣將真數有
適會與

都督藍玉兵至土剌河遇王保保擊敗之保保遁
去 馮勝傳又德率師至甘肅故元將上都驢降

李文忠追虜至土剌河虜將哈刺章悉騎渡河文
忠督兵搏戰宣寧侯曹良臣指揮周顛常榮張耀

俱戰歿文忠馬中流矢指揮李榮以所乘馬授文
忠自奪虜騎乘之文忠麾衆更進士卒皆殊死戰

虜遂敗走獲人馬以萬計曹良臣等死事聞
上命恤其家遣官祭塋各樹碑於墓道表之 征西

將軍馮勝自甘肅班師至京 靖海侯吳禎還京
師先是禎督餉定遼盡收遼東未附之地至是還

曰海內悉歸版圖固可喜亦可懼禎曰陛下威德
加於四海復何憂 上曰君天下者在德不在地

今之天下即元之天下地非不廣而元主荒淫國
祚隨滅可不懼乎禎對曰聖慮深遠臣愚不及此

命賞征甘肅京衛軍士一萬四百三十五人白金四
萬四千兩時公侯都督指揮千百戶以匿所獲馬

不從卒敗噫武王以甲子興豈有是邪雖然栢

騾牛羊者不賞

上因諭之曰為將者不私其身况於物乎昔漢祭遵為將憂國奉公宋曹彬平南唐所載惟圖書汝等能法古人則令名無窮今之不賞汝等當自省之諸將皆叩頭謝罪而退 遣使與元幼主書曰朕觀前代獲亡國子孫必獻俘廟社誇示中國其有陽示優待者不久非鴆即殺君家待宋幼主至削髮為僧終不免於一死朕則不然君之子至京今已三年優待有加君宜遣使取歸朕本布衣生長

卷之十六

三十一

君朝混於民間豈有志於今日自辛卯盜起汝穎斬黃間君家天運已去人心已離四海土崩民罹荼毒朕始議興師保身救民一時僭稱名號者盡為俘虜君之父子亦不守宗社北遁沙漠此天運非人力也故特致書以達朕意君宜察焉 又與元臣劉仲德宋彥德二生書曰朕觀二生乃間氣所鍾古今如二生者絕少何也至正之君蒙塵而崩幼主孤弱大臣無不叛去獨二生竭力守護誠可嘉尚今特遣使者諭爾君令取其子買的里八

刺歸二生宜察之母教人絕父子之倫爾君之宗

祀不絕二生之家族亦可長保如其不然中國六軍出討旌旗數百里綿亘於陰山二生若忠於君身膏草野名垂千載亦奇男子事也或不能狗國偷生苟免將何面目與朕相見惟熟慮之 太僕寺丞梁楚僊帖木兒言黃河迤北寧夏所轄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塔灘相去八百里土田膏沃舟楫通行宜命重將鎮之俾招集流亡務農屯田什一取稅兼行中鹽之法可使軍民足食

卷之十六

三十一

從之此經畧寧夏之始淮安侯華雲龍鎮守北平遣使言塞上諸關東自永平薊州密雲西至五灰嶺外隘口通一百二十一處相去約二千二百里其王平口至官坐嶺口關隘有九約去五百餘里俱繁擾衝要之地宜設兵守之若紫荆關及蘆花山嶺尤為要路宜設千戶所守禦從之此經畧薊州及紫荆關之始詔以大同極邊且去太原遠特置山西行都指揮使統之六年

上命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往山西北平等處

備邊諭曰創業之初君臣固共艱難事平之後豈不欲少與之休息但居安慮危不可不慎今聞胡人窺塞有入寇之意再命卿等總率大軍往鎮邊陲然夷狄豺狼出沒無常但欲保障清野使來無所得俟其情歸率精銳擊之必掩群而獲鄉等皆老将臨機制勝熟矣非朕所能遙度者至邊宜先圖上方畧使朕覽之 夏四月北虜寇武朔時大將軍達屯臨清聞報即遣臨江侯陳德鞏昌侯郭子興禦之師至虜夜遁 秋八月北虜寇朔州指

卷之十六

三十一

揮謝彥破之禽其將知樞密院張寶院使哈喇叭都參政高惠并其部衆 冬十月副將軍李文忠出塞擊北虜破之出朔州禽其太尉伯顏不花十一月文忠已退師虜酋王保保復寇大同達乃與文忠馮勝復去大同至備兒庄遇雪退壁于鴈站堡邏騎其平章鄧守羅帖木兒達詰之知懷柔有伏兵分兵掩擊禽其將康同僉保夜遁 上以徐達等久出師遣使齎勅諭之曰卿等與朕平定天下勲業已成而瑣瑣殘胡不能盡討致連年

出師勞民擾衆孰任其咎昔田單攻狄久之不下問計於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即墨時飲食起居與士卒同甘苦身先士卒所以致勝今將軍東有夏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卿等皆起布衣一曰至此遂忘昔日之艱難豈不犯仲連之誚乎卿等宜益懋其功以副朕懷

上遣宦者咸禮表上花帖木兒送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北還厚賜之復遺其父愛猷識理達刺織金文

卷之十六

三十四

綺辭行

上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曩欲即遣爾歸以爾年幼道里遼遠恐不能達今既長成朕不忍令爾久客於此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愛又諭二宦者曰此爾君之嗣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因致書於愛猷識理達刺曰昔君在應昌所遺幼子南來朕待以殊禮已經五年念君流離沙漠後嗣未有故特遣咸禮表等護其歸庶不絕元之嗣君其審之王保保定西之敗走

和林元君復任以事後從徙金山之北而死其妻
毛氏亦自縊保保驍勇絕倫致之不得

上嘗問諸將曰當今孰為好漢或對曰常遇春所向
無前可謂好漢 上曰是奚足哉當今好漢只一

王保保耳諸將或有以功相誇者 上曰汝豈能
擒王保保來耶 上意蓋欲倡勇敢如此

命中山侯湯和穎川侯傅友德往延安防邊
上諭曰自古中國無事則四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
與胡虜接境虜人聚散無常若防之不嚴即入為

卷之十六 三十五

寇待其入寇而後逐之則塞上之民受苦矣特命
卿等率眾至邊常存戒心雖不見若臨敵則不至

有患矣 七年春正月虜數出沒北境詔副將軍
文忠北伐時文忠駐代縣乃分遣景指揮先發景

出白登遇虜敗之禽其國公孛羅帖木兒初設馬
門關置守備仍置守禦所隸代州振武衛

守備初
駐代州
後嘉靖二十三年移駐廣王城 文忠以七月攻大寧克大石崖八

月至豐州擊虜破之斬其魯王及司徒答海俊平
章把都知院忽都得魯土妃蒙頡及金印玉圖書

之類 北虜乃兒不花遣人款大同塞言欲降愿
以前犯塞獲罪

乎詔諭之曰爾遣人自大同來言於平地駐牧意在
臣順却以前日犯塞之故懼不相容是何言也古

之為天下者在安民而已無傷物心且爾元之故
臣幼君流離沙漠餘息尚存有所干犯為其主也

亦何慮哉去就之機在乎識時能上觀天象下察
人情趨吉避凶斯智者矣 初元改雲州為大同

卷之十六 三十六

路隸山西行中書省國初因之至是改行省為布
政司改大同路為大同府又于府置分巡按察司

歲差按察司官一員分巡號冀北道後專除 八
年春正月征虜大將軍馮勝出大同塞擊虜定未

下散不刺地踰月還 十年城蔚州指揮周房董
其後規制極壯麗基石甃磚墀隄樓櫓之類甲於

諸邊元君愛飲識理達刺俎
命遣使致祭禮部以道達難至

上曰帝王以天下為一家彼不出覆載之外何遠之
有自為文祭之曰生死廢興非一時之偶然乃天

地之定數古之聖賢於是四者一或臨之不為之變何也蓋知天命而不惑者也君之祖宗昔起沙漠彎弧矢入我中國橫行天下九夷八蠻盡皆歸之非天命不至是也及至君父子正當垂衣守成之時而盜生汝穎華夏騷然號令不行以至失國此人事歟天命歟朕於其時非有三軍六師以威天下乃代君家而為民主亦莫非天命也曩者惟君主沙漠朕主中國君與群臣乃固執不移致邊警數興今聞君殞於沙漠朕用惻然特遣人致弔

卷之十六

三十七

奠以牲醴爾其監之

按野史載

太祖既有天下建廟以祀歷代帝王自伏羲以下像皆易成惟元世祖其面屢為泪痕所汗塑工頗加修飾越宿則又如故也

太祖聞知幸廟以手指曰痴達子痴達子汝何人入主中國可謂幸矣今不革去者以爾亦一代之王朕今天命人歸奄有天下於汝子孫不加殺戮但驅還北則朕之待勝國亦可謂有恩矣汝

何恨耶母再啼哭於是塑工明日遂奏世祖面無泪矣

勅送故元官蔡子英歸塞北子英河南永寧人元季舉進士為橫廓帖木兒所知薦用是累遷顯官王師征定西擴廓帖木兒軍敗子英單騎走關中入終南山有司以形求得之械送京師至江濱亡去至是陝西又捕得之械過洛陽遇湯和不為禮和怒焚其鬚髻之終不屈其妻適過洛陽聞子英至欲與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

卷之十六

三十八

上命釋之授以官英不受退而上書曰伏惟皇帝陛下乘時而起提三尺劍削平群雄混一四海九夷八蠻莫不賓貢英釜魚漏網假息南山曩見獲河南拘送京師番及渡江復得脫亡七年之久動勞有司既遠陛下又忤大臣揆之常情雖死罪不足以擬英而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疾易以冠裳賜以酒饌授以名爵陛下之量可乎天地之外矣英感恩無極非不欲竭犬馬之力以報覆載之仁但以名義所在不敢改其

初志自惟家本布衣遭值亂離操戈行伍智識粗淺過蒙主將知薦仕至七命躍馬食肉十有五年愧無尺寸之功以報國士之遇及國家板蕩又復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所以寧死不敢有他志蓋臣之事君猶女之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事君之道一食其祿終身無二昔馮道歷仕五朝司馬光曰不正之女中人羞以爲室不正之士中君羞以爲臣偉哉言乎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陛下金城湯池兵極其精噐極

卷之十六

三十九

其利府庫充實米粟紅腐國家之盛古未有也猶以爲未足於是興學校明人倫褒死節獎忠義蓋謂治天下之本莫大於禮義廉恥也夫以今天下之廣人民之衆旣不以英一人而加少又豈以英一人而加多授英以官何益於國舍英不用何損於事陛下創業垂統正當提挈大經大法以昭示聖子神孫功臣賢士不宜以無禮義廉恥之俘虜而廁於繼新之朝賢士大夫之列也英自被獲以來日夜所思惟追咎昔之不死以爲今日惟死可

以塞責陛下迺待英以禮沐英以恩臣固不敢實死以示名然亦不敢全身以苟祿若察英之愚全英之志禁錮海南以終薤露之命則雖死於炎瘴亦感恩極矣陛下之威加于海內而奔走四夷不患不行於匹夫之賤然英聞仁者不中道而改節義者不苟生以圖榮勇者不見幾而不作故王蠋閉門以自縊李芾闔門以自屠彼非惡安逸而樂危亡顧義之所在雖湯鑊有所不避也耿馬之軀仰止古人死有餘恨冒瀆天顏伏俟鈇鉞不知所

卷之十六

四十

言上覽奏而益重之命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其故子英曰思舊主耳語聞上知其志不可奪勅有司送之出塞

按武王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此其爲再見矣培養元氣以固國家靈長之命脉非與天地合德者其孰能與於此

十四年夏四月北虜寇開平指揮使丁忠擊敗之戰于檀帽山斬獲數百十八年大學士宋納上

守邊策畧曰今宇內又安蠻夷奉貢獨沙漠未遵
聲教若置之弗治恐邊圉漸荒歲久滋患若窮追
遠擊恐士馬疲費餽餉艱難陛下為聖子神孫萬
世計莫若求守邊之策耳蓋守邊固先乎足食足
食又先乎屯田今諸將豈皆借才於異代哉宜選
智勇謀略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為制隨其
遠近高下分屯所領衛兵斟酌損益率五百里為
一屯彼此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
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守邊之策也

卷之十六

四十一

上善其言 命馮勝為征虜大將軍傅友德藍玉為
左右副將軍趙庸王弼胡定郭英為左右參將商
嵩參贊軍事率師二十萬討納哈出又命李景隆
鄧鎮吳良等皆隨征師行納哈出棄金山築穴營
於新泰州去遼陽千八百里 初納哈出分兵為
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鴛莊一曰龍安一禿
河輜重富盛畜牧蕃息虜主數招之不往及是大
軍將逼之納哈出計無所出乃刺吾因勸之降納
哈出猶豫未決勝遣指揮往諭之納哈出乃遣使

至勝營陽為納款而實覘兵勢勝遂遣王往一禿
河受其降虜使見勝還報納哈出聞之指天質噴
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自詣王納
降王大喜出酒與之飲甚相歡納哈出顧其下咄
咄語將脫去時鄭國公常茂在座其麾下有解胡
語者以告茂茂直前縛之納哈出大驚起欲就馬
茂拔刀砍之傷臂不得去耿忠遂以衆擁之見勝
納哈出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河北聞
納哈出被傷遂驚潰勝遣前降將觀童往諭之於

卷之十六

四十二

是其衆悉降勝以禮遇納哈出復加慰諭令耿忠
與同寢食遣使奏捷于京遂班師悉以納哈出來
降將卒妻子及其輜重俱南行仍以都督濮英等
將騎兵三千為殿納哈出之衆有竄匿未降者恨
大將軍以其降衆俱南乃設伏於途候大軍過而
邀之英等後至伏發英粹為所乘衆寡不敵遂見
執英絕食不言乘間自剖腹而死英廬州人少以
勇敢聞累功陞中軍都督僉事至是沒于虜
上聞之驚悼追封金山侯謚忠襄

上聞馮勝等在軍事多不律遣使勅諭勝及傅友德等曰古之名將爲國効忠勲名千載在我朝若徐達常遇春平定夷夏未嘗行一不義所以功成名遂近以沙漠未清命爾等率師何馮勝膺大將軍之任而乃專爲已私播惡胡中降虜致恨古之名將豈如是耶及旋師之際部伍無法致使濮英等人馬三千陷沒于虜又不聽朕命擅發留守大寧軍卒遂遺殘胡後患凡若此者論以國法皆在不宥朕以將軍嘗有戰功姑容自新若改行易慮庶可

卷之十六

四十三

保全以圖後功往來人言頗多舉其大槩於將軍亦報哉 常茂勝之婿也勝每於衆中甲折之茂不堪出不遜語勝啗之及濮英死勝欲自解故歸咎於茂而奏其驚潰虜衆詔械茂既至茂陳其故上曰如爾所言勝亦不能無罪命收其總兵官印召勝還令藍玉行總兵官事納哈出等赴京入見上賜納哈出一品服封爲海西侯其所部官屬悉賜衣服冠帶授以指揮千百戶有差俾各食祿不任事分隸雲南兩廣福建各都司處之納哈出尋

卒其子察罕襲封藩陽侯茂坐前罪當誅

上念其父遇春之功釋之安置于廣西之龍州 建

北平行都指揮使司於大寧勝至京

上以其勲舊不加譴命建第鳳陽奉朝請 故元四

大王來降

上以其元之子孫憫而有之且厚其賜資命隨西平

侯沐英戍守雲南 大將軍藍玉送降胡寡婦一

百六十二人至京命以文綺帛衣四百八十餘襲

鈔一千二百三十錠給賜之 二十年冬聞漠北

卷之十六

四十四

復立脫古思帖木兒爲主遣永昌侯藍玉討之王得降人脫脫等言故元丞相哈剌章等遁入和林乞進兵共勦 二十一年春遣定遠侯王弼等七將軍從征四月聞虜主在捕兒海蕪程進至百眼井哨不見虜將還弼曰吾等深入徒勞師旅將何以復命哉復遣偵知虜營在海東八十里直薄其營始虜以我軍乏水草必不深入大軍忽至其酋大尉蠻子率衆拒戰被殺虜主與其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等遁去獲其次子地保奴妃子等六十

人及故太子妃公主吳王代王等三千六十人軍士男女八萬得寶璽金銀印圖書牌面百五十三車三千輛馬駝牛羊十餘萬又破哈刺章營六月獻俘京師命有司給第餼養方大軍之度嶺也進次遊魂南道無水將士渴甚至一小山忽聞有聲如礮使人視之則四泉湧出土馬就飲得不困乏餘流溢出成溪先是

上嘗夢殿西北隅有小泉流出至御足下至是適與夢符王等還

卷之十六

四十五

上大喜擬封梁國公既而有言王逼私元主妃者

上怒謂王曰爾北征功大但虜主妃降不能遇之以

禮又恃勞遣人入朝覘伺此豈人臣之道哉今屈

法宥爾爾其率德改行以慎厥終改封涼國公仍

鑄其過于券宴征北諸將於奉天殿

上賦平胡詩二章命群臣和之 元主妃愧王事自

殺地保奴由是有怨言乃遣使護送琉球安住

二十二年六月捏怯來等遣人降知虜主至和林

為也速失兒所害 藍王定遠人其姊歸常遇春

胡陳之黨王嘗預焉

上以開平之功宥而不問征陝西取獲月魯帖木兒還意覬陞太師爵命為太傅王怒退語所親曰

上疑我矣時鶴慶侯張翼侍郎傅友德等及諸武臣

嘗為王部將者晨夜會王私第為錦衣衛指揮蔣

楸告變命群臣訊狀皆伏誅

按野史載王往見鐵冠道人鐵冠草鞋出迎之

王遽云著草鞋以迎賓足下無履禮也王偶持

椰盃勸酒鐵冠即云執椰盃而勸酒尊前不鍾

卷之十六

四十六

言不終也未幾王果就戮鐵冠固前知耶又聞

太祖克金華召一星者劉日新推命荅曰將軍當極

富極貴又推諸將校則言或為公或為侯

太祖怒其不言官職劉請屏去左右曰極富者富有

四海極貴者貴為天子

太祖大喜洪武四年召至問欲貴乎曰不願欲富乎

曰不願問何欲曰臣所欲者求一符可以遍遊

天下耳

太祖因以手所揮白扇題曰江南一老叟腹內羅星

斗許朕作君王果應神仙口賜官官不要賜金
金不受持此一握扇橫行天下走識以御寶劍
持此遍遊十二年回家忽對妻子言我當死於
非命故歸欲作別去遊京師妻留曰既當死死
於家耳蒼言當死於京遂至南京都市中但講
命而已蓋先被旨不許與人笑故也藍玉平雲
南田因詣劉言將軍將星見梁地當封梁國然
七日必有一險我嘗與將軍同死後果封爲梁
國公侍朝穿紅袍在西班時日照映

卷之六

四十七

上目之曰此將軍不獨外邦人畏之朕亦膽寒矣有
張尚書者同往雲南與王不睦對曰此人

陛下前不妨但恐非少主臣也

上由是欲誅之因潛令科道糾王科道問張尚書何
以爲罪張第言軍還不交軍欲乘此作亂耳王
臨刑時嘆曰神乎劉先生之言

上聞因逮劉至問汝與王笑命對曰曾笑又問汝命
盡幾時曰盡今日因殺之今其家子孫猶在賜
扇尚存

二十四年春三月傳友德北伐駐師開平因命齊
王以護衛兵至開平閃微

勅曰山東都司各衛騎士皆從友德調發軍政爾毋
有與遇戰可自爲隊或在其左或在其右有膽畧
則當前無膽畧則繼後奏凱之時勿自矜伐與諸
將分功八月秋高可以師旋

按此因山東騎士悉發北征因命齊府以護衛
至也夫齊稱東秦人急功利故北征賴之親藩
身將護衛悉行所以均勞逸習地利也今河南

卷之六

四十八

班軍猶存此意而練習之政漸弛技擊之長靡
效失本意矣

二十五年春三月安慶侯仇政西涼侯濮瓌來宣
府理武備以沿邊諸州武備漸弛分遣重臣理之
政理振武朔州瓌理岢嵐蔚州都督劉真指揮使
李彬來宣府行障塞歷宣德興和雲州大興保安
龍慶懷來諸處度量城隍增設險隘

上諭宋國公馮勝隸國公傅友德曰屯田守邊今之
良法然寓兵於農亦古之制今與其養兵以困民

曷若使民力耕而自衛爾等宜從山西布政使司
集守今耆老以朕意諭之乃分命開國公常昇定
遠侯王弼全寧侯孫恪鳳翔侯張龍等往平陽等
府安慶侯仇正懷遠侯曹興等往太原等府閱民
戶四丁以上者抽其一為軍蠲其身徭分隸各衛
赴大同等處開墾荒田東勝與大同城中各立衛
五大同北境立衛六戒其屯耕所在毋擾於民遣
都督周興總兵討故元逆臣也速迭兒先是藍玉
北征元主脫古思帖木兒遁至也速迭兒部為其

卷之十六

四十九

所弒其衆悉奔散來附是歲興等進討追至徹徹
兒山大敗之自是虜不敢近邊者十餘年二十六
年置宣府前左右衛於宣德府萬全左右衛於宣
德縣懷安衛於懷安民戶不足調山西諸處餘丁
實之二十七年春三月初谷王封于宣府以舊城
隘至是命增大之都督真指揮使彬役所統展築
今城及德勝口二十八年春三月城懷來役北平
都司燕山諸衛軍

按十五年以後宣府之經畧置衛成城大抵皆

劉李二公之盡也夫不急其工舉恒春暮無妨
猷畝後以部兵斯其為國初人物也與

三十年夜有星大如雞子尾跡有光自天厨入紫
微垣後有二小星隨之至游氣中沒

上勅成祖時為燕王及晉代遼寧谷六王曰稽之歷

代天象若此者邊戍不寧往往必驗今天示象與
往昔正同不可不慎也其應雖非今歲然二三歲

灼有寇邊者宜令軍馬東西布列各守其地兵法
云致人不致於人多算勝少算不勝况無算乎吾

卷之十六

五十一

今老矣精力衰微難於運籌爾等受封朔土藩屏
朝廷若不深思遠慮倘或失機悞事非惟貽憂朕
躬爾等安危亦係於是可不慎哉吾今畧與爾謀
倘遇胡騎十數萬寇邊不宜與戰收入壁壘或據
山谷險隘之處夾以步兵深伏以待彼見吾不與
戰必四出抄掠俟其驕怠分散我以馬步邀截破
之必矣若一見胡馬輒以三五千或一二萬輕與
之戰豈特不能勝必至於失利

成祖時為燕王及代遼寧谷王率都督楊文武定侯郭英

來備北虜時塞下屢警詔成祖曰聞烽火警數此
虜之詐欲誘我師出縱伏兵也可西涼召莊德
張文傑二指揮開平召劉真宋晟二都督遼東召
武定侯郭英會兵處步軍須十五萬布陣以待武
定侯與劉宋翼於左莊張與指揮陳用翼於右爾
與代遼寧谷五王居其中彼此相護首尾相採無
不勝矣復勅都督楊文以北平都司行都司燕谷
寧護衛精銳從

卷之十六

五十一

成祖勅武定侯郭英以遼東都司遼護衛精銳從遼

王悉至開平相擇險要屯備一切號令悉聽

成祖節制三十一年城陽和天戍衛

上不豫賜勅

成祖曰朕觀成周之時天下治矣周王猶告成王曰
詰爾戎兵安不忘危之道也今雖四海無事然天
象示戒夷狄之患豈可不防朕之諸子汝獨才智
克堪其任秦晉已薨汝實為長攘外安內非汝而
誰已命楊文郭英并遼府護衛悉聽爾節制爾其
總率諸王相機度勢用防邊患又安黎民以答上

天之心以副吾付托之意其敬慎之勿怠

上進齊泰為兵部尚書嘗召齊泰問遣將姓名泰歷
數無遺又問諸圖籍泰出袖中手冊進簡要詳密
上大奇之 閏五月 乙酉召齊泰受顧命輔皇太
孫 上崩於西宮壽七十一遺詔皇太孫嗣位

按

聖初之攘胡元也既逐之出境矣然於其父子生則
有書諭之使死則有弔祭之禮焉俘其孫復封
之既封之後復歸之所以待亡國其恩甚厚至

卷之十六

五十二

於邊防則屢添衛增戍以定兵屯田以足食數
遣功臣視師而邊將警惰命親王出塞而武備
揚威凡可以慎固封守者無不曲盡雖在彌留
而未嘗倦勤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怠若是者
蓋其得之也艱故其防之也切慮之也遠故其
謀之也深使後世守其成規不愆不忘則瀚海
末清幕南末空矣安有所謂烽火通井泉也哉
又按是時建六王于邊地而未命獨委重于燕
邸蓋

聖祖知燕王雄畧神武足以係單于之頸而宿將重兵遂得藉以為龍飛之資豈非天命攸在假之

羽翼哉史載

聖祖嘗欲易儲立燕王為太子問高后后曰幸

無洩又密問侍臣曰太子卒皇孫弱立燕儲可

乎學士劉三吾曰皇孫尚富春秋徐俟其成立

嫡孫禮也乃止及疾亟遣使持符召燕王來

至淮安用事者矯詔却回臨終問曰四子來未

聖祖之屬意有在矣事雖中阻其如天命何

卷之十六

五十三

三十二年

成祖由紫荆歷廣昌尉州進幸大同諸將張玉朱能

薛祿陳亨一子愆皆以兵從

按此靖難之師也蓋自河南畫後顧之謀而東

催薊門之師東平奔鄭村之陣而西收雲中之

助由是鼓行以南遂下鎮定也於戲薊寧者燕

都之左藩宣大者燕都之右翼耶

成祖開創之規模非後世培植之大較乎今宣大雖

重鎮而士馬日耗薊寧雖近地而經畧漸廢且

朶顏漸倔強雲中數反側則犯人者何能無戚

戚也

三十三年北虜國公趙脫列于司徒劉哈刺帖木

兒等率眾至北平助靖難兵

成祖太加賞賚既而謀報胡寇將侵邊

成祖以書諭韃靼可汗坤帖木兒繼脫古思帖木兒立者并諭

瓦剌王韃靼別部猛哥帖木兒等以禍福

按

太祖初封諸王各以一高僧相之時姚廣孝預語

卷之十六

五十四

成祖曰殿下能討臣輔佐當使戴一白帽王字上于加白字

是奏討之及至藩又告曰浙東表珙即柳天下

相法第一乞假以其名隸尺籍勾取到燕使相

之珙至見上因極道天表之盛曰髯過臍必登

大寶為二十年太平天子後建文間朝廷多大

防燕燕亦後巡未舉指揮張玉進回安可束手

待縛遂奪九門殺三司一鼓而兵出矣是知

成祖之有天下始于姚定于表成于張也然非姚則

不萌非表則不決非張則不聚豈非天意有在



而致此三人之言耶 寓圃雜記曰自五代以來北虜侵我疆土索我金帛以宋太祖太宗之繼興終不能制下至靖康之變尤不忍言蓋由都非形勢之地也胡元據有中國垂九十載無復天理之可言天生我

太祖掃除之推戴之初即欲宅形勢以臨中夏禦夷狄故嘗幸汴幸關陝而還斯時中原之地久為胡馬所踐繼以寇盜民不料生六駢所過率皆空城於是定鼎江南以資兵食而都北之志未

卷之十六

五十五

嘗一日忘也且以燕城為元舊都形勢可以制虜因以封我

成祖焉及 上登極即廣舊邸為皇城頻年駐蹕當時群臣不知睿意所向屢請南遷因出令曰敢有復謀遷者論以妖言於是河南布政使周文舉等皆遭重罰自此基命始定遂成萬世之業雖敵函之困莫能及矣永樂壬辰之後頻征沙漠搜勦遺孽屢抵巢穴而歸是則都燕之志太祖實啓之 成祖克成之祖宗之功德盛矣

殊域周咨錄卷之十七

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揚州府學訓導長洲彭天翔

江都縣學訓導華容王三汲校

鞞鞞

永樂元年棄興和洪武末調大興衛左所來守興和是為興和所至是以興和無援置移宣府鎮城或問興和之所以棄曰余聞之土人云國初有新興伯譚某者鎮守興和嘗出獵守備王渙候

卷之十七

之郊中酒為伏虜所縛因脅其從人乘昏呼門守者不察納之城遂陷今考

成祖北征每駐興和而所卒不復豈以其孤絕難守鑒渙事邪然自是遂失興和矣

上遣使諭鞞鞞可汗勉力赤繼坤帖木兒立者曰元運既衰

皇考太祖皇帝受天明命撫有天下朕

大祖嫡子奉藩于燕恭承天眷入繼大統嘉興萬邦

同臻安樂比聞比地推奉可汗正位特差指揮朶

兒恍惚等實織金文綺四端往致朕意今天下大



定薄海內外皆來朝貢可汗能遣使往來通好同為一家使邊城烽埃無警彼此熙然共享太平之福豈不美哉并遣勅賜虜太師右丞相馬哈兒暨太傅左丞相也孫台太保樞密知院阿魯台等諭以遣使往來之意虜寇遼東三萬衛遼東都指揮沈末匿不以聞

上以欺蔽誅之命兵部榜諭天下鎮戍武臣凡有盜賊及虜寇聲息不奏者罪如之國初治邊臣欺蔽其法甚嚴如此論寧夏總兵官都督何福等曰寧夏多屯所虜猝

卷之十七

二

至時恐各屯先受掠可於四五屯內擇一屯有水草者四圍浚濠廣一丈五尺深如廣之半築土城高二丈開八門以便出入旁近四五屯輜重糧草皆聚於內無事則各居本屯耕牧有警則驅牛羊入城固守以待援兵至則寇無所掠其攻取戰守之策爾輩其深思之此即堅壁清野之策近御史日邊御屯聚皆當遵此御史有言甘肅總兵官宗晟擅竊威權事多專制

上諭侍臣曰任人不專則不能成功况大將受邊寄豈可盡拘文法今當明與晟言使之釋疑勅晟曰

前者御史言卿專擅此言官欲舉其職夫為將不專則功不立朕既付卿以閩外之寄事有便宜即行而後聞自古明君任將率用此道忠臣事君亦在推誠朕知卿有素委以重任彼雖有言卿勿置意但盡心邊務以副朕懷 陳瑛等劾奏駙馬都尉梅殷畜養亡命出入其家者八十餘人又私匿韃靼人又與女秀才劉氏造為邪謀乞正其罪

卷之十七

三

上曰梅殷朕自處之因命戶部考定公侯駙馬伯應得儀仗戶及從人數以聞命錦衣衛執殷所匿韃靼人送遼東後殷被盜所殺 甘肅總兵官宋晟奏以急乏邊儲乞不為常例無分官民令於甘肅衛倉中納淮浙鹽庶邊儲易充從之

上以天下屯田積穀寧夏最多皆總兵何福勤於用心所致又以福請更定屯田賞罰為經久之計降勅獎諭之 遣書諭趙王高燧曰朕居北京二十餘年每有邊報但令謹守地方未嘗遣人輕出昔中山武寧王開國元勳亦惟嚴守邊境防慎出入故無敗失凡遇警急但令嚴固守備勿輕出兵

遣忽都帖木兒答刺罕齋勅諭鬼力赤部下阿魯
台曰曩者丑聞回言爾聰明識天命有歸誠之心
近忽都帖木兒至又言爾母子同心自古名世之
臣懷先見之明者能審時宜識去就如王陵陳平
去楚歸漢尉遲敬德李靖舍隋歸唐曹彬潘美安
身事宋此數人者皆知天命去留之幾是以功成
名遂福及子孫况爾明達不下古人既知天命所
在則當決之趨吉避凶就安去危在此一舉他日
進退兩難雖悔莫追爾宜審之仍賜阿魯台織金

卷之十七

四

文綺二端改比平行都司隸後軍都督府徙于保
定 命郡王高煦往開平操備後太白出昂比遺
書諭高煦曰仰觀乾象當知所省占書云金星出
昂比比軍勝金星出昂南南軍勝今欽天監奏金
星出昂比而我軍在南宜益加慎不可忽畧

按

太祖因天厨入紫微而有邊寇之敕成祖因金星出
昂比而有加慎之諭蓋二祖之備胡每以天象
為占其留意周密如此今之邊將其果有知天

文者乎宜其制勝之不如昔也然成祖之命高
煦往開平操備亦因其前在燕有功故重委之
耳而不虞高煦乃因有奪嫡之志也

二年移萬全石衛于德勝口 三年置鎮守總兵官
佩鎮朔將軍印駐宣府專總兵事于是宣府稱鎮
六年置巡撫大同都御史史仲成始任 故元宗
室本雅失里立初虜主坤帖木兒被弑鬼力赤立
以非元裔部下叛殺之阿魯台為太師代領其眾
至是迎立本雅失里瓦剌三酋馬哈木等不附與

卷之十七

五

阿魯台相讐殺乃皆來貢詔封馬哈木為順寧王
太平為賢義王把禿字羅為安樂王後馬哈木死
命其子脫觀襲封順寧王 七年遣給事中郭驥
賫書諭虜主本雅失里通好為所殺 置鎮守大
同總兵官珮征西前將軍印駐大同江陰侯吳高
始任于是大同稱鎮

命淇國公丘福為征虜大將軍武城侯王聰同安侯
火真為左右副將軍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為
左右叅將率師征本雅失理 甘肅總兵何福奏

韃靼脫脫卜花等各率所部來歸今止於亦集乃
上遣楊榮齋勅諭福曰脫脫卜花等既來而止於亦
集乃遲回日久或致生變爾可與楊榮計度從長
行事須斟酌確宜處之務在得當 八月丘福等
率將校千餘人至臚胸河獲虜一人福歛勞而詢
之言本雅失里知大兵至惶懼欲北遁去此可三
十餘里福喜曰當疾馳禽之是時官軍未集諸將
皆曰恐虜遣此人誘我且駐兵俟諸軍俱至而後
擊之母墮虜計福不從今所獲者為嚮道率眾直

卷之十七 六

薄虜營每戰虜輒佯敗引去福銳意乘之李遠曰
孤軍深入虜故示弱詒我進必不利莫若結營自
固以待我軍畢至王聰亦力言不可福皆不從謀
遣火真使虜營假言求和自率騎繼之火直猶豫
未決福厲聲曰不從命者斬乃先馳馬麾士卒行
控馬者皆泣下諸將不得已與之俱行虜眾奄至
李遠王聰率五百騎突虜陣聰戰死遠馬蹶被執
罵不絕口而死福與火真王忠為虜所執俱死之
九月遣書諭

皇太子曰比遣丘福等率兵北征皆沒於虜辱國如
此若不早舉殄滅之邊禍未已來春決意親征凡
國家之事爾當慎重不可忽也時太子留守南京
上親征虜酋本雅失里詔告天下命湖廣楊榮金幼
孜扈從命夏原吉輔皇長孫留守北京車駕發北
京 三月駐蹕鳴鑾成瓦剌順寧王馬哈木遣使
貢馬謝恩賜綵幣襲衣
上大閱誓師次凌霄峯登絕頂望漠北顧胡廣等曰
元盛時此皆民居今萬里蕭條尚敢倔強果何所

卷之十七 七

恃哉進至清水源其地水皆鹹苦不可飲人馬皆
渴忽有清泉湧出
上命取嘗之人馬給足賜名神應泉 進次玄石坡
製銘勒于立馬峯之石銘曰惟日月明惟天地壽
玄石勒銘與之悠久進至幹難河元太祖始興之
地也本雅失里率眾拒戰一鼓敗之本雅失里棄
輜重牲畜遁去下令班師至靖虜鎮阿魯台復來
戰
上親率鐵騎敗之次擒胡山勒銘曰瀚海為鐔天山

為鏑一掃胡塵永清沙漠又次清流泉勒銘曰於
鑠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

上在軍中每日暮中官請進膳

上曰軍士未食朕何忍先飽乎次開平宴勞諸將士

上曰朕又素食非乏肉也但在塞外念士卒艱苦豈

能甘味故寧已之 車駕至北京何福懼罪自殺

按北征錄曰六月九日發飛雲壑虜列陣以待

上勅諸將嚴行陣虜偽乞降

上命取招降勅授之俄而左哨接戰至為龍口虜擁

卷之十七 八

衆犯

御營都督譚廣以神機營兵直衝其陣敗之追奔十

餘里

上親逐虜于山谷間復大敗之虜棄輜重彌望牛羊

狗馬遍滿山谷廣驍將也每用為前鋒此北伐

之初駕也此時虜尚能師所謂列陣詐降是已

九年阿魯台遣使來納款且請諭女直吐蕃諸部

屬其約束

上問黃淮淮曰虜使各心則易制若併為一則難圖

此實其姦謀不可聽乃詔却之勅阿魯台無以丘

福事懷慮漢呼韓邪唐阿史那社爾受享顯爵福

及子孫爾宜效焉特賜爾母子金幣諭意瓦剌三

酋共廢本雅夫里而立答里巴貢使亦不至 十

二年議親征瓦剌命安遠侯柳升將中軍武安侯

鄭亨寧陽侯陳懋領左右哨成山侯王通都督譚

清領左右掖都督劉江朱榮等為前鋒 三月設

隆慶州并末安縣隸北京行部隆慶古縉雲氏所

都之地金置縉山縣元仁宗生於縣東改為隆慶

卷之十七 九

州國初移其民入關內州遂廢至是以其路當要

衝土宜稼穡改為隆慶州又設永寧縣隸焉以有

罪當遷謫者實之 庚寅車駕發北京皇太孫從

行

上謂侍臣曰朕長孫聰明英睿勇智過人今令躬歷

行陣知用兵之法且見將士勞苦征伐不易又謂

胡廣等曰每日營中間暇爾即與講說經史文事

武備不可偏廢車駕至撒里怯兒之地虜酋答里

巴及馬哈木三酋率衆逆戰

上麾柳升等發神機銃砲斃賊數百人親率鐵騎擊之虜大敗殺其王子十餘人斬虜首數十級餘衆敗走

上還帳中皇太孫入見叩首稱賀

上曰此虜尚未還夜中尤須慎防遲明追撲之必盡殲乃已太孫對曰天威所加虜衆破膽美請不須窮追宜及時班師從之班師駐蹕三峯山之西南阿魯台遣所部都督來朝命宦官王安齋勅往勞之賜米百石驢羊各百頭馬哈木亦遣使貢馬謝

卷之十七

十

罪 勅寧夏鎮守陳懋曰瓦刺使者言馬哈木慮阿魯台與中國和好將爲已害擬今冬襲之斯言雖未可信然吾邊境須有備無患大抵禦寇之法勿輕與戰但堅壁清野此最上策也勅大同開平遼東守將皆如之

按北征錄曰六月七日發倉崖峽次急蘭忽失温虜酋峇里巴同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掃境來戰四集高山可三萬餘

上躬環甲胄帥官軍精銳者擊之諸軍繼進火銃四

發寇潰棄馬走奔集山巔將暮復命精銳前突繼以火銃虜大敗號慟宵遁遂名其地曰殺胡鎮十一日出峽餘虜復聚峽口諸軍仍以火銃擊走之十七日阿魯台遣頭目數十人謁軍門朝見賜勞回沙城即元中都此北伐之再篤也蓋此時虜尚能陣所謂四集山巔是也聞之士人是役也我兵每以火銃取勝由此中國益重神器云

卷之十七

十一

駕次黑山峪勅太孫以班師告天地宗廟社稷遂頒詔天下 秋七月駐蹕宣府至沙河皇太子遣兵部尚書金忠指揮使楊義奉表迎鑾迎使來緩且奏書失辭曰此輔導者之不職遂徵黃淮等淮先至下獄後二日楊士奇及司經局正字金問至上曰士奇姑宥之朕未嘗識金問何以得侍東宮命法司鞫之已而親召士奇問東宮事士奇叩首言殿下孝敬誠至凡所稽違皆臣等之罪上悅而罷於是行在部院諸司交章奏士奇罪不宜獨宥乃下錦衣衛繫之未幾特宥復職

上至北京御奉天殿受賀大宴群臣及從征將士詔禮部議功賞二十年阿魯台數寇邊時議北伐廷臣方賓等以為宜先養民賓復言糧儲不支遂召問戶部尚書夏原吉對曰僅及將士之費不足以供大軍即命原吉至開平稽視軍餉至則具奏與賓同且言聖體多疾不宜出塞

上怒急召原吉還賓懼自殺原吉繫內官監籍其家大理寺丞鄒師顏嘗署戶部并繫之命英國公張輔等同六部官議北征餽運先是阿魯台為瓦剌

卷之十七

十二

馬哈木等所敗窮蹙日甚以其部落奔竄而南奉表稱臣貢駝馬

上曰虜性黠詐勢窮來歸非其本心然天地之仁發育而已豈有所擇哉遂納貢使詔封阿魯台為和寧王母妻皆為夫人賜金帛俾仍居漠北阿魯台感恩遣其子來朝貢馬數年生聚蕃富復萌克悖其貢使歸往往就途劫掠朝使至彼或恣慢侮拘留之至是大寇興和守禦都指揮王祥戰沒親征之議遂决告於天地宗廟社稷遣官祭旗纛太歲

風雲雷雨等神及祭居庸山川辛巳駐蹕雞鳴山虜聞親征遂夜遁諸將請急追之

上曰虜非有他計能譬諸狼貪一得所欲急走追之徒勞少俟草青馬肥道開平踰應昌出其不意直抵窟穴破之未晚次龍門戍卒言虜遺馬二千餘匹於洗馬嶺勅宣府指揮王禮盡收入城次雲州閱兵顧謂侍臣曰今從征之士若不閱習何以禦敵兵法以虞待不虞者勝又曰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策朕所以慎重而不敢忽也五月端午

卷之十七

十三

節次獨石賜隨征文武群臣宴度偏嶺命將士獵於道傍山下

上顧從臣曰朕非好獵士卒隨朕征討道中惟畋獵可以馳馬揮戈振揚武事作其驍勇之氣耳

金幼孜扈獵詩曰羽士如林亦壯哉長風萬里蹴飛埃瑠子射鴈雲中落錦臂鞞鷹馬上來絕壁重重圍網近高峯獵獵豎旗開從臣載筆長楊裏謏薄慙無獻賦才

大閱謂諸將曰兵行如水水因地而順流兵因敵

而作勢水無常行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今先使之習熟行陣猝遇寇至麾之左則左右則右無往不中節矣 戊辰觀士卒射一小旗三發皆中賜牛羊各一鈔二錠銀碗二

上曰賞重則人勸是日

上親製平虜三曲俾將士歌以自勵召英國公張輔安遠侯柳升寧陽侯陳懋隆平侯張信應城伯孫亨等令就營中馳射

上親觀之惟輔升懋連中餘或半中孫亨不中被罰

卷之十七

十四

罷其領兵之任張信托病不至降充辦事官發隰寧次西涼乃故元往來巡遊之所

上望其頽垣遺址樹木鬱然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為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可以為殷鑒矣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次閔安下令軍中牧放樵採皆不得出長圍之外時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建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以總之步卒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之外長圍又在神機營之外圍各周二十里

諭諸將曰卿等嘗從朕征討百戰成功試言今日驅除此寇之策諸將叩頭言臣等淺陋惟成筭是命

上曰兵法云多筭勝少筭不勝蓋用兵之際智在勇先不可忽也馭眾之道固須部伍整肅進退以律然必將帥撫士卒如父兄於子弟則士卒附將帥亦如手足之捍頭目上下一心乃克有濟至於同列尤須和協一隊當敵則各隊策應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同舟遇風齊力以奮波濤雖險靡不

卷之十七

十五

獲濟爾等勉之 發威鎮次行州命戶部以山西河南山東所運糧六萬餘石儲於山海次威遠川開平報虜復攻萬全諸將皆請分兵還擊

上曰不然此詐謀也虜慮大軍徑搗其巢穴故為此牽制之術不足慮也次殺胡原前鋒都督朱榮等獲阿魯台部屬送御營備言車駕親征阿魯台舉家惴慄其母及妻罵曰 大明皇帝何負爾必欲為逆天負恩事阿魯台盡棄其馬駝牛羊輜重於濶樂海與其家屬直北遁矣

上曰此黠虜或挾詭謀示弱以誤我不可不嚴備前哨繼獲虜部曲驗其果遁乃召都督朱榮等還發兵盡收虜所棄牛羊駝馬焚其輜重

上曰朕非欲窮兵黷武虜為邊患驅之足矣將士遠來亦宜休息遂命旋師阿魯台弑其主本雅失理自稱可汗 瓦剌脫歡攻阿魯台敗之 虜中有來降者言阿魯台將犯邊

上召諸將諭曰去秋此寇犯典和朕率師搗其巢穴其窮亦甚矣今以朕既得志必不復出故萌妄念

卷之十七

十六

朕當率兵先馳塞外以待之虜不虞吾兵已出虜輕肆妄動我因其勞而擊之破之必矣諸將皆曰善是日命杯升陳英將中軍鄭亨張輔等將左右軍陳懋等將前鋒先馳攻之 車駕發宣府次沙嶺賜諸將內廐馬次萬全兵民有進馬牛瓜等物者命倍時值酬之 虜中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其妻子來降言阿虜台今夏為脫歡所敗部落潰散無所屬今若聞天兵復出必疾走遠避豈復南向命賜酒饌衣服以二人為正千戶 陳懋等

以鞬韉王子及其部名王也先土干來降陳懋引見土干遙望天顏尚有懼色

上命稍前曰華夷本一家豈有彼此封為忠勇王賜姓名金忠并誥命鐵券玉帶又以其甥把台罕贊土干歸順封為都督賜冠帶織金襲衣左右皆贊上功德之盛

上曰昔唐突厥頡利入朝太宗有矜大自得之意朕所不取惟天下之人皆遂其生邊境無慮兵甲不用斯朕志也 初金忠來歸屢請討阿虜台願為

卷之十七

十七

前鋒自效

上曰兵豈堪數動朕固厭之矣忠曰雖天地大德無物不容其如邊人荼毒何時可已

上曰卿意甚善但事須有名姑待之是日邊報阿虜台入寇召公侯大臣計之且告以金忠之意群臣奏曰忠言不可拒逆賊不可縱邊患不可坐視用兵之名不得避也惟

上決之

上可其奏即日勅緣邊諸將整兵以候 駕次開平

上召大學士楊榮金幼孜至幄中諭之曰朕昨夕三鼓夢有若世所畫神人者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豈天有意此寇屬乎榮對曰陛下好生惡殺誠格於天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

崑岡玉石俱燬惟陛下留意
上曰卿言合朕意豈以一人有罪罰及無辜即命草勅遣中官伯力歌及所獲胡寇齎往虜中諭其部落曰往者阿魯台窮極歸朕朕待之甚厚朕何負於彼而寇掠不止朕體上帝好生之仁亦猶冀其

卷之十七

十八

或改自新也今王師之來罪止阿魯台一人其所部頭目以下悉無所問有能敬順天道輸誠來朝悉待以至誠優與恩賚毋懷二三以貽後悔 次長樂鎮楊榮金幼孜侍

上曰漢高祖過栢人慮迫於人今朕至長樂思於天下同樂何時而庶幾也榮等對曰陛下聖志如此天必助順矣 次清鎮即元之應昌路是日兩重車皆在後

上諭諸將曰輜重者六軍所恃以為命兵法無輜重

無糧食無委積皆危道曹操所以屈袁紹者先盡其輜重今諸軍皆至而重車在後爾等獨不遠慮耶遂命分兵接之 次天馬峯復行數十里陳懋等遣人奏臣等已至谷蘭納本兒河彌望荒塵野草虜隻影不見疑其遁已久矣

上遣張輔王通等分兵山谷大索仍命懋及金忠前行規賊 次連秀坡陳懋金忠引兵抵白却山咸無所遇以糧盡還張輔奏願假臣等一月糧率騎深入罪人必得

卷之十七

十九

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虜地早寒一旦有風雪之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楊榮金幼孜言是卿等且休矣 次清水源道傍有石崖高數十丈命楊榮金幼孜刻石紀行曰使後世知朕親征過此也 次翠微岡

上御幄殿憑几而坐
上顧問內侍海壽曰計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八月中可至

上顧之既而諭榮幼孜曰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熟

還京後軍國事悉付之朕性優游暮年享安和之福榮幼孜對曰殿下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皇上付託

上喜顧太監馬雲賜榮幼孜羊酒 次蒼崖戍

上不豫下令大營五軍將士嚴部伍謹哨瞭毋忽

次榆木川

上大漸遺命傳位皇太子

上崩太監馬雲等以六師在遠外秘不廢喪密與楊榮金幼孜議喪事一遵古禮合斂畢載以龍輦所

卷之十七

二十一

至御幄朝夕上食如常儀 遺詔赦夏原吉給還

其家

此北伐之三駕也

帝出塞已久尚未抵賊巢而士卒多艱楊榮金幼孜

夙夜私慮奏言虜已遠遁遂獲班師之命而龍

馭上賓矣尹畊曰

二祖之禦北虜緩急不同戰守各異何也

太祖之時北虜初遁邊境未安王保保等盤據於西

土蠻子沙不丁輩覬伺於東方而中山開平之

掃除岐陽潁國之經畧日不暇給良亦勞止矣

太祖知窮寇之難盡兵威之不可不戢也懲和林之

憤抑請將之請實開平之戍城德勝之關按甲

息兵以須邊人之和謹烽廣偵以伺犬羊之隙

此與漢高白登解圍絕口兵士之意同而漢高

失之於驕盛之時得之於圍困之後且奉春之

策宗女就行金縷歲費視此為霄壤也

成祖之時邊土又安虜亦漸熾兵不可以忘戰將不

可以忘兵

卷之十七

二十二

成祖知一勞之未逸牯牛之不可不豫也集諸路之

師興三駕之役寒突豕之膽空漠北之穴張皇

六師以示威招來阿魯以示德此與漢武下詔

復讐鞭撻四夷之意同而漢武不顧海內之虛

耗兼事西南之不急且委任將校李陵敗降二

師覆沒視此為霄壤也夫

太祖之休息正所以為今日三駕之資

成祖之三駕正所以成前日休養之績其旨固無不

同也

太祖末年整飾邊兵聯絡布陣步兵調集必十五萬
以上此何意也蓋將以有為也

成祖初即至翠微岡謂楊榮等曰東宮歷涉年久政
務已熟還京以政付之朕惟優游暮年此何意
也蓋將以少息也於戲弛文武之道

二祖備之矣

後聖繼嗣值閭閻之困乏則生養以保民當士馬之
盛強則詰戎以警侮具有成憲也夫

洪熙元年復前戶部尚書官原吉在獄時喪母未

卷之十七

三二

克成服乞賜歸葬終制賜原吉米十石鈔一萬貫

胡椒一百斤命有司治葬事 宣德三年未平及

山西民張簡等自虜中逸歸

上謂戶部曰此皆身陷虜中數年艱苦多矣今獲來

歸可憫也其令充御馬監勇士給衣糧以優之仍

免其原籍之家差役者為令

上御奉天門召公侯伯五軍都督府諭之曰胡虜每

歲秋高馬肥必擾邊比來 不審何似東北諸

關隘皆在畿內今農務將畢朕將親歷諸關警飭

兵備卿等整齊士馬以俟 命蹇義夏原吉楊士
奇等各率其職扈從勅附馬都尉袁容都御史顧
佐等居守車駕發京師度潞河駐蹕虹橋召諸將
諭曰朕深居九重豈不自樂但朝夕思念保民故
為此行今日渡河道路所經皆水潦之後秋田無
獲朕念民艱憫焉於心爾將士敢有一毫侵擾民
者必殺不赦遂命錦衣衛遣官巡察 入薊州境
內

上覽郊原平遠山川明秀田疇刈穫之後頗有遺秉

卷之十七

二十三

滯穗

上甚喜歎曰使他處皆若此朕何憂焉 次薊州西
之五里文武官吏耆老朝見

上進其州官諭之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為政民

有樂不可支之歌流聞至今古今人材性不相遠

爾曹勉之又進其耆老諭曰今歲斯郡獨豐稔無

他虞善訓勵子孫務禮義庶耻之行毋安於溫飽

而自棄也衆叩首而退 總兵官單廣奏和寧王

阿魯台遣使來朝貢馬已至宣府命中官王貴馳

往宣府勞之 時兀良哈入寇大寧及寬河

上親擊走之詳具兀良哈傳中 詔班師 兵科給事中戴弁

奏自山海至薊州守關軍萬人列營二十二所操

練之外無他差遣若稍屯種亦可實邊請取勘營

所附近荒田斟酌分給且屯且守實為兩便

上嘉納之命戶部同兵部各遣官與都督陳景先經

理 四年置鎮守偏頭及鴈門寧武三關總兵官

駐偏頭

按國初建將屯兵首先偏頭以其極邊耳故偏

卷之十七

三十四

頭當與宣大較不當與鴈寧較也

陽武侯薛祿至宣府護軍餉于是定開平每歲運

糧四萬石自京師至獨石立十一堡每堡屯軍千

名各具牛車轉運以六十日達獨石其開平備運

官軍則於獨石轉運祿往來督軍防護蓋道里險

難胡馬出沒故耳開平不易守以此 五年春二

月比虜寇開平陽武侯祿擊敗之戰于奇黃山斬

獲頗多

此護餉之戰也故開平之棄祿持議甚決

城獨石雲州鵬鶚赤城葛峪常峪青邊口大白陽

小白陽設隆門關諸處成城設守及前趙川張家

口城俱陽武侯祿建議 棄開平洪武二十三年

北虜來降者衆詔于潢水北兀良哈之地置朵顏

大寧福餘三衛命其酋長為都督使為東北外藩

成祖征伐三衛從戰甚力乃徙封寧府移大寧都司

營州衛於內地蓋以大寧之地與三衛由是宣遼

隔絕開平失援虜時出沒餉道艱難至是陽武侯

祿上疏極言其狀以為宜棄開平時議難之祿至

卷之十七

三十五

京面陳其詳遂徙開平衛于獨石棄地蓋三百里

尹畊曰開平元之上都也灤水遶南龍岡真北

蓋形勝之地也元人以之肇基

成祖北伐往來由之東路有涼亭沈河寨峰黃崖四

驛以接大寧西路有恒州威虜明安隘寧四驛

以接獨石巨鎮隱然屏我山後遇有警急則宣

遼有首尾之援居常戍防則京師得封殖之固

夫國家定昂北平不患于帶几之無憑而患于

肩背之失恃大寧既委三衛開平復移獨石遂

使京師之北僅存藩籬犬豕遊魂籍聲黃內所
關豈細微哉究而論之則屯田便宜于轉輸一
勞可以永利大寧要害于開平易置亦頗非難
夫五原在豐勝之外沙磧之間昔人且猶開渠
營田以規全利何龍岡之沃灤水之潤開平獨
不可田邪又失開平則後背雖空尚有宣府獨
石之固失大寧則左肩全弱宣遼隔絕矣故嘗
為薛祿計曰開平可田屯田可也不可田則易
置大寧可也夫劉秉忠諸人皆于開平樹藝下

卷之十七

二十六

隱則開平無不可田之理開平為元故都山水
明秀壞城郭宮闕而留其民居以與三衛則三
衛亦無不樂從之理二策無不可就也土人稱
祿馳驅邊塞悉心經營然祿知謹于封疆之小
利而昧于夷夏之大防知懲乎目前之紛擾而
滯乎繼世之權變開平孤遠不易守矣而北門
單弱之不恤餉道艱難不易致矣而屯田開墾
之不求割棄境土三百餘里不之惜矣而易置
三衛之不講此所以效成于一時而禍伏于異

日恩加于近塞而謀失於遠猷智者窮源不能
無慨也

七年春正月虜由段家村入寇偏頭總兵官李謙
設伏于黃草梁禽其酋隱克力等置協守大同副
總兵官國初以都督方昭鎮東勝稱副總兵至是
定為協守 初兵部尚書張本奏甘肅寧夏大同
宣府糧餉皆出民力運輸所費浩大近數年來各
處邊隅無警田禾豐稔軍士一切用度多以穀粟
易換請遣人與總兵鎮守官會議彼處應用布帛

卷之十七

二十七

等物戶部差人運去依價收糴每處穀粟或十萬
石二三十萬石歲以為常儲為糧餉則民力可省
邊儲可充
上令遣官馳驛與各處守將計議以聞至是武安侯
鄭亨寧陽侯陳懋都督譚廣劉廣言甘肅寧夏缺
絲綿布絹綿花大同寧夏缺布絹綿花茶鹽及農
器犁鋤等物如運至依時易換為便戶部遂請以
折糧絲綿布絹綿花及收買農器支在官茶鹽遣
人運送陝西委叅政陳瑛山西委叅政樊鎮口外

委戶部郎中王良等專理其事從之

按此事今亦宜因邊地有收之時間一行之亦可積粟

遣兵部侍郎柴車往山東經理屯田時巡按御史張勗言大同地平曠所種粟麥有收多為軍官據占小民日困乞遣官按視占耕者分與軍民為便乃命車及御史一人往理之 九年行在戶部員外郎羅通奏今運糧赴開平每軍運米一石又當以騎士護送計人馬資費率以二石七斗致一石

卷之十七

廿八

今軍民人等有自願運米至開平中納鹽糧者乞將舊例二斗五升減作一斗五升若商一人納米五百石可當五百軍所運且省行糧二百石從之

瓦剌脫歡攻阿魯台殺之欲領部落人心不服乃立元之後脫脫不花為主居沙漠之北哈喇噶等部皆應之 脫歡使臣昂克等朝貢陛辭命指揮康能等送之還并齎勅諭脫歡曰王克紹爾先王之志遣人來朝進馬具見勤誠聞殺阿魯台尤見王之克復世讐所云已得王璽欲獻亦悉王意

然觀前代傳世之義歷年之多皆不繫此王既得之可自留用仍賜脫歡紵絲五十表裏以答其獻云 車駕巡邊幸宣府鎮城 十年始置鎮守監鎗宦官宣大各二員廂門關一員駐太原各路仍置分守守備幾遍邊境說者謂三楊論思之失北虜入寇偏寧由七里溝入指揮江海千戶包讓百戶赤蓋勝死之 按

卷之十七

廿九

祿都督譚廣相繼守之為各邊最侍郎劉璉參謀軍事凡所措畫得邊人心一時君臣之盛如此

正統元年

上命兵部左侍郎柴車參贊陝西軍務先是虜酋朵兒只伯擁眾入寇鎮番副總兵劉廣往援遇虜而退虜隨逼涼州廣閉門不出虜大掠而去廣奏功微賞車劾其罔上不法諸事請寘之法又劾奏寧夏守將失律詔各械繫至京下獄朝廷以車公嚴

執法可當師帥之任故有是命仍以白金文綺賜之 鎮守平涼等處都御史羅亨信命都督趙安率岷洮等衛兵巡邊遇虜安與都督蔣貴聽都指揮安敵議逗留不行亨信至其營責之貴等以芻糧不繼為解亨信劾貴敵等老師玩寇侵剋軍餉乞正罪以振軍法

上乃勅兵部尚書王驥巡邊許以便宜行事驥至甘肅稽閱邊備見莊浪永昌山丹路俱廢烽堠軍無紀律大會諸將于轅門問先年大軍遇虜畏敵不

卷之十七

三十

畏軍令者誰最甚咸曰都指揮安敵命引出斬之狗於衆曰自今遇敵畏縮者視此三軍股慄因大閱士伍謹斥堠嚴部伍勤訓練利器械軍容肅然虜入甘肅王驥督諸軍禦之 贊理陝西軍務侍郎柴車盡心邊務每糾劾將佐欺玩章前後凡數十上或怵以從患車曰吾敢愛身以誤國乎同事者多耽宴樂忽大計車遂斷酒肉澹泊自處凡燕會皆不與而持論益堅據理守正每有功賞雖勅下必覆驗而後行設有詐冒必糾正之岷州土官

都指揮石能以家人冒功陞賞車奏罷所陞官能復請

上有之車反覆論其不可曰詐冒如能者非一人臣方次第按覈今有能如餘人何若無功而得官則捐軀死敵者何以待之詔嘉車忠誠遣使賜白金四十兩文綺四表裏仍進從二品祿 虜酋阿台朵兒只伯入寇王驥選精兵二千遣都督蔣貴將之頻行戒曰兵精氣銳遇賊不能勦殺無復相見貴父子感奮繼遣趙安率兵由東涼州逾白鴉狐

卷之十七

三十一

口北抵赤林鐵門諸關為犄角之勢貴遇虜於石城兒泉破走之驥與太監魯安都督任禮帥馬步出鎮夷關與貴期以狼心山舉火為號貴襲虜巢穴與任禮等縱兵夾攻于梧桐林擒其驍賊虎都丹等三十餘人復進兵攻野狐川青羊山轉戰二千餘里俘賊男婦二千餘口馬駝畜產不可勝計虜酋率數十騎遠竄尋死 驥以甘州官軍冗濫徒費糧餉不堪用乃選留壯卒二萬五千餘還本衛更番代上於是兵得休息且減轉輸之勞驥遂

還京貴起于行伍之微陞至大將能與部下同甘苦凡出境擣虜衣糧器械皆自費不役一人臨陣則挺身奮擊子弟士卒如蟻附以死向敵敵皆披靡用是立功惟不知書短於謀畧必得軍師而後成功然能忘已之勢聽人指揮畧不較守河西以功封爲定西伯亦名將也 令大同宣府遼東陝西沿邊空閑田地許官軍戶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 三年宣府置巡撫都御史李儀首任儀素持正至鎮行伍肅然 七年以遼東守將數失

卷之十七

三十一

機命都御史王翱提督軍務至鎮守將以下庭參翱詰責玩寇之故將斬之再三祈哀乃釋於是三軍莫敢不用命踰月行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高牆垣深溝塹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珠連碁布千里相望仍簡閱戍卒更其老弱謂邊境不可以法律治凡詞訟無問輕重以布絹穀粟量罪準贖雖人命亦許贖之曰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財或足以濟其用行之不疑在遼數年措置糧銀馬足數萬邊用充足器械鮮明八年左刺順寧王脫

歡死子也先嗣也先同普花可汗遣人貢馬自脫歡殺阿魯台併吞諸部勢浸強盛至也先益橫北邊自此多事矣 十二年羅亨信在官府上言也先窺伺巽端圖謀入寇宜豫於直北要害增備不然恐貽天患中官王振專國議寢不行 以楊洪爲宣府總兵官洪初破虜阿台於塞下封昌平伯 十四年秋七月北虜寇獨石馬營楊洪之子俊爲獨石馬營守備懼不敢戰乃棄城而遁虜遂陷其營

卷之十七

三十三

按天順多事昌平馳驅然而土水之變根於此路之不守由於楊俊之失機 故楊氏有餘誅也 虜寇雲州末寧守備孫剛谷春率兵來援戰不利入城縊死城遂陷剛齊東人春宦官時官軍死義者更九十餘人 先是有二使至虜通事馬雲其一入將還時也先作番樂舉宴饌之謂也先曰公等惟識此寧知中國歌唱婦人笙簫細樂之美我他日來乞一班以賜汝也先聞而喜其一人因也先

命其子勸之酒謂也先曰好與中國結親吾歸與朝廷言贊成之也先喜附進馬三疋為儀然二人實誑之先後歸皆不敢奏也先缺望深怨朝廷乃欲託他事以起邊釁至是年例進馬也先遣使則多報人數以窺朝廷王振怒其詐拘留其使減去馬價也先益怒合諸部大舉及陷獨石勢益急王振擅命跋扈歲久至此不復與大臣議挾

天子親征廷臣大小上章論利害懇留不從次日即行扈從臣僚皆忙迫失措人情洶洶駕出居庸關

卷之十七 三十四

連日風雨至宣府會暮有黑雲如織罩其營雷雨大作人馬滿營皆驚隨駕大臣連疏請還宮振益怒俱令畱陣吏部郎中李賢與三五御史約謂今天子蒙塵六軍喪氣無不切齒於振若用一武士之力執振粹其首於

上前數其誤國請遣將率師往救大同而後駕可回也欲謀於張輔不得問而止至大同振欲出塞未已會偏將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出禦全軍皆覆沒車駕幸王振故宅鎮守中官郭敬密言於振

車駕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下令旋飯至晚雷雨滿營又連日皆雷雨大同副總兵郭登請於學士曹霖張益謂車駕宜從紫荆關入可以避虜霖益入奏既而令下入紫荆人情大安行四十里忽折而東益振聞輜重被虜所遮乃麾軍復由故道耳遂遣張輔率兵五萬迎虜冒入鷓兒嶺為虜擊死車駕至狼山土墓日尚未晡去懷來城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輜重千餘輛尚在後未至駐土墓以待之駙馬都尉井源成國公朱勇復前敗

卷之十七 三十五

身師居喪營中將領不識地利遠絕水路人馬饑渴掘井深二丈無泉虜四面薄擊兵士爭先奔走行列大亂勢不能止

上亟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扈從臣僚死者尚書鄺楚王佐曹瑛及行人司司正尹昌行人羅如壙等百餘人虜獲輜重無算自謂出望外按英公歷事四朝為元老上將自王振盜權專橫與三楊皆避禍不以國家安危自任言於皇太后請誅之由是國命皆歸於振已已親征心知

不可而從之出不免於難若早與三楊謀而去振則禍不待避節不須折何至臨老身膏草野乎

又按王振山西大同人永樂末詔許學官考滿乏功績者審有子嗣願自淨身令入宮中訓女官輩時有十餘人後獨王振官至太監世莫知其由教職也

英宗登極即侍左右言無不從正統初

太皇太后張氏同聽政元老楊士奇楊榮楊溥君輔

卷之十七

三十六

弼凡朝廷大事皆自三公處分數年間政治清明為本朝之極盛振每承命至文淵閣三公與之言振必立受自

聖母上僊楊榮繼死士奇以子稷之故堅卧不出溥惟一人當事年老勢孤繼登庸者皆不能自奮於是內閣之柄悉為振所攘生殺與奪盡在其手遂殺諫官劉球去大臣之不輔已者舉朝皆以翁父呼之一日振召兵科給事中蔣性中至一處有門南向甚宏麗蔣自東橫行詣門遙見

都御史陳鎰王文跪門外俛首向北性中以為駕在步稍緩微聞二人連諾而起急趨而東性中遇之問曰

上在邪二人曰王太監也性中既見乃是索遼東地圖言畢性中遽出圖乃

成祖朝所畫久藏兵科後來圖籍堆壓其上甚多尋之數日方得送去不知其何用也後有御史因見振不跪坐事送錦衣衛獄捶楚幾死發極邊克軍振之作威如此

卷之十七

三十七

也先奉

上居伯顏帖木兒也先營報至京師大震

皇太后遣使齎黃金珠玉段疋等物詣也先營請還車駕命郝王權總萬幾於午門南面見百官啓事施行詔立皇長子見深為皇太子時年二歲仍命郝王為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九卿科道交章劾王振擅權誤國之罪郝王諭以朝廷自有處置百官言振罪惡滔天傾危宗社今日若不速正典刑何以慰安人心因慟哭聲徹中外王起入內衆隨

擁入太監金英傳令旨且退衆奮欲粹英英懼復傳旨言籍沒王振等家英脫身入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叱各官且去給事中王竑憤起摔順首曰順平昔助振爲惡禍延生靈衆爭毆蹴踏頃刻而斃血流庭中復索振所親信長隨王毛二人亦毆殺之都御史陳鎰奉令旨籍振宅并其黨執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至反接踞於庭衆共唾罵證詳班行雜亂無復朝儀王亦疑懼屢起欲退還官兵部侍郎于謙直前扶掖勸止之且請降令旨馬順

卷之十七

三十八

罪惡應死勿論獎諭百官各歸蒞事磔王山于市族屬無少長皆斬

皇太后命以于謙爲兵部尚書治兵備虜以各營精銳盡沒軍資器械亡失一空乃議奏遣官分投招募武士舍餘義勇及起倩民兵替出綠河潛軍赴京訓練移文工部督內外局廠晝夜併工造修戰具近京城鎮戍所在各戒嚴 甲戌虜擁

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賂至即歸駕都督郭登閉門不納上城謝曰賴宗廟社稷神靈天下有君矣

上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啓閉隨侍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於是廣寧伯劉安孫祥霍瑄等括公私金銀共萬餘兩出迎駕既獻虜笑不應竟擁駕去初謀劫營奪駕選壯士七十餘人與之盟激以忠義約事成高爵厚賞士皆奮躍用命會有以危言沮者既淹久虜驚擾而去也先屢欲謀害

卷之十七

三十九

上一夜忽大雷雨震死也先所乘馬由是恐怖益加敬禮錦衣校尉袁彬爲虜所掠得侍

上左右頗知書識字百凡警敏又有哈銘者先隨使臣吳良羈留在虜至是同侍駕留虜庭維持調護二人之力居多又有衛士沙狐狸者在虜中汲水取薪備及勞苦也先問之亦善於應對云

皇太后詔皇太子幼冲未能踐祚邸王年長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於是群臣勸進擇日登極上在虜營也先遣使來言欲送上還京師使回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二百疋賜也先也乃復遣使致書辭甚悖慢于謙曰虜賊不

道氣滿志得博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為計
京師九門宜令都督孫鏗衛穎等統領軍士出城
守護列營操練以振軍威選給事中御史如王竑
輩分投巡視勿致踈虞徙郭外居民於城內隨地
安插毋為虜所掠棄東勝國初置東勝諸衛然多
事草創什伍虛耗至是虜寇擁逼詔徙諸衛內地
遂棄東勝

此我朝不復四郡之實也蓋嘗論之有二失焉
洪熙宣德之間玩常而不思其變景泰天順之

卷之十七

四十一

際守近而不謀其遠由是偏頭隣于犬羊而全
晉以北單矣豈惟全晉五原雲中趙武靈所欲
下甲咸陽者也此而不守則右臂斷全陝危矣
可惜甚哉少保公極力於獨石而不注懷于東
勝其意何也

也先以送駕為名與可汗脫脫不花入寇紫荆關
京師戒嚴先是太監喜寧者胡種也少給事掖庭
性惠黠得

上皇心及北狩寧隨之降于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

之為彼嚮導虜破紫荆關入殺指揮韓清等都御
史孫祥走死朝野洶洶人無固志太監金英召廷
臣問計侍講徐理自以為通曉天文倡言上占天
象京師必不可守必須南遷語瑣瑣不已英叱之
令人扶出鄉進二夜縞人長洲上勤王急務疏曰虜
勢猖獗非直要索金帛而已未必不欲效金人以
汴宋待我也我國家富強固非宋比然求其人如
种師道李綱亦未多見乞遴選武臣授以方畧俟
其深入乃奮擊之及勅邊將勒兵內向邀其歸路

卷之十七

四十二

設有倡為和議緩於武備且請南遷以圖偷安者
即為奸臣宜即加誅以為眾戒

上奇其才擢為御史明日于謙上疏言京師天下根
本宗廟社稷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
事可鑒矣太監金英宣言於眾曰有以遷都為言
者必誅之乃出榜曉諭固守之議始決虜焚長陵
獻陵景陵喜寧嗾也先遣使議和索大臣出迎駕
眾知其詐以通政司叅議王復為禮部侍郎中書
舍人趙榮為鴻臚寺卿出朝

上皇見也先也先謂爾等皆小官可令胡濙王直于
謙石亨楊善等來復辭歸

上皇諭二人曰彼無善意爾等宜急去二人方回而
虜復縱騎四面剽掠攻城益急先是都督石亨協
守大同坐不救駕下吏或言亨勇略者

上出之於獄以為大將命于謙總督軍務亨議欲盡
閉九門堅壁待虜謙不聽未幾也先入關長驅直
前謙與亨分軍德勝安定二門外亨衆雖新集號
令嚴明虜先至者四散前突堅不為動虜知有備

卷之十七

四二

稍自引却也先次至城下謙促亨與戰亨提刀單
馬進獨殺數十人從子指揮彪持斧率諸親信子
弟從之諸軍由是歡呼踴躍聲震天地虜却而西
亨追至城西復戰虜復却而南亨命彪率精兵千
人至彰義門虜見彪軍少易而逼之亨統大軍遽
乘之謙盡謀知虜移車駕離其壘漸遠乃礮擊其
壘虜死礮下者萬計潰而南奔是時分守各門諸
將都督孫鏗衛穎范廣張義雷通各率兵追之凡
三日遇於清風店時朝廷又召宣府遼東兵入援

募將士能擒也先者封國公子萬金虜懼將由紫
荆倒馬關北出慮官軍後躡弗利亨令謀者紿虜
謂亨未至在陣者假亨名耳虜信之率衆來攻亨
領彪與精銳數十騎奔擊大呼直貫虜陣刀斧齊
下殺虜數百人虜知其為亨也驚駭亂自相蹂
踐官軍乘之復斬首無算積屍十數里也先潛從
數騎夜遁走所掠羊馬貨物棄遺如丘陵虜號而
奔蹶枕藉得歸者纔十之二三脫脫不花聞之亦
北遁

卷之十七

四三

崆峒李副使夢陽石將軍戰場歌曰清風店南
逢父老告我已巳年間事店北猶存古戰場遺
鏃尚帶勤王字憶昔蒙塵實慘怛反覆勢如風
雨至紫荊關頭晝吹角殺氣軍聲滿幽朔胡兒
飲馬彰義門烽火夜照燕山雲內有子尚書外
有石將軍石家官軍若雷電天清野曠來酣戰
朝廷既失紫荊關吾民豈保清風店牽翁負子
無處逃哭聲震天風怒號兒女床頭伏鼓角野
人屋上者旌旄將軍此時挺戈出殺胡不異草

與高追比歸來血染刀白日不動蒼天高萬里
煙塵一劍掃父子英雄古來少天生李晟爲社
稷周之方叔今元老單于痛哭倒馬關羯奴半
死飛狐道震虜歡聲操鼓旗家家半酒勞王師
休誇漢室嫖姚將豈說唐朝郭子儀沉吟此事
六十春此地經過淚滿巾黃雲落日枯骨白沙
磔慘淡愁行人行人來折戰場柳下馬坐望居
庸口却憶千官迎駕初千乘萬騎下皇都軋坤
得見中興

卷之十七

四十四

主日月重開再造圖梟雄不數雲臺將石家善戰天
下無嗚呼石家今已無安得再生此輩西徠胡
華宗淶已已北征詩曰曉日都城動鼓鞞五雲
高捧六龍飛虜邦負固當聲罪戎幘興師未決
機車駕北巡沙漠杳兵戈南隔信音稀聖朝威
德非炎宋未必胡塵灑衮衣其黃沙白草路漫
漫蹠血轅門戰未殘部落風霜兵騎勇行宮雨
雪翠華寒五朝臣庶懷忠憤萬國山河望治安
寄語旃裘頂鬣服承恩未受漢衣冠其萬乘如

雲擁陣圖關城旆鼓應山呼本期突厥歸唐室
誰信單于襲漢符戰士忘身皆效死元戎討賊
尚彎弧

皇明踐祚天威雪擒虜何當一獻俘
也先復以

上皇北去也先出居庸伯顏帖木兒營

上皇出紫荆關連日雨雪上下艱難遇險則袁彬執

控哈銘隨之既入虜境也先來見宰馬披刀割肉

燎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 脫脫不花

卷之十七

四十五

遣使來獻馬議和

朝廷却之胡濙王直言不花也先君臣素不睦宜受

其獻以間之

上從其言使人入見賜衣服酒饌金帛視常年有加

初報也先逼朱謙於關子口又明日報追石亨

於鴈門關言者謂宜急發京軍往援于謙料虜不

能持久奏上方畧密授朱謙等仍令各營設伏兵

爲遙援先聲侍報虜果出境

按自土木陷

駕邊報絡繹訛言萬端事情百出謙攝兵部先事預
防折衝制變京師復安者謙之力也可謂不動
聲色而措天下于太山者矣

初邊城多陷宣府孤危朝議復召宣府總兵官入
衛京師人心皇皇或欲遂棄其城衆紛然就道都
御史羅亨信不可伏劾坐當門拒之下令曰敢有
出城者首斬之衆始定城中老稚惟呼曰吾屬生
矣因設策捍禦督將士誓死以守虜知有備不敢
攻賴以保全亨信之力也 初先府總兵楊洪生

卷之十七

四十六

長在邊起于行伍歷陞都督掛印紀律頗嚴士卒
用命爲人機警有權畧兵行出詭道善于劫營自
宣德以後虜人與中國和好未常大舉擾邊或有
出臙行劫者多不過百餘騎少則數十騎而已洪
每出其不意搗其虛取勝虜人畏之呼爲楊王至
已巳也先大入經宣府洪莫知爲計閉門不出朝
廷聞逮洪係獄至是釋之使自効洪乃與孫鏗萬
廣等擊餘虜于涿州等處至固安大捷捕虜阿歸
等四十八人斬首四百餘級邀還俘掠人萬計

按虜犯統幕洪能自後衝之必無是敗洪竟不
顧

英皇至城下呼之亦不出及虜逼都城始與遼東守
將曹義被召同赴 闕適虜退終不能挫賊鋒
朝廷念其宿將與石亨偕受賜賞爵洪昌平侯
亨武清侯亨既敗虜名動四方後虜衆見邊人
必稱曰石爺爺洪子俊以禽喜寧功進秩都督
改東路叅將巡哨懷來擅調示寧官軍于懷來
守備示寧西城門砌塞于謙劾其方命專擅作

卷之十七

四十七

威福詔宥不問又以私怒杖殺都指揮陶忠洪
懼禍奏取俊還京隨營操練既至謙併劾其獨
石棄城喪師懷私捶死邊將之罪請非誅俊無
以示戒將來兵科給事中葉盛等亦劾之于是
逮繫法司議罪斬于市

又按初

文皇時有皇甫仲和者精天文推步之學與袁忠徹
俱從親征至漠北不見虜至
上意疑欲還師召仲和占之曰今日未申間虜至自

東南方王師始却終必勝召忠徹問之皆如仲和言

上怒二人朋欺戒之曰虜今日不至皆死伺之日中復召二人對如初頃之虜大至

上登高望之東南我師已却總兵譚廣率精兵舞牌斫其馬足虜敗去至是已仲和老矣大學士曹鼐與隣居以親征事謀之曰胡王兩尚書率百官諫可止乎仲和曰不能止也紫微垣諸星皆動矣以老夫計之當先治內而後行曰已有

卷之十七

四十八

旨某監國某從仲和曰不如立儲君曰東宮尚幼仲和曰恐終不免于患及虜逼城下城中人皆哭仲和登高望謂家人曰雲頭不向南乎大將氣至虜將還矣明日楊洪等入援虜遂遁觀是雖其術之神妙亦可見國家安危胡虜盛衰自有定數非人力所能為但在君相則不可言命耳內脩外攘人定勝天強為善而已

初喜寧既道也先入關復熒六七大臣議和索金帛以萬萬計禮部使往問于謙謙曰今日止知有

軍旅他非所敢聞對壘七日竟不議和而虜自退初議者欲燒通州倉以絕虜望于謙曰國之命脉民之膏脂顧不惜耶傳示城中有力者悉取之數日粟盡入城矣人謂謙材過李綱謙謝之不敢當大同叅將許貴奏欲與虜和暫示休兵俟人馬強壯密定討伐之計下其議于謙駁之謂當去年秋冬之間正虜勢方張之際朝廷亦嘗賞金帛往使虜庭賄賂纒入於窮廬虜騎已至於關口切惟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也中國與寇有不

卷之十七

四十九

共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此理有所不可和也且醜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有所不可和也苟以為虜強難制姑謀和以緩其兵臣等請質之前代宋真宗澶淵之役契丹之衆累被宋兵挫阻既盟之後朝廷尚歲輸銀絹歲欵北狩中國名將韓岳之輩屢敗金師及奸臣秦檜主和則朝廷既割境土以與之復輸歲帛以賄之甚至降黜尊號屈已從虜含垢忍耻冀免其侵

然而國勢陵夷無救成敗援古証今和議之不足恃也明矣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銳賊若來侵則相機而往勦賊若遠遁不貪利以窮追萬一復有大舉入寇之謀則我兵訓習有素加以將帥思奮臣等當盡死効力而雪國耻必不出大羊之下其或皇天厭亂

天卷之十七

五十一

殊域周咨錄卷之十八

前刑科右給事中行人司行人嘉禾嚴從簡輯

侄嚴翼

嚴恪全校

韃靼

景泰元年正月朔

上皇在虜營寫表祝天行禮也先迎

上皇幸其帳宰馬設宴

上皇書至索大臣來以命公卿集議廷臣因奏請遣

官使北賀節進冬

上謂必能識

太上者始哥爾群臣懼謝罪繳納原奏事遂寢先

是獨石等八城為虜所據邊將皆走還京亦有被

徵入衛者及虜自居庸關出京師解嚴被徵者當

遣還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兵科給事中葉

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

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

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京師雖守不過僅保九

門無事而已其如

陵寢何其如

郊社壇址何其如田野之民荼毒何宜急遣回邊將
固守宣府居庸爲便

朝廷從之

命昌平侯楊洪至宣府行理障塞 北虜入朔州大
同守將郭登敗之於栲栳山初賊入境登率兵躡
其踪行七十里至水頭日已暮休兵以覘之夜二
鼓東西沙窩賊營自朔州掠回登召將士問計或

卷之六

三

言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返登曰我軍去城已百
里若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難以自全
即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於是徑薄賊營天漸明
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先驅軍後繼呼聲震山
谷登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
餘里至栲栳山斬首虜二百餘奪回被擄人口牛
馬弓刀器械以萬計捷聞賜勅褒美進封定襄伯
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 登武定侯子興之諸孫
也初以舍人從侍郎金開學先夕金夢一綠虎拜

其前怖寤翊日登往拜之衣綠金喜留卒業門下
記誦詞章勝逢掖之流騎射無不精馭軍行師一
祖兵法廉而尚謀有古良將風文武金才爲本朝
之冠及己巳之變登欲自大同率兵勤王以蠟書
馳奏有曰忠誠切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
負爲臣之節奏至賊已退識者壯之及是果有是
捷正統以來爲邊將戰功第一 叛臣喜寧伏誅
寧陰懷二心

卷之六

三

上皇深患之時校尉袁彬又被眷倚寧甚忌因誘彬
出營舉刀欲殺之
上皇急抹乃止至是四月彬與
上皇謀將遣寧傳命入京講好先使軍士高燧導路
密書繫燧解間令至宣府與帥臣爲禽計守備萬
全都指揮江福得書因厚賂燧且與盟曰功成歸
汝汝第毋泄姑待益兵至乃可爲也隨請於叅將
楊俊俊遣騎兵伏野狐嶺關旁燧迎寧及所隨百
餘騎至福令指揮胡觀孫素率壯士裹甲執饌且
自出關見之因懇寧下馬寧難之福再三懇請乃

下馬福又為畏懼狀請退兵隊寧揮少却福目壯士禽之關內兵鼓譟而出虜騎馳遁併禽數人以獻也先謀始漸懈

按喜寧之禽土人皆謂出自江福而本兵故牘率以為楊俊功蓋福會請兵於俊而俊之氣勢又能掩而有之耳功成俊受上賞不以及福而福亦不以自明非得事上之忠保身之哲者曷足以語此

也先遣知樞密院阿刺為書及叅政完者脫歡齋

卷之十八

四

番文赴京講和是時韃靼政事皆也先專之其兵最多脫脫不花雖為可汗兵稍少知院阿刺兵又少衆虜鼎立外親內忌其合兵南侵利多歸也先而也先則均受及欲和耻屈意而陰使阿刺等來言於是禮部會奏議和干謙亦勸答使盡禮可紓邊患耳乃陞都給事中李實為禮部左侍郎羅綺為大理右少卿充正副使以行勅書既下惟言報禮不及迎復實驚訝詰內閣白之遇太監興安被詔曰爾奉黃紙幹事他何與焉實等遂偕虜使北行

時

上皇在虜音問不通者一載也先以下見

上皇皆行臣禮每二日供一羊七日供一牛為御膳

薦女弟侍寢

上皇不納實綺往首至伯顏帖木兒營見

上皇次見也先與議迎復也先許之

李實詩曰萬里窮荒極遠遊風涼露冷正高秋

山川野宿渾忘險飲腹腥羶自解愁駝馬連營

勞饋餉犬羊夾道喜歌謳虜首悔過重朝貢早

卷之十八

五

奉鑾輿復帝州

重整衣冠拜上皇偶聞天語甚淒涼腥羶充腹

非天祿草野為居異帝鄉始信奸臣移國柄終

教胡虜叛天常只今天使通和好翠輦南旋省

建章

實騎還未入關而脫脫不花亦遣使通好邀人偕

往朝廷復議遣使迎駕諸人皆憚往鴻臚寺卿楊

善慨然請行曰此為臣效命之秋也命為左都御

史往報也先聞其至密遣一人若接伴者私來見

善問向日土墓王師何以不戰而潰善語以故且曰汝虜幸而得勝未見其福也因語以嗣君聰明英武納諫如流盡集群策所以勝虜者歷道之其人辭去潛告也先次日善至其營也先問往日拘留使臣尅減馬價之故善曰汝尅刺使臣進馬前者不過三十人今多至三千餘人我朝各賜織金襲衣爲欲恩享于汝也臨行又加賞宴可謂拘留之者若是乎間有在中國爲奸爲盜懼其歸而得罪故亡去耳豈中國拘留之耶若馬價之減亦自

卷之六

六

有說汝前日以書與中國使臣王喜寄送某官誤投吳良遂進之朝後某官懼究乃結權臣言所進馬非正貢故減其價又密語汝使臣曰事出吳良蓋欲汝仇害良也豈謂汝果中其計乎也先曰然此事果爲小人所措善曰汝爲大將聽小人之言忘大明厚恩擾害我中國害我人民上帝好生汝何好殺恐得罪於天耳今日和好如前早出號令收回蕃軍則上天可不發怒降災也也先笑曰善因問

上皇面時可再登極否善曰天位已定難再更易也先曰此堯舜何如答曰堯禪位於舜今日

上皇傳位於

皇帝古今一道也伯顏請留善更遣人往問須

上皇復位則歸之也先曰向我邀中國大臣來迎會至而不與迎失信在我不可平章昂克問善汝來迎駕用何物善曰苟用物來是公等貪利非美名也若徒手迎回非公等平日有仁義順天道何以能然是古今好男子他日吾書之史冊萬世稱述

卷之六

七

矣也先大悅曰爲我好書之次日也先宴

上皇爲餞自彈琵琶妻妾奉酒善侍立於側也先言於御前請善坐

上皇命之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廢君臣禮也先顧羨

曰中國好禮數明日宴使臣伯顏餞

上皇宴使臣如其兄次日駕行也先率衆首羅拜而別伯顏領番兵送至野狐嶺痛哭別去仍令五百騎送還官道中昂克因臘回亦追至獻一麀

李文達公曰此事雖由也先累受國恩一念之

善不可過向非使臣負忠義之氣發於言詞應對不窮聳動觀聽陰折凶頑開其向善之心則彼未必不猶豫遲留要索重利往復再三安得一旦慨然無疑以出 乘輿於不測之境哉若宋屢使奉迎徽欽不得祇見其辱耳嗚呼使臣若此千載一人而已

按

上皇回鑾固天命有在亦人謀之善也當時苟無干少保折衝禦侮力引社稷為重君為輕之義主

卷之十八

八

戰不主和則送駕之日已先隨虜發中和而不就始戰戰而不勝則危矣國事已去安望其回鑾也且夫宋二帝之不歸由於祈請之不已漢太公之得返由於分羹之一言譬如仇敵執大家之盾而索之贖大家竟欲弃之待訟而取期於訟之必勝而不期於盾之倖還則仇人知留盾無益不若不待訟而歸之之為恩此也先一隙之明也

上皇至懷來將抵居庸群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王

文忽厲聲曰黠虜豈誠真彼不索金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象素畏文皆相顧無復有言者胡濙獨具儀注送內閣

上皇至唐家嶺遣使回京詔諭避位百官迎於安定門

按建文時節義之士相踵視死如歸至正統景泰間未五十年也土木之難未聞皎然死節如所謂南朝李侍郎者豈亦建文末年摧抑太過而士氣不無少挫邪噫此士氣之所以當培植也

卷之十八

九

工部尚書石璞來督宣大軍務勅曰鎮守以下悉聽節制

此文臣總督各邊軍務之始又以都御史鎮守鴈門偏頭寧武關後用山西巡撫兼之蓋度支責之戶曹督理歸之巡撫而復以機宜進退付諸一人所以置諸將之發蹤合兩鎮之機權也冬十二月楊洪至宣府上言獨石八城俱宜修復然須責委任事之臣專督其事下會議禮部尚

書王寧以爲宜且棄置以俟餘日專力永寧懷來以通宣大少保謙抗疏曰獨石諸城外爲邊境之藩籬內爲京師之屏蔽不可自委以資仇敵尺寸進退之機安危治亂之所係也且當干戈擾攘之時尚宜慎守封疆况于平居無事之際而可自感土地耶

上意大決乃詔都督董斌提督獨石馬營雲州鵬鶚赤城龍門長安嶺李家庄諸城工役

此所謂口外八城堡也失之于楊俊而復之于

卷之六

十一

董斌內而肅愍文壯之執議外而楊洪朱謙之圖書俱不可誣也今八城爲宣府北路雖稱孤縣而所以屏蔽鎮城聲援京國者實重且大矣於戲由是而及開平而大寧固不有深思乎善哉少保之言曰尺寸進退之機安危治亂之所繫也

初都督孫安久廢存起之議授方畧令率兵度龍關且戰且守以復八城由是八城完固如初三年有被虜女子回言在虜營時聞虜議南侵女子

涑水縣人少保謙曰是必也先也去歲也先入寇抵涑水而此女子被虜今言營也先營也乃請命遊擊將軍石彪雷通屯宣大且言事如少急請身至懷來相度方畧

按先輩慎于機宜且身請行軍不恤勞悴如此京營兵來輸宣府餉十萬石以右金都御史李秉叅督宣府軍務總督邊儲僉都李秉請銀三萬兩買牛給貧乏軍民耕種秋成償其價軍民樂業邊餉充足時北虜以剽掠男婦易米朝議每大口米

卷之六

十二

一石小口米五斗虜不從秉曰是重物而輕人也每口與米一石總兵官以爲礙例秉曰何忍使我赤子爲夷人耶專擅之咎吾任之悉如數與之後聞

上以秉爲是城白陽常峪青邊張家口李秉上議曰獨石諸城可以無患白陽青邊諸處內近宣府外通沿河十八村實爲要地宜增築城堡總兵官紀廣堅執以爲非宜詔責讓廣從秉議於是悉城東上言尚書石璞總督時棟選鎮兵分爲三撥以

次接戰然分數不明強弱間置欲行再閱付其名實仍為三撥以備調遣

上從之

按兵莫善于奇正之相生而莫不善于應援之無繼夫驚鳥之擊也必伏其形蜂蠆之螫也不盡其毒古人因敗以為功始却而終勝者其機皆在此也是故連營七百里伏終不行百萬壓淮肥一敗塗地何者勢露于悉陳力止于一擊也三撥之說余于是乎有取焉

卷之十八

十三

詔參政葉盛督理獨石軍務獨石諸城屢事修復未見安輯盛乃上興革事宜八條行之軍民大感盛復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簡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于官凡立社學以教子弟置醫藥以濟疾病立義塚以葬死亡設煖舖以便行旅均蔬圃以給將士皆于餘糧取給制度品式纖悉具備由是獨石雖懸遠屹然巨鎮矣
按充是以為開平謀亦何不可是故陽武之見武人也

置守大南西路恭將駐平虜城屬以平虜朔州二坪王城 秋七月謫罪人來實獨希必保護議發罪囚充軍者於獨石諸城逃者覺察之併罪居庸紫荆提督官

此段乃主下天司府高宗朝提督官

王脫脫不

花併其部落遣使入貢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朝廷欲答詔而疑所以稱之者命群臣議禮部郎中章綸言可汗乃夷狄極尊之號今以稱也先則非宜若止稱大師恐虜酋慚忿宜因其部落舊號稱為瓦剌王庶幾得體從之召大同總兵定襄伯郭

卷之十八

十三

詔參政葉盛督理獨石軍務獨石諸城屢事修復未見安輯盛乃上興革事宜八條行之軍民大感盛復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簡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于官凡立社學以教子弟置醫藥以濟疾病立義塚以葬死亡設煖舖以便行旅均蔬圃以給將士皆于餘糧取給制度品式纖悉具備由是獨石雖懸遠屹然巨鎮矣
按充是以為開平謀亦何不可是故陽武之見武人也

置分守大同西路恭將駐平虜城屬以平虜朔州
二坪三城 秋七月謫罪人來實獨石少保謙議
發罪囚充軍者於獨石諸城逃者覺察之併罪居

四年比虜也先弒其主脫脫不

花併其部落遣使入貢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朝
廷欲答詔而疑所以稱之者命群臣議禮部郎中
章綸言可汗乃夷狄極尊之號今以稱也先則非
宜若止稱大師恐虜酋慚忿宜因其部落舊號稱
為瓦剌王庶幾得體從之召大同總兵定襄伯郭

卷之十八

十三

登還朝先是登上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
官與庶耻惟肆貪婪釀成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
禍夫田虜勢雖去請和變態豈能預度倘或渝盟
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為
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手足無措中國受侮已
深邊事豈容再壞正欲大興屯田以病召還後天
以前在大同對虜言中國募罪人輸通倉粟至
宣府赤城又募宣府罪人輸隆慶倉粟至龍門
兵部侍郎王偉往宣大稽軍餉備為少保謙所知

又按宣府督餉自主事王良之後繼者率不得
人後雖遣重臣亦不能為邊人信服如良至是
衆議舉盛來督軍餉盛來而鎮始鎮也

置分守大同西路恭將駐平虜城屬以平虜朔州
二坪三城 秋七月謫罪人來實獨石少保謙議
發罪囚充軍者於獨石諸城逃者覺察之併罪居
庸紫荆提督官募罪人來宣大輸粟雜犯死罪
二十石二流徒二年十六石餘遞減有差召大同
總兵定襄伯郭登還朝先是登上疏曰往者承平

卷之十八

又十三

日久人心驕逸官無廉耻惟肆貪婪釀成汚濁之
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去請和變態豈能
預度倘或渝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
之時若不早為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手足無
措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正欲大興屯田
以病召還後天順中以前在大同對虜言募罪
人輸通倉粟至宣府赤城又募宣府罪人輸隆慶
倉粟至龍門
兵部侍郎王偉往宣大稽軍餉備為少保謙所知

以御史遷兵部職方司郎中一時奏牘多所草定
謙引使佐已至是擢侍即出視軍餉備察訪夷情
審度形勢密具方畧付謙所託時議重之 冬十
月北虜入貢以保謙曰今次入貢既由甘肅大同
復由宣府獨石而來則是各處道塗俱有虜通伺
門窺隙可慮為甚請行邊將飭備

按嘗反覆景泰之事而知少保公之烈也止議
以排紛虛已以應變審問以謹微三者定而國
勢尊虜情得 中興之基固矣夫禍莫大於主

卷之六十八 古

出國危自金人以和愚宋數百年來賢智浼首
無能自奮已已之變公獨排和主兵罷遷置守
効失律以警人心倡死節以伸大義故當時中
官邊將一言及和則抗章論之乞正刑書外為
有君之辭內寓不和之間是故正議一申而義
徒之氣凜然也及夫乘輿既反虜使來廷納馬
奏章一切不拒雖邊塵之警日奏于耳而縉幣
錫予聊不少靳豈不以兵交使存臨機用間彼
狡黠之紛紛固不足弛我之備守是故虛已以

待而虜之情偽昭然也乃若察虜口之言策也
先之酌下因分貢之跡慮窺伺之有謀公豈一
日而忘懷哉論者謂公志切于圖存而心懈于
返蹕勇奮於接戰而智短于紆謀可謂以形似
論也

叛賊小田伏誅田邊人降虜也先信用之視喜寧
侍郎備既至邊受少保謙密計圖之至是田隨虜
入貢備親至陽和城納之因其行獨後伏勇士于
道執斬之給曰彼思其親亡去虜不疑邊擾大息

卷之六十八 三五

五年置協守宣府副總兵官分守宣府北路恭
將初諸將列銜不一珮印者稱總兵官亦有稱副
總兵者北路初稱鎮守景泰間稱提督至是始定
宣府自鎮守總兵官外置副總兵一員統奇兵稱
協守北路置恭將一員稱分守駐獨石屬以口外
八城堡北路後增屬滴水崖青泉鎮安鎮寧金家
庄牧馬諸堡置分守宣大布政司歲差山西布政
司參議各一員分守後專除 詔鳳門偏寧三關
番休戍卒正統末邊塞多事鳳門戍至萬九千人

皆振武衛民及大康民壯長役不休時以為苦鎮守都御史朱鑑請分番不許至是虜寇稍寧少保謙乃上啓宜聽其便從之虜雖和謙慮其未革心益為安內攘外之策永樂以來安置降胡於河間東昌境內生聚蕃息驕縱莫馴正統初吏部主事李賢建議比留五胡欲國家銷此積久難除之患不從及也先入關果有欲乘機騷動者譴因南征苗寇舉其有位號者以隨事平遂奏留其地都督楊俊議奏悉調撥內外軍馬出塞征虜謙謂如

卷之六

十一

此則京師各邊一切空虛若犬羊聞之以重兵迎截我軍牽制分兵從間道剽掠所在城池何以禦之進退之間兩有所礙此豈全勝之道上疏阻其議三年也先遣人來獻捷初也先強盛欲為可汗輒又劫勅普化普化正室也先姊也有子不得為太子而以他妻子為太子也先諫之不從顧攻也先也先不得已與戰敗之普化率十餘騎遁去也先盡收其妻妾太子人畜獻良馬二匹奏捷命以其使賜鈔幣十月也先遣人來朝首馬請命使

往來

上曰正統中緣使臣往來構隙幾危宗社今聽虜使朝貢優其賞宴便遂勅邊鎮練兵防虜宴瓦剌使臣二千九百四十五人於禮部令人得買瓦剌使臣馬瓦剌使臣携昔所虜中國男女百餘人至會同館詔諭人與贖彩幣二表裏使臣初詐言普化并也先令携還中國人已乃匿不發贖纒十二三少傅王直請答使瓦剌下兵部謙言臣職兵戎知戰而已若賊渝盟敢為悖逆當肅將天威往

卷之六

十二

正其罪遣使事不敢預議制曰使勿遣是冬也先及其諸酋乞黃紫織金九龍紵絲及金酒器藥材顏料藥器佩刀諸物禮部言龍袍金器非所宜用但與藥材諸物當是時也先使每至京幾千人出入驕恣毆守衛掠人財物至欲騎入長安門稍稍約束即彎弓持刀奪馬殺人通事都督昌英每好語阻之不聽輒侮罵四年勅瓦剌太師曰太師求答使朕恐使者交構彼此懷疑以故不遣太師遣人多二次三千餘人邊將等請謝絕朕念太師

忠義姑聽使人入京自後可少遣太師并各頭目
差正副使二十二人陞都督都指揮指揮千戶等
官骨銀脰犀帶九級花金帶九素金帶三花銀帶
一其三千餘人貢馬貂鼠皮賞織金綵表紵絲二
萬六千四百三十二縮九萬一百二十七衣靴帽
萬諭太師知之也先攻敗普化奔兀良哈依沙
不丹沙不丹殺普化也先遂自立為可汗盡殺故
頭目苗裔殺白馬九黑牛五祭天期八月入西番
寇我甘涼十月也先遣哈只貢馬貂鼠銀鼠皮書

卷之六

十八

稱大元田盛大可汗田盛華言天聖也未書添元
元年中言往元受天命今得元位盡有其國土人
民傳國王寶宜順天道遣使和好庶兩家共享太
平又致殷勤

太上皇帝

上以書示禮官自議答書吏科都給事中林聰言也
先不敢輒稱可汗使覘中國若輒從其稱長縱逆
賊仍其故號激怒大羊乞勅其來使歸語也先以
華夷之分順逆吉凶之道庶不失國體安遠侯柳

溥言宜仍稱瓦剌太師否且絕其使彼犯我邊塞
即興師致討儀制即中章綸言可汗二字在中國
固為戎狄酋長之常稱在戎狄則為皇帝之位號
觀其稱唐太宗為天可汗元世祖為成吉思可汗
可見矣向者脫脫不花為可汗乃其世傳所稱名
猶近正也先弒主僭稱名實大舛今若因而稱之
彼以為中國

卷之六

十九

天子亦稱我為可汗誇示群酋群酋畏服無復携貳
益窺中原後禍未測仍其故稱彼必慚死益肆侵
擾均為不可莫若賜勅封為敬順王或稱為瓦剌
王便

上曰也先雖鴛鴦亦能敬順朝廷宜如議稱瓦剌可
汗

上遂勅文武督兵大臣也先擅易名號其所遣使從
大同來或從宣府甘肅來奸計巨測京師備禦不
可不嚴爾等其選兵訓練條上長策聽便宜行事
并勅沿邊城守戒嚴

先是于謙上議京師三營雖各有總兵號令不同

一遇調遣奏撥兵將不識或至誤事乃于三營馬步官軍選擇十五萬列爲十營團練制虜及此吏部侍郎李賢議請造戰車參預機務侍郎商輅議請發遣外軍各回守邊守關給與原舊田土屯耕皆從之

李賢疏曰臣觀今日軍中有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能避箭又不能拒馬惟有所謂戰車者不但能避弓馬又有取勝之道馬火鎗是也近日乃不能以此取勝者非火鎗之過用

卷之六

三

之者不得其法耳夫使火鎗者須要先遮其身以壯其膽然後發而中不然畏其箭來手足失措雖能發鎗不暇取中矣臣觀車制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銳眼上開小窓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眼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四面共長十六餘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其馬不能衝障箭不能傷人彼若近前則火礮

齊發而奇兵繼出彼若遠避則我勢自張我威益振中國長策莫善於此

商輅疏曰宣大獨石營等處官軍在邊年久屢經戰陣正統十四年因虜賊侵犯漫散外奔至京或有軍頭帶領而來者久已偷安內地却令各處調發官軍及河南輪班官軍在彼戍守此屬既無室家可恃又無田土可耕因循度日懸望更替欲爲久遠之計難矣若復姑息因循不行發遣則邊境城臣愈見空虛設有賊至將何

卷之六

三

備禦臣又訪得永平等關口守禦官軍精壯所在人民皆安業而紫荆倒馬諸關官軍怯弱關內人民不免驚疑蓋永平等處係本土官軍而紫荆倒馬等處係客兵所在衣食不給畧無顧戀於彼者賊寇若來不過爲逃遁之計而已然此事屢有言者而本部未即施行其意蓋謂京師根本之地且留保定等城精銳官軍戍守而京軍脆弱可撥遣至彼守關殊不知方今急務守邊爲上守關次之若徒守京城此爲下策何

也蓋邊方失守則關隘警急關隘失守則內地人民將望風流移者縱有京師軍馬虜寇在邊亦何所施臣又訪得關外田地極廣惟屯田軍士地畝已有定額其守關守城軍非但無力耕田雖有餘力亦無可耕之田推原其故蓋附近城堡膏腴者先年在京功臣之家奪作莊田已又空閒者彼處鎮守總兵參將等官占為己業每歲私役軍夫撮借官牛等項耕種獲利夫且耕且守古人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祐皆已

卷之十八

三三

行之今日守邊之要莫過於此

瓦剌使臣進玉石九千九百斤却令自售也先弟遣人貢馬自是稍出入東西塞上為寇不復深入時也先新立恐諸部不從亦欲與中朝通好貢市往來然數年賞賜虜費不下百萬計

八年邊報比虜欲寇京師時

上不豫前廢正統長子立己子見濟後見濟病故儲位未定百官問安太監興安曰徒問不能為社稷計於是科道奏立東宮不允諸衙門又皆會議學

士商輅主筆請復立茂陵太具閣下召石亨會本亨曰

上病且休激他蓋十三日亨召至榻前面受代行郊壇之禮故知病重也時亨意以復立東宮不若請太上皇復位會都督張軌太監曹吉祥合謀同扣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無能為盍圖之徐元玉軌亨等從其言是月十四夜會徐有自有貞曰

太上昔日出狩非以遊畋為赤子故爾今天下無離

卷之十八

三三

心謀必在時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軌等曰兩日前已陰達有貞曰必伺獲報乃可啓議軌等去兩日夜復會有貞言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步軋象亟下拊軌等背曰時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已而軌云今虜騎薄都城奈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備非常為名陰內兵入內誰不可者軌等首肯之倉皇以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遂往會軌亨吉祥王驥揚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

紉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為有貞命仍鎖諸門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鎖迄有貞取鑰投水竇時天色晦冥軌等惶惑有貞輒行軌顧謂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鐵錮牢密扣不應俄聞城中隱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壞門啓城中黯然無燈火軌等入見

卷之六

十四

太上燭出謂軌曰爾等何為俯伏各聲請

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舉來兵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前掖

上皇登舉有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照朗星月輝光

上皇顧謂有貞等卿為誰各對官名有貞等前導密

有貞

上皇叱止之時輔座尚在殿隅諸臣往推之至中

上皇升座鐘鼓鳴群臣百官入賀景帝聞鐘鼓聲問

左右云于謙耶左右對曰

太上皇帝景帝曰歌歌做好

上既復辟即日命有貞為副都御史兼翰林學士明

日陞兵部尚書掌內閣事三月封武功伯

誌載錦衣衛指揮盧忠初有南城復辟之言頗

洩又嘗屏人請卜者全寅筮之寅叱曰是大凶

兆死不足贖忠懼乃佯狂為風狀學士商輅與

太監王誠等言盧忠是箇風子豈可聽信他壞

了大體傷骨肉之情後追問忠果謂供養真武

卷之六

十五

得其通報以妄言伏誅寅山西安邑人少替而

性聰警學京房易占斷多奇中名聞四方正統

間客游大同

上皇既北狩陰遣使命鎮守太監裴當問寅寅筮得

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以賀矣龍君象也四

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壬午浹歲而更

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

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

也後七八年必復辟午火德之王也丁者壬之

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乎自今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而子衝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既而也先復入寇京師戒嚴寅時在石亭幕下召問休咎寅筮之曰無能為也且彼氣已驕戰之必克虜果敗去踰年也先欲奉

上皇南還時率以為詐寅力言于亨曰虜人順天舉義我中國反失奉迎之禮獨不為夷狄笑乎亨遂與于謙協議遣使虜果奉乘輿來歸觀此則

卷之六

三六

曆數所歸有開必先誠不可以人力爭也或謂上北狩時宜奉太子居攝謙非見不及此蓋以社稷為重若太子居攝則父為重是不以金注而以瓦注竟致社稷獲安而

上皇得以復辟者定權輿於是也然南城之綱已昧子臧之節易儲之舉益滋矜臂之謀而委任權力之重如于謙者顧獨無一言金牌之禍恐亦不當獨罪徐有貞也

逮巡撫大同副都御史年富下獄尋令致仕時富

被參將石彪奏害逮繫至京

上問李賢曰年富何如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

上曰此必石彪懼富不得遂其私耳乃遣官體勘無實狀富遂致仕亨因與張軏等固請盡罷各邊各省巡撫及提督軍務等官從之 天順元年戶部郎中分詣各鎮督餉兼理屯田自是郎中督餉遂為定制初有謂王振陷虜中反為虜用者振族誅第宅改為京衛武學至是振黨以聞

卷之六

三七

上大怒曰振為虜所殺朕親見之追竄言者過實詔復振原官刻木為振形招鬼以壘塑像於智化寺北祀之勅額曰旌忠以僧照勝奉其香火 二年夏四月復置巡撫都御史

上召大學士李賢諭曰各邊自革巡撫軍官縱肆士卒疲憊朕初即位此皆奉迎之人紛然變更不出朕意今大知其繆卿與吏部王翱舉才能者用之於是賢翹薦白圭王守等六人備各邊巡撫也先荒於酒色又殘忍諸部不悅稍解散也先也

哈刺欲攻恐不勝乃召哈刺子飲酒鳩之哈刺子嘔吐覺走出不能行嚮指血染箭令其僕持告哈刺哈刺陽不知益敬順也先也先倉皇戰敗走從十數騎遁又恐此數十騎通哈刺半夜又棄此數十騎與二親信走道中饑窘至一婦人所乞漿婦人飲之酪遂去夫歸婦言狀夫疑其為也先急追及殺之諸部遂分散而孛來腐王子為雄孛來腐王子又殺其主小王子入寇陝西孛來近邊打圍石亨欲領兵巡邊取傳國璽李賢曰連年水旱

卷之六

三十八

軍民疲困宜與休息若璽乃秦所造亡國之物實不足為寶乃罷三年虜寇延綏命忠國公石亨禦之無功而還以罪伏誅亨生方面體長大鬚髯過腹及膝望之若關羽然其姪彪貌亦雄偉髯長過臍亨彪常嗜飲酒肆有相者曰今當平世造化何生此二人亨襲伯父指揮職善騎射提大刀輪舞如飛虎每從征輒敢當先立奇功封侯彪以官舍從亨有功陞大同參將後亨矜奪門功彪恃寵而驕會御史楊瑄劾亨侵佔民田亨疑徐有貞

賢等排陷訐於

上乃詔下賢與有貞并都御史耿九疇等於獄降謫有差有貞仍被亨讚其怨謗發金齒為民由是朝論不平賢再入閣亨與有力而終歸亨美久之亨干預朝政或乞請大頻

上亦厭之賢因發其私言奪門非美名且置

陛下於危道而俾其成邀為己功耳非為社稷計也上以為然及亨生子三日命之負見

上曰虎兒也佳善撫之朕當與卿結婚姻耳蓋意欲

卷之六

三十九

其子為附馬且探亨意淺深也亨不知對曰臣兒無福安敢

上笑額之命賜金鎖繫其項封鎮定侯亨謝負出

上由是亦疑亨矣既而彪在大同數侵侮其總兵官

總兵官因彪嘗欲城威寧海子遂密言彪潛蓄異

志而大同邊人適奏保彪為其鎮總兵官

上遂大怒思為殛除計矣無何進彪定遠侯召令歸

為親衛亨覺

上疑即令人促彪疾馳入京以解之會比虜入貢見

彪於朝羅拜稱王左右即又密聞而
上疑遂不可解密詔御史按劾即日拿彪棄市藉其
家而亨亦逮繫錦衣獄死

南大吉論曰亨雖不學性亦直爽軒豁而無機
變之巧當

英皇北狩群胡進圍京城時四方震恐中外戒嚴大
將元老束手無策微亨則國家幾殆然則亨此
功雖謂再造社稷可也使其後無迎 駕奪門
之事則威權不赫彪亦何時而驕哉夫何王文

卷之十八

辛

輩希圖富貴頃起異謀遂致亨承內旨率兵迎
立功歸臣下威震朝宇讒媚既作謀孽亦隨當
是之時謂亨叔姪恃寵驕恣則固有之若曰大
逆不軌蓋亦莫須有耳乃闔門就戮以快仇隙
之心哀哉敢表之以示公論云

又志稱亨門下有瞽目指揮童先手出妖書曰
惟有石人不動謂天意有在亨信之乃與其黨
盧旺彥敬杜清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
素厚今石彪在彼異日命彪代李文掛鎮朔將

軍印比塞紫荆關東出山東據臨清以絕餉道
則京城可不戰而疲遂議以盧旺守裏河一帶
是年虜寇延綏命亨禦之童先力贊亨成前謀
亨曰此事不難天下各處都司除代未週為之
未晚也童先曰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
先私罵曰這厮不足幹大事至是亨死其黨童
先等皆坐李賢曰在京武官多出亨門下而亨
又握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有變動內外
相應其禍可勝言哉今辨之於早除此大害非

卷之十八

辛

上之剛明果斷不能如此而亦祖宗在天之靈有以
默相之此論與吉大同正相反蓋賢固亨之仇
也但亨與徐有貞共謀殺于謙等亨亦自淪于
禍而有貞竟全其首領且有貞心術奸險嗜進
無厭首倡南遷之議使當時非謙之定見則社
稷不知何如也予謂有貞死且有餘辜金齒之
行奚足言天道之報哉有貞天才絕世尤善天
文地理方伎已已之禍前數月瑩惑入南斗亟
命妄學南歸皆重遷公怒曰直欲作達人婦也

遂行過臨清教驛而土木敗報至矣其後得寵時常不樂謂所親曰火星甚急候稍退方可自安未幾竟貶公後居鄉一日語客曰子見天象乎宦官之禍作矣吾爲吉祥所陷今彼之受禍視吾更慘也未旬日而吉祥被誅公初下制獄引鏡自鑑曰面色灰敗吾定不免乃日拱手默誦其所奉斗母呪又數日復就鏡曰吾今知免矣迨獄且論決而風雷大作承天門災方暝晦中或見錦衣堂上有物如豕者七蹲焉蓋斗神

卷之六

三十一

所爲也公奉斗極誠每日必北向四十九拜初無間寒暑合門不食豕肉沈處士周少被公賞愛嘗從容請其術公笑曰子欲試之乎顧庭中有犬卧焉因取衣珮一人髮圈加於臂以指旋而左犬若被繫輾轉欲絕又旋而右犬安卧如故矣又公謫金齒過某寺見老僧治果茗遠迎公訝問僧曰吾寺有石羊有異人至則鳴宋時一鳴有蘇相至昨夕復鳴知爲異人來故迎耳又石亭西征旋師舟次綏陰河中天瞑亨

獨扣舷而歌忽聞一女子溯流啼哭連呼救人者三亨命拯之絕色也女曰妾姓桂名芳華初許同里尹氏家貧父母逼妾改醮不從故捐生耳亨曰汝欲歸乎爲我副室乎女曰願奉箕箒亨納之裁剪烹飪俱妙亨甚愛幸凡親愛者輒出見于謙時爲尚書至其第亨命之出以誇美於公督促相踵女竟不肯出身怒欲斬之女走入壁中語曰妾非世人實一古桂久竊日月精華故成人類耳于公杜稷之器安敢輕詣獨不

卷之六

三十一

聞武三思愛妾不見狄梁公之事乎言罷杳然夫于謙有貞忠邪不同而同爲鬼物所敬豈非爾與德達尊之驗耶漫紀異聞云虜孛來寇陝西總兵安遠侯柳溥禦之敗績御史劉濬劾溥溥行賄得釋濬謫官已而虜大熾召溥還奪其太傅 孛來大舉入寇自大同威遠西擁衆南行邊將高陽伯李文素怯懦按兵不敢當其鋒已而虜衆直抵鴈門關代朔忻州一帶四散槍掠砲火徹于京師人民驚疑擁入京城莫能止

上初謂虜不過掠牛羊而去李賢曰京師宜出軍於紫荊倒馬二關駐劄非欲與之對敵一則安撫人民二則使彼知懼不敢深入又停會兵部奏欲遣將統京軍赴大同

上曰緩不及事徒勞人馬駐關之說可行於是遣都督顏彪屯紫荊馮宗屯倒馬然虜已有所獲見我軍不動去而復來遂復勅二關之軍赴鴈門人民恃以不恐既而虜亦引去

按魏尚燕范一太守耳能以其民起家人田畝

卷之六

三十四

拒匈奴大同自郭登治備以來號為雄鎮騎卒萬二千餘而李文不能一當其鋒文可誅也賢能叩榻請兵而不能正李文之罪何哉

寧夏總兵都督張太破虜於東壩 虜酋字來寇河西甘涼並浪等處總兵仇廉敗績虜益猖獗關中震恐遣懷寧伯孫鏗帥師禦之以兵部尚書馬昂總督軍務時太監曹吉祥在正泰間屢出征麾下多達官結以恩惠收為腹心天順初呼召此輩迎駕俱陞峻秩吉祥賣官鬻爵積債無厭

上初不得已而從之後不能堪稍踈抑之吉祥輒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所恩謀為不軌會馬昂孫鏗有甘涼之命期七月二日早辭朝欽與吉祥約乘是日殺昂鏗因擁兵入宮為亂吉祥居禁中為內應幸而都指揮完者秀亮風聞異謀時漏下二鼓詣長安門通鏗等潛報于內直先執吉祥將禁門嚴閉欽不知謀洩乃詣錦衣衛指揮逮某宅前遇某方出斬首碎屍蓋某亦吉祥所恩之人朝廷委任行志嘗緝欽過惡欽最恨故先殺之然

卷之六

三十五

後分布諸惡於各禁門待開擁入欽兄弟四五人俱在東長安門李賢四更時到朝房聞槍馬驚亂以為出征之軍及入房聞呼尋李學士賢方恐未省何事即出至門見甲士數人中一人砍賢一刀適欽至此退謂賢曰我父子兄弟盡忠逆駕今被逮果潛毀提吳頭示賢曰誠為此激變不得已也賢曰此人生事害人既除之即可請命欽曰就與我馬本進入即令人挾賢至吏部朝房尚書王翱處就紙筆寫成賢粒翱同行於門縫投進欽親

門不開乃舉火焚燒復尋尚書馬昂幸翽等解之
及天明欽上馬呼衆馳往東安門忽孫繼宗孫鏜
襲而圍之賢乃得脫時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寇
深各率軍逆擊俱被殺死至晚大雨官軍圍欽等
於其家盡誅之賢即上疏請急宣旨脅從者罔治
以安反側之心是晚吉祥等俱伏誅籍欽等家以
賞將士餘黨並流嶺南追封吳瑾梁國公謚忠莊
寇深少保謚莊愍孫繼宗加太保孫鏜進封懷寧
侯馬昂王翽李賢並加太子少保進完者禿亮爲

卷之六

三六

都督餘將士陞賞有差京師有賀三老者欽妻父
也先是見欽聲勢日盛絕不與往來欽嘗欲爲求
一官力辭不可及欽敗凡姻親誅竄殆盡三老獲
免

按是時有曰萬祺者江西南昌人少遇異人相
之曰有仙骨否亦極貴因留一書與之乃祿命
法也於是研精以卜公卿貴人多奇中景泰間
以吏胥辦事吏部衆奇其術授鴻臚序班及召
見有言軌驗賜以白金綵幣既而景泰不豫有

議召襄藩者石亨以問祺祺曰

皇帝在宮奚事他求刻期復辟

上既復位召見文華殿即日擢驗封主事累進郎中

曹欽反執王翽李賢時祺在旁欽問之對曰公

勿負國家宜以死上謝則自求多福王李獲免

事平

上聞召賜宴勞陞太常卿

陝西管糧通政司叅議尹旻奏賊退河間供輸困

極請乞罷兵議者懼有後警難之李賢上言兵出

卷之六

三二

在外可暫不可久暫則爲壯久則爲老莫若令彼

處官軍且耕且守調去軍馬俱令回還只留文武

官各一員提督彼處城保庶爲允當從之擢巡

撫大同都御史韓雍爲兵部右侍郎

上諭李賢曰須得似韓雍者方可代李賢以山東按

察使王越對乃越至陞見

上曰越丰姿是武臣之英邁者遂用之復定襄伯

郭登爵鎮守甘肅尋召還提督團營營務事母孝有

文武才所上章疏皆自爲之

成化元年置鴈門兵備道以葉盛為兵備副使自天順以來廢鎮守都院山西巡撫兼提督論者以鴈門隘地恐不專故有是命以山西副使理之盛首任振廢補偏多所裨益二年盛後巡撫兩廣議事至京給事中張寧等舉盛堪入內閣或說於李賢賢沮其進轉盛巡撫宣府與宣大營田正統間詔墾荒田然塞下尚多棄地又軍中有願耕者舌無耕具于是都御史盛請得五百金買牛千餘摘戍卒不任戰者課之歲畊收餘糧以為買馬

卷之六

三六

賞功之費田既新播歲復屢登所省轉輸甚巨盛復藉畫疆畝自記其畧曰凡墾田七十餘頃歲得米粟七萬四千石有奇又補馬千八百匹修屯堡七百所禮部言迤北酋奏欲朝廷遣使舊無此例宜令通事申諭來使還語其酋曰爾欲中國遣使往來洪武年間舊無事例正統中嘗一遣之反失和好朕遵祖宗之意不敢有違爾每差人朝貢朝廷如例優賞不得別有希冀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等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

多驍勇習見胡虜敢與戰鬥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兵部覆奏請勅御史往會官點選於是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皆選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為土兵每名量免戶租時得丁壯伍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由是土兵盛強而毛里孩連年入寇皆退却矣

卷之六

三九

按此土兵之法不但可行於延綏若九邊行之則邊民不困於賦役而心皆內向無復比走之人虜雖欲入誰為嚮導此定安長治之至計竟無有申明此意者今雖延綏此法亦就廢弛而各邊多事兵力財賦日不暇給矣安得如盧祥者當事而力主此議也

三年虜大入榆林塞殺孤山守將湯胤績

按胤績信國公孫也徐武公李文達當國曲意承奉徐則以為狂生李頗重其文墨每自言士不脫穎而出何見其才使其獨當邊方一面必有可觀李因薦為參將守邊人稱為湯一面一日與友人正飲聞虜人牧馬城下遂勒兵出

友曰擒此胡來飲不意虜兵大至湯兵寡無援
虜直前一箭而斃人遂傳曰湯一箭數月後口
外通州驛天色將暝忽有兵官騎從甚盛來坐
中室令免供具但索紙筆燈燭閉戶而寢明早
驛吏候起寂然無聞開門惟見壁間一詩云手
提長劍斬渠魁一箭那知中兩腮胡馬踐來頭
似粉老鴉啄起骨如柴交游有義空揮淚弟姪
無情不舉哀血汚遊魂歸不得幽真空繫望鄉
臺一時哄然人以湯素好恠而死亦有恠焉

卷之六

四一

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琚奏延綏慶陽二境東接
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迂
踈兵備希少以致河套連賊屢為邊患近有百戶
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遊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
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
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偏頭關東勝關
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速迷都六鎮沙
河海子山火石腦兒麟石海子回回基紅鹽池白
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嘴馬營等處共

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其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
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為地
土平漫難據已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
一路營堡移從直道是雖不免暫勞一時軍民之
力實為萬世防邊之長策也

上曰楊琚所奏移堡防邊甚有證據其言有理兵部
即會官議處以聞

按曾銑幾於復套其計蓋不出楊琚之說惜乎
垂成而殺身也

卷之六

四二

兵部奏延安知府王鑑言神木府谷等縣堡以至
安邊定邊等營寨相去千有餘里撫按分巡等官
罕有至者其邊塞士卒為官旗侵漁管使以至衣
食不給戰馬不暇飼牧器械不得修整豈能禦虜
乞行撫按分巡等官時常行邊禁革姦弊詔可

按王鑑所言真恻切而有餘悲夫邇來邊方撫
按既不巡行邊堡而分巡等官又往往參謁撫
按往返動二千里歲月幾何尚有日力及此
執今之當事者宜深體王鑑之言而嚴為之所

也

召大同總兵楊信還京李賢等奏河套與延綏接
鏡原非胡虜巢穴今虜酋毛里孩居處其中出沒
不常古云不一勞者不永逸今欲安邊必須大舉
而後可乞令兵部會官博議進兵搜勦務在盡絕
於是兵書王復等集議以為大舉搜套必主將得
人今鎮守大同總兵楊信舊鎮延綏穩知地利宜
召還京面受成筭其陝西延寧甘涼宣大鎮巡諸
官亦宜勅令整飭兵備候至期調發又信既召還

卷之六

四二

可以脩武伯沈煜代之

上允所擬遂召信還 勅陝西巡撫項忠太監裴常
總兵楊信協謀征勦河套 安遠侯教讀戴仲衡
上言兩軍交戰生死定於呼吸彼摧堅執銳之士
奮不顧身何暇首級之顧此其功最為上也今論
功者反以首級生擒驗功陞賞而當先破敵不為
上功所以士無鬪志惟圖幸取首級往往坐是而
敗乞稽洪武末樂間舊例以當先者為奇功生擒
者次之斬首者又次之

上令仲衡隨楊信勦賊仍命兵部議王復奏擒斬者
有實可驗而當先者無跡可憑不免有濫報之弊
上是之既而仲衡考滿停俸妻子在京無贍命以訓
導俸給之

按仲衡之論是矣而王復之說亦為有理然當
先破敵人所共見豈盡無憑要當另作一等不
與首級並論可也

兵書王復奏臣奉命整飭延寧甘涼邊備東自黃
河岸府谷堡西止定邊管接寧夏花馬池東西縈

卷之六

四三

紆二千餘里無有屏障止藉墩臺城堡為守備舊
城堡二十五處參差不齊道路不均兵馬屯操反
居其內人民耕牧多在其外遇賊入境策應無及
及西南直抵慶陽等處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接
北面沿邊一帶墩臺踈濶難以瞭望起今聲應稍
寧先行摘撥軍餘採辦木植候春煖土開併力興
工府谷堡移出芑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嶺響
水堡移出黑河山土門堡移出十項坪大免鵲堡
移出響鈴塔白落城堡移出醜營兒塞門堡移出

務柳莊不惟東西對直捷徑而水草亦各利便內
高家堡至雙山堡榆林城寧塞營安邊營定邊營
相去隔遠合於各該交界地名厓寺子三眼泉柳
樹澗瓦劄梁各添哨堡一座就於鄰近營堡量置
官軍哨守又於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
通共二十四座連接慶陽定邊營起每二十里築
墩臺一座共十座接連環縣俱於附近官軍量撥
守瞭北面沿邊一帶各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
隨其形勢以爲溝塹必須高深足以阻賊來路寬

卷之六

四

大足以積芻粟容容兵庶幾稠密聯絡而緩急易
於策應可以遙振軍威從之 舊例迤北入貢必
由大同路其宴賞優於他夷至是瓦剌太師阿失
帖兒木遣使哈三帖木兒等貢銀鼠皮及馬乃挾
朶顏三衛人從喜峰口入
上命只以三衛常禮待之哈三帖木兒不平通事諭
之始悟乃上番書服罪

上曰虜使既服罪仍以本等禮待之求討官職者給
以冠帶惟過分如蟒龍等物不與比辭禮部奏

刺兩月之間進貢二次又不經由故道用詭計以
結各虜由近徑以窺邊方宜有以破其詐遂勅瓦
刺曰自爾祖脫歡以來朝貢有常時道路有定處
朝廷亦待之不疑無有敗事爾宜遵守前人家法
何乃不依時月既差兀納阿等糾同卜刺罕衛來
朝未及兩月又遣哈三帖木兒等同朶顏衛不依
故道却從東路來朝二衛朝貢自有常例今糾引
而來甚非所宜爾今後當體爾前人所爲每年冬
月遣使來朝不過三四十人仍由大同舊路進入

卷之六

五

則事無猜疑朝廷得以專意款待庶幾永享太平
之福 總兵楊信等奏虜酋毛里孩近雖北遁然
畏迤北強虜復回河套駐劄請更調宣大等處馬
隊與臣等原統官軍計有十萬以來春三月初旬
會合尅期進兵併力勦絕以除邊患 鎮守開原
右監丞肅朗坐失機召還以監丞張鑑代之於是
遼東屬衛指揮王綸等請鎮守太監李良保留良
因奏勝敗兵家常事昔武侯失利街亭韓琦喪師
西夏自古用人未嘗以一失遷棄今綸等保留肅

朗乞令帶罪殺賊兵部覆奏謂街亭好水川之敗以馬謖任福遠節制非武侯韓琦之過也朗私後軍人圍獵誤事豈得援以為比宜勿許內批朗既為良等保留仍舊開原守備張鑑田李良慶監鎗俾各用心禦寇 三年置宣府遊擊將軍選鎮兵精銳者自為營以遊擊統之前此稱遊擊者所部多京營兵至是始選鎮兵號前鋒云後復增選一營曰新遊兵亦置將統之 初設寧武關置守備巡撫都御史李侃上言寧武北臨雲翔西帶偏保

卷之六

四六

虜入要衝請設關防守從之後弘治間都御史侯恂復奏置守禦所以王璽為偏頭總兵璽甚有威名乃築長城起老營丫角墩接朔州至老牛灣二百四十里號為二邊 巡撫遼東都御史張峽以挾私生事酷害邊軍為軍士所奏命給事中鄧山刑部員外郎周正方往按之

按巡撫之尊被軍士之訴雖其不職自取而體統亦甚喪矣往勘之命不若取回另查庶不啓上下凌遲之漸耳此亦異事故記之

四年陝西固原土韃滿四反據石城官軍討之尋平滿四者故元平涼萬戶把丹之孫也把丹雄長西陲國初款附斥平涼固原餘地俾之耕牧入隸版圖垂百餘年生聚日蕃號滿家營有數千人皆驍雄善騎射歲以縱獵山野為利而滿四其酋豪本名俊及是固原守將饒御失德虜潛蓄異志鳩聚隆德安定內附諸胡種及迫脇鄰土雜居軍民而攘攷其馬驢牛羊財帛不旬月衆至數萬據石城之險密援外虜為應城距故營數十里遂徙為

卷之十八

四七

家伐木結柵城上豕生牛革以為固四面陡崖深溝惟東西門入道仰躋敵騎不可成列近城曰砲架山日照壁山高千仞由葫蘆凹以登馬四守之引置木石其上俟攻至下施飛擊中人必死四常自語天設金湯先是四徒掘得前代行元帥府事銅印每以是部署帳下群醜火四火能為腹心馬冀南斗為股肱咬哥為爪牙滿能滿玉為羽翼勢甚猖獗前巡撫陳玠寧遠伯任禮廣義伯吳琮參將劉清發兵三萬薄城屢戰大失利都指揮蔣

秦申澄死之遠近騷然事聞

上勅項忠爲總督太監劉祥爲監督平虜將軍都督劉玉爲都統副以伏羌伯毛忠等率京師及三邊馬步精兵八萬有奇七道攻進環石城山谷爲營陣大小數百戰毛忠都指揮周璽費澄戰死忠曰虜烏合之衆利在速鬪不能持久吾將堅陳以待其斃乃下令深溝高壘不輕與戰是月慧出西方忠曰昔李晟討朱泚瑩惑守歲卒以成功今殆類此乎即以師據賊水草赭其旁近地賊夜汲者復

卷之十八

甲八

設伏擒之由是賊人馬饑渴勢日困而撫寧定襄兩侯伯慮賊與沙漠相通連請遣京軍往助忠兵部尚書程信主其議內閣輔相彭時商輅不可程信忿出危言以爲必失關中廷臣附信咸尤時輅二人執愈力必保無虞忠亦堅主坐困之策與賊相恃三月餘賊芻水俱乏賊將有揚虎狸者驍勇多智四倚爲謀主至是官軍攻急虎狸見勢不可爲夜潛出詣軍門降忠厚加慰勞示以賞格令擒賊首來獻虎狸請誘彼出戰擒之忠許諾遣虎狸

四明日忠伏兵東山口四果出戰遂爲官軍所擒餘黨潰散凡北走者忠命官軍追戮之械滿四赴京伏誅時賊僅平而延綏忽報北虜入河套矣於是諸軍悉撤回原鎮人始服彭時之鎮靜能料敵知人也

按項襄毅之困蒲鞮無愧趙克國之困西羌而彭文憲之主議成功亦不愧於魏相

朝廷有人杜稷之福也

吏科給事中程萬里言陝西重鎮國初以來安置

卷之十九

甲九

土達於寧夏甘涼等處種類蕃息往年虜賊侵擾今歲亢旱饑饉有司失於撫恤是以蒲四等據險肅聚今毛里孩去邊不遠兵荒之後民窮盜起乞勅有司存省賑貸仍選大臣一員奉勅往彼與守臣會議招土達中年高有識者宣上恩威諭以禍福使之各率其屬無自疑貳且罷一切苛政庶足歡動其心潛消其患臣又意毛里孩有可敗者三距我邊方纔二三日程彼客我主以客就主一也馳驅不息人馬疲勞二也散逐水草兵力四分三

也為今之計宜選京師騎兵一萬宣府大同各一
萬每三千人為一軍驍將十人統之嚴其賞罰密
使人探毛里孩所在出其不意晝伏夜行徑擣其
壘破之必矣宜及其未發早為之所欲戰則圖方
畧欲守則飭兵力毋祇憑文移致誤大計詔下兵
部廷臣議謂毛里孩自前歲朝貢後不復犯邊今
無故興師恐非萬全之計請勅東北邊臣但戒嚴
以備
上是其議

卷之六

五

按成化間程萬里之言不行嘉靖間曾銑之計
不竟自是無復敢為復套之議矣惜哉

陝西總督項忠等奏固原地方千里水草豐茂內
為土達巢穴外為北虜出沒守城惟一千戶所軍
少勢孤是以滿四陸梁州北有西安廢城相距三
百餘里宜於此添設一衛一所以振其要衝從之
五年初孛來稍衰其大酋毛里孩阿羅出少師
猛可與孛來相讐殺而立脫思為王虜中言脫思
故小王子從兄也於是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三

首始入套爭水草不相能以故不敢深入為寇時
遣人貢馬然亦通朵顏諸戎窺邊郡 成化初阿
羅出結扎加思蘭孛羅忽結毛里孩各為黨出入
河套我漢人被虜去及罪人走塞外者又為之鄉
導遂攻堡圍墩深入內郡殺掠人畜扎加思蘭故
居哈密北山至是殺阿羅出併其眾而結滿魯都
滿魯都僭稱可汗以扎加思蘭為太師住牧河套
延綏寧夏之間騷然於是宣大兵至秋悉赴延綏
策應踰春乃還西援至九年方已後不備紀 置

卷之六

五

分守宣府東路參將東路舊有將臣駐懷來城或
稱鎮守且罷置不常至是定置參將稱分守駐永
寧城屬以陰慶永寧懷來保安新城五城堡
後增屬四海冶堡置大同遊擊將軍立營選鋒與
宣府同陝西巡撫馬文升奏陝西三邊榆林最為
要害河套山澤之利足以資虜是以侵犯我邊曾
無虛歲請勅該部每歲秋初遣主事一員督軍計
辦糧草事竣還京務使常有十數年之積則軍民
免轉輸之勞地方無驚疑之患事下戶部議以為

陝西歲徵稅糧及部運銀布三百十九萬八千三百三十二石彼處歲支糧料并銀布折支俸糧及冬衣布花折收止用二百一十六萬六百八十三石尚餘一百二萬一千六百四十九石此外又有開中鹽糧之類以三年計之可足年半之用以十年計之可足四年有餘其所不足者有司不能依期完納耳乞移文巡撫并布按二司總督糧儲官預計各邊所用之數酌其地里遠近量為派撥秋收徵完則足以供用不須借撥他省別行措置從

卷之九

三

之 八年勅都御史王越總關中軍務議搜河套復東勝越言欲得一爵位崇重威望素著者統制諸軍往圖大舉乃命武靖侯趙輔充總兵官總制各路車馬搜套未幾輔以疾還搜套亦不復舉又命吏部侍郎兼祿往視歸奏以為套地不可耕種止事勢所難遂止 陝西都指揮董縉失機巡撫馬文升械之至京

上曰縉既臨陣先遁本當處死姑從寬典降三級令當先殺賊今後失機將領監候奏治不必解京著

為令 刑部主事張鼎上疏言臣生長陝西比見邊務日殷謹陳事宜以備採擇其一曰陝西八府三邊腹裏俱有鎮守總兵巡撫都御史等官不相統一遇事各苟可否有警不相援救宜推文武兼濟者一人總制三邊副將以下悉聽調遣事體歸一其二曰頃年軍法不行為將者縱賊殺掠出入自由後有失機宜從律例科斷其三曰腹裏官軍素係怯弱惟士兵驍勇而邊將多侵奪其功故多畏避宜立法召募特加優卹有功不得隱蔽則土

卷之十八

三

兵効勇而鄉導可得美其四曰今邊將上下相蒙遇虜入寇閉門不出或有失機多歸罪於下古之為將者與士卒同甘苦而今之為將者每以供饋餉勞人千里之外宜禁絕之 九年虜酋脫脫遣使四十餘人至大同貢馬

十年置分守宣府西路參將舊亦時置將臣稱鎮守至是定置參將駐柴溝堡屬以柴溝萬全左右衛新河新間口懷安洗馬林西陽河張家口九城堡 延綏都御史余子俊上疏言陝西有三邊三

邊之中延慶爲內地國初逐出殘虜遠遁黃河之外至正統初虜始渡河來犯近邊守將于緣邊立界石創置榆林諸營堡外又築墩臺以瞭望天順以來虜知我京西諸邊各據險難於窺伺惟延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以為嚮道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頑居內而我列屯守外在其外請於緣邊一帶墩臺中築牆建堡其舊界石一帶多高山宜依山形隨地勢或剉崖或累石或挑塹延引相接以爲邊牆於是東起

卷之十八

五十四

清水營之紫城峒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袤二千里每二三里則爲敵營營若連比不絕又於中空築短牆橫一斜二畧如黼月狀以爲偵敵避箭之所凡爲堡十二營營八百有奇墩九十有五兩月而功畢虜過城下者齧指相顧號爲駱駝城子俊又請即榆林堡置衛取進丁之當勾者及戍南土者之子孫益兵以實之凡內邊曠地悉令墾爲屯田歲獲數萬石又奏立衛學以教軍中子弟凡軍中器用皆範銅鐵爲之俗初不習藝圃求種教之

植自是蔬果與內地等榆林遂爲重鎮士馬精壯雄於諸邊子俊之力也

勅邊軍遇賊如曾率衆對敵有衆寡不敵者雖失利不罪其閉門坐視見賊先退者乃坐失機

按我朝達賊所以敢深入無忌者正以損軍之罪重而坐視之罰輕耳今先退之令遽矣然玩愒成習今後不行所以邊患無已也

兵部侍郎馬文升奏遼東地三面受敵中東西路遇有警報彼此應援切見遼陽之西一百六十里

卷之十八

五十五

廣寧迤東二百里遼河一道分界遼之東西水結則人馬可行易於應援或遇冰開賊先據之我兵雖有渡船不能徑濟彼此勢孤誤事非小請造大船十數橫列河中下懸鐵索上加木板以爲浮橋遣兵護守以便往來設或有警則東西聲勢相連不致誤事從之 大同巡撫李敏等奏報大同三路計修牆壕塹墩臺共九萬三千七百七十九丈 十三年二月虜酋滿都魯札加思蘭遣使桶哈刺阿忽平章等三千餘人至大同貢馬駝詔許

一千七百人餘省諭還 虜告饑鎮撫官廩之而去 時虜中相循仇加思蘭女妻滿魯都欲代滿魯都為可汗恐衆不服又欲殺滿魯都而立幹赤來為可汗滿魯都知之索幹赤來仇加思蘭匿不與遂相仇殺 十五年滿魯都寇榆林 山西巡撫何喬新奏緣邊軍民潛出境外伐木捕獸猝遇虜拘執冀得免死遂為嚮道犯邊宜嚴禁防凡守關之人知情故縱俱謫發煙瘴地方充軍 有能捕獲者給賞犯人財產從之 十九年鎮守

卷之十八

五十一

大同太監汪直奏小王子欲大舉復讐乞將直舊所統達官頭目盧深等兼程赴援下兵部議尚書張鵬等謂大同各邊土馬數及四萬兵亦足用直所請姑勿許宜勅守將合兵禦虜仍令永平山海遼東各邊嚴謹提防且言京師武備所以控制四夷必須養威蓄銳於閒暇之時方能折衝禦侮於有事之日迺來困於差役銳氣消沮恐一日警急難以調用宜悉停其役詔可 虜寇大同總兵許寧巡撫郭鐘鎮守內官蔡新以失機下獄命錦衣

衛三法司會鞫具奏詔寧等輕率進兵折損官軍本當處死姑從輕宥降羽林衛帶俸指揮鐘降射洪縣知縣 復命余子俊往宣大等處總督軍務倉場宣府巡撫李岳等奏連歲兵荒恐言者仍以修邊為事未免動衆妨農乞暫停止以待豐年事下兵部尚書張鵬等以為差官修邊已有成命請自聖裁詔令余子俊至彼酌量處之 二十年置分守宣府南路叅將順聖川舊為牧場其東西城未有官守子俊以其軍匠雜居恐生他變又十九

卷之十八

五十二

年虜寇二城罹害甚慘乃請招募新軍千餘設分守南路叅將駐西城屬以東西城蔚州衛廣昌所五城堡 二十一年夏四月築宣大長城起大同至偏頭關界六百里尚書子俊上言臣先巡撫延綏時曾築長城或斷山為牆或立墩挑塹西人至今賴之今宣大地勢平漫過于延綏築城為險尤不可緩欲朝廷不惜小費成此大功使兩鎮之間雄峙足備又曰每城二里須墩一座墩設縣樓以施砲石夫砲石所及不下里餘今以兩墩共擊一

空為守不難其脩築工美則一萬人十日可成墩
二十為役亦不為久也從之

五月京營兵來助役子俊復言山西荒悍無所須
力乞發京營兵助役于是都指揮顧綱率二萬人
至子俊分萬三千餘役宣府六千餘役大同 城
井坪子俊又言威遠至朔州百七十里寇入兵力
不相抹且山西轉運必經之路數為虜斷宜于適
中置所築城以通警急 詔從之子俊乃置井坪
所調朔州軍百名為十百戶而以諸州縣土兵千

卷之六

三十八

人戍之邊塞稱便井坪城而大同之右翼全 二
十二年子俊言工役既興必得憲臣二人督理軍
餉稽察奸弊乃命副使毛松齡僉事周寧來宣大
理軍餉此兩鎮有分巡之漸也 始賦墾宣大田
子俊令慶陽府同知郭智檢校宣大墾田凡二萬
三千七十餘頃請每畝賦糧三升得糧六萬一千
一百石草二萬七千六百束

按是時邊土盡闢而順聖川馬房復罷是故墾
田出而糧額增也於戲塞下粟一石內境數鍾

上也塞田墾則邊儲增邊儲增則轉輸省所關
非細也然塞田薄每畝糧三升則似過重矣乎
戶科都給事中劉昂等劾奏子俊取民無度用財
無節國家賦有定制今則創為預徵邊有常供今
則索於額外借漕運而京儲因以不充急於運而
京民為之擾動乞逮至京明正其罪以為大臣妄
費邊儲之戒御史朱欽等奏子俊於凋弊之餘輒
興城堡之築事不酌其可否功惟幸其必成遂致
邊備空虛群情嗟怨疏並入

卷之十八

五十九

上命工部侍郎杜謙等勘報還奏以為子俊在邊未
及二年費用官銀一百五十萬餘兩糧料二百三
十萬石雖出公用然亦勞民傷財不為無罪
上曰子俊處置乖方費用數多姑置不問革太子太
保令致仕去

按延綏故元成曰鎮城舊在綏德余公遷出榆
林軍民役死不下萬計至今榆林孤城懸于荒
漠勞師戍守歲費萬千綏德藩籬竟失鎖鑰虜
騎長驅直闖內地其貽謀蓋不審矣

二十二年西番王罕慎來貢言瓦剌有克捨太師
革捨太師克捨死其弟阿沙赤為太師革捨弟阿
力阿古多兀與阿沙赤相讐殺遂西走據哈密時
北虜大抵瓦剌為強小王子次之二種及復相殘
並陰結朶顏伺我塞下即貢馬二種亦相繼往來
恐中國有所左右以故雖涿入彼自相猜忌不能
久留內地未幾滿魯都衰弱不知所終而把禿猛
可王太師亦思馬因知院脫羅干屢遣人貢馬
弘治初把禿猛可死阿及立其弟伯顏猛可為王

卷之六

李

虜中以太師官最尊王幼恐太師專權遂不復設
太師伯顏猛可及其酋長與瓦剌酋亦遣人貢馬
時馬文升在兵部許進巡撫大同進數條邊事戎
政修明中朝大臣知進進疏至輒允下進嘗貽書
小王子言通貢之利小王子瓦剌二種聞進威名
遣其酋長哈楠察察等以保貢馬二年三貢每貢
多至三千人少不下二千皆猶兒庄入比至塞皆
下馬脫弓矢入館進亦嚴兵待之諸虜留塞外者
亦時與酒肉華人盜虜馬請斬狗大同宣府河曲

皆無虜患四年正月刑部尚書何喬新乞禁胡服
胡語 五年毛松齡周寧督理宣府軍餉事竣輒
去至是始議置分巡歲差山西僉事一員號口比
道後專除 九年虜由羊房堡入寇宣府北至龍
王堂總兵莊鑑副總阮興出戰斬七十餘級 十
三年虜火節本小王子部落強盛跋扈又有脫羅
干之子大節亦雄黠為部眾所服小王子不能制
六月火節大節分道自大同東西路入西路歷威
遠左衛駐營朔州東路歷天城陽和駐營蔚州城

卷之六

李

西煖泉散掠馬邑懷仁應州廣昌副總兵姚信遊
擊陳廣李祥擁眾堅壁不敢戰或曰火節乃虜別種號鷲掌韃韃
詔督平江伯陳銳戶部侍郎許進擊賊亦不敢前
虜縱掠數日引去巡按御史趙鑑疏論信廣祥罪
詔信等立功自贖 初兵出中貴子弟踵故弊求
報效舊例留之帳前為參謀待陞賞進至大同悉
編人行陣中貴子弟皆怨暨班師交譖進在軍中
作威無狀語聞於
上進致仕去時論為之不平進著九邊論甚悉云

十四年虜酋火節復擁大衆寇榆林命保國公朱
暉都御史史琳調集諸軍號十萬分布常州等處
戶部侍郎李鏊總餉挽八郡之粟隨軍供給禦之
覘虜酋所在潛師河套乃急擣其巢穴會夜大霧
虜聞礮驚遁僅毀其廬帳斬老弱百餘首暉軍歸
以南鴻臚卿陳壽巡撫延綏時火節侵犯劇甚邊
堡失事鎮城書閉壽兼程赴任先卹陣亡官軍隨
易諸路將領兩旬間與虜戰三勝虜知有備遂渡
河北遁同事者諷壽註子弟姓名戰籍中當有功

卷之十八

六十二

賞壽曰我子弟皆不諳弓馬竟不許時論賢之時
虜逼塞下中官苗達力請出兵劉大夏議不可

上曰未樂間頗年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

皇上聖武固同于太宗柰今將士遠有不逮不若且
令各邊料敵戰守

上曰朕幾為人所誤事乃寢 甘肅副總兵魯麟自
先世歸附居莊浪之西其大同部落甚衆麟結納
嬖近求為挂印總兵不得遂棄官歸大同不臣之
風漸聞于京師

上問劉大夏何以處之對曰亦聽其歸耳聞麟貪酷
失下心去其兵權無能為矣麟家積黃金數十萬
遣人賄大夏願竭貲取挂印大夏曰麟苟篤忠貞
且為國家名符何挂印之足言今歸未旬月遽求
起用不可麟竟快快病死 罷鴈門叅將置協守
副總兵官行事視鎮守 兵部奏准各邊應禁林
木不許軍民砍伐違者發煙障地面充軍武職降
級

卷之十八

六十三

按國初建節偏頭屏蔽全晉後來罷置議論不
常重虜患則以罷之為非惜戎費則以置之為
冗亦彼此殊也夫西北之形勢戰守之便宜有
定形有成策也胡如是其舛邪故嘗曰薊州遼
東京師之左翼宣大偏頭京師之右翼宜重其
防太原澤潞所以給宣大山東河南所以供遼
薊宜寬其以論者曰偏頭倚大同為蔽夫丁角
之西牛灣之東偏守自為邊也大同何得蔽之
晉溪王公曰國家屯兵大同固足為太原之蔽
然虜自西北馬邑而入則大同路遠不能相援

意亦謂此也

十五年提督都御史史琳言馬門樓子營去關七十餘里宜儲餉以備客兵請城之詔可之乃城樓子堡詔陞平涼府開城縣為固原州設大臣總制陝西三邊軍務命尚書或侍郎兼憲職領勅書鎮治于此

固原邊論曰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河套虜未熾平鞏之間得以休息所備者北西黃河一面耳有靖虜衛以陝西巡撫總兵自弘治十進領此邊與三關事體相同

卷之六

六十四

四年火篩入掠之後開城遂為虜衝於是始改州立衛設總制大臣領叅遊等官屯駐屹然一

巨鎮矣固原所轄則有黑木鎮戊平虜紅古板井彭陽等城西安州海刺都等營環慶則有走馬川青平山城西水等城堡靖虜蘭州則有乾甜池打刺赤一條城十字川西古城積

積難等堡處處可以通城弘治十五年兵部議設總制于固原後總兵亦住此城以固靖蘭四

衛專隸嘉靖十八年命總制鎮花馬池陝西巡撫總兵移鎮此邊

唇齒花馬池一路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而響石溝至靖虜衛邊墻修築又在所緩蓋力分則勢弱寇已入門

主人難禦若總制不駐花馬池固原未可息肩

也靖虜衛側每歲黃河水合一望千里皆如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踏冰馳蹕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為禍階何者調兵此時為防虜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然則不添綠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在他鎮有事則然無事則已若固原防守之戍則每歲凡四閱月而糧芻不為之預處支給如之何其不告之乎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蓋

卷之六

六十五

欲來商旅納債賄填實此地而王瓊移置下馬房其見偏矣然此特一隅之論耳若夫任將任

官足食足兵之計孰不能言之所以體權盡變

則存乎其人焉耳固原在寧夏之南實關中要向可以顧河西弘治間總制秦紘築內邊墻自饒陽界起至徐城水三百餘里又自徐武水起至花兒峯長六百餘里至今二月修築之為內地重險猶室家之有堂與也有故則總制選

等外處置得宜全陝可恃以無憂矣

十七年小王子遣使求貢意甚懇大同鎮撫以聞詔二千人入貢既而不至謀報虜中說欲搶黃裏

謂京城也又云朵顏衛頭目可兒乞蠻通和小王子引誘入寇內閣議戶部侍郎顧佐往宣大督理軍務上御煖閣指佐名曰力量頗弱恐不了此衆舉左侍郎王儼

上曰儼好須掌印又留佐與儼議事次日內批閣仲宇赴宣府詳具兀良哈傳中

按廷臣之才知之必直督軍之任用之必慎故副使李夢陽謂

上晚年益明習天下事是類也夫

卷之二十八

六六

十八年秋七月虜由新開口入寇宣府至虜臺嶺副總兵白玉遊擊張雄合叅將李稽及大同副總兵黃鎮遊擊穆榮禦之虜縱數千騎嘗我軍玉置營土阜虜望見指笑曰彼自落乾地可立伺其敗也乃合兵圍我軍數重絕汲道止留隘地一隅時總兵張俊別官在外不知其計以兵來援因與至合營虜復斷隘道于是內外不相聞糧水俱絕命軍營中掘井深十餘丈不得泉遂大困爭飲馬溲咀馬矢至七日天大雨雹賊乃解去士卒死者八

千人馬畜甲仗盡為虜有 詔楊一清經畧陝西邊務

按此漢虜勝衰之候我國家養兵百年極盛而燿一大變也合宣大之良戢于一且至今六十餘年而瘡痍之疾呻吟之聲往往在人耳目邊軍緣此逡巡畏敵無復迎戰矣

正德元年改楊一清為總制一清奏請修築邊牆自寧夏花馬池東至延綏定邊營西至寧夏橫城堡綿亘四百餘里所費纔二三十萬而人民有耕

卷之二十八

六七

牧之地官軍省徃戍之煩報可興役剋期而完中官劉瑾憾一清矯詔沮之僅築四十餘里而罷邊人惜之瑾又逮一清下獄李東陽營救得釋歸其二十一年一清再臨又當 初弘治中六年戶部尚書 惟柄國起不能再舉也葉淇奏改商人赴邊納米種鹽之法令其納銀運司解戶部分送各邊糴米淇准人天下鹽課獨准為盛在淮商人多淇親識欲便之故輕變法自後各邊始有年例銀之送人忘其即種鹽商米折色自各運司轉歸戶部而來者至正德三年戶部奏

送各邊年例銀時中官劉瑾擅政詰之尚書顧佐不能答瑾怒命檢舊例佐阿意曰檢無之瑾大怒謂戶部通同邊方共盜內帑悉追問矯詔停送各邊年例銀并禁鹽商報納糧米邊儲遂大賈乏因詢國初如何足餉議者以為國初屯田修故能足餉後屯田為勢家所占故軍食不給耳此亦正分緩急瑾遂遣御史胡汝礪周東楊武顏願壽等分往各邊丈量屯田侍郎韓福總理之以增畝數完逋租多寡為功罪於是使者詣各邊行督責之

卷之六

六六

政增屯田數百餘頃悉令出租人心怨憤後瑾敗汝礪自殺乃寧夏鎮將何錦周昂等遂殺都御史安惟學偽立安化王寘鑄邊地大擾寘鑄性素放悍多不法見瑾擅政常懷不軌之念至是丈田官奪其素業地益不忿因眾亂遂為之主移檄數瑾惡與師問罪

上聞變命提督都御史楊一清太監張永會兵討之都指揮仇鉞先被寘鑄威脅同事及聞天兵將至乃計擒寘鑄及其黨何錦等八月張永獻俘瑾

不欲一清入朝乃留為陝西總制永與一清定謀與宦侍張雄等乘間共訴瑾流毒海內激變寧夏陰謀不軌宜早擒之

上猶豫未決永等曰少遲我輩皆齏粉矣陛下安所之乎

上乃親至瑾第觀變時漏三鼓禁兵排闥入瑾驚起曰事可疑矣趨出戶遂被執坐以謀反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取其肉啖之悉誅其家屬論寧夏功封仇鉞為咸寧伯召一清為戶部尚書加太子太

卷之六

六九

保

王恭襄公曰成化間開設榆林衛增置城堡以陝西民供不繼奏送江南折糧銀補其不足然亦依原折銀舊例每銀二錢五分准米一石支與軍士其後大同等邊缺糧亦暫送銀往補然皆不多未有以萬計者至弘治間戶部分送各邊始有年例銀多至數萬兩其實不過以補商人赴邊上納之米耳然送銀各邊糴米而邊方米價湧貴市糴其艱不如商人報數上納本色

之猶為得實利也今并革罷之邊儲安得不缺
乏乎使當時顧佐于堽問之時答曰昔鹽課在
各邊上納米故無送銀之例後改銀解京故不
得不分送各邊買米如此則瑾必不怒而反正
鹽法邊儲利益矣

寧夏邊論曰寧夏亦朔方地也秦為上郡河西之地即古夏州
與甘肅東西相連 固初立寧夏府洪武五年廢之徙其民于陝內地九年設寧夏等五衛于此其地有漢唐二渠引水灌田足稱富庶蓋樂土也賀蘭山據其西北黃河環其東南險固可守又漢唐舊渠皆在厥田

卷之十八

二十一

上上引水可以灌稻人易為生成化以前虜患常及河西自虜據套以來河東三百里乃更為敵衝是故窺平固則直犯花馬池掠環慶則由花馬池東入靈州等處則花馬池西清水營一路所必經行者至於賀蘭山後虜寇出沒無時而花馬池盟川東西三百里地勢平漫與興武營靈州一路則又套賊內侵所必由之徑也築牆畫守則始自巡撫徐廷璋此千古卓然之見而總制楊一清王瓊唐龍皆嘗增築更益敵壘

足禦竊發矣顧兵寡勢分難當大舉之寇豈人謀地利有未盡耶今之論者以固原為堂奧響石溝至花兒岔比之前門花馬池定邊營一路比之外門謂有重險矣不知賊已入門則堂奧雖隔風雨飄忽之所及內地村聚人畜滿野一聞寇至急欲收保而無由也弘治以前虜住河套不常間有連歲不入者我邊每歲于河凍時候其出入入則戒嚴出即解散至冰泮後則不復能出入矣今虜軍脫飛渡數萬立濟經年住

卷之十八

七十二

套安為巢穴逋逃教誘盡知我內地虛實此豈可以往日例論哉花馬池東河津適其利涉之境遊騎出沒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靖終歲不得少息也試嘗籌之若擇花馬池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設參遊移總制居之分屯重兵于清水武興等營使三百里旌旗相望乃斗相聞其有水之處水草大路亦如近日畫建墩堡虜依為居花馬池東南一帶惟鐵柱泉有水又東南梁家泉有水又東南甜水紅柳榆樹等泉史巴都韓家長流等處有水總制劉天和奏請築城墩堡泉築堡梁家泉築墩甜水泉史巴都等處

一時水各據守殆盡賊無此不惟得扼吭先制
飲馬之處誠百世之利也
之計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常山蛇勢也又洪
武以來虜出入河套往來甘涼皆由賀蘭山後
取道總兵祝雄敗後遂以山前為通衢趙瑛周
尚文禦虜皆敗由此不已愚不知寧夏所終也
或曰舊墩瞭望直出山外有警即聞易於遏絕
今皆廢矣或曰赤木黃峽等口舊皆疊石固塞
之防守有人今亦不然是以莫之御虜也夫敗
軍法重背水陣同也嘗聞先襄毅云成化中敗
軍法重無苟免者是以邊臣知畏地方獲寧弘
治中太平濫觴稍已懈弛至正德則一空案虛
獄耳今寧夏失機屢矣而舊將晏然無事求之
各邊無不然者此不可為邊民痛哭於鎮城南
北僅百里東西止二百餘里耳王瓊廢鎮遠關
而築邊城示地益八十里一何易也今虜患愈
近而民利益窘善謀者一至是乎若山前作塹
以遏西來之寇則得之至於中衛僻在西隅雖
地狹易守顧山後之虜窺靖虜者數數尋計

卷之六

七十一

事云自賀蘭山直西至鎮番內皆洪武舊地今
棄之矣果如所論而城守之則莊涼靖固中衛
俱安枕矣

九年秋七月虜由膳房堡野孤嶺入掠宣府及
蔚州復由順聖東西城以出遊擊將軍張勛倪鎮
出戰兵敗死之時復有順聖西城守備廉彪東城
守備田倚俱沒于戰虜大入塞陝西總制尚書才
寬親督兵禦之都督寧夏總兵曹雄倚其子謚連
姻劉瑾不出兵為援寬敗歿瑾反庇寬匿邊臣奏

卷之六

七十一

論功封雄涇陽伯未幾瑾敗九年整理陝西糧儲
戶部侍郎馮清奏西安延綏慶陽等府糧草皆改
徵折色以銀解邊

陳建曰輕邊舊法自古所難前此葉尚書既變
儲米為送銀於茲馮侍郎又改糧芻為折色作
備之罪烏可逃乎

十一年七月虜由岔道懷來入分兵虜掠東至隆
慶永寧西至保安六日而鎮兵始出陣兵部劾奏
總兵官潘浩怯懦詔立功自贖 八月宦官張忠

都督劉暉來屯宣府一時軍需至六十餘萬計
按宦官鎮守宣德末事也其出將則正德間事
也一則

宣皇彌留之際一則權奸用事之時可慨也夫

棟閣宣大鎮兵總兵未振以軍中司伍強弱相雜
會撫臣檢閱精壯者為前營次者為後營前營出
戰後營為援自後前營恒統于總兵後營則隸于
鎮守出戰為援之畫尋失之矣 十二年虜寇洗
馬林守備張杲以五百騎禦之至饅頭山虜四面

卷之十八 七十四

合圍杲一矢斃其鐵騎畧陣者虜漸引去 十三
年二月頒宣大應援節度兵部尚書王瓊建議曰
十年虜寇延綏兵調固原分部不明遙制不審以
以致失事乞著令行宣府大同延綏三鎮撫鎮各
先整飭奇遊兵馬虜不渡河則延綏聽宣大調用
虜如渡河則宣大聽延綏調用無得先期以費儲
備後騎以失事機從之 江彬蔚州衛指揮也性
權譎儀豐倍騎射優長祖父時嘗調閱鎮城因徙
家焉正德壬申畿內流賊劉寵訶甚

上詔邊將討之彬從遊擊將軍許泰戰于淮揚身中
三矢不退泰以上聞及凱旋引見 內殿

上迎謂曰若果強勇爾耶朕用若若必無朕負也即
日拜都指揮使大同遊擊時近幸獻計言京都軍
不能戰陳宜調宣大軍各三千衛京都而以京都
軍充數出戍歲春秋兩番行如宣德初班操事例
上深然之彬遂得留京屢召見論戎事輒當意彬掌
宣大遼陝四鎮兵謂之外四家營彬與諸將俱為
義子賜姓彬寵特甚

卷之十八 七十五

上呼曰彬兒進左都督食與朕几寢與朕榻行與朕
鑣差後無一時不在左右也歲丁丑六月
上獵近郊問彬邊計彬指畫山川險易道路直紆狀
甚明審
上曰信若此朕何難擒黠虜耶即下令出師度居庸
歷懷保駐蹕宣府數月大學士楊廷和等疏請回
鑾給事中孫懋疏請除奸惡安宗社皆不省彬又
勸
上建鎮國府于宣鎮謂之外宅及管安樂堂以居侍

從開皇店積貨征商謂之官市

上幸陽和衛城方獵天雨水雹軍士有死者其夜又

有星隕之異

上驚怪又之天可明即移駕大同鎮城又明日虜衆

八萬遂圍陽和轉掠應州

上命彬等領諸將往擊虜尋引去閏十二月還京封

彬平虜伯賜誥券馬戊寅四月

大行太后王氏喪山陵甫畢詔出關幸宣府自稱為

總督天下軍馬威武大元帥國公廷和等再諫不

從十月幸榆林三月有旨南狩時宸濠將起兵江

藩朝臣懼有不虞俱以死諫彬方糾諸將各獻擒

濠策諫者俱被罪譴庚辰正月

上在南京彬統邊兵數萬扈從恃恩跋扈傲狠無人

臣禮下視公卿潛懷不軌時晉人喬宇為南京兵

部尚書獨任留守機務諸司皆倚為重宇鎮靜毋

事稍裁抑之彬亦敬憚不敢肆一日彬遣兵官索

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督府徐魏公遣人來與宇

謀宇曰宇備正以謹非常耳城門鎖鑰孰敢擅取

與乎縱出

天子詔且柰何魏公乃以宇言拒之竟寢十月

上自南京班師三月晏駕

皇太后懿旨族誅彬散各邊兵歸鎮

詹氏濤曰昔司馬光以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

在官則在民然自今日觀之不在官不在民皆

在權貴貪贖之家也如正德末年抄沒江彬家

產黃金七十櫃每櫃一千五百兩銀二千二百

櫃每櫃二千兩金銀雜首飾一千五百箱此一

人已爾况其他輩合計之哉

卷之十八

七十六

卷之十八

七十七

殊域周咨錄卷之十九

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揚州府學訓導長洲彭天翔

江都縣學訓導華容王三汲校

韃靼

嘉靖元年 詔正各邊軍功正德間闖官用事諸報效奏帶人往往籍名各邊偽上首功或一人數處或一時數名併功授職極為濫冒又 賜姓人廢錄爵啣者眾至是悉革正其舊有軍門辦事

卷之十九

皇市掌理諸名稱者仍置之法初各鎮人徼倖于此者率貴盛一曰權行閭里道路以目至是邊人始有生樂合掌嘆服以為為天道難欺 國法有在云 初成化弘治間胡庸遠道糧餉及時二鎮頗稱富庶後饑饉薦臻寇復數擁又值

武宗巡邊賊臣柔機科索軍馬往來支費無紀邊儲日耗正德十六年宣府管糧郎中馮曾繳送本年秋季文冊內開見在本色糧五萬四千八百六十石料五萬一千六百五十八石草一千二百五十

九萬七千三百五束銀二十八萬三千五百三十五兩大同管糧郎中陸傑繳報本年秋季文冊內開見在本色糧十四萬五千四百二十三石料六萬四千六百二十五石草一千二百四十六萬四千九百餘束銀九萬六千六百二十九兩俱僅可為平常之用一遇有倣遂不能給及宣大走回人口張小兒王成俱正德七年被小王部下達賊搶去報稱達賊在於西北住牧要來邊上搶殺宣府巡撫李鐸疏言所報虜賊眾多必須調取主客兵馬分布緊要城

卷之十九

堡按伏防虞即今倉庫空虚主兵月糧尚欠客兵從何處給乞查照原討空運糧米數十萬石速發來邊以救目前之急惟復先發銀五七十萬兩聽管糧郎中設法羅買以備客兵之用事下戶部議得太倉官庫收貯抄沒犯人銀內動支六萬兩內四萬兩准作嘉靖元年例之數餘作內外補給遂命主事孫儀運送又戶部前因大同巡撫右僉都御史楊志學疏缺邊餉乞給銀開中引鹽改納本色以救濟窘迫議將兩淮運司嘉靖元年分額

鹽二十萬引每引價銀五錢五分則中仍於太倉
動支抄沒銀四萬兩正詔從其議復榜諭各關守
備等官不許仍前造糶致誤邊儲遂差進士端廷
救運送吏科給事中楊秉義奉勅往宣大等處散
賞還朝復上疏曰臣等北出居庸過岔道但見去
關漸遠人烟漸疎以為沙漠之區固如是不足異
也行經舊榆林德水舖廢址皆有各村堡今雖為
故墟屋壁傾圮煙不黔突及入宣府市肆蕭然斗
米二錢食糧僅千數官軍舊糧尚欠十月四顆聖

卷之十九

三

川等處至有無米可買者又至大同窮苦與宣府
相當而倉糧不及其半去至應州盤得見在倉糧
止有一斗七升而其餘城堡顆粒無存者尚衆又
井伴堡等處調到按伏參將鄭徽等三稱欲去則
達賊在境欲住則日食無糧進退甚為狼狽臣等
驚異以為宣大京師之門戶如此室家其何以寧
處哉又訪得真定保三府及山西等處秋收頗豐
米價視二鎮不啻減半移粟之計未必不可為今
日急務也伏望將內庫戶部收貯銀兩內更發三

四十萬選委廉能部屬官于居庸紫荆鴈門等處
分投招買糧米令二鎮就于附近撥人空運則此
可省脚價彼可多致米無事則可給官軍月糧有
事則可以應各兵支用可為經久至計緩急有資
戰守皆利詔戶部議尚書孫文題稱差管官買重遺
勞費及查本部糧草折銀因各處拖欠蠲免解到甚
少俱難議動乞請再於太倉庫收貯抄沒犯人銀
內動支二十萬兩內宣府十萬兩大同十萬兩宣
府六萬兩大同七萬兩准作嘉靖元年年例之數

卷之十九

四

餘作例外補給行咨各該巡撫并管糧郎中會同
計議將先今解送并彼處見在支剩各項銀兩查
照地方豐歉道里遠近從公估計定擬斗頭數目
趨時召商羅買糧米嚴立限期上納於緊要城堡
收貯以備支用待米完之日就將前銀照數挨次
支給其主兵月糧量留折色銀兩相兼放支急聽
從宜區處糶米在倉先將舊欠俸糧官軍量給一
二月以濟春荒仍行鎮守內外官負斟酌邊情緩
急非有重大聲息不許輕調官軍按伏浪費糧草

致損邊儲

上悉行其議 以陳九疇為都御史巡撫甘肅先時
甘州五衛旗軍月糧每一石折放白銀七錢正德
十六年年豐不賤巡撫許銘欲照時估折與銀三錢
三分本年十二月初二日銘與鎮守大監董文忠
總兵李隆等俱在會議廳議事五衛旗軍二千餘
人赴告要照舊價支放銘不允各軍忿怒打毀大
門一時擁入銘喝令軍牢將為首數人縛打數十
眾軍稍退不散待至起更時分各軍齊聲吶喊董

卷之十九

五

李二人先行躲避各軍投擲磚石擁入將銘打死
用火燒毀及燒廳房又將分巡西寧道僉事劉經
搜拏要行謀害經潛避肅府田承奉宅內越牆走
脫又將都司廣盈庫并軍器庫打開劫出銀兩布
疋監甲又燒斷事司并中前後三衛鎮撫司打開
囚犯出獄至屍太監總兵再三撫諭眾人方退後
將解到蘭州未交官民運銀五千三百餘兩令太
僕寺卿李炫同副總兵李義給散每軍銀七錢折
作十二月月糧一石又令監鎗太監申求下甘肅

倉每軍給麥一石亦作嘉靖元年正月分月糧太
監總兵會出告示曉諭軍民舍餘人等內有被其
脅從者就便改過作為良民入隊聽候操調並不
坐罪悉便遵聽隨假報有虜寇聲息齊軍分布于
各街口劄隊軍威振作初三日晚差出巡視官軍
底十九等擒獲元惡王禮羅月屈伏高乞兒等四
名斬首示眾同穎賀保兒等三十餘人下獄由是
餘黨漸息二年正月初八日董文忠李隆上其事
以為許銘自渡河西每行酷刑打死西寧范百戶

卷之十九

六

等又行文各司查審不分久近商人號為流民納
銀公用又抽減商人納過糧草原價又將此銀納
豆者每石加增三斗革除夜不收月糧審取三等
九則人戶辦納銀兩濫受革前詞訟良善驚疑一
次罵匿名帖子綁在箭上射入都察院一次貼于
臣門言地方事情不便要將三堂改正臣等聞之
甚為寒心累次勸諫未蒙聽允似此酷剋致生此
變即今變亂已平內患已緝邊境獲安寔是仰仗我
皇上威福所致臣等不職之罪責亦難辭乞勅兵部

計議將臣等捉獲餘黨亦照例問擬如律以示將來于是陝西巡按御史喻茂堅疏曰都御史乃朝大臣親承

上命巡撫一方任用非輕及查許銘條約俱係除革宿敝報國籌邊至計但銳意堅執不無大急夫何各軍倚恃平素驕橫輒肆窮兇聚至千數肆行殘殺焚其屍首極其慘毒劫去庫銀擅放獄囚悖逆已極大駭人心及照李總兵董太監各操統率軍馬之權豈有不能改正之理况彼時會議同在一

卷之九

七

處乃任其作變束手先避罪豈容追及戕害已極之餘雖稱擒獲為首四名為從三十餘人未審是否真正原謀同惡之人慮恐尚有主使元惡未獲寃憤何由而洩國法何由而彰乞速選風力老成練達都御史一員星馳前去巡撫與同鎮守總兵官同寅協恭戮力邊務庶重鎮無不制之兵而釁孽可弭矣陝西御史許翔疏曰甘肅為西陲巨鎮人雜夷虜少知禮義之化數年以來上下剝削誅求軍民困苦已極許銘銳意事功除奸清蔽驚駭

人心不無太急一時無知小民有不堪者訛言繁興遂相媒孽構成大患其首從惡逆死有餘辜鎮守總兵將領等官亦有不得辭其責者也事俱下兵部議乃會推九疇為甘肅巡撫 兵部尚書彭澤疏稱鎮守董文忠總兵李隆統領官軍在彼既不能設法調度為預防于未然又不能極力拯救消禍亂于臨事顧乃假以勸諭為名以致怨歸巡撫自脫罪愆迹其所由固許銘欲振肅風紀于初任而未克撫馭少恩亦緣切禁總鎮官員沿集之

卷之九

八

宿弊而寅恭未洽各官雖無故縱主使之情難免嫁禍苟全之罪其副總兵李義陝西行都司并各衛等官平時既已失軍士之心而無約束臨難又疾視長上之死而不救援論法通合拏解來京追寃重治但地方缺官干礙人眾請行彼處巡按會勘擬奏終濟其總兵太監乞降勅切責令各戴罪管事務要與新任巡撫同心協力修舉邊務不許仍分彼此失機誤事貽患地方自取重罪上從其議詔有罪人犯着巡按御史會同守巡兵備

等官從公查審擬議情罪其餘軍士人等不曾同
 入幫惡情有可原俱免追究許銘着以禮棺殮照
 例祭葬并伊家小差官護送還家 時三邊傳報
 緊急聲息兵部尚書彭澤請設總制官以禦虜患
 上乃命侍郎李越兼都御史巡視經畧遇有達賊侵
 犯即便調兵防禦剿殺陝西三邊鎮巡等官俱聽
 節制京營大寧等處官軍不必帶去宣大山西官
 軍有警急調應援事寧具奏回京越既拜命即上
 疏曰禦戎之道守備為本守備所資錢糧為急陝

卷之九

九

西三邊地方廣濶年來將不擇人守備全廢兼以
 剝削日甚索取百出以致衣糧不得給散軍士因
 而逃亡缺伍糧草託故扣除馬匹因而瘦損倒傷
 積弊之極言不能盡各該鎮巡總兵等官連章奏
 討掩欠年例等項銀兩雖已經戶部奏准轉解應
 用但所解之數不能盡償所負及已解去計今亦
 恐費盡臣品識凡庸當此巡視經畧之責敢不罄
 竭心力仰副簡命念惟事須預審庶克有濟臣即
 日起程前去到彼之日賊尚住牧在套必須調度

人馬分布要害先為防守倉卒應變錢糧最為緊
 急若不早為計慮臨期方行奏討不無緩不及事
 乞勅戶部于太倉及內府抄沒犯銀內動支三十
 萬兩兵部于六僕寺常盈庫動支馬價銀一十萬
 兩各委的當官員管解軍前聽臣分派各鎮糴買
 糧料草束買補征騎 事下兵部議彭韶上疏曰
 陝西三邊地方十餘年來虜患侵擾不時債帥貪
 官剝削尤甚京運民運之糧銀拖欠數多修邊買
 馬之勞費徵派未息甚至月糧布花經年不得關

卷之九

十一

支祇因貧苦之極遂萌悖逆之謀將巡撫重臣殺
 害雖其逆理戕上自取極刑而饑寒困迫亦當軫
 念且延緩巡撫姚鎮奏要修理邊牆寧夏巡撫王
 時中奏要招募軍士用銀不下十萬俱未給發所
 據見差巡視經畧李越奏討糧餉馬價銀兩殊不
 可缺請行太僕寺常盈庫及勅戶部于內府抄銀
 并太倉收貯銀兩俱如數給發以救三邊倒懸之
 苦用舒
 皇上西顧之慮所屬應解各邊民運糧料本色折色

及布花一應拖欠侵盜之數一併查究督發施行其戶部并本部累次解去糧料馬價銀兩支銷出入的確數目行李越逐一清查明白甘肅見監并未獲人犯仍行巡按御史從公勘問查議明白奏請

上乃命動支內府并太倉銀兩各十萬兩前去支用馬價太僕寺動支十萬兩甘肅勘問罪人各邊清查錢糧等項事情俱依擬行新任巡撫陳九疇着上緊去 御史王應鵬疏曰朝廷之所恃以控制

卷之十九

十一

海內者惟威與福耳威福不行則朝廷不尊不尊則人心不葺于是有畔渙不軌者無忌而肆行矣今天下承平日久言治者每病其恩之多威之不足也近見甘肅都御史許銘被旗軍殺死何以有此往年閩閩作亂其禍起于鎮守太監羅鑰未幾鑰亦不免蓋亂不可啓禍不可長可以犯彼則可以犯此矣固理勢之必至也李隆等獨不鑒歟易曰履霜堅冰至若今日之事則可以言冰不可以言霜矣切恐天下之強軍悍卒聞而效尤斯不為

之寒心耶 兵科都給事中許復禮疏曰唐臣兵部侍郎許孟容上憲宗之言曰自古未有大臣橫死路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宋太宗亦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姑息當如是耶我國家自正德以來政教號令不大行于天下而姑息苟且之政足以廢法度而斲綱常况甘肅窮荒極鄙之隅亦常有需求征調之擾人心玩揭思變久矣請以往事陳之昔年

卷之十九

十二

被亂軍殺死未正典刑都御史屈銳被軍衆囚禁亦未伸法至于福建效尤福州衛則擁入布政司打碎屏風要將布政伍符殺害邵武衛則群呼攘關將教諭洪鶴捉鎖遂行建寧衛則將通判張鴻亂打辱罵宣府則於三堂教場演武傳示吶喊無一人應之幾至成變此皆以缺糧為由倡亂梗化目中已無法度矣而地方之官常隱忍而不報朝廷之上每每視為泛常但以招撫為名反加酬勞之典養其驕橫狂悖之氣良可慨也故曰封建非

能弱周周自弱也藩鎮非能亡唐唐自亡也臣等
讀董文忠李隆等章奏反覆玩味事有可疑都御
史太監總兵號稱三堂同功一體之人也古稱將
相調和則士豫附今都堂受害而太監總兵安全
無恙有是理乎為各官者正宜引罪自責以俟朝
廷之處分為當且羅織事端妄行參劾欲脫已罪
而歸咎於人末復稱變亂已平內患已弭誇張自
是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蓋謂天高可欺誠誣罔
也伏望痛懲往事之愆大奮乾剛之斷乞勅該部

卷之十九

十三

議處選差三法司堂上官各一員前去甘州地方
從公查勘追究根由細分等第奏請處治以剪削
渠魁屈此群醜以伸朝廷之法以洩九原之冤
六月二十六日達賊一萬七千餘騎自平涼府一
帶涇河陽保二州原擁進塵土蔽天直抵窯店等
處地方劄營二日至七月朔起營通共五日聯接
老營五十餘里四散鎖牽漢人指引掏空捨殺陝
西巡按俞茂堅疏稱寧夏中路住劄小鹽池參將
楊義陝西住劄固原衛總兵官劉淮膽喪魄奪白

千生靈被其糜爛而官軍不聞有一矢之或遺此
其故何哉實由虧折官軍難於回護則各將之罪
難逃殺搶人民難以查考則各將之罪易掩故為
將者每每坐視寧殺萬姓不折一軍夫民以供軍
而民反為軍而死軍以衛民而軍却倚將而生吾
民何辜一至此極乞勅將楊義等提問如律御史
黎貫等疏稱陝西總兵官劉淮延緩副總兵朱鑾
寧夏副總兵劉王寧夏遊擊周尚文固原遊擊陶
文喪師辱國巡撫陝西都御史王珣鎮守陝西太

卷之十九

十四

監晏宏總制陝西延寧甘肅侍郎李鉞覆將敗軍
乞勅兵部議擬即將失事將官劉淮神揖等拏解
來京從重治罪王珣晏宏取回究治李鉞亦乞降
勅嚴加戒責令其戴罪備禦或者又謂臨敵易將
兵家所忌只宜姑記其罪然趙用廉頗而易之以
趙括則敗秦用王齡而易之以白起則勝蓋臨敵
易將顧所易何如耳

上詔這套賊為患先因守土官員調度失宜隄備不
謹彼此推託節次誤事朝廷特簡素有才望大臣

前去總制軍務各該鎮巡等官不行協謀共濟合
兵追勦以致虜寇深入肆行殺掠本當拏解來京
從重治罪但有事之際劉玉朱鑾伸楫周尚文陶
文時陳且着其罪殺賊着巡按御史查勘有無後
功并各官失事情罪明白奏來定奪各該巡撫鎮
守官都着從實回將話來劉淮革回原衛帶俸還
寫勅與李敏着展布四體加意規畫先事如何遏
截臨事如何追勦查照你部裏節次題奉事宜議
撥方畧處置停當嚴督各屬同心戮力以責後效

卷之十九

十五

再有互相觀望阻壞軍情的指實奏來處治 五
月大同鎮城軍士因出教場演試武藝各軍慮恐
生疎比較張的祥等遂以邊糧修邊爲詞闕然吶
喊回到四牌樓將賣米蔣彪等在市糧米或搶或
撒擁衆到於巡撫門首時都御史楊志學因病不
曾開門各軍吶喊噴言不與主張及不討糧將告
示牌面打毀又到管糧郎中巡按御史門首因見
各官閉門將門前照壁拆取鞦韆拋打門外排柵
告示牌面俱各打毀提督侍郎臧鳳上其事

上詔張的祥等驕縱狂悖漸不可長著臧鳳再審爲
首及情重的即於軍前斬首示衆爲從的調發極
邊衛分常川哨守其餘旗軍人還出榜曉諭令各
安心護守城池再有違犯不饒鎮巡官節制欠嚴
張欽簡閱欠處本當究問且都饒這遭 御史俞
集疏曰宣府乃京師巨蔽大同亦西藩

卷之十九

十六

先帝往來巡幸而江彬諸黨席寵怙權願指撫臣殆
若下吏下之人見窳臬輩忍耻屈辱遂有輕襲撫
臣之心滋寢成俗雖有巡撫都御史如楊志學之
鎮靜養士李鐸之振起頽弊風猶未殄伏望特降
中勅得以專斷外間人或干紀許以軍法從事使
人皆知撫臣之威凜然有不可犯朝廷之勢隱然
日益以尊豈非所以警姦寃之心乎兩鎮頻歲荒
歉而樵家勢要耗損邊儲軍士衣糧虧欠未支者
約有數十餘萬之多伏望軫恤窮軍誕敷渥澤舊
欠者將臣等查出銀兩照數追補新支者悉得以
按月關給無令乏匱否則宣大之患不在夷虜之
遠而在鎮城之近矣宣府地方有屯田團種地畝

等糧歲不下十餘萬石有椿朋尖丁團種馬價等銀歲不下五萬餘兩即中總糧儲分巡理刑名固未違於催督也例該屬之都司往者甯杲侵漁數多悉焚都司茅卷以致漫無稽考侵剋蠹費伏望該部議處添設分守叅議一員專以督司各項出納庶事體歸一宣府一鎮分東西南北中五路大同一鎮分東西中三路其士馬之供應錢穀之出入責皆萃于即中也邇來拘於資格往往多不得人且以正德年來即中觀之宣府僅有解經一人

卷之十九

十七

操守深為可稱人才誠為難得今後差遣總理毋得拘泥常資即中乏人即於員外內選差員外乏人即於主事內委用取其操履清修而不在年限之深淺求其才識端敏而不在爵序之崇卑可也老營堡地方舊規遊擊將軍俱在本堡住劄實錮畏懼邊境擅自呈請回關扇搖各軍後在教場操練有管隊步軍四千餘人執旗齊聲說稱先年拖欠月糧通未補給去年五月至今雖每月關支銀陸錢米價騰貴止買米三斗父母妻子不能相

顧一齊擁入要赴巡撫衙門訴告鎮守山西太監張景昌提督都御史胡錠各叅稱竇錡回家旬餘各軍未應便迫於饑苦當放軍點卯之際即為下操潰亂之舉縱軍虜掠事殊狂悖夫指缺糧為由倡亂脅逼之事其來已久自福建軍士打入布政司要將伍符殺害七衛同風相繼而起在先朝姑示薄罰未及議處是以前日又有甘州之變甘州殺害撫臣宜早正典刑以輯人心迄今未見歸結是以前日宣府大同又有擁眾吶喊打毀公廨之

卷之十九

十八

變宣大未久而此又繼之識治體者豈不寒心上命竇錡革任提問為首人犯體勘情罪上請定奪八月二十四日三山堡境外達賊約有五萬前到本堡西安等墩掏開邊牆七處陸續行走徑往寧夏地方去訖總制侍郎李鉞疏曰看得前項套虜擁眾拆牆進入延綏地方志欲向東先行奔西既而迂繞東入琵琶等城隨遣輕騎侵擾固原邊境蓋欲緩我延綏地方不及為備牽制固原兵馬不能應援蹤跡詭秘向往難測今雖被官軍設伏

衝擊斬獲首級九十五顆奪獲戰馬一百四十一匹及照延綏總兵官武振親臨本鎮地方調度兵馬并遊擊將軍彭棟參將周倫料敵設伏以寡擊衆首虜頗挫請先以禮獎犒用示激勸仍俟巡按御史查勘至日照例陞擢 御史黎貫給事官律疏曰三邊地方虜勢猖獗必須耆德重望諳練邊務如致仕大學士楊一清久住本省總制軍務威名素著要將本官查照古昔大臣出將入相者特賜起用徑赴陝西總制及將侍郎李鉞改委甘肅

自河以西聽其經畧

卷之十九

十九

上詔是近年以來權姦亂政邊方推用將官多非公舉功罪不明賞罰不當以致邊備廢弛軍威不振李鉞承積弊之後漸次經畫今已有功着展布心力益竭忠勤內修外攘以副朝廷委任至意楊一清先已有旨起用待有缺用他 巡撫甘肅都御史陳九疇疏曰臣至莊浪到任五月始到甘州即與太監董文忠兵備姚文淵等相會密訪得都御史許銘凡事嚴肅循例三堂到任皆有賀禮許銘

弗受李隆不悅許銘頒出禁約嚴密該載鎮守總兵之事獨多正德十六年十一月分月糧許銘照依時估折與銀三錢三分衆軍嫌少再四纏告許銘惱怒將爲首一人責治逐出李隆聞知欲邀人心救爲固請許銘堅執不與隆令親信中軍指揮楊淮蘇秀分付各軍各具三日乾糧待十二月初三日下操告糧他若堅執不添你們只在城外劄營三日看他慌也不慌每月初二十六三堂該於公議府會事其日李隆天明先到許銘方赴將到

卷之十九

三

土主廟衆軍擁遮攔擾告添糧價許銘怒喝不允遂喧呼嚷罵磚石拋打董文忠將丟石五人擊住帶到公議府打至四十李隆厲聲曰這是軍不是賊怎麼這等打軍士喧呼只要打殺都堂左右勸許銘越牆避難銘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避難而生何面目以臨其下已而日落昏黃衆軍擁入後堂將許銘一棍昏迷倒地移時方起將面上血首抹洒灑牆上至今血跡猶存外又偶有一人來問許都堂在那裏一人應曰已打倒在地其人曰事

已到此若不做箇了當我們終久是死用火點燒將許都堂擡丟火上許都堂猶掙起欲走衆軍拏住用門扇壓於火上須臾腹破聲嚮如鼓初李隆之鼓衆軍也實欲困辱許銘以挫其威重而已初無致死之心但日暮人多軍士酒醉莫如之何諸軍見許銘已死知事已不可收什遂爲謀叛之舉許銘次子剥去衣服裸體跟隨門子走出藏於董太監處數日後李隆收殮許都堂餘骨分散孝布董太監曰許二歌也與他此李隆愕然曰何在太

卷之十九

三十一

監曰在我家裏李隆色變不語者移時許銘既死之明日太監撥軍人三十餘名每夜守護屍靈一夕漏纔初下軍人未寢偶見堂上一人着紅服據按而坐大聲曰小二歌子不知今在誰家說殺他了軍人皆伏俯不敢仰視俄而不見說者以爲許銘魂見夫度八疆死猶能憑依以爲淫厲况許銘平昔博學深造忠肝義膽足對鬼神而又敷歷中外節操清苦其鍾天地之異氣與夫所資藉者厚矣宜其強死而能爲鬼此李隆至今不敢一至其

死所者實畏其威靈而有懼心也乞將李隆梟首藁街以謝許銘兵部尚書彭澤奏稱李隆捏詞裝點許銘貪酷激變等情會奏遞歸顯是李隆主謀猖亂殺害巡撫跋扈擅權陰蓄異志將李隆牢固監禁聽候仍咨甘肅監察御史會同巡撫陳九疇見今各劾奏情由逐一查勘奏報

上從之 二年陳九疇奏許銘之死實由李隆獄具

上請

上詔這事情重大還於午門前會同多官從公再問

卷之十九

三十二

明白來說於是府部科道等文武諸臣集於午門前覆審衆奏李隆法雖罹於謀殺情又涉於謀叛上乃詔差三法司錦衣衛堂上官各一員前去彼處從公勘問明白來說各寫勅與他給事中陳時明疏曰嘗讀易賁之大象曰山上有火賁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言獄未具者當求以情獄已具者當致其罰也今李隆罪狀已明乃復遠勤有司竊以爲此舉或過矣况

陛下平日所託以爲股肱耳目者在內則世勳三公

九卿臺諫諸臣也在外則地方撫按也今撫按已
勘而不信則撫按之臣不勝任矣南於闕前覆審
乃復差官勘問則舉朝之臣亦不勝任矣撫按不
勝任使則撫按當罷去舉朝不勝任使日日隨行
朝著此何人哉向也萃數十百人於闕廷之前參
訂其獄猶不稱

聖意今獨以二三人於數千里之外探求巨猾秘縮
鬼賊之情又安知其果足以當

聖意否耶此臣之所謂不必差官而復差者也非獨

卷之十九

三十三

此也前日逆濠江西之變其為謀非一日說者猶
以為差官勘問有以激之近聞巡按御史劉紳將
及甘肅五衛之衆亦嘗疑曰劉御史領涼州人馬
來洗甘州遂潰上山都御史陳九疇倉皇肆出撫
安衆疑稍釋實以前日之變誣誤者衆故畏罪者
多勘官之徃彼必自疑曰首謀已擒勘官復來無
乃搜索餘黨乎萬一激成他變誰執其咎李隆既
籠中之鳥必無復縱於山林之理勘官之徃不與
俱至甘州誰則對理若與偕行彼豈不自知惡極

罪大終難掩飾萬一萌僥倖之心同惡相助圖為
邀劫之謀不西走哈密則南走亦不刺矣異日誘
引外患如唐之僕固懷恩於時悔之其能及矣蓋
事久則變生勢窮則慮易固其理也伏望

陛下收回差官之命早置李隆於法予以釋中外之
疑不從于是大理寺卿鄭岳錦衣衛指揮使王佐
奉勅前往陝西會同巡撫王珣勘照殺害撫臣事
還奏同前

上詔李隆運謀鼓衆殺害巡撫構成大亂幾危邊鎮

卷之十九

三十四

李自當等首為不道情罪深重各依律處決梟示
董文忠着照舊用心鎮守李隆降二級調用 密
雲參將霍汝愚修理石塘嶺北關虜入寇殺死把
關指揮殷隆千戶劉臣百戶梁玉旗牌崔通重傷
三名兵部尚書彭澤疏曰看得前項地方密邇京
師甫及百里被賊擁衆深入夫事情重被處鎮巡
衙門將及一月不見奏到若非霍汝愚展轉遞歸
不行呈報必是鎮巡官曲為回護不即以聞如此
因循地方何賴相應究治轉行直隸巡按御史先

將汝愚行提問罪員缺推補其鎮守總兵官馬永等巡撫都御史孟春俱著令從實回話

上從之 御史許宗魯疏曰洪惟

祖宗定鼎比都宣大二鎮實惟重地故各屯宿重兵特嚴警報中間獨石一路雖嘗暫失不旋踵而輒收復百有餘年邊鄙有寧輯之慶軍民無爭戰之苦自弘治十八年以來與虜失好貢獻道絕於是乎兵爭日繁加以正德年間權姦柄用債帥縱橫平居則剝軍納賄以自固臨事則喪師失地而無

卷之十九

三五

罰宣府之兵首覆沒於虞臺嶺繼而西海子千家榮賈家灣敗衄迭見而大同應州落岸橋之役虜騎騁於野我軍連營數萬寂不敢動兵威士氣消折盡矣自是虜患日侵制禦無策於是弃邊之議興有謂野有稼穡實足招寇則大同城比膏腴良田始鞠為茂草矣有謂大邊地卑墩臺難守則宣府龍門所等處瞭望處所始蕩為虜穴矣自邊地不耕民用斯困險要已弃我守無據於是宣寧水谷關頭黑山等堡日漸抛弃視為境外大同左右

二衛危如壘如獨石馬營雲州赤城鵲鴉堡四海冶等城堡侵犯日深田土拋荒沿邊軍餘終年無糊口之計月糧陪屯田之租倉庫空虛而兵力不振矣揆厥頽廢豈無所由哉然當時守臣不以聞朝廷不之知祇云邊警告急發財終無濟事竟不聞追究弃守招寇之因致使彼賊守臣得以追誅戮而全首領不亦大幸矣乎闕有都御史文貴修復大同諸堡守備指揮韓雄整理龍門邊備然皆撓於時勢限於才力卒不能復國家之舊疆

卷之十九

三六

以慰邊人之期望臣聞古人之論防邊者或募民以實塞下或屯田以充邊儲未聞赤地廢耕可以絕寇之來也或築受降參城以扼其喉吭或立河西伍郡以斷其右臂亦未聞弃險內徙可以緩寇之侵也興言及此痛恨何如臣近巡歷其地目覩其弊咸謂二鎮修復舊邊誠有不可緩者蓋大同地方屏蔽山西北直隸真定等處實中原之門戶宣府地方龍門四海冶等處密邇都城拱衛山陵實京師之肩臂門戶不固則家室易窺肩臂嬰叛

則心腹失何此有識者所爲寒心也先該巡按史張欽奏要修復大同邊堡一向會議未見施行近該巡撫都御史張文錦奏議自近及遠限以數年期完舊疆此亦審時量力不得已之論正恐建議與作用財用力朝廷不之從耳總而論之大同之邊棄久地遠而功難宣府之邊棄近地少而功易方今大同鎮巡等官銳意修復若將內帑太倉錢糧作急給發二三十萬兩先濟其急用然後徵前項各色錢糧以補其數更調延緩宣府遊兵一營

卷之十九

二十七

同備其不虞責成於鎮巡等官令其遠採文貴之規畫近參張欽之建白酌量參議韓邦靖之估計折衷都御史張文錦之議處審時度地乘虜遠遁日夜併工一齊修理邊牆務令完固墩臺務令相接嚴設瞭望與築弃堡安插耕種以爲良久之計不可因陋就簡苟完一時以偷目前之安其宣府龍門等處工用本鎮遊兵一營會同北路參將張鎮令其相機度力參酌本官近日修復之議防護興作稍給工食銀數千兩俟至來春土和風暖乘

時修理各堡務以恢復舊疆圖取實效爲期毋得妄費工財徒事虛飾務使弃地盡復荒田盡墾使在我有可據之險虜無可乘之隙無致他日追悔猶今之於昔焉再照大同北路諸堡險遠難守若非兵衛終恐有失先年曾議添設參將一員分守其地臣看得大同原設兵馬數少益分益孤分守參將未易得人本鎮見有協守左副總兵楊賢部下奇兵三千員名合無比照遼東甘肅事例行令分守前項地方常川住劄則兵不改聚將不添設

卷之十九

二十八

事體簡便亦似相應然舉大役而無勸懲則偷惰者無所警而勤力者或以墮再乞懸重賞以待有功明大法以警不恪一有功過施行不爽則激勸之下趨事爭先而工可成矣但動衆者怨易作用財者謗易生發言盈庭作舍道傍皆古人之所忌也更望

陛下始謀惟審斷以必行終謀惟堅斷以必成毋惑他議廢此大圖唐臣韓愈有言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臣請以是爲今日頌 先是大同北路無亭障

又長城歲久浸壞虜入即至城下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曰虜入即至城下先烽堠失也失烽堠則解屯戍墩卒懼攻匿聚不報且鎮城下即戰場何以示武虜倏忽往來何以耕牧且宣大咸鎮也虜犯宣不數日不屢戰不能至城下以葛峪白陽諸堡爲之外蔽也大同何以獨否于是城紅寺臚圈窰山墩水盡頭沙河堡議設屯守 文錦之治大同也憤正德末戒令弛廢用法深嚴及城五堡將就遂議屯戍事曰發軍須二千餘即于鎮兵內摘撥

卷之十九

二十九

或勸文錦招募不聽指揮賈鑑者故西路參將以言事得幸文錦立替之會總兵官鎮守太監咸以爲言文錦快曰是今不行也夫令行自近始三標下者非鎮撫親兵部曲乎先以是往軍中服美三標下皆素游惰有良室家宅業者聞當發大恐于是伍豪郭鑑柳忠陳浩吳雄郭疤子等百餘輩聚謀曰五堡虜穴也非人所居我輩寧死不往時文錦薦賈鑑爲參將督工而即以當發者兵護役鑑爲人多慾行視美好水澤土田可禾稻礎礎者私

之後護役軍墾田穿磴渠且督工急郭鑑等號于軍曰都府城成即置我輩于死地首畫是策者賈鑑也而又多自私重役困我即殺之後可也因大呼曰同謀譟而面不擁聲不疾者殺之夜二鼓擁至帳殺賈鑑遂叛出塞營于焦山使人請曰必宥擅殺之罪不然即北走胡文錦聞變不知所措令指揮徐輔大同縣知縣王文昌出塞撫之兩往諸叛乃還張文錦乃奏稱焦山營中帖內開賈鑑統領馬步官軍三千五百員名前往水口堡修築披

卷之十九

三十

塌堡牆券門蓋房本官不時將官軍用意害差心腹主文識字李義傳說賈鑑言語每隊要銀五兩各軍委的艱難無從轉辦賈鑑怒恨說稱你們這裏做工我一面行大同前後二衛起車送各堡官軍家小我明日上工每官軍各加一網定打四十大棍各官軍畏懼人心慌亂望乞早請示下奏討赦文以安地方赦我等入城庶得下情便益續據原差都指揮徐輔等回稱各官軍堅執懼罪不肯回城臣會同鎮守太監王觀總兵官江桓副總

兵時陳議照前項官軍變起狂謀幾非得已事情之重大不可干休次焦山而請明仰祈寬宥臣等切念夤夜禍生誠難指摘干連人衆豈可勝誅若臣等撫按無方調度失策罪咎誠當萬死伏望聖明早賜寬恩寧靖疆場止將臣等提究罷黜惟復別有區裁除再出示選差的當人員齎執至彼撫諭入城另行外爲此具奏 時諸叛相約曰不可解散聞砲聲則聚而堅壁由是率數十百人黨行衢市中時橫劫不可制既而文錦下令跡首謀殺

卷之十九

三十一

賈鑿者郭鑑等即夜舉砲聚衆攻都院火其門殺文錦劫府獄兵仗庫出罪人奪諸城門自守之且間使走胡求附此大同初變也叛兵推朱振主軍事朱振者山陰指揮也舊任宣大總兵素機詐敢大言失事怨望時以賊罪繫府獄諸叛既殺文錦劫獄出之推以爲主振因上言不得已爲衆所迫乃以三事約束諸叛令不得犯親王宗室損倉庫軍資及劫掠閭里且爲諸叛乞貸自後紛梗多其畫云

巡按王官疏曰臣看得大同極邊地方軍士作變

殺死將官又殺撫臣燒毀官府劫放重囚內有宗室俱被震驚居民人家多被擾害見今聚衆動靜不常十分危迫伏望皇上軫念西北重鎮急勅該部會集廷臣從長議處一面查先該鎮巡官并臣奏討寬宥事理早爲澤賜一面合無俯順群情或令原任大同巡撫今養病都御史楊志學星夜前來照舊巡撫以安人心則兇談可暫熄矣

卷之十九

三十一

差人馬上齎勅上緊前去協同差去內外官員用心撫處 尹耕曰朱振爲叛兵所迫然乎曰非也振自失職以來心懷悞快貌著倨疆羈棲鎮城起釁樂因變自利其宿心也灾夫牙拔擁克用而段文楚之死無所逃刑涇原推朱泚而段秀實之擊名其爲賊彼雖藉口擁迫其孰貸之然嘗謂籍茅求安飼虎遺患故凡罷將之貪縱奸黠剛而犯上者不可使居鎮城以適戎器一則代者難

于更革有掣肘之虞一則行伍籍其威聲為倚
車之勢近來卻求居宣亦頗類此附耳反唇識
者寒心於戲此督府所以有曉勸京師之議也
時諸叛屯結不解人情益恟懼乃命桂勇為總兵
蔡天祐為巡撫往撫處之天祐聞命就道或沮之
曰城中不可測也天祐曰蔡人尚吾人况雲中乎
疾馳至鎮勇亦入城與天祐共議密捕首惡二十
餘人誅之既而參將李賢兵征回夷過鎮止宿郊
外諸叛復謀曰屠城兵至矣聚眾殺知縣王文昌

卷之十九

三十三

于是天祐密疏請兵曰事已至此法不可不討威
不可不行幸親藩業已出城無以臣為慮也

上乃詔這叛逆軍士先次已曾從寬赦宥却文不知
悔悟益肆驕縱反覆無常近聞別處征調輒行嘯
聚難再姑息便駕勅與大同鎮巡官者宣布朝廷
恩威明白曉諭決要懲治造意下手罪惡深重的
數人其餘一切不問胡瓚着兼左僉都御史總制
宣大等處事務魯綱着充總兵官一面統調官軍前
去大同近地住扎若無罪軍士能擒縛造意首惡

及真正下手助惡之人送官即日奏請班師其擒
縛首惡的賞銀五百兩陞授三級擒縛助惡的賞
銀二百兩陞授二級脅從無罪的事畢也各賞三
兩 巡按御史王官疏曰用兵之道貴密貴速此
等叛卒先後二次作亂輒敢嘯聚人眾守把四門
內外之人俱不得出入鎮巡等官亦束手無為恐
懼宗室擾害軍民今若勅遣文武大臣提督兵馬
自京師壓境而來又在近處住扎震驚之餘未免
反側知備扇惑之際難保人心不搖在外者老師

卷之十九

三十四

費財在內者受慘被禍縱使朝廷恩威之隆從何
而宣布之恐非萬全之計也臣巡按二鎮往來有
名彼不甚嫌自叛卒反側之後亦嘗與諸將議擒
捕之法臣聞兵難遙度巧遲不如拙速機不密則
禍先至矣伏望

皇上將侍郎胡瓚等暫且留住不必着令前來先密
降勅旨一道與臣容臣擇用宣府兵將與大同鎮
巡等官密約定計裏應外合以圖之所有賞功銀
兩先于萬億庫借支若干責令分巡官押解眼同

應用事寧之日將有功官軍奏請定奪仍將罪人過惡行法司刊刻大字榜文曉告天下以彰國法如其不效治臣以罪方遣胡瓚等前來亦未為晚上下兵部議左侍郎李昆疏曰御史王官請密擒叛卒具見本官臨事效忠固為良策但其建白稍遲師已出關勢難中止請王官就彼協力同心贊決機宜紀効功罪誠為便益

上乃詔王官既欲定計擒捕叛卒如何不及早具奏今師已出關軍士首惡尚未獻出國法具在決難

卷之十九

三十五

姑息着胡瓚等統兵在宣府駐劄催督大同鎮巡等官設法擒獲有名人犯如有他變即便擁兵前進相機撫剿王官就彼協同贊決紀効功罪不許狐疑觀望先是兵部左侍郎李昆奉勅前往大同撫安亂軍一至宣詔畢即還疏曰臣會同司禮監左監丞王敏於嘉靖三年八月初九日齎勅前往大同開讀及撫諭前項軍士寧安但大同一鎮極臨邊境且宗室最多士民繁庶軍伍作亂關係匪輕而朱振等乃能臨難効忠披誠化暴遂使兇

亂軍士斂手待命卒致宗室無恐居民安業轉危為安之力卓然可稱若不據實上陳原功請錄何以慰答人心况臣等訪得朱振監追賊銀係當

武宗巡邊駐蹕之日正群姦橫索錢貨之時所犯罪譴亦有可推如蒙乞或其追徵或加以錄用庶可慰大同一鎮人心酬報之公為天下臣子忠盡之勸桂勇見諸叛復殺王知縣乃奮然曰古人不以賊遺君父吾輩已任事而坐視賊子戕命吏乎乃偽召郭鑑等與計事賜之食令家丁桂全勝

卷之十九

三十六

等即令所斬之乃偽為有所遺失遣執旗官索于民舍各即其家圖之凡斬三十余人函首以獻其餘黨喧曰鎮府賣我也始言見原而今盡殺之邪謀而攻勇勇登門拒之從曰至暮矢盡被執時天右在病聞變輿至斥諸餘黨曰爾輩戍都堂寧有不討之理得首惡以獻則餘者免矣桂實活汝讐之邪乃謀而解勇因留宿故總兵葉氏宅諸餘黨數窺門且曰葉氏為我留桂公不可使脫去也會有詔召勇遠勇間行赴京師下是瓚綱以兵進駐陽

和諸餘黨仍推振為主璿綱亦自軍中上書為之言詔以振為總兵舊犯一無所問

按節度使由軍容廢立此唐之所以衰也朱振包藏禍心窺伺旌節叛卒業共推之矣首惡之禽斬若罔聞知桂勇之攻圍無能為救則振之情見矣璿綱懇請立之比天朝于晚唐尋逆跡于河朔其罪可勝誅哉

胡璿等至宣府聞桂勇已誅郭鑑等即奏稱大同地方今幸按堵如故此桂勇朱振先後戮力剪除

卷之十九

三十七

克惡之功郭鑑等敢謀叛亂罪不在赦命臣等與師問罪止及勅內有名首惡其餘不問痛念大同軍民本皆良善畏法胡為不幸生此妖孽今已明正刑誅遺寇延喘朝夕計料朱振才足捕虜以此遵奉勅旨於嘉靖四年正月初四日班師回京臣望

陛下任賢勿二去邪勿疑廣用忠直開通言路如桂勇等奮義立功者用之不疑斬英等怯懦保身者黜之必速如此庶廟堂收明良之譽疆場獲保障

之功而

陛下中興大業重光無窮矣再照臣力綿福薄舊患熱病行至宣鎮前病既作容臣徑歸原籍調理設若大同餘孽復肆亂逆朱振等身負委用不能靖恭朝廷不得已議再興師雖臣在籍豈敢辭難上命一臨當即赴鎮

上乃命差官往勘叛軍事御史蕭一中疏曰邇者大同軍士叛逆

皇上特勅侍郎胡璿假以提督之權統兵擒剿而璿

卷之十九

三十八

往逾月怯懦寡謀未見有功僅賴總兵桂勇奮不顧身擒斬郭鑑等十數人而首惡郭巴子等尚未得獲餘黨仍舊守把城門稔惡不悛以此廷臣會議與師方奏請施行而璿已班師還矣方且論功議賞曰其俱宜量加恩典臣與魯綱宣布恩威不足多錄臣意璿之厚顏無耻欺罔君上一至此也前此李昆撫安未定而輒還是以有今日之舉今者璿行糜費無功而班師是以勞體勸之官二臣之不忠皆可罪也璿前謂朱振足以了事臣竊料

已有規避之心不知朝廷遣彼此行謂何而乃欲
以未了之事屬之朱振即頃聞差官體勘知事有
不妥遂陳乞休之疏乞將瓚先賜罷黜待各官體
勘至日與魯綱等另行議處庶人知所警而忠于
所事矣 給事中鄭鵬疏曰臣聞大君御天下之
柄莫重于紀綱紀綱立則法令行法令行則體統
正而朝廷尊大同叛卒戕殺主將剖割撫臣逼挾
親藩抗拒

朝命

卷之十九

三十一

陛下不忍加誅開其自新之路而乃不思悔悞彌造
克殘赫然徂征瓚綱專閫輕燥寡謀剛愎自用重
勞大眾未弘

廟謨隱匿賊情輒擬奏凱

勅旨有曰禽斬首惡及真正下手之人早正天誅解
散餘黨則殺系將賈鑑都御史張文錦及執總兵
官桂勇之首惡助惡是在必誅者也今郭鑑等之
謀出于桂勇在瓚綱未至之先徐氈等之黨率皆
逃匿實係未獲之數而瓚綱輒爾班師且為朱振

詩

命夫以桂勇謀畧不能盡斬首惡以速報復之禍朱
振受叛卒擁立之恩而能制其死命邪

陛下以討賊付瓚綱瓚綱乃欲付之朱振蓋自料其
力不能辦無以解脫援立朱振則振必為叛卒掩
覆彌縫而已因之以粗了前事其為不忠甚矣伏
乞將胡瓚魯綱等削奪官爵拏送法司俟勘回之
口處以失誤軍機重罪不從時輔臣已建招撫之
議每人賞銀三兩眾叛始定而其漸不可長矣

卷之十九

四

十一月盜殺山海關主事王冕先是鄧三陸雄正德
十一年聞知遊方人自稱活祖習學白蓮教術夜
放毫光惑人雄與李真等投跟習學年久每人與
迷惑黑色藥丸一包各帶在身要行迷人正德十
四年五月活祖故遺傳李真有君王天分沈淮為軍師雄
等俱是臣宰雄等假乞白齋講道為名各處扇惑
廣集人眾將雄為局頭管領人馬嘉靖三年有李
伯川寫立帖文調雄等約在本月二十六日早到
山海關取齊開門突入先殺守關主事入城就殺

守脩官把關門城池鎖鑰奪了內外召兵為王以阻絕東西兵馬至日早雄等赴約主事見坐堂開關驗放商人雄等暗藏兵器李成騎馬懸帶弓箭假充商人執齋文引混入眾商人內進關雄等上主事前堂大叫李王到此主事接駕外有三千人馬在後本處多人接應晃不從雄等當將晃趕至後堂殺死將伊母砍傷當有守門軍人走報守脩官田登率領官軍將雄等擒獲及將雄等隨身各帶李直原散會兵妖言號帖符詛藥包等件收獲

卷之十九

四十一

提督侍郎李昆上聞

上詔這妖言賊餘黨着各該鎮巡官多方訪察嚴限捕拏仍出榜曉諭但有習學邪術惑眾之徒即便舉首不許互相容隱田登雖防禦欠嚴但當時能擒斬賊犯不必查叅王晃着措置擾恤護送還鄉四年正月鎮守薊州山海關太監李能題稱本鎮所屬山海關近年各處諸色買賣客商往來徑過把截關口照驗文引但是出入貨物俱有分例門單使用准令臣收受按季交割本鎮修理邊墩

兵部侍郎李昆疏曰切照前項山海關係隘要害去處原設初意止是盤結往來姦細原無征稅之例如近日妖賊入關為因盤結輒殺主事若復加以征稅則行旅阻滯商賈嗟怨其害有不可言者誠孟軻氏所謂今之為關者將以為暴也候命下本部行令太監李能安靜行事不許輕信下人生事圖利擾害地方

上詔這該關往來客商着鎮守提督官會委公正官員同兵部主事從宜抽取門單使用收貯在官

卷之十九

四十二

以脩修理邊墩等項支費不許侵欺 御史劉穎疏曰我

太祖太宗奄有寰宇法古出治內而兩京則有宣課司之設外而府州縣則有稅課局之設魚課有河泊所之設鹽鈔有場冶之設至於竹木有工部抽分廠之設舟船有戶部鈔關之設其取利於民極為纖悉而周密矣顧於沿邊諸關則未始有商貨之征也今太監李能陽假修築邊關之邪謀陰濟漁獵罔利之私計事若出于至公心實懷夫規利

大商賈棄父母離妻子正欲圖錐刀以爲生耳且經過稅務部嚴驗稅抽分屢矣今復抽取門單使用何重病之也乞重念邊關干係毋規小利不從按前山海軍事之死不由於虜特書重關也重關所以重虜防也至於內官抽分果禦暴哉爲暴哉毋乃內虜之伏也噫

初璿綱班師餘惡及執勇者皆漏網都御史祭天祐付耳目于誠朴者問以他事斃之至是逋逃郭雄輩見事寧漸歸天祐捕斬得四十餘人隨下令

卷之十九

四十五

曰殺巡撫之首惡未盡執總兵之再犯未究雖爾輩可遂以爲安乎今茲盡已究矣其安生理此後以變中事來告言者罪于是大定

尹咻曰是變之定也則惟天祐之功蓋其鎮靜舒徐委曲詳慎者至矣而或者每每寃之以爲釀禍於戲枉勇奮謀而被執璿綱未捷而班師廟謨重難于用兵反側日有所騰吠斯何時也而可易談之邪或曰是舉也朱振不有力乎曰振曲庇餘黨危言時發微天祐爲所搖矣然乎

又聞之父老云事所寧諸惡以次誅振時出危語憾天祐天祐不爲動振益不自安及大誅餘黨乃令人火其門曰餘黨憾予如桂勇也噫斯其得振之心乎然知之者鮮矣

張文錦妻李氏奏稱伊夫被邊將挾謀糾害乞爲辨雪

上以文錦慶事乖方激成邊患李氏如何又捏詞奏辨詔追究主使抱本之人巡撫江西都御史陳洪謨乃上疏曰大同叛卒既賊霍將官復戕害撫官

卷之十九

四十四

皇上震怒命將出師不旬日間聞就擒斬者五十餘人此誠警服姦雄易危爲安之機也近睹邸報侍郎胡璿製軍宣府駐劄總兵桂勇行取回京別用弟以今日之事有進無退王師所指必令殲厥渠魁搜捕首惡而後青災肆赦脅從罔治庶幾威令可行紀綱可振否則姦宄猶昔而欲國體之尊世道之理蓋亦難矣又張文錦叨膺重任致茲大患誠宜深加譴責以爲付託不效之戒然事在朝廷雖誅夷之可也若因假手士卒又從而憐恤之傳

之四方群小皆得以藉口而寢生陵替之階其紊
國家紀綱之大豈細故也哉矧自正德年來江彬
用事誘置邊卒出入禁庭後雖分遣歸鎮此輩猶
懷快快稍不如意輒敢撫劔疾視讎其長帥漸成
驕橫難制其肅之變已爲之先矣然則可獨歸咎
于文錦乎查張文錦賈鑑修復水口果爲公無私
或量賜優恤庶名分可全而紀綱爲之稍振矣
上詔陳洪謨受命巡撫一方當理職務未必修舉如
何又出位妄言欲盡理天下之事况大同之事情

卷之十九

四一五

朝廷處置得宜恩威並著邊境已寧張文錦家屬
薄示懲戒有何重寃乃特出意見輕率奏擾好生
不知事體着從實回將話來

提督鴈門都御史畢昭疏曰山西全省地方極臨
邊境除大同一鎮外其所以保障軍民預防慮患
惟在鴈門偏寧三關而已而鴈門一關相臨應朔
稍近腹裏隘堡聯絡有險可恃若偏寧二關地方
平曠虜騎要衝兩關相距約有一百八十九里若
勿從中路突入兩關人馬急難會合老營堡人馬

亦難卒至惟八角堡北至偏頭關老營堡各九十
餘里南至寧武關亦九十餘里固虜騎累犯之衝
亦我兵會合之總若於此處建官設所積聚兵糧
誠保障之至計經畧之遠畧也但移舊更新事情
重大各職未敢輕議久訪彼處軍民皆稱堡北四
圍俱鎮西衛屯地若於此處立所則屯種之人便
矣又稱鎮西衛之軍見在偏頭關備禦若於此處
立所則鎮西之軍便矣又謂八角常年守堡俱係
鎮西衛官員若於此處立所則鎮西之官便矣揆

卷之十九

四一六

之人情上下稱便於此立所防邊誠爲相應
上從之准改調八角守禦千戶所 北虜由許家衝
入寇龍門守備馬驥以兵少不敢戰度虜必由舊
路出乃率兵斷其路路在兩山間驥濬壕深二丈
許虜聞之大驚以精甲拒後繩牽蟻渡而去土人
曰是時得官軍一營至則虜可殲也

按聞邊人之談虜情者曰百騎不越城千騎不
越路萬騎不避鎮言虜騎愈多則所入愈深也
又曰鎮守戰原野撼分守戰山谷斷守備戰溪

岸盼言所統既寡則相機其宜也若驥者其足以知此乎紀之以爲小校法

殊域周咨錄卷之二十

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揚州府學訓導長洲彭天翔

江都縣學訓導華容王三汲校

韃靼

五年秋八月比虜寇井坪乃西路地也中路叅將李瑾曰是可視爲兩家事邢馳兵赴之時西路叅將劉鎰遊擊李鑑兵先至惶懼不知所出瑾爲申令戒衆合兵置陣先據荷葉山虜數衝突不爲動最後以大砲擊其中堅而自督勁騎馳下擊之虜披靡引去

按李瑾奮於決機不以人已介意有古名將風矣

六年春正月比虜寇葛峪叅將關山王經死之虜大舉由毛家溝入寇葛峪時諸營兵未至山獨將所部不滿千人直前突戰虜見兵少合圍數十重矢下如雨會風霾兩軍混戰山遇害經西路叅將也聞寇率兵援山至華家營遇虜亦力戰而死

按山經之死其忠義之激乎蓋至是則正德之
濫功盡革邊塞之賞罰大明行伍浸浸乎生氣
矣而力不從心竟至隕沒可惜也哉且李瑾王
經皆赴同事之難而一死一全亦有命夫

命劉源清為宣府巡撫都御史六年虜酋鎖合兒伯
通復以一千七百餘騎折邊牆九十九處入犯花
馬池將犯固原總制尚書王憲豫調延綏寧夏固
原官軍共二萬七百人分路接伏賊過鐵柱泉小
鹽池常州鎮戎平虜二所至八營攻門固原叅將

卷之二十一

二

劉文等擊敗其衆追至細溝營斬首九十五賊奔
潰至哲思溝榆林副總兵趙英等伏發斬首三十
二賊過平虜所青楊嶺榆林遊擊卜雲伏發斬首
九十五賊回遇寧夏總兵杭雄等邀擊之斬首復
九十五前後諸將斬首三百餘獲馬五十三匹鎖
合兒伯通死于陣餘賊由故道遁出境外自来三
鎮禦虜未有若是克捷者也 七年秋九月滴水
崖軍人賈鑑錢保等與市商訟不勝因激怒衆自
我輩出死力捍地方商非出著人坐肆網利及茂

我輩邪遂聚圍商居掠其貨縱火焚倉場嬰城且
曰兵至即走胡時官兵在境外燒荒巡撫都御史
源清聞之大駭密遣人至境外檄副總兵劉淵叅
將李彬曰事已無歸鎮便可出問道至滴水禽諸
惡也淵等馳赴之故作亂之二日兵即至城下彬
部卒飛石墜其陣衆遂附登已而淵至呼曰兵一
入所殺豈止亂者邪又誰止焚掠邪衆乃止于是
令城中曰撫臺已得情所禽止鑑等十八人耳餘
不問也鑑等多自殺門開淵整兵入禽未死者數

卷之二十一

三

人送鎮斬之一堡悉定 分巡冀北道僉事田承
胡璿調整糧草從陽和起馬前往渾源州公幹行
至離城一百餘里前到大同縣地名瓜園兒迤南
遇潛伏達城約有五百騎驟馬前來當將田承并
控轎軍人俱各砍死將田承身屍移在本村龍王
廟內停放

上命與祭一壇護送喪柩 鎮守寧夏總兵种勛謀
欲更調鎮守地方檀起符驗關文節次遣人馳驛
藏帶金銀并金銀器皿及各色五綵織金蟒龍旗

麟雲鶴等件絨瓦用使圖書書柬禮帖記事齋執
至京投托近侍官李鏜引領打點送銓選衙門先
是有孫昂趙鳳將种勛原幹更調地方金銀壹蓋
并銀兩寄王文進家蓋御史王官之父也東廠太
監芮景賢訪獲奏請將選法人等連賊并書柬禮
帖記事及批文等件通行拏送究問

詔王官李鏜等下錦衣獄种勛差官校拏解來京
問理 給事中解一貫疏曰庶耻者國之大維清
介者士之大節种勛猥以一介武夫謬膺一方重

卷之二

四

寄不思體國戮力以爲忠却乃納賄買官而罔上
計此財物若非剝削軍士必是侵盜官錢再照李
鏜王官一則以近侍之職不知戰陣爲何地而甘
爲敗鼓之皮一則以風憲之官罔思激揚爲何事
而自處糞穢之下但知營充囊橐不顧貽誚士林
一時之清議難逃千載之汚名莫滌若不痛加懲
治何以警戒將來且有書柬分明可以知所與爲
何人有禮帖開寫可以知所餽爲何物又有記事
簿籍中間已餽者某人未餽者某人必一一條其

明白若不備細查究中間恐有貪緣作弊僥倖漏
網者伏望照數稽查褫其衣冠削其上籍以爲鑠
刺貪饕無耻之戒于是寧夏缺總兵官推舉得南
京後軍都督僉事楊宏後軍都督府抗雄給事中
鄭一鵬疏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
章也近年以來茲弊復生幸而种勛事敗楊宏有
勛之貪緣而濟之以狡猾有勛之貪婪而飾之以
文墨有勛之奔競而輔之以羽翼若果見用邊鄙
之害當有不可勝言者伏望將楊宏亟賜罷黜仍

卷之二

五

勅該部從公再推老成廉靜將官取自上裁
按各邊參總其以賄賂爲功級以鑽刺爲齟畧
往往皆然是以將不得人武事不飭且此餽送
之物果奚自來非侵漁士卒之餉糧則剋減朝
廷之賞賜是以軍不得飽勇氣不揚其敝已久
豈特一冲宏哉姑紀此以例其餘云
七年四月御史張恂按臨保定府知府屠僑在於
官廳伺候忽有保定等衛旗軍千餘人拔劍開弓
喊聲動地高叫屠知府何在今日與你有箇死活

屠僑見勢兇惡踰垣逃遁各軍趕尋不見將把門
快手用刀砍傷一齊擁入察院喊稱知府欠我月
糧慳恡不與你叫他出來我們與他說話張恂再
三慰諭各軍不肯出門後有分守保定副總兵陳
謹到院張恂將伊責讓謹用手一麾各軍方纔散
去恂訪得陳謹與屠僑素有嫌隙諸軍之橫皆出
陳謹之謀也 都給事衛道疏曰竊惟天下之政
莫大於紀綱紀綱之立莫嚴於名分爰自甘肅戍
卒倡亂戕害都御史許銘既而大同叛軍繼之殺

卷之二十

六

害都御史張文錦參將賈鑑自是而後強備之軍
每挾其驕悍之氣而陵犯上官闕其之官每畏夫
反側之禍而姑息下士紀綱因之而大壞矣追紀
禍源至今有識者所以猶輕李隆之死也保定之
事頗與甘肅相類猶幸屠僑得生故變亂未成耳
向使屠僑之遁不急諸軍之怒得逞鋒刃之下死
生未保地方禍變今日又不知何如也易曰履霜
嗟來至蓋言慎也今日之事可以言水不可言霜
矣若不通行究治竊恐天下之強軍悍卒聞而效

尤犯分凌節無所不至紀綱既壞將有不可收什
者矣參照副總兵陳謹存心兇狠守已貪婪先曾
被劾而罷官後乃夤緣而復起坐觀軍士歐罵守
臣若無主使之情亦有縱容之罪保定府知府屠
僑輕人傲物志廣才疎拖欠軍糧久不處給橫被
歐辱實其自取倘激成變罪將誰歸再照前事臣
等風聞已久以事欠真切不敢上聞意者撫按等
官必來奏報經今將及一月事頗得實報久不至
又况張恂親經事變稽緩未言雖得靜以彌亂之

卷之二十一

七

方似非見惡必擊之義乞勅兵部馬上差人賚文
着落巡撫都御史王應鵬作急查勘
上詔這地方軍士激變各該官員既不能禁制又隱
匿不奏兵部參着了來說 七年夏六月北虜寇
朔州由火石梁入 八年冬十一月虜酋小王子
糾套虜七萬餘騎由井坪入遂掠朔州至偏頭關
乃退套虜北虜居河套者八年 宣府都御史源
清上言彰往所以勸今表忠所以勵俗本鎮為國
後門捍禦北虜歷年以來將帥士卒宣力効忠伏

節死義者不可無祠也詔從之于是源清毀淫祠
爲褒忠祠祀將臣譚廣薛祿而下軍士穆得海王
羊兕而下若干人近時如關山王經輩皆在列
各邊御史毛鳳韶極言宦官出守之非且曰兵不
額增餉不廩實而使刑餘不任之人坐食其上既
不可責其戰功又不可屬之吏事一職數人一城
數職是坐困也而况依阻爲奸漁獵所部其爲罪
狀又可勝言邪兵部聽之因覆議曰塞粟一石中
土數鍾邊軍一人供戶百輩此省節邊方對症之

卷之二十

八

藥也乃罷各邊監鎗分守諸宦官宣大各留鎮守
一員 九年夏六月虜以三萬騎入馬營參將兵
被圍赤城守備劉傳聞傳砲即率所部僅百數十
騎赴援中途逢虜直前搏戰虜圍之數重傳令士
皆下馬步鬪引滿四射箭無空發最後射殺其酋
長虜咬指引云傳身中矢如蝟毛 先是虜酋阿
爾禿廝渡河由寧夏北境入莊浪住牧九年二月
至青海與亦不刺和親亦不刺女先許嫁小王子
至是更嫁阿爾禿廝之子阿爾禿廝子領衆二萬

娶亦不刺女歸復自寧夏入河套住牧 十年虜
寇大同夾鎮城西下總兵官彭煥堅壁南山不敢
戰虜遂入懷仁山陰至廣武大掠而退初議罷諸
宦官獨留鎮守至是虜深入總兵官彭煥獲罪言
官因併論之遂罷諸鎮守宦官 九月以李瑾爲
大同總兵官 十二年春二月北虜寇大同右衛
由雙城入冬十月鎮兵殺總兵官李瑾以叛大同
近胡地寇時至舊將令寬慢諸軍追虜有不至者
失期者咸置不問墩卒懼虜攻圍或歇役烽燧屢

卷之二十

九

失甚有受虜遺爲緩其烽者比兵出則無及矣又
朱振之罷仍寓鎮城代將有大區畫必與之謀振
以示惠于諸軍結其雄長伍中諸有心計及異能
若織組技藝者班下恒役于其家時時巷議新政
瑾至軍申令戒嚴有警鼓于軍日期某刻至其境
徑以親近往虜退索諸失期後至者刑之塞下乃
歸烽燧失傳雖微必治置革鞭鞭之曰異于挺傷
骨也又不咨詢朱振于是伍中及墩卒時出怨言
振因以微言動之諸來役者泣訴法太嚴則曰李

瑾生長右衛小城無長人度彼信知伊小城中甯
伍易制也豈知鎮城多傑者邪又曰往年張文錦
之變軍人豈獨于總兵官不敢發邪于是舊殺文
錦脫漏未誅如王福勝輩咸憤曰必殺之及是有
二邊之後諸軍以給犒暫還既給犒瑾令曰來日
黎明至工所其夜有大星隕西北方衆星隨之如
雨瑾自見之嗟嘆就寢夜二鼓王福勝等喊噪集
衆得三四十人共圍燒瑾廨門始瑾與諸將吏約
有急舉砲則各以兵至聞變舉砲凡三舉將吏不

卷之二十

十一

至而諸寇悉集矣瑾知事急率弟珙執弓矢登門
拒戰比明盡矢數房所殲十餘人傷者數十人至
辰力疲叛者一人從傍刺其弟墜諸寇殺之瑾知
不免免胄擲地曰惡狗吾爲大將豈死汝手邪遂
自刎因墜門下諸寇共斃之遂共劫庫出仗執都
御史潘倣諸爲桂勇蔡天祐所用禽捕首惡者悉
殺之奪門鑰陳火器嬰城以叛遣人以金幣女伎
遺北虜乞援曰中土富樂可來自帝勝沙漠也遠
近大震

尹畊曰此大同再變也其所以致此者有三而
李瑾不與焉世之論瑾者曰賦性嚴刻刑罰過
施犯衆之怒以戕其身噫此未考其素者也嘗
聞瑾之爲將美勞不偏安貧不殖貨其至大同
也與士卒共甘辛斬敵首者親爲露布其門死
戰者設壇祭傷者爲傳藥勤懇撫之未嘗或懈
獨于追寇失期烽埃失警者不少儻革鞭慮傷
生匪以爲害也夫衛青爲將稱仁慈不擅誅于
外而李廣之後期至于自刎不敢對簿廣爲將

卷之二十

十一

極簡便士以此樂從而亦嚴斥候遠要害失期
之無罰烽燧之不慎無所事將矣瑾嚴于失期
烽燧者非以害于軍也昔宋太祖斬此例登聞
者四十餘人昔人稱其善振五代之頽而顧以
此責瑾乎故曰未考其素者也又曰法行有漸
驟施則駭瑾不審夙昔一旦以嚴加之所以致
敗噫此未致其詳者也嘗稽瑾之爲將矣自壬
辰建節至是已踰一年追奔屢出苦于卒伍之
不肅清野數令失於傳報之不審每每撫解嘆

曰兵將尚不相識邪我思用右衛人申飭既至鞭朴繼施夫子產惠人以為為政莫如猛子儀長者以為私不可受舍法而受私無所事將矣瑾用法于一年之後亦可謂有漸也昔孔明以嚴治蜀先正以為善救劉璋之弊而顧以此責瑾乎故曰不致其詳者也然則瑾矣以死曰有三墳綱處置之失且朱振懲憊之不已巡撫方與諸將吏環視而莫救也何者禮以嚴君子刑以懲小人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夫巡撫者藩鎮

卷之二十

十二

之司命上古之所謂得與天子立殿陛相可否者也一旦執殺之此其人自分有獲生理邪桂勇甫誅而未竟朱振繼事以彌縫刑典不明兵車亟反抗章朝堂謂為已定而復為朱振請節鉞使奸雄俾倪旁視者飽其欲而誰何彼塞垣強悍之資素無知方禮義之教觀此操縱孰不荷戈效尤也乎故曰三墳綱處置之失且也龍蛇見血本性自張朱振罷柄以來缺望殊甚前以亂軍擁已執桂勇以堅其援焚解門以文其奸

此其人更復為盛德事邪事寧更置不謹絳籠夜議曉誅反覆交亂遂使諸悍結怨公庭懷恩私室彼久說凌節之克而鼓之以與戎起釁之口值是多事有不奮然思逞者乎故曰朱振懲憊之不已也又瑾之約曰有急舉砲咸以兵赴豈不以處荆棘之叢馭反側之衆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即有不諱則五步之內不得施其衆乎夫總兵可以援巡撫則巡撫可以濟總兵矣而况鎮城之中有協守有兩遊擊有都指揮僚屬

卷之二十

十三

凡諸為長者固數十百人也舉砲登門間關射拒意以為必有援之者矣而自夜及辰為時久矣矢盡數房為力疲矣巡撫潛避僚佐不前擲胄自殘此其心能無憾于群公邪夫江桓不至撫臺而文錦死天祐有輿戈甲中而桂勇生顧不有明証乎又往時父老謂予曰諸逆攻圍瑾久不能勝天漸曉可辨人稍稍引去獨始倡者二十餘人念姓名已為人知攻不置於戲此時而有人乎其側急之可以禽誅緩之可使離散

矣故曰巡撫方與諸將吏環顧而不採也是二者有一焉足以死瑾矣而况其夥邪若瑾者死可矣獨惜夫論者不致其討于諸人而顧喋喋于瑾也

總督侍郎源清都督卻未來討叛兵叛兵復推朱振主軍事初變聞廷議以大同再變士卒驕肆不有大懲終鮮戒心詔源清進兵且命未為提督源清乃檄問變故兵駐聚落堡求師趣鎮城南宣聲誅殺總兵者諸叛復擁振為主出庫仗火器列置

卷之二十

十四

俾隗嬰城拒命日劫掠諸富家搜殺諸定變有功者一言不相入及素睚眦者咸滅族矣後未攻南關破之殺戮亦衆然皆愚痴守里閭不去者未乃為長圍守之天既寒凍官兵較疲賊乘間突戰數不利初官兵始至也遼東兵乘勝入其南城門以求未至今未下馳而出至是咸惜之十一月朱振既主軍事上言乞救叛者請斬首惡以獻縛乞丐者十餘人以至源清乃檄召振計事先是諸叛遣人賁金帛使北虜邀殺獲其二人源清簿訊之

得振受諸叛擁立及為規畫城守拒命使為已請節鉞諸奸謀振不知也及至源清詰之不服出邏獲者証之振震懼是夜飲藥死 十三年春正月叛兵以北虜八寇初諸叛使人以金幣噉北虜有邢通事者素盜馬徼外頗知虜駐牧所率數人往虜初疑之既而知戍總兵是實虜酋古囊黃台吉青台吉等以五萬騎至官軍堅壁不敢戰而餉道斷絕源清兵駐聚落堡與虜角不利未屯城南不能相援也中外大震諸叛以虜使十數人入城指

卷之二十一

十五

代王宮示之曰此與汝王子居虜使咬指稱死扣頭去諸叛欲盡納虜入城城中人不聽乃止已而虜自解去或曰有陝西遊擊某者潛出塞襲其輜重虜聞之乃退

嘗論十三年之後有三失焉主兵不睦幾斷不早進攻太迫也夫二卿相惡楚師以敗將相交惟漢祚斯安源清號稱忠正而遇事頗疎卻未則陰險貪婪之資而濟之以彌縫鑽刺之奸者也二人共事同執兵權則舉動何能無掣肘臂

指何能悉如意乎且末曾建節上谷矣源清兩
疏論罷之則相爲猜忌也深矣夫以陰險貪婪
之人而重之以夙昔猜嫌之深此其人能如李
臨淮范文正忻然相得戮力平賊也邪是故羽
檄甫馳于諸道而科索已聞于四境校佐未謁
其牙纛而贄貨已滿其私囊殆夫進兵無謀遠
陽盡銳而無繼馭軍失律南關縱戮以邀功則
源清已不能制末而付之浩嘆矣古曰將帥不
睦其兵可禽此之謂也裴度平蔡惟斷乃成亞

卷之二十

十六

夫制楚從天而下方大同之初變也建議盈庭
莫能適主然究其指歸不過二端曰撫曰勦而
已乃若撫矣而首惡之誅必嚴勦矣而脅從之
罪宜宥則適中之說也夫蔡天祐者世所謂應
變之才大同人深信而誠服之者也使決于撫
矣則天祐可用也匹馬叩關無不解甲首惡可
以漸禽餘黨可使解散蓋不特免朱振之紛擾
縛乞丐以希恩亦且無聚落之倉皇挾腥膻以
危衆也又大同一城生齒甚庶饗薪食米仰給

他方神器火藥發自內帑居常推挽輸之輟結
轂繫尚且不支而絕源俟涸斷甯待饑彼烏能
與我持久邪况初變之時人心搖抗事勢未一
首惡未敢訟言以主謀脅從未至一心以效力
蓋聞十日之外且猶未斷行旅 親藩宗室相
繼遜奔諸司吏長往返省視使決于勦矣則間
可用也或募人入城以燒其倉廩或購中伺便
以焚其戎器刻日齊發百炬並發比其戒嚴灰
燼通矣而衆論紛紛以莫定主者觀望以徘徊

卷之二十

十七

則雖源清輩亦莫有一定之見而况其他乎古
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之謂也又用兵之道
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戰勝于戰先謀于事始
夫大同爲西北之極徼自韓信陳豨倚外援以
中陵廬縮盧芳視窮荒爲逋藪不待今日始知
之也彼變一聞則我備宜預連精騎于塞下而
重募邏徼之人申守備于三關而大嚴出入之
禁天大同之邊有限通虜之使微行付心督于
忠誠重恩賞于捕獲彼豈能飛越邪外備既嚴

內間用命徐以偏師壁其四面去城二三十里不必造郊連營十四五屯不必合網巡哨則騎兵迤相往來設伏則步卒互為耳目夫錫臘溝之炭不入則爨釜不鳴諸城堡之米不繼則枵腹莫賑軍器火藥焚于內樓櫓陣院毀于外然後縣格軍門射書城上束手者皆為良民斬級者必書上績嚴首惡則詢訪必實謹根蔓則緝捕必盡名姓有定稽形貌有定識逮夫克惡盡誅然後恩宥大布諸軍解嚴以旋鎮撫臣建節

卷之三十一 十八

而入城除彼苛煩與之更始已前之事置不復言斯或撫勦之中庸恩威之極致也而乃議未成謀備未周險倉卒配發輕用大衆五六萬騎頓之堅城欲戰不能欲攻不克夫未有陷堅之議也而雲梯衝車羅列于陣前未有悉屠之說也而嬰孩白首橫戮于南郭堅脅從之心實狂悖之口卒之虜騎再南人情恟懼舉天下精兵幾盡截于一旦所失豈細故邪古曰急而走險將失厥鹿此之謂也

遼東巡撫呂經委指揮武勳經歷郝人英審編定遼左等二十五衛均徭武勳妄將老幼一槩編役又將原幫壯丁撥出徵銀呂經又聽廣寧中軍都指揮袁璘劉尚德修築城墻栽柳種田不得休息月根失期衆軍怨憤有左所馬軍趙慈兒倡亂衆軍擁入都察院喊叫先將劉尚德捉打呂經越墻走苑馬寺避之慈兒等遂放火劫獄將肅清等九門關閉仍在獄中劫出高大恩尋至苑馬寺圍經採打擡送都司羈住時巡按御史曾銑在樂古驛

卷之三十一 十九

聞變即趨遼陽出示曉諭本城軍人等各安生業毋得驚疑各官旗依舊操防及將經所行不便事件盡行除革慈兒等聽信散訖銑疏叅經激變乞為罷黜另選練達邊務者代任及言開端鼓禍者容查究脇從者暫寬斧鉞上乃命呂經革職閒住以都御史任洛巡撫遼東經離任行至廣寧取原留衣服書箱袁璘傳稱經要辦毡扛將草價每石扣除二分收買軍人于蠻兒等欲乘機劫掠鼓惑衆軍遂打開院門將經剥衣

拔鬚拉送衛監蠻兒等將迎恩等五門關閉又將
袁璘赤身頭帶草圈上插小旗肘鐐同經擡在車
上執旗吶喊推遊五門遊畢仍送在監太監王純
總兵劉淮遊擊史俊見經被蠻兒等打傷沉重央
免保出分司存住蠻兒等又與管糧郎中李欽吳
講要糧賞李欽吳每軍放草七束銀一錢一分外
又多加銀一錢二分及添銀一分作袁璘剋扣之
數曾銑聞之遣武舉韓承慶宣諭衆軍暫依寧息
蠻兒等又脇逼劉總兵奏討舊巡撫周都御史邵

卷之三十一

二十

總兵前來女撫事聞

上遣官校蔡璽齎捧駕帖將呂經罕解來京總兵劉
淮等俱往會府迎接開讀蠻兒等疑說既來捉經
如何無勅書黃榜止用一片白紙必是經家人詎
他脫身遂一擁將蔡璽攆打送監曾銑乃差指揮
柯璽執案驗告示曉諭蠻兒等方將經送交蔡璽
赴京

上命工部侍郎蕪都御史林庭樞往遼東勘問趙慙
兒乃潛至廣寧與蠻兒謀同拒勘詐稱林侍郎領

兵要將兩城追究以惑衆軍謀于六月二十五日
夜劉淮進

表會府糾各擺隊軍人殺淮將各官關在城外逼他
順從并掠各行錢糧人家財物劉淮知覺時值天
雨命各軍散訖至天明方拜

表蠻兒不得聞乃造妖言紫微星下界真人出世白
龍駒出現二十八宿扶助天兵百萬要從開原殺
起直抵山海關有順從者陞用不順者全家不饒
用黃紙寫成貼各門又謀劫獄銑聞之密計行副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

總兵李鑑參議高登韓承慶等督令官軍楊世祿
等將敢兒七名擒獲史俊劉淮復密計命即山金
鎮擒陳羊兒羊兒亦賊首也宿于娼婦張大兒家
金鎮往擒羊兒執刀迎敵即山用鐵尺打倒拖至
猪市街殺死銑乃遣百戶崔捷傳示遼陽首惡已
擒即分布官軍擒蠻兒等奏乞依法處決其餘脇
從俱免究

上詔這悖亂軍人有名首惡既都擒獲地方已寧不
必查勘法司從重擬罪來說林庭樞取回曾銑陞

大理寺右寺丞賞銀二十兩林廷楫任洛各十兩
時撫順城守禦指揮劉雄刻減軍士月糧士兵王
經等不忿糾衆乘夜打入雄宅劫掠家財明日衆
軍縛雄各上樓鳴鍾吹號將城關閉銃聞之即遣
指揮胡承恩代雄備禦曉諭衆軍照舊操守經等
見事不諧逃躲銃行胡承恩捉獲經等斬決城中
始安

按三城之變起于一時亦甚危矣况各鎮之變
相循于數年抑何故哉盖上有假借之法則下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多放蕩之情往者寧夏之軍曾一變矣未幾而
後有大同之變說者謂所以處寧夏者啓之也
大同殺叅將殺巡撫既變于前矣未幾而又有
殺總兵李瑾之變說者謂所以處張文錦者啓
之也然則遼東之變謂非生尤于處大同者乎
蠢茲小醜習于耳目自謂陵辱命臣賊殺主帥
其禍不過如彼而我等縱一爲之料無遠害此
所以倡之即應誘之無忌爾今銃不動兵革潛
消大亂其功足多而鑒往懲來尚剛制以法云

初年三 大同叛賊未伏辜朝中猶有難于用兵者
岳倫請早定大計疏曰大同軍士往年嘗殺都御
史張文錦繼又執總兵官桂勇矣今此舉則三變
也其進兵征討必矣臣獨慮撫巡鄉宦在利害中
爲生死所迫鮮不爲彼陳乞而在廷之臣主利害
者計難易較錢谷者計勞費保全 宗室者計俱
焚有一干此皆足誤事萬一復蹈往年故轍殺無
干乞丐以緩 王師將諸邊效尤綱紀大壞矣所
願銳意進兵務在必勦夫處利害之內者其謀論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不足采除蛟龍之害者其網罟不足惜制堅城之
敵者其攻取不可急今時當隆寒官兵不必頸之
城下只于聚落堡懷仁縣諸處環而攻之使錫臘
溝之炭一月不入四方之米二月不至可以坐待
其斃或宥或誅威福之柄在我矣昔澶淵之盟寇
準謂以戰盟則盟在我而可堅以和盟則盟在彼
而易叛今切不可使

朝廷之赦在彼也又曰大同一隅九瀋觀望今日以諸
邊討大同爲力易他日以天下討諸邊則爲力難

是今日之討大同所以爲諸邊地也今日之舉當以理勢論不當以難易論當爲異日計不當爲目前計又曰近見邸報以魯綱鎮守大同督其赴任使綱一入大同便爲彼所牽制不若別給符印令駐陽和使得便宜調遣則各城之兵有所仰望繫屬不敢携貳觀望仍別置管糧郎中一人共駐陽和以供軍餉以明示置大同城于度外則進退伸縮在我矣初戶部郎中詹榮以理儲至鎮有父喪值變作不克去榮素允于出納且爲諸軍計供餉

卷之三十一

苗

誠懇故不爲所惑至是聞官軍戰數不利諸叛復搆將至乃止哭離苦奮然曰君親併急于何敢自附于執禮矧父喪母氏俱在此乎遂潛使鎮撫王寧者詣軍前呈儲牒寧至既呈牒督府三麾之罷不去督府悟屏人與語寧悉陳榮意且曰榮言不敢愛死以忘君父今兵屯已久外寇且復來主上寬仁德音屢布罪止渠魁而爲寬惡所遏城中人弗聞也即聞弗信也得片札爲徵約內應圖之不數日可辨夫渠魁不數十人而城中生齒且數

萬軍門忍盡殘之乎督府曰善給印札臨行戒寧曰爲我謝詹君忠孝臣子事也勉爲之寧還榮乃以札示遊擊戴廉時諸叛推指揮揚麟馬昇主軍事廉曰馬昇亦治世能臣也必得與謀榮曰然遂召昇告之昇曰公生死骨肉我也不敢避榮復欲有所計議軍前使昇揚言曰自兵斷炭路城中凍甚詹中即有信義盡免之一出乞軍門諸叛不疑也榮至軍計事畢出遇兵部主事楚書于途手榮曰大事可就願與君共之于是榮復與書定謀且

卷之三十一

二十五

曰城中不知德音吾謀就公以天使賫詔入一省慰之則事濟矣書曰諾榮入城給曰炭路許通然聞有天使賫赦至闔城或可生也乃復密與昇及素忠憤者二十餘人共盟于解昇泣曰有如圖事不諧而死其以百口累公榮許之昇乃復揚言天使至衆迎書入宣慰畢書出是夜昇與同盟者禽諸首惡二十餘人斬之函首軍前次日大軍退舍諸脅從登城望見之懼且喜呼曰是真活我也榮令開諸城門去備具迎巡撫都御史樊繼祖以入

遂定

按邊父老曰官軍填城下戰不利督府令爲地道毋成爲賊所覺後引水灌城城土堅不隳傳言虜復至人情恟懼更五日不下有他虞矣於呼有他虞則國勢危虜再至則鎮人左任矣若詹公者功真再造也哉又尹畊九宮私記曰十二年畊爲藁城令藁有張尚書子麟者家居一日鄉人至報大同之變畊走謂張因言下城策張曰此事只要朝廷主張定果欲大懲之乘

卷之三十一

二六

其未備募人入城縱火爲善又曰聞大同如渾河水去城近可灌也後聞用兵時穴地道決水注之城不隳畊因思宋史有太祖灌太原契丹使臣譏其不知俟涸之語疑之庚子畊改官歸父老謂畊曰兵已退數日水涸城乃隳于是知古今事勢不遠而人之知識才力有逮不逮也乙亥畊過東平謁故總督劉公源清語及灌城俟涸事劉曰彼時實思不至此

夏四月禮部侍郎黃紹來賑時大變甫定城中饑

餓代王以爲言 綰撫視賑濟于是諸被殺者家稍稍來告言綰與撫鎮官復密謀禽斬王福勝等二十餘人 梁震爲大同總兵官震陝西人素著戰功善用人家丁輩樂爲效死尤長于出塞擣營時大同乘兩變之後悍卒縱肆主將每每甘言煦之稍不如意則反唇瞪目或爲飛章訛語相搖撼震素知其態命下率所親家丁三百輩馳至申嚴約束禁治私聚一軍大驚其家丁輩時時向鎮兵語曰爾敢蔑主將者恃其衆耳兒郎輩在此無不

卷之三十一

二七

一當百五步之內恐爾不得用其衆鎮兵皆咋舌或言家丁之弊始于震夫震之家丁有家丁之利者也今之家丁利去而害存者也夫震西產也其家丁亦西產也結髮從震戰願指色授無不如震意者今將臣建節始募家丁市井狡僞嗷呼四集甚至籍軍中之銳號爲家丁損伍額以張惡黨增游惰而恣暴橫若震者羞之矣

十六年梁震出塞擊虜戰於王林川斬首百四十按邇來邊塵日警小懲則大戒近勞則遠逸若

震者功何如也而論者以爲出塞起釁誤矣

虜由陽和入寇震及副總兵戴廉遊擊王陞督兵赴之既而虜由野狐嶺直犯大同鎮巡撫都御史史道率都指揮徐珏等以步卒陳于城東東塘坡虜遂南掠至懷仁乃退是役也虜先以偏師誘我兵東出而以大衆向鎮城過城下呼曰爾梁太師何在蓋規知震東矣時騎兵盡出止存老弱微道出陳幾致不測然虜所殘破亦不勝計

卷之二十

二十六

陣而不能遏驅掠之鋒聲東舉西克志必懲虜何人斯而能有成策也雖然誘兵東致以震在也能爲有無亦庶幾哉

虜寇宣府總兵張鎮叅將張輔國敗績虜伏兵右衛城東柳溝而以數騎近城輔國新進甫任兵事不審虛實遽驅兵追之至柳溝伏發兵大敗死者千餘人輔國亦沒由是右衛軍鋒頓挫報至宣府大震時鎮亦初總兵事聞之色喪馳見巡撫都御史登庸曰禍至矣奈何登庸怒曰爾婦人邪聞敗不

提兵往援而但憂禍至邪鎮不得已出兵至水關懼不敢前輒報虜退而還其次日右衛人咸出牧塋死者虜復至仍驅之去于是巡按御史閻鄰劾奏鎮緩追逸城輕退失關械繫京師罷宣府鎮守宦官前罷宦官鎮守楊誠頗勤慎留之至是以虜入亦罷 十七年六月北虜入寇宣府總兵官郝鏜敗績虜至宣府比時鏜代張鎮素無望且將由賂授軍士輕之莫有鬪志鏜復不身先令坐營指揮周鏜以本營精銳往至姚家莊未陣虜縱騎蹙

卷之三

二十九

之兵遂潰周鏜沒比鏜出師虜去遠矣事聞械繫京師 八月北虜寇隆慶叅將丁璋敗績虜潛師夜入抵州城入郭璋聞之倉卒出戰時部曲逸散所率不過家丁戰又不利城中大懼會虜自解去璋身被數創然素有勇力亦手斬八級軍中之論邊將曰徐珏整而有謀紀律素定丁璋勇而玩寇斥埃不施及是乃信 十月北虜寇深井殺掠甚衆掘窖搜藏粟載以革囊至清水河總兵江桓將宣府兵及所調大同遊擊畢集列河上凡九營時

天寒甚河水新合滑不可渡虜望見大懼乃囊棄粟如丘諸將共議曰我乘其半渡擊之茂不勝矣桓素怯懦且業以隆慶之後獲符無戰情令諸軍曰但堅壁有罪老僕自當也會遊擊章鎮叅將李彬等喧于帳下固請以家丁出桓拔刀曰諸君不哀憐老子欲重其辜邪桓死于諸君何有鎮等嘆惋而退虜見我壁不動分勁騎掠前營前營者桓營也營脚動諸軍方議援之虜已魚貫而渡畢渡勁騎亦引去初虜至被驅婦女千餘人在營見

卷之二十

三十一

官軍自分得生及渡皆南向痛哭聲聞數里

按此清水河之役也論者以為自景泰以來得胡之便無踰于此虜深入馬疲一也近塞欲遁無鬪志二也河水初合滑不可遁三也我兵大集九營同列四也縱之前驅邀其半渡五也吁桓罪深矣

十八年三月命兵部尚書程鑿往勞九邊將士時車駕巡幸承天府特命鑿宣布德意勞賞將士五月城弘賜五堡置分守北路叅將張文錦之遇

害也水口諸堡悉廢是後虜寇無歲不警警無不至大同城下者時論惜之尚書毛伯温既總軍務行邊至大同比望大漠嘆曰國初置鎮于此以北無山險獨當虜衝也是故可以藩蔽薦門紫荆矣然鎮北屬堡不立斥埃鮮施則何以遏驅追奔相掎角邪乃上疏力言之且曰時不可苟失言不可人廢文錦昔畫不為不備但其作事不識通變重拂人心耳後來主者遂以為諱今臣修復之地置不必仍舊但求要害土田不必起科但令開懇戍

卷之二十

三十一

卒不必摘發但取樂從及條上諸設官添倉事宜詔下巡撫于是巡撫史道奮然曰吾事也與總兵官梁震同出塞規視之以鎮胡地險移置稍西名鎮邊堡水頭地僻移置稍東名鎮川堡沙河地沮洳移置河南名鎮河堡紅寺仍舊改名弘賜又于弘賜西置鎮虜堡號曰北路置分守叅將駐弘賜堡諸堡各置守備募人懇田為軍三日而伍實三月而工就暮年而田盡懇

按此之謂經畧也方當戍築之時且猶多口迄

于工就乃始帖然夫仁愿三城文正環慶古人以爲美談胡今時舉事之難也然嘗論五堡之事伐斲傷手文錦之謂矣而因噎廢食則繼事諸君有烏六祭紂以女色亡天下而湯武不屏內御勢不可也自甲午之變繼事諸君言及五堡搥手閉目深惡痛絕甚至曰此爲復修文錦之舊也何以安反側夫文錦以五堡召禍將遂廢五堡然則文錦以巡撫敗遂將廢巡撫乎伯温此舉可謂破群惑而錚錚者矣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三

閏七月北虜由石窰溝入寇大同時五堡初就兵戍新合且垣塹爲險可據總兵梁震督兵禦之虜退此五堡之功也

秋九月兵部尚書翟鑾行邊還上疏曰宣府生齒日繁供費日廣方面臣止有分巡僉事一員恐不暇給夫國家置守巡于諸道所以督糧儲理獄訟不可偏廢者也宣府獨置分巡臣愚以爲非制也乃詔置分守布政司參議一員給勅行事視分巡十九年虜號十萬一入宣府右衛掠順聖城蔚州

廣靈縣一入弘賜東口掠懷仁渾源靈丘馬邑朔州復由弘賜東口而出殺戮甚衆遊擊將軍戴昇承調援廣靈至紅山遇虜兵敗死者千餘人

按是時梁震死祝雄代鎮失良將扞禦隳績然自是山西之禍成矣聞之父老震建節時虜亦無此大舉所謂畜謀日深發之一旦也近年邊將負才名者三人李瑾梁震祝雄也三人之中瑾爲上震次之雄復次之夫世之稱瑾者曰性孝友勇而有智料敵多中治軍人不敢干以私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三

稱震者曰巧于襲營善用人下樂爲死稱雄者曰循循如書生與人信士卒同甘苦瑾以行法遇害可深惜也震數立功境外其時鮮失事而雄則敗衄偏師戍艾生齒且弘賜之外扞不嚴而全鎮瘡痍西路之中堅失據而山西蹂躪將所值之異和胡名實之不副乃爾噫震雄同事者巡撫史道也道之疏曰震剛愎驕橫雖稱難處而壯勇多機閒習戎務臣與矢心少荅恩眷今之將帥未可倚恃臣誠傍觀無以自寧則又

安可委之所值邪

十九年秋七月虜由宣府右衛紅糖口入總兵白爵將鎮兵一接戰不利虜遂大掠而南踰十八盤渡口過蔚州進薄廣昌殺戮極慘毒又欲循山而東犯保安懷來諸處爵尾其後不復進參將鎮計曰虜衆尾之無益也乃分精騎伏蔚東山下時參將徐珏已遣兵斷美峪口于是虜不得東先驅入山者多棄馬步返鎮因邀擊之于大比莊敗之斬七十餘級虜引去秋虜酋吉囊擁衆數萬由偏頭

卷之二十

三十四

等關入寇太原大掠居民而出零賊爲鄉兵所殲既而又犯延綏西路從定邊營毀墻入境是日雷雨大作連旬不止泥淖深陷馬足不能馳逐總制劉天和豫往花馬池調集都御史楊守禮尹嗣忠趙廷瑞各鎮參遊守備官軍分布城堡及隘口按伏夾攻九月朔虜至硝河城結營自固不敢縱掠踰五日陝西總兵魏時兵至遏其南黃恩兵阻其西崔嵩楊琮環其北鄭東王陞高暘陳爵等兵聯絡以擊其背盧瞻等所統莊浪涼州西寧永昌援

兵接踵渡河軍聲大振任傑周尚文皆在行督戰斬首四百餘吉囊次子曰小十王者及其妻弟一大將皆被殺十一月虜衆恐懾皆出河套離爲二地以居其一駐舊東勝大同兵邀擊之斬首九十一其一駐賀蘭山外莊浪寧夏兵互擊之斬首一百八十一時套中俱無虜矣二十年吉囊入寇報怨不敢犯延綏復由山西偏頭關入犯嵐石等州殺一參將大掠直抵平定州窺井陘諸關欲犯畿甸以水滑嶺峻不能攀援渡馬而止然山西自來

卷之二十

三十五

被虜殺人之多未有過此者入朔州等處而去是時所在居民無避者多受禍有備居城中者皆得免二十六年夏六月虜酋俺荅阿不孩者小王子別部也機詐雄於沙漠至是遣所虜漢人石天爵與虜使一人至大同言累年犯塞兵刃殘傷所得諸畜出塞輒死失且北部素通中國進貢不絕後因小失乖異今願入貢獻馬駝貢道得通則兩不猜忌中國可出二邊懇田北部自于碣北畜牧請飲血爲盟以示誠信于是撫臣史道總兵官王昇

以聞詔購斬俺荅阿不孩且令不得私釋石天爵
還時石天爵已去于是撫鎮咸獲罪後石天爵復
至塞為墩卒誘禽斬之詔備北虜俺荅求貢撫鎮
許為疏請後俺荅親自塞下邀戍官相見席地傳
飲又歸近時別虜所驅墩卒于是撫鎮復以為言
且曰求我愈深則望我愈厚倘無許貢之期應有
詰兵之令詔申嚴守備

都御史楊守謙論曰壬寅夏俺荅叩邊通款楊
職方傳過謙曰俺荅求貢今當如何謙曰且許

卷之三十一

三十六

楊意亦同及兵部疏上當道駁之再上而議論
異矣既而斬石天爵又購斬俺荅夫兵交使在
其間况求貢乎殺一天爵何武借曰不許亦當
善其辭說乃購斬之此何理也橫挑強胡塗炭
百萬至今無一人知其非者巡撫史道乃以交
通外夷擬死刑雖釋不誅當事者懼夫夫今之
以貢為疑者必曰宋以和議誤國不知此貢也
非和也九夷八蠻皆許其貢何獨北虜而絕之
秋七月虜寇大同由左衛猪兒窰入掠馬邑朔州

遂入陽武峪抵太原復掠靈丘諸處而出

此二十年之役也督軍者懼獲罪于是始有尋
功抓級之事矣

是年九月宣府叛賊張雄伏誅雄與僧人王姓者
結庵隆慶之青風砦州人劉伯川趙天祿輩尊禮
之聚眾既多遂謀不軌雄衣黃出鐵印署伯川輩
偽職謀潛使人約胡守備丘陵知州辛住聞變使
軍人徐龍往從之潛為內應陵隨以兵至擒雄等
送鎮伏誅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七

殊域周咨錄卷之二十一

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揚州府學訓導長洲彭天翔

江都縣學訓導華容王三汲校

韃靼

二十一年夏四月虜自大同由左衛吳家入掠馬邑朔州歷大原汾州抵平陽復掠平虜諸處而出先是虜寇寧武偏頭關副總兵李瑾戰于劉海莊不利十八年時警報迭至以為虜議掠太原以南于

卷之三十一

是巡撫都御史陳講上議曰西北邊鎮莫重宣大三關國初急宣大而緩三關以大同足蔽三關也今時則異矣故必急三關急三關必增戍增戍必先設險夫鴈門有勾注之險偏頭有老營之扼故增戍必自寧武始陽房口者朔州之大衝也往年虜寇由之臣願籍山西民壯夫力而濟以郡縣贖金城是大險不三月可就從之于是起陽房口經溫嶺大小水口神池蕎麥川至八角堡悉城凡百八十里且築且斲土石相半二十一年虜寇寧武由朔

州入至王野梁副總兵丁璋遊擊周宇以兵禦之時璋已得疾乘板輿督戰甚力與宇俱死于陣以樊繼祖總督宣大偏保軍務與銀九十萬兩又起翟鵬總督京城南面山東河南軍務繼祖虜至不出縱其深入山西遂至省城又越而南殺掠人畜萬萬吉囊繞出關未至塞上俺荅復入又越太原而南至石州殺掠益甚 十一月令侍郎張漢賑山西被虜郡縣 二十二年二月言官交章劾繼祖竟不罪得歸田陳講史道為民宣府大同總

卷之三十一

兵王陞白爵僅罷官鵬亦召還京 是月虜掠蘭州 三月邊臣言虜且至又以鵬總督宣大偏保及山東河南軍務 五月時宰惡鵬直遂會鵬乞兵糧內批罷鵬革總制官專責大同宣府山西保定龍大有楚書劉臬劉隅四巡撫 五月右清紀郎周鈇言虜必丹至乞早為防禦計謫鈇廬州府知事 六月虜吉囊病死其子板不孩居套中小王子駐威寧海上俺荅糾數酋經朔州破鴈門掠太原京師戒嚴七月復鵬提督宣大偏保山東河

南軍務舊總督止節制宣大今三關不支詔馮門備頭益武悉聽節制

上出賞格擒斬俺答賞銀千兩陞不次他酋三百兩陞三級時俺答清台吉及叛人高懷智李天章各擁萬衆越太原列營汾河東西散掠上黨平陽下邑時鵬未至我師連營莫相攝觀望不肯戰縱賊深入殺掠人畜萬計且歸偏帥張世忠等自侯城村起營盟約諸將躡虜力戰諸將閉營不相援賊見世忠軍壯戰又力呼集精騎三千餘合圍世忠世忠被箭傷裹瘡下馬四面步戰賊亦窘會矢火

卷之三十一

三

藥盡世忠憤呼曰我軍被圍戰苦諸將竟不相援國憲天刑寧汝道耶復上馬往來督短兵血戰自巳至酉賊見我無援力竭遂躡我營世忠頭中二矢墜馬死張宣張臣等痛世忠死猶率旗軍曾五等力戰宣臣并死虜自代州從廣武站出關去虜自六月丁酉入塞至七月庚午凡掠十衛三十八州縣殺虜二十餘萬牛馬羊猪畜二百萬贈世忠右都督與銀十斤宣臣各四十兩仍祠祀時羽書急議築京師羅城興役九月給事中劉養直力

言不可遂止

按吾學編云十八年二月虜酋青台吉哈刺台吉那林台吉皆屯牧塞外時時掠宣府總兵江桓竟不出効能十二月虜入宣府深井諸堡逮總兵江桓下詔獄十九年三月虜入榆林塞破清平堡入米脂殺掠人畜萬計總兵周尚文駐兵青秋原虜退以捷告虜又入宣府塞破北路馬營諸堡得我神鎗鉸砲千計芻粟牛羊萬計掠一婦人往時虜多掠婦女近數年乃掠較前

卷之三十一

四

火器遇婦女輒殺不掠四月風霾旨下兵部議防邊方略言官交章劾兵部尚書張瓚貪鄙誤國不聽七月虜入宣府塞大掠至蔚州盡破其關廂堡塞殺人盈野總兵白爵遇虜于水泉兒大敗副總兵雲冒遇虜于馬連堡又敗先是大同叛卒逐出盡走虜中虜樞便捷輩多與牛羊帳幙令為僧道乞丐人訶我邊西至甘涼東出山東或入京師凡地理險易兵馬強弱撫鎮將領勇怯利害盡告虜酋吉囊俺答至是一酋分

進入塞大同軍顧與虜約無掠我人畜我亦不復阻若虜喜嚙指折箭去至秋竟越大同抵鴈門度寧武入嵐靜交城掠殺人畜萬計大同軍有得虜掠我輜畜名買路錢大同巡撫史道總兵王陞幸無事若不聞聞亦不問大同軍亦驕悍不用命宣府總兵白爵調援亦不肯戰虜益無忌顧且欲攻鴈門山西撫臣陳講告急大同撫臣史道竟匿不以聞是月陝西總制尚書劉天和率精兵九千駐花馬池虜數萬入安邊定

卷之二十一 五

邊塞大掠固原撫按羽書沓至天和為虜隔逾月奏不至既而告捷言斬虜首五百卒張奴兒殺吉囊之子虜諸酋大哭遁去加天和太子太保叙一子錦衣正千戶陞賞三鎮文武吏士千餘人張奴兒陞世指揮僉事內閣以謀謨帷幄夏言加少師程鑾少保本兵以曲盡方畧坐收全功張瓚加少保叙一子錦衣衛副千戶觀此則各邊之弛兵養寇非一日矣皆由朝廷之賞罰不明耳噫此所紀與前相異

初偏頭關置副總兵官寧武隸焉論者以偏頭數警副總兵權輕改總兵官時山西撫臣虜于內突又請移駐寧武以便援應寧鴈從之鑄印建節於是三關稱鎮峙于宣大矣

尹耕曰夫國初之經畧邊鎮也以宣大偏頭為極邊是故宣大置總兵偏頭置副總兵所謂重之也以鴈門寧武平刑為內邊故但設守禦所守備官視彼為稍緩焉寧武之數擾則大同之失守為之也而乃移偏頭之兵將于寧武斯不

卷之二十一 六

為全筭矣於戲京東之外鎮營創遼陽也京西之外鎮宣大偏頭也京東之內險山海也京西之內險居庸白羊紫荆倒馬鴈門寧武平刑龍泉也外鎮以屯重兵進與之戰內邊以嚴隘塞退為我守斯其畫一之論乎
翟鵬言大同有五堡北邊少事五堡能禦患者以恃溝壘也則五堡而東而西顧不可乎今議自鎮邊堡而東至陽和後口鎮何堡而西至老營堡鑿為長塹其間山險不可鑿處不過三十餘里量為

斬崖修墻從之乃鑿長塹

按設險有三道曰垣曰塹曰塞而已築土爲防曰垣鑿地橫巨曰斬崖鑿間否形如品字有隆有伏互相倚伏曰塞夫設險以止虜驅其傲于秦皇乎秦王起遼東至臨洮爲長城所謂垣也而曰塹山煙谷則亦塹塞之始也夫天作高山以爲華夷之限人于其有餘不足者少損益之斯亦裁成輔相之一端也而論者懲于秦失執不肯舉是非膠柱之談也邪

卷之三十一

七

置分守大同南路泰將駐應州屬以渾源州懷仁山陰廣靈靈丘縣六城城靖虜諸堡長塹既成總兵官周尚文議于塹內城城虜靖虜破虜威虜寧虜五堡招募邊人爲軍懇地資養堡置把總指揮統之後復城滅胡破胡殘胡敗胡諸堡布列塹內秋七月宣大二鎮兵乘塞舊鎮兵皆團操鎮城有警出戰後虜患漸熾亦往往夏秋之間分駐邊堡謂之暗伏至是總督鵬及撫鎮建議入秋悉令赴塞畫地分守謂之擺邊入冬而罷七月郡兵

不鴈門塞國初設有大邊二邊俱于西北極境故宣大建大將屯重兵號曰鎮三關惟偏頭與大同接置副總兵老營堡遊擊其鴈門寧武比于內地雖設防戍步卒而無馬兵亦不置參遊將臣至是以虜連南下大同不能捍蔽于是山西建議掣回大同協守班軍增置參遊將臣徵集內郡太原平陽遼沁民壯借倩屯夫弓兵悉集三關以次布列分地畫守

卷之三十一

八

按此所謂內邊之戍也豈惟山西河南山東俱有班戍真保順廣之間塞後不休矣于是大河以北無息肩之期而兩鎮連百數十城有棄置之恐矣其時復有築堡之後杵聲遍于中原農事廢于南畝於戲不以戰爲守而以守爲守不以塞爲塞而以內地爲塞斯畫也失之遠矣使大同失守山西內邊八百里之間弱兵僅四萬餘其能遏虜之入否也虜所垂涎多在山西不在大同三四年來大同幸不潰防山西方有寧宇是故守大同者守山西也

虜寇大同總兵周尚文禦却之斬五十餘級內一人金帶錦裘其首首也 十月比虜寇膳房總兵官卻末督叅將和勛禦之末既素無紀律勛復貪縱士不用命虜遂潰垣而入末懼合五戰鋒一副總兵兩遊擊三叅將之兵尾虜後虜過蔚州聲言南下遂抵廣昌攻破三家村堡殺擄三千餘人紫荊震動會虜馬疲拔營歸而五戰鋒之師值之戰鋒官李彬戰死餘奔山陳師自達獲免初虜以太原殘破平陽塗遠又連年入寇皆于秋初雖舊牧

卷之三十一

九

田野而不利霖雨故謀東入且于冬深又用馬馱草繩長數丈曰嚼馬而飲之水可支數日既至蔚叩南山見峻隘不敢入乃西出紅沙坡路坦而遠凡五日乃至廣昌虜酋怒欲斬鄉導者乃急攻三家村會食而退時紫荊初掣備故論者以為非蔚南山峻隘幾致大失云或曰鄉導者即叛賊王三也五戰鋒官李彬董賜李塘張忠江瀚皆以罪人拔用時設有戰鋒營按卻末以鎮兵九營從紅沙坡尾虜後虜五月

南達廣昌人馬饑疲乃急攻三家村鎮兵在後無能採也村破盡殺所獲食之練一飽而已乃拔營還而戰鋒兵值之獨李彬搏見殺餘四營登山以避虜亦決去不之顧故土人曰不斬卻末則三家村之憤不消不斬四戰鋒官則李彬不瞑目也

卷之三十一

十

二十三年三關既設官增戍如兩鎮于是巡撫曾銑建議大城鴈門長城自老營堡丫角山至平刑關東八百餘里銑又以鴈門新塞高厚過于寧武于是復增築寧武者如鴈門調各鎮兵至大同防秋時虜酋遣我叛人至京師入兵仗局習伏即機銑獲誅之遂散各鎮防秋兵 叛賊王三大同人犯罪逃虜中以中國虛實告虜且教之深入數為虜鄉導連歲犯太原平陽及聲言入寇真定臨清皆其謀也詔縣賞購之是年寇回虜衆過東城三以數十騎叩水地堡自呼其名曰我大同人也速飲我酒時大同叅將張鳳兵駐堡中堡人劉伏玘者老矣私謂其子曰即禽是張

在堡必不破也乃具酒餽匄以獻時三已醉曠矣
玘頓首示懼三麾其騎令却玘復懇以畏刃三見
其誠且已老易之解所佩擲遠地稍前就玘玘佯
酌酒拉之入堡堡人皆鼓噪登陴鳳亦令士卒舉
砲虜騎立視良久去于是撫鎮檻三致京師伏誅
二十四年二月兵部侍郎翁萬達督大同軍務時
邊方多故軍政廢弛總督之任值者推避萬端達
聞命即至其謝疏曰方今地方邊事之故借箸難
詳將來設施措注之方掣肘是慮覆車當鑒易轍

卷之三十一

十一

乃行欲持求安必畧近效識者傳誦以為名言二
月併民堡邊方村落多民堡緣役起閭閻謀解周
密亦有一鄉數堡一堡數家者又素無弓弩火器
虜入守空陴坐視恒有陷失殺戮動千數百人至
是總督軍門下令合併其孤縣寡弱度不可守者
廢之編其民于附近大堡協力拒守每堡擇才力
者為堡長次者為隊長堡長得以制隊長隊長得
以制伍衆立法曰守陴之衆每五十名為一隊每
隊奇正各半隊長二人一統其正一統其奇居常

則人守一陴奇正相間一方有急則三方應援奇
者赴之正者攝守每隊為紅黃二旗隊長執之以
分其衆為方圓二牌堡長收之以調其奇又多造
火銳飛砲佛朗機之類分給堡寨

按此督府經理民堡使自為守也蓋嘗聞虜之
攻堡矣聲其諸處而掩其一隅誘之策應而乘
其不備鄉民無遠識定守往往攪亂以墮其計
奇正相間一調一守規畫密矣

卷之三十一

十二

虜耳目虜入道里必知至有殺掠時呼人姓名者
于是下令詰邊且督諸將分遣間諜往來塞外多
方巡徼于是境上始嚴虜莫能窺我虛實矣 七
月大同宗人充灼謀反伏誅充灼者和川王府奉
國將軍也素淫縱不事產樂與諸里市惡少酣飲
呼盧以夜繼晝祿入恒不給生計轉難然敢為大
言諸惡少復諛和之且曰豈有雄俠如三將軍而
貧者邪灼行三稱三將軍或謂之和三時奉國將
軍俊桐俊巢俊樞及中尉俊振充燾充燾亦酗酒

無行灼皆與之善為惡號相眩嚇有大雷公二雷公大六十小六十八肥頭道大稀毛諸稱祿給人則群飲于市使酒刃人不給則時時劫掠民間于是大雷公諸名聞者蹙額矣每為人所陳訴當道以其宗人也啓代王戒治之不悛以此亦怨代王二十三年知府劉永以憂歸灼輩禦之于門劫其裝撫鎮以聞詔奪祿由是益橫肆已而灼快曰丈夫舉大事則富貴由已而以掠數錢為罪邪俊桐輩皆應曰善時有羅廷璽者與汾州民王廷榮相

卷之三十一

十三

友善素以左道惑人而癸巳之變諸叛兵所遣入虜曰衛奉者尚漏未誅或告灼曰羅廷璽有神術移天拆地衛奉知虜中要領有急可使于是灼使人召羅廷璽衛奉皆至與俊桐輩歃血盟羅廷璽見灼偽大驚伏謁稱臣喧于眾曰吾夜伺其息晨望其光貴不可言乃復糾二狂生造飛語危言刻天師將軍通侯印相署置議遣奉使虜曰兵分三道一入陽和天城一入左右衛令酋長至鎮城下而已開門應之徐以兵下平陽自立為帝既又曰

我舉事可萬全遂遣

衛奉齎金幣使虜諸里市惡少以火箭燔芻場于是渾源山陰右衛平虜諸芻場同日火先是總督侍郎萬達以大同素反側時時駐節安集之一日暮抵應州有書生叩馬曰願有謁及問曰大同宗人可慮也問其詳不對督府揚言曰生狂妄語邪既而至鎮城私與都撫詹榮定計榮曰此地易搖今反側子甫貼席一有所問則呶喧矣惟靜定以計禽之督府曰吾意也夫鎮兵邇來無不感國恩

卷之三十一

十四

者吾輩又日教閱撫循之可用也即宗人有草澤謀易與耳但當慮其北走于是召總兵官尚文諭之曰君知虜謀能入吾境乎曰知曰然豈無我不逞者入虜乎天象人事殊可畏也且君不以私人密布境上而但求于案牘叱咤之間悞矣尚文乃縣賞曰得虜謀或私出塞者國典外給百金不三日而詰邊之令偏矣時衛奉輩自虜中返語灼曰已見虜酋察罕兒令製旗往北兵至城下揭旗為信灼大喜製旗又令狂生為表許以大同為賂且

曰吾有天下自居平陽大同以昇北朝不設兵戍也付奉使與其黨劉大濟王儒復往奉曰當道何故詰邊灼曰六芻場同日火彼安得不詰邊求奸細邪決計遣行而令羅廷璽至汾州約王廷榮爲內應使潛爲火器諸不軌物以俟奉等至塞遇墩軍詰則曰總兵官遣哨料者咸不之疑次日至鎮河墩詰對如前遂出塞抵榆樹灣遇雨出諸物暴之而尚文所遣邏徼周現輩至鎮河墩詰墩卒近出塞者曰昨有數人當未還現等私謂曰無遣人

卷之二十一

十五

而曰遣豈虜謀邪群走追之至榆樹灣奉等尚六行即反接之得其旗表諸物于是總督萬達具論灼等反形已具無可矜疑且言近時慮患殊異往昔所以不能大得志者以無內應耳克灼欲爲內應悖慢不臣使其謀獲售禍且滔天將不啻若寘鑄之于寧夏宸壕之在江西也詔械繫京師初上意不忍置法踰年廷議再具遂伏誅狂生張文博李欽皆鎮城人

按此大同三變也籍重地以畜不軌非覲比于

陳豨援外寇以肆中陵致毒同于韓信而許賂重藩稱臣醜類又敬塘之遺克也狐踪未布雷斷即施是固天佑聖朝若或啓之而督府之思患預防撫鎮之矢心戮力功真不細也哉夫以明宗御世而敬塘有賂地之謀敬塘在河東而張彥朝有蔚州之叛蓋自信豨以來畜異謀而不獲逞邊塞之人垂虎口而得更生伐謀之功止見今日也

卷之二十一

十六

當今之急宣大宜以戰爲守擇要而屯兵諸關宜以守待戰畫地而聯戍數年以來各鎮將臣力主擺邊已成故事驟焉更之百爲未備群志未同譬若理繩急之則亂故因事而稍爲之通補備而聊救其弊下惜勞費兼用恩威庶先聲可以懾人伐謀足以制敵乃下令分布諸將定所將多寡擺守遠近及諸擺守節度使有實效蓋至是邊兵始知軍令云八月犒宣大乘塞兵往歲乘塞兵必有犒然罷役始給頗稱後時總督萬達具奏曰賞以酬

勞亦以鼓勇方其入境將有事于戰鬪之時因而勞之彼當懷挾纒之恩思敵愾之義設有謾期及兵羸弱則靳勿全給固亦寓激勸之微權也若役終畀之則恩先之意踈風勸之機昧矣又曰均一賞也與其後時而無益孰若先時以勸勤從之虜寇宣府膳房堡總兵官趙卿禦却之鐵裹門鶻鴿峪之役虜取軼出塞督府乃馳檄諭總兵官趙卿曰是必移兵東寇不可不備已而虜果至膳房堡卿督兵禦却之虜益東卿亦益東至張家口復

卷之二十一 十七

仰塞攻不利去 九月乘塞兵還鎮二十三年乘塞兵甫罷寇至于是當事者不敢主罷戍邊塞寒苦秋深凜烈總督侍郎萬達奮然曰明主可爲忠言要之雖噓無廢資也乃上疏曰國家禦虜四時不輒備而獨曰防秋者以秋高馬肥虜時深入特加嚴耳然往者罕調客兵且不乘塞近因賊勢縱橫二議遂作勞費數倍已覺不堪又自夏徂冬聚而不散是非用武之經可繼之道也夫客兵承調去家一千里主兵擺邊遠者亦不下三四百里

朔風淒肌饋餉不給鶉衣野虜龜腹徒延設有脫中之訢何以應之夫使之不以其時散之不由其舊雖有不可測度之恩威而竄者逸者自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萬將不可禁也彼時盡制之法則太苛遂釋其辜則啓玩萬一不忍饑寒不俟命令哄然解去所損豈其微哉故乘塞兵入冬不可不罷也然臣所謂罷謂罷異鎮客兵及遠地主兵耳至于本路土兵則仍其舊邊事有常存警不廢前歲一報掣兵諸防悉解事起倉卒束手無措臣以

卷之二十一 十八

爲未可與今日同論也于是乘塞兵罷還鎮 十月勞宣大總督侍郎萬達勅旨有鐵裹門鶻鴿峪陽和川諸役爾萬達躬環甲冑督厲將士始伐虜謀繼收戰績盡心體國功可嘉尚諸語先是歸正人至境上敷軍以爲奇貨往往執殺僞首功遂有南望號泣不敢近塞及乘間竊入被執抵爲虜謀者總督萬達曰首功賞重招來賞輕小人惟利是趨其勢必至殺降以邀重也乃議定招降賞格曰遠哨人于大邊外招降人至者准男子與五金幼

弱婦女三金同行入衆壯男子每一人遞加三金至三十金幼弱婦女每一人二金至二十金墩卒幫送者壯男子三金幼弱婦女一金同行入衆亦遞加有差頒布諸鎮路行之于是一年得降口數千百邊人曰是不惟全生命而革偽級惜官祿亦鉅萬也

按被虜之人本我赤子一陷遐荒永隔天日萬死爲謀竊命南竄此其殘喘驚魂可爲流涕者也登我垣塞如覩所生而克悖墩卒殺之以規

卷之三十一

十九

利貪淫將校縱之以邀功夫禍莫大于殺已降而况歸正人乎逆天招灾虧仁干憲至是極矣督府賞格一頒咸保生活其斯爲陰德與

城鎮羗四堡弘賜諸堡既立鎮城賴以藩障至是巡撫大同都御史詹榮總兵周尙文復議于弘賜諸堡之北添設軍堡以相犄角城廢水口堡改名鎮羗廢宣寧縣改名拒墻廢亂草營堡改名拒門又于城胡堡北增築拒馬堡各募軍屯守鎮羗拒馬設守備拒墻拒門設把總指揮統之

按此所謂塞外四堡也險以漸增地因時闢善矣然守塞之道長城以爲守而必資敵臺之助敵臺以爲助而必賴內堡之援故臺必麗城堡必近塞防秋則步卒登城騎兵飼餼于內堡禦警則戍軍還鎮墩卒瞭望于墩臺今四堡置于外屯戍已自孤縣長城限于內矢石不相援揅故近時虜不能穴城則每每垂涎于四堡也然則如何曰我力不足則移四堡以近垣我力有餘則城外邊如內制斯當有從宜之畫乎

卷之三十一

二十

初自十九年至二十一年之寇率由朔州南逼鴈門當事者遂以朔州爲要衝總督開府其地侍郎萬達至乃曰朔州雖虜故道今大同重屯兵三關新築垣虜知之矣且太原諸邑已殘破虜必舍置是夫二十三年之寇虜不利紫荆不及掠洪蔚故今有犯必陽和志洪蔚也且總督以宣大爲名朔州倚于一偏駐朔州是不恤宣大也陽和居宣大中其鐵裹門水峪口鶉鴿峪非得勇將守之不可乃移府陽和以翼蔽宣大又增設鐵裹門諸隘戍兵

至是報虜騎近塞督府曰是必先陽和也宜急之守將張鳳者故大同西路叅劉伏玘禽叛賊王三鳳時駐其堡後與伏玘爭功獲罪發督府立功自贖磁人王邦直生而奇異駢脇多力號千鈞慨然有請纓之志以臺諫薦兵部檄送督府時復有罷任總兵官張達總兵官王昇子國順生貢成諧張寔儒士尹秉衡降者火力赤勇士王萬臣輩咸以自效至督府皆厚遇之知鳳達有立功志數言激之又知邦直忠孝人也待以殊禮引與共坐論邊

卷之二十一

十一

事至夜分乃罷于是諸人咸大說邦直時時語人曰自邦直之至軍門也謁使相三人矣無如翁公推赤心者邦直不難一死以報知己茲其所哉及是報有警督府分諸人爲二部達將左部尹秉衡張寔佐之火力赤及千戶烏馬劬輩爲之鋒鳳將右部邦直諧佐之國順國臣千百戶李瓚劉欽李尚倫輩爲之鋒檄曰達秉衡援鐵裹門鳳邦直援鶉鴿峪且曰二者可守虜不足憂矣二部以其夜至隘既而虜果寇鐵裹門達秉衡挽強弓射却之

虜益攻盡日達秉衡力戰不爲撓多發毒火砲秉衡善神箭袖箭長尺許發以竹筒剽疾而深入中人騎皆沒羽虜即得箭箭短不及絃無反也相駭顧以爲神乃益合衆攻鶉鴿峪鳳邦直亦射却之虜復至衆欲稍前鳳不聽成諧呼曰爾自守死地雖足拒敵而難以獲功有如虜至遶山下絕汲道不坐困乎虜鋒已剄直前搏之可走也遂躍馬而進邦直等繼進鳳語邦直曰前有不虞柰何邦直曰虜如可畏雖不前能令我乎且成生行矣當如

卷之二十一

二十二

之何失成生無以面軍門也既而虜大合鳳邦直分衆結方陣拒之射皆命中虜初突圍順發七矢斃其七騎後又斃其一酋虜痛哭謀解去已而憤曰南軍不數百我以數萬返何以復軍乃益合圍而鳳爲所殺于是有勸邦直潰圍出者邦直撫膺曰吾誓以腔血報軍門有奔北乎且鳳死矣吾不忍獨生會夜復衝突十餘陣比曙皆困憊不能戰而死者且半邦直遶營視嘆曰得至午援兵當至虜雖傾國來吾足禦之矣會虜以馬相聯擊驅之

前而步繼之邦直奮擊已數十百人而馬至者死者擁遏于前不能遠奮乃棄其大刀提鐵簡四面擊漸擊漸困憊一虜自馬腹下匍匐至手其膝邦直知不免大呼曰天也拔佩刀自刎虜群斫之于是死者百餘人虜憤所殺傷多皆剖腹實之以石是後也鳳邦直雖死而虜殺傷幾五六百人歸正者言虜共舉大刀羨嘆之每食必祭曰大刀那顏云國朝自末樂北伐之後勇奮中堅威震北虜推是舉云虜得入鵝鶻峪遂南下列滎陽和川總督

卷之廿一

三十一

萬達聞虜入曰噫邦直死矣乃自督諸軍出陣而遣勁騎伏白登村白登村者虜掠洪蔚必由之路也檄總兵官周尚文曰急提兵自二邊遮其歸吾拒其前爾邀其後虜可縛也是日虜以精銳向我軍置陣銳首督府令開壁門中軍振鼓作樂不之顧而潛伏死士于兩腋令曰虜叩壁砲發兩翼橫衝斷之左翼拒外右翼拒內而又偃諸炮及毒火銳數重于壁門虜不敢犯移陣還營兩翼追之幾造其壘周尚文得檄馳至陽和山後計曰此去陽

和六十里夜不可進須曉恐不及虜連戰疲矣可先聲懼之令喊于軍者三時靜夜風猛聲聞山前于是虜大懼雖我軍亦以為尚文兵即至也四鼓虜拔營遁我兵追出塞不及而還于是陽和一禾一畜無所失遺蓋虜戰鐵裹門鵝鶻峪已有懼心而中軍之堅壁應兵之時至幾成大捷故論者猶以尚文先聲為漏機然死寇不過亦兵法也

卷之廿一

三十四

按是役也策之于數月之前應之于瞬息之際虜即倏然宵遁矣於戲謂伐謀非上策可乎或疑督府親駐戰場與虜角為非大帥之體則又未審于事勢緩急大臣不避艱險之義矣詔勞巡撫大同都御史詹榮陽和之役飾備發援鎮人賴之總督萬達上言詔賜勅獎勵二十五年春三月築大同長城初總督鵬議鑿長塹後撫鎮漸築城垣及增築靖虜五堡滅胡九堡鎮羌四堡大同西北號為重障至是總督侍郎萬達集都御史榮總兵官尚文議曰塹可填渡且不利拒守故必城長城長城必有臺利于旁擊臺必置屋以處

戍卒近城必築堡以休伏兵城下數留暗門以便出哨且曰白陽和至宣府李信屯舊無城者也自丫角山至陽和舊有塹或城而不固者也于是議通築補故創新凡三百餘里敵臺暗門稱是增築保安堡設兵戍守又多築土堡于內以屯伏兵

卷之三十一

二十五

者夫地平直則道里易通策應便宜少山險則城以上築不虞剝削無孤懸受敵之所則旋折透遞不相遼邈此大同之邊所以可守而併守之議為有真見也但城必有臺而詰察之令當嚴堡必近塞而占著之畫宜講詰察稍失嚴則秋深休戍之後窺伺可虞占著無定畫則連年徵戍之勞無時獲已於戲可遂以為已安而不之虞邪

宣府長城歲久傾圮先巡撫都御史楚書王儀奏

請脩繕西中路者然未詳酌事宜審畫形勢又規制不定督驗失嚴間有要而見遺繕而復壞者戍守病之總督萬達既建議築大同長城敵臺暗門悉有定制復自計曰宣府西中路與大同西路接壤若舉此失彼則遺虜入矣且宣府諸路地形夷險隣虜遠近者各半今縱未能一舉大成以全形勢而于其夷且近者安故守常莫之事事幾何不厚俟軍機邪乃且議曰西路張家口洗馬林西陽河諸處宣府最急者也中路葛峪常峪青邊羊房

卷之三十一

二十六

趙川東路永寧四海冶諸處宣府次急者也其餘比東路諸處則又稍緩者也最急者宜督軍夫舉役次急者以待乘塞之兵又援者留候他舉審明量力期于有成而已又曰版築之役全在得人經營得失之間非止費用省濫視以為差而稽其成功相去且十百千萬矣臣以一人兼總四鎮戎務殷湊簿領煩猥耳目心思多所不逮乞勅撫鎮諸臣暫輟他務注意邊防必期費省功倍一勞永逸也從之

按此宣府長城之築為始條理也何始于此曰子俊往年之後為制頗踈書儀近日之舉不稱其實蓋至是始以地險為戍守之資城臺為地險之實西路之塞舉矣

夏四月定西路戍援節度時長城之後宣大並舉西路洗馬林西陽和者兩鎮接境也始大同長城議自高山口遵山麓而東至水磨口又至李信屯以與宣府接雖土地平坦易城而界西陽和于外巡撫都御史孫錦曰是棄西陽和也堡中生齒數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七

千家膏腴地且千頃推而遠之無乃不可乎然使大同邊北出不界西陽河于外則山險中斷應援不便大同以為爭持議不決于是總督侍郎萬達下教曰地不可棄兵必有援狗宣府疆域而置大同戍卒于絕地是不恤大同也便大同應援而置宣府西陽河于境外是不恤宣府也若地狗宣府兵便大同是為兩得乃修邊自水磨口而東北踰山至馬頭兒地又度溝而北至宣府鎮口臺邊戍屬之大同而以應援責之宣府著令曰居常戍不

備罪大同有警而宣府西路不以兵至墻下應援者罪宣府議乃定由是西陽河人喜不見擯歌舞稱慶而大同戍卒知宣府應援之兵密邇亦恃以無恐是舉也微軍門紆謀幾兩失之

五月大掄各邊將領給事中李文進御史趙炳然上言將必得人斯無僨事宜下總督巡撫考察將校上自叅將下至把總官人加品題定其黜陟于是大掄六月宣大被虜人困多言虜忿于鐵裹門鶉鴿峪之役行且入寇俺荅不孩已悉眾渡河而

卷之三十一 二十八

東于是復徵客兵凡五營至總督侍郎萬達上言曰殘虜遊魂不忘南牧民貧費侈勢不獲已乞罷河南山東防秋兵省其財力以給邊鎮時論然之城松樹君子堡宣府北路號稱孤懸北路諸城馬營為要馬營北舊有二堡東曰君子西曰松樹在兩山之間南通馬營土極平饒多警以來堡棄不守先年程鵬曾議修不果至是萬達城之置把總官遊擊將軍呂陽北路叅將董麒出塞襲擊李家莊諸虜敗績初督府議曰宣府所急者西中路

北路雖隣李家莊鼠竊虜耳故邊後始西路次中路今歲分布諸將署陽屯新河口麒留本路陽比發請于撫鎮曰必立功以報國撫鎮壯之至是陽與麒出塞襲擊李家莊虜斬三十餘級而還會大雨虜追及兵不能戰遂敗麒懼先入塞陽亦間關獲兌守備陳勲死焉諸騎兵死者百餘人于是軍門論陽作備貪功廢謀輕舉麒見虜先回不援後拒悉抵罪 八月虜寇雲州赤城守備易綱戴綸及陝西遊擊將軍陳言擊却之時西中路長城成

卷之二十一

二十九

虜莫能犯乃伺北路會比路兵集西偏助役虜遂由青泉堡入寇綱雲州守備也聞警以家丁數十騎馳至永鎮堡據險與虜對射虜疑有伏不進先是督府令延綏遊擊陳言以一軍駐比路近地曰備北路緩急至是督府所遣督陣官趙昇呼曰比虜不通大舉者恃山險也稍緩虜出險矣言乃介而馳虜望見兵至少却綱因馳入言軍請身為先率言喜遂同進戰凡數合虜皆比綸赤城守備亦以家丁邀虜奪被虜人口牛馬同言綱追虜出塞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還是役也綱綸皆以數十騎赴戰而言兵與虜人合者數故土人稱綱綸二校勇延綏兵喜野戰云九月宣大乘塞兵還鎮總督侍郎萬達復上疏曰沿邊城堡額設官軍四時皆防者常戍之兵也遠地調集主客相參步軍受陣軍馬列營者防秋之兵也防秋之兵秋盡而輒此自常規邊臣懲二十三年之後過為疑慮將領以委撫鎮撫鎮以委總督然臣愚不敢猶豫持兩可者誠以閩外之寄有不得而辭也夫遠戍軍士與土著不同冬來衣糧不便饑寒切身雖父兄莫能令子弟欲保其必不解散必不死亡臣不能也然虜方衆強草枯冰結欲保其必不出沒必不侵犯臣亦不能也所恃者常戍之兵各有信地能存警戒日若臨敵即不資異鎮之兵亦足以自防矣于是罷還 十月初議併守國初以宣大為重邊建將屯兵號曰兩鎮自十九年之寇大同失防太原告急始添置太原寧鴈汾潞兵將繕紫荆倒馬平刑寧鴈邊隘至秋徵兵防戍如宣大號內邊由是山西無寧日而比直

隸山東河南之間搖動不已總督侍郎萬達恒曰
宣大宜以戰爲守腹裏宜以守代戰又曰山西不
籍蔽于大同大同不需力于山西計兩失之又曰
擺守無險步兵日危列營歷時客兵日費二弊不
去終負國家也及是山西巡撫都御史楊守謙議
曰山西外邊自丫角山至大同僅七百里其內邊
自丫角山至平刑關則八百里今以六萬兵既守
外邊復守內邊兩不獲固請與大同共守外邊夫
山西兵六萬有奇大同七萬有奇合諸路客兵計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十五萬有奇今丫角以西陽和以東城垣足據需
兵不三萬人中間僅四百餘里而以十二萬衆守
之無不固者守邊之時量與垣役不三閱月其土
可完則客兵可以漸掣供億可以大省矣督府得
之大喜曰與吾共事者楊君也于是具奏曰山西
起保德州透遼而東歷偏關抵老營堡盡境大同
起丫角山透遼而北東抵陽和鎮口臺宣府起西
陽和透遼而東北抵永寧四海治爲塞千九百里
皆逼臨胡虜險在外者舊所有外邊也山西老營

堡轉南而東歷寧武鴈門比樓至平刑關又轉南
向東爲保定府界歷龍泉倒馬紫荆至沿河口又
東北歷順天高崖白羊至居庸關爲地一千餘里
皆峻山層岡險在內者新所增內邊也外邊西連
延綏東距薊州勢相倚角屏蔽京師內邊惟紫荆
寧鴈通虜次居庸倒馬餘稱腹裏矣外之不禦內
安可支故論者有唇齒之喻又有門戶堂奧之喻
賊窺堂奧必始門戶唇不危則齒不寒理所易曉
也邇年以來犯寧鴈必自大同犯紫荆必自宣府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事有可徵也山西舊規守備老一帶歲撥班軍備
禦大同內邊則但存防守隘口之兵以爲大同聲
援原無擺守例也比因大同失防山西懼害于是
山西掣回班軍擺守內邊已失建置本意繼置太
原諸處叅遊兵將公私轉輸內地騷動財匱于兵
衆力分于備多此之謂也宜罷徵兵于內省分鎮
兵于外藩外備既嚴則內境無患其內關額設兵
馬照額存照以復舊制詔從之于是外邊戍守布
置愈密所省供費歲計六十萬餘二十六年夏

俺答阿不孩復遣使款塞求貢且言中國長城已成屯戍增廣縱能入寇得不償失彼國卜之大神羊年不宜犯順俺答自誓敬信天道乞給畊具欲于塞外墾畊且言北部四酋為雄小王子吉囊把都兒俺答也今小王子庭直遼東吉囊直陝西把都兒直宣府俺答直大同許之貢則諸邊俱靖求不相犯也時塞役未完俺答因戒令不相犯且曰但許通貢築垣無傷也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三

疑其終也可信夫自虞嶺失利之後我軍剽剝虜勢驕肆一旦求通即其應之彼謂中國無人以戰為歸矣故曰可拒既誅天爵復購俺答彼固有憤于我而有鴈門太原之逼虜勢方張情偽莫測此時求通即漫然許之則不惟不識其包藏之禍心亦且以兵行成矣故曰可疑乃若陽和之三戰不前兩鎮之邊工幾就彼復以好求成自誓不擾許之宜也故曰可信今一槩拒之不憚吾備是亦一策也夫

殊域周咨錄卷之二十二

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揚州府學訓導長洲彭天翔

江都縣學訓導華容王三汲校

鞑靼

二十四年虜大入榆林總督尚書張珩延綏巡撫張子立謫戍 二十五年虜深入陝西殺掠人畜總督侍郎曾銑遂上復河套議曰我朝以東勝孤遠撤之內守復改榆林為鎮城方初徙時套內無

卷之二十三

一

虜土地沃膏草木繁茂禽獸生息當事之臣不以此時據河為守乃區區於榆林之築此時虜勢未大猶有委也失此不為弘治八年虜編後渡河剽掠官軍牧馬十二年擁眾入寇自後常牧套內侵擾中原

孝廟有欲復之志而未及逮至

武廟嘗欲征之而未能因使虜酋吉囊得以據為巢穴禍根既種竊發無時出套則寇宣大三關入套則寇延寧并固生民涂毒全陝困敝已極此撥亂

之功

天將有意於我今日也

皇上選將練兵

宵旰日切歲發帑銀以濟邊圉凡所以攘卻外患以保安兆民者

天心實鑒祐之而當時封疆之臣曾無有爲

國家深長之思者蓋軍旅之興國之重務圖近利則壞遠謀小有挫失媒孽其短者繼踵而至昇鑊刀鋸面背森然其不改心易慮者幾希况復所見

卷之三十一

二

不同甲可乙否若曰姑待來年使已遷延不振日復一日長寇貽禍臣雖愚昧豈不知兵克戰危未易舉動但近年以來得之見聞常懷憤激今復親履其地身任其責目擊此虜跳梁地方危殆切齒痛心寔有寢不安席焉者也故敢冒昧輒以短見上塵

睿覽或曰榆林邊牆方議修築今仍輒有復套之議會極歸要顧當何如臣曰築邊之議爲數十年之謀也譬之作隄壅水一朝潰決則汎濫不支矣

夫復套振武揚威殲彼醜寇驅其餘黨置諸大漠臨河作障天險爲池

皇靈既昭賊膽應裂狼顧脅息雖數百年不敢輕肆侵軼譬之大禹治水以海爲壑而水歸其所不至橫流此

社稷之計也時輔臣夏言復起當國力主從之初言以議大禮當

上心自給事中屢遷入相最得寵遇後

上修玄益精進賜言法冠言不受忤意罷去以嚴嵩

卷之三十一

三

爲首相言家居與同鄉宴有張通判者以齒坐上言不忿尋謀起用

上亦時念之乃召復入內閣獨專制命嚴嵩事之甚謹而內懷猜忌嵩之子世蕃狡悍雄世恃父勢納賄招權言切齒之世蕃以事

詔下獄抵死嵩乞于上得免仍歷官爲尚寶卿及是欲傾言時咸寧侯仇鸞以屢立邊功甚承倚信言無不從鎮守延綏銑發其奸贓被逮世蕃乃陰使訐就行賂于言掩敗冒功妄議復套關中人情

大搖

上下銑詔獄命兵部尚書王以旂代銑而以劉儲秀代以旂儲秀謝恩疏中語忤上削籍去又以趙廷瑞代儲秀落言少師職以尚書致仕銑坐交結近侍律二十七年被誅鸞竟釋不問九月虜大入塞直抵居庸關嵩以虜因復套報仇言死于西市嵩遂益見寵世蕃專恣政以賄成邊將皆有常餽戶部給邊銀兩半輸嵩家而各鎮軍事益不可為矣

後鸞復以縱肆為錦衣衛都督陸炳所訐被誅

卷之三二 四

按劉天和一振兵威而醜虜皆避出境河套寇乘遂空則此地無不可復者然當時未即收取必以兵少糧乏若與久戰非計出萬全雖得之莫能守耳曾銑恢復之議亦為有見且聞其所製火車地砲等攻具數萬皆可用成功者惜事機中沮耳

二十六年宣大總督侍郎翁萬達上安邊書虜患以來歲調客兵甚眾皆于夏月至鎮入秋則分布乘塞步兵登垣馬兵列營號曰擺邊然山西懲前

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之寇募兵置將亦如邊鎮歲費大增而山東河南之間一切搖動不已又二十三年乘塞兵甫罷虜寇即至一時倡議諸臣俱伏重憲故乘塞遂成故事且先期而集後期不鮮而宣府中東北路大同西東路故無城可乘率以疲弱戍兵羅列沙磧識者危之萬達至鎮分布諸將中飾節度曲盡便宜騎營步屯始相聯絡且賞罰明信人人自奮于是鐵裹門鵠峪張家口膳房堡雲州諸戰率皆以寡敵眾虜始疑懼有進

卷之三二 五

貢之請矣萬達嘆曰擺守無險步兵日危列營歷時客兵日費二幣不去予終負國家也為安邊書上之且曰宜罷徵兵于內省分鎮兵于外藩使山西籍備于大同大同需力于山西又言北邊大勢大同最稱難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徧老分之則大同之最難守者北路次中路次東路宣府最難守者西路次北路次東路乃尋昔年修築規轍區別緩急酌量工役及議山西大同併守事宜條陳乘城之日二乘塞之日八悉見施行 夏四月築長城

初督府上安邊書言宣府西路長城已成他路未成者不可偷日以失全勢且城成而不式與後興而不終敝也他路固有已城而卑圯初築而中停者矣宜酌量毋患緩急以爲工役次第數年之間悉城如制斯成者不以有隙而曠始者不以無繼而沮矣從之于是分北中路百七十里爲極衝二百六十餘里爲次衝城之而又增城先年東西中路未城者百餘里此宣府長城之二十七年春正月北虜寇天城初督府移近塞墩于長城增卒

卷之三十三

六

爲守令曰乘塞兵至則謹飾烽墩乘塞兵罷則帶管塞垣每墩不半里許冬暮春初鮮大舉即小警舉烽共拒之不數刻所司兵至矣故冬暮率無事及是逼正旦所司督察稍怠墩卒有潛赴城貨易者虜伺便燒暗門入驅羊馬數百去官軍亦有在野被驅者于是天城諸守備俱重愆邊令益嚴矣秋八月虜寇拒牆總兵官周尚文擊破之初尚文城拒牆五堡在長城外督府難之然業已成立督府乃檄尚文曰入秋便可伏精騎獲禾稼且虞

有戰也夫虜不獲逞志于塞內能無致毒于塞外堡乎至是尚文遣家丁千餘騎伏彌陀山刈禾者出虜果縱數千騎踰山而東家丁戰馬矢盡登山自守一夕五台急督府曰不揀是後不可使人且虜今次不懲後無五堡矣促尚文出師令兵備副使魏尚綸僉事尹綸泰其軍尚綸綸至與尚文謀曰此出塞無山溪懼其蹂踐我也且家丁保彌陀者三日不食矣何能自拔乃括民車百餘輛列火器其上實以熟食蔓精之類遂出塞虜見易之尚

卷之三十三

七

文環車爲營且戰且行度虜陣厚集也火器大發虜死者衆遂解彌陀之圍家丁得車食飽而復戰虜大奔斬首甚衆初督府不欲置堡塞外而尚文已城議者往往咎之及是君子以爲善補過云九月虜寇隆慶總兵趙卿敗績初宣府以西中路爲極衝虜歲犯之北路號嚴險東路亦遠僻又李莊諸虜巢北路塞外素不與大營虜合而東路塞外花當朵顏諸部落亦耕牧其地不肯令大營虜得東故二路鮮虜患長城之役急西中路近西中

路長城成虜遂教來往北路塞外李莊虜亦畏憚
 逃避或曰為大昔虜殲焉至二十五年虜遂犯雲
 州與守備易綱遊擊陳言戰不得志而去復謀曰
 北路險遠即入不戰而疲矣不若由北路左右腋
 窺隆慶隆慶素不被兵民堡損壞易攻也時督府
 料慮必東檄將校曰虜猶水也城塞以止驅猶築
 防以障流防不備則水注于不備之地防既備則
 水漏于不固之防今者虞大同則大同長城成虞
 山西則併守議定虞宣府則西中二路長城舉役
 矣所不備者北東路也財力有限工役因時今未
 能即城北東路如西中而不厚集兵中警備是遺
 之門也于是布兵設伏倍于往時 九月謀報虜
 窺鎮安督府檄趙卿曰鎮安之險可據也扼鎮安
 虜不能入矣時卿駐兵雲州去鎮安僅三十里督
 府以為無慮縱報虜攻獨石卿棄鎮安走獨石也
 驚曰虜入矣乃東馳一晝夜行三百里抵懷來西
 界復檄卿曰虜入鎮安必由長安嶺長安嶺死地
 也分遣精銳問道截擊鷓鴣台河苗家白草之間

我可以一當百卿故儒吏善談論而性實懦怯徒
 以廉謹為時重得檄不敢發為危語曰督府悞矣
 虜已入塞僕無所逃罪臣子至憂在京師與皇陵
 耳今不匿形稍縱之南而分兵截急彼見兵進必
 東奔東奔則畿甸皇陵搔動矣十輩調止督府繫
 其使發令旗促之卿乃稽延不前而虜已抵隆末
 由是隆慶末寧大被荼毒督府策卿懦不即進也
 則自以麾下合諸營老弱留城者馳而東北至虜
 營噪而鼓行虜乃退由滴水崖出于督府提督
 曰悔不早易卿將貽生民害也乃上疏自劾及論
 列卿罪詔遣瑣闥近臣出覈之覈如劾論者猶惜
 卿廉謹詔奪兵白衣還伍督府亦奪三官 二十
 八年春二月虜寇滴水崖去年之寇督府策其由
 滴水崖入已而由鎮安入督府大喜以為虜歸死
 地可殲也而起卿懼不敢前督府劾之是後恒檄
 將校曰虜悔前役矣再入必滴水崖故今春即議
 伏兵滴水崖謀人藍伏勝者犯法當刑督府杖之
 百不死督府異之以語兵備副使魏尚綸尚綸曰

卷之三十一

八

卷之三十一

九

古人有如是成功者蓋貸其生督府曰吾意也君以是語之魏語伏勝誓死報因使入虜中爲間還曰虜聲言西下而數詢被虜人隆求間事必東寇也于是督府再檄卿曰即將所部于北東路適中處若滴水崖塞下堅壁以戒不虞時總兵周尚文以宿將稔軍事鎮大同者數年矣雅以私惠得士卒心然尚文爲人矜已獲前頗幸隣鎮事變時有歸正人至塞語墩卒曰虜馬首已東將趨明沙灘矣明沙灘者獨石塞外地也藍伏勝時巡塞聞其

卷之三十一

十一

語驚曰事急矣走白督府督府使視歸正人則守臣繫解詣尚文尚文聞虜東即稽其解曰送督府須易公牒也留三日未發督府聞之曰虜審東矣厲隣鎮以張已能猾老故態也時趙卿以隆求之役在論未有代督府迺檄尚文曰已悉虜情即日東寇宜大相援制也其以兵援滴水崖又慮尚文不時至則具疏言之且曰卿旣獲罪待者未至已令尚文戒嚴東援滴水不若令尚文暫代卿將乞詔旨促其速至尚文初得檄猶豫會命下乃介而

馳未至而虜攻滴水塞矣賜瀚故戰鋒將也李彬之死論者尤焉督府杖而用之責其後效及是以坐營官隨卿戍滴水卿聞尚文當暫代已而虜寇且至則以兵三千人付賜瀚曰爲我戍滴水身歸鎮聽代督府不知也卿旣歸虜果至仰塞急攻二日不能拔分步卒攀危巖縣縋登高華滿轉雙盤道出賜瀚背夾攻之兵遂敗賜瀚揮刃力戰殺數十人而死于塞復東向懷來而尚文之兵至壁于石柱村軍容甚整虜大駭未敢倖犯遣間

卷之三十一

十一

來約曰詰朝當見北曉則伐樹拆屋毀門關令步卒肩之以禦矢石而騎隨之噪且突陣舊列營必列木爲柵以拒輓軼其夜尚文計曰柵目可見不若穴地爲暗窖乃令人屬七窖于壁外窖深及膝大容馬蹄及戰虜馬多仆軍中發火器擊之凡二日陣百餘合虜死者數千人虜大沮然恃其衆不歸也首僂荅阿不孩拔刀曰不勝是即刎吾首乃復攻圍兩軍俱憊初督府聞卿還鎮也大駭曰三千人足戍滴水乎疾促尚文前而自以親兵及他

路未發者馳赴之至是聞尚文戰且二日計日敵三則竭兵無三日戰不疲者不援尚文是棄師也夫尚文與虜角殺傷過當而虜不退奔者慚于不勝且懼尚文踊其後所謂兩虎共鬪勢難先止也我誠行而前尚文兵聞之氣自倍虜遁矣不然則虜與尚文角且憊而我乘之漁人之獲也時西風大作乃令于軍曰不必結陣五人爲伍馬行疾馳有警人自爲戰人自爲抹鼓聲大振揚塵蔽天未至虜營十五里虜拔營遁尚文以久戰士備不能

卷之三十三

十三

躡也兵罷還鎮始督府疏調尚文論者以遊兵有應援之責主將無暫攝之例疑馬當路者主之曰兵有先聲將專闡外不宜異同以失事機行之及是邊人舉手加額服督府料中感廟謨能決策云虜既連犯隆末翁萬達曰虜之爲患猶泛濫之水中國設守猶障水之堤諸堤悉成則漸尋隙漏諸堤未備則先注空虛乃今注隆末夫夫隆末者京師北門也城諸路以爲堤遺隆末以爲壑愚竊懼焉乃上疏曰臣聞首尾腹背之論定而後形勢明

輕重緩急之分較而後便宜得臣本書生不諳戎計然識險夷于馳騁稽難易于籌思頗得其槩不敢不遂言之夫天下形勢重北方以隣虜也然我朝形勢與漢唐異漢唐重西北我朝重東北何者都邑所在也漢唐都關中偏西北我朝都幽薊偏東北漢唐偏西北故其時實新秦開朔方城受降不但已也我朝偏東北則

卷之三十三

十三

皇陵之後神京之外其所以鎖鑰培植以爲根本慮者可但已哉天下便宜重宣大以教警也然近時便宜與往年異往年虞山西近時虞京後何者虜情不常也大同之門戶不嚴則太原急宣府北路之藩籬不固則隆末急往年急太原其時內邊之修外邊之築建議併守不憚勞也今時急隆末則皇陵之後其所以鎖鑰培植以爲根本慮者又可已哉國之後門猶人之肩背養其肩背以衛其腹心蓄艾七年防危一旦察脉觀兆不見是圖乃今則病形已見矣夫往年城紫荊倒馬諸邊備畿輔之西也城鴈門寧武諸邊備太原之北也紫荊倒

馬有宣府大同以爲外扞鴈門寧武有大同偏老以爲外扞且猶爲設重險隆永去神京二百里而近無外扞足恃而重險不設專恃北路非計之周也且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之寇由朔州以窺鴈門志太原平陽也二十三年之寇由蔚州廣昌以窺紫荆志真保定也塞垣成而鴈門寢謀鐵裹門鴉鵠峪戰而紫荆絕望虜情可推而知也昨歲豕突于鎮安今茲狼顧于滴水搖尾以歸駢首不解其志欲何爲哉此臣之所寒心也夫往之經畧

卷之三十一

十四

所以裕今今之措注不思善後封疆之臣其敢一日忘其死邪往年修邊之役宣府始西中路者先所急也北東二路限于力則間多未舉又以獨石馬營永寧四海治之間素稱險峻朵顏支部巢處其外尚能爲我藩籬臣亦每有撫處之議今西中路塞垣足恃虜不易犯其勢必不肯以險遠者自沮而朵顏支部復爲所逼徙避他所東北二路之急視前蓋數倍也試以二路邊計之東路起西海冶鎮南墩而西至永寧盡界北路起滴水崖而北

而東而南至龍門城盡界爲邊凡七百里而二路馬步官軍不過三萬除城守站遞諸役防秋擺邊僅得二萬兵分于地廣備疎于無援此臣之所寒心也夫地要而不重其防兵分而不虞其害封疆之臣又敢一日忘其死邪天下之事不有所待無以全其勢不有所更無以盡其利宣之北路谿谷僻支之域貧瘠之區也往年不數患虜者彼誠避其險遠無所于利近兩入寇志在內地內設重垣虜計斯沮不窺內地則外諸城堡昔爲大舉必經

卷之三十二

十五

者勢亦自緩而左腋龍門衛楊許二衝右腋龍門所滴水崖一帶厚爲之備絕其必窺設使虜仍貪入則須由獨石馬營而南途巡前却于谿谷僻支之間攻不可墮掠無所獲疲其力而衝其中虛伺其隙而邀其歸路常無不覆之寇矣故外邊以扞北路內險以扞京師尋常竊發外邊自可支恃萬一輟軼內險復成犄角外邊兼理堡寨進可以逐北退可以致人內險專事隄防近以翼蔽隆永遠以係籍關南緩急相資戰守並用茲所謂審形勢

酌便宜而盡之人謀者也擬于東路鎮南墩與薊州所屬火焰墩接界塞其中空築垣僅三十餘里可以省百數十里之戍自北而西歷四海冶永寧光頭嶺新寧墩一帶地勢可守者循其舊邊地勢不可乘者稍為更改又自永寧墩歷鵬鶚長安嶺龍門衛至六臺子墩別為創修內垣一道與北路新墻連而為一北路原額官軍不輕內調內垣乘守別措兵馬蓋不止備金湯之設崇虎豹在山之威亦且成首尾之形收率然相應之利也從之乃

卷之二十二

十六

城北路內塞 二十八年夏四月北虜款大同塞五月城大同外塞彌陀之役虜雖奔北而堡人懼督府曰吾終不以血戰易是尺寸也乃與都御史李仁計下令城外塞塞如偃月形東西皆附于舊塞暗門敵臺如制

尹畊曰餘猶記童兒時有事鎮城也抵北門不敢出闕觀焉其時北郊二十里許曰孤店者虜日至之巡撫史道之視地形也敏于北極神祠虜忽突至望麾蓋集矢如蝟諸軍力戰以免故

文錦之五堡識者恨其不究自總督伯溫之主弘賜議也由是鎮城以北商賈行矣尚文城滅虜九堡以聯其兩翼而復為拒墻五堡以厚屏其肩背則五堡不為極塞而鎮城腹裏矣然議者猶為拒墻五堡危之茲城其終條理乎由是而推則宣府之興和不可理而復黑山之垣不可引而直東勝豐榆之境不可漸而圖非夫也二十九年八月俺荅遂入漁陽塞犯京城焚劫至德勝西直門窺八陵掠教場

卷之二十三

十七

上震怒殺兵部尚書丁汝夔都御史楊守謙自是調衛京師無虛歲矣於是總兵趙國忠帥宣鎮兵入衛京城半月虜乃由白羊口出過懷來保安抵宣鎮城下呼守陴者曰無恐知爾兵在南所守婦女城耳且不爾攻我所得固人人足也時守陴人見所掠關南人口行竟日不絕號泣之聲震動山谷力不能抹是夜虜營于西門外二三里間以久勞皆酣寢城中無一兵可出劫其營鎮人惜之次日虜至萬全右衛由野狐嶺出塞去 三十一年虜由野狐嶺

入掠宣府衛城西南參將史略率師禦之虜預以
其半伏路側略方倚岡為陣虜輒突火器猝不
能擊衝數合虜作却狀我師前追數里許伏兵出
截我師為二略與守備指揮任鎮俱死士卒被殺
傷者過半云 三十二年秋虜騎約五六萬由張
家口入過懷安抵順聖東西城南及蔚廣攻毀堡
寨綏掠人畜甚眾既折而東將犯保安至宣鎮城
東南地名谷村總兵郭都率兵二十餘相值方為
陣以待虜四面圍之用精騎突陣我兵勢不能支

卷之三十一 十一

都厲聲曰毋懼吾寡第直前不死此即回無生理
也于是領哨應襲千戶王國乃身先士卒督領血
戰士卒半已死傷都與國略無憚色各中天被刃
無數乃亡事聞詔褒贈之都遼人國宣人也 三
十三年五月虜由馬營盤道墩入塞寇雲州赤城
等處攻毀屬堡二十餘座殺掠人畜殆盡八月復
由雲州兩湖口靜寧墩空入寇雕鶚求寧懷來攻
毀殺掠比夏過之我軍時因年饑逃亡且半總兵
劉大章率師禦之將領亦畏虜不敢徑當其鋒還

望數日引軍而歸虜陽陽得志去 三十四年虜
寇宣府先是督府以宣鎮數被虜害鎮兵寡弱不
支檄召延綏遊擊張紘兵來備禦秋七月虜十餘
萬眾毀垣入掠掠保安東西川紘因率所部三千
兵往擊之猝遇于張家堡南虜眾來衝紘令我軍
開壁縱千百騎入乃合壁殺所縱入虜虜怒合眾
圍四面者重匝紘又令士卒毋取首第殊死力戰
由是虜被挺與刃死者無數紘亦力盡死士卒盡
覆歿云

卷之三十二 十九

按是役將卒全損土人不以為敗績虜死傷者
眾也自後被虜逃圍人多述虜中追談是役猶
咬指為懼辭則紘之死不為無益矣紘陝西人
忠勇素所自許是舉其真無負哉
三十五年春虜入寇參將都指揮李光啓死之時
薊峪邊外勁虜數千騎數突入侵苦居人光啓憤
馬至是警報至光啓遂率所部兵疾馳圍賊之未
及為陣虜四至大呼殺入兵為所殺太多光啓亦
被縛引去去二日光啓給虜曰我為帥第引我事

障下當有贖者於是虜引至亭障下呼卒曰我漢爾大人將金帛來還爾也光啓曰臊狗宜殺我我非不肯死慮我中國人疑我真降虜徒負辱國大罪爾亭障卒其視我死毋贖虜亦罵曰奴給我遂剖其腹截其支體懊恨而歸 三十六年都指揮祁勉代光啓任中路叅將懲往日玩寇致債事因亟為扼塞計未即行虜數數往來長城下擾之勉曰不盡殲此虜我土人安能牧耕我安能飭邊備未幾虜果下輒率兵直前士卒反為所殺戮監司

卷之三十一

二十

以為傷勇也効奏之將罷官侯代去至是虜又寇邊勉曰我固將去然義不得避艱險更共此虜戴天也仍引兵往戰以兵寡勢不相當因被困圍力屈而死 三十八年虜數萬駐獨石邊外頗久至七月乃毀垣南下由麻峪口入寇懷未保安間遊擊將軍董國忠不度無援兵望見哨馬賊少即帥所部兵數百騎馳逐之虜續至因被刃死數百騎兵亦鮮生還由是他將聞知皆遠避去虜得大利而歸八月虜再寇順聖東西二城抵于蔚州所過

村堡俱破十喪八九人畜殺擄數萬許邊人謂近年虜患莫此為大且慘我兵竟避其鋒不與相值云 是年虜寇薊遼入遵化等處所過殺掠無遺積屍遍野村堡俱空詔械繫總督都御史王忬至京忬蘇州人曾巡視兩浙初兩浙因倭奴船泊寧波殺人擄掠創建巡撫軍門以朱統首任統嚴下海之禁奸豪不便朝議改巡撫為巡視忬代統矯其弊安靜持重地方賴以寧謐頗有聲譽故移節薊遼及是虜至一無備策坐視猖獗敗衄之後彌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

縫其失已得免究而內璫多遵化人家被禍者往往在內號泣上聞訊知其故適彼處巡按某上疏論忬不能禦虜乞行罷黜上命收忬治罪坐失機棄市自後虜騎歲至不為大舉四十五年秋復擁眾寇大同總兵馬芳力戰却之亦稱大捷云 先是大同 博野王府將軍克倫占娼為盜不法後

廣靈府將軍克燿將長史司印給祿米領票當借人錢乃糾克燿等百餘人圍繞大同府欲白手支領知府師桂不從即將桂束帶搯作三段至晚復執磚瓦砍打府門桂具啓代王令旨將無票各宗支與七分有印票者與三分桂遵放間克燿等擁拉桂自堂至門外群打巡撫張志孝具奏行巡按蒙詔問克燿等革爵發送高牆未幾潞城府將軍俊德俊柳因爭食糧大同縣知縣朱可進有所左右俊柳不忿糾各宗打入縣門可進越牆奔訴軍

卷之三十一

又王

門各宗即將都御史張志孝圍住且逼令志孝責治可進送監涵涵喧呶欲打志孝 代王令旨解散巡按蒙詔及志孝 代王廷琦交章請勘

上命刑科右給事中嚴從簡往問將俊柳等革爵發

間宅住

時代宗繁多富驕官府畧以法繩則云或教達于踏雷這城自克為謀逆之後

今凌雷府縣

所不可長也從簡會問時於過不朝代府且上供 聖旨各室下跪廷鞠宗人始知

朝廷法度而代府甚感流

初北虜小王子繼脫

不花為大酋號亦克罕

即唐時之有三子長曰阿

爾倫台吉

台吉如華言宗室次曰阿着卜孫次曰滿官

不孩正德初年阿爾倫為其叔父阿爾禿廝及太子亦卜刺所殺遺二子曰卜赤曰也明小王子死次子阿着卜孫立亦有二子長曰吉囊次曰俺荅阿卜孩阿着卜孫死衆立卜赤卜赤有衆七萬分為五營其東部三酋有衆六萬在沙漠東與朮顏為鄰南部二酋有衆五萬西部二酋與滿官嗔不孩七營俱舊屬亦不刺亦不刺以小王子怒奔出河套擁部落萬餘至涼州乞空地以居涼州將官閉門不敢應凡十餘日始大掠諸堡而去攻破西

卷之三十二

三十一

寧安定王等族奪其印據青海住牧後總制楊一清遣總兵徐謙征之虜聞南渡河掠洮岷奔松潘已而復據青海為河西患今屬吉囊為四營有衆七萬官嗔不孩部合別營六酋舊屬火篩今俺荅阿卜孩領之皆在河套又有兀良哈一營乃小王子舊部與諸部自相攻殺總諸部不下三十餘萬人其駐牧雖逐水草遷徙不定然分地自不相亂而占囊俺荅之子皆素稱雄黠每歲入貢宣大尤苦之九邊考則云北虜曰罡留曰罕哈曰爾填三

部俱近宣府比邊住牧留部下為營者三潘惠
王領之罕哈部下為營者三猛可不郎領之爾填
部下為營者一可都留領之總凡七營約衆六萬
曰哈刺嗔曰哈連二部俱近大同比邊住牧哈刺
嗔部下為營者一把谷罕奈領之哈連部下為營
者一失刺台吉領之二營約衆五萬亦克刺一部
近三關住牧為營者五察罕兒克失且卜爾報領
其三阿兒把即 各領其一在東西五營約衆五
萬惟阿兒入寇無常曰應紹木曰阿爾禿斯曰滿

卷之三十三

二十三

官嗔三部住貢河套應紹木部下舊為營十曰阿
刺曰阿刺嗔曰舍奴即曰李來曰當刺兒罕曰失
保嗔曰曰兒厥曰荒花曰奴母嗔曰塔不乃麻俱
屬偽太師亦不刺後各分散惟哈麻嗔一部存疑
即哈刺嗔也今移營不在河套阿爾禿斯部下舊
為營七屬亦不刺今為營四曰字合斯曰偶甚曰
拔哈思納曰打郎屬吉囊滿官嗔部下舊為營八
屬火飾今為營六曰多羅土悶曰畏吾兒曰兀甚
曰拔要曰兀魯曰土不刺屬俺答阿不孩今住河

套總凡十三營擁衆七萬寧夏北邊無住牧互喇一
部在甘州西北環遼北山住牧小王子居沙漠其
屬有黃毛胡畏吉囊等讐殺不敢南向往往各部
皆太師領之太師虜中大將方得稱有紀律志不
在於搶掠後太師廢以那顏領之那顏華謂之小
官受差遣煩惟台吉得免故諸部樂屬之領凡台
吉在孕衆即推以為主而供給其母今部落多領
於台吉然台吉皆荒淫志在於搶掠近聞朵顏衛
酋革蘭台亦與北虜和親不與和親者惟女直耳

卷之三十三

二十四

其俗隨水草畜牧無屋居行則車為室止則橐為
廬自君長以下咸食畜肉衣皮毛貴壯賤老其單
于朝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幼右其送
死有棺槨而無封樹凡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
虧則退兵凶怒則殺父兄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
父兄無相仇報也其嫁娶先私通掠其女或半歲
百日後使遣媒送馬馳牛羊以為聘其父子男女
相對踞蹲髮頭為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髮病以
艾炙或燒石自熨燒地卧上或隨其痛病處以刀

決脉出血俗貴兵死葬則歌舞相送肥養一犬以
綵繩纓牽燒而送之言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恒
厥主初立近侍重臣等昇之以璽隨日轉九迴每
一迴臣下皆拜訖乃扶令乘馬以帛絞其頸使絕
不致絕釋而急問之曰爾能作幾年可汗其主精
神昏瞶不能詳定多少隨其所言以驗修短之數
其徵發兵馬及科稅雜畜輒刻木為數併一金錠
箭蠟印封之以為信有死者停屍於帳春夏死者候
花草木落秋冬死者候花葉榮茂始坎而瘞之突

卷之三十三 二十五

父母死而悲哭者為不壯但以其屍置之山樹上經
三年後收其骨而焚之酌酒而祝曰冬月時向陽
食夏月時向陰食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猪鹿其
無禮頑嚚於諸夷為甚契丹其山曰陰山阻武而奪
其地曰狼居胥霍去病所封曰浚稽李陵所曰寶顏霍去
追曰燕然去塞三千里曰金微霍去病所曰禽胡初
洪武中王師禽胡寇乃兒不花於此末樂八年車
駕征虜製銘曰白雲永樂賜名曰立馬峯末樂勒
銘曰蒼山曰沙嶺皆永樂駐蹕曰凌霄峯永樂駕

其川曰飲馬河舊驢曰蒙山海末樂曰清流泉末
勒其古蹟和寧路城元太祖始建都其產馬橐駝野馬源
羊似吳羊而大角角端輝貂鼠青鼠土撥鼠獬屬已上
柔軟可東墻似蓬草實如捺沙鷄酥其厥貢馬
為裘 駝鼠皮海青其里至東兀良哈西脫忽麻撒馬
兒罕比盡沙漠

卷之三十三 二十六

予聞掩谷之妻第七夫人者失寵有侍女名桃
花乃新被擄大同妓也妓思歸因誘七夫人言
中國富盛衣服綉麗飲食珍品且有美男子不
若到中國去受用七夫人遂與乘間逃出已入
大同鎮關盤獲送至京師時嚴氏當國不敢上
聞發錦衣衛獄另一室好供給之後掩谷知其
妻在中國欲與兵來取邊人報有聲息遂令人
將其妻送出別關棄之野中令邊人與彼通事
佯言見有一婦在某處不知是否掩谷尋獲之
自手刃劈死方此婦在衛嚴氏宴私客每取出
觀亦頗豐艷衣中國所賜綃足穿皂靴以金嵌
之比妓色殊勝也此予得之于同年親見者乃

嘉靖四十年前事也書之以備博聞

卷之三十三

二十七

殊域周咨錄卷之二十三

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任嚴翼

嚴柱全校

比狄

兀良哈

兀良哈本春秋時山戎地秦為遼西郡北境漢為奚契丹所據東漢征敗其酋走匿松漠間後魏之先復居於此號庫莫奚後屬契丹名兀良哈元為

卷之二十三

大寧路北境

本朝洪武二十年既城會州建大寧都指揮使司為重鎮在宣府遼東之間宿重兵 二十二年故元宗室遼王阿里失禮及朮顏元帥等各部遣人入奏願內附為外藩詔以地居之在大寧之北境立三衛焉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衛自黃泥窪踰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衛自全寧抵喜峯近宣府曰朮顏衛以阿里失禮為泰寧指揮使塔賓帖木兒為指揮同知海州男答為福餘指揮同

知脫魯易察兒為朶顏指揮同知各領所部以安
畜牧

按觀此則長陵未許此虜時而山後諸州先皆
為其屬矣况復與之耶此亦當時之失計故居
庸之外所持為藩籬者止宣府耳而遼陽一帶
不可通也

上謂後軍都督沐春曰曩者胡虜近塞兵衛未立所
以設兵守關今虜人遠遁已置大寧都司及廣寧
諸衛足以守邊其守關士卒已命撤之而山海關

卷之三十三

二

猶循故事七站軍士實廢屯田養馬自今一片石
等關每處止存軍士十餘人議察逋逃餘悉令屯
田

按大寧都司設而守關軍士可撤則大寧之地
其所係豈小哉即此可見當時之倚重于大寧
者亦不淺也

建文間燕府請難兵起出劉家口襲破大寧都指
揮朱鑑死之都指揮房寬王權皆降燕李景隆開
燕府攻大寧引兵攻北平燕府盡拔大寧諸軍及

兀良哈三衛胡騎挾寧王入松亭關趣援北平

永樂元年勅諭兀良哈部落曰朕承天眷君臨天
下嘗遣使齎詔諭爾爾等聞命即遣人來朝其誠
可嘉今仍舊制設大寧福餘朶顏三衛俾爾等統
處軍民鎮守邊境舊嘗授官者列名以聞咸復之
若頭目人等今當授者亦第其名來聞朕即授之
俾世居本土安其生業乃廢大寧鎮空其地給賞
三衛夷人每歲朝貢以為東北外藩

按寧獻王權

卷之三十三

三一

高廟第十六子也封於大寧即三衛之地靖難師起
與之協謀蓋燕時兵力不敵特藉兀良哈人馬
以取中原耳

太宗登極寧王入見願遷國入內地於是遂居南昌
惟事註書作畫以消朝廷之疑而大寧之地既
無王府又無守將原得其兵之力也因棄與之
亦出一時假寓之權宜非末世經畧之究竟也
夫

成祖北伐至鳴鑿謂金幼孜曰成此殘虜惟守開平

興和寧夏甘肅大寧遼東則邊境可永無事夫
大寧以廢三衛矣而復曰獨守大寧遼東其肯
何也棄大寧則開平難守不急開平則
三駕何為也漢人議處南匈奴其言曰北虜既破可
使復其舊地

成祖之於三衛其有原復舊地之意乎規畫宏深廷
臣莫有窺其際者殘胡遠遁漠北寂然此

成祖將有措置之時而龍馭上賓 遺旨靡究後之
經理邊事如薛祿者但知開平之縣遠而不知

卷之三十三

四

大寧之不可久假也其於

成祖之畫失之遠矣大寧都司之內徙也而皆不沒
其名豈非欲復之一証哉故曰出一時寄寓之
權宜非永世經畧之究竟也

二年

上謂兵部曰福餘衛指揮奏其部屬欲來貨馬計兩
月始遶京師可遣人往遼東諭保定侯孟善令就
廣寧開原擇水草便處互市俟馬至官給其直即
遣歸 八年遣指揮木答哈齊勅諭朵顏三衛酋

曰昔兀良哈之衆數為韃靼抄掠不安乃相率歸
附誓守臣節我

太祖高皇帝矜厥困窮設三衛官職俾各領其衆臣
屬既久後竟叛去及朕即位復遣人來朝朕畧其
舊過加意撫綏數年以來生聚蕃息朝廷於爾可
為厚矣比者爾等為本雅失里所脅掠我邊卒又
遣苦列兒等給云市馬實行窺伺狡詐如此罪奚
可容今特遣指揮木答哈等諭意如能悔過即還
所掠戍卒仍納馬三千匹姑贖前罪不然發兵誅

卷之三十三

五

叛梅將難追 二十年韃靼酋帥阿魯台寇興和
上親征諭諸將曰阿魯台敢為悖逆者以兀良哈為
之羽翼也今阿魯台遠遁而兀良哈尚敢入寇當
還師剪之遂簡步騎二萬分五道以行且授之方
畧曰兵貴神速所謂迅雷不及掩耳也諸將頓首
受命

上曰官軍至彼虜必西走朕當以兵從西要之遂率
精騎數萬馳往命鄭亨王通薛祿將之

上率師至屈裂兒河虜寇數萬餘驅牛馬車輛西奔

陷山澤中

上麾騎兵為左右翼齊進寇望官軍勢盛欲突而走
上率前鋒衝之斬首數百級寇自蹂踐死相枕藉餘
寇尚數百人躍馬而走

上曰必有首虜在其中洎擊之率騎兵追奔三十餘
里抵其巢穴斬首虜數十人擒其黨伯兒伯克
等盡收其人口牛羊駝馬焚其輜重兵器暮次豐
潤屯諸將皆頓首賀

上曰用兵吾豈得已哉諸將曰天道福善禍淫

卷之三十三

六

陛下奉天伐罪以保寧兆民非過舉也 宣德元年
遼東總兵武進伯朱榮奏彙顏衛指揮哈刺孫等
朝貢不至請掩擊之

上曰古者馭夷當寬其來不來何足與較况虜多詐
用兵未可輕忽但謹隄備耳 三年車駕巡邊閱
武至薊州遵化縣駐師石門邊報兀良哈萬餘騎
入寇將及寬河

上曰是天遣此寇投死耳召問諸將 諸將有請益
徵兵者

上曰孽虜無能為但謂吾邊無備故敢來若知朕在
當驚駭走矣然此出喜峯口路隘且險單騎可行
若候諸將並進恐緩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
其不意擒之心矣或言三千未必足用

上曰兵在精與不在多遂決親征車駕出喜峯口
夜軍士皆銜枚斂甲韜戈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
距虜營二十里虜望我軍以為戍邊之兵即悉衆
來戰

上命分鐵騎為兩翼夾擊之

卷之三十三

七

上親射其前鋒二人殪之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勝
繼而神機銃疊發虜人馬死者大半餘悉潰走
上以教百騎直前虜望見黃龍旗知上親在也悉下
馬羅拜請降皆縛之斬其首渠駐蹕寬河分命諸
將搜山谷擣虜穴是役也番將忠勇王金忠故韃
韃名王子也先於末樂二十一年親征率衆來歸
賜名金忠又有韃韃平章把都帖木兒末樂初來
歸賜名吳允誠二人奏請自效有謂此皆虜黨往
則不反矣

上曰去留亦任所欲耳朕獨少此二人耶朕以誠心待之犬馬識養之恩况人乎遂遣之駕蹕會州以重陽節饗文武將士二人奮勇斬俘最多

上親製詩歌慰勞之累功封恭順伯世祿不絕時以二人雖漢之金日磾唐之契苾何力無以過云

陳氏建曰

宣廟英武亞於

成祖故一內難剪外寇躬履戎陣如摧枯拉朽所以然者由

卷之三十三

八

宣廟為太孫時常因獵講武屢從

成祖北征久知用兵又去 國初未遠乘

祖宗百戰之餘威將士閑習騎射擊刺其戰勝攻克

非偶然也至正統之末 國家承平已久

英廟生長深宮王振不思而欲效之故有蒙塵之禍

建嘗謂正統喪師辱國宣德此役誤之也

正統九年兀良哈三衛夷人寇邊發兵二十萬分

為四路討之成國公朱勇出喜峯口由中路左都

督馬諒出界嶺口由北路興安伯徐亨出劉家口

由南路都督陳懷出古北口由西路渡柳河常勃處至全寧遇福餘夷人逆戰走之收虎頭山遇太

寧朵顏夷人又擊敗之御史姚鵬上其功陞賞有差 十四年北虜也先入寇三衛夷人往附之既而雜北虜使中充貢使來京窺視

朝廷待北使禮厚以為 國家畏強者由是常挾北虜為重以結昏迤北恐懼中國盡沒遼河東西三空河北故地 國家亦不復問今廣寧前屯至定

遼往來僅一線之路也 天順初朵顏二衛夷人

卷之三十三

九

因虜酋孛來誘犯獨石巡撫都御史韓雍集大軍出其不意襲之賊驚各遁去 成化元年三衛與

迤北同貢 勅諭迤北孛來使臣曰我祖宗以來

四方朝貢使臣管待賞賜俱有定例不可增減朵

顏等三衛曩時無所依倚我祖宗特加憐憫設立

衛分授以官職俾近邊住牧每年朝貢俱從東路

喜峯口進今都督朵羅干等不遵舊例却差人與

爾等同來希圖混賞悉照舊例分別庶見朝廷厚

待爾處特諭爾知之 嚴遼東馬市之禁先是陳

鉞巡撫遼東奏開馬市於開原廣寧二處朵顏諸
夷每月兩市後通事劉海姚安稍侵伴之諸夷懷
怨寇廣寧不復來市至是鉞為兵部尚書懼罪及
已乃奏言初立馬市非資外夷馬以為中國之用
蓋以結柔顏之心撤海西之黨今宜申嚴禁例每
為市令參將一員布按司官一員監之有侵射者
重罪之庶毋激變之患詔可仍令巡按御史治劉
海姚安之罪以聞 授沙狐狸金吾衛千戶初正
統中沙狐狸隨

卷之三十三

十一

英宗駕於虜中汲水取薪極其勤勞也先奇之召問
中國如爾比者幾何對曰我何足數勝我精敏者
十萬也先曰何不以此輩來迎駕曰先是往征東
南諸國未回即來此也先色動及駕旋被留虜
中虜授為頭目浸用事納婦生子遂致富貴亦時
奉虜命至朵顏三衛開馬市殆四十年至是訪得
舊在中國時所生子令輸情于朝期以明年當遂
歸朝其子以聞
上允且深憫之如期率其胡婦及兒一家悉至所攜

輜重甚富入見

上恐其詐命所司詳驗真有識者狐狸曰

先帝嘗賜我一綉囊曰此

周太后手製也所司取以進

太皇太后曰此真

先帝物也

上乃授以千戶賜宅一區 泰寧衛都督兀喃帖木

兒等奏欲于邊地收買牛隻農具并乞賜莽衣

上曰莽衣不可與其欲與民交易可許之 朵顏三

卷之三十三

十一

衛頭目兀研帖木兒奏乞職事兵部覆奏以未行
功勞例無陞授不許 弘治十七年朵顏衛酋阿
兒乞蠻率衆三百人往與北虜小王子通和與一
女奇養勸之入寇大同守臣報急
上命選京軍三萬往討輔臣劉健等俱以為邊事固
急京師居重馭輕未可輕動李東陽曰朵顏北虜
相通潮河川古北口甚為可慮若彼慙東擊西則
我未克顧彼失此矣須待其定徐議所向耳師遂
不出虜亦引去

按嘉靖中虜由古北口潮河川徑抵京師北關及通薊大掠而去果符諸臣所料時大同巡撫劉宇慮潮河川無險鑿品宇窖及制鐵子砲為備

上知其用心賜勅獎勵一時君臣其謀遠矣

正德十年叅將陳乾燒荒朵顏衛酋花當子射殺之事下兵部尚書王瓊議討之令通事往諭必斬其子乃可贖罪花當懼竟斬其子以首來獻花當亦虜中推為豪者 嘉靖二年朵顏都督花當男

卷之三十三

十二

把兒孫迺年恪修職貢又節次送回人畜

上賜以綵段衣服隨復差人進馬謝恩求討陞職薊州巡撫孟春代為奏請云揆之以理似不當予然大羊之類不可律以常法乞要議處量陞一職以示柔遠之意

上命把兒孫既效順有勞准與做千戶兵科都給事中許復禮疏稱要將把兒孫陞授暫行追寢酌量停當然後施行及稱各邊鎮巡等官只合拒之於外使不得虜掠不當縱其虜掠然後信其欺詐

曲為陳請及又要將被虜人等少者作何懲治多者作何處分查明舊例通行遵依

上乃命把兒孫且不陞着照舊管束部落修奉職貢待積有年勞奏來定奪還通行各該鎮巡等官今後邊方但遇失事及走回人口務要從實奏報明白查對若有欺隱情弊照例降級罷職不許仍前蒙蔽其走回人口亦不許故為阻塞 提督三關侍郎臧鳳奏稱五月十七日有獨石常勝墩傳到龍門所守備官田勳稱在陣時有衆賊見我官軍

卷之三十三

十三

奮勇拒敵收劄一處說稱我與你門講和等語退回拾獲丟下番文一紙無人辯識臣查得龍門所境外先年有朵顏衛違賊約有千餘在彼住牧近邊佈種糜黍時或潛入窺伺搶掠人畜近被官軍防範嚴切又於本年閏四月十四日斬獲首級六夥得獲逆馬兵器想是糾衆報讐又為我兵敵退所遺番文未知是何緣由乞勅該部行令譯字衙門譯出情詞議擬應否處分兵部乃譯出達字番文一張尚書彭澤奏言番文譯出所言事雖無據

但夷情謫詐或恐以此誘我弛備亦未可知合無
本部行文提督臧鳳并宣大薊州等處鎮巡等官
務要比常嚴謹隄備遠為哨探遇有報到聲息彼
此互相應援不許怠忽誤事本部仍行巡撫順天
都御史審各關驗放夷人通事序班有無受要各
夷財物放進及將兩個兒子作一個名字開寫等
項情弊明白參究

上從之 十月大喜峰口等關指揮甘露瞭見境外
違賊三百餘騎竟到關城下拆城進入守備右監

卷之三十三

十四

丞楊世英策應各賊退回十一月把兒孫統領違
賊一千餘騎從洪山口關拆牆而入總兵官馬永
統領官軍與賊對敵斬獲首級五十八顆虜大遭
挫衄奔北遠避巡撫孟春疏曰今歲秋冬之交把
兒孫節次糾衆犯邊密雲地方搶擄人畜五次義
院等口殺擄人畜二次又節次殺害出哨夜不收
人等及查得正德十年把兒孫統領夷種大舉入
寇殺死馬蘭谷參將陳乾指揮談茂等事聞先朝
命將出師征剿彼纔避去後該兵部議處俯從寬

宥責令花當都督痛加責治以後把兒孫送回擄
去人畜以致慙懃約束住牧避于數年邊方安靜
遂求討官職榮身臣與太監李能總兵官馬永看
得夷人向化相應俯從量與一官以責後效續該
兵部議奉欽依把兒孫與做千戶欽此後因給事
中許復禮極論其不當予遂收卹命把兒孫緣此
一向懷恨在心謀爲擾我邊疆今兩旬之內兩次
大舉入寇夫固有所致之耳宜准前旨量與一官
以消其忿

卷之三十三

十五

上以捷音至詔寫勅獎勵總兵馬永太監李能御史
盧瓊疏曰近該三屯營把總田登等呈大喜峯口
等關斬獲首級外復聞議欲量授把兒孫一官懌
快望之心夫以在山之虎未入陷阱欲授以羊而
馴之羊雖費而虎終不可馴自古中國之於夷狄
靜有所待動有所制常使在我者有不可犯之威而
不以無事幸於人來則禦之六則追之常使在彼
者有不敢犯之心而不以私恩小惠啓其欲誠使
武備修而自治強雖犁其庭而掃其穴亦不敢怨

况敢望以官與之乎否則雖重官厚賂不能止其
溪壑之欲况一官之小其安足以繫其心乎且把
兒孫殺我將帥侵我邊疆十餘年來陸梁不臣之
心固不在於一官之得與不得今雖頗有斬獲不
過應兵以阻其入而已果能堂堂正正如古之聲
罪致討以攝服其心乎其心不服而輒與之官是
要我而得也要而得官彼肯以爲惠乎求官不已
必欲賞賜求賞不已必欲封爵一有不遂皆足生
怨怨愈深而寇念數何以制其後哉乞勅將領官

卷之三十三

十六

嚴加防守以杜其奸就使把兒孫果有效順受我
約束亦當姑待貢獻數年觀其心之向背何如然
後熟講而緩行之亦未爲晚 三年七月兵部尚
書金獻疏曰虜衆二萬俱已入套亦不刺盤據於
西把兒孫窺伺於東即今秋高馬肥正係出沒之
時若不早爲之備臨期未免誤事合無查照往年
舊規於宣府大同山西雁門等三關陝西甘肅延
綏寧夏薊州遼東諸鎮請勅一道付本部分撥差
人齎與各該鎮巡等官務要戮力同心操兵秣馬

或城堡坍塌壕塹墮塞則併工修理或器械朽壞
馬匹損失則如法修補糧料草束儲蓄以候主客
馬支用如有不足奏請區處補救缺乏一遇有警
必須彼此應援不得推託誤事其副叅以下官員
中間果有貪懦不識應令革退有才力不及應令
降調者撫按官俱要指實參奏以憑

上請定奪請勅九道

上悉從之 二十二年春三月宣府總兵官卻求出
塞襲擊李家莊諸虜初李家莊塞外有住牧虜數

卷之三十三

十七

百朵頗別落也善盜塞邊將鼠竊防之然此虜不
通諸大營虜亦能盜大營虜馬大營虜覺追之入
險輒不能逼其地可糜漸有板廬每當盜馬過我
墩呼戍卒曰往大營盜馬無南事也其還亦然狡
而善射故不爲大營併而北路以此鮮大寇論者
以爲宜撫處之使爲我用然邊將貪功者恒朵願
焉至是求以兵出塞襲擊之斬四十餘級而還
按求之斯舉不惟失李莊諸虜之心無以成撫
處之計抑使之飲恨於我盜邊日甚或自虞孤

弱求合大營所失非尋丈也

初大同守將咸寧侯仇鸞屢立戰功

上寵信之奏討錢糧更不少靳惟其所言鸞恃恩驕

恣多養家丁頗蓄異志潛與虜約召之至則私饋

犒之滿欲而去遂報大捷以邀賞晉歲以為常至

二十九年鸞又召北虜由大寧故地入古北蹂踐

薊邊抵京師北門

上命御史魏謙吉等典九門奇正營規昼防範竟被

虜大獲而去後鸞益橫一應邊務俱直達御前皆

卷之三十三 十八

如其請命由中下戶兵二部無敢少忤既而鸞謀

洩伏誅虜遂少悉然亦三衛夷人與虜通好受其

假道長驅耳 四十一年虜酋黃台吉復通三衛

擁衆由薊邊缺垣入大掠順義等縣至張家灣僅

隔一河京師戒嚴大小文武俱乘城守備虜掠得

利飽其欲遂自引去自來虜所未至者

薊州邊論曰薊京師左輔也拱衛京師密通陵

三屯營居中為重鎮東至山海關三我

百五十里西至黃花鎮四百五十里

太祖既逐元君命魏國公徐達起古北口至山海關

增修關隘以為內邊又即古會州之地設大寧

都司營州等十一衛而封寧王與遼東及宣府

東西並列以為外邊

神謀迭哉遠矣

成祖靖難後因賞兀良哈乃改封寧王於江西徙大

寧都司於保定散置營州等衛於順天境內而

以大寧全地與之令其每年朝貢者丹三衛每

次使各百人未為屬番往來互市遼東宣府自

此隔涉而聲援絕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邊地

卷之三十三 十九

寧謐

朝廷但令都督或都指揮於大喜峯口故地口等處

驗放入關別無多官土木之變頗聞三衛欲為

也先嚮導始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畧之此後因

而添設鎮守參將等官而夷情亦異變詐不同

然尚未敢顯言為寇也弘治中守將楊友張瓊

因燒荒掩殺無辜邊興遂起正德以來部落既

蕃衆頗獨盛陽順陰逆累肆侵噬花當則膺求

添貢把兒孫則深入寇掠參將陳乾魏祥俱以

重兵前後陷沒他可知矣故三衛夷情難與正
統前例論禍機所伏不待智者而後知黃花鎮
擁護

陵寢京師後門也今守兵逃亡止餘二百河澗等衛
之戍空名無實此其單弱極矣議者謂更當增
戍而關外閒田可募兵墾此亦一策也古北口
潮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川殘元避暑故道尤
為虜衝作橋則浮沙難成爲塹則水漲易涸巡
撫洪鍾雖曾設有關城亦勢孤而不易守今須

卷之三十三

傍川大建石墩數十令其錯綜死轉不礙水路
庶幾可以久乎喜峯口三衛之貢之路撫賞諸
費久累軍丁近取諸馬場子粒似矣建昌營自
裁革中官之後以其兵多於燕河營乃復添設
遊擊甚為紕繆夫遊擊之名謂居中而可四面
馳擊也今僻在東隅其謂之何矧東去燕河營
參將僅五十里西去太宰寨參將僅六十里不
為贅員且製財乎愚嘗謂薊鎮在今日當重其
事權總兵須與掛印者同督撫駐薊其遊擊則

駐三屯營燕河馬蘭密雲三參將仍舊而以太
平寨併入建昌共一參將則庶乎體統正緩急
有濟矣夫設關於外所以防守立營於內所以
應援國初東至山海關西至黃花鎮為關寨者
二百十二為營堡者四十四為衛二十
二為守禦所三設分守參將五於燕河營太平
寨馬蘭谷密雲縣黃花鎮以管攝營堡謂之關
設守備都指揮五於山海永平遵化關營提調
薊州三河以管攝衛所謂之營也關營提調
既分為二則關獨當其害營但肆為觀望耳嘉
靖十八年巡撫戴金奏復如舊制相為防守假
令營之提調即司所直之關責又攸歸後將誰

卷之三十三

二十一

諉又本鎮額兵數少而隘口甚多除分戍之外
消耗之餘所在單弱言之寒心是故存留京班
之士益募土著之兵設險修關嚴遠謀選將
練卒足食明法曲突徙薪之計不可一日而不
講也

其俗同韃靼其山曰馬孟廣袤千里中
峯形類馬孟其產馬橐
駝黃牛青牛瑪瑙鵲樺皮白葡萄其貢駝馬其入
貢凡每年

聖節正旦其入每衛許百人其里至東海西南開平

北北海

卷之三十三 二十二

殊域周咨錄卷之二十四

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女直 東北夷

女直古肅慎之地在混同江之東後漢謂之挹婁
元魏謂之勿吉唐隋曰黑水靺鞨唐初渠長阿固
郎始來朝開元中以其地為燕州置黑水府其後
粟末靺鞨強盛號濔海黑水往屬之及渤海浸弱
為契丹所攻黑水復擅其地即金鼻祖之部落也
初號女真後避遼東興宗諱改曰女直臣屬於遼

卷之二十四

部族散居山谷至阿骨打始大易部建國曰金滅
遼偽都於渤海上京至海陵改為會寧府金亡歸
元以其地廣濶人民散居設水達達等路軍民萬
戶府五以總攝之 又名合蘭府

本朝永樂元年遣行人邢樞偕知縣張斌往諭奴兒
干至吉烈迷諸部落招撫之 吉烈迷進女色於
樞樞拒之不受 於

是海西女直建州女直野人女直諸酋長悉境來
附按督罕河衛令馬吉你為指揮

上諭胡廣等曰朕非欲併其土地蓋以此輩自肯擾

邊至宋歲賂金幣卒為大患今既來朝從所欲授
一官量給賜賚拍小費以彌重患亦不得不然

乃詔自開原東北至松花江以西置衛一百八十

四曰建州曰公里所二十為玷為地面者各七選

其酋及族目授以指揮千百戶鎮撫等職俾仍舊

俗各統其屬以時朝貢尋復建奴兒干都尉於黑

龍江之地設都督都指揮等官與各衛所不相轄

屬其有願居中國者設安樂州於開原自在州於

遼陽以處之量授以官任其耕獵故時各衛酋亦

卷之三

三

入貢賞賜其厚有所征調聞命即從無敢違期

末樂末建州夷人前居開原者叛入毛憐自相攻

殺 宣德間

朝廷復遣使招降之遼東守臣遂請以建州老營地

居之老營者 朝廷歲名為東建州初止一衛後

復增置左右二衛而夷人不過數千耳然亦歲遣

各數百人入貢以為常 正統十四年北虜也先

入寇犯京師脫脫不花王犯遼東阿樂出犯陝西

各邊俱失利而遼東被殺掠尤盛故海西建州夷

人所在皆起為亂遼東為之弗靖者數年兵部侍
郎于謙上疏畧曰野人女直各種夷虜之人俱附
遼東地方近來相率投降者衆

朝廷許其自新性以曠蕩之恩宥其反側之罪授以
官職嘉以賞勞遼東總兵等官就於自在州并東
寧等處城堡安插者動以千數此等之人狼子野
心中難測度即今醜類犯邊我軍失利遂起奸謀
結連內應其貽後患慮恐非關細故矧近日遼東
安插韓人糾合謀叛出城潛從虜寇者動至一二

卷之三

三

十此正其驗不可不防者宜令寇深宋文毅曹義
等公同計議區畫將以安插夷人若何設法關防
鈴束以消意外之變而為經久之策後來降者俱
從起送赴京處置或量與官賞令回本土住種何
者為便或別有長策可以安內攘外防患弭奸者
俱令區畫馳奏至景泰後始克寧謐而海西野人
女直之有名者率死於也先之亂

朝廷所賜匾書盡為也先所取其子孫以無祖父授
官匾書不復承襲歲遣使入貢第名曰舍人以後

在道不得乘驛傳錫晏不得預上席賞賚視昔有薄皆忿怨思亂遼東人咸知之而時未有以處之也天順三年建州夷首都督董山結朝鮮謀入寇巡撫遼東都御史程信上其事命譯者往詰之山驚復貢馬謝罪 成化二年整飭邊備都御史李秉言建州毛憐海西等諸部落野人女直來朝貢邊臣以禮部定議名數驗其方物貂皮純黑馬肥大者始令入貢否則拒之且貂產於黑龍江迤北非建州毛憐所有臣聞中國之待夷狄來則嘉其

卷之三十四

四

慕義不計其物之厚薄若必責其厚薄則虜性易離或以啓釁非厚往薄來之意禮部因請勅戒遼東守臣自後夷人入貢驗數放入不得過爲揀選以起邊釁從之 董山復來朝貢爭席出不遜語乘是激海西夷人寇邊一歲凡九十七殺十餘萬人

朝廷命武靖伯趙輔充總兵官江都御史李秉提督軍務往討之分兵五路渡蘇子河至古城時朝鮮國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魚有沼南怡等率其萬

衆以助官軍直抵虜巢寇望風披靡獲虜酋指揮苦女等百千數擒董山送京師伏誅時積雪盈尺寒風烈膚不可久居乃整兵凱還尋有遁寇指揮張額的里率其妻赴軍門哀詞乞降且曰吾所處之地自漢以來人跡罕到唐太宗東征至鳳凰城而止亦未嘗入吾境土今大兵率然至此使我喪亡已盡豈非天地耶輔遂具奏納之仍命安置其部落諸夷於兩廣福建然所損士馬亦不少也三年巡撫袁愷奏遼東頻歲被女直之寇乞免歲

卷之三十四

五

貢人參從之 六年建州夷潛謀作亂巡撫遼東都御史彭誼討之散解先是任巡撫者與鎮守中官不相協不以邊儲爲意倉無存歲之粟虜覘知之聲言入寇誼獲謀者訊之盛稱女直林翳險阻中國糧少士饑虜固無怨誼命斬以徇其人哀求誼釋之語曰汝虜恃翳不見中國匠剝木之器乎使萬卒持之人剝木千不終朝可盡也汝虜何恃耶芻糧又在吾庾內發萬人運之來山斯積矣謀報虜未信誼果發餉實鐵嶺潘陽三處諸衛相繼

於道乃閱兵建大將旗出遼陽塞部伍整嚴旌旄蔽野命都指揮崔勝進擊擒建州酋斬之奪其馬騾器械輜重虜奔潰自是遠邇邊境稍寧 十二年女直人宋全為武驤左衛勇士又稱宋達子與都指揮滕雲相結為盜往來京城外劫財姦婦多所殺傷官校真能捕後雲被獲服罪全削髮如僧將北走虜地為下戶李端等所獲命梟首示衆 十四年海西兀者前衛都指揮散赤哈上番書言開原驗放夷人管指揮者受其珍珠豹皮兵部移

卷之三十四

六

文遼東守臣都御史陳鉞勘究召散赤哈赴廣寧對理散赤哈率所部十餘人欲由撫順關入赴廣寧參將周俊與管指揮同事者守關慮散赤哈至面白其受賄之情乃遣使詭告守臣謂海西人素不由撫順關入今熟知此路恐啓他日患守臣不虞其詐從之阻不許出撫順時散赤哈已入關聞之大怒折箭為誓欲報仇倫禦夷人祁指揮羅雄知事不協具酒食慰遣出關時建州蕃落窺伺欲雪董山之忿全藉海西兵勢緣此遂留散赤哈與俱來犯

遼東守臣以聞命招土兵往討之然出榜招衆徒張虛聲其實兵將皆顧戀私家不趨遼陽建州賊因得糾合海西蕃落數千乘虛入寇大掠鳳集諸堡報至廣寧涼鉞始赴遼陽而近邊住耕也僧格等十八番戶皆有家丁入貢未還恐慢催兵刃及京師拘留乃走撫順所報曰犯邊者皆海西人也陳鉞與分守遼陽副總兵韓斌意在不分白黑撲滅夷人誑奏

卷之三十四

七

屠之及搜所掠人畜並無有焉其精壯者間亦脫走捶死也僧格於獄乃以搗巢之捷聞衆論藉藉中官汪直勢焰方熾惑於通事王英謂往撫可邀大功請任其事掌司禮監太監懷恩以直年少喜功沮之命兵部侍郎馬文昇率大通事一人往撫及令整飭邊務馬文昇至遼東趨潘陽撫順所召各衛酋長聽宣勅諭夷衆聞繫繫皆至而被屠之家數百人爭訴其冤謂遣使人貢初無犯邊狀一切冒當殺戮謂我

劫掠人畜果何可證今雖仰尚

朝廷招安實難於聊生文昇亦制各以牛布賑給
慰之且令其酋長赴京適謀報海西酋猶欲寇邊
大掠始歸文亦偵察得實以其事聞於朝謂夷
雖聽招撫觀其言貌詞氣尚懷反側難保邊安乃
密檄總兵歐信副總兵韓斌參將崔勝各率所部
往開原及調開原參將周俊伏精兵三千於鳳集
等堡賊以為無備果分數路入寇諸軍以逸待勞
斬首二百餘級生獲數十人收賊馬及器仗無算

卷之三

八

所斬者率多海西人文昇因論諸虜反側情狀請
移兵往勦或姑與自新仍舊撫之事下兵部主撫
朝廷從之海西人聞之則感懼交併文昇復檢先授
官俘襲子孫名數令譯者審實請於朝下兵部
赴內閣考驗重書底簿明白由是得襲官者復
數十人蕃族念感國恩文昇之功也中官汪直
意猶未已請於

上便宜巡邊陳鉞乃戎裝遠逐長跪叩頭而謁賄悅
儻從狐媚蠅營無所不至文昇則與直抗禮奴視

其左右鼠輩多舉鉞而誑文昇於直直還會余子

俊有劾陳鉞疏鉞疑文昇所為遂厲直奏文直建
州夷人之屢寇邊皆文昇禁不與農器交易故也
文昇由是下獄罷官遣戍重慶衛明年陳鉞又說
直立功已亦得以攀附幸進乃虛報建州女直將
入寇請命謀勇大臣擣其巢穴乃命直監軍得便
宜生殺陞賞撫寧侯朱永為總兵陳鉞參贊軍務
時都御史王越亦有垂涎督師之意而命不及越
亦擬余子俊所阻乃言本朝未有武職節制文職

卷之四

九

大臣者且征夷重務豈可無文臣總督意蓋自存
也于是子俊言前命出於

聖斷不可復移鉞且以計阻越竟得參贊之命時稱
鉞越相競云

按王越廷試時風捲試卷飛揚空中不知所之
竟以內閣為紙賜馮後汪直坐西廠刺權勢益
熾王越日伺候之滋久相得進越兵部尚書加
官保十六年越阿贊汪直偕其巡邊至大同驛
虜營在威海發兵襲之俘男婦百七十人以大

捷聞越封威寧伯直授都督中官加武職前此未之有而越飛騰之竟亦驗云越忽思退休賦詩云歸去來兮歸去來千金難買釣魚臺也知世事只如此試問古人安在哉綠醕有情憐我老黃花無主為誰開平生事業心如火一夜西風化作灰未幾竟以事敗徙陸安州安置遂符一夜化灰之識翰苑有和者云那有伊周事業來耻隨郭隗上金臺權謀術數何深也局量規模真少哉半世功名如隙過一場富貴似花開

卷之三十四

十一

于今門下三千士一半寒心一半灰嘲越附汪直故云 然聞其人雖尚權譎實文事武備者也故李西涯稱其議論英發邊徼虜情將士強弱皆在胸中才智樂為之用又詩雖粗亦有好句如此問惟有征夫苦天下無如邊塞寒髮為胡笳吹作雲心因烽火煉成丹亦佳也或謂越北伐時嘗親視諸軍食飲效賜酒肉動息必悉其情至犯令不貸每暇命出獵計天中禽之多寡於敵陣為先後有將官告姦受金者置之

計出死力不問於是將士感泣無不用命者

時建州貢使即禿等六十餘人過廣寧前屯衛直與之遇以為窺伺馳奏於朝請拘囚之 即禿等入京有司給就鴻臚寺三校卒擒一人格鬪擾攘困乃就縛下獄 建州諸酋不意大兵猝至壯者盡逃匿惟餘老弱被殺掠而還鉞因侵盜邊庫十萬兩并玉蝴蝶諸異品又私匿所掠子女人口父子各占一姝 錄平建州功加汪直食米歲三十石鎮守太監常朗十二石陞陳鉞為右都御史

卷之三十四

十一

十六年建州女直以復讐為詞深入遼東犯陽清河等堡長驅四百餘里勢甚猖獗所掠男婦皆支解或碓舂火蒸以洩其忿劫奪牛羊焚燒廬舍如蹈無人之境邊將斂兵自守而已陳鉞方目前功恐阻其賞隱匿不奏於是屯堡屏迹弗克耕耨而遼地騷然矣者憂焉 遼東御史強珍劾常朗陳鉞等失機詔停俸戴罪既而汪直憾珍乃奏珍行事乖方妄叅被虜人音名數過多請治其罪命錦衣千戶蕭聚往覈聚械珍至京直先執珍於御

馬監拷掠然後奏聞謫之戍遼東後汪直敗鉞下獄人皆爲之危鉞乃洋洋然對法吏謂子女金寶不敢謂無但分遺於人耳所引皆大臣皆爲鉞極力管解僅坐不名起文昇巡撫遼東邊境始得安命斬劉八當哈於遼東梟首示衆發張驢兒等六人充軍八當哈東寧人天順間因盜馬事露奔建州張驢兒等成化初爲擄所掠因相與導虜寇邊至是各冒虜酋阿卜等名朝貢比還遼陽爲親知所識拘留之陳鉞等奏請梟二首以示衆事下

卷之二十四

十一

兵部尚書余子俊言八當哈等雖華人然既冒虜名朝貢亦使臣也若拘留之恐開將來之隙宜姑縱之以懷遠人詔下公卿議咸言八當哈叛華附夷宜服顯戮張驢兒等爲虜所掠可待以不死乃有是命嘉靖元年建州右衛都指揮牙令哈奏稱贖送人口之功比例討陞都督職事遼東巡撫李承勛題請行鴻臚寺通事三臣等審得牙令哈成化十五年授職正德十年贖送被虜軍人漢人交與指揮甯榮等又領三堂鈞批捉拏反叛王

浩等交與指揮劉尚德兵部議擬具題

上命牙令哈准陞都督僉事時彙頰把兒孫亦准授千戶給事許復禮疏請將把兒孫牙令哈陞授暫行追寢兵部尚書彭澤議謂許復禮前題無非制馭外夷愛惜名器之意相應俯從合無將各夷今陞官職俱暫且停止行文各巡撫將把兒孫來貢人役并牙令哈明白省諭令其回還照舊管束部落時修職貢如果積有年勞功績異常候鎮巡官再爲奏到另行議擬陞賞毋自擬沮有負

卷之二十四

十一

聖恩再照各邊撫鎮副參遊擊守備等官平居則惟圖玩愒畧無經久之謀臨事則代爲請求苟安目前之利走回男婦日見題知進送漢人每言勞蹟殊不知邊方若能戒嚴人口何緣出境計其節次送回之人多非開報搶虜之數上下扶同已非一日兵政廢弛實肇於斯合無本部通行各邊撫鎮等官今後大小失事督令所屬從實開報凡遇虜中走回男婦及進送漢人必須查對先年奏報之數如果相同照常施行若有欺隱情弊指實參提

上乃命牙令哈既歷年效勞與竹孔革事體相同已
陞了罷餘悉如議行自後朝貢如期至今相繼往
來

遼東邊論曰遼東禹貢青冀二州之域舜分冀

東北之地無自為幽州即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

北為營州即廣寧以東之地即遼陽東至鴨綠

千四百六十里南至旅順海歷代以來皆郡縣

口北至開原城一千七百里元季時為平章劉益高家奴分據洪武初奉表

華所屬州縣設衛二十五求我朝改置衛而

卷之三十四

十四

於遼陽開原二城中設安樂自在二州處內附

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

北則朶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開原自易站抵

州毛憐海西野人兀者諸夷而建州為最自開

原之北近松花江山寨諸夷亦海西種類又比

抵黑龍江諸夷江夷為最自廣寧前屯屯東抵開

原中間地沒入兀良哈三衛今特山海關一線

之地可互市通貢勢雖羈縻形成藩蔽是以曩

場無西北邊之患南則海自劉江之捷而倭
寇屏迹私治中曾一見之未及听而去若今則
晏然久矣所備則東北西北夷東北屋居耕

食不專射獵邊警差緩而西北則俗仍迤比雖

未嘗大舉入寇然竊發頗多故遼東夷情與諸

鎮異要在隨方拊輯處置行宜北却朔漠而遼

嶺四衛是過其衝南枕滄溟而金復海旅順諸

軍足嚴守至東西則廣寧遼陽各屯重兵以鎮

歷之復以師義寧遠前屯五衛以翼先事戒嚴

防守不惰俾恩威並立足制其心乃策之上而

俘斬論功此第二義也開原廣寧並據襟吭金

復海上頗稱沃野三岔河南北巨數百里遼陽

舊城在馬木葉白雲二山之間即遼之北京中

卷之三十四

十五

京地也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國家委以與虜

進據腹心限隔東西道里迂遠而守望勞費遼

人每憤憤焉成化以來論者率欲截取之而屢

付空談竟不見施行者無亦有識者為起釁邊

方之慮乎若夫革互市之姦欺禁驛傳之騷繹

糾驗放夷人抑勒之弊塞請開貢路生事之門

墩軍增其月支百姓教其畝畜專制一方者不

得不任其責矣
其俗土氣極寒常為穴居以深為貴好養豕食肉

鴉鵲兔鶻鱈魚牛魚混同江出大者長丈五尺重三百斤無鱗骨脂肉相
 間食之味長五味子粟麥稌菜其貢馬貂鼠皮舍列
 孫皮海青兔鶻黃鷹阿膠殊用其進貢來朝都督
 許帶達于十五人同其國東濱海西接兀良哈南
 隣朝鮮北至奴兒干北海自混同江達于京師三
 千五百里



咸賓錄序

咸賓錄者錄四夷之事也曷取乎一夷之事乎列衆卑以承一尊而已經之以天儀陳之以地紀建之以帝制揆之以聖符而六合之尊不分四夷時叙則是錄之成也厚維述矣漢高文實為兵主攘夷之威隆于建元晉唐不戒孽芽于內宋剝而南攘肌及骨崖山之事方之永嘉天寶幾矣爰

咸賓錄序

有大聖憤發其雄大都應昌至于捕魚之海莫我敢承龜食庚庚夏啓以光其三黎之烈乎九世柔服越成順豕河湟蠢蠢是厯小毖作韃韃志東胡之族慕容為巢代興者耶律郊翼石晉以有河北厥州十六陰始凝矣馴致其道金元出焉瓦良哈載其忠順帝割三衛界之而不疑予之善衛百而不

長子
孫
孫
孫

貳惟我實制其命降是之代利用金棍作瓦良哈志鴨綠並海維朝鮮用夏變夷時維父師通道于額閉關于桂治以不治岨夷攸服奄有三韓遂蕪東國作朝鮮志肅慎苦窳勇于公闢開皇觀舞而有戎心耶律安得而虐用之爰攷殺機自觀魚之伎仰天務面以怒戰士而東封遼遂東封宋二帝不台焉世所懷亦殷鑒也

咸賓錄序

大聖起之厥貢惟弩矢作女直志倭嶮而驕以桀詐堯閩越登萊五十九城東甌之營在焉今固修先臣之勲而令富都賈豎乘其奇贏以私海市政吏駢惡驅群失職之民以為羽翼一旦引蔓安得獨咎島夷也曰商是常璠球有焉作日本璠球志漢通西域匈奴爭車師伊吾廬國初西封亦有七衛高昌柳城是稱屬國黑麻之亂以

勤祈父而弗克遂師老財匱棄之何以示
遠人令稱漢兵若日月哉今

天子西顧而重右地安得定遠之臣無替
舊勳以北騎胡西通大夏剽賓絕遠貢其
珍獸旅葵戒為作哈密諸屬國志西方之
聖見自由余穆王與化人神遊何異今之
言浮屠者自金人見夢于明皇老胡世容
于樂府而迦維之教靡然海隅至梁武甘

八威賓錄序

三

心于佛家奴唐憲屈萬乘之尊以逆枯骨
則傳矣韓愈之論未為失之真君建德推
波助瀾從風止燎亦有味乎其言之也我
德西暢貢其嘉瑞有麟儀像君子之態作
天竺默德那志騫雖鑿空而不睹崑崙河
源星宿信而有徵閭風層城金母居之其
華山之博乎厥土維膏厥產維饒和于
秦貢王于闐獻鳥于夏驅馬于宛其餘犀

象羽毛齒革涉于流沙同于玉門觀于王
會九賓祈祈有殷于庭我德則可謂允懷
矣作佛蘇于闐三十一屬國志漢苦四姓
築令居之塞克國留屯金城諸羗瓦解唐
寔不競宗女再辱金城之降湯沐何為誘
以近塞啖以美地薦草而責之無忘甥舅
奉香火遵約束亡具甚矣我守其鍵而持
其鑰蒙頡其茶馬之利乎作吐蕃志南交

八威賓錄序

四

曰賜谷義叔所宅
神宗赫怒命征孰與
文皇之師二十五將扶義而南新城之威
三致偽主不以此時鞭弭使之至
天子葆塞休吏士丞相襲富民之號而萬
里之外數拊數起宜其不以介鱗易冠裳
也莫氏之亂不頓一戟非廟筭何以臻茲
作安南志王者雖未治蕞服而天寔全付

厥覆梯航所至悉主悉臣越裳九譯以海
波知中國之聖大邦九小邦十四貢其珍
賁三國之君去夷即華精英留于侯甸帝
有悼焉作占城三十三屬國志夜郎不知
有漢而漢兵至于境梁王戮我介使而虜
虜之師四面而集戡定于穎安集于黔二
百餘年以不震蕩都望邑屬營如內地麓
川之勛以大武而涉遠宅緬酋匪茹不以

咸賓錄序

五

邊簞而寇令焉亦封疆之過也作南中諸
夷志蜀之南隴滇之北際中央曰羅鬼不
合如礪
高皇謬權于幽不夔信臣以全一方之命
二田交戟自遺敗滅溪刺香鑪普安蜡尔
撫勦之政叅而由焉作貴南諸夷志槃瓠
之裔散于五溪淫于三江伏波而降有柳
桂之征有大藤之師其餘黎獯之族靈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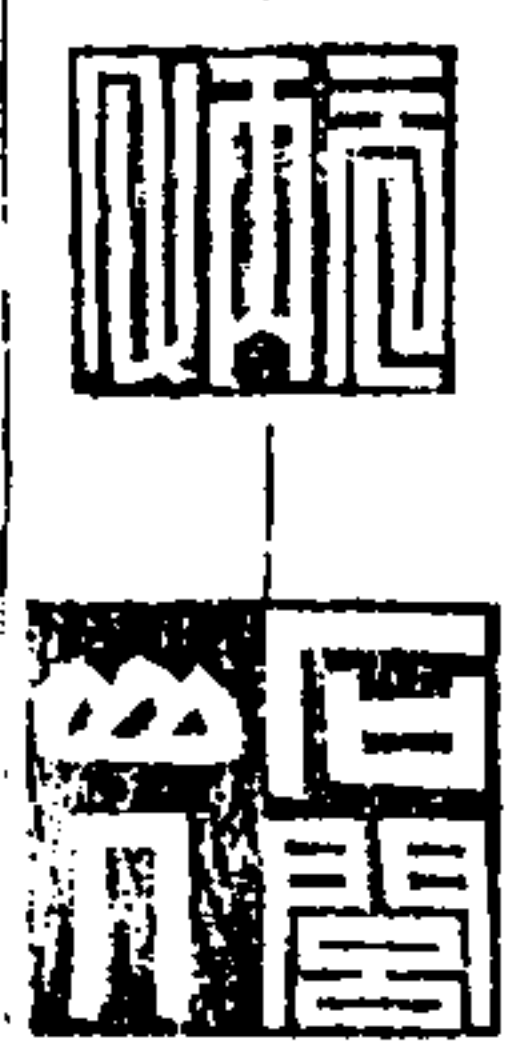
與居鳩鵲與栖鳥夷獸夷以勞王師我
國家不為也作五溪三江七種夷志為卷
凡八為篇凡百有奇其山川背負長城塹
山堙谷西有崇山限蠻隔夷東南際海謹
守二汛此其大者其土物胡弓粵鑄是稱
用物東鷄西鯨南茅北黍王者之嘉祥在
焉其遐邇珍怪則百家九流稗官野史之
所自出聖不語怪而九牧之金百物而焉

咸賓錄序

六

之備使民知神姦山澤川林不逢不若于
傳載之其羨則稽統者觀其常防微者觀
其變懷柔者觀其仁駕馭者觀其智賓貢
者觀其禮文告者觀其信兵戎者觀其武
此羅尚之氏取焉成文數萬以自當于不
朽之事矣錄之創造歲在寔沈成在壽星
在大火闕伯之辰而授之剖劄傳之博雅
君子

萬曆辛卯仲夏月豫章劉一焜元丙父撰



八咸賓錄序

七

凡例

一古今書史所載四夷最廣名亦最多如言十州則云遠者去中國百萬里言九州則云中國為赤縣神州如此者九言五印度則云中國特印度之一是為南贍部洲也而佛告阿難海中有三千洲正中大洲凡二千三百大國每小洲中或各二三百國若釋家所繪形容有類禽獸然者今一切不載何也蓋是編為咸賓而志非為四夷考也故凡通貢者載之若通貢前朝而當代不通雖紀名正史之國亦且削去況諸書務為怪異者耶諸凡四夷

咸賓錄凡例

一

異域無關貢獻者更有別錄可考

一所紀四夷事有以種落者有以地者如韃靼蠕蠕回紇本皆匈奴種也故系載之至於鮮卑契丹雖得匈奴故地疆盛如之第韃靼志太多又二種出自東胡故載在兀良哈志中以便覽也此以種類載也若西域南蠻惟論其前後大概不盡分其族類此殆以也載也

一本志所載事跡世次輒與正史不合如史紀以匈奴特淳維之後熏粥為唐虞之虜今則以為熏粥桀之子也至於契丹唐書五代史第二云東胡之種

先無可考今則有男女相遇木葉山事西戎南蠻如此例者甚多蓋因正史所略故特採之裨史以補遺云

一今好古之士博覽者多獵名者亦不少讀漢以前書者多讀漢以後書者少況秦漢以前奇書秘記無慮充棟今學者稍涉左國經史諸書遂覲然自以為博殆井蛙之見而未覩夫大海也以故本志於正史所載如匈奴突厥諸夷事余獨略之而出自他書者稍詳至於事之真誕說之詭正非所較矣

咸賓錄凡例

二

一今通貢之國雖大明會典一統志吾學編諸書俱列其名第世系事跡絕無可稽而風俗山川物產又大略而不詳今稍得其大概矣亦有自古未通世系無可考者則列於各卷之末其在洪永間間一通中國者尚多但地與俗諸書罕見譯使無聞故不暇錄其名姑置之以俟異日考証云爾

一南中以下俱中國郡縣衛司之地與化外諸蠻不同乃一切置之南夷中何也蓋自滇至緬原屬雜蠻而川廣之間多為羈縻州峒今皆奉我正朔或供命納輸或聽調奉貢王化遠矣第其土人負悍

好殺天性固然稍失經畫即雲貴省地已為可虞況遠而軍民府衛乎又遠而緬甸本邦等司乎故編為西南夷二卷以彰我國家闢地之廣而牧守其地者毋徒尸位素餐可矣

一外國雖夷然揆厥所元則皆中國帝王及貴臣之苗裔矣如韃靼始自夏后元良哈始自高辛朝鮮始自箕子吐蕃始自三苗諸如此者難以具述非虛語也蓋高辛氏以前大抵人類盡若禽獸散然無主天育異類必使中國人顯赫其地以開創之始知君臣上下相洽至今矣惟韃靼吐蕃出自夏

咸賓錄凡例

三

桀三苗故於諸夷中最高為悍戾至於元良哈內屬朝鮮向化未必不自其先世淳風之所遺也即此四國觀之而他國有敘為中國裔者可無疑矣

一前引用羣書其中所載人物事跡并風俗山川物產甚多雖累牘充車不能殫紀本志於事跡惟採其重且要者於風俗惟採其各國不同者於山川物產惟採其奇異悅目者蓋取什一於千百爾如必欲觀其全惟有志者閉戶下帷無辭搜閱之勞可矣然所得海內諸名公墓誌行狀有限或於人物不無所遺餘皆得於詳閱而略採之者凡例

目錄

北虜志卷之一

韃靼

重強 南非匈奴 劉氏 句奴 石氏 拓拔氏 西突厥

蠕蠕氏

赫連氏

蒙古 河套

拔野古

回紇 小王

蒙古 河套

瓦剌

小王子

蒙古 河套

兀良哈

東胡 秃髮氏 吐谷渾 朵顏

鮮卑 慕容氏 唐松漠都督府 契丹 大寧

乞伏氏

東夷志卷之二

朝鮮

濊夷 倭夷 貊夷 夫餘 高句麗 漢玄菟樂浪郡 辰韓 百濟 新羅 唐諸都督府 李氏 勿吉 唐黑水府 海西

沃沮 夫餘 高句麗 漢玄菟樂浪郡 辰韓 百濟 新羅 唐諸都督府 李氏 勿吉 唐黑水府 海西

夫餘 高句麗 漢玄菟樂浪郡 辰韓 百濟 新羅 唐諸都督府 李氏 勿吉 唐黑水府 海西

新羅 唐諸都督府 李氏 勿吉 唐黑水府 海西

唐諸都督府 李氏 勿吉 唐黑水府 海西

李氏 勿吉 唐黑水府 海西

勿吉 唐黑水府 海西

唐黑水府 海西

海西

海西

海西

海西

海西

海西

海西

海西

海西

高昌

赤斤蒙古 罕東、罕東左 車師 唐西州

土魯番

車師 唐交河縣

魯陳

所中

天竺

西天 身毒 加毗黎 五天竺 蘇摩黎 斤施黎 波安黎 那揭 榜葛蘭

蘇摩黎 斤施黎 波安黎 那揭 榜葛蘭

蘇摩黎 斤施黎 波安黎 那揭 榜葛蘭

蘇摩黎 斤施黎 波安黎 那揭 榜葛蘭

蘇摩黎 斤施黎 波安黎 那揭 榜葛蘭

蘇摩黎 斤施黎 波安黎 那揭 榜葛蘭

蘇摩黎 斤施黎 波安黎 那揭 榜葛蘭

蘇摩黎 斤施黎 波安黎 那揭 榜葛蘭

蘇摩黎 斤施黎 波安黎 那揭 榜葛蘭

蘇摩黎 斤施黎 波安黎 那揭 榜葛蘭

蘇摩黎 斤施黎 波安黎 那揭 榜葛蘭

蘇摩黎 斤施黎 波安黎 那揭 榜葛蘭

蘇摩黎 斤施黎 波安黎 那揭 榜葛蘭

蘇摩黎 斤施黎 波安黎 那揭 榜葛蘭

蘇摩黎 斤施黎 波安黎 那揭 榜葛蘭

蘇摩黎 斤施黎 波安黎 那揭 榜葛蘭

蘇摩黎 斤施黎 波安黎 那揭 榜葛蘭

蘇摩黎 斤施黎 波安黎 那揭 榜葛蘭

蘇摩黎 斤施黎 波安黎 那揭 榜葛蘭

蘇摩黎 斤施黎 波安黎 那揭 榜葛蘭

蘇摩黎 斤施黎 波安黎 那揭 榜葛蘭

蘇摩黎 斤施黎 波安黎 那揭 榜葛蘭

西夷志卷之四

于闐

莎車 唐毗沙都督府

祖法兒

大夏 唐月氏都督府 厥達

覽邦

疎勒

哈烈

大宛 石國 唐大宛都督府 蘇對沙那

蘇門答刺

條支 波斯 白衣人食 唐波斯都督府 故臨 默伽 那斯兒 勿斯離 吉慈尼 麻離拔 白達 黎伐

亦力把力

龜茲 唐龜茲都督府 別失八里 犁軒 海西

佛蒜

大秦

撒馬兒罕

罽賓 唐修鮮都督府 養夷 沙鹿海牙 賽籃 達失于 迭里迷

婆羅

師子 閩婁

天竺

身毒 加毗黎 五天竺 烏茶 波安黎 榜葛蘭

高昌

赤斤蒙古 罕東、罕東左 車師 唐西州

土魯番

車師 唐交河縣

魯陳

所中

天竺

西天 身毒 加毗黎 五天竺 蘇摩黎 斤施黎 波安黎 那揭 榜葛蘭

蘇門答刺

條支 波斯 白衣人食 唐波斯都督府 故臨 默伽 那斯兒 勿斯離 吉慈尼 麻離拔 白達 黎伐

亦力把力

龜茲 唐龜茲都督府 別失八里 犁軒 海西

佛蒜

大秦

撒馬兒罕

罽賓 唐修鮮都督府 養夷 沙鹿海牙 賽籃 達失于 迭里迷

婆羅

師子 閩婁

天竺

西天 身毒 加毗黎 五天竺 蘇摩黎 斤施黎 波安黎 那揭 榜葛蘭

天方	黑魯	倚都雅	八刺黑
默德那	回回		
古里	滌山	阿丹	南巫里
白虎松兒	阿速	乞力麻兒	牒幹
黑葛達	黑婁	哈失哈力	呵哇
麻林	加異勒	敏真誠	八答黑商
須文達那	火刺札	失刺思	納失者罕
瑣里	西洋瑣里		
西夷志卷之五			
吐蕃	三山	西洛諸戎	吠夷
	部	燒當	參
	全無	姚氏	宋
	白蘭	亦不刺	烏思藏諸司衛
南夷志卷之六			
安南	南交	漢交趾郡	秦象郡
	交州	丁氏	唐安南都護府
	莫氏	李氏	南越

占城	越家氏	因揮國	環王
真臘	扶南	白頭國	范氏
	陸真臘	暹明國	水真臘
瓜哇	訶陵	閩婆	東王
三佛齊	舊港	勃林	
暹羅	暹國	羅斛國	東牛
柯枝	槃槃		
討來思	赤土		
沙哈魯	投和		
百花	注葦	悉蘭池	
答兒密	丹眉流	淡巴	狼參修
滿刺加	五嶼		
錫蘭山	忽魯謨斯	亞魯	大俱南
小俱南	亦思把罕	甘把里	小葛蘭
古俚班卒	呂宋	合貓里	碟里
打回	日羅夏治	賓童龍	交攔山
刺撒	彭亨	勃泥	古麻刺
蘇祿	東王	西王	峒王
南夷志卷之七			
南中諸夷	真莫	哀牢	勞溪
	摩莫	鈞町	南詔

引用諸書目錄

史紀	前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晉書	南史	北史	宋書
齊書	梁書	陳書	隋書
魏書	北周書	唐書	北齊書
五代史	宋史	遼史	金史
元史	綱目	戰國策	左傳
國語	新論	容齊隨筆	爾雅
裨雅	廣雅	爾雅翼	小爾雅
釋名	山海經	拾遺記	武帝故事
十洲記	古本家語	聖政記	大唐統記
搜神記	武帝內傳	外傳	神異經
大明官制	草木子	異物志	海物異名記
遼疆宇圖	平番始末	朝鮮紀事	朝鮮賦
異苑	雙槐記	述異記	遊天竺記
資世通訓	南越志	涅槃經	法行經
維摩經	楞伽經	楞嚴經	五燈會元
法華經	壇經	周書異記	益州耆舊傳
紀年通譜	齊東野語	浮屠記	齊民要術
續齊諧記	酉陽雜俎	周禮注	疆域志

咸賓錄 引用書目

尚書	詩經	穆天子傳	岳陽風土記
三輔黃圖	伽藍記	輿地圖	藝文類聚
初學記	稽古錄	續稽古錄	鴻烈解
呂氏春秋	海濤志	奉天錄	嶺南異物志
文昌化書	漢雋	鳥夷志	吾學編
燕南錄	諸蕃志	徵吾錄	九國志
洪猷錄	大唐新語	皇明通紀	金獻備遺
手鏡	魏略	杜陽雜編	李膺蜀記
文獻通考	大明會典	北夢瑣言	大明一統志
類說	金鑰	異聞錄	奇聞錄
三國典略	帝紀	水經	文選註
江南野史	圓覺經	華嚴經	綠珠內傳
修辭指南	天全遺事	五國故事	大業雜記
皇明祖訓	史腴	太平廣記	太平御覽
虞初志	林氏野史	漢鑿志	今言
事實類苑	雍錄	談苑醍醐	金薤琳琅
卮言	北遼遺事	枕林伐山	草木疏
弁州集	委宛餘編	瑣碎錄	華夷花木考
路史	幸蜀記	四夷館考	揮塵錄
建隆遺事	集事淵海	野客叢書	困學紀聞

平夷賦	白虎通	風俗通	西京雜記
羸虫錄	高氏小史	諾臯記	渡江遺變記
獨斷	華陽國志	尚書大傳	真臘風土記
松漠記聞	陷蕃記	北邊備對	樂彥括地譜
金志	遼志	異域志	平交賦
嶺表錄異	汎聞錄	申鑒	異域歸忠傳
潛夫論	眞載記	古今注	益州草木記
石田雜記	汴都記	東觀漢紀	梁四公子記
明皇雜錄	太和野史	備忘小抄	金人犯闕記
輿地廣記	立齋閑錄	金虜節要	古今政事錄
(咸賓錄引用書目 三)			
名山記	秘閣閑談	喃廝羅傳	金華子雜編
樂府雜錄	諸蕃志	宋方域志	帝王歷紀
摧兇記	蘇談	炎微紀聞	襄陽耆舊傳
瀛涯勝覽	五虫錄	北遼遺事	河圖
抱朴子	南裔志	白孔六帖	交州異物志
大戴禮	說苑	新序	青溪暇筆
國朝典故	憲章錄	安南事宜	高麗圖經
博物志	續博物志	博異記	桂海虞衡志
楮記室	北平錄	九朝野記	竹書紀年
吳越春秋	交趾事跡	安南奏議	玉海

駱丞集註	北征紀實	方言	冀越集
蔡中郎集	塞語	遊名山記	裨雅廣要
燉煌故事	廣韻	兩漢博聞	宣和遺事
論衡	尚論編	古雋考略	北征紀
秘閣閑談	朝野僉載	古今異苑	古今事物考
輿地紀勝	古今全韻	羅浮山志	合璧事類
北狩錄	南詔錄	國老閑談	雲南志
緬甸志	辰州志	湖廣志	貴州志
四川志	廣西志	廣東志	占城國錄
虜廷集事	東征紀行	東游記	星槎勝覽
(咸賓錄引用書目 四)			
金獻彙編	朱梁遺編	劇談錄	錦綉萬花谷
事文類聚	平蠻錄	海槎餘錄	經濟錄
否泰錄	文恪筆記	王氏雜說	玉門譯
蓬軒類記	陷虜記	前漢紀	後漢紀
北盟會編	丹鉛總錄	中鑒錄	羣書類錄
琴操	剪勝野聞	九域志	筆記
菽園雜記	病逸漫記	平交錄	香譜
冊府元龜	北征前錄	北征後錄	天臺秘要
古今記	馬公三記	殷芸小說	賈氏談錄
草木記	清異錄	皇明惇史	殊域周咨錄

日本考略	震澤紀聞	平夷賦	白獺髓
稽神錄	開元遺事	前關紀	皇甫司勳集
異人錄	異域圖說	鹽鐵論	四夷朝貢錄
玉屑	瑣綴錄	地理沿革	遼四京志
歷代紀年	翰墨全書	國初事蹟	蒙韃備考
皇明本紀	燈下閑談	盧氏雜說	歷代疆域志
使琉球錄	南番香錄	簡忘錄	太狩龍飛錄
關見錄	政監錄	欽塞錄	焦氏筆乘
一統賦			

咸賓錄引用書目 五

北虜	引用外夷姓氏	
獯粥	淳維	頭曼
冒頓	稽粥	軍臣
伊稚斜	烏維	詹師盧
句黎胡	且覲戾	狐鹿姑
壹鞮	呼韓邪	邳支
囊知牙斯	輿	比
咸	烏達鞮	蒲奴
莫	屯屠何	於除鞮
安國	師子	檀
拔	休利	兜樓儲
於扶羅	須卜骨都戾	呼廚泉
去卑	車紐	緱王
劉淵	劉聰	劉曜
石勒	石虎	沮渠蒙遜
赫連勃勃	拓拔猗廬	骨間
車鹿會	地粟囊	匹候跋
緼紇提	杜崙	大壇
阿史那	吐門	阿史那

外夷姓氏

侯斤	佗鉢	沙鉢略
邏便	處羅侯	雍虞間
染干	步伽	泥利
始畢	處羅	頡利
突利	骨咄祿	點噉
默棘連	白肩	闕特勒
曷欲谷	骨力裴羅	葛勒
牟羽	也速該	鐵木真
窩闊台	忽必烈	妥懽帖木兒
脫古思	坤迭木兒	愛猷識里達剌
一八外夷姓氏		
鬼力赤	本雅失里	脫脫不花
小王子	脫思	不及兒台吉
木華黎	耶律楚材	哈只吉剌剌
阿兒禿	黑的	哈散
闊里台思	趙良弼	忻都
范文虎	楊祥	吳志斗
阮鑒	張浩	伯顏
兀良合台	徹徹都	唆都
陳仲達	劉金	張顥
忽都虎	陳奎	周達觀

史弼	高興	史高
信苴日	脫羅脫孩	李德輝
張思孝	劉繼昌	把匝剌瓦爾
達里麻	脫脫	觀音保
買禮的八剌	擴廓帖木兒	地保奴
猛可帖木兒	納速剌丁	太卜
法烈	賀天爵	賽典赤
馬哈木	太平	阿魯台
把秃孛羅	脫歡	也先
伯顏帖木兒	鐵頭元帥	孛來禿王子
一八外夷姓氏		
滿魯都	札加思蘭	火篩
亦卜剌	阿爾倫	俺答
吉囊	青台吉	把汗那吉
襖兒都司	黃台吉	扯力民
老把都	打兒漢	土骨赤 <small>蒙</small>
厭越	偏何	投鹿侯
檀石槐	達和	魁頭
步度根	軻比能	乞伏國仁
秃髮烏孤	慕容廆	莫護跋
涉歸	吐谷渾	夸呂

伏允	慕容順	諾曷鉢
忠	宣超	慕容復
慕容黈	慕容儁	慕容暉
慕容冲	慕容德	慕容永
慕容超	慕容垂	慕容熙
廼阿特	阿阿	畫里昏阿
孫教曹	窟哥	李盡忠
李懷秀	遙輦	阿保機
述律	德光	兀欲
環	明記	隆緒
外夷姓氏		
宗真	洪恭	延禧
淳	突欲	迷軋
蕭翰	趙思溫	劉六符
蕭禧	蕭嗣先	蕭奉先
張琳	李處溫	左企弓
花當	把兒孫	<small>三衛</small>
東夷		
突地稽	倪屬利稽	乞乞仲象
乞四比羽	祚榮	亟普
阿古迺	保活里	烏魯

幹魯	思板	胡
龕福	楊割	阿骨打
吳乞買	守緒	承麟
粘罕	銀木割	移烈
婁宿	闍母	王樞
粘沒喝	幹離不	東旺修
董山	準	衛滿
右渠	南間	朱蒙
如栗	莫來	東明
高官	尉仇台	遂成
外夷姓氏		
伯固	伊夷模	位官
高釗	高安	高璉
高湯	高元	建武
高藏	寶元	桓權
蓋蘇文	高延壽	高惠真
男生	男建	男產
淨土	浮屠信誠	王建
王武	王昭	王佑
王治	王誦	王詢
王徽	王運	王楷

王暉	王植	王頴
王禰	王昌	王瑤
王珽	金行成	崔罕
王彬	金柱	金緣
吳季南	姜仁裕	李仁人
李成桂	李芳遠	李禔
李垣	鄭集 <small>鮮朝</small>	御天中主
天材雲尊	彥歛尊	神武天皇
卑彌呼	壹	讚
多利思比孤	孝德	天智
天父	總符	白壁
栢武	良懷	源義植
難升米	栗田	仲滿
興能	橘免勢	齋然
寂照	誠尋	祖義
如瑤	高貴	宋素卿
內藝興	宗設	王直
徐海	毛海峰 <small>日本</small>	脫歡渴刺 <small>辨</small>
察度	承宗	怕久芝
思紹	尚思達	尚真

仲雲	安克帖木兒	脫脫
亭羅帖木兒	母温答力	罕慎
陝巴	拜牙 <small>密哈</small>	闕爽
闕伯周	義成	首歸
張孟明	馬儒	麴嘉
麴堅	伯雅	文泰
智盛	智湛	麴昭
崇俗	師子王	法淵 <small>高昌</small>
阿力	阿黑麻	滿速兒
牙木蘭	火者他只丁 <small>土番</small>	陰未尅
瓦赤刺 <small>密</small>	烏頭勞	哈里 <small>撒馬</small>
昭武順達	帖木兒	屈多
貫霜玉	月愛	一不刺金玉
尸羅逸多	沒徒曩	竺羅達
嚳牙思丁	陳采	那羅邇婆婆
阿羅那順	盧伽逸多	光遠
薩蒲多	曼殊室利	善稱
密但羅	法吉祥	

淨飯夫人	摩訶迦葉	寶歷菩薩
吉禪菩薩	淨光童子	月明童子
遼塵 <small>竺天竺</small>	賴丹	絳賓
丞德	白純	白震
蘇代疊	阿那文	布夫畢
素楷	孝節	姬翼
羯獵相那利	孝義	緇黑失只罕
歪思 <small>把力</small>	安敦	滅力伊靈改撒
波多力	捏古倫 <small>佛</small>	波斯匿王
居和	徽密莫末賦	摩訶來
外夷姓氏 八一		
末換	伊疾	阿蒲羅拔
摩阿來	摩搜	蒲羅牟
行勒	宰奴里阿必丁	
蘇幹刺 <small>蘇門答刺</small>	休莫霸	廣德
王卑示	尉遲屋密	伏閣信
尉遲勝	曜	李聖天
打魯哇亦不刺金		輸棘
素月伽	韓羊皮 <small>干</small>	謨罕慕德 <small>默德那</small>
阿史那	骨咄祿頓達度	
亞里 <small>祖法</small>	建	成

咸賓錄 外夷姓氏

兜題	忠	金滿城
安國	安定	裴國良
巨盤	和得	昔里馬哈刺扎 <small>那</small>
母寡首	昧蔡	底失盤佗
那俱車鼻施	沙哈魯	麼賚
哈只 <small>哈烈</small>	沙米的 <small>古</small>	亦速福 <small>勝</small>
昌吉刺 <small>阿哇</small>	殊旦麻勒 <small>蘇文達那</small>	
上納的 <small>里</small>		
西番		
爰劔	忍	舞
外夷姓氏 九		
印	燒當	滇良
滇吾	滇岸	東吾
東號	麻奴	迷吾
號吾	滇零	零昌
狼莫	號封	雕何
姚弋仲	姚襄	姚萇
姚興	姚泓	鶻提勃悉野
樊尼	弄贊	器弩悉弄
棄隸踰贊	乞黎蘇籠臘贊	
罕悉龍臘贊	乞力贊	可黎可足

達磨	乞黎胡	薛祿東贊
欽陵	贊婆	悉多
勃論祿	素和貴	論巖
全達延	名悉臘	乞力徐
尚結贊	論莽羅	論集熱
尚恐熱	張義潮	潘羅支
喃廝羅	董檀	瞎檀
磨檀角	阿里骨	瞎征
龐梭	木征	李立遵
尚延心	廝鐸督	李巴全
失刺思	把沙 <small>吐蕃</small>	
南夷		
趙佗	胡	嬰齊
興	建德	呂嘉
曲穎	曲承美	劉隱
劉夔	劉玠	劉晟
劉錶	吳權	昌濬
梁克貞	丁璉	丁璿
黎栢	龍越	龍挺
李公蘊	德政	日尊

乾德	昊昂	昭聖
陳日暎	光昂	日恒
日燭	日燿	日燿
陳叔明	陳熾	日焜
黎季孛	胡奎	添孚
簡定	陳季擴	黎利
黎瑀	黎諲	黎寧
莫登庸	方瀛	福海
陳翁挺	同時敏	段悌
黎世安	阮汝亮	杜舜卿
黃晦卿	梁民獻	祭伯樂
鄧悉	鄭惟鏞	陳真
阮淦	阮汝桂 <small>南安</small>	區連
范雄	范逸	奴文
佛	文敵	諸農
陽邁	咄	梵志
范幼	頭黎	鎮龍
諸葛地	阿答阿者	李田 <small>補刺者吾</small>
占巴的賴	補的	寶脫 <small>禿花城</small>
質多斯烈	柳葉	混真

混盤泥	盤盤	范曼
范旃	范長	范尋
當根純	僑陳如	古龍
婆彌	忽兒那	蘇勿 <small>眞</small>
悉莫	亭人之達哈	都馬板 <small>瓜</small>
怛麻沙那	麻者巫里	陳祖義
施進 <small>三佛</small>	參烈昭昆牙	謝文彬 <small>羅</small>
利富多塞	鳩摩羅 <small>詩來</small>	茶羅
娑里三文	刺丁刺者望沙 <small>花</small>	婆伽達多
多須機 <small>答兒</small>	狼牙王	
佛喝思囉	阿撒多 <small>巴</small>	亞烈若奈兒 <small>亨</small>
耶巴乃那者 <small>錫</small>		西利入兒速刺
拜里迷蘇刺 <small>蒲刺</small>		向打
麻哈刺惹答饒 <small>泥</small>		錫理麻諾
馬合謨沙	遐旺	麻那惹加那乃
都麻舍 <small>蘇</small>	哇來頓本 <small>古</small>	
西南夷		
莊躋	雍閻	孟獲
李雄	仁果	龍祐那
張樂進	細奴羅	牟苴焉

羅晟	晟羅皮	皮羅閣
闍羅鳳	鳳伽異	異牟尋
尋闍勸	勸龍晟	勸利
豐祐	酋龍	法
鄭回	尹輔酋	段酋遷
趙隆肩	楊奇混	段義宗
鄭買嗣	仁旻	趙善政
楊于貞	段思平	段和譽
段興智	段功	段寶
段明	段真	李紫棕
楊淵海	僧奴	阿樞
楊苴	思倫發	刁賓玉
思任	緬檢	銀起芬
思機	思任	司歪
罕樛	曩罕弄	罕窆
周賓五	倫索 <small>南</small>	爨瓊
震玩	弘達	歸王
蓋聘	波衝	張尋求 <small>曲</small>
沙壹	九隆	扈栗
抑狼	阿必	呂凱

王伉 <small>金齒</small>	刁攬那 <small>八百</small>	木浪周
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	阿提犯	
不速速古里 <small>緬甸</small>	招攬章 <small>老</small>	
竹王	三郎神	興
禹	俞	耻
謝龍羽	楊端	楊昭
楊延昭	克廣	貴遷
文廣	謝選	宋化朝
楊鑑	楊洪	楊俊
楊信	楊愛	楊友 <small>州</small>
唐繒 <small>州</small>	牧根	長貴
高定元	隗渠	苴嵩
苴驃離	苴夢衝	苴那時
阿伏	黎在	苴尅
厓鞞	部庫 <small>建昌</small>	雙會
蒙和	楊盛	楊歛
蒙羽	旺烈 <small>松</small>	火濟
阿佩	普貴	阿察
阿畫	靄翠	奢香
安勻	貴榮	萬銓

宋景陽	宋鈞	劉氏
田祐恭	茂安	仁智
田琛	宗鼎	富蠱
韋同烈	米魯	阿溪
阿刺	車枕	阿傍
阿背	阿革	阿義
阿黎時	阿茲	阿玃
龍許保	吳黑苗	麻德盤
吳老獐	吳旦逞	田興邦 <small>貴</small>
盤瓢	單程	桓誕
桓暉	叔興	秦再雄
田洪贊	彭允林	文勇
儒猛	龔福全	劉福興
李斌	高仲仁	黎穩
藍友貴	彭世麒	楊禮
李仁方	龐海	劉德才
梁景聰	彭世驗	田興爵 <small>五</small>
黃乾曜	武承斐	方子彈
張侯	夏永	王國良
黃少卿	少高	少度

胡收復故地而匈奴遂強盡服從西北諸夷而南與

華夏為敵國昔白登之圍漢高幾殆矣桓譚新論云

干闥氏言漢有麗女將進單于闥氏疎矣闥氏遂語單于歸漢高馬孤憤之謂呂后志

馬然終冒頓之世卒從劉敬之議和親結約賴以稍

安茲其計畫蓋亦得失相半者也及冒頓歿子稽粥

立而中行說降匈奴教以中國虛實於是遂寇邊馬

至武帝時馬邑人聶翁壹者陽為賣馬邑城以誘單

于已而單于覺之遂引兵還自是後匈奴絕和親寇

邊愈甚武帝亟興邊略赫然命將侯列郊甸火通甘

泉衛青霍去病李廣韓安國等連年出師取河南封

狼居臨瀚海而幕南無王庭威稍振矣至于窮極武

力單用天財虜雖頗折而漢之府庫虛耗士馬物故

亦略相當自武帝北伐二十餘年匈奴代為單于者

曰軍臣曰伊穉斜曰烏維曰詹師廬曰句黎湖曰且

鞮侯凡更六單于俱數入寇漢亦深入窮追不絕天

漢初且鞮侯初立恐漢襲之廼曰漢天子我丈人行

也盡歸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帝嘉其義遣蘇武持節

與張勝常惠等送匈奴使留在漢者會緱王謀劫闕

氏歸漢事發覺事引張勝勝見殺廼留武劫之降不

應遂幽武大窖中天寒齧雪踰年得不死及盛熱又

以糴粟束武暴武日中武持節愈堅乃徙北海上使

牧羝羝乳乃得歸皆衛律之謀也後託馬書事歸漢

事故詳錄之且鞮侯歿子狐鹿姑立歿子壹鞮立是時匈

奴稍罷困以故終昭帝之世希犯寇馬及宣帝即位

遣將田廣明范明友趙充國常惠等出兵以護烏孫

公主大破匈奴於是匈奴愈衰弱諸國羈屬者皆瓦

解攻盜不能理滋欲鄉和親邊境少事矣自此三傳

而呼韓邪單于立嚮化彌深會五單于爭立相攻擊

不休呼韓邪遂款塞來朝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

上贊謁稱臣而不名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

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無何郅支單于呼韓

邪單于俱遣使奉貢漢待呼韓邪有加元帝即位郅

支怨漢雍護呼韓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

殺吉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郅支於是呼韓益強呼

韓入朝自言願婿漢氏時有宮人王昭君者姿貌甚

麗因畫工毀其容遂不得幸有怨心至是帝問後宮

欲至單于者昭君喟然請行帝見而悔之乃窮案其

事畫工陳敞劉白龔寬樊育毛延壽等一時伏誅從

虜生才然志亦未嘗忘漢虜地草黃昭君卒塚草獨青而向南亦奇事也呼韓歸上書願

保塞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郎中侯應習

八威賓錄卷之一

三

八威賓錄卷之一

三

邊事議不可遂止凡四傳而囊知牙斯立累世來朝遣子入侍以為常及王莽秉政因使風諭單于更名曰知莽篡位復遣使易單于故印曰新匈奴單于章單于以為去璽言章與臣下無別大怨恨是後寇盜殺掠無忌矣莽欲立威乃遣將大討之亦不肯內附及光武興其單于輿驕倨如初而南匈奴單于比者呼韓邪之孫囊知牙斯之子也自呼韓邪後諸子以大立知歿而曰咸曰輿曰烏達鞮曰蒲奴者俱非呼韓嫡支業已相繼嗣立矣而竟不及比以故比大憤恨而密遣漢人郭衡奉地圖求內附無何八部大人

一八咸賓錄卷之一 四

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款五原塞願永為蕃蔽杆禦北虜帝許之詔比入居雲中匈奴之有南北自比始也而北單于輒為比擊破却地千里亦遣使求和親皇太子言南北匈奴不可兩通故勿許南單于比立九年薨弟莫立漢遣中郎將段彬弔祭并授璽書冠服繒絲等物其後單于薨弔祭慰賜以此為常至鄧太后時北虜大亂降者迭至而南單于屯屠何新立因上書言願請漢兵并力破北匈奴併為一國今漢家永無北念太后用朕秉議遂以朕秉實憲朕變合南匈奴

兵擊之大破北虜北單于逃亡不知所在其弟於除鞮立為北單于自蒲奴至於除鞮北匈奴更數單于其名不可得而紀也南單于屯屠何立六年薨從子安國立時谷蠡王師子強眾皆附之後遂格殺安國而自立效順如初師子薨屯之子檀立薨弟拔立薨弟休利立永和五年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叛數數入寇攻沒城邑中郎將陳龜以單于休利不能制下逼責之休利自殺龜亦坐下獄歿會堯樓儲在京師漢已先立之至是遣使送歸南庭立五年薨凡五傳而於扶羅立即晉劉淵之祖也是時南匈奴亂

一八咸賓錄卷之一 五

共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而於扶羅詣關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多故遂與白波賊合兵寇郡竟以不利歸國國人不受乃止河東未幾須卜單于亦歿南庭遂虛以老王行國事於扶羅次弟呼廚泉立先同於扶羅被逐止河東及帝遷許乃得歸後復來朝曹操因留于鄴而遣右賢王去卑歸監其國項之分匈奴為五部處之內地至晉武時而左賢王劉豹之子劉淵起馬淵幼而穎異與子聰族子曜俱博涉經史膂力過人淵為侍子在洛陽王渾王濟薦之晉以為匈奴北部都尉五部豪傑幽冀名儒多往歸之於是稱大

單于尋稱皇帝國號曰漢亂華之胡自淵始也及淵卒而子聰立遂克京師囚執懷愍青衣行酒戎服前驅荆棘銅駝江河頓異自古夷狄作虐未有如是其熾也未幾劉氏亡而迭興者有石氏國號趙凡二世秦滅之有沮渠氏其先匈奴也沮渠也國號北涼凡二世魏滅之有赫連氏右賢王去卑之後也國號大夏凡三世魏滅之有拓拔氏漢降將李陵之後也國號元魏傳國最久茲皆以匈奴遺種丁二晉及五季之衰運蹂踐中華幾吞併矣而故匈奴之地盡屬鮮卑鮮卑東胡種也詳見兀良哈考中鮮卑衰而蠕蠕

八威賓錄卷之一

六

強盛蠕蠕者以其無知狀類蟲也先是有卜骨間者為拔拓猗盧騎卒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之間收合逋逃得百餘人至其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眾凡三傳至地粟袁之子部分為二長匹候跋居故地次縉紇提別居在吐魯文之懸窠而縉紇提之子杜崙兇狡有權略率其私屬破匹候跋恐魏之侵奪也乃遠遯漠北侵高車破拔也稽并諸部盡有匈奴故地自稱可汗立軍法千人為軍軍有將百人為幢幢有帥先登者賜以虜獲退懦者以石擊首殺之其法令嚴明大抵若此也驕桀寇邊元魏苦之杜崙

次魏大發兵襲擊其王大壇西窠山谷不敢南侵者凡十王矣至阿那壞立頗復驕大而齊人單于單為其謀畫遂立官號擬于中國天子後突厥酋土門破之阿那壞自殺蠕蠕遂亡而突厥興焉突厥者堯牟也以堯牟名國明其出於兵也相傳其國先於西海之上鄰國滅之殺無醮類惟小兒未殺乃刖足斷臂棄大澤中有牝狼銜肉養之遂得不死及壯乃與狼交狼因負之居於高昌西北洞穴中得平壤茂州地方二百餘里後狼生十男各自為一姓阿史那最賢遂為君長故突厥旗纛上建金狼頭示不忘本也世

八威賓錄卷之一

七

屬蠕蠕傳至吐門始滅蠕蠕稱可汗焉吐門卒而其子侯斤立侯斤卒而其弟佗鉢立二人者俱勇而多智威服諸國地廣數十萬里控弦數十萬中國憚之周齊爭結姻好傾府庫事之弗辭也及沙鉢略立其妻乃宇文氏女自傷宗族滅絕陰有報隋之志輒言之沙鉢略以故大寇隋邊隋文帝怒乃詔河間王弘高穎虞慶則竇榮等出塞擊之沙鉢略敗去沙鉢略與西突厥有隙西突厥者侯斤之子邏便封地突厥之分西北自此始也二突厥相攻擊不休各遣使詣關求和請援隋遣虞慶則往焉初沙鉢略稱病不能

起拜慶則喻之禮稍屈還表稱臣隋帝大悅賞賚有加沙鉢略卒弟處羅侯子雍虞閭相繼嗣立而突利可汗染干者亦沙鉢略之子也居北方與雍虞閭有隙隋和解之尋遣使求婚隋妻以宗女義安公主欲離間北狄故特厚其禮染干以尚主故南徙度斤舊鎮賜賚優厚雍虞閭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於是朝貢遂絕數為邊患舉兵攻染干染干來奔隋拜染干為意利珍豆啓人可汗而於朔方築大利城居馬部落歸者甚衆是時雍虞閭久步迦自立尋亦大亂西突厥泥利可汗為鐵勒所敗奚霫五部內徙

八威賓錄卷之一

八

啓人并有其衆勢強盛煬帝幸榆林啓人朝帝大喜作詩曰呼韓稽顙至屠支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禮賜啓人益厚啓人卒其子始畢可汗立以隋誘殺其謀臣怨恨不朝且舉兵入寇圍隋帝於雁門援至引去是時隋亂始畢遂臣服西域而薛舉竇建德王世克劉武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亦北面臣之勢凌中夏盛於啓人時矣始畢卒其弟處羅可汗立未幾而卒義成公主廢其子而立處羅之弟吐必是為頡利可汗又立始畢之子什鉢必是為突利可汗頡利承父兄之藉兵騎強衆有憑凌中夏

之志會唐高祖初定太原未遑外略每優容之贈賚不貲頡利愈驕大舉入寇尋乃貢魚膠詔云膠固二國之好也時李大恩擊虜敗沒唐帝大怒遣太子建成秦王世民出兩道擊之頡利聞秦王威名引去無何頡利突利合舉入寇秦王拒之乃馳騎與頡利語復馳騎與突利語縱反間二虜因自相猜懼遣使請和然而頡利鈔掠如故也貞觀初突利討薛延陀回訖拔野古諸部敗走頡利怒囚之十日突利怨望遂擁衆來奔唐遣李靖擊破頡利生擒以俘斬獲無算漠南遂空至乎永淳之間突厥骨咄祿復興骨咄祿

八威賓錄卷之一

九

者頡利之疎屬也先從頡利歸唐後鳩種人剽掠九姓羊馬遂致蕃庶自稱可汗數寇邊馬唐遣將崔智辨淳于處平蒲莫黑齒常之曩寶壁等率兵討之俱弗克項之骨咄祿歿而其弟點綴更強勇攻破契丹兵衆漸盛初遣使來朝武則天冊封之點綴表請為武后子并請和親又請突厥降戶及單于都護府之地索農器種子武后皆從之而以武延秀聘其女為妃點綴怒其非唐天子也於是入寇郡縣焚廬舍掠財畜殺戮大慘唐將沙叱忠義李多祚霍獻可吉項等皆願望不敢戰獨狄仁傑以兵追之不及點綴

有勝輕中國有驕志大抵兵與頡利時略等地縱廣
萬里諸蕃悉往聽命至玄宗時點啜年老昏暴部落
怨畔來降者甚夥項之點啜討九姓拔野古野古大
敗點啜輕歸不為備道大林中拔野古殘眾突出擊
點啜斬之乃與入番使郝靈佺傳首京師而骨咄祿
之手闕特勒殺點啜子及諸弟并所親信立左賢王
默棘連為毗伽可汗即番所稱小殺是也更召衛官
駱欲谷為謀主是時小殺仁而愛人眾為之用闕特
勒驍武善戰所向無前駱欲谷深沈有謀老而益壯
三虜協心動無遺策威名大振諸蕃畏焉寇掠涼州

八歲賓錄卷之一 十一

官軍大敗唐遣裴光庭往諭之於是連年遣使入朝
吐蕃以書約同寇邊小殺不從封上其書帝嘉之詔
朔方西受降城許互市歲賜帛數十萬小殺以此
四傳可汗俱為臣下所殺而白眉可汗立是時回紇
可汗骨力裴羅殺白眉併有其地突厥遂亡而回
紇益威矣裴羅歿其後葛勒可汗從廣平王傲郭子
儀等滅慶緒收復東京牟羽可汗從藥子昂僕固懷
恩等滅史朝義悉平河北皆回紇之力也然放兵剽
掠焚祠恣殺罪亦相當唐累世妻以公主而其猖獗
自如也至唐末五代之際回鶻役屬吐蕃突厥微弱

而契丹據有其地契丹東胡種也語具兀良哈志中
至宋時而蒙古鐵木真起焉蒙古者北虜韃靼之小
部落也鐵木真世為蒙古部長至其父也速該始強
威征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適元太祖生手握
疑血如赤也速該異之因以所獲鐵木真名之志武
功也也速該歿鐵木真立威望隆重諸部皆降遂即
位於幹難河稱帝號馬木真深沈有大略用兵如神
平西夏定西域拓地甚廣選舉刑賦綽有華風大抵
其臣木華黎邪律楚材之力也鐵木真卒子窩闊台
立是為太宗遣使至宋議并力攻金許成功後以河

八歲賓錄卷之一 十二

南地歸宋宋遂遣孟珙帥兵會元師蔡州共擊金金
亡獨許割陳蔡為界而河南之議遂寢宋大志焉而
宋臣趙范趙奎者孱而寡謀乃首建收復三京之議
及一遇元師未戰先逃構怨挑禍自此階矣後三傳
而忽必烈立元世祖改號曰元英明雄武過於定憲二
宗值宋理度之世荒淫無度而權奸賈似道怙寵賣
國陰已乞和而反偽為獻捷自其言郡縣日
危月削如火消膏雖有李廷芝陸秀夫張世傑文天
祥之輩忠效義無計保全及恭帝蒙塵而益王昰
廣王昺相繼即位寄身海島勢莫能支崖山之沈千

古聞之殞涕濟濟良臣如姜才李廷芝之憤罵而歿
張世傑之辨香祝天而歿陸秀夫之抱帝赴海而歿
文天祥之悲歌慷慨從容南向而歿迹異心同雖與
日月爭光可矣夫以堂堂大宋一賈似道敗之而有
餘以文天祥眾賢扶之而不返豈非天命然耶宋亡
而元威振萬里兼有華夷狄之盛古未聞也忽必
烈卒凡八傳而妥懼帖木兒立是為順帝性柔少斷
荒於淫樂而奸臣伯顏哈麻相繼弄權於是羣雄蜂
起紅巾倡亂時韓林兒據中原陳友諒據湖廣方國
珍據浙東張士誠據浙西陳友定據福建何真據廣

咸賓錄卷之一

十一

東劉益據遼陽毛貴田豐據山東分割海內稱王稱
帝垂二十年天昇我 大明復歸一統國祚永享萬
萬年矣我 太祖洪武元年既下山東河南等郡遂
議取元都大將軍達曰臣慮進師之日元主北奔將
貽患於後必發師追之 上曰彼天命厭絕自當漸
盡不必窮追但出塞後固守疆圉爾達既受命六月
迺督諸將會兵發陳橋七月遂至元都敗其兵河西
務又敗之於通州元主得報大懼集后妃太子等議
北避兵遲明召羣臣會議端明殿門開有兩狐自殿
上出元主歎曰宮禁嚴此物何從來殆天所以啓告

我也遂決意北徙八月拔其城元主妥懼帖木兒攜
其后妃太子遜去及李文忠禱應昌獲元主孫買禮
的八刺始知元主卒於應昌 上遣使致祭以其能
達變推分也諡曰順帝而封買禮的八刺為崇禮侯
是時元太子愛猷識里達剌稱帝於和林而王保保
佐之兵稍稍振立數寇邊王保保者元右丞相擴廓
帖木兒也元滅擴廓擁兵不降 上在江東時屢致
書幣甚恭不答後招之亦不願 上以是壯其節及
達克太原擴廓奔入和林故遂與元主會焉久之達
三道出塞討擴廓不克又數年擴廓卒六年元主殂

咸賓錄卷之一

十三

天子脫古思帖木兒立我亦以是年遣其長子歸矣
二十一年永昌侯玉出大寧至慶州襲破虜脫古思
遁去獲其子地保奴以歸時有言玉私元王妃者脫
古思聞之惶懼自盡由是地保奴有怨言 上曰是
豈可以久居內地遂遣使護送至琉球居焉自脫古
思歿凡五傳坤迭木兒未幾而弒永樂初剋力赤立
非元裔也眾不附復弒之太師阿魯台統有部落乃
迎順帝後本雅失里為主稱可汗而當洪武時強臣
猛可帖木兒據瓦剌眾分為三曰馬哈木曰太平
曰把禿亭羅不肯與可汗朝會上表貢方物仍請封

詔封馬哈木為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孛羅安樂
王永樂七年遣給事郭驥書諭本雅失里見殺 上
大怒勅淇國公丘福等討之與戰虜輒伴敗去福輕
信謀者銳意乘之不為備全軍皆沒 上益大怒明年
遂自將出塞而以皇長孫留守北京駕行至清水
源其地水鹹苦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營西北二里
許有泉湧出甚甘冽軍中賴以不困 上取親嘗之
賜名曰神應泉頃之至長清塞地極北夜南望北斗
云及至幹難河元太祖始興地也本雅失里率眾拒
戰 上麾先鋒逆擊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牛羊等

八威質錄卷之一

十四

畜遊去遂班師至靜虜鎮阿魯台復來戰 上率精
騎衝虜陣大呼奮擊阿魯台敗走攜其家屬遠避時
熱甚乏水軍士有饑渴死於者遂收兵還營師次玄石
坡 上製銘刻石曰惟日月明惟天地壽玄石勒銘
與之悠久次擒胡山又勒銘曰瀚海為鐔天山為鏑
一掃胡塵永清沙漠次清流泉又勒銘曰於磔王師
用鐵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會軍士乏食 上令
以所儲供御糧炒散給之 上在軍中每日暮猶未
食大官請御膳 上曰軍士未食朕何忍先飽其仁
愛士卒如此九年阿魯台遣使來納款且請得部署

女直吐蕃諸部 上以問左右多請許之黃淮獨不
可曰此屬狼子野心使各為類則易制若併為一則
勢大難圖矣 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崗無遠不
見諸人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不許阿魯台之
請當是時阿魯台為馬哈木攻敗窮感以其妻孥部
落南奔保塞外稱臣奉貢詔封為和寧王數年生聚
蕃富遂肆驕桀時時寇掠塞下 上復自將出塞討
之至殺胡原諸將請急追之 上曰虜非有他計能
譬諸狼貪得所欲即走追之徒勞少俟艸青馬肥出
其不意擣其巢穴未晚也阿魯台遂去未幾阿魯台

八威質錄卷之一

十五

殺其王本雅失里而自立時馬哈木死子脫歡嗣王
稍稍併有太平孛羅之眾遂急擊殺阿魯台欲自立
恐眾不附求元孽脫脫不花立為可汗居漠北脫歡
仍居瓦剌自宣德至正統初寇邊不絕然亦未為大
害及脫歡死子也先益強盛自稱大師數遣使貢馬
賞賚金帛厚久漸驕桀不恭所司或約減賞物通事
輩又利其賄告以中國虛實也先求結婚通事私許
之朝廷不知也答詔無許婚意也先愧怒十四年大
舉入寇勢甚猖獗永寧懷來龍門諸守將皆棄城走
太監王振導 上親征從之命郕王居守 駕遂行

至宣府駙馬都尉井源等與虜戰敗沒及至狼山成國公朱勇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遇虜鷄兒嶺又敗沒 上班師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僅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顧私重畱行遂駐土木旁無水泉士饑渴甚明日虜來議和上移營會暴風連日飛塵蔽天人馬不相見虜騎蹂陣而入奮長刀以擊天下如蝟我軍號呼解甲投刃蓬首袒身踰山陰谷罷夫僵什尸枕藉於道路虎賁侍衛束手莫支大將張輔曹鼎等皆沒內官喜寧降虜駕遂北狩時已巳八月十五日也二十二日虜奉 上至大同城索金幣約歸

咸賓錄卷之一

十六

駕先是郭定襄登守大同與寇相拒大小數十百戰未嘗挫衄及 上班師登語曹鼎當從紫荆關入隴然之後竟從居庸當虜衝也故敗是日登知虜詐謀拒之曰受命守城不敢擅自啓閉竟不出校尉袁斌以頭觸門於是劉安孫祥霍瑄出見虜索城中犒軍錢括公私金銀萬餘兩既賜虜受之無佗言 上復自大同出塞居伯顏帖木兒營伯顏俯伏跪拜執臣子禮甚恭十月虜復入寇大同廣昌破紫荆關遂犯京師喜寧為之鄉導并嗾也先邀大臣于謙王直胡濙等出議和謙力言虜詐不可許而以王復趙榮二

人出見時虜益四面剽掠焚三陵殿寢祭器逼宣武門逾蘆溝橋分掠下邑而徐有貞者謬以占候偪南幸議太監金英面叱沮之于謙志在討虜曰有主異議者斬於是人人惴恐爭赴敵矣是時謙知 上皇營遠遂督諸軍力戰發大炮擊虜死無算殺其酋鐵頸元帥而石亨王通孫鏜等戰皆大捷虜勢少阻遣使請和謙恐虜詐尋喋知虜情果實遂遣楊善趙榮等使虜時景泰元年七月也會也先知中國勤王兵集而袁斌又以計殺喜寧失其鄉導虜稍厭兵 上皇在虜廷時天容穆然未嘗少降辭色虜以女入侍

咸賓錄卷之一

十七

竟不納虜異之會大雪 上所止穹廬上雪不凝虜益異之時袁斌與衛士哈銘者臥起不離晝芥薪伐水夜則以背承 上足而臥又有沙狐狸者亦衛士在侍一日也先與以六羊曰你可持此以供 皇帝御膳也沙裂衣為二長帶繫負以行至 上皇前跪伏復命往數里外取薪藁亦跪伏復命二人者備極勞苦所弗辭也虜規知之乃大驚歎謂中國有人愈退却矣項之楊善等至虜營與也先相見也先因問土木之役南朝將士何以不戰并問減馬價拘畱使人及市釜事善一一對之甚悉且言累朝厚恩不可

忘天道好生今縱兵殺掠上干天怒反覆辨論數千
百言皆中肯綮也先大服於是效順之謀益決引會
見 上皇明日也先奉餞又明日伯顏奉餞俱執禮
甚恭曰我人臣也敢與天子抗禮哉明日 上皇發迤
北也先伯顏率諸酋送之至野狐嶺慟哭而別仍命
數酋送入關駕至京 上迎拜 上皇答拜相抱而
泣遂入南宮羣臣就見而退二年也先遣人貢馬三
年又遣人貢馬當是時也先使至京每幾千人出入
驕恣殺掠人畜至欲騎入長安門我以通好故不欲
與戰虜益驕東結朵顏西交哈密赤斤蒙古往往

八威賓錄卷之一

十九

窺塞下四年也先攻殺脫脫不花自稱田盛大克汗
田盛華言天聖也自是也先新立恐眾不附欲通好
天朝始不復深入及也先被弑諸子分部西北離合
不常瓦剌世次莫得而考矣當是時虜大酋以十數
惟小王子最雄立為可汗小王子者乃故元君裔也
尋為孛來癘王子所弑而虜大酋毛里孩阿羅出等
復弑孛來而共立故小王子從兄脫思為王遂以小
王子為君號云至成化初有大酋滿魯都者入河套
僭稱可汗而札加思蘭佐之稱太師殺阿羅出併其
眾結毛里孩等寇我榆林寧夏固原宣大諸塞迄無

寧日于是總督王越有搜河套議朝廷從之遂勅武
靖侯趙輔總制各路軍馬搜套輔尋以疾還葉盛行
邊上方略言不可議遂寢未幾滿魯衰弱不知所終
而河套猶然為虜有也弘治初許進巡撫大同貽書
小王子言通貢之利小王子聞進威名遣使二千餘
人貢馬三年三貢自貓兒庄入比至塞皆下馬脫弓
矢入館進亦嚴兵待之於是宣大河曲遂無虜患至
弘治中火篩大舉入寇我輒討之不利火篩滅邊患
復息是時故小王子孫名不及兒台吉者嗣立稱小
王子其分地介西北間善水艸以故甚富而饒厭兵

八威賓錄卷之一

十九

不為寇射獵自娛而已其二從父曰吉囊曰俺答吉
囊分地河套次饒俺答分開原上都最貧以故最喜
為寇抄而小王子雖稱君長不相攝嘉靖中吉囊及
俺答連歲入山西抵太原圍之十六日諸將皆觀望
不戰惟偏帥張世忠張宣張臣以力戰敗及頃之吉
囊歿諸子各分居西邊而俺答日益強盛二十九年
俺答復大舉入寇時仇鸞總兵大同密遣其黨時義
賄虜令別寇宣府薊州無犯大同境虜遂東去知宣
府有備乃寇薊鎮薊鎮無重關山外即虜境所恃三
衛為藩離會三衛稍有叛志故反陰為嚮導遂越三

衛犯京城焚劫至德勝西直門旬日乃出關京師震
恐始議守禦計檄召諸邊將勤王而仇鸞首以大同
兵至都御史楊守謙以保定兵至人心稍安自是河
間宣府大同山西諸將各以兵先後至勤王入衛兵
凡七鎮約五萬餘人乃命文武重臣各十三人分守
都城九門四隅而王邦瑞蔣貴總督之令城中居民
并四方入應武舉官生登陴列守以兵尚丁汝襲兵
侍楊守謙督戎務即軍中拜仇鸞平虜大將軍總督
諸路勤王兵分道禦虜鸞軍無紀律頗驕縱往往入
村落反辨髮詐稱虜劫略民財被捕獲或自詭為遼

咸賓錄卷之一

二十

陽軍蓋軍中呼朵顏為遼陽軍二時鸞方被寵任故
擒獲大同兵殺掠者明知實非遼陽軍然竟不敢置
之法也疏聞上令付大將軍鸞撫處而鸞殊不為禁
汝襲亦以旨故下令勿捕大同兵故大同兵益無
忌民苦之甚於虜矣乃民間不知故遂謂汝襲山東
人於遼陽為疵鄉曲故人人歸罪汝襲時守謙營城
外東北隅亦為鸞節制按兵不得戰上誤聞謂鸞
遠出禦虜而汝襲守謙俱懷怯不出師故遂下二人
獄而以王邦瑞艾希淳代之項之汝襲守謙梟首棄
屍而汝襲妻流嶺南子謫戍遼陽聞者莫不為之殞

涕時刑侍彭黯左都屠僑大理卿沈良才以議汝襲
等獄緩俱逮繫廷杖削秩給事張侃等如例覆獻汝
襲等以沮撓逮繫侃仍削籍時虜漸退白羊口守將
禦之不得出鸞帥兵尾之虜騎蹂入我兵不能禦歿
傷千餘人鸞幾為虜獲自是後士卒滋怯矣乃鸞不
督諸路進兵仍遣時義輒與虜通許以互市而時義
與虜俺答義子脫脫結為兄弟朝士私銜之莫敢發
也時逆鸞者則有兵尚王邦瑞總督商大節王事申
遂皆恃法不為鸞屈上言侵鸞擠之邦瑞申遂以
落職歸而大節論久繫獄中於是人心洶洶恐變出

咸賓錄卷之一

三十一

不測會王事楊繼盛者力言互市不可狀且歷數鸞
欺罔罪下獄貶秩於是遂開馬市於宣大矣而虜之
寇掠如故遂復罷貢市無何鸞發疽歿虜稍稍引去
至隆慶四年俺答之孫青台吉之子把汗那吉降先
是俺答有外孫女美而豔業已配許襖兒都司矣俺
答納馬而奪把汗那吉所聘兀慎女易之把汗那吉
志甚故扣關請降巡撫方逢時具疏上聞詔授那
吉錦衣千戶於鎮安城置馬俺答屢擁眾宣太索那
吉甚急宣府總兵趙奇與戰大敗之俺答懼自是稍
稍謀效順矣乃定議欲得我降虜叛人呂老祖趙全

李自馨周元劉四等與相易也於是遣部下鮑崇德
 往崇德小字官保舊役虜中與虜相狎及至虜營俺
 答大悅請如命久之果縛送太祖等至京磔於西市
 我遂遣那吉北還呂太祖者以白蓮教惑人因追捕
 逃入虜中而趙全等千餘人從之虜處之板升地全
 策後全有衆至萬餘故虜如虎傅翼所過無堅城完
 壁皆全等為之也已而俺答感我恩信請款塞效順
 且乞封貢總督王崇古巡撫劉應箕列其事以聞時
 朝議洶洶不定崇古等抗疏極言虜情無偽封貢交
 帝可行 朝廷許馬往使再三仍遣鮑崇德往崇古
 應箕以書諭虜書稱你們我們稱俺答為老官人辭淺且直率欲虜易曉也與虜
 定約崇德至與俺答為鑽刀誓鑽刀誓者虜中信且
 憚之其詞曰天王佛祖証我盟誓兩家有違遭此鋒
 利誓畢俺答乃遣其心腹打兒漢土骨赤還報仍答
 崇古應箕書稱大賢德軍門王都府劉二位老先生
 鄰不通并具疏稱臣願歸附內向自比屬國奏聞 詔
 可遂封俺答為順義王其弟姪子姓老把都黃台吉
 等六十五人各授都督指揮千百戶等官有差開市
 交易悉如督撫議於是虜酋利於互市以故二十年

來黃台吉扯力民父子俱奉約束邊鄙稍寧其地木
 皮三寸水厚六尺食肉而飲酪隨畜薦居有微會則
 刻木封箭為信挾其長技上下山谷飄忽如風雨其
 輕生好殺篡弑蒸淫天性然也其譯語天為騰吉里
 地為蛤札兒日為納藍月為撒刺其山川則陰山
 盛茂多產禽獸漢武奪 浚稽山李陵敗燕然山實憲
 其地向奴過之則哭 不疇罕山昔有蒼白狼遇
 金微山去塞五千餘里 撒撒兒山本朝周典大產角端
 生子名巴塔赤罕後 貂鼠銀鼠數倍於貂黃鼠見
 狀如牛一角在鼻上 貂鼠銀鼠數倍於貂黃鼠見
 則拱前肢如揖味極佳元時 白翎雀雖極寒亦早金
 有玉食之獻置官守其處

花金色大青囊花色如翠花羊角染油不滑豹屬隼
 二物皮毛柔 東牆似蓬州實如沙雞黃冠青渾
 俱宜為菜 脫殺小牛自脊上開一孔旋取出肉皮為奇
 論曰天道恢恢不絕異類四夷為患北狄甚焉其隼
 質難羈狼心自野先王禽獸畜之不比為人良有以
 也雖叛服靡常蓋亦由中國之盛衰焉當漢唐之盛
 也呼韓稽顙突厥稱臣何其屈也洎乎厄運則晉有
 劉石宋有遼元均之蹂躪中原竊據華夏遂使冠裳
 化為椎結禮樂變為腥膻瓦解土崩天墜地裂夷狄
 作虐古罕聞矣恭遇聖明重新宇宙以 太祖之剪

咸賓錄卷之一

三三

咸賓錄卷之一

三三

胡造夏 成祖之絕漠犁庭俾幽窖之民獲覩天日
辟猶枯楊再華白骨更肉殆開闢以來未有之功也
故雖強如也先策如俺答始則叫號終則馴伏固國
運之昌使然毋亦 二祖之餘威有以奪其魄而喪
其膽乎慶曆以來效順彌篤致今借箸請纆之士卷
舌不談擁旄授鉞之臣韜戈不用於都盛哉即割南
山之竹捐西山之兔曷足為今日榆揚也然而安者
危之兆也福者禍之媒也決堤之水始自涓流焚宇
之燎由於隙火昔俺答受封而其子黃台吉且心銜
之也幸而其早隕也時扯力良尚猶黃口也今齒牙

八歲賓錄卷之一

三五

已就食牛之氣已壯能不為當時痼疾哉班固有言
介冑之夫則主征伐縉紳之士則守和親今之互市
亦與和之遺意云夫豺狼無厭蜂蠆有毒徒以和羈
之而遂忘議戰非計也蓋戎狄猖獗之時與戰則能
和不與戰則不能和漢唐以戰為和故窮征之後累
世稱藩宋朝以和為和故納賄未幾宗社尋喪今雖
名為效順而小小寇邊未絕也謂宜廣儲修堡練卒
備械俾我強而彼弱順則輕利啖之逆則全師剿之
何也款塞而賞則一幣而當百恩甚渥也寇掠而賂
則百幣而不當一其貪心不可長也故戰出於喜事

者危而和出於畏事者亦危彼當事者可輕議耶

兀良哈

兀良哈古東胡地高辛氏之裔漢之鮮卑唐宋之吐
谷渾契丹皆是也昔高辛氏遊海濱過赫城闕顛頊
之墟樂之歸封其子馱越左傳高辛氏才于八
人其中一名馱越居焉
邑於紫蒙之野號曰東胡匈奴冒頓時東胡強索寶
馬冒頓與之索闕氏冒頓與之已而復索匈奴棄地
千餘里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與人
遂發兵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
至大破東胡滅其國東胡遺種保鮮卑山故遂以鮮

八歲賓錄卷之一

三六

卑為號云無世業相繼百千邑落各自為一部凡勇
健能理決鬪訟者則推以為大人有所召呼則刻木
為信雖無文字而部眾不敢違犯自國破後未嘗通
中國焉至光武初匈奴強盛輒率鮮卑寇邊太守祭
彤擊破之斬獲殆盡由是震怖及南單于附漢北虜
孤弱鮮卑始通驛使於是大人偏何於仇賁滿頭等
率種人詣闕朝賀慕義內屬復從擊北匈奴烏桓有
功封侯一歲間青徐二州給錢二億七千萬以為常
明章二世保塞無事和帝時竇憲擊破匈奴北單于
逃交鮮卑因轉徙據其地匈奴餘種留者尚有十萬

餘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而數... 矣迨桓
帝時有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
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嘗仰天視電
入其口吞之遂有孕鹿侯不信棄之妻私取養焉名
檀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知略異部大人抄取其外
家牛羊檀石槐單騎追擊之所向無前悉還所亡者
由是部落畏服推以為長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
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
地東西萬四千餘里自是寇邊不休朝廷不能制乃
遣使持印綬封檀石槐為王却之而寇抄滋甚緣邊

咸賓錄卷之一

三七

諸郡受其大毒靈帝時夏育議擊鮮卑蔡邕上言不
可帝勿從擊之竟大敗光和中檀石槐死子達和代
立才力不及父眾畔者半後出攻北地為廉人射中
死兄子魁頭立死弟步度根立自檀石槐後諸大人
遂世相襲云魏文帝初步度根遣使貢馬帝拜為王
後部眾稍弱為軻比能所滅軻比能者鮮卑小種也
公平服眾推為大人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畔二
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建安中與烏桓寇邊
後復貢魏封為附義王兵騎強盛諸部憚之然猶未
能及檀石槐也青龍初幽州刺史王雄遣勇士韓龍

刺殺比能眾遂離散在隴西為乞伏氏國仁務王二
傳至孫慕容元魏滅之在河西為秃髮氏烏孤稱王
二傳至弟儁儁乞伏氏滅之在燕為慕容氏其後最
盛當魏初渠帥有莫護跋率諸部入居遼西後從司
馬懿討公孫淵有功拜率義王建國於棘城之地以
慕容為氏至孫涉歸魏封為鮮卑單于遷居遼東於
是浸有華夏之風矣涉歸有子二人長曰吐谷渾次
曰慕容廆涉歸之嫡嗣也初吐谷渾與廆鬪馬而廆
馬傷廆讓之渾怒率其部落西遷河湟之間其後廆
以吐谷渾為國號云自渾十五傳至夸呂始稱可汗

咸賓錄卷之一

二六

數為侵害隋擊破之夸呂遠遁故地皆空隋置為西
海且末河源郡馬大業末夸呂子伏允孫慕容順收
復故地唐將李靖滅之伏允奔順降封為西平郡
王嗣是衰弱而吐蕃滅之併有其地順子諾曷鉢降
唐高宗置安樂州封為刺史卒于忠立卒于宣超立
則天時吐蕃復取安樂州而吐谷渾殘部徙朔方河
東唐復以慕容復為青海王襲可汗號吐谷渾自晉
永嘉時有國凡三百五十年及此封嗣絕矣而慕容
廆者有命世才略以大棘城為顛項之故墟因移居
焉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中國永嘉初自稱鮮卑大單

于因晉亂招撫華夷刑政修明流亡歸之甚衆乃立營丘唐國冀陽城州四郡統之徵辟儒生以爲參佐而奉晉室朝貢不闕癸卒子皝嗣益雄毅多權略自以強盛遂稱燕王請命於晉晉許之遷都析城皝卒子儁嗣封已而稱帝建都於鄴儁卒子暉立而慕容垂輔之垂爲人多知略燕太傅評忌之垂因奔秦初秦苻堅素有圖燕之志憚垂威名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禮甚恭拜爲冠軍將軍堅乃遣王猛等伐燕燕軍大敗猛乘勝長驅入鄴門執暉詣堅釋之燕遂亡識者皆曰天未絕燕必中興其在慕容垂乎

咸賓錄卷之一

二十九

後丁零翟斌起兵畔秦堅使垂將兵討之垂至安陽遂與翟斌合兵進攻鄴秦苻丕退奔垂入而稱帝亡何燕分爲三慕容冲卽位阿房是爲西燕一傳至永垂擊殺之慕容德卽位廣固是爲南燕一傳至超劉裕滅之而慕容垂亦以三傳至熙而亡鮮卑之中國者自此絕矣而當軻比能時其餘種逃潢水之南黃龍之北者始不可考至元魏號曰契丹自此通中國焉古昔相傳契丹之先有男子乘白馬浮土河而下復有一婦人乘小車駕灰色牛浮潢河而下遇於木葉山顧合流之水與爲夫婦此其始祖也是生八

于各居分地爲八部落次則立遺像於木葉山祭之必刑白馬殺灰牛用其始來之物也舉兵亦然後有一王曰廼阿特一鬮體在穹廬中覆之以氈人不得見國有大事則殺白馬灰牛以祭始變人形出視事已卽入穹廬復爲鬮體因國人竊視之遂失所在復有號曰啞阿戴野猪頭披猪皮居穹廬有事則出退復隱入穹廬如故後因妻竊其皮莫知所如又一王曰畫里昏阿惟養羊二十口日食十九留其一次日復滿二十口事極怪異其實不可得而詰也魏太武時八部各以其名馬文皮入獻皆得交市於和龍密

咸賓錄卷之一

三十一

雲之間齊受魏禪入貢不絕隋開皇末有別部四千餘家背突厥來降唐武德中其大酋孫敖曹遣使來朝而君長或小寇邊貞觀以後其君長亦入朝有常貢矣突厥不欲外夷與唐合請以梁師都易契丹太宗不許梁師都者唐臣叛入突厥者也無何契丹長窟哥率其部內屬乃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爲都督封無極男賜姓李通天初窟哥曾孫松漠都督李盡忠攻殺營州都督趙文翽舉兵反陷營州自號可汗以誠州刺史萬榮爲將縱兵四略所向輒下武后怒詔曹仁張言遇李多祚等二十八將討之唐軍敗績

無何盡忠以詔遣婁師德沙叱忠義率兵二十萬破之萬榮亦沒其黨遂潰附於突厥自是勢力稍弱而其長李失活吐于李懷秀等相繼降矣唐悉拜為都督封以王爵在開元天寶間使朝獻者無慮二十故事以范陽節度為押奚契丹使自至德後藩鎮擅地務自安障戍斥候益謹奚契丹亦鮮入寇而朝獻不絕矣契丹俗八部大人三年一會於各部內選雄勇者立之為王舊王退位例以為常阿保機者不知何部人也為人多智略而善馬射時大人遙輦不任事眾推阿保機代之無何阿保機請居漢城自為

咸賓錄卷之一 三

一部諸酋許焉遂徙居漢城教人耕種漸致饒足久之與妻述律謀召諸部大人至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之而併有其眾稍臣服旁諸小國故益強威制文字置官號僭稱皇帝起東西南北四樓極侈麗相去各千餘里往來射獵於四樓之間好鬼而貴日每月朔日東向而拜日其會聚視國事亦以東向為尊四樓門屋皆東向先與晉王李克用約共滅梁後信約遣使至梁奉表稱臣約共舉兵滅晉克用大恨之臨卒以一欠屬莊宗期必滅契丹後唐臣王郁以鎮州獻契丹為之向導契丹空國來寇攻幽州中山莊

宗擊破之契丹雖無所得然自此有窺中國之志矣已而阿保機死德光立益強石敬瑭反唐遣張敬達等討之敬瑭求救於德光德光曰余夜夢石郎召我今果然耶親督兵來戰敬達敗沒德光遂立敬瑭為晉天子而北歸是時鴈門以北一十六州皆德光有也置幽州為燕京改元會通國號大遼百官制度皆倣中國晉稱臣納輸德光稱晉曰兒皇帝終高祖世奉之甚謹及出帝即位德光怒其不先以告又不奉表不稱臣而稱孫遂傾國入寇晉劉知遠杜重威等擊之契丹敗德光引去二何趙延壽降契丹詐晉約

咸賓錄卷之一 三

為應兵晉遂遣杜重威等擊之不勝被圍糧絕重威亦降於是德光遂入京師晉出帝與太后為降表自陳過谷出郊奉迎德光止之曰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耶及入封出帝為負義侯遷於黃龍府德光既立糧艸不贍日遣數千騎分出四野劫略人民謂之打草穀民被其毒遠近咨嗟會漢高祖劉知遠起所在州鎮多殺契丹守將降漢德光大懼遂以蕭翰守汴而偕其官屬妃妾將卒數千人北歸行至殺胡林得疾而卒契丹破其腹去其腸胃實之以鹽載而北晉人謂之帝把馬兀欲者東丹王突欲之子也先是突

欲二降唐故其子兀欲立祖母述律勿欲也曰畔人之子安得立兀欲怒遂幽述律於木葉山竟致死其慘毒如此述律為人亦多智而忍阿保機久盡殺從行諸將妻百餘人曰可往從先帝我寡若安得有夫大將趙思溫以事忤述律使送木葉山思溫曰親莫如后何不行述律曰我本欲從先帝以子幼中國多未能也乃斷一腕而釋思溫不殺無何鎮州失守而兀欲為燕王述輒等所弒遂迎德光子璟以立璟有疾不能近婦人好畋獵飲酒達旦日中輒睡國人謂之睡王不與國事以故不復南寇顯德六年周世

咸賓錄卷之一

三三

宗發兵北征取瀛漠定三關兵不血刃璟曰漢地還漢余何惜耶後因醉而為庖人所弒國人共立兀欲之子明記稱天贊皇帝是時宋太祖新興保境息民不欲生事夷狄而契丹亦或貢或寇畔服無常至太宗時數寇州縣然亦輒為宋敗去明記卒子隆緒立年幼小母蕭氏當國內行不修於是諸臣議者請以此時收取幽薊上然之遂遣將曹彬田重進潘美楊業等三道出塞彬等兵勢甚振所向克捷多所虜獲業已下數州矣而彬部下諸將貪功競畫進取之策彬不能制遂至軍無行伍士卒疲乏未幾而所下諸

州旋又復失第虜王殘而虐下苦歛重役未降者甚夥雖嘗舉兵入寇竟未能大得志於宋也會宋將王繼忠戰敗陷虜虜授以官繼忠嘗為虜言和好之利且致密奏達闕下請和宋乃遣曹利用往利用至虜營許以歲給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兩議遂定虜王請以兄事宋帝自是宋遼修好少交兵焉隆緒卒子真立時夏國元昊未平宗真知中國厭兵用劉六符議聚兵幽涿聲言入寇遣使致書索晉隋關南地而其指實欲邀歲賂而已仁宗重用兵遣富弼報書諭之遂議歲增銀絹至五十萬然契丹實惜盟好特

咸賓錄卷之一

三三

為虛聲以動中國宋方困西師而宰相呂夷簡持之不堅許之至厚其後遂滋無窮之敝云宗真卒于洪椿立遣使蕭禧致書以河東地界為言往返再三議不決禧必欲以分嶺水為界而故相文彥博富弼韓琦曾公亮上章以為不可與地獨王安石言於上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於是詔從禧言禧乃辭去往時界於黃嵬山麓宋可以瞰其應朔武三州既以嶺與之虜遂反瞰所代凡東西失地七百里洪椿卒子延禧立號天祚皇帝為人貪縱不道諸國附從者皆有離心於是女真首領阿打骨遂畔集所部甲馬三

千犯東境寧江州延禧方射鹿秋山聞亂輕之不為
介意遣高仙壽討之敗焉遂陷寧江初州有權易場
女真以金珠密蠟為市率為州人賤直強買且拘辱
之謂之打女真至是逞憾恣殺民無噍類及遼將蕭
嗣先之敗也其兄蕭奉先恐弟獲罪詔延禧言潰兵
不赦將為腹心重患延禧遂詔一切勿問於是出征
不皆曰戰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故士無
鬪志遇敵輒奔矢項之女直陷東京延禧懼即日出
居庸關率禁衛五千奔雲中移漁陽嶺入陰夾山時
遼國無王張琳李處溫共立延禧叔淳為王稱天錫

八辰寅錄卷之一 三五

皇帝未幾淳卒而契丹之地盡入金矣延禧計窮乃
遜委小鞠鞞未幾與金將婁宿遇婁宿下馬跪于前
捧觴而進遂俘以還吳乞買封為海濱王處之長白
山東踰歲而歿遼亡自阿保機至延禧凡九代及元
滅女直即奚都地置大寧路契丹屬之為大寧之北
境也 我朝洪武初中東夷遼王惠寧王朶顏元帥
府元帥各遣使來朝於是即古會州地置北平行都
司封寧王權鎮焉後因北胡來降者衆分兀良哈為
三衛曰朶顏曰大寧曰福餘以處降胡設都督指揮
等領之與遼東宣府東西竝列以為外藩命其長為

指揮使同知官各領所部自是每歲朝貢馬靖難兵
起召兀良哈諸部落從行有功遂以大寧界三衛徙
寧王於南昌徙行都司於保定令三衛一歲二貢自
是三衛之地與遼宣隔聲援絕矣永樂中 上既攻
交阿魯台乃諭諸將曰所以翼阿魯台為逆者兀良
哈之寇也當還師剪之遂簡步騎分五道擊之抵其
穴斬首數百級擒斬酋長數十人盡收其牛羊駝
馬十餘萬而還然三衛中朶顏據地最險其兵騎亦
稱最強已已福餘大寧結也先為之嚮道朶顏獨扼
險不從也先竟不能入塞而去天順成化間三衛通

八辰寅錄卷之一 三六

毛里孩札加思蘭等入寇頃之謝罪國家輒撫納之
而彼亦小小為寇抄不絕迨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瓊
燒荒出塞掩殺甚眾邊釁遂起自是雖名為捍衛而
順陰逆系肆侵略花當則脅求添貢把兒孫深入
虜掠動稱結親迨北恐嚇中國我將士前後陷沒者
甚夥即庚戌之變亦三衛導之也慶曆以來修守城
堡虜稍知避歛入貢如初其俗及譯語與韃靼同其
山川則有黑山云北人或以則魂歸此山每年冬至日
酋長殺白馬白羊各取其生血和酒
北望拜祭此山甚嚴非馬孟山廣蒙
祭則人不暇登此山七金山山有
七峯為
大其產惟青羊青色黃豕黃色契兔即兔
距一里

瑪瑙色青黑或青赤中間以紅色如珠絲者為妙與南方者不同白葡萄色如為

奇

論曰東胡天性忿鷙不下匈奴故其後裔輒與匈奴

相為盛衰如鮮卑契丹等國難得而制非一世也惟

我太祖龍興韃靼遠遯而兀良哈納土制為內外

二邊內邊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外邊在三衛地有山

亦為藩籬即金湯之險非踰此矣自棄大寧之後

止守內邊失外邊三衛遂肆猖獗俄而寇抄自為俄

而引導導韃靼是為韃靼傳其虎翼而為中國自噬

也豈不殆哉第三衛各為部落其強易誦其合易分

咸賓錄卷之一

三七

激之則入為虜役寬之則因而為我間諜夫固中國

之耳目也倘當事者治以不治薄責其貢而厚給其

賞直稍撫綏之則藩籬之固奚必待形勝耶

咸賓錄北虜志卷之一

終

吳郡錢世小書

咸賓錄東夷志卷之二

明豫章羅曰鑒尚之父著

朝鮮

長宗部

朝鮮東夷大國也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孔子

欲居九夷夏后相時於夷來賓少康時方夷來賓及

周公所滅淮夷大抵皆東夷種也武王伐紂釋箕子

箕子既歸洪範義不臣周而武王亦不欲臣之也

故封之於朝鮮其初國俗未聞及箕子教以禮義田

蠶又制八條之約故其風淳厚與三方異至有邑無

淫盜門不夜扃者傳四十餘世至朝鮮侯準稱王漢

咸賓錄卷之二

一

初大亂燕人衛滿避地朝鮮遂擊破準而自稱朝鮮

王會孝惠高后時遼東太守奏約滿為外臣保塞外

蠻夷許之滿遂得以兵威財物侵旁小邑凡穢貊高

麗沃沮等國皆服屬焉傳子至孫右渠負固

不臣又殺其他國來朝者元封初襲殺漢使涉何漢

於是遣楊僕荀彘誅右渠以兩將不相能故久無功

頃之尼谿相參廼使人殺右渠來降先是穢君南閭

等二十八萬口降置蒼海郡及定朝鮮復置為真番

臨屯樂浪玄菟四郡而以高句驪沃沮為縣至昭帝

時罷臨屯真番二郡而并於樂浪玄菟為高句驪者

其先夫餘種也夫餘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為日影所照遂孕生一卵大如五升破而得一男焉及長字之曰朱蒙其俚言朱蒙者善射也王令養馬蒙私以馬駿者減食令瘦駑者善養令肥王以肥者自乘瘦者給朱蒙王狩給朱蒙一矢殪獸甚多夫餘王謀殺之木蒙家棄其母與馬達等二人東遇河難濟追者迫朱蒙曰祝日之子河伯外孫也今奈何俄而魚鼈成橋朱蒙得渡魚鼈乃解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見三人一着麻衣一着衲衣一着水藻與朱蒙至訖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驪因以高為氏朱蒙歿子如

威賓錄卷之二

二

粟立如粟歿子莫來立其人性凶急習戰鬥好寇鈔沃沮東濊皆屬焉武昭雖置為縣後稍驕不服王莽初發句驪兵伐胡不行郡縣強迫之遂下出塞莽令尤誘句驪疾驅斬之傳首長安於是寇邊愈甚及平武野亂兩郡都尉官仍以穢及沃沮地封其渠帥為侯而遼東太守祭彤威信素著於是高句驪濊貊倭韓夫餘諸國來獻倭即日本詳見日本志中韓有三種曰馬韓國五十四曰辰韓國十二曰弁辰國亦十二合方四千餘里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其諸國王盡馬韓種人俱服屬焉昔朝鮮王準為衛滿所

破遂將餘眾千人攻入馬韓為王準後卒韓人復自立辰韓者不自言秦之亡人避蕃役適韓相呼有似秦語風俗尚禮勝於馬韓弁辰國近倭故頗有文身者三韓自漢晉以來朝貢不絕後為新羅百濟所併夫餘衰明之裔也其事與朱蒙同漢晉以來朝貢及阿保幾滅夫餘改東丹府遂絕後高句驪王宮勇壯六犯邊境與初寇遼東耿變擊破之元初建光時輒與濊貊馬韓鮮卑人入寇圍玄菟城殺掠吏人時遼東太守祭諷戰沒官屬并軍卒歿者數千人夫餘王乃遣子尉仇台將兵來援與州郡并力討破之是歲官歿子遂成立詣玄菟降遂成歿子伯固立其後濊貊率服東垂稍安及桓靈失政復入寇掠玄菟太守耿臨討之伯固降乞屬玄菟云伯固卒子伊夷模二建安中孫度擊破之有其國伊夷模更作新國於丸都山下居焉伊夷模歿子位官立一名宮慕祖風烈故襲其有勇力便鞍馬善獵射從晉擊公孫氏有功勢遂滋盛魏正始初寇遼西安平幽州刺史毋丘儉往擊之位官敗奔儉使王順追之絕沃沮千餘里到肅慎南刻石紀功而還是時順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不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至一島語言不相曉

威賓錄卷之二

三

俗常以七月取童女沈海又一國在海中純女無男
撒地而孕肩前無乳項後生毛中有汁乳于百日能
行三四年則成人矣又海岸邊有兩面人項中復有
面生得之與語不通不食而死又得一布衣從海中
而出身如中國人衣其兩袖長三丈益沃沮東界之
極也晉時立言五葉孫釗為王慕容皝擊破之掠萬
口焚其宮毀九都城而釗亦尋為百濟所殺於是
遂徙都平壤平壤即樂浪也元東寧路今仍屬朝鮮及慕容寶
以句麗王安為平州牧封遼東帶方二國遂略有遼
東郡勢復振立至晉安時安孫高璉獻楮白馬晉封
為高麗王樂浪郡公璉壽百有餘歲而凡四傳而
湯立自東晉宋至於齊梁後魏後周其王皆受南北
兩朝封爵分遣貢使隋時其國漸大及隋平陳湯懼
兵積穀為守拒之策高祖曉諭之遂上表謝罪湯
卒子元立元率靺鞨兵寇遼西既而煬帝徵元入朝
元不至煬帝大怒遂親征之高麗嬰城固守隋食盡
師老轉輸不給諸軍多敗績乃班師還頃之高麗亦
困弊遣使乞降隋末天下喪亂仍徵元入朝元竟不
至也元歿子建武嗣唐高祖初兩遣使入朝唐拜建
武為上柱國封高麗王項之新羅百濟上書言建武

一八威寶錄卷之二

四

閉道使不得朝且數侵入詔使朱子奢持節諭和是
時太宗已擒頡利建武懼請與二國平且賀滅突厥
并上封域圖久之復遣太子桓權入朝獻方物帝厚
賜賚詔使者陳大德持節答勞且觀釁大德入其國
厚餉官守悉得其織曲大德還報太宗大喜於是遂
有征服高麗志矣高麗有益蘇文者姓泉氏自云生
於中以惑眾性忍暴嗣父為東部大人殘凶不道諸
大臣與建武議誅之益蘇文覺悉召諸部詒云大閱
兵列饌具請大臣臨視賓至盡殺之凡百餘人馳入
宮殺建武殘其尸投諸溝更立建武弟之子藏為王
自為莫離支專國柄猶唐兵部尚書中書令職云太
宗聞建武為下所殺遣使弔祭不欲因喪伐罪乃拜
藏為高麗王會新羅遣使者上書言高麗百濟來攻
請天子哀憐太宗以書讓高麗且使止勿攻使未至
而益蘇文已取新羅二城矣會李勣勸上討之帝意
遂決乃遣將張亮李勣李道宗契苾何力等二十人
往征之又發契丹奚新羅百濟諸君長兵悉來會上
次定州坐城門過兵人人慰撫疾病者親視之敕州
縣治療士卒大悅人人願爭先赴敵矣於是勣攻牟
城拔之以其地為益州孫伐音攻白崖城拔之以其

一八威寶錄卷之二

五

地為巖州勳遂圍遼東城帝至城見士卒填堦
之重者馬上持之羣臣震懼爭挾魄以進帝與勳會
甲光炫日會南風急士縱火焚西南標延城中屋幾
盡人死於燎者萬餘眾登陴虜蒙盾以拒士卒長矛
春之闐石如雨城遂潰以其地為遼州遂引軍大安
市城進兵攻之會高麗南北部僭薩高延壽高惠真
率靺鞨之眾十五萬來援於安市城東南八里依山
為陣上令所司張受降幕於朝堂之側夜召又武躬
自指麾是夜有流星墜賊營中明日及戰大敗之延
壽惠真降上悉以其酋長授以戎秩命還以平壤靺

八威實錄卷之二

六

鞞三千人竝坑之所獲無算因名所幸山為駐鞞山
命許敬宗為文勒石紀功焉太宗崩高宗立藏遣使
者奉慰後新羅誣高麗靺鞨奪三十六城詔程名振
等率師討擊勝之無何蓋蘇文死子男生代為莫離
支與弟男建男產相怨男生入朝求援而蓋蘇文弟
淨土亦請割地降乃詔遣將契苾何力薛仁貴龐同
等討之皆受李勣節度會侍御史賈言忠計事還帝
問軍中云何言忠對曰必克高麗秘記曰不及九百
年當有八十大將滅之高氏自漢有國今九百年勣
年八十矣虜仍薦饑人相掠賣地震裂狼派入城紛

穴於門人心危駭是行不再舉矣未幾勳圍平壤藏
遣男產率首領百人樹素幡降且請入朝勳以禮見
而男建猶固守出戰數北大將浮屠信誠遣謀約內
應遂入火其門執藏男建等收凡五部百七十六城
戶六十九萬詔勳便道獻俘昭陵凱而還勳等數俘
於庭高宗赦之各授以職諸將加爵有差割其地為
都督府九州四十二縣百復置安東都護府擢酋豪
有功者為都督刺史而以薛仁貴為都督總兵鎮之
藏以永淳初死葬頡利墓左由是高氏絕王矣至垂
拱中以藏孫寶元為朝鮮郡王唐末中原多事遂自

八威實錄卷之二

七

立為君長而其名號史失不紀矣至後唐明宗時權
知國事王建承高氏之位并有新羅百濟以平壤為
西京遣使朝貢封為高麗國王建卒子武立武卒子
昭立王氏三世終五代常來朝貢其立也必請命中國
中國常優答之周世宗時王昭進別敘孝經一卷
越王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一卷別敘
者敘孔子所生及弟子從學之事新義者以越王為
問目皇靈述延年辟穀雌圖載日食星變皆不經之
說宋太祖建隆初昭遣使朝貢昭卒子由立由卒弟
治立先高麗遣國人金行成崔罕王彬等詣業國學

後俱登第於是朝貢不絕請命受封如常無何遣使言契丹寇境宋以夷狄相攻固其常不可輕動干戈為國生事使還自是受制於契丹朝獻中絕矣治卒第誦立誦卒第詢立會契丹攻陷高麗六城詢徙居避之尋結女真設奇邀擊殺戮契丹殆盡勢稍得振於是復入貢焉因言為契丹羈制之狀宋厚答之詔登州置館於海次以待使者詢卒其後不通中國者四十餘年至詢孫徽立輒遣使入貢表求醫藥畫想之工詔募願行者往高麗俗病不服藥惟呪咀厭勝故不知醫自徽來請醫後始有通其術者宋以其國

八咸賓錄卷之二

八

尚文每賜書詔必選詞臣著撰所遣使者必召赴中書試以文乃往而高麗之待中國使者亦甚恭謹云徽在位三十八年而卒治尚仁恕稱為東夷良王然猶循其俗王女不下嫁臣庶必歸之兄弟宗族貴臣亦然天子運諫以為既通上國宜革故習不從及運嗣遂稍稍變其夷風矣運仁賢好文每賈客而書至則潔服焚香對之貢使至輒市太平御覽文苑英華并諸書甚眾運卒凡四傳而楷立貢使接踵賞賜不貲而郡縣供頓擾民殊甚蘇軾謂高麗入貢無絲毫利而有五害旨哉言也高麗自王徽以降雖累年通

使於宋然受契丹封冊奉其正朔上朝廷及它文書蓋有稱甲子者歲貢契丹至於六而誅求不已常云高麗乃我奴耳南朝何以厚待之使至其國尤倨驕館伴及公卿小失意輒行棹箠我使至必假他事來覘分取賜物云初女直奴事高麗及其強也高麗反臣事之高宗即位初即遣胡彞等往使高麗宋蓋恐其通金人而金亦以是時遣王樞持冊往高麗則亦憂其為我用也彞回復募能使絕域者而楊應忱奉詔請行上言由高麗至女真路甚徑請身使三韓結雞林以圖迎二聖詔可遂由杭州浮海行三月抵高

八咸賓錄卷之二

九

麗諭其王楷以往女真意楷有難色遣其臣具言金人見造舟將往二浙若引使者至其國異時欲僭道至浙何以答之高麗之辭果如宋臣翟汝文所料者應忱留兩月餘楷終不奉詔不得已受其拜表而回自三韓發舟凡六日至明州蓋遇順颶故歷險如夷云後高麗亦輒遣使入貢然勢逼於金其奉中國不及元豐以前時矣及元初契丹人六哥等領眾九萬餘竄入其國元太祖遣哈只吉剌刺等領兵征之高麗王名缺奉牛酒出迎且遣其將趙仲共討滅六哥剌刺與仲結為兄弟仲請歲輸貢賦自是後元每遣使

趣其入貢而後進方物焉元太宗時征高麗復遣阿
兒禿與高麗降人洪福源招其王王瞰瞰遣其弟王
佖請和許之置京府縣以達魯花赤七十二人監之
遂班師頃之瞰盡殺元所置達魯花赤七十二人以
叛尋率眾竄居海島元遣將命福源領其眾瞰復攻
之福源遂遷居東京而元賜佩金符命同將唐古攻
瞰瞰於是畏威獻琛矣至平憲定之間歲貢不入元
凡四命將征之瞰遣世子植入朝瞰卒元命植歸國
嗣王兵衛送之植以元冊封故終世祖之三十一
年其國入貢者凡三十有六焉是時元欲通日本以

八歲廣錄卷之二

十

高麗與日本鄰可為鄉導乃遣兵侍黑的等使日本
先至高麗諭旨植遣使導往日本不至而還元與高
麗從此隙矣而其歲貢如故也後植世子堪入朝奏
言本國邪臣林衍廢植立攄之事元大怒發兵征之
而復王植故位詔西京內屬改為東寧府植歿子堪
立後更名耶以尚元公主故賜以駙馬高麗王印而
加號特進上柱國開府儀同三司征東行中省左丞
相駙馬高麗王云成宗時哈散使高麗還言耶不能
服其眾宜遣官共理之遂復立征東行省命闊里吉
思為高麗行省平章政事未幾復罷而奉命滋謹矣

耶卒凡三傳而王高嗣王氏自建立國至高凡二十
八王歷四百餘年云 我朝洪武二年王王顥表賀
即位遣符寶郎僕斯賜金印誥命大統曆金綺封為
高麗國王并賜王母妃相國諸陪臣文幣有差仍以
祝文牲帛祭高麗境內山川云未幾復遣陪臣金柱
來朝柱頗知書出清宴閣讌記自言其八世祖金緣
所作乃宋徽宗讌蔡京事不知蔡京為中國所鄙云
五年王顥遣其禮尚吳季南等貢方物表言暹羅國
恃其險遠不奉朝貢蒙古人留居其國宜徙之蘭秀
山遁逃所聚亦恐為寇患乞發兵討之 上賜璽書

八歲廣錄卷之二

十一

言暹羅隸爾國蒙古亦人類蘭秀山遁寇示以朕詔
一呼可至勿用兵便十年以高麗貢使煩數遣使危
樞密使延安答里諭意顥遣使姜仁裕表謝貢方物
十七年 上因高麗使來不遵臣禮以賄結逆臣胡
惟庸事覺遣其使還以勅諭遼東守將唐勝宗葉昇
令絕高麗未幾高麗果遣使至勝宗昇以聞 上復
以勅褒獎之二十年遼東守將濮真以高麗叛服不
常引兵攻之兵敗被執自刺死顥懼上表請罪歸真
喪顥卒封禡為高麗王非顥親子國人所共立也二
十二年指揮高家奴等市馬高麗還言高麗王禡表

請不受馬直 上令擇可用者以直償之餘驚弱者
量減其直仍勅高麗還遼陽潘城民昔避亂於其國
者禍遂遣使以遼潘流民奈采里不歹等戶四十五
口三百五十人來歸頃之國相李仁人廢禡而立王
昌仁人子成桂復廢昌而立王瑤久之竟廢瑤而自
立也王氏自五代至今數百傳而始絕成桂遣人請
命 上以其遠夷故置不問成桂更名曰徙居漢城
遣使請更國號詔更號朝鮮且遣使請印詔 上覽
表怪且不遜詰使者使者言表鄭集撰 上盡却方
物索集且懼送集至京安置雲南自是遂令遼東絕

咸賓錄卷之二

主

高麗矣永樂初且請老子芳遠嗣聞朝廷欲廣屯田
於遼東遣使貢牛萬頭於遼東命戶部每牛一頭酬
絹一疋布四疋賜其王文綺表裏各百疋仍勅以其
牛分給屯田芳遠卒子禡嗣遣使貢海東青詔諭禡
珍禽異獸非朕欲也其勿獻以後聖且元旦及請封
慶弔使來無常期而朝廷有大政頒詔其國及王嗣
封亦皆遣使焉至嘉靖中王李岍疏乞改大明會典
中所載成桂篡逆事從之其地東西相距二千里南
北四千里分八道統府州郡縣俗崇釋尚鬼惡殺戴
折風巾服大袖衫男女相悅為婚歿三年始葬親不

視殮病不服藥好祀鬼神修宮室飲食用俎豆官吏
閒威儀以田制俸以杭醞酒法無苛條刑不慘毒其
譯語天為哈嫩二地為大日為害月為得其山川古
蹟則九都山伊夷模建神嵩山王建都北嶽山李旦
山為蓋馬大山即古東沃鴨綠江源出棘鞞之長白
都大通江水也為大其產則白種紙狼尾筆海
名潤三豹皮稍魚昆布蒲花席草性柔折摺扇以竹多黃漆
漆物果下馬高三尺長尾雞尾長三尺紬苧布黑白石燈盞
紅白俱他國所無者

咸賓錄卷之二

十三

論曰朝鮮肇自箕子故稱東方君子之國及衛滿篡
入風稍變矣句驪併之遂益凌夷然性柔謹好文字
至今猶然豈非箕子之遺化耶若漢之右渠晉之高
宮隋之高元唐之蓋蘇文代為作逆雖窮兵討之猶
未帖然宋名通貢而實奴事契丹元以兵威劫之納
獻請封非其意也至我 聖祖登極未幾王顯奉表
稱臣累葉朝請遂為定典迺視前代不大相逕廷耶

女直

女直東夷也古肅慎氏在漢為挹婁在元魏為勿吉
唐為黑水靺鞨宋為女真避契丹王諱更名女直今
因之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

來貢而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來貢楛矢石弩其長尺有咫王以分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漢興以後挹婁臣屬夫餘種類小而強健夫餘責其租賦重以魏黃初中叛夫餘數伐之弗克也善弓矢便乘船寇盜鄰國畏之魏末貢楛矢石弩弓甲貂皮之屬晉元成間通貢頃之復貢於石虎虎問之答曰每候牛馬向西南臥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國所在故來入貢馬至元魏時有勿吉者凡七部落而黑水部最強即肅慎氏也延興以後貢使相尋隋開皇初靺鞨遣使貢獻文帝因宴勞之使者及其徒起舞曲折多戰鬪狀帝

一八 咸賓錄卷之二

十四

曰天地間有此物常作用兵意也後煬帝與高麗戰輒敗其渠帥突地稽率其徒從每有戰功隋拜為光祿大夫居之柳城未幾遜歸唐太宗征高麗靺鞨佐之甚力駐蹕之役高延壽高惠真以眾及靺鞨兵十餘萬來降太宗悉縱之獨坑靺鞨三千人玄宗時其酋倪屬利稽來朝拜為勃利州刺史遂置黑水府以部長為都督刺史賜姓李唐置長史監之訖唐世貢使相尋獻物有鮫睛貂鼠白兔石弩楛矢亦奇物也貞元後渤海強盛靺鞨皆役屬之遂不與王會矣渤海者本粟末靺鞨初附高麗高麗滅通天中有舍利

乞乞仲象者與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麗餘種東奔樹壁自固武后詔封比羽許國公仲象震國公俱拒不受唐遣將李楷固斬之時仲象已歿其子祚榮因并比羽之眾自號震國王盡得夫餘沃沮并韓朝鮮諸國地嘗通貢唐朝睿宗封為渤海王自此遂稱渤海國云祚榮歿以後叛附無常然數遣諸生詣京師太學習識古今制度故郡邑官號章服多倣中國者至阿保機興數侵擊之勢遂不振後唐時黑水兀兒及胡獨鹿兩部酋長遣使朝貢後不復見而女直之名始通中國云種類不一有生熟女直有黃頭女直

一八 咸賓錄卷之二

十五

生女直及黃頭女直勢微終未強盛惟熟女直僻處契丹東北隅臣服一百餘年世襲節度使自宋建隆以至天禧貢使不絕契丹怒其朝貢中國遂於海岸置三柵柵置兵三千絕其貢獻之路女直乃汎海入朝求發兵與三十首領共平三柵太宗不為發兵後契丹征高麗道由女直女直遂與高麗合兵拒之大敗契丹自是女直勢稍振矣相傳宋初有亟普者新羅人也年六十餘別其兄阿古迺而與弟保活聖適女直居於完顏部傑幹水之涯久之完顏部人有殺其族人者兩族交鬪眾莫能解亟普乃往諭解之部

衆信服謝以青牛一并歸以六十之女亟普以青牛
爲聘而納之後生二男長曰烏魯次曰幹魯一女曰
思板其後爲金之始余觀松漠記聞所載金人歷代
祖無亟普之名第二云完顏氏所妻六十女生二子長
曰胡來而宋史所載其酋有龜福者凡五傳而聖胡
來二說雖異大抵胡來乃阿骨打四世祖也阿骨打
之父曰楊割者能用其人強於諸部遼主洪基時識
者知其必爲東方之患乃楊割多持金珠駟駿歲時
遺賂契丹用事臣如是者十餘年楊割死子骨打立
先是女直歲以海東青貢於契丹契丹酷愛之誅求

八威賓錄卷之二

一六

不已國人厭苦及遼主延禧嗣位責貢尤苛至遣鷹
坊子千餘越長白山羅取歲甚一歲不勝其擾凡銀
牌天使至女直必欲薦寢者初輪中下戶室女待之
後不論其有夫及閱閱高者於是女直人人有畔志
遼俗春冰泮時遼主必至女直地鑿冰釣魚放弋爲
樂女直人各以其所產來獻量輕重而打博謂之打
女直是時延禧釣魚於混同江凡女直酋長皆來會
酒酣命諸酋歌舞爲樂骨打獨端立直視辭以不能
延禧欲誅之遼臣蕭奉先諫乃止頃之骨打遂叛以
同族粘罕胡捨爲謀主銀木割移烈婁宿闇毋等爲

元帥其軍法五十人爲一隊前二十人被重甲持戈
矛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則兩人躍馬而出
觀陣虛實然後四面結陣馳擊百步之外弓矢齊發
勝則整陣緩追敗則復聚而不散其分合出入應變
周旋人自爲戰時延禧暴虐將士離心又輕女直兵
故女直甫起卽五敗契丹師契丹大怒下詔有剪除
之語骨打聚衆以刀務面仰天而哭曰契丹欲盡剪
除汝輩不如殺我一族而降可轉禍爲福耶諸酋拜
曰願以死戰無何破乾顯等州復得遼東長春兩路
始用鐵州降人楊朴議進稱皇帝國號大金以其地

八威賓錄卷之二

一七

產金故也而追尊龜福以下皆爲帝宋開女直得遼
陽地童貫議欲倚之以復燕詔趙良嗣往聘約夾攻
契丹取燕雲骨打許諾遂議歲幣如契丹舊數明年
金人取中京至古北口延禧奔雲中居夾山而朔應
諸州皆陷金遂入燕會燕主淳已死妻蕭后遁出奔
宰相左企弓等迎降宋命趙良嗣等報聘金人但許
燕薊六州而猶欲自取六州租稅良嗣還復往議至
再三竟於契丹歲幣外增一百萬緡而求西京明年
童貫蔡攸入燕燕之子女玉帛職官富室皆席卷而
東所得空城而已骨打死弟吳乞買立是時中京被

園延禧敗困遂奔西夏夏畏女直之威不敢納又以未幾杖林攄事不敢奔宋遂委小鞠鞞復不納延禧勢窮乃夜回欲之雲中未明遇婁宿軍婁宿下馬捧觴天祚前擒之俘以還封海濱王處之東海上契丹遂亾無何金人入寇取朔武忻代四州遂圍太原明年圍京師宋遣使約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以康王構少宰張邦昌為質發內帑金帛數萬皆從金人之請也初李綱請伐金欽宗不聽金人銜綱宋遂罷綱以謝金人而金之猖獗自如也無何李綱復用下今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却

八 咸賓錄卷之二 六

及欽宗詔往許三鎮地金人退師種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為國患呂好問亦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禦敵之備當速講求而帝終弗聽也未幾金將粘沒喝幹離不分道入寇尋圍京城宋將郭京范瓊等禦之不能克京城遂陷帝聞城陷慟哭曰不用種師道言以至於此於是遂遣使割地矣金復索金帛甚急且邀帝至營帝有難色而何桌李若水力勸帝行如青城吳乞買得帝降表遂廢帝及太上皇為庶人更逼帝及上皇易服若水抱帝而哭詆罵金人不絕口竟以裂頸斷舌而歿議者謂若

水是舉也足以釋其勸帝出城之罪矣項之金人立張邦昌為帝而擁二帝及太子后妃宗戚三千人北去宋臣遂共奉康王即位而邦昌退位為太保馬時陝西山東河南淮陽相繼陷沒而高宗建國臨安雖有宗澤張浚兵飛諸將勢稍得振久之澤卒浚飛為秦檜所排故地於是不復矣及乞買卒凡八傳而守緒立是時蒙古鐵木真稱帝首謀伐金凡攻城對敵所向皆克及金奔汴蒙古已取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遣使命金去帝號稱河南王彼此罷兵金主不從蒙古遂決意滅金鐵木真歿子窩闊台立金遣使來

八 咸賓錄卷之二 九

歸賜帝曰汝主久不降使先帝老於兵間吾豈能忘也賜何為哉却之敕蒙古民有馬百者命牝馬一牛百者輸犍牛一羊百者輸粉羊一為永利始置倉廩立驛傳命河北漢人以戶計出賦調耶律楚材王之西域人以丁計出賦調台沒的滑刺西迷王之遂與宋合兵擊金金主守緒懼遣使往宋借糧曰唇亡齒寒我滅勢必及宋矣宋不許時圍城甚急守緒遂傳位於東面元帥承麟承麟固讓守緒曰我以肌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趨捷有將略萬一得免祚胤不絕此朕志也承麟因即帝位百官賀畢亟出捍

敵而南面已立宋幟俄頃四面呼聲動天地守者棄門元兵入守緒自縊承麟亦為亂兵所殺金亾而餘眾得脫者或奔歸女直故地元即其地設開元路領咸平府隸遼東宣慰司咸平乃古箕子所封地也我朝永樂九年遣將駕巨艦至混同江上召集諸酋豪餌以官賞於是東旺佟等四酋率眾降始設奴兒千都司以四酋為都指揮賜勅印又置衛一百八十四所二十諸小酋為指揮千百戶鎮撫官令三歲一貢仍置馬市羈縻之種類不一建州居中最強地最險虜人視為咽喉本渤海遺孽喜耕種緝紡飲食衣服頗有華風其近松花江者曰山夷皆山居即黃頭女直又北抵黑龍江曰江夷即生女直亦有室廬海西山夷即熟女直金人之遺種也永樂初專事撫綏諸夷漸為邊患一歲間入寇者九十七殺虜吏民十萬餘正統景泰時附也先入寇勅印盡亾諸子孫不得請官以舍人入貢賞賜大減以故怨忿思叛成化二年酋董山遂糾眾入寇我遣趙輔王英等討之山降送京師誅之稍平未幾諸夷欲報山仇入寇而巡撫陳鉞欲掩降虜為功又附汪直開邊隙出塞撲殺諸夷諸夷益大憤入塞殺掠無算遣馬文升往撫定

咸賓錄卷之二 二十

之諸酋遂解散直怒誣文升下詔獄謫戍重慶嘉靖間巡撫於敖滅賞賜夷人大恨因數入塞遼東西大困自是邊衛益嚴稍無虞矣其俗勇悍喜戰耐耐饑渴善射騎上下崖壁如飛濟江河不用舟楫浮馬而渡好畋獵每見野獸之蹤躡而求之能得其潛藏之所又以樺皮作角吹作呦呦之聲呼麋鹿而射之土氣極寒常為穴居以深為貴好養豕食肉衣皮有狗車木馬輕捷之便狗車形如船以數十狗拽之往來適運木馬形如彈弓擊足激行可及奔馬嗜半生米飯漬以生狗血嗜酒醉則縛之不爾殺人其父母若

咸賓錄卷之二 三十一

春夏次則埋之以其所寵奴婢所乘鞍馬殉葬秋冬次則以其尸餌貂故亦用是多得貂馬其親友次則以刀割額血淚交下謂之送血淚盜禁甚嚴惟正月十六日則藏偷一日以為戲宋以前其國君民同川而浴肩相摩於道民雖殺雞亦召其君同食不知紀年但以草一莖為一歲以豕膏塗身以弱洒手面作廁於中環之而居東夷中最無儀法者也及金人入中國後稍稍變矣夫風馬其譯語天為阿瓜地為納日為受溫月為別阿其山川最多長白山嶺有潭周八里南流為鴨綠江北為混同江東為阿也苦河會獸皆白太山俗甚敬畏之過者不得

亦不敢為大其產則赤玉如雞冠殊角即海魴鬚即海殺之明發可鯨睛即明月珠諸鷹海東青為貴虎羆狐皮有黃黑失刺即土好刺即各海豹居水陸常皮可如雁奴之屬海牛紫色無角龜足鮐尾見人則飛海驢常於秋日登島產乳海狗大如狗助妙藥野豬野牛長丈餘重三百斤無鱗骨肉脂相間味極海人魚佳滂人割其皮懸之其尾隨潮以為起伏水母一名蒲博魚正白濛濛如沫無腹文林郎果也狀州其為奇

八威賓錄卷之二

論曰昔周德甚盛肅慎氏第間一入貢爾猶且願其賂物訓示後人蓋難之也在漢唐時挹婁靺鞨最小及女直滅遼勢遂強大竊據中原僭號天子而元乘其衰弱始能滅之然其故地酋長偃然南面自如也至我國家未煩介卒不費斗糧徒以聖詔一呼歸命納土遂設衛所定貢額永為東北藩籬殆德過成周遠矣

日本

日本古倭奴國在大海中於閩浙為東北隅漢滅朝鮮通使稱王者三十餘國初王都筑紫日向宮名御

天中王次曰天材雲尊其後王遂皆以尊稱傳二世三世彥瀲尊少子神武天皇遷都大和州疆原宮其後王遂以天皇稱建武初倭奴國奉貢朝賀光武賜以印綬至桓靈間倭國大亂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年長不嫁能以妖術惑眾於是共立為王法甚嚴峻侍婢千人少有見者惟一男子傳令而已曹魏時既平公孫氏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來貢獻魏以金印紫綬封卑彌呼為親魏倭王難升米等立拜中郎校尉自是貢使往來相尋矣女王歿更立男王國人不復相攻擊不休復立卑彌呼宗女壹嗣

八威賓錄卷之二

為王亂遂定壹立朝獻如初後復立男王立受中國爵命歷晉宋齊梁朝聘不絕晉宋時倭王名讚讚後有名珍名濟名典名武者其世次皆有可考至隋開皇中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遣使詣闕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為兄以日為弟天明時出聽政跣跣坐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文皇曰此大無義於是訓令改之大業初復遣使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不悅謂鴻臚卿曰夷書有無禮

者無復以聞明年遣裴世清使倭度百濟所歷有秦王等十餘國惟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云先秦時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仙不得懼誅止夷澶二州號秦王國世屬倭奴世清至倭王遣使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既入其都國王多利思比孤與世清相見大悅曰我聞海西有大隋禮義之國故遣朝貢今清道飾館以待大使與聞大國維新之化世清曰皇帝德竝二儀澤流四海故遣行人來此宣諭世清居倭未幾王命使隨清入貢唐貞觀中遣使朝貢唐亦遣新州刺史高仁表往諭之與王

咸賓錄卷之二

三五

爭禮不平不肯宣天子命而還久之其王孝德即位目孝德上至多利亞獻琥珀大如斗瑪瑙若五升器高麗書具載有姓名時新羅為高麗百濟所暴高宗賜璽書令日本出兵援新羅孝德久二傳而天智立遣使者與蝦夷人偕朝蝦夷人亦居海島中其使者鬚長四尺其髮上指善弓矢珥箭於首令人戴瓠立數百步射無不中者天智次子天父立次子總符立咸亨初遣使賀平高麗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使者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為名或云日本小國也倭併之故冒其號云長安初遣朝臣真人栗田貢方物朝臣真人者猶唐

尚書也冠進賢冠頂有華籜四被紫袍帛帶其國初無冠於隋得所賜冠始制焉亦無文字刻木結繩於百濟國得佛書始制焉栗田好學能屬文進止有容武后授以司膳卿官還之開元初栗田復朝請從諸儒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即鴻臚寺為師後悉所賞物貨書以歸其副朝臣仲滿慕華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授以官職久之多所該識乃還後復入朝擢官如故建元初遣真人興能來貢善書其紙似璽而澤人莫能識也時王名白壁自總符後女王二男王五至此凡八傳矣貞元末王栢武遣使入朝其胄子

咸賓錄卷之二

三五

橋免勢願留肄業歷二十餘年使者來請免勢等還詔然之大中中日本王子來朝獻寶器音樂王子善圍碁出楸王局冷暖王碁子楸王文如楸木琢之為局光潔可愛其王碁子不由制度黑白自然冬溫夏暖故名至宋雍熙初日本僧裔然與其徒五人浮海而至獻銅器十餘事并本國職員今年代紀各一卷裔然善隸書而不通華語問其風土但書以對書言國王世以王為姓文武官僚亦然所載世次名號甚詳第王世姓王氏與本史阿每氏者不同裔然之來也帶有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各一卷皆金縷紅

羅標水晶為軸孝經即鄭氏註者越王乃唐太宗子
越王貞新義者記室參軍希古等撰也齋然求印本
大藏經詔給之後隨台州商人船還其國數年遣弟
子奉表來謝表辭頗工大略云傷鱗入夢不忘漢王
之恩枯骨合歡猶元魏氏之敵齋然誠惶云望落
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顧信風而東別數千
里之山嶽易過得觀宇內之瓌奇敢辭荒外之跋涉
遂使蓮華廻文神章出於北闕之北貝葉印字佛詔
傳於東海之東伏惟陛下惠溢四溟恩高五嶽世超
黃軒之古人直金輪之新在彼在斯只仰皇猷之威

八威實錄卷之二

三六

越山越海敢忘帝德之深齋然縱粉百年之身何報
一日之惠染筆拭淚伸紙搖魂上奏賜物遣歸咸乎
初建州海賈周世昌遭風飄至日本凡七年得還與
其國使至世昌以其國人倡和詩來上其詞彫刻膚
淺無足取也景德初僧寂照至熙寧間僧誠尋至宋
待之加厚賜紫方袍自是連貢方物而來者皆僧也
淳熙以後明州秀州泰州等地往往有日本海船為
風泊而至者其人衆無口食或行丐於途中上聞詔
勿取其貨仍給常平米贍恤之候便風遣歸國宋亾
終元之世不肯奉命元遣使黑的趙良弼等并高麗

使往諭之不至遂遣將忻都范文虎及高麗將洪茶
丘等往征之至五龍山暴風破舟全軍皆沒而日本
竟不至也及國初 高皇帝即位方國珍張士誠既
滅諸豪悉航海糾島賊入寇以故洪武時數寇山東
浙福蘇松秀海諸郡遣行人楊載招諭之其使未至
於是復遣萊州同知趙秩賜璽書諭其王良懷秩至
宣三日中國威德責其入貢良懷以元嘗使趙姓者往
欲襲之今秩復趙姓意將襲已以謾語答之命左右
刃秩秩不為動徐曰聖天子生華帝華非蒙古比爾
殺我禍不旋踵我朝之兵天兵也無不一當百其戰

八威實錄卷之二

三六

艦蒙古之戈船百不當一况天命所在人孰能違良
懷聞之氣沮股栗禮秩有加尋遣僧祖義隨秩奉表
稱臣入貢來朝然其剽掠如故也十五年明州備倭
指揮林賢交通樞密使胡惟庸謀叛令日本使僧如
瑤詐稱朝貢獻巨燭內藏火藥兵器伏精兵貢艘中
計以表裏挾上即不遂掠庫物乘風而遁會事露悉
誅而發僧使於陝西四川各寺中著訓示後世絕不
與日本通於是遣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等沿
海規畫自南直隸山東浙江福建廣東西威置行都
司以備倭為名犬羊盤錯矣永樂初太監鄭和等齋

賞下西洋諭諸海國日本首先歸附遣人來貢并擒
獻犯邊賊二十餘人即付使人治之縛至甌中丞
詔厚賚之封其鎮山曰壽安鎮國山 上為文勒石
賜勸合百道與之期期十年一貢無何三千人犯遼
東為總兵劉榮所破殺無噍類榮封廣寧伯自是歛
迹不敢大為寇而小小抄盜亦不絕出沒海中得間
則張其戎器而肆侵陵不得間則陳其方物而稱朝
貢菌載而歸以為常矣至正統中乃入桃渚犯大嵩
劫倉庾燔室廬賊殺百姓積骸流血如陵谷縛嬰兒
於柱沃之沸湯視其啼號以為笑樂捕得孕婦則計

咸賓錄卷之二

三

其孕之男女剔視以賭酒荒淫慘毒不可勝言嘉靖
初其王源義植幼冲不能制羣臣右京兆大夫高貴
使宋素卿貢亾何左京兆大夫內藝興遣宗設貢咸
強請勸合後先至寧波爭長不相下宗設眾咸於宋
素卿遂攻敗之追北至紹興躡諸郡縣殺掠以千計
都指揮劉錦及千百戶等官遇之皆死後有詔旨諭
且下宋素卿獄始肯聽徐徐解自是倭奴嘯聚益繁
桀驁孔熾而閩浙無賴之民為之嚮導規我虛實以
故敢於深入而中國亾命者若王直徐海毛海峰之
徒跳海聚眾變服稱王糾合倭舶往來行賈而奸商

猾民覩其利厚私與互市違禁器物咸托官豪庇引
黠者又多取其奇貨匿去莫耐舶人怒輒肆殺害公
行剽掠於是吳粵之民食不暇炊臥不安枕農夫釋
耒紅女寢機甚則族類離散逃竄別邑或父子老弱
係虜相隨於路其死傷者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
僵仆相望於境沿海郡縣幾為丘墟其禍慘於正統
時矣事聞 朝廷慮之乃特設閩浙巡撫開軍門聽
以軍法從事而所用撫臣朱執素潔廉勇於任事往
則日夜練兵甲嚴糾察上章暴二三勢豪通番狀竟
為勢豪詆劾以擅殺逮執執志自殺其所置副使柯

咸賓錄卷之二

三

喬都指揮俞鏗諸能任事有功者皆論死繫獄乃罷
巡撫不復設而舶主土豪益自喜為奸浸甚官司視
以目莫之禁矣頃之賊犯台州破黃巖象山諸邑議
復設提督都御史用王忬為之忬經略稍有斬獲賊
於是移舟而南犯蘇松二郡無何忬改大同乃以李
天寵代忬而兵尚張經督其事時中外忻忻謂賊旦
夕可平會工侍趙文華以海道猖獗請禱海神遂遣
文華往禱公私勞費不貲皆歸囊橐而文華素忌經
經亦以材望自負文華恚則疏連劾經謂其才足辦
也特家閩避賊警故嘖嘖縱賊爾 上怒甚趣使捕

徵經經時已大破賊於嘉興斬首三千級溺水死者
稱是兵科言宜留經以賊平自効不聽併巡撫李天
寵皆論文華既已攘其功即奏超巡按御史胡宗
憲代天寵督臣亦有更置由是中外文武皆束手歛
迹惴惴重足立憂不在倭矣文華俄還朝進太子太
保工部尚書而宗憲亦遂以兵部侍郎總督無何徐
海入寇圍巡撫阮鶚瀝地告急疏上趙文華請出
督許之乃與宗憲誘徐海降而合兵掩捕平之徐海
宏進文華少保宗憲亦遷右都御史又明年獲王直
王直者故徽人也以事走海上後為舶主頗尚信有

咸賓錄卷之二

三十

盜道雖夷主亦愛服之有徽人羅隆文者豪俠士也
故與直相識宗憲乃馳書命隆文往說之隆文至直
所適直船中有二女見隆文泣數行下即之則隆文
故妓為寇所虜也隆文密使二妓先諭意明日謁直
直大喜相敘謹若生平隆文曰朝廷不以足下作逆
之故壞汝廬墓戮汝親戚德意良厚今總督胡公吾
黨人也倘能效順投款盡戮夷醜以安百萬生靈足
下之功良厚胡公必奏授足下官職高爵厚祿榮歸
故鄉不猶愈於寄身海島朝不謀夕使萬世而下有
逆賊之名乎直聞之神搖色動猶未決會二妓耳語

反覆勸之甚亟直瞿然曰願以死贖罪遂從隆文詣
督府宗憲大悅優禮之即具狀聞廷議以直元兇不
可赦棄市而餘黨數萬復寇淮陽遂越如阜趁泰州
勢甚熾時淮陽巡撫李遂多智略度賊無深謀若以
計詒之東至廟灣可以決勝乃命防海副使劉景韶
叅將丘陞守黃橋諸路而身當泰州之衝露宿野次
激勵諸將士期以死戰士皆踴躍奮呼數合賊退却
果從富安沿海堤掠而東遂喜曰賊在吾彀中矣復
命景韶陞誘賊致廟灣縱兵擊之賊大敗無何賊自
三沙至景韶陞與戰陞中鋒次景韶乃并陞眾遂又

咸賓錄卷之二

三十一

飭諸路兵擊之賊復大敗賊間道走劉莊裨將劉顯
聞賊據劉莊乃奮勇躍馬而前而景韶鼓其後遂搗
劉莊賊潰追及白駒場賊無一人得免者捷聞進遂
南京兵侍景韶浙江按察使自宗憲遂屢捷之後於
是浙西江東稍得安然而溫台閩廣如故也至四十
年賊破興化等郡縣巡撫譚綸總兵戚繼光募浙兵
大剿平之自是絃轍一新武衛稍振而旁海諸郡始
免倭患云其地去閩浙近去遼東遠故今入貢者不
從遼路國內有五畿三島七道六十五州六百餘郡
屬國百餘總以倭名曰拘邪韓方五百里在
新羅百濟東曰對海

方四百里多溪林禽鹿成曰瀚海方三百里多竹木

羣戶無良田食海物自活差有田地食亦不

給市糴曰末盧戶四千餘草木茂盛行不見前人

他國曰不彌戶俱曰奴國曰投馬戶俱三曰邪摩維

王所都曰秦王前其餘諸國小者百里大者四五百

里俱有名各自專擅不相統攝其來寇者不知為何

國也土氣溫煖宜禾稻麻桑無牛馬虎豹羊鵲兵有

矛楯木弓竹矢或以骨為鏃人性嗜酒多壽考其至

百餘歲者為常男女相悅為婚人皆多妻不淫不妒

又俗不竊盜少爭訟犯法者沒其妻子大者滅其門

戶其死喪無異中國灼骨以上吉凶用中國古錢千

文價銀四兩惟不用開元永樂二種來寇多在清明

重陽之後時多東北風久而不變故防寇者以三四

五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過此則不利於行矣若

渡海時令一人不櫛沐不食肉不近婦人名曰持衰

若在途吉利則予以財物如疾病遭害以為持衰不

謹便共殺之男子魁頭斷髮黥面文身婦人披髮跣

足間用屨信巫好戲重儒敬佛其接見以蹲踞為恭

以搓掌為悅飲食籍以解葉手舖之或間用籩豆坐

臥無几案牀帳編草為薦文皮為表席地坐臥其喜

盜輕生好殺天性然也其譯語天為唵喇地為只日

八威賓錄卷之二 三

為非祿月為讀急與日本考畧其山川壽安鎮國山

製賜刻碑阿蘇山山石無故火起接天其產如意寶

珠青色大如雞子夜青玉硯扇細絹漆器俱極金桃

實重一斤為奇

論曰日本東海中大國也自後漢以來世世朝獻迺

至元時獨絕蓋亦耻為虜下意云及元攻之不克志

亦寢驕國初招之業已奉貢稱藩矣而寇掠如故

太祖慮之乃絕其內款禁其互市瀕洋環島羅衛布

堠而嚴為之防迭哉 聖謨貽謀深矣然久之安而

忘危玩以生寇亭障弛而不設舳艫敞而不修倭奴

乃乘間竊發始則歲早薦饑奮臂掠食林歿扶傷而

已迨後規我阨塞請我虛實遂至隰城劔邑斬將殺

吏積尸成林蕭條千里顧不痛哉 皇上震怒委任

重臣疇咨良將恩甚渥也然倭以瓦合之眾航海而

來勇略既踈背糧亦乏而我以百萬熊虎之士坐而

制之是彼為肉我為斧謂宜誦指當以吉語聞也奈

何騷然荼毒連年不解者其故何哉蓋立功顯名相

成者什一而相傾者什九也昔當 皇上之特設督

撫也首用朱執事未竣而為勢豪抵於法次用張經

李天寵事未竣而為貴臣抵於法自是朝臣結舌邊

八威賓錄卷之二 三

將斂手而倭奴益得志矣人徒知倭寇之來胡惟庸為亂首而豈知彼嫉賢誤國者罪亦不下胡惟庸也即有微功安足贖其罪哉曩非李遂譚綸戚繼光等前後勦平之事猶未可知矣

琉球

琉球東南海中大國也漢魏至唐宋不通中國隋煬帝令朱寬入海求訪異俗得河蠻言知有琉球遂與河蠻俱往其國言語不通掠一人而返明年令寬往撫之不從取其布甲而歸於是遣將陳稜等討之至其都焚其宮室虜其男女千餘人并雜物產得金荆

一八歲廣錄卷之二

三十三

楠木數十斤色如真金甚香遂班師歸是時其王姓歡斯氏名渴刺堯不知其由來有國世次也自陳稜攻破之後絕無聞琉球旁有毗舍那者小夷也鳥語裸形殆非人類宋淳熙間其國之酋豪嘗率數百輩猝至泉之水澳圍頭等村肆行殺掠性喜鐵器及匙筋人閉戶則不入但刺其門環而去擲以匙筋則俯拾之可緩數步見鐵騎則爭刺其甲遂駢首就戮而不知悔臨敵用鏢鎗繫繩十餘丈為操縱益愛其鐵不忍棄之不駕舟楫惟縛竹為筏可摺疊如屏風急則羣舁之浮水而逃此夷之最小而險者也元至元

中海船副萬戶楊祥請以六千軍往降琉球不聽命則遂伐之元王從其請繼有書生吳志斗者上言生長福建熟知海道利病若欲收附且就彭胡發船往諭相水勢地利然後興兵未晚也元遂命楊祥吳志斗阮璽等立給金銀符往使琉球竟不能得其要領而還及元貞初遣鎮撫張浩等討之禽生口百餘竟不服也我朝洪武初遣行人楊載招諭日本還復遣往琉球琉球遣使者隨載入朝貢獻詔所貢方物俱於福建行省驗入項之其國分中山山南山北稱三王各遣使請命詔賜中山王察度山南王承宗山

一八歲廣錄卷之二

三十四

北王伯亥芝印幣永樂中中山王思紹遣使入貢表言長史王茂中國饒州人也輔臣祖察度四十餘年不解於職今年已八十請命還鄉從之中山王遣子侄及其陪臣子弟入國學上喜禮遇獨優賜閩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來朝貢三王嗣封皆請於朝以為常至景泰時山南山北為中山王尚思達所并遣使朝貢嘉靖初國王尚真卒世子尚清上表請封我遣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往弔尚真并封尚清中山王至閩尚清遣長史蔡承美等來迎以五月朔日祭海登舟自是風濤浩蕩幾汨舟者數矣越十八日

至熱壁山山去琉球三百里夷人曰至此始可
遂泊馬項之尚清遣法司官具羊酒菜果等物來迎
言天使遠臨世子不勝忻痛開風伯為從者驚散遣
小臣奉迓侃等以其詞雅受之諭旬日方抵其國先
頒祭禮畢至七月二日乃頒冊封詔勅尚清冠服之
飾跪拜之儀悉如中國蓋其先期習之熟也其宴使
者禮甚恭仍用金鼓笙簫樂凡烹調之味皆假使者
庖人惟奉餞則出自官嬪親製以表獻芹之意者精
潔芳旨但不過數十品而已侃等以九月十三日回
舟王及陪臣送至江許無不相泣重別者行數日輿

八咸賓錄卷之二

三五

風驟作桅折舵壞舟人失色但呼天妃求救頃之有
紅光燭天舟人曰天妃至矣舟果得安至二十六日
忽一蝶飛繞舟中復有一黃雀立於桅上時舟人有
識者曰蝶雀神類天妃遣來告我風也宜善自防是
夕果大風作浪濤驚天舟漏齊呼天妃尋有蝶數萬
銜泥塞舟舟復得安次日遇順殿舟行如飛又次日
遂行至定海泊馬出使外國者惟琉球最險而其神亦最靈故詳錄之未幾尚
清上表貢獻言大明一統志中所載琉球有落際及
聚觸醜事皆非實杜氏通典集事淵海羸虫錄星槎
勝覽所述亦傳者之妄乞下史館從之落際者琉球

水也其水最險舟到澎湖遇颶風作漂至落際回者
百無一二聚觸醜者言其國王所居壁下多聚死人
枯骨以為佳而民間門戶上亦安獸頭骨角此言出
自寰宇記諸書而隋史北史亦載之故其國欲改去
云其地居海島中多山洞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
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鳥了帥並以善戰者為之各理
一村之事其初國俗以盈虛為晦朔以草木為冬夏
人皆去髭黥手羽冠毛衣無禮節好剽掠自相攻擊
鬪者收取聚食之仍以觸醜獻至王所王則賜之
以冠便為隊帥犯罪者輕則用杖重則繩縛以大鐵

八咸賓錄卷之二

三六

錐鑽頂而殺之人死氣將絕時舉至庭浴其屨纏以
布帛裹以葦草觀土而殯其南境有人死邑里共食
之者男女相悅為婚婦人產子必食于永年老者髮
多不白事山海之神祭以酒肴鬪戰殺人即以其人
祭神此皆其未通中國時俗也迨今遣人入國學夷
習稍變有華風焉凡司刑法錢谷等官皆土人為武
職其大夫長史通事官司朝貢為文職皆三十六姓
人及學於國學者為之信鬼神女巫最尊女巫之魁
曰女君白日呼嘯聚輒數百人攜杖戴艸騎步橫橫
時入王宮褻遊狎戲一唱百和音聲悽慘倏忽狂

矯誣禍福王及世子陪臣皆頓首拜跪云國人不軌神即夜以告王昔倭奴有欲謀害中山王者神即禁錮其舟水變為鹽米變為沙寇尋就戮惟其守護斯土故國中敬且憚之第未嘗殺人而祭之也王居山巔宮殿朴素亦未聞聚饌事富貴家稍有瓦屋餘皆茅茨地不產鐵故以螺殼爨炊無釜耕無鋤人皆耐饑渴勞苦寒暑不能侵亦無殘疾疲瘵者不知醫藥而亦不夭札不生疾疫蓋其薄滋味寡嗜慾之驗也男子結髻用五色布纏頭以辨貴賤女人上衣外更加幅布如帷見人則取以蔽面下用細帽長裙以覆

八威賓錄卷之二

三二

其足無去髮毛衣羽冠之餘亦無產子必食子衣之事也賦法略如井田王及臣民各分土為祿食無征稅國有事然後取之此皆近日風俗得王化之漸陶者第刑嚴峻盜竊即刑人皆驍健便乘善射鄰國視為勍敵然好爭鬪輒刃殺人度不能脫即剖腹自斃其譯語天為甸尼地為只尼日為非祿月為都及其山川龜鼉舉古米山最險彭胡島近福泉漳與四郡界天晴望之若烟霧中其國旁有沙華公國肆行劫掠商舶漂至則擒人燒食之又有小琉球亦近泉州齊日登鼓山可望而見其人麤俗少入中國其產無牛羊驢馬惟鬪

鑊樹以橋條細可織木皮布緝木皮為布闊三尺餘金荆櫛可為几枕勝於花香雖入貢時或有諸物皆自他國貿易來者非本國所產也

論曰琉球僻居海島雄視東南自以為鳩巢之固也用是歷代以來不襲朝貢隋元臨之以兵卒不奉命至我國家向化獻環胄子就學其殆可以德綏未可以威劫者耶俗本夷也今變華風其漸染深矣語云夷進中國則中國之余謂琉球有焉

八威賓錄卷之二

三六

咸賓錄東夷志卷之二

終

錢世傑書

那那錄

咸賓錄西夷志卷之三

明豫章羅曰聚尚之父著

哈密

長安郡
振聲也
諸志也

哈密西域諸胡往來入貢要路也在漢時為伊吾廬地昔漢明帝征匈奴取伊吾廬以為屯田西域遂通蓋其地高腴宜五谷桑麻蒲桃故漢數與匈奴爭車師伊吾以制西域焉及明帝崩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陸匈奴車師復圍戊巳校尉章帝不欲疲敝中國以事夷狄乃迎還戊巳校尉不復遣都護罷屯田以故伊吾遂為匈奴有矣後班超定西域復得故伊吾

咸賓錄卷之三

地鄧太后時西域畔超子班勇往平之於是龜茲等十七國皆來服從漢以伊吾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為鈔暴復今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統之隋初商胡雜居有勝兵千餘人附於鐵勒人甚驍悍厥田良沃隋末內屬置伊吾郡屬天下亂又臣突厥唐貞觀初以頡利破滅遂舉其屬七城來降因裂其地為西伊州自是遂為唐郡縣矣至石晉時其地為仲雲所據仲雲者小月氏之遺種也其人勇而好戰瓜沙之人皆憚之晉遣高居誨使于闐經其地仲雲遣宰相都督等官候迎云牙帳居胡盧積者

其地也宋王延德使高昌歷伊州地州將陳氏其

先自唐開元初領州凡數十世唐時詔勅尚存蓋舊

非都城無君長名號可紀故諸史無伊吾傳云元末

族屬威武王安克帖木兒居之我朝永樂四年哈

密遣使入貢詔封安克帖木兒子脫脫為忠順王賜

以金印所統有回回畏兀兒哈刺灰三種各以其酋

目為都督佐之并前洪武時所設關外衛共有七衛

曰哈密曰安定無城郭地曰阿端分安定地俱曰赤

斤蒙古永樂二年置曰曲先永樂四年置曰罕東曰罕東

左二衛皆洪武三十年置俱在嘉峪關西而哈密又

咸賓錄卷之三

在六衛西東去肅州西去土魯番各千五百里北至

瓦刺數百里凡西域天方等三十八國貢使至者咸

置哈密譯文具聞乃發脫脫卒三傳而李羅帖木兒

嗣尋為其臣下所殺王母努溫答力王國事嚴毅有

威國人畏服有謀弑之者見其面則戰慄失措劔器

皆墮成化中土魯番酋長阿力調其眾掠赤斤蒙古

不從志即以兵劫王母及金印去哈密及三種夷無

王遂散居苦峪諸山谷或歸附居甘肅州亦有隨土

魯番去者甘州守臣上其事遣通政劉文高陽伯李

文往經略之竟不能得其要領而還甘肅守臣乘間

請以王母甥罕慎襲王哈密時阿力死阿黑麻代之罕慎貪而殘失眾心弘治初阿黑麻欲詐殺罕慎據其城上言罕慎非王裔請自王哈密馬文升議不許言非得元之遺裔不足以攝服諸番因命通事於諸番中訪忠順裔派得王侄陝巴上聞遂封陝巴忠順王主國事未幾阿黑麻復虜陝巴及金印去時兵侍張海以經略哈密在嘉峪關外表言請閉嘉峪關絕西域貢令諸夷歸怨阿黑麻而馬文升亦同此議乃西域諸夷怨朝廷賞賜大減又沮其由海道貢獮子反相率從阿黑麻阿黑麻遂復入哈密自稱汗大

西域貢錄卷之三

三

掠罕東諸夷已而阿黑麻西去留其將牙木蘭守哈密精兵不過四百騎撫臣許進帥臣劉寧謀知之乃用馬文升議效陳湯故事以副總兵彭清率番漢兵三千襲破哈密牙木蘭遁去詳見許襄毅公年譜始末無何阿黑麻送回陝巴及金印而陝巴復故封陝巴卒子拜牙立時阿黑麻亦卒其子滿速兒立乃令其酋目火者他只丁襲破哈密逐拜牙而以數萬騎掠我肅州兵備陳九疇構瓦刺達兵掠土魯番頗有斬獲而兵尚王瓊中傷之遂下九疇詔獄未幾復起巡撫甘肅滿速兒入寇九疇奮勇力戰土魯番大敗項之九疇

為瓊中傷論戍而拜牙勢窮從土魯番其回回畏兀兒哈刺灰三部亦皆歸附於是兵尚胡世寧上言哈密諸族已自歸土魯番餘入居肅州者已久欲驅之出不可也然則哈密將安興復哉即求其嫡派立之誰與為守不如閉嘉峪關置哈密不問會尚書桂萼議亦同朝廷從之時王瓊發兵境上土魯番稍却又為瓦刺所攻不獲為寇至嘉靖初滿速兒遣使同天方諸國通貢然哈密不復城而金印失矣其地自陝西蘭州渡河千五百里至肅州肅州西七十里為嘉峪關關外並稱西域而陝西以南直四川抵雲南徼

西域貢錄卷之三

四

外並稱西番其關之最西則為哈密俗獷悍好利居性土房諸夷雜處故衣服異制飲食異宜其山川天一名雪山房過馬驛山有李綽嶺嶺上合羅川此者皆下馬拜居城基尚在產鎮鐵有自然花紋價直過家四味木其實如棗以竹刀則甘鐵刀則辛出天山大尾羊尾重者三斤肉如能野蚕綿絲可為綿帛為奇

高昌

高昌即火州以其地勢高敞物產昌盛故名高昌又山色如火天氣常熱故亦名火州本漢車師前王故地所謂交河城是也西域長史戊巳校尉立居焉其

地有漢時高昌壘故以爲國號晉以其地爲高昌郡
呂光張軌沮渠蒙遜據河西皆置太守以統之魏世
祖時有闕爽者自稱高昌太守尋爲沮渠無諱奪據
之無諱死其地又爲蠕蠕所并立闕伯周爲王高昌
之稱王自此始也伯周次子義成立其從兄首歸殺
義成篡之首歸又爲高車王阿伏至羅所殺尋爲張
孟明馬儒相繼王之俱爲國人所害遂共推馬儒長
史翹嘉爲主會噉噉破馬耆馬耆衆不自立請王于
嘉嘉以第二子爲馬耆王高昌由是始大元魏時朝
貢不絕俗好書故遣使奉表自以邊遐不習典誥求

八咸賓錄卷之三

五

借五經諸史并請國子助教劉燮以爲博士許之嘉
次子堅立梁武帝時遣使貢羊刺密上遣杰公迓之
公曰平城羊刺無葉密色明白而味甘鹽城羊刺
葉大密色青而味薄是密乃鹽城產者詢之使者果
如其言頃之獻鳴鹽枕蒲桃良馬氍毹等物隋開皇
中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來歸中國時堅次子伯
雅立以大業五年來朝從擊高麗還隋以宇文氏女
華陽公主妻之唐武德中遣使獻狗雌雄各一高六
寸長尺餘性甚慧能牽馬銜燭云生佛鉢中國始有
佛鉢狗矣貞觀初其王文泰來朝文泰伯雅子也後

西突厥連結諸國朝貢者路出高昌文泰稍墜絕
之太宗下詔讓其反覆遣使李道裕往問狀文泰遣
使謝太宗引使責而王數年朝貢不入無藩臣禮我
使人往文泰猥曰鷹飛于天雉竄于蒿猶遊于堂鼠
安于穴各得其所豈不快耶明年當發兵以擊而國
而王善自圖尋復諭入朝文泰稱疾不至乃遣將侯
君集薛萬契必何力牛進達等帥兵討之文泰聞王
帥至悸駭無他計發病次子智盛立君集等以兵薄
其城智盛降君集分兵略定凡三州五縣二十二城
戶八千口三萬馬四千先是其國人謠曰高昌兵如

八咸賓錄卷之三

六

霜雪唐家兵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幾何自殄滅文泰
捕謠所發不能得也捷書聞太宗大悅宴羣臣班次
末功赦高昌所部披其地爲西州而置交河天山柳
中蒲昌高昌六縣初西突厥遣其葉護屯兵於可汗
浮屠城與高昌爲影嚮至是懼而來降以其地爲庭
州置蒲類縣時魏徵褚遂良皆諫言宜立高昌人爲
王書上勿納君集遂勒石紀功凱還獻俘徙高昌豪
傑于中國智盛并弟智湛俱封郡公趙氏傳國九世
凡百三十四年而亡智湛有子昭好學有驚異書者
母顧箇中金歎曰何愛此不使子有異聞乎盡持易

之昭歷司膳卿頗能辭章第崇裕有武藝永徽中為右武衛羽府中郎將封交河郡王及安史之亂其地陷沒復自為國然其地頗有回鶻故亦謂之回鶻宋建隆中來貢乾德初西州回鶻可汗遣僧法淵獻佛牙琉璃器琥珀蓋太平興國中其國王師子王遣使來獻宋遣王延德至高昌會師于王避暑於北庭去高昌治所千餘里乃邀延德至北庭王及王子侍者東西拜受賜待延壽甚恭雍熙初延壽還敘其所來獻宋語詳見宋史中 國朝號火州永樂七年土酋遣人朝貢十二年吏部員外郎陳誠至其國還

八威賓錄卷之三

七

言其國風物蕭條市里民居僧堂過半亦皆零落東荒城故址云古高昌國治自宣德以來或三年五朝貢不絕其地城東七十里曰柳陳即唐柳中縣也西百里曰土魯蕃即唐交河縣也其人貌類高麗目深鼻高辨髮後垂衣尚錦繡俗婦人戴油帽名蘇幕遮有城郭田畜兵器書史婚姻喪葬與華夏同蓋其先為唐朝郡縣故也事天神信佛法字亦有真艸頗似韃靼亦常借用回回語音好騎射時節發水為戲地無雨雪每盛夏人皆穴地而居飛鳥羣聚河濱或起飛則為日氣所燦墜而傷翼其山川奇秀者

最多有靈山石皆黑紋 貪汗山精靈 火焰山山出礪石 天山唐天山縣 蒲類海一名瀚海 其產羊刺草也其上 白疊子實也如繭中有絲絲取 赤白鹽白者如玉赤者如金 火蚕縣名 為奇

土魯番

土魯番亦車師地昔漢武帝遣使通西域樓蘭車師道苦之攻劫漢使王恢等又數為匈奴耳目武帝遂遣趙破奴擊破車師至宣帝時分以為車師前後王歷魏晉唐宋皆總屬高昌詳具見高昌志中元屬

八威賓錄卷之三

八

長兀兒部我 朝永樂二十年吏部陳誠至其國宣德五年始遣使來貢以後不絕弘治間番酋阿力阿麻父子擾我西鄙虜我哈密忠順王即是時專伺哈密至正德間遂數犯我甘肅語在哈密志中弘正間土魯番十三人入貢稱王者一人嘉靖初稱王者十五六人禮部議回勅書宜但稱王一人五年一貢為便從之當是時土魯番殘破我嘉峪關外七衛及城郭諸國地廣人眾非復陳驗封奉使時矣其地峻壑窮崖天巧奇絕氣候煖少雨雪不生艸木少禽獸性最好狡西夷諸種不如去哈密千餘里中經黑風

水艸俱乏勢難遠據黠虜之計徒欲挾此以要利耳
人皆屋居土宜麻麥其產瓜菓羊馬之類

晉陳

晉陳古榜中地我 朝宣德五年晉陳萬戶瓦赤刺

遣人來貢其地中經大川砂磧無水草牛馬過此輒
死道傍多骸骨有鬼魅行人失侶白日迷亾夷人謂
之旱海西行出流沙河北出火焰山山色如火氣候
煖風俗淳朴居人有回回畏兀兒二種土宜稌麥
麻豆物產惟小蒲桃甘穉為佳

論曰昔漢通西域當時以為斷匈奴右臂然必得伊

八威賓錄卷之三

九

吾柳中車師諸地而後西域可通則哈密高昌之為
下國利害甚明也我 國家封護哈密蓋亦漢帝之

意云及土魯番殘破七衛之後遂議棄哈密閉關

紀貢余謂此權宜之術非久安之策也昔漢立都護
匈奴世世稱藩今倘於伊吾車師故地設以督府鎮
以重臣而屯田置員若漢家故事諸夷酋長仍封其
爵第令之受我節制永為外臣使西戎北虜兩不相
通則邊陲可永無虞而國家之固如盤石矣

撒馬兒罕

撒馬兒罕漢為翊賓隋為漕國西域中大國也去嘉

略關萬里漢武帝通西域翊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

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者烏頭勞死子代立遣

子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忠因與其國谷屈

王子陰未赴共謀殺翊賓王而以漢印綬立陰未赴

元帝時陰未赴復殺漢使趙德等七十餘人上書貢

謝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上書說王鳳乃止魏

晉以後無聞至元魏復通焉其王都善見城遣使朝

在隋更名漕國其王姓昭武字順達康國王之宗

族也國法嚴整其俗淫祠有順天神祠潭以金銀為

祠前有一魚脊骨其孔中通馬騎出入大業中遣

八威賓錄卷之三

十

人貢方物至唐復名翊賓王居修鮮城武德中遣使

貢寶帶金鎖水晶頗黎蓋貞觀中貢俱物頭花丹紫

間其香遠聞又貢名馬太宗語大臣曰昔魏徵勸

我修文德安中夏今中夏安四夷貢獻皆徵力也乃

遣使厚齎賜其國王使至翊賓王再拜受命仍遣人

導至天竺項之獻褥特鼠象尖尾赤能食蛇螫者嗅

且尿管即愈顯慶三年以其地為修鮮都督府拜其

王為修鮮都督開元天寶間屢遣使朝貢獻天文書

及秘方奇藥又獻上清珠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

有仙人玉女雲鶴之象搖動於其中及代宗即位寶

庫中往往有神光異氣上令檢出之每有水旱兵革之災禱之無不驗者蓋奇物也宋時未通我朝洪武中國主帖木兒遣使貢駝馬詔厚賜之帖木兒者故元主駝馬也後復貢馬貢海青歷洪武朝凡四遣使奉貢焉而我遣給事傅安郭驥至西域留撒馬兒罕以其國豐腴偉麗宜居故也永樂初安等還言帖木兒死孫哈里嗣上遣使祭帖木兒賜哈里璽書幣哈里貢謝復遣傅安報使至洪熙元年安始還正統十二年貢玉石成化十九年阿黑麻王貢二獅子夷使請大臣出迎郎中陸容言獅子之為獸在效廟不可以為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馭服理不宜父禮尚周洪謨亦以為不可命官出迎詔遣中官迎獅子日食生羊二醋酣密酪各二瓶官養獅人光祿日供給馬弘治二年遣使貢獅子夷人所過橫為侵擾給事韓鼎上言珍禽異獸非宜狎玩且供費不貲宜罷遣之未幾廣東布政陳選上言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貢獅子欲從廣南浮海往滿刺加更市獅子入貢不可貴異物開海道利賈胡貽笑安南諸夷三年由南海貢獅子禮官倪岳言南海非西域貢道請却之自後貢皆從嘉峪關入嘉靖中其國稱王者

五十三人皆遣人入貢地宜五穀王居高廣市肆稠密頗類中原西南番貨多聚於此其民巧彫文刻鏤織刺文綉尤善治室市易銀錢泥金書經山川景物頗類中原大抵如漢書所載今其俗尚未改也國東有養夷國小處孤城四面蕭然沙鹿海牙民依崖谷居燭齒為阿魏有細賽籃五穀蕃殖有黑蜘蛛啣人致於中草熟膏如蜜達失干地狹人稠宜迭里迷居氏僅千五百滋畜蕃息河西有蘆林多諸城皆隸焉其山川曰鐵門峽曰哈剌上關河其有鬱金香色正黃與芙蓉花相似扇苾思檀樹葉類山茶實類銀杏而小水晶鹽堅明如水晶琢為盤以水濕之可和肉食花菜布大尾羊見狡狴
土七日未開目時取之易調習稍長則難馴伏以其
為琴弦一奏餘弦皆斷取一滴乳并他乳同
中諸乳瓦矢實香草可為異化為水辟瘴
 曰昔旅葵之訓禽荒之戒龜鑑昭然撒馬兒罕萬里貢環足徵內治修矣第貢惟獅子夫獅子日食萬錢一咆哮即虎豹皆伏茲固狎狎之獸也以中人數十口之費日給一不可馴馭之物謂緩急何況中國所貴外夷賤之故南越以孔雀珥戶昆山以玉璞抵鵲中國得之以為奇物夫獅象亦若是已倘四夷聞之各以所賤易其所貴殆非所以實內帑而撫遠人也陸容諸臣之論慮且遠矣

咸賓錄卷之三

十一

咸賓錄卷之三

十二

天竺

天竺一名身毒大國也地方三萬餘里分中東南西北五天竺國即所謂五印度也國各有王地各數千里東印度與扶南占城鄰但隔小海爾南印度際大海西印度與蜀賓波斯接北距雪山四面皆山惟南通一谷為國門其中印度則據四印度之中有別城數十皆置長別國數十置王曰舍衛曰伽尸即波羅也曰伽毗黎曰蘇摩黎曰斤施利曰摩伽陀曰婆門曰婆黎等國皆屬中天竺者而四天竺亦各有國數十難以盡紀矣自漢張騫見蜀布邛竹杖身女之名始通中國遂獻白玉連環羈馬腦石為勒白九琉璃為鞍鞍在閻室中常照一十餘丈如晝日自長安盛飾鞍轡競加彫鏤由身毒之獻始也後為月氏貴霜王所滅遂屬月氏馬至和桓時復遣使貢獻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遣使天竺求佛於是佛教遂傳中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而桓帝好神數祀浮屠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魏晉絕不復通惟吳時扶南王范旃遣使蘇勿至其國天竺王驚曰海濱極遠猶有使者來乎即遣使陳宋等以月氏馬四匹報旃勿往四年方得還國是時吳遣中

咸賓錄卷之三

十三

郎康泰使扶南及見陳宋等具問天竺土俗言其國

人淳龐土沃饒王號茂論習尚靡麗大有華風宋文帝元嘉時天竺屬國伽毗黎國王月愛遣使奉表獻金剛指環摩勒金環寶物赤白鸚鵡各一明帝時復遣使至以其使為建威將軍以後蘇摩黎國斤施利國婆黎國俱入貢矣梁武天監初天竺王屈多遣長史竺羅達奉表獻琉璃唾壺雜香吉貝等物魏宣武南天竺遣使獻駿馬云其國出獅子貂豹獬廩駝犀象有火齊如雲母而紫色列之則薄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杳有金剛似紫石英百練不消可以切玉餘玳瑁琅玕諸香器物不可勝紀多與大秦安息扶南交趾貿易往來益西番之一大都會也隋煬帝遣使裴矩通西域諸國惟天竺佛蒜不至為恨唐武德中中國大亂天竺王尸羅逸多勒兵戰象不馳鞍士不釋甲因破四天竺皆北面臣之會唐浮屠玄奘至其國尸羅逸多召見曰而國有聖人出作秦王破陣樂試為我言其為人玄奘粗言太宗神武四夷賓服狀王喜曰我當東面朝之貞觀中遣使上書帝命騎尉梁懷敏持節慰撫尸羅逸多驚問國人自古亦有摩訶震旦使者至吾國乎皆曰無有摩訶震旦

咸賓錄卷之三

十四

者華言中國也王出迎膜拜受詔書戴之頂復進
 者隨入朝獻火珠鬱金香提樹項之唐遣長史王言
 策使其國會尸羅逸多次國人亂其臣阿羅那順自
 立發兵拒言策時從騎纜數十戰敗皆沒言策挺身
 奔吐蕃西鄙檄召諸鄰國兵吐蕃以兵千人來泥婆
 羅以七千騎來言策部分進戰於茶縛和羅城中二城
 三日破之斬獲無算遂擒阿羅那順俘送闕下
 推言策朝散大夫得方士那羅邇婆娑寐自言壽
 二百歲有不死術帝改館使治丹遣使者馳采怪藥
 無石後術不驗竟死長安是時摩伽陀國獻波羅樹

咸賓錄卷之三

十五

小梅國獻方物烏茶國獻龍腦香天竺屬國多入貢
 天烏茶國者地方五千餘里人工禁術其國有神化
 土蟒以濟饑渴又與孔雀啄滄泉以愈眾疾蓋神
 異之國也高宗時盧伽逸多者烏茶人亦以術進拜
 懷化大將軍自後天竺來使皆曰蕃夷以袍帶為寵
 唐輒以金帶錦袍賜焉乾元末河隴陷沒遂不至矣
 至周廣順初僧薩滿多復入貢名馬宋乾德後來獻
 不絕矣天竺之法國王次太子襲位餘子皆出家為
 僧不復居本國有曼殊室利者乃其王子隨中國僧
 至馬太祖令館于相國寺善持律都人傾嚮之財施

盈盜眾頗疾焉以其不解唐言即偽為詔求還本國
 詔下曼殊室利不得已附南海賈人而歸後不知所
 終太平興國間益州僧光遠至天竺以其王沒徙曩
 表來上表稱唐天子為支那皇帝云自是後僧密但
 羅僧法吉祥僧善稱等凡四來朝獻或貢梵書或貢
 佛骨銅牙菩薩像末皆賜以束帶紫方袍馬元太祖
 西征滅回回國其王禿次遂進次西印度國遇大獸
 角數十丈角如犀牛作人語曰此非帝世界宜速還
 邦律楚律曰此名角端旄星之精靈異不可犯也遂班
 所還我 朝有詔納樸兒亦印度之一也永樂中遣

咸賓錄卷之三

十六

監侯顯等貢詔往諭之至其境國王一不刺金王
 遣金銀柱杖各二人奉迎引導柱杖者其國大臣名
 也至則其王拜詔叩謝甚恭及畢鋪毳毯於殿地待
 我天使宴我天兵燔炙牛羊禁不飲酒恐亂其性惟
 以薔薇露和香蜜水飲之宴畢復贈正使副使及諸
 官兵金銀盃甲瓶盆盞蓋等物有差尋置金筒銀葉
 表文遣使隨顯等貢獻方物又有榜葛蘭即西天東
 印度也永樂六年國王嚳牙思丁遣人朝貢十二年
 王寒弗丁遣使貢麒麟禮部請上表賀 上曰卿等
 但當竭心輔治以惠天下天下既安雖無麒麟不害

為治其免賀以後二國久不通貢其地土廣人稠財
物豐衍市用銀錢海賦民好耕植一歲二收王居極
侈禮法森嚴男女皆黑男剃髮白布纏之身服從頭
套下下圍以悅女短衫下圍色布絲綿不施脂粉惟
嬌艷者生而白色耳垂寶鈿項挂瓔珞腕金鐲手足
戒指甚可觀也傳言先時人性犷悍以戰歿為吉利
以善終為不祥至周老聃惡其彊暴出關化之作浮
法令其內外剪除不傷形體後卒托生為佛仍修
老子之道以故至今俗甚淳美不相殺伐亦有文字
交易雖萬金亦價定量平略無怨悔賦有十二刑有

咸賓錄卷之三

七

管杖流徒陰陽醫卜藝技大類中國有一種人不食
肉味夫或妻不再嫁夫不再娶若孤寡無倚一村之
家輪養之不容別村求食其義氣如此亦有女人稱
術術者粧服華麗人家飲宴亦來侑觴口唱番曲對
舞又有人曰根肖速噲奈者益優人也能作百戲并
伏虎日往人家索錢其山川古蹟則聖水能止風
璃乘之遇風其產細布有五兜羅錦潤四五尺
酒之即止白樹皮紙滑澤光潤波羅密味佳奄
面耗絨香名稍割牛角長四尺十日一割不割則死龍
焉黑鷲勒摩勒甚佳稍割牛人飲其血壽五百歲牛壽如之龍
腦香狀類雲母絲絲鑽鐵鎗剪極巧漆器磁器俱極

為奇

婆羅門

婆羅門即古師子國東晉時通焉天竺屬國也其地
西海之中延袤二千餘里多出奇寶四時和適無夏
冬之異五穀隨人所種不須時節其國舊無人止有
鬼神有龍居之諸國商賈來共市易不見其形但珍
寶明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
此競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國晉安帝義熙初遣使
獻玉佛像高四尺二寸五色潔潤形制殊特殆非人
工歷晉宋代在建康瓦官寺其後宋元嘉梁大通唐

咸賓錄卷之三

六

總章天寶間朝貢不絕獻有大珠鈿金寶纓等物宋
淳化中閣婆國使來言其鄰國有婆羅門者其人善
法察人情人欲相危害者皆先知之至大觀中婆羅
門遣使來貢詔禮之如交趾及今我朝永樂中遣
使貢真珠玳瑁瑪瑙車渠等物賜王及妃文綺其地
負山面海念佛素食風俗土產大略與天竺同
論曰昔列子言西方有聖人由余言化人石佛霍去
病得祭天金人漢哀時博士景慮口傳月氏人浮屠
經佛之興其來久矣張騫西通身毒第言其地多暑
濕乘象而戰略未及奉浮屠事豈其未之察耶夫恒

星不見咎徵也而或以周莊之十年恒星不見為佛
生之始謬矣彼道家流乃謂周莊十年老子遣尹真
人喜乘月精白象下天竺於淨飯夫人口中託生為
佛蓋詆釋也釋氏亦謂摩訶迦葉下生世間號曰老
子蓋詆道也而釋氏甚且詆聖言寶歷菩薩生為伏
義吉祥菩薩生為女媧淨光童子生為仲尼月明童
子生為顏淵茲愈不經之說矣大抵三代以前已有
佛法故關帝譏而不征待其名自漢明時始著其教
自達摩西來始盛爾余因志天竺諸國事故敘及之
以俟博識者考正焉

八威廣錄卷之三

十九

亦力把力

亦力把力漢龜茲也昔昭帝以杆彌太子名賴丹者
為校尉田輪臺輪臺與龜茲地相連也龜茲貴人姑
翼與王謀共殺賴丹宣帝時常惠使烏孫還便宜發
諸國兵攻龜茲執姑翼斬之語在惠傳會烏孫公主
遣女至京師學鼓琴漢遣使樂奉送王女過龜茲龜
茲王爾不遣公主遂妻之元康初龜茲王絳賓與王
女入朝自以為漢外孫婿也漢厚賜之留一年遣歸
後數來朝賀自是衣服宮室侍從周衛出入傳呼撞
鐘鼓心漢家儀然時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

茲王所謂羸也絳賓死其子承德自謂漢外孫成襄
間往來尤數漢待之亦甚親密王莽時絕東漢初復
通以後或通或絕無常主矣魏文帝即位遣使貢獻
晉武初遣子入侍及惠懷之亂朝貢絕矣秦苻堅遣
將呂光伐西域至龜茲龜茲王白純載寶出奔光入
其城城有三重外城與長安城等室屋壯麗飾以琅
玕金玉光立白純弟白震為王而歸白震之後惟周
保定初隋大業中遣使朝貢方物唐貞觀初其王蘇
伐疊獻馬太宗賜璽書撫慰之後臣西突厥郭孝恪
伐焉耆龜茲乃遣兵與焉耆影援太宗怒議討之是

八威廣錄卷之三

二十一

夜月食昴詔曰月陰精用刑兆也昴胡分數且終乃
遣將阿史倫杜尔及契苾何力郭孝恪等發鐵勒十
三部兵十萬討之杜尔分五軍掠其北執焉耆王阿
那支龜茲大恐王及酋長皆棄城奔杜尔遣伊州刺
史韓威擊破之王計窮保撥換城杜尔圍之閱月執
王及其將羯獵相那利詣軍杜尔凡破五大城男女
數萬遣使者諭降小城七百餘西域震懼乃立其弟
葉護為王勒石紀功而歸獻俘闕下太宗喜謂羣臣
曰夫樂有紀朕嘗言之土城竹馬童兒樂也金翠羅
紈婦人樂也質遷有無商賈樂也高官厚秩士大夫

樂也戰無前敵將帥樂也四海寧一帝王樂也朕今樂矣遂徧賜之初孝恪之擊焉耆也龜茲有浮屠善數歎曰唐家終有西域不數年吾國亦亾果如其言太宗赦其王布夫畢罪拜中郎將遣歸國項之龜茲亂唐復破之以其地為龜茲都督府更立布夫畢子素稽為王授都督職長壽初王孝傑破吐蕃復四鎮地置安西都護於龜茲以兵三萬鎮焉於是沙磧荒絕民供貲糧苦甚議者請棄之武后不聽都護以政績著者杜進田揚名郭元振張孝嵩云開元中王孝節遣弟孝義來朝獻遊仙枕枕之而寐則九州三島

咸賓錄卷之三

三

皆在其中蓋奇物也以後未通宋自祥符至熙寧中入貢者凡九云其國王自稱師子王永黃衣寶冠與宰相九人同治事紹聖三年遣使以表章獻玉佛至洮西熙河經略使以其罕通使請令於熙秦等州博買而估所齋物價答賜遣還從之元時名別失八里宣慰司領之我朝洪武永樂間三入朝貢誠至其國後歪思弒其國王納黑失只罕自立為王號亦力把力宣德二年脫歡阿魯台歪思各遣人朝貢賜金幣加賜歪思金刀甲冑正統後來貢不絕其地逐水草住牧地寒深山大谷六月飛雪俗獷戾服

用污穢上下無紀律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鐵以入官土多孔雀人取食之西北有大山有泉如膏流出成川行數里入地狀如饒餽甚臭服之齒落更生每元日鬪牛馬馳為戲七日觀勝負以占一年羊馬之繁息衰耗其山川白山亦出金嶺嶺多海氣候常熱產牽牛氍毹白氍布銅鐵等物

論曰龜茲本西域城郭大國元時始以北虜居之故其習俗亦異如本志所載昔則土著今則遷移昔則侈麗今則污穢何哉蓋鳥窠獸窟各安其性雖元竊據中原乎而衣皮飲血猶不能盡革夷風何怪亦力

咸賓錄卷之三

三

把力之不若龜茲也

佛鉢

佛鉢唐書云即漢大秦國也一名犁軒武帝遣使至安息安息獻人二皆威眉峭鼻亂髮拳鬚長四尺五寸是其國人也元封初大秦貢花蹄牛高六尺尾環繞其身角端有肉蹄如蓮花善走多力帝使輦銅石以起望仙宮足跡皆如花形自後遂絕其國在海西之西又名海西從條支西度海曲萬里去長安蓋四萬餘里地方萬里城四百勝兵百萬小國役屬者數十十里一亭三十里一堠路無盜賊但有猛虎獅子

為害行者非羣則不得過其國其王都城廣八十里門高二十丈鉅以黃金宮殿以瑟瑟為柱水精琉璃為椽異寶飾門香木梁黃金為地無陶瓦白石墜屋堅潤如玉盛暑引水上流氣為風有貴臣十二共治國事國有大災異輒廢王更立賢者亦無怨言其入長大平正頗類中國故謂之大秦或曰本中國人也

咸賓錄卷之三

三

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入海人往來皆賫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亾者英乃止及相帝延嘉初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貢竝無珍異疑傳者隱之也至晉太康時復遣使貢獻唐貞觀中佛祿王波多力遣使獻赤玻璃綠金精下詔答賚時大食稍強遣大將軍摩拽伐之佛祿約和遂臣屬焉乾封以後凡再來朝獻開元中因吐火羅大會獻獅子羚羊五代時無聞宋元豐時國王滅力伊靈改撒始遣其首領來獻鞍馬刀劍真珠言其地甚寒土屋

無瓦礫有篋篋壺琴小篋篋鼓皆國中樂也王衣紅黃衣以金線織絲布或五色布纏頭貴臣冠服亦如之每歲三月則詣佛寺坐紅牀使人昇之元時其國人多居中國者我朝洪武初遣其國故民捏古倫賚詔諭之尋遣使朝貢其俗不尚戰鬪鄰國小有爭但以文字相問大則加兵賦稅但以治粟小大為差刑罰輕者杖數十重者至二百大罪則乘以布囊而投諸江其候時日懸大金秤以十二金九係之每至一時金九輒落毫髮無差鑄金銀錢無孔面鑿彌勒佛背為王名禁民私造其產五色玉青黃赤黑白俱有夜

咸賓錄卷之三

三

光壁木難珠碧色木難鳥中結珠所成降真香燒之引鶴駭雞犀通犀也以盛米雞似狗獾去寶似狗獾却火雀似燕置火中火滅沙水受西錦柰祇花取油塗身其雀無傷云因谷千年棗阿勃參油宜赤大效肉汁酒地有蟻虫剖其肉重疊以石壓之成酒飲龍種羊以羊臍種土中既以水聞雷而生臍便行齒州至秋可為奇食臍內復有種論曰大秦西域之沃土也唐書以為佛祿似矣顧其國自漢歷唐貢獻不絕而宋史以為自古不通中國考之國朝佛祿風俗土產皆類宋史而與漢唐二書所載者大相懸絕何謬謫之甚耶或者唐之佛祿

即古大秦而宋與國朝之併赫與之名同而實異爾

蘇門答刺

蘇門答刺漢之條支唐之波斯大食皆其地也昔張騫通西域還為武帝言條支在安息西海暑濕耕田田稻有鳥卵大如甕人眾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國人善眩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止日所入而未嘗見云以後漢使往亦路至烏弋而止莫有至條支者章帝時國人來進異瑞有鳥名鳩鵲形高七尺解人言和帝時班超遣掾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 渡不果乃還其後

咸賓錄卷之三

三五

條支故地為波斯所據波斯

波斯匿王乃大月

氏別裔子孫以王父為氏遂世為國號前此未通至元魏神龜中其國遣使上書貢物云大國天子天子之所生願日出處常為漢中天子波斯國王居和多千萬敬拜朝廷嘉納之自此至梁隋俱遣使貢而隋亦遣使李昱至其國隋末西突厥葉護可汗討殘其國而不能有唐貞觀中獻水珠行軍乏水置土中水自出又獻活禱蛇狀類鼠色正青長八九寸能入穴取鼠是時條支遺種亦來朝貢獻金麥銀米各數十斛後波斯王為大酋所逐大食復攻之遣使告難高宗

以遠不可出師龍朔初又訴為大食所侵時天子遣

使到西域分置州縣以疾陵城為波斯都督府拜其王為都督俄為大食所滅雖咸亨天寶乾元間遣使入貢然其地盡入大食不過臣屬大食而已大食王者其先亦波斯人也當隋大業中波斯國人牧於俱紛摩地那山有獸言曰山西三穴有利兵黑石而白文得之者王其人往果得石以為瑞乃糾合其眾剽略貨聚徒浸盛遂自立為王據有波斯國之西境地多砂石不堪耕種無五穀唯食駝象等肉後破波斯佛赫及南侵婆羅門諸國 粟麥倉庾於是遂

咸賓錄卷之三

三五

強地廣萬里勝兵至四十萬

等四五十國皆往

臣之其王嘗遣人乘船資糧入海經涉八年未極西岸於海中見一方石石上有樹枝赤葉青樹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不語而笑手足皆動摘取入手即乾黑其使度糧乏難極西界遂還持一枝見王此亦奇事也唐永徽初大食王繖密莫末賦復遣使者朝貢自言王姓大食氏波斯國人得國凡三十四年傳二世矣開元初復遣使獻馬鈿帶謁見不拜曰國人止拜天無拜王也其俗日五拜天故云有司切責之乃拜初大食族中有摩訶來者勇而智眾立為王

闢地三千里號白衣大食傳十四世至末換殺兄伊疾而自立羣下怨其忍也將討之徇眾曰助我者皆黑衣俄而眾數萬即殺末換求故王孫阿蒲羅拔為王更號黑衣大食遣使朝貢代宗取其兵平兩京者是也宋乾德初僧行勤遊西域因賜其王書以招懷之自是後終宋之世朝貢不絕貢物有棟香白龍腦白沙糖白越諾薔薇水琉璃瓶象牙賓鐵紅絲古貝五色襪花番錦乳香無名異膾膈臍龍鹽千年棗偏菴五味子駝毛褥錦襪番花草金飾壽帶連環臂鈎等物宋帝賞賚輒準其所貢

八歲續錄卷之三

二十七

涉夏國抵秦州後輒為西人乃詔自今取海路繇廣州至京師政和中橫州工曹蔡蒙休押伴其使入都汭道故滯留強市其香藥不償直事聞下詔獄治詔自今蕃夷入貢並選承務郎以上清強官押伴按程而行無故不得過一日乞取賈市者以自盜論云我朝洪武初國王遣使貢馬及方物永樂初國王宰奴里阿必丁遣使朝貢封為蘇門答刺王賜印誥金幣既而國王與鄰國花面王戰敗死子幼有一漁翁奮志領兵攻殺花面王遂妻故王妻自稱老王而得其國遣使來貢無何故王之子長大陰與部目

謀殺漁翁復其故位而漁翁之嫡子蘇幹刺者逃居鄰谷自立為王率眾復父之仇會太監鄭和至其國發兵擒獲蘇幹赴京伏誅王子感上德意貢方物甚夥至今不絕其地大抵從泉州西北舟行順風大約百日可抵其國田礮谷少男白布纏頭腰圍摺布女推髻腰圍色布手巾其酋長人修一日之間必三變色或黑或赤或黃每歲必殺十餘人取血浴身云凶時不生疾疹故民皆畏服馬王居以瑪瑙為柱綠甘為壁水晶為瓦碌石為磚活石為灰帷幕之屬悉百花錦官有丞相太尉馬高士卒驍勇民居與

八歲續錄卷之三

二十八

中土同技藝咸精番商往來有故臨國人黑如漆好為寇盜中國人往大食者必自故臨易小舟而去有默伽國其先荒野大食有祖師蒲羅啤徙居其地取妻生子曰司麻烟生時以足蹙地清泉湧出頃之遂成大井後泛海遇風波者以此水洒之無不頓止與天竺天有那孤兒國即花面王國也國小僅比大村猴頭裸體如獸類然人皆拳面故名其屬國有勿斯里經八九十年始一見兩每二三年間必有老飢疫良久復入水中其塔頂有神鏡若他國兵至則先照見勿斯離有天生樹其可採食之次年復生名麻吉慈尼地極寒春雪不消茶澤三年再生名沒石子

食之味美麻離拔貴人以金線挑花鳥黎伐國民僅

大治內執蘇門答刺白達餅地多珍寶人食酥酪

家語言動用與蘇門答刺白達餅地多珍寶人食酥酪

同亦附蘇門答刺白達餅地多珍寶人食酥酪

他國不其產美菜長六尺偏莖食惟子味佳尋枝瓜

極大十人方石榴重五斤臭果長八九寸開之甚臭內

可共一酸子大如梨其蒲桃大如竹雞略便熟味鶯

鳥高四尺足似駱駝名馬交所產胡羊尾大如扇春

數十斤以藥線縫合螺子黛質也每顆龍涎香則凝

之羊如故不割則香氣不散為奇

論曰蘇門答刺王日變三色取血浴身此島夷志所

載也自條支既通波斯大食中國前史未嘗紀

有談奇詭譎之事而色數更類耶況俗奉浮屠

謹持五誡殺人取血冥業安仕第自古著禪史者非

或怪異不能膾炙人口惟是博覽之士無為耳食則

可矣

咸賓錄西夷志卷之三終

咸賓錄西夷志卷之四

于闐

于闐大國也去中國萬里張騫所窮河源一出于闐

者是也光武末為莎車王所并後于闐王將休莫霸

者反莎車自立為于闐王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復

滅莎車其國轉盛服從者十三國與鄯善茲稱大國

馬元嘉時于闐將翰棘等殺漢長史王敬漢欲討之

不果于闐恃此遂驕晉太康中其國遣使貢古玉印

上命緘而藏之至後魏時祖瑩所辨即此印也宋齊

未通後魏太武遣高涼王那討吐谷渾慕利延利延

懼驅其部落渡流沙那軍急追之利延遂西入于闐

殺其王死者甚眾顯祖末濡蠕寇于闐于闐患之遣

使素月伽上表請從公卿議于闐萬里蠕蠕性但野

掠不能久頓攻城即遣師勢無及矣詔以此議諭使

者遂止不發兵也先是魏遣使者韓羊皮使波斯道

經于闐于闐中于王秋仁輒留之羊皮歸言狀魏復

皮責諭之自是朝獻不絕矣梁武天監始通江

左遣使貢方物項之獻波羅婆步障獻琉璃鬘獻刻

玉佛蓋終采之世凡四人貢馬周達德初獻名馬隋

咸賓錄西夷志卷之四

大業中頻遣使朝貢時其王姓王氏字卑示錦帽金裝冠髮不令人見俗云見王髮年必儉也唐時其王遲比名屋密本臣突厥貞觀初遣使入獻後三年遣子入侍阿史倫杜尔之平龜茲也其王伏闕信大懼使子獻橐它三百長史薛萬備謂杜尔曰今破龜茲西域皆震恐願借輕騎羈於闐王獻京師杜尔許之至于闐陳唐威靈勸入見天子伏闕信乃隨使者來會高宗立授右衛大將軍賜賚特厚留數月遣之請以子弟宿衛上元初身率子弟酋領七十人來朝從擊吐蕃有功唐以其地為毗沙都督府授伏闕

八威賓錄卷之四

二

信都督夙凡五傳而尉遲勝立至德初以兵赴難因請留宿衛唐以其弟葉護囉雅知本國事項之進方圓二美玉徑各五寸光可鑑髮上以示道士言解言解曰此一龍玉一虎玉圓者龍也生於水中為龍所寶若投於水必有虹霓出焉方者虎也生於崑崙谷為虎所寶若以虎毛拂之即紫光迸逸百獸懾伏上令試之果驗詢問使者曰圓者得自漁人方者得自獵

一因命藏之內府以後絕不復至矣及石晉時其王李聖天自稱唐之宗屬遣使貢紅鹽鬱金玉氍毹牛尾等物皆遣張鄴高居誨等入其國冊聖天為太

寶于闐國王七年乃還五代史載有居誨記皆往來所見山川而未及聖天世次也宋建隆初聖天遣使

一以玉為匣玉枕一本國摩尼師貢琉璃瓶二胡錦一段後自乾德以至嘉祐間入貢者無慮數十遠不踰二歲近則一歲再至地產乳香來者輒負私與商賈牟利不售則歸諸外府得善價故其來益多故元豐初詔于闐唯貢表及方物馬驢乃聽詣闕乳香以無用不許貢也元祐中以其使至無常令熙河間歲一聽至闕紹聖中游師雅言于闐大食拂菻等國貢奉般次踵至有司憚於供賚抑留邊方限二歲

八威賓錄卷之四

三

一進此非所以來遠人也從之自是訖於宣和朝貢不絕先是太平興國中有澶州卒王貴者晝忽見使者至營急召貴偕行南至河橋驛馬已具即乘之俄覺騰空而去頃之駐馬但覺室宇宏麗使者引貴入見其王容衛制度悉如王者謂貴曰汝年五十八當往于闐國北通聖山取一異寶以奉皇帝宜深志之遂復乘馬凌空而旋軍中失貴已數日矣驗所乘即之馬也知州宋煦劾貴以聞太宗釋之天禧初貴自陳年已五十八願遵前戒西至于闐詔許之貴至秦州忽遇一道士引貴登高原令貴閉目頃復令

開視山川頓異道士曰此于闐北境通聖山也復引
貴觀池中有仙童出一物授之謂曰持此奉皇帝又
二月日少頃復至秦州向之道士已失所在矣發其
物乃玉印也文曰國王趙萬永寶州貴歸以獻元時
內屬丞相伯顏至其國鑿井得一玉佛色如截肪照
之皆見筋骨脈絡如生佛然此皆一奇事也我朝
永樂二年頭目打魯哇亦不刺金遣使貢玉璞十二
年吏部陳誠至其國國王微弱鄰國交侵避居山谷
永樂以後西戎奉貢不相侵伐始得安息富饒桑麻
禾黍宛如中土土人機巧好歌舞紡績俗尚浮屠僧

咸賓錄卷之四

四

尼尤多雖國王亦輒持齋戒相見輒跪稍知禮節尊
卑凡人死者以火化之收骨共葬一塔各以長幼為
序以沙為冢居喪者剪髮長四寸云佛見雁於地
以沙葬之胡人稱為雁塔後佛涅槃循其故事亦以
沙葬而立塔焉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皆深目高鼻惟
于闐貌不甚胡頗似華夏河源至于闐分為三河曰
白玉河黑玉河綠玉河皆出玉而色異每歲秋水涸
時一勝玉於河國人始得勝玉其山川古蹟葱嶺贊
摩寺即昔羅漢比丘盧翁為其王造覆盆洋比摩
寺圖之所石上有碑支佛跡處雙足猶存其產蒲菴酒胡錦花蓋布以花蓋於

咸賓錄 卷四

積鼠溫臍臍見前芸輝音草也色白如玉入土不腐唐
五色玉為異

太史公云禹本紀言河出崑崙今自張騫使大
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所謂崑崙山者乎蓋以証河
出崑崙之謬也後儒不達遂神其論謂崑崙或言此
崑崙山環以弱水之濶甘州西北四十里有水環合黎
合黎即此諸書所載者弱水必非此水無疑繞以炎火之山去中國四十
萬里是惟帝之下都神物生焉聖人神仙集焉其中
金城玉樓碧堂瓊室西王母之所治也其虛談詭論
不可勝紀蓋自山海經崑崙有神人面虎身之說起

咸賓錄卷之四

五

云惟莫辨崑崙故河源歷代難究至元始祖使篤實
西窮河源始知其出於星宿海星宿海者在吐蕃朵
甘思之南地近百泓匯而為澤登高望之若星宿然
直中國四川馬湖府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府
之西北一千五百里自西而東合諸河水其流漸大
折而東而北而西又繞崑崙之北又轉而東北二十
餘里歷雲中九原至大寧始入中國道今以禹貢參
考絳象河圖及河源志一皆合然則河水經崑崙
山非河源出崑崙山也太史公辨之當矣况其山亦

三一

嘗異哉彼不深究河源而誕稱崑崙以愚聾瞽著書何為徒用汚殺青矣

默德那

默德那即回回祖國也宣德中遣人隨天方來貢初國王謨罕慕德生而神靈臣服西域諸國尊為別譜後爾華言天聖也國中有佛經三十藏書兼篆艸楷隋開皇中國人撒哈八撒阿的幹葛始傳其教入中國其地接天方城池宮室出園市肆大類江淮間寒暑應候地宜五谷亦有陰陽星曆醫藥音樂諸技藝人不食豕肉諸非同類殺不食織文彫鏤器皿極精

咸賓錄卷之四 六

巧土產貓睛祖母綠獅子梭甫撒哈刺西洋布押不

廬藥名人少飲即灰刀斧不人至三日投以別藥即活火失刺把都藥也形如木籠子而小可治一百種疾為奇

天方

天方古筠冲地一名天堂宣德五年太監鄭和等往各番國到古里差使諭天方國王王即遣使來貢方物并畫天堂圖以獻其地風景融四時皆春田沃稻饒古民安業人以馬乳拌飯故多肥美俗好善無科擾於民故無貧難無盜賊故自然淳化乃極樂之界也國內有禮拜寺寺分為四方各九十間皆白玉

為柱黃玉為地地中有黑石一片方丈餘云漢初天降也遍寺墻壁皆蓄微露龍涎香和水為之馨香不絕上用皂紵絲為蓋罩之畜二黑獅子守其中門每歲十二月十日各番回回人雖萬里之外亦來禮拜皆將所罩紵絲割取一方為記而去割盡復換年年不絕貨物甚多日中不市至日落之後方為夜市蓋其日色極熱故也其山川古蹟驀底城內有前國王墓墓頂日夜放光侵雲而起墓後一井名阿必穆水可止風與聖水同其產珍寶獅豹名馬詩駝雞羚羊艸上飛見後纏花樹其花一年一開長生不枯為奇

祖法兒

咸賓錄卷之四 七

祖法兒漢之大夏隋唐之吐火羅是也昔漢張騫至大夏言其俗土著無大君長兵弱畏戰善賈市其都曰藍市城及匈奴擊破大月氏王以王頭為飲器其種人遂收餘眾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大夏遂臣屬月氏矣至隋唐時名吐火羅世次難考與厥達雜居勝兵十萬厥達者大月氏之遺種也大業中遣使朝貢唐初屬西突厥然武德貞觀中俱入獻也高宗時獻大鳥高七尺色黑足類駱駝人可乘鼓翅而行三百里能散鐵俗謂駝鳥顯慶中以其阿緩城為月氏都督府析小城為二十四州授王阿史那為都督未

幾遣子入朝留宿衛俄又貢瑪瑙鏗樹高二八開元
天寶間數獻馬驥異藥乾陀婆羅二百品紅碧玻
璃乃冊其君骨咄祿頓達度為吐火羅葉柁怛王其
後鄰胡羯師謀引吐蕃攻吐火羅於是葉護失里忙
伽羅巧安西兵助討帝為出師破之乾元初與西域
九國發兵為天子討賊肅宗詔隸朔方行營宋時未
通我 朝永樂宣德中王亞里俱遣使朝貢國無城
郭俗朴實尚回回教王以白細番布纏頭身穿青花
細紬絹或金錦衣袍出入乘騎跨馬前後陳列象駝
鼓吹氣候常熱市用金銀錢文如人形男拳髮穿長

咸賓錄卷之四

衫女則以布兜頭面出見人亦不出露身多女少故
兄弟通室婦人五夫則首戴五角十夫戴十角無兄
弟者與他人結為昆季然後得妻生子屬其長只其
民如遇禮拜寺日必先沐浴用薔薇露或沈香酒塗
其面更以新衣復以沈檀掩入兒香熏其衣體始往
禮拜是日經過街市香氣旬日不散其山川則頗黎
山有穴產神其產福鹿周身俱白中有駝雞即駝鳥
肉皆可來與人名馬六中產為奇

覽邦漢疎勒國也明帝永平中龜茲王建攻殺疎勒

王成自以龜茲左候兜題為疎勒王漢遣班超劫縛
兜題立成之兄子忠為疎勒王忠後叛反超擊斬之
耿恭為戊巳校尉屯車師後王金滿城為匈奴所攻
恭引眾入疎勒城中乏水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整
衣冠向井拜拔刀刺山飛泉涌出賊遂退安帝元初
中疎勒王安國歿舅臣盤立為王日以強盛數遣使
貢獻靈帝建寧初為季父和得所殺自立為王其後
連相殺害漢不能復禁至後魏文成末其王遣使送
釋迦牟尼佛袈裟一長二丈餘帝以其審是佛衣當
有靈異命焚之置猛火上終日不燃其王戴金獅子

咸賓錄卷之四

冠每歲嘗供送於突厥其都城方五里國內有大城
十二小城數十人手足皆六指產子非六指者即不
育勝兵有二千人地多沙磧少壤土俗尚詭詐生子
亦束頭取福其人女身碧瞳王姓裴氏自號阿摩支
居迦師城突厥以女妻之隋大業中又遣使來唐貞
觀初遣使者獻名馬太宗謂房玄齡等曰曩之一天
下克勝四夷惟秦皇漢武耳朕提三尺劍定四海遠
夷率服不滅二君者然彼末路不自保公等宜相輔
弼毋進諛言置朕於危也儀鳳時吐蕃破其國開
元中遣大理正喬夢松攝鴻臚少卿冊其君安定為

疏勒王天寶十二年首領裴國良來朝授折衝都尉賜紫袍金魚宋時未通我朝洪武九年國王昔里馬哈刺扎來貢永宣間輒附鄰國貢方物地多沙磧谷惟麻麥產無奇

哈烈

哈烈大國昔漢之大宛元魏之洛那隋之蘇對沙那及石國皆其地也昔漢武帝欲伐匈奴聞月氏與匈奴有隙欲通使月氏并力共滅之乃募能使者張騫以郎應募往月氏道經匈奴為單于所得留十餘歲與妻有子後與其屬亾鄉月氏西交數日至大宛大

西域傳卷之四

十一

宛聞漢饒財乃遣使導送至月氏踰二年張騫還漢具為武帝言大宛城郭兵衆及汗血馬其先天馬子也帝聞宛多善馬即遣使者持千金往宛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致遂殺漢使泰初元年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期至貳師取善馬率數萬人至其境攻郁城不下引還往來二歲至燉煌士卒存者十不過一二帝怒其不克使遮玉門不許入貳師因留屯燉煌又遣貳師率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馬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駝萬數天下騷然益發戍甲卒十八萬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貳師至宛宛人斬

王母寡首獻馬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匹而立宛貴人味蔡為王約歲獻馬遂採蒲萄苜蓿種而歸貳師再行往返凡四歲後漢明帝時宛獻汗血馬後魏洛那國數獻馬隋時名蘇對沙那國其王姓蘇色匿字底失盤佗而其北鄙為石國亦故大宛地隋大業初遣使朝貢唐武德貞觀間數獻方物顯慶三年以瞰羯城為大宛都督府授其王都督開元初封其君長為石國王頃之其王上言今突厥已屬天可汗惟大食為諸國患請討之天子不許天寶初封王子那俱車鼻施為懷化王賜鐵券久之

西域傳卷之四

十一

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劾其無藩臣禮請討之王約降仙芝遣使者護送至開遠門斬關下於是西域皆怨王子悉大食乞兵攻怛邏斯城敗仙芝軍自是臣大食寶應時遣使朝貢前史載其俗以蒲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年不敗其良馬有肉角數寸或有解人語及知音舞與鼓節相應者國城之東南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至父母燒餘之骨金甕盛之置于床上巡繞而行散以香花襍果王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坐而饗宴末時未通元時內屬我朝

名哈烈一名黑魯元附馬帖木兒之子沙哈魯居其地國人稱為速魯壇猶華言君王也洪武二十五年遣使詔諭永樂七年頭目麼賚等朝貢吏部陳誠會至其國正統二年指揮哈只等貢馬玉石其地城方十里居平川廣百里四面大山王居東北山壘石為屋屋若高臺無棟梁墻壁窗牖皆金碧琉璃門扉彫刻嵌骨角屋傍設綵綉帳房為燕寢所金牀重褥民土房或種帳以雨少故上下相與直呼名雖王亦然相見稍屈躬道撒力馬力一語握手或相抱為禮致意於人則云撒盤少炊爨飯食就肆無七箸無正

咸賓錄卷之四

十三

朔時日年月男髡首衣尚白及喪反易青黑灰無棺槨人多善走日行三百里氣候常熱磁器及紈綺甚精巧過中國田多收穫宴會豐厚男女瀆亂無耻大抵西域城郭諸國哈烈俗最鄙陋然有學舍生徒講習經義好施予務農桑則又諸國所不及也隸國則有俺都准八刺黑二國俱平曠無險地天人繁物產有鎖伏花毯獅子水晶鹽酒杯藤花堅明可愛國人均以耐酒實如豆寇香美銷酒為奇古里以下俱西域小國無世系事述可考第以其朝貢中國故詳錄之古里乃西洋諸番之會去中國十萬里永樂元年王沙米的遣人朝貢五年遣太監鄭和賜王誥幣封為

國王陞賞其將領有差王好浮屠族類分五種燬牛糞為囊佩之或塗肢體其穢俗也尚信義行者讓路道不拾遺其美俗也海濱為市通諸番國事皆決於二將領國人亦有南昆回回哲地革全木瓜五等與三佛齊同南昆為王不食牛回回為將領不食猪各從其俗其國王次不傳子而傳甥無甥則傳弟其辨盜真偽辨訟曲直亦以手置泔油中試之算法以香足二十指會計毫髮無差其產小瓜大如小指長二十寸其味佳蝠其大如鷹常于木鬣黃牛人不食其肉或則為奇蝠子樹上倒挂而歌

溜山

咸賓錄卷之四

十三

溜山一名牒幹小國也洪武初國王遣人朝貢其地無城郭倚山聚居風俗淳美尚佛業漁男女體貌微黑男子白布纏頭下圍以悅婦人上穿短衣以悅圍頭止露其面以銀為錢或用海貳其西有天生石門如城闕然中有八溜各有所主廣三千里云所謂弱水三千是也其人巢居穴處不識穀帛但食魚蝦以樹葉遮其前後為衣商船倘遇逆風舟師不謹落入其溜其水漸無力而沈不復反矣溜山物產甚多惟龍涎香見前鮫魚一名溜魚切塊淡乾賣與他國絲嵌手巾細密絕勝他處織金手帕絕精富家男子以之纏頭每幅價可值銀五兩為奇

阿丹

阿丹小國也永樂九年遣太監鄭和諭之賜命互市其王拜 詔待使禮俱甚恭隨遣使進金扇寶帶金冠鴉鶻諸寶石蛇角等物地近古里其俗國王金冠黃袍腰繫寶帶至禮佛則易細番布纏頭上加錦頂身服白袍其頭目冠服各有差男女服飾悉如番山屋皆石壘交易有赤金錢紅銅錢以十二月為一歲歲亦無閏每夜見新月即一月也其四時惟以花木榮謝定之自有推算毫髮無差國有馬步兵七八千鄰國畏之其產珊瑚樹薔薇露萬年棗大尾羊獅子

八威賓錄卷之四 十四

麒麟福鹿駝雞白雉寶石 以上物產俱各見前 為奇

南巫里

南巫里小國也洪武初遣使貢降真香等物其地自蘇門答刺西風一日夜可至國民千餘家皆回回人王服飾略同阿丹宮室用大木高三四丈如樓樓上甚潔聽政寢食皆在其中下則畜牛羊等物矣民俗與蘇門答刺略同其山川帽山 山下二十餘里其產降真香者為佳 黑珊瑚 大如樹指其色如墨其間如玉有極枝婆娑可愛 為奇

白松虎兒

白松虎兒舊名速麻里兒先時有白虎出松林中遇獸不食遇人不傷旬月餘不見父老云此西方白虎降精故更今名永樂中遣使十六人來貢山川奇蹟物產無奇

阿速

阿速西海中為稍大國也永樂中遣使百十二人朝貢其地多撒馬兒罕天方諸國人俗敬佛惡鬪涼曠適節人無饑寒夜無寇盜物產無奇

乞力麻兒

乞力麻兒永樂中遣使十二人朝貢其國山卑水淺西南傍海東北林莽深密多猛獸毒蟲民不事耕稼喜射獵物產無奇

牒幹

牒幹在西海中永樂中國王亦速福遣使朝貢其地居皆回回人俗淳厚氣候常熱市用銀錢產龍涎香鮫魚織絲織金悅甚精

黑葛達

黑葛達小國也宣德中遣人朝貢其地土瘠民貧尚佛畏刑山川物產無奇

黑婁

黑婁小國也宣德七年朝貢其地近土魯番世相結好山川禽獸皆黑男女亦然故名

哈失哈力

哈失哈力一名阿力馬力宣德中來貢

阿哇

阿哇永樂中王昌吉刺遣使朝貢

麻林

麻林未詳其國所在永樂十三年王遣使貢麒麟厚賜之

加異勒

咸賓錄卷之四

十六

加異勒小國也永樂宣德間俱遣使朝貢其地民貧

常備鄰國物產無奇

敏真誠

敏真誠國稍大永樂中遣四十人朝貢俗日中為市其產異香等物

八答黑商

八答黑商永樂間遣四十人貢織皮絨扇香木其國

山川明秀俗尚佛西洋西域皆商販於此產無甚奇

火刺札

火刺札國弱產微四圍皆山山少艸木水無魚蝦俗

尚佛永樂中遣使朝貢

蘇文達那

蘇文達那洪武十四年國王殊旦麻勒兀達盼遣使來貢或云即蘇門答刺非也

失刺思

失刺思永樂間來貢時遣內外官以綺幣磁器市馬於撒馬兒罕失刺思諸國宣德中復朝貢

納失者罕

納失者罕永樂中遣使朝貢其地去失刺思數日程皆舟行海中國饒水艸故產馬多俗敬僧喜鬪物產

咸賓錄卷之四

十七

無奇

瑣里

瑣里小國也洪武五年國王卜納的遣馬牙茶嘉兒幹的亦刺丹八兒奉金字表來朝貢方物并上其土地山川圖 詔優禮之賜大統曆金幣等物永樂元年復遣使朝貢俗同西域其地近西洋瑣里其力微弱西洋瑣里輒侵辱之物產甚微惟有撒哈刺諸布其貢物雖有珍異然皆自鄰國貿易來者非本國所產也

西洋瑣里

西洋瑣里比瑣里為差大洪武三年遣使以金葉表
朝貢賜遇甚厚永樂元年來貢 上令勿征其番貨
二十九年西洋十六國遣使一千二百人貢方物至
京師西洋瑣里貢獨豐美其產惟布為佳

論曰西夷諸國或在嘉峪關外或居西海島中限以
沙磧阻以風濤始天所以隔絕華夷也乃有漢武隋
煬好大之王張騫裴矩喜事之臣一言相契如水投
石遂致越海板山遣使絕域來則賄結逆則兵臨於
是流沙以西弱水以東莫不獻奇納質凡珠玉錦扇
珍果異香之屬克於後宮獅象駝駿猛獒火雞之羣

八威賓錄卷之四

十六

實於外園貢琛之盛古罕聞焉然而賂遺師旅供億
莫皆一人未享其奉萬姓先罹其毒用是漢遂虛耗
而隋祚亦斬焉豈非作無益以害有益之明監乎唐
太宗英武蓋世威服諸夷卒之吐蕃作逆四鎮失守
西夷亦自此輕唐矣宋朝微弱封域以內且不能保
即遠人有貪賄而來者曷足為宋重也元雖列置郡
縣徒虛名爾惟我 皇朝文命誕敷西戎即序日月
所入罔不率俾朝貢之國無慮百餘既無設官立鎮
之勞又無興師遣使之費如祖法兒以下諸夷多有
自古未通者試與前代較德量力豈可同日語耶書

曰無有遠邇畢獻方物又曰不寶異物則遠人格其
始今日之謂矣

八威賓錄卷之四

十九

威賓錄西夷志卷之四 終

咸賓錄西夷志卷之五

明豫章羅曰聚尚之父著

吐蕃

吐蕃凡百餘種古曰西戎又曰西羌其先出自三苗國近南岳今荆楚溪洞中往往有竊發為亂者詢之多為苗姓大抵其遺種也舜時徙三苗於三危山三危去肅州數百里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接高昌諸國俗子妻母弟納嫂故國無鰥寡種類繁熾昔成湯伐畎夷武丁伐鬼方季歷伐西洛余無始呼翳徒諸戎在文王時戎狄賓服武王時羌髡率師會於牧

咸賓錄卷之五

野宣王時戎殺秦仲秦莊公破之幽王時申侯與戎共攻殺王秦襄公伐之戎所從來久矣及平王遷都洛邑避犬戎難於是戎逼諸夏自隴山以東及平伊洛往往戎夏雜居焉故有狄獯戎邽冀戎義渠戎大荔戎驪戎陸渾戎陰戎蠻氏戎伊洛間有楊拒泉臯戎春秋時在中國與諸夏盟會邽冀戎魯莊公滅之驪戎晉獻公滅之是時伊洛戎強侵曹魯入王城秦晉伐之後二年復與襄王弟叔帶謀伐襄王齊桓公使管仲平之嗣後秦晉楚趙強盛穆公得由余而霸西戎悼公使魏絳和諸戎蠻氏從楚陸渾伊洛陰

戎事晉趙滅北夷秦滅大荔戎其遺脫者皆逃西

踰汧隴於是中國無戎寇惟隄義渠種焉義渠勢力

强悍築城稱王秦輒為其敗困秦昭王時義渠王朝

秦因與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後宣太后誘殺義

渠王因起兵滅之始置隴西北地上郡焉至兩漢時

而西戎之種復盛先是戎人有爰劍者不知其出自

何戎或云舜封少子於戎地此其遺裔非三苗種也秦厲公時執爰劍為奴

隸後亾歸偶與剽女遇於野遂為夫婦女耻其狀被

髮覆其面羌人因以為俗相與亾入賜支河湟間諸

羌推以為豪於是教羌田畜種人依附者日衆爰劍

咸賓錄卷之五

戎四世有曰忍曰舞曰卯者立多納婦子各十餘各

自為種自是苗裔漸熾至有百五十餘種或在賜支

河西或在蜀漢徼北其名號難以盡述也而中惟燒

當先零鍾羌參狼為最強餘種特依之為寇而已燒

當者忍第十四世孫也最豪健故其子孫世以燒當

為種號云後始皇築長城及漢武築今居塞置張掖

古匈奴昆邪王地漢置酒泉郡今為肅州衛燉煌古

張掖郡今為甘肅州衛酒泉郡今為肅州衛燉煌古

州地漢置燉煌郡唐分為瓜沙二州元夫瓜州置沙

州路本朝初置沙州衛正統中徙其衆于內地但名

存而武威古匈奴休屠王地漢置四郡隔絕羌胡於

是西垂得安而終燒當之身及其玄孫滇良累世服

從獨先零結諸羌數數為寇抄不絕迨趙充國降先零馮奉世降之姐等羌四夷賓服者數十年王莽篡位羌復入寇至附隗囂與漢相拒矣建武中來歙馬援等破降之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中元初燒當羌滇吾與弟滇岸寇隴西塞滇吾者滇良子也輒討之不能克至永平初竇固馬武等大破之無何滇岸滇吾降詣闕獻見而滇吾子東吾東吾子東號東號子麻奴俱入居安定世世奉約束如故獨東吾諸弟迷吾號吾等結諸羌數數為寇頃之或降或滅勢亦未至甚猖獗也至永初中諸降羌苦于豪吏徭役故

成實錄卷之五

三

麻奴逃出塞而諸亡羌轉相囁聚遂附滇零鍾羌諸種大肆寇掠揭木為兵負柴為械較馬揚埃郡縣畏懦不能制更招集參狼上郡西河諸種東犯趙魏南入益州遂寇三輔斷隴道破郡縣滇零自稱天子於北地雞鄧騭任尚任仁段熲段崇等討之漢兵輒挫殺掠大慘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也及滇零歿于零昌立年幼小而同種狼莫為其計策輒入寇我輒討之無功而任尚用虞詡計輕騎擊之又張喬招誘叛羌稍稍詣降時効功種名號封者刺殺零昌封王全無種名雕何者刺殺狼莫封侯而號

多與當煎勒姐共脅諸種寇掠巴漢者賴程信并板循蠻兵擊破之於是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敵矣迨永寧以後諸羌復結麻奴入寇而鍾羌又數反頃之皆降馬賢之功居多及馬賢戰沒東西羌復大合而燒當先零沈氏牢姐諸種相繼入寇頃之或降或滅段熲之功居多自是厥後其種號世次莫可得而考矣至西晉懷帝時有赤亭羌姚弋仲者乃爰劍之苗裔也東徙榆眉戎夏祿負從之者數萬而于襄及襄俱豪邁多勇略弋仲病謂其子襄曰中原無主我死你亟自歸於晉無為不義也及卒而襄遂率眾

成實錄卷之五

四

來歸詔屯譙城會殷浩惡其強盛屢遣刺客刺之不諧又潛遣魏憬襲襄不克襄心銜之未發也無何浩伐秦以襄為前驅襄偽遜伏甲邀之反攻浩於山桑浩大敗歸免為庶人復以相溫督諸軍討襄襄連戰敗退奔平陽招納叛民輒有圖關中之志秦遣兵攻擊斬襄襄弟襄以眾降秦先是燕慕容暉降秦秦遷暉并鮮卑眾四萬餘戶於長安及慕容泓起兵收集鮮卑眾其勢遂盛秦遣苻融擊泓以姚萇為司馬佐之萇諫融曰鮮卑皆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為亂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融勿從果敗歿堅大怒欲殺萇萇

遂奔渭北糾扇羌豪五萬餘家推長為盟主長自稱
為秦王羌胡降者十餘萬會秦苻堅攻西燕敗奔五
將山長遣人縊殺之遂取長安稱帝號而勢赫然盛
矣長卒子興立興卒子泓立泓為人孱弱無祖父風
劉裕遣王鎮惡討之不戰而潰遂降裕至長安送泓
詣建康斬之而姚秦氏亡在魏晉初西羌之地為東
胡吐谷渾所併語具兀良哈志中至隋吐谷渾衰時
西羌地有党項有大羊同有鄧至有宕昌有悉立有
章求拔有泥婆羅有蘇毗有白蘭有吐蕃惟党項吐
蕃為大唐初諸種盡為吐蕃所併其地皆屬吐蕃矣

咸賓錄卷之五

五

吐蕃者祖曰鶻提勃悉野未詳何種或曰南涼禿髮
利鹿孤之後二子曰樊尼曰偃檀偃檀嗣為乞佛熾
盤所滅樊尼挈殘部臣沮渠蒙遜以為臨松太守蒙
遜滅樊尼率兵西濟河逾積石遂撫有羣羌云其俗
謂彊雄曰贊丈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不知幾傳
而至弄贊亦名棄蘇農亦號弗夜氏其為人慷慨才
雄常驅野馬犁牛馳刺之以為樂西域諸國共臣之
太宗貞觀八年始遣使者來朝帝遣行人馮德遐下
書臨撫弄贊聞突厥吐谷渾竝得尚公主乃遣使齎
幣求婚帝不許使者還妄語曰天子遇我厚幾得公

王會吐谷渾王入朝遂不許殆有以間我乎弄贊怒
率羊同共擊吐谷渾吐谷渾不能亢走青海之陰盡
取其貨畜又攻党項白蘭羌破之勒兵二十萬入寇
松州命使者貢金甲且言迎公主謂左右曰公主不
至我且深入都督韓威輕出覘賊反為所敗屬羌大
擾皆叛以應唐乃遣侯君集執失思力牛應達劉蘭
等四道出兵討之斬首千級弄贊始懼引而去以使
者來謝罪固請婚許之遣大論薛祿東贊獻黃金五
千兩它寶稱是以為聘十五年妻以宗女封文成公
主詔江夏王道宗持節護送弄贊率兵次柘海親迎

咸賓錄卷之五

六

見道宗執婿禮恭甚見中國服飾之美縮縮媿沮歸
國自以其先未有昏帝女者乃為公主築一城以夸
後世遂立宮室以居公主惡國人赭面弄贊下令國
中禁之遣諸豪子弟入國學習詩書又請儒者典書
疏永徽初弄贊死無子立其孫幼不事故祿東贊相
其國頃之破吐谷渾慕容諾曷鉢與弘化公主引殘
落委涼州踰年祿東贊死其子曰欽陵曰贊婆曰悉
多曰勃論祿兄弟並當國自是歲入寇盡破有諸羌
羈縻十二州復入羈縻十八州率于闐取龜茲撥換
城於是安西四鎮竝廢詔遣將薛仁貴阿史那道真

等出討吐蕃并護吐谷渾還國師凡十餘萬至大非川為欽陵所拒王師敗績遂滅吐谷渾而盡有其地高宗上元初遣大臣論吐羅渾彌來請和且求與吐谷渾修好帝不聽明年攻鄯廓河芳疊扶六州唐遣將李敬玄李孝逸劉審禮等擊之皆無功黑齒常之率兵士五百夜奔其營虜驚自相輜藉而死者甚眾乃引去儀鳳初大首領贊婆素和貴率兵三萬攻河源屯良非川敬玄與戰湟川敗績黑齒常之以精騎三千夜擣其營贊婆懼引去遂擢常之為河源經略大使乃嚴烽邏開屯田虜謀稍折初劔南度茂州之

威遠錄卷之五

七

高祖安武城以逆其鄙俄為生羌導虜取之以守因并西海河諸蠻盡臣羊同党項諸羌其地東與松茂焉接南與安羅門西取四鎮北抵突厥幅圓餘萬里漢魏諸城所無也則天時遣韋待價間温古討之兵退還坐死復遣岑長清往無功則天怒明年詔王孝德唐休璟阿史那忠節大發兵擊吐蕃破其眾復取四鎮更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兵鎮守未幾合突厥兵南侵王孝德敗走之明年攻臨洮又攻涼州殺都督遣使者請和約罷四鎮兵求分十姓地武后詔通泉尉郭元振往使道與欽陵遇元振曰東贊事朝

突贊好無窮今猥自絕歲擾邊父通之子絕之孝平父事之子叛之忠乎欽陵曰然然天子許和得罷二國戍使十姓突厥四鎮各建君長俾其國自守若何使使者固請元振固言不可許后從之欽陵專國久常居中制事諸事皆領方面兵而贊婆專東境幾三十年為邊患兄弟皆才略沈雄眾憚之贊普器弩悉弄既長欲自得國漸不平乃與大臣論巖等圖去之欽陵方提兵居外贊普託言獵即勒兵執其親黨二千餘人殺之發使者召欽陵贊婆欽陵不受命贊普自討之未戰欽陵兵潰乃自殺左右殉而死者百餘

威遠錄卷之五

八

人贊婆遂率眾降唐封以王爵未幾贊普又諸子爭立國人立棄隸縮贊為贊普始七歲其大臣數遣使求婚中宗不得已乃以雍王守禮女為金城公主妻之遣楊矩持節送即拜矩鄯州都督吐蕃外雖和而陰銜怒即厚餉矩請河西九曲為公主湯沐矩表與其地九曲者水甘草良宜畜牧近與唐接自是虜益張雄易入寇開元初其相空達延將兵十萬寇臨洮入攻蘭渭掠監馬楊矩懼自殺玄宗遣薛納王駿等并力擊之斬首萬七千級虜大敗眾奔突不能去相枕藉洮水為不流詔紫微舍人倪若水流按軍

戰功且乎祭戰亡士救州縣并瘞吐蕃露齒贊普
金城公主俱遣使上書請盟修好帝謂自己親有
成尋前盟可矣不許復誓禮其使而遣且厚賜贊普
自是歲朝貢不輒犯邊久之隴右節度使王君奭襲
擊吐蕃遂復啓靈攻甘州入陷瓜州毀其城執刺史
田元獻會君奭為回紇所殺乃以蕭嵩為河西節度克
平瓜州復城之時張守珪張志亮杜賓客等戰皆有
功多所斬獲贊普懼遣使請和皇甫惟明亦勸帝約
和從之敕惟明及中人張元方往聘以書賜公主惟
明見贊普言天子意贊普大喜因悉出貞觀以來書

八咸賓錄卷之五

九

詔示惟明厚饋遣使名悉臘隨使者入朝於是崔希
逸為河西節度使鎮涼州故時疆畔皆樹壁守捉希
逸謂虜戎將乞力徐曰兩國約好而守備不廢云何
請皆罷以便人乞力徐曰公忠誠無不可恐朝廷未
皆信脫掩吾不備其可悔希逸固邀乃許即共刑白
犬盟而後悉撤障壁虜畜牧被野明年僉史孫誨奏
事妄言虜無備可取也帝采之詔內監趙惠宗同往
按狀二人欲微侍至涼州因共矯詔希逸發兵襲破
吐蕃青海上斬獲不貲乞力徐遁走吐蕃恚不朝大
入河西希逸拒破之鄯州都督杜希望又拔新城更

號威戎軍項之節度兼瓊拔安戎城更號于我城而
吐蕃攻維州不得志攻承風保藏希銳破之襲廓州
攻振武軍皇甫惟明哥舒翰等破之虜勢稍却明年
贊普乞黎蘇龍臘贊成于掌悉龍臘贊嗣遣使修
好詔京兆少尹崔光遠持節齎冊弔祠還時安祿山
亂哥舒翰悉河隴兵東守潼關而諸將各以其所鎮
兵討難始號行營邊候空虛故吐蕃得乘隙暴掠至
德初取雋州及威武等諸城入屯石堡其明年取廓
霸岷等州及河源莫門軍使數來請和帝雖審其誦
姑務紓患乃詔宰相郭子儀蕭華裴遵慶等與盟寶

八咸賓錄卷之五

十

應初陷臨洮取秦成渭等州明年入大震關取蘭河
鄯洮等州於是隴右地盡亾進圍涇州入之降刺史
高暉又破邠州入奉天副元帥郭子儀禦之吐蕃以
吐谷渾党項兵二十萬東略武功渭北行營將呂日
將擊整屋西破之又戰終南日將奭代宗幸陝虜入
長安衣冠皆南奔上至陝因望鐵牛蹶然曰朕幼時
宮中有尼言事頗驗屢撫吾背曰天下有災過牛方
廻今見牛朕可廻也是月光祿卿殷仲卿率千人壁
藍田選二百騎渡澇或詒虜曰郭令公軍且來吐蕃
大震會少將王甫與惡少年伐鼓譟苑中虜驚夜引

去子儀入長安高暉東奔至潼關守將李日越殺之吐蕃留京師十五日乃奏天子還京會僕固懷恩反自靈武遣其將范志誠任敷合吐蕃吐谷渾兵攻邠州白孝德郭希嬰壘守乃入居奉天郭晞攻之吐蕃引去圍涼州河西節度使楊志烈不能守跳保甘州而涼州於是時兵馬使渾日進屯奉天吐蕃逼奉天日進以單騎馳之士二百踵進左右擊刺射皆應弦什虜大驚辟易日進挾虜一將躍出舉軍望而謀士還無一矢著身者明日虜薄城日進發機石勁弩故兵多歿凡三日虜歛軍入壁日進知虜曲折即夜斫

八威賓錄卷之五

十一

其營斬千餘級生擒五百又戰馬鬼凡七日破賊萬人斬首五千獲馬橐駝幟械甚衆會懷恩歿虜謀無主遂與回紇爭長回紇怒詣子儀請擊吐蕃自效子儀許之使白元光合兵攻吐蕃於靈臺西大破之降僕固名臣帝乃班師自是數寇靈邠涇隴黎雅諸州唐將馬璘白元光郭子儀輒攻破之吐蕃皆不得志而還及德宗即位以歲與虜虜虜虜虜虜虜虜虜虜懷之遣太常少卿韋倫持節歸其俘五百厚給衣楮切敕邊吏護亭障無輒侵虜地吐蕃始聞不信使者入境乃皆感畏是時乞力贊為贊普尚結贊為相即

發使者隨倫入朝相與結盟境上云朱泚之亂渾瑊用論莽羅兵破泚將韓旻於武亭中初與虜約得長安以涇靈四州界之會大疫虜輒引去及泚平責先約求地天子薄其勞第賜詔書償結贊莽羅等帛萬匹於是虜以為怨貞元初詔趙建往使而虜已犯涇隴邠寧掠人畜敗田稼復攻鹽夏刺史杜彥光拓拔乾暉不能守悉其衆南奔虜遂有其地天子以邊人殘沒下詔避正殿痛自咎詔駱元光經略鹽夏結贊復來請盟唐使渾瑊及兵尚崔漢衡往虜計以伏兵擒瑊瑊遁去漢衡等六十人皆被執虜戍鹽夏涉秦

八威賓錄卷之五

十二

疫大興皆思歸乃火其廬舍頽邪堞而去結贊歸漢衡等而却其使結贊乃以兵犯鳳翔入寶雞焚掠而去又剽汧陽華亭掠男女牛羊率萬計涇隴邠之民蕩然盡矣諸將曾不能得一俘但負賊出塞而已自是數寇涇邠寧慶鄜麟等州韋臯輒大破之西南少安不三年盡得舊州地而虜特小小為寇不絕是時可黎可足贊普立幾三十年病不事委任大臣故不能抗中國邊候晏然歿以弟達磨嗣達磨嗜酒好畋獵喜內且凶復少恩政益亂開成初遣使太子詹事李景儒往使論集熱來朝獻玉器羊馬自是國中地

震烈水泉湧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饑疫
死者相枕籍鄯廓間夜聞鼙鼓聲人相驚會昌中贊
普死無子以妃赫氏子乞離胡為贊普其落門川討
擊使尚恐熱叛吐蕃部多歸之贊普不能制唐乘隙
遂得收復故地於是鳳翔節度使李泚復清水涇原
節度康李榮復原州取石門等六關靈武節度使李
欽取安樂州詔為威州邠寧節度使張欽緒復蕭關
收秦州山南西道節度使鄭涯收扶州羣臣奏言王
者建功立業必有以光表於世者今不勤一卒血一
刃而河湟自歸請上天子尊號詔上順憲二廟諡號

八咸賓錄卷之五

十三

夸顯後世明年沙州首領張義潮奉瓜沙伊甘肅等
十一州地圖以獻唐擢義潮沙州節度使河渭州虜
守將尚延心亦獻款擢河渭等州都游奕使未幾恐
熱為僕國戰敗斬之傳首京師唐末中原多故甘州
并於回鶻歸義諸城沒於盟末而唐亦不能守也然
吐蕃亦自此衰弱族類分散無復統一矣自儀渭涇
原環慶及鎮戎秦州暨于靈夏皆有之各有首領內
屬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涼州雖為所隔然其地
自置牧守或請命於中朝五代時其首領朝獻不絕
宋時部落甚衆而中惟潘羅支李立遵喃廝囉最為

咸賓錄 卷五

雄傑勝兵六七萬潘羅支者西涼府六谷都首領也
咸平初知鎮龍軍李繼和言羅支願戮力討夏國李
繼遷請授以刺史從之羅支貢馬五千匹未幾繼遷
入西涼府知州丁惟清陷沒羅支率衆擊之繼遷大
敗中流矢死詔封羅支武威郡王而以其弟廝鐸督
為鹽州防禦使入貢不絕喃廝囉者贊普之後也而
宗哥部李立遵為論逋佐之論逋猶華言相也二人
甚有威名諸部畏之祥符中入貢請討平夏以自效
宋以戎人多詐勿許也頃之夏主元昊強侵略廝囉
界地廝囉知衆寡不敵堅壁不出險間得元昊已渡

八咸賓錄卷之五

十四

河插幟志其淺乃潛使人移植深處以誤元昊及大
戰元昊潰而歸士視幟渡溺歎十八九鹵獲甚衆自
是數以奇計敵元昊遂不敢窺其境及元昊取西涼
府羅支舊部多歸廝囉又得回紇種入數萬徙居鄯
州地今西寧衛漢金城郡破羌縣地通青海高昌國蕃商皆趨鄯州
以故日益富強然亦受宋朝官爵治平初廝囉歿少
子董檀立母曰喬氏而廝囉別有二妻皆李立遵女
也生子曰瞎檀曰磨檀角立遵次李氏寵衰斥為尼
錮其二子母族李巴全竊載其子奔宗哥磨檀角遂
黨有其衆瞎檀逃居龕谷亦據其地於是喃氏地分

三二五

為三而董種最強俱歲入貢宋皆授以刺史
董種從宋討夏有功進封武威郡王後夏人欲與之
通好董種拒之且整兵以待神宗聞而嘉焉元祐初
董種卒于阿里骨嗣本于闐人少從其母給事董種
養為已子阿里骨死子瞎征嗣項之宋王瞻取邈川
青唐置湟鄯二州瞎征來歸國人遂共立隴拶為主
隴拶者乃瞎種之孫本征之子喃氏嫡支也夏人助
之攻破青唐據之宋遂并棄邈川而以隴拶為河西
軍節度使封武威郡公世世襲職而加瞎征檢校太
傅懷遠軍節度使崇寧中王厚復湟鄯二州遂建熙

八威質錄卷之五 十五

河一道郡縣而置之功雖訖成邊患不息後金人取
熙河復求喃氏子孫立之及元滅金盡并吐蕃之地
置為郡縣而以吐蕃僧八思巴為大寶法王帝師領
之相承不絕至 我朝洪武六年令吐蕃諸酋舉故
官授職以攝帝師置都指揮使同知宣慰使元帥招
討等官以其地為烏思藏等都指揮使司三朶甘等
宣慰司三朶甘思等招討司六沙兒可等萬戶府六
刺宗等十戶所十七自是蕃僧有封贊善闡教大乘
大寶王者俱賜印誥今比歲或間歲朝貢諸王嗣封
賜誥袞袞僧帽數珠鈴杵其在西寧黃河北者自四

川入在岷州黃河南者自陝西入凡陝西諸蕃畏宋
將軍即宋晟也洪永間久鎮西垂積功封西寧侯四
川諸蕃敬信丁大夫乃丁玉也國初為御史大夫出
鎮四川最久威惠並行夷民安輯而 朝廷又設茶
馬司數以茶馬互市羈縻之以故朝貢不絕西鄙稍
寧天順間西番酋把沙作亂命總兵衛涇僉都吳璥
等討之涇等率諸衛兵三萬餘人分五路以進追至
駱駝山俘斬二千餘人獲畜產無算成化中西番滿
松反侵內地馬文升討平之及正德時邊防大弛北
虜小王子太師亦卜刺殺其王長子阿爾倫遜居西

八威質錄卷之五 十六

海番食諸蕃勢漸吞併識者慮其交通緝勾猖獗如
前代先零吐蕃故事十年調朔方勁兵勦虜避交松
潘旋歸故巢費以萬計竟無成功至嘉靖初數乘虛
深入虜人畜焚廬舍殺掠大慘臨洮鞏昌騷動賴尚
書王瓊區區遣都督劉文游擊彭成等進兵且撫且
勦稍得安寧其俗地薄氣寒風俗朴魯然法令嚴整
上下一心議事自下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故能持久
其國君贊普有城郭而不處聯毳帳以居號大拂廬
部人處小拂廬贊普與其臣歲一小盟三歲一大盟
其君臣自為友者五六十人號曰共命君死皆自殺以

狗其吏治無文字刻木結繩為約其刑雖小罪必扶
目別鼻其樂吹螺擊鼓其四時以麥熟為歲首其官
之章飾最上瑟瑟金次之金塗銀又次之銅最下差
大小綴臂前以辨貴賤養牛馬取乳酪供食取毛為
褐衣率羶韋以赭塗面婦人辨髮而縈之俗重浮屠
政事必以桑門參決貴壯賤弱重兵死以累世戰沒
者為甲門敗儒者垂狐尾於首以示辱懷恩惠重財
貨交易用罽毼馬牛不知醫藥疾病召巫覡焚柴聲
鼓謂之逐鬼信詛呪或以決事訟有疑使詛之喜啖
生物無蔬茹醯醬民獷而好鬪其譯語呼天為難地

八威賓錄卷之五

十七

為薩日為休麻月為老瓦其山川崑崙山番名亦耳
一名大雪山雪可跋海東南流至雪山南合西河
經夏不消故名黃河析支涅水為大物產甚多惟犂牛腹下皆
尺尾大羴羊重者數百斤草上飛獸名形大如大
如十骨篤犀色如淡碧玉稍
性神不惡若獅豹等猛獸等金剛鑽狀如紫石生
如王與之有香能消毒并馬價珠青名一枚價
以鐵錘之不傷火熱之不毀以沙棠樹實赤
於羊角扣之即碎可以切玉天鼠皮可為
名銅佛者為上黑驢日行千里善開
其木可以為舟為奇

關中故敢輒肆猖獗是體膚之患也然猶狗偷之謀
也及先零當煎作虐而趙充國馬援徙之三輔內地
如養虎自貽害者用是永初以後為禍最烈是肘掖
之患也然猶烏合之眾也迨姚秦氏興竊據中原偃
然南面百官制度與中國同是腹心之患也然猶蝸
角之勢也洎乎唐初號曰吐蕃幅員萬里上下一心
殺戮吏民攻陷城邑甚且驅逐天子廢置官僚雖唐
納幣結婚莫厭其欲盟血未乾而寇馬已臨矣自非
郭子儀諸將威力唐之社稷不亦危乎五代以後內
相殘賊各分部落宋元乘其衰弱收復故地稍得安

八威賓錄卷之五

十八

寧此何以故也蓋西蕃之勢譬之夾河水然分之則
其勢微合之則浩蕩而不可遏我 聖祖見及此也
故登極未幾旋置烏思藏等司裂其地而封之簡其
人而官之復置茶馬司互市而羈縻之以故二百年
來西戎即序自三代漢唐未之有矣顧今日所當防
者不在吐蕃而在亦卜刺也蓋自亦卜刺之西竄也
其跋扈者數矣第其勢弱而易制尤可無虞儻一旦
部眾彊盛近結吐蕃遠結韃靼未必不為疆場擾者
昔哈密地空議者欲徙亦卜刺以實之斷其北虜西
蕃之交此良策也今不可以他徙乎夫蔥菁之條久

而蔽日螻蟻之穴久而決堤防危於安圖著於微則制蕃者當慮之矣

八威實錄卷之五

十九

八威實錄南夷志卷之六

明豫章羅曰聚尚之父著

安南

長沙郡 振聲也 諸志也

安南堯典所謂申命羲叔居南交是也秦并六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適徙民與越雜處迨乎秦滅南海龍川令趙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稱南越武王象郡即今安南地也漢高立遣使陸賈封佗為南越王使和輯百越毋為邊害及呂后禁越關市鐵器於是佗乃自尊號南武帝發兵攻長沙邊敗數縣復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落役屬焉東西萬餘里乃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文帝即位復遣陸賈往諭之南越王恐乃頓首謝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為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陸賈還報文帝大悅然其居國竊如故號至武帝初佗薨孫胡嗣王胡薨子嬰齊嗣王嬰齊薨于興嗣王初嬰齊入長安宿衛取邯鄲嫪氏女即興母也舊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及嬰齊薨漢使少季往諭王及太后來朝復與私通國人以是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立威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年一朝除邊關武帝許之而其丞相呂嘉獨不欲內屬遂發兵反攻殺太后王

八威實錄卷之六

一

及漢使者終軍等而立嬰齊于建德為王漢大怒遣
路博德楊僕等四道出兵擊擒之南越平遂以其地
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
郡而儋耳珠崖二郡在海中焉武帝末中國貪其珍
賂漸相侵侮故率數歲一反至元帝時納貢捐之議
罷二郡諸郡雖屬中國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習俗
頗惡男女同川而浴後徙中國罪人使雜居其間乃
稍知言語漸見禮化光武中興錫光任交趾任延守
九真教民耕種嫁娶制為冠履建立學校於是嶺南
有華風焉其徵外蠻夷亦數貢獻建武中交趾女子

八咸賓錄卷之六

二

徵側徵貳反甚雄勇九真合浦日南九郡諸蠻皆應
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為王光武遣馬援破之斬徵
側徵貳餘皆降散至建安初交趾刺史張津上表請
改交趾為交州詔從之遂拜津為交州牧加以九錫
彤弓彤矢禮樂征伐與中州方伯侔自錫始也桓靈
以後蠻獠又據象郡象林縣遂為林邑國矣魏晉宋
齊為州陳改為郡隋廢郡置州煬帝復廢州置郡唐
改交州總管府俄復改安南都護府自漢以來列置
郡縣獠俗難理率數歲一反至五代時土豪曲承美
據之已而并於劉隱劉隱者唐末為封州刺史數有

功於嶺南朱梁封為南海王隱卒弟龔立多勇略是
時曲顯劉士政等分據嶺南諸州而龔出兵悉平之
惟交州未克明年龔遂即皇帝位國號漢好奢侈悉
聚南海珍寶以為玉堂珠殿久之遣將梁克貞等攻
交州擒曲承美至南海龔曰公常以我為偽廷今反
面縛何也承美頓首伏罪乃赦之承美者曲顯子也
無何愛州吳權攻交州自立龔封于洪操為交王出
兵攻之敗歿龔收其餘衆而還龔卒于玠立玠卒弟
晟立十二年吳權子昌濬稱臣求節鉞晟遣使慰諭
之晟卒于銀立交州大亂驪州丁璉舉兵擊破之銀

八咸賓錄卷之六

三

授璉交州刺史號曰大勝王宋太祖與諭使錢稱臣
不從遂擊平之銀素衣白馬以降封恩赦侯項之而
丁璉亦內附宋封為交趾郡王自是後交趾代稱王
矣璉死弟璿嗣年尚幼而大將黎桓擅權劫遷璿於
別第舉族禁錮代總其衆太宗聞之怒遣將孫全興
等從水陸兩路討之稍失利桓志愈驕負阻山河屢
為寇害漸失藩臣之禮矣宋帝志在撫寧不欲問罪
而桓亦時遣使人貢宋遂封為交趾郡王桓死子龍
挺殺兄龍鉞而自立苛虐不法國人不附李公蘊遂
殺龍挺自稱留後遣使奉貢李公蘊者龍挺所親信

臣也宋以黎桓不義而得公蘊尤而效之甚可惡也然以蠻俗不足責遂封公蘊王號如故公蘊卒子德政立卒子日尊立卒子乾德立會知封州劉彞聽偏校言以為安南可取大治戈船交人來互市者率皆遏絕表疏上訴亦不得通於是大舉入寇連陷欽連邕三州屠其民五萬餘口神宗怒遣將郭逵趙鼎等討之大破交兵乾德懼遂奉表乞再修職貢還所奪州縣尋約歸三州官吏千人之方送民二百二十一口男子皆刺額年十五以上刺曰天子兵二十以上曰投南朝婦人刺左手曰官客悉載以舟而泥其

八威廣錄卷之六

四

戶牖中設燈燭日行三十里則止而偽作更鼓以報凡數月乃至益以給示海道之遠也自是朝貢不絕矣乾德卒凡五傳而昊昂立昊昂卒無子以女昭聖王國事尋遂為其婿陳日暎所有云自公蘊傳凡九世而亾其名曰日乾曰陽曰天曰龍皆有僭上之意而宋朝以其僻在海隅不復與較也元時遣將兀良合台攻諸夷之未附者先遣使二人往諭交趾陳日暎縛二使者以破竹束體入膚禁諸獄中元大怒遣將徹徹都等分道進兵討之破其國而日暎奔海濱弱不能支久之歸附元封其子光昂為交趾郡王

光昂外子日恒立卒子日燿立自日暎後雖累世入朝而元責其貢物太重故多有時入寇掠者然終不能為元敵也 我朝洪武元年遣漢陽知府易濟領詔安南其王陳日燿遣陪臣同時敏旻悌黎世安等朝貢請封 上即遣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往封日燿為安南王以寧等十月至安南界聞日燿已先殂姪日燿嗣立以寧護詔印洱江上使牛諒入其國先諭旨安南遣陪臣阮汝亮來迎請即授詔印日燿以寧不許曰奉詔封爾先君耳非世子名爾國當遣使上請必得旨然後敢授於是日燿遣陪臣杜舜卿等

八威廣錄卷之六

五

告哀請命于朝以寧留安南候命因教安南人行三年喪及稽顙頓首拜謁諸禮儀其後 上聞之大喜賜以寧詩獎諭之明年舜卿以日燿訃音來告且為日燿請封 上乃自製祭文以翰林院編修王濂吏部主事林唐臣賁詔往封日燿嗣王并取以寧所護印詔賜物畀之使至日燿率其臣郊迎及俯伏聽詔北面跪受稽顙如藩臣禮日燿遣使隨王濂等還朝入貢謝張以寧亦還卒於途未幾安南陪臣陳叔明以兵收其王左右殺之使人弒王日燿遣使來貢表署叔明名王客部已受表尋取閱副封見其名異曰

此必有變亟白尚書詰之使者不敢諱直言日燈爲
叔明所逼而歿遂篡位禮部以聞上曰島夷何敢
狡詐如此却其貢不受久之叔明復爲宗人陳端篡
立遣使貢方物甚豐上置之不問第勅諭其貢物
過豐而已後端攻占城病歿海濱使來告哀上遣
使往祭之是時日煇嗣王日煇者叔明之子也踰年
日煇爲其國相黎季犛所弑季犛改國曰大虞自稱
太上皇使其子胡查爲國王詐稱陳氏絕而查其甥
也求權署國事朝廷從之未幾老嫗宣慰使刁緣遣
使護送日煇孫添平來京懇其實季犛懼上表請添

咸賓錄卷之六

六

平歸還以國詔遣廣西都督黃中呂毅前大理卿薛
嵩等護送添平還及入境季犛遣陪臣黃晦卿等迎
候禮甚恭具牛酒犒師中等遣騎覘之壺漿屬路無
他也遂進渡雞陵關山路險峻林莽叢密軍行不得
成列會天雨季季犛乃伏兵山谷中衆數萬鼓譟出斷
橋後騎不得前遂劫添平擒殺之嵩亦歿中等引還
事聞文皇怒四年以新城侯輔西平侯晟等二十
五將軍率各省兵從廣西雲南兩道出討安南而以
尚書劉儁黃福參贊軍務上幸龍江誓師送之輔
等至安南先傳檄數季犛罪二十諭其境內以立陳

氏後意然後帥兵進之是時安南特宣洮富良諸江
爲固聞王師至遂緣北岸樹柵更築土城柵相連
亘九百餘里江南岸列置椿內諸江口俱下桿木以
逆舟楫其土城高峻城外設重濠濠內密置竹簽外
坎地以陷人馬輔下令軍中曰彼所恃此城吾輩報
國立功在此一舉先登者賞不次於是將士踴躍期
夜襲城以舉火鳴角爲號四鼓都督黃中等銜枚昇
攻具越重濠薄城下以雲梯附城都指揮蔡福先登
諸將士繼之火舉角鳴安南兵倉皇矢石不得發皆
散奔師悉入城復巷戰列象爲陣輔等以畫獅蒙馬

咸賓錄卷之六

七

神銳翼而前象皆股慄多中鏡箭傷遂退交軍衆
潰亂殺其帥梁民獻祭伯樂等追至傘圓山歿者不
可勝計項之遂克東西二都凡宣江洮江等州縣皆
降自是季犛將士氣沮輒戰輒敗前後斬首四萬餘
級溺水者不可勝計大獲其戰艦兵仗諸郡邑相繼
來降季犛遁去我軍遂窮追季犛父子於奇羅海口
悉獲之詔求陳氏後已絕乃郡縣其地置交趾布按
都使司府十七州四十七縣一百五十七勅尚書黃
福兼布按二司事勅輔晟來交趾有行能學藝者送
京師擢用九月輔遣柳升露布獻俘季犛蒼及偽將

相下獄餘皆赦之進封輔英國公晟黔國公封柳升
安遠伯餘各陞賞有差時永樂六年七月也八月交
人簡定鄧悉反晟討之失利七年勅輔討之擒簡定
磔於京踰年而陳李擴復叛自稱大越皇帝李擴者
即簡定之從子也稱陳氏後以惑眾其勢重於定輔
復率眾往討轉戰連年始獲之自輔之下交南凡三
獲偽王威震西南夷中頃之召還而中貴人馬騏者
貪而殘苛失眾心黎利遂乘之反捕之不勝赦之不
服宣德元年遣王通柳升等帥兵由廣西雲南兩道
出討之升等師至交趾隘留關黎利及諸大小頭目

八威賓錄卷之六

八

具書遣人詣軍門乞罷兵息民立陳氏後王其地升
等受書不啓封遣人奏聞時利於官軍所經處悉列
柵拒守官軍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如入無人之境升
勇而寡謀不嚴戒備前至倒馬坡獨與百數十騎先
馳渡橋既渡而橋遽壞後隊阻不得進交人伏兵四
起升中鏢死從升者皆陷沒副總兵梁銘參贊尚書
李慶郎中史安王事陳鏞李宗昉等皆死惟王事潘
原大脫歸通聞升死懼不敢出乃與利約和利遂上
書謝罪且乞封時 宣宗厭兵意欲棄交趾未決乃
集諸大臣議張輔等言不可而內閣士奇榮力勸棄

之遂然其言乃遣兵侍羅汝敬等赦利求陳氏後立
之又勅通等班師內外鎮守三司衛所各府州縣文
武吏士携家來歸通至京羣臣劾通及馬騏論久繫
詔獄而利上表言陳氏已絕於是遣禮侍章敞通政
徐琦冊利權署安南國事然利已竊改元帝其國中
失利卒凡六傳而瑀立鄭惟鏗與陳真等共殺之而
立偽沱陽王諲是時偽武川伯莫登庸與兵柄久之
逐諲而自立國號大越無何傳位於其子方瀛而登
庸自稱太上皇諲恐遇害避居清華府登庸復出兵
攻之諲老嫗國以嘉靖九年九月憤悒死而諲故

八威賓錄卷之六

九

臣共立其子寧居於清化府之木州漆馬江與老嫗
隔界登庸屢遣兵攻之而老嫗時為援不能克無何
寧來請兵乃下兵部議以咸寧侯仇鸞尚書毛伯溫
等往討之會兩廣撫守臣厭兵而莫氏先已上表言
黎諲無子垂死時與羣臣議登庸父子有功於國召
登庸子方瀛入付以印章令嗣王國事黎寧乃亂臣
阮淦之子冒稱黎姓者也其所自列如此然大抵皆
誣罔辭也伯溫等至交趾與諸將經畫既定兵眾漸
集馳檄諭其臣以 朝廷興滅繼絕之義討罪止於
登庸父子有能舉郡縣降者即以郡縣授之擒斬莫

登庸父子來降者賞二萬金官顯秩又諭令莫登庸父子果能束身歸罪盡籍土地人民納款聽命亦待以不灰於是伯溫等駐師安南境登庸懼遣使詣軍門乞降躬聽處分詞頗卑切伯溫等承制許之約以十九年十一月初三日來降守臣於鎮南關近地修設幕府將臺以待時登庸子方瀛已灰乃留孫福海於其國至日登庸與侄莫文明并酋目阮如桂等四十餘人入關各尺組繫頸詣所設闕庭徒跣匍伏稽首跪上降表復詣軍門再拜盡籍國中土地軍民職官悉皆處分所侵四峒境土願以內屬仍請每

咸賓錄卷之六

十一

領正朔遵奉舊賜印章謹護守以候更定於是伯溫等宣諭 朝廷威德暫令歸國候命伯溫等疏上詔從之乃降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以登庸為都統使從二品子孫世襲別給銀印舊所備擬制度削去今三歲一貢黎寧仍令守臣勤訪果係黎氏之後授與所據四府境土以承宗祀否則已制下莫登庸已灰伯溫等復上疏請以制命授其孫福海從之遂班師伯溫等進秩賞賚有差未幾福海復為黎寧所逐黎氏仍據國莫氏竄居南海島朝廷置不問而黎氏朝貢至今不絕其俗夷獠雜居粗知禮義獷悍喜

咸賓錄 卷六

關重富輕貧一年三稻一歲八蚕地多魚鹽之利惟交愛人個儻好謀謹演人淳秀好學其譯呼天為雷地為得日為雷月為盪其山川佛蹟山

安鑊山 出美石漢豫章太守范滂嘗遣使於此採石為磬艾山 有仙艾春開花漂落至水魚吞之龍門江 其傍有穴出鸚鵡魚色至龍門江化為龍龍門江 綠口曲而紅此魚能化為龍龍溪 昔陳氏夜過江不能渡忽得一橋富良江其產有蘇合油 其樹生膏為油或雞舌香 可以口含不辛熱禽獸亦不能至花熟都梁香 似藿浮沉藤間子

藤 實皆赤人子藤 集象彼處極難得千歲子 有藤實色可食

藤 實皆赤人子藤 集象彼處極難得千歲子 有藤實色可食

藤 實皆赤人子藤 集象彼處極難得千歲子 有藤實色可食

藤 實皆赤人子藤 集象彼處極難得千歲子 有藤實色可食

藤 實皆赤人子藤 集象彼處極難得千歲子 有藤實色可食

藤 實皆赤人子藤 集象彼處極難得千歲子 有藤實色可食

藤 實皆赤人子藤 集象彼處極難得千歲子 有藤實色可食

藤 實皆赤人子藤 集象彼處極難得千歲子 有藤實色可食

藤 實皆赤人子藤 集象彼處極難得千歲子 有藤實色可食

椰子樹神諸果
上謂之聖鍊 為奇

論曰安南東至海西抵老撾南接占城北連思明殆
雄視南方之國也自漢武滅平南越之後列為郡縣
叛服無常中國未嘗一世忘兵革矣後乘五代之弱
乃自稱王宋卒不能收復故境遂益恣睢偃然自據
及開我 聖祖龍興貢使相尋稱臣請封始未嘗不
效順而後稍驕桀殺我使臣也 文皇勦平而郡縣
之豈非王法宜爾哉蓋炎荒萬里之遠縱之則虎踞
其外守之則蠹耗其內余固謂 文皇之討天威也
宣宗之棄遠慮也二帝之識同一揆矣厥後王師甫
至莫登庸係頸徒跣匍伏納款貽謀之審此足徵焉

咸賓錄卷之六

十一

占城

占城古越蒙氏漢象林後為林邑國唐環王國宋名
占城元與國朝因之周成王時越蒙氏重九譯而獻
白雉以後罕通及漢定南越之後為象林縣屬交趾
者數百年漢末大亂縣功曹子有區連者殺縣令自
稱林邑王子孫相承吳時通使其後王無嗣外孫范
雄代立雄歿子逸嗣逸歿奴文篡立文者日南夷帥
范幼家奴也嘗牧牛於山澗得鱧魚二化為鐵因以
鑄刀刀成文向石呪曰若斫石破者當王此國因所

石如斷芻藁文私心異之范幼嘗使之商賈至林邑
因教林邑王作宮室及兵車器械王寵任之後乃讒
言諸子各奔他國及王歿無嗣文偽於鄰國迎王子
置毒於漿中殺之遂脅國人自立後稍攻破旁國并
有眾四五萬又陷日南襲九真勢遂滋大文歿子佛
立晉日南太守灌遂帥兵討之追至林邑佛請降自
佛五傳而至文敵為扶南王子當根純所殺大臣諸
農平其亂自立為王諸農歿于陽邁立陽邁初在孕
其母夢生兒有人以金席藉之其色光麗夷人謂金
之精者為陽邁若中國云紫磨者因以為名宋初遣

咸賓錄卷之六

十一

使貢獻以陽邁為林邑王陽邁歿于咄立每獻使貢
獻獻亦陋薄而寇盜不已文帝忿其違傲遣檀和之
宗愨蕭景憲伐之景憲為先鋒攻城尅之乘勝即克
林邑咄父子竝挺身逃奔獲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
又銷其金人得黃金數十萬斤其後歷宋齊梁陳朝
貢不絕矣隋文帝既平陳天下無事羣臣言林邑多
奇寶者於是隋帝遣將劉方等擊之其王梵志率其
徒乘巨象而戰方軍不利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
以兵挑之方與戰偽北梵志逐之其象陷軍遂亂方
大破之遂棄城走入其郡獲其廟主十八枚皆鑄金

爲之蓋其有國十八葉矣方班師故地遂空梵志收
合遣人別建國邑更名環王唐貞觀初王頭黎獻駟
象鏐鎖五色帶朝霞大火珠其言不恭赦不問又獻
五色鸚鵡詔還之頭黎歿子鎮龍立獻通天犀後鎮
龍爲其臣下所殺大臣共立頭黎女爲王諸葛地頭
黎之姑子也父得罪奔真臘女王不能定國大臣復
共迎諸葛地爲王妻以女天寶中獻火環大如鷄子
狀如水晶日正午時以艾藉珠輒火出云得之羅刹
國自後罕通周顯德中占城遣使來獻有通犀帶菩
薩石又有薔薇水灑衣經歲香不散猛火油得水愈

咸賓錄卷之六

古

熾國人用以水戰宋時四百餘年朝貢不絕貢物有
琉璃犀角象牙孔雀龍腦香大食瓶馴象獅子紅白
鸚鵡紫礦沉檀諸香等物地與交鄰數爲交趾所侵
故入貢時輒以討交趾爲請宋以交趾通不絕勿許
也淳熙間占城以舟師襲破真臘慶元以來真臘大
舉入占城復仇俘其王戮其臣僕勦殺幾無噍類更
以真臘人爲王元至元中遣右丞咬都往諭占城王
明年其王送表貢方物稱臣內屬元命咬都即其地
立省以撫安之既而王太子補的專國元使往還國
及馬八兒國經占城者皆被執於是占城行省遣將

陳仲達劉金等率兵四面攻之占城大敗國王亭由
補刺者吾棄行宮燒倉廩與其臣逃入大州西北鴉
候山元兵攻大州王遣其舅寶脫禿花等詣行省來
降獻雜布二百匹大銀三錠小銀五十七錠碎銀一
甕來歸款又獻金葉九節標槍言國王中創病太子
補的被傷已久俟王病少愈詣闕進見也行省尋遣
人覘之語皆僞情王實聚兵三萬餘於鴉候山遣使
交趾真臘閩婆等國借兵期與元兵交戰於是行省
遣萬戶張顯等往攻王所棲之境其地山林阻隘不
能進占城人旁出截歸路軍皆歿戰得解還營頃之

咸賓錄卷之六

十五

江淮省遣萬戶忽都虎等至占城助咬都軍見已班
師遂令百戶陳奎招其國王來降王遂奉表歸款元
自是不復加兵矣我朝洪武二年遣吳用顏宗睿
楊載等使占城瓜哇日本等國賜玉璽書是年遣使
朝貢我遣使封阿答阿者爲占城國王未幾上聞
安南占城相攻占城遣使來告乃命編修羅復仁主
事張福以詔諭之令宜畏天守分各罷兵歸國如互
執兵端禍不能逃詔至二國各聽命四年占城復遣
使奉金葉朝貢言安南數侵境乞賜兵器樂人俾安
南知我乃嚴教所被輸貢之地不敢欺凌上憐之

命中書省咨言即諭安南罷兵兵器不爾吝但以安南故賜爾是助爾構兵也樂器有聲律華夷方言本異中國人不可遣遣爾國人能習華音者來習樂十六年遣子賀 聖節賜勘合文冊二十四年使至以臣弒君故絕之永樂四年勅王占巴的賴得黎賊父子及其黨惡即械送京尚書陳洽在南交軍中馳奏占城國王占巴的賴奉命出兵討安南陰懷二心愆期不進及進至化州輒肆虜掠又以金帛戰象資季擴季擴亦以黎蒼女遺之復約季擴舅陳翁挺等三萬餘人侵升華府隸四州十一縣地驅掠人民罪下

八威廣錄卷之六

十六

季擴一等耳請發兵討之 上交趾初平不欲窮兵遠夷遣使諭王歸我侵地命三年一貢正統六年國人請封其嗣王成化中遣使冊封正使卒海上副使論罪戍邊弘治中復遣使告安南侵據狀乞命官往正其罪 上欲從之徐溥等上言春秋王者不治夷狄今若遣使往至安南彼小必掩過飾非大必執迷抗命置之損威擊之貽患尤大宜勿聽乃止其國南距真臘西距交趾東北際海自閩長樂五虎門西南行順風可十日至其地自廣州發舟順風八日可至俗獷悍果於戰鬪商船至即差官監盤十取其二

外聽交易尚釋教王冠三山金花玲瓏冠衣白靴足乘象或黃牯車每視朝有美女三十人侍從官屬皆膜拜臣焚葉冠男蓬頭女後椎結所居茅茨不得踰三尺民衣紫衣衣玄黃罪次出入乘象馬粒食亦鮮食殺牛祭鬼驅象逐邪市用金銀焚衣祭天地性好潔日三五浴以腦麝塗體以諸香熏衣地不產茶惟以檳榔止渴釀酒甕中俟熟賓主繞甕坐筒而啞且啞且注水味盡而止文書用羊皮及黑木皮無閏月晝夜各分五十刻其刑罪輕者以四人拽伏於地藤杖鞭之罪當死者以繩係於樹用校槍齊喉而殊其

八威廣錄卷之六

十二

首若故殺劫殺令象踏之或以鼻捲撲於地犯姦者男女各入一牛以贖罪負國王物者以繩拘於荒塘物充而後出之王當賀日沐人膽汁將領獻人膽為賀第不用中國人膽傳云往年有用華人一膽者是日一甕之膽盡皆朽腐王即病歿故戒之王在位三十年即入山茹素受戒令子侄攝國居一歲顛天誓曰我不道當充虎狼食或病歿期年無恙復入為王若民入山為虎所噬或舟行被鱷魚之厄其家訴於王王命國師作法誦咒書符投名歿所虎魚即自投赴請命殺之若訟曲直難辨者令過鱷魚潭曲者魚

出食之直者雖過其前鱈魚自避此與梁書所載扶南事同國中

人非日午不起非夜半不眠有婦人號屍致魚者目

無瞳夜飛頭入人家食小兒穢氣頭返合體如故失

其體不得合則死矣昔漢武時因墀國使者云南方

有解形之民能使頭飛南海左右手飛東西海至莫

頭還肩上兩手遇疾風飄於海外即此是也其譯語

呼天為刺儀地為打納日為仰胡銳月為仰不藍其

山川金山山石皆赤其中產金不勞山犯罪則送此

為大其產大火珠與唐時所獻火環同菩薩石薺薇水猛火油

前見奇南香惟產此國生金即金山所產者吉貝樹名也其華成時如鸞毳抽其緒縵

為布亦野牛性甚狠見人身穿青海棗樹如栝實

一實味觀音竹如藤長二丈節長千步草魚之香

皆甘婦人魚狀如婦人形髮皆具出海鏡如蚌中有

如海鏡饑則蟹出拾食寶母狀如美石每月望夜

飽歸腹則海鏡亦飽也寶母以置海邊可集諸寶

世不見澄水珠投濁水中則其水為奇

論曰林邑占城故越蒙氏諸史載之第考越蒙氏之

事則有大謬不然者蓋當周成王時越蒙貢雉使者

曰吾受命國之黃耆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

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故越萬里來獻周公歸之王

為指南之制使者載之由扶南林邑海際暮年而至

國焉今占城之地路從閩廣順廳不踰旬日可至奚

待期年且又云由林邑海際而行何也在秦漢既名

林邑乃後漢及王莽時有書越蒙貢白雉者此又曷

以稱焉余本志中但列越蒙之名而略其事蓋疑之

也第以勢力孱弱之國地鄰安南輒受侵辱故入貢

時輒以討安南為請夫夷狄相攻中國之利也帝王

馭夷如馴鳥然寧饑勿飽飽則搏風而逝矣儻助之

兵而令占城得志安能必其後之向化如今日哉

聖祖知之故 詔諭安南罷兵勿從其請一以外杜

夷奸一以內恬民事其神謨遠略代罕儔焉彼區區

越蒙之獻又未足為今日重也

真臘

真臘本扶南屬國漢成帝時獻萬年蛤夜光珠帝以

蛤賜趙后以珠賜婕妤後久未通至隋復通中國唐

初其王質多斯那并扶南其勢遂威扶南者其先有

女人為王號曰柳葉年少壯健裸體披髮不制衣裳

其南有徼國事鬼神者字混填夢神賜之弓乘賈人

船入海混填晨起即詣廟於神樹下得弓便依夢乘

船入海至扶南外邑柳葉人眾見船至欲取之混填

即張弓射其船穿度一面矢及侍者柳葉大懼舉眾降混填混填乃教柳葉穿布貫頭形不復露遂治其國納柳葉為妻生子分王七邑其後王混盤況以詐力間諸邑令相疑阻因舉兵攻并之乃遣子孫眾分治諸邑號曰小王盤況年九十餘歿立中子盤盤以國事委其大將范蔓盤盤立三年久國人共舉蔓為王蔓勇健有權略復以兵威攻伐旁國咸服屬之自號扶南大王乃治作大船窮漲海攻滅旁十餘國開地五六千里後為其弟子旃篡立蔓歿時有乳下兒名長在民間至年二十乃結國中壯士襲殺旃旃大名長在民間至年二十乃結國中壯士襲殺旃旃大名長在民間至年二十乃結國中壯士襲殺旃旃

一八威廣錄卷之六

十九

將范尋又殺長而自立吳時遣中郎康泰宣化從事朱應出使其國國人猶裸唯婦人著貫頭泰應謂曰國中實佳但人褻露可怪耳尋始令國內男子著橫幅大家截錦為之貧者用布晉武帝穆帝時俱遣使來貢其後王儵陳如本天竺婆羅門也有神語曰應王扶南儵陳如心悅南至盤盤扶南久聞之舉國欣戴迎而立焉復改制度用天竺法儵陳如歿其後王梁書具載有世次名號歷宋齊梁朝貢不絕梁大同初遣使獻生犀又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詔遣沙門釋雲寶隨使往迎之其髮青紺色以手伸之隨

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為螽形案僧伽經云佛髮青而細猶如藕莖絲佛三昧經云我昔在官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螽文則是真為佛髮也項之其國有人持一碧玻璃鏡來貿易者鏡廣一尺五寸重四十斤內外皎潔置五色物於其上向明視之不見其質問其價約錢百萬貫舉國不識莫有酬其價者以示杰公杰公曰是上界之寶也當為國王及大臣所藏爾胡客何由得之必竊盜至此者胡人逡巡不能對俄而其國遣使追訪果如所言隋時其王姓古龍遣使貢獻唐貞觀中貢白頭國二人素

一八威廣錄卷之六

二十

首白身如凝脂然未幾真臘滅之據有其地扶南遂以真臘自武德至聖曆間凡四來朝至神龍中分為水陸真臘二國大曆中其副王婆彌及妻來朝獻馴象十一擢婆彌試殿中監賜名賓漢是時德宗初即位珍禽奇獸悉縱之蠻夷所獻馴象畜苑中元會充庭者凡三十二悉放荆山之陽元和中外真臘亦遣使貢獻言屬國有道明國無衣服見衣服者共笑之蓋幾與禽獸為羣矣宋政和至紹興間朝貢不絕朝廷封其王與占城等馬淳熙間占城襲破其國真臘人養精蓄銳十有餘年大舉入占城更立真臘人為

王於是占城遂爲真臘屬國矣我朝洪武六年國王忽兒那遣使表獻方物賜大統曆文綺自是朝貢不絕昔元時周達觀出使其國著有真臘風土記載其事甚詳其最異者言國王每夜臥一金塔上有九頭蛇精係女身來與國王同寢交構二鼓方出可與妻妾同睡若此精一夜不見則王必期至矣若王一不往亦必獲災禍亦有儒釋道三種呼儒爲班詰於頂上以白線挂之別其爲儒也呼道爲入思其國中道教少亦不甚尊呼僧爲苾芻其教最盛王公庶人皆敬畏之如神明然民家養女至八九歲必命僧

咸賓錄卷之六

三

去其童身名曰陣毯蓋官司於中國四月內頒命陣毯之家先行申報然後行其事秘不令唐人見之陣毯後必用金銀布帛等物與僧贖身否則此女終爲僧有矣前此父母必與女同寢以後斥於房外任其所之刑無絞斬重罪則坑之次則斷手足耳鼻次則罰金而已其土地靈人多術法如辨盜真僞置其手油鍋中真爲盜者手即腐爛否則皮肉如故又辨訟曲直令兩家各坐一小石塔三四日其理曲者必獲證候或身生各病理直者略無纖事謂之天獄婦多淫國多兩形人每日十數成羣行於墟場間常有招

來唐人之意反有厚饒人歲則擲野曠中俟有鷹犬類來食頃刻而盡則謂父母有福否則謂之惡報今亦漸有焚者男女椎髻以去髮爲厭制國王仍用塔葬交易皆婦人唐商人到彼必先納一婦爲便其見唐人亦頗加敬畏呼之曰佛云余觀通典通考各代史異域志諸書所載俱未有如此之異者但言其國地無霜雪自四月至九月日夕皆雨水高十丈巨樹盡沒民移入山居至十月絕無雨水民復還耕種王三日一聽朝坐五香七寶牀上施寶帳以文木爲竿象牙金鈿爲壁其冠履服制大都盡華飾也民俗亦

咸賓錄卷之六

三

侈靡以錦圍身故諺云富貴真臘官名與占城同輒與參半朱江二國和親數與林邑陀栢二國戰爭其人行止皆持甲杖王初立日其至咸兄弟立刑殘之令別處供給不得仕進法無牢獄有罪者先齋戒三日乃燒芥極赤令之捧行七步蕃殺漢人即償其死漢殺蕃人罰金而已人或以五香木燒尸收灰以金銀盆盛之貯之水中貧者或用瓦亦有不焚送屍山中任野獸食者其鄰有西棚國天隅有一竅極明土人稱爲天門云女媧氏之所不至也其譯語父爲巴馳母爲米姑兄爲邦弟爲補溫其山川則陵伽鉢羅

山其有神祠名奕多利祭川人肉每以其產嘉果

建同魚也鼻如象及水止浮胡鵝也入足大魚望之

每五六月中毒氣流行即以白風母以猿打死得風

塞其鼻則死不復却塵獸其皮不沾塵故名元載

生矣交趾亦有之金顏香為佳能聚眾香番人以之塗身毗野

亦有小格姿田羅實似歌畢佗實似鰐魚龍特無角耳肚甚

脫美人酒美人口中含而為奇

論曰真臘自古通貢俗同諸夷而周達觀所紀獨異

羣書至辨盜辨訟事西南諸國多有此俗非特真臘

然此何故也蓋地通印度奉佛甚謹善惡報驗佛法

威賓錄卷之六

固然嘗讀內典見有阿闍王今醉象蹋佛佛以慈善

根力舒五指成五獅子以佈醉象事又有西土龍樹

與善呪娑羅門角力娑羅門化大池蓮坐其上龍樹

化白象入池鼻舉蓮花高擲娑羅門事此惡驗也又

有毗奢利國有人如馬裸露見王號呼王運神力分

身為蚕頭乃得衣事又有波斯匿王收五百賊剋其

兩目棄入坑中爾時羣賊苦痛念南無佛達摩以慈

善根力吹藥令人賊目悉平事此善應也諸如此類

不可勝述余恐士人以真臘事為誣故偶敘之末云

瓜哇

瓜哇漢晉以前未聞唐為訶陵宋為闍婆元為瓜哇

國朝因之唐貞觀中訶陵王遣使者貢金花等物至

上元間國人推女子為王號悉莫威今整肅道不舉

遺大食君聞之齎金一囊置其郊行者輒避如是三

年太子過以足躡金悉莫怒將斬之羣臣因請悉莫

曰而罪實本於足可斷趾羣臣復為請乃斬指以狗

大食聞而畏之不敢加兵大曆中訶陵使者三至元

和中獻五色鸚鵡頻伽鳥咸通中獻女樂又獻金花

帳溫涼牀龍鱗席鳳毛褥玉髓香瓊膏乳宣宗陳之

以迎佛骨自後罕通宋元嘉中奉表入貢淳化初國

威賓錄卷之六

王穆茶羅遣使貢方物甚夥使者言其國與三佛齊

有仇怨互相攻戰山多猴不畏人呼以霄霄之殼即

出或投以果實則有大猴二先至土人謂之猴王猴

夫人食畢羣猴食其餘其鄰國名娑羅門有法善察

人情人欲相危害者皆先知之詔賜金幣甚厚賜良

馬戎具以從其請大觀後朝貢不絕尋以南郊事授

中國官職封為闍婆國王食邑二千餘戶自是宋每

遇大禮加闍婆王官邑以為常矣元至元中詔史弼

高興等征瓜哇水陸並進軍會船中無水海水鹹不

可食士饑渴欲死史高拜天祝之尋以鎗挿海灘中

清泉涌出因名聖水士卒得天賜遂大奮擊殺傷甚眾尋撫諭降之至我朝其國分東西二王洪武時凡兩遣使來貢已而我使至三佛齊爪哇要而殺之置不問至永樂三年東王寧人之達哈遣使請印與之五年西王都馬板滅東王時我使過東王城西王殺我百七十人後懼遣使謝罪勅令償死者黃金六萬兩而爪哇遣使貢萬兩上綱其金曰朕利金耶令遠人知畏爾十六年獻白鸚鵡令三年一貢其國天無霜雪四時常熱王居不甚麗民皆茅茨其國有四處王無常居往來四處之間一曰杜板民千餘家二

八咸賓錄卷六

三五

人爲長聖水在馬一曰新村原係沙灘之地因中國人來此居遂成村落民甚殷富各國番船到此貨賣一曰滿者伯夷民二三百家頭目七八人以輔其王曰蘇魯馬益民千餘家亦有村王有大洲聚猴數萬惟一老雄猴爲主一老番婦人侍立其傍俗婦人求嗣者備酒肉餅果等物禱於老猴老猴喜則先食其物衆猴隨分食之尋有雌雄二猴前來交感爲驗此婦歸家便即有孕否則無孕且又能作禍故人家多備食物祭之傳言唐時其家人有五百口男婦兇惡忽一日有僧至其家取水喫之五百人俱化爲猴惟

一老姬未化今舊宅猶存此亦大奇事也其四處人亦有西番胡人唐人土人三種胡人久居服食雅潔唐人持齋受戒土人有名無姓猴頭赤脚無椅榻匙筋啖食蛇蟻虫蚓與犬豕同寢食不爲穢也男必佩刀刀極精巧不設刑禁輕者許以物贖重者藤繫殺之其民不爲盜道不拾遺諺云太平關婆是也書同瑣里無紙筆惟以尖刀刻於菱葦葉上亦有字法市用中國古錢病不服藥但禱神求佛其人死灰不朽喪有水葬火葬犬葬惟灰者所欲女人有毒中國人與之交接則苦瘡或致灰若涎液露著草木即枯其

八咸賓錄卷之六

三五

國俗四季每月望夜前後番婦數十人聚衆成隊一婦爲首衆婦隨行月下首婦唱則衆婦皆和至親友富貴家則贈以鈔帛等物每月十月有竹槍會其國王及妃各乘一車至會所令男子二人爲偶各執竹槍妻各執短木列其旁及交敵三合妻各以短木隔之曰那刺那刺則退設中槍灰王令勝者與灰者金錢一個灰者妻即隨勝者而去舊傳鬼子魔於此地與一罔象相合生子百餘啖人血肉人被啖盡一日雷震石裂中坐一人衆異之奉爲國王即領兵驅逐罔象而不爲害相傳至今其國之移文後書一千三百

七十六年考之乃肇啓漢初時也旁有蘇吉丹國裸體跣足俗甚醜惡其東則女人國見朝鮮志愈東則尾閭之所洩非人世矣亦有飛頭食人者衆共祠之名曰虫落因號落民地凡自泉州發舟一月可至其山川

鸚鵡山出鸚鵡八節洞元史高典會兵于此其產有綵鳩綠鳩紅白鸚鵡倒挂白鹿白猿白猴俱純白色唐宣宗時南海蠻獻白猿脂數

椰極如批把肉二塊味佳蚕吉柿如石蝦蟇丹樹也其

又有梳椰鹽從山穴中涌爲奇出國人食之

論曰昔郅支樓蘭漢諸夷中大國也邀殺漢使陳湯傳介子猶擊斬之今瓜哇最爾小蠻橫行猖獗其罪

一八威賓錄卷之六

三七

過於郅支樓蘭遠矣倘與師伐罪勢如破竹第帝王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祖重行之詔罰以金尋又却之曰今遠人知畏爾君子謂是舉也德莫厚焉威莫加焉俾四夷聞之爭向化矣

三佛齊

三佛齊即舊港國又名淳林東南海中大國也唐天祐初遣使貢方物宋自建隆以至淳熙朝貢不絕貢物則有水晶火油象牙乳香薔薇水萬年棗偏桃白沙糖水水晶指環琉璃瓶珊瑚樹崑崙奴崑崙奴者能踏曲爲樂者也我朝洪武時國王恒麻沙那凡三

遣使朝貢賜大統曆文幣項之其後我招諭拂菻時其王恒麻沙那次賜王子麻那者巫里三佛齊國王印自廣東人陳祖義者脫罪避居其國久之得爲將領暴掠番商永樂中太監鄭和至三佛齊祖義鄉人名施進者訴於和和擒祖義獻俘闕下以進代之進沒女二姐嗣其地自廣州發舟正南行半月可至自泉州行月餘可至番舶輻湊多廣東漳泉人士沃宜稼穡諺云一季種谷三季生金言米谷盛而爲金也習水戰服藥刀不能傷遇敵敢死鄰國畏之水多土少惟將領陸居民率架筏水中架梁柱不輸租賦

一八威賓錄卷之六

三八

有事隨時調發語言如瓜哇市用錢布并燒煉五色珠字用梵書以其王指環爲印王出入乘船身纏花布衛以金鏢俗稱其王爲龍精不火食食則大荒不水浴浴則大潦惟食沙糊浴薔薇露而已前後國王各先用金鑄其形質代代勿毀舊傳其國地面忽然穴出生牛數萬人取食之後用竹木室其穴乃絕其產物亦多有火雞項有軟紅冠如紅網二片澤身如能火炭故名用棍打擊不神鹿高三尺大鶴頂海鶴能久與滿刺加出者不同血結治傷薔薇水金銀香色白如銀腥膻膻形如飛甚佳取其腎以清爲奇

論曰海濱諸國兩粵凶命多遁歸之大都能導夷人作逆如日本事可概見也第三佛齊勢孱弱爾陳祖義施進俱係叛賊謂宜先誅祖義旋及施進即不然檻進抵京以杜後來可也曷為官之同罪異罰鄭和失之矣

暹羅

暹羅本暹與羅斛一國暹國漢亦肩之遺種也土瘠不宜耕種羅斛土腴衍多獲暹人歲仰給焉自古不通中國元至正間暹人降於羅斛合為一國進金字表欲元遣使至其國比至元已先遣使彼蓋未之知

八歲廣錄卷之六

二九

也賜來使素金符佩之使急追詔使同往大德初暹國王上言其父在位時朝廷嘗賜鞍轡白馬金縷衣乞循舊例以賜元賜以金縷衣不賜以馬我朝洪武初遣大理聞良輔往諭之國王忝烈昭昆牙遣使朝貢併獻其國地圖上遣人賜以印誥永樂初乞量衡為國中式詔給之頃之其國使與琉球修好為風漂舟至福建省布政司籍記船物請命上曰番邦修好美事也豈可利其物而籍之其令布政司舟壞者修理乏食者給粟俟有便風仍導之去使歸暹人戴之自是朝貢不絕而我亦輒遣使封其嗣王成

化間其貢使有美亞者乃本朝汀州士人謝文彬也昔因販鹽下海為風飄入暹羅遂仕其國嘗至南京為其從子贊偶遇識之為織殊色錦綺貿易番貨事覺下吏始吐實焉嘉靖中國王遣使貢白象及方物白象已斃遺象牙一枝長八尺牙首鑲金石榴子十顆中鑲珍珠十顆寶石四顆尾置金剛錐一根又金盒內貯白象尾為證隆慶時為東牛國所攻欽賜印信被兵焚無存奏請另給禮部議往彼國取印篆字樣并精通番字人員赴京教習後使來遂賜冠服留教習其國由廣東香山縣登舟順風計約四十日可

八歲廣錄卷之六

三十一

至遇東風飄舟西行即舟壞猶可登山東有山名萬里石塘者起自琉球國潮至則沒潮退方見若東風飄舟至此十無一存者故彼來貢必五六月南風此去則用十一二月北風過此則不敢行矣王宮殿壯麗民樓居上聯檳榔片或陶瓦覆之坐臥即於樓上簾以檀及藤席無牀几之制惟王以受封天朝故留髮臣及庶民俱剪髮婦人留髮粧髻於後無姓有名為官者稱倭某為民上者稱柰某最下稱隘某葬有烏葬火葬水葬王灰水銀灌腹以帛纏之同片腦納棺中停置一年仍用火化拾骨葬于塔下貴人亦然

小罪枷桎遊市中大罪殺之河邊浮水上好誦佛經字皆橫書橫誦俗頗移利敬富笑貧言語多類廣東婚姻俗浮澆習水戰好鬪喜寇掠市物少則用海貳多則用銀銀必經王鐵印印過每百兩入稅六錢方可通行無印紋即私銀也三犯者久婦人多智凡事夫決於妻妻與中國人交恬不為耻反以交多者為榮男陽嵌鏡鈴或一或三富者金銀貧者以銅行則有聲婚姻用僧取女紅帖男額上氣候常執無霜雪其譯語天為普刺地為佃因日為脈月為晚物產最饒小民多載舟往他國商販有金鋼錐菁薇露羅

八咸賓錄卷之六 三三

斛香味極清遠奇木其花鬚類黑漆匙筋以之飲食油膩不能汚偶以染茶隨手而消白

鼠如雪白奇龜六足酒四夷中酒以暹羅為第一為異

柯枝

柯枝古槃槃國也東連大山西南北皆海漢晉未通宋梁時俱三遣使入貢隋大業中亦復遣使後絕獻物有佛畫塔圖菩提樹葉舍利子我朝洪武中來貢至永樂二年王可亦里遣使朝貢十年復遣使請封其國大山詔從之是時太監鄭和使至其國國王瑣里人也首纏黃白布上不衣下縈絲悅束絲壓腰綴椰木葉芒屋國人五種曰南昆與王同類祝髮以

綿懸脛為貴族次回回人次富有財者曰哲地次牙繪曰革全又次卑賤者曰木瓜木瓜濱海穴居捕漁為業屋簷不得過三尺上衣不過膝途遇南昆哲地即伏候過乃行王尚浮屠敬象牛建寺範金為佛佛座四旁砌成溝渠中穿一井每旦鳴鍾鼓汲井泉以灌佛頂數回已乃禮之有曰濁肌者蓋道士流也不剃胎髮髮縷縷垂後牛糞灰塗體亦取與女行吹大螺妻隨之乞錢氣候常熱多雨五六月間大雨街市成河至八月乃盡市用銀錢十五當金錢其山川鎮國山木樂二年封產蓬蓬奈肉紅味甘夷人乾以附遠珠寶香布

八咸賓錄卷之六 三三

等物俱佳

討來思

討來思即古赤土國也隋時通焉煬帝嗣位募能通絕域者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帝大悅遣齋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駿等至於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舶三十艘來迎吹蠡擊鼓為樂更進金鑲以纜船月鑷金合二枚貯香油金瓶八枚貯香水白疊布四條以擬供使者盥洗其日未時那那迦又將象二頭持孔雀蓋以迎使者并致金盤金花以藉詔函男女百人奏蠡

鼓婆羅門二人導路至王宮駿等奉詔書上閣王以下皆坐宣詔說引駿等坐奏天竺樂事畢駿等遣婆羅門就館送食以草葉為盤具大方丈因謂駿曰今是夫國臣非復赤土國矣後數日請駿等入宴儀衛導從如初見之禮王前設兩牀牀上設草葉盤方一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鼈猪鱉蠃之肉百餘品延駿升牀從者於地席各以金鍾置酒女樂迭奏禮遺甚厚遣那那迦隨貢方物并獻金芙蓉冠龍腦香以鑄金為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為表金函封之今婆羅門以香花奏蠡鼓而送之駿以明

咸賓錄卷之六

三三

年春與那那迦於弘農謁帝帝大悅授駿等執戟都尉那那迦等官賞各有差以後不通中國我朝名討來思宣德六年遣人朝貢其國近山山下有水赤色望之如火杜氏通典載其王姓瞿曇氏名利富多塞不知有國遠近稱其父釋王位出家為道傳位於利富多塞在位十六年矣其俗皆穿耳剪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尚釋敬佛教重婆羅門婦人作髻於頂後男女通以朝霞朝雲雜色布為衣豪富之室恣意華美唯金鑲非王賜不得服用每婚姻擇吉日女家洗期五日作樂飲酒父執女手以授婿七日乃

配既娶即分財別居唯幼子與父同居父母兄弟死則剔髮素服就水上構竹木為棚棚內積薪以屍置上燒香建幡吹蠡擊鼓以送火焚薪遂落於水貴賤皆同唯國王燒訖收夾貯以金瓶藏於廟屋冬夏常濕雨多霽少其產甘蔗酒雜以紫瓜根味絕美龍腦香為奇

沙哈魯

沙哈魯古投和國也隋時開馬唐貞觀中遣使奉表以金函盛之又獻金榼金鎮寶帶犀象海物等數十品自後未通我朝名沙哈魯永樂間七十七人來貢其地民淳耻鬪物產豐饒覆屋以瓦竝為閣而居

咸賓錄卷之六

三四

屋壁皆以彩畫之坊內皆王宮室城外人居可萬餘家王宿衛之士百餘人每臨朝則衣朝霞冠金冠耳挂金環頸挂金涎不足履寶裝皮履官屬有將軍功曹參軍州郡縣等官號刑法盜賊多者或輕者穿耳及鼻并鑽鬢私鑄銀錢者截腕國無賦稅俱隨意貢奉無多少之限以農商為業國人乘象及馬一國之中馬不過千匹又無鞍轡唯以繩穿頰為節制音樂則吹蠡擊鼓或喪則祠祀哭泣又焚炭以甕盛之沈於水中若父母之喪則截髮為存其國市物并貿易皆用銀錢小如榆莢有佛道有學校文字與中夏不

同物產甚多交易海中諸國西域賈胡輒以廉價得奇貨去沙哈魯人不識也

百花

百花古注輦國也自古未通中國宋祥符中國王茶羅遣進奉使侍郎婆里三文等奉表來貢三文等以盤捧真珠碧玻璃升殿布於御坐前降殿再拜譯者導其言云十年來海無波濤故老相傳中國有聖人故來入貢其國王衣鮮亦雅馴大略云伏惟皇帝陛下功超邃古位建大中衣裳垂而保合乾坤劍戟鑄而範圍區宇神武不殺人文化成廓明明之德以臨

一八歲嶺錄卷之六

三五

御下民懷翼翼之心以昭事上帝至仁不傷於行葦大信爰及於淵魚故得天鑒孔彰帝臨有赫顯今古未聞之事保邦家天定之基竊念臣微類醯雞賤如芻狗世居夷落地遠華風虛荷燭幽曾無執贄今者竊聽詞頌普及遐陬限年屬於桑榆阻躬陳於玉帛矧滄溟之曠絕在跋涉以稍難是敢傾倒赤心遙瞻丹闕任土作貢同螻蟻之慕羶委質事君比葵藿之向日謹遣使三文等五十二人奉土物朝貢云其使離本國凡千一百五十日至廣州焉自是數來朝貢其使自言願將上等珠就龍牀脚撒殿頂戴瞻禮

以申向慕之誠乃奉銀盤升殿跪散珠於御榻下而退謂之撒殿以後來貢者遂以貢物撒殿為常矣元時未聞我朝謂之百花國多奇花故名洪武十一年國王刺丁刺者望沙遣使朝貢其俗尚佛富饒民有罪即命侍郎一員處治之輕者繫於木格笞五七十至一百重者則斬或以象踐殺之其宴則國王與四侍郎膜拜於階遂共坐作樂歌舞不飲酒而食肉俗衣布亦有餅餌嘗饌執事有婦人其兵陣用象屠前小牌次之校槍人之長刀又次之弓矢在後四侍郎分領其眾國東市約二千五百里有悉蘭池國時

一八歲嶺錄卷之六

三五

相侵伐其產真珠象牙珊瑚玻璃龜筒檳榔豆蔻吉貝布獸有山羊黃牛白鹿紅猴禽有山雞鸚鵡倒挂鳥果有餘甘山谷白生實如橄欖始爾味酸飲水乃佳藤蘿千年棗椰子甘羅崑崙梅婆羅密實生幹上形似冬小皮若果多林刺內肉層疊味佳于亦可炒食花有白散絲蛇脰併桑麗秋青黃碧婆羅羅連蟬紫水蕉為奇

答兒密

答兒密古丹眉流國也自古不通宋咸平初國王多須機遣使九人來貢木香十斤翰鐵各百斤胡黃連三十五斤紫餅百斤紅德一合花布四疋蘇木萬斤

象牙六十一株召見崇德殿賜以冠帶服物及還又賜多須機詔書以敦獎之我朝永樂中遣使十八人來朝貢方物詔優禮之其俗以板為屋跣足衣布無紳帶以白紵纏其首貿易以金銀其土所居廣袤五里無城郭出則乘象刑專用箠朴其產犀象犀角紫鉗蘇木等物

淡巴

淡巴古狼牙脩國也梁時聞焉天監中遣使阿撒多奉表辭皆佛語其言立國以來四百餘年後嗣衰弱族有賢者國人歸向之王聞乃囚執之其鎖無故

咸賓錄卷之六

三七

自斷王以為神不敢害逐之奔天竺天竺妻以女俄而狼牙王次大臣迎還為王今上表者乃其子婆伽達多也自後不通于國我朝名淡巴洪武十年國王佛喝思羅遣使朝貢其國風景秀瞻地廣產多石城瓦屋王出入乘輿跨馬頗有威儀男女咸務耕織常業市有交易國無寇盜稱樂土矣物產大略與真臘同

錫蘭山

以下俱東南西南海國其世次名號前代難考第以其通貢中國故備列之

錫蘭山在大海中永樂七年遣太監鄭和賞詔并賜物諭之其國王亞烈若奈兒瑣里人也負固不恭謀

害舟師和暗設兵器令象夜半銜枚殺之入其宮生擒國王至九年獻俘闕下 朝廷赦之還國封國人所推耶巴乃那者為王正統天順間輒遣使來貢其俗尚釋重象牛煨牛糞塗體飲牛乳不食其肉殺牛者必王官民居且必調牛糞塗室而後禮佛兩手直舒於前兩腿直伸於後胃腹皆著地而拜國富饒地廣人稠亞於瓜哇人必用火化婚姻則親鄰婦人皆兩手齊拍胃乳而叫號哭泣為賀男去鬚毫留髮女推髻皆以布纏之土宜稻市用金錢所經海中有赤卵塢塢人穴居男女裸若野獸然食魚蝦及芭蕉子

咸賓錄卷之六

三八

傳云若有寸布在身即生爛瘡昔釋迦佛過海於此地入水澡浴塢人盜其衣被釋迦呪誓以故至今人莫能衣其山川古蹟則翠藍山產諸寶石嶺有巨足跡云是盤古足跡也彼國人言寶石乃盤古淚浮沙網取傾入珠池內作液結成故有五色光彩爛淘珠焉海邊山有一盤石印足跡甚長四時用而貨也石跡有水不乾云釋迦足跡也山下有寺乃釋迦涅槃處其產青米藍石黃鴉鵲石青紅寶石真身尚在寺中每遇大雨衝流山龍涎香前見為奇下沙中拾取之

滿刺加

滿刺加永樂三年王西利八兒速刺遣人朝貢七年我遣太監鄭和賜印誥封為王九年嗣王拜里迷蘇

刺率其妃子及陪臣五百四十人來朝 上御奉天門宴王賜王并王妃及子侄賞各有差十二年國王于母幹撒干的兒沙來朝告父卒 詔命嗣封以後宣德天順成化時輒遣使來貢成化末給事中林榮行人黃乾亨奉使冊封其王溺海歿各廕一子入監讀書其地瘠鹵舊有五畧隸暹羅未稱國既奉我正朔遂不入暹羅貢俗淳朴尚回回教王白布纏頭身穿細花番布如袍出入乘騎男方帕包頭女人撮髻腦後俱上穿色布衫衫下圍白布各色手巾身膚黑如漆間有白者唐人種也民舍如暹羅婚喪大類爪

八威嶺錄卷之六

三十九

陸地瘠少收人多泛海取魚蚌為業國有一山泉流溪下民以溪中淘沙取錫煎銷成塊及織艾葦篔以通市有龜龍四足長牙齒人又有黑虎能變人形入市其譯語呼天為安刺地為布迷日為哈利月為補藍其山鎮國西山永樂中賜其產火雞紫赤其子殼黑熊黑猿白鹿波羅密樹脂結成者夜點艾葦篔其葉織成忽魯謨斯

忽魯謨斯永樂三年太監鄭和至其國國王遣人貢

獅子麒麟馬匹珍寶等物其地土沃民富人貌偉願喜佛惡殺壘石為城酋長深居練兵畜馬民亦壘石為屋有三五層者其厨廁臥室待客之所俱在上也男奉髮長衫善騎射女編髮四垂帛繚其項耳挂瓔珞腕腿俱金銀錫以青石磨水粧點日唇花紋為美此富家之飾也婚姻用媒如中國禮市用銀錢國法禁酒有造酒者棄市文武醫卜技藝之人絕勝他國國中有大山山四面出四種物一面出鹽如紅礬塊有重三四百斤者可碎之而食亦可刻為器皿一面出紅土色如銀珠一面出白土若石灰可以粉牆

八威嶺錄卷之六

四十一

一面出黃土色如薑黃王差人守管各處自有人來收買為用其產松子長二寸許葡萄乾有三四樣一紫一白大尾羊重者七八十斤尾闊尺餘重鬮羊馬哈獸如剪淨者用上帶草上飛見福鹿馬哈獸馬哈獸亞魯

亞魯

亞魯小國也洪武初詔諭海南其國來貢俗淳朴言語婚姻等事皆與爪哇相同產飛虎大如獅遍身灰

不遠飛金銀香前為奇

大俱喃

大俱喃小國也洪武初國王遣使入貢風俗醇朴男女俱纏頭長衫產青白磁器為佳

小俱喃

小俱喃小國也永樂七年太監鄭和至其國國王遣使來貢其地田瘠而穀少歲籍榜葛刺米糧來食男少女多使用金錢其產惟麝香胡椒波羅密等物

亦思把罕

亦思把罕在西南海中永樂中遣四十四人朝貢地

八威賓錄卷之六

四十一

廣千里四面皆海國有城堅壯王居侈麗厚俗朴尚佛好施亦有中國人寄寓者

甘把里

甘把里小國也永樂間遣六人朝貢產薄民淳奉佛不事積聚故雖貧無乞丐者

小葛蘭

小葛蘭小國也永樂中太監鄭和至其國王遣人朝貢俗尚佛教尊敬象牛婚喪等事大類錫蘭山地亦相近其產青羊青毛足高三尺黃牛重四五斤為奇

古里班卒

古里班卒小國也永樂三年國王遣使朝貢其地土瘠產薄氣候不齊夏則多雨多寒俗質朴男女披短髮假錦纏頭紅布繫身物產無奇

呂宋

呂宋小國也其地產黃金以故人亦富厚俗朴耻訟洪武永樂初俱遣使朝貢萬曆四年助討逋賊有功來貢貢道由福建入於正賞外加賜如朝鮮國

合猫里

合猫里小國也永樂三年國王遣使朝貢土瘠其地多山山外大海饒魚虫民知耕稼物產無奇

八威賓錄卷之六

四十二

碟里

碟里小國也永樂三年國王遣使朝貢其地人淳產薄尚佛耻訟

打回

打回小國也永樂三年來貢其國數為鄰國所侵乃治兵器與鄰國戰稍得自立風俗略與上諸國同物產無奇

日羅夏治

日羅夏治小國也永樂三年遣人朝貢其地人頗知種藝崇佛少盜產惟蘇木胡椒與打回同

賓童龍

賓童龍小國也隸占城永樂中鄭和至其國其地風土人物草木物候與占城略同惟喪禮之事能持孝服設佛事而度灰擇僻地而葬之此為佳也其王乃占城選人為之出入乘象馬張紅傘從者百人服飾亦與占城同歲貢方物與占城佛書言王舍城是也今有目蓮基址存焉亦有尸致魚其為害比之占城更慘民多置廟牲血祭之其產惟奇南香各色花布為奇

交攔山

交攔山小國也元時高興史弼征閩婆國遭風至其山下有病卒百餘留居其地生育至今皆其裔也我朝永樂中鄭和至其地米穀稀少射獵為業男女推髻短衫其產惟豹熊五色絹銅器青碗等物

刺撒

刺撒小國也永樂中鄭和至其國其地倚海而居壘石以為城屋不生草芥田瘠少收惟麥略有歷年無雨鑿井絞車以羊皮袋水男女拳髮長衫婦人粧點兜頭略與魯忽謨斯同其產惟龍涎乳香駱駝磁器等物

彭亨

彭亨在海島中洪武永樂間其王麻哈刺惹答饒俱遣使朝貢獻番奴及方物地多平原禽獸稀少草茂土沃物產無奇

論曰開闢之主貴在宣威承平之君戒於好大二者殊科要皆所以馭遠方而厚中國也昔漢武帝唐太宗俱值治安之世即垂裳而蒞亦可以攝服諸夷顧乃越海泛槎搜奇索異一切方物珍而藏之以為世寶此非徒好大也且以玩物矣用是後世有遺譏焉若我國家則不然蓋當胡孽不造我太祖驅椎結

而冠裳之自非來王來享則威不旁暢而朝廷不尊於是即位未幾 詔諭海南遣使絕域而暹羅柯枝以下諸國甫開 聖帝龍興貢環恐後梯航繼踵球珙盈廷所繇殆與漢唐二帝異矣厥在今日又安既久惟漢唐之轍是監毋騁虛名毋實異物何遠之難格也昔益之戎尚曰毋忘毋荒四夷來王有味乎其言之矣

渤泥

渤泥本閩婆屬國在西南大海中前代未通宋太平興國中國王向打始遣使貢大片龍腦粟米龍腦蒼

八威履錄卷之六

四十三

八威履錄卷之六

四十四

龍腦玳瑁檀香象牙其表以數重小囊緘封之非中國紙類木皮瑩滑色微綠而長數尺濶寸餘橫卷之僅可盈握其字小橫讀之詔優禮焉元至元中王錫理麻諾復遣使貢方物其使乞從泉州乘海船歸國從之我朝洪武四年王馬合謀沙遣使朝貢永樂三年遣使封其國王麻那惹加那乃為王六年王率其妃子及陪臣來朝是年至福建命中官往宴勞之令所過諸郡設宴至京王奉金字表獻方物妃箋獻尸宮東宮上御奉天門賜王宴王卒於會同館賜順葬南京城外石子岡樹碑立祠有司春秋致

威實錄卷之六

四十五

西南夷人隸籍中國者守之封其子遐旺嗣護以銅鑄甲狀若大筒室宇弘敞原田豐贍習尚奢侈敬愛華人君臣士民之服頗效中國其山川長寧鎮國山御製碑文賜封其產有菜樹取其根煎為膏服之及塗其體兵刃所傷皆不能效片腦樹如杉檜取之者必齊沐貝多葉國人以其多食器食訖棄之吉貝樹也以其花織為布加蒙樹心可為奇蘇祿

蘇祿其國王有三曰東王西王峒王惟東王為尊永樂十五年三王各率其妻子頭目朝貢後東王歸次

德州卒命有司營葬為文立碑墓道置其妃從十餘人守墓畢三年還國十九年嗣王都麻舍來朝獻巨珠一顆重七兩五錢前古所罕見也其俗民食沙糊魚蝦螺蛤短髮纏皂綬煮海為鹽釀柘為酒其山川石崎山目以此為保障其產青珠有至徑寸者形圓竹布小竹織成者為奇

古麻刺

古麻刺永樂時國王哇來頓本率妻子及陪臣來朝行至福州卒賜諡康靖勅有司葬歲祀之其國有百餘州有城四重國人不葷食有佛宇四千區四萬餘

威實錄卷之六

四十六

妓每日歌舞以獻佛飯王出入乘象戴金冠從者騎馬持劍隨之論曰渤泥至宋始通蘇祿麻刺前史未載大抵皆慕華之國也我朝廷未煩一使而其王挈妻子臣屬越海獻瑗隕身萬里略無怨悔非甚盛德曷能俾之向化若此哉洪賜諡立碑春秋享祀其憑籍中國寵靈亦足以誇示諸夷矣余嘉其事故合三國為一論云

威實錄西夷志卷之六

三三五

咸賓錄南夷志卷之七

明豫章羅曰聚尚之父著

南中諸夷

長沙郡 振興書 諸夷志

南中古梁州徼外之地西南雜夷居之大抵漢之滇濮哀牢鈞町諸國益州永昌諸郡唐宋之南詔大理皆其地也漢時夜郎之西靡莫之屬滇最大始楚項襄王使將軍莊躡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以西躡至滇地方三百里秀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而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至武帝時遣使王然于柏始

咸賓錄卷之七

一

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開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羌迺留為求道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咸言滇大國足使親附武帝注意焉及南越破因使王然于以粵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浞靡莫皆同姓相仗未肯聽勞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初漢發巴蜀兵擊浞靡莫以兵臨滇滇王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更割數縣地賜滇王王印世長其人後王莽篡位改漢制貶

鈞町王為侯蠻夷盡反莽遣將馮茂復遣將廉丹大發兵數十萬人擊之俱不能尅而還後漢初遣使朝謁頃之夷渠帥棟赫與姑復葉榆桺棟連然滇池建伶昆明諸種反叛殺長吏漢遣將劉尚等擊破之諸夷悉平至蜀後主時益州大姓雍闓殺太守正昂更以蜀郡張裔為太守闓假鬼教曰張裔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粗殺之不可令縛與吳於是執送裔於吳吳王孫權遙用闓為永昌太守諸葛亮以初遭大喪未便加兵迺以都護李嚴書曉諭闓答曰愚聞天無二日土無二主今天下瓜分正朔有三遠人

咸賓錄卷之七

二

惶惑不知所歸其傲慢如此闓使建寧孟獲說夷叟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前盡黑蟒腦三斗斫木構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不夷以為然皆從闓斫木堅剛性委曲高不至二丈故獲以欺夷頃之高定元部曲殺雍闓及士庶等孟獲代闓為王亮既斬定元而馬忠破牂牁李恢敗於南中亮遂渡瀘進征益州生虜孟獲置軍中問曰我軍如何獲對曰恨不相知公易勝耳亮以方務在北而南中好叛亂宜窮其詐乃赦獲使還合軍更戰凡七虜七赦獲等心服夷漢亦思反善亮復問獲獲對曰明公天威也邊民長不為

惡矣遂平益州永昌越雋牂牁四郡而改益州為建寧郡分建寧越雋置雲南郡又分建寧牂牁置興古郡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即留兵兵留即無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吏累有廢殺之罪自嫌覺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欲使汝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遂定夷漢相安故耳自亮定孟獲之後夷人效順者數十年至晉初因蜀郡名後兼置寧州時南中之地或為晉有或入蠻夷或為李雄所據其廢置固無常云五季以後盡為南詔

咸賓錄卷之七

三

所據南詔者本哀牢九隆之裔烏蠻別種也九隆事詳見金九隆次其後族類滋長散居谿谷分為九十九種其酋長有六各號為詔夷語王也曰蒙舍詔今蒙舍詔今大理曰浪施詔今浪施詔今大理曰鄧賧詔今鄧賧詔今大理曰施浪詔今施浪詔今大理曰麼些詔今麼些詔今大理曰蒙雋詔今蒙雋詔今大理兵埒不能相君長至漢時九隆八族第四世孫名仁果者強大居昆彌川傳十七世至龍祐那從諸葛亮征益州蠻斬雍闓有功封為酋長賜姓張氏諸夷慕武侯之德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諸部於是始有姓氏龍祐那之十六世孫曰張樂進遜位於蒙氏其時益唐

初也張氏或稱昆彌國或稱白國或稱建寧國其年系莫可推詳蒙氏始興曰細奴羅九隆五族年且篤之三十六世孫也耕於巍山之麓數有神異孳牧繁息部衆日盛代張氏立國在諸部南故號南詔實唐貞觀三年也至高宗時遣子入侍授魏州刺史次子羅晟嗣次子晟羅皮嗣次子皮羅閣嗣逐河蠻取太和城又襲大隆城居之唐玄宗賜皮羅閣名歸義當是時五詔微弱歸義獨強乃因仲夏祭先之期特建一樓以會五詔宴醉後歸義佯下樓擊鼓舉火焚樓五詔遂滅上所載與唐書大異可以互考更賂劍南節度使王昝求

咸賓錄卷之七

四

合五詔為一許之於是盡有雲南之地寢以驕大入朝天子亦為加禮又以破泐蠻功馳遣中人冊為雲南王賜錦袍金鈿帶七事歸義乃卜太和左泐水右點蒼山山海之交結於子午遂築太和城今大理自蒙舍徙居之立上下二關曰龍首曰龍尾連陷遼川永昌石鼓沙追駭龍佉夫人謂更僭封五嶽四瀆并立祠三皇廟春秋致祭以點蒼山為中嶽雲龍山為東嶽在今嶺南蒙樂山為南嶽在今嶺南高黎共山為西嶽在今嶺南玉龍山為北嶽在今嶺南以黑惠江闌倉江路江麗江為四瀆官號制度悉慕中國仍遣孫鳳伽異入

朝唐授以鴻臚少卿妻以宗女賜樂一部南詔於是始有中國之樂皮羅閣歿子閣羅鳳嗣時當天寶八年也會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忿戾少方略故事南詔嘗與巽于調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私之多所未巧閣羅鳳怨恨遂發兵反攻殺虔陀取姚州及小夷州凡二十二仲通怒發兵親征進薄白崖城大敗引還閣羅鳳歛戰齒築京觀臣事吐蕃吐蕃以為弟夷謂弟為鍾故稱贊普鍾云已而閣羅鳳自稱東帝揭碑國門明不得已而叛嘗曰我上世世奉中國累封賞後嗣容歸之若唐使至可指碑淚被吾罪也及

八歲廣錄卷之七 五

楊國忠為劍南節度使調兵十萬使李宓討之大敗歿者十八會安祿山反天下多事閣羅鳳因之取雋州會同軍據清溪關破越析而降尋傳驃諸國尋傳蠻者俗無絲纊跣履榛棘不苦也射豬生食其肉戰以竹籠頭如兜鍪然驃蠻者夷人自謂突羅朱閣婆人謂之徒里拙俗重佛輕刑好生惡殺不承繒帛云出於蠻恐傷生也大曆中閣羅鳳歿其子鳳迦異先亡遂立孫異牟尋嗣王異牟尋有智略善撫眾故合吐蕃入寇德宗大發兵討之異牟尋兵稍却懼徙羊苴咩城亦在大築寨十五里吐蕃封為日東王然吐

蕃責賦數異牟尋苦之有清平官鄭回者其初唐西瀘令也為其所虜遂仕焉回說異牟尋歸附中國異牟尋善之故謀內附然亦未敢發也時節度使韋臯撫諸蠻有威惠乃遣謀者遺書異牟尋遂決策請降德宗嘉之賜以詔書異牟尋乃殺吐蕃使迎唐使遣其臣隨使者入朝項之襲破吐蕃獲其五王遣使入獻地圖方物唐遣使袁滋持節冊異牟尋為南詔王滋至異牟尋迎使拜詔甚恭出銀平脫馬頭盤二示滋曰此天寶時先君鳳迦異宿衛皇帝時所賜也有笛工歌女頭皆垂白示滋曰此先君歸國時皇帝賜

八歲廣錄卷之七 六

胡部龜茲音聲二列今喪亡殆盡惟此二人存爾復遣清平官尹輔酋等入謝獻鐸鞘浪劍鬱刀生金瑟瑟牛黃琥珀氎紡絲象犀越駝統倫馬鐸鞘者狀如殘刀飾以金擊無不洞夷人珍重月以血祭之浪劍鬱刀者鑄時以毒藥并治取迎躍如星者凡十年乃成以金犀飾鐸首傷人即歿浪人所鑄故亦名浪劍王佩之七世皆奇物也項之異牟尋復攻吐蕃取昆明城漢滇池也即今雲南省城以食鹽池又破施蠻順蠻芒蠻掠弄棟蠻漢裳蠻其勢寢大是時韋臯攻吐蕃異牟尋從擊功居多而吐蕃將亦多來降者虜氣衰苦唐詔

犄角亦不敢圖南詔矣元和初異牟尋死子尋閣勸
立自稱驃信夷語君也唐亦遣使弔祭冊書後以為
常閭勸死子勸龍晟立尋為栢棟節度使王嵯巔所
殺立其弟勸利嗣王未幾而死弟豐祐立朝貢如初
然亦稍入寇掠矣大中時安南經略使苛墨自私以
斗鹽易一牛夷人不堪結南詔將段酋遷陷安南都
護府號白衣沒命軍南詔亦發兵助之會豐祐死酋
龍立志朝廷不弔恤遂叛僭稱皇帝號大禮國播邕
嘉黎眉邛諸州皆陷成都大震唐以高駢為西川節
度使擊之斬酋長五十收復諸州酋龍大懼自南詔

咸賓錄卷之七

七

叛唐數遣使至其國酋龍不受駢以其俗尚浮屠法
故遣浮屠景仙往諭之酋龍與其下迎謁且拜乃定
盟而還酋龍死子法立自號大封人遣使修好詔使
者答報未幾寇西川駢奏請與和親僖宗從之乃以
宗室女為安化長公主許婚法遣其大臣趙隆眉楊
奇混既義宗來迎公主駢密遣使言二人乃南詔腹
心宜止而鴆之蠻可圖也帝從之龍眉等皆死自是
謀臣盡矣而南詔亦漸以衰弱至朱梁時鄭回之裔
有鄭買嗣者篡南詔位而自立蒙氏遂以買嗣死子
仁旻立仁旻死國人共推其臣趙善政為王國號勸

元項之楊干貞廢善政自立為詔國號義寧晉天福
間通海節度使段思平復廢干貞自立為詔國號大
理至宋太祖鑒唐之禍基於南詔乃棄越雋諸郡以
大渡河為界熙寧時遣使貢金裝碧玕山檀扇刀劍
犀皮甲鞍轡以後遂絕至政和初廣州觀察使黃璘
奏南詔慕義請臣宜聽其入貢詔璘置局於賓州凡
有奏請皆俟進止項之大理遣使李紫棕等來踰年
至京師貢馬三百八十四匹及麝香牛黃細氈碧玕山
諸物宋拜其王段和譽為雲南節度使上在國大理
國王已而知桂州周種劾黃璘詐冒璘得罪自是大

咸賓錄卷之七

八

理復不通第間一至黎州互市而已紹興淳熙間廣
西輒奏言大理入貢及售馬事詔却其貢優答其馬
直不欲以虛名勞民也段氏子孫傳至興智元收附
之而盡雲南之境郡縣其地仍錄段氏子孫世守之
封為總管自此九傳而總管段功立蓋當 高皇帝
始興時也會紅巾賊起攻雲南元宗室梁王鎮其地
召段功兵大敗紅巾於是梁王感功之德以女阿楛
妻之奏授雲南平章功遂戀居雲南不肯歸其大理
夫人寄以樂府詞曰風捲殘雲九霄冉冉逐龍池無
偶水雲一片綠寂莫倚屏幃春雨紛紛促蜀錦半牀

聞鴛鴦獨自宿好語我將軍只恐樂極生悲冤鬼哭
 後梁王果陰有圖功之計女阿楹規知之私語功
 不聽頃之見殺阿楹愁憤作詩曰吾家住任鴈門深
 一片閒雲到滇海心懸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語今三
 載欲隨明月到蒼山悞我一生路裏彩吐嚙吐嚙
 阿奴吐嚙可也施宗施秀同奴歹雲片波濤不見人押
 不蘆花顏色改肉屏獨坐細思量西山鐵立鐵立松林也
 霜瀟灑既乃自縊又有員外楊淵海者亦題詩粉壁
 飲藥而卒詩曰半紙功名百戰身不堪今日總紅塵
 灰生自古皆由命禍福于今豈怨人蝴蝶夢殘滇海

八歲賓錄卷之七

九

月杜鵑啼破點蒼春哀憐永訣南中土錦酒休教灑
 淚頻梁王見詩哀之乃厚恤送歸大理葬焉洪武元
 年紅巾復攻雲南梁王急借兵大理時段功之子寶
 初立答梁王書云殺虎子而還喂其虎母分狙栗而
 自詐其狙公假途滅虢獻璧吞虞金印玉書乃為釣
 魚之香餌綉閨淑女自設掩雉之網羅況平章既已
 弟兄罄絕今止遺一葵一奴奴再贅華黎氏葵又可
 配阿楹妃如此事諾大兵可借若其不然待金馬山
 換作點蒼山昆湖池改作西潯河時來矣書後附以
 詩云烽火狼烟信不驪山舉戲是支吾平章枉翠

紅羅帳員外虛題粉壁圖鳳別岐山祥兆隱麟遊郊
 數瑞光無自從界限鴻溝後成敗興衰各一都梁王
 見之恨寶入骨功有女僧奴欲復父仇臨適阿黎氏
 亦作二詩別寶云珊瑚鈎裏出香閨滿目潸然淚濕
 永冰鑑銀臺會長大金枝玉葉下芳菲鳥飛兔走頻
 來往桂馥梅馨不暫移惆悵同胞未忍別應知含恨
 點蒼低何彼穠穠花自紅歸車獨別潯江東鴻臺燕
 苑難經日風刺霜刀易塞霄雲舊山高連水遠月新
 春疊與秋重淚珠恰似通宵雨千里關河幾處逢上
 因夷人知文詞節義故詳錄之後寶開 高皇帝開基金陵遣其叔

八歲賓錄卷之七

十

段真入京奉表納款詔授以宣慰寶卒于明嗣屢遣
 使馳書傳友德沐英麾下請依唐宋故事寬我蒙段
 奉華篆三年一貢友德見書大怒發兵擊之段兵敗
 明就擒詔赦之授其二子鎮撫時洪武十四年也先
 是五年 上以天下一統惟雲南未服乃遣翰林待
 制王禕使雲南招諭故元梁王把匝剌瓦爾今入朝
 禕至雲南見梁王君臣諭以 皇上聰明神聖若亟
 奉版圖歸職方可保高爵厚祿聲名俱全奈何欲以
 一隅之地與中國抗不聽館于別室數日見之又引
 陳友諒張士誠陳友定明玉珍擴廓帖兒等敗亡

第... 續修四庫全書第... 24 版反內

元王北奔反復諭之梁王君臣相顧駭愕已有降
志未決改館禕餼廩有加會故元王遣使脫脫自西
蕃入雲南徵梁王糧餉欲連兵以拒我師脫脫知有
中國使臣在以危言脇梁王令殺禕梁王狐疑持兩
端令其叅政達里麻以禕匪民間脫脫知之謂梁王
曰國家顛覆不能救反欲附他人邪欲躍馬去梁王
不得已出禕見之脫脫欲以威屈禕罵曰天訖汝元
命我朝實代之燭火餘燼欲日月爭光乎我豈能爲
汝屈有歿而已或解之曰兩國兵爭不殺來使王公
材器天下無雙者宜全之脫脫曰今雖孔子在義不

八威實錄卷之二

二

可留梁王不能救禕顧謂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遂
被殺達里麻爲具衣冠歛而焚之事聞上大怒乃
以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沐英藍玉爲左右副將軍陳
桓胡海費聚等皆屬馬率師三十萬往征之上親
出餞於龍江諸將各率所部就道傅友德等師至湖
廣命都督郭英陳桓胡海率兵五萬由永寧趨烏撒
路多險阻諸將欲深入郭英曰破敵貴先聲攻取必
自近始舍近趨遠非策之上也遂以兵攻赤水河路
去河二十里爲營時久雨水暴漲英曰賊恃水漲不
意吾濟下令諸軍斬木造筏夜半濟河比曉敵始覺

遂大驚潰生擒阿容諸蠻由是雲南諸郡邑皆震梁
王遣其司徒平章達里麻率精兵十萬來拒沐英曰
彼謂我師疲於深入未有虞心乘此乃可破也遂兼
程進會大霧四塞衝霧行抵白石江霧霽兩軍相望
達里麻大驚以爲神兵飛至也乃擁衆逼水陣友德
欲濟英曰未可別遣一軍泝上流潛渡出其陣後鳴
銅角樹幟山谷中爲疑兵達里麻驚急撤兵還禦陣
亂英乃趨師濟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長刀蒙盾砍
其軍敵卻數里而後陣師既濟友德麾兵大進矢石
交發呼聲動天地戰數十合指揮趙旺馬蹶歿於陣

八威實錄卷之七

十三

英等縱鐵騎衝其中連斬數十人敵大敗生擒達里
麻俘甲士二萬馬萬匹橫屍十餘里友德縱降者使
各歸業夷人見俘者得歸大喜軍聲益振遂克曲靖
留兵鎮之乘勝克陽林友德自帥師南擊烏撒沐英
攻六梁州擒帖木兒王子兄弟又擊越州龍海諸寨
轉向永寧遂與藍玉趨雲南梁王聞達里麻兵敗被
擒大懼奔滇池島中先縊其妃自飲藥不歿投水歿
之英進至板橋故元右丞觀音保舉城降父老出迎
王師英整兵入城秋毫無犯市不易肆收梁王金印
并官府符信圖籍撫定其民復遣將分兵攻烏蒙諸

部未幾俱克降之雲南平友德承制即其地置布政
 司及諸司府州縣治之因奏改為蒙古實地甸漢屬
 之元時歸附置烏蒙路今改烏撒古西南夷地唐屬
 軍民府與下三府俱隸四川烏撒屬烏蒙元時歸附
 置宣慰司東川舊烏蒙地元置芒部舊烏蒙阿統據
 今改之東川府今因之芒部舊烏蒙阿統據
 今改軍四府地隸四川布政司從之頃之芒部復叛
 顧成沐英擊破之斬首萬餘級獲牛馬無算頃之士
 官楊苴等復叛英與馮誠等合兵擊破之斬首六萬
 餘級生擒四千人諸部復定其麓川緬甸等國皆遣
 使內附友德遂遣使以故元梁王家屬及右丞觀音
 保等土酋段明等送至京師 上以雲南平遣耿炳

八威震錄卷之七 十三

文往諭友德班師留沐英鎮雲南且曰遲速之機宜
 自審度友德奉命班師英辨方物定貢額視民數均
 力役雲南民大賴以安所置布政司領府凡十二曰
 雲南古滇國漢益州建寧昆州後改於南詔曰大理
 漢屬益州後屬永昌唐為南詔古鈞町國漢
 治地元為大理路今改為府曰臨安古鈞町縣唐
 為羈縻州後改於南詔漢屬益州晉為蠻
 元置臨安州後改於南詔漢屬益州晉為蠻
 置州後入南詔元初內附曰楚雄漢屬益州晉為蠻
 置州後入南詔元初內附曰永寧唐屬益州晉為蠻
 置州後入南詔元初內附曰順寧古
 置州後入南詔元初內附曰廣西古
 置州後入南詔元初內附曰鎮沅古
 置州後入南詔元初內附曰廣南古
 置州後入南詔元初內附曰廣西古
 置州後入南詔元初內附曰鎮沅古
 置州後入南詔元初內附曰廣南古

漢屬益州永昌唐置姚州都督府後為曰景東古拓
 蒙舍詔所據元置蒙化路今改為府曰景東古拓
 莊驕漢武孔明拓地俱未至此唐南詔為銀生軍民
 府後白蠻專之元收復置開南州今改景東府軍民
 府七曰曲靖曰鶴慶二府詳曰姚安古滇地漢益州
 都督府唐宋南詔地元置見後曰武定古滇地漢屬益州
 姚安路今改為軍民府後入于南詔元時置
 武定路今改為軍民府曰尋甸古滇地漢屬益州
 改軍民府曰麗江漢越雋益州地後屬永昌隋唐雋州
 置麗江宣撫曰元江古西南夷極邊地唐南詔徙白
 內附置元江州二曰新化阿贊部蠻自昔據之元時
 路今改為府州二曰新化置為馬龍他耶甸我朝初
 官長曰北勝唐南詔始開其地元時御夷府二曰孟

八威震錄卷之七 十四

良自中不通中國永曰孟定元時始立孟定御夷州
 四曰鎮康蠻名石曉本黑蠻所居元曰威遠舊為
 雅蠻所居唐屬南詔後曰蠻甸蠻名細賤元始內
 置居之元置州今因之曰蠻甸蠻名細賤元始內
 州曰大候蠻名孟祐白夷所居元始軍民指揮使司
 三曰瀾滄元此勝州曰騰衝漢永昌西境越賤地唐
 置騰衝路曰金齒詳見直隸長官司六曰者樂甸夷
 今改為衛曰金齒詳見直隸長官司六曰者樂甸夷
 者島本馬龍他耶甸曰芒市唐芒施蠻也後為南詔
 之地今分置長官司曰芒市唐芒施蠻也後為南詔
 長官曰鈕兀自古不通中國曰孟連曰茶山曰麻
 里俱無宣撫司三曰南甸元置南甸路國初曰干崖
 舊名干賴賤而夷居之元置鎮曰龍川舊麓川地白
 西路國初改府今陞宣撫司

麓川路國初置宣慰司後思仁叛討平宣慰使司六

之革除其司置隴川宣撫司于隴把

曰木邦曰孟養曰緬甸曰八百曰老撾俱詳見後曰車里

自古不通中國元將兀良吉伐交趾皆隸焉皆漢德

英等所服 朝廷前後所置以隸雲南者也夷漢雜

居其夷人每乘間竊發然特自相攻擊而已未煩中

國師也惟麓川之變最為猖獗麓川者國初時其酋

思倫發內附授麓川宣慰至二十年思倫發叛眾號

三十萬象百餘隻勢甚熾時沐英討之謂諸將曰賊

之所恃者象耳吾知其無能為也乃令軍中置火銃

神機箭分為三隊俟象進則火銃以次而發破之必

矣及陣既交象皆被甲衝突而前我軍矢石俱發象

皆股慄而奔乘勝直擣其柵寨遂縱火焚其巢穴復

以兵邀擊之賊眾大敗斬首三千餘級俘萬餘人象

死過半思倫發逃去英奏捷還師所過城邑百姓

爭持牛酒迎勞之遂廢麓川屬孟養宣慰司以刁某

代之正統初宣慰使刁賓玉弱不能輯諸夷思倫後

裔部酋思任遂擁眾麓川叛略取孟養地刁賓玉奔

永昌死無嗣思任益橫屠騰衝據潞江仍自稱曰法

法夷王號也中國訛稱為思任發云事聞 上遣刑

部主事楊寧往諭之不服乃命鎮守雲南黔國公沐

八威賓錄卷之七

十五

晟左都督方政右都督沐昂率師往征之次潞江思

任遣其將緬檢斷江守師不得渡初思任未叛時刁

賓玉嘗遣詣晟晟兒子畜之至是晟遣使諭之降思

任佯許諾故晟無渡江意緬檢數挑戰政怒欲渡江

攻之晟不許政不勝憤夜獨率其麾下渡擊緬檢乘

之破賊柵斬首三千餘級乘勝深入逼思任上江上

江賊重地少選伏兵四起政求救晟怒其違節制渡

江不遣久之以少兵往政知晟不力援已乃遣其子

瑛還曰汝急歸吾死分也遂策馬突陣死一軍皆沒

晟聞敗自知失律喪師罪當死遂飲藥至楚雄發病

卒時廷議多謂麓川遠夷往發兵為費不貲宜置勿

問然王振方倖用事欲示威四夷力請大發兵討之

上乃遣兵尚王驥太監吉祥定西伯蔣貴發川廣湖

貴兵共二十萬往征之陸辭 上賜驥貴等金幣整

細鎧弓矢蟒衣以行時侍讀劉球上疏言麓川荒遠

小夷即叛服不足為中國輕重而北虜脫歡也先輩

侵擾邊境請罷麓川兵專備西北不報益振王之也

師至雲南賊方攻大侯州急驥遣兵敗之遂至金齒

分兵三道徑抵上江夾攻三日不下會大風驥命縱

火焚柵因督兵乘之斬首數萬級賊敗奔保險驥因

八威賓錄卷之七

十六

移兵討韋郎羅韋郎羅者維摩蠻也聞驥軍至奔安南傳檄入安南追之安南斬其首來獻驥等遂麾兵大破思任思任復奔緬驥割思任所略孟養地界緬甸購思任緬甸斬思任首送驥所驥兵還奏設隴川宣撫司以緬甸宣慰子銀起莽為宣撫守孟養地論功封王驥為靖遠伯進封蔣貴定西侯餘各陞賚有差未幾思任子思機復據孟養地為亂 朝廷仍命王驥任率土漢兵一十三萬度金沙江攻破之斬獲無算思機竟失所在驥等謂或歿於亂兵也王師踰孟養至孟那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酋

威震錄卷之七

十七

皆震怖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真天威也驥還兵夷眾復擁思任少子思祿為亂攻銀起莽敗之復據孟養地驥等慮師老度賊終不可滅乃與思祿約許以立石金沙江為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思祿亦懼聽命乃班師以捷聞後成化中鎮雲南中官錢能貪其珍異過假借之因益縱橫尋朝廷給諸夷金牌信符所司忘孟養久廢官誤槩給思祿遂誑諸夷謂今已復其官會叅政毛科征猛密檄思祿兵思祿以羸兵數千應科為猛密所敗思祿大怒遂違誓渡金沙江攻猛密取蠻莫等十七寨科

又勸巡撫金獻民請兵大舉征思祿 上不許會思祿亦遣人奏言為鄰惡誑誤願入蠻莫十七寨贖罪得比米魯仍以一子襲宣慰如故朝議遲疑不決思祿遂據孟養自立 朝廷亦羈縻不問焉又是時值猛密叛猛密者木邦之部落也其地有寶井為木邦利府陶猛司歪領之陶猛華言頭目也木邦宣慰使罕樸以其女曩罕弄妻司歪罕樸歿其孫罕竈立嗜酒好殺曩罕弄遂以猛密叛木邦時南寧伯毛勝守雲南墨猛密寶石許得自貢不關木邦太監錢能尤利其珍賂曩罕弄遂怙勢無忌略地自廣頃之太監

威震錄卷之二

一八

王舉索猛密寶石不得因疏猛密叛木邦罪請征之曩罕弄大懼會有江西人周賓五者通猛密因為曩罕弄計遣人齎金寶賂政府求釋罪且請授官政府許之遂遣都御史程宗往撫猛密曩罕弄恃有內援益踞傲不出迓宗且要宗過南牙山就見坐講宗不得已從之曩罕弄乃曰我猛密之于木邦猶大象之孕小象也今小象長成軀倍大象矣寧能復納大象腹中乎宗曰然遂以所侵木邦地界之為設安撫司以司歪子孫世其職木邦人詣宗訴辨宗輒笞止之狀聞政府大喜遂以宗撫雲南尋遷刑部尚書曩罕

弄既立盡奪本邦地罕空奔猛正由是三... 不平遣大陶猛倫索提兵簡罕空聲言必滅猛密會
弘治改元副使林俊稍割猛密地還本邦其罕弄懼
不敢逆命然遂與木邦還意為世警天其地遐方雜
落雖各異險然皆疊山崇障瀉瀾紫紆城郭人民夷
居什七其士民衣冠禮義中國同風夷人種類不一
習尚不同曰焚人曰爨人即黑白曰麼些曰禿者曰
夢門曰蒲人曰和泥蠻曰百夷又有小百夷曰土狹
曰羅舞曰撒摩都曰摩察曰濃人曰山後人曰哀牢
人曰峨昌蠻曰懈蠻曰魁羅蠻曰傳尋蠻跣足推髻

善獵喜鬪重佛誦經力耕器訟婚惟私耦居多構樓
而廣南順寧之地食惟百蟲永惟幅布諸夷中最高
陋惡者也其山川古蹟則雲南之款雲山在嵩盟州
隆征鳥蠻得四女歸至此山四女昆明池廣五百餘
遙望故鄉歎息忽山顛霧結三擊昆明池里產不銖
蓮花千葉葉分龍池在府城北深不可測其中
三色即滇池也龍池魚人不敢取禱雨輒應石洞
泉中有青白大魚俗呼龍魚人不敢捕海眼泉在安
一日三朝隨湧隨涸俗大理之鳳羽山在浪窮縣相
傳僧戒照卓錫之泉大理之鳳羽山在浪窮縣相
時此山有鳳後鳳或每歲冬來鳥家甲其上古玉泉
土人於鳥來時舉火取之鳥見火則起火玉泉
井在趙州元世祖南征駐兵於此時久旱軍救開寺
在趙州蒙氏時有見佛石耳竅在龍首關石有竅深
難來於此故建寺焉

海即納其 臨安之仙人坡在通海縣每旦有白沙
明日通海湖在通海縣相傳昔水滂不通有僧火井
復見通海湖於石筍叢立處以杖穿穴洩其水
以竹木則火燃夜則有光龍泉龍華泉二泉俱有靈
禱之楚雄之青峰城在府有石高廣皆五尺其隙有龍街洞
不臥龍崗在府有石高廣皆五尺其隙有龍街洞
通縣入其洞則石羊井在定遠縣上有石似羊神石
在南安州石高十餘丈土人歲蒙化之伏虎寺時有
以金幣其頂凡有禱輒應之曲靖之負金山在府
二僧曰俱盧爾曰道葺役二虎姚安之白羊井在府
青黑石有一穴水深尺餘童子武定之惠嫺湖廣五
初學書必投肥其中及以研墨武定之惠嫺湖廣五
女牧羊於此得一狝猯土驅之武定之惠嫺湖廣五
不去掘之得鹵泉故至今出鹽

里水清碧深不可測葉尋甸之勇克山在府積雪
落其中青鳥銜去北勝之陳海有姓陳者居此
壽山獨無嵐瘴每歲夏北勝之陳海有姓陳者居此
一夕沉為海金齒之九隆即哀牢山一絕頂有
出白鱉魚金齒之九隆即哀牢山一絕頂有
人生中有二穴土人於春首視水之盈涸以羅岷山
上歲之豐凶又有石飛下過者必趨避之方免羅岷山
高千餘仞頂常有石飛下過者必趨避之方免羅岷山
傳蒙氏時有僧名羅岷常作戲舞亦隨舞故然光
明井唐大曆間井旁見三角牛四角羊鼎萬箭樹氏
時蠻出沒經此過者射此樹以厭勝南甸之丙弄山
至今猶然樹高百尺而鐵如削木龍山甚高上物
相傳昔有異僧坐化于此變為石木龍山甚高上物
人經兵燹止存其頭土人祀之木龍山甚高上物
產則雲南之馬昆明富民宜良三縣出世稱西馬
款金鳥魏明帝時國人獻此鳥給以真珠常吐出金

人爭之 伽佗羅樹 木堅如石 文雅有 大理之點蒼石 山

水草木人物鳥 無花果 不花而實 生 感通茶 味通

者 高河菜 味甚佳 若採者 高聲雲雨 徵江之鮪鮮

魚 一名廉耶魚 廣西之白面猿雞腿竹 每節上大

狀 鎮沅曲靖之小雞 晝夜鳴聲 不絕 石燕 狀類燕 大

雞 晝夜依十 紅藤篾 夷婦用 干崖之土錦 四時皆委

五色錦 竹麗 大如兔 龍川之芋 大者長一 灣甸之茶

出境內 鎮康之鱗蛇膽 蛇長丈餘 四足食鹿 春冬在

孟通山 牙解毒藥 黃麟者為上 大藥 有大如斗 鮮子 大如

有之 鎮康之金剛纂 色青狀如刺 垂絲竹 諸物各隨土

產若鹽鐵金銀寶石琥珀青瑤黃藤果之類則處處

曲靖 以下俱補前未及敘者

曲靖漢為益州郡味縣地後改直建寧郡晉昔有安

邑人為南寧太守因中國亂遂王蠻中朱梁昔有蠻

瓚者據其地延袤廣千里後分東西二蠻而曲靖為

西蠻白蠻地瓚久于震玩立隋時遣使朝貢文帝即

其地置恭州協州昆州未幾叛帝誅震玩諸子沒為

奴唐高祖即位改恭協為曲州靖州以震玩子弘達

為昆州刺史弘達子歸王嗣時兩蠻互相攻擊歸

王襲殺東蠻首領益聘南詔閣羅鳳以兵脅西蠻徒

之至龍和皆殘於兵東蠻烏蠻復振徙居曲靖州世

與南詔為婚及南詔阿羅鳳強威遂併其地置石城

郡宋屬大理元至元中內附置曲靖路 我朝洪武

中西平侯沐英征雲南元平章達里麻擁兵十餘萬

屯於此遂進師至白石江與之大戰生擒達里麻俘

甲士二萬餘遂即其地置曲靖軍民府其俗椎髻皮

服力耕好訟喜戰鬥少廉耻產檀鐵石燕等物

鶴慶 八威履錄卷之七

鶴慶漢永昌郡西北境唐時為越析詔之地越析詔

者亦六詔之一也或謂磨些詔國小故其世次名號

諸書不載唐貞元中有酋豪張尋求丞其王波衝妻

因殺波衝劍南節度使召尋求至姚州殺之部落無

長以地歸南詔名樣共川南詔於樣共置謀統郡元

初內附置鶴州尋改鶴慶路 本朝洪武中傅友德

沐英等既平大理遂分兵取鶴慶克之改為軍民府

其民蠢朴稍剛好器訟帶弓矢土產馬蹄鹽樵子松

子檀麝等物

金齒

金齒古哀牢國也漢置永昌郡唐為南詔所據宋屬大理國元收復之其先有婦人名沙壹捕魚水中觸沈木有孕生子十人後沈木化為龍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驚走一子不去陪龍坐龍因感之其母鳥語謂陪為九九或謂坐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為父所祗而黜推以為王哀牢山下有夫婦腹生十女九隆兄弟妻之遂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後著十尾九隆歿世世相繼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民以來未嘗通中國也南中

咸賓錄卷之七

三

羅鬼悉皆祖之故諸葛亮為其國譜云漢光武初王扈栗遣兵乘箬船南攻鹿芎會震雷疾風雨箬船沈溺後輒失利扈栗懼曰鹿芎小國也今攻之數被天誅意中國有受命之王乎即遣使歸義奉貢世祖納之以為西部屬國而封扈栗等為君長明帝時哀牢王柳漢書作柳遣子奉獻內屬帝以其地置哀牢南二縣屬永昌郡而以屬郡鄭純為太守政化清潔夷人戴馬章武初諸郡叛亂功曹呂凱奉郡丞王伉保境丞相亮南征高其義表曰不意永昌風俗乃爾遂以凱為雲南太守皆封亭侯及元康末夷閩濮反

咸賓錄 卷七

乃南移永昌去故郡千里相與隔絕矣唐麟德初復以故地置姚州都督府仍用唐官鎮焉而其酋夷數反長史李孝讓辛文協參軍錄事李稜等前後見殺者甚夥張柬之表請罷州武后不納其後遂為南詔所據事具前至元時收復大理即古哀牢之地置永昌州 國朝洪武中傅友德沐英等既平大理段明就擒遂分兵進攻金齒下之 上遣使勅勞友德等曰卿等提兵深入振揚國威擒首帥於曲靖之西敗烏蠻於河渡之北席卷長驅掃金馬碧雞而撫金沙至於金齒不戰而服檄定百蠻威加八譯將軍之勞至矣欲勞以尊酒遠不能及特以朕心勞之尚勗之哉遂詔即其地置永昌府尋省府改金齒軍民指揮使司今復改為府其夷人有數種以金裹兩齒故號金齒有漆其齒者曰漆齒蠻文其面者曰繡面蠻刺其足者曰花脚蠻以絲繩撮髻曰花角蠻惟居諸葛營者永冠禮儀悉如中土營去司僅十里昔孔明擒孟獲屯營於此民懷其德立祠祀之故名產有桐花布

咸賓錄卷之二

十四

其花有白者取繡為布不交其節相漢竹其節相食鐵須臾便數音為茶首音為金音為緬甸音為緬甸

三六三

緬甸古西南夷未詳何種元至元中遣使乞解脫因等持詔諭之金齒頭目何必引導至其國緬王怒遂發兵侵金齒虜阿必而去厚獻乃釋之阿必之子阿郭由是恨緬王因與建寧路安撫使賀天爵言入緬有三道一由天部馬一由驃甸一由金齒地界俱會緬之江頭城又言其親戚阿提犯在緬掌五甸戶各萬餘欲內附願先招阿提犯及金齒之未降者以為引導會雲南省亦言緬王無降心去使不通必須征討元遂有征緬之志矣頃之緬人以阿禾附元怨之攻其地時大理路官忽都信其日脫羅脫孩奉元命

八威實錄卷之七

三五

討騰越蒲驃諸部之未降者阿禾告急忽都等遂便道擊之是時緬眾四萬忽都等軍僅七百人緬人前乘馬次象次步卒象被甲背負戰樓兩旁挾大竹筒置短鎗數十於其中乘象者取以擊刺忽都三人分兵各為一隊交戰良久緬人大敗軍及象馬自相蹂死者盈三巨溝捕虜甚眾其脫者又為阿禾兵邀殺無幾元軍皆全自是後元乘勝征緬不休元帥納速刺丁征之降戶三萬五千二百右丞太卜等征之破江頭城擊殺萬餘人以兵守其地緬王震懼遣使請納款元遣使怯烈往其國未及至緬王為其庶子不

速速古里囚執而與大官木浪周等作逆怯烈合雲南省軍征之餘緬始平乃定歲貢方物請歲輸銀一千五百兩帛千匹馴象二十糧萬石元從之大德初封緬王的立普哇拿呵迪提牙為緬王賜以銀印自是朝貢不絕矣 我朝洪武中既平雲南其酋遣使內附立緬甸軍民宣慰使司正統時有功麓川事已具滇南志中其朝貢自洪武至弘治時不絕每遇朝廷改元頒給勅諭一道銅鑄信符一面勘合號紙一百張以文行忠信四字為號付各宣慰司收掌遇進貢或奏事情則填寫赴京另有底簿付雲南布政

八威實錄卷之七

三六

司以備查對其地自司治東北至雲南布政司凡三十八程有城郭廬舍以居有象馬以乘有舟筏以濟人形陋體黑性柔而詐男子善浮水縮髻於頂前用青白纏之婦人縮髻於後不施脂粉男女皆合檀麝姜黃當歸末塗體以為奇事佛敬僧有大事則抱佛說誓質之僧然後決進 上文字用金葉次用紙又次用貝葉檳榔葉地勢廣衍有金沙江多嵐障隆冬皆流汗惟雨中和夜渡無害江中沙色皆黃故名緬人恃以為險產有白甌布兜羅錦樹頭棗其實汁可作酒石油可療惡瘡為異

八百

世傳其土酋有妻八百各領一寨因名八百
自古不通中國元世祖及成宗屢遣將征之竟無
功其酋恃遠叛服不常至元統初平章賽典赤遣使
招附置八百等處宣慰司使我 朝洪武二十四年
其酋刀攬那來貢方物始立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
司每遇改元則頒給勅諭金牌勘合與緬甸同其地
自司治北至布政使司三十八程其人性頗緩刺花
樣於眉目間以為飾男女服食與木邦同事佛敬僧
亦如緬甸與客相見無跪拜之節但把手為禮土產
白檀香安息香為異

八咸賓錄卷之七

三七

木邦

木邦一名孟邦一名孟都以其種類繁熾故又名百
夷在雲南之西南自古不通中國元世祖時命將伐
交趾經其所部盡降之立木邦路軍民總管府領三
甸至我 朝洪武中命西平侯沐英遣使往諭之始
從化來王置木邦府尋改宣慰司事且南中志中相
傳木邦諸夷多幻術害人能以木換人手足骨人初
不覺久之行遠任重即痛不能勝有不信者死之日
剖股視之果木也又能置汗穢於塗中害某則置某
方觸之即變為牛羊犬豕諸畜形以錢物贖之復變

為人有覺其術者更置穢物於他方則彼人反為
害其俗男衣白文身髡髮摘髭鬚女上衣白下圍桶
裙耳帶金圈手貫象牙鐲所居皆竹樓男貴女賤雖
小民亦奴視其妻耕織貿易差徭之類皆係之土產
靈蛇膽古刺水土錦響錫為異

老撾

老撾古屬哀牢未通永樂初酋招攬章入貢方物始
置宣慰使司其民皆百夷性曠悍身及眉目皆刺花
樣服食器用大類木邦其酋長有三等長曰招木弄
次曰招木中又次曰招花為宣慰者即招木弄也居

八咸賓錄卷之七

三八

高樓其上寬廣見人不下樓部屬見之則所至之地
各有等限使客亦然而設通事引之以至其地不差
尺寸土產西木香鮮子等物

播州

以下今隸四川

播州古夜郎國地楚襄王遣將莊躋泝沅水出且蘭
以伐夜郎植牂牁繫船無何且蘭既克夜郎又降而
秦奪黔中地無路得反遂留王滇池躋楚莊王裔也
以繫船因名牂牁國分侯支黨傳數百年秦并蜀通
五尺道置吏王之漢興遂不賓是時西南夷君長惟
夜郎竹王最雄昔有女子浣於水濱值三節竹流入

女子足間推之聞內有兒聲剖之得兒長有材武遂
雄夷狄以竹為姓捐所破竹於野成竹林今竹王祠
竹林是也後漸驕恣會南越反武帝發兵破之竹王
始倚南越越滅恐懼遂入朝封為夜郎王未幾復叛
武帝廼斬竹王即其地置夜郎縣屬牂牁郡後夷濮
咸怨訐竹王非血氣所生求立後祠漢封其三子列
侯歿配食父祠今竹王三郎神是也成帝時夜郎王
興與鈞町王禹漏臥侯俞更相攻擊漢遣使張匡持
節和解之夜郎鈞町王不服乃刻木作漢使射之漢
於是陳立為牂牁太守立既到郡單至夜郎召興

咸賓錄卷之七

二十九

興將數千人往見立立數責斬興出曉其眾皆釋兵
降興子耻收餘兵迫脅旁二十邑反立又擊平之公
孫述時大姓傅龍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為漢
光武嘉之立加褒賞自後渠帥多姓謝氏代為東土
牧守臣服中國隋末大亂首領謝龍羽強勝兵數萬
遂不內附唐興龍羽遣使奉貢太宗即其地置播郎
牂夷珍漆等州封龍羽為夜郎郡公及後王建據西
川由是不通中國後唐時牂牁清河刺史宋化朝等
一百五十人來朝孟知祥據蜀復不通貢宋平孟昶
乾德初復貢名馬丹砂詔召見其使詢以地里風俗

因今作本國歌舞一人吹瓢笙如蚊蚋聲良久數十
輩連袂宛轉而舞以足頓地為節詢其曲則名曰水
曲其使十餘輩從者千餘人皆蓬髮面目黧黑狀如
猿狖使者衣虎皮氈裘以虎尾挿首為飾大中祥符
以後頗為寇抄轉運使寇瑊調兵擊之夷人寧息終
宋之世朝貢不絕其首領五姓龍方張石羅龍氏最
大世世襲職奉貢尤頻使者但衣布袍至假伶人之
衣入見蓋實貧陋所冀者恩賞而已故事蠻夷入貢
皆御前殿見之獨此諸蕃見於後殿蓋卑之也元時
內附如故 我朝洪武初其首領楊鑑率其屬來朝

咸賓錄卷之七

三十一

楊鑑者自唐至今世為播州安撫者也唐末南詔陷
播州太原人楊端應募往復之遂有其地四傳至昭
無子時宋益州刺史楊延昭之子充廣使廣西與昭
通譜以其子貴遷後之其孫文廣從狄青南征有功
後至桀而益大此宋景康楊氏家傳所載與宋史不同 鑑乃其後裔也
詔封鑑為播州宣慰使領長官司安撫司二世守其
地尋討雲南鑑為先鋒其後又有楊洪楊俊楊信者
俱著威名成化中刑侍何喬新等以播州宣慰楊愛
楊友兄弟許奏奉命勘問監候竊惟楊氏五百餘年
變夷服從久矣今恐生他變宜提二人面對虛實免

其監禁為便從之友愛皆楊輝子以嫡庶故相警殺事詳炎微紀聞本朝

楊氏最厚大抵若此其地曠遠跨接溪洞俗惟儒宦戶與中國同夷地則椎髻披髮信鬼好詛射獵為業婚姻以銅器檀刀弩矢為禮樂以銅鑼鼓橫笛歌舞為樂會聚以漢服為貴出入背刀弩自衛至於與華人交易略無侵犯山川古蹟最多無奇故不載產斑布文龜犀角雄黃等物

黎州

黎州古西南夷笮都地白馬氏之遺種也漢時自越雋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笮都最大及武帝定西南夷

咸賓錄卷之七

三十一

以笮都為沈黎郡尋罷郡置兩部都尉一治旄牛王外羌一治青衣王漢民和帝時旄牛徵外白狼樓薄夷叛攻靈關益州刺史張喬與西部尉擊破之分置蜀郡屬國都尉晉時初為李雄所據尋復入於晉至後周改置黎州隋唐為登州天寶乾元初改漢源郡後復為黎州時有三王蠻者楊劉郝三姓世為長襲封王疊覽而居號云稠舍歲給南詔帛三千匹而南詔亦密賂之以規成都虛實此笮都之最强者也五代時前蜀王建後蜀孟知祥繼有其地王建者舞陽

人也後唐時據蜀稱帝傳子宗衍莊宗滅之孟知祥

者龍江人也初仕後唐鎮蜀愍帝時據蜀稱帝傳子

景宋太祖滅之而故笮都之地仍為黎州屬成都路

時蠻類最多凡十一種曰邛部蠻曰風邑蠻曰保塞

蠻曰三王蠻曰淨浪蠻曰西箐蠻曰阿宗蠻曰烏蠻

白蠻兩林蠻山後蠻其地皆近黎州宋史總謂之黎

州諸蠻云元時屬吐蕃等處宣尉司我朝改黎州

長官司尋陞宣撫司地處極邊俗混夷漢檀棗椎髻

與漢人交易不用錢漢以細絹茶布番以紅椒鹽馬

尚鬼信詛謂王祭者為鬼王故其酋長號都鬼王州

咸賓錄卷之七

三十二

十里外尚有沈黎城故址漢武立郡後周黎州隋唐

登州皆置於此其山川古蹟則有聖鍾山昔人聞山

見五色光現異人云此白崖山其洞穴間有氣出騰

地當有巨鐘取之果得白崖山空為白雲須臾風起

如雷寶益山和尚山五色光現乾濕洞其洞中有林座

崖石自生者凡羣欲動時飛鳥皆集此梵音水唐三

洞瘴已乃出土人欲知無障以鳥為候梵音水藏至

此持梵音而泉湧出故名味極甘宋太守馬跑泉傳

字文侯過而飲之曰佳泉也易名泉王泉馬跑泉傳

肉齒和而乘白馬至山半龍池池口有龍祠內枯槎

馬渴而跑地泉為之湧出龍池三林如龍形顧之則

風雨夜叉穴有物似猴長七尺能人行名曰覆路見

暴至姓故今蜀中西界多謂有楊姓為產惟麝香牛黃錄

覆之子孫者其人猶然覆爪也

竹杖天南星等物

建昌

建昌諸衛本古邛都國地漢吐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武帝定西南夷開以為越雋郡領邛都會無等十五縣未幾而邛都地陷為汗濬因名為邛池李膺益州記邛都有老姥家貧孤獨每食輒有赤蛇戴角在牀間姥憐飴之後長丈餘殺邛都令駿馬令忿責姥出蛇覓之無見遂殺姥蛇乃噎言當報毋仇此後每聞夜有雷若風四十許日其地方四十里城郭居民一時皆陷惟姥宅無恙至今猶存漁人每遇風浪必依止宿水淺時輒得舊木水清猶見城郭

咸宜錄卷之七

三十三

樓槽此事與歷陽為湖事相同王莽時郡牧根調邛人長貴為軍候頃之長貴攻殺牧根自立為王光武因就封之授越雋太守後劉尚擊益州夷路由越雋遂掩殺長貴徙其家屬於成都安帝時夷人復叛楊竦平之渠帥三十六種皆來降附竦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滅矣論自後數叛章武初越雋叟大師高定元稱王攻殺將軍焦璜破沒郡土諸葛亮遣越雋太守龔祿住安上縣遙領太守安上去郡八百里有名而已建興初越雋太守張嶷誘殺夷王及其弟隗渠等又討叛負降夷人威信允著蠻夷

率服延熙初遂還舊郡更築郡城夷人男女莫不致力及疑遷後頗復奸宄矣晉時徙越雋郡治於會無縣宋因之齊謂之獫狁郡後周置嚴州隋為西寧州尋改越雋郡唐初改雋州尋改越雋郡時蠻類最多惟邛都蠻為盛地廣千里乃東爨烏蠻之部落唐書之勿鄧兩林宋史謂之邛都蠻者是也至德初南詔陷雋州勿鄧遂羈屬吐蕃貞元中復納款唐以勿鄧太鬼王苴苴高兼邛都團練使封長川郡公及苴苴離幼以苴苴夢衝為大鬼王數為吐蕃侵獵兩林都大鬼王苴苴那時遺章臯書乞兵攻吐蕃臯遣將劉朝彩

咸宜錄卷之七

三十四

鄧英俊等合蠻兵攻之苴苴那時戰甚力大破吐蕃於北谷歿傷無算所獲鎧仗牛馬各以萬計詔封苴那時為順政郡王苴苴夢衝為懷化郡王給印章袍帶二王皆入朝宴麟德殿賞賚加等歲給其祿鹽衣彩令黎雋二州吏就賜之然苴苴夢衝內附吐蕃斷南詔使路章臯召夢衝至琵琶川斬之披其族為六部更置大鬼王馬懿宗時其地為南詔所據改雋州為建昌府而以烏白二蠻實之遂不通中國矣宋開寶初邛都都鬼王阿伏遣子入貢詔嘉納之賜以器幣後阿伏又以平定遠叛兵功賜銀帶錦袍加封歸德將軍

自是訖真宗時朝貢不絕貢有名馬犀角象牙沙羅
毯金飾蠻刀金飾馬鞍勒羴羊犛牛等物宋輒優詔
加官厚賜遣之天聖中邛部蠻王黎在遣使入貢時
占城龜茲沙州亦皆入貢至以家自隨者晏殊因請
圖其人物衣冠并訪道里風俗以上史官詔可熙寧
初都鬼王苴尅遣使來賀登極詔賜勅書器幣襲衣
銀帶苴尅詔其弟厓鞞嗣淳熙初吐蕃種落侵犯
邊境厓鞞擊殺有功宋益優禮之厓鞞死姪墨厓承
襲依例受官寧宗時邛部鬼王部庫與親族厓則內
自相攻厓則結兩林蠻為援部庫懼求救雲南雲南

八威賓錄卷之七

三五

喜其附已遂發兵攻兩林蠻滅之蠻族素忠順自宋
初以來遮蔽雲南之路故雲南與中國絕至是黎嵩
失其藩籬矣元至元間內附置建昌路又立羅羅斯
宣尉司統之 本朝洪武中傅友德沐英等攻下之
詔置建昌府尋改四川行都司領衛六曰建昌衛曰
建昌前衛二衛附郭古越曰寧番衛曰越雋衛二衛
司二百里古曰鹽井衛在司城西三百里古曰會川
邛都縣地也曰鹽井衛越雋郡定符縣也曰會川
在司東南五百里古其地大抵土廣人稀民足永
食重儒敬佛通商殖貨益西南咽喉衝要處也然竹
籬板舍不事修飾市井荒陋有青艸黃茅之瘴善造

堅甲利刃弩置毒其末沾血立死古蹟則建昌之武
侯城孔明所築所謂五孟獲城即孔明擒寧番之溫
泉穴冬夏熱其溫可湯雞豚下流治疾病水神護會
川之濮人冢冢不蔽尸其穴多有碧天馬冢民牧馬
產駿駒則云鹽井衛之鐵石山山中有石燒之成越
天馬子也鐵石青石綠等物 此為奇也產惟銀

松潘

松潘古丹駝地漢時自作以北君長以十數丹駝為
大武帝開以為汶山郡宣帝時夷人以立郡賦重帝
乃省并蜀郡為北部都尉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為
汶山郡後主時汶山平康夷反姜維討破之歷魏晉
宋隋皆為汶山郡夷人亦未嘗入寇唐初置松州後
改交川郡貞觀中雋州都督劉伯侯疏言松外諸蠻
叛服不常請擊之西洱河天竺道可通也於是遣將
梁建方發蜀十二州兵進討酋長雙會拒戰敗交殺
獲十餘萬諭降者七十餘部戶十萬九千署首領蒙
和為縣令羣蠻感悅初西洱河蠻驚交建方好語約
降其帥楊盛等納款軍門建方振旅還頃之西洱河
大首領楊斂松外大首領蒙羽皆入朝授以官秩其

八威賓錄卷之七

三六

後茂州西南築安戎城絕吐蕃通蠻之途羌為吐蕃鄉導攻拔之增兵以守西洱河諸蠻皆臣吐蕃矣宋初茂州無城隍惟植鹿角自固蠻乘夜每入寇民甚苦之相率詣州請築城知州事范百常實王是役蠻以為侵其地率夜奄至百常擊走之乃合靜時等來援誅殺頗衆蠻乃降自後內附者甚夥政和中復反遣將种友直等擊破之諸族蠻散其酋旺烈詣茂州請降詔授以官宣和以後入寇不絕矣元時始內附 我朝洪武初龍州知州薛文勝指揮僉事曾

威賓錄卷之七

三三

貴征松州及茂威等處克之即古松州地置松潘衛尋改軍民指揮使司領千戶所一長官司十七安撫司十七其地山川險峻雨雪多寒雖在盛夏疑冰不釋故夷人冬則避寒入蜀庸賃自食夏則避暑歸落歲以為常人依山居累石為室高者至十餘丈土人呼為碉房云刻木契以成交易炙羊膀以斷吉凶死三年乃葬以蠶蚌封棺父母喪斬衰布衣不澡者四五年姦淫事則輸金銀請和而棄其妻惟處女娶婦弗禁相殺必報力不能則其部共攻之有罪者樹一長木擊鼓集眾其下強盜殺之富者貫火燒屋奪其

田部落甚眾無大君長各自推一人為帥亦有知文字曆數者自云其種皆莊躋之裔也山川古蹟無奇產甘松諸藥旄牛重千斤食藥鹿腸中有蠶可療毒疾五角羊等物

論曰西南夷之難馴服也自古然矣以漢武大略猶未能化洽點蒼諸夷唐圖南詔祇自喪師宋并越雋諸郡棄之元號兼有華夷而老撾者島鈕兀諸部卒未通也自古及今孰有郡縣其地二百年來寧謐底定如今日之盛者蓋由我 聖祖神謨遠略使然而諸將若傅友德沐氏父子之威勳惠戢與有力焉願

威賓錄卷之七

三六

鷲悍難馴向背靡常附近郡司尤為易制至於木邦諸司之地恃其險遠安輯為難自麓川猛密勦定之後而百夷緬甸構釁相尋後雖伏罪然以百萬王師拒拒大將與彼最爾小蠻相為角力譬則千鈞之弩以候鼠發機其得不償失明矣語云至德之世虎豹可尾虺蛇可蹶况蠻夷人類曷嘗不可以德澤孚也唯是官守滇南者善撫綏之其過於勝敵遠矣

威賓錄南夷志卷之七

終

錢世傑寫

姜伯勝刊

咸賓錄南夷志卷之八

明豫章羅曰聚尚之父著

貴南諸夷

長樂郡 振聲也 龍子也

古羅鬼國九隆後裔蜀漢時有火濟者從諸葛亮征孟獲有功封南甸王唐阿佩宋普貴皆以開國初納土襲爵元至元中詔兵討之時左丞李德輝以左丞被命在播州遣張思孝諭降其酋阿察熟知德輝身自至播泣且告曰吾屬百萬人微公歿且不降今得所歸茂有二矣德輝乃奏改鬼國為順元路即以阿察為宣撫使頃之劉繼昌招降西南夷龍程洪方石

咸賓錄卷之八

盧諸蕃大姓為安撫使其地遂平有宣撫使阿畫者阿察之裔也以征伐有功加封世襲南甸侯至國初其裔孫靄翠與其同知宋欽及思州宣慰田仁智思南宣慰田茂安歸附宋欽者其先宋景陽為宋寧遠節度使馭蠻有方遂世為安撫田仁智茂安者其先田祐恭為蕃部長宋徽宗時納土入覲後從破賊有功璽書加封世守其地者也 高皇帝詔靄翠等仍其官領部如故靄翠歿妻奢香代立宋欽歿妻劉氏代立劉氏多智術時馬驎以都督鎮守其地政尚威嚴欲盡滅諸羅酋代以流官乃以事裸撻奢香欲

激怒諸羅酋為兵端諸羅夷果憤怒欲反劉氏聞止之為交愬京師 上令折簡召奢香至詢故 上曰汝誠苦馬都督吾為汝除之然何以報我奢香叩頭曰願世世輯羅夷今不敢為亂 上曰此汝常職何云報也奢香曰貴州東北有間道可通四川梗塞未治願刊山通道以給驛使往來 上許之曰吾知馬

燁忠潔無他腸然何惜一人不以安一方也乃召燁數其罪斬之遣奢香等歸諸羅夷大感服為除赤水烏撒道立龍場九驛達蜀奢香歿靄翠弟安勻立後遂以安為姓今尚 時分置安撫宣慰長官司猶未郡縣

咸賓錄卷之八

其地也至永樂初思州宣慰使田仁智子瑗思南宣慰使田茂安子宗鼎各嗣立以爭砂坑故日尋以兵交 上遣行人蔣廷瓚往勘之瓚從廷瓚入見白事自言思南故思州地當歸之又數宗鼎罪狀 上曰思南舊歸偽夏時汝何不取以自屬乃今言邪且罪惡在彼汝何與馬亟歸守爾土靖爾封略慎勿構釁啓兵端再犯吾磔汝矣瓚歸與宗鼎仇殺如故屢禁之不能止 上尋密遣校士數人潛入二境執瓚宗鼎去二酋既就執城中猶寂無知者忽一日使出揭榜諭諸夷曰 朝廷以二兇日構殺荼苦百姓故特

遣使報問狀首惡既擒餘一無所屬... 帖然煇宗鼎至京師俱斬之乃命兵部尚書印全忠
曰思州思南苦田氏久矣不可令遺孽復踵為亂其
易為府治遂置貴州布政使司領宣慰使司一

湖川雲三省今始專置布政使司... 府六曰思州... 曰鎮遠... 曰銅仁... 曰石阡... 曰黎平... 曰普安... 曰永寧... 曰安順... 曰直隸安

撫司一曰金筑... 衛十五曰普定... 曰新添... 曰平越... 曰赤水... 曰烏... 曰龍里... 曰都勻... 曰威清... 曰安南... 曰興隆... 曰清平... 曰永寧... 曰普安... 貴州兵以行連兵十年將士多歿列衛空虛諸苗獠乘間竊發攻陷城堡於是十四年貴州香爐山苗

反攻圍新添平越諸衛道梗弗通城中食且盡事... 上命總督雲南侯璉都督方英等率兵討之時... 疾戰矢下如雨賊大敗圍解遂趨貴州克龍里甕城... 羊腸諸寨新添平越清平都勻諸圍一時皆解... 嘉其功遷尚書又進克安莊西堡長官司時暑雨人... 多疫癘璉得疾乃歸普定卒苗復反會王驥等平麓... 川歸所經路民皆泣陳苗害驥等謂曰吾征麓寇未... 受命攻苗也去之尋命驥等征苗時苗甚猖獗都督... 官聚張軌等與戰失利惟驥擒其酋首富蠱檻送京... 師伏誅然苗勢愈熾驥亦不能定奏言久在南裔身... 染瘴毒乞還 朝廷乃以保定伯梁瑤都御史王來... 代驥同方英陳友等征勦之于謙乘此奏遣國初降... 胡徙置河間東昌等處者厚與賞犒隨瑤往往征苗... 尋復奏留其地於是也先之寇遂無騷動內應者頃... 之王來擒苗韋同烈等香爐山平是時景泰二年也... 弘治中普安女苗米魯反米魯者普安土知州妻也... 夫然魯王事殺其庶子欲自襲夫職鎮巡官不許且... 聲言正其罪魯遂反囚鎮守內臣戕殺文武藩臬官... 兵勢甚熾事聞 詔遣南京戶尚王軾兼總督統川

咸賓錄卷之八

咸賓錄卷之八

四

湖雲廣及貴州諸路漢土官兵共十餘萬討之遂破
米魯兵平之斬首五千餘級加軾太子太保時有清
平苗曰阿溪者江西人也漂蕩至其地桀驁多智久
之遂爲峇王有子阿刺膂力過人能破三重甲持二
丈之鎗兩端著刃遇數百人與敵刺以槍點地輒躍
起三五丈飛行稠人之上而戰若數丈川澗跨越之
如溝澮然父子謀勇相挾夷落畏之凡守鎮諸官寡
廉者皆受其歲賂遂益放肆歲以產畜分給諸苗而
信征其入凡我商民經其地輒誘令他苗邀劫殺掠
歸輸於已官司差隸卒訪必先謁溪請計溪乃要我

八威賓錄卷之八

五

重賄然後以素不附已之苗指爲賊官司以爲耳目
益與之狎人人惴恐莫敢誰何會督撫孔鏞巡鎮貴
州輒以劫殺官事聞鏞詢之故官隸俱云屬之阿溪
可按其事鏞疑之遂身單騎至清平詢知溪爪牙有
王指揮陳總旗二人召之至鏞曰事我具知今且贖
汝罪急取溪刺自贖不然重辟汝矣二人謝去相謂
曰惟鬪牛事可以誘致溪刺也俗大姓每歲出牛以
券圍之券多則牛大以多寡爲勝負云乃計置一牛
令各若出兵并官兵俱伏牛旁刻期爲援二人往謁
溪相見歡若平生因談及牛事溪刺不勝奮激欲行

以雞卜不吉溪言吾夜夢網恐不利出二人曰夢網
得魚牛必屬王矣溪刺大喜與二人刻木四騎聯而
出至其地出其不測伏兵數百人盡發促刺刺徒手
傷百餘人竟就執并溪繫之檻至貴州鏞鞠論無一
語第垂頭請死刺云吾不畏千萬人獨畏一孔公爾
然亦不知其擒我若是易也溪刺死有子竄都勻檄
往擒之悉殲焉正德十一年清平衛車枕等寨苗反
其酋阿傍阿背阿革皆僞稱王據香爐山爲巢穴糾
合苗衆焚劫居民蔓及興隆偏頭平越新添龍貴諸
鎮道阻不通巡撫都御史鄒文盛檄湖廣四川兵未

八威賓錄卷之八

六

至先集貴州兵以叅政胡濂叅議蔡潮都指揮潘勳
指揮余大綸各監統明年諸將進擣砲木羅襍寨伏
兵計擒賊首阿革及賊從阿義阿黎時邀擊殺賊五
十餘人賊退奔據白崖亾何副總兵李瑾帥湖廣兵
至貴州程番安順諸路及四川播州酉陽兵俱先後
至又募土兵亦集文盛等乃相賊巢險易分兵五哨
命諸將分道刻期以某日進抵香爐山夾攻之山四
壁立陡絕高險惟隘路五處透迤上賊皆築砦柵守
禦官兵稍近則木石毒弩俱下官兵用火鏡焚其砦
柵賊隨以水沃滅之諸將仰攻數日不能克乃以意

製鐵猫爬山虎繩梯等具規賊不備昇前攻具附
土兵先登官軍繼之斬關拔柵入縱火焚賊廬舍烟
焰蔽天四面夾攻至天明賊不能支乃退奔入後山
復據險為砦後山峻隘尤甚諸將督兵進攻之接戰
數合賊復奔據山絕頂拒守益堅諸將用嚮導土人
揆知賊山後頗有林木藤蘿可懸拽梯組數處乃先
遣百戶邵剛吳隆於山前招賊酋與語撫之使命往
復故延久賊果聚眾前山觀聽山後備稍弛諸將乃
督兵以攻具附所援諸處齊登賊眾覺倉卒拒戰官
兵已奪險遂奮擊賊不能禦乃大潰官兵乘勝入擣

一八 成府錄卷之八

七

厓峒擒賊首阿傍等斬首及俘獲甚眾復分兵搜捕
山箐擒斬略盡諸將遣使言文盛黑苗久負固稱亂
據龍頭都黎等山砦與阿傍等聲勢相倚居民被其
荼虐官府屢欲勦之以阿傍等未靖兵力不及故亂
日益滋今兵眾大集請乘勝進勦黑苗諸叛亂巢砦
其脇從觀望諸苗亦宜乘此兵威撫定之可無難者
文盛然其計令諸將帥兵進剿黑苗擣龍頭砦賊恃
江水深險沿厓禦之官兵伐木為筏渡江直衝賊巢
縱火焚賊廬舍儲積賊敗奔諸軍乘勝追殺進擣都
黎連日擣都蘭都蓬密西大支馬羅等砦擒苗酋阿

茲等俘斬若干遣使招撫苗酋悉聽撫黑苗遂平
前後共擒獲首惡阿傍阿草及阿茲等二十餘人從
賊阿玆等八十餘人斬首凡二千餘人焚廬舍萬四
千餘間獲牛馬器物甚眾乃班師捷聞 上降聖書
獎諭文盛等諸將校各賞賚有差至嘉靖初蜡爾山
苗反其山在湖貴之間東北屬鎮溪千戶所稍南屬
算子坪長官司隸湖廣山西屬銅仁府銅仁平頭二
長官司隸貴州西北鄰四川酉陽而不屬地東西可
二百里南北百二十里苗雖分土隸兩省中蟠結竄
徙實相數匿焉然各土官相轄有戶籍稍輸賦與廣

一八 成府錄卷之八

八

西徭獠不同其貴州銅平苗則土官弱不能制而有
司又不能撫恤其屬蓋銅仁舊土府近改流官所屬
皆長官司銅平有叛苗不納稅糧者官以逋欠責見
戶見戶益多逃亾官府嚴督土官平頭長官遂摯印
逃諸苗悉騷然叛矣湖貴諸守臣討之不能定上其
事 詔萬鏗起家督撫開府辰州鏗集諸路漢土兵
累討之稍撫定鎮溪諸苗而貴州苗驕橫如故鏗班
師遷刑尚項龍許保吳黑苗復倡亂焚劫州縣兩省
無寧日乃以兩廣總督張岳代鏗岳至詢前故知撫
無益久戍守亦非策乃大集漢土官兵討之總兵則

沈希儀領兵則參將石邦憲等監督則貴州副使趙之屏湖廣參議張景賢而銅仁防禦皆石邦憲先所規畫是時屢破苗寇斬獲二千餘人其餘賊逃匿林菁凍餓死者幾盡其巢皆俱已焚毀所窖藏米穀燒掘無遺具以捷聞然諸苗雖定而龍許保吳黑苗未獲岳徽石邦憲等懸賞稱之邦憲等密遣使入岩賄令聽撫苗麻得盤吳老律吳且逞等窺龍許保至龍田岩所親家弔喪誘至別岩飲酒醉而縛之預遣人報邦憲以兵取之去岳疏聞誅之諸守臣任轍等欲遂罷兵岳持不可謂吳黑苗未誅必為他日患時黑

八威寶錄卷之八 九

苗無所踪跡詢知其以捕急故匿自匿也岳乃緩其令所羈執親黨盡釋令去密督諸土官索之尋土官某廉得其處遣兵劉甫等徑入岩襲斬之持其首出被諸酋欲攘其功追奪去以火焙令乾藏之索重賞僉事龔遂給賞仍令土官田興邦督索得之驗寔乃賚至軍門岳始以竣事聞 朝廷集眾議設總督鎮撫其地苗岳為之數年得代去其士民中國同風夷人種類非一習尚各異曰羅羅曰宋家曰蔡家曰仲家曰龍家曰曾竹龍家曰打牙狃狃曰紅狃狃曰花狃狃俱詳見後曰東西苗曰紫薑苗曰賣爺苗俗與苗同曰

阿和見其俗大抵力耕畜用敬鬼屏醫雜一瓦封刻才為信好佩刀劍勇於戰鬪其山川古蹟則貴州之養龍坑夷人當春初擇牝馬之貞者繫之穴旁已而國初夏明昇降獻一馬頭九尺長丈餘壓沙四百加方可行後馴習之乘之絕塵云得之於此者銅仁之甘梗泉在平頭著可長官司泉生石崖湧出其底都勻之都勻洞洞中亂石皆如象鼻雜艸叢生其產則黎平之洞破以苧布為質以絲思南之竹雞白蟻間其聲刺竹羅羅以下皆補前未及敘者

八威寶錄卷之八 十

羅羅滇貴皆有之亦有二種曰黑羅羅即東爨烏蠻是也曰白羅羅即西爨白蠻是也其先皆九隆之後與六詔同種而羅羅之盛則自火濟始焉世居水西以安為姓其諸羅蔓處各地者皆安氏長之蓋羅羅之俗愚而戀主即過虐之不以為讐故自火濟至今千有餘年其酋長未嘗易姓奢香之後安貴榮安萬銓等皆驕蹇不受節制即聽調從征非邀重賞不行所過村落殺無噍類者詳見貴南志中其人深目黑身而白齒椎結跣躄荷簞笠而行喜鬪尚力寬則以漁獵山伐為業急則屠戮相尋故其兵常為諸苗冠諺云水西羅鬼斷頭掉尾言其相應若率然蛇也

亦有文字類蒙古書者父死妻母兄死妻嫂婦見舅姑不拜裸而進盥謂之奉堂男女不同帷潛合而奔忌相賊也白羅羅之俗略同而飲食惡草凡鼠雀及蠕動之物俱喜啖之不通文字結繩刻木為信女子善淫者則人爭取之以為美也人死則以牛馬革裹而焚之俗尚鬼故一名羅鬼宋梁時羅鬼種有鬻瓚者強盛故一名鬻人居普定者為阿和俗同白羅以販茶為業物產大抵與滇貴同

狃狃

狃狃一名狃獠不知其所由來也其種有五蓬頭赤

八歲賓錄卷之八

十一

脚矯而善奔輕命而死黨得人片肉卮酒即驅之蹈奔湯火亦所不辭以布一幅橫圍腰間傍無縻積謂之桶裙男女同制花布者為花狃紅布者為紅狃狃各有族類不通婚姻風俗略同在平伐者為打牙狃狃獷悍尤甚善斂各毒之物以柴刀箭當人立死觸其氣者亦死父母死則子婦各折其一齒投之棺中云以贈永訣也在新添者為剪頭狃狃男女蓄髮寸許人死則積薪焚之又有猪屎狃狃喜不潔與犬豕同牢身面經年不洗得獸即昨食之物產無奇

狃橫

狃橫其種亦夥石旰施秉龍里龍泉提溪萬山之界往往有之無大會長生理苟且荆壁四立而不塗門戶不扃出則以泥封之男耕女織暇則挾刀操筍柳以漁獵為業元宵端午架鞦韆羣戲遂以淫奔父母死則焚其衣服陪其牛馬云若贈鬼者然

仲家

仲家椎髻躡屨不通文字好為樓居飲食匙而不箸衣裳青色婦人以青白蒙髻長裙細績多者二十餘幅拖腰以綵布一方若綬仍以青衣襲之在室奔而不禁嫁則絕之喪食尚魚鰕禁禽獸肉葬以傘蓋墓

八歲賓錄卷之八

十二

期年而發火之祭以枯魚俗尚銅鼓擊以為娛或掘地得鼓託言武侯所藏者富人爭購即百牛不恡也

宋家蔡家

宋家蔡家皆中國之裔也相傳春秋時楚子奢食宋蔡俘其人民放之南徼遂流為夷俗宋家稍通漢語或識文字勤於耕織男子帽而長衫婦人笄而短袒婚姻喪葬事亦不甚陋蔡家在底砦者與宋家同俗故世世連婚在養龍坑者無異苗人男女吹木葉索偶人死不哭遶尸而歌謂之唱齋

龍家

龍家驪氏之裔其種有四在康佐者恣睢曠戾難與約束好依深林薦莽間貪而善仇常以杯羹爲人奔命男束髮不冠婦人斑衣以五色藥珠爲飾貧用蕚以配合先以淫奔始通媒灼人死則昇之幽崑秘而無識以七月七日祭其先祖在寧谷西堡間者多張劉趙三姓一曰小頭龍家俗同康佐一曰大頭龍家男女以牛馬鬃尾雜髮而盤之若蓋以大笠覆之一曰狗耳龍家婦人辨髮上指若狗耳之狀

論曰貴南諸夷自古不賓然而滇南之境非由貴不達漢不能盡服黔中唐輒失志於南詔大抵道隔貴

咸賓錄卷之八

十三

州故也國初納土詔令領部如故業已羈縻州峒置之矣天祐皇家貽我福澤寧我強土故俾田酋作逆旋伏天誅遂立郡縣服徭役與諸甸服同一統歲治殆過漢唐遠矣顧其地夷漢竝居官雜土流天性負悍好殺制馭之術簡靜要馬不然伏籠之雕嬰樊之虎防閑稍疎其爲害豈易易制耶

五溪諸夷

五溪諸夷其先盤瓠之裔也昔高辛氏有老婦得耳疾挑之有物大如繭盛瓠中覆之以盤化爲犬其文五色因名盤瓠既而犬戎爲亂帝曰有能討之者妻

以女封三百戶於是盤瓠以三日爲節

以女自請行犬負女入南山至石室中人不可到三年生子六男六女自爲配偶績織木皮染以艸實好五色衣服裁制皆有尾形衣裳斑斕言語侏離其后滋蔓遂爲蠻夷今湖廣廣西溪洞中諸夷皆其種也有渠帥名曰精夫相呼爲峽徒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跡罕至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夏商之時漸爲邊患周世猶盛王命方叔伐之詩曰蠢爾荆蠻大邦爲讐正謂此也戰國時楚莊旣霸蠻遂屬楚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置黔中郡漢興改爲

咸賓錄卷之八

十四

武陵郡歲令大人輸布一疋是謂實布雖昔爲寇盜而郡國討平之光武時武陵蠻帥單程等大寇郡縣漢將劉尚輕敵深入敗沒時伏波馬援年六十二自請擊之帝愍其老未許也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曰嬰鏃哉是翁遂遣援往援兵至臨沅擊破之單程等饑困乞降羣蠻遂平歷章和安順四朝累反叛劫州郡討平之永和初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尚書令虞翻奏言不可帝不聽其冬禮中漢中蠻果以增賦事舉種反至桓靈時累叛不休及先王遣

將吳班攻破之諸蠻夷相率響應焉其後種落漸盛布在諸郡縣自晉劉石之亂諸蠻益恣故其族漸得北遷陸渾以南滿于山谷宛洛蕭條略為丘墟矣魏道武時大陽蠻首桓誕遣使內屬拜誕荊州刺史封襄陽王誕字天生桓玄之子也初玄被殺誕竄大陽蠻中途習其俗及長多知謀羣蠻推為首領外子暉立暉次弟叔興立叔興屢招慰諸蠻內屬者以萬計其後諸蠻叛服不常累年征討散而復合有冉氏田氏向氏阪落尤盛僭稱王侯後周稍平服之唐末及五代時數出寇邊迄無寧日宋太祖既下荆胡得辰

辰州蠻人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蠻黨服之召至

關下擢為辰州刺史仍使自辟吏屬予一州租稅再

雄感德至州日訓練土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壑捷如猿猴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來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加再雄辰州團練使建隆初前溪刺史田洪贊知溪州彭允林等列狀歸順詔以洪贊為萬州刺史允林為溪州刺史自後諸蠻叛服不常最大者曰彭氏彭氏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溪中溪下溪皆今水順州外復有二十州皆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總之

不常議者言湖南州縣地界與溪洞蠻連接以故省

民多與擅易田產其豪猾者又以產寄蠻戶規免稅

役宜詔帥臣明立省蠻封堠禁止前獎其蠻人願退者給以官錢更選土人衆信服者立為首領以任彈壓之責潛以馭之此制蠻之長策也從之自是稍歸附希寇矣元時雖置郡縣叛服不常 國朝洪武初既平陳友諒克湖廣諸夷帖然久之五溪蠻叛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時德興年老 上壯之賜以手書云趙充國圖取西羌馬援請討交趾朕嘗美之今五溪蠻叛而卿奮然請行卿之志見矣未幾

如故至崇寧中復以誠州為靖州即今靖州自是後叛服

不常議者言湖南州縣地界與溪洞蠻連接以故省

民多與擅易田產其豪猾者又以產寄蠻戶規免稅

五溪蠻平德興班師以後兵戈漸輯湖地稍寧雖間有竊發者第自相攻擊未煩中國師也至正德間郴桂土人龔福全等倡亂福全形貌獐惡面多髯體生黑毛嘯聚山谷中偽稱延溪大王其黨劉福興李斌高仲仁黎穩藍友貴等俱偽稱總兵分據烏春山臘栗砦等處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列其事以聞 朝廷命金討之金檄漢土兵至分布諸將進討守備指揮王翰王廷爵李璋劉宗仁等統兵潘臬官陳辟黃質王濟顧英等監之永順致仕宣慰彭世麒以兵隸馬分兵四哨進諸路夾攻輒大破之前後凡生擒賊

咸賓錄卷之八 十七

魁李斌黎穩楊禮李仁方龐海劉德才梁景聰等十五六人斬獲賊衆四千餘人焚賊廬舍八百餘間獲老弱牛馬器仗不可勝計各哨俱獻捷軍門惟首惡龔福全據險未獲金賞賚諸將士乃重購能生擒福全者賞五百金斬首二百金仍廼諸將暨宣慰彭世麒等會兵進勦尋右哨諸將謀知福全率賊衆遁過秀馬山禾倉石據險立砦遂率兵抵砦下轉戰數合賊敗走彭世麒偕其弟彭世駿擒獲龔福全并親屬賊衆二十餘人斬首百級焚毀賊廬舍六十餘間賊魁高仲仁走廣東仁化縣爲官兵所獲餘賊散匿山

谷者諸營兵會廣東兵搜捕之擒斬散逃略盡金乃大犒將士撫恤陣亡及被傷者班師使使報捷 上優詔答之金與紀功御史王度俱增秩一級金陰子姪一人世襲錦衣百戶諸將士各陞賚有差嘉靖初蜡爾山苗反其山半屬湖廣半屬貴州詳已見桂南志中其屬鎮溪者半與瀘溪編民雜處所墾種多瀘溪田供徭役嘉靖初苗雖時小寇竊未叛也有草子坪土官田興爵者往以罪繫辰州獄諸苗以其地主也歛賄賂吏以計脫溪匿苗砦王奉之興爵返虐苗多所求索淫苗妻女諸苗怒逐之燬其公署遂叛日

咸賓錄卷之八 十六

相蔓引鎮溪苗亦叛詔召萬鏜起家督撫開府辰州令相機撫剿鏜集諸路漢土兵討之不克乃召苗渠魁使來見苗謂必得質始出鏜令千戶某入質苗砦苗魁龍某來見鏜執以聞誅之苗殺其所質千戶某鏜乃厚恤其家復遣兩省諸監司挾所隸土官親詣賊巢招撫搞以花紅牛酒給魚鹽又計口給糧食時苗以連年被剿稍聽撫鏜遂班師時貴州苗未附其苗魁龍許保等糾合衆作亂鎮溪諸苗亦從之會張岳代鏜討龍許保因以兵討胡苗助逆者平之事聞朝廷仍設總督鎮撫其地其夷多據湖南古巫黔中

之地今之辰常靖施永順保靖等處是也其俗大抵
信巫重祀刀耕火種短裙惟髻刀弩自衛喜殺輕死
行險若飛兒始能行燒鐵石烙其跟跛使頑木不仁
故能履茨棘而不傷初生時秤之以鐵如其重漬之
毒水兒長大煨其鋼以製刀終身用之試刀必斬牛
仰刃牛項下以肩負刀一負即裂者良刀也弩名偏
架有鎗名掉鎗長二丈餘取以護弩戰則一弩一鎗
相將而前執弩者口銜刀而手射人或敵逼之鎗無
所施則釋弩取刀以救度險整其行列退去必有伏
弩土軍弓手輩與之角技藝爭地利往往不能決勝

一八 威貢錄卷之八

十九

也歲首祭盤瓠雜揉魚肉酒飯於木槽扣槽羣號為
禮十月朔日各以聚落祭都貝大王男女各成列連
袂相携而舞謂之踏搖意相得則男咿嗚躍之女羣
負所愛去遂為夫婦不由父母其無配者俟來歲再
會女三年無所向父母或欲殺之以其為人所棄云
樂有盧沙鏡鼓胡盧笙竹笛之屬其合樂時眾音競
開擊竹箏以為節團樂跳躍叫噪以相之歲暮羣操
樂入省地州縣扣人門乞錢米酒炙如難然山川古
蹟則辰州之武山在盧溪縣山有石室遙見一石似
狗盤瓠象也土俗至今不食犬肉
有盤小西山在府山下有石穴其中舊有書
千卷相傳昔人避秦隱學于此羅公山

在黔陽縣昔有羅姓者隱於此後為明游水上下
池廣數十里夜陰雨霾或有如月遊水上云
女崖上有石屹立如人相傳高平氏女
於此化為石每歲端午土人致祭當德之蟠桃
巷宋神符間土人開地見土龕光色
照耀得大果九枚識者以為蟠桃施州之鏡石方
尺許漆黑寒光以水沃之隔岸山木舟
人畢照音傳取入泮以其照昏載還之通潮溪其水
清長靖州之銅鑼溪在州世傳宋楊文廣討儂智
二大則其稍奇者也物產惟猿熊獬食鐵齒骨極堅
聲則其稍奇者也物產惟猿熊獬刀火俱不能傷
聖人詐作佛牙其糞為兵可
以切玉其溺能消鐵為水獺丹砂水銀青礫等物

三江諸夷

一八 威貢錄卷之八

二十

三江諸夷亦盤瓠之後其地在今廣西夷類最多難
以盡紀其驕驚者則唐之西原宋之廣源今之田州
大藤是也唐天寶初黃氏彊與韋氏儂氏唇齒為寇
害據十餘州韋氏周氏耻不肯附黃氏攻之逐于海
濱至德初首領黃乾曜等叛推武承斐等分為四王
合眾二十萬地數千里署置官吏攻桂管十八州所
至焚廬舍掠士女更四歲不能平乾元初西原環古
等州首領方子彈等出兵討之斬黃乾曜等七人承
斐等以餘眾面縛詣桂州降盡釋其縛差賜布帛縱
之其後叛者則有張戾夏永王國良黃少卿少高少
度黃昌瓏等攻陷州縣標掠士民者甚夥前後俱討
平之黃氏儂氏據州十八經略使至遣一人詣治所

不得意輒侵掠諸州橫州當邕江官道嶺南節度使常以兵五百戍守不能制太和中經略使董昌齡遣子蘭討平峒穴夷其種黨諸蠻畏服有違命者必嚴罰之十八州歲輸貢賦道路清平其後儂洞最強結南詔爲助懿宗與南詔約和二洞數構敗之邕管節度使辛讜以從事徐雲虔使南詔結和齎美貨啖二洞首領儂金勒等與之通歡金勒聽命宋時儂氏世爲廣源州首領有儂全福者知儂猶州後爲交趾所虜其婦阿儂嫁爲商人婦生子名智高及長殺商人曰天下豈有二父耶因冒儂姓久之據廣源州拓

咸賓錄卷之八

三

地自廣僭稱南天國王宋遣使王贊說之智高因請求內屬宋事聞宋不報智高既不得請又與交趾爲仇且檀山澤之利遂招納凶命數出散不易穀食詒言峒中饑部落離散邕州信其微弱不設備也乃與廣州進士黃瑋黃師宓及其黨儂建侯儂志忠等日夜謀入寇一夕焚其巢穴語其衆曰平生積聚今爲天火焚無以爲生計窮矣當拔邕州據廣州以自王否則兵火遂率衆五千沿鬱江東下攻破橫山峇遂破邕州執知州陳珙等害之智高僭號仁惠皇帝明年啓曆時天下久安嶺南州縣無備一旦兵起倉卒

守將多棄城遁故智高所向得志相繼破橫貴龔潯藤梧封端康昭賓邕共十一州陳曉等兵敗朝廷命狄青爲宣撫使督諸軍進兵絕崑崙關智高悉衆拒戰大敗夜焚城遁由合江口入大理國狄青募死士使大理求之知高已歿於大理乃函其首至京師先是知高未滅時有謠言云農家種糴家收後果爲狄青所滅其母阿儂多知謀攻陷城邑每用其策性慘毒日食一小兒智高敗阿儂收餘兵三千復欲入寇安撫使余靖掩擒之檻至京伏誅又有儂宗且者嘗入寇後知桂州蕭固招降之而儂夏卿儂亮等皆自

咸賓錄卷之八

三

特磨來歸儂氏遂亡宋乃分析其種落大者爲州小者爲縣又小者爲洞凡五十餘所推其長雄爲首領籍其民爲壯丁以藩籬內郡障防外蠻云元時據溪洞者如初 我朝洪武初楊璟既平廣西於是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傑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皆遣使貢印赴軍門降請納土內附 太祖嘉之詔仍襲其官五年田州澧州徭亂命鄧愈周德興等出兵討平之十六年廣東徭亂於是江西永新龍泉山民互相扇動結聚徒黨自稱順天王命申國公鄧鎮等將兵討之遂平有柳州馬平縣王簿曰孔性善者上言

猺雖盜賊豈無良心昔陳景文知縣事時猺賊皆應差役厥後反側誠使守令得人示以恩信諭以威福豈不願為良民乎 上嘉納其言命吏部凡溪洞郡縣擇賢守令以撫轄之自是稍安息矣景泰中猺酋侯大狗等猖亂孺聚萬人修仁荔浦方山平樂皆應之攻墮郡縣出沒山谷守臣不能制率以招撫羈縻之時朝廷北有虜警未遑問也天順初詔守制叅政葉盛督撫兩廣令都督顏彪率兵赴之盛與彪協謀至則破賊若八百擒斬數萬人自是輒亂輒討平之聲振諸夷時臺省官方薦盛才可入內閣值有譖盛

一八威質錄卷之八

三五

於李南陽許者遂轉盛巡撫宣府盛去兩廣復亂而大狗猶益縱恣發兵捕之詔有捕得大狗者賞千金爵一級竟不可得久之蔓延廣東高廉雷之境所至殘毀兩廣守臣皆待罪會 憲宗初即位銳意南討集廷臣議兵部尚書王竑言峽賊稱亂其始由守臣失策以招撫圖為苟安長其桀驁譬諸驕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撻之啼不止為今之計當大發兵討之竊見浙江叅政韓雍智勇過人材兼文武屬以討賊可行南顧憂而諸將中推都督趙輔材略可任上皆從之擢雍僉都勅有無若葉盛殺降之語出於李賢

之謗也頃之雍至廣西授諸將方略率諸路兵逗進夾攻之連破石門道袍屋厦紫荆竹踏良胸古營牛腸大岫等砦賊遁入桂州橫石等塘九層樓據險立柵拒之雍令麾兵士以大斧刊木開道兩軍齊登發火箭焚其柵而夏正自林峒來援賊大驚潰生擒侯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遂磨崖石紀歲月而還土人謂自國初但能禦之令無出掠未有窮入巢穴破之者乃斬峽藤斷之易名斷藤峽分兵捕雷廉高肇諸寇先後平之初雍至太藤忽素衣數十人拜伏軍前詒言我等良民也賊掠至此今

一八威質錄卷之八

三五

得公來必脫奔隲矣雍厲聲曰若等皆賊敢欺我也命裸而斬之果皆短兵裹於衣中蓋欲行刺害雍者也有軍士持賊首至者雍輒碎之而吮其髓于將士皆驚峽賊聞之膽喪神搖故極力拒敵勢不能支藤峽平雍乃上言諸猺之性憚見官府攝以流官終難靖亂有上隆州土知州岑鐸以罪在禁而事屬曖昧推鞠無因况蠻夷之族不必責以彝倫請復其職俾領藤峽開設州縣仍隸潯州又以各處巡檢俱係流官不諳民情不辨地里往來遷轉難以責成而部下有功土人李昇等效有勤勞請量授土巡檢官秩或

用為流官之副彼皆感恩圖報必能保障一方上皆從之仍賞韓雍及諸將和勇歐信等各有差無何雍以憂去兩廣賊勢復張僉事陶魯言兩廣地勢猶一人之身今軍政分而為二以是賊入寇掠無人任其責者乞勅大臣總督兩廣如馬昂葉盛韓雍故事度事體歸一巡按御史龔晟亦言宜立總府於梧州簡命大臣兼制兩廣則事統於一而責有所歸兵部亦言兩廣互為唇齒廣東藉廣西之兵力廣西藉廣東之糧儲今巡撫等官名位頗顯議論之際甲可乙否宜如魯等所請 上命兵部會官議舉其人以聞仍

一八咸賓錄卷之八

三五

議起用韓雍從之十二年總督兩廣朱英奏廣西猥獩屢服叛無有已時然彼亦人類尚可善化臣與鎮守等官會議將撫治勸誘之方揭榜曉諭有願去逆效順者即定為編戶復其徭賦三年或家業未成願還本貫者聽時則有荔浦縣立山鄉賊首李公王令其子扶寶率眾四十來詣軍門言有眾數萬俱願歸順而守臣袁愷謝綾范鏞等招附可三千餘人其餘未順者諒皆漸可招徠俟其編戶具籍復奏而處之疏下兵部尚書項忠等言英等能下順民情施恩布信令出未及數旬歸順幾及萬數宜賜勅獎之弘治

初田州孫岑猛叛岑猛者伯顏之裔也四傳至猛仍襲田州知府職後以與思恩知府岑濬相攻擊事朝廷誅濬改思恩為流官知府兼攝田州降猛福建平海所千戶正德初猛賂劉瑾得復為田州府同知領府事猛撫輯遺民兵威復振稍奪僉務郡地自廣嘗自言督府有調發願立功冀復故秩督府使至田州猛厚賂之眾譽猛籍甚會江西盜起都御史陳金檄猛討賊猛兵大肆侵掠所至民徙村落避之賊平金疏猛功稍遷指揮同知猛冀復知府秩發官不愜初意遂怨望驕蹇督府使者又不得彙厚賂多謫猛

一八咸賓錄卷之八

三六

不法猛亦待兵力凌轢鄰府日甚或言猛反者都御史威應期揣猛冀得猛重賂乃猛遂出不遜語應期怒疏猛反狀請討之未報應期去都御史姚奠代不察其故再疏請征猛制曰可於是鑊遣都指揮沈希儀張經李璋張佑程鑒等五將軍帥兵八萬分道進而令參議吳堯元為監軍督之猛初令其下毋交兵裂帛書冤狀陳軍門乞憐察之鑊不聽督兵益急沈希儀擊斬猛長子邦彥諸軍繼入猛懼謀出奔猛婦翁歸順州知州岑璋以其女失愛於猛素憾之欲乘間擒猛自為功乃誘猛交歸順先是軍門令諸土官

不能擒猛者賜千金爵一級昇其半地黨惡者移兵誅之又恐璋猛婦翁或黨猛希儀知璋以女失愛故憾猛察其部下千戶趙臣者雅善璋乃遣往說璋臣至歸順詒璋曰督府討田州謂君猛婦翁必黨猛令我檄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死我言君必驟發為自脫計即我泄漏機事矣必我死奈何璋頓首謝曰君實生我君不言我赤族不悟也猛娶吾女奴視之吾何雁馬吾欲殺猛久矣無間也遂遣兵千餘人往猛子邦彥所陽言助之實為我兵內應及戰歸順兵先呼敗惑眾田州兵驚潰故希儀擊斬邦彥及猛欲奔

八歲實錄卷之八

三二

璋使人招之曰事急矣願王君交歸順三四夕可達安南再圖興復耳猛倉卒無所之又以姻故遂佩印交歸順璋佯涕泣迎之處猛別館盛供帳列侍美女地遂僻猛喜甚遂不疑璋會諸將不知故頗聞猛交匿璋所遂以兵萬人擣歸順璋亟遣人持牛酒犒師境上而自來見諸將頓首謝曰猛敗昨越歸順欲交交南璋邀擊之猛目被流矢南交不知所之急之恐入交南連逆賊為變幸緩五日當搜致堯元等許之璋歸復詭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奏事不白為君艸封事令人上之如何猛曰固所願也乃為疏令猛出印

印之璋得知猛真印所乃置酒賀猛樂作持鵠酒一孟獻曰天兵索君急不能庇請自為計猛大怒罵曰悔墮此老姦計也遂飲鵠死璋斬其首并所佩印遣使間道馳詣軍門上之諸將聞之引還猛三子長邦彥敗次邦佐遁後其族為武靖州知州次邦相兵敗出亡邦彥側室子芝方襁褓匿民間鎮見岑氏弱計田州可滅疏請置流官 上從之夷俗憚流官法制多不便何田州土酋盧蘇求得邦相遂紂思恩土目王受挾邦相反兩江皆震御史石金至聞前御史與鎮有隙意不直鎮又藩臬諸司素不為鎮所喜者

八歲實錄卷之八

三六

多沮鎮事倡言猛實未死鎮為歸順所欺有自右江來者則言猛已糾安南莫登庸入寇陷思恩矣省城且暮且不保靖江諸宗室洶洶以流言欲出奔石金信之遂劾姚鎮攘夷無策輕信罔上圖田州不可得并思恩而失之 上大怒落鎮職命新建伯王守仁代鎮諸夷聞守仁至皆憚之守仁顧益自晦事鎮靜見蘇受兵勢已熾度岑氏不可遂滅使人招蘇受降約日投見會有造浮言誑蘇受欲取其賄者蘇受疑懼反覆守仁遣使慰諭之且與之誓蘇受言來見必陳兵衛又欲易軍門左右祇候皆盡以田州人守仁

不得已皆從之蘇受果陳兵來見守仁數其罪許以不灰論杖一百以全軍法蘇受不釋甲受杖且田州人杖之守仁諭蘇受使歸候命乃上疏言思田久苦兵革民間已不勝沉田州外捍交趾縱使克之置流官兵弱財匱恐生他變岑氏世有功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田州府為州治官岑猛子邦相為判官以盧蘇等為土巡檢別立田寧府設流官知府統之薦布政使林富為巡撫都指揮張佑為總兵官 上皆從之乃令邦相歸治田州盧蘇等各蒞任田州平會斷藤峽苗反守仁遂移兵檄蘇受兵攻之而蘇受初

一八 咸賓錄卷之八

二九

降亦願立功自贖兩江父老遮道言斷藤峽及其八峒賊猖亂狀請討之守仁至南寧議與藩臬官汪濬翁素吳天挺將官謝佩張經等督湖廣土兵襲剿之先是各賊關軍門檄湖廣土兵至皆逃匿深險後聞以蘇受降罷兵又督府駐南寧散遣諸官兵無征剿意及湖廣兵回皆偃旗息鼓賊弛不為備至是官兵突進四面攻圍大敗之通計擒斬賊級一千一百餘人俘獲甚眾於是斷藤之賊略盡進剿八峒猛賊各兵乘夜銜枚速進至日昧爽抵賊巢穴突進遂破石門天險兵入賊始驚覺官兵乘勝追擊賊遂大潰分

道奔入高山據險立峯官兵亦分道追圍之賊據高險下礮石滾木官兵仰攻不便乃夜募死士掩其不備頃之破古蓬峯破周安峯破古鉢峯破都者峒峯而叅將沈希儀等多擒斬逸賊通計前後擒斬幾二千人墮溺及俘獲者甚眾於是八峒之賊亦盡兩江稍寧守仁經略撫輯乃班師疏上論功褒獎陞賚有差未幾守仁召歸卒於道而武靖州知州岑邦佐不能鎮輯且墨賊賄多曲庇之故峽以北賊復漸肆猖獗其酋侯勝海者居岑灘為亂指揮潘翰臣聽土目黃貴韋香言誘勝海殺之實貴香利勝海田廬

一八 咸賓錄卷之八

三十

也時都御史潘旦又許貴香取勝海田廬不禁勝海弟公丁大憤恚而諸猛亦抱不平邦佐又陰黨之於是集眾反破堡殺戍兵二百餘人事聞詔以侍郎蔡經代旦經集諸司議發兵曰諸君渡滅賊須兵幾何副總兵張經曰不過萬人蔡經曰太少沈希儀曰非八萬人不可蔡經曰太多副使翁萬達曰二君言各有據襲而取之曰剿聲罪討之曰征由張君言剿也由沈君言征也然今賊為備久矣剿之無功從沈君言便會朝議欲征安南事遂已公丁等益橫時出殺掠潯人苦之萬達言之經御史鄒堯臣亦贊之經乃

會安遠侯柳珣決計發兵以兵事屬萬達萬達廉得
百戶許雄素通賊狀劫之曰能擒公丁貸汝死不即
論如法雄懼請效力自贖遂以計擒公丁檻致公丁
軍門磔誅之時十七年冬也命事田汝成謂督府首
惡既擒賊方震駭宜乘此時進兵討賊經許之會沈
希儀病乃以副總兵張經將左軍副使翁萬達監之
共三萬五千人分六道進都指揮高乾將右軍副使
梁廷振監之共一萬六千餘人分四道進南北夾擊
之賊大窘遂擁眾東奔而指揮王良輔邀擊之中斷
復西奔諸軍合擊斬首一千二百級賊謂往年據險

威賓錄卷之八

三

結巢故被官兵擊破皆殲焉至是不聚結若惟漫走
山谷間令官兵疲于追逐且曠日又多費糧餉必速
退其東奔者入羅連山萬達等移兵攻羅連檄右軍
抵長洲沿江繞出賊背賊於諸隘險伏械器防禦甚
多官兵皆以計發之追斬百餘級賊益窘會右軍迷
失道愆期三日又土日盧蘇受賊賂歛兵縱之漫匿
諸山谷人言羅連山官兵古所未至者賊遁深入不
復窮追云會平南縣有小田羅應古陶古思諸獠亦
據險弗靖萬達等移兵剿之招賊餘黨二百餘人降
之江南胡姓諸獠歸順者亦千餘人藤峽諸獠復平

萬達獻議于督府凡七事一曰編保甲以處新民二
曰立營堡以通江道三曰設督備以控上游四曰改
州治以建屯所五曰清狼田以正疆界六曰處款兵
以慎邊防七曰推商稅以資公費其所謂改州治以
建屯所者請改州為武靖千戶所擇人任之即以三
縣狼家之族隸焉議上蔡經多採納疏請行之捷聞
蔡經改左侍郎進秩一級柳珣加宮保暨諸將帥守
臣皆賞賚有差其地古屬百粵當嶺南右偏土瘠民
獷視東道特異三江連亘千里半入獠夷而潯柳思
田之地更為盜藪其俗大略與五溪諸夷同其山川

威賓錄卷之八

三

古蹟則仙奕山在柳州府城南上有穴有屏有宇
可感應泉在平樂宋鄒浩居昭州以江水不可飲
奕歸泉在梧州每夜山有火光綠珠井在博白
復瀾女綠珠有美色石崇為交趾採訪古辣泉在橫州以
使以珠三斛買之今舊井存焉古辣泉
不夷惟埋之土中曰足其物產則秦吉了
取出味甘可以致遠其物產則秦吉了
勝鸚倒挂鳥也五色相間聞香則收于蟲絲始生
鵝之作絲如琴弦芋布一名鬱林布漢書桂蠹形如
食人子樹食之芋布一名鬱林布漢書桂蠹形如
鼠產子樹食之芋布一名鬱林布漢書桂蠹形如
入口即化為蜜食之糖牛牛與蛇同穴嗜鹽
探之其玉面狸一名風狸畫則奉曲如蠅遇風則飛
山獺性極淫毒山中有一枚值黃金數兩今婦人摩

而動者為真然野婆狀如老嫗皆無偶上下山谷
 一健夫殺之剖腰間得一物若玉如飛遇男子必負去求合嘗為
 印字漢符篆不可識蓋異事也鱷魚四足齒利如
 午馬奔獸人水中覆舟是網則避一孕生卵數百成
 形則有魚蛟龜蛇等物斬其首乾之更生如此者三
 乃異魚名多胡蔓草也以急水吞之即成慢水即緩
 止其上為睡草見之則令人睡人面子果也兩邊似
 藥殺人食銕樹高三四尺幹葉皆紫黑色六勾芝木皮可績
 不灰艸狀如茅食之延壽為異
 論曰書稱滑夏詩稱讐邦蠻夷為患自古記之矣况
 盤瓠之裔族居中國溪洞間人跡罕及來則嘯聚退
 則深匿與徼外蠻夷梯山航海而至者不同自漢迄

今跋扈難馴雖剽平鎮溪藤峽之後稍稍震懼然如
 藏機之弩一動即發倘不羈縻之撫綏之及一旦跳
 梁然後興百萬之師殫數省之積與之交敵勝則無
 益敗則損威於國家何賴焉昔孔性善請擇良吏嗚
 呼制蠻上策無踰此矣

黎人以下諸蠻無國號姓氏故無朝貢事跡可
 黎今儋崖瓊萬州隰上蠻也隰之中有黎母山諸蠻
 環居四旁號黎人內為生黎外為熟黎山極高嘗在
 霧靄中久晴海氛清廓黎人時見翠尖如浮空中然
 其山水分流四州熟黎分隸諸州耕作省地供稅役

生黎所居絕遠外人不能跡不供稅役至於黎母之
 顛則雖生黎亦不能至相傳其上有入壽考逸樂不
 與世接虎豹為之守險無路可攀但覺水泉香美絕
 異云以前未聞在唐為瓊管之地宋至和初有黎人
 符護者邊吏嘗獲其奴婢十人還之符護亦嘗犯邊
 執瓊崖州巡檢慕容允則及軍士至是以軍士五十
 六人與允則來歸允則道病歿詔軍士至貸其罪至
 紹興中黎州王文滿結連西峒王承聞等攻破定南
 峇復犯省地廣西發兵官燒燬巢穴生擒黎賊王用
 賓等亂遂定乾道二年廣西經略轉運司言當說諭

黎人示以朝廷德意威命使之自新退復省地能說
 諭收復者量功立賞內有侵犯省地或逃失省民亦
 重責罰其先省民逃居黎峒之人守臣招誘還鄉蠲
 其逋稅詔從之六年黎人王用休犯邊萬安權守巡
 檢孫浩等招諭之九年樂昌縣黎賊劫省民焚官舍
 黎人王用存王承福陳顏等招降復若有功宋授以
 官職俾之控制黎人有黃二娘者瓊州熟黎酋之妻
 家饒財善用衆羣黎畏之宋淳熙初封為宜人二娘
 歿無男有一女欲依例承襲詔從之頃之生黎峒首
 王仲期率諸洞丁口一千八百餘歸化仲期與諸洞

咸賓錄 卷八
 三三七

首王仲文等八十一人詣瓊管司司受之令歃血約誓不復鈔掠詔各賜賚有差生黎質直犷悍不服王化亦不出為人患熟黎貪狡兩廣福建之姦人凶命逃居其間省界諸州至有為黎人據其廳事治所州吏遣人致謝始得還者我 朝廖永忠既平廣東海南儋萬黎夷洞王未附其後耿天壁擊破之其地遂平頃之廣東巡按汪俊民上言黎性頑狠未易信從又山水峻惡風氣亦異中國之人罹其瘴毒鮮能全活臣訪得宜倫縣熟黎峒首王賢祐舊嘗奉命招諭黎民言從歸化者多况其服習水土不畏瘴厲臣請

八威廣錄卷之八

三五

仍詔賢祐至京量授以官俾招諭未服黎人戒約諸峒無納逋逃其熟黎則令隨產納稅一切差徭悉與蠲免生黎歸化者免其產稅三年峒首則量所招名數多寡授以職事如此庶幾黎民順服從之其俗稚髻跣足弓矢刀劍跬步不離熟黎能漢語變服入州縣墟市日晚鳴角結隊以歸多符王二姓者男女生週歲即文其身周身畫成諸花及入寶式尋用細鍼挑刺出血塗以靛靛候三四日滌去則花紋宛然大家以此相尚云不然則上世祖宗不目為子孫也貿易會集場皆婦女負貨出門男子不與故人皆多畜

妻女工紡織得中國絲帛拆取色絲和吉貝織花所謂黎錦被服及鞍飾之類精麗有差親死不哭不粥飯惟食生牛肉以為哀痛之至葬則昇觀而行令一人前行以雞子擲地雞子不破處即為吉穴客來未相識主人先於隙間窺之客儼然矜莊始遣奴布席於地客即坐又移時主人乃出時坐不交一談少焉置酒先以惡臭穢味嘗客客食不疑則喜即設佳釀更相親狎否則遣去不復與交會飲時未嘗捨刀稍酣各請弛備雖解器械猶置身傍一語不合則起而相戕性喜讎殺謂之捉柳雖積世之讐必報祖父鬪

八威廣錄卷之八

三六

敗幾則射箭幾射於梁上以為識每會客飲願梁上弓矢則奮報讐之志醉即羣作狗號自云狗種欲使先祖知而庇之也男仇只結於男若婦人仇則其婦家亦助之報怨矣中鋒鏑必密埋不悲泣恐敵人知其為不武也居處架木兩重上鋪以草如樓呼曰欄房上以自居下以畜牧甚污穢也遇晚村中幼男女盡驅而上聽其自相偕偶至於婚姻仍用講求又一種自葵嶺以北曰遐黎閒習弓矢居常以椰瓢蔽體凡父母過五十則烹而食之云葬於腹中以為得所此其俗之最惡者也其山川黎母山前其產潮雞至

則鳴音黃文鬼出則為崇著黃衣至人榴花酒榴花釀成

佳之味人面魚南其國奉以進使者皆其雙目即令撒

去夷人文鮭魚白首赤喙翅與尾齊羣飛海上則有

服其博虎頭魚體黑文鱗足巨者重二百斤嘗以春吻

海鯊入山化而為虎凡虎紋直而長者皆鯊化也

海味難紀雞翅木作刀靶鮓魚四足長尾能上樹天

身鳥來飲水因而取之聲如龍涎香龍開則涎出以

小兒啼故名取膏燃燈不滅龍涎香計取之和香最

妙為奇

蜚人蜚人儋崖海上水居蠻也以舟楫為家或編蓬水許

謂之水欄亦有三種入海取魚者名曰魚蜚取蠓者

名曰蠓蜚取材者名曰木蜚其人皆目睛青碧丹衣

血食各相統率魚蜚蠓蜚能入水伏二三日旁人以

繩繫其腰繩動則引而上或為海怪所害岸人見有

血一縷浮水上則蜚歟矣一謂之龍戶一謂之崑崙

奴產與黎同

馬人馬人其先中國士卒隨馬援南征羈縻未歸散處南

海遂成部落其人深目猴喙以採藤構蠟為業產與

黎同昔韓退之詩云衙時龍戶至上日馬人來人皆

不識多強解之由今而觀始即此馬人蜚人之謂也

狽人

狽人生廣西幽厓奧谷中彫題高結狀若猩猩散育

莽中不室而處饑則拾橡薯射狐鼠雜蜂蠆虫蟻血

食卉衣言語侏儻雖附近猿人亦莫能重譯也

獠人

獠俗謂之山子依山而居無酋長姓名惟事有力者

曰火郎父歿子繼餘稱提陀提陀者華言百姓也舊

傳其類有飛頭鑿齒鼻飲赤禪之屬殆百餘種嘗見

續博物志云嶺南溪洞中往往有飛頭者一日頭顛

有痕匝如紅縷及夜則飛去曉即還家即獠種也此

與前所謂屍致魚及虫落者皆同但各異種類俗婦

人孕七月即生臨產生兒便置水中浮則養之沉則

棄之然千百多浮夫妻異宿惟于晴晝牽臂入溪山

為樂既入則於路口插松竹以斷來者謂之插青見

者即返或誤入則加以刀斧性好殺報仇相擊必食

其肉而取其皮所殺之人美鬚髯者刺其面而籠之

竹中鼓噪而祭之以邀福利真蠻俗也

狽人

狽人生嶺中短小精悍深目黃睛不識金帛木食

形如猿猴語啾啾不可辨性極忠慈夷獠常馴擾之

役以採片腦鷄頂犀角象齒皆有法能致之得則負以輸主遇他姓奪次亦非與稍近烟火則淚目至死真臘風土記云有二種野人一等巡行山谷頭戴一瓦盆而交遇野獸則槍標射殺烹之性甚狠無家可居一等通往來話言之野人乃賣與人間為奴者或即獠人之類獠獠諸種凡川廣雲貴洞溪中皆有之故山川古蹟物產不可盡述云

獠人

獠人五嶺以南皆有之與獠雜處卉衣血食居以欄房善為毒矢射人及物中者焦沸若炙肌骨立盡雖

八威賓錄卷之八

三九

獠人亦畏憚之又善為蠱毒五月五日取百虫於一器令自咬食存者留之持以中人無不效者又為飛蠱一名挑生一名金蚕皆鬼屬事之可以驟富害人者內之飲食中令人心腹絞痛面目青黃吐水而脈沉治之以歸魂散雄珠丸在胃膈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丹下之或云蠱神熠燿若日以昏暮飛入人家為祟事之作蠱害人即有利益不則反被其害有不用其術者以釵釧錦段等物置之道旁俾他人得焉名塚金蚕畏蠅取蠅入其家則蠱神就擒矣凡川湖閩粵皆有此事不特獠獠為然也聚而成村曰

峒峒各有長婚姻先結草屋外居謂之入者自入寮後多殺勝婢則妻黨畏之不爾謂之懼怯半年而後女歸夫家其人遠出而歸者止于三十里外遣巫提竹籃近脫歸人貼身承貯之籃中以為前導云為行人收魂歸也餘俗與五溪三江諸獠相同

論曰古者洪濛之世睢睢盱盱萬民猖狂不知東西禽鹿之與遊而猿狖之與居迨五帝三王陶鎔以禮樂束縛以政令然後中土之民始知廬處粒食冠裳文物矣至於吳粵文身滇楚椎髻雖太伯端委以治漢武帝開西南夷郡縣而置之且不能革其故習蓋

八威賓錄卷之八

四十一

累世難之也洎乎今日吳粵人材甲於海內而滇南之地綽有華風於都哉固皇家之福祐使然毋亦風氣漸開故人文漸著有以超軼萬古耶維時黎獠諸蠻生而未嘗接縉紳識禮義亦猶洪濛之民曷怪其俗之鄙俚也顧氣運昌熾浸浸乎自北而南矣倘得一二良吏綏以恩惠匡以教化闢其荒蕪而郡縣之俾之制農桑通文字識君臣上下威儀之節則安知黎獠諸蠻不如今日之吳粵滇南乎余備列之益有厚望焉云

咸賓錄南夷志卷之八

終

五洲大藥房

錢世傑

李若農先生西遊錄

注 門人江標謹校刻

丁酉二月成

西遊錄注

元耶律楚材撰 盛如梓刪略

順德李文田注

中書令國初時扈從西征行五六萬里畱西域六七年有西遊錄述其事人所罕見因節略於此

公戊寅春三月

元太祖十三年也

出雲中

湛然居士集有過雲中贈李尙書詩

抵天山

漢書西域傳卑陸國王治天山東乾當國晉灼武帝紀注曰天山近蒲類國去長安八千餘里師古曰天山即祁連

西注

山 祁太史韻士西陲要畧曰哈密之山即天山山之北三百餘里為巴里坤柳谷水在城東北源出天山藉資灌田焉

涉大磧

宋程大昌北邊備對曰大漠言沙磧廣莫望之漠漠然漢以後史家變稱為磧磧者沙磧也其義一也 大唐西域記龜茲西行六百里經小磧至跋祿伽國

踰沙漠

祁韻士萬里行程記云安西州舊名大灣後復設安西府今改為州出北門五里許過一涸河即入沙磧土人呼為戈壁即古瀚海也地以沙石為骨如鎔鍊而成膚

達行在所

此指元太祖和林之行在邱處機西遊記所云皇帝舊元里多者也西遊記辛巳六月廿八日泊窩里朶漢語行宮也又稱為乃滿國兀里朶蓋太祖滅乃蠻後即置行在於此以便西伐也

明年

己卯年也是為元太祖十四年

大舉西伐道過金山

北邊備對曰金山隋唐間突厥阿史那氏得古匈奴北部之地居金山之陽案湛然居士集卷一有過金山用人韻詩 西域釋地云烏魯木齊博克達山三峯峭拔入雲山

西注

二

腰有潭周十餘里土人稱海子山南有俗所呼七箇達坂者即此按唐書西州交河縣北行經柳谷度金沙嶺至北庭都護城又按杜甫詩注自交河北行八十里至龍泉館北入谷百三十里經柳谷度臺沙嶺百六十里經石會漢戍至北庭都護府今烏魯木齊為唐北庭都護故治土魯番為西州古治以相距道里攷之此達坂即所謂金沙嶺今嶺畔有陡坡沙子細碎滑馬足金沙臺沙之名當以此皇輿西域圖志云按今阿勒坦為古金山唐書稱阿史那氏居金山之陽裴羅西超金山者是也 時方盛夏雪凝冰積斫冰為道松檜參天花草彌谷金山而西水皆西流入海

金劉祁北使記出北界行西北向地浸高並夏國前七八千里山之東水盡東山之西水亦西地浸下 祁韻士西陲要畧云新疆諸水分流異趨南路之水皆東流出自南北山中若喀什喀爾之烏蘭烏蘇葉爾羌之玉河和闐之哈喇喀什玉隴喀什二河烏什之瑚什奇阿克蘇之渾巴什庫車之渭干喀喇沙爾之開都悉東會於土魯番之羅卜淖爾凡南北山積雪融化之水皆入之齋淪滯蓄伏流地中即古蒲昌海也北路之水若伊犁諸河多西流塔爾巴哈台之額爾齊斯諸河多東流烏魯木齊之瑪納斯河多北流或歸人淖爾或流經葦湖或伏入沙磧以及雪融會合之水甚多

西注

三

其南有回鶻城

元史西北地附錄曰畏兀兒地至元二十年立畏兀兒四處站及交鈔庫明世法錄曰火州元號畏兀兒東七十里距柳陳城西百里為土魯番即古高昌國治 案遼史兵衛志屬國軍有回鶻有甘州回鶻有沙州回鶻有和州回鶻此和州回鶻城也宋洪皓松漠紀聞曰回鶻甘涼瓜沙舊皆有族帳惟居四郡外地者頗自為國有君長 名別石把

西使記曰龍骨河復西北行與別失八里南以相直近五百里 元史西北地附錄曰別失八里至元十五年授八撒察里虎符掌別失八里畏吾城子軍站事十七年以

萬戶綦公直戍別失八里十八年從諸王阿只吉請自太和嶺至別失八里置新站三十二年立別失八里和州等處宣慰司二十三年遣侍衛新附兵千人屯別失八里置元帥府 明史西域傳云別失八里西域大國也南接于闐西抵撒馬兒罕東抵火州北連瓦刺元世祖議宣慰司 西遊記作鼈思馬大城 歐陽元高昌使氏家傳北庭者今之別失八里城

有唐碑

西遊記曰北庭端府景龍三年楊河大都護有德政有龍興西寺二石刻在功德煥然可觀寺有佛書一藏唐之邊城往往尙存 槐西雜志特納格爾爲唐金滿縣地尙有

西注

四

殘碑 西域釋地曰庫車丁谷山在城北有古寺多唐碑浮圖高數十丈 西域水道記巴爾庫勒淖爾四源東南源曰招摩多沙烏魯木齊治曰鞏甯城城南阻阿拉癸山東扼博克達山山之陰爲阜康縣又東並山行一百九十里爲唐沙鉢鎮卽阿史那賀魯所處之莫賀城又東五十里爲濟木薩西突厥之可汗浮圖城唐爲庭州金滿縣又改後庭縣北庭都護治也元于別失八里立北庭都元帥府亦治于斯故城在今保惠城北二十餘里地曰護堡子破城有唐金滿縣殘碑石立爲二俱高八寸廣六寸一石七行一石六行 所謂瀚海軍

元劉郁西使記曰瀚海地極高寒雖酷暑雪不消今之所謂瀚海者卽古金山也 唐書地理志北庭大都護府本庭州貞觀十四年平高昌置有瀚海軍長安二年置瀚海去城數百里

西域釋地云哈密東至安西州西至土魯番俱有沙磧乏水草不毛之地數百里謂之瀚海今呼爲戈壁

海中有嶼其上皆禽鳥所落羽毛

史記匈奴傳驃騎將軍去病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如曰翰海北海名張守節正義曰按翰海自一大海名羣鳥解羽伏乳於石因名也 李光廷西域圖攷曰按文正西遊錄云戊辰達行在所至卽唐之高昌云云此

西注

五

以今濟木薩爲瀚海與劉郁西使記殊且言蒲類海亦未確也 西域釋地云巴里坤名會寧城有海子卽古蒲類海一名婆悉海俗呼爲海子在城北沙山之下東西袤一百餘里對岸廣數十里後漢書張璠言呼延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閒元和志言伊州納職縣北直抵蒲類海唐之伊州卽今哈密距巴里坤相近而巴里坤又爲漢蒲類國地是此海子爲蒲類海無疑 城西二百里輪臺縣

新唐書地理志庭州西延城西至輪臺縣其三百二十里 西遊記鼈思馬大城其東數百里有府曰西涼其西三百餘里有縣曰輪臺師問曰有幾程得至行在皆曰西南

更行萬餘里即是

唐碑在焉

西域水道記有說

城之南五百里有和州

元史耶律希亮傳由苦先至哈刺火州 元史西北地附

錄阿里麻里之下有合刺火者

即唐之高昌

遼史兵衛志屬國軍有高昌 明史火州其地多山青紅

若火故名火州東有荒城即高昌國都漢戍已校尉所治

西北連別失八里後為土魯番所併

亦名伊州

西注

六

湛然居士集十二懷古詩瀚海過西伊自注云伊州之西

北有瀚海伊州又謂之西州 西域釋地曰元和志言伊

州納職縣北直抵蒲類海唐之伊州即今哈密

高昌西三四千里有五端城即唐之于闐國

元史西北地附錄作忽炭者是也曷思麥里傳作斡端拜

延八都魯傳亦作斡端憲宗紀則作擴端均此五端二字

之聲轉今稱和闐者是其地也明史作阿端又沿古名作

于闐均非兩地 西域釋地云葉爾羌漢莎車國地唐以

後併入于闐又曰和闐漢于闐國唐置于闐都督府於此

回人謂漢人為黑台和闐即黑台之訛相傳漢任尙棄其

眾於此

河出烏白玉

西陲要略云葉爾羌之山則有密爾迪山在城南二百餘

里產玉有瑪爾瑚盧克山在城西南四百餘里產玉又有

一大山在葉爾羌西南與密爾迪山相連回人呼為塔什

達巴罕疑即所謂蔥嶺者是也水則有玉河自密爾迪山

流出南分支入和闐和闐境內一帶山皆積雪水則有哈

喇哈什河有玉隴哈什河有哈琅圭塔克河俱多產玉且

資灌田

過瀚海千餘里有不刺城

西北地附錄作普刺 耶律希亮傳至不刺城 李光廷

西域圖考曰不刺城即西使記李羅城之轉音城南有陰

西注

七

山即松樹頭嶺山頂有池今賽喇木泊在四山之中即池

也

不刺南有陰山東西千里南北二百里

西遊記曰初在沙陀北南望天際若銀霞問之左右皆未

詳師曰多是陰山翌日過沙陀遇樵者再問之皆曰然

湛然居士集卷一有過陰山和人韻詩六首

山頂有池周圍七八十里

西陲要略曰伊犁之水有賽里木淖爾在城東北隔山二

百餘里凡境內之水皆朝宗於伊犁河惟賽里木淖爾不

與焉 西域釋地賽里木諾爾在伊犁城東北二百餘里

塔爾奇嶺之東其北有川名博羅塔拉

池南地皆林檎樹陰翳鬱不露日色 出陰山有阿里馬城
西使記曰出關至阿里麻里城市井皆流水交貫 西使
記云出關至阿里麻里城當云出關至阿里麻里城衍一里
字此卽湛然集之阿里馬城非西北地附錄之阿力麻里
也

西人目林檎曰阿里馬附郭皆林檎園故以名附庸城邑八
九

至元譯語曰蒙古語梨曰阿里馬

多蒲萄梨果播種五穀一如中原 又西有大河曰亦列

劉祁北使記曰興定四年十二月出北界行地浸高前七
八千里又前四五千里地甚煥歷城百餘皆非漢名又幾

西注

八

萬里至回紇國之益離城卽回紇王所都云云案益離卽
亦列之聲轉蓋以亦列水得名也西遊記曰沿天池正南
下阿里馬城又西行四日至答刺速沒輦沒輦河也徐松
跋云阿里馬城者卽今西阿里瑪圖河在拱宸城東北出
塔勒奇山口西南至阿里瑪圖河僅百里又西行四日至
答刺速沒輦是今伊犁河以西行四日計之當在今察林
渡之西渡河 亦列河李光廷曰當是今瞻德城西之察
罕烏蘇河以伊犁統名之耳 西域釋地伊犁河在伊犁
城南一里許源出哈什空吉斯二河洪流深廣境內之水
皆歸焉過城南折而西北流七百餘里入哈薩克界遇沙
而伏按唐書貞觀中西突厥分其部爲二以伊列水爲界

顯慶二年蘇定方爲伊麗道行軍總管討西突厥所稱伊
麗卽今伊犁以水爲名犁與麗同名列則音相近耳
其西有城曰虎司窩魯朶卽西遼之都

明陳士元諸史譯語云斡耳朶華言帳房也遼史稱斡魯
朶音之轉也西使記云過六塘兩山間土平民夥溝洫映
帶多故壘壤垣問之蓋契丹故居也計其地去和林萬五
千里而近遼史天祚本紀耶律大石建都城號虎思斡魯
朶又遼史兵衛志屬國軍有胡母思山蕃胡母思卽本紀
之虎思矣又部族表遼太祖天贊二年破胡母思山蕃又
諸部表有忽母思部卽此錄之虎司自大石建都後稱
爲斡耳朶者也 遼史營衛志居有宮衛謂之斡魯朶

西注

九

金史百官志斡里朶官府治事之所也
附庸城數十 又西數百里有塔刺思城
西使記曰二十八日過塔刺寺案西遊記有答刺速沒輦
原注沒輦河也是塔刺思卽答刺速之對音此城以河得
名其上遊已名爲答刺速河此錄稱爲亦列河在西遼河
中府都之東也此河西行數百里繞此城卽此錄之塔刺
思城又卽劉郁所過之塔刺寺矣
又西南四百餘里有苦蓋城
西使記曰四日過忽章河渡船如公鞋然土人云河源出
南大山地多產玉疑爲崑崙山
八普城

元史西北地附錄有巴補卽此錄八普之音同字異也
可傘城

西北地附錄作柯散卽此錄可傘之異文也曷思麥里傳
作可散城

芭欖城

西遊記壬午之春正月杷欖始華類小桃俟秋採其實食
之味如胡桃 湛然集記西遊事詩親嘗芭欖甯論價自
釀蒲葡不納官其他詩言杷欖蒲萄者不可枚舉

苦蓋多石榴其大如拱甘而差酸凡三五枚絞汁盈盂渴中
之尤物也

苦蓋元史西北地附錄作忽氈明史西域傳作火占元史

西注

十一

薛塔刺海傳從征虎忽纏諸國卽此苦蓋城地矣 又元

史郭寶玉傳曰收別失八里別失蘭等城次忽章河據此
傳知苦蓋與忽章同音蓋以河得名

芭欖城邊皆芭欖園故以名 其花如杏而微淡葉如桃而
差小冬季而花夏盛而實 八普城西瓜大者五十斤

松漠紀聞曰西瓜形如匾蒲而圓色極青翠經歲則變黃
其颯類耐瓜中有汁尤冷明張翼清賞錄引耶律楚材西

遊錄云八普城西瓜大者重五十斤可以容狐今此文無
可以容狐四字爲老學叢錄刪節

長耳僅負二枚 苦蓋西北五百里有訛打刺城

元史本紀十四年取訛答刺城卽此訛打刺三字之對音

也西北地附錄作兀提刺耳 又本紀十五年秋攻幹脫
羅兒城克之與此亦音近疑所採不一書故致重複且西
域強悍未必非取後復叛故兩次征克也 李光廷西域
圖考云龜茲入元爲別失八里西境城曰苦先卽今庫車
之對音元史耶律希亮傳云從征至渾八升城今阿克蘇
南有渾巴什莊世祖自二王所召還由苦先城至哈刺火
州出伊州涉大漠還亦曰苦蓋文正西遊錄云苦蓋西北
五百里有訛打刺城皆是地也

附庸城十數此城渠酋常殺命吏數人商賈百數盡掠其財
貨西伐之舉由此也

元史本紀太祖十四年夏六月西域殺使者帝帥師親征

西注

十二

取訛答刺城擒其酋哈只兒只蘭禿

訛打刺西千餘里有大城曰尋斯干

西使記曰過掃思干城大而民繁元史太祖本紀曰十五
年克尋思干城又曰十六年攻薛迷思干城今案太祖克

此城後復叛故十六年再攻之薛迷思干卽尋斯干也西
北地附錄作撒麻耳干 元史按竺邇傳曰太祖西征尋

斯干郭寶玉傳曰下掃思干城又曰引兵據掃思干入
門屯大雪山耶律阿海傳曰下尋斯干等城明世法錄曰

撒馬兒干古燭賓國在懸度山西唐以其地爲修鮮都督
府拜其五都督元駙馬帖木兒主其國東有養兒沙鹿海

牙魯蘭達失干西有渴石迭里迷諸城並隸焉

尋斯干者西人云肥也以地土肥饒故名

西遊記曰尋思干城萬里外回紇國國最佳處 杜環經

行記曰薩末建土沃人富小有神祠名拔諸 湛然集十

二懷古詩感恩承聖敕寄信到尋思自注尋思處西域城

名西人云尋思肥也虔城也通謂之肥城

甚富庶 用金銅錢無孔郭 環城數十里皆園林 飛渠

走泉方池圓沼花木連延誠為勝槩 瓜大者如馬首 穀

無黍糯大豆盛夏無雨 以蒲萄釀酒 有桑不能蠶 皆

服屈胸

湛然集卷七戲作二首屈胸輕衫裁鳴綠蒲萄新酒汎鵝

黃 卷五乞扇詩屈胸圓裁白玉盤幽人自剪素琅玕

西注

三

元史輿服志曰質孫華言一色服也勳戚大臣近侍賜則

服之下至樂工術士皆有此服精粗之制不同總曰質孫

以白衣為吉以青衣為喪服故皆衣白

陳誠使西域記哈烈國主以白布纏頭辨髮後髻男子髻

首纏以白布婦人以白布蒙首

尋思干西六七百里有蒲華城土產更饒城邑稍多

元史太祖本紀十五年克蒲華城耶律阿海傳下蒲華城

西北地附錄忒耳迷之下有不花刺似即本紀之蒲華明

世法錄曰卜花兒在撒馬兒罕西七百里以道里計之撒

馬兒干即尋思干則卜花兒即蒲華矣 耶律阿海傳從

帝攻西城下蒲華尋斯干等城 湛然集卷五贈蒲察元

帥詩其七閑乘羸馬過蒲華又到西陽太守家又卷六有

蒲華城夢萬松老人詩

尋思干乃謀速魯蠻種落梭里檀所都

北使記曰有沒速魯蠻回紇者性殘忍肉必手殺而噉雖

齋亦酒脯自若西遊記曰至阿里馬城鋪速滿國王來迎

宿於西園鋪速滿及沒速魯蠻皆謀速魯蠻之轉聲也

又按遼史諸部表有普速完部金史羣牧十二處有蒲速

幹此云謀速魯蠻種似一類也 湛然集卷十二懷古一

百韵注云大石林牙遼之宗臣挈眾而亡不滿二十年克

西域數十國幅員數萬里傳數主凡百餘年頗尚文教西

域至今思之廟號德宗 卷五河中春遊詩注云尋斯干

西注

三

有西域梭里檀故宮在焉

蒲華苦蓋訛打刺城皆隸焉

西域圖考云元太祖紀十四年己卯西域殺使帝親征取

訛荅刺城訛荅刺即阿克蘇城也石的石河即烏什之畢

底爾河也

蒲華之西有大河入於海

太祖本紀十五年夏五月駐蹕也石的石河但是時克蒲

華城及尋思干城此大河非也石的石河卻是今阿母河

以元秘史及西遊記知之矣

其西有玉里燧城

元史本紀十六年秋皇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分破玉龍

傑赤等城下之玉里健即玉龍傑三字之對音蒙古謂官曰赤故名玉龍傑赤也 元秘史曰過阿梅河至元籠格赤城下營元籠格尤與玉里健聲近矣 元史曷思麥里傳作月戀揭赤之地 耶律希亮傳五月西行至李劣撒里六月至換札孫又西行九百里至也里虔城又從二王還至不刺城案李劣撒里即不刺城換札孫即虎司之聲轉此西遼都也九百里至也里虔城即玉龍傑之轉聲此即玉龍傑赤也又即玉里健三字之對音還至不刺城又即李劣撒里蓋翻譯本一人而前後不相照作傳者又不相照作傳者又不識蒙古語故使讀者茫然耳 校里檀母后所居富庶又盛於蒲華

西注

西

此母后當是直魯古之妻其時乃蠻篡直魯古之國而尊其后為皇太后也

又西瀕大河有班城

元史本紀十六年辛巳夏四月駐蹕鐵門關秋帝攻班勒紇等城 白察罕傳察罕西域板勒紇城人初察罕生于河中其夜天氣清肅月白如晝西域謂白為察罕故名察罕案河中即尋思干城板勒紇即班城也

又西有甄城

西遊記曰鐵門南岸西有山寨名團八刺山勢險固此甄城與團城聲轉也故記云由此東南行三十里過班里城則此城在班里之西故知甄城即彼記之團八刺也 大

唐西域記曰羯霜那國西南行二百餘里入山山路崎嶇谿徑危險既絕人里又少水草東南山行三百餘里入鐵門鐵門者左右帶山山極峭峻雖有峽徑加之險阻兩旁石壁其色如鐵既設門扇又以鐵錮多有鐵鈴懸諸門扇因其險固遂以為名出鐵門到覩貨羅國云云此甄城蓋唐之吐火羅國故也

自此而西直抵黑色印度城亦有文字

劉祁北使記曰有印都回紇者色黑而性愿其書契約束並回紇字筆葦其管言語不與中國通 西使記曰印毒國去中國最近軍民一千二百萬戶即漢身毒也 艾儒畧職方外紀曰中國之西南曰印弟亞即天竺五印度也

西注

五

在印度河左右 漢書西域傳無雷國北與捐毒接師古曰捐毒即身毒天竺也本皆一名語有輕重耳臣召南案天竺即天竺後漢書傳之天竺即此傳之捐毒而後世又曰印度國也

與佛國字體聲音不同佛像甚多

西使記曰乞石迷西蓋傳釋迦氏衣鉢者松漠記聞曰回鶻奉釋氏最甚其為一堂塑佛像其中每齋必刲羊或酒酣以指染血塗佛口或捧其足而鳴之謂之親敬誦經則衣袈裟作西竺語 大唐西域記迦溼彌羅國舊曰屬貴訛也

不屠牛羊但飲其乳 土人不識雪歲二熟麥 盛夏置錫

器於沙中尋卽鎔鑠 馬糞墮地沸溢月光射人如夏日
其南有大河冷如冰雪湍流猛峻注於南海

新唐書地理志曰天竺西境小國五至提颯國其國有爾
蘭大河一曰新頭河自北渤崑山來西流至提颯國北入
于海 職方外紀曰東印度有大河名安日國人謂經此
水一浴所作罷業悉得消除

土多甘蔗取其液釀酒熬糖 印度西北行有可弗義國
元史郭寶玉傳辛巳可弗義國惟算端罕破乃滿國引兵
據掃思干聞帝將至棄城南走入鐵門屯大雪山寶玉追
之遂奔印度 舊唐書西戎傳波斯國東與吐火羅康國
接北鄰突厥之可薩部按所云可薩者蓋卽今俄羅斯之

西注

去

可薩斯克此錄之可弗義國也

數千里皆平川無復丘垤不立城邑

職方外紀曰亞細亞西北之盡境有大國曰莫斯科未亞
東西徑萬五千里南北徑八千里中分十六道有窩兒加
河最大支河八十皆以爲尾閘而以七十餘口入北高海

大唐西域記從信度國西南行千五百里至阿黠婆
翅羅國國周五千餘里自阿黠婆翅羅國北行七百餘里
至臂多勢羅國屬西印度境國周三千餘里從此東北行
三百餘里至阿鞞茶國屬西印度境國周二千四五百里
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無大君長役屬信度國從此東北
行九百餘里至伐刺拳國周四千餘里復從此西北踰大

山涉廣川歷小城邑行二千餘里出印度境至漕矩吒國
民多羊馬以蜜爲釀 此國晝長夜促羊腍熟日已復出正
符唐史所載骨利幹國事

元史土土哈傳欽察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極短日暫沒
卽出 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曰可刺者因水爲名附庸
於吉利吉思去大都二萬五千餘里晝長夜短日沒時炙
羊肋熟東方已曙卽唐史所載骨利幹國也 新唐書地
理志曰仙娥河北岸有富貴城又正北如東過雪山松樺
林及諸泉泊千五百里至骨利幹又西十三日行至都播
部落又北六七日至堅昆部落有牢山劔水骨利幹都播
二部落北有小海冰堅時馬行八日可渡海北多大山其

西注

去

民狀貌甚偉風俗類骨利幹晝長而夜短 又回鶻列傳
骨利幹處瀚海北勝兵五千草多百合產良馬首似囊它
馳數百里其地北距海去京師最遠又北度海則晝長夜
短日入烹羊腍熟東方已明蓋近日出處也

但國名不同豈非歲時久遠語音訛舛
庶齋老學叢談曰許獻臣僉事說蓋吉刺日不落只一道
黑氣遮日煮羊腍熟日又出也保定劉敬之往任斷事官
親見之此亦符唐史骨利幹國事但地名又不同或有沿
革觀此則日月不出入乎地中繞北極之下以爲晝夜信
而有證

尋思干去中原幾二萬里 印度去尋思干又等可弗義去

印度又等

西使記曰新唐書載拂菻去京師四萬里在西海上所產珍異之物與今日道里正同蓋無疑也

雖繁迂曲折不為不遠不知幾萬里也

雙溪集丁零詩注聖朝太宗嘗詔和瑞等入北海往復數年得日不落之山

俞浩西域考古錄引西遊錄

戊寅春三月出雲中抵天山涉大磧踰沙漠達行在所明年大舉西伐道過金山時方盛夏雪凝冰積斲冰為道松檜參天花草彌谷金山而西水皆西流入海其南有回鶻城名別石把有唐碑所謂瀚海軍也 卷十引

西注

支

俞注云唐書回鶻傳云回鶻之亡其遺帳伏山林間狙盜諸蕃以自給懿宗時大酋僕固俊自北庭擊吐蕃斬尙恐熱傳首京師於是西庭二州俱恢復遣使請命於朝其後史亡其傳然其國卒不振時以羊馬至邊互市云此回鶻五城之所由也瀚海軍在北庭景龍初郭元振所置別石把即別失八里之轉元有別失八里行中書省

瀚海去城數百里海中有嶼其上皆禽鳥所落羽毛城西二百里有輪臺縣唐碑在焉城之南五百里有和州即唐之高昌亦名伊州

李注云西域圖志曰唐伊州為今哈密又曰今鎮西府古伊州闕展古高昌

考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唐北庭都護府所管三軍防制突騎施堅昆統瀚海天山伊吾瀚海軍在城內兵一萬二千人是也 同上

西注

九

長春真人游記序

長春子蓋有道之士中年以來意此老人固已飛昇變化侶雲將而友鴻濛者久矣恨其不可得而見也已卯之冬流聞師在海上被安車之徵明年春果次於燕駐車玉虛觀始得一識其面尸居而柴立雷動而風行真異人也與之言又知博物洽聞於書無所不讀由是日益敬聞其風而願執弟子禮者不可勝計自二三遺老且樂與之游其餘可知也居無何有龍陽之行及使者再至始啟途而西將別道眾請還期語以三載時辛巳

游記序

夾鐘之月也迨甲申孟陬師至自西域果如其旨識者歎異之自是月七日入居燕京大天長觀從疏請也噫今人將事行役出門傍徨有離別可憐之色師之是行也崎嶇數萬里之遠際版圖之所不載雨露之所弗濡雖其所以禮遇之者不爲不厚然勞憊亦甚矣所至輒徜徉容與以樂山水之勝賦詩談笑視死生若寒暑於其胸中曾不蒂芥非有道者能如是乎門人李志常從行者也撮其所歷而爲之記凡山川道里之險易水土風氣之差殊與夫衣服飲食百果草木禽蟲之別繁然

靡不畢載目之曰游記而徵序於僕夫以四海之大萬物之廣耳目未接雖有大智猶不能遍知而盡識也況四海之外者乎所可考者傳記而已僕謂是集之行不特新好事者之聞見又以知至人之出處無可無不可隨時之義云戊子秋後二日西溪居士孫錫序

游記序

二

長春真人游記卷上

門人真常子李志常述

父師真人長春子姓邱氏名處機字通密登州棲霞人未冠出家師事重陽真人既而住磻溪龍門十有三年真積力久學道乃成暮年還海上戊寅歲之前師在登州河南屢欲遣使徵聘事有齟齬遂已明年住萊州昊天觀夏四月河南提控邊部使至邀師同往師不可使者攜所書詩頌歸繼而復有使自大梁來道聞山東爲宋人所據乃還其年八月江南大帥李公彭公來請不

游記卷上

赴爾後隨處往往邀請萊之主者難其事師乃言曰我之行止天也非若輩所及知當有留不住時去也居無何成吉思皇帝遣侍臣劉仲祿縣虎頭金牌其文曰如朕親行便宜行事及蒙古人二十輩傳旨敦請師躊躇間仲祿曰師名重四海

皇帝特詔仲祿踰越山海不限歲月期必致之師曰兵革以來彼疆此界公冒險至此可謂勞矣仲祿曰欽奉君命敢不竭力仲祿今年五月在乃滿國兀里朵得旨六月至白登北威寧得羽客常真諭七月至德興以居

庸路梗燕京發士卒來迎八月抵京城道衆皆曰師之有無未可必也過中山歷真定風聞師在東萊又得益都府安撫司官吳燕蔣元始得其詳欲以兵五千迎師燕等曰京東之人聞兩朝議和衆心稍安今或提兵以入必皆據險自固師亦將乘桴海上矣誠欲事濟不必爾也從之乃募自願者得二十騎以行將抵益都使燕元馳報其帥張林林以甲士萬郊迎仲祿笑曰所以過此者爲求訪長春真人君何以甲士爲林於是散其卒相與接轡以入所歷皆以此語之人無駭謀林復給以

游記卷上

驛騎次濰州得尹公冬十有二月同至東萊傳皇帝所以宣召之旨師知不可辭徐謂仲祿曰此中艱食公等且往益都俟我上元醮竟當遣十五騎來十八日即行於是宣使與衆西入益都師預選門弟子十有九人俟其來如期騎至與之俱行由濰陽至青社宣使已行矣問之張林言正月七日有騎四百軍于臨淄青民大駭宣使逆而止之今未聞所在師尋過常山及鄒平二月初屆濟陽士庶奉香火迎拜於其邑南羽客長吟前導飯於養素庵會衆發曰先月十八日有鶴十餘自西

北來飛鳴雲間俱東南去翌日辰巳間又有數鶴來自西南繼而千百焉或頤或頰獨一鶴拂庵盤桓乃去今乃知鶴見之日卽師啟行之辰也皆以手加額留數日二月上旬宣使遣騎來報已駐軍將陵鐵舟以待明日遂行十三日宣使以軍來送師曰來何暮對以道路榛梗特往燕京會兵東備信安西備常山仲祿親提軍取深州下武邑以聞路構橋于滹沱括舟於將陵是以遲師曰此事非公不克辦次日絕滹沱而北二十二日至瀘溝京官士庶僧道郊迎是日由麗澤門入道士具威

游記卷上

三

儀長吟其前行省石抹公館師於玉虛觀自爾求頌乞名者日盈門凡士馬所至奉道弟子以師與之名往往脫欲兵之禍師之道屢及人如此宣撫王巨川揖上詩師答曰旌旗獵獵馬蕭蕭北望燕山度石橋萬里欲行沙漠外三春遽別海山遙良朋出塞同歸雁破帽經霜更續貂一自元元西去後到今無似北庭招師聞行宮漸西春秋已高倦冒風沙欲待駕回朝謁又仲祿欲以選處女偕行師難之曰齊人獻女樂孔子去魯余雖山野豈與處子同行哉仲祿乃令曷刺馳奏師亦遣人奉

表一日有人求跋閣立本太上過關圖題蜀郡西遊日函關東別時衆人皆稽首大道復開基又以二偈示衆其一云雜亂朝還暮輕狂古到今空華空寂念若有若無心其二云觸情常決烈非道莫參差忍辱調猿馬安閑度歲時四月上旬會衆請望日醮於天長師以行辭衆請益力曰今茲兵革未息遺民有幸得一親真人蒙道廕者多矣獨死者冥冥長夜未沐薦拔遺恨不無耳師許之時方大旱十有四日旣啟醮事雨大降衆且以行禮爲慶師於午夜赴壇將事俄而開霽衆喜而歎曰

游記卷上

四

一雨一晴隨人所欲非道高德厚者感應若是乎明日師登寶元堂傳戒時有數鶴自西北來人皆仰之焚簡之際一簡飛空而滅且有五鶴翔舞其上士大夫咸謂師之至誠動天地南溟老人張天度子真作賦美其事諸公皆有詩醮竟宣使劉公從師北行道出居庸路過羣盜於其北皆稽顙以退且曰無驚父師五月師至德興龍陽觀度夏以詩寄燕京士大夫云登真何在泛靈槎南北東西自有嘉碧落雲峰天景致滄波海市雨生涯神遊八極空雖遠道合三清路不差弱水縱過三十

萬騰身頃刻到仙家時京師吾道孫周楚卿楊彪仲文
師請才卿李士謙子進劉中用之陳時可秀玉吳章德
明趙中立正卿王銳威卿趙昉德輝孫錫天錫此數君
子師寓玉虛日所與唱和者也王觀逢辰王直哉清甫
亦與其遊觀居禪房山之陽其山多洞府常有學道修
真之士棲焉師因挈眾以遊初入峽門有詩云入峽清
遊分外嘉羣峰列岫戟查牙蓬萊未到神仙境洞府先
觀道士家松塔倒懸秋雨露石樓斜照晚雲霞卻思舊
日終南地夢斷西山不見涯其地夾塏勢傾東南一望

游記卷上

五

三百餘里觀之東數里平地有湧泉清冷可愛師往來
其間有詩云午後迎風背日行遙山極目亂雲橫萬家
酷暑熏腸熱一派寒泉入骨清北地往來時有信東臯
遊戲俗無爭耕夫收豎混陰謀坐溪邊浴罷林間坐散
髮披襟暢道情中元日本觀醮午後傳符授戒老幼露
坐熟甚悉苦之須臾有雲覆其上狀如圓蓋移時不散
眾皆喜躍讚歎又觀中井水可給百眾至是踰千人執
事者謀他汲前後三日井泉忽溢用之不竭是皆善緣
天助之也醮後題詩云太上宏慈救萬靈眾生薦福藉

羣經三田保護精神氣萬象欽崇日月星自揣肉身潛
有漏難逃科教入無形且遵北斗齋儀法南斗北斗皆
論齋醮 漸陟南宮火煉庭八月初應宣德州元帥移刺
公請遂居朝元觀中秋夜有賀聖朝二曲其一云斷雲
歸岫長空凝翠寶鑑初圓大光明宏照亘流沙外直過
西天人間是處夢魂沈醉歌舞華筵道家門別是一般
清暗開悟心田其二云洞天深處良朋高會逸興無邊
上丹霄飛至廣寒宮悄擲下金錢靈虛晃耀睡魔奔迸
玉兔婵娟坐忘機觀透本來真任法界周旋是後天氣

游記卷上

六

清肅靜夜安閑復作二絕云長河耿耿夜深深寂寞寒
牕萬慮沈天下是非俱不到安閒一片道人心其二云
清夜沉沉月向高山河大地絕纖豪唯餘道德渾淪性
上下三天一萬遭朝元觀據州之乾隅功德主元帥移
刺公因師欲北行創構堂殿奉安尊像前後雲房洞室
皆一新之十月間方繪祖師堂壁畫史以其寒將止之
師不許曰鄒律尚且迴春况聖賢陰有所扶持邪是月
果天氣溫和如春絕無風沙由是畫史得畢其功有詩
云季秋邊朔苦寒同走石吹沙振大風旅雁翅垂南去

急行人心倦北征窮我來十月霜猶薄人訝千山水尚
通不是小春和氣暖天教成就畫堂功尋河里鮮至自
幹辰大王帳下使來請師繼而宣撫王公巨川亦至曰
承大王鈞旨如師西行請過我師首肯之是月北遊望
山曷刺進表迺有詔曰成吉思皇帝勅真人邱師又曰
惟師道踰三子德重多方其終曰雲軒既發於蓬萊鶴
馭可遊於天竺達磨東邁元印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
化僧而成道顧川途之難澗瞻几杖以非遙爰答來章
可明朕意秋暑師比平安好指不多及其見重如此又

游記卷一

上

勅劉仲祿云無使真人飢且勞可扶持緩緩來師與宣
使議曰前去已寒沙路懸遠道衆所須未備可往龍陽
乘春起發宣使從之十八日南往龍陽道友送別多泣
下師以詩示衆云生前暫別猶然可死後長離更不堪
天下是非心不定輪迴生死苦難甘翌日到龍陽觀過
冬十一月十有四日赴龍巖寺齋以詩題殿西廡云杖
藜欲訪山中客空山沉沉淡無色夜來飛雪滿巖阿今
日山光映天白天高日下松風清神遊八極騰虛明欲
寫山家本來面道人活計無能名十二月以詩寄燕京

道友云此行真不易此別話應長北踰野狐嶺西窮天
馬鄉陰山無海市白草有沙場自嘆非元聖何如歷大
荒又云京都若有錢行詩早寄龍陽出塞時昔有上牀
鞋履別今無發軔夢魂思復寄燕京道友云十年兵火
萬民愁千萬中無一二留去歲幸逢慈詔下今春須合
冒寒遊不辭嶺北三千里皇帝舊元里多仍念山東二
百州窮急漏誅殘喘在早教身命得消憂辛已之上元
醮於宣德州朝元觀以頌示衆云生下一團腥臭物撞
成三界是非魔連枝帶葉無窮勢跨古騰今不奈何以

游記卷二

八

二月八日啟天時天氣晴霽道友錢行於西郊遮馬首
以泣曰父師去萬里外何時復獲瞻禮師曰但若輩道
心堅固會有日矣衆復泣請果何時耶師曰行止非人
所能爲也兼遠涉異域其道合與不合未可必也衆曰
師豈不知願預告弟子等度不獲已乃重言曰三載歸
三載歸十日宿翠幘口明日北度野狐嶺登高南望俯
視太行諸山晴嵐可愛北顧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風自
此隔絕矣道人心無適不可宋德方輩指戰場白骨
曰我歸當薦以金錄此亦余北行中一端因緣耳北過

撫州十五日東北過蓋里泊蓋邱垓鹵地始見人煙
二十餘家南有鹽池迤邐東北去自此無河多鑿沙井
以汲南北數千里亦無大山馬行五日出明昌界以詩
紀實云坡陁折疊路彎環到處鹽場死水灣蓋日不逢
人過往經年時有馬迴還地無大植唯荒草天產邱陵
沒大山五穀不成資乳酪反衰種帳亦開顏又行六七
日忽入大沙陁其蹟有接榆大者合抱東北行千里外
無沙處絕無樹木三月朔出沙陁至魚兒梁始有人烟
聚落多以耕釣為業時以清明春色渺然凝冰未泮有

蘇詩末上

九

詩云北陸祁寒自古稱沙陁三月尚凝冰更尋若士為
黃鵠要識修鵠化大鵬蘇武北遷愁欲死李陵南望去
無憑我今返學盧敖志六合窮觀最上乘三月五日起
之東北四旁遠有人烟皆黑車白帳隨水草放牧盡原
隰之地無復寸木四望唯黃雲白草行不改途又二十
餘日方見一沙河西北流入陸局河水濡馬腹傍多叢
柳渡河北行三日入小沙陁四月朔至幹辰大王帳下
冰始泮草微萌矣時有婚嫁之會五百里內首領皆載
馬潼助之皂車總帳成列數千七日見大王問以延生

事師謂須齋戒而後可聞約以望日授受至日雪大作
遂已大王復曰上遣師萬里請師問道我曷敢先焉且
諭河里鮮見畢東還須奉師過此十七日大王以牛馬
百數車十乘送行馬首西北二十二日抵陸局河積水
成海周數百里風浪漂出大魚蒙古人各得數尾並河
南岸西行時有野雉得食五月朔亭午日有食之既衆
星乃見須臾復明時在河南岸蝕自西北生自東北其
地朝涼而暮熱草多黃花水流東北兩岍多高柳蒙古
人取之以造廬帳行十有六日河勢遠西北山去不得

蘇詩末上

十

窮其源西南接魚兒梁驛路蒙古人喜曰年前已聞父
師來因獻黍米石有五斗師以斗棗酬之渠喜曰未嘗
見此物因舞謝而去又行十日夏至量日影三尺六七
寸漸見大山峭拔從此以西漸有山阜人煙頗衆亦皆
以黑車白帳為家其俗牧且獵衣以韋毳食以肉酪男
子結髮垂兩耳婦人冠以桦皮高二尺許往往以阜褊
籠之富者以紅絹其末如鵝鴨名曰故故大忌人觸出
入廬帳須低回俗無文籍或約之以言或刻木為契過
食同享難則爭赴有命則不辭有言則不易有上古之

遺風焉以詩叙其實云極目山川無盡頭風煙不斷水
長流如何造物開天地到此令人放馬牛飲血茹毛同
上古我冠結髮異中州聖賢不得垂文化歷代縱橫只
自由又四程西北渡河乃平野其旁山川皆秀麗水草
且豐美東西有故城基址若新街街巷陌可辨制作類
中州歲月無碑刻可考或云契丹所建既而地中得古
瓦上有契丹字蓋遼亡士馬不降者西行所建城邑也
又言西南至尋思千城萬里外回紇國最佳處契丹都
馬厯七帝六月十三日至長松嶺後宿松枯森森于雲

游記卷上

十一

蔽日多生山陰澗道間山陽極少十四日過山度淺河
天極寒雖壯者不可當是夕宿平地十五日曉起環帳
皆薄冰十七日宿嶺西時初伏矣朝暮亦有冰霜已三
降河水有漸冰如嚴冬土人云常年五六月有雪今歲
幸晴暖師易其名曰大寒嶺凡過雨多電山路盤曲西
北且百餘里既而復西北始見平地有石河長五十餘
里岸深十餘丈其水清冷可愛聲如鳴玉峭壁之間有
大蔥高三四尺澗上有松皆十餘丈西上連延上有喬
松鬱然山行五六日峯迴路轉林巒秀茂下有溪水注

馬平地皆松樺雜木若有人烟狀尋登高嶺勢若長虹
壁立千仞俯視海子淵深恐人二十八日泊窩里朵之
東宣使先往奏稟皇后奉旨請師渡河其水東北流瀾
漫沒軸絕流以濟入營駐車南岸車帳千百日以醍醐
潼酪爲供漢夏公主皆送寒具等食黍米斗白金十兩
滿五十兩可易麪八十斤蓋麪出陰山之後二千餘里
西域賈口以橐駝負至也中伏帳房無蠅窩里朵漢語
行宮也其車輿亭帳望之儼然古之大單于未有若此
之盛也七月九日同宣使西南行五六日屢見山上有

游記卷上

十二

雪山下往往有墳墓及升高陵又有祀神之跡又三二
日歷一山高峰如刺松杉鬱茂西有海子南出大峽則
一水西流雜木叢映於水之陽韭茂如芳草夾道連數
十里北有故城曰曷刺肖西南過沙場二十里許水草
極少始見回紇決渠灌麥又五六日踰嶺而南至蒙古
營宿掃旦行遠遶南山望之有雪因以詩紀其行當時
悉達暗空晴發軔初來燕子城 撫州是也 北至大河三
月數 卽陸局河也 四月盡到約二千餘里 西臨積雪半
年程 卽此地也 山常有雪 東至陸局河約五千里 七月

盡到不能隱地迴風坐道法有迴風隱地拳斗藏天之術卻使彌天逐日行行到水窮山盡處料場依舊向西傾郵人告曰此雪山北是田鎮海八刺喝孫也八刺喝孫漢語爲城中有倉廩故又呼曰倉頭七月二十五日有漢民工匠繹絡來迎悉皆歡呼歸禮以絲幡華蓋香花前導又有章□二妃曰徒單氏曰夾谷氏及漢公主母欽聖夫人袁氏號泣相迎顧謂師曰昔日稔聞道德高風恨不一見不意此地有緣也翌日阿不罕山北鎮海來謁師與之語曰吾壽已高以皇帝二詔丁寧不免

游記卷下

一三

遠行數千里方臨治下沙漠中多不以耕耘爲務喜見此間秋稼已成余矍于此過冬以待鑿與之迴何如宣使曰父師既有法旨仲祿不敢可否惟鎮海相公度之公曰近有勅諸處官員如遇真人經過無得稽其程蓋欲速見之也父師若需於此則罪在鎮海矣願親從行凡師之所用敢不備師曰因緣如此當卜日行公曰前有大山高峻廣澤沮陷非車行地宜減車從輕騎以進用其言留門弟子宋道安輩九人選地爲觀人不召而至壯者劬其力匠者劬其技富者施其財聖堂方丈東

游記卷上

一四

厨西廡左右雲房無瓦皆土木不一月落成榜曰棲霞觀時櫻黍在地八月初霜降居人促收麥霜故也大風傍北山西來黃沙蔽天不相物色師以詩自嘆云邱也東西南北人從來失道走風塵不堪白髮垂垂老又踏黃沙遠遠巡未死且令觀世界殘生無分樂天真四山五嶽都遊徧八表飛騰後入神八日攜門人虛靜先生趙九古輩十人從以二車蒙古驛騎二十餘傍大山西行宣使劉公鎮海相公又百騎李家奴鎮海從者也因曰前此山下精截我腦後髮我甚恐鎮海亦云乃滿國王亦曾在此爲山精所惑食以佳饌師默而不答西南約行三日復東南過大山經大峽中秋日抵金山東北少駐復南行其山高深谷長坂車不可行三太子出軍始開其路乃命百騎挽繩懸轅以上縛輪以下約行四程連度三嶺南出山前臨河止泊從官連暮爲營因水草便以待鋪牛驛騎數日乃行有詩三絕云八月涼風爽氣清那堪日暮碧天晴欲吟勝槩無才思空對金山皓月明其二云金山南面大河流河曲盤桓賞素秋秋水暮天山月上清吟獨嘯夜光毬其三曰金山雖大

不孤高四面長拖拽脚牢橫截大江心腹樹干雲蔽日
競呼號渡河而南前經小山石雜五色其旁草木不生
首尾七十里復有二紅山當路又三十里鹹鹵地中有
一小沙井因駐程挹水爲食傍有青草多爲羊馬踐履
宣使與鎮海議曰此地最難行處相公如何則可公曰
此地我知之久矣同往諮師公曰前至白骨甸地皆黑
石約行二百餘里達沙陀北邊頗有水草更涉大沙陀
百餘里至西廣表不知其幾千里及回紇城方得水草
師曰何謂白骨甸公曰古之戰場凡疲兵至此十無一

清言表上

十五

還死地也頃者乃滿大勢亦敗於是過天晴晝行人馬
往往困斃唯暮起夜度可過其半明日向午得及水草
矣少憩俟晡時即行當度沙嶺百餘若舟行巨浪然又
明日辰已間得達彼城矣夜行良便但恐天氣黯黑魘
魘魘魘爲祟我輩常塗血馬首以厭之師乃笑曰邪精
妖鬼逢正人遠避書傳所載其孰不知道人家何憂此
事日暮遂行牛乏皆道棄之馭以六馬自爾不復用牛
矣初在沙陀北南望天際若銀霞問之左右皆未詳師
曰多是陰山翌日過沙陀過郊者再問之皆曰然於是

途中作詩云高如雲氣白如沙遠望那知是眼花漸見
山頭堆玉屑遠觀日脚射銀霞橫空一字長千里照地
連城及萬家從古至今常不壞吟詩寫向直南誇八月
二十七日抵陰山後回紇郊迎至小城北隊長設葡萄酒
及名果大餅渾葱裂波斯布人一尺乃言曰此陰山
前三百里和州也其地大熟葡萄至夥翌日沿川西行
歷二小城皆有居人時未麥初熟皆賴泉水澆灌得有
秋少雨故也西即鼈思馬大城王官士庶僧道數百具
威儀遠迎僧皆赭衣道士衣冠與中國特異泊於城西

游記卷二

十六

蒲萄園之上閣時回紇王部族勸蒲萄酒供以異花雜
米名香豆列侏儒伎樂皆中州人士庶日益敬侍坐者
有僧道儒田問風俗乃曰此大唐時北庭瑞府景龍二
年楊公何爲大都護有德政諸路心服惠及後人于今
賴之有龍興西寺二石刻在功德煥然可觀寺有佛書
一藏唐之邊城往往尚存其東數百里有府曰西涼其
西三百餘里有縣曰輪臺師問曰更幾程得至行在皆
曰西南更行萬餘里卽是其夜風雨作園外有大樹復
出一篇示衆曰夜宿陰山下陰山夜寂寥長空雲黯黯

大樹葉蕭蕭萬里途程遠三冬氣候詔全身都故下一
任斷道飄九月二日西行四日宿輪臺之東送屑頭目
來迎南望陰山三峯突兀倚天因述詩贈書生李伯祥
生相人詩云三峰並起插雲寒四壁橫陳遠瀟灑雪巖
界天人不到水池暉日俗難觀人云自此池水之間觀
此則魂識昏昧巖深可避刀兵害 其巖於國運亂世豈
空則得免其難水泉能滋稼穡下有泉流可以灌池
田禾每歲秋成名鎮北方為第一無人寫向畫圖看又
歷二城重九日至回紇昌八刺城其王畏午兒與鎮海

游記卷一

十七

有舊率諸部族及回紇僧皆遠迎既入齋于臺上洎其
夫人勸蒲萄酒且獻西瓜其重及秤甘瓜如枕許其香
味蓋中國未有也園蔬同中區有僧來侍坐使譯者問
看何經典僧云剃度受戒禮佛為師蓋此以東昔屬唐
故西去無僧道回紇但禮西方耳翌日並陰山而西約
十程又度沙場其沙細遇風則流狀如驚濤乍聚乍散
寸草不萌車陷馬滯一晝夜方出蓋白骨甸大沙分流
也南際陰山之麓踰沙又五日宿陰山北詰朝南行長
坂七十里抵暮乃宿天甚寒且無水晨起西南行約

二十里忽有大池方圓幾二百里雪峰環之倒影池中
師名之曰天池沿池正南下左右峰巒峭拔松樺陰森
高踰百尺自巔及麓何啻萬株泉流入峽奔騰洶湧曲
折灣環可六七十里二太子庵從西征始鑿石理道刊
木為四十八橋橋可並車薄暮宿峽中翌日方出入東
西大川水草豐秀天氣似春稍有桑棗次及一程九月
二十七日至阿里馬城鋪速滿國王暨蒙古答刺忽只
領諸部人來迎宿于西果園土人呼果為阿里馬蓋多
果實以是名其城其地出帛目曰禿鹿麻蓋俗所謂種

游記卷一

十八

羊毛織成者時得七束為禦寒衣其毛類中國柳花鮮
潔細軟可為線為繩為帛為綿農者亦決渠灌田土人
唯以瓶取水載而歸及見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諸事
皆巧桃花石謂漢人也師自金山至此以詩紀其行云
金山東畔陰山西千巖萬壑攢深溪溪邊亂石當道卧
古今不許通輪蹄前年軍興二太子修道架橋徹溪水
三太子修金山二太子修陰山今年吾道欲西行早而
喧闐復經此銀山鐵壁千萬重爭頭競角誇清雄日出
下觀滄海近月明上與天河通參天松如筆管直森森

動有百餘尺萬株相倚鬱蒼蒼一鳥不鳴空寂寂羊腸
孟門歷太行比斯大畧猶尋常雙車上下苦敦擲百騎
前後多驚惶天池海在山頭上百里鏡空含萬象縣車
東馬西下山四十八橋抵萬丈河南海北山無窮千變
萬化規模同未若茲山太奇絕磊落峭拔如神功我來
時當八月半山已上皆爲雪山前草木暖如春山後
衣衾冷如鐵連日所供勝前又西行四日至答刺達沒
輦沒輦河也水勢深濶抵西北流從東來截斷陰山河
南復是雪山十月二日乘舟以濟南下至一大山北有
一小城又西行五日宣使以師奉詔來去行在漸通先
往馳奏獨鎮海公從師西行七日度西南一山逢東夏
使迴禮師於帳前因問來自何時使者曰自七月十二
日辭朝帝將兵追算端汗至印度明日遇大雪至回紇
小城雪盈尺日出卽消十有六日西南遇板橋渡河晚
至南山下卽大石林牙大石學士林牙小名其國王遠
後也自金師破遼大石林牙領衆數千走西北移徙十
餘年方至此地其風土氣候與金以北不同平地頗多
以農桑爲務釀蒲萄爲酒果實與中國同惟經夏秋無

游記卷上

十九

雨皆疏河灌溉百穀用成東北西南左山右川延袤萬
里傳國幾百年乃滿失國依大石士馬復振盜據其土
繼而算端西削其地天兵至乃滿尋滅算端亦亡又聞
前路多阻適壞一車遂留之十有八日沿山而西七八
日山忽南去一石城當途石色盡赤有駐軍古跡西有
大塚若斗星相聯又渡石橋並西南山行五程至塞蓋
城有小塔回紇王來迎入館十一月初連日雨大作四
日土人以爲年旁午相賀是日虛靜先生趙九古語尹
公曰我隨師在宣德時覺有長往之兆頗倦行役嘗蒙
師訓道人不以死生動心不以苦樂介懷所適無不可
今歸期將至公等善事父師數日示疾而逝蓋十一月
五日也師命門弟子葬九古于郭東原上卽行西南復
三日至一城其王亦回紇年已耄矣備迎送禮供以湯
餅明日又歷一城復行二日有河是爲霍蘭沒輦由浮
橋渡泊于西岸河橋官獻魚於田相公巨口無鱗其河
源出東南二大雪山間色渾而流急深數丈勢傾西北
不知其幾千里河之西南絕無水草者二百餘里卽夜
行復南望大雪山而西山形與那米干之南山相首尾

游記卷上

二十一

復有詩云造物崢嶸不可名東西羅列自天成南橫玉
嶠連峰峻北壓金沙帶野平下枕泉源無極潤上通霄
漢有餘清我行萬里慵開口到此狂吟不勝情又至一
城得接水草復經一城回紇頭目遠迎飯于城南獻蒲
萄酒且使小兒爲綠竿舞刀之戲再經二城山行半日
入南北平川宿大桑樹下其樹可蔭百人前至一城臨
道一井深踰百尺有回紇叟驅一牛挽轆轤汲水以飲
渴者初帝之西征也見而異之命蜀其賦役仲冬十有
八日過大河至邪米思干大城之北太師移刺國公及

游記卷一

二十一

蒙古回紇師首載酒郊迎大設帷幄因駐車馬宣使劉
公以路梗留坐中白師曰頃知千里外有大河以舟梁
渡土寇壞之況復已及深冬父師似宜來春朝見師從
之少焉自東北門入其城因溝岸爲之秋夏常無雨國
人蹠二河入城分遠巷陌比屋得用方筭端氏之未敗
也城中常十萬餘戶國破而來存者四之一其中大率
多回紇人田園自不能主須附漢人及契丹河西等其
官長亦以諸色人爲之漢人工匠雜處城中有岡高十
餘丈筭端氏之新宮據焉太師先居之以回紇艱食盜

賊多有恐其變出居於水北師乃住宮歎曰道人任運
道遠以度歲月白刃臨頭猶不畏懼況盜賊未至復預
憂乎且善惡兩途必不相害從者安之太師作齋獻金
段十師辭不受遂月奉米麵鹽油果菜等物日益尊敬
公見師飲少請以蒲萄百斤新作釀師曰何必酒邪但
如其數得之待賓客足矣其蒲萄經冬不壞又見孔雀
大象皆東南數千里印度國物師因暇日出詩一篇云
二月經行十月終西行回紇大城墉塔高不見十三級
以觀刻鏤玲瓏外無層級內可通行山厚已過千萬重

游記卷一

二十二

秋日在邪猶故夏雲無雨不成龍嘉蔬麥飯蒲萄酒
飽食安眠養素慵師既住冬宣使洎相公鎮海遺曷刺
等同一行使臣領甲兵數百前路偵伺漢人往來歸
休時有筭歷者在旁師因問五月朔日食事其人云此
中辰時食至六分止曰前在陸局河時午刻見其日食
既又西南至金山人言已時食至七分此三處所見各
不同按孔穎達春秋疏曰月體映日則日食以今料之
蓋當其下卽見其食既在旁者則千里漸殊耳正如以
扇翳燈扇影所及無復光明其旁漸遠則燈光漸多矣

師一日故宮中送書鳳樓梧詞二首于壁其一云一點
靈明潛啟悟天上人間不見行藏處四海八荒唯獨步
不空不有誰能起瞬目揚眉全體露混混茫茫法界超
然去萬劫輪迴遭一過九元齊上三清路其二云日月
循環無定止春去秋來多少榮枯事五帝三王千百禩
一與一廢長如此死去生來生復死生死輪迴變化何
時已不到無心休歇地不能清淨超於彼又詩二首其
一云東海西秦數十年精思道德究重元日中一食那
求飽夜半三更強不眠實跡未諧霄漢舉虛名空播朔
方傳直教大國垂明詔萬里風沙走極邊其二云弱冠
尋真傍海濤中年遁跡隴山高河南一別昇黃鵠塞北
重宣鈞巨鼇無極山川行不盡有爲心跡動成勞也知
六合三千界不得神通未可逃是年閏十二月將終偵
騎迴同宣使來白父師言二太子發軍復整舟梁土寇
已滅曷刺等詣營謁太子言師欲朝帝所復承命云上
駐蹕大雪山之東南今則雪積山門百餘里深不可行
此正其路爾爲我請師來此聽候良便來時當就彼城
中遣蒙古軍護送師謂宣差曰聞河以南千里絕無種

遊記卷一

二二

養吾食須米麵蔬菜可迴報太子帳下壬午之春正月
把梳始華類小桃俟秋採其實食之味如核桃二月二
日春分杏花已落司天臺判李公輩請師遊郭西宣使
洎諸官載蒲萄酒以從是日天氣晴霽華木鮮明隨處
有臺池樓閣間以蔬圃想則藉草人皆樂之談元論道
時復引觴日昃方歸作詩云陰山西下五千里大石東
過二十程雨霽雪山遙慘淡春分河府近清明那米思
干大城大石有國時名爲河中府園林寂寂鳥無語花
木雖茂並無飛禽風日遲遲花有情同志暫來閑睥睨
高吟歸去待昇平望日乃一百五且太上真元節也時
僚屬請師復遊郭西園林相接百餘里雖中原莫能過
但寂無鳥聲耳遂成二篇以示同遊其一云二月中分
百五朔元元下降日遲遲正當月白風清夜更好雲收
雨霽時而地園林行不盡照天華木坐觀奇未能絕粒
成嘉遁且向無爲樂有爲其二云深著古跡尚橫陳大
漢良器欲徧遊藉日亭臺隨處列向年花卉逐時新風
光甚解留連客夕照那堪斷送人竊念世間酬短景何
如天外飲長春三月上旬阿里鮮至自行宮傳旨云真

遊記卷一

二二

人來自日出之地跋涉山川勤勞至矣今朕已廻亟欲
聞道無倦迎我次諭宣使仲祿曰爾持詔徵聘能副朕
心侂日當置汝善地復諭鎮海曰汝護送真人來甚勤
余惟汝嘉仍教萬戶播魯只以甲士千人衛過鐵門師
問阿里鮮以途程事對曰春正月十有三日自此初發
馳三日東南過鐵門又五日過大河二月初吉東南過
大雪山積雪甚高馬上舉鞭測之猶未及其半下所踏
者復五尺許南行三日至行宮矣且師至次第奏訖上
說留數日方迴師遂留門人尹公志平輩三人于館以

詩記卷一

三

侍行五六人同宣使輩三月十有五日啟行四日過碣
石城預傳

聖旨命萬戶播魯只領蒙古回紇軍一千護送過鐵門
東南度山山甚高大亂石縱橫衆軍挽車兩日方至山
前沿流南行軍即北入大山破賊五日至小河一船渡
兩岸林木茂盛七日舟濟大河即阿母沒輩也乃東南
行曉治古渠上渠邊蘆葦滿地不類中原所有其大者
經冬葉青而不凋因取以為杖夜橫轄下轄覆不折其
小者葉枯春換少南山中有大實心竹士卒以為戈戟

又見蟬蛻皆長三尺許色青黑時三月二十九日也因
作詩云志道既無成天魔深有懼東辭海上來西望日
邊去雞犬不聞聲馬牛更遞鋪千山及萬水不知是何
處又四日得遠行在大遠大臣唱刺播得來迎時四月
五日也館舍定即入見上勞之曰侂國徵聘皆不應今
遠踰萬里而來朕甚嘉焉對曰山野詔而赴者天也上
悅賜坐食次問真人遠來有何長生之藥以資朕乎師
曰有衛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上嘉其誠實設二帳於
御幄之東以居焉譯者問曰人呼師為騰吃利蒙古孔

詩記卷一

二

譯語謂天人也自謂之邪人稱之邪師曰山野非自稱
人呼之耳譯者再至曰舊奚呼表以山野四人事重陽
可學道三子羽化矣惟山野處世人呼以先生上問鎮
海曰真人當何號鎮海奏曰有人尊之曰師父者真人
者神仙者上曰自今以往可呼神仙時適炎熱從車駕
廬於雪山避暑上約四月十四日問道外使田鎮海劉
仲祿阿里鮮記之內使近侍三人記之將及期有報回
紇山賊指斥者上欲親征因改卜十月吉師乞還舊館
上曰再來不亦勞乎師曰兩旬可矣上又曰無護送者

師曰有宣使楊阿狗又三日命阿狗督回統隊長以千
餘騎從行由佗路迴遂歷大山山有石門望如削蠟有
巨石橫其上若橋焉其下流甚急騎士策其驢以涉驢
遂溺死水邊尚多橫屍此地蓋關口新為兵所破出峽
復有詩二篇其一云水北鐵門猶自可水南石峽太堪
驚兩崖絕壁攙天聳一澗寒波滾地傾夾道橫屍人掩
鼻濁溪長耳我傷情十里萬里干戈動早晚回軍復太
平其二云雪嶺皚皚上倚天晨光燦燦下臨川仰觀峭
壁人橫渡俯視危崖柏倒懸五月嚴風吹面冷三焦熱

一第...

三七

病當時瘞我來演道空回首更卜良辰待下元始師來
覲三月竟草木繁茂羊馬皆肥及奉詔而回四月終矣
百草悉枯又作詩云外國深蕃事莫窮陰陽氣候特無
從繞經四月陰魔盡春冬霖雨四月純陽絕無雨卻早
彌天旱魃凶浸潤百川當九夏以水溉田摧殘萬草若
三冬我行往復三千里三月去五月回不見行人帶雨
容路逢征西人回多獲珊瑚有從官以白金二鎰易之
近五十林高者尺餘以其得之馬上不能完也繼日乘
涼宵征五六日達邪米思干大石名河中府諸官迎師

入館即重午日也

長春真人遊記卷上

一第...

三八

長春真人遊記卷下

門人真常子李志常述

宣差李公東邁以詩寄東方道衆云當時發軔海邊城
海上干戈尚未平道德欲與千里外風塵不憚遠方行
初從西北登高嶺卽野狐嶺漸轉東南指上京陸局河
東畔東南望上京也迤邐直西南下去西南四千里到
兀里朵又東南二千里到陰山陰山之外不知名陰山
西南一重大山一重小水數千里到那米思干大城師
館于故宮師既還館據北崖俯俯清溪十餘丈溪水自

詩記卷下

雪山來甚寒仲夏炎熱就北軒風卧夜則寢屋類之臺
六月極暑浴池中師之在絕域自適如此河中壤地宜
百穀唯無蕎麥大豆四月中麥熟土俗收之亂堆於地
遇用卽碾六月始畢太師府提控李公獻瓜田五畝味
極甘香中國所無間有大如斗者六月間二太子廻劉
仲祿乞瓜獻之十枚可重一擔果菜甚贍所欠者芋栗
耳茄實若粗指而色黑紫男女皆編髮男冠則或如遠
山帽飾以雜絲刺以雲物絡之以纓自隊長以下在位
者冠之庶人則以白糜斯布屬六尺許盤於其首隊長

之婦纏頭以羅或阜或紫或繡花卉織物象長可五六
尺髮皆垂有袋之以絲者或素或雜色或以布白爲之
者不梳髻以布帛蒙之若比邱尼狀庶人婦女之首飾
也衣則或用白氈縫如注袋窄上寬下綴以袖謂之襯
衣男女通用車舟農器制度頗異中原國人皆以鍮石
銅爲器皿間以磁有若中原定磁者酒器則純用琉璃
兵器則以鍮石用金錢無輪孔兩面鑿回斂字其人物
多魁梧有膂力能負戴重物不以擔婦人出嫁夫貧則
再嫁遠行踰三月則亦聽他適異者或有鬚髯國中有

詩記卷下

稱大石馬者識其國字專掌簿籍遇季冬設齋一月比
暮其長自刲羊爲食與席者同享自夜及旦餘月則設
六齋又於危舍上跳出大木如飛簷長濶丈餘上構虛
亭四垂纓絡每朝夕其長登之禮西方謂之告天不奉
佛不奉道大呼吟於其上丁男女聞之皆趨拜其下舉
國皆然不爾則棄市衣與國人同其首則盤以細糜斯
長三丈二尺骨以竹師異其俗作詩以紀其實云回斂
邱墟萬里疆河中城大最爲強滿城銅器如金器一市
戎裝似道裝剪鐵黃金爲貨賂裁縫白氈作衣裳靈爪

素襟非凡物赤縣何人構得嘗當暑雪山甚寒煙雲滃
淡師乃作絕句云東山日夜氣滂鴻曉色彌天萬丈紅
明月夜來飛出海金光射透碧霄空師在館賓客甚少
以經書遊戲復有絕句云北出陰山萬里餘西過大石
半年居遐荒鄙俗難論道靜室幽巖且看書七月載生
魄遣阿里鮮奉表詣行宮稟論道日期八月七日得上
所批答八日即行太師相送數十里師乃曰回紇城東
新叛者二千戶夜夜火光照城人心不安太師可迴安
撫太師曰在路萬一有不虞奈何師曰豈關太師事乃
迴十有二日過碣石城十有三日得護送步卒千人甲
騎三百入大山中行即鐵門外別路也涉紅水澗有峻
峯高數里谷東南行山根有鹽泉流出見日即爲白鹽
因收二斗隨行日用又東南上分水嶺西望高澗若冰
乃鹽耳山上有紅鹽如石親嘗見之東方唯下地生鹽
此方山間亦出鹽回紇多餅食且嗜鹽渴則飲水冬寒
貧者尚負餅售之十有四日至鐵門西南之麓將出山
其山門峻峻左崖崩下澗水伏流一里許中秋抵河上
其勢若黃河流西北乘舟以濟宿其南岸西有山寨名

團八刺山勢險固三太子之醫官鄭公途中相見以詩
贈云自古中秋月最明涼風屆候夜彌清一天氣象沉
銀漢四海魚龍躍水精吳越樓臺歌吹滿燕秦部曲酒
肴盈我之帝所臨河上欲罷干戈致太平沂河東南行
三十里乃無水即夜行過班里城甚大其衆新叛去尚
聞犬吠黎明飯畢東行數十里有水北流馬僅能渡東
岸憩宿二十二日田鎮海來迎及行宮上復遣鎮海問
曰便欲見耶且少憩耶師曰入見是望且道人從來見
帝無跪拜禮入帳折身叉手而已既見賜酒酪竟乃辭
上因問所居城内支供足乎師對從來蒙古回紇太師
支給適者食用稍難太師獨辦翌日又遣近侍官合住
傳旨曰真人每日來就食可乎師曰山野修道之人唯
好靜處上令從便二十七日車駕北迴在路屢賜蒲萄
酒瓜茶食九月朔渡航橋而北師奏話期將至可召太
師阿海其月望上設幄齋莊退侍女左右燈燭煒煌唯
闌利必鎮海宣差仲祿侍於外師與太師阿海阿里鮮
入帳坐奏曰仲祿萬里周旋鎮海數千里遠送亦可入
帳與聞道話於是召二人入師有所說即令太師阿海

以蒙古語譯奏頗愜聖懷十有九日清夜再召師論道上大悅二十有三日又宣師入帷禮如初上溫顏以聽令左右錄之仍勅誌以漢字意示不忘謂左右曰神仙三說養生之道我甚入心使勿洩於外自爾扈從而東時數奏道化又數日至邪米思干大城西南三十里十月朔奏告先還舊居從之上駐蹕于城之東二十里是月六日暨太師阿海入見上曰左右不去如何師曰不妨遂令太師阿海奏曰山野學道有年矣常樂靜處行坐御帳前軍馬雜還精神不爽自此或在先或在後任

海記卷一

意而行山野受賜多矣上從之既出帝使人追問曰要禿鹿馬否師曰無用于時微雨始作青草復生仲冬過半則雨雪漸多地脈方透自師之至斯城也有餘糧則惠飢民又時時設粥活者甚衆二十有六日即行十二月二十三日雪寒在路牛馬多凍死者又三日東過霍關沒鞏大河也至行在聞其航橋中夜斷蓋蓋二十八日也帝問以震雷事對曰山野聞國人夏不浴於河不浣衣不造輶野有菌則禁其採者畏天威也此非奉天之道也嘗聞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者天故以是警之

今聞國俗多不孝父母帝乘威德可戒其衆上悅曰神仙是言正合朕心勅左右紀以回紇字師請徧諭國人上從之又集太子諸王大臣曰漢人尊重神仙猶汝等敬天我今愈信真人也乃以師前後奏對語諭之且云天俾神仙爲朕言此汝輩各銘諸心師辭退逮正旦將帥醫卜等官賀師十有一日馬首遂東西望邪米思干千餘里駐大果園中十有九日父師誕日衆官炷香爲壽二十八日太師府提控李公別去師謂曰再相見也無李公曰三月相見師曰汝不知天理二三月決東

海記卷一

歸矣二十一日東遷一程至一大川東北去賽蓋約三程水草豐茂可飽牛馬因盤桓焉二月上七日師入見奏曰山野離海上約三年廻今茲三年復得歸山固所願也上曰朕已東矣同途可乎對曰得先行便來時漢人問山野以還期嘗答云三歲今上所諮訪數奏訖因復固辭上曰少俟三五日太子來前來道話所有未解者朕悟即行八日上獵東山下射一大豕馬踏失馭豕傍立不敢前左右進馬遂罷獵還行宮師聞之入諫曰天道好生今聖壽已高宜少出獵墜馬天戒也豕不敢

前天護之也上曰朕已深省神仙勸我良是我蒙古人
騎射少所習未能遽已雖然神仙之言在衷焉上顧謂
吉息利答刺汗曰但神仙勸我語以後都依也自後兩
月不出獵二十有四日再辭朝上曰神仙將去當與何
物朕將思之更少待幾日師知不可遽辭徊翔以待三
月七日又辭上賜牛馬等物師皆不受曰祇得驛騎足
矣上問通事阿里鮮曰漢地神仙弟子多少對曰甚眾
神仙來時德興府龍陽觀中常見官司催督差發上謂
曰應干門下人悉令蠲免仍賜聖旨文字一通且用御

游記卷下

七

寶因命阿里鮮河西人也為宣差以蒙古帶唱刺八海
副之護師東還十日辭朝行自答刺汗已下皆攜蒲萄
酒珍果相送數十里臨別眾皆揮涕三日至賽藍大城
之東南山有蛇兩頭長二尺許土人往往見之望日門
人出郊致奠於虛靜先生趙公之墓眾議欲負其骨歸
師曰四大假軀終為棄物一靈真性自在無拘眾議乃
息師明日遂行二十有三日宣差阿狗追餞師於吹沒
鞏之南岸又十日至阿里馬城西百餘里至大河四月
五日至阿里馬城之東園二太子之大匠張公固請曰

弟子所居營三壇四百餘人晨叅暮禮未嘗懈怠且預
接數日伏願仙慈渡河俾壇眾得以請教幸甚師辭曰
南方因緣已近不能遽路以行復堅請師曰若無他事
即當往焉翌日師所乘馬突東北去從者不能挽於是
張公等悲泣而言曰我輩無緣天不許其行矣晚抵陰
山前宿又明日復渡四十八橋緣溪上五十里至天池
海東北過陰山後行二日方接元歷金山南大河驛路
復經金山東南北並山行四月二十八日大雨雪翌日
滿山皆白又東北並山行三日至阿不罕山前門人宋

游記卷下

八

道安輩九人同長春玉華會眾宣差郭德全輩遠迎入
棲霞觀歸依者日眾師下車時雨再降人相賀曰從來
此地經夏少雨縱有雷雨多於南北兩山之間今日霽
足皆我師道廕所致也居人常歲疏河灌田圃至八月
床麥始熟終不及天雨秋成則地鼠為害鼠多白者此
地寒多物晚結實五月河岸土深尺餘其下堅冰亦尺
許齋後日使人取之南望高嶺積雪盛夏不消多有異
事少西海子傍有風塚其上土白堊多粉裂其上二三
月中即風起南山巖穴先鳴蓋先驅也風自塚間出初

旋動如羊角者百千數少焉合爲一風飛沙走石發屋拔木勢震百川息于吳隅又東南澗後有水磨三四至平地則水漸微而絕山出石炭又東有二泉三冬暴漲如江湖復潛行地中俄而突出魚鰕隨之或漂沒居民仲春漸消地乃陷西北千餘里儉儉州出良鐵多青甯亦收床麥漢匠千百人居之織綾羅錦綺道院西南望金山其山多雨雹五六月間或有大雪深丈餘此地間有沙陀出肉從蓉國人呼曰咬眼水曰兀速草曰愛不速深入山陰松皆十丈許會衆曰師曰此地深蕃太古

游記卷六

九

以來不聞正教唯山精鬼魅惑人自師立觀疊設醮筵且望作會人多以殺生爲戒若非道化何以得然先是壬午年道衆爲不善人如害衆不安宋公道安晝寢方丈忽於天窗中見虛靜先生趙公曰有書至道安問從何來曰天上來受而視之只見太清二字忽隱去翌日師有書至魔事漸淡又醫者羅生橫生非毀一日墮馬觀前折其脛卽自悔曰我之過也對道衆服罪師東行書教語一篇示衆云萬里乘官馬三年別故人干戈猶未息道德偶然陳論氣當秋夜對上論養生事故云還

鄉及暮春思歸無限衆不得下情伸阿里鮮等白師曰南路饒沙石鮮水草使客甚繁馬甚苦忍留滯師曰分三班以進吾徒無患矣五月七日令宋道安夏志誠宋德方孟志溫何志堅潘德冲六人先行十有四日師挈尹志平王志明于志可鞠志圓楊志靜慕志清六人次之錢行者夾谷妃郭宣差李萬戶等數十人送二十里皆下馬再拜泣別師策馬亟進十有八日張志素孫志堅鄭志修張志遠李志常五人又次之師東行十六日過大山上山有雪甚寒易騎于拂廬十七日師不食但

游記卷六

一

時時飲湯東南過大沙場有草木其間多蚊虻夜宿河東又數日師或乘車尹志平革諮師曰奚疾師曰余疾非醫可測聖賢琢磨故也卒未能愈汝革勿慮衆愀然不釋是夕尹志平夢人曰師之疾公革勿憂至漢地當自愈行又經沙路三百餘里水草絕少馬夜進不息再宿乃出地臨夏人之北倭廬帳漸廣馬易得後行者乃及師六月二十一日宿漁陽閭師尚未食明日度關而東五十餘里豐州元帥以下來迎宣差俞公請泊其家奉以湯餅是日輒飽食繼而設齋飲食乃如故道衆相

謂曰清和前日之夢驗不虛矣時已季夏北軒涼風入坐俞公以繭紙求書師書之云身閒無俗念鳥宿至雞鳴一眼不能睡寸心何所縈雲收溪月白氣爽谷神清不是朝昏坐行功扭捏成七月朔復起三日至下水元帥夾谷公出郭來迎館於所居來瞻禮者無慮千人元帥日益敬有雞雁三七夕日師遊郭外故之海子中少焉翔戲於風濤之間容與自得師賦詩曰養爾存心欲薦庖逢吾念善不爲看扁舟送在鯨波裏會待三秋長六稍又云兩兩三三好弟兄秋來羽翼未能成故歸碧

游記卷一

十一

海深沈度浩蕩波瀾快野情翌日乃行是月九日至雲中宣差總管阿不合與道衆出京以步輦迎歸于第樓居二十餘日總管以下晨參暮禮雲中士大夫日來請教因以詩贈之云得旨還香早乘春造物多三陽初變化一氣自冲和驛馬程程送雲山處處羅京城一萬里重到卽如何十有三日宣差阿里鮮欲往山東招諭懇求與門弟子尹志平行師曰天意未許雖往何益阿里鮮再拜曰若國王臨以大軍生靈必遭殺戮願父師一言垂慈師良久曰雖救之不得猶愈於坐視其死也乃

令清和同住卽付招諭書二副又聞宣德以南諸方道衆來參者多恐隨菴因于接待令尹公約束付親筆云長行萬里一去三年多少道人縱橫無賴者尹公到日一面施行勿使教門有妨道化衆生福薄容易轉流上山卽難下坡省力耳宣德元帥移刺公遣專使持書至雲中以所乘馬奉師八月初東邁揚河歷白登天城懷安渡清河凡十有二日至宣德元帥具威儀出郭西達迎師入居州之朝元觀道友敬奉遂書四十字云萬里遊三界三年別故鄉迴頭身已老過眼夢何長浩浩天

游記卷一

十二

空澗紛紛事杳茫江南及塞北從古至今常道衆且云去冬有見虛靜先生趙公牽馬自門入者衆爲之出迎忽不見又德興安定亦有人見之河朔州府王官將帥及一切士庶爭以書疏來請若輻輳然止迴答數字而已有云王室未寧道門先暢開度有緣恢宏無量羣方帥首志心歸向恨不化身分酬衆望十月朔作醮于龍門川望日醮於本州朝元觀十一月望宋德方等以向日過野孤嶺見白骨所發願心乃同太君尹千億醮于德興之龍陽觀濟度孤魂前數日稍寒及設醮二夜三

日有如春醪畢元帥賈昌至自行在傳旨神仙自春及夏道途匪易所得食物驛騎好否到宣德等處有司在意館穀否招諭在下人戶得來否朕常念神仙神仙無忘朕十二月既望醮於蔚州三館師於龍陽住冬旦夕常往龍岡閑步下視德興以兵革之後村落蕭條作詩以寫其意云昔年林木參天合今日村坊徧地開無限蒼生臨白刃幾多華屋變青灰又云豪傑痛吟千萬首古今能有幾多人研窮物外閑中趣得脫輪迴泉下塵甲申之春二月朔醮於縉山之秋陽觀觀在大嗣山之

陽山水明秀松蘿烟月道家之地也以詩題其禁云秋陽觀後碧巖深萬頃煙霞插翠岑一徑桃花春水急彎環流出洞天心又云羣山一帶碧嵯峨上有羣仙日夜過洞府深沈人不到時聞巖壁洞仙歌燕京行者金紫石抹公宣差便宜劉公以下諸官遣使者持疏懇請師住大天長觀許之既而以驛召乃度居庸而南燕京道友來迎於南口神遊觀明且四遠父老士女以香花導師入京瞻禮者塞路初師之西行也眾請還期師曰三載歸三載歸至是果如其言以上七日入大天長觀齋者

日千人望日會眾請赴玉虛觀是月二十五日唱刺至自行宮傳旨神仙至漢地以清淨道化人每日與朕誦經祝壽甚好教神仙好田地內愛住處住道與阿里鮮神仙壽高善為護持神仙無忘朕舊言仲夏行省金紫石抹公便宜劉公再四持疏請師住持大天長觀是月二十有二日赴其請空中有數鶴前導僚西北而去自師寓玉虛成就人家齋常有三五鶴飛鳴其上北方從來奉道者鮮至是聖賢欲使人歸向以此顯化耳八會之眾皆稽首拜跪作道家禮時俗一變玉虛井水舊醜

苦甲申乙酉年西來道眾甚多水味變甘亦善緣所致也季夏望日宣差相公劉八傳旨自神仙去朕未嘗一日忘神仙神仙無忘朕朕所有之地愛願處即住門人恒為朕誦經祝壽則嘉自師之復來諸方道侶雲集邪說日寢人翕然歸慕若戶曉家諭教門四闡而百倍往昔乃建八會於天長曰平等曰長春曰靈寶曰長生曰明真曰平安曰消灾曰萬蓮師既歸天長遠方道人繼來求法名者日益眾嘗以四頌示之其一云世情無斷滅法界有消磨好惡縈心曲漂淪奈爾何其二云有物

先天貴無名不自生人心常隱伏法界任縱橫其三云
徇物雙眸眩勞生四大窮世間渾是假心上不知空其
四云昨日念無蹤今朝事亦同不如齊放下度日且空
空每齋畢出遊故苑瓊華之上從者六七人宴坐松陰
或自賦詩相次屬和間因茶罷令從者歌游仙曲數闕
夕陽在山澹然忘歸由是行省及宣差劉八相公北宮
園池并其近地數十頃爲獻且請爲道院師辭不受請
至於再始受之既而又爲頌文勝以禁樵採者遂安置
道侶日益修葺後具表以聞上可其奏自爾佳時勝日

詩記卷一

二五

師未嘗不往來乎其間寒食日作春遊詩二首其一云
十頃方池間御園森森松栢罩清煙亭臺萬事都歸夢
花柳三春却屬仙島外更無清絕地人間唯有廣寒天
深知造物安排定乞與官民種福田其二云清明時節
杏花開萬戶千門日往來島外茫茫春水濶松間獵獵
曉風迴遊人共嘆斜陽逼達士猶嗟短景催安得大丹
實換骨化身飛上鬱羅臺乙酉四月宣撫王公巨川請
師致齋於其第公闢右人也因話咸陽終南竹木之勝
請師看庭竹師曰此竹殊秀兵火而後益不可多得也

我昔居於磻溪茂林修竹真天下之奇觀也思之如夢
今老矣歸期將至當分我數十竿植寶元之北軒聊以
遮眼宣撫曰天下兵革未息民甚倒懸主上方尊師重
道願師真道力保護生靈何遽出此言邪願垂大慈以
救世爲念師以杖叩地笑而言曰天命已定由人乎哉
衆莫測其意夏五月終師登壽樂山巔四顧園林若張
翠幄行者休息其下不知暑氣之盛也因賦五言律詩
云地土臨邊塞城池壓古今雖多壞宮闕尚有好園林
綠樹攢攢密清風陣陣涼日遊仙島上高視八紘吟一

詩記卷一

二六

日師自瓊島迴陳公秀玉來見師出示七言律詩云蒼
山深兀倚天孤翠栢陰森遠殿扶萬頃煙霞常自有一
川風月等閑無喬松挺拔來深澗異石嵌空出太湖盡
是長生閑活計修真薦福邁京都九月初吉宣撫王公
以焚惑犯尾宿主燕境災將請師作醮問所費幾何師
曰一物失所猶懷不忍况闔境乎比年以來民苦徵役
公私交罄我當以觀中常住物給之但令京官齋戒以
待行禮足矣餘無所用也於是約作醮兩晝夜師不憚
其老親禱于元壇照竟之夕宣撫喜而賀之曰焚惑已

退數舍我輩無復憂矣師之德感一何速哉師曰余有何德所禱之事自古有之但恐不誠耳古人曰至誠動天此之謂也重九日遠方道衆咸集或以菊爲獻師作詞一闕寓聲恨歡遲云一種靈苗體性殊待秋風冷透根株散花開百億黃金嫩照天地清虛九日持來滿座隅坐中觀眼界如如類長生久視無凋謝稱伴閑居繼而有奉道者持繭紙大軸來求親筆以鳳樓梧詞書之云得好休來休便是贏取逍遙免把身心使多少聰明英烈士忙忙虛負平生志造物推移無定止昨日歡

游記卷六

十一

歌今日愁煩至今日不知明日事區區著甚勞神思一日或有質是非于其前者師但漠然不應以道義釋之復示之以頌曰拂拂拂盡心頭無一物無物心頭是好人好人便是神仙佛其人聞之自愧而退丙戌正月盤山請師黃籙醮三晝夜是日天氣晴霽人心悅懌寒谷生春將事之夕以詩示衆云詰曲亂山深山高快客心羣峰爭挺拔巨壑太蕭森似有飛仙過殊無宿鳥吟黃冠三日醮素服萬家臨五月京師大早農不下種人以爲憂有司移市立壇懇禱前後數旬無應行省差官

賚疏請師爲祈雨醮三日兩夜當設醮請聖之夕雲氣四合斯須雨降自夜半及食時未止行省委官奉香火來謝曰京師久旱四野欲然五穀未種民不聊生賴我師道力感通上真以降甘澍百姓僉曰神仙雨也師答曰相公至誠所感上聖垂慈以活生靈吾何與焉使者出復遣使來告曰雨則既降奈久旱未霑足何更得滂沱大作此早可解願我師慈悲師曰無慮人心至誠感上真上真必以誠報人大雨必至齊未竟雨勢海立是歲有秋名公碩儒皆以詩來賀一日有吳大卿德明者

游記卷六

十八

以四絕句來上師復次韻答之其一云燕國瞻公卽此州超凡入聖洞賓傳一時鶴駕歸蓬島萬劫仙鄉出土邱其二云我本深山獨自居誰能天下衆人譽軒轅道士來相訪不解言談世俗書其三云莫把閑人作等閑閑人無欲近仙班不於此日開心地更待何時到寶山其四云混沌開基得自然靈明翻小大椿年出生入死常無我跨古騰今自在仙又題支仲元畫得一元保元素三仙圖云得道真仙世莫窮三師何代顯靈蹤直教御府相傳授閱向人間類赤松又奉道者求頌以七言

絕句示之云朝昏忽忽急相催暗換浮生兩鬢絲造物
戲人原是夢是非嚮日又何爲師自受行省已下衆官
疏以來憫天長之聖位殿閣常住堂宇皆上頽下圯至
于窗戶塔砌毀撤殆盡乃命其徒日益修葺漏者補
之傾斜者正之斷手于丙戌皆一新之又創修寮舍四
十餘間不假外緣皆常住自給也凡遇夏月令諸齋舍
不張燈至季秋稍親之所以預火備也十月下寶元居
方壺每夕召衆師德以次坐高談清論或通宵不寐仲
冬十有三日夜半振衣而起步于中庭既還坐以五言

游記卷六

十九

律詩示衆云萬象彌天濶三更坐地勞參橫西嶺下斗
轉北辰高大勢無由過長空不可輪循環誰主宰億劫
自堅牢丁亥自春及夏又早有司禱祈屢矣少不獲應
京師奉道會衆一日請師爲祈雨醮既而消災等會亦
請作醮師徐謂曰我方留意醮事公等亦建此議所謂
好事不約而同也公等兩家但當懇懇遂約以五月一
日爲祈雨醮初三日爲賀雨醮三日中有雨是名瑞應
雨過三日雖得非醮家雨也或曰天意未易度師對衆
出是語萬一失期能無招小人之訾邪師曰非爾所知

也及醮竟日雨乃作翌日盈尺越日四天廓清以終而
謝雨醮事果如其言時暑氣煩熯元帥張資允者請師
遊西山再四過勤師赴之翌日齋罷雨後遊東山庵師
與客坐于林間日夕將還以絕句示衆云西山爽氣清
過雨白雲輕有客林間坐無心道自成既還元帥第樓
居數日來聽道話者竟夕不寐又應大谷庵請次日清
夢庵請其夕大雨自北來雷電怒合東西震曜師曰此
道之用也得道之人威光烜赫無手不在雷電莫能匹
也夜深客散師偃息草堂須臾風雨驟至怒霆一震窗

游記卷六

二十

戶幾裂少焉收聲人皆異之或曰霹靂當游至何一舉
而息邪有應者曰無乃至人在茲雷師爲之霖威乎既
還五月二十有五道人王志明至自泰州傳旨改北
宮仙島爲萬安宮天長觀爲長春宮語天下出家善人
皆隸焉且賜以金虎牌道家事一仰神仙處置小暑後
大雨屢至暑氣愈熾以七言詩示衆云溽暑熏天萬里
遙洪波拍海大川潮嘉禾已見三秋熟旱魃仍聞五月
消百姓共忻生有望三軍不待令方調實由道化行無
外暗賜豐年助 聖朝自瓊島爲道院樵薪捕魚者絕

迹數年園池中禽魚蕃育歲時遊人往來不絕齋餘師乘馬日凡一往六月二十有一日因疾不出浴於宮之東溪二十有三日人報已午間雷雨大作太液池之南岸崩裂水入東湖聲聞數十里龜鼉魚鼈盡去池遂枯涸北口山亦摧師聞之初無言良久笑曰山摧池枯吾將與之俱乎七月四日師謂門人曰昔丹陽嘗授記于余云吾沒之後教門當大興四方往往化爲道鄉公正當其時也道院皆勅賜名額又當住持大宮觀仍有使者佩符乘傳向當教門事此時乃公功成名遂歸休之

游記卷一

三十一

時也丹陽之言一一皆驗若合符契况教門中句當人內外悉具吾歸無遺恨矣師既示疾于齊元一日數如偃中門弟子止之師曰吾不欲勞人汝等猶有分別在且偃寢奚異哉七月七日門人復請曰每日齋會善人甚衆願垂大慈還堂上以慰瞻禮師曰我九日上堂去也是日午後留頌云生死朝昏事一般幻泡出没水長閑微光見處跳烏兔元量開時納海山揮斤八紘如咫尺吹噓萬有似機關狂辭落筆成塵垢寄在時人妄聽閒遂登葆光堂歸真焉異香滿室門人捻香拜別衆欲

哭臨侍者張志素武志據等遂止衆曰真人適有遺語令門人宋道安提舉教門事尹志平副之張志松又其次王志明依舊勾當宋德方李志常等同議教門事遂復舉似遺世頌畢提舉宋道安等再拜而受黎明具麻服行喪禮奔走赴喪者萬計宣差劉仲祿聞之愕然歎曰真人朝見以來君臣道合離闕之後上意轉慕未嘗少忘今師既昇去速當奏聞首七之後四方道俗遠來赴喪哀慟如喪考妣於是求訓法名者日益多一日提舉宋公謂志常曰今月上七日公暨我同受師旨法名

游記卷一

三十二

等事爾其代書止用吾手字印此事已行姑沿襲之繼而清和大師尹公至自德興行祀事既終七提舉宋公謂清和曰吾老矣不能維持教門君可代我領之也讓至于再清和受其托遠適奉道會中善衆不減往昔戊子春三月朔清和建議爲師構堂于白雲觀或曰工力浩大糧儲鮮少恐難成功清和曰凡事要人前思夫衆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但事不私已教門竭力何爲而不辨况先師遺德在人四方莫不瞻仰可不勞行化自有人贊助此緣公等勿疑更或不然常住之物費用靜

盡各操一畝乃所願也宣差便宜劉公聞而喜之力贊其事遂舉鞠志園等董其役自四月上丁除地建址歷戊巳庚戌有平陽太原堅代蔚應等羣道人二百餘齋粮助力肯構是堂四旬告成其間同結茲緣者不能備紀議者以爲締構之勤雖由人力亦聖賢陰有以扶持也期以七月九日大葬先師六月間霖雨不止皆慮有妨葬事既七月初吉遽報晴霽人心翕然和悅前一日將事之初乃炷香設席以嚴其祀及啟柩師容色儼然如生遠近王官士庶僧尼善衆觀者凡三日日萬人皆以手加額嘆其神異焉繼而喧播四方傾心歸嚮來奉香火者不可勝計本宮建奉安道場三晝夜預告齋旬日八日辰時元鶴自西南來尋有白鶴繼至人皆仰而異之九日子時後設靈寶清醮三百六十分位醮禮終藏仙蜕于堂異香芬馥移時不散臨午致齋黃冠羽服與坐者數千人奉道之衆又復萬餘既寧神翌日大雨復降人皆嘆曰天道人事上下和應了此一大事非我師道德純備通于天地達于神明疇克如是乎諒非人力所能致也權省宣撫王公巨川咸陽巨族也素慕元

游記卷六

三三

風近歲又與父師相會于燕雅懷昭映道同氣令尊仰之誠更甚疇昔故會茲葬事自爲主盟京城內外屯以甲兵備其不虞罷散之日畧無驚擾于是親榜其堂曰處順其觀曰白雲焉師爲文未始起棗臨紙肆筆而成後復有求者或輒自增損故兩存之嘗夜話謂門弟子曰古之得道人見于書傳者畧而不博失其傳者可勝言哉余屢對汝衆舉近世得道之士皆耳目所親接者其行事甚詳其談道甚明暇日當集全真大傳以貽後人師旣沒雖嘗口傳其概而後之學者尚未見其成書惜哉

游記卷六

三四

長春真人游記附錄

詔書

成吉思皇帝勅真人邱師省所奏應詔而來者備悉惟師道踰三子德重多方命臣奉朕元纁馳傳訪諸滄海時與願適天不人違兩朝屢詔而不行單使一邀而肯起謂朕天啟所以身歸不辭暴露於風霜自願跋涉於沙磧書章來上喜慰何言軍國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誠云可尚朕以彼隊不遂我伐用張軍旅試臨邊陲底定來從去背實力率之故久逸暫勞莫心販馬而後

游記附錄

一

已於是載揚威德略駐車途重念雲軒既發於蓬萊鶴馭可遊於天竺達磨東邁元印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化□而成道願川途之難濶瞻几杖以非遙爰答來章可明朕意秋暑師比平安好指不多及聖旨

成吉思皇帝聖旨道與諸處官員每

邱神仙應有底修行底院舍等係逐日念誦經文告天

底人每與

皇帝祝壽萬萬歲者所據大小差發稅賦都休教著者據邱神仙底應係出家門人等隨處院舍都教免了差發稅賦者其外詐推出家影占差發底人每告到官司治罪斷按主者奉到如此不得違錯須至給付照用者右付 神仙門下收執照使所據邱神仙應係出家門人精嚴住持院子底人等並免差發稅賦准此

癸未羊兒年三月 御寶日

游記附錄

二

宣差阿里鮮面奉

成吉思皇帝聖旨邱神仙奏知來底公事是也瞧好我前時已有聖旨文字與你來教你天下應有底出家善人都管著者好底歹底邱神仙你就便理會只你識者奉到如此

癸未年九月二十四日

宣差都元帥賈昌傳奉

成吉思皇帝聖旨邱神仙你春月行程別來至夏日路

上炎熱艱難來沿路好底鋪馬得騎來麼路裏飲食廣
多不少來麼你到宣德州等處官員好觀你來麼下頭
百姓得來麼你身起心裏好麼我這裏常思量着神仙
你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者

癸未年十一月十五日

請疏三

燕京行尚書省石抹公

謹請

真人長春公住持天長觀者

游記附錄

三

竊以必有至人而後可以啟箇中機必有仙闕而後可
以待方外士天長觀者人間紫府主上福田若非真神
仙人誰稱此道場地仰惟長春上人識超羣品長悟長
生舌根有花木香胸襟無塵土氣實人天之眼目乃世
俗之津梁向也乘青牛而西邁不憚朝天今焉奉紫詔
而南迴正當傳道幸無多讓早賜

光臨謹疏 癸未年八月 日

又

宣燕使御史大夫王

敦請

真人師父住持燕京十方大天長觀者

竊以應變神龍非蹄涔所能止無心野鶴亦何天不可
飛故蒙莊出遊漆園增價陳搏歸隱雲臺生光不到若
華人難了如此事伏惟真人師父氣清而粹道大而高
已書絳闕之名暫被玉壺之謫以千載為旦暮以八極
為門庭振柱史之宗風提全真之法印肯也三朝之教
主今茲萬乘之國師幾年應

詔北行本擬措安于海內一旦迴轅南邁可能獨善於

游記附錄

四

山東維太極之故宮實大燕之宏構國家元辰之所在
遠近取則之所先必欲立接人之基莫如宅首善之地
敢輒伸於管見真少駐於霓旌萬里雲披式副人天之
望四方風動舉聞道德之香謹疏

癸未年八月 日

又

燕京尚書省石抹公

謹請

邱神仙久住天長觀

竊以時止時行雖聖人不凝滯於物爰居爰處而君子有恒久之心於此兩端存乎大致長春真人重陽高弟四海重名為帝者之尊師亦天下之教父昔年應聘還自萬里尋思于今日接人久住十方天長觀上以祝皇王之聖壽下以厲生靈之福田頃因譏察於細人非敢動搖於仙仗不圖大老遂有遐心况京師者諸夏之本根而遠近取此法則如或舍此而就彼是謂一下喬而入幽輒敢堅留幸不易動休休莫莫為深山窮谷之行永永長長而作太極瓊華之主謹疏

游記附錄

五

丙戌年八月 日

侍行門人

- 虛靜先生趙道堅 冲虛大師宋道安
- 清和大師尹志平 虛寂大師孫志堅
- 清貧道人夏志誠 清虛大師宋德方
- 葆光大師王志明 冲虛大師于志可
- 崇道大師張志素 通真大師鞠志圓
- 通元大師李志常 頤真大師鄭志修
- 元真大師張志遠 悟真大師孟志穩

清真大師秦志清 保真大師何志清
通元大師揚志靜 冲和大師潘德冲
特旨蒙古四人從師護持

蒙古打 喝刺 八海

宣差 阿里鮮

宣差便宜使劉仲祿

長春真人游記附錄終

游記附錄

六

游名山記序

續學齋徐乃昌藏書

天下之文繁矣必精擇而後行猶名山焉先知其夷險乃可登也履夷避險而不遺曲折其見道之明者乎升高自卑而不由旁徑其遵路之正者乎尋繹光景萬象呈新觴詠真率威儀惟謹斯善遊者矣惟學亦然故曰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未有尊德性而遺道問學者也朱子曰沉酣文藝反蔽良心陸子曰束書不觀浮談無根數言盡之矣苟談心學而求諸空寂屏絕書籍謂無與於我是猶欲游名山而無稽則亦曠於途也已然則讀書其合內外者與嗟乎博文而約之以禮多識而貫之以一吾所以直指洙泗之真傳斷斷乎其不可易也昔歲甲申忝從太史之後道吳門獲交南濠都公穆與之上下其論博洽古今非吾所及也時公以太僕少卿致政家食貌古情孚心甚服之晤間乃出所著游名山記見示敘事曲暢藥物分明凡觀覽雖一夷一

險莫不鋪叙詳密如在目前時時覽之神會天游得以養吾仁知之性雖不出戶而心之所樂者廣且大矣惜其所記乃足跡所及猶多所遺也今括蒼賓巖何公廣採旁羅凡史志文集所載者輯萃無遺為書幾二十卷而都氏平生見聞所未及者畢在吾得縱觀之所樂之廣且大眎昔無慮百倍真可為博學多識之助足以播諸天下摘之無窮云夫名山大川起於崑崙漢系欽水經蓋托始焉嘗考河岳之文天一地六在北者蓋天氣行乎地中先天之坤後天之坎也洛書之文陽止陰上位乎西北蓋山下出泉黃河自中國流入于海先天之艮後天之乾也茲編首載

京師諸名山踈乾苞坤乃徧及天下其亦托始崑崙之義與公名其字某嘉靖丁未以毛詩大魁多士當簡入中祕為詞林宗而才大數奇遇躡復起以尚書刑部郎出守吾廣潮郡適逢寇變督府元戎統大軍分五道駐潮諸司往謁無

虛日籌畫策應弱檄旁午然公處之裕如積倉
累糧兵食饒足旦夕方與嘉賓名士載酒游韓
山如無事時且刻韓文而誦諷之上下皆服其
德量則其學術豈顯外而遺內者邪比巨寇悉
殲轅門奏捷功冠彛常當有殊錫而素以學行
馳名海內遂擢學憲江西特常調爾其往也授
簡俾序茲記顧惟非陋曷敢當諸夫江西文獻
大邦也士林彬彬自宋以迄于今皆宗內外合
一之道其風醇矣盛矣佐學荒言老無能闡明

姑撫拾舊聞漫書以歸之

嘉靖四十二年歲次癸亥季秋吉日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

院侍讀學士前南京國子祭酒 經筵講官同

修

國史

玉牒泰泉黃佐撰

游名山記序

夫嘉族衆美流藉曠遠使愉快其情不自我已
是之謂大通錫類平施敷德之究而政之推予
宅爭辦文具亡實者異路趨矣大素闡繹以范
其有上而星辰爲天之文下而山川爲地之理
中而聰明聖智爲人之極乎斯混淪三才攸植
天不可階絲故而測其度煎無所遺五嶽四瀆
泊諸麗鴻截業之基環詭絕巖之致異壤不虛
產方州不襲見譬名世者介乎麟鳳之間所以
性譴賞陟結攬奇秀者滃滔而是而闕且闕者
亦居多焉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
下孟子觀瀾之術浩乎出四海之外豈易訾哉
太史公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北涉
汶泗齊魯之郊此其列也而或卧游以愜其悰
不親而賦以博其趣若今喬白巖都玄敬諸公
靡適不游靡游不述其自謂轍兪兒之幽都犯
天吳之雄濤然足跡所不躡醅亦懸心焉程明
道慕泰華之勝在鄆縣不迄造如恐失之及登

第請註簿郵用畢其志已自竭叙以章示同好
若人非外轉者而情者之鍾猶若是豈不以巖
岫殊尤固神物之所陶構柰何其闕於屣步閱
賞適猶乾度之必測而莫以玩耳目爲解也乎
賓巖何公以爲名山觸地而具而身歷者十九
風雨情變之所羈阻不卒揭蓋躡屨之興幸一
惠於攀踐滋多川陸隔遶靈秀罔竟非惟目所
不給亦且聞所不逮河清難俟鑿空非恒而希
心崑閩麟洲安在是以逸人勝士每毒玄遙之
想乃爲之旁求經游者之作彙星歲而稍備庶
幾不越戶庭坐挹萬里拘之乎尺籍而包賅無
外援授梓人使雅尚者得之披覽亟窮寓內之
竒崛我所愉快旬歲之勞而通百世之大觀儀
不效蔡中郎私護自媚也公自州郡以當今任
莫不推心所欲以引濟人其委鬱捍抗成援而
登諸通達枉席之上有咈吾施者寧不利其身
毋寧利澤之違於人他日輔翼繇是也茲所推
愉快以及物者其猶一快耶

嘉靖甲子歲五月望日廬陵吳炳用晦甫撰

游名山記

游名山記序

友人觀察使何君振卿曠朗宏博縱心世外而尤邃於仁智之樂自其為諸生偕計吏馭歷中外足跡幾天下半而君之所謂樂者不衷君凡遇佳山水必游遊必有詠歌叙述之類而尤未曠于志一日喟然曰嚴夫子有言州有九游其八夫以天下之名能游者而不能無恨於其一之所未至而况於余所游者僅半也余且倦而必欲以余之年而盡余足

游名山記

序

七

以余之足而盡余目亦難矣則又曰庶幾有少文之技以丹青余壁而又幼輿我松丘壑乎哉然余室之為壁者幾而天下之為名山水者寧啻十百千萬也夫壁之不足以盡天下山水與余足之不足以盡余目均也既而豁然曰得之矣乃構古今名雋之紀游者自大都而留京而五嶽極而羅施鬼方之域若而山其水附之自漢應劭而唐柳宗元而至于今若而人自漢官儀而記而詩序而題壁

者若而篇其有文而不獲全者事而不獲專者標韻彙勝臚列而品分之曰勝紀曰名言曰類考為卷僅十七其文已五十萬餘言自君之成此書則日夕侍其尊大夫公雖亟薦亟起不復肯出為世用時展卷而一讀其昔所游者儼乎其若歸又若與其故人晤而其所未游者况乎其若身之歷而目之遇也然自是探竒慕異之士踵相尋於君闕以問所謂記者君不勝其繁則梓而應之以廣其好

游名山記

序

八

而屬序於余余固嘗仕宦躑躅於燕齊晉楚吳越間然其跡尚不能當君之半自岱宗太行匡廬參嶺兩洞庭張公善權桐廬外其勝不能得君之十三雖謬稱同君好然不能盡廢有司之轍而與樵夫漁叟窮其造獨所蓄數十編雖不能盡如君間或有出於君之表者因悉舉而歸之而叙其所以嗟夫讀君之書而可以無事游矣得其所謂穹如者與如者淵如者以與心謀而可以無事書矣山河

大地一切而空之所謂穹如奧如淵如者亦
陳跡而君之書亦可以無事吾贅矣姑以復
何君君其首肯余否吳郡王世貞撰

游名山記

本序

九

游名山記序

蓋幅員之內名山若暮布然而好游者不能什
二居也慕金紫者以雲霞爲贅疣耽茅社者以
巖壑爲尸塚其五鼎者以芝木爲糠粃悅浮榮
者以逸民爲槁壤湛案牘者以躋探爲怠事而
或山氓谷叟樵豎漁人之流仰憎青巒俯厭洞
府鳴澗反以噴耳層崖頽以耗目又安知白雲
可以自悅泌水足以樂饑乎哉若乃躡嶠窮攀
之士采真獨徃之夫冥心泉石而畢志雲蘿者

游名山記

本序

十

非不膏肓空谷寤寐在阿矣然興寄而每以形
牽神邁而動以迹累嚴君歎意於九州尚長嬰
情於婚嫁時與事偕物與我并蓋自古難之矣
余自結髮之歲雅好游觀北涉燕趙南登會稽
舟車所歷萬里而半停鸞駐馬瞻賞徘徊非不
眷戀名丘談討松桂爾已願栖遲俗鞅翫髒名
場姓未脫於公車籍尚沿乎計吏緇塵在袖素
絲被領使黃鵠咲乎壤虫大鵬陋夫尺鷃且也
茂陵消渴具乏濟勝菜蕪生魚貨竭贏糧待禽

生而不來命惠子兮未至此猿鶴所以怨咨林
嵐為之躑躅者也枯蒼何先生振卿淵岱奇琛
人倫冠冕迴馭畏途抗情霞外身絳纓綬而性
稟清真足蹈朱門而思凌遐曠蒐羅採摭輯為
此編大述五山小迨培塿之丘近標 皇甸遠
踰窮髮之域靈區異境罔不登載鴻藻片撰靡
有漏遺卷僅一十有七言盈七十餘萬俾尋岳
者不必於佩圖采真者奚煩於問徑間關甌越
寄我闔閭不鄙椎文鶴序首簡使夫庭樹生色

游記

序

三

床琴自鳴貯飛瀑於屏風染翠微於相棟少文
之室宛列衆山幼輿之額置在丘壑矣嗟乎伐
木開道禍於游也圍棋蠟屐名於游也華山慟
哭險於游也天台不返僊於游也是皆行違高
逸蕩荒凶恠中庸之道有所未取若夫九州之
內可以卧游九州之外可以神游推而至於冥
漠之濱無何之域蒼蚪之轅所未歷赤螭之駭
所莫徧非夫天游之至人颺御之真侶惡能出
入鴻濛蟬蛻埃壘之表乎異時得御元禮執鞭

晏嬰請從先生而前席可與太原王穉登序

游記

序

三

游名山記

古今游名山記目錄

凡例

總錄

勝紀

名言

類考

卷之一

西苑 北京諸山泉附

卷之二

金陵 南京諸山泉附

卷之三

琅琊山 江北諸山泉附

卷之四

齊雲山 江南諸山泉附

卷之五

東嶽泰山 山東諸山泉附

卷之六

中嶽嵩高山 河南諸山泉附

卷之七

西嶽華山 陝西諸山泉附

卷之八

北嶽恒山 山西諸山泉附

卷之九

南嶽衡山 湖廣諸山泉附

卷之十上

鳳蕩山 兩浙諸山泉附

卷之十下

雪竇山 浙江諸山泉附

卷之十一上

匡廬山 江西諸山泉附

卷之十一下

武功山 江西諸山泉附

卷之十二

武夷山 福建諸山泉附

卷之十三

羅浮山 廣東諸山泉附

卷之十四

隱山 廣西諸山泉附

卷之十五

峨眉山 四川諸山泉附

卷之十六

點蒼山 雲南諸山泉附

卷之十七

天然洞 貴州諸山泉附

古今游名山記目錄終

古今游名山記總錄

凡例五條

一勝紀名言稽條古今游者而逸人之致靜者之辭其離放蕩侈而深賞適者皆錄焉雖不盡屬於游而游不通其趣即勤於登陟亦徒役耳目而無當也

一類考簡其標表山川予夫洞天福地籍置玄經者其發物滋著英靈窟宅軌道夷易非十洲不據之質固方內游士之所取大也

一山記次列古今游而能言者暢布于篇即巖壑奇詭煥入丹青情致彼我得不遠伐柯之則一展誦若親披歷從之陟降山原其浮紋量存刪節亦類書之體非故肆心而矯奪之成言也賦則一二收之惟詩與寄多方率喻靡壹以俟它撰

一諸游記作者惟著世代爵里以存考訂不詳其餘也
一載首二京次各省遵制也其近章得索究之便而遐僻者難致故有繁簡之異若 則希予不登略檢所知以備一方向有冀于博覽者

南陵徐乃昌校勘

古今游名山總錄

勝紀

括蒼何鐘振
虛陵吳炳用

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方明為馭昌高騶乘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適遇牧馬童子問途焉

黃帝遊于赤水之上登於崑崙之丘

黃帝披山通道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崆峒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葦葦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

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十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岳

天子遂襲崑崙之丘遊軒轅之宮眺望鐘山之嶺玩帝者之寶勒石土母之山紀述玄圃之上乃取其堯未訛草奇鳥怪獸玉石琰瑰之器重寶銀燭之寶

周穆王少好神仙常欲使車轍馬跡徧於天下以傲黃帝焉八駿之馬奔戎為右造父為御又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王母謠曰白雲在天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

秦始皇至雲夢盟祀虞舜於九疑浮江下觀丹陽至錢唐臨浙江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傍海北至琅邪

東游登之罘刻石其辭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祇頌聖烈請刻之

武帝行幸雍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自代而還行幸至甘泉宮賓禮外國客又行幸東海獲赤馬又南巡至盛唐祀虞帝于九疑登天柱山自尋陽浮江斬蛟江中遂北至琅邪傍海而還所過名山大川

冬巡狩樂祀虞舜于九疑登瀛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

上將祭后土乃帥羣臣橫大河凌汾陰既祭行游介山回長安領龍門

鮑鑑千里

覽蘭池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耿然以思唐虞之風揚雄傳一
上既封泰山之後三十年間車轍馬跡至于太原遷于長安時或謁太
廟祭南郊每歲孟春巡幸甘泉而已聖王以為王者之體告厥成功止
於岱宗可矣故不肯到崆峒訪具茨驅八駿於崑崙親射蛟於江水始
為天子之能事壯觀焉爾杜甫封西岳賦序

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三十
餘年往來緱氏山其後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
乘白鶴往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列仙傳

伯夷叔齊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
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史記

齊景公遊于牛山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樂鬱鬱韓詩外傳
晉平公遊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乎新序
昔楚王登疆臺而望崇山左江右湖以臨方皇其樂忘死戰國策
楚昭王欲之荆臺遊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

之水南望微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說苑
南越宮在長樂里東到春申君府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姑胥之臺且食
於紐山晝游於胥母射於鵝陂曉於游臺興樂越絕書

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
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
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

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
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通鑑

莊子與惠子遊濠梁之上莊子曰儻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
非魚焉知魚之樂也莊子曰子非我焉知吾不知魚樂也莊子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夫子喟然嘆曰與點也論語
陸通楚王遣使者聘通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為義等老達之哉門外
車跡何深也於是夫負釜甑妻戴絛器游諸名山食桂樹實黃菁子隱

蜀嶺山尚上傳

盧遨遊玄關在北海至蒙蔽之士見一士深目而玄準渠頭而為肩軒
軒然迎風而舞見遨憮然而下其聲造乎卑下遊往視之方卷龜殼
而食蛤蜊遨曰遨少好遊青羣離羣觀於六合之外夫子可與遨為友
矣若士傲然笑曰我方南游乎罔畏之野北息乎沉默之鄉西窮冥冥
之里東貫鴻濛之光其外猶有沉沉之泥下無地上無天吾能往來子
處矣吾與汗漫遊於九垓之上乃舉臂聳身入雲中遨仰視曰吾比夫
子猶黃鵠與壤虫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為遠不亦悲哉遨燕人
秦始皇召為博士使求仙出淮南子

李少君齊國臨淄人也少好道入泰山採藥遇安期先生求隨奉給奴
役便聽師事之安期將少君東至赤城南之羅浮北至大恒西遊玉門
周流五嶽觀看山川如此數十年漢書

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
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史記

太史公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
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
觀孔子之遺風鄉鄰鄒峴危困鄒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史記

漢明帝時劉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藥失道念盡見桃實食之覺身輕行
數里至溪澗持盃取水見一杯流出有胡麻飯溪邊二女子笑曰劉阮
二郎捉向所失杯來便迎歸作食既出無復相識至家子孫已十世矣
漢匡俗字子希少以孝弟著委心學道遊諸名山至覆笥山山頂有湖
周數里多靈草異物有石鴈春秋時能羣飛湖旁有石井及小石笥笥
藏玉牒記名山福地及得道人姓名真仙通鑑

陳湯為人沉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每遇山川常登望漢書
梁竦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登山遠望嘆息曰大丈夫生當封侯死當
廟食如不然閑居足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本傳

向長字子平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
未知死何如生耳男女娶嫁既畢勸斷家事勿相關肆意與同好北海

古今游名山記 凡例 總錄勝記

四三九

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高士傳

梁鴻與妻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自娛因東出關

過京作五噫之歌有項居齊魯之間又去適吳居皋伯通廡下友人

京兆高恢隱於華陰山中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

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高士傳

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也常遊名山采藥賣於長安市中口不二價

者三十餘年高士傳

王烈嘗入太行山聞雷聲往視之見山石上破數百丈石中有一孔尺

餘中有青泥流出烈取搏之隨手堅凝氣味如粳米高士傳

王烈入河東抱犢山得一石室室中有兩卷素書烈讀不知其字不敢

取頗諳十數字形體歸書之以示稽叔夜叔夜盡知其字烈乃將叔夜

往識其徑分明了了往至失石室所在烈竊語于叔夜叔夜不應得道

故也本傳

許邁向容人擇餘杭縣雷山結廬居焉往來茅嶺間放絕世務以尋仙

館惟朔望一歸定省而已及親終遂棄家徧游名山莫測所終高士傳

嵩高山北有大穴莫測其深百姓歲時每遊觀其上晉初嘗有一人誤

墜穴中同輩輩儻不死投食於穴中墜者得之為尋穴而行計可十許

日忽曠然見明又草屋中有二人對坐圍棋局下有一杯白飲墜者告

以饑渴甚者曰可飲此墜者飲之氣力十倍半許乃出自蜀中歸洛

下問張華華曰此僊館所飲者玉漿也所食者龍穴石髓也劉義慶世

許真人少學道於王屋山周游名山洞府嘗至武夷絕頂險處題云許

借自我山尋偃月于到此武夷山志

和說數月山行喜聞樵語牧唱曰洗盡五年塵土腸胃欣然倚驂臨水

久之而去本傳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太傅吟

自若舟人以公貌閑意悅猶去不止既風轉急公徐云如此將安歸

衆即拜謝而回晉書

謝安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

言詠屬文無處世意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瀟谷悠然嘆曰此亦去

伯夷何遠晉書

道壹道人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

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淡郊邑正自飄警林岫便自皓然世說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顧睐便自有寢處山澤

間儀世說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幾代者咸共傳說阮往觀見

其擁膝巖間籍登嶺就之箕踞相對阮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

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佗然不應復敘有為之外棲神導氣之術

以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

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嚶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乃向

人嘯也晉書

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

保身之道不足晉書

孔車騎少有嘉遁意未仕宦時嘗獨寢歌自箴誨自稱孔郎遊散山石

百姓謂有道術為生立廟世說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傍連嶺帶長川芳林列於軒庭清

流激於堂宇乃閑居研講希心理味庾公諸人多往看之觀其運用吐

納風流轉佳處之怡然亦有以自得本傳

許椽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而實有濟勝之具

世說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丘一壑有謂過

之此子宜置丘壑中世說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

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瑯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

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世說

稽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王笑曰

卿輩意亦復可敗耶世說

羊祜與從事鄒潤前登峴山泣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
今聖賢與此山俱傳晉書

阮籍登廣武戰場口時無英雄使堅子成名世說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瑯邪王伯與終當為情死世說

王濬冲為尚書今著公服乘輅車經黃公酒壚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
稽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墟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天阮公亡

以來便為時所羈繼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世說

王恭始與王建武忱甚有情嘗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時清露晨流新桐
初引恭目之云王大故自濯濯世說

孫典公為庾公恭軍共遊白石山衛君長永在坐曰此子神情都不關
山水而能作文庾曰衛風韻雖不及卿諸人傾倒處亦不易世說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佐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
調始道開函道中有履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

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
諸人詠讀後王逸少與王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

不小顏右軍曰唯丘壑猶存世說

謝中郎萬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是何水答曰曲阿湖謝曰故當淵注
停著納而不流世說

荀中郎羨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親三山便自使人有凌雲氣若
秦漢之君必當塞裳濡足世說

王羲之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
羲之自為之序後既去官與東人士盡山水之遊晉書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
勤邦手足胼胝文王胥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効而虛談

廢務恐非當今所宜謝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耶世說

士儔之為桓冲參軍冲曰卿在府日久當相料理徹之直高視以手板
拄頰曰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時聞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

便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灑掃請坐徹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
門徹之便以此當之盡歡而去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徹
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若耶嘗居山陰夜雪初霽見色清朗
四望皓然忽憶戴逵遠時在剡使夜乘小船詣之造門不前而友人問
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邪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
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領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皆
相視流淚唯王丞相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
楚囚相對泣耶世說

孟嘉為桓温參軍九月九日温游龍山參佐畢集風吹嘉帽墮落初不
自覺嘉門無雜賓嘗會神情獨得便超然命駕徑之龍山顧景酣宴造
夕乃歸陶靖節集

淵明嘗往廬山王弘欲識之命其僮僕通之齋酒具於半道栗里間邀
之淵明醉疾使一門生二兒昇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
無迂也 嘗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忽值弘送酒

至即便就酌醉而歸梁蕭統撰陶淵明傳

陸機在洛忽思東頭竹篠之飲語劉寶曰吾鄉思轉深矣語林

張翰謂同郡顧榮語欲去意榮執其手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
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葦蕪魚膾曰人生貴適志何能

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歸晉書

淵明在官八十餘日解印去縣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
遊觀而已陶靖節集

郭文河內軹人年十三每遊山林彌旬忘返父母終服不娶辭家徧遊
名山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高士傳

劉麟之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返見澗水南有二石困一開一閉水深
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石者問徑得還或說困中皆仙靈方藥麟之

至更索之不復知處也高士傳

顧協方數歲外從祖張永嘗携內外孫同遊武丘山撫之曰兒欲何戲
協曰兒欲枕石漱流永嘆息曰顧氏興於此子晉書

宋勝之從兄褒為東平內史遣使召之勝之曰衆人所樂者非勝之

也乃去遊太原從郇越牧羊以琴書自娛高士傳

陶弘景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盤桓不能自已謂門人

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

立止自恒欲就之又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有時

獨游泉石望見以為仙人南史

謝靈運好登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十數重莫不盡登躡嘗者大巖上

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南史

宗炳每遊山水往輒忘歸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後西陟荆巫南

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

恐難徧觀惟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為之撫琴動

操欲令衆山皆響南史

劉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為山棲志其文甚美

孔淳之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南史

劉凝之性好山一日携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跡為

小屋居之採藥服食高士傳

宗測少靜退不樂人間豫章王疑徵為參軍測答府云何為謬傷游為

橫斤山木欲遊名山乃寫其祖所畫尚子平圖於壁上齋莊老二書自

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顧遂往廬山止祖舊宅其辭侯于響贈遺

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薜蘿淡然

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又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障上坐臥對之高士傳

徐伯珍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山多

龍鬚榭柏望之五采世呼為婦人巖伯珍移居之高士傳

沈麟士居貧織簾誦書不輟鄉里號為織簾先生家世孤貧藜藿不給

懷書而耕白首無倦挾琴採薪行歌不輟并日而食守操終老高士傳

褚伯玉少有隱操寡嗜慾居剡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

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高士傳

庾詵性託夷簡時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高士傳

庾承先少沉靜有志操與道士王僧鎮同遊衡嶽又居五臺山寄情丘

壑徐則東海剡人嘗嘆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為賓乎遂懷棲隱之操杖

策入縉雲山中又入天台山因絕穀養性五十餘年所資惟松栢水而

已高士傳

湘中姚祖大元中為郡史經衡山望石下數少年竝執筆作書祖謂行

旅休息乃過之未至百步少年相與飛颺遺一紙書在坐處前數句古

詩字字皆鳥跡劉敬異苑

梁昭明太子性愛山水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

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南史

王績嗜酒不任事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時藥草自供以

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游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

道吾山園智禪師藥山問何處來曰遊山來藥曰速道將來曰山上鳥

兒白如雪淵底遊魚忙不徹傳燈錄

昔高僧隱峰遊五臺山擲杖飛空而往西天傳燈錄

李漬淳澹好古杜門不仕往來中條山中不親產業所居木石幽勝所

乘馬嘗為宗人借憇于廬間人有見者以語漬漬即謂之高士傳

十有二載孟冬之月步自京邑幸於洛師亭鑿廟下清眺儂掌雲拂石

牀覽裝可接風過仙嶺仙駕始聞遲迴刻石梗紫名山萬姓瞻予言可

復也唐玄宗太華山碑

唐中宗置修文館學士凡天子饗會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黎

園則賜細柳園辟屬夏宴蒲萄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圖獻菊花酒冬

辛新豐歷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湯池從行給翔麟馬李適傳

元德秀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為垣墻局鑰歲饑口或不爨嗜酒陶

然彈琴以自娛房琯每語人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唐書

司馬承禎事潘師正傳辟穀道引術後辭去遍游名山廬天台山不出

睿宗引問其術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千無為夫心目所知見每

損之尚不能已况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國若何曰國猶身也

遊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曰廣成之言也開元中再被召至都玄宗詔于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唐書本傳王勃客劍南嘗登高嶺山曠望慨然思諸葛亮之功賦詩見情唐書道信大師武德中登廬山絕頂望破頭山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傳燈錄

北丘無染遊廬山苦滑什地忽大悟傳燈錄

杜甫少與李白齊名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大曆中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獄祠本傳李白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沉飲號竹溪六遠浮遊四方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晚好黃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本傳

太白中峰絕頂有胡僧不知幾百歲眉已長數寸身不製縵帛衣以草葉常持楞嚴經路僻迴絕人跡罕到遇東峰有鬪虎弱者將死而僧以杖解之西湫有龍龍久而為患而僧以器貯之商人趙叟前年採茯苓

深入太白偶值此僧宿余嘗有獨往之意聞而悅之岑參詩序

張志和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豹席櫻橋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陳少游表其居曰玄真坊為買地大其閭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為構之號大夫橋陸羽嘗問孰為往來曰大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又語顏真卿曰願為浮家泛宅往來唐書

呈岩宇洞窟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去遊廬山遇異人得長生訣多游相澤岳鄂之間人莫之識嘗題岳陽樓詩云朝遊北粵暮蒼梧袖有青

詩題詩云日大散以往深林密竹磴道盤曲四五十里至黃牛嶺唐書廬山廬山太學生罷歸入太白山棲遲山水間自號歷荆楚愛夷陵唐書廬山廬山太學生罷歸入太白山棲遲山水間自號歷荆楚愛夷陵

先生比佳否對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唐書本傳李白遊江淮去之齊魯入吳至長安北抵趙魏燕晉西涉邠岐歷商於至洛陽遊梁最久復之齊魯南遊淮泗再入吳轉金陵上秋浦潯陽臥廬山後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唐書本傳

終南山隱者不知何許人也長慶間有嚴士則者採藥終南山誤迷於巖嶂之間所齋糧糗既盡四遠復無居人忽見茅屋數間遙出松竹之下煙蘿四合繞通小徑士則連叩其門竟無出者窺籬隙內有一人於石榻偃臥因推戶直造其前隱者方攝衣起士則拜罷自陳行止因遠

坐于盤石之上亦問京華近事曰天子嗣位幾年吾自安史犯闕居此也遂於梁棟間啓紙囊其中有百餘顆如扁豆狀取鑑拾薪汲泉煮之良久甚有香氣視之已如掌大曰可以食矣渴即取鑑中餘水飲之士則方啗其半已極豐饒乃告以歸路高士傳

嵩山有神人焦鍊師者不知何許婦人也又云生於齊梁時其年貌可稱五六十常胎息絕穀居無室廬遊行若飛倏忽萬里世或傳其入東海登蓬萊竟亦不能測其往也余訪道少室盡登三十六峰聞風有奇

酒翰遙贈云李太白集陸羽上元初隱居若溪自稱桑苧翁閉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不得

意或慟哭而歸唐書秦系天寶末避亂剡溪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上穴石為研註老子彌年不出唐書唐李約司徒汧公于雅度玄機蕭蕭冲遠有山林之致在湖州嘗得古

鐵一片擊之清越又養一猿名山公嘗以隨逐月夜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猿必嘯和傾壺達旦不俟外賓正麓漫錄

韓文公遊華嶽之顛顧視其險絕恐慄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絕道書為訣王玄仲欲登蓮花峰約寺僧到峰頂當起煙為信翌日持火而登僧候之數果有煙起留二旬乃下僧問之云峰頂有池舊盛開可愛其中又有破鐵舟焉華山記王休高尚不親勢利常與名僧數人或跨驢或騎牛尋訪山水自謂結

唐潘師正居道遙谷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既不乏矣唐書

李觀遊南嶽有一人持釘飯之具問曰聞君遊南嶽奉頌新語養素先生藍方云劉處士奉問十月懷胎如何出得觀至南嶽訪方且道其語方驚曰其人骨間得無有白誌乎曰然方驚曰此劉海蟾也吾養聖胎已成念非斯人不足以出之吾之不遇命也列傳

陸龜蒙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品第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見升舟設蓬席齋束書茶籠筆硯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本傳王維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欽湖竹里館柳浪茱萸黃泥辛夷塢與裴迪游其中賦詩相酬為樂上右亦集

韋應物守江州時嘗因觀省屬縣遂至簡寂諸處竝有題詠韋蘇州集宜城王士源者深思清遠深鑒文理好游名山年十八首事陵山踐止恒嶽資求通玄夫人又過蘇門問道隱者元知運入太行採藥經王屋不詳

小有洞至太白習隱訣終南脩元倉十九篇趙知微有道術中秋積陰不解眾惜良晨知微曰可借酒殺登天柱峰玩月既出門天色開霽及登峰月色如畫及下山歸則凄風苦雨陰晦如故三水小牘

醉吟先生宦遊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船具備而微與嵩山僧如滿為空門友平泉客草楚為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為詩友皇甫朗之為酒友每一相遇欣然忘歸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壑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白氏長慶集

魏野居陝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遶旁對雲山景趣幽絕鑿土甃甃曰樂天洞前為草堂彈琴其中好事者多載酒殺從之游嘯詠終日出則跨白驢宋史

林通恬淡好古客游江淮久之歸杭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嘗蓄兩鶴或汎小艇出游客至則童子開籠縱鶴通隨放棹而歸

高士傳

司馬公居洛嘗同范景仁過韓城抵登封懋峻極下院登高頂入崇福宮會善寺由轅轅道至龍門遊廣愛奉先諸寺上華嚴閣十佛巖尋高公堂渡潛溪入廣化寺觀唐郭汾陽鐵象沙伊水至香山黃龕慧石樓臨八節灘過白公影堂凡所經從皆有詩公不喜肩輿山中亦乘馬路險策杖以行故嵩山題字曰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指足於平穩之地則不跌其旨遠矣聞見錄

章子厚與蘇子瞻游南山抵仙游潭之上絕壁萬仞岸甚狹子厚推子瞻下潭書壁子瞻不敢子厚履險而下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上曰蘇軾章惇來子瞻撫子厚背曰子厚必能殺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判命者必能殺人子厚大笑合璧事類

予以嘉定十一年仲冬甲戌于歸宗訪墨池鏡溪乙亥自命峰天宮萬華重雲上紫霄峰款杏林覺性丙子至靈谿三將軍洞由隆教過翻經臺栗里醉石歸去來館濯足靈湯暮抵康王觀丁丑沂澗酌谷簾泉還游名山記

山與朱洙陳伯賢段日嚴向公莫同來子瀟侍釋元澄鐫石宋劉元剛蘇子瞻初謫黃州布衣芒屨出入阡陌多挾彈擊水與客為樂每數日必一泛舟江上聽其所往乘輿或入旁郡界經宿不返晚貶嶺外無一日不遊山

蘇東坡謫黃州時嘗來遊廬山徘徊山南北奇勝多不可紀倦不賦詩賦其尤作漱玉亭三峽橋二篇廬山記事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窘束世故茂叔雖仕官三十年而平生之志終在丘壑廬城有水發源於蓮花峰下潔靚紺寒下合於滄江茂叔濯纓而樂之築屋於其上曾會直瀟溪詩序

宋五甲寅夏閏乙未后山翁冰祭公亮瑤田張復同遊九曲避道園田詹然於大隱屏下相拉觀一字天之勝然之弟煇載酒來會引觴命酌誦朱夫子神虎三章慨然有感援筆賦詩題名而歸公亮書然鐫石山志

淳祐二年閏六月二十三日宛陵饒虎臣來遊是日也溪風歛雨山雲
澄霽朝循一曲溯流而上暮宿五曲草廬而歸武夷山志
宋陳知柔在天台奉安與備遊名山歸至會稽愛若壑之秀留止二年
罷賀州歸留惠陽三年暇日泛豐湖登白鶴峰追和東坡詩陶寫羅浮
風物殆盡惠州志

王十朋遷官夔州時待命於廬山徧歷山南北多所題咏
宋陳舜俞嘉禾人由屯田員外謫監南康酒稅常騎牛往來廬山中初
劉凝之嘗為廬山記舜俞因增廣之為五卷又為俯視圖紀尋山先後
次第文獻通考

朱文公每經行處間有佳山水雖迂途數十里必往遊焉携樽酒一壺
銀杯大幾容半升時引一杯登覽竟日未嘗厭倦又嘗欲以木作華夷
圖刻山水凹凸之勢合木八片為之以雌雄筭相入可以折度一人之
力足以負之每出則以自隨蘇林玉齋

石門磻在天池山下有小菴三四是日宿廣福菴來日登山道錦繡谷
再過小橋橋皆有亭下又有亭基三小亭二又盡錦谷登山稍高無復
林木坡陀而上至天池院俱朱文公北紀行

米芾風韻瀟灑趣向高潔山水佳處遊題殆徧本傳
宋周鄴酷愛山水丙午尋訪洞天作磨崖石船記通志
張穀居許之西城有園號小斜川花木泉石隱然一佳處公日在其間
行吟坐嘯至一觴一咏盡歡襟頓然君子儒也

竹溪逸民陳洞嘗抵掌于凡曰人生百歲能幾旦暮所難途者適意耳
戴青霞為披白鹿裘所居近大溪篁竹脩條然生當明月高照水光
激灑其月華清輝輒吹短簫乘小舫蕩漾空明且簫聲挾秋氣為豪直
入無際宛轉若龍鳴深泓絕可聽簫已中船歌曰吹玉簫兮弄明月明
月照兮頭成雪頭成雪兮將奈何白漚起兮衝素波人以爲世外人

吳萊字立夫好游嘗東出齊魯北抵燕趙每遇中原奇絕處及昔人歌
舞戰國之地輒慷慨高歌呼酒自慰頗有司馬子長遺風又還江南

復游海州歷蛟門峽過小白華山登盤陀石見曉日初出海波盡紅
然長想思欲起安期羨門而與之游由是襟懷益疎朗文章益雄宕有
奇氣嘗謂人曰胸中無三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川未必能文能
亦兒如語耳浦陽人物記

范景仁致仕一朝思鄉里遂徑行入蜀至成都日與鄉鄰樂飲散財於
親舊之貧者遂遊我眉青城山下巫峽出荆門凡暮歲乃還京師
騎牛者在婺州山中古貌巾褐手執鞭光燦日色扣角而歌曰靜者
嶂裏高嘯紫煙中世界連仙界瓊田前路通時有僧入山見之揖之不
應馳步趨之不及聖青松而去高士傳

開封孫惟信嘗大雪登廬山至絕頂盡得景物之詳嘗撰廬山紀游一
卷惟信能詩詞有官棄去不仕自號花翁游江淮間人多愛之文獻通
楊璞每乘牛往來郭店自稱東里道民管杖策入高山窮絕處構思為
歌詩

永嘉陳謙嘉定己巳游山至絕頂得所謂鴈蕩者前人蓋未之識也撰
鴈山行記一卷文獻通考

謝翱字皋羽帽之長溪人個儻有大節會丞相文天祥開府延平長揖
軍門署諸事參軍聲動閩楚間已復別去及宋亡天祥被執以死翱悲
不能禁隻影行浙水東逢山川池樹雲風草木與所別處及其別適相
類則徘徊顧盼失聲哭最有子陵臺孤絕于大時天涼風急翱披酒登
設天祥主荒亭隅再拜跪伏醉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悲思不可遏
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莫來歸兮關水罷化
為朱鳥兮有味焉食歌闌竹石俱碎聞者為傷之然其志汗漫超越浩
不可禦視世間事無足當其意者獨嗜佳山水如鴈山鼎湖蛟門候瀛
沃州天姥野霞碧雞四明金華洞天搜奇挾秘所至即造游錄持以誇
人若載七寶歸者游倦輒憩浦陽江源及睦之白雲岬尋隱者方鳳失
思齋晝夜吟詩不自休宋太史集

元參則交南人居漢陽官湖之上著書種樹環堵蕭然賓客過從無虛
日常以遠人自待惟志山水餘不屑意參定中再遊廬山紀其所見

吳萊字立夫好游嘗東出齊魯北抵燕趙每遇中原奇絕處及昔人歌
舞戰國之地輒慷慨高歌呼酒自慰頗有司馬子長遺風又還江南

人物藝文為二卷 紀遊集

王冕買舟下東吳度大江入楚淮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即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目為狂奴北游燕館泰不花家泰薦之曰不滿十年此中狐兔遊矣隱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為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為梅花屋 宋學士集

往者壬戌七月之望予偕葉夷仲張廷璧林公輔陳元采夜登巾山絕頂飲酒望月縱談千古竟夕不眠予謂葉君曰昔蘇子瞻夜登黃樓觀王定國諸公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以為太白死三百年無此樂矣斯樂又子瞻死三百年後所無也諸君皆大笑 方正學集

孫太初關中人年十八入終南山繼入太白山嚼草木居息大石屋上時有所得赤脚散髮走山最高峯持古松根扣巨奇石以歌久之東入華南浮湘漢登衡祝融峯返嵩山渡汴謁闕里思孔子遺風依依不忍舍去遂上岱宗日觀峯觀夜半日出滄海中發狂大叫自以為奇偉復

南經吳入越探會稽禹穴訪天台石橋返渡楊子江訪殷雲霄東海上與登孤山欄海門月餘別去 嚴雲霄撰太白山人傳

石川子移病歸結屋石川上日取六經讀之自以為樂時獨登岱宗發狂大叫曰真能小天下不虛也靖江居大江中其東北孤山臨大海石川子坐孤山東望曰溟滓無他曠然絕世其有乘風凌波來顧我者乎醉酒海中浩歌而返居青田日多暇則入石門洞瞑目坐數日歸 石川子傳

張哲禱雨壺山絕頂謂翠渠周公曰子疇昔愛山每躡屐登高往往有翹視八荒塵穢下土之意 八閩志

余自蘿山抵叔度時雨新霽水循石行注于溪潭遊魚相追逐可玩余立視久之叔度聞余至出迎余曰美哉水獨有而樂之何不兼也揖坐亭次聞疾聲碌訇若風雨驟至余駭顧蓋異之乃共飲飲已暮色蒼然叔度之季叔鄂歌蘇子瞻赤壁賦余亦為之喜叔度曰子瞻死三百年世豈復有斯人耶於是大笑 方正學集

先生與余邂逅鏡潭莊舍已而順舟下青田暮泊少微山下邀予徧游

道院坂松林陟峻坡訪鍾呂仙跡尋天然園盡亭遺趾憇小軒予讀宋

何宗姚懋蓮詩愛賞不已 五齊傳

黃哲番禹人性好山水結廬蒲澗樓息其中往來羅浮峽山南華諸名勝自以為未足乃辭家度庾嶺過吳楚游燕齊間當風雪時泊舟秦淮遇朱文昭余頴輩相與握手吟咏沽酒大噱 廣東通志

宋何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耶雲門寺後遷秦望山山有飛泉迺起學舍即林成樓因嚴為堵別為小閣室寂處其中躬自啟閉僮僕無得至者 南史

劉歊隱居求志性重典樂尤愛山水登危履險必盡幽遐人莫能及皆嘆其有濟勝之具 南史

劉訐嘗著殺皮巾披衲衣每游山澤輒留連忘返神理閑正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 南史

秋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 唐書

李白登華山落鴈峰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座恨不携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 本傳

仙遊潭中興寺寺東有玉女洞洞南有馬融讀書石室過潭而南山石益奇潭上有橋畏其險不敢渡 東坡集

是日至下馬磧憩於北山僧舍有閣曰懷賢南直斜谷西臨五丈原諸葛孔明所從出師也 東坡詩題

予過池陽登郡樓望九華僅見一峰舟出清溪始見之然猶滅沒於雲霧之間晚泊梅根浦方了了見諸峰也因作九絕 王梅溪集

與王郎昆仲及兒子適遠城觀荷花登峴山亭晚入飛英寺分韻得月

明星稀四首 東坡

無為子嘗奉使登太山絕頂鷄一鳴見日出又嘗以事過華山重九日飲酒蓮花峰上今乃奉詔與高麗僧統游錢塘皆以王事而從方外之樂 東坡送楊傑詩序

連日與王忠王張全翁游西湖訪北山清順道潛二僧登番雲亭飲參

寥泉 東坡集

寥泉 東坡集

寥泉 東坡集

寥泉 東坡集

寥泉 東坡集

辭才老師退居龍井不復出入賦往見之常出至風篁嶺左右驚曰遠公復過虎溪矣辭才笑曰杜子美不云乎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因作亭嶺上名之曰過溪亦曰二老東坡集

都樞字玄敬清修博學好游山水雖居官曹奉使命有間即臨賞名勝騁其素懷所得必撰一記齋居蕭然或至屢空輒笑曰天地之間當不令都生餓死國寶新編

鄭善夫字繼之氣秀嚴公發情聲詩古色精言高映霞表飄然有遺過遠舉之志好游名山嘗入武夷廬蕩峻陔冥搜都忘內顧時與衢州方豪同好意泊如矣國寶新編

鐵脚道人嘗受赤脚踏雪中興發則朗誦南華秋水篇嚼梅花滿口和雲嚙之曰吾欲寒香沁入肺腑後去採藥衡岳夜半登祝融峯觀日出仰天大叫曰雲海盡吾心胸心連堂文草

予泊舟空船灘上野服登岸眺望由曲徑窈窕入平林度石梁又手折而西行數百步見峭壁攢翠如斧中有石潭水色幽絕可鑑鬚眉潭上

有石笋聳立勢欲墮有泉出石竇若噴雪花潄潄落潭中傍有磐石如席石傍有古松三株虬枝奇崛綠陰威蕤予欣然會心小憩石上以觀泉流俄有一翁曳杖而來癯然山澤之姿似有道者予揖而與之坐款

語移時因問翁居開處獨亦觀書乎翁曰壯年服膺九字經今老矣又曰人生分定機關計較都不濟事已而蒼然暮色自四山而至予遂與翁別霞外雜題序

宋景濂性疎曠每携友生徜徉梅花間轟笑竟日或獨卧長林下看晴雪墮松頂雲出沒巖崖間悠然以自適嘗與弟子入龍門山著書二十四篇曰龍門遊道記王梅若宋太史傳



名言

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樂遊乎曰凡所見亦恒見其變故務外游不如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於是列子自以為不知游列子

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隱避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觀本紀所謂崑崙者乎史記

君厭承明之廬勞僕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于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開者闕焉久不聞問漢武帝賜嚴助書

國今年五十有七髮髮已白所謂容身而游滿腹而去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嘗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游其八欲類此子矣李固與

仲長統常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曰濯清水追涼風約遊經弋高鴻不受當世之貴求保性命之期則可以凌雲霄出宇宙之外矣

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滄上姑蘇望五湖東臨洛泗大邗邗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堆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史記

夫何事於華州聊託公以游居歷九土而觀風亦哲人之所虞遂發軔於京洛臨孟津而北屬想尚甫之威虞號蒼兕而明哲既中流而嘆息

享烏魚之瑞命瞻洪澳之園林善綠竹之猗猗望常山之我我登北岳而高游嘉孝武之乾乾親俯躬於伯姬建封禪於休宗廢玄王於此丘

編五岳與四瀆觀滄海以周流且休精於敝邑聊卒歲以頌史也遊余諒離騷天問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不謂不謂想

行游日以南望覽太室之威靈顧大河于北垠觀洛汭之始并牽陵阿馮子以大人之德不碌碌如玉珞珞如石風興雲蒸一龍一蛇合道翔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上隴阪騰高岡遊精宇宙流目八紘耿然有思凌雲之意乃作賦以自廣曰開歲發春百卉含英甲子之朝兮汨

吾西征發軔新豐兮徘徊鎬京凌飛廉而太息登平陽而懷傷乘衝石而意量兮隨風波而飛揚陟九嶷而臨嶽嶽聽涇渭之波聲陝隴山以踰望耿耿覽於八荒覽天地之幽奧兮統萬物之維綱馮衍顯志賦

上隴阪陔高岡游精宇宙流目八紘歷觀九州山川之體追覽上古得失之風疆理九野經營五山眇然有思陵雲之意馮衍自論

趙蜀道積黃牛因觀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岬歛巨石於江中崔嵬嶮列作三峯平治泔水順遵其道非神扶助於禹人力奚能致此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峯巒如畫熟視於大江重覆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髮鬚眉冠裳宛然如絲畫者前豎一旌旗後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諸葛孔明黃陵廟記

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道逢百氏高談娛心同乘其載以遊後園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怡然傷懷昔日遊虞行則連輿立則接席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

遊名山記 不詳 追思昔遊猶存心目既痛逝者行自念此之時忽然不自知其樂也 追思昔遊猶存心目既痛逝者行自念也 魏文帝與吳質書

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綠其隈鄠杜濱其足倚高臺之曲隅處幽僻之閑深望翔雲之悠悠老朝濟而夕陰信有心而在遠重登高以臨川 曹植幽思賦

去峻溪之鴻洞觀日月之朝陽釋叢棘之餘刺踐橫林之柔芳嫩玉粲以曜日榮日華以舒光 劉勰遂志賦

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西有伯陽之觀北有曠野之望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蕭穆是泉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返乎 陸倕書

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歲額貢良方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兮燥手弱草茂獸肥與凡子丹灑於鄴西手獲獐鹿九狐兔三十財游樂

魏雁環與從弟君書 間者北遊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蒙風伯

掃涂雨師灑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芳英亦過大厦扶寸有脩味踰方丈逍遙陂塘之上吟味苑澤之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下高雲之鳥餌出深川之魚蒲苴贊善便櫻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逝於京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未還京都慨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買屋思樂汶上發於

密篠昔伊尹輟耕到暉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民於塗炭而吾方欲執未於山陽沉緜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然山川不食天地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

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上壘石為八行相去二丈桓溫征譙縱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識吾嘗過之自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為六十四絕絕正圍不見四凸處如日中蓋影及就視皆卵石漫漫不可辨其可怪也 東坡志林

衛洗馬玠初欲渡江形神憔悴語左右云見此茫茫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世說

王司州胡之至吳與印渚中看歎曰非唯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明袁彥伯宏為謝安南奉司馬都下諸人送至瀨鄉將別既自悽惘歎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 世說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也不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世說

林公見東陽長山曰何其坦迤 世說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 世說

左據函谷二嶠之阻表以秦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下之奧區焉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 王子敬自晉籍經吳開顧辟疆有名園先不識主人徑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燕而王遊歷既畢指麾好惡傍若無人 世說

明帝問謝鯤君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

一登自謂過之世說

撫軍問孫興公自謂何如曰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
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也世說

陳林道遠在西軒都下諸人共要至牛渚命陳理既佳人欲共言折陳
以如意柱頰望難籠山嘆曰孫伯符志業不遂世說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世說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
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世說

衡州石鼓山據蒸湘之會江流環帶最為一郡佳處石鼓書院記

松江漁翁者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游長橋往來波上扣舷飲酒酣歌
自得嘗曰蒼志者忘形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
如糞土耳高士傳

阮光祿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有人以問王右軍右軍曰此君
近不覺常醉雖古之沉冥何以過此世說

吾素志無所願王丞相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
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婚女嫁便懷向子平之志數與親知之非一
日也王逸少答嚴深源書

坐而獲逸遂其宿心比常與安石東遊山海願養閑暇之餘欲與親故
時共歡宴街孟引蒲語田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
耶常依依陸賈填嗣之處世老夫志願盡於此也王右軍與謝安石書

知彼清晏歲豐又所使有無鄉故是名處且山川形勢乃耳何可以不
遊目足下今年政七十耶知體氣常佳此大慶也想復勒加顧養五年
高耳順推之人理得爾以為厚幸但恐前路轉欲通耳以爾要欲一遊
日汝嶺非復常言足下但當保護以俟此期勿謂虛言得果此緣一段
奇事也王右軍與周益州書

昔足下別疏其彼土山川諸奇楊雄蜀都左太冲三都殊為不備悉彼
收為多奇益令其遊目意足也可得果當告卿求進少人足耳至時示
意近此期真以日為歲想足下鎮彼土未有動理耳欲及卿在彼登汶

嶺峨眉而旋實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馳於彼矣以上

蜀中山水如峨眉山夏含霜電碑板之所聞崑崙之伯仲也王右軍與

衡山九疑沅湘千里九向九背乃不復見中說

鏡湖澄澈清流瀉注山川之美使人應接不暇王獻之書

此二日東行遊步園中已極有在家湖行模也妙想觸亦小有可散謝
尋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

居家大都無所為正以番綸為事足以未日北固山下大有鱸魚一手
釣得四十九枚謝玄暕兄書

此間萬頃江湖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而百姓投一綸下一筌皆奪其魚
器不輪十疋皆不得放不知漆園吏何得持竿不顧漁父何得鼓枻而
歌滄浪也王胡之與庾安西啟

吾童稚之年已遠遠客弱冠託廬山事釋和尚游道察風二十餘載淵
正既復復與沙曹歸耕先隴山居谷飲忽復十年及今未老尚可厲志
成西歸之津梁自今以往家務大小一勿見聞王次宗與于好書

自山陰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
皆在焉許玄與王羲之書

潘子憑軾西征自京徂秦牧豕人於西夏携老幼而入關越平樂過街
椰秣馬車門稅駕西周濼孝水而濯纓嘉美名之在茲登嶠坂之威夷

仰崇嶺之嵯峨阜託墳於南陵文遠風於北阿躡函谷之重阻看天險
之衿帶發閭鄉而警策遡黃巷而濟潼眺華岳之陰崖觀高掌之遺蹤

寶鷄前鳴其泉後流而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嶠嶽九嶷截辟太
一龍從南有玄灞素滄湯井溫谷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浸決鄭白

之渠漕引江淮之粟林茂有郭之竹山挺藍田之王爾乃階長樂登未
央汎太液凌建章徘徊桂宮惆悵栢梁潘岳西征賦

過武昌以道遙登樊山以流盼訪遺老以證往乃西鄂之舊縣曩有吳
之初基升員丘而約發嶺乃山桑落會通川并彭澤面長泉洲渚迢迢

嶺岫虛懸即雲似壑墜水若天日月出乎波中雲霓生於浪間東
非月洛浦之遙遙浮黃川之喬喬適河出以悠遠觀運流之所會啓石門

而東紫公才渠其如帶越河山而詭景眇四載而遠期陸機行思賦

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以界道清槽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跨

空隆之懸磴臨萬丈之絕冥踐莓苔之滑石掉壁立之翠屏過靈溪而

一濯疏頰想於心胸凝思幽巖朗詠長川孫綽遊天台賦

衡山有二峯極秀一峯名芙蓉最為竦傑自非晴霽之朝不可望見

峯上有泉飛瀑如一幅絹分映清林直注山下成弘之荊州記

歲大荒之孟夏余將往乎蜀都朝發軔于京宇夕予宿於穀洛踐有周

之舊墟槐丘荒以廖廓讀王孫於北門問九鼎于東郭入函谷而長驅

歷新安之函阜行逶迤以登降陟二嶠之重阻經欽岑之險巖想姬文

之避雨出潼關以迴逝仰華岳之崔巍動大禹之疏導豁龍門以洞開

緣阻岑之絕崖蹈偏梁之懸閣石壁立以切天岌巖隗其欲落造劍閣

之崇關路盤曲以掩藹山嶂巖以峻狹仰青天其如帶張載述行賦

巖下老人者不知何許人漢武帝南巡狩過潯陽詔舉逸民時老人潛

然處於巖下左右強以應詔老人曰堯仁如天孤雲自飛一水一石臣

之樂也帝曰卿不願仕耶曰東身王朝其如此山之雲何南康志

或命中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弄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

洌洌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又云懷良辰以孤往或植

杖而耘耔登東阜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陶潛歸去來辭

仰承發止已次新林三湘與區九疑形勝加以夏石奇雲秋江迥月翰

飛紙落理豐辭富賞未興餘時希速憶陸景與從兄安處王書

仰承縱賞山中遊心人外往而忘返有會昔言奉物從務無由獨往仰

此高蹤寸心如結晉安王答廣信侯書

果歸期於願言獲素念於思樂於是舟人告辨佇楫在川背海向溪乘

潮傍山時曼秋之杪節天既高而物衰林承風而飄落水鑿月而含輝

發青田之枉渚逗白岬之空亭停余舟而濼留搜縉雲之遺跡漾百里

之清潭見千仞之孤石謝靈運遊山陰詩

聞惡道溪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王右軍遊此惡道歎其奇絕述書

突星瀾於石謝靈運與弟書

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遊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

才為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

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慕成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

已既遠同義靡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聞虛想

巖穴若遺一介有以相存其可謂千載盛美也謝靈運與盧陵王書

山川之美古今共談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

竹四時俱備暗霧相歇猿鳥亂鳴夕日欲流沉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

都自康樂以來未有能與其奇者陶弘景答謝中書書

褚先生從白雲舊矣古之逸人或留慮兒孫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

然惟明松石介於孤峯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真慰日夜比

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烟夜臨滄洲矣王僧達答丘悅孫書

登北却遠眺衆美都盡光武墳邊亦甚矣今送核朱超與兄書

僕去月謝病還京薛羅梅溪之西有石門山者森壁爭竅孤峯限日隴

岫含雲深溪蓄翠蟬吟鶴唳水響猿啼嚶嚶相雜綿綿成韻既素重陶

居遂葺宇其上垂簾菊花偏饒竹實山谷所資於斯已辨仁智所樂豈

徒語哉吳均與顧章書

故鄆縣東三十五里有青山絕壁千尺孤峯入漢歸飛之鳥千翼競來

企水之猿百臂相接秋露為霜春蘿被徑信足湯累願物娛衷散賞與施從

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

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峯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翹爭高直指

十百成峯泉水激石冷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經綸昔務咸窺谷

忘返矣吳均與朱元思書

性同鱗羽愛止山聲春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

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青有眼魚鳥慕哉宗測答豫章王書

躡林卧石藉丹班荆不過田畝野老漁父樵客酌醴焚枯鳴鳴相勞黎

羹合糗果然滿腹詠高梧而賦修竹背清淮而遊長范留東閣以從容

登石室而高視王僧儒答江瑛書

三峨高出五岳秀甲九州震且國第一山也西生千歲和尙與行脚僧始得優游山林之下縱心釋之書觸興爲詩凌峯採藥服餌調劑樂有餘也但不與足下同日以此爲恨耳 蘇道猷與道猷書

首道樓荆紫稔年衰疹積厭毒人喧所以遠託岷界卜居斯阜抱郭懷邑迴望三方負嶺背岳遠矚九流以去年四月創功覆舊輒疏山譜以露過抱玄暢與傳快書

蕭子寒惟九水作牧三宮乃肝衡而言曰將遊目於五湖夕結覽於姑蘇臨閶門之跨水聳重關而開都張素蓋而繁州岷馳白馬而赴江沱登奔橋而延首瞰禹井而淹留御史之林猶在督護之門不修登釣臺而高遊過鄂渚而西浮臨章華而留盼見舊楚之樓涼試極目于千里何春心之可傷 梁元帝玄覽賦

風有尚於清靜叨再入於郢鄖東觀文命之六南聖鴻崖之井對灌木之修狹觀激水之飛奔聞宵鳴之夜飛想過而而沾衣况登樓而作賦望淮海而思歸 梁元帝詩

廬山者雖林石異勢而雲霞共色長風暴作則萬流俱響晨曉曉吟則百嶺齊應東瞻洪井識曳帛之在茲西望石梁見指寶之可拾 梁元帝詩

聖隆中之大宅映岷首之九碑遂經秦而至洛覺高蹈之清遠見風雲之倏燦何武關之狹隘而漢祖之英雄去青泥而踰白鹿越澹水而至青門長卿之賦可想邵平之迹不存咄嗟驪山之阜惆悵灞陵之園訪軼道之長組於藍田之璵璠登未央之北闕望長樂之南址伊太后之所居築旗亭而成市槐路躡以三條方塗阻而九軌傍直城而北轉臨橫門而左起指咸陽而長望何李趙之經過息甘泉而避暑猶爽愜而清和 沈炯歸魂賦

震聲震動通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其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俗于其行徐徐與鳥獸魚鼈雜處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昔者黃帝氏宜獲游其神歸而杳然喪其天

下以爲結繩之政已薄矣及堯舜作爲千鍾百壺之獻因姑射神人以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義和葉甲子而逃其鑄其鄉失路而道天故天下遂不盡至于末孫桀紂怒而昇其糟血階級千仞商而望卒不見醉鄉武王傳于世乃命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七千里僅與醉鄉達焉三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愛道者往往竊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竝游於醉鄉沒身不改死葬其壤中國以爲酒仙云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余將游焉故爲之記

宋曾國公嘗言自發寒山而全行日少棧石星飯結荷水宿以今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一辰去親爲客如何如何向因步頓惡觀川陸遶神清渚流睇方曠東顧三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開地門之絕景望天際之孤雲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欽景參差代堆陵路長靡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東則崑崙亡端歷際寒逢夕卷古

樹雲平旋風四起思鳥群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潯演湖澤脈通樓風之鳥水化之蟲以智吞愚因穢捕小號噪驚聒紛切其中西則迴江末指長波吞合滔滔何窮漫安竭左右青竊裏裏紫荷從嶺而西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絕爲黛色信可謂神居帝郊鎮控江漢者也夕景欲沉曉露將合孤鶴寒嘯游鴻遠吟樵蘇一嘆舟子舟泣誠足憂悲不可說也

廬山自古圖牒未嘗言山頂有大池相傳爲鴈出石下二潭爲龍湫山南有芙蓉峯下有芙蓉驛西竺經諾矩羅尊者居震旦東南大海際山以鳥名村以花名 懷素與律公書

按九真圖越襄四十里杉谷古崇山竹谿從道明國來於崇山北二十五里合水歇缺藤竹明味有三十峯夾水直上千餘仞諸仙窟宅在焉

沈佺期從崇山
大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

李愿居之韓文

烟駕不逢羽人長往去驚世走青雲登玉女之峰窺石人之廟見司馬
子微馮大和霓裳渺然冥壑獨立真朋羽會金漿王液則有楊仙公玄
默洞天質上士幽棲北谷玉笙吹鳳瑤裝麻鶴陳子昂真詩

僕去年秋始游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爐峰下見雲水泉石勝絕第一
愛不能捨因置草堂前有喬松十數株修竹千餘竿青蘿爲牆垣白石
爲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綠柳白蓮羅生池砌大抵若是
每一徇往動彌旬日平生所好者盡在其中不惟忘歸可以終老白居易

夫曹官綬冕者大賢處之若游青山卧白雲逍遙偃傲何適不可小才
居之窘而自拘惜若桎梏則清風明月河英嶽秀皆爲棄物安得稱焉
所以名教樂地無非得俊之場也李白集

唐田子中隱記 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是下方溫經
恨不敢相煩輒使往山中慰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玄灞清月
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
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疎鐘相聞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憂昔攜
手賦詩步不還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僛出水白
鷗矯翼露濕青皋麥隴朝雉斯之不遠僅能從我遊乎非于天機清妙
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然是有深趣矣無忽因賦黃葉人往不
一山中人王維白

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
陰至滅霸朝鮮謂之比紀天所以限戎狄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
陽至東甌閩中謂之南紀天所以限蠻夷河源曰北河由北紀首達華
陰與地絡會又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表裏江源曰南河自南紀首
達華陽與地絡會又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表裏觀兩河之象與雲
漢之終始而分野可知矣

天下山分爲四條上應二十八宿中州負險用武之國四戰用文之國
負海負殖所阜之國

北紀東至北河北爲邢趙南紀東至南河南荆楚自北河下流南距儀
山爲三齊夾右碣石爲北燕自南河下流北距岱山爲鄒魯南涉江淮
爲吳越此負海之國也天原 孫愷

見蒼梧塗山則思舜禹恤民之艱觀窮荒大漠則悟秦漢勞師之弊覽
齊墟晉壤則想桓文勤王之霸觀洞庭荆門則知苗蜀恃險之敗呂溫

李太白詩 昔祖龍滅古道嚴威刑煎熬生人若墜大火
三墳五典散爲寒灰築長城建阿房并諸侯後蒙自謂功高義皇國
可萬世思欲凌雲氣求仙人登封泰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
知而萬象乖度禮刑將弛則綺皓不得不遁於南山管連不得不蹈於
東海則桃源之避世者可謂超升先覺夫指塵之儔連頸而同死非吾
黨之謂乎二翁耽老氏之言繼少卿之作文以述大雅道以通至精春
舒天地之心脫落神仙之境武陵遺跡可得而覓焉問津利往水引漁
者苑藏仙谿春風不知從來落英何許流出石洞來入晨光盡開有良
游名山記

田名池竹果森列三十六洞別爲一天耶今扁舟而行笑謝人世阡陌
未改古人依然白雲何時而歸來青山一去而誰往諸公賦桃源以美
之

河東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其間有大河條山氣蓋關左吾因祖
翹寨裳奮懷舊都千泉山居成子孫記

茲岳殊於衆山經綸中外上秩乾門黑帝之宮下搆坤軸玄神之府宜
止磅翼衛截幽燕拒洪河撐大海瀕洞合沓半天下之襟帶雄表表
一字內之標格者也張嘉貞恒山碑序

廬山者江陽之名嶽也背噴流面影蠟蟠根百數百里又曰重嶺繁峰
仰插雲日仇潛游廬山序

乘輿踏月西入酒家不覺人物兩忘身在世外李太白詩
元豐六年十月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
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眠相與步於中庭庭中如積水空明水
中藻行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

久在江湖不見傳人前在金山見滕元發乘小舟破巨浪來相訪出船

洛陽古帝都山川風氣清明盛麗居之可樂平川廣衍東西數百里嵩

山少室天壇王屋圖嶽靡迤四顧可挹伊洛澗澗流出平地故其山川

之勝泉流之潔雖其間閭之人與公侯共之一晦之宮上囑青山下聽

流水奇花修竹布列左右而其貴家巨室園圃亭觀之盛實甲天下

今日游白水 跡山山上布水三十得雷電散大畧 元豐三年夏六月過廬山涉其山之陽入樓賢谷谷中多大石岌峩相

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

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

為大車輪流轉洄澗窮水之樂院據其上流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

之跡僧堂在焉狂峯怪石翔舞於蒼上杉松竹箭橫生倒植葱蒨相糾

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於習廬山者雖茲山之勝栖賢蓋

以一二數矣 白鹿舊游恍然夢寐但聞五老峯下新泉三疊頗為奇勝計此生無由

得至其下嘗託黃商伯陳和成摹畫以來摩娑素墨徒以慨嘆也 秋潦方漲水而千里月

遐想山林之勝他處真未易得今人悵然興懷也 與葉未歸諸人書 白鹿知亦嘗一到其善甚善每念曠昔相與登臨遊從之樂未嘗不發

於夢寐 山間勝處皆有前賢題詠可尋獨新泉近出最名殊勝非三峽漱石所

及而余未之見黃石巖絕高而漱王之原眼界特曠遠余嘗一詣而不

能及近聞故吏張生棄家居之老守益有愧焉 五日下午至東西林兩寺相去不百步一溪清駛橫貫其間皆自方丈

前廊廡下過他處所無有也白蓮池在東林法堂前白公草堂基在寺

東久廢近歲復創數楹制狹陋然亦非其正處矣 余自得石林山樂其泉石欲為藏書之所且携數僕夫荷鍾持盃平爽

澗谷搜剔巖竇雖風雨不避旁勸皆以為甚勞而余實未嘗倦殆其役

於物耶 懸溜分流以飛湍七嶺重標而疊勢峭門百尋峻閣千仞香爐吐雲以

像烟其泉滴溜而先潤 胡寅嘗與劉兼道游武夷山兼道善吹鐵笛有穿雲裂石之聲寅詩曰

更煩橫鐵笛吹與眾山聽 慈湖陳氏草堂瀑流出兩山間落於堂後如懸布崩雪如風中雲如羣

鶴坐於南軒對修竹數百野鳥數千 田畫字承君陽翟人剛介自守兄弟五人聖出繼伯父後與仲觀粹中

巨元邈皆有氣節博學能文家居兄弟相從能自樂也與在鷄德符陳

恬叔易為友諸田兄弟在陽翟縣南十里竹林店若其地多竹故名竹

林店有屋十數間文史足用陽翟人張宗文秀才與諸田親戚自言頃

年自城中月夜步謁諸田適值酒熟花方盛開留連十許日商確文字

意足而後歸 有奇偉氣切有志於斯文也予其為說以贈我予謂子長之文章不在

書學者每以書求之則終身不知其奇予有史記一部載天下名山大

川壯麗可怪之處將與子周遊而歷覽之庶幾可以知此文矣子長生

平喜遊少年自負之時足跡不肯一日休非直為景物役也將以盡天

下大觀以助我氣然後吐而為書則其平生所嘗遊者皆在焉南洋長

淮沂大江見狂瀾驚波陰風怒號逾走而懷擊故其文奔放而浩漫聖

雲夢洞庭之陂彭蠡之瀟混瀾虛呼吸萬壑而不見介量故其文停瀟

而淵深見九疑之芊絲巫山之嵯峨陽臺朝雲蒼梧暮烟態度無定靡

有摩雲之崖不見斧鑿之痕故其文斬絕峻拔而不得攀躋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之遺風射鄒嶧彷彿乎汶陽洙泗之上故其文曲重溫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凡天地之間萬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疑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十長盡取而為文章是以變化出沒如萬象供四時而無窮今於其書而觀之豈不信矣子謂欲學子長之為文先學其遊可也不知學遊以采奇而欲操筆弄墨紛紜腐熟者乃其常耳昔公孫氏善舞劍而學書者得之乃入於神庖丁氏善操刀而養生者得之乃極其妙事固有殊類而相感者其意同故今天下之絕蹤詭觀何以異於昔子果能為我遊者乎吾欲觀子矣醉把盃酒可以吞江南吳越之清風拂劍長嘯可以吸嶽趙秦龍之勁氣然後歸而治文著書子畏子長乎子長畏子乎不然斷編改冊朝吟而暮誦之吾不知所得矣去歲與子野游逍遙堂日欲沒因並西山叩羅浮道院至已二鼓矣練惠州近城數小山巔蜀道春與進士許毅野步會意處飲之且醉作詩以記適參寥專使欲歸使持此以示西湖之上諸友庶使知余未嘗一

游名記
日忘湖山也東坡
公孫氏善舞劍而學書者得之乃入於神庖丁氏善操刀而養生者得之乃極其妙事固有殊類而相感者其意同故今天下之絕蹤詭觀何

公春在都下嘗到龍山周覽舊游未免室邇人遠之嘆尤哀寄江道錄行李至山中便有登臨之樂豈與奔走塵埃中者同味耶然老夫於此興復不淺山中有新作不惜時見寄也黃山谷別集閑居多病人事廢絕遇風日晴暖從門生兒姪輩扶杖道遙林麓山水之間忽不知日月之成歲山谷
宋蘇軾題詞子嘗謂人生以七尺男子軀為天地中最靈物造物者剖裂元氣取其精英而與之使呼吸至和發露天光超然出於塵垢之外苟甘心瓶罌如醯醢然老且死是造化棄物爾寧不媿古人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而示其有志哉子欲長遊遠眺窮極天下壯麗奇偉卓絕之處南窮滄溟北抵幽都東折若木之枝西奄濛汜之谷頂摩太清轍環八埏以助夫造物所以與予者生抱此志二十三年矣更念衝為小邦處會稽姑蔑之地山川形勝不足為天下備觀居常病是不足廣吾胸中之氣思得隨穆滿造父輩齊驅並馳於瑤池之宮閭風之苑

亦欲乘雲御風於日月出沒之際煙霞歛散之表汎宇宙中可足跡至者邪故過洞庭彭蠡之浩漫太行孟門之巖崕豈不知不修德而恃險者終嚙噬而來歸者乎過岷峨王巖劍閣棧道之險豈不知不保國而貪利者終為亡國之虜乎過塗山思神禹會諸侯之盛尚有專車之骨枕荒草而凄凄者乎過瀟湘思二妃望九疑之雲尚有琅玕之上帶淚痕而斑斑者乎過嶠函而思秦以虎狼之強而自為楚齒也過烏江而思項羽以拔山之力而卒為漢擒也登泰山梁父尚有秦皇漢武之幽王檢金篆石刻之書可讀也過朔庭王關尚有投筆書生伏波將軍燕然銅柱之蹟可復也過謝家青山而不知今日尚有佳士能為蒼生特起者乎過卧龍南陽而不知今日尚有抱膝長嘯以邀三顧之龍者乎凡天下之奇形異狀陣雲回鷹之峯浮天浴日之波與夫通衢大邑遐邦異壤之遠周遊歷覽以廣吾胸中之氣豈不洋洋然浩浩然足以吞雲夢而飛天池哉去年秋舉郡計鄉老里大夫推予為冠今年求試春官擔簦棄糧走數千里雖風俗形勢不出吳越江淮之近而山川之勝

游名記
築前賢之遺蹟亦已多矣因談笑之暇姑記其所遊之畧尚有遺賞未出於車輪馬足之間者缺之以藏諸楮中云吳越之地牽牛織女之分野秦伯句踐之故墟有繫山煮海之利三江五湖之險亦江東之都會也獨徂東接眺閩西連婺女至新安曰睦州歛三江之水會合於亭下

有山隆然直壓其首如渴龍怒鯨奮迅鬣奔而衝水之狀上有桐君祠乃戴顓飛仙之地祥氛瑞氣氤氳回薄鶴駕往矣靈蹤儼然自桐君祠而西有羣山蜿蜒如兩蛇對走於平野之上三江之水並流於兩間驚波闊馳秀壁雙峙上有東漢故人嚴子陵之釣臺孤峯特操聳立千仞奔走名利泊沒為塵垢中客者一過其下清風襲人毛髮為豎使人有芥視功名之意自釣臺而西曰浙江羣水赴焉衆山截焉海門二峯屹然孤立頂開巨聲轟轟驚裂地軸如雷霆之奔擊萬軍之決怒天吳崩躍水怪萬狀擁銀山而瀉天漢意其子胥之鬼尚含屬鑿之怨怒而激為此乎抑江神海若以謂不如是不足以震天地之威乎抑形勢使然而自為此奔突乎竊悲子胥之忠腸義骨感激發憤欲身存國家謀

鋒射人卒詆誅死真天下奇男子不幸者如此也自浙江艦舟古碑下登其上曰杭州橫控列城為國大藩乘熊軾而建軍旗者必王公大人非州刺史郡太守常二千石比也觀閩商海賈舟車輻湊犀貝魚鹽駢羅其中龍山據其首西湖盤其腹天隱登其簷胥丘卧其背樓臺上下如錦繡圖披髮文身者閩粵之舊俗也水犀射于者戰國之餘勇也金堤王渠鹿臺廣榭者錢氏之故基也霓裳羽衣綽約靡曼者蘇小之遺態也故過其地者必駐軾焉自杭而西至嘉禾曰秀州自秀而西登吳江橋如長虹欲舒橫截水面左瞰太湖一望千里蒿工枕師風謳雨吟征人動江鄉之悲游女弄採蓮之歌思昔拂袖去國扁舟五湖者鷗夷子之遠遊也蓴羹半糝鱸魚自香者張季鷹之思歸也行歌長吟與屬雲水者陸魯望之嘉遜也後人高之作祠堂於笠澤之右予登三賢之堂悅三賢之風自吳江橋而西至姑蘇曰蘇州予求其所謂姑蘇臺者有遺址存焉父老尚能言之曰今天祐我宋統一寰宇四方遠近無敢據土地擁甲兵效戰國體解相依者是臺也今雖版籍入于王府亦

游名山記

六錄錄名

六

亡國之餘辱使當時知范蠡之有謀悟句踐之嘗膽俯取忠言却西子而不顧斬宰詭以謝三軍則江山之王氣猶存而東門之懸晴不決矣言訖涕數行下予亦悵然而悲自姑蘇至毗陵曰常州自常州至京口曰潤州潤水府祠渡楊子江登金山見巨浪拍天鯨鯢出沒層樓駕空朱碧相照呼雲吸霧一息萬態紛紛紅紅不可名狀遂公揚子江至儀真曰真州見江阜有巍然古宇長廊復壁間有所謂小龍之祠試造觀之有小蛇盤旋几案上朱鱗火髯目赫赫有異光尸祝指曰此非虬螭鱗蝟之儔伍也喜則俯首搖尾僅可玩弄稍怒則搖撼坤闕翻海推岳而後已所以艦舟而禱者袂相屬焉自儀真至維揚曰揚州自維揚至山陽曰楚州至淮陰登韓信廟使人扼吭太息思昔帶長劍游五陵俯首出惡少年跨下氣帖帖不敢喘何其弱也及其登壇佩大將軍印虜魏豹滅項籍斬成安若泝水上名動諸侯南面稱孤又何壯也觀其用兵制勝神授鬼畫出入古兵法中言取楚三策如指諸掌何其智也烏蓋子藏鬼死狗烹雲夢之擒未幾而死於婦人之手又何其愚也大

大夫抱超世絕俗之才負安時經濟之畧願用不用何如耳白淮陰出龜山泛長淮入汴口曰泗州觀青蓮寶宇連樓曲榭輝煌以窮土木之壯麗浮圖屹立若柱擎天委珍貝絕毛血騰踏道路動以萬計亦靈德斬棘於民而歸依乞憐者如是多也更念汴水者由於崑崙黃河之源濁浪奔馳自上而下與淮俱流數千里間清濁異色久則與俱如涇渭無遠念隋大業間煬帝所以浚關使達于揚州者不過事游幸爾奈何錦帆未張而神器移膏血未乾而生民瘡天怨神怒假手于唐龍舟鳳檣鼓柁而回者不其無聊哉今則東南歲漕上給於京師者數千百艘船艦相銜朝暮不絕蓋有害於一時而利於千百載之下者天以隋為吾宋王業之資也遂上所謂黃金堤與友生對坐古柳下感今悼昔自泗州抵宿州歷南京至雍丘乃張許二公保障江淮之地也昔胡羯鼻鳴腥我窩儲哆然四顧有橫吞天下之志二公提孤兵挫強虜東南咽喉以江淮財用濟中興非古烈丈夫壽能哉吾見其悲風林木怒號意者南齊雲之喑鳴也古木蒼瘦怪石孤聳意者雷萬春之

游名山記

六錄錄名

七

壁立也殘陽滿地餘霞一抹則愛妾之血肉尚在也寒鴉悲鳴林鳥爭飛則侍童之精魂猶存也自雍丘至陳留乃漢張子房所封之壤也觀其以經世之畧出為王者師躡帝足而封韓信迎四皓以定太子功成名遂翻然從赤松子游可謂豪傑之士矣使當時倖倖一擊之勝以不贊之軀填饑虎口是與刺荆聶政朱亥郭解輩同為匹夫勇矣烏能盡光虹蜺哉然而悠焉遐焉脫軒冕如弊屣則其所得有大過人者不知絕粒茹芝挹朝霞而餐之果能却老而不死乎所謂黃石公者吾知其隱君子尚得從而游乎又不知圯下兵符之書尚無恙乎鄙夫漢庭之臣其心尚鑊視死而不顧胡不謝去朝市而從子游也自陳留至大梁曰汴州始禹畫為豫周封為魏邠邠之始都楚漢之戰場今為圍封府是謂京師也思昔戰攻之初壯士之悲吟戰馬之嘶風九江舞陽拔長劍而叱咤之地今則萬國之朝會集焉昔之鋒鏑交加兩虎並臨而相睨棘門刁斗羅黃旗而靡千刃以備掩襲之虞者今則萬方之王帛懸焉昔之荒蹊斷塹徑履履狐兔之窟宅朝風號而暮雨悲今則龍樓鳳

閣正王繩而方紫極焉昔之白華蕭蕭有螭頭馬鬣之象過其下者莫不酸鼻出涕今則龍池鳳沼集水載而競娛樂焉以至虞韶夏濩機琴璣鐘者太常作也神虬龍馬駉馴龜貝者異方貢也天球河圖赤鴈白魚者瑞物質也川禁紫宇格能製龜者上林樂也黑鞘鐵脚突騎勇也虎翼龍驤戰士躡也飛鷹連檣居人繁也羣金彙王大賈至也樓櫓相擊雄堞新也法象穹極帝門隆也鵝行鷺列百官入也龍墀日角天王朝也環流積餼置博上而列羣書則庠序之設嚴也重研負笈起草萊而叩帝閣則羣賢之樂而來游也至於其餘不可殫記雖班孟堅二京之筆左太冲三都之才楊子雲五柞之手與夫芝房寶鼎之作歌金馬碧雞之馳辯不可得而窮矣當使曳裾金馬門下出入承明廡中厠迹於賢公卿大夫之列庶幾觀朝廷之制作稔祖宗之故事尚能賦之覆特旣貴紙價詎可必哉

而其周覽山川收拾人物之意未能已也因有感於宗少文卧游之語

每遇昔人記載入境之勝輒命門人隨手筆之而目之曰卧游錄非直以為怡神玩志之具而已嘗遺益國周公書曰近書新街時初授毫州刺史沛真源恍然在目若更十年不死則嵩之崇福宛之太極華之雲臺皆可卧遊也觀此則先生故國之念未嘗一日去心卧遊之意抑又深遠矣此書未及成編而已迫夢奠後二十餘年先生之從子喬年既取卧游二字扁先生燕寢之堂復以是編屬東陽郭君淇書之且屬深源識其顛末深源曩待大愚先生見先生之愛玩是書也因請刻之祠中以惠同志觀者儻自得之庶幾遺意之尚可追乎

天發萬物肇成于西故名山川多西今夫所謂嵇池崑崙閼風玄圃日月之所避隱神仙之所窟宅正在流沙弱水外中州指為西故其扶輿英淑之氣渙而宅之雖一巖壑一硯臺地無中邊亦莫不爾杭漢汝陰之西湖洪蜀水之西山嘉之峨眉巴陵岳陽之樓黃之臨臯金陵之賞心白鷺揚之平山吳之蘇臺茂苑荆楚之雲夢郢之白雪滁之瑯琊九江之度樓皆延庚挹辛履夕陽而導初月校

嶺南氣候不齊吾嘗云菊花開時乃重陽涼天佳月即中秋不須以日月為斷也今歲九月殘暑方退既望之後月出愈遲然予嘗夜起登合江樓或與客遊豐湖入栖禪寺扣羅浮道院登逍遙堂暎曉乃歸杜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此殆古今絕唱也寓惠錄紹聖二年三月四日詹使君邀予游白水山佛迹寺浴于湯泉風于懸瀑之下登中嶺望瀑所從出出山肩輿却行觀山且與客語晚休于荔浦之上曳杖竹陰之下時荔子纍纍如芙蓉矣父老指以告予曰是可食公能携酒復來乎意欣然許之寓惠錄登州蓬萊閣上望海如鏡面與天相照忽有黑點數點點人云海濤少踈懶書史之外酷好山水今得為吏庶草之下其山林泉石號為東南最勝固已私懷所願而去歲勞農山間又得所謂白鹿洞者溪山邃密林樾茂美尤有幽絕之致文公與尚書簡子

觀慨然遠想欲一遊且其與周益州帖蓋所致意焉近時呂太史有宗少文卧遊之語凡昔人記載入境之勝為一編其奉祀老社也自以為誰沛真源恍然在目視之太極嵩之崇福華之雲臺皆將卧遊之意嗚孤矢四方之志高人達士之懷古今一也嶺南北分裂蜀在境內雖遠惠不往爾往則至矣毫毫高華視蜀猶爾封也欲往其可得乎然則太史之情其可悲也已予近得此記手寫一通與東京記長安河南志夢華錄諸書並藏而時自覽焉是亦卧遊之意云爾

趙季仁謂余曰其生平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余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大抵登山臨水足以觸發道機開豁心志為益不少季仁曰觀山水亦如讀書隨其見趣之高下翰林玉露家藏太白墨蹟六字又太白象耳山留題云夜來月下卧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如濯魄於冰壺也此帖在雅州郡齋未知今存否然皆不可得見今觀其詞超出物表要自是太白口中語他人不能道也

月白秋宇物化于斯憑闌身勢飛動非把酒自忘此興何極此亦太白語也見胡文穆詩集

余往年讀劉玄靖山栖志見所載紫岩靈岩勝槩分明如畫時正當暑不覺涼颺生肘腋間何文定公跋其志有云想玄靖一時飛屐上下千峯紫翠間左浮丘而右洪崖其風致猶前日也浦陽人物志

荆州記載鹿門事云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襄陽爾休暢記沮水幽勝云稠木傍生凌空交合危巖傾岳恒有落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巖猿流聲於白雲之上遊者常苦目不周玩情不給賞記三峽水急云朝發白帝暮宿江陵凡一千二百餘里雖飛雲迅鳥不能過也舟錄餘錄

余與會稽胡公謚聯舫北上次吳門酌昆陵菊酒雨滯朱方涉江登蜀岡以眺隋煬陳迹歷歷在目為太息者久之乘月帆颺社湖越呂梁宿彭城挹二蘇之芳風渡開濟濟沿衛河以趨平原歌吟亂棹謳揮酒越帆陰日以是為樂楊守陳集

趙栗夫與余談浙中山水之勝云瑤華洞最佳君往必宜游之後余至杭牽於公事但得到西湖上諸山及天竺靈隱而已然亦一認即歸不復能得其味所謂瑤華洞者竟負君言不得游余可謂俗客矣楊守陳集

關中山蓋著於南山歷慶率荒漢堆城陀不可名紀惟平涼有崆峒臨洮有烏鼠積石河外有葱嶺崑崙斯古之名紀然崑崙固弗可睹矣龐大

水竹之間結一茅菴題曰面壁毀溺姑疏以送昏曉無日不在是間也携家南來汎錢唐登草坪度分水嶺入閩游武夷諸峯徘徊歸宗巖皆滿向來山水之願宿痼老態恨此行太晚也

輕舟軟輿上下山水間如在畫圖不知身是遷客也入閩尤勝大都丹厓碧潭隨處而有至於橫嶂絕壁倚天卓立白雲英英卷舒其下剗削點綴疑有神工鬼斧不可名狀每每忘返

清明時節樓船簫鼓行江南道中亦復奇勝三月三日渡江過儀真從陸抵環滁雨中望醉翁亭甚適自此渡淮迺遡黃河登太行陟上黨涉

沁橫汾入晉陽即日將出鴈門入雲中歷覽長城之塞帥諸生較射慨然有北向燕然之志每當意會處未嘗不念東濱同之出巡將及千里往返山川有極佳者大率太行西麓為山西萬山中得一平曠有水處便立州縣城堞外四面皆山真所謂萬壑雲屏也五臺尤靈恠而長松喬木高下森矗如虬龍有與只行樹稍也六月須挾纜都無暑氣尚欲抵雲中觀漢武五將軍出塞之地土醫巫閭然後南還耳

夜歸宿山中晨起觀初日散影遙田滿地皆白雲以軟輿經過瀟瀟濛濛濛濛見城郭此身真在天上演史扁舟亂流如汎瀛洲還坐南榮映從兒于寫漢書一兩段方啜新稻飯一盃此樂恨不與東濱共之往時看海月宿百菊亭扁舟短服出沒浦雲荻花間與知己者奕棋飲酒比一思之恍如隔世

山居新作榭在王華之巔昨乘月登之殊有異境

接道劍閣羅唐巫峽水陸極天下之至險而寔亦天下之至奇俱備山溪上從游樂其於今不忘自歸由廬取倡和之什觀之意未嘗不在仙

華山水間也天下山川可觀者多而可善者少天下之士鄙陋者多者少人之所遇役於事者多游乎物外者少聚而兼有三者其溪上之游乎

道出剡中行崇山絕壑間煙霧氣環擁疊出爛若霞錦東南之奇觀也乃知靈運泰者良有所為恨不得與執事同之俱選十素集

始與親友別離憂慮盈心翹首縱目雖暫為披豁而竟不能攬頓奇勝與所游者相頡頏於編翰間以此愧古人耳

四月七日至長安又半月至寶鷄由寶鷄渡渭始入山歷棧道凡十日以對月一日抵漢中離家至此一百二十四日水陸幾千里蒙被國恩

例得舟車與妻子輩幸免徒步之勞途中過虎牢嶺兩潼關之壯瞻華嶽終南太白之秀觀周秦之故都平賢君哲士之陵墓循漢祖就國之

故道追惟一時俊傑奇謀雄烈令人慨然而思惻然而感忘乎所經之險所之之遠也第恨病餘才思拙澁不能悉見諸詠歌以發胸中之所蘊以是慚負古人耳方正學與盧希魯書

當其適意時或携節陝崇嶺看雲起卧石林聽泉瀑聲久則大笑而別

亭記

吾嘗絕江淮而北行登泰山而望之四方矣昔之英雄豪俊高車大纛馳騁乎名都壯邑之中田夫巷婦噴噴隨而瞻望之以為人神者皆是百年以來唯見斷碑殘壘狐狸窟而烏鴛號其上豈非借之於造物者復歸之冥漠之中乎借竹軒記

尚語山靈待我東歸尚當約同志重游因歷覽海上諸山以盡宇宙之大觀其樂蓋未艾也 俱中山草堂記

濯大江以滌胸中之塵觀名山以窮天下之壯 上蜀王樓

大江之南衡嶽之東山之名者以百數博大雄奇吾得廬山焉 廬山記 踰浙江以東多大山東南極海上尤秀絕其最著天台四明鴈蕩天姥皆穹窿嵒峻為天下奇觀

十五六時侍父北游濟上歷齊魯之故墟覽周公孔子廟宅求七十子之遺跡問陋巷舞雩所在慨然有願學之志嘗在郡城會集林張陳四君子登山絕頂縱談千古竟夕不寐自以此樂乃蘇子瞻死後三百年所無也 方正學事狀

明三才游名山記 吾少也有四方之志思欲如司馬子長縱游天下以大吾觀及官侍從地近職親雖燕南諸山未獲數至焉今茲告歸謂可如志而耄及之雖吳中諸山未及徧游焉靜言思之蓋未嘗不以爲嘆玄敬乃能以使事聘四方既月終南之巔過首陽挹夷齊之高風登華山甲希夷蛻函登嵩山懋少林寺濯驪山溫泉入王屋扣司馬子微之肩三門砥柱龍門伊闕皆極天下壯觀近如兩京畿甸諸山皆遐探遂討搜奇抉怪而又能以文字發之讀名山記雖不識其地若身至其地者可謂善游而能言者矣然吾與玄敬約如天之福假我以年吾方與子比游長江觀廬山瀑布浮沅湘上岳陽樓望衡岳窺瞿唐三峽歷劍閣岷峨入關中覽秦漢故都還登秦嶺慨想七十二君之遺封南出武林觀瀾江湖上會稽探禹穴竹子陵釣臺歷天台雁宕至武夷歎羅浮上韶石望蒼梧九疑而還子肯從吾游乎雖然太湖有山焉是爲洞

天福地願子先之

明徐道潛遊名山記 僕以攝提格之歲仲春南徂出齊魯之郊經淮沛之墟直視平原蕭條千里于時雉雉於野麥秀油油瞻日月之動感東山之嘆雖脊矜傷神未足以振心而惕慮也既而道指東吳彷徨故都樓樓焉若仲尼之去魯也乃遵錢唐薄眺會稽控湖山以爲郭環江海以爲池昔日神宮曉閣板房綺榭之餘或歸然於魯甸徒彷彿於丘夷顧瞻周道不能不爲之興哀也傍引桐江之谿遊泗富春之渚豈惟望風而思其人抑可以樂焉而終其身矣又西南行渡穀水陟常山越餘干沿弋陽山路開泚之瀉主水澄澈則有參差之毛丹碧之石遊條翔沫白鳥棲止可以瑩神而悅心也橫涉彭蠡仰瞻廬嶽其波濤則騰涌奔伏噴薄日月其峯嶸則盤迴峭絕巨接霄漢香爐五老之形瀑布青峽之觀特爲卓詭靈芝異草彌山布谷金符玉冊窮幽極玄信赤霄之神都老氏之玄宮也又西趨九江南望全楚與夫扼巴蜀之喉舌據吳會之上流通五嶺之門戶接雍梁之要樞此其大勢也若乃鎮以衡

游名山記

本集卷之三

三

陽之阜表以武當之山五峯森拔三門凌啓雲霞絢繪紫氣燭耀其中四候蚤暮七曜運行往往與人間殊別爰有黃金之堂白王之祀琉璃爲鋪檀桂爲柱制侔天居勢轍海嶽目所希見窈窕難說又有江漢之波沅湘之流洞庭之湖雲夢之澤千條萬派混原同塗縱貫脉理經帶其間極望浩漫際天薄海陽春獻而百草芳涼風至而兼葭落猿子敷嘯鳴馬成羣魚龍倏忽賜晦互分可以觀天地之變化驗時序之榮悴也故徵水族之饒萃材木之珍論舟楫之利及吹魚之樂九州之內未有踰於此者也然其民俗苦瘠尚利薄義戶無困廩之食人無相固之心雜以山夷輕躁易動非久安長治之國又其山川包絡四要固用武之場聚爭之地也故東望樊口則慕周瑜之雄西顧峴山則感叔子之惠載觀荆門則悲昭烈之績極眺中原則痛武穆之忠山河昔是人物已非心傷嘆矣懷其運如嗟乎死生命也理亂時也命有淡而志無涯時可違而身不逮此屈原所以流亡於江夏賈誼所以憂傷於長沙者也所賴豪賢發憤映帶嶺以番名章縑樂道假竹帛以昭志生人之業

總吳越也採禹穴言巴蜀也後人誤解遂言禹穴在會稽按蜀之石泉縣禹生之地其石杏深人跡不到古碑有禹穴二字李白所書也古人作文決不重複如禹貢曰雲土夢作又雲在江南夢在江北以五言而活千餘里又曰蔡蒙旅平蔡在雅州蒙在雲南亦四字而括千里餘蔡沉等繆云蒙在雅州誤矣

洛有東潞西潞西潞今山西潞州東潞今北京潞河潞有南潞北潞北潞琅瑯靈門南潞在九疑零陵雲夢有南夢北夢見左傳註

羅威嘗受薦使西域由汴道秦入巴蜀出納口歷瀘池逾乾崖緬里之地又轉而之陰山過古輪臺放靈州抵瓜州縱觀先代遺跡乃歎曰子長之遊不過是也於是沿朔波代遵幽薊畧燕趙而歸作西遊錄凡山川人物花木鳥獸與夫土地所宜風俗所尚靡不畢識

崑崙天下山之頂也通天下山之至高處山之起勢處其東面中原也所以江淮河水皆東流也其西而西域諸國也自流沙以西水皆西流也南自吐蕃兩廣水皆南趨也北即沙漠又天下剛春至高之處直

北虎林至海都木鉢子田地地勢又逐漸而低水皆北流南視陰山之地反為極南之境矣以此觀之地形如一亭子中高而四方下崑崙乃其結頂處四下之簷乃四方之國土考其流水可見必皆會同於四海草木子

三月辛丑同徐靖國至愚溪過羅氏脩竹園入朝陽洞蔣彥回陶介石僧崇廣及余子相步及余於朝陽巖裴回水濱久之有白雲出洞中散漫洞口咫尺欲不相見

天水張茂先南昌黃魯直弟叔向建中靖國三年丁卯同來時新雨晚晴同登鍾閣觀白堊之崇峒想少陵之風流歎大雅之不作徘徊久之

朝奉郎新當塗守黃庭堅於崇寧元年四月丁未來謁叔元晚登秀江亭澄波古木使人得意於塵垢之外蓋人閑景幽而奇絕耳山谷集韓城元季雙井黃庭堅同濟石門霜清木落山川高明掃選上冠下奇以志歸山谷石門寺題名

楊億至道中知處州與李起居書郡齊迥在霄漢石磴盤曲策馬征登嵐霽滴衣烟霞滿目

余往歲登山臨水未嘗不諷詠王摩詰輞川別業之篇想見其人如與並世

歐陽率更鄱陽也亦翰墨中異人也繫舟樊口蕭散於寒溪西山之上携此書往來研味髣髴見古人

周走數千里外踰閩嶠涉劍川並朝陽南海之涯出庾嶺下已乃沿章貢奏廬陵道塗水以望豐城縣撫信繼履入于吳中少留錫山家舍航漕渠瞰浙江之濤窺禹穴徑刻谿循天台路以還五六年微跡半天下

山行野宿登高望遠慨然想見古人而尚友於千載

唐李太白周覽四海名山大川一泉之旁一山之阻神林鬼冢魑魅之穴猿狖所家魚龍所宮往往游焉故其為詩疎蕩有奇氣

去年夏中因飲滁水甚甘問之有一士泉在城東百步許遂往訪之乃一山谷中山勢一面高峯三面竹嶺回抱泉上舊有佳木一二十株乃

天生一好景也遂引其泉為石池甚清甘作亭其上號豐樂亭亦宏麗又於州東五里許靈溪上有二惟石乃馮延魯家舊物因移至亭前廣

陵韓公聞之以細芍藥十株見遺亦植於其側其他花竹不可勝紀山下徑穿入竹篠蒙密中豁然路盡遂得幽谷

承論以嵩山之游豈勝跋矣此樂常為山人處士得之衣冠仕宦比其汲汲得如其志不老則病矣雖有登臨之興勉強而為之已不勝其勞也若神完氣銳惟意所適如公之樂者百無一二人也

彭城佳山水魚鱗爭訟寂然盜賊衰少可藏拙寓居去江無十步風濤烟雨曉夕百變江南諸山在几席此幸未始有也

詩編多為河庭君山境物讀之超然神馳於彼矣所居臨大江望武昌諸山如咫尺時復乘舟縱游其間風雨雲月陰晴蚤暮態狀千萬恨無一語畧寫其髣髴耳

遷居江上臨皇亭甚清曠風晨月夕杖屨野步酌江水飲之想味風蕤以慰孤寂

東坡與宋康叔

夢山人一日過于秦冠楚服飄飄平

埃之外子乃翠之由今卓出石岫泛韓江上流登王華東西兩峰之絕

頂俯瞰巨海噴薄千嶺松之廬時皓月初出山虛夜靜少飲披衣共

步以石擊塵左投離洞中若有神物嗥嗥之聲相與驚惟不敢復回慮

倒遂尋舟順流而下泊于越王走馬坪下山人謂予曰于游江湖升廊

廟日談月評得乎山川之名文物之英當為予第之予曰天壽之山龍

翔鳳舞自天而下其旁諸山則主帶軍都連環抱銀山神嶺羅列拱

護勢雄氣固以真皇圖鍾山龍蟠石城虎踞瀾瀾乎大江之險汪洋然

彭蠡之湖地控三山洲分白鷺惟茲形勝寔南北之兩都者次則太華

少華芙蓉明星鴻門之坂長平之坡滌水沮水涇河渭河四塞之國關

中與區太室少室雌嶺之濱左伊右潯昔河沂洛嶽峯幽嶠天壇王屋

備哉周南中華之域太白之山大明之湖三觀岱宗二門天啓石閣梁

父云云幸甚惠山負海臨漳津太公用之而富管氏資之以興蒙羽

東時鍾野西馳左阜鐘靈源萃氣乃玄聖之所生實速肯之閭里及

夫祝融紫蓋之蜿蜒君山洞庭之吞吐金焦京口之奇天目吳越之秘

青城玉壘雲州之外巨廬厭原星辰之裏五羊之羅浮八閩之武夷若

斯者皆謂乾坤之精英萃萬有之神奇吾子亦曾盡得千載未探之玄

而間可泄之機歟山人起而謝曰是乃宇內之大觀吾微夫子之言幾

何不為損彈於粟林而墮於虞人所謬之地耶乃相視撫掌大笑不覺

江雷歛晴東方曙矣遂別去

間與二三友携酒盡出山白鹿城登華蓋山持盃浩歌聲振林木或權

短船具筵宿世論於江水中或呼小奚奴相隨行吟齋軒堂上詩句不

遠古人不欲休當其適意時乾坤空闊竟不知榮辱之代遷而寒暑之

往來也 宋學士集水北山居記

孟秋避暑靈山宮七日甫至見山峰峭拔滴泉飛流越夕雲霞爭變風

雨橫天亦奇矣山房橫入半石為題與木石居四字終日靜坐清風灑

然近巷殘稿

類考

漢武帝既開王母說八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

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有此十洲乃人跡所稀

絕處又始知東方朔非世常人是以前至曲室而親問十洲所在所有

之物名故書記之方朔云臣學仙者耳非得道之人以國家之盛美將

招名儒於文教之內抑絕俗之道於虛詭之迹臣故輪隱遠而赴王庭

歲養生而侍朱闕矣亦由尊上好道且復欲仰挹其威儀也魯隨師主

儀行比至朱陵扶桑蜃海冥夜之立純陽之陵始青之下月宮之間內

遊七丘中旋十洲踐赤嶽而遊五嶽行陂澤而息名山臣自少及今周

流六天廣陔天光極於是矣未若凌虛之子飛真之官上下九天洞視

百方比極勾陳而拜華蓋南翔太丹而棲大夏東之通陽之霞西薄寒

穴之野日月所不逮星漢所不與其上無復物其下無復底臣所識乃

及於是愧不足以酬廣訪矣

天龍錄類考

周迴二千里在兗州奉符縣羅浮山括蒼山為佐命蒙山東山為佐理

南嶽衡山嶽神司天王領仙官王女三萬人山周迴二千里以霍山潛

山為儲副天台山句曲山為佐理中嶽嵩高山嶽神中天王領仙官王

女一十二萬人為五土之主周迴一千里洛州告成縣少室山東京武

當山為佐命太和三山陸渾山同佐理西嶽華山嶽神金天王領仙官王

女七萬人山周迴二千里在華州華陰縣地肺山女几山為佐命西城

山青城山峨眉山嶽神或山西玄吳山同佐理北嶽恒山嶽神安天王

領仙官王女五萬人山周迴二千里在鎮州河逢抱犢山為佐命玄隴

山崆峒山洛陽山為佐理

第一王屋洞小有清虛天周迴萬里王爽所理在

洛州王屋縣第二委羽洞大有虛明天周迴萬里司馬季主所理在武

州第三西城洞太玄總真天周迴三千里王方平所理在蜀州第四西

女洞三玄極真天廣二千里裴君所理在金州第五青城洞寶仙九室

天廣二千里真君所理在蜀州青城縣第六赤城洞上王清平天廣

八百里王君所理在台州唐興縣第七羅浮洞朱明曜真天廣一千里
葛洪所理在博羅縣屬修州第八句曲洞金壇華陽天廣百五十里茅
君所理在潤州句容縣第九林屋洞左神幽墟天廣四百里龍威丈人
所理在蘇州吳縣第十括蒼洞成德隱真天廣三百里平仲節所理在
台州樂安縣

東鎮沂山東安王在沂州南鎮會稽山未與公在
越州中鎮霍山應聖公在昔州西鎮吳山成德公在隴州北鎮醫巫閭
山廣靈公在營州東海廣德王在萊州界南海廣利王在廣州界西海
廣潤王在同州界北海廣澤王在洛州界江廣東廣源王在益州立春
祭淮瀆南長源王在唐州立夏祭河瀆西靈源王在同州立秋祭濟瀆
北青源王在洛州立冬祭漢瀆漢源在梁州

蓬玄洞天一千里在兗州乾封縣衡山朱凌洞天七百里在衡州衡山
縣華山總真洞天三百里在西嶽常山總玄洞天一百里在北嶽嵩山
司真洞天二千里在中嶽峻嶺山虛凌太妙洞天三百里在嘉州峨嵋
縣廬山洞虛誅真洞天三百里在江州潯陽縣九天使者四明山丹山
赤水洞天一百八十里在越州餘姚縣劉樊得道會稽山極玄陽明洞
天三百里在越州會稽縣夏禹採書方白山德玄洞天五百里在京兆
藍屋縣太上所現壇西山天寶極玄洞天三百里在洪州南昌縣洪崖
所居大圍山好生上元洞天三百里在潭州醴陵縣傳天師所居石室
仙壇潛山天柱司玄洞天一千三百里在舒州桐城縣九天司命武夷
山昇真化玄洞天百二十里在建州建陽縣毛竹武夷君鬼谷山貴玄
思真洞天七十里在信州貴溪縣華蓋山容城太玉洞天四千里在溫
州永嘉縣王笥山太秀法樂洞天百二十里在吉州新淦縣蓋竹山長
耀寶光洞天八十里在台州黃岩縣葛仙公所居都嶠山太上寶玄洞
天八十里在容州白石山秀樂長真洞天七十里在容州北源句瀾山
玉闕寶圭洞天三十里在容州有石室丹井九疑山湘真太虛洞天三
十里在道州延唐縣洞陽山洞陽隱觀洞天百五十里在潭州長沙縣

蘇阜山玄真太元洞天二百里在鄂州唐軍縣吳孟上昇處大西山
西華妙洞天一百里在辰州界金鹿山金庭崇妙洞天三百里在越州
縣麻姑上昇仙都山仙都祈仙洞天三百里在處州縉雲縣黃帝上昇
青田山青田大鶴洞天四十里在處州青田縣葉天師居之天柱山大
蘇玄蓋洞天一百里在杭州餘杭縣天柱觀鍾山朱湖大生洞天一百
里在潤州上元縣良常山良常方會洞天三十里在茅山東北中茅君
所居桃源山白馬玄光洞天七十里在朗州武陵縣金華山金華洞元
洞天五十里在婺州金華縣有皇初平赤松觀紫蓋山紫玄洞盟洞天
八十里在韶州曲江縣

地肺山在茅山有紫陽觀乃許長史宅石碓源
在台州黃巖縣嶺嶺東仙源在溫州白溪南田在處州青田王瑤山在
溫州海中青嶼山在東海口崆峒山在夏州黃帝所到柳木坑在吉州
王笥山王梁觀乃蕭子雲宅武當山在均州七十二洞君山在岳州青
草湖中桂源在連州抱福山廖先生宅靈墟在台州天台山司馬天師
居處沃洲在越州剡縣天姥峯在台州天台南劉阮迷路處若耶溪在
越州南樵風徑巫山在夔州大仙壇清遠山在婺州浦陽縣東白山安
山在交州安期先生居處馬嶺在柳州蘇耽上昇處鶴羊山在長沙縣
許君斬蜃處洞真壇在長沙南嶽祝融峯洞宮在長沙北洞靈源在衡
州南嶽招仙觀上峯陶山在溫州安固縣貞白先生修藥處爛柯山在
衢州信安縣龍虎山在信州貴溪縣天師宅勒溪在建州建陽縣靈應
山在饒州北施真人宅白水源在龍州金狗山在慶州慶化縣張女真
修道處閣阜山在吉州新淦縣天師宅龍始豐山在洪州豐城縣逍遙
山在洪州連西山許真君修道處東白源在洪州新建縣鍾真人宅鉢
池在楚州北王真人脩道處論山在丹徒縣毛公壇在蘇州洞庭湖中
包山七十二壇劉根先生脩道處九華山在池州青陽縣寶真人上昇
處桐栢山在唐州桐栢縣淮水上源平都山在忠州鄂都縣陰君上昇
處綠蘿山在常德武陵北章觀山在澧州澧陽縣抱犢山在澧州上黨

游名山記
本總編考
草湖中桂源在連州抱福山廖先生宅靈墟在台州天台山司馬天師
居處沃洲在越州剡縣天姥峯在台州天台南劉阮迷路處若耶溪在
越州南樵風徑巫山在夔州大仙壇清遠山在婺州浦陽縣東白山安
山在交州安期先生居處馬嶺在柳州蘇耽上昇處鶴羊山在長沙縣
許君斬蜃處洞真壇在長沙南嶽祝融峯洞宮在長沙北洞靈源在衡
州南嶽招仙觀上峯陶山在溫州安固縣貞白先生修藥處爛柯山在
衢州信安縣龍虎山在信州貴溪縣天師宅勒溪在建州建陽縣靈應
山在饒州北施真人宅白水源在龍州金狗山在慶州慶化縣張女真
修道處閣阜山在吉州新淦縣天師宅龍始豐山在洪州豐城縣逍遙
山在洪州連西山許真君修道處東白源在洪州新建縣鍾真人宅鉢
池在楚州北王真人脩道處論山在丹徒縣毛公壇在蘇州洞庭湖中
包山七十二壇劉根先生脩道處九華山在池州青陽縣寶真人上昇
處桐栢山在唐州桐栢縣淮水上源平都山在忠州鄂都縣陰君上昇
處綠蘿山在常德武陵北章觀山在澧州澧陽縣抱犢山在澧州上黨

止有頃長安中稍投舒姑而靈變宜城記曰臨城蓋山有姑泉俗傳
 定門之果說言也投舒姑而靈變宜城記曰臨城蓋山有姑泉俗傳
 挽不勤父遠告家比還唯見清泉滿庭而
 云汝好清操乃作此歌泉流雙龍其
 均堂如子日水之積也厚則其大舟也無
 尔無水為瀾汨瀾居例切治投切有味識
 以水投水何如公曰若以石投水如何
 也夫天開穀洛晉曰夫山土之聚也穀
 實有所關以清二神王辛寒之室大亂
 其不測電竄蛟龍魚稽夫循而難毀可
 尊也親而不尊動則叶于智者樂水而
 人靜猶明而水靜則明心靜則水靜
 不流來薪之水女媧之積蘆灰淮而
 夏禹之鑿龍門龍門于古者水為民害
 豈彼水亦流于其玄灑素湮之名
 支黃尚書中候曰堯修壩河洛榮先出
 禮曰夫水近於人亦翫之而多死左傳曰
 人而水以死焉水之為害也下今斯同
 是比漢書曰禹以故實為難也宗族通
 致遠之功尚書曰禹以故實為難也宗
 生通流萬物仁也揚水無以通遠任重
 庭州之室內濬以金銀銅鐵不瀾發績
 出而搜其室試以績龍而波委績績績
 桑之里命氏春秋曰有先氏女子採桑
 里而故邑盡為水身因化桑故命之曰
 有老婦常行仁義有過者謂曰此常
 方反顧也自此視門有血門之變如
 明曰華陽往視門有血門之變如
 時上而為水又萬里曰方諸取水注
 以五石合治之十二月壬子夜半作
 九塗若水雙關似洛宜禾而潤宜黍
 視御者不及遠矣洛宜禾而潤宜黍

水方折者有玉罔折者有珠勺露而滄海寧測
 清水有黃金龍鳳有玉罔折者有珠勺露而滄海寧測
 有餘非于日皆東於監河侯侯曰我將得邑金貨子
 可乎魚曰吾得斗升之水活我且言此言不
 斯流濕之為美豈獨薦於潢汚易曰水為火
 於鬼神可以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
 至于陪尾導嶧家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
 江至于敷淺源導蕩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
 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泮水至于大陸又比
 于海嶠冢導濼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
 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
 過九江至于東陵東流為淮東為中江入于海
 入于河溢為梁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沂又
 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
 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
 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數曰具區其
 曰荆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數曰雲膏其川江
 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數曰圃田其川榮維其
 山鎮曰沂山其澤數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
 曰岱山其澤數曰大野其川河沂其浸盧維正
 山其澤數曰絳潁其川涇內其浸滑洛東北曰
 其澤數曰獫狁其川河沛其浸雷時河內曰冀
 數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正北曰并州其山
 余祁其川庫池嘔夷其浸洸易周禮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
 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

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

魯有大野今高平縣野也晉有大陸今鎮微北廣秦有楊陰今在扶風宋有孟諸今在梁國縣楚有雲夢今在荊州吳越之間有具區

齊有海隅今在濟南縣有昭余今在太原縣鄭有圃田今在開封縣

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今在東海縣有華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

美者有岷嶓虛之琅玕璵璠焉今在岷山縣有珠璣而好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

中有代嶽與其五穀魚鹽生焉今在秦山有魚鹽之東至於秦遠西至於汾國南至於濮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

國狐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極下在北比戶在兩西玉母在四極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南戴日為丹穴今在南海北戴斗極為空桐東至日所出為太平西至日所入為太蒙

武。地。氣。使。之。然。邑外謂之郊外謂之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

河南華山華陰河西嶽吳河東嶽秦山河北恒山江南衡山三巖

古今游名山記 總錄類考

謂山未及上翠微近上山頂豕鬣者屢屢山如堂者密室

者不知堂密之有美樞如防者盛隄巒山墮山形狹者荆荆重

戴石為祖山者山東水澗陵夾水澗水者之石戴土謂之崔嵬

泉一見一否為藏有鏡井一有水一無水為瀾洑

濫泉正出正出湧出也公羊傳曰直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

肥毛詩傳曰所出濫大出尾下今河東涇陰縣有水口如車輪

清且瀾瀾大波為瀾言小波為瀾言直波為徑

下為揭揭膝以上為步帶以上為屨

維舟維連大夫方舟維士特舟維庶人乘舟維水注川曰維

四瀆者發原注海者也

山頂曰冢亦曰巔亦曰椒山脊曰岡山大而高曰嵩小而高曰岑鏡而高曰高卑而大曰扈小而衆曰歸上天下小曰嶽山有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嶭石載土曰岨土載石曰崔嵬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山足曰麓山穴曰岫山邊曰崖崖之高曰巖上秀者曰峰陔隔高者曰岳山坡曰坂山三襲曰陟山再成曰嵬山中絕曰陁未及上曰翠微山屬曰嶧山狹而高曰巒巒山曰隴土山曰阜曲阜曰阿大阜曰陵小陵曰丘見雅釋名



古今游名山記卷之一

西苑 北京諸山泉附

括蒼何鐘振卿補編 廬陵吳炳用補編

明楊王奇賜遊西苑詩 宣德八年四月二十有六日 上以在廷文武之臣日勤職事不遑暇逸 特勅公侯伯師傅六卿文學侍從游西苑以息勞暢倦於是成國公 勇豐城侯 賢新建伯 王少師 義少傅 士奇 榮尚書 璉 濂 中侍郎 驥 少詹事 英 直侍 讀學士 時勉 習禮拜 命以行時少保 淮來自退休承 命偕行凡十有五人又 勅中官導自西安門入聽乘輿馬及太液池而步大監 誠奉宣 聖旨命徧歷周覽從容勿亟於是誠導之循太液之東而南行觀新作圓殿返而觀改作之清暑殿 誠為勇等言二殿皆皇上奉侍 皇太后宴遊之所也 勇等仰瞻殿庭周廡規制高明結構作精密凡所以供奉之具潔清鮮好靡不悉備俯而思惟 皇上之聖

孝皇太后之威福皆古今鮮有遂拜請歡呼萬歲乃降而登萬歲山至廣寒殿而仁智介福延和三殿及瀛洲方壺玉虹金露之亭咸得徧造是日天宇澄明纖塵不作引而四望山川之壯麗草木之芳華飛走潛躍各隨其萬象陳胸次豁然心曠神怡百慮皆淨信天造之佳境而人生之甚適也已而中官傳奉 上命賜黃封之酒御厨之珍命咸醉而歸又拜受 命方爵數行時久未雨忽雲陰東來微雨霑席倉庚如簧和鳴不已眾益以喜相與引蒲勸酬盡醉而出 聞一張一弛文武之道 皇上統四海之廣撫兆姓之衆一日二日萬幾則以閑暇游焉息焉且奉天倫之樂於茲誠宜又俯矜左右執事之勤亦伴之預有今日之適 恩其盛也於是群 欣幸遭遇賦詩者若干人詩總若干首 士奇預侍宴間於茲屢矣是以謹序於卷端云 天順己卯首夏月吉日 上命中貴人引賢與吏部尚書王翱數人游西苑明年亦如之又明年亦如之初入苑門即臨太液池蒲葦盈水際如劍戟叢立菱荷翠潔清目可愛循池東岸北行

榆柳杏桃草色鋪岸如茵花香襲人行百步許至椒園松檜蒼翠果樹
分羅中有圓殿金碧掩映四面豁敞曰崇智南有小池金魚作陣遊戲
其中西有小亭臨水芳木匝之曰流芳又北行至圍城自兩掖洞門而
升上有古松三株枝幹槎牙形狀偃蹇如龍奮爪拿空突兀天表前有
花樹數品香氣極清中有圓殿巍然高聳曰承光北望山峯嶙峋亭律
俯瞰池波蕩漾澄澈而山水之間千姿萬態莫不呈奇獻秀於几窓之
前西有長橋跨池下過石橋而北山曰萬歲惟石參差為門三自東西
而入有殿倚山左右立石為峯以次對峙四圍皆石巖巖巖巖封蔓
絡佳木異草上覆芳茵繆葛蒼翳兩掖疊石為登崎嶇折轉而上巖洞
非一山畔竝列三殿中曰仁智左曰介福右曰延和至其頂有殿當中
棟宇宏偉簷檻飛高插層霄之上殿內清虛寒氣逼人雖盛夏亭午
暑氣不到殊覺神觀瀟爽與人境隔異曰廣寒左右四亭在略之頂曰
方壺瀛洲玉虹金露亭中可歇而息前崖有壁夾道而入壁間四孔以
縱觀覽而宮闈嵯峨風景佳麗宛如圖畫下過東橋轉峯而北有殿高

池曰凝和二亭臨水曰擁翠飛香北至長隅見池之源云是灑玉泉透
迤而來流入宮墻分派入池西至乾隅有殿用草曰太素殿後草亭書
松竹栢於上曰歲寒門左有軒臨水曰遠趣軒前草亭曰會景循池西
岸南行有屋數連池水通焉以首禽鳥有亭臨水曰映輝又南行數弓
許有殿臨池曰迎翠有亭臨水曰澄波東望山峯倒巖於太液波光之
中黛色嵐光可掬可挹煙靄清朝暮萬狀又西南有小山于遠望鬱
然日光橫照紫翠重疊至則有殿倚山山下有洞洞上石巖橫列密孔
泉出迸流而下曰水簾其涼散激射飛薄濺麗取為可玩水聲冷冷然
潛入石池龍昂其首口中噴出復潛繞殿前為流觴曲水左右危石盤
折為徑山畔有殿巖巖然至其頂一室正中四面簾櫺欄檻之外奇峰回
互茂樹環擁異花瑤草莫可名狀下轉山前一殿深靜高爽殿前石橋
隱若虹起極其精巧左右有沼沼中有臺臺外古木叢高百鳥翔集鳴
聲上下至於南臺林木陰森過橋而南有殿而水曰昭和門外有亭臨
岸沙鷗水禽如在鏡中遊覽至此而止大官珍饌極其醇飽以歸夫一

張一弛文武之道賜遊西苑有弛之意焉張可久而弛不可多以歲計
之弛纔一日則又未嘗不致謹也於是乎記

弘治丙辰秋七月望屬謁 陵還時宿雨未收黑
霧蔽空至沙河亂流而渡馬驚攆驚任其所之依山而邁已四鼓矣逮
明見樵者問焉曰此距西湖不遠同行者少司徒岳陽劉公時雍少司
馬東萊李公守貞少司寇樂安謝公維章少廷尉山陰王公明仲暨予
為五人相與笑曰西山之約久矣輒以事阻今乃偶出是途非天假耶
遂乘輿而往可二十里巒峯明秀風景悠然鍾聲隱隱出林表漸近則
長堤繞湖夾堤而北綠雲網緝荷香襲人堤盡崇門威闕臺殿突兀曰
功德寺也入寺坐東禪堂有老衲刺刺道 宣廟頰幸斯地天語神踪
宛然在日已而窮西湖之源折而益西五里有一亭倚山山麓俱石石
竇出泉匯成大池波翻如鞞轉洞見其底每水珠出累疊連貫而上方
止其下蓋有伏流也行轉山腰迤邐而去十里則曰香山倚山有新莊
門館嚴整初種竹亦茂密渠水環除鳴澗瀧不已主人好客延坐久之

又行里許疊石為磴道約數百十層乃香山寺也有軒頰曰來青少憩
而食坐見兩山迴合平曠外行飛鳥出沒於雲間下軒循寺門有泉出
殊迅石橋跨之其流入西湖焉出寺日晡又二十餘里曰平坡寺嶺高
而曲折寬坦不覺其峻也寺在巔一目千里俯瞰諸山若蟻垤然諸公
分室而宿夜半松風滿耳山煙撲窓寒氣逼人若有若剛風境界則山之
高可知矣逮曉清霽因散步躡蘿磴而上每峯開建殿宇門廡房戶甚
設如是者七所次第其峰而崇構疊出環崖迴合形勢雄壯僅日半而
歷諸勝境風物撩人興不能已每對景有作諸公輒屬和之嗚呼際文
明之代會風日之清乘途然便經形勝之地振大雅之音鳴治世之隆
具有諸公之作在余不足言也

明李東陽行誦弘治癸亥冬十月予有事于 申邸之園園在都城
五十里蘭山之麓丙申出郭沿官河北隄並西湖至甕山園靜寺憶昔
所登晶菴者停有輿綠石磴而上則有平麓新構屋前後櫺比層波遠
樹平田曠野已不復見慨然感之乃速去轉湖西入功德寺寺蓋宣德

開所建甚弘敞後殿尤極精麗殿柱及藏經筒皆鍍金錐金者布純金為地盤綵其上以錐畫之為人物花鳥狀若繪畫然又有刻絲觀音一軸懸于梁際刻絲者以絲刻為畫非繡非織別為一法宋元間有之其法已不傳僧云此 禁中所賜者予三十年前見之猶鮮好如故殿後有昆虛閣成化間曾成靜者開南京報恩塔為 文皇募施天下所建為層九以丈計者三十時蓋有副塔在焉因上疏乞以舟載而北置于茲地後為臺諫所劾不果就而進茲閣閣所建八角高七八丈而已時予塔行聖公孔聞詔問予茲行其塔閣幾許族子鄉貢士恭敬拂膝先往太常少卿喬守提學御史陳玉皆以職事出因會饒知德于此乃與偕南至玉泉亭 宜廟所駐蹕處寒不可軟勻而既之又至華嚴寺寺有洞五其下洞鑿為方室深可二三丈東壁有元耶律楚材詩刻尚存壁崖上數折徑徑窄窄是約半里許至絕頂有一僧結草為衣出洞避客因憐予嘗數游實不知有此洞吾子先時為童從予游忽自上題下字更有佳處自是始知之而今不可作默然自傷者久之旋降至下洞欲往香山日已曷知德還宿功德亭獨獨西南可十五里歷重岡入杏子口至善應寺宿焉下西擬登平坡山雨不絕僕隸皆畏莫敢進予決策徑往出門而齊乘輿入雲霧左右顧澗水深不可測數折始及寺寺乃元故刹宣德間修之改名圓通斯石為址凡為殿五層最上有小殿極峻險前俯巨壑無涯際僧言每日霖則見都城九門三殿皆隱隱可識真一方奇觀予昔所未到幾為辭議所尼為之一快寺距 申園不數里既竣事日復景不可歸乃循翠微山而北求所謂香山者再失道抵暮始至因宿永安寺東青軒軒居山半俯瞰巖樹色青黃相雜僧曰山中授衣候惟此耳戊戌備觀寺宇中鑿石為磴數十級僅容跬步其峻峻下且半進退不可幾若韓昌黎華山絕頂狀乃巡歷而上其巖閣崇巖與平坡並時出自北門綠崖二里許至洪光寺地益峻上有碑稱成化間大監鄭同所建凡費銀七十萬兩因詢知香山為正統間太監范弘所建此是倍其費當益多然不可紀也降而東北十餘里由華嚴山後進諸公主園入金山口復過功德

不入折而北西登妙應寺凭欄望湖水如圓靜舊址而空濶過之東北行二十餘里又北至靜虛觀登上山山可百步高四五丈有樹數百風簌簌有聲髮盡豎不可久駐亟降至畏吾村墓舍少憇而還噫漢之五陵唐之曲江皆神州名勝地詞人墨客動侈言之西山為 本朝勝槩予寔京產顧限於官守不得時至自備真臺閣以來如茲遊者僅一見而已孤登獨眺固不若群遊眾樂之為慷慨舞雩童冠非仕者所有事信宿之際為興已不齊則是行也誠不可以不紀

西山 西山自太行聯亘起伏數百里東入于海而都城中受其朝靈秀之所會吃為層峰巒為西湖湖方十餘里有山趾其涯曰甕山其寺曰圓靜寺左田右湖近山之境於是始勝又三里為功德寺洪波衍其東幽林出其南路畫叢薄始達于野乃有玉泉出于山噴薄轉激散為谿池池上有亭 宜廟巡幸所駐蹕處也又一里為華嚴寺有洞三其南為呂公洞一窺深黑投之石有水聲數步不可下竟莫有窮之者又二十里為香山樓宇臺殿與石高下其絕頂勝甕山其泉勝玉泉又二十里為平坡寺俗所謂大小青龍居之迥絕孤僻其勝始極而山之大觀備矣成化庚寅四月之望刑部郎中陸君孟昭與客遊之晨至于功德寺南至于玉泉又南至于華嚴又西南至于香山坐而樂之曰美哉山乎而不得在西湖之旁造物者亦有遺技乎或曰其將斬於是或曰物固然爾造物者何容心哉因相與大笑望平坡遠弗至乃循故道歸過甕山登之孟昭曰維西山實勝都邑不可闕好事者之跡缺官有守士有習不得嚴探窟到于旬月之頃取適而止無留心于茲蓋有合于弛張之義者不可以不記

玉泉山 玉泉山在都城西三十里最號奇勝常欲遊未果正統四年臨川王時彥泰和王行儉約予往遊並轡西出阜成門望西山如屏幃層列翠出天半馳十餘里至豆腐閣上高柳數株可蔭休少憇其下周視野次平衍如席麥畦較龍相間麥苗方生長寸許頃之造山下崇真觀觀外小澗環流澗橋環循岸西得清淺處以渡道士王希言引入山門遍覽殿廡依巖壁為之不甚弘敞從東廡轉入小方丈

頗高爽其前紫石為臺臺下甃方池水煦然黑色冬夏不登耗池上有
小室揭其楹曰靈淵齋後一小池深尺餘泉涓然流溢其中道士取
給焉餘流入于溪觀畢出坐靈淵池上清風徐來涼滿衣袖命具酌酒
飲之遂導予四人者公淵詣金山寺洞道欹窄僅可步水清見底其中
白石磷磷既至寺出抵一笑庵觀龍洞洞方廣無尋丈旁有石穴深窅
莫可測菴中老僧高頂雁眉長身竦瘦如野鶴希言云自朝鮮浮海而
來常宴坐洞中夜有異物現光恠怙不怖畏蓋澹然忘世者欲入華嚴
寺觀泉支流不果徑至泉所泉上有亭 宣宗命構以備臨幸亭下甃
石為池泉側出石罅中鑿石為龍吻吐之池前為石橋水從橋下出為
長溪曲折流三百步許瀄為西湖秋高氣清泓泓激湔湔水光浮天浩然
一白亭後三頂址皆石無大樹相傳上有昔人遺跡寬可坐數十人俗
傳洞窟嘗息於此名呂公洞相與酌泉飲之泉味甘冽水骨霜齒行儉
領二客坐洞中遍觀遊者題名而下遂歸經聖寺寺前松柏行直如引
繩其間臺殿甍栊飛動金碧照人稍東度青龍橋橋下水聲如雷連遞

茲湖堤以行湖畔野樹向搖落枯荷殘葉穢賴洲渚間堤下皆水田稻
多未獲瀾望如黃雲宛然有江湖景趣使人心目開爽頓忘鄉土之思
相遊嘆茲遊樂甚昔明道程子以幼聞泰山奇秀在鄆縣未得遊覽踰
冠登第即請為是縣主簿求以償其素志一旦遍遊諸山賦詩以歸并
自為記豈非山水奇勝誠仁智者所樂與茲泉近在都邑來觀無半日
程吾黨列官禁林職務清簡優游而不果今喜得乘休暇以酬夙昔
之願不負泉石之勝茲非幸歟用次第遊覽所經而為記

北統京師雄觀也予自童時嘗嬉遊其勝比長登什身繫于公無因
而遂者屢矣今年九月七日偶休暇即連二三友聯鑣出阜成門指山
以望則烟霏杳靄近遠參差舊路恍然如夢綠溪而北境漸開豁梵寺
仙宮盤列掩映廊廡亭榭之覆麗丹雘金碧之輝煌殆不可數計又二
十里為西湖即玉泉所潄者石浸岡坡澆漾一碧堤之東則稍畦千畝
接于甍山之麓上有寺曰圓淨因岩而構甍為石磴數尋遊者必拾級

聚足以上絕頂有屋曰雪洞俯面西湖之曲由中而瞰曠焉茫焉如駕
遠翻凌長空予與客浩歌長吟舉酒相屬時天高氣清木葉盡下平田
遠村綿亘無際雖不出咫尺之間而騁眺于數百里之外群峯拱乎北
眾水宗乎東盪胸釋形將與寥廓者會已而客進曰此地美矣西山之
勝恐未止於是夫登高不躡其顛臨深不窮其源要非好奇者於是復
命駕西往踏長橋渡盤渦又五里抵玉泉山下泉出如沸有亭焉
宣皇駐驛之所清為池清可鑑毫髮扣之而金石鳴灑之而風雨至其
龍愈遠其勢愈冲激瀟瀟所謂西湖之源也岸則檜栢松杉之蔭鬱洲
則芰蒲菱荇之儂敷幽龕古洞行宮荒臺又爭奇獻秀於左右予乃踞
大石濯清流頹乎其既醉浩乎其忘歸不知世間何物可以易此樂也
夫西山之勝雖非一日所周然甕山之高曠玉泉之幽遠其大率已得
之矣抑何必陟嶺吮披蒙翳如欲說之數月山行者然後為快邪且茲
山自唐虞以來下上數千年或為列國或為名藩或割據于英雄或侵
併於夷狄咸未有一統如今日者豈天固遺之以壯我 國家哉

予聞西山之勝久矣而未獲一遊正德丙寅
三月之望御史熊君士選戶部員外郎李君獻吉招予往遊出城西北
行二十里至青龍橋其下民廬頗稠花柳隱映水鳴東作坊與予謂士
選此何異於江南也折入里經回龍春復折而西隨行兩僅足不及馬
與士選緩轡俟之二里抵西湖湖中萍荇滿濼交青布綠而野禽沙鳥
翔泳於水光山色間皆悠然自適人言每盛夏荷開雲錦滿湖尤為清
絕沿湖行二里遠功德寺寺舊名護聖其前有古臺三三相傳金元氏主
遊樂更木之處或曰此看花釣魚臺也寺極壯麗中立二穹碑其一
宣宗章皇帝御製建今寺文其一元氏舊物字皆番刻莫能識僧錄覺
義洪公速登毗盧閣崇可數尋凭欄而眺一寺之勝攢聚目睫蓋寺倚
山而創寺西 景皇帝陵及 尉悼王墓在焉午燕淇公山園適獻吉
與兵部郎中李君貽教主事王君伯安偕至遂共飲花下獻吉前此嘗
遊功德寺寺左甍山之陽有元耶律楚材墓楚材有詞刻華嚴洞壁出
寺西行數百步至玉泉山金章宗嘗建行宮今廢西南一洞不甚深廣

山之北麓鑿石為螭頭口出泉瀦而為池即所謂玉泉其形如規瑩澈深觀樹飲之甚甘上有亭宏敞可憩其東石梁橫跨泉由之東流入湖經大內注都城東南至大通河為京師八景之一西南行至補陀寺寺在玉泉山半門內有呂公洞廣僅丈許深倍之僧云仙人呂洞賓常遊此寺之右躋石級上望湖亭峰巒拱湖水巨其前儼如匹練士選伯安皆留詩亭上獻吉謂予宜有記惟西山為京師之勝而玉泉又西山之勝蓋其潤澤滋澗溥及天下固一國脈之所在也中間不幸據於金元干戈相尋大夫士能遊而載之文翰者不一二見今逢至理予輩得以暇日遊燕笑詠於斯其幸大矣而烏可忘所賜耶

暇遊也乃十月朔與南陽翁君聯纜出阜成門西行時北風撲面甚急道上之草已黃惟霜林紅葉如錦可詠二十里至田村解鞍小飲西北風益橫馬不肯前痛鞭之又二十五里度石梁半里下馬西行閱蓮花池水半涸敗荷間有存者池故遼金時竹林寺基土人嘗於其下得敗垣石井古云桑海之變有以也緣麓上至香山永安寺寺舊名甘露前

有泉橫流清駛飲之者若甘露然左覺義振威借書記宗林出遊遂共度石梁其下為方池正統間嘗遣中官以金魚數十投其中今巨者盈尺聞復聲輒潛不見又上登金剛殿後有古椿六離立若人殆前朝物又上由畫廊登慈恩殿其右為香爐岡岡之上有石宵爐岡下二石突出口蟾蜍石皆以形似得名也又有丹井二相距丈許傳昔蔡井時嘗得丹砂故名今寺僧皆取及於此歷藏殿至宗林房前有夢感泉僧言金章宗嘗至其地夢矢發泉迸且起掘地果得美泉後僧以泉淺浚之遂隱避屋西上路峻隘與翁君假僧杖扶之曲折數百步至虹光寺寺據山頂短垣遶門地悉甃以石寬平可坐茲山之勝一覽俱盡而西湖咫尺在望令人渺焉有故鄉洲渚之想入寺觀千佛殿殿圓製極工成化初創於中官中官高麗人也嘗見其國金剛山有圓殿故移其製於此經觀音閣讀先師學士程公所撰碑閣之左曰來青軒其妙不減洪光而其前著金章宗祭星臺也予欲登以日暮不果

正德庚辰夏四月七日余與台守顧華玉游西山白阜成門出沙塵障目凡四十里至山之南麓度石梁始與沙壤絕午飯遂步巖尋平坡寺歷道峻又凡屢却而息臨曠東望則城闕渺在烟際南平沙萬里非目所到入憇僧室乃降從杏子曰東北山行十五里經寺凡百出廣原復西入群壑為香山有大叢林其樓閣垂兩崖廻曲翺起四望璀璨乃懸級而上有玉泉從石面墮聽之琤然至佛宇循閣檻重階旋折上下皆遍仰眺木末見游客緣壁蟻上不絕向夕散坐廣庭月在西嶺崇閣之上氣爽神發覺焉若出人間世矣明日下山東行經窄堵石浮圖巖轟若林立岡麓相望皆寺徑出盤迴峰忽前聳有松連大道度石梁緣廣垣而入有寺曰碧雲封山穴泉規制踰等盡天下之工巧乃大常侍樂丘也北行五里從卧佛寺入山一里許有石澗澗旁又徑緣普福菴半里有五花閣林木蒼鬱山隙一小寺寺側有亭兩泉合流于前一出巨石下一涓涓流細石間莫知其來與客環坐于石流觴而飲泉上有蹊望之若窮而隱隱復有樓閣莫能至也遂出山東北

行五里至華嚴寺寺後崖壁多空洞皆有徑可達惟下洞深四丈餘廣二丈石環斷為榻耶律楚材有詩鐫壁間去二里有大佛宮曰功德宜皇幸幸歟西山之東麓盡處也出沿西湖堤十里入沙路又十里入城

明周汝璣西天記 永樂己亥秋余以事至范陽之懷玉鄉友人張叔豫告予曰鄉西北山水秀異有石經洞為學佛者所若名曰小西天蓋往遊焉越明日從一僕出獨樹村北行四里許兩山對峙外隘內豁小溪中出石峰參差如犬牙水觸石流深然有聲淙淙前行十餘里有巨石數十橫布水中躡之以渡登平岡而望四山多離絕之勢峰巒峙立如書空之筆者不可勝數其中一山若火燄而草樹稠茂問諸牧童知為白帶山而小西天之境在焉迤邐至山麓壁立似不可登徐望之有磴道循山之偏脊直上行者前後頂踵相接凡三憩息始及山之半有石室題曰義飯廳碑志云唐乾符中僧藏黃所建欲俾遊者至此不必齋糧也由廳前折而東鑿石為道廣不滿尺橫于山腹者一里許將折

此乎還坐東軒靜幽爽俗迹所不至出所攜具以飲兩童子侍客益恭爵數行一童歌以佐酒歌詞皆古道人遺世離俗之意客亦欣然以樂也習禮曰樂必有詩遂取陳伯玉白玉仙臺古丹丘別望遙之句為韻各賦二詩酒罷出南行一里至天王寺寺宇亦敞有臺頗高在殿後遂升臺汎覽都畿山川之勝其北崇山大嶺縣巨重疊東環大海西挾大行其南百里則軒轅之舊都而俯視江淮如在階坳之下者壯哉乎京師天之所啓也又念東南數千里皆平曠沃壤使民悉得耕桑其間而無天時人事之虞上可以禪國計下可以紓遠郡供饒之勞也眾四顧喜不以降而觀於浮屠之址問僧此寺所初始不能言也僧指其南廢丘隆然而峙者曰此堯之蕭太后耕臺也問唐太宗憫忠閣故址指其南三里所而今漫滅為平蕪之墟矣則相與嘆曰衰狄不能以禮率家而恣婦人之欲如此無足怪太宗以蓋世英武而勤遠畧蓋至此而悔心之萌則德之不能已也豈非仁明之至哉顧其遺跡已泯沒後之人欲一見而不得豈不可以為太息也哉夫北京據天下之最勝也

自余至三閱歲矣未嘗得斯須之暇以縱覽國門之外間歲一再隨眾出此門皆以公事迫促又隆冬感寒風沙眯目數十步外無所見則與未嘗至者何異也故仕守職而有得於一日之暇幸也暇而得馳意於遊觀又幸也遊而得偕其同志於所可玩可感可樂無不有焉幸之尤也余三歲而始得其尤幸者不可不記故歸而悉記之

衡李世賢兩太史尋九龍池跨馬迤西山而南絕小欄澗水騰沸石齒間馬為之前却踰欄望前峰巒之失道徑茂於入灌莽中遇樵者指示乃竝高阜東南行不五里忽聞雞犬聲出谷中相顧異之俯瞰得委巷草舍隱然成村詢之乃陵卒所居池適在其南未至池石瀨澗北流入溝澗稍寬處輒有蒲葦蕭蕭為深游其下自朱門入池方廣踰十丈重垣護之覆以黃甍石球九龍首歎西垣下呀然張頰噴泉沫入池有聲冷然相應池上石壁千仞巖削如斧鑿痕泉脉出其中山脚為小石方井識泉源檜竹桃柳夾池東西一峰蒼然峙其南池中影沉沉紺

寒門稍東為月關洩水水宗出關東為小渠過石梁乃縈迴西入山下田即前所見者予與兩太史命從者下石磴以碗承龍口泉飲一勻味甘爽毛骨森然聽陵卒道文廟駐蹕泉上事久之乃去

古長城下縱觀奇險阻虜出沒往來際徑徘徊慨嘆欲問元順帝北適之道而當時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治久矣北觀大漠平沙漠草浩浩無人行跡令人有豺狼齧臂單于之感當先帝休養華夷虜不敢少有問塞上何如事邊吏日持名籍軍門報諸歸臣無他事軍士往往抱稚子牧雞豚或挾弓矢獵狐兔為樂南有孤竹山攜椒漿馮石上歌西山之章思起孤竹君二子者與之游而不可得涕泗交頤竟悵然而返時走碣石最高峯西望連巖窵谷大麓多虎豹能照所伏游東則大海浩渺與天無際隱隱數是鷗泛拍洪濤巨浸中茲其有食沆瀣挾日月跨虹蜺招之倘來相與共游八極之表者乎

景為都城最死後為一粟軒軒名會西野亭士題軒前時以巨石西關小門門隱花石屏屏北為聚星亭亭四面為欄檻以石遊者亭東石盆池高三尺強玄質白章中凸而坎其旁云夏用以沉李浮瓜者亭之前後皆盆石石多崑山太湖靈璧錦川之屬亭少西為石橋橋西為兩花臺上建石鼓三臺北為草舍一楹曰希古桑樞甕牖中設藤床石枕及古瓦瓊甍之類草舍東聚石為假山四峯曰雲根曰蒼雪峰曰小金山曰壁峰下為石池接竹以溜泉泉水涓涓自峯頂下竟日不竭僧指為水戲臺南為石方池貯水養蓮池南入小牖為槐屋古樗一株枝柯四布蔭千階除俗呼龍爪槐中列壘墩四槐屋南為小亭中度鸚鵡石其重二百斤色淨綠蓋石之似玉者凡亭屋臺池四圍皆編竹為藩詰屈相通花樹多碧梧萬年松及海棠榴之類自一粟折南以東為老圃園之門曰曦先曦先北為容春冬月以藏花卉春東為春意亭亭四周皆榆杜桑柳叢列密布遊者穿小徑偃仄以行亭東為板登橋橋東為彈琴處中置石琴上刻曰蒼雪山人作西為下基處少北為獨木橋折

景為都城最死後為一粟軒軒名會西野亭士題軒前時以巨石西關小門門隱花石屏屏北為聚星亭亭四面為欄檻以石遊者亭東石盆池高三尺強玄質白章中凸而坎其旁云夏用以沉李浮瓜者亭之前後皆盆石石多崑山太湖靈璧錦川之屬亭少西為石橋橋西為兩花臺上建石鼓三臺北為草舍一楹曰希古桑樞甕牖中設藤床石枕及古瓦瓊甍之類草舍東聚石為假山四峯曰雲根曰蒼雪峰曰小金山曰壁峰下為石池接竹以溜泉泉水涓涓自峯頂下竟日不竭僧指為水戲臺南為石方池貯水養蓮池南入小牖為槐屋古樗一株枝柯四布蔭千階除俗呼龍爪槐中列壘墩四槐屋南為小亭中度鸚鵡石其重二百斤色淨綠蓋石之似玉者凡亭屋臺池四圍皆編竹為藩詰屈相通花樹多碧梧萬年松及海棠榴之類自一粟折南以東為老圃園之門曰曦先曦先北為容春冬月以藏花卉春東為春意亭亭四周皆榆杜桑柳叢列密布遊者穿小徑偃仄以行亭東為板登橋橋東為彈琴處中置石琴上刻曰蒼雪山人作西為下基處少北為獨木橋折

而西曰蒼雪亭亭下為擊壤處有坐石三踰下基處為小石浮圖浮圖東循坡陁而上凡十餘弓為天堆山上為聚景亭上望北山及宮闕歷歷可指亭東隙地植竹數挺曰竹塢下山少南門曰看清入看清結松為亭踰松亭為觀瀾處自聚景而南地勢轉斗如大堤遠望月河之水自城北透迤而來下觸斷岸有聲潺潺別為短墻以障風雨曰考槃榭出有清西渡小石橋行荒蕪中回望二茅亭環以葦樊隱映如畫盤旋而北未至曦先結老木為門曰野芳出曦先少南為蝸居東為北山晚翠樓樓上望北山視聚景尤勝出樓後為石級乃至樓下蓋樓據高阜為之故下視若洞然樓下為北牕牕懸藤藍僧每坐其中以嬉蓋番物也樓後出小牖為梅屋益梅一株花時聚觀者甚盛梅屋東為蘭室室中薛蘭前有千葉碧桃尤北方所未有者死主道深性疏秀通書宣德中住西山蒼雪菴賜號圓融密宗師而自稱蒼雪山人後歸老乃營此自娛能者頗寡而獨與予善故輒記之以示夫未遊者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四 凡都會多勝槩若歐之終南洛之龍門建康之牛首臨安之吳山皆為古今登眺遊觀之地今留都之勝雄峙江南北都惟西山為最其崢嶸壯偉雖不逮陝洛諸山而奇峯怪石幽泉邃壑茂林澄湖與夫琳宮仙梵輝映金碧真天府之佳麗一方之奇觀矣余居京數載未能一至今年春二月果庵侍御謝君將出按西廣謂茲遊不可負已酉臘辰偕李鹿巖楊後江張東沙暨余四人聯轡出平則門行可數里清風徐來塵意灑落遂遵湖堤繞村徑後先惟意行歌相答舉

吟間樓臺鱗次出沒烟靄若非人世所有者午至功德寺主僧汲泉瀹茗酒數進起陟英廟行宮已迺促騎西往綠崖攀磴穿雲霧間溪花石竹幽芳襲人徐憩玉泉登望湖亭撫看花亭道傍諸利不能遍歷惟聽主僧談名耳頃至碧雲下窺巖洞松風如沸瀾有奇趣復尋絕壁得小亭泉可飛觴箕踞酣歌時日已半暝餘興尚濃復還功德載歌載觴主僧俄出陽明紀遊二律讀之瀟灑然遂各用韻賦數首二鼓宿禪塔群籟聞寂惟聞四壁山鬼聲詰朝易故道東行經耶律楚材墓弔焉午駐一野寺飯而出且眺且旋抵都門燈火煌然矣

長春宮在今北京城西南十里金故城中白雲觀之西也元方士丘真入者與其徒皆居於此當是時琳宮秘宇儼於王者今其宮既毀獨其遺址之存據平陸巍然以高登而覽之猶足以盡夫都邑之勝蓋其東則都城臺闕府庫之壯榮光佳氣輝然燭乎天表其南則蔚然原陸而薊門高丘之間荒臺遺沼之可見者皆昔者遼與金所嘗經營其間者也其西則西山之崖雄峻拔而出蒼翠紺碧之色隱然烟霞之中其北則連山崔巍雄關壯峙凡仕於朝與居于城中者蓋嘗知唯閒暇登覽於此而後得之也是時

皇上親御六師於陰山大漠之北故凡居守侍從之臣皆優游無事遂相與游焉既周覽而樂之因又以知夫國都之壯且險誠天府之國也蓋都城西北諸山皆起自太行綿亘屬于居庸出榆關礪石至遼以東而後止豈天之所以限夷狄而安中夏者固在此邪然自五代至宋三四百年之間皆夷狄竊據其中故其禍害終末世有不能免者及元之興又百年然後 聖明受命攘除而剷削之其民既安養生息熙熙以樂夫太平之治而上方振耀神武於窮荒萬里之外於乎其為生民社稷久遠之慮者蓋深矣

梁氏園在今京師西南五六里其外有舊城舊城者唐藩鎮遼金別都之城也元遷都稍東於是舊城東半遂入于朝市間而西半猶存號為蕭太后城即梁氏園所在也蕭太后者遼后皆以蕭為姓有子為帝則太后居宮城統部屬故其亾也末帝淳之妻猶得獨存稱太后以至其國踰年乃滅也或謂此雖遼金都城而非唐藩鎮城不然也唐時此為范陽藩鎮安史反後改名盧龍而所治幽州薊縣不改今移薊以名州移盧龍以名衛各去此數百里其實唐之盧龍與薊在此也得非唐藩鎮舊城乎稽諸史志遼金初未嘗創建都城其城僅存土爾薩皆為人取去其土皆真黃土人取之和煤炭以燒亦近遠在日嗟乎昔之在此地者以臣叛主用夷猾夏自唐中葉迄元季世七百年矣小而鼠拱豕伏大而虎吞龍亢孰得窺之哉天旋地轉

移事改而儒夫堅子持益鍾以斷甃掘土焉就其構樓櫓立麾蓋暗鳴
叱咤之故處而宛埋哭泣引拂掩袂焉因其頽垣墮堵而增高補缺以
障朔風延夕暉菽羣芳於是昔僑得以息朝署之迹墟林野之興焉俛
仰古今感慨多矣是日園中牡丹皆半謝蓋京師氣候牡丹開於穀雨
後於候為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之間予往乃立夏初故已過也同
遊者柯學士孟時因有龍槐共酌其下而歸去時微風埃中道憇一寺
正統中太監僧寶所建非數萬金不能成僧寶沒于土木有像在寺歸
時風止過 太宗潛龍時所建天王寺其規制視前寺僅三之一云

明 賜公卿大臣以次遊西苑
是日早朝退召見文華殿賜宴殿之西廡而出遂由西華門而西可百
步許入西苑門即大液池之東南岸也池廣數百頃維時雨初霽旭
日始昇池之上烟霏蒼莽蒲葦茂茂水禽飛鳴遊戲於其間隔岸林樹
陰森蒼翠可愛心目為之開明迺折北循岸而行可二三里至椒園園
內行殿在叢樹中殿之北有釣魚臺南有金魚池水清澈可鑑一茶而

出又北行可三四里至圓殿觀燈之所也殿臺臨池環以雲城中官旋
開門以入履階而登殿之基與睥睨平古松數株高參天眾皆仰視時
則晴雲翳空炎光不流暖風徐來花香襲人眾皆倚睥睨而窺其西以
舟作浮橋橫亘池而北則萬歲山在焉又茶而出北渡石橋以登茲山
山在池之中磊石為之高數千仞廣可容萬人山之麓以石為門為垣
門之內稍高有小殿環殿奇峯怪石萬狀悉有名卉嘉木爭妍競秀琴
臺棋局石床翠屏之類分布森列峯有最奇者名翠雲上刻御製詩琴
臺上橫郭公碑擊之皆鏗鏗有聲遂沿西坡北上有虎洞呂公洞仙人
菴又上有延和有瀛洲有金靈皆殿名瀛洲之西湯池之後有萬丈井
其深不可測由金靈折而東上絕頂則廣寒殿也高廣明觀四壁雕彩
雲累萬結砌而成觀畢復出徘徊周覽則都城萬雉烟火萬家市廛官
府僧寺浮圖之高傑者舉集目前近而太液晴波光雲影上下流動
遠而西山居庸疊翠西北帶以白雲東而山海南而中原皆一望無際
誠天下之奇觀也久之東下至玉虹又下而南至方壺至介福皆與延

和諸殿相對峙而方壺瀛洲則左右廣寒而奇特者也路運繁迂臺閣
岩洞之屬不能具覽又下至山之東麓過石橋復折北循岸數百步至
九間殿門外繫五六小舟稍北有船房昔龍船其中又北行數里至北
闌上橫小亭釣竿數十線餌具備垂之清流嘉魚紛集又茶而起沿池
之北岸而西西盡復折而南有蓄水禽之所二相去數里皆編竹如廳
下通活水落岸以觀鳥皆翔鳴又南至浮橋西園殿對岸也有公所太
監苑入坐供以湯餅復出而南數里至小教場觀勇士習御馬又西南
至小山子名賽蓬萊入其門有殿殿前一池中通石橋東西二小閣
立水中橋南有婆羅樹人所罕見殿之後復有三殿其階益上益高至
絕頂則與萬歲山相望絕頂下至第三殿之前蓄水作機噦其下
有水簾洞洞之中作金龍其水下而觀之連珠掩洞形稱其名龍口
中亦噴水水皆從前殿基下陰渠之內過而至於其殿之前鑿石為曲
渠復作龍頭於其西水至出龍口旋繞而東可以流觴者眾坐玩久之
太監劉摘新杏分啣諸人人各摘奇花插於鬢又一茶乃循故道出東

辨名記
南行數里至小石橋橋上有亭過而上崇峻為南臺臺之中有行殿殿
之南門外臨流作小軒眾皆坐息軒中少頃太監遣人邀入殿之東廡
赴所賜燕叙坐以位器什貴重品味豐潔太監諭旨勸飲中官庖臣循
環獻酬酒既芳冽杯復連引既久眾酣醉遂趨出太監亦皆出至橋亭
追余與姚侍郎等數人還坐亭中復諭勸且曰諸君宜知此因復酌數
巨觥予輩遂大醉折北出西苑門從吏扶掖以歸已曠時矣

阜漫漶不可辯疑焉據史記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新序通鑑皆
言築宮無臺字後漢孔文舉謂昭築臺以死隗梁任昉謂臺在幽州燕
王故城中土人呼賢士臺亦為昭賢臺始有臺名而無黃金字李善引
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其上以延天
下士水經注云涿安縣有黃金臺遺址沿久或訛而此地亦據圖經得
名耳因謂客曰嗚呼自昔建邦廢土君於茲者不知更幾姓閱幾代興
衰互變應滅無紀而燕昭敗亡餘孽乃猶以好賢名記不朽至今過故

址者尚挹流風焉韓子謂事有越百世而相感者其謂是耶夫燕之仇
于齊也舊矣一得樂教以寄國政遂能結趙以約四國河北之地掉臂
而舉之濟上不數月下齊七十餘城潘王走死僅以身免齊器設於寧
室大呂陳於元英故折反乎磨室蘊丘之植植於汶篔簹賢而効乃如
此使天不悔禍王不中天則齊之為齊未可知也而毅也卒傷讒以逃
以墮垂成之功此君臣之際所以為難而士所以恒苦於不遇也今予
與子登臺嘯歌景仰前哲徒見夫雲物之飛流山河之環帶而禮賢之
感不可復尋則感憤激之懷又不待讀報燕之書而後泣矣夫天下
不患無特立之士而患無知己之君自古譏疑見疏功成而毀者豈獨
毅哉

明高濂備京師記 大行西來數千里環 帝都而東又數百里散一
支南出為平滌諸山滌河自塞外包圍東南行入平滌境始益大去滌
州城北三里許橫渡山下是為滌涼汀汀處眾山間據川流之滌山之
列其旁者若魯若若紫金瓦嶺之屬參錯連亘復覩蹠而龍蛇走其

問林壑幽勝草木葱蒨水之經其下者若漆若沮若清水肥河之類下
流胥會膏黛滄而綺縠張其間鳧雁翔集鱗族潛泳是誠一郡之奇觀
也昔人鑿石通道因山建亭歲久而圯天順庚辰御馬監革公將 命
道茲因舊加高下為闢門上為新亭規制宏侈丹碧照映登臨眺望一
目千里山若增而高水若增而深與夫風景雲物之美咸若踴躍奮迅
而突出也予惟山川信美景物亦奇矣矚目之頃可以盡得之然有不
可不知者蓋茲地在古為孤竹國漢唐時皆屬內地不幸五代初始辱
於夷狄始終四百五十餘年當是時山川如故而其人則留習焉忘其
為華也久矣况有所謂山水登臨之樂者哉幸而我
高帝再造天地大正疆界茲地始復於古職方氏今日二三君子得以
於此因勝地以恣奇觀可不知所自哉登斯亭也見行旅往來於此以
車以舟而無水陸之虞君民環處於此或田或漁而遂生育之樂近而
瞰乎城市官寺屋宇衣冠文物如此其感遠而望乎邊徼城堞樓櫓烽
埃關隘如此其固若是者孰使之然歟要不可不知之也後之人有事

過此而登茲亭者其尚悠然而深慮矣乎

明高濂遊西湖記 始予抵京師則聞西山之勝雅欲遊而未暇也今年
夏周章甫邦立二先生將南還乃拉予及陳王嘯柯其孝尚彬三君子
約以五月二十三日偕往托錦衣陳廷璽先彼供具偶廷璽之甥吾鄉
林華仁亦曾為凌晨騎出阜成門里許外皆沿溪行林木掩映恍然如
入江南西抵大潭涵泓潄潄色深如紺上有龍王祠旱時禱雨處懸道
傍小庵見壁間有次尚彬尊甫學士公詩者因誼其韻又數里為西湖
荷尚未花而葉香襲人難以蒲葦葱蘢可愛有鷗鷺數群來往水際如
與遊人相狎湖之盡為功德寺外有三廢臺問之知為元人造趾隨諸
諸佛刹循兩廊行壁堵繡畫俱極闢麗登浮屠頂東望城闕隱隱如雲
霧中出從前堂有松栢百株拳曲樛結風籟然又里許為華嚴寺鑿
山為洞上下凡五處深者二三十步淺亦不下十餘尺有石榻可坐於
避暑最宜山下有泉散出亂石間噴薄沸湧火遠乃曳而長流進徐去
手掬飲之特香冽異他處寺僧云中宮間取以供御日既中廷璽乃就
游名山記 卷之二

僧舍設饌酒酣或奕或射傾倒真率造而不諛曠時復攜壺於旁之王
泉寺登望湖亭歷呂公洞其間為緇黃之廬者五六處皆面水依山相
比而居其景勝大都其相別是夜還宿於華嚴明發復西行則石路
崎嶇十餘里乃抵香山山益峻招提在絕頂閣麗與功德寺相埒下有
泉其剽疾因泉為池飼金魚百餘尾投以餌皆出浮水面其南傍有丘
巨石二對立聳首瞰如蝦蟇狀石下二井相去丈許水深才三四尺俯
手可得望見底沙石歷歷可數不瀝近寺之家取給焉亦靈泉也
蓋自此抵城三十里二日之觀惟此為最聞其上復有元通寺尤奇峭
而僕馬已倦且西北有雨意不可復往遂舍舊道取捷而還

明高濂遊西山記 漢志後除晉叙備襖故同年諸君子有上巳之會
成化戊子三月己巳會適主于余故以先一日戊辰有甕山之遊山在
都城西三十里清涼王泉之東西湖當其前金山拱其後山下有寺曰
圓靜寺後絕壁千尺石磴嶙峋而上寺僧淳之品菴在焉然玩無嘉卉
異石而惟松竹之幽飭無丹漆綺麗而惟土室之朴而又延以崇甚穢

以危檻可登可眺或近或遠于以東望都城則宮殿參差雲霧蒼蒼
 大相聞烟火茫茫煥于若是其廣也西望諸山則崖峭巖窟隱如芙蓉
 泉流波沉來如白虹渺于若是其曠也至若茂樹迴環幽壑蒼蔚切窪
 滄澗百川所畜官平若是其深者又臨瞰乎西湖者矣故夫有華于遊
 者沿城隍逾高涼綠長堤歷崇岡窮茲山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觀于
 是雲開日晴川流山擁草木之蕃鳥獸之動迴巧獻技若迎若送者則
 有不必窮深極幽而西山之奇一覽俱足者矣然後知是山之特出殆
 冠乎西湖之上而余之遊于此者亦已三矣是日退朝出阜成門行廿
 里許遂抵湖堤倪入林麓廻繞而西湖波粼田映帶左右水風時來塵
 意俱散又數里復轉而北山木蔓絡鱗然而青蒼逶迤坦然而平石
 梁可涉潺湲水聲此則所謂圓靜者矣迺相與下馬攝衣以行求晶菴
 而登焉至則僮僕俱在稍具盃酌汲泉淪茗已乃就坐清吟笑歌忘騷
 馳之勞引觴暫看盡遊觀之樂風林暮色雅興未已促駕而歸陶然忘
 醉

游名記

卷之

十一

荆川

荆川王湛泉既竣事約往觀長城東北行二十餘里路人云此去密雲
 僅八十里諸人相謂曰且訪赤獨于於密雲遂策馬東行暮投村寺有
 溫泉浴罷止宿凌晨登寺臺因拈頤長城論天下形勢湛泉曰長安不
 可不作一都荆川南沙少海皆曰都則然矣設官未盡其制如都何予
 曰顧東橋先生嘗曰天下選十五人作巡撫三十人作方伯庶訪一百
 人作知府必九年成績而後選必得其人而後代巡按如雷霆行於其
 間或三年一差或五年一察其他循資仍舊如此則吏部所訪科道所
 舉僅百五十人易於遴選彼不肖者自不容厠足於其列矣縣令校官
 聽知府各舉其所知以時聞於巡撫巡撫舉之於部部者留不肖者立
 黜天下之治可立而待也諸君皆以為然飯已騎行又二十里路人又
 云赤獨于去密雲已旬日矣衆相顧色阻南沙謂予曰銀山鐵壁去此
 不遠蓋往將焉遂折北而去諸君相尾問程或言遠或言近各有難色
 遂回不進南沙與予思為所阻遂策馬亟馳行六十里至鄧隱峰道場

登八角亭東北有鐵崖壁立石色熒然頃之月出爛如銀界洗盞更酌
 夜分不寐南沙曰隱峯傳中言鬼使不見隱峯何也予曰大脩行人具
 六通鬼神但具五通故人能見鬼而鬼不見人也南沙又曰鬼見常人
 而人不見鬼何也予曰常人有障而鬼神無障也明日將拄杖登頂寺
 僧曰頂由關王昇行僧住此十餘年亦不敢度予二人笑而不聽竟趨
 鼻側山脊如刀背僅容一足長約十步兩傍如削下臨萬仞不可疑視
 罡風吹衣足不能立予曰列子履萬仞之險足二分垂外何如乃去髯
 鞋跌坐徘徊取棋枰對奕南沙忽推棋東行比予回顧渠已度鼻矣予
 亦側身起立遂其武而東遂相與同登山頂予曰君無議擬予無思量
 乃能至此向使議擬思量東瞻西顧則私意起而反惑安能至此哉南
 沙曰士之立朝能以無議擬思量之心行之何事不辦坐未有頃寺僧
 憑樵者送茶各飲一椀樵者指長城外曰此為黃花鎮此為居庸關又
 西為某關又東為某鎮皆在烟光微茫中萬里龍沙風靈無際令人氣
 吞胡虜眼隘寰區矣置風稍定挺身度鼻而回初無難者回入僧院

游名記

卷之

十一

都尉

都尉京山自外來曰聞二公在此領得同遊遂舉觴薦山菽坐月下說
 長城險易京山問曰邊儲奈何南沙曰才力雄富則士馬精妍今九邊
 蕭條軍士羸弱無怪虜來叩跪而受刃也予曰若當官及蒞法皆令輸
 粟實邊三年斯富強矣京山曰予忝宗臣如盲如聾願極言其詳庶斯
 遊不空耳予曰齋銀易於運米運米易於輓粟人所知也而必欲實粟
 者以其有九利也夫輓粟則車輻多往過米續常有百萬輻在邊緩急
 可以聯作車城以禦侮一利也車輻多則驛畜多可以糞屯田益邊農
 變斥鹵為沃壤二利也人畜多則邊人得賣割草賃房舍易涉場為關
 關三利也車輻多則人多人多則貿易多孽貨填委不見邊愁四利也
 粟價既貴則邊農日富屯田日闢五利也輸粟者衆主客雜居一遇有
 警各出智謀以為我用六利也商賈所聚婚媾相卹各愛其身各護其
 家斯有固志七利也邊人既安土樂生則百工所萃器械不期利而自
 利城壘不期備而自備八利也且百金易懷斗粟難掩侵漁之患不杜
 而自絕九利也在漢文景之富強用此道也京山憮然曰不圖山遊而

待國謀也夜分各就宿明日京山早發來別予二人尚未下榻飯已由
提路向昌平道中多木柵如園物不知其故既而問樵人乃知其為致
虎園也意頗悔來然已無及矣南沙曰生死有命頃之從人告鐵遂就
流泉而飯其甘之馬上作銀山鐵鑿歌夜投昌平公署不食而卧覺其
安道起相謂曰容舍數年無此好睡得非心開耶遂行明日荆川少海
携酒來相勞頌之湛泉亦至因為言山水之情狀諸君頗以不遊為恨
荆川名順之編脩武進人湛泉名與齡驗封郎山西人少游名瀚考功
郎順慶人南沙名道職方郎富順人予則名元陽字仁甫號中谿大理
人為御史

予之少也有四方之志聞漁陽盤山之上
唐李靖舞劍臺在焉思欲一至其地而未能既奉後客寓涼州為嘉靖
甲申有三河縣張欽者見訪談孫某之語語次因問盤山道路果對甚
悉遂偕之行出京東一程至三河宿南得寺明日至山之西麓時十月
之望雲紛紛下急投村舍去長城二里夜半村中鐘響四起欲曙乃定

評曰胡人越城盜村猪去及曉往長城下一觀祖龍之蹟道旁有石室
中懸朱棺不知何代貴人墓結構甚堅密鉤符精巧備為人盜掘然則
不若薄葬之為安也是日大雪不能前進旅主人殺猪相留十六日
雪騎行三十里至一寺樵枯枝吹黍酌酒醉擁落葉而卧曉見日出千
峯王立銀色世界絕無纖塵心之乃舍馬策杖登以躋從人引
繩牽布助予之不逮路遠東北轉而南見嶽峯如白鶴皆愕然視之
之乃知其為大石也行過石下見其地潔如掃度其中有人俯首而入
則空洞如夏屋中坐一陀頭人問之不答旁無狀物以乾鏡貼之揮手
不受然後知其為辭教隱淪也予因備其次夜中攜其鼻無息撫其肌
微煖衲衣不厚而髮簡津津有汗予謂張曰不食而能生又何求於世
乎歎羨而別十八日徧訪嚴整思有若人者竟亦不見暮宿靈塔寺有
十餘僧安禪見客皆起予以禪杖投之應不酬問遂草菴宿欲題名
塔石凍不受墨留詩乃去上至一寺去頃不遠一老僧麻背補衲予問
寺名安在曰不知問僧幾何曰住此三十年矣予驚曰劍臺豈虛

傳乎海暮圍火不寐初旭即欲登頂奔無人迹張乃腰鑿握斧與從者
二三人斬剔竟日始通一綫之運乃得登頂頂上無土磬石徑四丈許
有大字刻云唐李從簡遊亭靖舞劍臺蓋此石即靖舞劍處也字約八
寸許深刻予亦隨携石工鐫題有頃曰此石名白舫蝦蟇背此時凍極
鐵筆不入是日千山消雪四望清瑩東指遼海在微茫之間南則泰山
下環拱 京畿令人有挾羽翰遊八極之意從人篝火煖酒以大觥酌
予天風吹衣頰色遙至下未至寺已昏黑不辨人矣召僧問曰舞劍
有臺何云不知曰自出家以來未嘗登頂雖有遊人亦不知舞劍古蹟
在也明日題詩壁間迤邐而下劍臺在望令人五步一回首十步一
息所經菴院約三十餘所率多無榜且頽垣敗宇無僧可問至觀音寺
一二院中有人脩齋留予飯下過前門騎行平野二十里至唐朝寺
宇雖宏壯而搖落不可棲息但有丐者百餘擁廊而卧張有武力叱之
皆起言曰汝輩據寺故僧不住耳予止之曰丐者住寺得避風雨諸佛
所喜惡用言為張唯唯遂與俱去

古今游名山記卷之一終

古今游名山記卷之二

金陵 南京諸山泉附

括蒼何鏗振卿甫編輯 廬陵吳炳用晦甫校正

宋陸游金陵記 七日早遊天慶觀在冶城山之麓地理家以為此山脈絡自蔣山來不可知也吳晉開城壘多因山為之觀西有忠烈廟祀卞壺也以嵇紹及壺二子珍肝配食紹死惠帝時在壺前且非江左事而以配壺非也廟後葺木甚茂傳以為下壺墓墓東北有忠孝亭亭本南唐忠貞亭後避諱改焉忠貞壺蓋今日忠孝則以其二子死父難并名之也登覽久之遂出西門游清涼廣慧寺寺距城里餘據石頭城下臨大江南直牛頭山氣象甚雄然壞於兵火舊有德慶堂在法堂前堂勝乃南唐後主撮襟書石刻尚存而堂西徙矣又有南唐元宗祭悟空禪師文登石頭西望宣化渡及歷陽諸山其形勝之地若異時定都建康則石頭當仍為關要或謂今都城徙而南石頭雖守無益蓋未之思也

惟城既南徙秦淮乃橫貫城中六朝立柵斷航之類緩急不可復施然

大江天險都城臨之金湯之勢比六朝為勝豈必依淮為固耶八日晨

至鍾山道林真覺大師塔塔在太平興國寺上寶公所葬也塔中銅錄寶公像有王文公銘在其府僧言古像取入東都塔聖院塔西南小軒曰木末其下皆大松幹甲天矯如蛟龍往往數百年物木末取王文公詩有木末北山雲冉冉之句故取名之塔後又有定林菴舊聞先君言李伯時畫文公像於菴之昭文齋壁著帽束帶神彩如生文公沒齋常扃閉遇重客至寺僧開戶客忽見像皆驚覺生氣逼人寫照之妙如此今菴經火矣歸途過半山少留半山者王文公舊宅所謂報寧禪院也自城中上鍾山此為中途故曰半山寺西有土山今謂之培塿亦取文公詩所謂溝西顧丁壯擔土為培塿名之也寺後又有謝安墩文公詩云在冶城西此即此是也九日至保寧戒壇二寺保寧有鳳凰臺樓輝亭亭有李太白詩云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今已廢惟亭因舊址重築亦頗宏壯寺僧言亭勝本朱希真隸書法堂後有片石

瑩澗如黑玉乃宋子嵩詩題云鳳臺山亭子陳獻司空鄉貢進士宋齊丘司空者徐知誥也後改姓名曰李昇是為南唐烈祖而齊丘為大臣後又有題亭云昇元三年春勅刻石蓋烈祖既有國追念君臣相遇之始而表顯之昇齊丘雖皆不足道然當懷奪分裂橫潰之時其君臣相遇不如是亦不能成其功業也戒壇額曰崇勝戒壇寺古謂之瓦棺寺有閣因閣阜其高十丈李太白所謂鍾山對北戶淮水入南榮者又橫岡詞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於瓦棺閣是也

大帝封爵侯大帝諱鍾又更名蔣山實作揚都之鎮諸葛亮所謂鍾山龍蟠是也歲辛丑二月癸卯子始與劉伯溫夏允中遊日在辰出東門過半山報寧寺寺僧言故宣德公墩隱居其後西對培塿小丘培塿蓋舒王病濕築渠通城河處南開陸靜修築東園齊文惠太子博望苑白煙亭草離離徒使人踟躕不忍去沿道多蒼松或如翠蓋斜偃或蟠身矯首如玉虺搏人或捷如山猿伸臂掬澗泉飲相傳其地少林木

晉宋詔刺史郡守罷官者栽之遺種至今抵園悟關關宋勤法師築太

平興園寺在焉梁以前山有佛廬七十今皆廢唯寺為盛近毀于兵外

三門僅存適松花正開黃粉凝觸人詩興予獨出行而道間會章君三益至遂執手上翠微亭登玩珠峰峰獨龍阜也梁開善道場寶誌大士葬其下永定公主造浮圖五成覆之後人作殿四阿鑄銅貌大士實浮圖浮圖或現五色寶光舊藏大士復神龍初鄭克俊取入長安殿東木末軒舒王所名俯瞰山足如井底出度第一山亭亭顏米芾書亭左有名僧畫慧約塔塔上石其制若圓盤中斷為方下刻二鬼擊之方上書曰梁古草堂法師之墓有蝠圖法定為梁人書復折而西入碑亭碑凡數輩中有張僧繇畫大士相李白贊顏真卿書世號三絕又東折度小澗澗前下定林院基舒王嘗讀書於此院廢更初雲竹亭與李公麟寫舒王像洗硯池亦皆廢又北折至八功德水天監中胡僧曇隱來棲山麓為致此泉今覺作方池池上有圓通閣閣後即屏風嶺嶺石青林幽邃如畫前乃明慶寺故址陳姬察受菩薩戒之所又東行至道卿巖

道卿葉清臣字也嘗來遊故名有僧宴坐巖下問之張目視弗應時維
方將粥聞人聲憂起巖草中從比至靜壇多藏於先生遺跡復西折
過桃花塢詢道光泉舒王所植松已遊唯泉紺淨沉沉如故日將夕章
君上馬去予還廣慈明日甲辰予同二君游崇禧院文皇潛邸時建從
西廡下入永春園園雖小衆卉畧具採擷為麋鹿形拓毛方怒長翠濯
濯可玩二君行倦解衣覆鹿上掛冠鼠梓間據石坐王僧全師具壺觴
予不能酒謝二君出遊夏君愕曰山有虎近有僧采葑虎逐入舍僧門
焉虎爪其額額有癩可驗予勿畏往矣予意夏君給我掖兩騎奴登惟
秀亭亭宜望遠惟秀永春皆文皇題榜塗以金又折而東路益險予更
芒屨倚騎奴肩蹠蹠行息促甚張叻作鋸木聲倦極思休不問險濕蹠
蹠據頓地視燥平處不數尺兩足不隨久之又起行有二臺闊數十丈
上可坐百人即宋北郊壇祀四十四處問蔣陵及步夫人家無知者或
云在孫陵岡至此屢欲返度其出已遠又力行登慢坡草葦布如種不
生雜樹可憇思欲借襦禱卧不去坡古定林院基望山板無五十寸不

翅千里遠竭力躍數十步輒止氣定又復躍如是者六七徑至馬大江
如玉帶橫圍三山磯白鷺洲皆可辨天闕芙蓉諸峯出沒雲際雞籠上
下接落星澗澗水流流玄武湖已墮久三神山皆隨風雨幻去西望
久之擊石為浩歌歌已繼以感慨又久之傍厓尋一人泉泉出小窾中
可飲一人繼以千百弗竭循泉西過黑龍潭潭大如盎有龍當可屠側
有龍鬼廟頗陋由潭上行葦竹翳路左右手開竹身中行隨過隨合忽
腥風逆臭群鳥哇哇亂啼憶夏君有虎語心動急趨過似有逐後者又
棘針鈎衣足數躓咽唇焦甚幸至七佛庵庵蕭統講經之地有泉白乳
色即踞泉巖巖衫袂落水中不暇救三嚙神明漸復庵後有太子巖一
號昭明書臺方將入巖游庵中僧出肅面有新撥詢之即向采葑者心
益動遂舍巖問別徑以歸所謂白蓮池定心石宋熙泉應潮井彈琴石
落人池朱湖洞天皆不復搜覽還抵永春園見者核蒲地一髮童立花
下問二客何在童云蓮公不來出壺中酒飲且賦詩大噓酒盡徑去矣
予遂回廣慈二君出迎夏君曰子顏色有異得無有虎恐乎予笑而不

谷劉君曰是矣子幸不墜虎腹當呼斗酒滌去子驚可也遂同飲飲半
酣劉君澄坐至二更或撼之作舞笑鈞之出異響畏腸之皆不動予與
夏君方困睫交不可擊乃就寢又明日乙巳上人出猶未歸欲游草堂
寺雨絲絲下意不住乃還按地里志江南名山唯衡廬茅蔣嶠固無筇
拔萬丈之勢其與三山並稱者蓋為望秩之所宗也晉謝尚宋雷次宗
劉劭齊周顒朱應吳包孔嗣之梁阮孝緒劉孝標唐韋渠牟竝隱於此
今求其遺跡烏沒雲散多不知其處唯見堯兒牧豎跳嘯於凄風殘照
間徒足增人悲思况乎人事往來一日萬變達人觀又何足深較予
幸與二君得放懷山水窟一刻之樂千金不易也山靈或有知當使予
游盡江南諸名山雖老死煙霞中有所不恨他尚何望哉他尚何望哉
里至山山形兩峯如牛角然故名又名天闕從山背東折而南始
見寺之浮圖與虛閣據峯之高處從麓又西行而北乃入弘覺寺寺內
石磴百級而上古杉連抱夾磴而植入天王殿後又磴百級列木而上

石檻環陞中有銀杏一株枝覆數遍乃經僧居之修廊綠石而登至浮
圖躡其巔題名又從修廊出懸磴數十級至觀音閣閣之後有臺臺之
上有佛足跡俯視平臨若在半空閣之下如石壁豁豁如覆曰兜率巖
從微徑西行入一屋屋後有石窟曰文殊洞遂從山背觀梁昭明飲馬池
登二峯下至辟支洞乃還

金陵多佳山牛首為最山據城之南初名牛頭以
雙峰竝峙若牛角然佛書所謂江表牛頭是也晉王丞相導嘗指曰此
天闕也後又名天闕山云丁卯七月廿有三日吏部主事顧華玉與予
約客戶部員外郎黃子和朱升之國學士陳魯南而予兄元翁侍焉遂
共出鳳臺門南行十五里至塘灣又南行十里度嶺又三里抵山舍西
上二里達弘覺寺門內二井其左曰白龜池右曰虎跑泉後僧以其陰
更甃為井而虎泉尤清冽寺衆汲此躋石級庭中銀杏一株圍可二丈
午食畢登浮圖至其巔有聯句詩經修廊東行綠石魚貫上登觀音閣
憑闌俯視第見浮圖之尖冉上問有捨身臺及辟支佛足跡以峻險不

及觀下至兜率巖空洞上突出如屋久之至文殊洞前有屋一楹眾復
 臨詩書壁上既而於山之背觀蕭昭明飲馬池徑可丈餘冬夏不涸下
 而西至辟支洞廣差勝文殊石浮圖立其前辟支舍利所藏處也老僧
 言少嘗見舍利放光今數十年矣浮圖有石刻二其一宋皇祐二年記
 不著撰人中載誌公答宋明帝語云昔辟支佛冬居於此其一乃如愚
 居士詞字絕類黃太史居士殆隱逸之儔與西下經佛堂旁室闔其門
 有窾如錢日光射浮圖影倒挂佛案紙上不可曉也夜燕方大予以倦
 睡去衆作詩角險至鷄號乃罷二十四日早出寺而南山路斗峻馬屢
 前却時雲霧四興通視山足則日光在田禾黍映之綠黃紫碧如僧伽
 黎子笑語三君不知身之在人間世也五里至獻花巖石益奇巖中虛
 深可十步儼若堂宇相傳唐高僧融嘗居其前百鳥獻花之異巖因
 以名山故有幽棲寺今廢成化間山東僧道興至堅坐不動有財者樂
 爲之施寺由是復興今名華巖巖之南曰屯雲亭又南曰芙蓉閣閣嵌
 巖石登其上羣峯橫蹙悉在目睫山之最佳處也衆共飲焉山下僧廬
 其扁曰無邊風月可坐眺遠又下有軒曰無塵仍飲賦詩又二里出山
 是爲記

丁卯二月予與客爲靈谷寺之遊寺在紫金山南中
 有梁神僧寶誌塔 國初以塔逼宮 勅遷於此錫以金額 御書第
 一禪林四字刻之洞門過此長松夾道蒼翠如沐行松間三里及寺其
 前有萬工池相傳鑿池時嘗役萬夫故名入門歷琵琶街人鼓掌相應
 有聲若彈絲然時山中桃李盛開而幽花異卉紛錯其間極爲可翫午
 飯方丈僧備以香茗無出基娛客塵襟灑然已而閱八功德水八功德
 者山記謂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爭七不鑿八除病昔昔僧法喜
 以居無泉禱求西域阿耨池七日掘地得之梁已前嘗取以給御案一
 云梁有胡僧寓錫山中乏水山龍爲溢水以成是池釋氏之說如此弗
 能詳也池故在峭壁寺東自遷誌塔水從之而湧舊池遂涸人以爲異
 今山僧鑿石委曲引之有松孤立其上若庇蔭然客流杯中落花間
 浮隨杯而行至客前則競取以飲雖不飲者亦徘徊忘去樂哉斯遊不

可無迷同游爲金華章廷式蒙陰李應雲宜陽金有制東川黎廷秀
 賦詩仲修雲間黃子章李德哲上饒鄭立之共一人則穆也
 能遠馬負輿先往靈谷谷周幾十餘里東界木公山而松百四五里縱
 橫絡繹雜列尚極微銳離麓路則不得其門而入矣往年同南橋李子
 日午始往不久即返未盡其奇於心恆不忘故五山約不依聯鑣而獨
 先也至第一禪林門下與徒步里餘就蔭佇立四面望望虬枝蛟枝如
 麻如蜀然體幹瘦細間有三二合抱者則又爲群木所擁擠不能直
 挺子嘆玩焉其下瑤草仙州碧紫爛熳或並藤蘿纏繞紫蓋間諸史早
 但曰野花則又嘆曰彼池美舍芳于幽獨而不知者其殆此乎比至方
 丈門見洪武十八年至二十九年 高祖七勅御書代種松竹菓子之
 由禁止畜牧再進至青林堂見簷前懸榜 高祖御制山居詩十二篇
 賜覺義清禪者益靈谷幽勝乃知此寺所建甚遠非偶然也未幾五
 山及雙山秦子在軒胡子雅里顧子郭山况子皆至乃遂出遊大佛殿
 又後登禪堂崇峻弘敞奕人心目而寶公石像正當其下爲吳道子所
 畫界非塵世形態秀鑄自着十二時歌又北觀寶公塑像在浮屠塔下
 旁有長榜壁立不可上乃已遂出東觀八功德水之九曲曲上一松奇
 古或云高祖掛衣處遂至無梁殿殿皆瓦甃作三券洞不以木爲梁只
 此一殿費可萬金其規制又多自齊梁時來 國朝雖或補葺然必不
 加也上西廊觀吳道子所畫折蘆渡江及烏巢佛印三教畫壁乃還登
 青林堂五山乃又行酌酌未半有滿親住持者來參持學士顧公詩以
 觀蓋顧公九和依僧語作二偈爾觀畢滿茶許之時日已大西遂行而
 浩乃送至琵琶街自鼓掌請聽琵琶聲口兼呼請從者亦鼓掌浩亦大
 笑然實未有聞也因問此殿前何以有此聲浩曰空谷作聲爾曰此殿
 以上凡四五層其上者何以無此聲浩不對在軒雙山皆曰山谷之聲
 太近亦無大遠亦無虛實之間遠近之中乃又夾以長繩簡以紫蓋此
 感彼應氣使然爾遂西至竹閣有閉關僧鑿板竇以通飲食其上
 處三字予曰此室中亦有雲邪五山屢以偈語詰浩浩不能對以他

是爲記

江之險由臺宇旁一徑叢樹環遊而上至其巔則平脊迴拱去江咫尺林木中江影掩映可愛 高皇嘗登其上建閣江樓命學士宋濂記之後復 親製記一篇今樓已毀故趾尚存山之西下都城之外有天妃宮靜海寺亦山之麓故各據形勢奇偉可觀靜海毘盧閣前有石磊砢岩穴相貫石間有宋人泊舟于下題名觀此當時江實流于其下也

道倪維熙過鷺峯東所曰溼野子久僻居於此今登高節至蓋為廬龍游手余方小疾辭諸友且易期曰至十四五乘月猶佳也已而連雨至十三日乃霽遂於明日至山宴於東道院老子堂酒半躡石磴上山路險峻甚乃以二僕援扶而升至翠微已三憩乃至其巔磨盤平即閣江樓舊址也縱目四望方山青龍東峙牛首花巖南拱其西定山施瀧綿亘黃岩崇江而東直抵瓜步皆可見也內則鐘山翠嶺建極而起萬松森蔚 祖陵攸棲而長江群峯四面旋繞真天造地設乎下見巨艘絡繹指北而趨足可觀一統之盛而吾輩學為輔君以保治者誠不可忽

也初 皇祖欲建閣江樓於此惜其費財而止乃嘆臣下無一人來諫夫此樓若建費亦不多乃 皇祖猶有此言若見後世無益之作不知當何如也時有數鷺飛鳴旋繞空中適當坐上宗道曰今日可謂鷺飛魚躍察於上下矣子遂有日月雙鷺度乾坤一水流之句須臾皓月東升遂偕諸友乘月而歸如前約

春乃往觀馬早出高橋外郭經石馬冲約十餘里田間小道渡石橋至山下林木茂密隱一寺山與寺皆因泉之名寺之東有龍王宮外多碑刻乃宋省割以禱雨澤于此有應建神祠賜名祈澤又一小石紀寺乃元人刻也入觀泉泉自地中出注于池散流田畝間每歲旱得不枯從寺東登左巖其石林立有一如磅因紀遊之歲月初與行至高不可進乃徒步登至巔其山與青龍相連獨高西望城關東挹淳化北拱鍾阜南峙天印絳霞諸山平眺久之乃下

出都城北經蔣山廟東行出姚坊門三十里入山後

有田疇平野度石橋而東復入山古檜長松連抱夾路至樓霞寺寺前乃宋人書志云仁宗賜金寶牌額熙寧間取寄華藏寺恐此額非也外叢篁中一碑乃貞觀所刻字法右軍尚完寺殿宇皆古制殿後有石浮圖數丈極精巧所鐫釋像于上寸許者眉髮皆具前有二石佛丈餘露立有吳道子筆法左入山嶺嶺之旁有泉紫迴其聲漱石冷冷可聽山千巖盤繞隨處皆鑿釋像于中飾以金碧頂上俱有火焰歲久剝落深隱者其飾猶存身皆有孔云當時有纓絡置其上大者數丈小者盈尺望之如蜂房燕壘皆有徑可到名千佛嶺志云齊明僧紹故宅捨為寺釋佛皆齊文惠太子所鑿畫工師之妙今佛頭皆斷而復續岩中有沈傳師徐鉉張稚圭王雲題名由嶺而北登攝山山多藥草可以攝生故名山之頂極衆山之高下視江水如帶左龍江右龍潭前瓜步真州金焦二山如塊石在江中江南登臨奇壯之勝叢林之古無踰于此乃題名而歸

府十里至弘濟又從南而東連亘不絕二十餘里至攝山而弘濟之形起上覆出如兜率俗名觀音山山下臨大江麓有一徑石菴而上入弘濟寺寺之殿宇廊舍負山橫起短垣長檻接連而去有閣自麓至梯絕處凡數十丈簷阿峻起復繫鐵索于山前置木檻使可凭以瞰江上陰風怒濤勢欲飛動晴江爭練可以坐閱夜當明月橫江尤可愛也

於池其寺之山蜿蜒起伏皆向相望地頗幽邃蓋出都城北十餘里後聞幙府山即去寺二里許實相連為癸酉仲秋山遊從李子岡西行與梅花水之路實歧于此乃綠山二里許山之闕見寺之殿脊由徑廻曲渡石橋入寺寺荒落頽幽後一室有石榻云吳王所棲又有蘆數枝云古僧達磨渡江折于此其所遺也皆漫不可考出寺一徑登山至一絕壑但見江水洶洶於前崎嶇不可行復折南至山脊平曠處跌坐云此地即晉王導迎卿耶王東渡建幕之處也山名取此又登至巔見江流浩渺兼葭楊柳田疇沙渚相帶遠近征帆魚艇輕鷗飛馬歷亂于前

明高僧游攝山記

時草黃落路滑兩人掖之而下綠山曲又足向北行至一巖空洞窩起下臨江流云達磨嘗息于此予篆題達磨洞三字并識歲月與同遊者姓名兩峯相夾處有小城堞蓋都之外郭阻山帶江者也其峯名夾驃亦釋氏家之說相傳至今

明倫彙編 禮典典 已丑二月庚子崇邀弘齋陸伯載及予同游燕于磯是日予獨先往北出觀音門傍山西行其路磴磴偏仄與馬皆難乃令吏扶持迤邐而步登弘濟寺磴數十層病足難進群隸前後推輓挽掖而後上出寺西則觀音巖也惟石礪垂蒼黛參差上接雲霄而大江自龍江關西南來直過其下俯按牆睇之可駭僧曰此其下基皆石甃予嘆曰苟有基雖臨深淵亦無妨也乃從僧上觀音閣閣亦傍岩下就江唇築基上交堅九柱皆丹柱上棚棧構閣閣三面皆闌干焉之瞰江若在樓船頂立也是時晴見萬里日映碧流江豚吹浪上下西望定山如峨眉東指瓜步如丘垤他山皆閃閃冥冥如落馬躡蹻不可辨矣昔予在解州嘗遊龍門眺底柱登流丹亭汲河烹茶以吊禹墳至此

乃勃然興懷將天下奇觀尚有過斯二者乎夫河北方之經也江南國之紀也而龍門底柱以及茲巖不可不謂之能觀瀾矣已而曰彼禹之親窮其源流者又不知何如也閣東崖有白巖喬公篆書刻石上面虛齋弘齋皆至乃復同升閣上流覽莫賞虛齋欲列席懸巖上對江而酌予頗難之弘齋曰此何妨昔予至天台馬蕩天柱一峯突兀峯律四面如削其高不啻數百丈亦嘗茶酒其下予聞之又飄然志在天柱峯頭矣是時酒肴既行卒爵欲往燕子磯虛齋乃招二篙師泛舟往至觀音港登壽亭侯廟先至水雲亭其扁為子友景前溪書精采如神乃面江小坐遂上謁壽亭侯祠左有大觀亭亦前溪書至此看江日隱斷雲烟霧霏微蒼茫無際矣遂攀松捫蘿以上燕子磯磯皆巉石疊起水圍三面其石罅猶見江轉磯底可以高覽八極也乃坐中磯道士曰五七年

公毅菴黃公祭天妃廟放舟來聞予二人皆在乃即枉顧於倚磯亭遂酌二公而後赴大觀亭之宴予問自西來新亭何處為的西唐曰據盧循傳其敗在江西南而後東入于海似今馴象門外為是予曰志稱勞亭亦近是此或然也於是西唐或舉海上諸寇自尉佗以至孫恩或舉大行諸賢如伍飛劉因京房東哲許魯齋之輩不以為誇殺菴或言曲江何真開嶺保障之功或舉昌黎元城東坡避地之莢不以為謙於戲自聖祖開國以來混車書於六合兼江河于一統故予得與諸公登斯亭也是時也霧雨飛真龍上下長江與天同色燕磯與岱埒高果心曠神怡真志形而無我遂歌伐木之篇載詠山徑之曲不知其聲之會也

北之陽山得良材焉其長十四丈有奇闊不及長者三之一厚丈二尺色黝澤如漆無疵聖越九月戊午特命翰林往觀於是學士解公經紳侍講金公幼孜暨廣偕往已未由朝陽門出過十里舖直抵滄波門

門外隔平疇山蟬聯起伏即城中所見諸山也山下烟林村落耕夫餉婦橫縱龍啟予三人觀其作勞徘徊久之見田塍畔繫二舟田水與大江相通故有舟然平時曠野見此一舟亦自奇絕水之上有古石橋石半墮橋下橋西北有土溝問之溝傍人云國初取土築拒馬牆就以疏墻內流水由拒馬牆折北而行至麒麟門折東行五六里漸多坡陀初致與予乘舟與上下山岡輒相與步行以息僕夫之力解公騎行常先一二里許不見予二人來輒下馬候又東過一長阪阪下路岐而二一依坂足折北一下田間折而南予方惑所從田間人曰南行遂遵田畔折入小村市東山麓度坳入谷行長稜十餘里始至陽山山下草叢數畝以舍趨事者周以樊通二門入門有井有石池出門上百步許有井井之外有深坑平山上土石填之舉石者邪許之聲相應仰見碑石穹然城立三人相視驚嘆所未嘗見謂天生此石以有待也山高數里其體皆石其旁巉巖不便登陟從碑石左攀躋而上一人引手一人下推又躋一級漸至山頂石如磐頭者窟窟而通者高者下者險不可

後蟻緣而度漸過碑石右稍平可行余心悸目眩不能下視獨解公登
石立久之余坐息定更踰山頂數十步望見長江數百里隱隱而來舟
帆上下如豆江北諸山澹然於烟霏霧靄間杳不能辨山近東北二峯
峭拔如削即都城東門望見二峯青翠高聳者山南有葉丞相墓按葉
祖洽熙寧三年廷對第一官至徽猷閣直學士終于真州奉勅葬此金
陵志亦以為墓在宣義鄉即此而俗誤傳葉丞相也南望鍾山一峯秀
立天際如玉笋都城萬雉紅光紫氣蔚蔚葱蔥結為龍文散為霞彩誠
萬世 帝王之都也日午下山回至小村市壑見樹林陰翳中一徑沿
澗上兩傍皆松柏有古寺甚牢落梁本業寺也劫於天監九年五代時
碑刻尚存有古桂二株其本枯朽其旁枝復拱抱又將枯矣疑與寺同
植者從旁入一小軒軒外多竹其南有古井汲以烹茶味甘冽復尋寺
前小徑轉登寺後山山多石石罅多棘刺行則鈎衣以手攀衣去地尺
徐行至一巨石上坐眺火頂從山脊下至寺地志云謝靈運墓在寺近
叩僧不知其處庚申旦離寺由故道入麒麟門緣鍾山麓而行午至靈

谷寺觀當時善畫者圖雪景海水于壁寺僧出東坡詩翰有元諸名公
品題并宋遂家書金剛經觀之至暮而還
四月十二日雙山秦子遊梅花水十七日大雨
去梅花水實難雙山欲移遊附近道院云有故鄉連酒已開尊矣予曰
天雨又開此酒即附近道院不減梅花水也於是開宴於協律即朱氏
之白鶴堂比予至而五山南橋已至竹亭矣未幾郭山至然朱氏舊有
崇樓乃同登焉見道士居室如掃瓦參差如魚鱗上下而烟火之密不
減於都衢良久在軒至雙山便行獻酬之禮頃之暮雨既霽於是遂出
觀醴泉亭是泉蓋 文廟禱 高祖之疾感格天地而湧出者也有穹
碑在泉上莊誦未半已而五山欲觀南天門乃策馬而南見一江自深
陽來至南天門前西流入大江而天門對方山負紫金跨肯龍挾定山
真天府也西過犧牲所而還至地壇大雨如注沾濕衣冠予曰今日可
謂步過天門帶雨歸雖梅花水安能易此

明羅洪先之游記嘉靖己亥余當赴宮僚命鄒東郭唐荆川有聯舟

之約自念山中離索嘉會難逢閏七月十八日登舟十月二日始抵鎮
江開二兄既遠去王龍溪在南京書來邀會與胡大徵同往赴之鎮江
諸友至樂亭候別是夜宿吳淞對長松孤月頗有懷人之感初七日
宿東流寺遣人入城約龍溪與王鯉湖會初九日午龍溪鯉湖至十一
日邀余觀都城勝槩薄午至麒麟門入觀音寺十二日與鯉湖遊靈谷
寺由松徑入五里許至殿前觀吳備畫廊及後寶誌塔後有八功德水
午後龍溪始末同登無梁殿校射坪中暮宿月泉方丈十三日游禪堂
諸禪請作浴浴罷登禪床皆熟寐寐覺諸禪作齋供訖移宿退居十五
日由龍潭買小舟破浪下儀真二十三日追徐波石或南山至金山不
遇未幾南山書來邀會十一月初十日到儀真為大風所阻林東城書
來期歲暮入安豐十七日與盛絕卿盧天啓時登全椒十九日午抵
全椒宿南山家塾二十一日同南山適南京暮抵江浦縣白馬寺寺中
有白沙先生手書研當時與蓮定山諸公相會定南山曰前此龍溪荆
川皆常宿此夜與南山論及斷欲處南山大省發喜曰白馬不虛行

二十二日大霧渡江上下四顧不辨天水色若遊混沌午入報恩寺西
方丈二十三日早余與南山觀殿外畫廊有二僧說諸相出處大抵皆
行得道事已而同登寶塔至九層上是日大風塔窓中不能開目余
乃蔽窗坐久之從四窓各開半戶盤膝為觀終不能盡有頃風稍定
余從塔窓扶欄稍周視之比指石城高樓雨花東望鐘陵西臨天塹而
塔僧復次第細細別於是登金陵全勞因與南山靜坐論六朝興
敗事撫時感激日晏南山先下余出坐塔中久之始去二十四日余與
南山間行人徐府卷出寺山春牛廟三官廟入高座寺午飯罷觀方丈
臺入天界寺新茶中熟卧禪榻二十五日與南山過大教場習射射畢
入神樂觀觀天壇增返宿陸壽卿方丈二十六日早投報單入 孝陵
余素服行謁陵禮飯夏大監宅夏乃鄉人飯罷其姪云尚有懿文皇太
子陵由 孝陵左折東下行叩頭禮出遇屈奉御引余遠觀陵外規制
并指吳王孫權所葬處為之悲悼今昔令人輕世二十七日由洪武門

入訪南衙諸老會章介巷談吐多感激與龍溪論及詩文龍溪曰荆川近拚得下機彼終日執筆總是輕念菴從終年不作總是重初不肯服已而寡之果然二十八日過鷄鳴山欲登覽以甘泉翁處促飯不及登齋中因陳欲根難斷處翁云自有知來欲即相染歲復一歲已成深瀾而今無有頃去法亦惟漸次歲減一歲耳已而論及安南事因出治權論見示夜宿龍溪家二十九日謁唐有懷翁語次每慮荆川過高不近人情處余曰在令即不可有在今世不可無語罷余解衣冠獨乘馬由 洪武門外阡陌中欲避謝人事投普照寺龍溪南山不之知也三十日與南山及盧子同遊牛首自鳳臺門出西阜使人邀至萬歲寺午飯罷同步至祝禧寺晚觀楞伽經十二月初一日西阜別去余三人跨馬遂趨猶山而行有頂抵牛首至峻級處始下馬古杉喬松蕭森屏列循街而上至住持方丈中熟睡睡覺從方丈左折登塔殿後依石壁左角有小徑緣石而上從石穴中出上有小石塔石四旁方平僅容人行名舍身崖余與南山次第登之盧子股栗不敢上坐少頃復從石穴下由殿外左折登憑虛閣又折而上入文殊洞出洞憑簷廊立夕陽倒射廊中天光下臨遠近嵐烟映翠林木遠水橫帶暮鳥分歸大奇景也出廊西右折橫過山腰有僧結茅菴獨坐與之語亦稍知自謀者宛復而西觀辟支洞洞甚小且傾仄下至禪堂已昏黑則聞龍溪至矣初二日早起就禪堂前右室中閉門觀塔影從門孔中入倒懸向下無問陰晴皆得見之已而諸公各乘輿登眺余與盧子從石徑上山頂觀佛眼水水在石孔中出其清潔深數尺許而是石皆有鉛鏡光盧子恐怖不敢近視余盤踞坐其上俯而下視崖石千仞少頃登絕頂坐盤石上北望鍾陵烟雲繚其下獨露山頂若螺髻然周迴四顧廣漠無際龍溪笑曰可謂下視八荒矣方欲長歌而諸公使人邀下就席飲罷子乘肩輿過獻花岩而龍溪南山先入祖堂余與盧子觀諸品洞登芙蓉閣反視牛首山樓閣秀麗若畫凭欄久之復由山左轉入祖堂寺僧海天延入方丈設齋供畢同入禪堂觀諸僧鍊魔皆數日夜始一休因感悟自已悠悠處初三日同觀懶融洞洞中一石書佛字乃四祖點化懶融處

余三人依石而坐適道人唱道詞皆警世語令人心思冷然出洞觀無梁殿乃海天所創歸方丈各跨馬過嶺復入獻花巖二公登陟余止茅菴中已由翠濤軒玩竹又從寺左右磴下遂由紅石經馴象門而西趨華嚴寺至則天復晴朗初四日龍溪早別去余三人由江東門外普惠寺陸行入水西門訪西阜飯罷遊西園次早同西阜遊朝天宮宮西偏有十將軍墓墓前為祠由祠前去靈應觀登觀後臺駟烏龍潭望清涼山以天將雨不及登遂出清涼門四人共乘小艇比觀石頭城有頃天微雨共持一蓋自蔽將暮抵靜海寺宿對山方丈初六日大風雪橫決凌晨携酒殺出餞西阜先別去將暮橫沙別入城余四人同遊方丈前小圃列坐洞中時風雪交至悠然有塵外之樂初七日雪龍溪至餞於方丈別院飲罷余大書旬坡警語并余途中詩為別初八日雪霽余四人同乘小舟遊觀音山午後始遂登岸憑觀音閣望江流瀟瀟時天正寒汀洲蕭疎帆檣寥闊因步至觀音門望獅子山積雪日沉西登燕子磯絕頂將暮宿道院中初九日早各拜別南山龍溪送余至磯下登小舟戀戀不能舍去是日江風尚微薄暮抵儀真夜宿見齊客舍初十日飯莫中江處夜半發舟十一日大雪至揚州乘雪訪吳疎山寤念自丙戌以來致力此學當時自負意氣謂聖域舉足可入每懷五嶽願志四方十四年來茫無所成即恐日就淪逝終成狂謬因書所開行以示鄉里同志

天下版籍盡載時後湖南京戶部官率歲一往磨正德壬申秋予叨職寄斯役自八月至十月始訖事凡過湖必出太平門命舟行可七八里許一望渺漫光映上下微風掃揚文漪半與蕩漾烟波之上莫不情暢神爽若遊仙焉余聞立四顧其差我霄漢之表王氣鬱葱而峙乎東南者鍾山也樓連如屏如幃在西此者幕府由也巒嶺偃蹇盤伏於地而松森其上者覆舟山也挺拔而凸出城頭殿閣參差浮屠聳空者鷓鴣山也山東西一帶列如屏障者世傳臺城也峻嶒月水而出者島嶼也傍視三法司隱隱錯落雲水之滄重崗疊阜遙連於其外踞然而鸞鳳時騰然而蛟龍走矣其中遠近芳洲相聚如五

星紅紫烟花艸絢如匹錦鷗鷺驚飛鴻載飛載鳴鱗鱗鯉鯉以潛以沫則
 已日飲而心怡矣忽驚風暴作洪濤舂撞篙人惶懼卒舟艤岸而行經
 敗荷間香氣猶襲人浮藻亂葇葇舟紛楫已乃引入曲渚兩岸蒼葭須
 臾抵小陂遂捨舟以陟焉命隸剪荆分莽排霧穿雲逡巡而進見數處
 頽垣廢址意前朝遺跡令人慨嘆而叢林蒙翳追探前路尚空衆亦憊
 焉或藉草坐茵箕踞少憩復進望一高丘隸指曰此相傳郭仙墩也衆
 徂伐以上四圍樹林蔽日復下故道向新建籍庫過石橋延佇其上騁
 望雲水茫茫清颺颯颯遂相與携手入舊庫之洲躡躡而升玄武廳則
 黃門趙君惟賢已先渡見予輩殊訝既而聞述所遇則又曰是何奇也
 予往返數矣而未有若諸君所遇者衆亦相與慰喜以為非因風之故
 則誰使之一探此奇哉凡以公事至及暮而歸則見日光射水晚霞相
 蕩回視湖上諸宇在蒼烟杳靄間不啻蓬萊閬苑然豈不信為勝地哉
 昔歐文忠公以金陵錢塘山川人物之盛各為一都會錢塘莫美於西
 湖金陵莫美於後湖固遊冶之所趨也我皇祖奮出江表收天下版
 籍建庫而儲之于此特設科部官司之禁非公遣不得至則凡好遊者
 雖慕幽遐瑰瑋之觀無所可及而吾儕今獲因公而至而又探奇於無
 心之會豈非至幸哉

明宗 金陵諸記其東北蓋有燕子磯云今年丁巳
 余出叅閩省道金陵與太醫沈君並輿而北蓋二十里至觀音門門者
 列戟已出稍北道市橋又折而西登清江道院少憩院人啓漢壽亭侯
 祠由右扉入至水雲亭亭揭天空海濶蓋前尚書湛公筆云已前俯欄
 則長江浸瀟矣又北登祠謁侯裴回嘆曰此地非此君誰當哉稍北則
 所謂燕子磯者在焉磯上有亭更上又有亭揭曰俯江亭中群豎裸卧
 內風惡之輒走與沈君解衣坐磯上是日西風稍稍微矣白雲掃空萬
 里一碧西眺荆楚東望海門蒼茫哉把酒臨流相顧太息時有破履黃
 冠者突過磯下因呼訊焉對數語稍解命坐酒之因言大舟之藥沈君
 曰天下豈有仙人哉唯蓄氣蓄精造逸林壑酒翰賦詩圍棋賭墅斯翽
 翽至樂已公見夫駕雲乘龍者何人哉余因仰天嘆曰仙乎仙乎吾將

捨女且即女乎侍者進餐已餐各披衣起由水雲亭出祠下稍南至河
 舟手操艇渡之既入洞狹峻沿江至弘濟寺寺凡三門後益峻最後大
 宮面江背山蓋即所謂觀音山云稍南有亭蓋懸江而構下臨不測仰
 睇其背則絕壁萬仞勢若倒垂人過其下動魄驚骨斯天下之備觀也
 已又開酌與人告暮公等且休矣於是披衣沿洞出既登輿問曰梅花
 水安在曰越此五里暮難至矣徵其狀曰有池有亭有梅花乎曰無之
 余顧沈君嘆曰梅哉梅哉何取於水也

東橋子築園居室之後袤五十武廣半損之中取纖徑
 通步餘盡蒔植以延叢縹修竹後挺嘉木前列周除芳卉美草期四時
 可娛子常曰疊山鬱柳負物性而損天趣故絕意不為中亭曰愛日本
 以奉先驗封公曰天乎今無及矣虛席淨几宜飲宜讀西有謀道齋三
 楹置諸孫讀書於中佔畢可悅耳作載酒亭以待夫問奇來慰者東有
 小軒曰促膝諸故人至鮮帶客坐談農圃醫藥之事恒至移日相向為
 緣率室居則掩視納息存吾元和起則觀童子理圖史之帙時寄雅抱

命之曰息園其南乃有廣圃連數十頃頗雜池沼屋廬其中達于清溪
 非盡顧氏有按志當為謝尚江總故宅今廢為墟而齊民業之闕闕間
 所絕無也櫻榆蒲葦掩映森蔚風靜鳥鳴音變巧慧夏鶯好飛移往來
 擇蔭暫息倏爾逝去鶯散立青蒼中皎若積雪時驚起灑迴水上久乃
 復下居人多時疏養魚雜治生業或星散居皆有徑可往吾園開戶向
 之籠取其勝時與二三子曳履周遊無異深林窮谷之趣此又鄰鄉所
 以息我者與夫息之義止也生也形貴止神貴生動而不止形乃日敗
 靜而不撓神乃日生一止一生壽乃長久然則息也者實形養神之道
 具是矣造化遺我以年先人遺我以地鄰里助我以勝我傾軛外物
 而不知形神之為貴殆莊生所謂倒置之民乎

東橋子學圃多暇時有好事之賓命駕載酒款于息
 園討論古人奇字辨義析疑日樂其趣殆且薄粥茶而鄙絲竹矣無所
 于憇乃結竹覆茅作亭西隅以展遊息未知所名客有遺余俞紫芝小
 篆載酒亭額者若指揚子雲載問奇事適與意會遂揭之捐常考子雲

生漢季清淨淡泊逡巡執戟輸三世而不遷篤志太玄法言之文以傳百世可謂不賢乎然浮沉濁世不擇所托至其晚節投閣以歆累符命以莽喪又何其僊也多聞將焉用之哉或曰雄非愚人也欲苟生成書耳生既苟矣書於何有此又惑之大者也嗚呼見不明則志亂志亂則交澆交澆則骨弱並喪以沒于邪雖他美莫之贖不亦可懼也夫

完谷山 岷嶓之山大勢皆自西南而趨東北朱文公謂岷山之脉東為衡山者盡於洞庭之西其一支南出而東度大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而北盡乎建康山之所趨水亦至焉故建康者東南之奧區而山水之都會前志叙之曰鍾山來自建業之東北而向乎西南大江來自建業之西南而朝於東北由鍾山而左自攝山臨沂雒亭衡陽諸山以達于東又東為白山大城雲穴武岡諸山以達于東南又南為土山張山青龍石曉天印彭城雁門行堂諸山以達于南又南為聚寶山戚家山梓桐山紫岩夏侯天闕諸山以達于西南又西南綿亘至三山而止于大江此諸葛亮所謂龍盤之勢也由鍾山而右近之為覆舟山

游名山記 卷之三 十一
為鷄籠山者在宮城之後又北為直瀆山大壯觀山四望山以達于西北又西北為幙府盧龍馬鞍諸山以達于西是為石頭城亦止于江此亮所謂虎踞之形也其左右萃山若散而實聚若斷而實續世傳秦所鑿斷之處雖山不聯而骨脈在地隱然相屬猶可見也石頭在其西三山在其西南兩山可望而挹大江之水橫其前秦淮自東而來出兩山之端而注于江此蓋建業之門戶也覆舟山之南聚寶山之北中為寬平宏衍之區包藏王氣以容衆大以宅壯麗此建業之堂奧也自臨沂山以至三山圍繞於其左自直瀆山以至石頭沂江而上屏蔽於其右此建業之城郭也玄武湖注其北秦淮水遶其南青溪紫雲其東大江環其西此又建業天然之池也然此論環城數十里之山川耳其居秦淮之源有東廬山華山臨丹陽湖之上者為絳岩山最奇特然為一州之鎮者又有茅山焉而岷山中江逕蕪湖溧陽以入于荆溪太湖則又禹貢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者其他一丘一壑擅名紀勝咸有可徵

完谷山 岷嶓之山大勢皆自西南而趨東北朱文公謂岷山之脉東為衡山者盡於洞庭之西其一支南出而東度大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而北盡乎建康山之所趨水亦至焉故建康者東南之奧區而山水之都會前志叙之曰鍾山來自建業之東北而向乎西南大江來自建業之西南而朝於東北由鍾山而左自攝山臨沂雒亭衡陽諸山以達于東又東為白山大城雲穴武岡諸山以達于東南又南為土山張山青龍石曉天印彭城雁門行堂諸山以達于南又南為聚寶山戚家山梓桐山紫岩夏侯天闕諸山以達于西南又西南綿亘至三山而止于大江此諸葛亮所謂龍盤之勢也由鍾山而右近之為覆舟山

過上元謂明道先生祠禮畢即度關遊山夾路松陰亘八九里清風時來寒濤吼空斯須寂然如故路左入半山先是謝太傅園池荆公宅之捐為寺至今祠公與傳法沙門等出行三四里又入一寺弘麗視半山百倍龕鏤壁繪光彩奪目詭狀萬千兩廡級石而升四五十丈始至寶公塔塔邊有軒名木末履鳥之下天籟徐鳴浮嵐暝翠可俯而挹下有藏之墨池投以小石遠聞聲出叢蒿間徑徑荒蕪遊客罕至獨拜塔者累累不絕長老云寶公巢生而人朱氏取而子之後成佛凡禱水旱疾疫如響語多不經由塔後循山而左過安石讀書所山石岷壘忽敞平原脩篁老檜萬綠相扶風鳴交加猶作當時吾伊聲又行數里休于觀音亭其傍八功德泉有聲鏘然汨汨至亭下則困然以涵或謂病者飲此立瘳衆皆飲予以無疾不飲遂回塔後攀松升磴六七里至山椒鉅石人立予登石以坐鳳臺鷲洲渺不知在何許但覺縹白縹青隱見烟霧間城中數萬家樓閣如畫其間曠無人處六朝故宮也北視揚子江頭一舟如葉行移時不咫尺浪相風帆想數十里遙矣盤龍踞虎直以長

游名山記 卷之三 十二
江其險也如此黃旗紫蓋王氣猶有時而終令人凄然久之下山至七佛庵白雲翠潤巖壑不來一僧嗟石爐灰點鬚眉如雪一僧蓬跣崖邊拾松子以歸語客質木絕不與前寺僧類聞其下有猛公庵子文廟山水稍奇麗率為事神若佛者家為欲訪猿鶴山堂莫得其處遂明吟小山招隱循故道御天風而下兩袂如飛亟入關復至明道精舍少憩而歸因啗嚼曰非自紫髯翁以來我興衰矣眼前花草無復當時光景伯子春風千年猶將見之至若熙寧相業非不焯焯然炫人耳目迄不知主上元簿者復祠于學何哉

完谷山 岷嶓之山大勢皆自西南而趨東北朱文公謂岷山之脉東為衡山者盡於洞庭之西其一支南出而東度大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而北盡乎建康山之所趨水亦至焉故建康者東南之奧區而山水之都會前志叙之曰鍾山來自建業之東北而向乎西南大江來自建業之西南而朝於東北由鍾山而左自攝山臨沂雒亭衡陽諸山以達于東又東為白山大城雲穴武岡諸山以達于東南又南為土山張山青龍石曉天印彭城雁門行堂諸山以達于南又南為聚寶山戚家山梓桐山紫岩夏侯天闕諸山以達于西南又西南綿亘至三山而止于大江此諸葛亮所謂龍盤之勢也由鍾山而右近之為覆舟山

後又北為直瀆大壯觀四望以達于西北又西北為懷府盧龍馬鞍以達于西是為石頭城亦止于江所謂虎踞之形也然考其山之遠近地之連脉亦少有不合者蓋東南之山開城重抱山勢連屬不可一一次序言之且古之江水自三山東入沿陰山石子岡北流以致于石頭又自石頭沿馬鞍四望盧龍幕府東折至於觀音又由臨沂攝山直抵京口二百餘里山勢不絕浮江而觀之三山據于西南石頭據于西北秦淮中出乃天限之門戶也今江水流沙洲曠逸馬鞍鳳臺為民居日削而陰山則陶治為澤漸不可尋矣此則圖其形勢之大者焉

明金陵諸水圖考金陵在大江東南自慈姥山至下蜀渡古稱天塹巨浸此江之境也秦鑿淮吳鑿青溪運瀆揚吳鑿城濠宋鑿護龍河宋元鑿新河國朝開御河城濠今諸水交錯互流支脈靡辨據經考之自方山之岡壘兩淮北流西入通濟水門南經武定鎮淮飲虹三橋又西出三山水門沿石城以達於江者秦淮之故道也自太平城下由潮溝南流入大內又西出竹橋入濠而絕又自舊內旁周繞出淮清橋與

秦淮合者青溪所存之一曲也自斗門橋西北經乾道太平諸橋東連內橋西連武衛橋者運瀆之故道也自此門橋東南至於大中橋截于通濟城內旁內秦淮又自通濟城外與秦淮分流繞南經長干橋至於三山水門外與秦淮復合者揚吳之城濠也自昇平橋達于上元縣從至虹橋南接大市橋者護龍河之遺蹟也自三山門外達于草鞋夾經江東橋出大城港與陰山運道合者皆新開河也東出青龍橋西出白虎橋至柏川橋入濠者今大內之御河也若城外落馬澗諸水不能悉載焉

歷代城邑變置若不可悉辨然鍾山自東北而迤邐於西南大江自西南而環抱於東北覆舟阻其後聚寶當其前青龍石砲掖其左石頭三山路其右秦淮橫其中考諸漢以後郡城皆在淮水之南六朝宮城皆在淮水之北而近于覆舟楚秦隋唐之城皆在淮水西北而據於石頭揚吳以後之城皆跨淮水之南北而近於聚寶國朝因山距淮盡平四極以是據方辨位庶幾可得矣按六朝宮

城正門曰大司馬門南對都城之宜陽門二里宜陽門南對朱雀門五里臺省相望為御街朱雀門臨淮水上朱雀航北今考鎮淮橋東南桐樹灣處當是航所中正街府軍營內小橋當是宜陽門處直出北口西華門西大街當是大司馬門處國學成賢街南口當是宮後平昌門處珍珠河正在宮內也成賢街外號以東直抵西十八衛之後當為都之比城宋上元縣西細柳營直北當為東城武學以北當為西城其規模大畧可見南唐之宮前臨內橋東盡昇平橋西盡大市橋北盡小虹橋為子城之限宋行宮即舊橋南直抵鎮淮橋此則南唐之御街也志云鎮淮橋即朱雀橋考其遺蹟時移航於此遂名舊航之處唐所謂長樂渡也南渡長樂一里抵東城角內外竹冊陽郡城之基又東南近倪塘乃晉王含五城又南當是古揚州治清涼寺地以至石頭山脊為楚金陵邑城又北為唐韓滉五城少東南則隋蔣州城又東則冶城今朝夏宮處又西抵下街有西州橋即西州城地塘上元縣城亦是其處皆石頭之麓相去不遠南循三山水關內下浮橋北為賞心亭少西為折

柳亭出水關中街水環綠處當為白鷺洲之上今普惠寺當是李白酒樓繞南城角高處即昇元閣舊基少北高阜皆鳳凰臺山少西即建初寺寺西即杏花村聚寶門外為長干向西為越城山南為秣陵城東南為國門轉東至通濟路城處當為東府城大中橋東畔為白下亭長安街西口當宋永安宮北抵竹橋之側當為金華宮六朝城後今國學處為玄圃小教場西門內為上林苑將臺處當為樂遊苑蔣廟之西南當為商輅館西北為親賢宮此皆可因據而互見者也

昇元寺即瓦棺寺也在城西隅南瞰江面後據崇岡最為古跡李主時昇元閣猶在乃梁朝故物高二百四十丈李白詩所謂日月隱層楹是也今西南隅戒壇乃是故基南唐將歸我宋數年前昇元寺殿基掘得古記乃詩識其詳曰若問江南事不憑抱鷄昇寶位謂李煜丁酉生也走大出金陵謂王師甲戌渡江也子建居南極曹彬列柵城南乃子建也安仁秉夜燈謂潘美恐有伏兵命縱火也東陵驕小女騎虎渡河水錢似以戊寅年入朝盡獻浙西之地騎虎之謂也瓦棺寺

之名起自西晉長興年中長沙城河陸地生青蓮兩朵民間聞之官司掘得一花棺開見一僧形貌儼然其花從舌根頂顯生出詢及父老父老曰昔有一僧不說姓名平生誦法華經萬餘部臨終遺言曰以瓦棺葬之此地所司具奏朝廷乃賜建蓮華寺五代兵火焚之李白登瓦棺閣極眺金陵詩鍾山對北戶淮水入南榮漫漫雨花落嘈嘈天樂鳴兩廊振法鼓四角吟風箏杳出霄漢上仰攀日月行山空霸氣滅地古寒陰生寥廓雲漢晚蒼茫宮觀平門餘闔闔寺樓識鳳凰名雷作百山動神扶萬拱傾靈光何足貴長此鎮吳京棲霞寺在攝山齊明僧紹故宅也仁廟朝嘗賜金寶方牌熙寧間取寄華藏寺中石佛額有玻璃珠後墜地因置閣盛之大觀中為權要取去米芾嘗以詩紀其事寺今有唐高宗陳尚書令江總碑沈傳師齋疏及沈傳師徐鉉題名按陳軒金陵集劉長卿顧况李紳皮日休韓熙載徐鉉權德輿皆有詩德輿詩畧云縈紆松路深縈繞雲山曲重樓回木杪古像鑿巖腹皆山中景也三茅觀在句容南五十里晉茅君得道於此九域志即三十六洞天之第八洞金壇華陽之洞天山中有十五觀又元符宮石刻云真宗嘗遣左璫詣茅山祈嗣遇異人言王真人已降生於宋朝璫問何人答曰古燒人氏而章懿皇后亦夢羽衣數百人從一真人來託生及生宮中火光燭天

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肩軒席次杖筇筵上焚香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懷其帶憤泉石咽而下槍望林壑而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縮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美風於海甸馳妙響於浙右道峽長嶺法遠又理敲打喧豨犯其慮難空惚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輪於折獄龍張趙於往圖架卓著於前錄布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乘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蔭白雲誰侶磻戶摧絕無與歸石樞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颺入暮霧霧出楹蕙帳空方夜鶴忘山人去方曉猿吟昔聞投箸遺海岸今見解蘭綯縷縷於是南嶽秋朝北麓騰鳴列壑爭譏橫擊凍請慨游予之我欺悲無人以赴而故其林樹無盡凋慄不狀秋柱遠風春羅龍月聘西山之說議馳東車之素謂今又促裝下邑浪波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肩豈可使芳杜厚顏蕪蕪無耻碧嶺再尋丹崖重洋塵遊謁於黃路汚綠池以洗耳瓦屑岫悅捲雲開欺輕霞飛鳴漏截來鍊於谷口杜長譽於郊端於是叢修醮騰疊額愜或飛柯以新輪乍低枝而歸並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遠客

離縣西九十五里荆山亦在縣西八十三里二山本相聯屬而淮水繞荆山之背神禹鑿開使水流二山間其疏鑿之蹤故在人思其功迄今弗能忘 青宮曰至中都當往遊焉令將度淮狩于王莊先生宜沂流而上宿今懷遠縣以俟濂奉 教行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乙巳發舟庚午日曠始泊縣西門而 青宮已駐蹕於門東五里矣幸未濂上謁 青宮喜甚下令以壬申遊二山濂至期約懷遠文學掾王景彰宿舟中黎明權舟至塗山足曳杖入山山傍廢址舊皆民廬前度石梁復斗折而北累石為壙多藝椒之園行可三里餘視大磬石青綠間錯頽然歌足坐諦視之乾解交封之耳間有草生石上高一尺其花可玩不假土力人取懸橋間呼為石蓮華復行四里所若石拳確柿起道左危欲飛墮復二里所微徑入灌莽抵岩罅貯泉一泓味甚甘澱以生艾曰聖水亭取水以禁雨多險復一里餘至山頂禹廟在焉廟已毀唯頽垣破礎存游日四顧長淮西來潞河北匯而壽春臨濠南州之境皆在冥茫昏杳中緬想南北戰爭屯戍處為慨者久之山之下聚落甚盛廟史云

游名山記

卷三

如雪西有王池榛荆迷路不可尋景彰欲導至青峯庵足倦遂止時青宮已獵遠郊濂因登舟先還中都云惟二山見諸載記者其說多乖舛以塗山言之春秋左氏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注云在壽春縣東北說者云今濠州是也國語史記則又云禹會諸侯於會稽亦有塗山吳越春秋亦以塗山在會稽又兼載塗山之歌應劭云塗山在永興北說者云今會稽蕭山縣是也是二說已不能歸於一致矣至於蘇鶚演義又云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淪州三濠州四當塗然其處皆有禹跡或者遂謂禹之治水固當徧歷宇內而會諸侯實在會稽之塗山柳子厚塗山銘蘇子瞻子由塗山詩指在濠州者皆非是濂之存疑未決者一也以荆山言之荆山楚山也楚之先王熊繹僻在荆山筭路籃縷以處草莽傳至成王始盛又七傳至昭王始遷都郢昭王有言曰自吾先王受封墾不過江漢河非所獲罪則楚之封疆可知郢即今江陵其地有荆山一名景山荆故楚號也有之誠宜世則謂在濠州濠州古鍾離子國與壽春密邇楚自昭王之後又歷十一傳至考烈王始徙都壽春

游名山記

卷三

名禹會林乃禹會諸侯之地廬舍之比如櫛移踵入廟廟前杏樹一章大可蔽二牛二栢參差左右樹東真小甕杏柯之水時津津滴其中廟史云當晨霧四集水愈多其來如泉可代井石碣二一大書有夏皇祖之廟六字下方刻宋慶元初州守劉仲光自造禱雨記一亦記禱雨事

韓非子所載下和獻王事乃在厲武文三王之際昭王上接武王已越十世當三王時鍾離何嘗屬楚而強謂下和至此山邪新序又謂抱王而泣在共王之時雜記又謂在懷王及其子平王之時平王乃昭王之父下距懷王九世共王上至武王亦六世何至顛倒錯亂如是耶濂之存疑未決者二也大抵山川遺跡非本諸經史者多不可信葛洪丹井與郭景純之墓在在有之縱以高世之智將何自辨其真偽耶必欲可信塗山當稽之左氏以壽春為正荆山當證諸史傳以江陵為正有謂塗山氏乃故國名禹會娶其女者別是一說與此殊不相涉也濂耄矣諸書遺志欲盡所記憶者未必無舛訛輒緣紀遊因掛漏書之以發同遊者一笑

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外遂以平滁脩葺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竝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靡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畝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安閑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撥幽芳而蔭喬木風霜水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而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醴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僛僛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誼譁者眾賓懼也蒼顏白髮頽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廬陵歐陽修也

豐樂自為記以見其名之意既又直豐樂之東幾百步得山之高構亭曰醒心使輩記凡公與州之賓客者遊焉則必即其樂以飲或醉且勞矣則必即醒心而望以見夫群山之相環雲烟之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樹衆而泉石嘉使自新乎其所觀耳新乎其所聞則其心灑然而醒更使久而忘歸也故即其事之所以然而為名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噫其可謂善取樂於山泉之間矣雖然公之樂吾能言之吾君優游而無為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下天下之學者皆為材且良夷狄鳥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樂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於此也若公之賢韓子沒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遊之賓各尚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十年有慕公之為人而覽公之迹思欲見之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公之難遇也則凡同遊於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歟而筆也又得以文詞託名於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歟

浮槎二山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說其上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羽善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次第以為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水然後益以羽為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為第十浮槎之水棄而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為下山水乳泉石也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年李侯以鎮東軍節度使守廬州因遊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既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飲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於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予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之樂也至於蔭長松藉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

欲於心願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耳惟富貴者而不得兼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與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厭於耳目又知山林之為樂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絕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善交賢士敏於為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予為志其事俾世知斯泉發自李侯始也

雲龍山在徐州城南二里州志謂山有雲氣蜿蜒如龍故名元宋澤民寺記謂宋武帝微時嘗憩宿於是有雲龍旋繞之與此為得之山一名石佛唐昭宗時溥為節度使朱全忠遣子友裕敗溥軍於石佛山下即其地也丙寅冬自京師之官南都十一月乙酉過徐欲登茲山以覽其勝都司周君寅之與予聯舟寔陪以行午抵山麓躋磴而上入寺觀所謂石佛者像僅半軀崇可二丈廣倍之左右侍衛之像皆鑿石所為山之陰度黃茅岡憶蘇文忠公詩亂石如羊之句

瞻眺久之其下即宋張山人放鶴亭故址蘇公所與記者後之人創三賢堂於上三賢為昌黎韓子蘇公暨陳師道蓋昌黎嘗為州推官蘇公嘗知州事師道則州人而教授於學者也升高而望一州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誠有如蘇公所云而子房楚王二山至戲馬之臺皆歷歷在目予竊有感焉徐為古戰地而楚漢其尤也方高帝之起豐沛子房佐之百戰感項竟有天下使當時而無子房漢之為漢殆未可知然則項氏之滅雖謂子房滅之可也彼淮陰侯者功非不偉直博免遂鹿茸耳烏足以望子房而今皆散為沒銷歟不存千載之下遺蹟斷碑荒林烟草適足以資人之慨嘆而逸民高士乃獨笑傲其間而後已予於是知功名之累人不如幽閒之肆志也雖然予欲逃名而未能者安得雪月之夕悲歌劇飲於斯以續招鶴之辭山人有知能不冷然御風來耶姑記之以俟

漳南道人昭慶隱湯泉山集賢孫公謂其遊曰漳南所寓富山水盍往訪焉於是余與道人參寥請從之翼日出高郵西

郭門馳六十里宿神居山之悟空寺神居高不踰三四引而股趾盤礴旁占巖墟俗呼土山或曰昔老姥煉丹於此今寺有石藥臼者乃其遺物也又馳四十里宿黃公店又馳六十里次六合館壽聖寺之香積院又馳七十里次貢相院明日漳南來逆相勞苦如平生歡遂與俱行馳二十五里至湯泉館惠濟院則漳南之所寓也又申遂浴於湯泉之墟西惠濟二百步周袤不踰一成有泉五一日太子湯舊傳梁昭明所遊今廢於野一在居民朱氏家其三則隸于惠濟而惠濟三泉旁皆甃石為八方斛箴其兩崖一以受虛一以泄漏泉輸其中晨夜不絕其色深碧沸白香氣襲人爬搔委頓之病浴之輒愈羸糧自遠而至者無虛時劉夢得和州記云地有沸井即此泉也噫泉之為湯者眾彼汝水驪山宜為乘輿後宮之所臨幸方其盛時綺疏璇題魚龍飛動眩人目睛勢徂事變塵豕得而辱焉其僻昧不聞於世者又皆蔽於叢薄煙於土塗抱清懷潔歷千百年莫或稍試於用二者皆有恨焉獨是泉出無元滿之累其仁足以及物豈所謂無出而陽無入而歲柴立乎其中央者歟余三人者既嘉泉之近於道又嘆其有功於塵垢疾病也再日必至焉率以為常越三日烏江令聞求仁來求仁余鄉友也遂與俱行東南馳八里至龍洞山下乘馬而徒步山形斗起蒙籠曲道尤難登捫蘿進者五里然後至其山椒是日風曠墜建業江山騫龍踞虎之狀皆依約而得之自山椒轉而西南盤紆徑復又二里而至龍洞其上巉崿崑崙不可窮竟門則大穴也漸下十數丈窅然深黑日光所不及揭炬而行腹中空豁可儲粟數萬斛屏以青壁而泉噴其趾蓋以乳石而鼠家其實仰而視之或突然傲岸而出若有恃者或侵尋而却若有畏者雲繞而烏企鼻口呀而斷齶露其隙互橫運卒愕之變疑生於鬼神雖智者造謀而巧者述之未必能爾也惜乎闕於龕巖人迹罕至世莫得而窺焉夫豈負天下之奇者不欲輕售其伎必待夫篤好之士然後與之接耶或曰洞有小蛇青色而赤章早禱多應云夕還惠濟惠濟有庵二一在太子泉南百步庵中隱者陳生居之一未構基在院西六十步大丘之原丘勢坡陀前有小澗肩涓而流瀟以密條 閱以雙松每冷風自

遠而至泛濂薄激松稍度流水其音嘈然如奏笙籟異響而望自定山轉而西光射薄星辰巨二百里迅馳而轟立分秀而取奇各挾其伎以效履鳥之下孫公愛其地勝欲寄以老焉因請名曰寄老庵明年庵成發二奇石於雙松之下形勢益振於是環山數百里嘗以遊觀名者遷延辭老焉湯泉之事既窮余又獨從參寥西馳七十里入烏江邀求仁謁項羽祠飲繫馬松下憑大江以望三山憇于虛樂亭復還惠濟翌日乃歸蓋自高郵距烏江三百二十五里凡經佛寺四神祠一山水之勝者二得詩三十首賦一篇至於山林雲物之變溪瀨潺湲之音故墟荒落晨汲曉春之狀悠然與耳目謀而適然與心遇會者蓋不可勝計嗚戲茲遊之所得可謂富矣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倦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脩竹森然以高喬木蔚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為池取山之怪石以為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栢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

堂夏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飽鄰里魚鼈筍茹可以餽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州府君始家靈壁而為此亭作蘭皋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九圍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是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為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履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天驥之草堂

水及其半扉居明年春水落遂於故着之東東山之麓拜堂而望得巖為亭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園嶺西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俛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

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游於泗水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此宋司馬桓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敬曰禮也李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應以為可得而嘗也且死為石椁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其墓而其骨已八齒既以化為飛塵蕩焉冷風矣而况於樽乎况於從死之臣妾飯含之具乎使雖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雖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宜不少瘳乎二三子喟然而歎乃歌曰桓山之

藏與水皆逝今歌闋而去從游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冠昌朝王適王適王肆軾之子適煥之子參

成化乙巳六月八日官於滁徵明隨侍累年弘治戊申始歸已酉復至又居累年自念平生於滁豈有宿分數年來所謂醉翁亭者游歷無虛歲別來幾何時矣每有人自滁來輒問訊諸山無恙否則未始一日忘也辛亥秋予有事過南京距滁才百里念欲一往而故人適以書招予於是重游之興不能自阻乃九月十有四日至滁止東門魏氏故人家也明日諸故人來會者數人相見道舊外謂山中之行不宜廢又明日遂往是日赴約者李若葉葉虛若英于君黎及主人魏珂及予五人並轡行二里未至山觀道傍石溪溪前人所未嘗奇者磅礴甚喜遂登醉翁亭已見一角東西壁盡塌蕭然幾於草廬矣相顧歎息而去至琅琊敗殿更甚唯山上下宋元人游歷名記剝落之餘尚隱隱數百處念此亦久遠物遂謀通榻之抵暮歸則諸

再至則宿具楮墨凌晨與魏君徒步往至始早食遂手搨三十餘種多名人字畫亦多奇麗可喜且榻且閣及午而李于兩君來出所搨餅果相與咀嚼又榻數十乃歸再明日而風雨作連十有二日不止愧予不能好奇而歸念又甚急過榻之事遂墮渺茫矣予生長江南於滁雖慕樂而南北絕跡非可以徒至故雖一著脚猶不謂易能也而數年之間乃至屢游不已去而復來豈偶然哉雖不能盡歷而覽之亦自謂於滁不薄矣而獨有慨然於此者徒以琅琊為淮以南名山而所謂醉翁亭又古人茂跡不應落莫如是至於一時題識其修辭命翰皆極精緻至勒之堅珉自謂可垂不朽而後世或有見而賞之者追今數百年會幾人之一顧哉幸而有知而好之者而又多所阻滯况吾與諸君聚散不常後是而談笑於斯所未可期也即萬一再至尚能保其存不存乎此予不能不為之重念也遂敘一時之事以歸同游者若景物勝槩與夫遊觀之樂前人記之屢矣予不能文亦不暇述也所發惟石溪則別有志

明宗元陽院山記 院山在潛山縣世傳漢以院為南嶽其麓有漢祀壇嘉靖戊戌夏匡廬山前與陳內翰后岡別渡江漫遊遙見三峯插天遂問路至院嶽之下登麓五里投三祖寺宿平且謂殿禮塔因避雨塔殿僧曰每歲夏仲有龍水洗塔今尚未也予疑其言以謂有雨則洗奚必龍乎殆僧神其說耳頃之忽雷電交作予欲趨塔腹避雨僧遽挽袖曰不可觀此景象當是龍來也雨頃翻盆予愀然立廊下候之則見大水從塔腹而出鐘磬之聲如江濤然頃之頓止驗其流注之地皆雀蝠餘穢起視塔腹纖塵不存矣嘗聞浮屠所在神龍訶護信哉既晴由寺後入石洞觀黃山谷題石牛之蹟僧曰往年潦漲一潤怪石俱被沙埋獨石牛巋然豈有神乎微諸士人皆曰不誣遂升高履危仰望三天柱令人悚然起敬中峰之頂其平如盤自度不能至乃呼曾至者問之有一樵者來曰盤上有異物十數朱髮人面長喙而肉翅如畫雷公之狀晴天仰卧頂盤如人曬腹樵者遇之雷電隨至故其頂莫得而登云予方坐酌錢塘邵公經濟適來蓋赴成都守取道于此公有雅懷聞予在

山因迂途相尋遂握手更酌秉燭聯詩明日有士人數輩來因道古蹟始末予曰三祖得道之士聖者也山谷才節之士賢者也其身在當時寂寥偃蹇而百世之下匪直人師尊之鬼神亦護之彼漢禪壇地鞠為灌莽想當時千乘萬騎雜選山麓如飛鳥一過耳然則人世之足恃者果安在哉

歐陽文忠公以石正言知制誥謫守滁上明年得醪泉於醉翁亭之東南隅一日會僚屬於州廡有以新茶獻者公敕吏汲泉未至而汲者什出水且慮後期遂酌它泉以進而公已知其非醪泉窮問之得紫薇泉於幽谷下文忠博學多識而又好奇既得是泉乃作亭以臨泉上名之曰豐樂當時名公宿儒皆為賦詩以紀其事由是紫薇泉始盛聞於天下今帖所稱酒名豈非滁陽官醪耶

院山在盱眙縣北三十里其西南上有絕壁下有重淵廣記出治水以鐵鎖鎖淮渦水神無支奇於龜山之足按張商英龜山水陸院記以佛書考之則五百梵僧遊止之地以仙經考之則太真元君之別治也周明老題龜山回文詩云迢迢綠樹淮天曉靄靄紅霞海日晴遙望四山雲接水碧峯千點數帆輕

浮槎山在梁縣東南三十五里按隋志云有浮閣山俗傳自海上來昔有梵僧過而指曰此耆闍一峯也梁天監間帝女總持大師於此建道林寺無諸釋用孫嘗題詩云山為浮來海莫沉蕭梁曾此布黃金梵僧親指耆闍路帝女歸傳達靡心地控好峯排萬仞澗餘流水落千尋靈蹤斷處人何在日夕雲霞望轉深人謂可得山中大槩歐陽公水記云碑陰有元豐七年洛陽景謨遊山留刻云寺有榴花根幹備茂世傳昔梁武帝女尼所植也有井泉陸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歐陽公水記浮槎山與龍穴山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其華陽山在含山縣北十八里本名蘭陵山下有華陽亭因名山有洞曰華陽至和初王介甫遊焉洞有二前洞遊者甚衆後洞則介甫所遊寺僧言山嶺有天梯洞

院山在懷寧西十里院伯始封之地漢地理志與潛山天

往峯相連三峯峙巖壁重巒拒雲巖日登陟無由東有激水冬夏懸流狀如瀑布下有九井有一百床可容百人其井莫知深淺若旱則殺一犬投其中即降雲雨犬亦流出在桐城東九十里上有三十五巖其可居可遊者三十六西南有獨山直上千仞大江環遶望之若浮夷堅癸志浮渡山名利也巖名大通者居平山間視諸巖最勝泉瀑千仞真奇觀也在皖山高三千七百丈周二百五十里山東有瀑布漢武帝嘗登此山即司元洞府九天司命真君所主也獨孤及詩早歲慕五嶽嘗為塵機礙孰知天柱峯今與郡齋對漢皇南遊日望秩此昭配法駕到谷口禮容振荒外燔柴百神趨執王萬方會如今封禪壇唯見雲雨晦在懷寧西二十里梁大同二年以山谷名寺東北隅有三祖燦大師塔王介甫留題三祖山谷寺石壁云水冷冷而北出山靡靡以旁園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西北有石牛洞其狀如牛唐李鄴諫題詩甚多李伯時畫黃魯直坐石牛上魯直因自號山谷道人仍題詩石上云鬱鬱窈窕天官宅諸峯排霄帝不隔六時謝

天開關鑰我身金華牧羊客羊眠野草我世間高真衆靈思我還石盆之中有甘露青牛駕我山谷路又書小石橋下有詩云司命無心播物祖師有記傳衣白雲橫而不渡高鳥倦而猶飛

古今游名山記卷之三終

古今游名山記卷之四

齊雲山 江南諸山泉附

括蒼何鑑振脚廬陵吳炳用晦

十里至白嶽嶺山始高峯始奇石路盤迴如線游者肩輿緣梯而升至雙絕曳前後其甚處輒下行拊背或行不能步自白嶽西南行五里至桃源嶺重崖夾峙上結小屋以臨風曰中和亭立亭心下視已數百仞野田茅屋秩秩如畫亭下二巨石蹲伏色黧黑中有白質成突晴曰石鱉塢塢旁大壑深不得其底但聞水聲濺濺出草樹間曰桃花礪循礪南行里餘至獨登巖巖然峭壁橫截一山近西乃有石罅方廣若門蓋天造以通游者門首石楠一株其大數圍四顧門下諸石如伏犀馴象不可狎玩入石門東南聯巖如城懸石四覆勢欲飛墜其第一曰彌陀巖巖屋不踰丈第二曰觀音巖巖彌陀稍劣前一石色正綠昂豕而躡尾曰鸚鵡石第三曰羅漢洞稍加大焉二石龍循洞門旁出鱗骨隱隱踈之疑為石子所砌諦視之石肉相縈復意其為真龍也洞深二十餘里平炬東出可抵縣之藍溪溪然愈入愈狹莫敢為之導者第四曰龍王巖視觀音加劣巖上飛泉灑灑落崖下如雨四時不竭曰珍珠簾渚水沸散于西澗曰龍池泉西嶺有虎跡如泥渚所印者曰黑虎峯黑虎西行折南里餘至車洪嶺其峻視白嶽倍之車洪南二里餘至玄武觀觀後一山突起如屏倚天正立所謂齊雲巖也古松數十天矯如虬龍皆數百年物觀左一峯曰石鼓右一峯曰石鐘夾屏兩峯曰輦輅皆以其形名觀前溪水如帶委蛇而東為石橋以度南直觀門數百步一峯挺然拔出莽蒼中不與羣山相屬曰香爐峯橋西數百步高崖中斷一小峯離立澗下曰捨身崖崖西二里餘五峯差列如羣仙冠珮下天際以向齊雲曰五老峯西北闢有沉香洞人跡罕至草木蒙翳時有蛇虎潛其中不能往也游者始入率以白嶽高至桃源則白嶽已在其下至車洪則桃源又下至齊雲則車洪益下蓋於此可以見天之高地之

道者不知身之在何境也舊碑云宋... 亥有道士天谷子自黔... 來居彌陀巖一日見異人相語前山高空可移隱於彼天谷子許之如... 約訪其處已有塑像在焉土人驚異往觀以爲類玄武之神因勸道院... 已丑弗戒于火淳祐辛酉大雷雨裂石壞屋而神像巋然獨存跡其事... 若不經然山靈所鍾亦疑其有不依形而立者予獨慨茲山之勝淪于... 窮鄉下邑而不當夫周原廣陸之間以名天下爰志其槩以貽好事者... 且以繫他日故山之思而又慨予文之不足爲茲山之幸也

新安多佳山而齊雲與黃山爲最崑週廻百餘... 里高三百五十仞視黃山僅百之一而恢怪神詭足與爭雄予嘗一游... 焉每思繼之及讀學士程篁墩記如畫在自是以爲可不再游矣今... 年崑之道士汪泰元號養素者遣其徒方瓊真來告曰吾師近得崑西... 異境數處皆人未見者願一覽焉予曰有是哉遂戒輿破曉而行六十... 里至白岳嶺乃舍輿而躋過亭輒少憩至午養素迂于虛危之池曰來... 游君子曰來暮返往往至是而止竟未知有崑西之勝請爲先驅西行

數十步一石橫可五丈餘深半之高又半之上覆如閣養素室其下因... 名退思左鑿崖引泉一線入而爲井淵然以涵右古松一株不知何代... 物也出崑西上浮雲嶺南下數十步仰視樓霞洞其頂橫卧一石如蟬... 蝟曰鵲橋下有洗藥池取盥者謂能去疾左崛起巨崖曰紫霄其下可... 避風雨前一石銜尾封脊引頸欲鳴曰窳駝西北人立數峯有堆翠如... 螺髻者曰三姑有矯矯類力士之取金牛者曰五丁又有類有道士比... 肩而來曰五老卒然遇之不甚疑其爲山也南一石卓立曰天柱險不... 可卽乃轉天獨障障之巔夷曠可坐數百人予曰此蓋天造以憩游者... 宜亭其上養素欣然一澗自西北透迤而來幽漠瀟瀟而爲潭者三散... 而爲井者九井視潭加小而深爲龍所宅澗口飛瀑若晴雲滿山清沁... 肌骨北三里一石洞屏榻整然殆異人隱處又北一里五峯並峙而中... 稍高曰五鳳樓上有石人呼之隱隱若有聲應嗚呼異哉養素又謂西... 去十五里有巨石飛跨兩山間長五十餘丈廣十丈其下去地百尺人... 固無此橋也迫木及往亟循故道返月色已在榻矣明日登天鼓峯

緣絕壁而上若有扶之者不覺遂至其巔予曰嗟乎高哉巔初歛發之... 山煙樹歷歷一日盡矣時風烈其卽下夷處回視棧勢峻絕却股栗自... 危頃之南轉峯陰擬觀白龍烏鵲諸洞聞幽竊颯颯出深谷中遂止因... 語養素曰名山近在百里且不能窮而欲遐想何哉

齊雲崑爲白嶽之正區羣山至廻環夾衛後... 峯倚者爲登路前峯面者爲香爐太素宮據中央鎮九霄而攬四境... 果宜神靈之栖而非玄帝自相卜焉不能也東去里餘惟羅漢洞與天... 門爲奇詭此外則蜿蜒散漫漸入凡塵矣白岳來自岐山二十餘里故... 奇詭紛然交爭疊競不可悉狀者惟西來爲最盛由宮西踰浮雲嶺下... 不一里峯側一石斜架有泉飛灑如緞注爲洗藥池者鵲橋峯也又踰... 里餘壁立橫張蓋覆穹窿如室室者紫霄崖也馴伏崖前其首軒然欲... 起而奔者駱駝峯也崖左卓牙拖練懸懸如飛者展旗峯也峯外盤螺... 並立如去欲雷者三姑峯也西望里餘參差俯仰如向人拱揖者... 五老峯也又踰里餘回望方平如障峯半踈松行列蒼翠點綴如如

畫者獨聳峯也由是西望里餘諸峯有如劍如戟如蓋如鼎者雖可狀... 而未有名焉又踰二里餘則茅臺嶺巖矣嶺麓浮沙穿石小澗清泠漾... 漾而流五六里乃渠口焉至此則十里餘也凡西來諸神乞靈者惟此... 路直截稍坦夷耳

嘉靖丙申冬十一月己未余以公務入新安過齊... 雲山下戒輿人一登焉闕白嶽中和山門石徑已峻乃以繩曳輿而行... 行數十步降輿步屨二從者挾以登至步雲亭再陟登高亭足倦命輿... 過中和凌風二亭因誦潘閔游華山倒騎驢之句復下輿徘徊下視更... 覺峻絕從松雲亭逶迤下雲水亭復攀巖而上遙見嶺上有亭巋然曰... 望仙道官率諸徒來候問何以知之曰休寧碧溪傳侯之命也問距休... 幾何曰一舍許遂前導以行崎嶇下行山澗中抵步虛亭始平坦過棲... 真巖作臺閣於巖巖之下以祀玄武殊爲壯麗又折而西至象鼻巖乃... 躡危級由東夫門而入懸崖壁間忽開一竇如城門以通行者轉而... 東南一石室刻古聖賢像其中山人曰此道德巖也其次一石室刻觀

音像曰此圓通巖也循巖南下小坡一洞頗深廣曰真仙洞口伐石作坊表扁象妙之門中以貞珉刻玄武像又刻釋迦像於其後刻諸天羅漢小像於兩崖間余訝其不倫山人曰此池初名羅漢洞後乃奉玄武于其中出洞口稍前曰龍王洞山人口值旱必禱於此其巖大刻曰珍珠簾以上有飛泉噴薄如珠落巖前碧蓮池中故名又前小石竇刻梓童像曰文昌巖又折而西勒方棠陵所作白嶽山人傳崖上稍西曰黑虎巖數跡仰印巖間宛如虎過泥淖中又百餘步至天梯嶺旁有石竇俯瞰絕壑構結其中棠陵為扁其門曰真石室問之曰此白嶽山房素和棄官藏修之所也踰嶺而望則五屏鐘鼓天橋拱日諸峯皆森然在目中矣山人為余歷指而告之又迴旋初仙臺西下更衣亭過梅庵山人曰武當山有玄武手植榔梅尚無恙此庵所以擬之也自白嶽山麓抵此殆十里俱伐石作遊憩行有亭每亭相望約里許自步虛亭以西數里皆作石關於逕旁自庵距觀前又作石屏以代關其上雕琢古今神仙遺跡極工巧問之皆山人倡好事者為之也余顧謂山人

曰粧點太盛得無有失天然之趣如東坡所謂規方竹杖而糝之者乎山人笑而頷之觀門內有小池池內隱隱有大石如龜蛇狀跨橋而入回顧香爐峯卓立數百仞適當其前此蓋天造也觀有殿以祀玄武山人曰此像經水火二劫俱燬然不動左右兩廊多樓閣入西廊樓下少憩游興未闌復出西行石逕之紆迴山形之奇崛猶夫觀東也行百餘步過風虎關至紫霄巖巖高數百丈巖下空洞樓閣彷彿如正殿其巖清泉分注巖左右各雁而為深池立穿碑鐘鼓樓於其上懸崖半空中有新刻萬峯晴雪及第一蓬萊數大字仰瞻之頃令人恍惚問之曰郡侯三石馮公筆也再折其西道旁石壁多刻來游士夫題詠又過雲龍關出西天門外數百步新作一亭對五老峯瞻眺久之以日曠從者有倦色遂不及窮源而歸低觀已暮欲遍觀諸碑亦弗果侵晨出至東天門曙色初開四顧峯巒隱見出沒雲霧中余戲謂山人曰此真齊雲巖也遂與之別嗚呼余東南山中也吾邑儒都火隱初陽諸山皆擅名天下鼎峙之挺秀雍尊之古篆初陽谷之幽邃雖此山之所不及然

此實兼諸勝而有之然則天台鴈宕武夷之下此其最勝者歟昔人目此山為小武當不其然與

虛室谷舒則熊彪包休遠而睇之則有石鐘鏗鉤石鼓嶒嶸輦輅昭曉香爐輪困而天柱為最勝是玄靈之所宜宰也近而眺之則有步靈盤桓凌風飄飄望仙縹緲步虛寥漠而石門為最勝是幽貞之所嘉遁也仰而眺之則有五老耄耆三姑竊窺五屏森削獨聳欹崎而紫霄為最勝是飛仙之所遨遊也俯而闕之則有龍池澄澈虎岑迤邐香洞黝黝桃潤紫紆而珠簾為最勝是化人之所栖息也昔者軒轅訪廣成于崆峒神農招赤松于崑崙殷王咨學于錢鏗姬聖取政于鬻熊乃知履輪旁轉乾輿降康湫盤中奠坤軫發祥合真至道之幾涵焉闡微顯幽至德之精凝焉王侯得之淵默茂畧握一以正天下豐勳偉烈參三以邁隆古易贊神明之德書紀馨香之治遐哉述矣是故茲巖之大都也自宋寶慶丙戌肇基設像厥有不靈洛水程元嶽標厥勝矣明成化戊戌採奇闢幽厥有麗藻則算墩程克勤紀厥游矣嘉靖壬辰上親灑宸翰改題曰齊雲山奎書焜煌巨碑穹窿神宇闡寂琳宮輪奐先是羽人朱素和紹天谷之際緒慨石梁之阻險鳩工伐石甃砌除道厥後告竣而國慶適至豈非穹祇昭格精神感通乃若茲哉越明年春二月內史氏遷寓茲土冒雨如注披雲以登素和懇以是請未遑也居無何詔徵復秋素和仍走伴如初乃援筆為詩曰萬峯層疊趨新安天關地軸何糾糾休陽西望齊雲巒山靈秀結玄雲端虎豹炳蔚翔鸞鸞獅兒踴踴騰蛟龍北辰奕極天宇寬景緯瓊瑤凌高寒真人于焉利盤桓霓裳虹帶峨星冠朝樞扶桑揚雲翰夕息若木飮霞餐雙劍電焱蒼龍蟠麟幢鶴駕擁仙官石徑險又多崎嶇素和真士興孔數鉅靈移石紛噴噴俯憑虛窺鬼斧剜工成天路真渺漫牽章炳煥臨瑤壇我來春雨鳴飛滿黃山七十二峰携神游八極昭奇觀瀆史寶月當空團天書徵召旋金鑾摩崖鉅石殊可刊萬古永鑒予心丹

有巖曰齊雲齊雲一石插天望之勢如祥雲真可與雲齊也有岩在其下是白雲巖坐南面北有一卅臺卓乎其前而出于兩山之間黃山三十六峯環列拱衛惟天都峯最高與齊雲相顧盼若賓主然右挾石門石室右洞天碧蓮池左挾獨巖巖巖聚仙瀛五老峯桃花磯是所謂三巖也然石門獨尊二巖者雖勝齊雲則雄居萬山尊居魏巍從侍名峯三十有六高洞七十有餘峯巒積石周遭迥如削成煙嵐無際雷雨在下霞城洞室乳竇瀑布奇踪怪狀不可摹寫誠造物鍾靈之區神鬼秀發之所也

峯上蟠下踞巉峭頓特雲物噉赫昏且萬狀故望重於時人多以武當並稱之緣嶺東有懸生壁立千仞巖封蔓絡蒼翠鬱鬱俯仰間可以挾光景而薄日月旁星辰而隔風雨不知天之高地之迥也道會方瓊真氏依崖結廬坐花春林摘月秋水夏木轉陰寒泉漱石於時固無不宜者及其朔風揚沙玄陰結樹布為大雲散為素英晶晶磊磊綏綏浮

紛採之勢聯翩之奇繁鷺交錯冒棟入隙昔人謂展轉而無窮難得而備知者也山人倚崖而歎曰瀛瀛乎其變幻也既而層冰差戩凍木僵立因方成珪遇圓成璧揚素光於曲戶映明月於廣榭蓋而猶者微而物者皆改為瓊瑤之圃琅玕之田矣山人倚崖而歎曰皓皓乎其無方也既而扶桑揚輝谿谷回姿渣滓融化莫知所之山人倚崖而歎曰神矣哉造化之工也夫雲其始本無也而凝於有其終本有也而歸於無出入無有吾老氏之言也因以雪崖號特詠北風於衛詩頌南山於周雅飄飄然乘風以離群憑虛而羽化也

三十餘里徑自橋東溪南入登白嶽嶺中和亭桃源嶺桃花磯而至石門是門也天造地設其上一石突發其旁二石峭立其方丈餘其平如砥其狀如門故名曰石門登者由茲而入東左下有四巖曰彌陀曰觀音曰羅漢曰龍王各有其像下有碧蓮池上有飛瀑泉冷冷然如珠噴四時不竭因名曰珠簾泉自茲轉西南數十步又有巖曰三寶洞曰黑

虎再轉南天梯嶺捨身崖由崖再數十百步樹林陰翳煙雲縹緲關於崔巍之峯下者雲巖也以其山之峻絕故又曰齊雲坐南向北殿作丁癸寶應玄聖棲真之境也前有丹臺山卓立命曰香爐峯後有三四峯踴躍而下 名曰輦輅左右龍虎環抱雄偉異常不可名狀

高所貴在奇江南第一山也况夫崇有名神用昭國祀山靈之感召也而迭生英俊為世名臣且當劇邑之衝又茲山之奇特也予嘗因公行得須臾止其巔見其闢者如門空者如室障者如屏垂者如簾或踞若虎或蜿若龍或蹲若象或起若佛峙者為爐卓者為炬瀑者為練石繁如藏石鳴如翔石鼓如擊石旗如揚巧者幻者織者麗者動者呀者如猿抱子歸鳥銜花落五步異形十步異境朝明夕晦春艷秋清狀貌千萬不能盡述蓋可細玩而不可驟觀焉又茲山之大槩也道會朱素和能知此故繞巖闢路即鳩為亭者既紆迴以尋幽亦崎嶇而歷險因其天成而少加人力焉則皆洞天景象也將使游者必盡其觀觀者必滿其

志或因華以悟地即像以尋真斯勝游矣此則素和建路之初意也是為記

石懸崖周匝無路可入中割開一竇方廣如城門蓋天造以通游者按舊志宋有天谷子居茲以開雲巖之基也今養素子汪泰元迺架木憑虛大書真仙洞府四字鐫于巖壁綠篆重整煥然一新其一道德巖命工伐巖之堅潤碧石雕刻伏羲神農老子木公金母像環列歷代神儼其二圓通巖雕觀音聖像其三真仙洞即古之羅漢洞也寬容千人洞口石作綽楔題曰衆妙之門石刻釋迦佛真武居其中兩列十八尊羅漢其四水簾洞泉出其巔洒洒然洋洋射噴噴若傾未撒珠洞中刻水府龍君像前有碧蓮池水入雲龍潭深莫測其底每天欲雨時雲出其上如戴帽笠居人率此以占陰晴之候無不驗也旱則禱之或得漸蟬蛻雨隨至其感應具載彭都憲碑其五文昌巖石肖梓童殿像由天門而抵天梯嶺悉成石道夾護闌干是皆出於養素子之所經營亦

多賴於四方好善者之所樂助也山高風寒嵐霧無時脫用以木則腐蝕易腐斂以碧石堅緻如法蓋十有一年而巖洞之役始告厥成養素子請記於予嗟夫山之為物一卷石之多也其小大固不足論至於景物之多寡勝槩之優劣亦不得不論者崑洞之幽石門之勝爐峯之奇則武當之所無也

西郭子以戊戌夏避暑齊雲山中雪崖道人請為茲山誌將以窮幽搜奇摩蘇入墨道人導之蓋自南山始焉時秋七月辛卯晨下五老峯由獨登塘折西里餘至南山嶺憑視兩山傾峽下棟深壑中而茅屋石田平林盤阻遠則亂山糾結煙靄明滅杖屨之下窈然別有一洞天也迤登而下幾一里舉首巖崖嶄然欲飛墮左前雙峯並峙中曠一峯奇詭東向如人為望仙峯右削丹崖橫理深闕飛泉歷級而注如珠為玉階泉又下五里穿硯綠蘿始抵平壑水聲濺濺出草樹間為井源循磴經丘及農舍少憩啜茗而出當門數峯拔地如笋四顧瀧崕如城堞獨西峯窈窕入雲如髻為玉女峯北面一峯方平如臺為

玉臺峯左開北巖空峒如室深入二十尺長廣五倍之念龍榻之跡依然為佛巖于詢天井所在道人指西嶺以陟穿松林塢稍東折北巨壑幽陰漫目青茅蕭颯夾徑如人長道人健步如奔鹿又南陟三里逾一崗下見石溪穿林抱麓西走如白虹為南山欄砂石可數毛髮可鑑遊行二里得石井九焉黛色深坎是固地設冥造顧人力不能有或束如甕口或圓如明月或張如海蚌或長如天壑屈曲相屬如星躔洞洞冷冷可聽可玩復順流泉二里得一潭焉砂漲幾平旁有瀑下如布其源不知所從來由欄度峽行則不能成步崖間一石如橋橫跨飛泉之上為小石橋巖折北里餘突見蒼巖騰空如雲一竅通明如望月為月巖直前二里又得一潭焉道人曰是所謂天井也流至是陡落奔如玉龍轟如雷驚濤如雪中有井口圓徑丈餘謂歲旱有激龍者以繩百丈繫鉄篆探之終不得其底上則雄崖虬木勢向下窺陰翳嶮峭潭畔凝立久之心神自怖疑有神物在焉乃梯崖而下轉盼周覽其源則又不知所從來矣循欄以西二里許乃得第三潭焉流至是而驟集峽至是而益

嶮瀑下懸如銀河人至是不敢近但袖手仰觀而已謂是流出為瀾江會駭溪入浙赴海夫是山深入不二十里萃三潭九井之勝羣峯萬壑長林夾磴前峻嶮以蔽日後幽晦以多阻春夏則百泉滙漲峽徑汨沒迥絕人跡杳然深遂誠為罔兩之疆場龍虎之窟宅也予嘗竊以為齊雲勝於山抑孰知其水之勝有如是耶嗚呼登齊雲自白嶽而升至觀而返者歲幾千萬人至觀及紫霄五老而返者歲幾千百人自五老而至於此者歲不一二人游跡罕及而境固自奇今予幸能來游而宣之言夫豈偶哉是知物之不終家也

齊雲古德黃山紀游 咸淳戊辰十月既望齊齋鮑雲龍古梅吳龍翰足菴宋復一來觀黃山屬嶺登高食胡麻飯擲泉飲之不火者三日從者皆無人色率不能從予三人愈清狂上丹崖萬仞之巔夜宿蓮花峯頂霜月洗空一碧萬里古梅談玄齋齋誦史足菴歌游仙招隱之章少焉吹鐵笛賦新詩飄然有遺世獨立之興次躡鍊丹峯過仙人石橋酌丹泉徜徉久之次紆路游水簾洞踏月夜歸少憩蘭若把酒臨風對天都而醉之曰吾輩與君為熟識他年志願俱畢無忘此山

明張震游九華記 乙丑達池州丙寅故人李方伯恭川邀登齊山山傍城隅岩洞多奇亭榭一一可憩非復峻陟遐登可少謝躡攀之勞矣戊辰達五谿橋橋畔小山有玩華亭乃暮登九華之巔盤折而上峰巒疊翠多類廬嶽而秀聳過之兩山以伯仲稱夜宿化城寺之方丈已巳早謁先師陽明遺像于祠堂遂登金地藏塔院于西嶺計升石級八十四而上遐眺江城渺若襟帶塔前有千年寶樹森秀異常新構石亭並偉尋弔李翰林太白于書堂將頽敝廟貌儼存有王文肅公儼記于碑按九華神天峰之巔著者九十有九即徘徊數日未易窮搜矧茲一宿而遂別殆李五峰所謂彷彿見其皮膚耳不見笑于山靈乎庚午雞鳴起則皓月已升松嶺與恭川判袂于此恭川許明年游吳門予笑曰世豈復有千里命駕訪道名山如予之漫浪而忘家者乎命為輟然齊雲白改九子山為九華山青陽縣南有九子山高數千丈上有九峯如蓮花按圖徵名無所依據太史公南游畧而不書事不經古老之

口復闕名賢之紀雖靈異往復而賦咏罕聞予乃削其舊號加以九華
之目時訪道江漢想千夏侯循簷岸橫坐眺松雪因與二三子聯句傳
之將來 妙有分二氣靈山開九華 層標暹暹日半壁明朝霞
積雪曜陰壑飛流韻陽崖 青焚玉樹色縹緲羽人家

吳夢祥李翰林幕天席地人也其玩世似東方朔
其傲物似孔文舉蓋放蕩不羈之尤者也而東坡先生獨愛其眼高四
海且爲能識子儀之爲宗臣豈不知永王之非真主每欲澡而雪之蘇
李蓋一流人也其表而出之固宜初翰林之棄官即訪道江漢遙望九
華峯顧而樂之會故友希仲堪輝邑乃卜居焉始易其舊號加以九華
之目其居介乎龍女泉之側南渡以來夷爲張氏之丘夫九華之得名
自翰林始而書堂蕪沒殆且百年嘉熙初元蔡君元龍來尹是邑訪其
遺跡始於化城寺之東偏復構斯堂嘗謂古今之天下其道同則千載
之下或有襲裳之人其趣異則一座之間或有割席之士公之爲此豈
徒然哉想夫春樹連村早鶯喚人綠水浮雲紫煙燒谷公之於斯來也

必將解障泥坐前楹橫琴花間欣然起春日樽前論文之思矣涼風起
天落日照島山雲薄暮江色映秋公之於斯來也必將戴烏紗酌白酒
顧影起舞浩然如秋日山中初歸之時也率是已往脫巾掛壁盛夏可
以灑松風岸幘開簷玄冬可以眺松雪或浩歌以待明月或展席以俯
清流方將卧與太白同夢坐與太白同意又豈突兀見此屋而遂已哉
是爲記

過江上以劉九華奇峯自是造化一尤物焉李太白杜荀鶴羅隱費拾
遺滕子京王季文讀書有堂杯渡天地藏葛稚川負笈修煉至于費冠
卿潘逍遙王介甫張千湖等吟咏歌記散出于郡邑誌書者不一于世
居其下雖乏濟勝之具坐卧偃息獨專所好雨捲朝晴嵐先翠滴且而
視之入我窓戶矣泉流耀日杉影舞煙畫而對之搖吾樽俎矣月明鶴
唳雲擁猿啼夜而聽之透吾几席矣故以山之東西繪爲圖本紛入于
梓輿遠方朋友共之昔詩人陳清隱嚴負其樂山樂水之趣遍游歷覽

隨寓吟咏九山中草木羽毛之名品泉石巖洞之靈異煙霞風月之氣
象悉採而模寫於中皆得其事迹景物之真蓋陳君生於九華身所親
歷目所親觀也詩有舊板兵燬不全此二百一十篇乃擬拾於散逸之
餘者也竊謂山乃無聲之詩詩乃有聲之山山之有詩猶夫天有日月
星辰之光彩人有衣冠佩玉之華也苟泯沒山靈其不抱冥冥之恨乎
特捐已帑而重梓之俾詩與山相耀於無窮云

壬子八月朔借同袍方君時用會試禮
部北行抵蕪湖買舟赴金陵阻風艤于西梁山下日方卓午舟中無聊
顧謂時用曰奔越南北幾經西梁而未覽其勝盍一游焉乃駕小艇而
登二客從之江之涯帶山之麓居賈十數屋貿易四方之殖婦烟柳門
巷連延巨艦小車水陸絡繹宛然一市會也掌封有吏盤詰有兵故地
雖僻而盜賊鮮商賈便之山之高百餘仞而袤不滿一里廣四表之一
面童禿無草木鳥獸之皆巉險陡峻不通蹊徑援崖而躋比及其半手
足痛弱不能躡矣時用倡呼先奮數十步至一巖息焉以手招予予等

接踵而至巖空洞可容數十人能蔽風雨俗傳昔有浮圖樓禪于此後
不知其終良久喘定氣舒力復勇發直陟其巔乃平地始有草木花卉
之屬一巨石怪甚上注於頂下若懸壑欲憑之心懼股戰乃止東偏最
高寬砥舊設望江樓以規寇敵治平久樓不復葺惟立木以見故址在
焉邊崖瀕江下有僧院壁山而立江深不敢俯視遙見其屋數楹如覆
水上餘無所有也遇樵子數輩詢其地屬和州訪左羊之墓不省其處
因指其路背山而下逾嶠半有尼庵一座竹木積蔚宮宇深邃雞犬聲
隱隱出林中叩扇而入坐半餉尼媪再進茗取禿筆題壁以紀歲月而
返嗚呼是山也予昔家居未嘗聞也及考高誌聞而知之未嘗見也今
一登焉山川之名勝人物之華侈古今幽顯之跡造作興廢之由一覽
而有之觸之於目感之於心視太平之勝觀而四方之志窮而愈堅慨
古人之死義而守道之心老而益壯所得不既深乎雖然今日之所得
亦未必不自昔日之所聞始也未有未聞其名而能識其狀未有不自
其狀而能得其實者也必聞而後知其名必見而後即其狀必登而後

古今游名山記 卷四

得其實然則見之不真閱之不審而欲強論西梁山者皆妄而已予竊
惟此可為為學者喻焉故聖人有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
樂之者不其信哉

明袁永之游九華記自安慶趨池陽二十里外即望見九華諸峯
甚奇巖五月朔抵池太守柯君光仲郡推雷君時維招游齊山出九華
門外緣翠微隄南行三里為齊山山多奇石巖壑秀美觀集仙洞招隱
巖小九華轉上清巖山之最奇處也讀杜樊川九日詩刻及朱考亭和
篇南下三奇亭石鼓洞妙空巖仙人橋為三奇飲亭中一鼓還舟明日
再遊路東行五十里至玩華亭渡溪又三十里抵九華山下陟嶺十里
餘到化城寺謁地藏塔院及李白書堂小飲法堂明日午後始還舟夫
九華凡九十九峯遠而望之奇峯峻嶺縹緲漢間如青蓮花爭開競
發烟雲蓬勃翠紫萬狀信東南名岳也然皆峭拔不可登化城踰高入
深復嶺迴抱踈竹清泉翛然出塵齊山平而景最多亭榭巖壑窈窕上
下愈探愈奇翠微隄兩旁皆澄湖如鏡溪山映發昔王子猷有言使人
應接不暇奚獨山陰道中哉

明陳鳳梧九華山志大江以南山之峭拔而秀麗者莫如九華其高
數千丈上有九峯若蓮花然合諸峯凡九十有九扶輿磅礴之氣萃於
是焉然其地僻在青池之南去江百里而遠故禹跡之所不經職方之
所不載自昔以九子稱其名甚陋至唐李太白始易今名詠之以詩且
讀書其中而九華之名遂聞於天下嗣是名人文士登覽往往加題品
焉嘉靖乙酉奉 命巡撫江南明年丙戌十月之交由徽而池所經郡
邑率深山大谷行部所罕至者入青陽境將十餘里忽見峯巒結璣
璨奪目固已心偉之矣茲山又適對峙行竟若錦屏芙蓉恍然神怡而
忘撫政之填委也比竣事欲償斯游而風雨驟作倏雲開日霽老僧迎
曰曩時游者遇陰雨十常八九今且陰而復晴殆山靈之默相乎既入
山口烟嵐森列若天柱老人二神雲門諸峯皆爭奇獻秀於雲霄之表
褰帷而觀應接不暇約行三十餘里上半霄亭陟天橋至化成寺乃謁
太白書院遂登絕頂露坐金地藏外前對神光嶺時夕陽西沉皓月東

出先景與奇九十九峯歷歷可數神清境絕真天下之奇觀也已而霜
氣凜然不可久坐乃入寺而宿焉詰旦下山天色微晦而峯巒尚可辨
將午至玩華亭少憩復縱觀焉予嘗東眺岱宗南躋衡嶽中登嵩高西
北上太行其表鎮一方巍然高大則有矣未有九華之奇秀者也矧
山以氣而靈抑以人而勝若太白之流風餘韻諸名公之詞賦翰墨又
所以增重乎茲山也予方徜徉泉石夢想九華有不可再游之期又恨
不得結茅山阿以靜修而終老焉

明李時珍游九華記江之南多名山竝江而郡者池為勝蓋九華
之秀立傑出可以匹武夷鴈蕩然僻在郡東南七十里外負郭有齊山
焉高不能三十仞曾多怪石人士不絕游故嘗齊名九華然石怪狀雖
衆陵厲叢沓類鮮天趣維南有妙空巖者乳洞所疑結穹若空隆紺翠
蒼綠潤如過雨妙空西上為石鼓洞洞有石旁出如肺肝白肌赤脈擊
之響然遠聞可謂絕絃又西為仙人橋廣僅尺長五之竝跨兩崖廣
理渾成殆造物者之肆巧維是三者於齊山為勝前太守一竹田子亭
於其會命之曰三奇特表異之歲更而亭敗嘉靖十三年東厓虞子按
節于池從太守三峯侯子指齊山登焉迨茲亭址謂太守曰山之奇誠
莫踰此子其復亭之

明雷震澤游九華記池陽東南三里許為齊山左田而右湖怪石
奇峯幽壑古洞瓊瑤環列其尤絕者如蒼王雲梯上清華蓋而華蓋於
諸洞為最此登臨之士或苦勞而中疲或暮暉以增慨遂至榛莽交衢
草萊荒逕而茲洞漸不可識矣予與少郭每及齊山之勝恨不得一陟
覽是夏予假便歸省率舟而南泊池陽之渚夢寐若翠旣已躍然適少
郭偕萬峯翻來顧喟然曰翠微勝槩知子夙抱會可少耶遂相與載俎
攜壺步石徑攀藤蘿嶙峋峒峒先直造采阻躡朝天而踰雲霄趨上清而
下曠怡清風徐至扣石鼓以浩歌徘徊觴咏則山南之勝且盡而日已
西矣予顧曰華蓋之勝竟不可視耶有田父進曰洞誠勝然已數十年
無人跡胡子曰是在人耳即今隸從採薪荷鋤鳴鑼而前悉伐其荆秦
之塞途者項之成路吾三人者緩步而至則洞口石峙如門其中豁然

如天下平如風可容坐數十人後有小口約三十餘步通山春即
燕石也乃更洗鴈命酌滿引劇談山虛籟靜萬慮消息胡子嘆曰異哉
斯游吾二人叨蒞于斯輒未暇子以邂逅維舟率爾荒窮造亦奇矣
夫亦洞之會也予謝曰有是哉竊聞山水與人其氣本相通惟氣昏
窒而不暢故有沒溺市井以終身者然無米無去斯為善游而山水之
或以人與或以人廢或千騎萬從馳騁而不足或鞠為丘墟長噫千古
此固隆替不齊之候非有繫乎山水之靈不靈也吾輩今日之游亦水
行風萍適然相遭而洞之關不關我與洞皆不得知無所增益者而又
何嘆也胡子喜而笑曰子其記之

十一日早出夾行大江過三山磯烈洲慈姥磯采石
鎮泊太平州江口謝玄暉登三山還望京邑李太白登三山聖金陵皆
有詩凡山臨江皆曰磯水湍急篙工併力撐之乃能上然今年閏餘秋
早水落已數尺矣則盛夏可知也三山自石頭及鳳凰臺望之杳杳有
無中耳及過其下則距金陵纔五十餘里晉伐吳王濬舟師過三山王

泝要濬議事濬舉帆曰風利不得泊即此地也是日便風擊鼓掛帆而
行有大舟東下者阻風泊浦漸見之大怒頗足詬罵不已舟人不答似
撫掌大笑鳴鼓愈厲作得意之狀江行淹速常也得風者矜而阻風者
怒可謂兩失之矣世事蓋多類此者記之以寓一笑烈州在江中上有
小山曰烈山草木極茂密有神祠在山巔慈姥磯磯之尤峻絕峭立者
徐師川有慈姥磯詩序云磯與聖夫石相望正可為的對而詩人未嘗
掛齒牙故其詩云離鷺只說閨中恨誰知目下情然梅聖俞護母
喪歸宛陵發長蘆江口詩云南園山川都不改傷心慈姥舊時磯師川
偶忘之耳聖俞又有過慈姥磯下及慈姥山石崖上竹鞭詩極高奇與
此山稱采石一名牛渚與和州對岸江面比瓜洲為狹故隋帝嘗與
陳及本朝曹彬下南唐皆自此渡然微風輒浪作不可行劉賓客云蘆
葦晚風起秋江鱗甲生王文公云一風微吹萬舟阻皆謂此磯也磯即
南唐樊若水獻策作浮梁度王師處初若水不得志於李氏許祝髮為
縲於采石山繫石為竅及建石浮圖又月明繫繩於浮圖棹小舟急

渡引繩至江北以度江面既習知不謬即亡走京師上書其後王師南
渡浮梁果不差尺寸予按隋煬帝征遼蓋嘗用此策渡遼水造三浮橋
於西岸既成引趨東岸橋短丈餘不合隋兵赴水接戰高麗乘岸上擊
之麥鐵杖戰死始斂兵引橋復就西岸而更命何稠接橋二日而成遂
以濟然隋終不能平高麗國朝遂下南唐者實天意也若水何力之有
方若水之北走也江南皆知其獻南策或請誅其母妻李煜不敢但
羈至池州而已其後若水自陳母妻在江南朝廷命煜護送煜雖憤切
終不敢違厚遣而遣之若水所繫石竅及石浮圖皆不毀王師卒用以
繫浮梁則李氏君臣之暗且怠亦可知矣雖微若水有不亡者乎張文
潛作平江南議謂當縛若水送李煜使其甘心焉不然正其叛主之罪而
誅之以示天下豈不備哉若水此說實天下正論也

十七日郡集于青山李太白祠堂祠在青山之西北
距山尚十五里墓在祠後有小岡阜起伏蓋亦青山之別支也祠莫知
其始有唐劉全白所作墓碣及近歲張真甫舍人所作重修祠碑早飯
遊名山記 本卷四
能游青山山南小市有謝玄暉故宅基南望平野極目而還宅皆流泉
奇石青林文飾真佳處也遂由宅後登山路極險巖凡三四里又里許
至一峯若道人出迎年七十餘姓周遺州人居此山三十年前頗如州
秘訣卷前有小池曰謝公池水味甘冷雖盛夏不竭絕頂又有小亭亦
名謝公亭下視四山如蚊龍奔走爭赴川谷絕類吾鄉舜山但舜山之
巔豐沃夷曠無異平陸此所不及也亭北望正對歷陽周生言元顏亮
入寇時戰鼓之聲震于山中云夜歸舟次已一鼓盡矣坐間信伯言桓
溫墓亦在近郊有石獸石馬制作精妙又有碑悉刻當時馬衣冠之類
極可觀恨不一到也
二十六日游金山登王鑑堂妙高亭皆窮極壯麗
王鑑蓋取蘇軾雨詩云僧於王鑑光中坐容巖金龍背上行儀甫果終
於翰苑當時以為詩識新作寺門亦甚雄壯昔年伯壽家額然門乃不
可泊舟凡至寺中者皆由雄跨閣長老寶印言舊額仁宗皇帝御飛白
張之則風波洶湧蛟鼉出沒遂藏之寺閣今不復存矣印住山近十年

興造皆其力寺有兩塔木曾子宣丞相用西府俸所建以薦其先者政和中寺為霄宮道士乃去塔上相輪而產之謂之齋羅霄臺至是印始復為塔山巔頂有吞海亭取吞巨海之意登望尤勝每北使來聘例延至此亭烹茶金山與焦山相望皆名勝每爭雄長焦山舊有吸江亭最為佳處故此名吞海以勝之可笑也夜風水薄如鞞轆有聲二十七日留金山極涼冷印老言蜀中梁山軍營驚為天下第一二十八日夙興觀日出江中天水皆赤直備觀也因登雄跨閣觀二島左曰鵲山舊傳有栖鶴今無有右曰雲根島皆特不附山俗謂之郭璞墓

南渡風日和霽江光如鏡時予始識江遠易視之九日戊子度至山風濤忽作舟為播蕩頗有懼色然望奇山樓閣縹緲若蓬萊在海上非世間境界雖風濤之險亦不欲已之也及抵崖口觀郭璞葬處二島據其下水不能沒山有寺名龍游宋真宗嘗夢游因名寺外有長廊迴曲俯瞰江上入寺至泉亭汲中冷泉飲之味甘冽綠石級而上至妙高臺

登吞海亭觀俯瞰煙波浩渺山色遠帶已不自勝又極其巔至留雲亭迥出峯巒臺觀之上東望焦山以極東海西瞻金陵以極荆楚北帶瓜州以極淮徐南俯鐵瓮以極吳越江山形勝當為第一乃呼酒飲數酌綠石而下至一巖中有裴頭陀像即唐開山得金以名山者也左右壁有大書浮玉山莫能考定何時或云南朝時嘗名此山予題白巖來三字於側復從舊路而下出從南入僧方丈左右皆懸來游者之作予亦賦一詩又從旁綠石壁入徑而上登觀音閣蓋山下一石出水丈餘名善財石故有是閣閣旁一巖飛起其色如漆全題曰洞下凭欄瞰江僧曰有老龍呼之即起命眾呼之果然其時方午仍命舟游焦山予與同舉之士將會試春官舟濟中流風恬日麗江平如掌侍行之人咸有喜色十里維舟山下有石竝峙其前類雙闕然傳為郭璞葬處入龍游寺酌中冷泉味極甘冽陸氏水品以為東南第一水是也散行登昆盧閣其南為妙高臺半已傾圮上故有楞伽室宋眉山蘇公嘗書經

於此北曰善財樓今與室俱廢上大悲閣既而登吞海亭席地環坐小飲談笑間留雲亭據山之巔攝衣登之四望江波渺然巖巖皆在其下令人神爽飛越亭南石刻妙高臺及王鑑堂六字披草視之稍下有塔基二南北相向蓋宋曾丞相布所建燬於火經觀瀾亭循石級西下歲久石多斷裂俯視江波如行天上足甚危慄頃之至祖師巖中肖唐裴頭陀像即開山得金山因以名者也巖之右有洞深黑不可入日向莫由故道出觀龍池僧言旱歲禱之可致雲雨左有龍王祠著祀典有司每秋祀以特豕僧復言山有江山一覽煙雨奇觀二亭回急皆不及游順風張帆仍飲舟中還瓜步宿嘗一至江口欲為山遊懼於風濤而未龍也今而畢素願殆有數焉而非偶然者矣夫江山猶昨人事靡常吾輩登臨能無慷慨激烈如昔之人者乎遂為記之以貽諸君

丁卯出定波門東北行十里憩象山山下聖焦山屹立江中崔巍聳拔若堆藍黛而殿宇墻廡歷歷可辨予喜不自禁呼舟疾渡須臾抵山入善濟禪寺門有徐武功書勝曰諸山第一峯歷歲殿謁焦隱士祠隱士名光字孝然漢末河東人嘗隱山中寺今祠為護伽藍神前楹有佛印禪師十六詠詩石及沈尚書因祀記僧導予出寺西行上山二百步巖上刻浮王二大字乃趙宋人書蓋茲山即古之浮王其名焦則始於隱士所謂地因人而勝者也巖左右有昔人題名摩躡讀之前一石橫出

其刻字曰石屏與浮王對北折登山山北觀亭讀徐武功亭記又六十六步綠石而上至三召洞洞石矜砢容可數人中像隱士僧云光在漢末嘗三召不起按蔡中郎贊稱光為徵君則三召之語蓋非虛也循故道兩踏石級登觀音閣前修篁叢立其右僧房據江之勝而金山雄峙其前尤為妙絕東折餘二百步飲吸江亭相傳其址舊為浮圖洪武初燬於火後遂易以亭西小軒三楹予復飲焉東行經焦山嶺上大悲亭即宋善財亭故址山之最髙處也江波浩渺極目無際而雲樹風帆隱映最適五年塵土一洗而盡誠奇觀也午飯罷僧酌予於自然菴而其前乃汝山象山而象山去尤不遠予問僧塔鶴銘所在云在山之尾石已

崩裂墮江雖水落亦不復見古謂石有時而泐信哉

自金山順流而下十里至焦山亦在大江之心萃
律中起聖之如黛形較金山為廣金山則寺隱于
中寺名普濟武功徐公序榜其門曰諸山第一峯寺之內有焦隱士祠
即漢末焦光嘗隱于此山三召不起山因以名復有洞名三召嶺名焦
山皆始千光也又有岩刻浮王二大書按志金山初以是名豈好事者
亦擬之耶出寺臺殿之外有江山壯觀亭吸江亭大悲亭也亦賦一詩
縱覽而還

金焦山屹江中流險峻而奇然金焦潤州之咽喉
渡江者苟好事必游焉而焦山則僻故遊者特鮮余之遊金者再矣
而焦獨闕庚寅之秋余將北轅也乃有事于金焦焉時秋高氣清天風
和融水波寧緩窮日而遊兩山亭閣軒臺攀躋略盡客曰夫兩山者孰
勝袁子曰金狹而巧所眺者廣焦廣而幽所眺者狹此兩山之集也夫
江發于嶠冢赴于海而潤州者當其下流江之奔也勢若赴壑金焦者

適當其衝東其隘口截之使緩此兩山之功也昔余有四方之志焉如
浙之天台雁宕閩之武夷江右之匡廬荆湖之衡嶽武當洛之嵩印魯
之泰山晉之恒霍秦之終華蜀之峩嵎劍閣咸思縱觀以畢吾願未遂
也蓋所親巨麗者二焉曰震澤曰大江曰黃河此天下之大觀也而金
焦者抑又其次乃於是作遊金焦山記

鎮江茅山世以比桃源余頃罷鎮建康時往游三
日按圖記問其故事山中一人一指數皆可名然不至大亦無甚奇勝
處而自漢以來傳之宜不謬華陽洞最知名纔為裂石瀾不滿三四尺
其高三之不可入金壇福地正在其下道流云近歲劉渾康嘗得入百
餘步其言甚夸無可考不知何緣能進韓退之未嘗過江而詩有煩君
直入華陽洞剖取垂龍左耳來意當有謂不正為洞言也

正德辛未歲四月五日至閏明日從西南輿行百
廿餘里至茅峯之西麓有王宸觀門外有古檜十餘皆逾抱紋左紐奇
怪可盡入門觀許真人丹井及蕭梁至宋諸碑二十有五入道藏白

二殿殿前各僧一株尤古而奇出觀南入六七里至大茅峯下

山亭舍與徒步其峯屹立路蹇蹇而上山半一祠少憩復登至巔
邑歷歷在下題名訖乃下山觀喜客泉泉中湧沸如錢數處傳云客戲
掌乃爾蓋贊其異也泉之東崖如劈下有洞深不可入外鑿華陽洞三
大書旁多題刻浸滅不可讀予亦題名于側復西行至元符萬壽宮即
陶貞白之宅臺殿備麗中有二碑一刻宋理宗聖德仁祐之殿六字一
刻元賜印劍環山省御印篆九老仙都君甲六字王色蒼潤與貞白
宣和時鎮山之物也緣山而北至崇禧萬壽宮遂登第二峯二峯西三
里有小峯名積金登之又三里登第三峯三峯以次而下其所祠者亦
以三君三君各專其一相傳升仙之地亦如之登皆題名於石積金之
石更在河可交山自大峯東折而北相峙盤據危數十里上皆無木惟
形勢巖峻山麓紆隱清泉古杉交雜于下誠棲真之所也

歲癸亥四月辛丑予至句容將游茅山同年張汝敬
適字是邑乃相以輿馬出句容東南門迤邐而行地多隆窪久之久雨
新霽泥淖有沒股者二十里就民廬小憩東行十五里至茶墓村又
五里經土地祠俗謂之五里廟自是五里抵山麓山有三峯最高者為
大茅峯草被之其綠如傳而茂樹清泉復相映帶予神情飛動命與夫
疾行上山二里至崇禧萬壽宮其東有東西楚王洞自華陽洞西三水
合流趨宮之前相傳昔楚威王游憩於是沈隱官清綠率道士出遊宮
蓋梁陶貞白華陽下館入門有崇臺三級巖石堅緻名拜章臺宋徽宗
時物宮又有陶貞白王遠知洞遠知貞白弟子其教所謂正法王是也
坐方丈啜茗予欲登大茅峯靈官云峯去此十里遂假其輿與出宮東
行折而南約五里道始石級階階頗艱與非挽不得上里許舍輿而徒
經朝山亭復上甜半山土地祠峯至是登已四里去巔不遠殆不止於
半也又生緣崖而行道益峻險金壇山遠列雲霧球傑不暇顧隨行
兩童為道士各持瓦數片謂可以護額雀躍而至若角鹿者予嘖之哉
毋失足一里聖祐觀據峯之巔大茅君升仙處也觀北稍上平石為天

市壇道士云永樂中於此五埋王簡左稍下則龍池也池不甚廣小黑龍十數游其中取視之長僅三十昂首四足目睛爛然腹有丹書而無壯扎蓋蜥蜴類也宋祥符間嘗遣使醮祭緘二龍於器將獻之闕下中道風雨惟存其一御製詩送之還山洪武中亦命取入宮五失其四每歲旱禱雨輒應今與山之神同著祀典重午日祀山神而龍則以驚蟄皆縣官親祀下東北半里閱喜客泉甃以石圓徑丈深可半尋泉鼓掌即湧沸津津如散珠否則湛然山復有撫掌泉在昭明讀書堂下與此泉同誠異蹟也涉澗東折數百步二碑屹立草中其一宋景祐間賜觀額敕牒其一吳元獻五雲觀記又東百步至華陽洞道家書謂三十六洞之八周百五十里名金壇華陽之天上巨巖如削有華陽洞三大字旁多昔人題名洞舊塞於泥近道士通之外兩石相拒狀如掀唇後人累甃為垣以防失足而復亭其上以俟游者自其左循石級俯首而入巖泉點滴下多積水數丈泥仍塞不可以前蓋洞有五門此南面之西便門也洞右東下數百步有石柱洞口偃又容僅一人予疲不能入東

游名山記

北道多亂石經仙人洞西折歷馬迎街度石梁上元符萬壽宮宮陶貞白故宅中亦有拜草堂堅緻不遠崇禧堂之右二碑刻宋理宗聖德仁祐之殿六大字拜前元賜印劍環山省劄登方丈茅峯當其前還崇禧已暝沈靈官開宴言歲庚戌三月之望辰刻三茅君現形大茅峯西足躡祥雲光繞身食頃而散見者幾百人或曰茅君現形其衣皆雲氣所為無眉目也夜深宿方丈左室聞窓外聲澎湃湧飄忽颺激如秋江怒濤又如大將之師萬馬奔騰千里驟至予意是日熱必大雨虞其妨游攬衣起徐耳之蓋松風云山空人寂境乃如是宜陶真白之愛聽也癸卯經茅君殿其比牆上有道士書周天蟾茅山賦天蟾元季金陵人博學多伎能然賦無其奇讀數語即去既而沈靈官偕至方丈觀宋徽宗賜元符宗師王印方三十許其色蒼潤文曰九老仙都君印篆刻精妙非今人可及元符有法劍一亦徽宗所賜與印皆鎮山之寶也早食沈靈官陪予出山一里入崇禧觀其右王法主墓攝衣欲登而阻於行濟墓前二石表猶是唐物觀今之製絕異左表中斷道士續以新石

北折幾三里有古松千株斃角出其中者祠宇宮也宮祠三茅君道祖廟碑北折五里草際遺斷碑一石羊二其一羊已無首碑字大數寸其僅存者云宗玄朔教陶隱居塵劍之地土數百步拜真白墓敗垣荒草上老樹欲壓元劉宗師大形刻石表之一里至王景觀即所謂金陵地肺天下第一福地者也東晉陽羨許長史父子於此得道其前池曰雷平真誥謂昔雷氏養龍之所後人謬為郭真人養龍池非也池之南為伏龍岡上有唐玄靜先生李含光墓不及登觀門列石古楹十四傳焉許長史手植大逾合抱紋皆左紐若出人力此可以觀造化之巧近一株瘁什人割其皮以去道士云左紐樹不止是三清殿前凡六老君殿前凡二藏殿茅君殿後皆有其一予平生見樹之奇古者惟常熟之七星檜錢唐之九里松及此而已七星檜植於梁九松植於唐壽成遜左紐下視宋元之木直孫曾耳觀東楹下有古井石闌刻字已半漫剥葉讀數四逆之以意始辨其字云晉許真人丹井梁天監十四年重開十六年安蘭今道士呼為陶公井井豈以其重開而誤耶觀之兩廡及

游名山記

廡古碑二十有五其間梁刻者一唐刻者六南唐刻者二予所最愛則陶真白許長史碑顏魯公玄靜先生碑暨李陽冰篆餘皆宋刻不能悉讀登白馬老君殿前有真人池其水已涸老君象後龍仙人展上公像山志稱上公高辛時人不知其何據劉大彬題板謂因漢象增飾之亦未必然也午飲方丈開法堂東有陰陽井亟觀之井二穴而共一水以其氣分寒煖故名道士云此許長史舊迹飲之可以愈疾未刻離王宸與沈靈官別

明義興山水甲於東南而善權乾洞及大小水洞尤號勝絕歲癸亥夏四月予始至義興欲為三洞之游丙辰遂與客泛舟西南行四十里午食又十里抵王帶橋舍舟北折渡石橋長松夾道其大有合抱者二里達善權寺寺在國山東南齊建元中建蓋祝英臺之故宅也門有榜曰龍巖福地行松間數百步泉上有亭翼然曰湧金小憩久之復行上圓通閣左祀唐李司空頌宋李忠定綱李學士曾伯及我朝周文襄忱四公皆有惠於寺而司空則義興人也閣之下多唐

宋碑刻後稍右有古栢什地如蒼虬欲走不可控攀自是登釋迦文佛殿其規製與今絕異山之僧方策近於柱礎下見刻字云創於大中十一年七月蓋自唐迄今幾七百年山路遠僻不罹兵火其巋然獨存宜也相傳皆創殿時重震其處柱有字者凡三一曰詩米漢一曰射鈎記一曰詩米漢謝君之已皆倒書大可徑尺非篆非隸深入木理或謂三者皆雷神之名不可曉也正統間周文襄來遊見之戲命削射鈎記三字隨削而字隨入文襄異之乃止今柱上削處猶窪窪民恒摹榻以去云佩之可以愈疾入三生堂觀李曾伯書扁右偏石室刻碧蘚菴三六字即祝英臺讀書處而李司空亦葺修於是寺之後石亂立泉交流其間數十步至小水洞上飛崑崙出巖峻可二十仞而大石翼其左右其中有寶形類偃月深莫可測水由是出客投以瓦石輒聞然鳴李司空碑謂微時親見白龍騰出洞中蓋龍穴云水出洞潛行石下百步乃見其一南注經寺之鍾樓一東流至於寺門一自湧金亭南下與東流匯至王帶橋入於溪鄉之人資灌田甚利暮宿策房丁巳寺後東北上山里許經九斗窟昔梁武帝嘗於此禱雨五代時為道士所據僧爭之至聞於江南後主遂復為其有西北循石磴而下至乾洞右崖有刻字曰仙李曬下小洞如甕甕之無所見洞左峭壁百尺一古木葉類榆朴根緣壁下垂附石而出復產枝葉人不知其根也洞門巨石中峙其通明處可容千人上流乳凝結詭狀不一其下石紛錯交互青綠眩目顧接不暇左一石類象峙立背復有石類佛跌坐兩目可辨右巨石與左右相向類獅子張頰若肆嚼者行百步即深黑僅于乘炬前導約數十步有石柱崇幾二尋大六圓光澤如玉唐張承吉詩所謂石柱調靈根是也稍前有鹽堆米堆及仙人舟窺蓋堆米堆者皆以石色晶瑩取其形似恐炬滅不可久留出乾洞北下五十步草木蔽翳聞泉聲怒如轟雷聚皆騰掉股慄幾不能措足又西南下十步至大水洞上即所謂乾洞仰視之如石樓然其前湧泉奔赴石上濺沫如銀注入洞中出小水洞一石田當泉衝洞穿然高敞口石立如鼻頰類乾洞上有懸石欲墮未墮觀者悚懼而石之白而方者高下片作儼如經畫曰仙人田潛水尺許

冬夏不枯客爭取以潤目仙人田左下有池圓徑一丈其北壁石如渴獸欲飲於池策云自此炬入可聞寺中鷄犬聲而石滑湍急足不能進午出飲方丈夜宿邑人潘氏

遊善權之明日思為張公洞之游舟遂經東溪風逆甚四十里至湖溪鎮微雨予興不可遏乘舟與肩雨東南行羣山在目芬翠可挹五里避雨天中宮宮舊名洞靈觀嘗有後唐明宗題榜及南唐韓熙載撰碑今皆不存而殿宇亦已傾圮所有惟三星石門而已須臾雨霽道士隨予南行至願山舍與而登路多草莽約半里抵張公洞道士云唐仙人張果得道之所予嘗覽周處風土記謂漢張道陵修仙於此而郭景純亦稱陽羨有張公洞則知名洞始於道陵不以果也洞面西北其周五里脊有石相距丈許上一石橫亘宛若門闕俯身從石級南下數十步上皆飛蟻峭壁空邃深駭人心口莫敢端視予足弱附石小憩盤旋而下又數百步洞益空豁石壁三面儼如堂宇其通明處可方數丈謂之天窓雜樹蒙翳天光下垂傳為吳赤烏中震寔所關上石乳萬株其形詭狀不可摹繪時有泉下滴人默承之出洞衣潔如故稍有言其滴處遂痕跡必浣滌亦甚異也中一臺崇三丈面可坐百人宋縣令趙伯津築以息游者坐飲久之俯瞰冥冥足不能措命童子乘炬先後扶携而下臺南石刻張公洞福地五字道書謂天下福地七十有二此其五十八也臺之下怪石紛錯故者倚者銳而出者却而後者顛而欲仆者拔而起者橫理者端莊而拱者偃者夷者將斷而復續者與石乳皆蒼綠一色傳染不逮又有如筍之植如鳳之騫如獸之怒而走饑而噉蓋洞之妙至此咸萃而游者亦多止是洞西壁斜裂下多亂石其東一穴類洞而小人不放入正南壁下其深黑處云可通後洞出洞半里東折觀後洞門石頗隘予疲極不能入又東南數百步會仙巖孤峯側立數仞橫理若鑿道士言昔有人見二叟倚石遜形而入因以名巖其下空洞有泉出焉自右而趨潄潄有聲極可聽一斷碑橫卧草際乃元祐四年重修會仙亭記與客共酌巖下日已迫暮聞多虎不可久留遂返

張公洞去宜興四十里而善卷稍遠與溧陽
 重樓云余之會葬于溧陽史氏也文仲休承實同舟焉舟發而雪甚入
 荆溪則四山皆雪也望之如瓊臺銀闕而孤月照耀下上一色於是蕭
 徒揚舲引鴈浮白學溧陽而進焉歸途逢華君從驪相與為善卷之遊
 循山而上攀蘿踐苔蛇徑盤紆百折而抵洞口石門開豁土原平敷外
 峻中軒敞如堂闕仙狀旁列王柱上竦鍾乳交懸險滑難入詢之士人
 曰此乾洞也下有大小水洞而小水洞在其旁乃緣崖而下壁削泉飛湍
 濤噴激聲如萬雷從者凡數十人雖諠華不相聞下多亂石沉浮水面
 而洞無徑可入且冬月水不利涉余獨攝衣踐行者百步同遊者咸
 莫能從焉既乃蹠坐盤石飛鶴沉飲又令一僕立肩休承題名陟崖而
 出遊善卷之明日乃至張公洞洞在山麓而洞門仰開俗所謂天窓者
 也洞日多雜樹葉密翳蔚鬱之深黑既下則甚明曲磴盤旋香室巖峙
 石形紛錯森若刀戟懸如鍾鏞綠而翠黛白凝霜雪路愈狹而石愈奇
 縱橫起伏殊難模狀乃張列炬而觀之丹竈芝田往往而在深昧不可
 窮乃穿後洞口而出袁子曰余之游二洞也而知方山人之言未足據
 也諺云耳聞不如目睹信矣乎夫上乾下水善卷之奇誠罕匹矣而天
 窓之壯未可少也余嘗觀華陽林屋咸自外人未有自上下下如天窓
 者而張公之石特怪奇過善卷遠甚夫二洞者未可以優劣也既游之
 明日休承圖之而余為之記

宜興諸山銅官離巖最巨其次穿石山峻截
 不如二山而巖管虛窅瀟瀟絡繹突現譎最為奇勝而張公洞最有
 聞王女潭在張公洞西兩相去不三里而近相傳王女嘗修鍊於此唐
 以前名賢勝士多此遊覽而李幼卿陸希聲蓋常居之一時倡酬篇詠
 流傳至今自後墜塞不通人鮮知者溧陽史恭甫筮舟山中土人有以
 其地售者恭甫喜而得之乃疏土出石決澗導流剗關鑿劉蓋發一山
 之勝幽巖絕壑靈湫遂谷悉為標表而茲潭寔首發之潭在山半深谷
 中淳膏湛碧瑩潔如玉三面石壁下插深淵石梁亘其上如橋而偃真

樹蒙蔽中深黑不可測石上微竅日正中流影穿漏下射潭心光景澄
 澈俯而挹之心凝神釋潭之濬有坻即坻為臺構重屋其上曰王先閣
 潭之巔有靈應亭山中嘗旱禱於潭而雨因為亭以識潭四周無隙水
 伏流而南出於巖石之下匯為小池王潔不流為亭其上曰凝玉疑玉
 之西淵泓泗洄伏其流漸駛別疏一渠激其流北出行亂石間綠石旋轉
 可以流觴曰流觴嶼嶼王之南古樸一株根柯鬱蟠磳磳如石獨孤及
 詩所謂日日思環樹者即此其下湍瀨潔澗與樹映帶曰瓊漱王軒
 在焉湍流西下折旋而南屬於灣礫石累屬如龍馬下飲如砥柱中壘
 水奔注激射如翻再折而東水益駛石亦益奇天矯如虬蟠如龍奮飛
 流噴薄濺沫成輪聲震盪如行峽中曰虬龍峽峽左石梁曰沸王橋踰
 沸王橋而北地多美箭間以江梅曰梅竹喚琅玕所聽王寮在焉又北
 龍沼如初月曰生明池絕池為梁曰隔九橋隔九而上則王陽山房也
 中為王虛堂洞室為八室室三楹依易卦為面勢隨方署名曰純陽曰
 中和曰初陽曰循陽曰明陽曰通陽曰來陽曰升陽曰升陽北出地漸
 高且曠蓋山之麓也因山為臺巖爽層出陟級而上延閣九楹前施軒
 檻可以肆目曰大觀廊廊之後為周室又後為雲著臺臺方三十尺有
 奇始築臺而著生也又其後為環王岡由環王岡東下出雲著臺之左
 曰澄觀樓其前為上元祠又前為東岡別館為護雲莊為僊寓僊寓之
 南為來僊橋由環王岡而西轉出王潭之後萊祠奠焉曰王清祠祀王
 女也祠右隙地白礫累累散附松竹間如翠羊曰初平林出初平林西
 行百步巨石盤踞環匝如壙曰盤王隈自盤王隈西上繞出山椒有亭
 值大湖之縹緲峯曰縹緲亭亭下怪石林立鯨鯢獸伏競為奇壯嘉木
 樹石罅一本七幹挺特修筍與石爭秀曰琪樹峽琪樹峽之西為集靈
 谷又西為飛雲洞自此上下登頓緣石逕而行逕盡出於山脊平壤空
 曠甃以文石口瑤壘負壘為室曰超宇宇後翠石掀舞如花葉駢植聯
 延如呬呬曰芙蓉城石之尤奇者曰天成碑曰雨霽曰小蒼屏曰青巖
 巖曰三珠洞曰二姑曰雙仙皆以狀類名而二姑雙仙之間有期僊壑
 由期仙壑東下二百步為文殊峯又東為普賢峯觀音巖在焉山自環

王岡而下左右盤互蜿蜒不絕總若干畝其中臺榭樓閣洞宇軒梁凡三十有一林壑巖竇可名者二十有三他細瑣不暇紀者不在也以其地在王女潭之陽因名王陽山而標其前曰王陽洞天王陽洞天之東境之可紀者四金晶巖最勝巖去王陽五百步軒榻如几而巖石下巖巖如斷階深廣十尋其中石壁奇峭水出壁下平流兩涯交絡如織瀕水石砥可羅坐十客水環之如塊巖石晶瑩日射之灼燦如金故云金晶金晶巖之東稍南曰佛窟窟深中空洞可居別竇尤深秉炬而入詰屈不可窮其比爲則陽洞王潭之水至是迴流而南故曰迴陽青鳥磯在焉其上有留僊橋踰橋而東爲鍾竇水激其中聲其如鼗也王陽洞天之西境之可紀者六龍湫最勝湫去王陽數百步在白石之下淵潛澄湛微類王潭懸艇而入中空如室石皆下垂哈呀岸不可名狀其後石壁挿水壁盡處有穴劣可容舟歛仄以入中空如外室而通明虛敞石尤奇巖綠石而上得穴其隘僅僅而入轉出石室之上中空而下室石柱合抱色正白如玉曰王陽洞此龍湫尤異處龍湫之西曰水犀洞水足勝舟而石壁幽峭石上有穴通天故曰水犀其水潛行而南出於南洞盤石之下石下可坐水縈之如浮曰浮盤浮盤之南爲君陽洞洞凡三穴最後一穴稍深曰白龍藏三洞相屬石穿漏如蹄散交峙水瀉其間激激若灘揭水既行可環游出入彼此嘯呼與水聲相雜亦一奇也水自凝土而來東西互流至此凡百折乍盛乍微或浮或伏而其源皆出於王潭石自王潭而來或隱或見亦皆綿延相屬其間松檜檉楠幽蘭靈草叢生曼被與水石相蔽虧周遊其中若去塵寰歷其境既復合若窮而通綺錯繡繡不出里區而羣景畢集殆造物者效奇呈異獨燭於茲以成一方之勝如是夫自清湖學判流峙攸分而是境已具其前未暇論考之唐賢篇誄王潭之外他固未有聞也由唐至今八百餘年始自恭甫發之豈天閼絕景必待其人之賢而勝者而後之邪昔謝康樂伐山開徑以極遊放柳子厚發末柳諸山而著爲文章皆以高才棄斥用撫其抑鬱不平之氣耳或謂恭甫類是而實非也他時好奇之士遊於斯樂於斯庶幾有知恭甫者

明末游大洞 大洞出州門東六十里至馮家洞馮洞視大洞稍小而奇石鱗方廣若門舉火入內深黑里許上開天孔員若井鑿入洞死如星日洞口方丈峭壁蒼然可書大字遊人奇大洞弗遊亦奇大洞之奇弗此之遊近洞甯生告予曰遊此抵大洞不暮迺借諸生同至死若予家鵝山神仙跡處於是題其崖曰芝山別洞紀以詩出洞二十里至烈女墳傍轉至陽羨界山益奇谷中鷄犬相聞蒲葦叢翳鴉駕游泳其中俯瞰委巷草屋成村水淙淙從洞口出草石間灌田萬頃大旱不稿洞口小寺憩此束火燦百餘而入雜之燭初入四壁疊疊如蜂房鶴膝純白若玉青苔莓蘚雜然成形迴光返射又如大綠金相非人世所有晚霞照耀又如織錦左竇曰東洞石乳垂下擊之如鼓洞口空黑大淵深昧神物潛藏不可遊土人枯樺漚田終月不竭潛龍吐蠖湖水飛騰了不知其所窮循此而南方廣踰十丈皆垂玉水晶明碧白脂寒氣浸骨難甚暑熱後可一旗橫飛曰寶珠旗一柱自洞頂直下曰玉柱柱下有田井畫分列曰石田白石田入里許白塩堆積如阜曰塩堆右竇從火入十餘步一小石橋橋水濺濺有聲曰仙人橋轉折一竇曰燕巢一壁方徑惟餘桂字無年月可紀何時予題其處曰虛洞循此深入里許懸石噴雪勢欲飛墮一竇小而隘旋折尺餘如車轍可容一人貫魚以入口曰銅關刻銅關二字於右方束炬而復入宛然方丈四面純白色間栳紅若脂膏王昔年墨跡蒼然如新一石垂下曰石磬一石如練輝尾倒捲曰珍珠簾左曰大雪竇右曰小雪竇愈入愈深不可窮已土人云可通太湖昔好事者又深入十里沉沉嚙呀疑爲罔象所遊蓋不知其所窮出洞十里止餘十炬予與天厓暨浙客三十人摩肩盤坐以候火適聞刻字聲乃令一人取火而出則月上山矣皆笑曰奇哉使火炬不至將不爲武陵桃源矣乎且嘆天地之寶天地寶之爲之閉藏不肯全以俾人此其常然而使茲山之勝苟在原野周行中斯神亦多矣著其略以貽樂山者

池殆或然也過齋堂請唐進士顧在銘詩刻遂上龜山坐浮圖下浮圖
有巢鶴二見人更長作聲衆方欲呼酒僧謂七寶泉在鄧尉東麓不三
里而近共出登舟經東嶼已半淤塞蘆葦蒲稗生其中視西嶼少劣至
則舍舟遵三徑行夾道多古梅長松入僧菴有雙柿丹實繁繁可愛上
山行修竹間有亭對焉其後即七寶泉泉生石間環甃以石形如蒲月
深尺許掬飲甚甘僧接竹引之然不知發自何時且甲陸子之不能遭
與茲泉之不遭也戊寅至姚家河陸行數里遊慈菴中故有養閒樓
元季里儒徐良夫好客四方賢士多集樓上今亡獨其扁存堂背山茶
枇杷臘梅列植左右三里至玄墓山從松篠間僂僂而上山多楊梅樹
湖水明滅樹間窅冉冉如空中行入西塔院宿焉已卯自西而南路多
古梅蒼蘚被之如鱗出大道東北十步有長松五株鴈巢其一度石梁
上萬佛閣南望太湖法華山橫亘其中漁舟數十出沒若鳧鴈然而洞
庭諸山隱隱列煙霧間折而東有僧揖入小閣閣視萬佛十才一二然
所據地高出木杪山四面環之如玦茲特奇僧飯客閣上仍出松花餅

二志命殿前祝髮爲比丘尼號無爲大師住吳中妙湛禪寺出門請草
間碑凡三其一無爲大師塔銘鄧文原撰壬午復經彭山巷八九里巖
卅又二里至秦餘杭山夾道松如步障上山數百步息足僧舍復上至
大石下有泉二泓其一爲雲泉石錯互若頰頰斷斷從後視之又若後
猊印首尻下其前磐石如臥鼓可坐二三十人入雲泉菴躋石級有古
梅生石間東折石一股西跨類猛士跂足立人行其下又折而西鑿石
爲階旁設以闌枕榭不可憑又上得大石巖上俯下嵌中像開山僧衆
小憩日暮下山與諸客別

宋孫觀華山天池記東坡先生嘗與雲龍山人張大驥曰子知隱居之
樂乎雖南而之君未可與易也世傳桃花源在人境中漁父所嘗游而
武陵太守問途而不獲草堂移文勒俗士之駕折輪掃軌而不得至焉
蓋巖穴之勝在天壤間非若仙山佛國有弱水流沙萬里之隔而雲物
遮蔽鬼神訶謔惟幽栖絕俗遁世之士之所獨得雖將相王公之貴金
錢可以編馬埒明珠可以照車乘而一丘一壑則不可擅而有也余家
管陵與吳門接壤鷄犬相聞牛羊之牧相交果蔬五穀之墾相入故舟
車所至杖屨所及閭閻城長洲苑崑山神運之殿雲巖虎踞之丘西子
響蹀廊吳王試劍石靡不觀松江笠澤鱸之鄉洞庭林屋楠袖之林
靡不游山中草木魚鳥往往知名與夫仙翁釋子魚樵隱逸亦如舊識
獨不知有華山天池者按圖經山距吳縣西六十里由絕嶺而上有大
池晉大康中嘗產千葉連華華山得名自茲始而樵薪蒙翳路道險絕
樵牧所不至郡人張君一日過其下故見茲山翹然特出衆峯之右曰
是必有異乃聚工徒雜與草剪惡木剝朽壤而葺石砥然疏沮如而鳴
湍澗然升高而視鳥背臨深而觀魚樂風雨之晨雪月之夕俯仰百變
爭効於左右於是負崖置屋引水環之時松檜植蒲荷莖菊玩霜中之
英種梅愛雪中之色再釣而賦清流不能求獲奕奕而度長日不能求
勝或命舟或杖策意適則行興盡則止無憂於其心無責於其身蓋無
往而不宜得焉宜乎南面之樂無以易此也張君始作橫卷命畫工圖
其跡又自爲文以傳於世山容水色了了如在人目中矣昔柳子厚在

水州驛山水佳絕處而得丹谿居之其後志西山之怪特以為向未始
游游於是始也余雖老矣欲一日泛輕舟從張君歷覽華山天池之
奇庶幾得所謂未始游者

明 太湖之山發自天目迤邐至宜興入太湖融為諸
山湖之西北為山十有四馬跡最大又東為山四十有一西洞庭最大
又東為山十有七東洞庭最大馬跡兩洞庭壘之渺然如世外即之茂
林平野閭巷井舍仙宮梵宇星布參列馬跡之北津里夫椒為大夫差
敗越處也西洞庭之東北渡渚鼇山橫山陰山秦餘長沙山為大長沙
之西岫漫山為大東洞庭之東武山北則餘山西南三山厥山澤山為
大此其上亦有居人數百家或數十家馬跡兩洞庭分峙湖中其餘諸
山或遠或近若浮若沉隱見出沒於波濤之間馬跡之西北有若積錢
者曰錢堆稍東曰大岫小岫與錫山若連而斷舟行其中曰錫山有若
二危相向者曰東鴨西鴨中有三峯稍南大岫小岫與夫椒相對而差
小為小椒為杜圻范蠡所嘗止也西洞庭之北首湖中有兩山相近曰

大頁小頁有若五星聚曰五石浮曰荈浮曰恩夫山有若兩鳥飛且止
者曰南鳥北鳥其西兩山南北相對而不相見見即有風雷之異曰大
雷小雷橫山之東曰干山經山曰噴浮曰東獄西獄世傳吳王於此置
男女二獄也其前為嶺山云吳王侷囚者也有若琴者曰琴山若杵曰
杵山曰大竹小竹與衝山近若物浮水面可見者曰長浮瀨頭浮殿前
浮與鼇山相對而差小者為龜山有二女媚好相對曰謝姑有若立柱
截薛王柱稍却金庭其南為崑崙山為歷耳中高而旁下者筆格驤首若
逝者石蛇有若老人立石公石蛇石公石最奇與鼇山龜山南北相對
曰鼇山山旁曰小鼇若螺者曰浮二鼇之間若隱若見曰驚籃東洞庭
之南首鏡而未岐者曰箭浮若屋者曰王舍浮浮又南為白浮澤
厥之間有若笠浮水面者曰葛帽有逸於前後追而及之者曰猶鼠有
若碑碣者曰石牌是為七十二然其最大而名者兩洞庭也

明 兩洞庭分峙大湖中其峯之最高者西曰縹緲東
曰莫釐皆斗起曾波瀾迥異可望而不可即成化戊戌予歸自蘇林

文吳縣天爵過予於山中相與窮溪山之勝行至法海仰見異峯寺僧
進曰是所謂莫釐者也文振衣以升眾皆繼之或後或先或喘或顛至
乎絕頂而休焉天若為之寬地若為之闊西望吳興渺瀰一白有若雲
馬隱見天末或曰下山也北望姑蘇橫金一帶人家歷歷可數有浮圖
亭亭曰靈巖上方也東望吳江雲水明麗帆影出沒若有若無蓋七十
二峯之麗三萬六千頃之奇皆一覽而在曰大哉觀乎相與席地行觴
踞石賦詩久之曠色四合微月破林湖光瀨洞崖壑黯黯相與循舊
路而歸焉

明 太湖諸山多奇秀兩洞庭為之魁焉就而
準之西洞庭形勝尤廣蔚而丹垣石屋仙蹤具在由胥口至山麓九五
十里許故步者多抱風濤之慮非夙有山水奇癖不能暢然忘險一遊
然則駭客墨卿雖生於吳有終身不識洞庭者固亦無足怪也余非荒
於山水者然每聞人道洞庭之勝則又以不獲一遊為歉曩在巴未之
秋嘗泛舟出西嶂經犀渚登竹山望兩洞庭橫亘烟水中隱隱若帶雖
心領神往終未足以快素懷今年癸亥夏五月始與客入太湖由泖村
而上止於友人陸氏之廬明日策馬登標緲峯下憩西湖寺僧為具食
又擬謁毛公壇不果因飲於資慶寺留九四日而茲山勝地與覽其半
所至輒獲勝味既喜償宿心併錄其篇以歌好遊之士

明 洞庭兩山為吳中勝絕處有具區映帶而
無城闕之接足以遐矚高奇而靈樞築構又多古仙逸民奇蹟信人區
別境也余友徐子昌國近登西山示余紀遊八詩予讀而和之於是西
山之勝無埃手披足躡固已隱然目睫間而東麓方切傾企屬以事過
湖遂獲升而遊焉留近五日歷有名之蹟四雖不能周覽羣勝而一山
之勝固在是矣一時觸目憶懷往往托之吟詠歸而理詠得詩七首輒
亦誇示徐子伴之繼響昔皮襲美遊洞庭作古詩二十篇而陸魯望和
之其風流文雅至於今千載猶使人讀而興慨然考之鹿門所題多西
山之蹟而東山諸勝固未聞天有借也得微陸公猶有負乎

庭去吳城百里余自胥口抵山館于林屋山人人負經濟之學數奇
而山居因山創樓名曰玄秀消夏環其前縹緲之巖山有九峯而縹緲
獨峻拔而上掖而前既登則東洞庭如帶七十峯特小湖中諸山皆若
屏拱落日陷波中金紫萬狀遊之明日泛消夏濟觴于小龍山而歸又
明日度紫嶺憇明月灣登石公山山之陽有石板其半沒于湖猶可坐
千人乃相與濯足而歌曰山巖峨兮石如砥湖瀾洞兮百川委又觴而
歌曰震澤定兮水朝宗億萬年兮仰禹功於是舍陸而遵舟復館于蔡
氏明日乃遊上方諸寺山人知余將歸明日乃同遊毛家壇觀林屋洞
洞深黑而中甚卑入者皆俯而進余獨與文子探隔九而出題其旁曰
通仙隔九洞之最深處也山人曰子歸矣山有曲巖其石如黛峻而秀
不可以不觀乃觀之遂張帆而歸文子曰西洞庭東南之沃壤也梅梨
橘柑楊梅枇杷魚鹽茶竹之饒錯以良田山之人朴愿而信塗無婦人
可不謂美乎自夫差以來不被兵燹抑又美矣同遊者伯氏邦正文子
壽承潘子脩伯山人者蔡氏九遠也遊之明日而記其事

游名山記

卷四

三

蘇左淮海右洞庭靈巖嶄屹秀聳莫最于虎丘虎丘去州治僅數里濱
接舟陸中多小溪曲澗狀其間如抱月然入其境不百步許泉之列石
之清林木之漸鬱不可狀其中最幽麗者莫善和靖祠祠之前有平原
綠疇一望漭漭青橫白外與天接每暮色蒼靄令人神悸心釋不已
其上有浮圖屹漢抄下瞰姑蘇可一掌轉浮圖而南世傳生公講堂悟
石軒在焉軒側有劍池側立數千尺兩崖壁峭如剖水清寒瀟瀟鳴且
流中疑若有神物潛其間不敢睨視又行數十步下有鉅石環敲磅礮
可羅胡床十數座千人旁帶有小石橋平布其上白蓮挺挺華若丹碧
水蒲翁絡西行不半里許又稍下皆小石路迤邐其間泉益奇石益怪
俄斗折突起松篁豁然則和靖讀書處也有野鹿角方東下說者曰
虎丘迺昔吳王闔廬墓所中多金龜王鴈銅蛇水精碧海丹沙諸物布
列昔始皇東游聞其勝欲伐之時有白虎盤漫其嶺不果以故名晉司
徒王珣及弟王珣俱宅於此自王珣去闔閭千餘載至今又去王珣及

王珣千餘載矣計此山始基而宅宅而復寺陵谷不知幾幾幾遷吳晉
之宮室臺榭皆鞠為蒼煙白草野垣斷梗與鬼燐蕭蕭出沒其所謂酒
城鶴市者亦不知其何許而和靖讀書臺獨巖然雲霄與此山相磨滅
亦與寺僧果嗟嘆久之諺有言地以人勝夫賢者宜百世祀豈亦以地
耶和靖祠有二一在今姑蘇府治東南一在此皆有可據史云和靖
拒豫中夜逃去崎嶇烟水谷中彼其視死生何如爾爾于蜀客於涪晚
以崇政殿說書召年已六十餘則疏和議斥奸檜即請祠去去廼之平
江虎丘西菴舍馬舍則有三畏齋遺跡猶存虎丘多幽勝今和靖祠迺
在於山之南梓神上廟貌稍愴余既游盤桓瞻企不能去泊暮迺歸舟
中因為記

至正二十二年重九日積霖既霽氣澄肅予與
同志以登高之盟不可寒也酒治饌載醪相與指天平山而游焉山距
城西南水行三十里至則捨舟就輿經平林淺場間道傍竹石蒙翳有
泉伏不見作冷琴筑聲予欣然停輿聽久之而去至白雲寺謁魏祠
魏遠公恭然後由其麓循祖杖以上山多怪石若臥若立若搏若噬蟠
擊撐柱不可名狀復有泉出亂石間曰白雲泉終脉縈絡下墜于沼舉
瓢酌嘗味極甘冷泉上有亭名與泉同草木秀潤可陰可息過此則峯
迴磴盤十步一折委曲而上至於龍門兩崖並峙若合而通窄險深黑
過者側足又其上有石屋二大可坐十人小可坐六人皆石穴空洞
廣石覆之如屋既入則慄然若將壓者遂相引以去至此蓋始及山之
半矣乃各逐幽勝登者望者嘍者嘯者而喘者恐而吡者怡然若有
樂者悵然俛仰感慨若有悲者予居前益上覺石益怪徑益狹山之景
益奇而人之力量益以備矣備後者不予繼迺獨策策奮武窮山之高而
止焉其上始平曠坦石為地拂石以坐則見山之雲浮浮天之風颼颼
太湖之水渺乎其悠悠予超乎若舉泊乎若休然後知山之不負於茲
游也既而欲下夫其故路樹隱石藏愈索愈速途困於荒茅叢篠之間
時日欲暮大風忽來洞谷吟呀鳥獸鳴吼予心恐俯下疾呼有樵者聞
之遂相導以出至白雲寺復與同游者會眾莫不尤予好奇之過而予

亦笑其性類敗不能得故山之絕勝也於是採菊泛酒樂飲將半予
起言於眾曰今天下板蕩十年之間諸侯不能保其國大夫士不能保
其家奔走離散於四方者多矣而我與諸君蒙在上者之力得安於田
里撫佳節之來臨登名山以眺聖輿觴一醉豈易得哉

之乙日求石湖焉時少雨春盡漲未起舟梗於越來之溪客刺木揭跳
始獲登薄岸百步得茶磨之觀音巖間行巖中為間從者至又百步
得治平寺之竹林西啓茶磨東繞拜郊亭其山皆峭立其腹多怪木美
箭聖之蔚然深黑治平林之樾也從郊亭東走環突奔縱為楞伽寺有
浮圖插雲中吳西南之鎮也竹林逮楞伽不及五里峻甚多石客始輿
負以升浮圖之前平展百餘步有亭其上曰壘湖之亭於是石湖經其
陽梅灣出其背左引靈巖右帶吳松不出十五里林巒疏秀水風清潔
生雲之山出泉之咸會亭下客始定飲於亭而臨觀焉夫治平深林楞
伽高山入其深搜玄鈞僻萬化俱顯登其高心空目開萬象俱顯於一

日之遊而兩極其情四月竹脫節松生花草濯茂王膏出林與泉俱香
服之已曷而神生主人王履約讀書石湖蓋三年矣用能抽其奇奧與
客共暮不謀歸而忘其倦則茲遊也王子之功

且還聞林屋洞之勝期與四三士往觀而羽與咸會于洞門有小亭與
門峙南行繞內門出陽谷之上跌于石壁壁高盡見大湖之境從者曰
前有曲巖榭下壁攀木行里許次于岩畔自亭速內門陽谷速曲岩皆
五步一石十步一潭巖巖焉巖巖焉巖巖焉巖巖焉巖巖焉巖巖焉巖巖焉
去曹草然後得一伸足道士曰此毛公壇水也壇距洞且十里而南流
出于洞門大者成川小者為潭為澗用是茲山之樹青葱堅翠少花而
多根焦公有山水之趣與客嵌名岩中還至亭下從者已在洞平坂矣
道士習於乘槎以先驅洞口微隘稍前得夏屋穿然黑飄然整毛髮左
右請火公命列炬擊問下燭滴瀟上照銀屋石鍾倒懸無慮數十丈屋
為石狀丹竈道士曰茲所謂金庭王柱者也然距石樓神鉅尚遠道士

內鳴鉦外奏樂客各據牀石鍾仰砥乳穴暑月如盛寒如是者凡幾
室而室室不同乃縱左右各為嚮道或之內門或之陽谷屏處忽若斷
絕而無不穿漏離隔凡者久許方有人聲還報火屢滅不能進羽怪茲
山大不踰他峯而中包空洞莫知幽際靈威文人所言有無不可知求
諸隔凡以外亦已異矣果幽明之境殊豈造化者設是巧不得而窺耶
出洞門曰已瞻煮石乳飲訖各謝去

襟帶三州蘇州常州湖州東南之水皆歸焉其最大者二一自寧國建康等處入
深陽迤迤至長塘湖并潤州金壇延陵丹陽諸水會於宜興以入今寧國
康之水不一自宜歙天目諸山下杭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武康長興
以入而皆由吳江分流以入海一名震澤書所謂震澤底定是也一名
具區周禮職方揚州之數曰具區山海經浮玉之山北聖具區是也一
名笠澤左傳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是也一名五湖范蠡乘舟出五湖
口太史公登姑蘇望五湖是也五湖者張勃吳錄云周行五百里故名

虞仲翔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南通烏程霅溪西通宜興荆溪北通晉
陵瀟湖東連嘉興非溪水凡五道故謂之五湖陸晉望云太湖上稟咸
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然今湖中亦自有五湖曰菱湖莫湖游湖貢
湖香湖莫釐之東周三十餘里曰菱湖其西北周五十里曰莫湖長山
之東周五十里曰游湖公無錫老岸周一百九十里曰貢湖香山之西
南周六十里曰胥湖五湖之外又有三小湖夫椒山東曰梅梁湖杜圻
之西魚查之東曰金華湖林屋之東曰東臯里湖而吳人稱謂則惟曰
太湖云

同出異歸曰肥泉異出同流曰澆泉此泉之大槩也而天下之泉其名
亦不一香爐之瀑布與天台石門所出者尤其崩騰而雄悍者也余在
錢塘時嘗遊西山之靈鷲有泉流幽澗中或隱或見者如絨如蛇曲折
而下赴其激石有聲鏗鏘如琴筑之交奏珞璫之相觸及憩春涼亭其
東西合流注大壑浪然如驟雨之至雷震之薄如決銀河自天而落也

雖未及觀瀑布之崩騰雄悍是亦西山之一奇矣方五六月赤日正中
人皆坐火屋下行道者多暈死而泉之旁飛珠濺衣肅然如清秋松風
謾謾相和肌肉為戰而栗不知大暑之鬱蒸也與客俯而掬卧而聽日
入息返翌日至南山白蓮峯觀水簾而寺僧病遊客之數塞以巨石而
泉散落崖間無復所謂鸞鶴唳而蛟龍涎者蓋不幸也後歸黃鸞並海
之山皆無泉惟東山有烏龍山有靈泉泉小不足以觀也及來雲間九
山之麓亦不知有泉而沙門澤公楚蘭者所居之室在釣灘之上泉滿
流出叢篁亂石中循徐而流尤甚清冽可以析醒滌煩與春涼一矣因
題曰古澗寒泉求予為之記遂舉昔遊之所見如此

雲深處 青林在華亭東南六十里地平衍無大山惟荒蕪
灌木蒼鬱蔽蔚蓋亦海隅之斗絕幽邃所也其民田牧于中者雖早夜
作苦足生肌脛無毛然皆樂其俗而安其業熙熙如太古時三吳之變
兵亦不及予嘗徑竹岡絕黃浦邪迤而南由橫溪至青林盤回百折如
帶舟礙石不可行抵暮候海潮而上四顧徘徊念可築室讀書以佚吾

水雲 老規欲留而未也一日曹君士璠遺介持圖示予其號水雲深處者
即璠之所居寔據青林之勝即世所謂秦人桃花源者又何以過之哉
大抵天壤之間百年之頃至樂莫如適意能適其意者不在章綬而在
於一丘一壑昧者方且奔走通都大邑急自售以微利祿為事趨死地
如歸者不亦悲夫璠能果於忘世登葉內外務日權孤舟與海父往來
暮色蒼蒼星月上升則放乎中流舉酒相屬家童取鏡笛作龍吟三弄
以和巴歛之歌則其寄興豈非高且遠邪余將去此而從之遊共相忘
於水雲之外矣

鵲原 鵲原也舊傳二鳥文集于原故名後居民彭
護姓者有其地易之以氏而更原作源宋時予始遷祖圖公自旌城即
源之口居之仍曰彭護原口里書板籍失真者五百餘年家君竹山先
生考先世所藏旁搜野錄而正之曰鵲原復即原之山川可供吟眺者
釐為十景命循記之循惟家在萬山中隔市驚絕車馬幽閒深邃一泉
一石皆有清趣一草一木皆有生意徜徉游泳何所不可茲特書其或

名千古或勝于今者耳居之北有峯突起曰壬辰尖峻陀自率山而亞
于率山者又羣峯之望也巔有巖巖有白石肖佛先民祀之水旱禱焉
至于今應曰壬佛巖居之南大連小連二水合流近遠一里許曰汪王
澗中屹居石曰汪王石現奇怪特異眾類俗謂先越國公嘗飲馬於
此後人名之理或然也居之西原之將窮曰坑頭古有龍井窟圓徑一
尺清聲澄澈深不可度有龍潛焉居之東原水出口名深渡津兩山夾
峙狀類象獅獅山有石罅水長不涸行者指為鼻竅必佇目焉是為伏
獅岡西南一峯特立尖高若文峯與壬辰相望是為仁峯尖東南汪王
澗下匯為潭曰天井窟又下為瀾波瀾紫迴可觀左一山奔越扈從直
前俯首如鍾為覆鐘山右一山連岡倒伏如琴為橫琴嶺鐘山下
溪流頗深有石浮水面如印之狀水分流中湧小洲復下為洲曰店潭
末復湧一大洲而水環繞其側其形如龜謂之浮石印圓渚瀨焉此十
景之大槩也至於天生地設工妙無窮月夕風晨變態萬狀蓋莫能述
夫水色山光風聲月影自開闢至于今同也炊烟相接雞犬相聞村居

率山 當與古不易也不知自有生民以來居于此者幾姓能樂乎此者幾人
能樂而知所以未章如吾竹山君者又不知曾否也循祇辱山靈徒
增悲慨欲啓天地之秘藏發山川之勝觀使原之山川顯如蟠溪隱
如盤谷名勝于天下傳播于無窮則以俟夫後之君子

率山 率山在予里西二十里俗呼為張公山中古為率山
即山海經所謂三天子鄩也鄩一作都後世失其處或以績之大鄩歛
之黃山乘之而遂謂其上皆有三天子鄩又岐而二之指休寧率口上
游之山為率山皆非水經云浙江出三天子鄩在其東廬江出三天子
鄩入江彭蠡西今惟率山之水山陰山陽一東一西而流入于江者與
古今脗合 國朝禮侍朱公大司馬嘗考知率山之為張公山矣然不知

三天子鄩之即為率山故猶以新安之江自績溪者出大鄩山龍從山
自歛者出古黟山即今之黃山自婺源者出浙江自黟者出吉陽章嶺
諸山各迺其源而不知統出於率山之一源衛生其下少從堪輿家得
見吳文正公所著地理表云率山乃江南諸山之祖長閩古經三天子

都實彭浙兩江之源乃斷然以吾里中所謂張公山者當之而無疑而
以昔所謂黟山率山大鄣者本一山也嘗欲一登以發其跡正德初歸
養林下約同邑廷曙張公用禮程君贊訂期以游不果倏忽十年矣今
始發書諸友申前約先戒僕隸入山剪荆除徑以俟至期多有故不起
用禮獨來又天色晦霧老者止之曰山上多陰晦異下方非甚霽無
所見乃游興勃不可禦遂行或肩小竹輿或策杖甚至附背捫蘿板危
陟磴至黃茅岡遙望復菴中二弟周從弟羅如約追步蹣跚而來佇足
久之岡下有深谷放牛百餘間之乃村農耕暇悉縱之於此連月不收
亦可見太平景象也旋歷一山有所謂金字牌李家店者乃古僧院住
山盛時遊客絡繹行沽宿賞之區今已蕩然翳莽中惟巨石一片上有
三天子都刻字畫蘇軾摹度可驗山稱兩石對峙如門謂之石門又上
有兩石倒跨上水從跨下流出乃字之為仙人跨此正江源所自
出清冽潺湲捫弄久之而去上一山至清風嶺獨石枕山阿傳為支磯
石乃憩嶺上萬甥携酒班荆而坐周羅二弟亦至同飲三四行直上三

天子都特出上兩圓土岡東西相望相傳東為搗鼓尖西為振衣岡中
擁小石岡二北岡稍低舊無名岡石上魏下東壁削千仞頽然有飛墜
之勢據之股戰心悸不敢俯視竊為兩巨中小以小為尊此即所謂三
天子都也俯視萬山巖若丘垤積巖莫得隱遯紫青繚白外與天
際始知是山之特出為江南羣山之祖然烟水瀟茫餘無所見時山
下小霽而上則涼風蕭蕭細雨廉纖不可立山高氣寒黃王諸子披崖
竇中得水仙花三本競以為異下至清風嶺復盤折西下山抵靈隱
菴宿焉舊為靈隱院古有釋號靈隱師者飛錫駐于此以建院宋時極
盛而今山下休養叢林名刹乃其舊菴也景泰中從祖得宜公購得其
山召淨士某創為梵宇四楹族父永州公嘗讀書於此弘治熾正德初
吳僧鐵牛犂道人程某來圖興復予以名山從史其成乃年涉盜歎好
施者募鐵牛舍其故址就東偏構茅屋三間供奉香火而已是夕月光
如畫時以楮余自隨尚覺凄冷不成寐夜半攬衣獨起露立仰觀星斗
可摘寒慄不勝即復就寢旦起訪靈隱故墟度西嶺尋龍窟觀瀑布泉

泉自崖顛瀉下以次為三井神物潛焉禱雨請汲其水即應井下石
壁斗絕莫能適從巖而下且視危懼不敢憑乞水者多夜往掩所不見
以長繩繫腰上繫于木或入曳之捫崖援藤蘿而下然僅能至二井三
井則絕懸壘以汲入涓滴即用蓋擁歸零壇壘溢即雨至予等不能往
隔嶺而望黃王諸嶺好勝鼓勇往探其奇哆然而歸爭相誇詡然破面
傷趾無完膚亦見人之嗜奇也是日大霽遂至清風嶺復欲一登天都
眾莫從然復陰雲四合黟山古註以為深山多雲故黟字從多從黑而
謂之黟山於此益驗陟距其巔尋丈間倏歛煙雲劃開曦光高揭東南
天近一葦可即西北萬里遠無涯際惟天與水四圍相蕩浴吐吞而已
胸次豁然精神飛動不知身世之在何境也日就暝下山流連二日始
歸

明陽園記 弘治辛酉予任南京太常時購園城南去予家半
里許園可二十畝中有池可七八畝池心築土為臺方圓各五丈傍植
垂楊數株結亭其間園內雜蒔諸果木隙地為畦凡此皆前王規畫而
予享其成者也尋自南京改官內臺有事關陝園雖吾王吾之席故未
嘗溫焉正德丁卯謝病南歸旋得致仕喜曰吾將老於是矣乃於園北
構堂三楹南山出城外正相向頽其楹曰悠然堂又病池亭狹弗稱撤
而軒之八窓開朗心神頓豁每中夜獨坐月在池心水天一色命曰坐
月軒鑿石為梁以便往來曰利涉橋池東別鑿小池引水注之植蓮數
種夏秋之間芳敷爛然曰錦雲園南種竹百餘竿日漸茂密參然以
高莫窺其際曰綠雲園竹之前建小亭水涯清風徐來水聲竹韻相下
上曰水竹居規置畧定園未及命名而予被召命起督師西夏事平徵
入朝去凡七閱寒暑至丙子秋九月始得請致仕歸視園猶昔也則又
喜曰吾今乃得於茲焉老矣遂定名曰逸老云嗚呼少而學壯疆而仕
老而歸此古今之常而凡儒者莫之能違也始任其勞終享其逸心逸
日休斯無作於人予少占仕籍歷官四十年勞而無補今老矣歸乃其
分戴工之恩得假息是園踴躍洋洋無柅堂可見山軒可觀物沼有魚
畦有蔬濯有泉踞有石快目有花清神有竹逍遙容與超然塵滓之外

明陽園記 弘治辛酉予任南京太常時購園城南去予家半
里許園可二十畝中有池可七八畝池心築土為臺方圓各五丈傍植
垂楊數株結亭其間園內雜蒔諸果木隙地為畦凡此皆前王規畫而
予享其成者也尋自南京改官內臺有事關陝園雖吾王吾之席故未
嘗溫焉正德丁卯謝病南歸旋得致仕喜曰吾將老於是矣乃於園北
構堂三楹南山出城外正相向頽其楹曰悠然堂又病池亭狹弗稱撤
而軒之八窓開朗心神頓豁每中夜獨坐月在池心水天一色命曰坐
月軒鑿石為梁以便往來曰利涉橋池東別鑿小池引水注之植蓮數
種夏秋之間芳敷爛然曰錦雲園南種竹百餘竿日漸茂密參然以
高莫窺其際曰綠雲園竹之前建小亭水涯清風徐來水聲竹韻相下
上曰水竹居規置畧定園未及命名而予被召命起督師西夏事平徵
入朝去凡七閱寒暑至丙子秋九月始得請致仕歸視園猶昔也則又
喜曰吾今乃得於茲焉老矣遂定名曰逸老云嗚呼少而學壯疆而仕
老而歸此古今之常而凡儒者莫之能違也始任其勞終享其逸心逸
日休斯無作於人予少占仕籍歷官四十年勞而無補今老矣歸乃其
分戴工之恩得假息是園踴躍洋洋無柅堂可見山軒可觀物沼有魚
畦有蔬濯有泉踞有石快目有花清神有竹逍遙容與超然塵滓之外

陶隱君所居也凡詩友之來遊者皆自谷口徑懸崖而上名緣雲逕有石印鶴指爪跡者名鶴磯有泉先雨而溢者名作雨泉下有石潭曰冲澗窺之深黑蓋雪缸之瀑至是而匯也巨石枕潭為柳磯磯後有牛塢繚而深有田疇竹樹外列悠山內疊蒼屏南者石耳北者芙蓉諸峯傑出環峙清畫登雪缸而望咸若畫然皆若拱翊平雪缸而雪缸特為最於是屋于西趾曰樂此之堂日奉其族父冲陶君從諸昆弟友朋邀遊其間蓋皆有樂乎此也

龍潭在婺源城東百里山澗僻處頗稱有靈異距予所寓館五里而近主人亦趣尚高潔以其地有懸崖飛瀑之勝約予同遊既有期日而雨至是晨乃大霽遂同遊凡八人人其境夾澗石為懸崖峯景忽殊左崖間時見瀑布奇甚凡垂如簾者一為三折及直而懸者又各一少前山益峻峭間寂摸捫蘿為揭厲漣漪蓋深涉平虎豹蛇虺之域予疑已逼靈境主人曰未也又前及至許踰澗循其石崖青壁逕崩崖裂石下復踰澗左入潭在大石峯距絕壁下石掬兩股為崖瀑自其後乘高怒噴直下數十尺遠望如出穴中電雨狼涼涼不絕而其細者空濛雲微如薄霧潭研而吸之周迴可二百餘步搖光蕩綠莫測其深自是始流平地為澗澗上陰幽黯黑風與水氣合而為清涼人肌膚聞其上復有小潭亦龍所窟水自石門入而注焉逕迂險不可上但徘徊潭側久之而退

黃山在宣歙境雄鎮東南山之陽踰百里為歙郡治其北三十里為太平縣又北抵宣治所二百四十里不當通都大邑舟車之走集而游者罕至今年四月九日予始得游焉山西之麓田土廣衍曰焦村連峯丹碧峭拔攢蹙若植圭若側弁若列戈若芙蓉函首之初開雲烟晴雨晨夕萬狀歸焦村南道二十五里至湯嶺上仰視群峯猶在霄漢間岡阜蟠結鑿石開逕巖欹危瀑布聲訇礧如雷惟石林立半壁飛泉酒中袂當新暑凄然如秋又十里憇祥符寺寺前淙流走萬石間山皆直松名杉藤絡莎被翁愛龍茸有靈泉自朱砂峯來依巖通二小池上池瑩徹廣可七尺深半之毫髮可鑒泉出石底繁

繁如貫珠不絕氣馥醇若湯酌之其芳蓋非他礪礦泉比也明日遂試浴垢旋流出纖塵不留令人心境清廓氣爽體舒相傳沉痾者澡雪立差理或然也寺有南唐碑初名靈泉院宋祥符中改今額又龍池距寺左三里許奔流噴薄瀉石潭中亭午照燭五色璀璨誠靈物所居夜聞啼禽聲甚異若歌若吟節奏疾徐名山樂鳥下山咸無有行寺旁近見數峰凌空僧指曰天都芙蓉朱砂峯其尤高者天都峯也上多名藥採者秉糧以上三日遠峯頂予心甚欲遊而為道如線不可乃止凡再宿寺中還至焦村之三日行三十里遊翠微寺古松脩篁石澗橫道僧橋焉覆之屋以息遊者清冷靜邃已隔塵雜予為榜曰巽然至寺庭有井泉僧言此麻衣師卓錫處泉亦清美不溢不涸一峯卓然獨秀直峙東南隅曰翠微峯其條支迴互寺居盤中故諸峯俱隱不見明發行十五里過白沙嶺往往攀崖壁牽蘿蔓或小木貼巖若棧而度幾不衣武旁臨絕壑惴惴焉不敢俯而窺又七里至絕頂頂平廣倍尋方據石少休時晴雨旭霽氣象激潔環視數百里岡壘墟落歷歷可數九華綠翠若

蓮開陸焦村向所見峯皆平挹座間俄頃白雲翕起遙山近嶺如出沒海濤僅餘絕頂槎泝天漢中倏又歛裁如掃如是者三可謂奇觀矣日暮抵寺信宿又二日從村北十里登僊源觀至元中新安吳萬竹習靜茲壤管衍易宛陵誇詡其勝予贈詩還山今竹存而吳逝已久林阜周密南列翠峯練形引年者固其所哉既還憇吾宗公仲雲松樓越十日踰興嶺而南所謂三十六峯者駢列舒張橫絕天表衆岫疊嶺效奇獻秀盡在一覽行田疇竟迺登橫嶺陟小丘道左竹杉陰森中小徑縈紆纒屋數間一僧奇龐近八十者若進果自言結構力田閒則持經觀空歷二十閱矣外營草亭往來休焉庫陋且壞予將改築亭之右丈餘南峯翔舞近乎前北隴奔躍駐乎後左右翼如景益清名之曰芙蓉亭而未暇也循巖曲折抵白龍潭巨石銜鈺洶湧激深不可測歲旱民謂

款雨立至又度板橋有小庵食淡苦脩數輩居焉嘗有逃空谷者出奇方療人疾頗眾既亡瘞浮圖中予特徵夫山水繆繞自為隩區于高峯之下田興嶺抵此四十五里人蹟遼邈可屏塵事遂宿焉聽泉而去世

稱黃帝與浮丘容成於此山上昇改名黃山江漸諸大山所分以出其廣袤形勝若是奇蹤詭狀固不必盡究然非神人列屨不能稱其居昔大德戊戌歲得茲山圖經神思飛越而因循借首甫辛一至至又弗克久留而去每登山時率宿雲收雨紫翠如沐山下之人皆以為山川英靈有相之者予亦竊自喜回思在南安之日造南原山禱雨龍湫洗捐亂石急流中腰纏梯藤登懸崖上而復下至潭所其巖險視茲行爲甚是故樂清賞以酬宿昔忘躋攀之勤而不知高深之爲懼也時至元再元之六年庚辰歲也

冠鄭流金記年十七八時東遊京口登多景樓望金山在揚子江心屹然爲中流砥柱念欲一濟其顛酌中瀉泉以適平生樂事竟坐他事不果去今蓋七八年乃得小金山之名而有觸焉者新安江自率山發源東流三百里爲淳安縣未至縣之十里江心倚南少西茲山在焉東北江面百餘丈西南僅僅一澗環之如帶大旱或可揭四時非舟楫不能渡古樹蕭然出煙蒼水黃間石色嶮峻苔蘚如繡上有佛寺

舊極壯麗歲久湫就頽圯僧徒星散今無有存者唯敗屋數椽而茲山之景無改也濟岸而南攀援至山腰爲石洞者三穿然而厦屋大可二三十人坐中半之可十數人餘又有一巖嶽特甚如浮圖氏所望觀奇像坐石東望西洲溪分兩派居民廬舍櫛比鱗鱗黃花翠竹果木桑麻之屬翳鬱蒼蒼無所不有傍一石出灘瀨中如龜形迴流而上號龜石灘西去錦沙村繞一二里燕石巖相對峙若樓閣飛簾出臨水上蓋一縣山川之勝聚會于此百里間無與之敵者嗟夫茲山所少中瀉一泉爾至於巖洞之幽錦沙燕石之勝西洲龜石之奇金山所無有也予西一舍近有山出水中曰岑山者氣象大與茲山比嘗欲以是名之而未果也今乃爲其先焉予將歸而題之曰小焦山云

明通志月潭人景記由屯溪迴流西南入張公山二百里蓋浙江之源水皆自高注下湍流浚急灘淺者可以揭也當山水奇會處輒匯爲蛟龍窟宅自浮游至龍深以潭名且十數而月潭最奇潭上兩山相揖如牛飲干溪其鼻皆巨石夾溪對峙如門其南有山諸小水來會離立參

拱故潭形正圓其深不可測也每春夏溪流大漲束於石門湧而後墜則震蕩迴瀉聲振天地勢摧山嶽齊之所入深若歸虛汨之所出旋如車輪使人目眩心掉不可端視其水落波平則淺深一碧瑩徹無瑕鳥飛魚躍于溪光山色間皆悠然自適夾溪多白沙翠竹取舟漁艇往來其間如畫圖然而雪天尤爲清絕此月潭之大都也朱君伯初父世居潭上心獨有樂於是影閣其南曰臨清亭其北涯曰觀瀾造小舟置筆床茶竈其中曰釣雪其取於是潭者備矣潭之北曰平林竹樹蒙密有隱君子居之平林東五里有古叢林曰星洲寺每與客艤舟其下意適則澹然忘歸南七里有顏公山相傳昔有隱者於此僊去君暇則杖屨獨游其數日而還於是好事者即潭之景物曰月潭曰石門曰臨清以現君而屬坊記之坊蓋未之暇也至正十七年夏五月始來遊于潭上而切有感焉時郡邑荐經兵火水村山郭名鄉甲第高臺別墅凡昔之以紛華盛麗相夸詡者莫不化爲丘墟瓦礫荒野田野草則人與物之

變滅相尋者多矣惟君與是八景俱無恙也吾聞之智士無慮慮之變則不樂察士無凌詐之辨則不樂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大則夸者悲皆困於物者也豈惟園哉舟已敗矣而乘風破浪者方新車已覆矣而夙駕疾驅者未已乃若有物使之然然則世之人終不以彼而易此宜也蓋於是有感焉

去年冬予訪周彥明于靈山特予患病瘡不良于行不得游方塢所謂茅三間者今年春鄭希貢借彥明陳自新鄭以孝強予游茅三間又未識釣石之爲勝豈曉昔履踏雨沙逕瑟瑟絕無泥滓彥明命女奴挈榼酒請飲釣石以別予始獲踏石上而諸君相次列坐其高十數丈其闊如高之二其色黝黑其制甚方如印然而不列如臺然而不頗不倚嗚呼天造地設鍾英於是久矣奈何鬱而弗彰也荆榛草莽樵夫牧豎口相過焉而不顧一旦幸遇吾徒笑歌徙倚而托跡文字間用貺於世者則石之遇合固有特哉

谷間巖然而高瑩然而明光洞然鑿人毛髮為一邑勝繁騷客逸士慕
奇尚寂不憚跋涉資以遊觀者必於是即焉山迴路轉荆榛翳如崎嶇
路確苔蘚積如藤蘿交絡澗泉洎如直下一亭少憩行客抵北行數十
步老屋數椽峯巒聳聳不見日蘭若以石照得名良有以也世傳自
李唐來已有之二衲子居其中遠塵俗處荒僻林木蒼蔚禽語相禽
如聞鈞天之音弄性空悟寂超然物外不能一朝居也住持曰悟心原
頗聰明事脩歸時春雨借霽予與客徘徊其上顧而慨曰自有天地即
有此石光明瑩潔妍媸必鑿類性空與幽深閒絕塵俗不奈類悟寂與
俾冷稱味坐存想其所以為石所以光明者何一旦豁然了悟激激本
原嚮之積躄亦稍辟矣俄而天風冷然聲振萬壑苦劫若幻化而升家
廓也洪武四年夏五月書

遊名山記 卷之四
居即山房故址也往特華表碑頌樓臺殿廡等千巖然金碧照耀四方
賓客暨邑人士狂遊茲山者莫不懸息於斯然而山光物象於春為最
予自郡庠濫竽京國垂二十四載矣未及一與同志甲古搜奇甚難與
山靈者之羞宜德甲寅春三月郡儒數輩攜琴載酒約赴茲山予喜從
之既至風景明淑花卉爛然暎暎翳翳軒舟音雜奏仰瞻天都諸峯高插
比霄俯瞰紫陽餘麓橫絕南港徘徊泛觀諸山水分屏布練交映曉下
所謂達人觀即此可信噫嘻歲不常春日不再晨會別歡悲常情皆
爾矧予家親服闋入觀有期他日歸田必加老於今矣又安知復得與
諸子握手為歡於是否乎

明崇禎遊名山記 卷之四
廉利然皆不於山之腹特出于波濤龜龜龍頭皆負林麓走飲于湖惟
蛇山為不然當太湖之西北背龍頭而迎風濤截乎大洋故境愈險而
愈奇世少得而觀焉正德己巳清明日與客放舟龍頭西踰小洞庭還
見聚落十餘家為烏砂并厥石萬狀恍恍洞洞緣于噴吼不敢播動然

去蛇山尚十里乃從烏沙井解舟薄石蛇之東遙見大石劃下若有門
闕而無人蹤顧其勢尚叫水尚急舟不能停綠壁里許則山之陽也岸
始舒水始緩若有里墟而無火烟鳥獸窟窟以窺其間者大抵皆採石
之人厥崖維廬厥坎維炊厥寢維磯以漬以飲惟石之宜始舟人與岸
人見獲通語言而沙詰澗未可卒進投竿測之視岸人指指止行焉始
獲登登其丘山空地虛舉足有聲躡其巔梯斷石滑側身而不獲前後
舉帆去則山之西麓矣壁愈高石愈奇若芙蓉開花魚龍脫甲上者屏
列下者橋卧隱隱波底者不可窮狀所見既異而境復迂僻由是鎖舟
壁下環卧涯澗客皆引滿載歌晨徂而暮忘返夫蛇山拳石耳其勝顧
出龜龜龍頭之上余與石甚適而平生不聞其勝一日跨波濤觸烟霧
獲觀其奇則古之不言石蛇而言龜龜者有以也噫物愈奇則遇愈難
余志石蛇之奇俾好奇者覽焉

遊名山記 卷之四
技山林釋軒見懸泉石若返故踐真曾無纖芥耳與目惟恐其不遠情
與度惟恐其不廣一日聞濟陽蔡羽言石蛇之奇欣動不已即其歲已
巳之臘八挾小舸載輕履奮發乎消夏灣之上以羽佑座貳之以扣舷
之客綠大小明月灣絕流西去瞬息而造蛇山簫管一鳴林谷振響山
精水恠潛匿而不敢出乃與客冥搜乎巖穴循環乎澗淵扶搖乎梯筮
之間高駕乎洪濤之上以吐納烟霧履峭絕跨莽莽與健夫爭先而公
不知倦於是水聲洋洋萬籟俱和通乎耳矣東過雲溪西過夫椒通乎
目矣仰周八表俯接九淵通乎度矣躍呼而驚龍翔羽翔而鱗集通乎情
矣山不必高王公一踐之三萬頃之勝可以撫而有也雖老於山林曾
不如又何嫌於臺閣日欲落公手剥石衣書名于壁而去

明崇禎遊名山記 卷之四
巖巖之名不知厥始題名刻深而文古它石之書曰淳熙戊戌孟冬朔
日范至先同弟至能至此蓋文穆公所遊觀者也洞山全骨無肉巖前
土不能訖而人怪甚自巖以觀其下之石若獸怒湍奔踴躍以進至巖

而止為勢急觀其上之石若芙蓉雲霓分布縈繚瞰巖而峙為態舒急者恒若有所負足不得停故行愈方舒者恒若有所待客不忍釋故居愈久夫造物之設有玄探必有顯覽襲入三洞顛倒貫穿莫究厥底玄之又玄於此見造化之秘有不得而發者及登是巖几臨東山藩繚吳江長洲大沙重復尊祖烟帆雲鳥隱見方夫吞吐則宇宙有餘放蕩則冥海不足於此見造化之度有不得而際者余嘗奉蠲群公歲月有事終以為艱弗敢居余弟師占樂居之蓋求艱而過奇者也

三州之利不同而形勝亦異不歷其尊未易徧也而尊莫尊於縹緲峰其陽空虛無梯可至西為晉陵水最大山最遠第四峰臨之特親第四峯之於縹緲猶人之掉右臂北歷三嶠以由西而東踰莫里以窺吳江秦家嶺臨之最親秦家嶺之於縹緲猶人之出左臂北為姑蘇城穿際陽山或遠或邇厥嶽不齊砂子嶺歷西胡寺躡峯之陰尤近是升峰之二道也然客終以艱危為病常中陟而罷還於所

親以求三方寧隘寧鬱寧受屏蔽而五湖之觀鮮克周徧正德庚辰十月之望中山湯子重太原王履約履吉客余之明日得第四峰之道與拜以進蓋踰時而造厥巔也遊於空虛忽見大水下求千巖莫知所在客已有懼色矣居頃獲詢三州之形如螺如黛隱狀煙際可以意求難以形辨狀東北隱起非河非虹可指者靈巖浮屠也北為無錫其入最深可臆者陽羨諸山也西方不究厥始然下山獨親南屬蒼雪可接餘杭武康嘗以東不得而擬矣於是三州始合象緯始親客始吐隘去結消釋壅蔽混元支離浮乎頰洞覽乎杳冥超然萬仞之表矣時冬氣肅甚日白無色密邇天路非人宜居各杖策去

離立走拱坐限兩目南為連閣欄湖若灣而梭山最長屏蔽厥外南招雲川東降莫里在二十里內莫之能通有礮行左右或合或分冬夏不絕盛則壤木偃竹奪道以去若决隄破防莫遡所以庚辰之清明從客求鹿飲泉去妙香西北躡阜升降遂陟青礮綠水八九里谷路不絕澗

之形遂細過竹塲山水鳴地中矣竹塲之比不及二里巖豁地展有摩廬之基二設榻巖曲穿井泆道訪諸僧莫喻厥始豈古所謂避世人不然劉根之流也綠厓曲折厥道遂降陰然雲中不見其末大青之山也乃提策勾石踣荆棘岫烟霧三分大青之一鹿飲泉在焉由是超泄澗遠絕卑邇高縱之為天日飲之為莫里舉之為浮玉按之為蒼雪鳥與之洲帆落之鄉俯仰指畫咸入尊祖梭之大僅如一縷矣鹿飲之量不勝二鯁而窳山成川狀流發里三周妙香之堂浮諸橋梁厥源遠哉客有荷篋至大青者再沸水茲并泐請為記

以山中涵池沼寬周二十里舉天下之所無奇之又奇消夏灣是也灣去郡城且百二十里春秋時吳子嘗從避暑因名消夏自吳迄今垂二千年遊而顯者不過三五輩其不為凡俗所有可知已湖之峰莫大於包山山之峰莫大於縹緲峯高不知其幾里足袤五十里有時也峯之南水道三十里為若溪其弗能與若溪參者諸樹抱其外也若之舟

北行三十里以求縹緲峯其弗能與峯直者亦諸巖為之拒也四面峯巒交萃獨以一面受太湖中虛如抱甕其南列門闕焉由門闕東西眇西為龍頭山其次為小洞庭為石蛇為舍為蕪為鼠闕之石不得而名焉東為大小明月灣為石公為澤為厥為三山不得而名焉明月之灣其背為梭山厥土墳壘厥產林禽鳴脚櫻梓柳梨栗龍頭之背為圻峯厥土白礫厥產玉石廬橋中消夏之腹印浮其上乍有乍無為衆安之洲上則四面環合為屏為翰簞妍效譎以與縹緲朝拱峯之巔有草無木其麓多木無草丹宮梵室蒙蔽林靄鐘鳴鼓應然後知僊釋之廬魚行鳥過形影交徹帆翔其上而莫之知避也夫地既異而處甚僻信乎遊者之難至矣鄉使移而置之附郭則撰壺觴秣車馬者日不暇給也予世居灣上有所獨得私志之

陽龍鳴山即無想山也時春霽既夕風日暄麗耆英少俊序齒而行鼓吹前導從藍溪東南行五六里兩山峙如雙闕相距百步綿亘東越中

夾石田田右小路隨兩山勢深宵曲折行三四里隘不宜田僅可為路
又數里山益奇峻風暖霧微襲襟帽山外崇峰峻嶂杳無窮極少焉
峭壁對立狀若華表松杉萬章夾路比轉澗多石底雲深樹茂繁卉被
巖鳥聲清碎似非人間世僧舍雄麗榜曰禪寂門外獨松古秀大連數
抱脩篁千霄森列門內寺長老出迎客延坐後堂扁曰白雲深處其西
有聽松軒又西即韓熙載讀書堂遺址所植檜猶存其北有甘露室又
北上為招雲亭氣象空曠攢峯王立視嚮所歷群山低俯其頂矣遂躡
磴至潮音巖惟石巖態百出同遊者疲於躋攀於是止焉予以未登絕
頂為快與三二友決意直上地勢斗峻寒裳援蘿履蒼莽中上有天池
沆瀣其水下飛潮音激引以給庖其西絕頂巨石雄坦可坐數十人渺
焉四顧心目豁然其東絕頂視西尤高倦不欲登還飲白雲深處于時
暖氣薰席蒸焉如夏燠焉如秋爽焉如冬航無筭談笑甚歡雖從者
樂工各適其意酒既長老引客看花徐行登環翠閣已而與長老別出
寺門行幾一里衆以興未盡席地坐分韻賦詩者久之詩成而歸

自有池以來未有主之者六槐桂先生嘗過齊山別業見惟石特出水
面度其中必有殊勝買舟以求其所果得地一區剪荆蕪刻蕪穢搆數
椽靜脩題曰石洲書屋正德庚午仲秋落成走借汝和祥閣沿堤呼舟
一游時清秋水落石出長空若洗四山如畫巖柱若洲由弄月石度洗
心石巖上思忠亭後有石如獅子狀曰獅子石伏書屋左屋高不
踰丈濶倍之可容數客自戶洞達圖書滿前少懸於思忠東得一洞圓
丈許曰瀛僊瀛僊前一迳少折而北一石門可僂僂而入曰小蒼玉峽
以不減齊山之勝也復羣獅子石後可值小松萬株巖曰萬松將亭焉
巖前可扶壁而下見石頽然狀醉翁曰醉翁巖巖之南一石波濤衝撞
若石鐘聲曰激王激王之北一石如屏曰屏巖巖之右下有石臨水
可坐以浴曰浴沂石由浴沂援壁而上歷萬壑巖巖而西有亭面翠
微曰懷杜懷杜之下有巖如蛇蟻傳言有龍化于茲曰見龍巖懷杜北
下曰雪坡雪坡之下有洞曰迎潮雪坡後有巖曰瑤草巖少後古

蘿蔓石蒼翠可掬曰萬羅巖巖之前一亭臨流曰水鑑水鑑之前一巖
倒支溪水間有風波萬玉飛空曰噴玉水鑑之左石壁斗絕奇形惟狀
不可名舉若太湖洞庭之異曰小洞庭前有亭曰石杯亭之下有石階
秋泉潭曰濯纓潭之中有古石斷橋水波不興漁樵人常見之上數步
入臨澗閣出閣後為石級通補山亭亭之右一峰峻堂倦游振衣其上
塵想脫然曰振衣岡岡之下二石峽皆可步而下曰雙峽門岡之西一
臺曰風味乃先生浴歸風味之所也補山亭前一石曰王枕王枕之東
兩石相藉曰疊山巖王枕後一峯高出曰桂巖左曰東桂巖右曰西桂
巖中一峯如頓筆曰文筆峯桂巖下有亭萬桂萬桂西南有奇竹進石
而出曰來風巖後數步有古樓亭曰小孤山亭亭之前二石對峙如門
曰石門石門視一山尤寬平可嘉是洲視不盈掌而層巒疊嶂不下華
岳之富第僻處湖中杜刺史之殿齒不及岳武穆之馬跡未至千百載
之下已將淪沒無聞矣幸而以先生游觀垂名於天下後世山靈之幸
當何如噫蘭亭以右軍名東山以安石名物之顯晦固有時哉

徒重樓參差巧若圖剝地靈極倪而雲霞出沒星辰桂腹而天光不夜
高三景小萬有者惟吾其露東北極海野西南朝數山者謂之多景然
臺殿羽張寶塔中盤五州之後與西為阻若夫東眺京峴西極樓霞平
林坡陀淮海之域遠岫隱見淞泗之封洪流東摺白沙之雲濤如線大
磧南絕中濤之晶晶蔚起竿山之隙岩巖雙聳五州之外嶠峻千疊黃
鶴寶勢珠捧于豆長山異氣龍蟠于天晨曦垂虹時媚于左長庚織月
每華其右千林霜落萬嶺雪饒春群于西邠而秋留于南巖者惟吾淨
名天下佳山水固多矣在東南則杭以湖山鄣其境洪則西山彌其望
潭以岳麓周其區皆一山也而望兩邦逮窮荒迢遞登周羽皇之數者
有之矣百川匯流而赴北既濬既淵亦沃亦蕩也多山引領而趨東且
列且驅各群各醜也吾齋在萬井之中半天之上乃右卷而一揖焉此
其所以得山川之多而甲天下之勝也至若水天鑑湛而博望彌棧霞
蒼根鳴而簷何投餌洪鍾動而飛僊下疾馳舉而連山湧地祗聽法水

怪効珍或鵬雲溼山海氣吞野織雲漏月清籟酌松堦羅密而靈光生
陰霧合而大霆走瑰奇忽恍又不可得而詳言之襄陽米芾字元章將
卜老丹徒而仲宣長老以道相契會內閣蔣公穎叔以詩見寄云京塵
汨沒興如何歸棹翩翩返薛蘿盡室生涯寄京口滿床圖籍鎖嚴阿六
朝人物東流盡千古江山北固多為借文殊方丈地中間容取病維摩
於是宣公以其末句命名余居亦異公之與余同此樂也余今來也歲
時在間去也自筆藏為圖念老矣無佳句壓其勝後之登吾齋攬吾勝
者得不為吾賦乎大常博士米芾

明江羅游黃山黃山為東南雄鎮盤據宣歙二州之境嘉靖戊申春
予過青陽度著嶺黃山在望逸興過飛二月既望歸道黑溪訪道里於
途人遂促駕往陟嶺東南行數里至皇恩湯緘雨霏微又數里至烏嶺
並黃山行陰籬條收攢峰駢列橫絕天表登頓忘疲自黑溪四十五里
達湯口平原臘臘阡陌交通遭丈人六峰程子延入溪樓款洽而別遂
肩輿入山亭午抵祥符寺逢羅子尚綱方子叔玉路于子美藏脩山房

結伴偕往風雨凄其登臨興阻日且晡聯嵐含暉仰瞻諸峰紫翠如沐
羅子曰此晴占也薄暮山僧秉燭陳俎淵毛野簌雜然前羅行酒無數
醉宿絕末夜聞泉聲潺湲疑在巖灘富瀨艤舟枕流也黎明鳥聲圓啾
旭霽激鮮啞呼童裹餅治裝借羅方二子從者七人二僧明章道常携
梵樂與俱登山可半里許薪蒸蔽道迺戒一僕前持斧斤剪伐叢莽一
僕鳴金繼之二三人肩輿執劍戟以隨斬木為杖約四里許至一峭壁
巖巖陡峻鑿坎以託足曰天梯好事者為木梯倚崖壁歲久而朽心甚
危之前導二人遂攀援先登復懸繩繩之樹以為援曳迺各解衣棄
杖羅子引繩而先予繼之方子又繼之又緣崖而左百餘步幽壑豁呀
疑不可越有二木貼崖若棧僅容武而度下臨絕壑不敢俯視折左紆
逕可半里許蒼崖業官有洞穿然飛泉灑灑落洞前瑣然如鳴珮環四
時不絕曰水簾洞水落輒滲不下溢洞深可三丈高二尋廣稱之洞微
裏崇一級二尺許復敞一小洞可羅胡床四五居之然嵐重晝日常黯
黯二僧坐洞門吹龍篴擊鼗疑入鈞天帝所僊僊如也洞石黑白相

雜瑩潔可愛蒼苔翠蘚爛如綺繡坐洞裏歌嘯聲如出瓮中洞前群峰
聳峭効奇獻秀冥坐移時凄神凜骨不可久棲出洞循崖而左十餘步
倚崖斜開一小洞高深廣遠視水簾半之時有高霞孤映曰冷霞洞有
荆扉竹籬石床丹竈相傳鍊性苦修者居焉迺與二子浩歌長吟摩崖
紀石方列坐而麻時天風蓬蓬聲動巖谷崖上古木倒垂冬夏常蔚然
上有丁公菴菴圯而基存聞後狄所居豺狼所嗥榛莽藪蕪莫敢為之
導者少焉陰雲突興峯巒滅沒疑有雨意復循故道而下至天梯挽繩
緣磴幸抵其麓猶惴惴不自禁道常梯半吹遂念法華如履坦夷嗟亦
異哉抵寺日猶未昃擬尋湯嶺諸勝而羅子告疲莫能從矣乃強叔王
子美以行出沙門過觀音殿穿杉篁躡石磴折而東下巨石躡躡澗若
門青樹叢陰藤莎絡蔓水灑灑循澗鳴有靈泉自朱砂峯來濯為二小
池池皆瑩徹上池廣可七尺深三之一泉出石根瑟瑟不息若沸湯遂
解衣試浴纖垢靡停令人神瑩體暢或云濯淪可祛宿痼理或然哉池
上甃石如洞以便風雨來浴者池左丈許石壁如削有元鄭師山今郡

守馮遺刻左由石徑而上群峯夾澗峭立多桃李梨杏檜榭榭望春
諸花搖颺歲蕤草則蘭蕙芷蕙赤箭青芝紛紅縹綠芬香勃必莫可殫
述南行里許叢石怒撐交加澗曲縣水傾注匯而為潭潭幅員廣可十
尋清深可刺黛蓄膏渟有白石鱗鱗橫潭底衝湍動搖若龍起伏使人
目眩心掉能出雲氣作雷雨曰白龍潭懸崖刻龍潭二大字亦鄭師山
篆也潭北半里許為藥銚坑坑有石杵藥臼相傳黃帝燒丹處云出谷里
許有石如虎昂首咆哮之狀疑若搏噬相顧駭愕退却石下有巖傍有
罅人偃僕穿之行可容數十人曰虎頭巖又半里許有石如人酣醉跛
倚曰醉石昔李白嘗游此醉石則遠石踏歌焉醉石之傍有泉淙淙走
石壁而下為洗盃泉下伏石為坻為嶼為島石色陽白而陰黝如停雪
之狀曰停雪石過雪石入谷行剛半里有泉淙然自懸崖直下勢如游
龍飛虹雪翻谷鳴注而成科坎者三盈科復下衝激而成坎者五曰落
星泉谷折而陘有巨石倚岸拆裂為劔石又五里陟湯嶺巔時口在西
隅遼廓眇忽邇延野綠遠盪天碧九華排空出沒隱見岡原林麓田疇

墟落秩秩如畫延佇久之歸途期復坐龍潭一滌塵襟不覺乘風而過
 迷其奧區矣曉起與諸友振策登煉丹峰童童赤厓無大草木扇風攀
 躋約三里許至一峯仰視巖峯猶在霄漢又八里許始躡煉丹峯過僊
 人石橋酌丹泉徘徊瞻眺尋藥爐丹鼎幻化莫知其所幽禽異鳥若歌
 若答衡人不飛俯視千峯萬嶺皆在其下而仰瞻天葩卓絕雲際如方
 躡其麓問之明章云上多名藥採者畏糧以上三日可達其巔雖逸興
 飛揚而鳥道如線徒臨風翹望而已迺與數子引觴酌發狂大叫蒼
 然暮色灑氣迴合放歌踏月而返八里許至湯口六峯子復邀計為談
 巖洞峯巒之勝程子曰山川瑰詭此特其百一耳秋高木落風御重行
 暉當為子前驅窮幽極遐可乎復揮觥縱飲葦裳道別薄暮投宿揚干
 之旅舍隔岸鳴鐘迴風送瀨猶疑水簾之泉祥符之景也次日向午抵
 明道書院治南三十里有九華山舊名九子唐李白以山
 頂有九峯如蓮花易今名高數千丈南望石埭西望貴池北由五溪抵
 山麓紆徑險峻躋攀而上五里有湧泉亭稍上有半霄亭又三里有碧
 游山記 卷之四 葉

霄亭有大小天僊橋踰橋三里有望江亭長江如帶漸幽有懷賢亭四
 面嶙峋其中平廣依山為化城寺寺於百楹墾田頃餘有稻曰黃粒晚
 有茶曰茗地源味並香美寺東為太白書堂前為芙蓉閣西為陽明書
 院西南里許有神光嶺嶺有塔寺舊傳地藏遷神之後光如火焰故名
 塔寺西厓有松曰五釵惟一本嶺西五里有文筆峯下列芙蓉峯嶺之
 南上有古僊峯下有洞深數里有石床石座或溪或厓入必以火東燕
 坐巖天賢臺龍女泉旁有白蟻穴稍南有平田崗金剛石幽勝奇觀塔
 東里許有東巖舊名捨身崖深無底止陽明嘗於絕壁題詩易今名又
 有遠谷巖巖有溪傍有石墩有東藏源源東為中峯衆峯環外而此峯
 居中上聯日月下欄雲雨清泉迸石翠霧疑空中峯之上有其露泉味
 冽其美有浮樵澗會僊峯其下有大遠嶺斧柯嶺舊傳二僊對奕故名
 其東有列僊峯齊雲嶺嶺南香林峯金光洞望之若有金色照耀北曰
 煎茶峯下有呈鳳嶺有懸水有猿潭漸漸水流遠北麓有僊人峯舊
 為李白書堂基今有甘泉書院峯北里許有鳧峯有龍潭波流清澈

色如蒼苔有綺霞峯有合澗二水合流下瀉為千尺泉有弄珠潭瀉
 如珠有赤壁峯下有集福橋西十里與中峯對峙有雲外峯有思賢巖
 巖半舊為滕司諫書堂有頭陀嶺首人首為王秘書書堂嶺西有翠屏
 峯南有金沙泉其中為無相寺東五里有羅漢峯其下有雙峰舊有財
 雲菴下有清漪潭有處士巖清隱巖劉世味嘗大書三字勒石有十丈
 洞石室四圍松檜森秀前泓一溪南有葛仙洞高二丈餘洞口如甕
 無畔岸有三游洞洞深邃有三曲有上下草池雙峯下曰下華池泉其
 土肥產異茗有歸雲嶺有獨秀峯有野螺峯有憤峯其下有觀音巖巖
 上有真人峯又東北十里折而南為廣勝寺有釣魚臺有雪潭流泉湧
 瀆狀類雪花深不可測其下有瓔珞泉北有雲巖洞怪石凌空廣邃如
 堂奇花茂卉為九華絕勝傳有獵者逐鹿偶值其所再往不可得有枕
 月峯月出從此峯而上又前有煉丹泉其上有五老峯有獅子行道峯
 自廣勝東北十里有洪嶺嶺側有虎跑泉東三里為蓮花菴前有清水
 潭上有蓮花峯峯頂有古松一本甚奇勝有石碑峯有招賢峯舊傳唐
 有隱者讀書於此北有翠蓋峯五色蒼翠東有安禪峯架杯度唐道濟
 二禪師居焉有積稻峯勢如露困北有寶陀巖下五里有幽谷為廣福
 寺又五里有拾寶巖舊為其贊行者之宅今為圓寂寺其東有果老石
 伏虎巖舊傳伏虎禪師居此巖下二里為曹冲菴舊為廣化寺又東上
 三里有上蓮花峯有無極峯下為碧雲菴前有雲門峯上有碧雲峯峯
 之半有石室西有螺髻峯巖絕石翠羽池百尺潭仙人塘又東南三里
 為淨信寺上有春陽臺沉磯石並環瑰嶇曲北有黃袍城南去五里有
 復孟峯有雙溪上為福海寺前有卧牛石西上五里有七布泉又有
 九子峯其下為寺前有文殊峯拱神峯諸峯森列如衆星拱北有石照
 其側有天井有垂雲澗聞鷄石如兩鷄互啄有三斧石南上里許有特
 峯又南十里有石崖石翁石泉石池並崇嶺清麗為翠峯寺絕巖有滴
 翠峯煙嵐濛濛翠色如滴蘆黃敬亭隱在望中有石碑峯下有透碧巖
 南下有葛蒲澗舊生蒲一寸九節右側有昇雲峯下有潭旱乾不竭雲
 興即雨有翠微峯少微峯舊為費拾遺書堂少微之北有碧玉泉天香

嶺舊傳唐詔起拾遺不就使臣懼其逸也焚香論香故名嶺側有風輪石有梅花峯有美人峯峯巖截宛如淑女素粧西南五里有青峭巒諸峯秀拔面挹其勝有王甌峯峯側有淨巾石北有雙石巖峭石雙巖夾道石壁揮天流泉傾下嘗有異物出焉東有漱王灘兩石峭聳一瀑前流如夏玉聲又有東陽澗有琉璃灘有雙關峯凌空削壁險峻無極不可以上稍次有天柱峯如柱插天為淨居寺其側有展旗峯山形南去如旗幟然前有疊石塔歌而不傾鳥集不穢北有普賢臺嶺外有龍游澗下有嘉魚池池中有石臺舊傳寶子明李化文釣魚於此下有流觴灘百丈潭又東南十里有雲峯絕頂有天池峯峯茨菰蒲不種自生有鳳樓峯其下有碧桃巖舊傳趙知微嘗種桃其間以會群僊有二神峯比肩如兄弟然下有黃石溪平田千畝水旱無患上三里有石菴西南有天台寺蹟下有鉢孟峯勝景致目為化城寺東界又南十里勢聯九華有同山唐李化文墓有霞山峯嶽秀西南十里有白鶴山巖壑杳冥舊有白鶴真人廟貴池界東南五里有南陽山群嶽積翠羅列如

齊化記

卷四

卷四

卷四

紛紛 唐獨孤峯在嶺側地四出皆阜即阜以垣故於樓為易而賦名必著其當正據屏亦雄壯競修由是縱步逾千萬目相睽則壯邦麗解之動憚在第一繁絲機羅錯卉障錦春以融獨峯採雲雙波屹風暑以澄曉黛瀕入夕蟾娟來秋以揚雲併半空水偏一岸冬以明此際舉爾纒不盡也然而月話方狎獨醉始酣則防城健卒籌三而環擊緒至越活筵走素榻呼去族諫雖黃度展和不能不憚而敦響之歷舉四美悉佑而陪之不足贖矣余春至遊秋偶步池北得小亭之直上居然最勝因命植棟閣梁出城屋之春嵐方數間小亭如初而中與諸樓相若者自為一地其中則出高際平與空等向所謂越諫者不復遊慮則其四美不俟說而聞不假到而見非聞非見其然也始聞始見其向之未必然也且聞且見而今之所以然也向既舉縣今不可默夫北望餘風清暑之流皆偏壇飲戲莫全厥美或能伸左臂或聯右目或獨全正而總而有諸則我無讓斯又不聞不見而以其然為然矣郡以溪山著名而溪小負則豐嶂之名為宜至於欄干踏道沙子門戶筆咸有曲百成新致舉之則縷將煩於樂故抑之而中地亦晦而不彰咸通十二年十一月辛亥宣州刺史其書

齊化記

卷四

卷四

卷四

屋之至數十百楹天祐四年刺史曹珪以明月名其院勤老且死其徒嗣之迄今七世不絕大中祥符初有詔又易今名予觀震澤受三江吞鬻四郡之封其中山水各見圖誌者七十有二唯洞庭稱雄其間地占三鄉戶率三千環四十里民俗真朴歷歲未嘗有訴訟至于縣吏之庭下皆樹桑柘其柘為常產每秋高霜餘卅苞朱實與長松茂樹相差間於巖壑間望之若圖繪金翠之可愛縹緲峯又居山之西北深遠處高聳出於衆山為洞庭勝絕之境居山之民已少事尚有歲時織紉樹藝捕採之勞浮屠氏本以清曠遠事物已出中國禮法之外復居湖山深遠勝絕之地壤斷水接人迹罕至數僧安坐寂默於泉石之間閉戶與語殊無纖芥世俗間氣韵其視舒舒而行于于豈世上之遺民者耶予生平病悶鬱塞至此爆然破散無復餘矣及復身世惘然莫知如蛟解俗骨傳之羽翰飛出乎八荒之外吁其快哉慶曆七年十一月五日

宋汪彥章金陵遊記 父老相傳先唐時嘗以金山為龍遊說已而為浮屠氏所有者幾二百年故金華楊氏洞天記中國洞天不載於名籍者尚多有之龍游寺其一也蓋其前臨滄海却倚大江獨立无朋以天為際風濤朝夕赴其吞吐日月晦冥環其左右攬數州之秀於俛仰之間而下盤魚龍之宮神靈之府蓋宇宙區奧古今勝處也周洪道雜記云山在京口江心上有龍游寺登妙高峯望焦山海門皆歷歷此山大江環繞每風四起勢欲飛動故南朝謂之浮玉山別有山島相傳為郭璞墓大水不能沒下元水府亦在此謠云金山山巖寺焦山寺翠山

宋汪彥章京口遊記 京口以江山名天下而為國屏蔽尤重於齊梁晉宋之間觀其千嶂所環中橫巨浸風濤日夜駕百川而東之其形勢之雄實足以控制南北豈直為騷人騷客區區登覽之勝哉州治之西有樓焉並城而出名曰千秋者考諸圖志始於晉王恭之時蘇樓西南循城百餘步飛簷曲檻峯然起於城隅之上望數百里見之者月觀也紹興八年吳興劉岑季高來刺是州承廢亂之後以精明強敏之才易民觀瞻於談笑之頃既府寺開井鳩集經營悉從其初始追暇於游息之地乃即月觀之址輯而新之客有登而歎曰嗚呼壯哉未之見也前

此類薨圯棟蕪沒於蒼煙灌莽之中雖江山不與時變遷者亦莫吾觀今晨霽夕霜晴嵐煙翠復得於几席之上而風飄浪船離鴻落鷺畢陳於樽俎之前如客得歸如蒙得發也非政有餘力能至是哉或曰季高勞於侍從之事出分天子顧憂方特艱難此州實為襟要其經理規摹有足大者嘗與予四顧而望其東曰海門鷗夷子皮之所從逝也其西曰瓜步魏佛狸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居於江之中流則祖豫州之所擊楫而誓也計其一時英雄懷抱憤中原之未復及虜之未禽欲吐之以忠義之氣雖狹宇宙而隘九州固其胸中之所積亦江山有以發之今攬而訥諸數楹之地使千載之事了然在吾目中則季高之志可知矣

唐僧及吳山遊記 此寺居吳西青山之尾小多泉其高可懸而上山下有靈池異花載在方志山上有真儒隱客遺事故迹而披勝錄異者淺近不書無錫令敬澄字深源以割雞之餘考古按圖葺之築之乃飾乃坊有容竟陵陸羽多識名山大川之名與此峯白雲相與為賓

海山遊記 主乃稽厥創始之所以而志之談者然後知此山之奇方掩他境其泉伏湧潛泄滂濇含下無止無窮者而弗注深源相地勢以順之水性始發壑衆夫之沼疏為懸流使瀑布下鍾茸溜湍激若醴濃乳噴及于禪床周于僧房灌注于德池經營于法堂潺潺有聲聆之耳清濯其源飲其泉使貪者讓躁者靜惰者勤道者堅固境淨故也余飲其泉而悅之乃志美於石

宋方輿勝覽 虎丘山在城西西北九里又名海湧山遙望平田中小丘越絕書吳王闔閭葬虎丘山下發五都之士十萬人共治葬穿土為川積壤為丘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棺三重瀕池六尺黃金珠玉為鳧鴈扁諸之劍魚腸之干在焉葬三日金精上騰為白虎蹲踞于上世說始皇嘗登此阜將發塚取寶鏐俄有白虎始皇拔劍刺虎虎隱入山因名虎丘後避唐諱改虎為武山有雲巖寺靈巖山在城西二十四里又名硯石山吳王之別苑在焉有館娃宮琴臺響屨廊西施洞山頂有池生葵蕪下瞰太湖望洞庭兩山滴翠叢碧在白銀世界中亦宇內

絕景山前十里有採香徑因置秀峯寺包山在吳縣西南百二十里又
名洞庭山中有洞庭深遠吳王使威靈夫人入洞穴十七日不能盡因
得此書又有林屋洞十大洞天之一也

省俗其墟踞山麓一舍而近凡隆阜勝川曰洞天福地登諸祀秩者部
使者至焉禮也予於是三茅之行至所謂崇禛觀崇禛主人鄒姓以
心遠自命賓予精舍規構若相第然室邃潔藻綉過之亭翼然水討竹
石間為此山麗瑤勝絕吾二人徜徉相與不覺日之夕也遠師衣冠褒
然清辯有奇趣又多藝能托意繪素以幾物化出所畫鶴工緻諸極雖
古之善史略尤見踰而神韻超拔則又得諸方外者如此因舉觴為踈
翁壽羽流之字於上峯者曰元符萬寧宮亦曰宗壇宗壇師許君翼曰
蕭予為神明之觀揮杯倚空引睇無極恨昔之隱居者不獲仍舟立以
從予游也下探華陽洞元王膏加淨石髮紛糾清流赴壑淨花與俱過
喜客泉泉方井如澈鑑如承以石砥如廣袤丈許深袤尋之半緣以四

游名山記

卷之四

三

三

廡固以扁鑄門閭雖謹齊蕭于以揭虔以抵其泉客至客也泉則
喜沸沫洽集若躍蚌胎而貫龍髯者殆不可稱數謂之泉咲否則否異
哉予何以見咲歸復憇遠師所留山間者既信宿矣

明楊循吉靈巖山志靈巖山即古硯石山吳縣圖經云在縣西二十里

亦名石鼓山越絕書云吳人於硯石山館娃宮又云硯石山去姑蘇山
十里闔廬養越美人於此上有兩湖吳越春秋云闔廬城西有山號硯
石高三百六十丈去人煙三里去吳縣西三十里有吳館娃宮董覽
吳地記云吳王離宮在石鼓山越獻西施於此有琴臺在其上續圖經
云硯石山西有石鼓故以為名山頂有三池一曰月池一曰硯池一曰
翫華池雖旱不竭蓋吳時所鑿也山上舊有響簾廊其下有石室今存
俗傳吳王囚范蠡之地又有嶮村其山出石可以為硯蓋硯石之名由
此也吳郡志云登山見太湖諸山在銀濤中亦宇內絕景今按此山多
石少土無樹藝特資鑿鑿之用高峻望遠之山也古蹟有館娃宮董云
古館娃宮有石城吳王井一圓一八角今存琴臺在山上硯池在絕頂

其水旱潦不竭石鼓大三圍西施洞一石室采香徑在山前十里西
施故蹟靈巖寺梁建在山上宋韓斯王墳葬此山西麓

山者古亦松子嘗於此山採赤石脂處也神仙傳云赤松子秦穆公魚
吏也食桂實石脂絕粒後上吳山升僊去吳郡志云穹窿山吳中山最
高深處赤松子取赤石脂於此吳地記云穹窿山東西兩嶺相趨名曰
銅嶺盧志云此山特高峻郡之鎮也姑蘇志云穹窿山比陽山尤高其
頂方廣可百畝也古蹟有朱買臣讀書臺一盤石平坦猶存法雨泉下
注石堰灌田數頃紫藤塢幽深多藤花可掇穹窿寺梁建朱買臣故宅
白馬寺梁建海雲菴姚少師隱處宋盧革墓太子賓客趙希憚墓大師
隱此山後得道乘白馬升雲而去山中有寺號曰報恩梁武帝置續圖
經云報恩山一名支硎山在縣西二十五里晉有報恩寺故以名云所
謂南峯中峯皆其山別峯也今名楞伽山天峯中峯二院建其傍蘇州

游名山記

卷之四

三

志云平石為硎山有平石故因支遁以支硎為號焉王篇吳有臨硎山
即此是也其石室寒泉乃道林盤桓之處自昔著稱姑蘇志云支硎山
其南有石門尤奇特今按此山去城不遠且清僻可賞至於茶梅煙雪
景物擅奇名勝共遊之山也古蹟有支公石室在山麓觀音禪寺中峯
院南峯院寒泉石澗長流雨後轟雷噴雪馬跡石支公好蓄駿馬今有
馬足跡四存及石上有馬湖黃色一帶石門兩石突起如門下臨絕壑
金盤塢浮邃茶塢多種茶斜堰嶺最高遠人行不絕

明楊循吉天平山志天平山續圖經云在縣西二十里巍然特高群峯
拱揖之鎮山也山腹有亭亭側清泉冷冷不竭所謂白雲泉也自白樂
天題以絕句名遂顯於世有卓筆峯中子峯五丈峯石龜照湖鑑毛魚
池大小石屋蓋因好事者得名吳郡志云此山在吳中最高為首峯高聳
端正特立山皆奇石山半白雲泉亦為吳中第一水盧志云山頂正平
有望湖臺下有白雲寺宋參政范魏公奏請賜名及公之先隴在焉姑
蘇志云在支硎南五里最多奇石今按此山峯巒峭拔石皆林立亦無

樹藝由以賢達名也古蹟有遠公巷一名望湖臺正值寺後頭陀巖龍門大小石屋草筆峰高數丈飛來峰五丈峯萬笏林在寺後白雲寺唐置今為范氏功德院忠烈廟在寺內右偏宋南渡慶州隔絕置於此義庄義學俱附山下范公祖墓在右三代俱贈太師追封公石山土穴今稱三大師墓龍圖范師道墓在寺西趙抃誌范成大墓在山南更名仰天山舊有覺巖寺奉基祀亦廢羊膺嶺迂曲而長有人行

華山 吳地記云在縣西三十里老子枕中記云吳西界有華山可以度難其山蒼鬱幽邃晉太康二年生千葉石蓮花服之羽化因曰華山長林森天荒楚翳日續圖經云華山於群山獨秀望之如屏或登其巔有石蓮花狀以此得名或云晉太康中曾生千葉蓮花也姑蘇志云華山去陽山東南五里山半有大壑曰天池今按此山多石少土無樹藝特以巖谷幽僻為勝昔之名人南朝張裕嘗以此為隱居後宋張漢卿亦宅其中仙遊著名之山也古蹟有天池長數十丈其泉玉色橫浸山腹石壁此山峯巒羅列丹碧如畫佛國山張漢卿題釣

漢卿題 涅槃巖賀九嶺為冥嶺並高華山寺在蓮花峯下晉支道林按吳地記云包山中有洞深遠世莫能測吳王閻廩使靈威夫人入洞穴十七日不能盡因得禹書郡國志云洞庭山有宮五門東通林屋西達蛾眉南接羅浮北連岱岳東有石樓樓下兩石扣之清越所謂神鈕者也青童乘獨鸞飛輪之車至此尚傳其跡上有天帝壇在焉玄中記云吳國西有具區澤澤中包山有洞庭室入地下潛行通瑯琊東武山穴中之石多有道人馬跡又云林屋山名包山在太湖中下有洞潛通五岳號天台別宮昔禹治水過會稽夢人衣玄纁告治水法在此址細山中并不死方禹得藏於包山石室吳人得之不能曉問孔子云玉居殿赤雀衛書集庭此何文字曰此禹石函文也真誥云天后者林屋洞之真君住在太湖包山下又云包山下有石室銀戶方圓百里有白芝隱泉其水紫色婁地記云太湖東小山名洞庭純石巖巖木惟松栢山有三穴東頭北面一穴不容人西頭南面一穴亦然並有清泉流出西北一穴偃僂縱得入穴外石盤磚形勢

驚人穴裏一如開堂屋上高丈餘恒津潤四壁石色青白南壁開處側肩得入潛行二道北道瑯琊東武縣西通長沙巴陵湖吳孫權使人行三十餘里而返云上聞波浪聲有大蝙蝠如鳥拂殺火穴中高處照不見頭穴有鍾乳水寒不可入春夏可入風土記云包山洞穴潛行地中無所不通謂之洞庭地脉道書云林屋洞是十大洞天第九洞一名左神幽虛之天洞有三門同會一穴洞中之石綠色如刻有金鹿王柱靈跡異狀不可殫記向東百步有石鼓石鍾擊之聲清遠又十步有石半掩謂之隔凡至此側身可入人不敢往洞側有神景宮及毛公壇漢劉根於此學道

司馬遷 世掌天官才稱良史探禹穴之遺跡紀吳國之舊軌乃撫然而嘻曰登此姑蘇之墟淹留芳躅踏感斯宇之基焉沿而仰雍之祀忽諸我聞周道既衰諸侯狎主中無霸王蠻戎振旅始闔閭以信威繼夫差以極武斜與勁越同壤右以強楚為隣內有高臺之築外有遠略之勤是以疆場日駭板築未彌方五載而厥成造中天而特起因累土以為臺巨岳立而山峙或比象於巫廬之峯或倒影於滄浪之水斯實累卵於九層夫何見乎三百里客自南郡觀於江濱徘徊舊德惆悵前聞試遊日於壞廓曾是歸然而參雲高天放曠平湖決漉奔奔孤嶼茫茫極浦悲早鴈於海風嘯高鷗於江雨况復門梁坐臨羈旅增愁山木將落汀葭亂秋思美人兮子胥何為懷直道而驟諫遭深譏之見危將漁父以抗跡且垂釣於江湄高臺既傾夕露沾衣感懷賢之不及其來人之與歸者也

嘉靖 癸丑余以辰郡同知移南京戶部郎中舟發五溪歷九江出匡廬趨秣陵仰惟 皇明肇新南畿都城迥革六朝之舊周迴九十六里外城因山控江百八十里備載金湯乎 皇城殿宇宮闕規模宏壯法象天地經緯陰陽誠足以表萬國之觀瞻垂億禩之統緒定由我 聖祖高皇帝功德隆盛廓清混一奄有四海定鼎金陵實為根本重地巍巍乎龍蟠虎踞真 帝王都也今 京師統極天府上國尤為天下之樞建置制度紀綱悉與此同而南都東以赤山為

成皇南以長淮為伊洛北以鍾山為曲阜西以大江為黃河則北都據
冀前上游當燕趙要會環滄海博太襟河濟通流同一形勝之雄也石
頭城樓堞相望玄武湖圖籍閩深閩江樓萬象嶺巖巖天闕拱峙
亦與北都 天壽山龍翔鳳舞大行峯積翠凝華王泉湖銀河碧浪居
庸關壘嶂重巒同一山川之麗也猗與盛哉封到官無幾何忽拜廣西
臬僉之檄戒行登舟渡江帆揚風迅浪更抵鎮江郡金焦之間泊焉維
舟陟磯披襟遠覽用愜夙慕東南賞心金山舊名浮玉有龍洞有妙高
臺有善才石有吞海亭有日照巖而中冷泉水品稱天下第一蓋其前
臨滄海却倚大江獨立無朋以天為際風濤朝夕吞吐魚龍淵窟盤據
所謂萬川東注一島中屹者也焦山或名譙山有羅漢巖有煉丹臺有
旌花塢有吸江亭有寶蓮閣白石粼粼高見雲表其獨也如洪濤之砥
柱其對也如蒼龍之雙闕山旁二島即江漢朝宗于海水道也合而觀
之焦山山巖寺金山寺巖山相距甚邇氣勢相抗世以並稱緣二山拔
出江心岌業分引如兩臂狀南臨鐵甕之城北瞰瓜步之洲西接建業
游名山記 卷之四 李本

求救地接龍宮漲浪賒驚各峯絕倚雲斜王介甫天末滌雲橫北固煙
中沙岸似西與揚中立山湧驚蟻出樓虛晨氣浮張敬夫萬頃洪濤裏
巍然閱古今在元如馬海粟江流吳楚三千里山壓蓬萊第一宮雲外
樓臺迷鳥雀水邊鐘鼓振蛟龍夫金焦佳山水為京口重而京口形勢
亦為留都疆域重予昔自兩湖出京口今復經其地不惟仰觀留都佳
勝亦通覽金焦絕奇無得諸詩寓目其亦平生壯遊也哉舟次儀真登
陸驅車南敘漸遠金陵之勝深入蒼梧之鄉不勝臨風延佇而已

古今游名山記卷之五

括蒼何鏜振卿甫
廬陵吳炳用晦甫

東嶽泰山 山東諸山泉附

按泰山五嶽之東嶽也博物志云泰山一日天孫言為天帝孫也主石魂東方萬物始成故知人生命之長短五經通義云一日岱宗言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必於岱宗也東方萬物始交代之處宗長也言為羣嶽之長白虎通云王者受命必封禪封者增高也禪者廣厚也皆刻石紀號著已之功績以自効也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示報天禪梁甫之趾以示報地漢官儀及泰山記云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仰視天門如從穴中視天窓矣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十里山頂西巖為仙人石間東巖為介丘東南巖名曰觀日觀者鷄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又東南名秦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黃河去泰山二

游名山記

卷之五

初學記

百餘里於祠所瞻黃河如帶若在山趾山南有廟悉種栢千株大者十五六圍相傳云漢武所種小天門有秦時五大夫松見在

柴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遂觀東后從臣大尉喜行司徒事特進高密侯禹等漢賓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襲城侯序在后藩王十二咸來助祭昔在帝堯聰明密微讓與舜庶後裔握機王奔以勇后之家三司

鼎足冢宰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義遂以篡叛借號自立宗廟壞社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揚徐青三州首亂兵革橫行

延及荆州豪傑并兼百里屯聚往往僭號比夷作寇千里無煙無鷄鳴犬吠之聲皇天降顧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以次誅

討十有餘年罪人斯得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通人迹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設庠序同律度

量衡修五禮五王三帛二生一死贊吏各修職復于舊典在位二十有

二年年六十二乾乾日昃不敢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元恭肅神祇惠

恤耆老理庶遵古聰允明如皇帝唯慎河圖維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

封泰山甲午禪于梁陰以承靈瑞以為兆民永茲一字垂于後昆百僚

從臣郡守師生成蒙祉福末末無極

勢峭險登涉勞困之狀極工于喜誦之其畧云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下騎步牽馬半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峯其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空窅如無道徑遙望其人端端如行朽或為白石或如雲久之曰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偃卧石上亦賴齋酒脯處處有泉水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

自謂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脅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

名曰環道往往在絕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掖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屏

焦五六步一休蹀躞遊頓地不避燥濕前有燥地日視而兩脚不通又

云封畢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明日大醫令問起居國家云昨上下

山欲行迫前人欲休則後人所蹈道峻險國家不勞又云東山名曰

日觀鷄一鳴時見日欲出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

周觀者望見嵩山丘設文之工悉如此而未嘗見稱於昔賢秦吳周二

觀亦無曾用之者今應劭書脫畧惟劉昭補注東漢志僅有之亦非全

篇也

宿野人之廬前有寒竈地多鬼箭天麻玄突之類將五鼓初各伏策而

東僅一二里至太平頂叢木中有真宗東封壇遺址擁榻而坐以伺日

出久之星斗漸稀東望如平地天際已明其下則暗又久之則處有山

數峯如卧牛車蓋之狀星斗盡不見其下尚暗初意日當自明處出又

久之自大暗中日輪湧出正紅色騰起數十丈半至明處却半有光全

至明處却全有光其下亦漸暗日漸高漸變色度五鼓三四點也經真

宿帳宿之地石上方柱竈甚多又經龍口泉大有如龍吟其口水

樹林間恍若畫圖中人物欲乘餘興往徂徠尋竹溪六逸堂故基石守道隱居日已暮矣嗟夫余少時嘗讀孟氏書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公羊傳泰山之雲不崇朝而雨徧天下觀子美望岳詩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盪胸生層雲決壑入歸鳥之句想像泰山之高峻巒峯之雄秀草木之奇妍仙蹤靈跡之怪異古今賢人達士登覽之題咏何能得登茲山竊探廣索親覽奇勝徒縈諸夢想者十餘年矣昔程明道幼聞泰山奇秀在鄆縣未得遊覽及登第請為兗州知府以償其素願又自記其始末今余無庸於時幸叨總憲是邦且喜

聖德廣被地方居民咸蒙覆露之庇更喜諸公皆同朝舊寮乘茲休暇得覽奇勝以償夙昔之願何其幸歟是亦張弛之道豈其荒耽而忘返者足比哉

命戶部侍郎臣宇於五月十四日往東方祭告嶽鎮暨于東海于夙願泰山一登又懼此行以昭假明神周救百姓而往荷祀而無雨則又不

可登矣因齋心而前過德州即沛然下雨過平原禹城泰安州濟南之境雨皆達旦農夫歡踴于亦展顏謂可以償其願矣二十九日沐浴更衣省牲演禮于季夏朔鷄鳴後致祭于東嶽廟畢祭時雷電合作于又懼曰秦漢以前登封泰山者七十二家實為靈墟著于簡冊雖始皇以虎狼之威千騎萬乘以從上中阪遇暴風雨不得上封今且雷電矣登而雨作疲夫羸馬不得登矣但頗自謂秉誠肅恭嶽豈無鑒耶竟與胡張二君同登時陰霾蔽空行五里余至紅門以入則雲漸開朗遂由石陂西北行二十里過嶺二曰圓馬黃現又五里至御帳觀始皇所休樹五大夫松神根古幹高皆二丈許自御帳而上皆石磴飯訖上小大龍口又盤曲十五里至南天門又三里至絕頂凡五十盤而上晴晦開闔氣候萬態不可云狀謁禱于碧霞元君稍上是為東嶽廟磨崖碑在焉碑高二丈廣一丈五尺其文乃唐玄宗御製泰山銘其書隸其立之年為大寶遂題名于上又上為極高處有玉皇殿殿南為始皇封禪碑即除道至山顛覽秦頌功德碑高二丈許其文秘石套內殿中有宋

真石匣內藏正檢十六歲化開曾入御覽驗為祀泰山后土文也再東為日觀峯有小碑亦刻名焉數步許為望海石是為越觀可望會稽石在頂巔然躡躑躅而登之為題望海石三大字又轉登仙人橋五花嶺是時天日光麗碧漢萬里豁然西望胸懷意廣見濟南城東北華不注山如小屋建于水上俯觀白雲英英縹緲自山腰而出冒于下方北望京師南瞰淮徐西顧瀋東眺海上以至下空峒丹穴太平大蒙之際誠天下之奇觀也飯于道院又題名篆詩于小石碑徘徊至晚方回過崖石可愛者輒留書下山至州城則已報更矣

憲劉君廷珪潘君應昌約日偕行乃以正月丁卯發濟南戊辰抵泰安州庚午黎明詣草祭亭拜東嶽祠遂肩輿出城北行五里及泰山之麓由紅門路過高老橋傍有水簾洞洞左為巖巖亭少憩經馬棚崖回馬嶺路漸峻峻再行至黃峴嶺嶺下徑路平坦俗謂之快活三延轉而上及御帳蓋宋真宗駐蹕之所蜿蜒而上歷十八盤至南天門東

北行二里及昭真宮謁碧霞元君由宮後稍北有東嶽神祠祠陰刻唐開元磨崖碑遂上登封臺有玉帝殿前建石表高丈餘或云秦之無字碑復轉東南至日觀峯捨身崖在峯之下西望則有月觀秦觀諸峯北望則有獅鵝鴉二崖若西南之夫人峯東南之徂徠山尤其秀拔其時嵐風飛二嶺馬蹄桃花二峪與東西二神霄山大小三懸石蛻仙巖明月嶂巖陰半楊老圍皆在指顧間而下瞰汶洋二河如拖練耳人云秋氣晴肅可以見海余與世間延埭應昌酌昭真宮之別室再酌於巖巖亭酒力微醺夕陽欲隱神思飛爽飄然跨滄溟凌宇宙之氣槩也山下有呂巖洞王母池白鶴泉則以薄晚不能及其他峯崖林壑幽邃之地佳景尚多不能悉記辛未出城西門禮玉女殿即宋天書觀遂至蒿里山探鬼仙洞令道士執燭以往陰氣侵人不可深入時諸君各有事於東西乃布席張樂為別

明倫彙編 禮典典 泰山在州治北高四萬餘尺延袤幾二百里名峯七十有二其巔屹列巖森然而拱秀者弗可勝紀古為東鎮天下之山莫

高焉予往歲登謁時甚寒未獲盡觀奇勝為恨嘉靖壬午久予承憲檄督儲宗事癸未三月六日肩輿出北城門踰小橋二里道左右亂石其布近麓有廟祀池館俱壯麗左有老栢數株相傳漢武帝東封時植也又二里至紅門踏道為飛雲閣道傍為更衣亭禊扁曰宗嶽循溪產天麻黃精諸藥又五里至高老橋有漢壽亭侯祠祠前桃李始華稍前為水簾洞泉自天紳巖出飛流再練聽之泠泠然下有石橋通泉于溪左為巖巖亭登之畢見景物又四里至馬棚崖稍前為回馬嶺山石漸峻且奇林木亦幽邃溪崖有栢有梅杏櫻桃山居者資以為利又五里至黃峴嶺西行折東北上而復下又西行折東北則下而復上雖盤曲下上率坦易凡三以里計亦三遊人疲于峻陟至是舒快名曰快活三皇避雨其下封大夫云竹林僧獻茶問之曰東巖所產味亦清苦又五里至大小龍口兩山懸削水從石峽噴瀉上有古松偃仰若蟠虬然又五里至十八盤崖間楸櫟野棠山榴蒲桃或花或實石磴齒齒空仰

視似有不可至者乃僂僂攀援以上盤盡至峽口高處石門題曰南天門有三靈廟又東北二里為元君祠左側石方池曰王女泉一名聖水其寒清冽及以烹茗可比浮槎龍泉又東北至嶽神祠祠後有唐磨崖碑二一為開元紀泰山銘一為乾封朝觀頌側多古人題詠鮮蝕不可讀又北上至絕頂有玉帝祠祠前石表丈餘一名秦王無字碑又東南行至日觀峯人云鷄鳴時見日出有石函方丈許人云成化間雨水衝決得王檢以獻命中使瘞舊所即此峯之西巍然而突出者秦觀峯也稍南而獨見者越觀峯也峯之下壁立萬仞者捨身崖也崖之右則試心石仙人橋也延圻四望滄溟東折河流天傾而汶水湯湯抵環一綫西南萬山伏地殆如米撮惟徂徠尼父僅露脊可指耳近顧諸峯若丈人若回鴈若蓮花若明月若東西神霄雲烟相盪勢若爭雄其不能以一峯名而附之以見者如拱如揖凜然有變變聽命之狀真奇觀也予始至瘦石嶙峋剛風怒嘯溪竹崖松宜雪宜月其充足聽聞者無斧之聲與嶮峒應答既而鳥鳴花麗萬谷皆春泉香可吸蔬美可饌山容千

是乎忻忻然而人亦得以樂之至於溪雲出沒而陰晴變化于立談之頃此又造物者之翕張而莫知其所以然也夫山之景象奇于春而遊人或拘于時止于暫子公事久于斯而又頻于上下則夫山之情狀景之變態古人遊豫登眺之迹靡不襲其芳而踵之茲遊也可不謂獨勝乎

禮職方河東曰交州其山鎮曰岱山書曰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五經通義云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必於岱宗東方萬物始交之處宗長也言為羣嶽之長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博物志云一日天孫言為天帝孫也主召魂東方萬物始成故知人生命之長短白虎通云王者受命必封禪封者增高也禪者廣厚也皆刻石紀號著已之功績以自效也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示報天禪梁甫之陟以報地漢官儀及泰山記云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门大天门仰視天门如從穴中視天窓矣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十里山頂

西巖為仙人石間東巖為介丘東南峯名曰觀鷄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又東南名秦觀可望長安秦李斯碑篆毀僅存數字吳觀者可望會稽周觀者望見齊黃河去泰山二百餘里於祠所瞻黃河如帶若在山趾蓋侈言也又云山南有廟悉種栢千株大者十五六圍相傳云漢武所種今所餘無幾小天门有秦五大夫松尚存嶽頂有秦無字碑人云內有字蓋謫之也嶽崖數丈唐開元紀泰山銘隸書大四寸乾封年登封文在其右字寸許類聖教序集右軍書為近時閩人蓋以忠孝節義四大書盡鏤毀見者痛惜山有丈人獨秀鷄籠老雅獅子蓮花懸石諸峯百丈捨身馬棚鷄鳴諸崖石經石壁佛寺鬼撒子都都桃花馬蹄溪里諸嶺迴馬廐飛黃現思鄉青峯西橫諸嶺牛心龍口試劍龍紋虎阜諸石迎陽呂公白雲遙觀思仙諸峒王女王母白鶴白龍水簾諸池又有明月嶺登仙臺下有東西中三溪有云亭亭梁甫社首肅然萬里諸山皆先代所禪者上有嶽廟碧霞仙女祠四方之乞靈者歲無虛日所施牛羊馬金綺錢帛甚多有司掌之歲數萬金山東之財用實

谷焉
 拔萬狀曲如列屏如立壁如擗劍如植圭幡幌掩映城堊環遠
 虎兇奔突能蛇蟠屈為靈谷呀為洞穴斷為豁欄引為林麓卓嶺
 管帶跳巖疊翠木陰蔚飛泉激越中有川焉厥土衍沃齊魯通道出千
 其間左一山特起曰鷄鳴綠比麓絕澗循峪口上東北二十里險盡地
 平山勢圍抱四面峭絕如堵壘蒼崖之下糾殿崛起峻塔貫雲樓樓結
 瑤高門巉峨長廊連延遠而望若畫圖即寺也按圖經本希有佛出現
 之地後魏正先年法定師始置寺有青蛇白兔雙鶴二虎之異我朝景
 德錫今額先是率意締構因地任材景佑中主僧瓊環者即衆堂東架
 殿兩層巖有四出南嚮安觀高像文楣藻拱頰極精麗設虛刻鯨以警
 昏曉後復置殿之兩楹湖正門疊石填澗為廊廊庭除顯敞乃為大壯
 寺有石三門十佛殿與釋迦殿碎支佛塔皆古制塔西長松狀若偃蓋
 背一峯聳起百丈比壁正方青壁削成如秣羯王半有石龕金容儼然
 西尖峯可登下視深谷千仞前有洞東南西南三門相通中設羅漢像西
 南望一山壁穴如車輪午晴口在南飛光透徹講堂東石壁下一泉曰
 錫杖又東西五步二泉惟白鶴泉見又東北二百步一泉曰甘露門西
 百步一泉曰黃龍皆為絕景神宗章錫御書琅函鳳象輝映巖谷
 皇上復降御篆飛白為賜寺之殿堂廊廡廚庫僧房間總五百四十東
 北崖上平處古堂殿基宛然石柱礎鐵像下體尚存蓋法定始置于此
 處後來者遷之也今屋其上僧之講習者居之川中有一易之田十夫
 屋千楹歲租月賦以足經費唐相李吉甫纂十道圖以潤之棲霞台之
 幽清荆之王泉合茲寺為四絕慶曆三年予為長清尉寺居封內周覽
 絕景不知屬厭餘三則未之見也
 越進賢亭壁間有斬八公之像與書又三十里曰已西至靈巖寺即佛
 圖浴卓錫之地在方山上山四面方正故名齊來云疑即水經之王符
 山也入則周覽殿堊丹青煥炳今碑古刻紛列左右殿後觀其露泉一

名白露清淨靜菴後捫巖峻登而上有崖俯垂名曰大石棚如崩如劈
 遂題名于崖間寺周山場種椒數十里以給又有鉅竹參空雜植庭舍
 翠色逼人清蔚可愛自北魏歷隋唐以來世崇代蔓故今居僧多至千
 人囊連棟接隨山高下幽軒爽觀香疏經室盈被澗谷江北梵刹莫之
 或先在釋氏所謂絕之一誠然不虛夜于僧房浴而宿明日又遍搜
 碑刻之未覽者有堯懷英隸書碑一頗覺迥別山半有巨塔亭亭霞表
 乃元祐年所建予留詩于第一層壁上又觀卓錫泉泉在寺東石崖下
 常潔而盈引流于僧屋日取資焉又觀雙鶴泉各為泉篆于崖間山之
 泉有六其黃龍無派石龜三泉尚不知其處大抵寺大而境多必窮數
 日之力乃可遍覽予也肅將公事安敢放游而畢予之興耶
 暇欲往觀焉從者曰徑隘不可輿過易服命道士為前導行三四里無
 復蹊徑披蒙茸攀巖巖僂僂而上愈進愈險下瞰嶺崖驚汗浹背又三
 里盤旋轉一岡而石屋在望矣有羽士迂于青松絕壑問前牽後擁迺
 獲躋焉瞠目縱眺上有削鐵奇峯千朵前有夷地可半畝入其中竊然
 而深朗然而虛明石竇涓涓凝結王柱大十圍高丈餘晶瑩可鑿崖有
 元若手印王指宛然後有石床則元君偃息處左偏一窅透絕頂頂有
 石樓可坐三四人水滑不能升躋攀數踏而下力疲卧石床毛骨灑灑
 旁有聖水池清冽而甘不盈不涸下有石曰牛心甚奇怪又下有洗鶴
 潭深不可測一鶴鳴于上似與人聲相應和實真仙境界也人之遊泰
 山者每以道左日窮為盡於斯罕到孰知石屋之多奇迥爾哉
 元張翥有絕巖詩曰綽然亭西四三里有雙山曰標各廣四十畝童無
 樹林東西並峙皆青山巖巖勢險陀可步而上按圖輿經無其名蓋土
 人以旁無他山惟此若標可擊故以名之其上有洞如屋可避風雨始
 登若小勞既矣其上神超氣逸身欲飛環視眾山手若可即其巖巖
 屬巖盛於東南而微殺於西北諸支流之水紫絡交碧練橫繩引析而
 復合益郊外可登眺者莫此勝焉嘗欲構亭其上時杖履往來因仍未
 設既而坐洞屋中出觴更酌詠古人閑適之詩其清歡雅思悠然集

身世兩忘加以煙嵐空濛相與冥合昏乎不知余之為山而山之為余也

里舊名禹登山按九域志禹治水至其上故云中有潭時出雲氣旱禱輒雨勝國嘗封其神為靈惠公其前層峯雲盡曰錦屏曰獨秀曰三秀有僧居之繇錦屏抵佛刹山境巖環合飛鳥劣及其半稍西即山有龕屋深廣可容十數人周鑄佛像迷亂者多此焉依上下有二穴下者居旁可逆透東出其曰龍洞即此穴也望之窅然竊欲偕同來數人入觀即遣僕然束茨前導初焉若高關可步未幾俯首焉未幾磬折焉又未幾膝行焉又未幾則滿伏焉又未幾則全體覆地蛇進焉會所導火痰煙鬱勃滿洞中欲退身不容引進則其前愈隘且重以煙燧械吻仰鼻潛息心駭亂恐甚自謂命當盡死此不復能出矣余強呼使疾進眾以煙故無有出聲應者心尤恐然余適居前微得微明意其穴竟於是極力奮身若魚縱焉者始獲脫然以出既出有泣者悲者詭者相譏笑者

頃足悔者提肩喘者喜幸加乎其額者免冠科首且陳其狼狽狀者惟導者一人年稚齋小先出若無所苦見眾皆病亦伴憊為戲諸宴外者即舉酒酌穴者人一二杯雖雅不酒必使之醺名曰定心飲余因憶昔韓文公登華山窮絕頂復不能返號咷連日聞者為白縣吏遂遣人下之嘗疑許事未必有以吾數人觀之則韓文公之號為非妄矣於戲不為高不臨深前聖之訓較然而吾輩為細娛使父母遺體幾回歷瀕不弔其為戒詎止辱身不可忘竊虞後來者或不知誤及此故紀其事以告焉

千態萬狀他山之秀未必可與並焉道家所謂洞天此非其一歟頃導江張先生題嶧山詩云淮堧有葛繹其陽孤桐生地望殊迥隔山名難混并蓋謂此山去今徐地遠非禹貢所載嶧陽孤桐之山也竊嘗考之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詩閔宮云保有鳧繹亦有龜蒙遂荒徐宅春秋文公十三年杜預注云嶧山在郟縣比今山之西南有村曰故縣疑其

為古郟縣也唐杜祐通典云故郟國城在縣東南周圍四十里上冠峯巒下屬巖壑窮險勝景有郟嶧山宋逸齋王氏詩補傳云鳧繹三山皆徐國之地繹與嶧同李迥仲詩解曰保有鳧繹之繹即禹貢所謂嶧陽也陳大猷書解旁注薛氏云嶧山在襲慶府郟縣此山始無土壤故山陽孤桐可貴程氏春秋分記嶧山在郟縣東南三十里高秀獨出太平御覽嶧山事述引爾雅曰郟嶧純石相積連屬而成山郟山記曰郟山古之嶧山也孤桐之所植邾文公之所卜山下是郟縣本是邾國魯穆公改邾山從邑變故謂郟山嶧陽猶多桐樹宋會要大中祥符元年詔封嶧山神為靈岳侯迨聖朝屢頒詔誥祀典所載名山大川依期致祭民人既被其福而無旱乾水溢之災矣

未至邾廿里有山甚高望之石磊磊然不見土木玲瓏嵌空紫翠湧鬱問之居民曰繹山也嘗聞繹在魯南兼意秦碑之或在也莫一登焉又行而前隸人曰此去有八九里稍南一道循之四五里可至也從之遂至麓憇一寺捨輿馬解衣登焉約五六里許又至一寺時七月一日天

將雨熱甚汗出日眩足力不任慨然曰吾之不克登也豈非數耶取席布地偃息數刻覺後清爽邾尹揚環圍予至來迂於此與共飯焉既飯復登戒僧一人持盂隸三人執几一蓋一筆墨各一且行且憩日則蓋雨則蓋泉則盂挹之平遠則據几奇峭可書則命筆墨竟其顛覓秦碑焉無有豈所謂繹山之碑野火焚也耶停悵者久之惟茲山之石不相連屬方圓平敞各各異象其高大者數十丈小者亦數丈如屋覆如偃蓋如走丸如斧劈如抵壁如累棋如馬首如巾數几筵如砌如累如戲擲其大可訝者絕頂一丸高數十丈散置平石下臨不測有可轉之而不轉之勢或曰神戲為之理或然也其草木悉與他山同而此獨宜桐桐皆自生多聳直蒼翠可材也書曰繹陽孤桐而注謂其可中琴瑟之用豈得茲山玲瓏嵌空之氣而然歟宋封為靈岳侯有碑刻此三字下山北行十餘里風雨驟至雲如潑墨回視茲山彷彿有無之間心神飛動又惜不能少留雲氣中耳

在福山縣東北三十五里連文登縣界周圍五十里三面
瀕海史記秦始皇登之果刻石紀功郊祀志齊有八祀之果為陽王漢
武登果山聞稱萬歲即此其東南海水中石俗傳武帝造橋有雨
石銘尚存歐陽脩云古秦篆遺文縷二十一字曰於久遠也如後嗣焉
成功盛德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其文瑰嶸山碑泰山刻石二世詔語
同而字畫皆異惟泰山為真李斯篆爾此遺者或云麻温故學士於登
州海上得片木有此文豈杜甫所謂棗木傳刻肥失真者耶

而有風烟雲日百里而見余因悵然而悲莞然而笑戚然而憂從者曰
公登牛山何悲也何笑也而又何憂也余曰昔齊景公與文孔梁丘據
晏嬰登此顧其國而流涕曰美哉國乎若何去此而死也二子皆從而
泣晏子以為君不仁二子諛諛而獨笑余則以景公亦名諸侯也其在
當時朝圖策策輕服薄膳與二三子皇皇然以應答乎友邦者為此尺
寸之地也乃不得常御而終奄然以逝在人情孰曰不悲余固悲之也

為晏子者當告之曰君悲之誠是也但自軒農以來皆不免於黃土而
其聲名昭赫至于今蓋有萬世不死者在顧君修之何如耳乃徒告之
曰使賢者勇者不死則大桓莊靈常守之矣吾君安得此位乎若然則
如云賢者亦死又何必賢勇者亦死又何必勇且欲之以位則子孫者
皆幸其先君之死而及之也晏子齊之賢臣也而其言若此予故笑之
也昔孟軻氏以牛山之濯濯非山之性乃由斧斤牛羊而致以喻人之
禽獸也非人之性乃由桎亡而致余今登茲山也見其濯濯如當時所
云而天下之不枯亡其性者亦鮮矣仁義之心雖余固有存存亡亡云
胡能定余故憂之也從者曰善乎公之登牛山也一覽而三益

不攻突見兩虹淵走弘治戊申季夏榆社山中暨此兩見比游沂水宿
于縣甲午緣比岡行遙望沂山礮礮岌岌巖特嶺羣峯始知名東泰山者
有由然也且載于周禮職方氏為青州鎮在三代時已名故自漢武禮
官祠以下至于今列諸祀典未刻過穆陵關關在大現山上傳云齊桓

公曰賜我先君履南至於穆陵即此又為劉宋武帝伐南燕所度之地
嶢嶢危堞登帶峙峙連關而北十里參政竊君惟臣來迓香帛折而西
至東鎮廟宿于齋房乙未習祀儀潔齋沐丙申味爽臨事畢遂明見
山上霞光彩映汎汎煒煒頗為奇玩稍頃又頓陰雲驟驟雨乃急下
期以飯後往觀百丈崖又忽杲然出日向廟西山行十五里皆涉澗躡
礫肩棘踵莽而入時聞鳥聲清啾於林間意為奇羽逸翮而蒼蔽不可
親至于崖下崖削立百丈廣數十丈瀑布泉自中而下蜿蜒垂動宛如
王龍湍奔流迅轉轉作響又若飛雨倒空沫沫四下並泉石常沾苔潤
蘿下雁為澄潭幅員十餘丈中有大石色皆青葱可愛坐崖下命從者
汲泉烹陽羨茶以飲并馨清美暢達肺腑又擇崖石可大書者二所在
泉之南高二丈許泉之北高丈許乃伐木為梯余登而書惟臣在下視
之為余凜凜南書瀑布泉北書百丈崖潭之石二為書飛虹流電篆畢
惟臣持酒觴余于潭上坐石仰對飛泉意象覺在世表因嘆古今遊遊
之士但知廬山開先之有瀑布泉耳而此泉亦為瀑布且出自東鎮乃

泯爾無聞殆地僻林奧人跡罕臻故奇瑋之士偶無所遇歟抑造化秘
惜不欲翕露待時而顯歟然則天下之物體同而顯晦異者豈獨茲泉
哉山出三泉一為沐水出山後流經沂水縣東北達于舊人沂州一為
汶水出東麓東南流入安丘一為瀾水出西麓一名巨洋水國語謂之
具水袁宏謂之巨味王韶以為巨筏東北流至益都壽光入于海即此
瀑布泉也

如東海勞始皇登勞盛山即此以勞於陟也在今即墨之東南四十里
東西兩直距海上山形延亘若城維峯起如樓縱橫高卑直突旁擁相
系凡五百餘里其奇峯怪石不能以狀崩崖瀾谷深巖絕壑峻嶺曲崦
不盡以名樓傑鍊真靈異之蹟不可以備土人以峯名岫山多岫名嘉
靖癸巳秋余按縣至自膠聞藍侍御至夫悉山之勝云土人不易到不
能自過與王夫出東郭三十里由三標山出海上蕭養中十里紫紫數
丘一高起曰鶴山至則攀陟亦峻石嶙峋磊砢巖巖為松多儼被古

明陳沂海山記 龜山一曰勞山有大勞小勞齊記謂泰山高不
能自過與王夫出東郭三十里由三標山出海上蕭養中十里紫紫數
丘一高起曰鶴山至則攀陟亦峻石嶙峋磊砢巖巖為松多儼被古

輪夾石而上一道宮曰通真庵後有洞傍巨石鑿道人丘長春大書鶴
山洞余亦勒同游歲月之東麓也西南諸峯插天橫巨數重壘之若
劍戟羽鏃森列而恍然若雲並海濱東行二十里山皆巉巖一峯深
秀多長松怪石由叢石歷塊轉折成路至獅子巖下有臺宇乃宋太平
宮也巖側有三石結架如戶出其上時夕陽在峯頂海濤撞激直至峯
下是夜宿道人居夜半月色潮聲不能寐起坐臺際鷓鴣鳴與王夫登巖
見日自海隅湧出雲霞異色海氣蒼濤日光浮金萬里世之大觀也是
日巖下題石門曰寶窟巖壁大書一詩從宮之南渡飛仙橋尋白龍老
君華陽諸洞降嶽乘小艇從者徒步緣海灘亂石間行轉入山麓遵海
而東歷番眼嶺下臨不測屢策杖惴惴由惡水河亂石灘皆海濤中行
山迴從蛟龍噴歇吐石黑松林皆山腹處極險非人跡所至有下清宮
在山之隅不能至從黃水灘西北入山中凡二十里始有人居就樹下
飯由山徑歷黃山峒黑山峒觀音峒皆盡起數百仞極奇秀又三十里
入羣岫間北峯峻極山半隱隱臺殿至則巉削禁絕僧番木階下乃援

游名山記

卷之五

本卷之五

兩石若劈劈處見一竅上聞犬聲一僧番木梯下請升遂援之而上由
壁中行轉至一茅菴甚明潔左有佛宇嵌崖隙甚幽西北羣峯直出其
後東南海色相應庵前牡丹諸奇花偃松異木其建築木石所植花卉
皆僧負戴梯而至者但苦行無智慧心余留二偈石壁間乃悟供具麥
飯野歛謂不圖得遇大知識是夜宿庵中僧立牖下竟夜明日因題其
夾石處曰面壁洞紀同王夫來游事及侍從之名淵上壁大篆靈鷲庵
三字從故道十五里出海濱循山麓西北行皆平地四十里至華樓山
下王夫有別墅即其祖贈侍郎公之墓側從墅後緣澗不徑而涉數里
至顯松千株皆偃蓋從石隙間深入有萬壽宮老君殿少憩尋翠屏巖
余梯而大書之時已晚宿道人庵明日晨起與王夫尋古遺跡周山之
石摩勒殆遍多金元人作者從王喬峒至凌煙峒下題同游歲月峯際
見海色遠映道人吹笙笛于高架峒上飄然有物外之想遂循金液泉
夕陽洞石門山至清風嶺題名于嶺之石門又步至華表峯下一日聚
仙臺其峯疊石數十仞峻拔且秀奇少焉與王夫別至是山游凡五日

游名山記

卷之五

本卷之五

而升上有石洞洞頗大書明霞洞大安辛未題余勒詩一章其字空洞
上如履環石如堵前設戶牖洞左有佛宇僧廬石石門從磴數百級上
絕壁數仞下視滄海與天浮動島嶼皆空壁下一草庵老僧定處是夜
宿洞中明日晨飯畢下山經石瓢清涼甸聚寶峯三里山峯下有道院
亦宋所建上清宮宮傍石間跨朝真道仙二橋橋側巨石鑿詩十絕亦
丘長春書字畫端整余書如夢令詞于石由寶珠山入水河十五里登
天門山極峻險峯多奇狀如仙釋擁出山口復有二峯若石疊就高數
十仞兩楹相峙上逼雲際下瞰滄海峯有丘長春大書南大門三字大
抵海上之山人跡罕至道釋之外鮮有登陟丘蓋宋南渡後避世于此
者從天門南下歷數十峯初視若蟻壤且近行數十里不絕每峯皆峻
大而仰莫及者降至麓瀕海上曰韓寨上有聚仙宮碑勒元學士張起
巖記飯下宮復從西北入山循滄牛澗傳塔嶺僧帽石大風口三里河
小風口瘦龍嶺清涼寺仙跡橋金剛峒二十里至巨峯其峯最高而奇
周山之峯異狀百出徘徊不能去巨峯下散石百仞壁立擗窮徑絕有

衣冠畢集既而請謁闕里迨丙午酒命監脩官盧龍韓文獻德華谷劉
詡子中相其行丁未同德華子中暨攝祀事孔構器之梁山張宇子淵
汴人郭敏伯達出聖嶽門幕府諸君祖於東湖之上東行六十里宿汶
上縣汶上古之中都也先聖之舊治曾定公九年卒此縣署之思聖堂
是也有杜子美望嶽詩刻王彥章墳祠在西城外以斯人而仕於梁時
可知矣戊申是日至兗州會州佐孟謙伯益教官張鐸振文話嶧山之
勝為甚詳子美所謂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者登南樓詩也徐在南

四百里青在東北七百里海在東北不啻千里岱嶽一百餘里呀二三
千里之遠今一舉而至與其終身拘拘儒儒於百里之內者不亦異乎
已西拉振文而東不四五里過泗河地頗高敞南望鳧繹諸峯出沒於
烟蕪雲樹之表使人豁如也又一舍許達于苗孔村見曳而斷者其會
城歟鬱而合者其孔林歟不覺喜色益於眉睫遂入自歸德門魯門一
十有二正南曰稷左曰章右曰雲正北曰閨左曰齊右曰龍正東曰建
春左曰始明右曰鹿正西曰史右曰麥歸德其左也當時天下學者多
由是門入故魯人以此名族長德剛又率諸子弟姪逐於廟之西相與
鞠躬趨大中門而東由廟宅過廟學自毓粹門之北入齋廳在金絲堂
南燕申門之北堂取魯共王事也是日私忌不敢謁庚戌鐘鳴班杏壇
之下痛廟貌焚燬北向鄆國夫人新殿設繪像倚謁而版祝如禮告先
聖文宣王畢階階謁齊國公及魯國夫人之殿殿西而南向者尼山毓
聖侯也次西而東面者五賢堂也謂孟荀楊王韓也碑孔中丞道輔文
遂飲福於齋廳執事者族中子弟也進退揖讓禮貌可觀信乎遺澤之

游名山記

卷之五

七

未涸也焉知教養之久明詔之下人物彬彬不有經學如安國政蹟如
不疑者乎杏壇二字竹溪堯懷英書壇之北世傳子路捨丁石蓋石之
腦也壇南十步許真宗御贊殿也七十二賢并諸儒贊從臣所撰貞祐
火餘物也手植檜三兩株在贊殿前一株在壇南業已焚燬趙大學東
文麻徵君九疇有頌有詩世多傳誦之次南碑亭二東亭宋碑一呂蒙
正撰白崇矩書金碑一堯懷英撰并書篆西亭皆唐碑一碑崔行功撰
孫師範書碑陰刻武德九年十二月詔又乾封元年二月祭廟文一碑
江夏李邕撰范陽張庭珪書開元七年十月建次南奎文閣章宗時初
闢之東偏門刻額凱之行教吳道子小影三像東廡碑六皆隸書西廡
之碑八隸書者四餘皆唐宋碑也是日出北偏門由襲封廟署讀姓系
碑文又北行由陋巷觀顏并亭亭廢矣北出龍門入孔林徘徊思堂之
上由輦路而北夾路石表二石獸四石人二獸作仰號之狀拜奠先聖
墓如初禮墓前有壇石厚三尺許方如之其數四十有九後漢末嘉元
年魯相韓叔節造東連泗水侯伯魚墓南連沂國公子思墓世家云相

去十步耳而密邇若此疑後人增築之也然規制甚小禮之所謂馬鬣
而封者是也子思之西石壇居攝元年二月造有曰上公府卿者有曰
祝其卿者先聖墓西北白兔溝也二石獸狀甚怪林廣十餘里竹木繁
茂未見其比而楷木以文為世所貴無荆棘無鳥巢林東三里講堂也
林與堂俱在洙北泗南按世家云周敬王三十六年孔子自衛反魯剛
詩書定禮樂繁易於此硯臺并在西惜去秋為水漫沒矣辛亥謁周公
廟廟居孔廟之東北三里有三里宗御贊碑車輶并在正東少南水清白
而耳俗呼漿水井者是也廟北雙石梁井石上綆痕有深指許者百步
許得勝果寺曾故宮也殿之東北大井圓徑六十丈深二丈水色墨如
也東過顏侍郎墓林城之址顏廟也廟中孤檜高五丈許由曲阜西復
東北行一里入景靈廢宮觀壽陵陵避諱而改也東北少昊葬所宋時
臺石飭之前有白石象為火燧裂壇之石欄窮工極巧殆神鬼所刻也
讀碑記始知草創於祥符潤飾於政和此亦人君貪侈之心時以徵福
者也福可求乎哉大碑四諺云萬人愁者是也而二碑廣二十有三尺

游名山記

卷之五

七

濶半之厚四尺最最高十有三尺濶如之厚四尺龜跌十有八尺二碑
廣二十有四尺濶半之厚四尺最最高十有八尺濶十有六尺厚四尺
龜跌十有九尺一在城之外一在城之內無文字意者垂成而金兵至
也陵曰壽陵者誠何謂邪入東門復西南馳觀漢之魯諸陵大塚四十
餘所石獸四石人三人胸臆間篆刻不克盡識有曰有漢樂安太守廉
君棠塚者有曰府君之某者折而地渡沂水入大咿禪院觀遠泉水中
石出如伏龜怒龍寺碑云魯之泉宮也薄暮歸自稷門望兩觀岑然以
少正卯之姦雄而七日之頃談笑剔去則知舜刑四凶使天下翕然服
之明矣登洋官臺臺下水自西而南深丈許而無源其西靈光殿基也
破礎斷瓦觸目悲涼壬子復由縣城東北行十里許過陶樂村南望脩
壙蔓延不絕者周之魯陵也東南五里達魯溝村拜聖考齊國公墓而
林廣四十畝墓前石刻甲辰春五十一世孫元楷立石溢津高翻書溝
水在林之東北入於泗其南防山也而山之峯東西五禮不合葬於防
是也林之北東蒙路也自西峯而南謁顏子墓石刻曰先師究國公大

定甲辰三月先聖五十大孫承直郎曲阜令襲封衍聖公孔德立石太
原王筠書墓前一石僅二尺許兩甲士背附而坐一執斧一執金吾正
北有小塚不可考顏氏子孫二房在少東上宋村是日東南行并戈山
而西由白村歷西魯原達東魯原館癸丑穿林麓而東約六里許達危
山五峯隱隱在霄漢間而中峯特迥出昔之所謂坊其頂者是也廟廢
雖久而規模猶可見其西智淵溪橋也端南即大成門次北者即大成
殿也其東泗水侯殿其西沂水侯殿也大成之後即國夫人殿也其後
齋所也西有齊國魯國之殿齊國之東而南向者毓聖侯殿也大成之
東齋廳也兵餘猶存焉正北中和壑也廟之西南觀川亭也瓦礫中得
一斷石蓋前進七浮陽劉燁來蘇辨也或曰夾纈劉惡其鄙俚故辨正
之夾蘆峴在尼山西由亭之東西旋而下得州靈洞石角濺濺不可入
族長云廟戶管用吉成管持火曳鞭而入比入數丈忽隙間有光睹一
室其廣兩楹許中橫石床石枕皆天成也而不可動今五十年矣以管
與吉幼而齊故可入也所言如此洞名劉燁之所刻也因涉沂水過顏

游名山記

卷之五

五

母山下觀文德林以草木障翳廟與聖井無所見尋舊路復達魯原西
南瀕嶺下而由桑家莊歷峻山二十里而近達四箕山至鄒國公墓
墓在廟東北有泰山孫復碑孔中丞立石其西大塚七北正墓差小無
從考之南有亞聖寺行四五里過黃注村又十里由石經埠正南少西
行二十里達鄒縣四月甲寅出南門二十五里達嶧山之西北絕澗亂
石如屋復西北行游太湖懸鐘二洞東南行入燕子岩僕以病足坐岩
下諸君且示嶧山圖蠟紙按圖指觀若仙橋之巨石七真之西軒下駭
紀侯之重城漢相之故塚一如眼底如王女峯千佛塔尤號奇絕所至
流水修竹雜花名果殆若屏面而容穠敷暈夕陽下山迤邐由西北
而進達于縣之南關造鄒國公廟庭奠乙卯山西門北行十里入周山
寺沿竹徑渡橫橋出山東北行二十五里達馬鞍山謁孟母墓北行十
五里達趙山莊又十里許達于魯城南登郊臺臺東西五十八步南北
四十四步曾之臺可見者三臺與泮宮臺莊公臺也北涉沂水由竹徑
登浮香亭亭以梅得名小北一石穴茶泉也亦竹溪書而不名緬思前

尊風度又有足敬也丙辰丁巳將訪變相圃不果戊午登西南角臺
射圃圃在歸德門裏已未辭先聖於杏壇之下

河北至關里已丑棧行聖公陪謁大成殿山大中門入左右皆國朝碑
序再入為奎文閣閣甚宏麗上藏秘圖古典億萬卷左右列唐宋金元
碑亭入大成門過杏壇杏壇三字乃金完懷英書蕭然至殿下成拜仰
瞻聖聖配哲聖像煥燦如在歷觀古碑半已剝落又觀 先帝御製碑
乃西漢劉奉命代告者手植檜三株俱已焚燬尚有一枯根可二三丈
又謁啓聖公殿殿五楹中設神龕一位覽金絲堂堂亦五楹蓋取曾共
五事以名唐寅景雨對南溪小山諸亭幽妍清爽風景佳甚午後關里
東謁顏子廟其前為陋巷有顏井亭北出龍門入孔林有石人獸夾于
路拜宣聖墓前有壇石四十有九造於後漢魯相韓淑節泗水侯伯魚
墓在東沂國公子思墓在兩相去甚密邈因代白墓在西北隅五代末
墓在東北隅六代箕墓在東南隅七代穿墓在西南隅自漢塚中與祖

游名山記

卷之五

五

墓以下皆分列於外林廣十餘里皆奇草怪木不可名狀繁柯茂枝充
蔽空且下無荆棘上無鳥巢實宣聖在天之靈有不可誣者泗水經
於北洙水環於南林跨石梁于上以通入林之路梁之南為古之魯城
又南謁周公廟廟在孔廟東北二里有真宗御贊碑有車輜井又西行
至東莊觀城西竹林林間乃舊沂水流帶宛然有江南之景歸過其家
有大石甚奇予為題曰瑞雲辛卯起行

義書卦所東南為防山其外為尼山尼山之南為黃山又其外為顛母山為嶧山為三峯山亦名車蓋二百里而遙正東為東山其外為九龍山又其外為鳳凰山為陪尾為蒙山山之南為夾谷蓋三百里而近東北為馬鞍山山之夕陽為夫子刪述所其外為臨樂山為昌平山又其外為龜山蓋二百里而近正北為九峯山其外為甌山為杏山又其外為梁父為云云為亭亭為介丘為徂徠至所聚鱗為泰山望之烟雲縹緲蓋百里而遙其西則廓然惟濼壘平阜依稀環抱若宮墻若城墉周遭數十界水曲曲可辨其內為沂為洙為泗其外為濇為洸又其外為汶為濟大抵皆西南流會于今之濟河乃折而東經徐以入于淮也然沂水出于尼山經關里之南西流瀝于達泉溢于等水行七十里入于泗非東出于僂麓之沂山至于下邳行六百里之沂也洙水出臨樂山西北流浮孔林入于泗非出于交城北之洙也泗水出陪尾山西流經關里之北百里強折而南會于沂入于濟非東出乘氏南東流至駐陵行千餘里入淮之泗也汶水有仙臺原山寨村二源皆西流合于泰安之下又西流六十里合徂徠源之小汶河乃注于洸而南入于濟惟良泉則仰出于黃山北流經東峙羣峯之外以入于泗奇矣九川曰凡山皆發于崑崙而至為都會山必西峙水必東流關里之山環北東南三面而沂汶洙泗又皆西逝蓋逆矣芬曰地勢東南傾而水流焉氣斯盡也中原地氣此其障與夫黃河排積石入中國衝潰突厥其患不啻殫稅金元非僭嶽諸山東奠之則青徐之境與碣石俱淪矣茲土山水俱逆實啓中國元氣之運故依於五嶽得稱宗焉而伏羲畫八卦以始斯文孔子作六經以終斯文皆于茲土亦萬古人心之障也九川曰關里當奎分漢書云魯奎與之分壘與夫天象衛文徙曹楚丘仍占東壁東壁衛分也然則斯文在茲與天地之交元氣之會與聖公曰予今日始有聞矣遂下東登詩禮堂堂舊名延賓又入觀孔氏家廟廟前為舊金絲堂基即魯共王欲壞處九川曰事亦神哉芬曰不然昔夫子厄于陳蔡大夫而弦歌不衰大夫乃感而去共王壞室時孔氏子孫無如之何亦惟金石絲竹是修耳共王果亦感而止故君子貴自艾聖公寒

泉皆躍然曰子於處憂患之道幾矣已乃訪聖公宅與修士相見禮公固讓廢之午往拜頹廟于階之東北有樂亭于前儀門外有古井其圍巷在廟之階東南既而出城北四里所拜孔林自漸門入二百步餘為夫子墓上封高丈餘林木深秀無禽鳥聲洙水漾于前綠淨可染其西南有子貢舊場時有為除草築室者東南隙道左有駐驛亭出饗殿前觀二石人四石獸甚奇古聖公曰人則翁仲獸則或以前二為角端然與芬曰獸則外一為神羊即羊內二為駁馬人則魏明帝鑄銅列于司馬門外者號翁仲恐墓前石人別有稱或者方相之類與上前門坐少頃九川復引至刪述所距孔林東北亦四里因元右書院九川增大之且易書院名為洙泗講壇壇實橫二水之勝而馬鞍山又別委三峯如筆架于其果神秀故壇後為聖公別墅亦造書院因與之別而往拜周公廟于城之東北其地略登益足俯登北南東三面之奇也公之後有東野氏殊零落九川其新其垣廟擇一人典修除事為月給未焉明日返于昌平九川曰大遊大觀不記不可時九川方欲圖關里而耒竟也芬因與區別其山水向背而成之并書此行所觀見者于左寒泉名餘福為吳人九川為關中人名經芬姓舒氏世家江西梓溪之上聖公為先聖六十二代孫聞韶云

明倫彙編 禮典典 六月庚子至于東海神廟行謁禮又五六十步至海濱縱望見汪洋碧濤上浮浮有氣色數丈左右皆有孤島天水無際不風而涌無雲而晦片帆一鳥不敢浮越信乎為子水之朝宗四瀆之奔赴百靈之會萃也夜與密君惟臣坐海上玩月珠光玉影下湧上盪見晃萬里因高詠亦賦賦逸興飛動各限韻賦詩談至二鼓夜漸奄至騰風逸馬難喻其速温湯湯日旬鐘離湧水勢坐添數尺濺擊几下可駭愕又食其景臨覽不釋不覺逾夜分乃歸宿于廟厥明辛丑象碑省牲恭整祀事忽澍降大雨橫灑良久乃息官從咸欣欣然以頌海神靈應之速壬寅昧爽余亦恪肅奉祀祀畢又降微雨雨後即晴衆又凜凜然以頌海神昭格之顯與從臣享酢于廟

宋 按圖泰山之比與齊東南嶺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

之灣又西北匯于栢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聚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干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山高或至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濟者皆於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予驗之蓋皆濼水之旁出者也濼水嘗見於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濼杜預釋在歷城西比入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濼水之所入者清河也蓋預失之

山東濟南之名泉著于碑品于論詳于志傳下人口者七十有二在府城自金線珍珠以下在章丘自百脉淨明以下在泰山自白鶴水簾以下在新泰自玉寶以下或取其濼液或可釀或可已目翳或如垂練或縷縷如簾或色如玉明如鑑皆不若城西之趵突

泉其源出山西之王屋山下伏流至河南濟源縣湧出過黃河溢為滎西北至黃山渴馬崖又伏流五十里至城西突冒而出為此泉昔人浮榘于源竟達于此其泉凡三穴其出濼高尺許珠沫大湧上人云數十年前高二三尺許氣有盛衰然其泉之周圍皆芳草清蘭垂流帶波可臨可飲其出也又會諸泉入城匯為大明湖占城三之一由北水門出與濟水合沛漫無際又流為小清河為濟之南源經章丘鄒平新城界入海其歸也大其源也千里所以為名泉之冠泉上有觀瀾亭余小憇于上亭壁有趙松雪詩因次其韻遂生策杖王屋尋源之興

明李裕濟南而高山其地低窪有七十二名泉皆散流匯為大明湖由北水門注於濟濼迂東流數百里達於海湖占城內地三之一延亘長堤堤傍多柳堤上跨七橋以通諸泉之流泄暴布於中若洲若渚若汀若渚者以百數為歷下勝槩余至濟南閱四載未獲覽湖上之勝成化己丑左長史屈公天錫新構軒於湖北之瀕其夏邀余與葉公拱宸鄭公德聚劉公行恕董公國器張公鳴王吳公大祿至

軒臨清以嬉汎覽湖上水光映天澄鮮一碧屬王水鴉浮遊而先後洲渚間崇林茂柳輪囷呈秀空翠輕煙舒歛異狀誠為佳致於時主賓獻酬交相酬酌情思甚暢天錫命僕艤三舟於水涯起席曰值茲繁華佳景是湖不可不遊余八人登舟列坐命歌童三五載小舟前導庖丁鑪釜之類後舟隨之舉棹停機隨流曲折悠悠深柳陰中遇奇處即維舟取魚果蔬蓮菱之品隨折隨供而絲竹管絃之聲洋洋盈耳效鄭公搴荷葉作碧筒杯流飲無笑時清風徐至荷香襲人心熨形釋與萬物冥會恍若身在閬苑蓬萊間途循南岸至歷下環波水香三亭亭瞰湖濱宋曾子固知齊州重建今泲堤基存余與拱宸輩深嘆古人之樂事四百年來無一人繼曾後而新之者比日將申舟由北岸復至軒下飲茗天錫復携其偕余輩登北門城樓摩窺四顧其泰山綿亘百里重疊而南拱華不注峯虎牙傑立於其東鵲巢諸山環抱於西北俯視白雲巨合諸水皆在階下而東交登萊膠州之土壤俱在望中濟南山川形勢亦雄矣哉時主賓皆醉日已西隱隱大住山秀水皆入作而地成之無

處無之是以賢人達士雅好者隨所遇而窮探遠索於山谷草莽間得勝即為臺為亭為池沼遊覽而品題之然後得美名而傳之後世若未之石城諸山結鑄諸泉不見過於宗元濬之瑯琊之秀醴泉之美不見稱於宋徽終蕪沒於空山荒野人孰得而知耶是湖子固昔其游之題品載於郡志自時厥後寥寥無聞余因天錫邀始得偕同志者周覽一湖之勝以舒鬱帶之懷乃余之深幸而湖之名益增重雖余與諸公皆膺民社之寄一賞而足奚可就遊廢務如山簡習家池惟知酌酌倒載而歸以犯荒佚之戒乎

古林故名明日觀今希賢閣于壁次之出寺南行折東數百步是為泗泉源陪尾山並發穴相去僅二丈許自石罅各殊狀或趵突或沸如珠圓旋又出晝夜不竭又有芳樹幽花澄鮮帶映是日晴好延佇容與見諸穴若湧扶光自內而出溶溶金色散於湖外復慨然興想吾夫子講道之所遂飲泉一勺又汲于寺飲其茗伴不徒經行於名泉之濱矣泉

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秦始皇
封泰山禪梁甫漢武帝封泰山禪梁甫肅然及高里石閭後又凡五修
封泰山於是登封紀頌紛然相望於後世矣 國朝革濫號以正典時
遣告以明禋飭祠宇以壯觀凡前代誇張淫瀆之舉一切去之至於四
方乞靈施舍牛羊金綺錢帛之類歲不下萬金皆有司掌之以濟一方
之用則泰山功德之隆被於民者又豈直在降福受禱焉已邪

東海中五百里枯死草返莧樹此固秦皇漢武所以縱其侈心求之而
不得也顧其說荒唐不經然觀登萊海市樓臺城郭人物旌旗之狀咸
於瞬息千態萬像而不可摹寫則海中靈澗之氣洩而為奇怪瑰瑋之
物固亦理之所宜有也至於禽鳥木石之產金錫鹽鐵之利珠璣鱗甲
之珍民實資之則海於東土其利固甚博哉

山其一也周禮職方氏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沂山在臨朐南百
餘里即古蓋與朱虛地顏師古曰沂山在蓋鄭志曰朱虛有東泰山考
之水經云巨洋水出朱虛縣泰山腳道元注曰泰山者東泰山也巨洋
水即國語所謂巨水袁宏所謂具味王韶之以為巨茂亦或曰胸瀾一
水也而廣其曰焉西則遠宗岱嶽東則俯視琅邪山之巔為百丈崖有
飛泉下灑曰瀑布左麓為東鎮廟或曰中有堯柘背負鳳凰嶺南有穆
陵關界長城書案二嶺之間管仲所謂南至穆陵是也大峴柳龍諸山
環其左右石門仰天逢山統其右嵩胸委粟奠其北金泉龍泉瀾水經其

後斯則沂山之靈秀為東方之巨鎮也自虞夏有望秩之典至周有埋
沉之祭秦祠加車乘駟漢公王帶請於武帝曰岐伯令黃帝封東泰
山武帝設祠具至山岸不稱其費乃今禮官祀之而不封魏文帝瘞沉
圭璋隋制取近側巫一人主知灑掃唐加王爵年別一祭牲用大牢雖
歷代祀典不廢濟經甚矣我 國初削去封號稱東鎮沂山之神錫以
金龍香奩有司春秋致祭有事則遣廷臣祭告秩祀迺正云

濟水出於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周官交
州其川河濟是已水經注及山海經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初名
沈水東出温縣西北始名濟水又東南流當鞏縣之北而南入河與河
並流過成臯溢出為滎水東流過陽武及封丘縣北又東過宛駒縣南
至定陶縣南又東北流與荷水會東至乘氏縣西分而為二其一東北
入鉅野澤過壽張西與汶水合又北過穀城縣西又東北過盧縣北經
齊郡東萊郡而入海也唐李賢謂濟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青以入于
海宋樂史謂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今按濟
水在漢時伏流不見惟汶水自泰安州出者由故道東北流入海自元
人引汶水入洸為運河 國朝因之凡汶水入海處皆築堰填以過其
流而入海之道遂多湮塞今所謂大清河者乃汶水出洸河者復從張
秋分流而入會濟東南諸山泉溝澤北經長清齊河至歷城會灤水經
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蒲臺利津諸州縣界入海寔濟河之故道也
所謂小清河者即灤水發源濟南趵突諸泉流至城北大明湖出而合
之由華不注山下東流會巨合水又東經章丘會清河又會灤河三水
合流經鄒平長山新城又會孝婦河又東經高苑入博興樂安界合於
烏河又北至馬車瀆入海或云古灤水自華不注山東北入為大清河
自偽齊劉暉導之東行始為小清河云又按鄆道元謂濟水在王莽時
枯竭鄭樵通志亦曰濟水多涸竭自今觀之濟水勁疾能穴地伏流隱
見無常乃其本性非真涸竭也濟水既伏流地中則發地皆泉又不特
陸下諸邑為然是故一見為濟源再見為滎水三見為山東諸泉水而

古今游名山記 卷五

溢為大小清河其實皆濟水也又何嘗見其枯竭邪淮南子曰濟水通和宜麥周官曰鶴鶴不踰濟風俗通曰濟齊也齊其度量劉向說苑稱濟能蕩滌垢濁通百川于海蕩出雲雨則濟水之德又古今所並稱

明倫彙編 禮典典 關里吾夫子所居按史記正義云夫子生於鄒長徙曲阜仍號關里括地志云兗州曲阜西南三里有關里中有孔子宅廟廟謂之關里者何考之鄒道元水經註曰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即靈光之南關比百餘步即靈光殿基又其東有兩觀闕則關里之名義其在茲乎關里之勝環以洙泗水源出陪尾山水經所謂泗水出魯

下縣北山山海經所謂泗水出魯東北者是也韋昭曰泗在魯城北京璠曰洙水在魯城北南則泗水夫子教於洙泗之間今城北二水之中即夫子領徒之所也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關里昔洙泗四門各有石闕去洙水百餘步惟郭緣生謂泗水在魯城南則非矣史記世家曰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塚而冢者百有餘室命曰孔里後楊奐東遊記謂孔林東三里講堂也林與堂俱在

洙北泗南者是已迺若孔壁金石之流鄉講堂荆棘之自闕素書懸甕之符契千古之下詎為靈異則吾夫子道德神化之妙遠而彌光此又其驗也自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明帝幸孔子宅親御講堂說經唐玄宗封禪迴幸孔子宅親設奠祭後歷代英君誼辟報祀日崇表章封護之典有隆弗替而關里之名遂與天地並其悠長矣嗟呼士君子幸而生於聖賢之邦瞻依登拜亦既親其盛矣彼殊方異域之士思宮

牆室家之美而不得一覩其庭者斯圖庶乎其有考焉

明倫彙編 禮典典 關里吾夫子所居按史記正義云夫子生於鄒長徙曲阜仍號關里括地志云兗州曲阜西南三里有關里中有孔子宅廟廟謂之關里者何考之鄒道元水經註曰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即靈光之南關比百餘步即靈光殿基又其東有兩觀闕則關里之名義其在茲乎關里之勝環以洙泗水源出陪尾山水經所謂泗水出魯

下縣北山山海經所謂泗水出魯東北者是也韋昭曰泗在魯城北京璠曰洙水在魯城北南則泗水夫子教於洙泗之間今城北二水之中即夫子領徒之所也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關里昔洙泗四門各有石闕去洙水百餘步惟郭緣生謂泗水在魯城南則非矣史記世家曰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塚而冢者百有餘室命曰孔里後楊奐東遊記謂孔林東三里講堂也林與堂俱在

洙北泗南者是已迺若孔壁金石之流鄉講堂荆棘之自闕素書懸甕之符契千古之下詎為靈異則吾夫子道德神化之妙遠而彌光此又其驗也自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明帝幸孔子宅親御講堂說經唐玄宗封禪迴幸孔子宅親設奠祭後歷代英君誼辟報祀日崇表章封護之典有隆弗替而關里之名遂與天地並其悠長矣嗟呼士君子幸而生於聖賢之邦瞻依登拜亦既親其盛矣彼殊方異域之士思宮

牆室家之美而不得一覩其庭者斯圖庶乎其有考焉

明倫彙編 禮典典 關里吾夫子所居按史記正義云夫子生於鄒長徙曲阜仍號關里括地志云兗州曲阜西南三里有關里中有孔子宅廟廟謂之關里者何考之鄒道元水經註曰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即靈光之南關比百餘步即靈光殿基又其東有兩觀闕則關里之名義其在茲乎關里之勝環以洙泗水源出陪尾山水經所謂泗水出魯

泉眾而漕渠開矣元初開濟州泗河至新開河由大清利津諸河入海而海口沙壅復從東阿陸輓至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新河以通海道勞費不貲少有成効伯顏始創海運與濟州河並行未幾又用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抵臨清引汶絕濟直屬漳御名會通河夫汶水自古東北入海以智力導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實自元人始然

河渠淺澁舟不負重歲運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能廢也國朝初給餉運卒海運如故永樂徙都于北亦嘗行之後尚書宋禮等復濬會通河於是漕利通而海運罷膠萊故道亦遠堙廢夫河漕誠利矣然泉源維塞有疏濬之勞堰閘蓄洩有供役之繁徐呂洪流之泛溢

淮楊襟喉之扼塞意外之患有不可不防者海運其可不講耶是故漕河者萬世之通利也海運者備不虞之變也膠萊故道者翼海運以成功也皆不可廢也天下之事居常者必慮變擇利者必思害輕重緩急

走乎其勢而已矣獨漕政為然哉

存山記 本卷五 泗水經其前開河安山山湖諸水匯其西是經編蒙祖徠俗宗諸山復左顧聯絡于東北皆紆青浮白以舒欽出沒於雲煙縹緲之際而齊魯方千里之勝可指顧而具矣樓之規制不知重修何時其與昔之高卑大小殆不可辨意其上下千數百年間其修

葺而因仍者殆皆此類碑階西南上有古石柱高可丈四五尺厥植而湧蓋其上周圍刻小篆記文者唐沈光之所作也其左階東南隅有二賢祠記石刻二通蓋昔州人嘗祀太白與知章賀公于其上者也祠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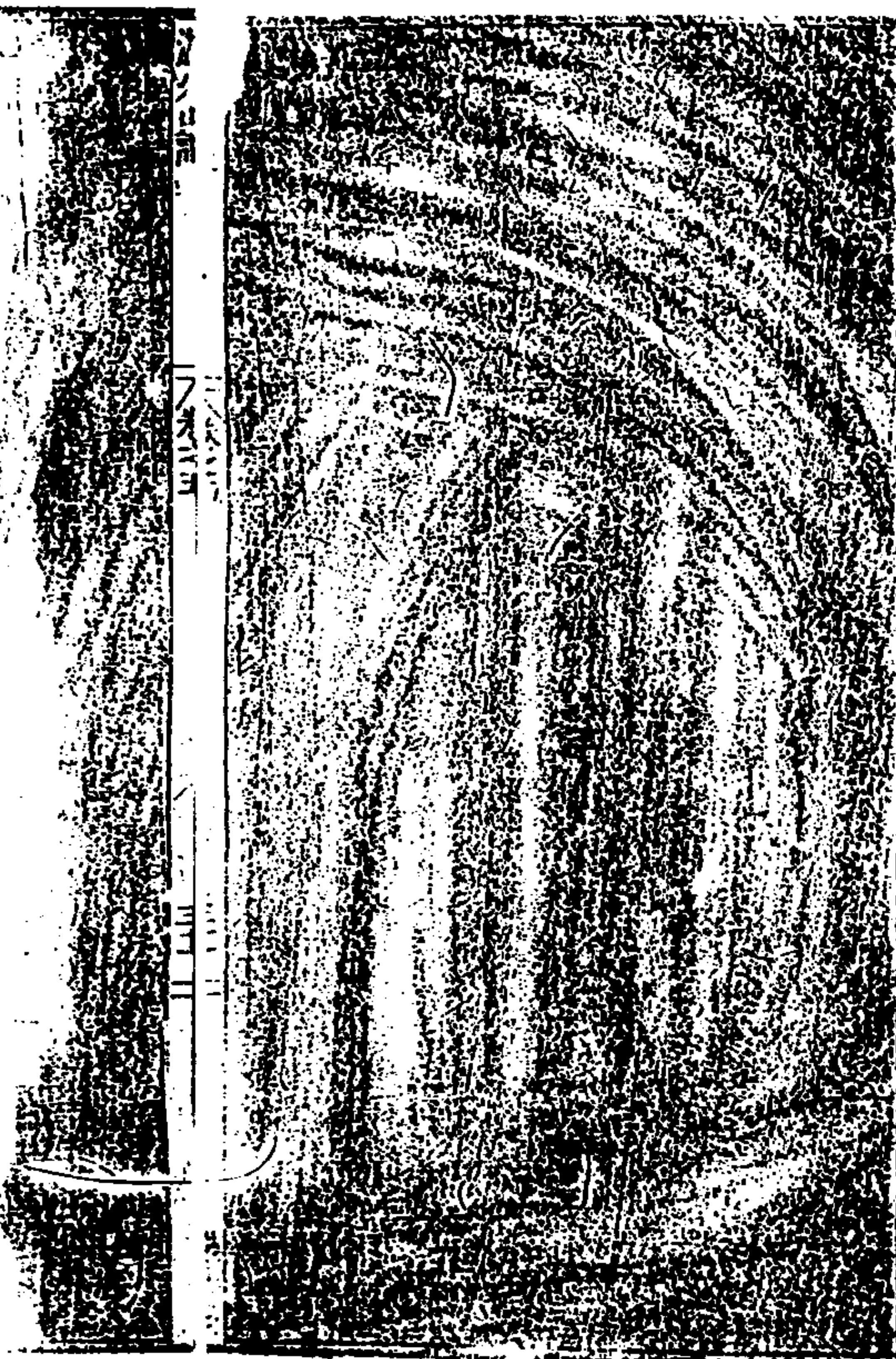
二賢何舊傳開元中以知章為任城宰而來其來而止也嘗飲于此此樓之所以名也惟太白負奇氣好仙游其足跡幾半天下凡江漢荆湘吳楚巴蜀與夫秦晉齊魯山水名勝之區亦何所不登眺何日不酣暢

而以酒樓名天下有二焉其在洛陽天津橋南黃鵠丘所造者其事尤奇偉卓絕今其存亡興廢不可知獨茲樓以沈光記文遂留傳至今豈偶然哉武十年三月道過濟寧都將鳳陽沈仁知余好古也偕其

客曾伯仁載酒邀游樓上撫誦唐宋金元以來詩文碑碣凡十數通於

登偶然載武十年三月道過濟寧都將鳳陽沈仁知余好古也偕其客曾伯仁載酒邀游樓上撫誦唐宋金元以來詩文碑碣凡十數通於

是太白之去世幾七百年矣為之低何慨歎久之既下樓登舟三鼓矣乘月出草樓行五十餘里將入開河舟人大醉安行入野湖交蒲中不知所向乃倚柳樹而息



古今游名山記卷之六

中嶽嵩山河南諸山泉附

括蒼何鏗振
廬陵吳炳用

嵩山者五嶽之中嶽也釋名云嵩字或為崧山大而高曰嵩白虎通云中央之嶽獨加高字者何嶽居四方之中可高故曰嵩高山漢武帝登中嶽聞有呼萬歲聲於是封奉祠命曰崇高邑至後漢靈帝復改崇高為嵩高焉戴延之西征記云其山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相去十七里其總名也謂之室者以其下各有石室焉少室高八百六十丈上方十里與太室相次雜道書云自嶽神廟東北二十里至一山名曰東龍門其東有三臺山昔漢武東巡過此山見學仙女遂以名焉南有許由山高大四絕其北有頽水即堯聘許由處猶有壇輝昔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間道人浮丘公接上嵩山三十餘年往來緱氏山近在嵩山之西也漢世有道士從外國將具

多子來於嵩高西麓種之有四樹與眾木異一年三花白色香美

元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與著作佐郎樊宗

師處士盧仝自洛中至少室謁李徵君渤樊次玉泉寺疾作歸明日遂

與李盧道士常濛僧榮並少室而東抵紫雲上太室中峯宿封禪壇下

石室遂自龍泉寺釣龍潭水遇雷明日觀啓母石入此觀與道士趙玄

遇乃歸閏月三日國子博士韓愈題

上此嵩山遊雷事天聖中韓愈題

嵩山遊雷事天聖中韓愈題

嵩山遊雷事天聖中韓愈題

嵩山遊雷事天聖中韓愈題

嵩山遊雷事天聖中韓愈題

嵩山遊雷事天聖中韓愈題

嵩山遊雷事天聖中韓愈題

嵩山遊雷事天聖中韓愈題

嵩山遊雷事天聖中韓愈題

北門齋于廟中是夕謁新治宮拜真宗御容稍即山麓至峻極中院始
 改冠服以從者各輕齋遠行是時秋清日陰晚花幽草蔚蔽巖壁正當
 人力清壯加有朋簪談燕之適升高躡險氣豪心果遇盤石過大樹必
 休其上下酌酒飲茗傲然者久之道徑差平則腰輿以行嶮峭斗其則
 芒躡以進窺玉女窻搗衣石石誠異窻則亡逾遷至八仙壇憩三醉石
 千方抵峻極上院師魯體最益最先到永叔最少最疲於是浣漱食飲
 從容躋封禪壇下瞰羣峯乃向所跂望謂非揮翼不可到者皆培塿焉
 邑居樓觀人物之夥視若蟻壤世所謂仙人者僕未知其有無果有則
 人世不得不為其輕蔑矣武后封祀碑故存自號大周當時名賢皆不
 著姓名碑陰不虞後代之譏其不典也碑之空無字處觀聖俞記樂理
 國而下四人同游鏡刻尤精僕意古帝王祀天神紀功德于此當時尊
 美甚感後之君子不必廢之壞之也又尋韓文公所謂石室者因詣盡
 東峯頂既而與諸君議欲見誦法華經汪僧承叔言聖俞嘗言斯人之
 鄙恐不足牽損大雅僕強諸君往焉自峻極東南緣險而徑下三四里

法華者栖若室中形貌土木也飲食猿鳥也叩厥真旨則軟語善答不
 可且道所切當云古之人念念在定慧何由雜今之人念念在散亂何
 由定師魯永叔扶道貶異最為辯士不覺心醉色作欽歎忘返共恨聖
 俞繆斥也是夕宿頂上會既望天無纖翳萬里在目子聰疑去月差近
 令人浩然絕世間慮盤桓三清露下直覺冷透膏髮羸體將不堪可方
 即舍張燭具饌相與岸幘帶環坐滿引賦詩談道間以詐劇然不知
 形骸之累利欲之萌為何物也明日訪歸路步履無苦午間至中院申
 刻出登封西門道賴陽宿金店十六日晨發據鞍縱望太室猶在後雖
 曲南西則但見少室若夫觀少室之美非由茲路則不能盡諸邑人謂
 之冠子山正得其狀自是行七十里出頽陽北門訪石室山紫雲洞即
 邢和璞著書之所山徑極峻捫蘿而上七八里上有大洞陰數畝水泉
 出焉久為道士所占爨煙熏燎甚瀆真境已戒邑宰從而出之此間峯
 勢危絕大抵相向如巧者為之又峭壁有若四字云神清之洞體法雄
 妙蓋薛老峰之比諸君疑古苔辭自成文又意造化者筆焉問道士及

近民皆曰向無此異不知也會將雨而去猶冒夜行二十五里馬上粗
 苦疲厥則有師魯語惟永叔子聰歌俚調幾道吹洞簫往往一笑絕倒
 豈知道路之短長也十七日宿彭婆鎮遂緣伊流陟香山上上方飲于
 八節灘上始自峻極中院未及此九題名于壁于石于樹間者蓋十有
 四處大凡出東門極東而南自長夏門入繞崧輦一匝四百里可謂窮
 極勝覽矣今既還府恐相次便有塵事侵汨故急寫此奉報庶代一夕
 之談

宣德丙午三月予在鞏祀宋陵畢瞻望嵩少諸山慨
 然想其勝與唐文吳遜志約游不果行越二日遂携邑庠諸生同往行
 三十五里至黑石渡沿洛陽南上河水清駛水濱山石犖磳下步行二
 里餘午食又行半舍許地曰漫流岡上有郭汾陽廟環廟古栢數百株
 蒼翠蔚然可愛有二碑其一金元光二年上黨趙瑒撰云汾陽嘗領兵
 清河朔至是索芻粟里人告以是邪西南岡嘗出毒霧為災故田穀不
 秋無以供餉汾陽乃旋軍登其上以厭之毒因以息里人遂立廟祀之

相傳祠下有洞時有聲隆隆蓋毒霧所出處予惟古人稱掃清氛穢汾
 陽之謂矣一則嶽山陳老人所題必宋元顯者而逸其名夜宿原良村
 翌旦遵趙城陟輟轅道石徑崎嶇盤迴以上中有關名導嶺老卒數人
 守之轉西五里入少林寺竹木蔽翳仰不見日花草香郁郁襲人寺在
 五乳峯麓少室山當其南隱若屏列寺佛殿後為講堂堂後有立雪亭
 則佛徒惠可受法於達磨處惠可嘗侍達磨雪深至腰不去竟得其法
 予因歎曰昔游定夫揚中立立雪於程門幸傳其道惠可學佛法亦然
 使世之為弟子者皆若此其學詎有不成者耶因觀歷代碑刻其文最舊
 則有梁武帝御製達磨大師贊皆唐宋以下文字又向西北循山厓
 深入三里許攀援而上山勢岧然環抱觀寺之臺殿山之林壑若在席
 下是為達磨面壁菴菴有石影云達磨面壁九年之遺跡也時雨止雲
 收煙霧澄霽幽鳥玄蟬鳴聲上下儼然有塵外之想僧云西南八里嶺
 有惠可菴有卓錫泉以棒莽蒙翳不果上飯畢啓行逾十里則高山少
 室東西對屹山色掩映蒼翠如滴路循深澗灘石礧礧按轡徐行毛髮

森豎俄經一小土神祠南忽有赤衣童子疾趨道左令導途者索之彌久不見竊自念曰連月旱暵而赤色者南方朱火之象也是豈旱魃之流歟因名其地曰赤童子山又行十里憩郵亭中亭後一里有寺名會善刻元雪菴所書茶榜字徑三寸許迺偉可觀晚至登封假館學官自原良至是又六十里明日謁中嶽祠祠在縣東八里高山之陽中原壤地平曠有山亦培塿不崎嶇唯嵩山蜿蜒磅礴騎奔雲轟綿長數十里屹然在天地之中諸山環列勢若星拱蓋乾坤秀粹所鍾宜神靈之宅也祠規制極宏壯峻極殿南為降神殿二面皆圖中用像丹青剝落而筆意蒼古宋金以來石刻以百數惟王曾奉勅撰者碑最奇壯字體雖甚勁麗文漫滅不可讀丈室後有竹數百竿微風度之鏗然有聲如擊金石此又洛中之僅見也又明日循北門游嵩陽觀觀久廢惟古柏三株存大者圍幾三丈高兩倍之相傳漢武帝封為大將軍有石刻識其下次者亦幾二丈圍封次將軍望之如張帟帳擁車蓋風動又聞如絲竹之音相對倚久之不能去前有天寶三載紀聖德感應碑高大異常

制書法極妙又從東度澗澗尋崇福宮即太乙觀林深從者迷失道往返數四始達宮亦屢廢惟三清殿存亦至元間重修者旁屋近熾于野火道宮依殿以居舊有奕棋樗蒲泛觴三亭今惟九曲池存有泉名太乙歲久亦湮則泛觴亭之故址也二宮觀俱漢唐宋以來天子巡幸暨王公卿士宴游之所想其珠宮琳館金碧交映今則荒煙斷礎鞠為丘墟樵人牧豎得而辱焉此豈非物之興廢有時雖方外有不得免者乎升高以望遠則箕嶺諸山隱然如畫追想巢由之高風西則少室三十六峯綺錯錯高插霄漢深悲李山人之陳迹目與景接心契神會超然若御瀨氣游鴻濛而不知其所止也稍東有啓母石云塗山氏所化其說恠誕不經極西有法王寺亦名刹殿宇頽圯惟浮屠巍然南下則有周公測影觀星二臺廢址北顧嵩高二十四峯舒奇獻秀歷歷可指並山頂而東則又有所謂盧鴻巖投龍洞皆嵩陽勝處擬次日往游是夕冒風寒不憚遂不果顧予先後所賞者其所得亦可謂富矣

癸酉十一月朔予至洛陽欲圖嵩山之游二日至偃

師昧三日自偃師沿洛河南行五里渡河十里登唐廬陵王墓石表猶存中一碑高大字漫滅不可讀三十里至寧嶺口兩山對峙巖道崎嶇乃唐高宗幸少林寺時所鑿山行八里至少林寺時少室山北麓有碑後魏孝文為胡僧跋陀建者唐太宗為秦王時賜寺僧教有云王世克叨竊非據敢違天常法師等並能深悟終變早識妙因擒彼兇孽廓茲淨土聞以欣尚不可思議今東都危急旦夕殄除並宜勉終茂功以垂今範蓋當時寺僧之立功者十有三人惟曇宗授大將軍其餘不欲受官賜地四十頃此可補唐書之缺少林僧至今以武勇聞所從來遠矣寺佛殿後為講堂堂後左有立雪亭昔僧惠可嘗侍達磨雪深至腰不去卒嗣其法今僧中稱為二祖出西廊百步有甘露臺胡僧跋陀於此翻經天降甘露故名西北上山二里至達磨菴殿前有六祖手植柏又上一室門外石刻達磨面壁之菴六大字宋蔡汴書室中塑達磨像案前石高僅二尺廣半之達磨之形宛然其上拭之益顯蓋菴之上四里有達磨洞茲石乃其九年所面者古謂精神可通金石諒哉回至方丈

寺僧文載言經閣後有古槐往視之其高十丈圍三十尺文載復誦文潞公游寺詩有五品封槐今尚在之句則其詩可知第未知封自何時也出寺東行十五里折而東北三里至戒壇寺破屋三楹中四碑刻元學士李溥光所書茶榜字徑四寸迺偉可愛又旁有唐大曆二年初戒壇碑寺左百步為會善寺法堂中有後周嵩陽寺碑後刻云大唐麟德元年移植於此可謂古矣佛殿東偏有泉出自山中惟供寺僧之汲通之俾資灌溉則伏而不流僧云相傳唐有高僧晏公於此誦法華經龍作人來聽晏知其龍也告以寺之水遂遂此泉東南行時有飛雪十里至登封雪乃大作庚午雪霽東行嵩山近目雪蒙其顛如玉田孺樹復相帶映其清逼人恨無工畫者如范寬輩以圖之耳八里至嵩山神祠祠在黃蓋峯下蓋嵩山巍然中國之中其周幾二百里羣山拱列有類兒曹宜其秀鍾靈聚為五嶽之尊而黃蓋一峯在東南盡處其宅神靈尤宜祀之外有亭扁曰草叅過客憚於入謁多展拜於此入門三重咸有古柏或喬或偃或俯或歌或屈而蟠或怒而攫或奮而欲騰又或

如帷蓋之張幾二百株三門內左右列四獄祠又... 中像歲久剝落謂獄神殿西為御祠祠多歷代碑刻南行二里折而東... 北又二里北麓入盧巖寺蓋唐盧鴻隱處後為僧廬其上四里有盧巖... 上寺聞石壁飛瀑數丈視此殊勝路陡雪深竟莫能至辛未登封北三... 里至嵩陽廢觀其中所存唯唐李林甫觀記元五祖堂記二碑及三古... 栢栢之高皆不逾三丈大可六人圍舊有石刻云漢武帝封大將軍其... 次亦可四人圍道士云此次將軍也皆形狀恠其不可圖繪夫漢武迄... 今千七百年栢在當時已受封始殿周時物邪其又次亦可三圍予平... 生見古栢多矣若二封栢獨蓋出天下之壽木亦奇矣哉又東三里據... 山陽為崇福宮其後名萬歲山昔漢武臨幸開空中呼萬歲者三因即... 其地建萬歲觀唐更名太乙宋於此奉安真宗御容設提舉管勾以祝... 釐中故有奕棋樗蒲之場三亭今唯存泛觴石予命道士引泉委曲流... 之立飲其上而寒風砭人數杯即罷下山東行一里觀啓母石石旁之... 祠及唐崔融碑今皆不存按啓母石事見淮南子其說不經後之人蓋... 嘗辯之

辛卯秋八月予歸自京口取道為嵩嶽之游道出毫... 州州人薛君采來迂予往官吏部時君采嘗為郎屬因拉之同行九月... 丁巳抵登封縣戊午謁中嶽廟廟在黃蓋峯下去縣東八里謁退觀歷... 代碑刻中一斷碑八分書也字畫勁美類唐徐浩書餘碑約五六十皆... 宋元金并我朝所樹者出廟東北行二里為盧巖蓋唐盧鴻隱處下... 又五里為盧巖寺自下寺至此崖谷幽邃竹樹陰翳嵩少之佳處也寺... 後有瀑布泉尤為殊勝泉出巖頂下瀉石壁長踰數百尺澗止尺餘寺... 僧云泉舊濶二三丈今歲旱泉勢頓減然即所見已奇麗正德庚午予... 奉命祭山東沂山亦有二瀑布泉形致相類並北方名泉也已未出... 啓嵩門北行八里游崇福宮又二里次山下自此山行路詰曲循諸峯... 而西皆陡絕行十五六里經西流泉山氣凄冽水已寸許厚又四五里... 至白鶴觀觀去絕頂尚二三里時日已將晏上造北極廟蓋嶽之絕頂... 廟側有玉井冬夏不竭始予入登封境遠望嵩嶽未知嶽之高也至山

養所見猶然比登絕頂四顧羣山拱列于下北眺大河迤邐而東然後... 知嶽之崇高也君采素清曠至觀前已疲甚不能絕頂予歸顧而笑曰... 若輸我一籌矣歸抵縣已二鼓庚申復由啓嵩門西北行五里至嵩陽... 宮觀三將軍栢其最大者盈六圍相傳漢武帝所封在漢已為鉅木其... 壽遠矣歷年久狀特奇惟予往歲代祀平陽燭皇廟廟有古木與此栢... 伯仲意天下之木始未有甲於二木者午後至少林寺宿焉翌日游初... 祖菴菴在寺後林壑之美倍於盧巖自菴後陟五乳峯即少室之別峯... 行十餘里始至峯頂有達磨面壁洞下望諸山宏闊不逮嵩嶽而攬叢... 映帶亦少室諸峯之冠云壬戌出少林過嶠嶺口渡伊洛水抵偃師世... 嘗謂徧游五嶽為物外之福予素愛山水不減昔人而游山之福似為... 過之恒泰華三嶽往歲皆嘗寓目自餘名山如句曲清涼之屬非五嶽... 別者尚不與焉今老矣復得歷覽嵩嶽之勝五嶽中獨未歷衡嶽耳昔... 賢有缺陷世界之語謂人間之福不宜備享况物外之福可盡取乎由... 是言之予阿堵中雖欠祝融諸峯未為不可也

臣聞崑崙西北之天門也則五帝處其陽陸... 三皇居其正地太山東南之曰觀也則秦皇刻其石銘漢帝採其玉策... 故知建都邑正方位畫崇墉剡瀆洫必通天地之險然後四海為家擁... 神休尊明號協時日同量衡必致山川之祠然後羣神受職少室山者... 山嶽之神秀也憑河圖而括地用適甲而開山發揮宇宙之精噴薄陰... 陽之氣壁立而千仞削成而四方北臨恒嶽猶如聚米南望荆衡纒同... 覆篲共工觸皇天之八柱未足擬議龍伯釣溟海之三山無階想像考... 於含神紐白玉猶存驗於山海經黃花不落其名有序則大室西偏其... 位可知則嵩高佐命若乃乾坤之所合雷雨之所交仰觀七星之野俯... 鎮三河之曲朝市臨於域中樞機正於天下六合交會於是乎有天帝... 之下都九州名山於是乎有靈仙之窟宅臣謹按少嶽廟者則漢書地... 理志崇高少室之廟也其神為婦人像者則故老相傳云啓母塗山之... 妹也昔者生於石紐水土所以致其功娶于塗山室家所以成其德后... 宗之位象南宮之一星外戚之班比西京之列傳惟幾不測其道無方

騁神變而揮霍降精靈而盼蟹亦有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虞帝
二妃湘水之波瀾未歇何止祠稱下婦廟號滕姑少女宅於西宮夫人
館於南嶽山臨白洋空閣石室之靈浦對青崖獨有金臺之異若斯而
已矣

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園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
果竹栢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
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謝當還長安余與衆賓共送往澗中晝夜
游宴屢遷共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次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
並作及住令鼓吹送秦遂各賦詩以叙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
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列序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
之好事者其覽之哉

夫園嶠方壺涉滄波而摩際金臺玉室復玄
圃而無階唯聞山海之經空覽神仙之記爰有石滌者即平樂澗也爾

其近接高嶺俯屆峯峯瞻少室今若連踪潁水今如帶既而躡嶠嶠之
山徑蔭蒙密之藤蘿洶湧洪濤落虛潭而送響嵯峨羣壁列幽澗而開
筵密樹帷屏舒朱明之景象長松傘蓋引清吹之時涼就林藪而憚寸
心對煙霞而滌塵累幽品巨壑即是桃源深澗平流還浮竹箭網薜荔
而成帳簾蓮石而如樓洞口齊分滿千年之石髓山腰半折吐十里之
香粳無煩崑閩之游自然形勢之所祈題綵翰交寫瓊篇庶無滯於幽
棲冀不孤於泉石各題四韻賦七言詩曰洞口仙巖類削成泉香石
冷盡合清龍旂畫跡中天下鳳簾披雲此地迎樹作帷屏陽景翳芝如
宮闕夏涼生今朝出豫臨玄圃明日陪游向赤城

濟源縣西八十里山形如王者車蓋其中有小洞為天下第一洞天
歲交酉仲冬予至濟源欲往游焉出縣西三里經濟源洞入謂大濟之
神其殿北有北海神殿成著祀典北海殿前有池周七百步其西一池
周與之等而中通焉即濟水所聚蓋其源出自王屋天壇之巔伏流百

里至此復見東南合流至溫縣號公臺入於河禹貢曰導沅水東流為
濟是也東池俗傳能出物以應人之求然卒始於三月至四月望而止
餘月則不予友潘黃門希召舊為懷慶理官作文辯之謂春夏之交泉
脈騰沸而濟尤勁疾物隨沸而上予嘗為作序是日默禱於神願出物
以彰靈異久之物竟不能出始信希召之辨足以破紛紛之惑也出祠
南行三里折而西四十里午食自此登秦嶺二十里至澗河宿野人家

十四日早行二十里至陽臺宮宮在王屋南麓八儼岡上為唐司馬子
微修仙之所宋徽宗嘗游焉其中天尊殿壁繪神仙龍鶴雲氣升降輦
節羽儀之屬甚奇蓋開元中人筆殿左有唐大中八年碑上刻唐宗與
子微書并送還天台詩宮之東三百步有後晉燕真人井其上有洗參
石槽相傳燕於此得道上昇宮北上一里經山神祠三里觀仙猫洞人
云燕真人丹成雞犬俱昇仙猫獨留不去人就洞呼仙哥時或有應者
二里涉不老泉又二里至李道人菴道人山西高平人弱冠時以母病
登天壇舍身崖舍身以祈其愈予詰之答云初隨時但知行清化鎮上

忽有龜蛇左右相逼始知墮崖則已坐深谷中肢體無
損凡四晝夜罔知饑渴天壇老道士聞其舍身而得之時隆寒仰之
附火右足悉墮其趾自是母病亦愈遂結菴山中其事誠異矣五里上
紫微宮至此已及山半羣山環坐積雪猶在予心目豁然道士有陳性
常者為吾鄉人延之共飲性常舊住武當山之自然菴今年七十有八
而神氣清茂似有道者移居茲山已二十年其學乃仙人張三丰之再
傳為予言張師名玄玄遼陽人自號三丰遊世因人因其號第稱之曰
三丰而鮮知其名正統間猶在後不知所之予曰人傳三丰為陝右之
寶雞人何也性常曰寶雞張師蓋嘗寓之非彼產也飲畢宮西半里至
望仙坡性常草菴小坐北折緣險一里閱玉泉泉為方井上刻石云玉

泉聖水旱勞如故山中道士多汲以供飲食仰視天壇去此尚十八里
路陔隘且多積雪左右澗壑不可丈尺足未涉而氣已奪惟神游而已
予問道士小有洞所在云在山之垂簷峯下元季鄉民避兵者多棲其
中自是洞口遂塞今不知其處夜宿陽臺十五日復還濟源

嘉靖辛卯秋九月丙寅予出濟源祠折西行四十里登秦嶺二十里過澗河村二十里至王屋村宿焉丁卯昧爽行二十里至陽臺宮宮在王屋南麓八仙岡上為唐司馬子微修仙之所有碑刻唐睿宗與子微書并詩宋徽宗亦嘗幸其地中有天尊殿壁繪神仙龍鶴雲飛升降輦節羽儀之屬甚奇蓋開元中人筆宮之東百步許有洗參石槽相傳燕真人于此得仙藥異參遂成辟穀之道北上一里經山神祠三里觀仙猫洞傳云燕真人丹成雞犬俱昇仙獨猫留不去二里涉不老泉路漸峻絕確準側又又三里至李道人庵道人曾以母病捨身墮崖而不死後母病愈遂結茅以居又五里上紫微宮羣山環繞崔巍屹峙至此已及山半天氣澄霽遠杖策由宮西半里至望仙坡少折里許有泉刻曰玉泉聖水旱澇不竭諸觀之飲皆給焉北上路甚險絕十里餘至燕真人升仙石石臨西崖石上有大小足跡六俯視羣峯綿亘千里令人有羽駕躋雲之意轉東北行三里入南天門石階攀援上一里至絕頂頂上有北極諸殿瓦皆銅鍊鑄成殿前有石壇幅員百

丈壇三級壇上有玉皇閣黃琉璃為之高丈許予題曰白巖來壇下覆小有洞口據福地記小有洞周回一萬里曰清虛之天北望山後千巖萬壑岩峩壘翠時日將夕遂由南天門而下宿紫微宮殿明戊辰陰晦霧靄不復見天壇之巔道人云天壇嘗陰晦登者多不獲予聞之自詫其異紀之以詩復篆天下第一洞天于宮

王屋山在濟源縣西百里禹貢曰底柱析城至于王屋是也以其山形如王者車蓋故名或曰山伏如屋也又曰山空其中列僊宅之其內廣濶如王者之宮也按龜山白玉上經暨茅君內傳皆云天天之內有女中洞三十六第一曰王屋之洞周回萬里名清虛小有之天杜甫詩憶昔北尋小有洞即此山也其絕頂曰天壇常有雲氣覆之輪囷紛郁雷雨在下飛鳥視其背相傳自古僊靈朝會之所世人謂之西頂蓋以武當山為南頂泰山為東頂而並稱三頂云余夙慕天壇王屋之勝願塵事羈縻恒以未獲一游為憾歲乙三月十三日乙亥蚤起渡河往游是夕宿原武翌日丙子宿武陟丁丑宿單懷戊寅宿

濟源已別及出縣城西走清中四十里飯胡嶺又折西行十五里至陽臺宮宮在王屋山之麓唐司馬承福所創也明皇御書陽臺三巨宇殿前刻吳天上帝像旁侍十二元辰皆神麗而白雲道院乃在陽臺殿之西曰白雲者承福別號也入道院見大護一徑丈深數尺勝國時物也宮之南有八仙嶺其勢如八仙侍兒係下天拱揖而嚮陽臺又有仙猫洞不老泉皆去宮不遠出陽臺宮東北行下山百餘武謁煙蘿子祠祠前有洗參井祠即煙蘿子宅址也煙蘿子者晉天福間人傳煙蘿子仙陽臺宮田苦積功行忽一日於山中得異參闔家食之按宅上并云迴洞北行磴道中蹇亂藤履危石東西兩山壁立千仞風颺颺起巖谷林木間令人震恐磴道中行八里復上山坂巖盤曲莫記層數乃循石磴道士導引入紫微宮仰視臺殿如在天上墜金書榜曰王屋山朝真門門內為天王殿榜曰天下第一洞天又上一層曰三清殿面對華蓋山如几案然又上一層曰通明殿設吳天上帝像殿中環列朱龍貯

國朝御賜道藏經若干函有碑數十通皆宋金元時物薄暮酌方丈之松菊堂翌日庚辰夙興為天壇絕頂之游乃乘小山轎僕夫持繩牽輿以上出紫微宮西上二里至望仙坡閣披雲于修煉之跡又上四里至憩息亭凡登絕頂者至此必飲茗少憩故名其地有仰天池四面高而中凹舊有泉今涸至此則山徑愈峻險不可行乃步以上過此則躡瘦龍嶺登一天門曰瘦龍者以山脊之瘦如瘦龍露骨也過一天門登十八盤山石壁陡絕旋繞而上至躡雲嶠觀煙蘿子登仙石石上有足跡下有澗曰避秦溝又稍上則紫微巖巖之右有三官洞洞前有仙人橋少頃至南天門則愈陡絕手攀鐵索以上觀舒樓黃帝御愛松小憩換衣亭謁玉皇殿殿之東曰清風臺西曰明月臺皆巨石也又行數十里至絕頂入虛皇觀謁軒轅廟與若祠乃陟三級瑤臺極其遐覽東曰日精峯日始出時晶彩爛然西曰月華峯月上時光華先見也於是東望海岱西眺崑丘北顧析城南俯黃河如線如嵩山少室隔河對峙或曰目前下視華蓋諸山卑如培塿竊意天下奇觀無踰此者余徘徊久之

之乃下三級瑤臺漏觀古今諸石刻而日已曠矣是夕宿上方院偶思李白詩願隨夫子天壇上間與仙人掃落花之句超然有遺世獨立之心焉余入寢室將就枕道士走報請觀天燈亟出視之則見遠火如流星下上明滅杳無定跡時從行者咸相顧駭異辛巳昧爽起觀日始出之景甚奇天既明陰雲蔽翳移時頃之開霽步至毗門見古松十數株大矯如虬龍環列成行儼如侍衛皆千百年物也遂觀捨身崖志心石在東北虛巖之上突出一石濶尺許長丈餘勢欲飛墜下瞰峭壑神悸股栗又觀老子煉丹池池上有老子祠古碑存焉聞東北有王母洞與邃莫測人跡罕至元歲時投金龍玉簡于此余欲往游之道士曰徑險不可行且有蛇虎潛其中乃下南天門一里許游黑龍洞洞前有太乙泉一曰太乙池蓋濟水發源處也世傳析城之山升白氣于天落五斗峯化為濕雲自石竇中滴水降太乙池云道士曰每歲諸元會日五更之初輒聞仙鍾自遠洞中發聲悠揚清婉可聽又曰日出沒時間有倒影之異余暫游速返悉未之逢也是日錄舊途下山仍宿紫微宮曩余嘗夢游一山極奇絕嗣後游四方名山無似者乃今登覽王屋種種與夢中所見合夫豈偶然者哉

明谷瀛游明山記太行之陽丹水之東有山焉曰明月山蓋太行之支峯也層巒疊障聳峙于後而左右迴抱宛如城關有寺巋然在山之半者曰明月寺也余西游天壇還乃繇清化鎮西行至五里堡折北行七里許至山神廟始躡明月山之麓石徑兩旁羅雜樹悉桑柘青楊胡桃諸木時三月垂盡櫻桃滿山谷纍纍然如紺珠赤幾摘之可食值微雨初霽塵歛宇清心神怡悅自山麓仰登三里許苔磴逶迤盤轉而上歷峻坂抵稍平處則金剛殿再陟則天王殿又再陟則水陸殿殿之前有旱蓮花生石罅中六七月開階砌之右有連環雙井味甚清冽又再陟則藏經殿西則蒼公洞洞方一丈有天平石光瑩如碧玉蒼公者寺之游僧也嘗居是洞又再陟則觀音閣高逼霄漢可舒遠眺閣之東峯下有課窠泉正德初河南提學副使歷城王公勅所鑿水甘美至朝聚羣蜂吮之故名云閣之西有祖師堂塑五僧像實開山以來有名德者

空相廣思古峯蒼公雲峯也余見寺山皆古栢無它木恠問其故老僧曰元泰定中空相始創茲寺以泥丸栢子持彈諸巖谷今蒼鬱成林障蔽天日者皆泥丸栢也寺舊名明月天順戊寅賜額曰寶光寺而寺僧數十人咸以織麻履為業依巖傍阜花竹環擁佛宮僧寮分據幽勝而寺之前後諸巨石如伏犀馴象不可狎詎寔為羣懷佳境云李子曰邇余之游天壇也見御賜道藏經茲游明月則又見御賜佛藏經余沐人也沐中諸寺觀二經皆散佚矣落不可讀嘗有志印購欲徧覽焉顧力未能耳期以數年之閒賤軀強健擬賃糧渡河重游福地讀道藏於天壇讀佛藏于明月讀竟而後返用償夙昔之願然未知果能終遂焉否也

太行羣巖數千里雄跨河北諸郡而山之所至隨地得名其實皆太行也修武之北五十里有曰百家巖者以巖首稍平可容百家也嘉靖乙巳春三月余下天壇旋軫取道修武往觀百家巖之勝乃繇馬坊村並山北走度岡嶺數重失道入灌莽中遇樵翁指示小徑草樹叢密攀緣以上石路歌又愈進愈峻至其處則見飛峯疊嶽懸崖峭壑連亘起伏若迎若送若拱若揖若拒若闕堆蒼積翠煙霏冥濛不可勝窮太行稜秀此當為冠而叢林崇明寺寔據其勝土人謂之百家巖寺創于高齊唐稠禪師益拓大之臺殿寮宇咸壯麗乃若冷然自山而下澗瀾有聲穿佛殿之礎流入僧厨者玉女泉也一泓湛然影沉沉紺寒在佛殿之後者明月池也朱欄碧牖當池之陽四面做谿可凭可眺者環翠亭也慕佛殿之西有石如砥可坐而飲面對瀑布泉如千丈珠簾噴水灑雪涼氣颯颯侵入肌骨者劉伶醒酒臺也臺下有池方廣踰數丈泉出其中四時不涸者穉康卒劍池也宋嘉定四年河北提刑曹涇楷書醒酒臺卒劍池六巨字刻石上而鍛鑿乃在淬劍池之畔云蘇醒酒臺而上廢址宛然有磴可躡者避暑樓也相傳漢獻帝為山陽公時嘗避暑于此瀑布泉之旁有稠禪師菴菴左多生龍鬚草凡禱雨者率采之以塞瓶口它山所無也巖上有二洞千佛洞在稠禪師菴西而觀音洞乃在玉女泉下皆空邃可居也王烈泉直在伽藍殿後

絕壁上烈遇石髓于此也寺中有斷碑數十皆剝落不可讀所可見者唐杜鴻漸元張琬二碑王憚馬子安數絕句也風景殊絕徘徊忘歸漫志其槩以貽好事者

山之半稍西南一里許有寺曰白茅一曰白雲泉壑清曠林木蒼蔚蓋太行諸寺之最佳者始余之西游也友人謂余曰必游白茅至則丹崖翠壁環峙前後惟石奇柏豁訝撐拄而三鳳嶺參差翔舞若自天而下抱寺之左右而止焉繇山之麓抵寺九三里余攀援而上足罷力勸遇稍平處輒坐憩石上僧持茗來迂啜若畢乃手拊僧背努力盡石磴入寺竹樹陰合弗見天日佛殿凡五層而水陸殿獨在絕頂壁畫諸天像頗工緻稍折而西有二泉皆平地湧出左曰金沙右曰銀沙各取沙之肖像名之二泉交滙于池潏然奔流下灌園中蔬泉上有二紫荆樹土人呼曰百日紅泉之後石梯數十級褰裳以陟至石臺臺上有地藏王殿又西磴石崖有窟窅然曰青龍洞洞內有水色正黑悽神寒骨寺之東園中有宋大中祥符二年所建五百羅漢碑今無一存者余聞是寺在弘治正德間最盛僧徒至百餘人人士來游者供帳甚款比歲困於賦役乃毀室廡需鐘磬以給通負坐是廢禪輟噴遠望皂衣者至咸走匿深谷中余偶來游傷其事聊記之寺壁倘司牧者見而有槩于中庶或濟之亦仁政也

出白茅寺東北行二十餘里至石門山曰石門者兩山壁立相拒如門也石門下有潭方廣踰二十畝淵深不可測水皆紫色能興雲雨蓋蛟龍之所宮也首二潭居山上有水無魚而三潭獨在下中有神魚千百頭觀者弗敢侮或投之石礫則風雨電隨作因憶歐陽公留守西京日嘗與推官梅聖俞登嵩頂至武后封禪處見有石記戒人游龍潭者勿妄語笑以瀆神龍龍怒則有雷與此正同也余立三潭上命從者撻金伐鼓羣魚咸出浮水而大者長丈餘小者尺許俱黃金色乃戲俯俯餅餌潭中羣魚爭鼓鬣仰吞往來翕聚忽爾沉逝甚可樂也三潭上有三龕古列仙所居語曰上有三龕下有潭而三仙

廟乃在山之深與處朔像三女仙道冠霞帔土人以為雨神歲旱禱應石門東有峯曰掛鏡臺相傳雲蔽掛鏡臺必大雨余游石門潭窈林絕澗曠遠間寒又值西日下崦嵫景色愴愴不能久留也乃促從者回轅趨共城

詩曰崧彼泉水亦流于淇又曰源泉在左斯蓋謂共城之百泉實衛源云共城西北七里蘇門山一曰百門山乃百泉始出之山其地巖谷幽邃林樾茂密古名士多卜居焉今歲暮春膏車西邁逾二日止百泉書院肅謁先師像遂登蘇門徘徊曠臺慨焉懷孫登之為人史稱登居蘇門土窟中好讀易常撫一弦琴阮籍往候之與言終不答退至山半聞山巔有聲若鸞鳳乃登巔也稽康從之三年不言臨別康強之言登曰火生而有光而不庸其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味斯言也其善體易者仙人巖在蘇門有仙人足跡巖石上刻曰仙人跡下嘯臺迤邐西轉約里半許至康節安樂窩拜其遺像康節范陽人幼從父

古徙共城遂築室百泉之上名其所居曰安樂窩布裘蔬食躬爨以養父而李之才適攝共城令遂授以數學後人于此建祠專祀云出嵩東行南下入三仙洞內塑丘劉譚三真人像乃其修真處也或以是為登舊居之士窟誤矣降洞游集仙資福宮寔書院之左鄰乃蔡氏園址也而院西墻下有古白楊樹十四株大可蔽牛蓋數百年物也過院為思親亭在蘇門之麓許師可為衛輝路總管以其父魯齋嘗寓共城思之為立亭輒為衛源廟廟世稱靈源公殿曰清輝郡邑之得名曰輝以此宋元皆封王至洪武初廢正祀典改稱衛源之神禱雨輒應廟中碑刻具載唐宋以來褒封之典近廟有湧金亭泉仰出縷縷千萬窠雁為巨池池方廣一頃餘水冷冷澄白日照之如金故名中有菰蒲荷萍藻魚蟹之饒亭正壁有蘇東坡書蘇門山湧金門六大字且多宋元來名士題詠埽湧金翼然而相對者噴玉亭也亭中有石碣刻靈源二大字即俗所謂聖井者而看花樓乃在湧金亭南池水中盛夏蓮荷芬郁翠色上浮扶疎葱蒨今改為穉翠亭亭左曰洗心亭右曰雲橋寔為中流勝槩

薄暮移酌穠翠亭坐聞棹歌漁唱于蒹葭洲渚之間而泉流觸石怒響作噌吰鐘鎗之聲晝夜不絕余倚闌四顧波光接天沙鷗水鳥飛鳴下上者殆不可數時春雨初晴岸花雜吐酒酣起舞逸興浩發於是援筆賦詩書諸亭上而又為記以紀一時勝游云

明季人言曰河北多名山而莫勝於輝縣中三湖皆遠

與尤莫勝於中湖余慕三湖久矣今年春始克來遊幸償夙願云輝縣西北七十里曰侯趙川四面崇山峻嶺中悉平疇煙林村墟雞犬相應蓋彷彿桃源焉相傳古時避兵者居此實四塞險阻之區也侯趙川有水北流土人呼為北流河或者謂無水誤矣然游者欲侯趙川必過

十八盤山而山極危峻石磴天隘盤旋而上如登天然遇不可與處則徒步行僕夫牽曳以上俯瞰兩崖頗深峭視諸天壇之十八盤山差為易上余晨出百泉書院過午始抵侯趙川頃之至中湖寺巖谷幽窈倚崖叢竹數萬竿翠陰蔽日涼颼颼瑟瑟雖盛夏亭午暑氣不到余坐其下聞竹音如笙簫竽籟心神蕭爽寺中有石鏡半規往聞能照山河人物

之影俗稱透靈碑余諦觀之殊昏闇與常石等僧曰昔有一上官見此石異之昇以歸至盤山忽昏闇無所見乃復送至寺云南湖至中湖僅三里北湖則倍之濶大宏敞視中湖寺咸弗及乃若各當一峯之奇有泉有竹則三寺同耳余徧游三湖昏黑不能返宿中湖寺是夕風起撼林木獵獵如秋聲卧不成寐乃秉燭起坐賦詩四章曩正德戊辰北郡李公夢陽嘗往遊三湖歸為余言中湖之盛僧徒數百人距今三十年矣僧死徒殆盡存者僅五六人余怪問其故則知其毒於賦役而至此極也余聞而悲之

龍潭在濟源縣西五里去瀆廟僅二里余謁瀆廟畢寓天慶宮將游龍潭山宮稍西見沙村水寺瀟灑可愛檜栢蒼瀟參差掩映孤塔秀峰有雙鶴巢其巔而所謂龍潭者實在寺前潭闊一頃餘

涇涇清澈可鑿毛髮舊跨潭建涵虛閣今廢居人曰潭中有神物有時涸水將至也夜輒聞蛙鳴水鳥盤旋其上弗土人以爲異云宋盛時蜀人陳省華嘗令濟源有惠政因家于濟今城北里有夜香臺乃其妻滕

國馮太夫人焚香祝嗣所臺址尚存省華之子堯叟堯佐堯咨同讀書龍潭寺中後相繼登甲科父子四人接踵為將相皆贈太師中書令子孫蕃茂登仕中朝而虞部員外郎知儉嘗構四令祠於寺側司馬文正公為作記碑刻之矣寺中古石刻最多今存者校書郎張庚所撰省華善政錄暨真宗皇帝送堯叟謝病歸詩而堯叟和章併刻碑陰續建短碣俱漫漶不可讀矣余徘徊薄暮乃移酌潭上誦堯叟水昏煙暝自成圖之句嗟嘆久之

盤谷在濟源縣北二十里唐李愿隱居于此昌黎韓公有序述之而是谷遠顯名於世按韻書盤盤古通用蓋山石之安固者荀子曰國安於盤石漢文紀盤石之宗是已韓謂環兩山之間曰盤又曰隱者之所盤旋余游其處則見諸峯巖立蒼翠掩霽蔚然深秀旁視它峯多參補挿起危若飛墜而此獨平穩似此謂安固者為是谷口有農夫數家草屋參差榆柳交蔭籬序所謂草木蓁茂居民鮮少至今猶然也公之序濟源舊有石本在張端家乃貞元中縣令崔泚刻其後

書云昌黎韓愈知名士也高愿之賢故序而述之嗚呼盤谷不過太行一支山耳乃獲公一序輝映今古余又深慶夫茲山之遺也

乙已暮春至霽邑霽邑者昔賢棲遲之區也出邑之北門二十里至真清觀閣丘長春所書劉海蟾入道歌石刻觀前有古潭堂激如鏡相傳海蟾子洗丹處也又十里抵山陽城一曰濁鹿城漢獻帝之墓在焉曰禪陵魏曹丕逼帝受禪奉帝為山陽公居此陵之東五十步有漢獻帝廟傾圮屋側正德初蜀人冷宗元為邑令復其守陵者二戶余至其處見孤塚如阜封荒涼荊蔓蒙絡不勝異代黍離之感晉七賢竹林亦在茲地向于期所謂山陽舊居者也余徘徊四顧絕無一竹尋訪遺蹟得一寺寔七賢堂舊址蓋後人建堂于竹林以祀七賢者草莽中卧一斷碣隱隱有字可攷元末始改建山陽寺又曰竹林寺云七子當魏景元中政歸司馬氏時事日非懼禍及以茲地近許洛泉谷幽僻乃相率為竹林之游以自放焉初七子之縱酒也實欲閉關沉晦冀免刑戮顧亦有弗能免者君子處世之大方其別有道乎乃

古今游名山記 卷六

若蘇門之孫公則得之矣余餘山陽迤邐至六真山訪六真修煉之迹
山南有洞曰六真洞深窈竊真不可入聞其中有數丹竈洞前舊有六
真觀今廢而新河之水自六真山合黃母泉南流入吳澤陂六真者丘
處儼劉處玄譚處端王處一都大通馬鈺也

二十里過北山山連洛陽颶師孟津綿亘四百里餘歷代陵寢繁
荒蕪觀之慨嘆北二里許有祀夷齊廟昔二公叩馬而諫處午至孟津
渡河按周武王伐紂諸侯會師渡孟津即此河北二十里至孟縣縣即
古河陽乙丑曉西行北望太行迢遞天際隱隱在二百里之外七十里

暮抵濟源內寅出縣西五里經濟源祠入謂大濟之神殿北有北海神
殿左右皆祀典諸碑殿前有池幅員七百步俗傳水能出物應人之求
而復償之今不復有矣池北臨殿楹下水湧如沸深不可測嘗有黑魚
游其中人或見之西池亦數百步而下相通據濟水源出自王屋天唐

之嶺伏流百里復見于此為二池復東南合流于溫縣入黃河其水性
下勁過河之南溢而為滎或伏或見出山東濟南為趵突泉禹貢云導
沅水為滎是也予以正德庚午奉 命禱雨海嶽東藩觀的突泉求其
原有詩以識之今余既登嵩嶽渡黃河歷濟源蓋償夙願也

屋山沈水所出濼沈聲相近蓋一水也沈水即濟水故禹貢曰導沈水
東流為濟入于河蓋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河又東北會于汶
入于海大濟之為水瑩潔如玉性下勁疾貫大河而不濁故釋名曰濟

源也言源出河北齊河而南也余曩聞蔡欽水經釋道元為之注凡異
常事無不具載而獨於濟水下無所稱乃知世之謂靈異者皆譌謬之
傳也余家去濟源僅三百里數聞鄉人獻香祠下者云有借貸錢布浮

藥以療病之人心竊疑之嘉靖乙巳春三月計當俗所謂潮賜之期乃
單騎往觀之州縣獻香人紛迷罔至晝夜叫佛聲響震林谷余聞之慙
然歎曰無知微福者有是哉余既至池上肅謁濟源神祠祠後有北海
神殿誌謂濟源通北海故祀北海于此或曰以北海遠望而祭之也

殿前有池即浮物之處也是謂東池池西有石橋橋之西池曰西池皆
濟水自王屋山頂流入太乙池乃伏流地中東行九十里復見此滙為
二池地志謂東源周迴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迴六百八十五步其

深一丈合流至溫縣歷號公臺西南入于河自今觀之東池即東源周
僅百餘步亦不甚深西池即西源周如東池深纔三四尺耳余躬臨王
屋山頂觀太乙池亦涸古今陵谷變遷乃爾邪正德初楚辰潘君棠理

懷慶嘗著辨謂春夏之交泉脉騰沸升發之氣勁疾愈于常時故近投
之物或當其衝隨沸而上此理之常無足怪者余坐水殿竟日見布帛
桃乾浮在池面者上書姓氏年月亟取視咸三日內所投者則神所聞

浮出遠年之物皆妄傳也又見紙裹成藥浮出以應人求者上亦有字
意神靈為之必仙畫雲篆乃皆俗筆而服之者亦罔效豈廟中人欲神
其說而故為之邪又乞嗣者所投銀嬰兒有沉不沉者蓋銀嬰兒皆空

中其製有滲漏者必沉否則浮如以浮沉繫之誠格他物奚不然乎潘
氏謂果水之靈則當不擇時而施何獨見於春夏之交乎其為水泉氣
盛之所為明矣乃若能興雲雨澤百穀見伏斷續不因餘水而能獨行

以赴海是則濟之靈也先王列之為瀆廟食萬世有以哉 國家定制
惟天子得遣官祭告其歷代碑刻亦云蠢茲下民乃不遠千里混男女
塞道塗羣蹈僭謬以僥福田自古姦人多假神以倡亂如漢末之張角

誘結凶愚至三十六方流毒海內為人上者可聽其貿貿而不禁其漸
乎
明龍門記 龍門在洛陽西南三十里癸酉仲冬二十九日進士
路君敬夫陪予往游離城五里經天津橋橋久圯石悉為有力者取去
今易以木二里至御子祠即所謂安樂窩中為朔像瞻拜而出二十三

里至伊闕其得名以兩巖對峙而伊水出其間俗又名龍門謂兩巖為
龍門在今山西之夏津縣乃誠禹跡則此固非矣上西巖登五龍祠沿
崖行入潛溪寺寺皆石洞為之蓋徧巖內外石佛大小以千萬計傳昔
拓跋魏胡后崇佛命工所鑿與敬夫午酌出寺東行石罅時有流泉惟

稍北三泉四時常溫名溫泉二里渡伊水折而東南半里至東巖一巨石中裂老僧云此龍門也昔有龍自此而出鱗鬣之形宛然石上乃知世俗之說又似非誣蓋游人往往止於西巖間無有指示東巖者故未嘗見此雖溫公之辯但謂非禹所鑿則其他可知矣行六十步有石將墮旁雷虎跡名虎托石又十三步得鳳凰石其跡大幾一尺五爪一距一爪未聞其爪之五使真有偽焉不效圖之形則又疑其真也敬夫曰茲游也得識龍門辨鳳爪皆平生之所未及願書以禪郡乘之缺遂書之

明 砥柱在郊州東五十里黃河中以其形似柱故名禹貢謂導河東至于砥柱即此乙卯往游砥柱離州二十里午食又二十里循河行十里至三門集津三門者中曰神門南曰鬼門北曰人門其始特一巨石而平如砥想昔河水汎濫禹鑿之為三今水行其間聲激如雷而鬼門尤為險惡舟筏一入鮮得脫者名之曰鬼宜矣三門之廣約二十丈其東百五十步即砥柱崇約三丈周數丈相傳上有唐太宗

碑銘今不存蔡氏書傳以三門為砥柱州志亦謂砥柱即三門山皆未嘗親履其地故謬誤若此又按隋書載大業七年砥柱山崩壅河逆流數十里砥柱今屹然中流上無土木而河之廣僅如三門奚有崩摧而壅河逆流至數十里之遠蓋距河兩岸皆山意者當時或崩人遠以為砥柱而史氏書之也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有以哉

明 新安有王喬洞洞在縣西二十里石皆土所成取而破之木葉之形交錯其間文理具在若雕刻者盡山石皆然洞之上二木亦皆化石而復產枝葉與凡木類予見之乃大駭以為穹壤間之所未有使人謂予安能信今試以語人人非予亦未必不以爲妄吁何其異邪碑言昔神仙大丹之成土木皆化為石其說似爲得之第不可與俗人道耳按王喬有三其一乃周靈王太子其一漢葉縣令其一蜀之益都人俱有仙術今未知孰是或又謂此即爛柯山而以晉王質之事實之爛柯山在今衢州衢舊名信安豈新安之與信安聲相近而誤稱邪然此亦何足辨神仙之事在昔固有之矣

至道元年謂湯陰未幾桂林僧惟深者自五臺山歸惠然其過曰昔公守桂林嘗與論衡嶽山水之秀爲湖嶺勝絕今惟深自上黨入相州至林慮遇天平山尋幽窮勝縱觀泉石過衡嶽遠甚予矍然曰予從先御史居湯陰二年湯陰與林慮接壤平居未嘗有言者今師詔我是將以我爲魏入而且欲佞予邪越明日惟深告辭予因留惟深同游以賞前言初自馬嶺入龍山小徑崎嶇又數里入龍口谷山色回合林木蒼翠遠觀俯覽遂忘筆墨之勞翊日飯林慮亭午抵桃林村乃山麓也泉聲夾道惟石奇花不可勝數山回轉平地數尋曰槐林坐石弄泉不覺日將曛憩環翠亭四顧氣象清潤恍然疑在物外雷連徐步薄暮至明教院夜宿連雲閣明且惟深約寺僧與從予游東過通勝橋至於龍洞又至苦澗洞下而南觀長老巖水簾亭同行崖徑下瞰白龍而歸翊日西游長老巖上觀珍珠泉穿舞蹻石休於道者卷下至於急歸橋山澗而轉至於黃崗峯人獻花臺山九曲灘南會于白龍潭門羅西山沿候樵徑望風雲谷而歸明日契圖更精卷木苗請予飯于佛殿之北回望峰巒秀若圍屏契圖曰居良而首出者倚屏峯也予曰諸大峰率如圍屏何獨此峯得名契圖曰大峰之名有六小峯之名有五皆先師之傳又其西二峯一曰紫霄峯上有秀士壁其次曰羅漢峯上有居士壁以其所有得名也又六峰之外其南隱然者土民呼爲撲衝嶺又其次曰裂斗峰諸峰皆於茂林喬松間拔出石壁數千尺回還連接巖峭翠巖善工不可圖畫予留觀凡五日不欲去始知惟深之言不妄又嗟數年之間居處相去方百里之遠絕勝之景且所不聞對惟深誠有愧色

明 正德戊辰值春仲之交而游輝縣於是覽蘇門之山峯觀于衛源乃登盤山至侯趙之川遠覽于三湖返焉李子登雪修阻暮予何之矣歌竟長嘯響應林谷時人莫測也蘇門山古士率復焉著者魏阮籍晉孫登宋李之才邵雍元許衡姚樞耳然諸皆有祠祠之獨籍不祠也蘇門有九峰山亦奇絕然其上無泉侯趙川亦無川

可恨也太行山至蘇門峰萬餘數森若排劍北寺中有三峰
 三寺各當一奇有一泉繞之流乃其泉數里觸大石輒入地故不至侯
 趙川予觀三湖之險蓋虎豹之窟而魑魅所宅也西踞壺關之魏北跨
 陵川之危東扼林慮上黨有盜賊恒數百騎來則殺弓弩持刀出沒林
 阻巖谷間號曰青羊白戈云而盤山路石呀呀嶮嶮行若登天然過此
 豁然曠川而四面皆山所謂侯趙川也蓋若桃源焉三湖有巨竹翁茂
 登山西望亭亭緣崖而綠者竹也中湖則有石鏡半規耳而默瑩能
 大日山河人物焉豈不異哉中湖寺趙宋號太平興國寺屬湯陰縣南
 北湖寺則今人創之耳遠寺種田以千數然故標橡碗菘區耳於是寺
 僧招流人墾之租其人率斬茅管阻嶮嶮為聚落煙火裊裊相雜也其
 流入若婦并為寺僧使乃其婦則於邊寺泉任載水予自南湖還也乃
 見兩三婦置桶巖滴而猥坐其下然青羊白戈過其聚落聚落人輒飲
 食之得無害青羊白戈感其飲食數亦輒贈遺之為常焉輝縣產魚稻
 然其人多病瘦借予行者左國玉左國玉子內弟也內弟生不識山前

游名山記

六卷之六

五

山

出陽武行望見山喜以為雲已知其山也益又喜躍馬行憊不即至山
 李子曰余游蘇門蓋得於山川土俗之別云於是作記

十四年上會稽探禹穴歷楚澤登巫山游沅湘望衡嶠先公每維舟清
 眺意有所感必凄然遐想屬目伊川嘗賦詩曰龍門南岳盡伊源草樹
 人煙目所存正是北州梨棗熟夢魂秋日到郊園吾心感是詩有退居
 伊洛之志前守金陵於龍門之西得喬處士天寶末避地遠游為荒榛
 首陽翠微尚有薇蕨山陽舊澤唯餘竹木吾乃剪荆莽毆狐狸如立班
 生之宅漸成應史之地又得珍木奇石列於庭際平生素懷於此
 足矣吾嘗以出處者貴得其道進退者貴不失時古來賢達多有遺恨
 至於玄祖潛身於柱史柳惠希德於士師漢代丙曼容官不過六百石
 終無辱始遯難及矣越蓋激牛以肥適留侯託黃老以辭世亦其次焉
 范曄感事澤一草如高謙餘尚見功臣多感委遠名勢又其大也
 范曄感事澤一草如高謙餘尚見功臣多感委遠名勢又其大也
 林居貽厥後代驚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

子弟也吾百年後為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詩
 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其父所植也昔周人之思召伯愛其所憩之
 樹近代薛令君於禁省中見先祖所據之石必泫然流涕汝曹可不慕
 之唯岸為谷谷為陵然後已焉可也

坊北隅以為園其中為堂聚書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堂南有屋一區
 引水北流貫宇下中央為沼方深各三尺疏水為五派注沼中狀若虎
 爪自北旋流出北階懸注庭下狀若象鼻自是分為二渠繞庭四隅會
 西北而出命之曰弄水軒堂北為沼中央有島島上植樹圍周三丈狀
 若玉玦攬結其狀如漁人之廬命之曰釣魚菴沼北橫屋六楹厚其牆
 茨以禦烈日開戶東出南北列軒牖以延涼廡前後多植美竹為消暑
 之所命之曰種竹齋沼東治地為百有二十畦雜蒔草藥辨其名物而
 揭之畦北植竹方徑丈狀若棋局屈其抄交相掩以為屋植竹於其前
 夾道如步廊皆以蔓藥覆之四周植木藥為藩援命之曰採藥圃圃南

游名山記

本卷之六

五

山

為六欄芍藥牡丹雜花各居其二每種止植兩本識其名狀而已不求
 多也欄北為亭命之曰澆花亭洛城距山不遠而林薄茂密常若不得
 見乃於園中築臺作屋其上以望萬安輾轅至於太室命之曰見山臺
 近叟平昔多處堂中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羣賢窺仁義之原採禮樂之
 緒自未始有形之先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前所病者學
 之未至六又何求於人何待於外哉意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枉採藥
 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手臨高聳目逍遙徜徉唯意所適明月時
 至清風自來行無所愧耳目肺腸悉為已有躡躡洋洋馬不知天壤之
 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獨樂園

自古以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雄深偉麗以吐萬邦之所瞻
 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近者關塞萬安輾轅氏以連嵩室首尾盤屈
 踰百里從城中因高以望之衆山靡迤或見或否惟嵩最遠最獨出其
 巔巖聳秀拔立諸峰上而不可掩蔽蓋其名在祀典與四嶽俱備天子

巡狩望祭其秩甚尊則其高大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若巡檢署之居洛北者為尤高巡檢使內殿崇班李君始入其署即相其西南隅而增築之治亭於上徹其南北嚮以望焉見山之連者峰者岫者絡繹聯亘卑相附高相摩亭然起湫然止來而向去而背類崖恠壑若奔若躡若關若倚世所傳高陽三十六峯者皆可以坐而數之因取其蒼翠叢列之好遂以叢翠名其亭亭成李君與賓客以酒食登而落之其古所謂居高明而遠塵者歟

勝然放舟通津門不舟宿至於宋其城郭闕闕人民之庶百貨旁午以視他州則浩穰亦都也而道都來者則固已曠然見其為寬閑之土而樂之初補之以校理佐淮南公從宴湖上後謫官於宋登堂必慨然懷公拊檻極目天垂野盡意若遐鷲大空者花明草薰百物嬉嬉湖光瀾漫飛射堂棟長夏畏日坐見風雨自堤而來水波紛粒柳搖而荷靡鷗鳥盡儂容顧而嬉儻然不能去蓋不獨道都來者以為勝雖歷於吳楚

登覽之樂者度准而北則不復有至此亦躊躇懷律而喜矣
勝燕齊之所也當時李伯時為圖後之臨焉者或者色或用水墨不一法此圖用水墨清韻灑灑可愛燕集歲月無所考西園亦莫究何在即圖而觀雲林泉石儵然勝處也有欄源遠且厚紆折奔放而下欄左右巨石連延峭拔有鋒立數十丈如削有方整如屏立橫礫石梁平廣若砥瀕礫地夾曠有古松五株檜一株崇者勢凌雲際若若倚蓋皆蒼翠蒼鬱類含霧者而檜根迸露斜出類猛獸狀林木森然扶疎蕭爽可數蕉一本生意暢茂儒衣冠十有四人僧道士各一人坐松下憑按伸紙揮筆而書者東坡居士對峙而觀者晉卿側立居士之右張文潛傍坐而俯觀者蔡天啓別據按展卷畫陶淵明歸去來圖者李伯時傍坐憑按而觀者子由持蕉筵立子由之右黃魯直立魯直之右陳無已立伯時之後而按膝頰視者李端叔坐伯時之右就按而觀者是無咎而石壁而立濡筆欲書者米芾立米之後觀書石者王仲至跌坐石屏

下論無生之旨者僧圓通袖手並坐而聽者劉巨濟坐檜根摘阮道士陳碧虛持羽扇對坐俛聽者秦少游也又有侍女二人雲英秦篤晉卿家妓也童子四人一袖手立一捧硯一持靈壽杖各隨于後一對竈淪茗其家僅也而古琴鼎彝尊勺茶具咸備嘗見能天慵題伯時西園圖詩及黃文獻公述右堂記皆與此合文獻據鄭天民之記鄭記作於政和甲午其可徵無疑而余近見廣平侯家有劉松年臨伯時圖位置頗不同無文潛端叔無已無咎四人器物亦小異狀聞後來臨伯時者如僧梵隆趙伯駒輩非一人清更臨焉則必不能無異而於以見晉卿之好賢重文及諸君子之高風逸韻蕭散不羈光華相映如衆星之聯聚如群王之陳列與夫從容太平之盛致蓋有曠數十世而不一見者其可為盛也已

奇特之狀半空磊落勢若飛來蒼巖老柏儼視上下雲煙空翠頗接不暇即霖落山也行百餘步徑漸狹束石筍確不能騎青鞋竹杖推挽以進還自絕澗底陝西徑道入寺殿廢基巖崖上東西二佛龕歲月崢嶸皆開元間物南瞰哀壑心魄為動王于與客循東崖而下抵霖落足仰看青壁斗絕如削今謂之捨身崖者是也少憩轉而升東比石磴攀蘿躡鱗度滴乳古巖再折華嚴壁下壁磨崖為之作隸書刻華嚴部特精緻可觀字約萬數木客誕誇時出光怪中鑿巨龕古佛護以龍象其香泉自經洞石罅中流出穿雲霄石復從乳巖半腹下瀉作瀑布流飛濺叢石間珠跳玉跳百折山藉以潤寺仰以清也西崖對峙老藤怪石出櫛櫛間踞踞騰架如衆獸相搏望之愕然而恐野人曰此獅子昂也其西北一峯天成如臺石逕作梯盤屈而上若雌霓掛樹連卷未收即寺之眺月臺也故址山中相傳昔魏安王起雲宮於此故宋人石刻皆引魏離宮故事有崎嶇一逕入禪扉魏主離宮在翠微之詩盛時毀閣極侈今祇禪師一殿巋然獨存所恨薄暮不獲陟連雲絕頂放曠遠

目以盡諸山之勝令人仰視飄然有整鬪雲之志既而風振壑寒日下山蒼然暮色自遠而至猿鳴鬼叫凜然不可當遂自南山半腰歷俯落岸盤馬謹憐而還則顧寺塔暝烟四合無復所見但覺西山爽氣清潤雄秀溢我心目襟袂以之淋漓詩脾為之清壯也

太行之秀至吾鄉西山融結為最幼讀書江南既仕奔走中外雖兩歸鄉里而憂思荒迷世故繁縷望西山如天上不得至也觀郡乘載柳仲塗居蕩聞僧惟深言天平泉石過衡嶽遠甚及同游方信其言不妄益欲一游至元四年戊寅歲待請歸九月三日甲子借監郡前公和收始為林慮之行午出西水門過孫平部村時百穀已收芋區蔬圃基錯星布柿柿如江南摘黃時遠近蔽虧歷流寺固縣大風揚塵俄幸止孝觀寺僧水治士大夫暨巡檢監當官聞來近晚宿寺中僧西溪年八十八尚能容明日夙興拜韓公墳讀富鄉公所撰碑

碑有亭故無損石極美碑石有如水壘所畫皆梵梵完者尚多兵荒中有僧紀公奮身捍敵卒賴其力宅兆形勢風水家圖以為式以為

游名山記

卷之六

十一

十一

天地間不多見者愚高屢見又登寺西南經閣果極其妙高下陰顯與圖所傳不異也顧豐安兆域寺燬于兵僧徒解散豪右斬木植人盜壁殘毀殆盡則紀之功可念也小酌遂行林州知州李祐之延同知梁思誠仲信判官張仕憲于信迂于諸程晚至州宿萬安寺丙寅謁廟聖遊黃華山和叔送予出郭北門歸祭其故人同知梁仲信諸生李冕咬咬侍行十餘里至其麓皆小石樹樾是日大霜水皆冰人謂地高寒較他地早一月樹葉青紅可愛路漸高闊水聲于灌漑亂石中又數里山益高峰益峻壁益峭澗益深路益險水聲益大峰回路轉掩抱重疊使人應接不暇澗皆盤石高下為階泉流其上懸而為練激而為湍飛花旋碧喧騰飄洒其湑而為泓者清激如空纖芥可見寺相近屏幃益奇亂石不可騎過盤石道左有水磴作屋其上白簾又十里至寺石柱刻張商英絕句詩言高歡避暑事基字韻叶來字註切其下他柱多題刻漫滅不可盡讀大率多崇觀間人少憇遂入山觀水簾一僧前導山民十餘輩持斧鉞剪榴斨碎石僅能投足馬不負人且不能登陟人力憊極

又據鞍不跬步又下若是者逾三里許遂不可騎矣始見懸瀑如練於半天騎留林石間相率牽羅而登焉峻坂微徑亂石桀礪如梯而無級膠木交錯攀羅挽條尺寸而進賴徒卒以繩于前挽之而登因思東漢封禪記所載登泰山事此近似焉問僧至否以僧言遠近為喜畏又三里許始至有石突出如屏四向無所連著其高入雲所謂掛鏡臺也前有磐石疲甚坐其上從者齋酒脯至仲信年六十餘矣懼其不任登陟者僅如匹練下澗崖飛白始闊其西者崖上垂白亦不過丈許意謂昔人傳誇過實俄從卒持二水柱長五尺許以獻云至簾下得之且盛言其備遂欲即之發火煮酒引滿數爵諸生暨從者適飲之乃緣南崖微徑迤邐而西而北坡極陡峻草石皆冰滑不可按足尺寸展移栗栗危甚乃至西崖下水簾內仰面望之目力為窮始見崖上之水飛灑散布疎密勻整自崖而下至澗底其長不知幾百丈其闊百餘尺光明透澈去人尚五丈許真所謂遊珠簾者也負崖坐石久之仲信又躊躇以酒

游名山記

卷之六

十一

十一

至為引數爵力稍蘇攀援而此仲信不能從也獨遺其卒挈酒以從轉折而東至北崖簾下有崑坐數十人簾之長又過於西者東邊則頗濃厚自巔至地時如團雪投墜而散連屬不斷加以動搖飛舞如王龍蛇蜿蜒狀餘皆與西簾同兩簾皆清氣襲人時時飛灑如細雪着人面信天下之奇觀也簾下沾灑細草皆為清水日夕凝積或聳直如玉筍或扶踈如珊瑚蔽崖瀾澗奇形異狀不可殫記瓊田瑤草殆此謂也西崖下望掛鏡臺則培塿矣此山之形奇峰重疊如展畫屏不知高掛鏡臺又幾百周圍環抱而開豁其東臺如門屏而位置偏南臺前之山一蹙一掩又不知幾百重也始坐磐石疑水簾之小蓋遠空闊掩映崖石澹然而無加以老目茫茫故也北簾之東又有懸瀑望之差小青壁無路不能即觀久之循來跡而歸石間多蘭臺吐墜于下者皆為水波龍鱗之狀方平可愛與仲信輩釐酒散而歸歸途迤下差覺易俗醉甚捧水如珊瑚者前行至繫馬所且乘且步俄至寺前就磐石列壺觴以坐又以紅樹及山果之如丹砂者與僧所持水列于前清泉冷冷過壺觴

間且漱且盥且觴且誅非迫於暮不忍歸也和叔率州官載酒遊於郭
至寺以所携水簾泉淪茗飲之丁卯之延子敬同至墨龍山寺殿東楹
壁有梅軒佚老真元癸酉歲所題文字皆奇其下殘缺石柱多宋人題
名緣石磴登方丈鳴筆小酌從者得雉為炙以侑觴題詩于東壁而出
至洪峪東二里餘支提龍珠石崖為之有開元十九年蔡景所撰碑刻
其精寺前流泉惟石不減黃華寺有巨槐蔭地數畝山門有白松皮葉
皆異碑塔嵌張商英聖燈石刻聖燈寺在西北峯絕頂望之隱隱見其
殿宇僧云蓋四十里之遙舊傳聖燈誠懺拜禱則見商英而後見者多
自裕必刻石以紀近年元遺山亦有詩紀之和叔云其官甚不叶人望
亦嘗禱而見之余服其言清泉灑灑循殿階而流歷石磴至方丈望五
松亭方丈西有磐石坐於是得山尤佳午和叔治具張樂夜分始休夢
回泉聲清耳可以消酒戾辰早浴于寺之浴室題名白松刻石後殿石
柱之延子敬歸和叔入浴余獨乘月登陟坐松下磐石僧有普靜者善
鬻菓終日獻藝至是又率其徒按羯鼓笙笛鏗鏘交奏迭作於月明松
影中清風颯然山鳴谷應不知此身之在人世也長老勝祥又進數尊
而後歸寢昔歐謝諸公游嵩山見石室汪僧叩厥至論余之游乃得此
輩可為一笑然亦陶寫終日正自不惡此山秀拔在黃華之右至於水
簾之奇偉與夫遮掩環抱重疊深遠則不及也二山之泉皆去山數里
湫入地中已已將遊栖霞和叔謂其地無大奇計程欲以九日登鳳臺
山遂不果往東迴過諸翟曲宿下洹庚午至鳳臺山山在洹水之陰
峭峻奇秀望之如鳳聳石為兩翼上有亭其巔又為亭亭上為屋兩重
墜三聖女其上有金黍和開碑載乞石烈氏所建三女則不能究其氏
族也山多古栢路甚險登之甚勞既至其巔則俯瞰二亭若井底坐火
風急始微粗而下過南齋觀丈八佛大碑浮屠貯佛其中有紹聖間石
刻過槎牙嶺至善應宿儲祥宮宮有洞房以篋為之辛未秋西樓和元
裕之詩遺捕魚得鯉細活躍几席前午泛舟觀泉於宮之西泉皆洹之
湫流而突出石崖下騰湧有屋下所謂趵突者清激尤甚土人既導作
堰以激磴碾為利甚大登龍祠下泉出尤怒日已暮宿于宮中壬申

道人擊雲璈術觴方盤桓殿廡求盜二人報大尹杜公率其屬逐二日
不得已遂歸往返九日游歷四百里山中憇息則有從者絃歌之娛馬
上疲憊則聽和叔劇論可以醒慮思遺曠餘力及得詩九三十四
首姑錄之以記歲月所不足者天平柳公仲塗所游西山最勝者和叔
謂其地險甚且路經大雨不行栖霞必尼于猶濼而王泉澤陽諸山皆
有可觀未得歷至尚有待於他日
登草叢亭整衣冠盥悅以入至中門道士二人出肅進至祠階拜謁畢
步出兩廡觀歷代封祀碑遂至登封官舍宿焉是日起出縣治北涉澗壑
披荆棘行八九里望玉鏡峰其奇往觀啟毋石右傍舊有啟毋神祠
已燬故基碑石具在斷碑四五則荆棘中宇廢滅不可考過啟毋神祠
西十數步是為崇福宮宮宇亦已廢廢基上一平丘甚高寒衣而上乃
得故堂基中有流觴曲水渠皆鑿石為之渠圓而正周坐可十數人蓋
昔遊觀者宴飲之所東有一穴泉甚清流于渠中今泉竭不復出矣循
山西行約三二里一峰巍然而南漢武帝登封時神人呼萬歲之所峰
之半乃昔嵩陽觀故基有唐天寶年碑東古栢五株積翠婆娑可愛中
有一株尤大命從者五人聯手抱之圍始合樹下一石刻曰漢武帝封
大將軍餘栢或三四抱圍所植皆歷千百年者衆咸坐玩不忍去又登
十餘里至法王寺寺有殿堂可延坐一老僧出謂龐眉古貌鬚蒼然
儼如也衆皆解衣憇息談味眺望無不適意良久登天門峰峰極峻既
登東瞻月峽西觀少室南望南陽許汝諸山皆出沒在千百里外空日
澄明端倪無際曠焉茫焉不知天之為高地之為下而登陟出於瀛氣
之上也夫嵩山據天地之中崇峻而端直磅礴而方廣得坤道直方大
之體諸峰起伏於上二十有四備天運四時之數造化益蓄如此豈高
廣足以盡崧山之觀哉相與緩步綠峰而下至岳麓寺峰而西至會善
戒壇以望求泰四寺峰巒之勝皆不及法王所見高廣矣時日已昃聯
轡往少林寺西出山麓夾道叢木交蔽重峰疊嶂巖奇後先令人應接
不暇近寺一里許寺僧數人來迎須臾鼓鐘聲自嵐翠中出樓殿金碧

掩映林巒間與夕陽同輝夫不登法王寺峰無以見嵩山之高廣不登少林寺峰無以見嵩山之幽奇登覽之勝無以踰於此矣入寺晚針畢寺僧導登五乳峰觀遠磨面壁洞洞前有受記亭該遠磨神光受記像近塔古栢一株甚翠僧曰此栢六祖慧能所植香案上一石長二尺許僧曰石中有達磨背坐影像乃面壁時精神所寓者余觀其石乃湍激之石非壁石之石形像若人為之者衆令從者抱石置前以水石磨之影像如故衆愈神其異余因解之曰昔梁魏之時南北奉佛者率以崇飾塔廟為事靡費生人故達磨西來不立文字見性成佛蓋示人以靜也當時人鮮悟曉而壁九年而去豈區區寓精神於一石以示神異於後世哉是夜宿少林寺方丈明日出轅轅關都督公道語余曰吾年纔弱冠即領戎事沂大江上三峽崎嶇巴蜀間凡山之奇異者靡不周覽及出守張掖陝關陝越鄧鄠周旋乎上郡祁連之廣月氏之高靡不遍歷然巴蜀之山偏於奇峭張掖之山苦於荒遠求夫具天地清淑之氣得中正之體者惟嵩山為然吾思之歷年而今始得與諸公登覽以遂

其平生企慕之懷豈非幸歟因并記之

元豐樂間有衛源廟者肇於隋宋慶曆間撤新之廟之神世以王爵主水利歲時致祭又山曰蘇門水曰百泉亦奇觀也乃齋辦香從數騎出西門五里所造其廟果宋舊貫規畫不類常廟前聞人之經遊者代有石刻東有老子石洞西有邵康節安樂窩誠古跡也然其勝壯則在百泉之一水焉詩曰茲彼泉水亦流於淇百泉是也泉分道出廟前之石隙中滯而為池池中有亭曰百泉曰湧金蘇文忠公親為題扁跨石梁通之蓋覽勝之所典儀者導吾登眺其上從者皆儒流時霖景開明商飈不作秋水長天一碧萬頃心甚樂之因凭欄縱觀泉珠之躍方其洶湧水底累累然穿層碧而起類若萬斛之珠噴諸淵海及夫跳躍波為日光所射又如百鍊之金沸諸爐冶若此者滿池皆然溶漾可愛水鏡澄空細分妍醜芹泮中溼蒼可掬沙鷗錦鱗往來不驚而盡舫清樽惟意所欲覽者如出塵境而立水壺耶已而信步亭中閱東坡筆跡覽

翔鳳翥獨步今昔亭之四壁皆所刻古今名賢遊覽題詠喜而風蕭之金石亦作又天然雅奏也已而夕陽嚙山林影墮地乃賦律詩二章以酬清玩識諸亭而歸

古今游名山記卷之六

古今游名山記卷之七

西嶽華山 陝西諸山泉附

括蒼何鐘振 廬陵吳炳用

按華山五嶽之西嶽也周官豫州其鎮山曰華山華山記云
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曰華山山海經曰一名太華太華
之山削成而四方高五千仞其廣十里薛綜註西京賦云華山對河東
首陽山黃河流於二山之間古語云此本一山當河河水過之而曲行
河神巨靈以手壁開其上以足踰離其下中分為兩以通河流其指掌
之形在華山上而脚跡在首陽山下今皆可睹郭緣生述征記及華山
記云山下自華嶽廟列栢南行十一里又東廻三里至中祠又西南出
五里至南祠南入谷口七里又至一祠又南一里至天井天井巖谷人
上可長六丈餘出井如望空視明如在室窺窓矣去東南二里至峻坂
斗上又東上百丈崖皆須攀縴梯葛而後行又西南出六里又至一寺

名胡越寺神又行二里便屆山頂上方七里靈泉二所一名滿池一
名太上泉池北有石壁皆開其鳴其上有三峰直上晴霽可觀
域陰陽交暢則品物繁榮天有四序星辰辯其分地有五方山嶽鎮其
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踞中土西偏當七官正位是稱西嶽披圖
以察削成而四方立表以算其高五千仞石壁磔鑿而雄竦眾山奔走
而傾附其氣肅其勢威其行配金其辰直酉前對華陽之國後歷華陰
之郡左抱桃林之塞右產藍田之王諒少昊之下都即葶收之別館也
軒帝遊焉以會眾神虞舜柴焉以觀群后爰自夏迄于隋載歷三千一
禱三祠無歲而缺所以報生殞事靈神不有怠也故亦祥休明災淫慝
未嘗爽也皇天春祐啓我烈祖亦有萬方逮乎六葉郊天地望山川精
意必達墜典咸甄亦命州將四時告虔加視王秩進號金天若是何者
抑有由焉予小子之生也歲景戌月仲秋膺少昊之威德協太華之本
命故常寤寐靈嶽盼靈神交玉帛未陳幽贊必先意而於敬齋薄景

福果應期而集玄感昭賽可一二而道邪十有一載孟冬之月步自京
邑幸于洛師停鑾廟下清眺仙掌雲拂石牀覽裳可接風過松嶺仙駕
如聞久勤報德之願未暇封崇之禮遲迴刻石梗槩銘山萬姓瞻予言
可復也

大華山 陝西雍州為西嶽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石
壁雄竦群山奔附登躋之徑險絕斗峻或逆坂如緣絙或垂崖如一髮
昔韓昌黎嘗登山顛顧視其險戰悸慟哭得華陰令計護下之故今士
大夫非雅好山水不憚艱險者亦鮮登也天順間余嘗巡按是邦道經
山下仰望芙蓉明星玉女諸峯駢立天南層巒疊障如屏如幃彩翠雲
濤競秀獻狀令人心目俱馳時王事靡盬未獲寄跡其間今待罪藩司
旋奉璽書北召定成化辛卯正月二日屆行副使宋顯章馮仕定提學
僉事伍天錫追送十六日抵華陰同謁太華祠三人復邀余登山必欲
躋絕頂令縣官預修路徑明日三人各具酒餼以隨余肩輿出郭南行
一里許聘目平原曲阜或凹或窪而深溪鉅澗水流觸石若轟雷吼村

洛中無崇林茂樹惟茅舍數家稍南渡澗折西而南四里即陳希夷庵
希夷舉唐進士不第途辟教此山恒閉戶臥累月不起庵前有睡洞遺
像在焉觀其辭名語云一片野心被白雲留住襟懷飄灑儵然神仙人
也顯章出所攜具飲於庵中余四人復肩輿折東而南二里至山麓皆
巨石平布不可踰緣溪小徑行三里至張起谷是希夷葬所棺半露岩
腹隱隱見之忽雲起風烈寒威薄人遂緣山溪折西行五里趨靈臺觀
問道士云初始前唐亦希夷寓所埋於兵燹洪武中重建臺殿門堂甚
整飾頃刻大雪紛集下深尺許天錫命道士鼓琴交相酬酌頽然就醉
遂取唐王維華岳詩西岳出浮雲積翠在太清之句分韻各賦二詩歸
途冒雪入城已昏暮矣

琅然補入殿角出灌木中僕曰此玉泉院也至院外觀希夷先生塑像
熟睡如生立清樾中諸道士出迎亦言緣險難甚草木交戟不可以禮
服贈余一杖謂可扶到青柯平以上則難用矣於是以前短衣行膝往沈
生健善步跋以行二僕前導傍山對開神意飛動于時宿雲在巔群峭
未出餘烟自旁山上寒朝陽射其端壁立之妙在再可得風觸壁鳴琴
琴調調而不知其所窮余善畫相契特深遂疑立四人遠呼而安知予
之所得不在急也地多橫棘不見路他後復相錯稍不謹視則觸面
習髮踞且踏杖攀以進予素不善步驟登攀息必埃定始行時以紙筆
自隨遇勝則貌故行視四人愈遲四人常先若猶豫然沈生知予問
予策余憇亦憇予僮雖不解遇奇樹奇石即報亦頗慧貌不能盡者俾
記之及澗而斧斤聲雜蟬鳴鳥嘯泉亦淙淙然如琴如筑如珮環其停
匯處澄澈如鏡微運動搖日影上壁中多紅白礫余盥頰清寒透骨試
嘗焉甚甘美勝吾鄉陽山泉幾十倍澗北絕徑處實如袖者下垂僮越
險取食之蝻口棄去西轉至小石洞洞外平石如枰中可參坐坐其上

書所賦詩而東嶽方洞適與之對意靈詭內潛遂相率以入僕曰此希
夷匣爾蓋其葬處也棘梗道不得近因疑匣為因恐指所感說者而俗
謂之匣與及上方峯峯直立鐵鑊下垂望峰端漫不可辨但峯腰雜樹
倒懸斜倚而幽意可人鑊兩畔多小坎從下達上深可二十餘容履端
蓋登則綠鑊以託足者僕曰上有道士王友巖居惟玉泉一二道士時
裹糧往食之鑊盡處及石鑊號西玄門此峯蓋唐玄宗妹金仙公主駕
鶴升仙之地而門則玄宗覓金仙而鑿焉者也從門入盤折數峰頂始
及友巖所居南望連山不知所止上無雜草惟細辛一方不多產余雖
挫中而憚險弗敢進坐峯根婆羅樹下瞻悵者久之由峯根北折度狹
徑外則整谷類也敗葉覆地不生草行葉上不知穴隆蹠空輒什偶一
失脚幾墜崖下僞旅跡幽巖中古藤鬱屈正躡樹根進葉卒然鳴疑以
為蛇也注視三樵人適從上來余問青柯平遠近不對唯放歌倡答而
去出樹外大石突立中豁若斧劈然僕曰此第一關也鄉人避亂時每
入山壘石絕此予視關內尚亂石旁聚無數關右二里石虎踞因坐墓

之忽不知四人所在厲聲呼不應跡之半里所則皆坐澗邊投石子澗
中以戲此處水深路絕當暮間稍開石象錯不遠蹠過回視其深澗衍
漾冰衝之態而喜意適水不能以遠釋幾失吾主問外瀑布正懸南崖
端下激樹幹飛沫成雨點因風容與久而後墜又百餘步則第二關也
視第一關壯雖不逮而險則過之關內陰風勁甚不可留促步出返顧
所來則一青靄耳復登峭窅密以行詰屈數百折見平綠藹然林端既
至乃青柯平山恰半從入山來悉崎崿側塞者惟此草長過人岡之
上有神祠礎餘瓦缺日正午少饑幸持瓜果餅舖分食之汲祠畔井止
渴日漸熱足軟不可支因祠前石階上適二道士自上下問焉蓋玉泉
之侶自西峯還也與之語雖無奇亦善遺世者自山口至此其石之奔
突倚伏出林翳樹者殊形詭觀殆不能以物擬祠西南則始攀鑊處也
置杖草間聞松風颯然此以下皆雜木無松以上則純松矣蟬鳥遂絕
詩人謂山深無鳥聲信然鑊危石上僕先進余亦攀過路紫紆並石
根極隘瑟縮以行路斷接以木行則搖少進一峯前障不甚峻上天下

小所謂嶽也無草樹黑黃白相間上有赤白二圓形僕曰日月巖也復
行餘二百步直崖漸立有短檝閣崖巒為級如梯鑊旁垂問之乃百尺
撞也級每腐或缺由級以上先輕蹠試之然後宜足過此有懸是而愈
長者千尺撞也缺腐亦然縱僕欲援何以力既上凡石之如嚙如
扞如歸如巴山者眩視不可數抵前崖徑徑忽斷崖峻削無可為徑者即
崖腹綴小木如豹當絕谷之上凡三接始及徑鑊亦橫綴崖腹余目焉
跡未及而先瘞矣遺四人前度慮逼晉後以振也余越起握鑊寸進之
閉聽壹視少歇半木伊軋鳴東野登閣尚稱脚踏墜魂吾今何稱哉
因自咎以親枝履此險昌黎勸哭遺書以訣者即此非與半時許乃得
過問諸僕僕曰老君離垢也信仙凡之隔如是復斗折道松林中翳不
見日毛髮聳然沈生謂嶽山神祠懼蒼龍嶺之迅風也既至老木亦立
唯東南一枝僅存微有葉根亂布石上若萬小蛇攢綴蟻動余駭焉貌
其大較因思平日畫樹雖搜奇徹怪致巧寧得似此所謂畫不神於所
倣而神於所遇也然而望蛟與入雲勢未知何以處此嘗聞登者言度

嶺慎勿旁視則惡風至危不可度嶺凡兩折中突秀殺如昔也正黑
鏢當肯上竝鏢皆小坎亦猶上方峯所託足者二僕先示所以登余前
奮踵其後以大喘不自禁因四布伏嶺背竊窺其旁則深不見底但見
松頭濺濺出沒蒼烟中萬峰羅拱向背高底邪正起伏若翠浪湧湧相
後先秀不可狀風飄爾有聲衆籟齊作杳盪奔激遠近胥應懣登者言
逐騰掉屢栗不能動去上折無幾視若天淵然風稍止尋進而僕已過
上折矣予勉強盡一折日少曼曼愈熱予裸上體猶流汗不止行上折覺
稍便漸孰故也自嶺下仰觀將謂頂絕無復過此及嶺端則峰頭揮雲
尚未知有幾里由是筋骨如脫喘促弗暇出一語倚樹息四人則相語
角健若賈勇於予者時雲方滄然開合若相背往來四峯端悠颺不已
余神疑其間忘所以事事者僕輩非是喻促以西峯尚遠勿稽遂作以
行至此則少上皆從於石鏢從橫平無鏢者又越五六險始及鎮嶽宮
宮在西峯頂東諸神列坐不辯何誰松鏢間金碧參差與日爭炫者嶽
帝廟也廟後松極森遠風一振之掩冉之形紆徐之韻山松端條爾東
嶽接之既泯忽又如在及廟見道士王老師款坐廟之前則其居也四
壁蕭然余意其獨處於荒絕之區無所畏無所悔者非有得能爾邪徐
叩所有則平平焉耳乃知其非實見道而得於寡欲也念在西壁際有
光開窓而其居則度之懸崖之上俯瞰浚谷不見所極惟松頂麻萃斜
距窓二丈許峯壁峻拔自浚谷直上霄外略無突陷真所謂削成者壁
上一松寄之豐間根直下如懸死蛇枝梢正拂窓手可接松實纍纍余
擬以斷壁拂中墜丁觸石且墜且觸聲如從甕中來良久始息至是則
和陽向微霞彩漸發前窓望西北平田無際荒烟莽然中有渭水委蛇
如龍日光射水中金閃爍不敢正視居之南乃大岡頗類龜背色墨而
粗滿岡下群峯如借劍如束笏無一彈然者予將舉之而嵐霧迷漫弗
果東望玉女峯殿正在峯頂雪輝燦日殿旁有物似人非人往還松樹
間遠不可辨岡稍南大跡一岡上深可三十長四尺餘旁鑄巨靈足三
字竊謂力能劈山其足跡僅如此得微不能載其形乎且東峯掌形自
峯端達峯底假使所傳果然則如彼之大手而配以如此之小足有是

理邪東則東峯玉女峯崑李相倚唯南峯截焉巖出姪視三峯薄暮不
及往遂宿焉風怒號御被猶冷視蒼龍嶺裸體其寒暑之異乃爾哉
其宮觀古跡等不可記食已緘雲不痕旭日初吐露未晞具行滕草履
以敵南岡外皆松林栽入筆簪盈耳屈盤行林中迤邐漸高境意交止
弗暇接將謂地升恍不記自西峯來也松皆合抱森若荷擢寒不生陵
茗唯蘿薜青青以與松末而樵斤不及余感其得所棲焉行二三里稍
疲坐松根養力而四人已在石梁外高唱曰南峯至矣起而前僕曰此
希夷避詔巖也余以目昏不敢流盼竟不知已達巖底因仰首怪狀可
愕巖上覆似蜂窠然頗類太湖石或類波濤蕩蕩所為淡黑津津焉余
坐觀不厭自謂不世許達細貌之僅得彷彿西南角一罅明透可削身
入命僮掖入之及半見罅外樹梢動搖日影流輝神闈稍分上滴瀝如
雨陰氣挾鏘風撲人中服皆潤下濕不敢進僅曰壁有鐫字四行不辯
何字余昨亦弗之識由是自巖底北旋曉刀中度小樵又度架枝代推
者三若波舟之所播蕩古松一根拔臥壑上闕道勃翠踰松上過得真
武祠遂入謁龜蛇在前記晦翁謂本北方玄武宿非實有此神設為形
像以神之耳余謂乾魚朽木題以大王居士便能威福此何足怪從祠
畔上磴扶石闌轉峯角皆石版布道闌外臨絕谷試微瞰林然神變開
目低首俯壁始定峯南上下壁削直東西皆闌也異焉伏石版下視蓋
鑿壁成竅以帶石置闌面之中竅石以入則所謂朝元洞也深可四丈
廣近之高又倍焉純白如雪中設三清像余問王者嶽師師曰昔賀老
師營此四十年雖擊焉而不敢碎石下墜墜則雷動龍潛故也自爾且
鑿且連功未就而師亡繼以其徒甫就洞外西數步師又穴石版鑿以
下達西轉則師之遊靜處也沈生等躍然往觀予待二時許還曰穴之
下則鑿雙垂錄盡則版道也穴道相距不知幾十丈石杖插壁以當其
中絕鑿下至石杖少息復繩至版道又少息然後攀鑿西行數十步漸
高又數十步始及遊靜處回視版道則載之銅杖之上而銅杖則插之
峻壁之中外雖有闌木多腐以練是賴掩其振搖石杖一銅杖十七

竟不知作時於何所置足闌之外下見松頂如濯奔在杳冥中師去此
 幾時其室其巖所猶在然非憑土憑於塊石之突崖耳室畔石窪不深
 水則滿豈師籍是以食飲者與室之西則別巖也巖類俯首形遙覆室
 上上鑄全真巖三大字填之赤色然上下俱不可倚豈人覆虛而作之
 邪吾初躡版道知有版道而已奚暇他及既至而得所以始不知止
 於何地我輩壯年恃力不少怯今精奪於此矣去洞沿故路東行降八
 九折緣磴復升巨石錯峙石分處如輒下視類井底點不見物然兩木
 倚石可下僕曰安真人肉身所沈生率三人下觀及還談真人坐石愈
 不壞其衣復如生人抑坐逝處邪躡石以望見峯嶺群松如沃峯背類
 覆孟籠蔽如礪可縱步四人爭先若飛余至此已劫甚足不吾許殆及
 嶺憩龍潭旁掬潭水頰而潭有三深淺不等深者不過二三尺僕言雖
 大早此非枯志稱頂有池生千葉蓮見之不見不知當時騎茅龍天飛
 者其由此非與最高處一松子立余倚松望信乎諸峯羅列似兒孫矣
 雲適生從王女峯東峯兩間出倚風作嫵態欬突然北涌似顛崖狀既
 而復還漸慢于松巔不動如憇而山此所見皆漫漶不可識意彼或仰
 瞻吾固在雲表也青蓮居士謂呼吸氣想通帝坐非此而何尼父登素
 山小天下彼果及此邪既下又東行五龍神祠祠之外小碑一辭翰具
 美有渙而為氣氣運而為精精變而為神神化而為靈等語因愛而再
 誦忽祠畔二小鳥下上峯壁不鳴青灰色頗類春鴉尾稍短不知其何
 名岳師曰此鳥相與久矣飯熟則乞食於我食已即去或真粟掌中亦
 躍以就啄師年八十五矣兩目俱昧然往來祠洞兩間陟降如睹非有
 道者與不然安得人鳥相忘如此

明道復過 由祠北降而東取道松間忽有物行松上大如鼠尾
 瓦瓦然聞人聲矍視不復動僕軍拊掌激之越樹去行二里所至山祠
 入觀焉山水畫滿壁頗似范寬家法而渾不及化老君殿中居揚師近
 余謁之師出果茗松花粉供余并以萬年松數十本為贈蓋卷栢之屬
 而不屈者雖有松栢名不過石上小草耳卷栢亦以萬歲見稱於本草
 則知二物固皆稿而不死者矣大松蔽峯清峭幽閑殆不可為情然過

青柯平來多松惟白楊一二間之每風韻松林揚葉作策策聲如按如
 節彼吹竹彈絲似金擊石者其近與偃仰是問意風味未減貞白殿之
 東則東峯巖也一望平田襟懷灑然遠近諸山相闕於烟蕪雲樹之
 表黃河漸近東迤如帶潼關關壘積蘇於河濱遐覽未周雲修陰漸黑
 平野皆晦半疑雨東向立風颯然自西南來萬松皆鳴松實交墜日斜
 透雲鏘出雲影漸北逝遂散余與流生磔松實咬之索苦若於師以助
 其勝稍南一場突出松底下磴跡之得石室焉曠朗可容四五十人都
 龜漏所等舉不敵今惟一人居之禽聲不上青柯平雖因於高寒而亦
 因於無卷也聞是峯可翫日於天未明之際而糧少不敢居唯問師仙
 掌何在師指在峯側而王女峯可迫觀於是別去

石閣代為 級皮既滑不可登五入相與推援以進凡二十餘處則王女
 峯頂也嘗聞女冠楊氏名妓也少年入山食松皮八年始食或棹履
 坐即大雪七日不粒亦無恙竟日夜弗卧因訪之石室中尸坐如寐其

起相揖笑曰 此中事聞人聲君何來之異耶余告之故就問其入山
 時則三十有七歲今已七十有二歲矣自云一生無病觀其顏雖非丹
 而精神奕然步甚健固知其有養也引余步松間風適來激峯壁直下
 如箭穿穿松林度壑而去相與立階端因指西峯東面宏隆如蓮花謂
 余曰此正西嶽蓮花峯也安有峯頭玉井之產予至玉女殿道玉女所
 由觀洗頭盆蓋石上一員坎爾水紺碧不乾集仙錄稱有五箇不知何
 據之殿右觀韓姑姑道遺遺遺撒所障亂雲香栢蓋燒之 殆如初殘
 者楊氏曰毀幾三十年矣雖槁不腐以杖掩其足亦不懼存道者乃如
 是蓋楊氏所也大石如龜殿正坐龜上而楊氏石室則籍龜腹為之覆
 由殿前踰石梁北眺崇岡廓然無雲不能進岡半有大壘焉楊氏曰
 唐玄宗禱雨拋簡處也下通黃河恐或然爾復旋至石室前指以迫觀
 仙掌所在余與四人循東峯北行斯頂林斷豁然乃東峯之西北壁而
 王女峯之東北巖也巖西若如鳥喙距東峯不遠上壘下縮嶽即魄嶽
 若處小松一生耐處不見根出巖上者三之一中無鱗而光僕曰此

捨身樹也游者抱樹轉數匝則獲福予僅聞即抱之轉不休峻逼乃止
巖正當仙掌可察遂坐憶王涯仙掌辨謂峯有五崖比壑破巖而列自
下遠望偶為掌形俗傳則曰巨靈壁剖掌跡猶存余因思涯之所辨似
得於傳聞未嘗如吾之追觀也殊不知膏油壘溜以漸淡黃微白間之
黑壁中上則五岐下則片屬岐者如指屬者如掌復有細溜無數雜五
岐間遠望之則惟見其大者故五岐如指耳寧有五崖比壑破巖而列
哉且膏所溜處比比皆有豈惟此掌為然山石本黑其或淡黃微白者
皆膏溜之色也此掌外惟日月巖最多其次則東峯西壁近於楊氏之
石室者色狀與此掌溜痕不殊但彼不類物形故不以爲異而不稱耳
雖歷代碩儒詩賦同然一辭於巨靈之掌而不之難也將暮假宿楊氏
石室中再請所有惟答以待盡而已余知其閉弗強也微有光如燈度
室前松林中僕輩驚指楊氏徐掩其戶白與爾何預豈記所謂照明者
與此亦可見楊氏之有定力矣與沈生步殿前以待月二更許先射萬
松中碎影滿地風颺颺然自三峯來清固不勝寂亦難處因退寢夜半
大聲震陣如濤雷然欲釀雨懼極絕竟不得翁目迨曉風幸息趣具飯
下山至都土地祠僕遂指南峯端如練者曰水簾洞也以昨之弗知小
立祠畔以聽杳不得所聞午及青柯坪覓所置杖矣然降此登頓易
步可與四人敵因思宮殿林木得全於上者險是賴耳然不知鐵鑊之
所經始路何以識人何以登也余學畫餘三十年不過紙絹者展轉相
承指為其家數則其一二以襲夫畫者之名安知紙絹之外其神化有
如此者始悟筆墨之不足以盡其形丹青之不足以盡其色然其遊也
亦非紙絹相承之故吾矣箕踞石上若久客還家而不能以遽出也三
步回頭五步坐乃於我乎見之雖知毛女峯鄰於上方而不識其處僕
言王刁三洞山外之西及玉泉院則已在西南隅矣弗果往嗚呼生
太華之方由太華之側古今愛游者亦每以難險自畫雖少陵枕藉關
中亦望焉而止耳天下奇絕處固有係乎緣之偶不偶也郊說謂山行
洗盡五年塵土腸胃吾塵土五十年不意中得此行雖違一遺十而秀
拔之神特之觀亦足以暢夫一生之拳踞矣昔人言會心處不必在

遠竊意未得至此恐未可謂之會心余子平之累已向畢而遐蹈未能
者以母氏之類某故也撥其大都以志奇遇
關道教授馬九萬復來陪出城南行八里至雲臺觀中舊有孟東野留
夏秋九月回至陝藩華士郭從義從余遊至華陰同年張汝誠兵備潼
關道建隆初希夷先生重建折而西一里至朝元洞洞本在華山南峯
上此其下院中之洞乃鑿土爲之不甚深廣人遂目以朝元非也院有
老君殿其前娑羅樹數百年物視其子類粟道士云天厭之服以酒可愈
心痛東行里許至玉泉院洞有希夷先生睡像黃衣束緋儼乎如生道
士言聞之師像聖於先生存時元至正間宣撫王守誠嘗摹刻於石今
樹洞中院東巨石如削刻宋陳古靈詩有亭名曰山
數林石東北古藤繞樹屈蟠如龍踰石復繞樹如故道士言緣險甚難
遂易冠服出玉泉命道士前導東南數十步入華山仲門二十步經總
土地祠石有流泉自山而下淙然可聽自此入山口旁山對開若與世
隔予神思飛越輿夫亦解予意疾行數十步入五龍神祠按道家書載
希夷初隱武當有五老人來聽講易謂希夷曰吾輩日月池中龍也此
非君所棲今其閉目凌空馳風及張目已在華山石上又謂希夷之睡
乃五龍贊法蓋龍所授也以祠觀之其信然歟三里有大石突出屋際
上覆如屋又二里道多亂石遂扶僂以登石躡貯泉纖鱗金色或黑如
墨群游其中戲掬之忽潛不見予題名石上不百步聞鳥聲不類或以
爲猴也一里雙石竒峙道士云此第一關內有古殿上屋刻第一關三
大字下有小洞石滑不可登四里至方洞壁有喬尚書希夷大題名洞後
懸瀑匯而爲池分流下山右斗崖百尺名希夷峽其上類穴乃希夷蛇
骨所在舊有垂鎖道士言嘗攀以上見骨感木色微紅香甚後有人
竊趾骨以去道士憤之斷其鎖自是人不得上西折肆十步過第二關
大石中分若斧劈者三里至娑羅平自入山五里即行石上崎嶇偃仄
登頓勞甚土曠而夷僅見此爾道士言青柯平亦然爾雅謂大野曰平

正以其夷而曠也平之西有八仙洞而洞厓石壁立每尺許即擊為小
 穴深不可上今道上試之其行如飛猶猿猴然亦危矣從者有一二
 人見道士上亦隨而上而不知其習之孰也痛過之吳天駁南挺然孤
 高數千尺者為上方峯山下及顛亦有石坎獨以峻絕其巔兩垂予豈
 惟不能登昂首視之固已目眩而神驚矣從是而上草棘蒙道鈞人衣
 袂隨披隨行五里厓腹插木上布以上行僅容足越之始知九萬回顧
 大聲曰此非連雲棧邪則皆大驚二里泉出竇間飲之其列名凉水泉
 泉倦甚少休泉上青柯平道士持茗來獻一里道士指西崖云上有北
 斗平紫微洞借不能至又五里及青柯平入通仙觀觀在日月巖下離
 地數丈有洞前為焚修之殿攀鎖乃上崖左銳而高者西峯也相傳自
 下登其巔七里右為寒陽洞當其前者為混元殿予以所携酒與九萬
 從義面峯共飲夜深行月不至遂宿觀中晨起東上四十步有石若怒
 獸張胸中像土神名土地巖又上六十步石側讀元人重修通仙觀記
 其下卧石寒道曰回心石中隆旁殺俯瞰斷崖千尺予欲度石九萬輩

曰蒼龍嶺又上行一里許路又忽絕由深洞以入三十步許轉而上其
 名曰鶴子翻身歷過諸險復得易行上觀五松其形怪詭不可狀又上
 至東峯絕頂洗頭盆在焉又折而西三里許是為王井余挹而飲之甘
 冽異常再上登西峯絕頂上有鎮獄宮傍有石洞題詩壁上下西峯之
 頂缺空大許有大石蓋覆于上此乃造化奇跡予入缺處命僕夫拽予
 後出缺口而下望海嶼幽淵然無際不覺神變股慄東南二峯若仙
 人掌賀老巖黑龍潭皆覽而盡西眺秦川北俯黃河如線如帶南則秦
 嶺以南東指潼關之外諸山不啻培塿丘阜六合曉下感乾聚坤大哉
 眺也至此輒敢謂代有人登而已非天收風飲雷又決不可上乃知其
 遊若山靈默相之者初讀山海經謂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
 仞至謂鳥獸莫居未之信也今則果然又謂有蛇焉名曰肥蠶六足四
 翼今聞山之與處路有蛇蓋即所謂肥蠶者方益信此書之不誣遂
 題名于觀之石壁由舊路而下頗覺稍易還第一關天已曠至王泉院
 宿焉

西嶽大華華之首峯有五崖北壑破崖而列自下
 遠而望之偶為掌形舊俗土記之傳者皆曰昔河自積石出而西流既
 越龍門遂弭南馳者千數百里折波左旋將走東濱連山塞之壅不得
 去有巨靈於此力擊而剖其中距而此者為首陽絕而南者為大華河
 自此洩茫洋下馳故其掌跡猶存巨靈之跡也余聞惑之乃往觀曰誕
 哉此說乎夫所謂神者非人也其動無聲其行無跡若形而無象若氣
 而無色拔山剖澤而不見其作鼓風奔水而不見其力視不可察名不
 能及故推而謂之有聲形可見非神之所為則皆人力之能及
 也烏有神之作力而有人跡乎且夫高天厚地聳山流川者神之所為
 也所言開山導河亦神也神之所以神者有作而無悖一成而不易為
 有始塞而復達之始連而復絕之始不知終是不為神矣且此靈之連
 為何古乎在太初開關之始乎為陶唐洪水壞山襄陵之際乎以為開
 關之始也宜當胚渾之先天地未位萬象茫昧尚無定歸當止一河之
 壅抑而一靈與其道借有其事自為而著悠悠乎年代之渺沒其誰也

以雪花飄墮頗有難色而從者亦皆予止予笑曰吾回心矣各以杖扶
 之而下數里雨間作衣履霑潤而汗流浹背問之青柯平則猶雪也因
 嘆地之高下而寒煖乃爾昔之人謂鳥聲不上青柯平其無食亦以
 高寒而然也或有謂予好奇而不能攀鎖以盡三峯之勝予曰昔昌黎
 公嘗凌絕巔度不能下至於發狂慄哭人以為好奇之過抱遊癖而勝
 勝之具素乏故每於登陟逢險輒止矧以先人遺體而履此不測我豈
 敢哉雖然兩日之遊足償夙心則予之所得抑亦多矣
 御史杜君來政胡君提學王君偕往先至雲臺觀又與行五里至玉泉
 院入南澗口泥徑不逼荆棘偃仰五里至第一關步行自此始三君者
 皆色阻不往予獨青鞋布襪與校官一人僕夫數人以登以三君畏不
 前又乃竊意月有登者而已上行七里至希夷峽竹嵌嵌傍有蓮院下
 有泉匯為小池池之西有懸崖高丈五許遂揭水題名其上自是凡遇
 奇石輒題名又上行二十里踰霞峽雲崎嶇較軋而至青柯坪俯視

下已冥冥如烟雨之區仰望三峯鬼鬼屹屹高聳天際不知如何而
坪側有道院北有小洞洞中一辟穀者居之歸宿于觀至明攬衣直
上至回心石石東南之路皆斜削絕壁攀鍊自此遊人至此皆疲而
畏險輒還故曰回心于此始謂歲有人登而已遂今從者二人先攀
校官繼之余遂繼之攀之狀左右手逆接兩傍鐵鍊足踏松杪目耽
耽心慄慄以上凡攀行八十步其各曰千尺峽東北轉行一里許凡攀
行百步其名曰百尺峽又東北行幾二里許則面崖而兩手並執崖上
鍊鍊足踏木棧以漸東移橫行百步其名曰仙人橋又東北行一里許
凡攀行六十步其名曰胡孫愁又東北行二里許凡攀行十步其名曰
關王區又攀行三十步其名曰關王峽又行幾二里許攀行七八十步
其名曰老君犁溝又行四里許至雲臺峯折而南行三里許至日月巖
其崖有紅白二景天成石上此有黃冠五六人依崖構屋居焉轉西南
行二里許是為山脊兩下皆萬仞絕壁蒼巖三尺許列鐵柱閉鐵鍊于
左右過則伸足于前坐于脊上兩手乘鍊以身漸移而前百步許其名
克傳以為陶唐洪水之際平則禹奠百川宜在禹貢乃曰導河積石至
于龍門南至華陰東至于底柱皆禹功之所致以達于海豈天地大
異之若此典記不以為文哉天設四瀆宜有以通不常始道其流滯撓
其和氣及其汨亂而後理也且山谷之作此形何則不有嶠吼相薄高
深相敵乃有銳而出者為虎牙偶而背者為熊耳角而獻者為牛首冠
而峭者為雞頭必以形之類形而必加說則雞牛能虎之象其亦有作
乎余嘗覽張平子賦西京至巨靈高堂厥跡猶存之辭以為駭聞精達
常以是惑使不語怪神之古何所述明豈觀其形而咨之果謬悠而無
據也將假文神事以飾其辭歟為思而有闕歟因辨其由而述之以告
山下

周天和中造又云唐玄宗廣之室之內有古今石刻歲久錯亂私治
亥知縣事者聚之壘於門外儼若屏障官池之左有泉曰混池以浴小
民東行即華清宮故址上有三清殿前卧一巨鍾視其款乃華清物又
有二碑右為後魏溫泉頗惜多剝落左刻金尚元龍草字其陰刻劉子
顯成道記子顯山中道士宋仁宗朝嘗召見賜號疑真大師三清殿後
為玉皇殿面三清者七星殿也南上十五步為玉女閣下有方池即溫
泉發源處飲之可以已疾每秋暮人取未熟柿投其中經宿食之不澁
其左為玉女洗頭池沐髮者多去瘡蠹山之半平坡朝元閣舊建於此
山左肩曰東繡嶺右肩曰西繡嶺當時林木花卉之盛類錦繡然故名
閣與華清之廢皆不知何時其易為道士之居則後晉天福中也又上
二里為老君殿舊云天寶七年十月老君見於朝元閣南玄宗於其處
立降聖觀琢白玉石為像今尚存殿壁繪唐從臣之像殆當時人筆其
西南有泉名飲鹿槽今涸又上二里為老母殿老母即唐李峯所從受
陰符者山之巔舊有烽火樓昔周幽王欲媚褒姒舉烽火以來諸侯之
游名記 八卷之七

水谷入仙遊日午自仙遊始趨樓觀日夕抵樓觀其抵之明日覽樓觀諸名勝觀唐元人畫塑像登紫樓望太微峯下乃遊王真公主觀觀唐人摩詰等詩明日上說經臺覽道德經石刻玩老子手植栢碑上見朱凌溪詩何子題名相顧歎歎已而登藏經閣讀黃帝素問慨然有超世絕塵之想明日再上說經臺題名題已還至樓觀日夕與二子論神仙鬼神之事至夜分而罷明日康子還武功余與王子東行至景谷而別往反二十日各得詩三十首

酉秋八月四日予以使事道邠知州事古恒齊侯聞予之嗜山水也請為龍澗之遊翌日與鄉進士兩劉君出州西門不百武入顯應禪院院舊名普照中有碑乃金正隆間僧所撰院記侯舉酒酌客畢跨馬去予與兩劉君尾之行四里渡涇河深可二尺昔漢武帝祀甘泉至涇橋有女子浴於水乳長七尺侍中兒寬曰天星主祭祀齊戒不潔則女人星見即此水也又五里由小谷入山盤旋以上石壁千尺殊形詭狀而懸溜點滴霏人衣袂綠桂行下視澗壑目駭心悸側身而進前後援之以

人數百武至五龍神祠創於唐大曆中久廢唯存元延祐三年禱雨有感碑近齊侯亦以應禱重建祠焉所謂石龍澗者在山之巔路斗峻人鮮能至間有至者言澗乃一大坎中刻石為龍形然不知埋自何時延祐碑謂禱雨以器取澗水迎置城隍祠中雷即殷殷起座隅久之大雨霧霽齊侯之禱唯焚香禮禮忽坎中出雲瀾漫山谷而雨隨至可謂靈矣共飲祠下時日已墜西山閣石邊陰風襲人衆衣薄殆不能勝命從者張蓋衛之予意祠之創自唐逮今斷碑殘刻或有隱瓦礫者除之果得石刻乃金崇慶二年靜難軍節度判官汴梁張璋詩二絕邠在唐為靜難軍金之官製唐制也詩前有小序其一題昭慶院云招提高樓半山隈蒼柏青松頂上栽日暮荒村無宿處王僧邀我寺中來其一題后龍澗云深谷團欒渾似冢飛泉滴瀝不干雲此間正是神龍宇莫惜甘膏為我分詞語清拔皆州志所不載予四人者皆大喜以為斯遊之不徒齊侯名寧兩劉君一曰激一曰儒道

終南山在西安府南五十里東自藍田縣界西入咸寧縣界石營谷以谷水出與長安咸寧二縣分界東西四十里禹貢終南惇物至於鳥鼠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註周之名山終南也春秋左氏傳曰荆山終南九州之險也杜註曰終南在始平武功縣南漢書曰太乙山又為終南山五經要義曰太乙一名終南山在扶風武功縣關中記曰終南一名中南言在天中居都之南也又曰終南太乙左右三十里內名福地三秦記曰太乙在驪山西去長安二百里一

名地肺山東方朔傳曰終南山天下之大阻也其山多玉石金銀銅鐵豫樟檀栢異類之物太白山按三秦記曰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二百里不知高幾許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周地圖記太白山甚高上帝積雲無草木半山有積雲如瀑布則澍雨人常以為候語曰南山瀑布非朝即暮水經注曰太白山南連武功諸山最為秀傑冬夏積雲望之皓然吉茂蘇則值亂隱於扶風南太白山中按太白武功二山在郿縣蓋舊武功縣地也今武功縣本無此山華山太華之山今在華陰縣西南山海經云華山之首曰錢來山其形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命曰西嶽又西八十里曰小華山又西八十里曰符禺山又西六十里曰石脆山又西七十里曰英山又西五十二里曰竹山又西二十里曰浮山又西百五十里曰時山又西百七十里曰南山又西百八十里曰大時山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潘冢山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帝山西南三百八十里曰鼻塗山又西百八十里曰黃山又西二百里曰翠山又西二百五十里曰驪山自錢來至於驪山二千九百五十七里按華山三峯中一峯東西二峯峙峙盤旋峻極不可窮覽何景明曰太華終南太白實一山延亘不絕太華在華陰終南在長安太白在郿各望其地異號命爾其山首枕嵩芒尾貫羗蜀表裏秦關蓋邦域大紀云

亦善丹青者因別繪草木而又得張岷所遊述宮記考其舊圖曾不覺
 髣髴之凡三往盡得其形容別作相本今置於州之通濟亭好事者視
 其圖不遊山而知玉華之為邑境也予既解組東歸夜宿玉華微之又
 來送別得以窮視其間崎嶇之谷駢鑿非野火坑觀其飛流噴布巖
 谷深險夏有寒泉地無大暑真野人所蟠之地也詩所謂遺構石馬今
 不復有但十八松存焉昔唐文皇不守定守偏師一出則擒王滅國如
 翻手焉貞觀之治幾于三代所不足者萬歲壽爾一日伐高昌得婆羅
 門合不死藥服之無驗而有內枕之疾以至厭九重之居常避暑于空
 山作為離宮屈指無百年而遺跡殆盡高宗之世賜玄裝翻譯而居為
 淨居居矣使後世英魂不得傳真于玉華之中可哀也已子美詩且曰
 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其傷之意來于哉

曰野火谷望之如燬而莫知其所以也野火之出曰鳳凰谷則唐置
 宮之故地也蓋其初有九殿五門而可記其名與處者六其正殿為玉
 華其上為排雲又其上為慶雲其正門為南風南風之東為太子之居

其殿曰耀和門曰嘉禮知其名失其處者一曰金殿門也過而覽之惟
 野田荒草而已其西曰珊瑚谷蓋嘗有別殿在焉珊瑚之北蘭芝谷昔
 唐太宗詔沙門玄奘者譯經于此其始曰肅成殿後廢而為寺云中有
 石巖巖缺天成下有窰室可容數十人有泉懸勢若飛雨有松十八環
 其側皆生石上高可十尋端如植筆其西南有崖曰駢鑿其始入也雙
 壁屹然如削石而成既至其處若視甕側有泉飛而下如懸雨噴珠其
 名曰水簾稍北有崖與泉亦若若而差小治平三年夏余與六人者來
 游乃相與坐石崖松聽泉而飲之已而竟故宮以表裏間遺事於田老
 方置然不欲歸而余與六人者各以事牽不可久留咸相視有不釋之
 色余為之言曰夫山林泉石奇偉之觀常在乎窮僻之處而野僧方士
 與夫幽潛者得據而有也然幽潛者知好之而力不足以營之惟佛老
 之說可以動人其徒當獨而力而危乎廣廈莫不為其所擅也夫以有
 唐之威窮天下之富建宮于此隨而廢及彼玄裝者特一浮屠耳卒能

傳其徒至今而尚存豈入之情常樂于放肆而易忘于中正故若夫太
 宗之賢天下之力猶不能以長存此也則吾六人者得一寓目於此亦
 足矣又何用以不能久留為恨乎

五月至滎陽王君應詔來會遂同由縣北往九變
 山謂唐太宗昭陵緣坡行二十里至焉其山周圍十里有廟額聳內有
 石刻青雕什伐赤特勒顯露紫拳毛騾白蹄烏六駿圖尚存即太宗
 平管建德王世充宋金剛劉黑闥薛仁果及東都時所乘者是夜與應
 詔對酌而歌遂宿于齋所明日登山之絕頂浩然四顧終南太華遙拱
 于南鳳翔諸山聯帶于西其陽則秦川萬派流雲暎日迤邐歷歷一覽
 可既題名畢下山北觀昭陵從葬之墓其逼山者即所謂諸王七墓公
 王二十一墓妃嬪八墓皆無碑稍次即宰相房玄齡以下十三墓丞郎
 唐儉以下五十三墓功臣大將何史那忠以下六十四墓今皆休居免
 旋紫紫崎嶇或崇或頽或稍而微或圯而夷或泉或漬其在當時雖有
 椒房天潢之貴錡鼎絕世之勳邁類超倫之智今皆托體山阿身埃骨
 朽不亦悲夫遂與應詔愴者久之弔之以詩而去

正德庚辰春三月癸巳大復何子校士郭杜約予
 遊南山丙申南行二十里抵金峯寺寺背山山下出泉甃為井乃伏流
 佛座下至院亦甃為井復伏流至門外達于平地為溪院僧利灌溉則
 閉井北口上水由泉西緣岡南抵山半樹木離列乃坐飲數觥下出寺
 東行半里許抵化羊宮東澗水出焉道士引別支經流庖舍後接竹入
 水于釜由宮後南行渡小澗陟岡其上平坦可數畝多檜東臨澗水坐
 飲移時其泉也出宮門北望則嗟峨九變諸山隱隱若黛並山東行三
 里許抵重雲寺南向坐憩圭峯在前如人拱揖又東行七里抵棲禪寺
 即所謂草堂者也蓋姚秦時鳩摩羅什自西竺來爾時未有寺為樹草
 堂譯經其中其後建寺始定今名而俗猶呼草堂寺云前殿畫壁甚古
 西南為鳩摩羅什塔塔有亭覆焉前朝詩刻甚多獨金趙開閣公詞翰
 為盛明道先生詩註云寺在竹林之心其竹蓋將十頃乃今根株盡矣
 獨寺後銀杏四株上薄霄漢亦百年外物也門外諸峯蒼翠如畫東南

林薄中有唐圭峯禪師塔其西南入峯數里為紫閣峯有瀑布景特
 奇絕又五日縣令王子明叔邀予西遊樓觀比至則諸公已先在乃相
 攜至老君殿臺上席地對月坐飲于是德滋鼓鳳琴歌予所製越調曲
 感激憤懣諸公擊節嘆焉已又據席飲各倡和詩為樂明日明叔陪予
 登紫雲樓樓兩層其上為玉皇像北而其後灰壁南而為山水人物畫
 蓋甚奇非今人筆也憑闌一日千里既下與諸公觀老子繫牛栢栢下
 石牛卧焉已乃南行四五里抵說經臺盤屈而上絕頂為宮三楹中塑
 老子尹喜像其四壁畫前朝君臣逸士像蓋有功德德經者前門內古
 栢一株俗說既死而聃鍼之活誕不足信仲默于宮前碑側書予六人
 者姓名邑里經遊歲月云已乃坐後殿廊下飲明叔又請西遊仙遊寺
 于山下亭轉折西行既數里見山麓一岩巋然問之僧一行僧塔也又
 數里過康子彭莊莊又西行數里轉折而南道路其險更崖山西岸黑
 木下視毛髮森然行里餘天昏黑而諸公相失矣余遂險巖與不可
 度予夾兩僮走既數里轉折西行度瀟橋危甚又里餘抵寺寺榜曰普
 緣蓋此地故有仙遊宮俗亦因呼其寺云寺四面皆山黑水經流其門
 蓋與區也登毘盧閣已乃觀殿前石塔塔下空宇一窺佛側睡且死
 諸羅漢按摩哭泣齋齋備極情態康子戲曰佛亦有此無常邪相與一
 笑已乃出門門西瀨水二石塔上刻吳道子畫像像有東坡題名北
 岸山上泉下瀉有聲其傍石洞後漢馬融嘗居此洞曰紫雲勝地不
 常良時易失嘉朋難合樂事罕逢斯遊也一舉四美備於予其感矣乎
 洞並故城川蒙恬壁山埋谷處也今地遺存焉循東則陽同城也牡丹
 園華池城東北太和觀牡丹園西漢將軍文華池城北邊路將軍名古
 宋范仲淹卒也以節死贈將軍其墓在華池西岸也不窳陵
 慶陽東山傳介子墓西山范仲淹墓今在華池東仁遺棟今為府儀
 門過木鴨池慶陽城通河處臨川閣馮池上宋將之奇建今廢成武
 樓慶陽北城樓也宋建公孫廟在慶陽其碑在周三十七王云李子
 曰余知華池在弘治乙卯年馮居蓋三年云從予游者尉氏左園機慶

古今游名山記 卷七

陽高尚志暨其弟尚德華池王祐
 州上探嶺其山高峯萬仞自利州來其東西二門盤道可七里元和志
 載宋書氏胡傳云仇池方百頃四面斗絕高平地方二十餘里羊腸盤
 道三十六回山上有豐水泉煮土成鹽范曄後漢書河池方百里左右
 皆曰白馬氏麥積山在鞏昌府秦州東南八十里去舊天水縣東百里
 狀如麥積為秦地林泉之冠上有姚秦所建瑞應寺山之北曰鷲巢谷
 有隄焉避暑宮對面瀑布瀉出蒼崖間又有魏乞弗後墓鎮林峽在臨
 洮府城南六十里曰史家灣洮水所經會灣之右即南山麓路引一線
 穿麓入峽峽之阻諸峯聳峭兩崖懸絕故山通峽隘林木鬱森四封固
 蔽而無所通故曰鎖林其掩源自蕃疊成界與岷江分派江東行者北
 經岷州穿鐵城旋入萬山間凌波盤渦倒山堙谷而來遂受在此峽適
 一登臨則衝波騰浪激盪險壯突出峽口滔滔巨野逼府城而去龍門
 山在舊大安軍城五里去今沔縣南六十里官道之傍縣壁環合上透
 碧虛中敞大洞下澈清泉宛然天造水簾懸夏米柱凝冬宋文潞公宋
 景文趙清獻公王素韓絳呂况呂公弼呂大防皆有留題行三里又有
 後洞蘇元老龍洞記自利至興行五百里幾半蜀道而巖洞之可喜者
 莫如龍洞重簷厦屋深不可測
 長安富平縣北定陵後通關鄉入谷二十餘
 里有二洞一名東女學一名西女學其東女學崖壁懸絕洞門在崖面
 躋攀不及夜往往聞讀書之聲其西女學約山有路可到洞門近門一
 石室可容一二十人其洞門時有人乘燭可入行一二十里兩面有五
 門皆各有題記或通蓬萊及諸仙境近年有石推下遮閉洞門不通入
 入又山頂有一天井直下深二丈許有自然橫石旁出石下天井亦可
 二丈餘可通人過其底旁有崖龕梯磴而上屈曲甚廣龕內有道經數
 萬卷皆置於栢木板牀之上有一石人俯首凭按而坐形如生人天井
 之底有道門所投之簡委積朽爛不知其數其大順年中富平奉道人
 姓徐第七曾於洞內取養生經出外傳寫卻送山洞中又向北行二十

餘里有三泉山谷中有石山嵌可容三二百人當谷內有三石盆其盆各廣丈餘制度光滑殆非人工三盆涌出泉水常滿餘水流山外古老云時有仙人浴此盆大都此山有人觸犯即立致雷電損傷苗稼由是鄉里多隱蔽蹤跡難於尋訪山上有仙人閣聖蹟跡極多東女學山前有神鵬一窠常護洞門人或侵犯者神鵬擊之立致殞斃古有道流刻五石人置於山上民有鋤禾者為鵬所驚走避於石人之下置笠於石人頭上鵬即擊之石人頭殞于今見在其山下通關鄉多姓公孫賈家山上石保村多姓閻氏麻氏

或小隨水流流出破而看之石中皆有魚龍形人過洞前並不改語語者便聞風雷之聲立致驚懼奔走但諸人不聞耳

聽謠俗不有助於吾任平金州境內多名山與同寅白卷鄭君期一游而未果乃歲丁亥秋九日與白庵出萬春堤三里所至牛山山下有

忠惠王祠唐刺史崔偉能慈惠澤民中和二年黃巢作亂太白山人者

踰門獻曰公母恐一發牛山則巢滅掘之得一石桶黃腰獸栖之而

置劍其上獸見劍自殺巢果敗公由是得道宋嘉泰中封忠惠王元紅

巾起樹陰旗殄賊相傳所掘山在五十里外此其行祠然山亦截業可

觀二里所至漢江泛舟江源出嶺家山管至石泉紫陽諸縣皆兩崖對

壁立水流其間數百里至鄖西始見平原舟中對酌開高島羣雜出葉

薄樵歌與漁唱互答頗發吟興江中有安康石巖沙磧見則歲飢余竊

窺之石鄰鄰見波底顧謂白菴曰果然吾輩憂也罷酒升輿五里許至

心山山有異草風吹之不腥無風乃自搖漢陽厥守漢中過而異之棄

官修仙此山復二里所至魏山三百險絕惟北小徑可捫葛而升晉吉

挹督護梁州秦韋鍾來寇挹嬰壘急口岐山固三年不可下固知茲山

之阻可壘也又三里度香溪瀉入崇山中有石洞相傳呂洞賓郭尚灶

傳道茲洞洞前有石棋枰及子人不敢取尚書胡濙詩鑿石壁令從者

芟棘通道前後推輓二人並詣其顛山約數百仞高近眺西北巖巒亘

望白菴嘆曰焉得塞裳一并計乎余因指燕子嶺謂白菴曰往刺盜淡文省巢據茲山距邑二百八十里余提兵往撲之七十里經鳳凰山又指而視白菴其山盤二十里中有十二層崖甚奇以戎事不暇登又三里所經槐林異之而亦不暇問至燕子嶺滅賊訖警詣山中草菴有老比丘自稱元時人頭白而顏紅問其年不記也詰其度牒則曰有出視之紙厚方可七尺許字如篆蚘盤蛇篆古書也見余踟躕坐驗其牒與年等縱之回軍至桃林旁園高中低而夷草舍置中垣石澗泉繞舍左右流一道人年可九十餘而色不槁問之曰採桃實自給耳左右耳語曰道人頗豐積余因戲之曰聞道人甚饒可餉諸兵一瓊乎曰非都靈不給具食其宅則可留宿明發人具折供二千人無滿者歸而復召二人皆不知所往矣夫秦政暴毒遠在閩州且避亂入洗花洞况關陝近切湯火能無幽道萬山如桃源客平則與嶺鳳山固有希心異人而求不死之鄉如老比丘道人者吳疑不與之談接者尚多也乃與白菴憑高遐覽東則鄖襄諸山南則劍閣子午谷西則終南棧道北則商嶺秦

嶺或筭植天表或丹青一抹微豆稍驚隱約蒼霧間目毗盈溢神情散朗儼能標長組履不借盡凌雲磴吊四皓諸葛武侯韓昌黎之遺跡已而歷青城峨眉籍葛陂之龍以與朱桃淮封君達諸公遂翔埃壘之外

可乎白菴曰榮願系人遠心莫暢相與嗟唏者久之余屢動林玉鸞將掛樹乃命歸輿從陸入東關至治燈火且燭門矣

數未敢忘戒心至過大梁望榮陽則平川廣野高村疎散千里如席想

像楚漢大壘戰塵掃焉如昨稱其雄偉踰泥水渡京索間訊廣武故倉

鴻溝諸處皆在側不百數十里而逝而所謂虎牢成阜之險依然故

在汜水城外其稱歲邑積前及擊則遺墟古藪鬱鬱如丘控橫橫嶺立

或小城大不絕如奕子問其人姓氏族里莽不可得惟越宋諸帝后陵

墓居人猶能指點道說而所遺石人馬塚則皆斷裂缺散臥於廢

墟殘壘夕陽孤戍聞牛羊聲時來時往有感嘆入洛會鳳泉翁喬

樺皆喜此晤之非偶也其城此側

高東挹首陽歷歷圖畫

環抱後先伊洛澗灑繁帶左右脉絡明甚總之滙於河信是四塞使有人守之孰能飛渡然路邦滅社常相屬固國果不以山谿之險矣初八日入秦關見黃河萬里遠隔之北終南太華諸山聳屹天際迤邐而東境界夏別回顧瑯琊豐山之雲高江長淮之流不知渺在何許始覺離隔然我君之丰神眉宇情分氣味則宛在車輿几席夢寐歛歛間矣

齊然所過西安所部平涼鳳翔則皆古賢聖豪傑誕育經營之地固平生之所寤寐快覩者遇行部必迂途往觀用以激昂砥礪試為諸君誦焉方自靈寶出函谷望潼關見黃河迢迢從西北來切抱關麓而太華三峯高竦東南歷歷如畫乃賈生所謂踐華為城因河為固者今猶宛然真稱天地之險使秦漢唐隋稍能布張政教用維其人豈有敗與亡哉自關行六十里至華陰縣縣正直太華西嶽廟在縣中宏壯不可言又六十里至華州遙睇驪山諸阜信若培塿兒孫然又五十里至渭南涇源出鞏昌之烏鼠同穴山迤邐而東行可千餘里合汧漳鎬戲漆沮澆灑澗灑涇洧諸水西至于華入河而斯邑適在其南又八十里至臨潼所謂華清繡嶺僅存其名茫茫惟土至驪山亦不甚高惟溫泉如昨然當年繁華侈盛俱隨浮雲流水散矣為題古今殿鑿四大字於驪阜而去自是西行則新豐瀉門灞橋皆在所歷過橋不三十里入長安履任經長樂里登西南城望終南諸山高入雲表張屏列障儼如番畫橫帶會城周際而山之下周方數百里多秦漢故渠膏腴沃壤古所稱天府陸海殆謂斯域外此則昔所習稱未央長樂諸宮上林樂游諸苑與昆明曲江棘門細柳雲陽豐鎬杜陵常曲樊川御宿歷歷皆在目睫指顧之前乃憶唐人所云宮中下見南山盡者真實語也四月念日日出長樂赴涇原路當西出咸陽為欲至終南游所謂祖菴樓觀者乃東出長安門望鄠縣行可七十里鄠古崇侯虎國也後文王奉天伐之作豐邑路皆廣原平陸中有渠通長安渠上垂楊夾峙參天合抱長亦五六十里不斷人行樹底殆不知有夏也鄠縣里許為漢陂上為紫閣峯峯下陂水澄湛環抱山麓方廣可數里有芙蓉鳧之勝杜子美所云半陂

以南純浸山者也恨不得岑參王維少陵其人載酒從之游又四十里至祖菴元王重陽道場也有石刻遺像與其手書書亦飛動奇譎又十里至樓觀觀蓋老子與關令尹喜傳道處也上有說經臺臺在終南山腰松石徑迤邐而上崑上有洞可容數十百人非惟西北所無殆非人境又二十里至盤屋盤屋形勝膏沃與鄠埭而長楊五柞舊宮皆在其境又七十里至武功武功古郿國后稷舊封禹貢所載惇物若秦嶺藍關於子午谷諸勝皆在東南聯望中又數里與人遙指馬嵬坡會日欲暮不能往然問俗所傳土皆成粉非實事憶昔傾城之詠為歎息久之又七十里至乾州乾州唐稱奉天從此地漸高寒有邊鄙意出乾西北數里經乾陵則天葬處也所遺石翁仲人物雜以土石草樹間甚偉且眾則當其感時雄麗可想然行道之人語及盜掘亦多詢而羞之真稱遺臭豈若昭陵杯上漫然九嶷山下之有耿光耶從此過永壽縣至邠州邠州本稱豳玄宗開元間因郵岐周府兵幸其地以劇近幽字改今名稱至今入其境則陶穴粟粟如見公劉時人而所云凌陰室駁跡坪與其隘巷種種故在也望甘泉林光諸故址燭焉未滅而甘泉則黃帝祭天雍時萬靈明庭處也西行百八十里至涇州涇以涇得名水切城麓詩大雅所謂密人不恭侵阮徂共者皆其境內共即土人所稱共池是也回中山在其城北一里許其下為涇河洧水從西來屬涇城東南流數百里東至於華陰合渭而洧之源則出隴州城北弦蒲藪詩言洧鞠之即是也蓋關中山最多而水亦無慮數十其最大者為黃河次則涇若渭其旁諸水數十則皆隨在入涇渭從涇西行百四十里至平涼平涼於春秋為朝那漢折置安定郡故又稱安定渾瑊會盟壇在其城西北五里今惟名存西行可三十里至崆峒山問道宮在焉志稱黃帝問道廣成子於斯山而山高際天峯巒聳拔信是仙靈之宅又西七十里而美過蕭關漢文帝時匈奴入蕭關燒回中宮即其處然宮址莽不可辨矣又八十里至固原原即詩所謂薄伐玁狁至於太原者本是侯服然地近北邊風氣高冽八月中雨雪者再秦文王所為詛楚於朝那秋者在焉然有二一在州東二十里一在州西三十里水各方數

十里深不可測傳有蛟龍藏其中人莫之敢狎然歷世滋邈忘其本名
土人但稱東西海子云而西海子水流百數十里經隆德靜寧兩界即
好水川也宋與夏人大戰場在焉東望環慶延安境相銜接追憶韓范
經營殫勞心力然卒罔底績豈自古豪傑功業之成亦藉天幸與國運
耶乃若平涼東北百六十里則為鎮原縣漢潛夫王符之鄉也符才足
用世而限於衰季孽倖塞塗弗克行其志今讀其書甚可痛金泰定間
州守神某嘗作思潛亭於其書臺舊址然久廢而土人莫之知余為立
石其處章表之此皆平涼東西北境也率以防秋之役行視焉又夏日
出按鳳翔則由涇東南行百餘里至靈臺靈臺之名雖古然非詩所歌
詠特以文王為西伯征密須嘗過其境後人神明其地築臺以識遂名
至今而古左丘明晉皇甫謐隋牛弘唐牛僧孺寔生其壤今其祠墓宅
野蕪然而存又東南百里至麟遊縣南五里九官故址在焉祇存歐
陽詢書記一石而宇多剝落不可讀所謂十二層樓閣苑西者惟翠嶽
丹梯尚無恙爾然古木枿槎半無枝葉欹斜偃側巖壑無光矣又南八
游各記 卷七

十里至鳳翔鳳翔秦故都也秦雖起西戎有非子者為周孝王主馬於
汧渭之間馬大番息封為附庸邑之秦使續嬴氏之祀故今城中有穆
公與三良墓余行過之則強彼繆之謬而重興黃鳥之哀焉登城以望
見岐及梁山奠其東北岍與吳山亘其西南襟帶環合居然一大都會
雖其雄偉廣博差謝長安而聲明禮樂殆踰他郡又城東門外有東湖
即大旱不涸花木水竹之勝舟楫壺觴之適無讓江鄉而凌虛臺喜雨
亭址在其北陬今則復為荒烟野草如蘇長公之臺記語矣從鳳翔西
行七十里為汧陽汧於漢屬隴州將耿况嘗封于其邑又有唐人段太
尉秀實祠汧蓋其鄉也又西七十里為隴州而吳山在其東南七十里
號西嶺然在周職方則稱岳李義山所稱吳岳曉光連翠嶽者是也巖
石聳峭林木秀咀九峯離立如筭拔地而舊志第稱為五峯余為數之
實有九數已刻其說於巖壁豈帝命巨靈雕刻鑿削特示工巧其勝乃
若是耶又東南百餘里為寶雞大散關在其西南數十里路通褒斜宋
與金人百戰爭得之而石鼓山在縣南二十里東倉山距縣東南百十

餘里志載山上有石類山雞晨鳴山頭則聲聞數十里縣因以名縣
南十五里有曰益門山者所從入蜀道也棧閣蓋寔自茲始縣東南八
十里為磻溪溪流注渭旁有石室傳為太公所為避紂地東坡為鳳翔
簽書判官時夜遊焉詩言夜入磻溪如入硤照人炬火落驚猿蓋寶錄
也而穆公女弄玉鳳女臺元貞人丘處機清鳳臺皆在縣東南六十里
外至張三丰菴則在縣東三里焉志稱三丰洪武癸酉秋七月念日自
言當逝留頌以別邑人揚執山等為置棺斂比葬發視之三丰復生後
入蜀見蜀 王又入武當山或遊襄鄧間永樂中嘗遣使尋訪竟不
遇為官以待之余他日遊武當親見 成祖所為招三丰手書當不妄
去寶雞東南行數十里為岐山縣縣西八十五里為岐山中有周公太
公召公三廟巍然並峙而岐山之南數里而近則為郿太白山峙其東
所謂和尚原五丈原斜谷關者則分峙其西誦出師未捷身先死之句
為之淚下若東南五十里則有橫渠先生祠其北二十里為郿塢漢董
卓所為貯金積穀徵觀富貴無窮者夫張祠董塢地相距甚邇而使人
貴賤愛惡至與天地隔若此然則吾人百年易盡之身其惡可不通修
厥德也歟又東為扶風漢畿輔地其人則馬援傳毅馬融諸子望於其
鄉又東則醴泉咸陽雖非余所守然往來會城必道焉咸陽故阿房宮
址蹇帷四顧但見蒼蒼雲木離離黍黍流瀰漫近遠爾又北行
以望周文武諸陵若漢高長陵祇遺數大阜近道側其餘環長陵者以
百數繁繁錯落率如屋如鍾如釜如甗如扇如積不知其為后歟王歟
將歟相歟公歟侯歟祇增嘆息彼貪且惰者可以悟而省矣遠道垂囊
無可持贈贈君斯紀奉供因遊若夫飄泊離索之懷世故戎情之曠與
風謠習俗嗜尚之異齊欲一一而記則須伐南山之竹矣

游各記 卷七

上物亞於西安余至鳳縣觀鳳鳴之山曰南岐至成縣南古西康州有
鳳鳴處鳳縣今屬漢中成縣今屬鞏昌各去數百里間於羌戎則文王
治岐地蓋廣遠矣余又由南岐至紫關諸嶺木爛于道樵采弗視而長
安之民無種火之薪物用有無何可以相通哉

占河湟間千餘里河湟間有部洮河渭蘭饒靈等州唐為隴右節度而部善其治所也蓋出自積石導河導河行數曲而湟水滙水入馬河渭蘭饒靈岩在大河之南洮岷又在洮水之南湟部積石軍在大河之北湟水之南河州渡河至邈靈寺即唐靈岩寺也貞元十九年涼州觀察使薄承祜所建寺有大閣附山九重中有佛像刻山為之高百餘尺環寺皆山山悉奇秀有泉自石壁中出多臺榭故基及唐人碑碣三十里至墨城城自山削成屈曲相重自墨城西下坡十餘里始得平川地皆沃壤中有流水羗多依水築屋而居激流而禮由平壤行三十里至湟州城周七里水倚高山北臨宗河橋西入省章峽山峻嶺二十餘里至湟復由小徑下十餘里道出峭壁間縈紆曲折不容並馳其道斷處鑿石為棧下臨湟水深數百尺過者寒心崖壁間多唐人鐫字中途遇平地纒廣數畝羗因之卓帳建寺焉四十里出峽屈曲下至大川即宗哥城川也川長百里宗河行其中夾岸皆羌人居間以松篁苑如荆

雖王之宮室亦土覆之自青唐而行四十里至林金城城去青海善馬三日可到海廣數百里其水鹹不可食以疑為鹽其色青中有島廣十里其野產犀牛角城之北行數日遠大山其外即接莫丹又青唐之南有瀘戎漢呼為瀘甘于其人物與青唐羌相類所造鐵甲刀劍尤良瀘戎之南即西蜀之界蜀有崇山絕險之限此皆青唐邈州土疆風俗之可紀者也

季月之望發自翠川春服在躬惠風穆然匪志遊以馬慨矣昨之難復惟暮草今于于指峯陽以振轡循白河而舟于峰壁立萬木纏綿蜀道盤青泥之險巖巖敵爾若之驚苦則感驚而霧慘夕則虎怒而猿愁出栗亭之遠連嶽嶽之在東華香太昊之里三陽

八卦之靈隗驚竊據杜用裴徊語往事今欲民擗天水而悠哉於是歷南安之墟探鳥鼠之穴西傾綿巨洮流若决玉龍卧落日之波露骨封炎阿之雪環鳳林以嗚嗚蔡容楹而神悅悼學士之賦軒幸奎章其未滅臨積石以觀瀾仰大禹之休烈批巖注壑齊湫道折崇關虎踞明煙壘獨控扼茂荒餘餘澎澎有沉璧其承淪孰浮槎以憑者恨持斧之蹇躡濟輕航而希侶路入古湟時維徂暑雨雹交加已變修阻青海為鄰浴海何許欽老將之長慮策便直以屯田賦弓文而不試竟坐困乎罕升練舊營以昭軌益芳譽之開先總部首而借順終有感於遺筮歲貢庭以輸款悉歛社而駢肩惟奇趨迅驟稟圖騰驚駭勿絕恩威孔宣邊聲瑟瑟客于言旋涉水滄之漸碧亦祈連之迂瓜次姑藏以極脾渺瓜沙其美屆被非風吞沉釜最精騎以叶從嚴峰謀於層崖犬羊不足以為虞孤梟梟能逞其恠瞻皇蘭以隔津忽一葦而東邁謝安定閱清平數肥瘠較縮盈雲錦紛錯七圍送呈駭北之繁徒誇於異代渥圭之駟自是而踵生將絕塵以飛沫詎伏慄而哀鳴顧塞後其甫集爰交雪以

戒旌扼喉咽邀廣成至訣不可訪琳閣虛崢嶸下溼洩而躋回顛謁金
母而吸瓊液編周王之逸駿詔孝武之留核經幽谷以踟躕覽姜嫄之
履跡憶夏父之圖存乃遷岐而避狄梁山衍豁而穹隆罪罪蛇蟻而道
邈於唐宗則陋其失柄於文武則思其不績雖離淺之已均猶分情於
欣戚尋引加於咸京向曲江而憑軼左嶺瀟以漸瀟面終南而非迭嶺
平野以延貯獨鴈塔之凌空歌斷宜春之苑燼迷五柞之宮懷求言於
仗馬徵抗疏於擊熊俯百二之壯麗諒佳氣之鬱葱博物理以自適奇
笑傲於乘風馳向漢而何憾知予志之尚雄倘歸約之可信寧復滯於
秦中

草堂者蓋因自然之溪阜以當精血
資人力之締架後加茅茨將以避燥濕成棟宇之用昭簡易叶乾坤可
容膝休閑谷神全道此其所以貴也及靡者居之則妄為翦飾失天理
矣歌曰山為宅草為堂芝室芍葯房羅靡無拍薛荔荃蓂芳蘭砌靡靡
薛荔成草堂中有人芍信宜常讀金書飲王液童顏幽操長不易

樵館者蓋即林取材基巖拓架以加茅茨居不期遊為不至勞清
談娛賓斯為尚矣及蕩者鄙其隘間有事宏麗乖其實矣歌曰紫霄隈
清溪側雲松烟為芍千古色芳蘿靡陰蒙籠幽人架館在其中叶夙霄
坐霞旦籊靡蒙籠依樵館粵有質芍時辰止樵蘇不爨清談而已永歲
終朝常若此

幕峯庭者蓋峯巖積陰林蘿杳翠其上懸幕
其下深湛可以王神可以冥道矣及喧者遊之則剛諱永日泪其清而
薄其垢矣歌曰青崖陰冊稠曲重幽疊遂隱淪躡躡躡躡躡躡躡躡躡躡躡
其無在庭中當其有幕峯庭神可谷道可冥幽有人芍張素琴白王微
方高山流水之清音聽之惜滯考其是心

洞元室者蓋因
出即室即理談元室成自然元斯洞矣及邪者居之則似容竊次妄作
虛誕竟生異言歌曰嵐氣蕭蕭曲草冥室除戶虛方芳迎披蕙帳促蘿
庭談空空考覈元元蕙帳蘿庭洞元室

可以會馭風之客邀絕塵之子超越真神蕩滌塵襟此其所以絕勝也
及世人登焉則竟散神越目極心傷矣歌曰天門豁儂蒼莽傑屹峙
雲傾湧窮三休曠一觀忽若登崑崙考終期汗漫山聳雲間倒景臺舒
觀氣軼鸞埃皎皎之子方自獨立雲可朋親可吸曾何榮辱之可及
謂矣清爰靜遊神之廷是也可以超絕世紛承繁精神矣及機士登焉
則寥闊懽悅裴悽情累矣歌曰臨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
翁方香幽蕭蕭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
至誠必感芍祈此巖聚顯氣養丹田終紡像芍觀群仙

仙磴者蓋危磴穿窿迴接雲路靈仙彷彿想若可期及儒者野所不見
則黜之矣歌曰霏微陰壑芍氣騰虹迤邐危磴芍上凌空咫尺雲路期
仙磴虛可憑道可證青緞紫烟垂鸞鳳舞吹參差迎鴻駕揖瑞軒
山中人好神仙想像于此欲升烟鑪丹鍊液佇還年

研苔滋泉珠紫一懸一飲塵軼戒磷磷瀉澗滴芍赫煥靈仙境芍仁
智歸中有琴徽侶王我我湯湯彈此曲奇聲知音同所歎

雲錦可瑩徹靈囑幽旣忘歸及匪士觀之則及曰寒泉傷玉趾矣歌曰
水攢聳石叢聳煥雲錦芍噴湧苔駁華草黃綠芳巖芍瀨澗澗水
石攢衡雲錦淙波跳珠泉結流有絮冥者媚此幽激靈液樂天休寶獲
我心夫何求

終古長不滅
水碧色石金光灑爛灼芍漢煌煌泉葩映煙蕙臨幽霏林翠
月洞烟景涵水色石光金碧潭幽有人芍好真絕炳其煥煥其繁悠悠
終古長不滅
方輿勝覽褒谷在褒城縣北郡國志謂北口曰斜南口曰褒長四百
七十里同為一谷兩谷高峻中間谷道褒水所流乃張良送高祖至褒

中說燒棧道曹操出斜谷遮要以臨漢中諸葛亮由斜谷取郿皆此道也斜谷在府西北入路至鳳州界百五十里有棧閣二千九百八十九間板閣二千八百九十二間土人云其間有一溪可行舟孫資曰昔武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後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石穴言其深險甚出淵軍之辭也

龍門山去軍城五里官道之傍懸壁環合上透碧虛中漱大洞下漱清泉宛然天造木簾懸夏水柱凝冬真異境也文潞公詩壺中別有境天下更無奇宋景文趙清獻王素韓絳田况呂公弼呂大防諸公皆有留題行三里又有後洞蘇元老龍洞記自利至興行五百里幾半蜀道而巖洞之可喜者莫如龍洞重簾屢屋深不可窮唐沈雲卿詩長寶直五里宛轉復嵌空伏瀄照潛石瀑水生輪風

仙人關自講好後關中之地中分為界如南關大散仙人統風武休等皆為我有外分左右道自成州經天水縣出皂郊徑直然秦州項年吳璘大軍嘗由此以出西道地皆平衍即其地壕塹縱橫引水緩行名曰地網以通奔衝此仙人關左出之路也自兩當縣趨鳳州直出大散關和尙原總咫尺彼常憑原下視散關僅如塹堦故其勢易以危卒有緩急仙人關可守耳此仙人左出之路也

武休饒風關鳳州之東與元之西復斜谷在焉谷口三山巽然對峙南曰褒北曰斜在唐為驛路所以通巴漢旁連武休關又極東為饒風關地斗入根連難致異時備饒風以控商虢由武休以達長安故當關為蜀之咽喉向來撤離合寇饒風以迫仙人吳玠劉子羽以死守故不失西蜀則今諸關其可不嚴其備乎紹興十二年金人造賀景仁來分劃乃割商秦之半存上津豐陽天水三邑及隴西成紀餘地棄和尙原方山原以大散關為界於關內則興趙原為控扼之所

朝野雜記紹興初金陝西選鋒都統委宿死兀木會諸道及女真兵數萬人造浮梁跨渭親攻和尙原吳武安以陝西都統制出奇邀擊大破之兀木中流矢二獲其原蓋自虜入中原未嘗如此敗也知成都張巖曰最為衝要自原以南則入川路散去此原是無蜀也

仇池山在郡西百里寰宇記今成州上祿縣其山萬峯萬向山勢自利東西二門盤道可七里史記所謂秦得百二之固也元和志載宋書氏胡傳云仇池地方百頃四面斗絕高平地方二十餘里羊腸盤道三十六回山上豐水泉煮土成鹽范曄後漢書河池方百頃左右皆白馬氏矣許靖過仇池樹下有碑靖一覽無遺故杜詩云讀記憶仇池謂此也又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神魚人不見福地語真傳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

古今游名山記卷之八

恒山 山西諸山泉附

括蒼何鏗振興
廬陵吳炳用

恒山 山西諸山泉附
恒山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亦謂之常山爾雅曰常山謂之恒山五嶽圖云恒山高三千九百丈七尺上方三十里周廻三千里有太玄之泉神草十九種服之可度世管子云其山北臨代南俯趙東接河海之間早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熟四種五穫焉後魏書云道武立廟於其上置侍祀九十人歲時祈禱水旱至文成帝東巡親禮其神焉初學記
有國者殷薦于天地聖秩山川故災沴不生矣有家者嚴禋于鬼神克諧禮樂故休祐斯應矣由是上下交泰幽明相協五精同朗辰為水其味鹹五鎮俱清恒為冬其音羽大哉茲嶽殊於眾山嵩華乃踞於近甸衡岱不踰於方域孰與夫包括綿長經綸中外外夷有鼻宿主胡則延袤以限之中郡有五寶符在代則高襄以臨之其頂也上扶乾門黑帝之宮觀其足也下捺坤軸玄神之都府豈止劈真魏截幽燕拒洪河撐大海頃洞合沓半天下之襟帶嵯峨巖巖一宇內之標格者也故知惟上有精惟山有靈睿睿冥冥其道至平其德至貞氤氳馨馨日之不覩夫形耳之不聞夫聲陰陽不測夫奧所以存像設建祠庭矣稽彼上古洎乎中運五載巡狩百神懷柔皇王令典以之協祚歷數昌期以之交泰粵自廡漢爰逮周隋匪脩匪虔或僭或侈不勤於省者其政缺非美而封者其事訛於戲黷祭虛陳昭靈罔吝更張禮秩固待維熙粵若我唐正百王頽教恭惟我后揚五聖不烈人神允洽動植和暢乃藉此鎮柴南壇碑西嶽泥東岱是用告厥功祇其祠也非夫昭信雄直豈有亭於明代哉

恒山 山西諸山泉附
恒山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亦謂之常山爾雅曰常山謂之恒山五嶽圖云恒山高三千九百丈七尺上方三十里周廻三千里有太玄之泉神草十九種服之可度世管子云其山北臨代南俯趙東接河海之間早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熟四種五穫焉後魏書云道武立廟於其上置侍祀九十人歲時祈禱水旱至文成帝東巡親禮其神焉初學記
有國者殷薦于天地聖秩山川故災沴不生矣有家者嚴禋于鬼神克諧禮樂故休祐斯應矣由是上下交泰幽明相協五精同朗辰為水其味鹹五鎮俱清恒為冬其音羽大哉茲嶽殊於眾山嵩華乃踞於近甸衡岱不踰於方域孰與夫包括綿長經綸中外外夷有鼻宿主胡則延袤以限之中郡有五寶符在代則高襄以臨之其頂也上扶乾門黑帝之宮觀其足也下捺坤軸玄神之都府豈止劈真魏截幽燕拒洪河撐大海頃洞合沓半天下之襟帶嵯峨巖巖一宇內之標格者也故知惟上有精惟山有靈睿睿冥冥其道至平其德至貞氤氳馨馨日之不覩夫形耳之不聞夫聲陰陽不測夫奧所以存像設建祠庭矣稽彼上古洎乎中運五載巡狩百神懷柔皇王令典以之協祚歷數昌期以之交泰粵自廡漢爰逮周隋匪脩匪虔或僭或侈不勤於省者其政缺非美而封者其事訛於戲黷祭虛陳昭靈罔吝更張禮秩固待維熙粵若我唐正百王頽教恭惟我后揚五聖不烈人神允洽動植和暢乃藉此鎮柴南壇碑西嶽泥東岱是用告厥功祇其祠也非夫昭信雄直豈有亭於明代哉

及不覺懷想者二十餘年至正德改元奉 天子命分告于西藩園陵
鎮廣道經渾源去北嶽僅十里許遂南行至麓其勢馮馮熅熅忒昇于
天縱盤于地其曾蓋高雲其巔經赤日余載喜載愕歛色循坡東進嶺
北而上是多珍花艷草枝態不類挑芳李葩映帶左右山半稍懸俯深
窺高如緣虛歷空上七里是為虎風口其間多橫松強栢狀如飛龍怒
虬葉皆四衍悻悻然怪其太茂從者云是嶽神所寶護人樵尺寸必有
殃故環山之斧斤不敢至其上路益險登頓三里始至嶽廟額楹古像
余肅顏再拜廟之上有飛石窳窳兩崖壁立豁然中虛相傳飛于曲陽縣
今尚有石突峙故歷代怯升登者就祠于曲陽以為亦嶽靈所寓也然
歲之春走千里之民來焚香於廟下有禱輒應赫昭于西方如此豈但
護松栢然哉余途題名于懸崖筆詩于碑及新廟之廳上又數十步許
為聚仙臺臺上有石坪於是振衣絕頂而放覽焉東則漁陽上谷西則
大同以南奔峯來趨北盡渾源雲中之景南目五臺隱隱在三百里外
而翠屏五峯盡鑄封龍諸山皆俯首伏脊于其下因想有虞君臣會朝
之事不覺愴然又憶在京都時嘗夢登高山眺遠今灼灼與夢無異故
知茲遊非偶然者

恒山 山西諸山泉附
恒山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亦謂之常山爾雅曰常山謂之恒山五嶽圖云恒山高三千九百丈七尺上方三十里周廻三千里有太玄之泉神草十九種服之可度世管子云其山北臨代南俯趙東接河海之間早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熟四種五穫焉後魏書云道武立廟於其上置侍祀九十人歲時祈禱水旱至文成帝東巡親禮其神焉初學記
有國者殷薦于天地聖秩山川故災沴不生矣有家者嚴禋于鬼神克諧禮樂故休祐斯應矣由是上下交泰幽明相協五精同朗辰為水其味鹹五鎮俱清恒為冬其音羽大哉茲嶽殊於眾山嵩華乃踞於近甸衡岱不踰於方域孰與夫包括綿長經綸中外外夷有鼻宿主胡則延袤以限之中郡有五寶符在代則高襄以臨之其頂也上扶乾門黑帝之宮觀其足也下捺坤軸玄神之都府豈止劈真魏截幽燕拒洪河撐大海頃洞合沓半天下之襟帶嵯峨巖巖一宇內之標格者也故知惟上有精惟山有靈睿睿冥冥其道至平其德至貞氤氳馨馨日之不覩夫形耳之不聞夫聲陰陽不測夫奧所以存像設建祠庭矣稽彼上古洎乎中運五載巡狩百神懷柔皇王令典以之協祚歷數昌期以之交泰粵自廡漢爰逮周隋匪脩匪虔或僭或侈不勤於省者其政缺非美而封者其事訛於戲黷祭虛陳昭靈罔吝更張禮秩固待維熙粵若我唐正百王頽教恭惟我后揚五聖不烈人神允洽動植和暢乃藉此鎮柴南壇碑西嶽泥東岱是用告厥功祇其祠也非夫昭信雄直豈有亭於明代哉

於此上獅子峯前有石屹然高聳俄聞霹靂聲裂其石五色雲氣自石中出元振由是得寶劍于石罅後仕睿宗出入將相又有東西中三書院其遺址在焉當時皆名儒碩士傳受聚徒至百人置山長山錄以領之又多仙遊勝跡自漢唐而來棲真之士輩出其間神龍蟠池油雲鎖洞三晉之間不遠千里來禱輒應今者縣宰昭勇公於明昌辛亥秋游封龍登獅子峯飲禮三清瞰龍潭游禪堂遍覽山中勝槩徘徊久之登霹靂石遂揮毫而作頌云

吾友渾源劉京叔嘗以詩來盛稱其鄉泉石林麓之勝渾源實名代華獨恨未嘗一游焉今年夏因赴試武川歸道渾水修謁于玉峯魏公語及是邦諸山若栢山業游矣惟龍山為絕勝姑缺茲以須諸文士同之子幸來殊可喜乃選日為具拉諸賓友騎自冶城西南行十餘里抵山下山無麓乍入谷未有奇溪曲折行數里草木漸秀潤山竦出嶄然露芒角水聲鏘鳴兩峯間心始異之又盤山行十餘里四山忽合若拱而提環而衛者嘉木奇卉被之葱蒨郁風

自木杪起紛披震蕩山與木若相顧而墜者使人神駭目眩又行數里有泉泓澄潄溜狀出石罅激為迅流陰木蔭其顛幽草縈其趾賓欲休咸曰莫此地為宜即下馬披草蹠石列坐諸生淪觴以進酒數行西有大石余乃援筆書游者名氏及歲月而去又行十許里大抵一峯一盤一溪一山山勢益奇峭樹林益多杉檜栢栢溪花種種金開玉錯芬香入鼻幽遠可愛木蘿松鬚鬚人衣袖又紫紆行數里得岡之高遠陟而上行茂林下又五里兩嶺岐中得大雲寺林巒樹石栢比栢立皆在几席之下主僧英公相與步西嶺過文殊巖巖前長杉數木挺立有磴懸焉下瞰無底之壑危峯怪石巉岉巧闕試一臨之毛骨森豎南望五臺諸峯若相聯絡西北而望峯豁而川明村墟井邑隱約如奕局然乃逕北嶺登蒼草坡蓋龍山絕頂也勢峻絕無路可躋步草而往深弱且滑其攀條捫蘿披撥乃得登四望羣木皆翠杉栢檜凌雲千尺與山無窮此龍山勝槩之大全也乃復坐文殊巖下置酒小酌日既入輕煙浮雲與暝色會少焉月出寒陰微明散布石上松聲條然自萬壑來聲境

愈清思愈遠已而相與言曰世其有樂乎此者與明山各有詩識於石乃循嶺而東徑甚微木甚茂密僅可通馬行又五里至玉泉寺山勢漸隘樹林漸稀顧非龍山比寺西峯曰望景臺險甚主僧導客歷欽崙坐盤石其傍諸峯羅列或偃或立或將仆墜或屬而合或離而分奇獻異不一狀北望川口最寬肆金城原野分畫條列歷歷可數桑乾一水紆繞如玦觀覽曠達此玉泉勝處也從此歸路險不可騎皆步而下重溪峻嶺愈出逾有抵暮適得平地念茲遊之富與昔所經見而不能寐若太華之雄尊五老之巧秀女几之婉嚴烏權白馬之端重茲山固無之至於奧密淵邃樹林蒼蔚繁阜不一覽而得則茲山亦其可少哉人情大抵用於所見而不用於所未見不知天壤之間六合之內復有幾龍山也

馬門山在代州北三十五里志云以馬出其門故名一名馬門塞關因山以立凡山西之關四十有餘皆踞隘保固而聲援雄壯則馬門為最故趙之李牧漢之鄧都備邊於此匈奴不敢近塞固皆一時良將而不可謂非地險以成之也迨我 皇朝則特設武臣守禦熊龍之士雲屯于此而又專屬憲臺以提督之地亦可謂要而重矣余出代州北行皆登陟盤繞之路溪水潺湲流其民皆依山居高下置屋闔不可盡千上關折西躡高嶺絕頂四望則繁峙五臺從其東寧武諸山帶其西正陽石鼓挺其南朔州馬邑臨邊之地在其北長坡峻阪茫茫無際又見魏旌高旗飄飄雄蝶之上寒林古塞依依斜陽之下頗動黃沙紫塞之思因賦詩三首筆于關之城樓

德內寅夏發沙澗驛由南峪口十五里入山長松古杉掀空障谷鹿游于巖鳥鳴于麓上嶺至華嚴口望諸臺甚邇雲怪霧凄風密雪相雜而起是然昏然倏陰以晴造化奇觀不可形述又十八盤下嶺石徑礪牽萬澗汨汨冷如笙如簧凡揭涉七十里至顯通寺寺因北岡而來風景殊絕梵刹數十擁于左右此下地漸寬夷夜遂宿于顯通顯明山空澄霽但覺風颼颼起林間有僧進曰諸臺風雪繁猛石且冰路且泥不利躋躡予笑而不顧乘小輿徑上中臺緣岡

行十里至玉亭寺嶺丹碧映輝閣于山腰又十里至歡喜嶺風果繁
發如隆冬時幾不能往稍憩嶺下風忽和遂至絕頂見四臺各拱其方
如分如織其形勢又各秀拔如爭奇闢廬于雲表于遂題名于壁薄晚
下山遊玉華真容圓通諸寺皆清幽曠遠寺傍飲三珠泉馨冽異常其
沸正如珠狀去泉百步許觀七寶珠樹高二丈許下為一幹岐分七條
上復拱合為一然後枝葉衍縱披覆四下復歸宿于寺又明日離寺山
行過飯仙山陽伯峪寺二十里過竹林寺又過嶺曰金閣殿唐太宗所
建今已廢下嶺為青涼寺遠望宮殿級附半巖儼若圖畫南有青涼石
幅員數丈重層複級而上俗傳可坐千人又行十里晚至佛光寺宿焉
已出在南臺之外也

孟夏自趙城覽周穆王封造父之地以趨中鎮時適
雨霖由峪口入十五里至鎮下其形勢可伯仲於諸嶽家秀而翠巖拱
而墜廟在山麓遂行謁其中鎮之神像冕旒紳笏南面而中臨才參政
汝米來會事伯韶陪而在焉余謂二君曰先祖侍郎於景泰元年以吏

科給事中分告俾位于此越今將六十年予又叨承前役二君皆嘆曰
奇哉祖孫之相輝也及過觀歷代祭告碑而府君之碑乃仆裂于地余
泫然二君曰向有司具石以鐫今告文者尚幸有副在公無悲也廟外
皆本山分脉合抱以繞其前有古松數株高數丈槎枿怪詭如青幢鐵
幹枝皆東向十四日二君請遊興唐寺寺在廟南之山趾唐太宗始建
斷碑猶存依山帶壑特勝他處歸復宿于齋居十五日黎明服玄衣祭
冠肅拜于殿下以天子命告訖篆今告文于石又篆前仆碑于副石余
欲登其巔去廟尚有三十餘里棘莽羅密且為熊掛蛇吼之區畏不敢
登因嘆古書云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今亦不知其處所矣
酉十月道過潼關去首陽里僅餘二十遂出關北渡黃河登岸即蒲州
也至山下謁二賢祠門之外有古栢二其一大二十圍高二丈許形狀
殊怪其次圍殺三之一二根相距數尺而幹上交若兄弟之相倚者傳
為二賢手植殆未必然其亦千年物歟祠之像為宋元祐中所塑其前

復望一白鹿道上云二賢食薇兼飲鹿乳故聖之此說不見傳記人鮮
有知者祠下有歷代石刻其最舊者唐開元十三年梁昇卿碑也祠之
右即二賢葬處高墳竝峙上多古栢直墳之前為屋中樹山谷老人碑
及刻首陽山古賢人墓六大字日暮乃還夫首陽之重於天下後世以
二賢之故然考山之所以得名其說不一孔子稱伯夷叔齊餓于首陽
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考亭注首陽山名及其注詩至首陽之巔則云首
陽首山之南安成劉氏取春秋傳趙宣子田于首山謂汎名其山則曰
首山以山南而言則曰首陽先儒謂首陽即古之雷首也禹貢曰壺口
雷首至於大嶽蔡仲默云雷首在蒲坂縣南蒲坂即今之蒲州蓋州之
山無所謂雷首者今首陽北數里有中條山州志謂此即雷首曰中條
者以其界河曲之間延綿不絕故名又謂中條之下有水曰雷澤即舜
所漁之地此又可見中條之為雷首矣若雷首之獨稱首山猶太華而
曰華山匡廬而曰廬山此自昔皆然不可謂首山為汎名也

道路窈窕穿林木而上者幾十里及慈雲寺有僧數人邀予觀元人三
十六景詩碣在墻根此似欲散且缺矣由慈雲石磴磴屈攀崖而下者
復幾里則峯然福地為雲蓋寺山勢四壁巉兀盤遶諸峯抵峙競秀而
變形聖之鬱然葱蔥西連王屋東俯林慮諸山南北相拱帶跨青蓮百
泉之勝斯為太行樞要也乃抵寺數日山僧導予游循石徑南渡溪
由東峯入屏山遮地即為參園已墾為田久矣歷西筆峯綠石而出時
藥物繁繁然幽香杳至復西轉觀瀑布涇涇成流即采藥坐石濯足飲
泉而歸復數日山僧言西峯石局予忻然從之盤條危步陟兩峯間其
地盤夷可屋許予意宜置石室記刻于此忽飄風颯至西墜大谷煙曉
蒼翠泉聲冷洽幽禽間作予愕然久之知即所謂瀑布者邊峯峙立此
得徑觀焉迺左右顧盼百景俱美神爽而氣逸飄飄然有丹臺石室之
想峯巔峭峻間有奕局覆松焉此轉觀磨崖碑旁數石孔僧云舊有招
涼亭于此復有故咸平閣餘址至則臺砌頽沒基礎相枕藉斷柱石已
俱仆于水中惟蓬籬繞而牛羊棲之而已予乃慨曰鑿石壘土將侍焉

無窮之觀而山川獨乃如此彼經營者今則惡觀其為誰與之俱朽悲夫

王官谷者乃唐兵部侍郎司空圖之舊隱也人亡迹在松韻水聲雲光野色環照旌旆太尉吳公雅有山水興觀之稟

迴乃昇牙仗扶筇曳屐登休休亭壁瀑布泉思其人愛其景嘆嗟而不忍去者久之故作詩以見其志

李伉解州儀曹劉環制置解鹽司勾當公事李處質同游王官谷時秋

律告窮木落山顯天宇清明乃相與按圖謀奔勝跡杖策褰裳度嶺涉

澗經父碎建茶園品烹瀑布下較兩巖水味東巖尤甘既而醉休休亭

五人者相視而笑曰樂哉斯游已云暮矣殆將忘歸處質因紀其事而

書之

尚書工部郎中集賢殿修撰知河中軍府呂

誨獻可徵詔請備二月丁巳道廣鄉游王官谷登唐人司空圖休休亭

望天柱峯遂觀瀑布水溪取酒酌圖畫像廖子孟朱嗣卿劉瑄監可道

四人實從是歲熙寧元年

大定四年予主陵川簿被檄西抵解梁所謂王

官谷者皆以事奪小克創甚往來予心明昌元年夏四月復被朝命相

書曰雲洞洞則元孤雲子李了了巷所居以學休休者也乃南臨石泉

橋望天柱峯則見翠山環拱而此峯孤高極天與故市街所墾益不同

蓋其峯南之崇山又遠也渡橋夜與孟學連榻石泉洞中洞在天柱峯

根其前有清流自東瀑布泉引來而西匯為小池欄護焉晨興瞻玩表

聖像飄然有出塵態讀休休記乃知其抱經濟材與時不合而隱甚可

痛惜但未頹耐辱居士則耕又病其隘也壁間多宋元人詩道流引登

西山觀秦王硯硯大如碾盤無口下如尖底磴表聖山中記已有此名

其秦敗晉師于王官時所遺者乎自硯旁不由故徑懸下蒼崖觀雙人

石石在天柱峯西北倚峯而立上有圓石二枚恍若人面狀又似此壘

秦硯而欲濡毫者也道流又欲西觀藏雲洞北至蘆葦泉言洞常出雲

而泉更甘冽云為曹仙姑地未往直趨掛鶴臺瀑布自天柱直下而臺

在其左旁鶴二月來五月生子去有懸草眠跡焉臺東與孟學四人各

據一石而坐北瞰天柱益突兀有四瞻雲日俱無影止有一峯高接天

之句欲東升以觀東瀑布道流難之又欲南進以睇黃河道流又難之

乃嘆曰天下奇觀豈可盡哉遂北反坐聚仙堂東游豬耳山又東南至

瀑布登懸崖以觀之聲如雷轟貌如雪舞瞻眺更久乃下崖傍流而行

北至柿林臨流徧坐磯上孟學坐一孤嶼僧登樹頭摘柿落紅滿地吟

興俱發各得幾詩僕自故市沽酒至道流道以鮮蕨秋菜乃滌厄澗中

流之地即表聖之濯纓池也問修史覽照壁心九齋擬論諸亭及一鳴

窻道流皆曰忘之矣乃謂孟學曰柗管薄唐詩人若表聖者豈可以詩

人目哉遂歸息聚仙堂又叫口道流以予不至仙姑洞也味爽取蔬葷

泉中水煮豆粥佐以藜以飯予且乃自石泉洞南登路如蚯蚓相交

錯難進乃以手拊道流輩一息以一繩引道流而後上至秦無隅塔前

觀不見娥眉坡是日微陰蓋予已出雲霧之上矣盤曲再登至李孤雲

塔乃嘆曰世之廉夫清士不用干時避世而至此邪則豈非執政者之

失哉又東繞而上至八仙洞洞已到天柱峯腰洞口俯瞰謂孟學曰彼

李孤雲者風斯下矣出洞又欲直上天柱之頂道流皆謂路不再行然

予益努力勇往幾至其顛俯瞰八仙洞又渺乎其下又嘆曰不知唐時表聖之足復德微之舉緣會至此否乎

休休亭 休休也亦美也既休而且美在焉司空氏王官谷

人既安歸葺於壞垣之中構不盈丈然遠更其名者非以為奇蓋量其

才一宜休也揣其分二宜休也且耄而贖三宜休也而又少而墜長而

棄老而迂是三者皆非救時之用又宜休也尚慮多難不能自信既而

書廢遇二仙其名皆上方刻石者也其一曰闍梨謂吾曰吾嘗為汝之

師也汝昔矯於道鏡而不固今乃為利欲之所拘幸悟而悔將復從我

於是溪耳且汝雖退亦嘗為匪人之所嫉宜以爾名自號庶保其終始

與靖節醉吟第其品級於千載之下復何求哉

序之東北極自開成丁巳歲七月距今以是歲是月作是歌亦樂天作

傳之年六十七矣休休亭只又設而可以自足矣

矣復何求哉有唐天復癸亥秋七月二十七日

癸亥秋七月二十七日

癸亥秋七月二十七日

癸亥秋七月二十七日

癸亥秋七月二十七日

癸亥秋七月二十七日

癸亥秋七月二十七日

癸亥秋七月二十七日

癸亥秋七月二十七日

癸亥秋七月二十七日

癸亥秋七月二十七日

癸亥秋七月二十七日

癸亥秋七月二十七日

癸亥秋七月二十七日

癸亥秋七月二十七日

癸亥秋七月二十七日

癸亥秋七月二十七日

癸亥秋七月二十七日

癸亥秋七月二十七日

癸亥秋七月二十七日

癸亥秋七月二十七日

癸亥秋七月二十七日

癸亥秋七月二十七日

癸亥秋七月二十七日

癸亥秋七月二十七日

之處多繇木如升以濟附以毛革中僅容二人又東則兩山峽東廣可

一二里或十里深潭淵矣崑崙腹頂皆雪盛夏不消河過其南距山麓

僅五六十里又南為西達之衝地多盜常鎮以兵崑崙之西人民少山

居其南山峻嶽有旄牛野馬狼狽獐羊之屬東則山益峻而地漸下岸

至狹或孤可躡渡河至貴德州始有官治歷積石至河州東北流歷蘭

州鳴沙州應吉里州流正東自星宿海至漢地河南北小水旁注者衆

其山或草或石至積石始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曲而彼地有二折云漢

書言葱嶺河至蒲昌海水沃流而出臨洮今洮水自南下非蒲昌也土

人言于闐葱嶺水下流散之沙磧則其沃流信然其復出者莫知矣

或又云黃河與天通又云崑崙去嵩高五萬里閭風玄圃積璠華蓋仙

人所居皆妄也世多言河出崑崙者蓋自積石而上聖之若源於是矣

而不知星宿之源在崑崙之西北東流過山之南然後折而抵山之東

北其遠山之三面如玦焉實非源於是山也然凡水者山之血脈也山

高而廣則其水必衆而鉅崑崙至高廣者也而謂無一水源於其間邪

考云

其不言之者蓋欲破昔之謬者今之奇故略之爾延祐中閩閩出為論

林承旨潘侍讀與同寮故得其言如是余喜其詳而信因述之以資多

考云

堆循河東下再行十里至其處河南山脊峻下其尾屬於北山巖山作

三門以通河流南者為鬼門中為人門次北為神門又次北及開元新

開河又以中為夜叉門北為金門新開河為公主河未詳其說也鬼門

迫窄水勢極峻急人門水稍平緩直東可十五步中流有小山乃底柱

也東又十步其水滌迴謂之海眼深不可測神門最脩廣水安妥蓋唐

宋漕運之道山巖上有閣道且牽泐石深尺許正南下五十步有石梁

起側視若香爐然東又三十步一峯可高數丈不甚奇新開河南北

約二丈其峯石如甃又如繩之取植行百餘步與神門水合其南一峯

壁立度二百尺許極奇秀石紋青黃相雜其巔多鸚鵡巢壘石為

非飛舉者不可至不知其始或謂老君煉丹爐蓋神之也新開河左

壁立度二百尺許極奇秀石紋青黃相雜其巔多鸚鵡巢壘石為

非飛舉者不可至不知其始或謂老君煉丹爐蓋神之也新開河左

壁立度二百尺許極奇秀石紋青黃相雜其巔多鸚鵡巢壘石為

非飛舉者不可至不知其始或謂老君煉丹爐蓋神之也新開河左

壁立度二百尺許極奇秀石紋青黃相雜其巔多鸚鵡巢壘石為

非飛舉者不可至不知其始或謂老君煉丹爐蓋神之也新開河左

壁立度二百尺許極奇秀石紋青黃相雜其巔多鸚鵡巢壘石為

非飛舉者不可至不知其始或謂老君煉丹爐蓋神之也新開河左

壁立度二百尺許極奇秀石紋青黃相雜其巔多鸚鵡巢壘石為

嵩石下刻宋金人題名并詩且刻羣陰禹公二岳稍東刻忠孝清慎四字字畫若顏魯公書者其南山上有石巉然如鷓鴣者人號掛鼓石蓋禹用以節時齊力也自新開河東口涉水上山舊有開化寺今不存有小祠象龍神者前碑刻落不可模不知何時立祠傍下二石其狀如碑無字上作三竅一理蓋金源與定十二年脩禹廟之記也回至西可二里上山謁禹廟而還所至處皆用小律詩記之

明張 禹門禹貢龍門也亦曰禹門渡云兩山石立河出其中廣不百步世謂禹鑿所謂三月魚上渡而為龍也其東岸曰看鶴臺尤孤峭不可下瞰西為梁山即河梁也北曰建極宮道家祠神禹者也刻石十餘多元名臣文地極幽其間煙雲水石之聚蟲蛇罔象之居相傳桃花開時河水噴激聲震萬雷殆異今也並河之東為大史公墓前為廟有晉宋嘉中殷濟樹碑今皆圯於河徘徊良久作龍門之歌下山日已趨過子夏墓墓在新豐里新豐南口通化里即文中子講學處也明日得東臯子黃頰山詩東臯子文中子弟也名績字無功以琴酒

自娛 隱黃頰山題是詩山壁詩極幽非唐以來人語宋熙寧初李公詩始訪其地刻石縣學因載所游其石陰附以龍門之歌龍門兮天開河水兮天來我思古人兮何在哉

明張 出河津縣西郭門西北三十里抵龍門下東西皆層巒危峯橫出天漢大河自西北山峽中來至是山斷河出兩壁儼立相望神禹疏鑿之勞於此為大由東南麓穴巖構木浮虛駕水為棧道盤曲而上瀕河而寬平地可二三畝多石少土中有禹廟曰明德制極宏麗進謁亭下棟簫思德者久之庭多青松奇木根負土石突走連結枝葉疎密交陰皮幹蒼勁儼然若壯夫離立相持不相下宮門西南一石峯危出半流步石磴登絕頂有臨思閣以風高不可木斃斃石為之倚閣門俯視大河奔湍三面觸激石峰凝若搖振北顧巨峽丹崖翠壁生雲走霧開闔明晦倏忽萬變西則連山宛宛而去東視大山巍然與天浮南望洪濤漫流石洲沙渚高原缺岸煙村霧樹風帆浪舸渺茫出沒大業潼關雍豫諸山彷彿見之蓋天下之奇觀也下磴道石

峯東穿石崖橫堅施木憑空為樓樓心穴板上置井牀輾懸縵汲河憑欄檻涼風飄蕭若列禦寇騎氣在空中立也復自水樓北道出宮後百餘步至石谷下視窈然東距山西臨河谷南北崖相去尋尺上橫老槎焉橋踏步以渡谷北二百餘武小祠扁曰后土北山陡起下與河際途窮祠東有石龕儼然若大屋懸石參差若人形若鳥翼若獸吻若肝肺若流鬚若懸鼻若編髮若璞未鑿若鑽未爐其狀莫窮懸泉滴石上鏗然有聲龕下石縱橫羅列儼者側立者若牀若几若屏可席可憑可倚氣陰森雖甚暑不知煩煥但凄神寒肌不可久處復自槎橋道由明德宮左歷石梯上東南山復有道院地勢與臨閣相高下亦可以眺望河山之勝遂自石梯下棧道臨流觀渡並東山而歸

然想 游其地今幸奉命傳祀于西及將往行禮于商湯王廟下適河津去龍門止三十里且有才來二君借途出河津西門是時陰雲四翳風顛木號而與以勁發奈路沾雨由石棧進謁神禹王廟遍覽壁間圖畫

東西壁皆次第治水隨刊之蹟每段標以經語怪怪奇奇予所見圖畫變化雄妙者莫踰於此東有圖其標曰雪竇飛泉竟鄒席天章筆西有圖其標曰煙凝古柏晉溪素卷筆後屏有圖二其標曰搗石尋珠湧露出波前楫有圖其標曰春江晚渡雪軒誠意筆想皆宋元名工因題名於柱二君設酒于飛丹亭下瞰黃河自西北而來驚濤駭波騰驟而下輪風驟雨相挾而作勢益洶湧蒼崖青嶂為之響振二君復舉酒酒半樂甚爰命榜人舉罾河濱得三魚乃復烹魚歡然對酌聯句至夜分乃寢厥明乃復登看鶴樓以眺遠近河山俯視洪流陡絕百仞凜然有垂堂之戒河之西是為陝西韓城之境其山亦自此而來亦號龍門與東岸之山相照而斷三秦記云龍門外懸泉而兩旁有山水陸不通魚鼈莫上今觀之誠若此復覽迤岸而東卉木繁密得懸石峙若有待予乃大篆龍門二字筆二詩已又賦禹門渡一章

明張 龍門在秦晉之間萬山之會禹治水極力之地形勢甲於海內久懷游覽而未獲內瀕子曰天下之美不努力一至即惜

不可補况此禹跡所在乎他日谷泉子西巡亦猶是與也乃四月之初
 實齋王子先自安邑至河津明日谷泉子自萬泉至又明日柝自解州
 荷氏至又明日內濱子自運城至是日雨甚諸公曰如來日霽天既佳
 期矣來日果霽於是道過辛封謁卜子夏祠召其世嫡麟運學教授而
 改其名紹云北至清澗風大作從者曰俗傳食豕肉詣禹廟必風予未
 諾然以懺寒入福聖寺加衣風滋甚衝風往神前村至山麓乃緣棧道
 步履而升既謁禹像風益焚輪起撼松栢騰沙礫上赫天日下掩河汾
 若蛟鳴虎嘯若禹役仗羣怪持雷斧乘神斤以闢龍門時也然實齋席
 設無豕肉既升殿從者置携尊神几內濱子曰禹惡旨酒可避之谷泉
 子笑曰禹所惡酒者旨也此酒恐不足以當禹惡酒行移時食且舉風
 息食有饒頭飭其餽者豕又不風不知俗傳者何也土人曰此地日有
 潮風蓋大河流兩山中嵐氣薄觸空洞即颺颺無所於散此或其真云
 食既游觀四壁金碧丹青十三彫謝蓋自六籍子史言禹事者無不欄
 絢織且筆精意遠非時工可到殿記在元貞年間壁圖必當其時關中

游記

大卷六

十一

人稱岐山周公廟蓋殆不過是也既乃北謁後寢見塗山氏像止二嬪
 侍側而冠裳撲簪猶可想見古風出廟西南乃捫蘿緣磴以上聖河樓
 卽谷泉子所改吞吐雲雷樓也樓在龍門左關之上蓋梁山斷而東
 峙者也其前懸臨中流上作石室旋柱其外以爲轉廊室中十閣羅像
 俗言至此絕險與死爲鄰也樓外俯黃流凌白雲孤山直對而雷首中
 條渺渺冥冥乍見乍沒皆入望眸蹠蹠而下會二公至流丹亭亭北倚
 石崖其南半懸中流栢柱斜度其下上有板棚鑿板如井口以汲流卽
 勺水於滄海也亭扁則白巖喬公小篆下亭就實齋子於河壩壩西者
 河其東皆怪石層崖峯峯嶙峴不可以步而內濱子飄喬如飛于力追
 不及至壩則西山東轉北遮河流不見來處佇灘環望四面皆山中如
 院落其前則兩山拱峙自窟穴而出故曰龍門云爰有煤舟南自蒲津
 絡繹而來掉歌漁唱不殫圖此其爲禹穴乎或曰龍門之外河洲之上
 青草萋萋黃沙瑩視河之高不過咫尺若遇秋水泛溢雖百里之漲千
 尋之濤不能侵一坏焉是則禹墳者也內濱子曰禹古今之大智而乃

葬身於此乎谷泉子曰會稽亦有禹穴云其在河之壩也方欲卽舟北
 行以求所謂懸流三級浪者或曰在金門五十七里或曰在吉州百餘
 里然不能往徘徊望樓僕南返蓋天下奇觀亦不欲人盡觀而風雨
 幻忽雲雷時出亦此山之神粧點修飾來者之觀乎然斯游也不可
 謂不索其隱而探其奇矣

折而南是柱正當轉曲之間在三門山之陽紫金駱駝二峯之西其形
 如柱植立中河今年內濱初公谷泉儲公約往觀之乃七月三日至平
 陸同劉虞州綠河北岸崎嶇而東至其下登拜禹廟出臨先門踏禾黍
 中遙望南望彷彿窺其形狀但爲雙樹所蔽翳爾既坐三公問底柱何
 在群指而未得予曰西岸雙樹蔽蔽而突兀祠前者是也乃自先門之
 磴而下東綠河許至於懸崖去河咫尺倚崖而立南望斯柱形狀峭拔
 與河中諸峯不同時暴雨新落大河泛漲是柱頗偏西岸予又疑曰往
 何以謂之柱在中流邪虞州子曰河至秋闌冬後則東流倒于西岸而

游記

大卷六

十一

是柱正當中爾諸公更欲前進求至其所而路益隘阨內濱子乃命繪
 人扶二吏往直至紫金峯東與柱相對而東岸山砦有古刻底柱二字
 及唐宋元人銘詩繪人皆騰來以觀途開尊河許之上內濱子浩然嘆
 曰斯河也自崑崙積石而來北過龍門東至底柱納水不啻萬流過山
 不啻千重雖崇嶺峻嶽俱避左右無一能當之者獨此柱高不及數尋
 圍不及百丈乃巋然中流上撐昊天下係厚地汚濁不染波盪不去亘
 萬古而不磨乃人之一心本與乾坤相通或爲巧言所入或爲正議所
 拂遂移其正理變其常性乃不若此柱何邪

初七日啓行過太原城西以太原人國子生宋漸善
 篆而刻石遂與偕行西南行四十五里至于周唐叔虞始封之地虞有
 祠於太原縣之西南是爲晉祠下與謁焉祠之右有晉源神廟其像爲
 聖母殿前皆蟠飾雕金龍千柱宋額曰惠遠祠竝東臨于泉上泉自懸
 壑山而出此結二穴以泄穴廣二尺許因堯石池之溢泛爲溪北折而
 東瀾漫盈決渠穿澗引條經井絡用溉田疇方四十里晉陽之民稻梁

而食者皆饗其利號為膏腴故歲孟秋持牲酒報賽源神於祠下者纒屬于道是時農事方興初苗被野清流數派環繞于綠畦之外復有垂楊掛絲晴花吐蕊掩映川源殊有江鄉之景通渠間即智伯用以水晉陽處凡有三派同入于汾河祠內有唐太宗御製碑碑後唐宋石刻左右列傍有千年栢桑皮黛幹蒼蒼蓋于祠上為祠增色幽鳥往來鳴于樹間予與宋生談于柳陰之下佳景逸發余為詩俾宋生篆刻于祠內之石

明喬宇游汾陽祠記在榮河東北十里處告 新天子即位于商湯王祠畢才來二公進曰汾陰古祠去此不遠盍往觀之可以紓從者夙夜之勞二十六日遂由縣西北行十里而至類然荒祠倚于雕傍啓括轉扉且前後杲杲白日照于中堂鳥巢于梁皆侵于堂登謁后皇翠冠翟裳於是循祠之北求漢武之明壇登軒轅之郊臺探巫錦之鼎區皆茫茫杳杳不可辨矣去祠三百步許是為汾河重瀄歌詩自河津而來河之濱見臥有崇碑埋有穹龜去流惟跬步拂而觀之乃宋真宗西封文游名山記

也相與惻感遂鳩隸人培土而深貫木而旋系繩而引使依于祠所庶幾不忘二公曰元鼎之時此地乃漢天子聖拜之所必嚴觀辟路雖當時善游之士恐不可到今也蕩然丘墟曠然步趨况有龍門吐雲中條獻奇不亦可樂也哉遂舉酒于臺上酒酣在祠西求大舸浮河而南中流覽景俯仰今古翕然興發相與咏秋風之辭余又為之歌曰帝昔來兮壇下駐龍輿兮輝煌帝一去兮不返壇有栢兮蒼蒼悲千秋兮萬歲汾之水兮湯湯歌罷不覺抵于崖上

北折而東合于清流泉之西則隆然高原其南北皆平曠低野亦資泉而漑幽村明墟垂楊濯木帶接陂塘間其東則經連緯通漑田至於絳州亦五十里而南並入于汾穴上二山在西者昔人樓其上故然三樓壁間有唐宋石刻樊宗師司馬君實者皆在焉山之南麓有蓮池時花未開俯而望焉清芳可掇復覽遠畦近騰碧稻千頃不覺興酣因賦詩泉上而歸

明喬宇游汾源記自王壯驛西行五十里道瓶形關飲孤山村下村以小孤山而名即山海經所載秦戲之山游沱之水出焉者村之西是有三泉鼎開相去僅五十步皆幅員尺許濺湧正出浮清泄瀾皎然不污泡沸如爭迴盤如合淪漾如織溪闢而流其勢不返混繹而出其來不竭予下輿臨泉嘆曰王之膏乎坤之液乎機之駭乎道之洋洋乎可以澆我之塵纓乎因歷勺飲之遂覺肺腑冷冷神爽氣稷邈然面五臺而歌循許周覽容容而戀若若而隨停玄泓目光沙以縈幽石以映其間為諸為沚為坻為瀆者皆窮得其端倪注為幽溪沛然西折傍無

荏茂茂檉之樓中無舟楫沿河之撓故得保其明潔趨繁經代達于平山會于常山為潢潦之流而歸于海泉之最顯于晉者以此低徊之願俄有鮮雲駕鸞冉冉自北嶽而來赴於溪上水石奇麗照瑩心目不可名狀於是飛蓋而前帳與泉別則駭風驟雨沙空平陸卒然而至若天待予飲三泉而賦者雨中行抵沙澗驛天野已曠遂留宿焉遠三泉所已三十里矣

明喬宇游龍射山記孟夏十八日早發堯廟才來二君曰姑射之山莊周所謂有神人居之者其下有龍祠亦勝可往觀焉按志云三磴山在襄陵縣西南一十五里其山九十餘里其形三磴其北有龍關谷內有龍澗神祠姑射自西北蜿蜒而來平其支石孔其陽三磴其鈎帶故曰姑射耳飛駕至祠下祠面東魏宮謚與塗丹飾聖其像冕旒而處者曰龍王有泉自山下東流經河南跨建水亭其規制壘爽宏麗水氣林光明風艷日皆納而有二君勸予于亭上臨流賦詩復移席山半即發源所泉抱山麓而出紛紛的的如星拱然予命僕夫穴蓋一石聚石而計

有百十餘穴流珠噴玉結然清瑩併歸有渠澆襄陵西北之田四十餘里而東入于汾河予與二君依山盤踞而坐東望遙川廣原陀陀遂逐林樹如纂綉綴錦負脆相雜徘徊談笑薄暮以歸宿于襄陵之察院泉流潺潺聲于樹下且木竹之勝宛如江南前若賦詩一夜幾不能寢

南嶽衡山 湖廣諸山泉附

周官荆州其山鎮曰衡山徐靈期南嶽記及盛弘之荆州記云衡山者五嶽之南嶽也其來尚矣至于軒轅乃以瀟湘之山為其副焉故爾雅以霍山為南嶽至漢武南巡又以衡山南遠道隔江漢於是乃徙南嶽之祭于廬江瀟山蓋皆承軒轅為副之義也故南嶽衡山朱陵之靈臺太虛之寶洞上承冥宿銓德鈞物故名衡山下踞離宮攝位火鄉赤帝館其嶺祝融寄其陽故號南嶽周旋數百里高四千一十丈東南臨湘川自湘川至長沙七百里九向九背然後不見禹治水祭而祭之因夢玄夷使者遂獲金簡玉字之書得治水之要山有三峯其一

名紫蓋天景明澈有一雙白鶴徘徊其上二峯名石圍下有石室中常聞諷誦聲一峯名芙蓉上有泉水飛流如舒一幅練山海經云衡山一名岫嶽山其上多青鵝鳥多鸚鵡

宋朱熹游南嶽記 杖來往湖湘踰二紀夢寐衡嶽之勝亦嘗寄跡其間獨未登絕頂為歎也乾道丁亥秋新安朱熹元晦來訪予於湘水之上迺始偕為此游而三山林用中擇之亦與焉粵十有一月庚午自潭渡湘水甲戌過石灘始望嶽頂忽大雪紛集須臾深尺許予三人者飯道傍草舍人酌一巨盃上馬行三十餘里投宿草末巖一時山川林壑之觀已覺勝絕乙亥抵後嶽丙子小憩甚雨暮未已從者皆有倦色予獨與元晦策杖明當冒風雪亟登而夜半雨止明星爛然比曉日升賜谷矣三人聯騎渡輿樂江宿霧盡捲諸峯玉立心目頓快遂飯黃心易竹與山馬跡橋登山始皆荒嶺彌望已乃入大林參溪流觸石曲折有聲琅琅日暮抵方廣氣象深窈八峯環立所謂蓮花峯也登閣四望雪月皎皎皆皆板屋問老僧云用九輒為冰雪凍裂自此如高臺上封皆然也戊寅明發穿小徑入高臺寺萬竹森然間為風雪所折清爽可愛住山了信有詩聲云夜月明窓牖間有猿嘯清其出寺即行古木寒



陝西缺太白山記 山西缺太行山記

古今游名山記卷之九

南嶽衡山 湖廣諸山泉附

周官荆州其山鎮曰衡山徐靈期南嶽記及盛弘之荆州記云衡山者五嶽之南嶽也其來尚矣至于軒轅乃以瀟湘之山為其副焉故爾雅以霍山為南嶽至漢武南巡又以衡山南遠道隔江漢於是乃徙南嶽之祭于廬江瀟山蓋皆承軒轅為副之義也故南嶽衡山朱陵之靈臺太虛之寶洞上承冥宿銓德鈞物故名衡山下踞離宮攝位火鄉赤帝館其嶺祝融寄其陽故號南嶽周旋數百里高四千一十丈東南臨湘川自湘川至長沙七百里九向九背然後不見禹治水祭而祭之因夢玄夷使者遂獲金簡玉字之書得治水之要山有三峯其一

名紫蓋天景明澈有一雙白鶴徘徊其上二峯名石圍下有石室中常聞諷誦聲一峯名芙蓉上有泉水飛流如舒一幅練山海經云衡山一名岫嶽山其上多青鵝鳥多鸚鵡

宋朱熹游南嶽記 杖來往湖湘踰二紀夢寐衡嶽之勝亦嘗寄跡其間獨未登絕頂為歎也乾道丁亥秋新安朱熹元晦來訪予於湘水之上迺始偕為此游而三山林用中擇之亦與焉粵十有一月庚午自潭渡湘水甲戌過石灘始望嶽頂忽大雪紛集須臾深尺許予三人者飯道傍草舍人酌一巨盃上馬行三十餘里投宿草末巖一時山川林壑之觀已覺勝絕乙亥抵後嶽丙子小憩甚雨暮未已從者皆有倦色予獨與元晦策杖明當冒風雪亟登而夜半雨止明星爛然比曉日升賜谷矣三人聯騎渡輿樂江宿霧盡捲諸峯玉立心目頓快遂飯黃心易竹與山馬跡橋登山始皆荒嶺彌望已乃入大林參溪流觸石曲折有聲琅琅日暮抵方廣氣象深窈八峯環立所謂蓮花峯也登閣四望雪月皎皎皆皆板屋問老僧云用九輒為冰雪凍裂自此如高臺上封皆然也戊寅明發穿小徑入高臺寺萬竹森然間為風雪所折清爽可愛住山了信有詩聲云夜月明窓牖間有猿嘯清其出寺即行古木寒

藤中陰崖積雪厚數尺望石廡如素錦屏日下照林間水墮鏘然有聲
雲陰聚起飛霞交集頃之乃止出西嶺過天柱下福嚴望南臺歷馬祖
庵由寺背以登路亦不甚狹遇險輒有磴可步踰數十里過大明寺有
飛雪數點自東來望見上封寺猶縈紆數里許乃至高草木堅瘦門
外寒松皆拳曲擁腫樛枝下垂水雪凝綴如蒼龍白鳳然寺宇悉以板
障否則雲氣噓吸其間時不辨人物有亭林閣倚郎胡公題榜二友始
息肩望祝融絕頂寒窅徑往頂上有石可坐數十人時煙靄未盡澄徹
然羣峯錯立遠近異態其外四望渺然不知所極如大瀛海環之真奇
觀也湘水環帶山下五折乃北去寺僧指蒼莽中云洞庭在焉晚居閣
上觀晴霞橫帶千里夜宿方丈月照雪屋寒光射人泉聲隔窓冷然通
夕恍不知此身踞千峯之上也巳卯游仙人橋路並石側足以入前崖
挺出下臨萬仞之怒瀾凜不敢久駐并上絕頂風勁甚望見遠岫次第
呈露比昨觀殊快寒威薄人呼酒舉數酌猶不勝擁抱坐乃可支須臾
雲氣出巖復騰湧如饋餽過南嶺為風所飄空濛杳靄頃刻不復見是

夜風大作庚辰未曉雪擊窓有聲驚覺將下山寺僧亦謂石磴水結即
不可步遂由前嶺以下路已滑甚有跌者下視白雲滄海瀟灑吞吐
林谷真有盪胸之勢欲訪李鄴侯書堂則林深路絕不可往矣行三十
里許抵嶽市宿勝業寺勤節堂蓋自甲戌至庚辰凡七日經行上下數
百里景物之美不可殫叙間已發於吟咏更迭唱酬雖一時之作不能
盡工然亦可以見耳目所歷與寄所託異日或有考焉乃東而錄之
藏之矣癸未發勝業伯崇亦別其羣從昆弟而來始聞水簾之勝將往
一觀以雨不果而趙醉叟胡廣仲伯逢李丘甘可大來饒雲峯寺酒五
行劇論所疑而別丙戌至嶽州熹伯崇擇之取道東歸而敬夫自此西
還長沙矣自癸未至丙戌凡四日自嶽宮至嶽州凡百有八十里其間
山川林野風煙景物視向所見無非詩者而前日既有約矣然亦念夫
別日之迫而前日所講蓋有既開其端而未竟者方且相與思繹講論
以畢其說則其於詩固有所不暇者焉丙戌之暮熹諭於衆曰詩之作

本非有不善也而吾人之所以深懲而痛絕之者懼其流而生患耳初
亦豈有咎於詩哉矣今遠別之期近在朝夕非言則無以寫難喻之懷
然則前日一時矯狂過甚之約今亦可以罷矣皆應曰諾既而敬夫以
詩贈吾三人亦各答賦以見意喜則又進而言曰前日之約已過矣然
其戒懼警省之意則不可忘也何則詩本言志則宜其宣暢溼鬱優游
平中而其流乃幾至於喪志羣居有輔仁之益則宜其義精理得動中
倫慮而猶或不免於流况乎離羣索居之後事物之變無窮幾微之間
毫忽之際其可以帶惑耳目感移心意者又將何以禦之哉故前日戒
懼警省之意雖曰小過然亦所當過也由是擴充之庶幾乎其寡過矣
敬夫曰予之言善其遂書之以詔毋怠於是盡錄贈處諸詩于篇而記
其說如此自今暇日時出而觀焉其亦足以當盤盂几杖之戒也夫

廣眾貨之所聚主人所須無不有既憧憧往來則污穢喧雜盜賊亡命
多隱其間或期會約結於此官置巡檢司焉南嶽廟四向各有角樓兩
廡土偶仗衛皆取則帝所正殿獨一神座臨廟與禮直官 上香火後
殿乃與后並處湖南馬氏所植古松滿庭殿後東西北三廡壁畫後宮
武洞清所作紹興二十五年火發殿上延燒後廊壁本不圯官不時發
護漸為風雨所壞有司乃遣眾工模榻新廟成用模本更畫雖不復武
氏之法然位置意象十存八九自宴樂優戲琴博圖書弋釣紉織下至
搗衣汲井凡官中四時行樂作務繁然畢陳良工運思苦心有如此者
梁殿又畫嬪御上直齋香簪衣之事尤為精研廟吏常鑄後宮門非命
官戚服毋得擅入是為記

明家夏四月十一日至衡游迴鴈峯峯即衡嶽七十二峰
之一也十二日至衡山大雨十三日謁南嶽廟廟在縣治西三十里至
嶽廟風日開霽旅愁豁然廟在衡麓下清泉繞除古松夾路換肩輿趨
上封寺寺在祝融峰頂去廟三十里山路陡絕飛瀑爭流行十五里憩

半山亭下瞰潭嶽衡湘河山如繡過此石登愈峻與人皆肩扶魚貫牽
纜前驅路旁多高松惟木珍草奇花香馥穠郁莫可名物上半山亭五
里即雲霧冥冥只尺莫辨陰風東雨令人毛髮灑淅又十里始入上封
寺又三里登祝融絕頂謁四大開山祖師像觀捨身崖坐會仙橋飛巖
絕壁下臨無地而虹梁跨其上信非人境也轉望日臺俯視一氣瀟瀟
了無所觀望中可辨者紫蓋芙蓉天柱三高峯而已飯罷下山過觀音
巖訪楚石和尚由西路歷祝仙菴雞仙巖澗道飛泉山僧皆鑿石刻木
引泉而飲至此忽開齋如初仰盼祝融在雲霧中恍若九天之上回塗
飯南臺寺寺頗幽勝去祝融已二十里又十里下嶽廟乘月歸舟中瀟
下已一鼓盡乘燭記之

予往年嘗游南嶽自與心約過七十二峰每峰一
日七十二峰不過每峰不一日不還庚申十一月予還自白沙至臨蒸
南望諸峰魂爽飛馳不旁身矣於是分治藩府徐半江憲府鄭大石彼
此同襟神孚其契自是月之朔禮神嶽祠祠南左為雲開堂徐公居之
石為雲齋堂鄭公居之雲開左為先嶽道院予栖焉會天宇新齋人人
自覺神形快健由東北觀水簾洞止壽寧宮半江曰此境隔世何謝桃
源世短心長吾不能明目極心醉而去山西南歷諸峯上封水雲巖
樹風撼樹如甲馬聲冰片隨落葉下大石取而食之予曰無乃冰齒寒
乎大石曰此所以厲吾腸胃也上祝融峰下飛仙橋大石芒屨羊裘下
上鳴軒半江曰登高臨深吾亦不能還止上封上封南十里許為比和
洞有王野人業籬桶大石使召來菱黃蕪棗單弊芋衣問之已獨居洞
三十餘年又問汝何為者見何境界耶曰非釋老不知為善惡何境界
見也大石將贈米帛曰夜床鞋脚公等知乎長揖而去侵晨踏霜管觀
初日於扶藜臺風冷四至兩耳若著針鋒進尾酒飲之西行奪篋竹
歷雞鳴巖馬祖菴西天柱峯有僧嚴居食生菜百結衣如粟穗見人
即膜拜默然而已南行數里兩公肩輿如鸞輪予不可追獨觀南臺寺
故址嘆曰此非僧守空之遺墟乎南臺之南有紫虛閣問諸道士悉不
省夫紫源勝迹曾幾何時寥寥無聞見於人使復有子廉輩醉卧其間

又誰復識之耶為之一長嘯諸所過不復磨巖題名巖近名也故凡
巖巖洞大小奇怪高下之勝紀載於先民者悉畧之云

明應良 嘉靖甲午夏四月良以進 賀北上初七日次衡陽
故人邑宰彭君石屋來訪初八日肩輿往君已待開雲樓同行三十里
至嶽麓用香幣謂廟下禮畢雨復霽喜山靈之款格也自麓由北屋而
升中途有半山湖南諸寺湖南有僧閉關三年矣雲霧屢散屢合如銀
海幸喜無雨凡三十里至祝融峰峰頂有寺老屋文柱前堂後寢皆佛
像余曰宜立南嶽衡山之神祝融氏之神二牌位此蓋前代所必有而
後漸湮缺典也君以為然稍北為觀日亭稍西則太陽泉石檢引泉不
啻百餘丈以給寺中饋餼泉之源凡一里則為絕頂衡之高極于是
矣西望武岡寶慶以盡羅施北則長沙辰沅而洞庭猶濤蒼可見東連
江閩南撫八桂五嶺皆入掌圖中而七十二峰之景則取諸至近雖未
窮極躋攀固在目中矣若衡山之所起則自岷嶽嶺貫至廣右象郡之
北界桂林之西界經武岡寶慶自南以趨北湘江與鎮遠靖州之江夾

從而來至衡陽漸起岫嶽諸峰峰峰為嶽頂此天地陰陽之交會神靈之
萃聚也然後散而為湖南諸郡國以止於洞庭九江之西蓋南條之山
一本萬殊之大槩如此是日下山重過湘南寺而南臺寺獨幽奇清絕
抵麓詣集賢閣羣公先正瞻辭嶽廟而出尋鄴侯幽棲紫巖故丘文
定五峰紫陽南軒講學處皆無可攷惻愴躊躇慨然與數又嘗聞南極
入地三十六度不可見惟南都之觀星臺與衡頂可望見南極老人星
誠願久留願王程有嚴不敢稽也維恒岱高華分統北直隸山東陝洛
五省而衡嶽獨治十省蓋 南嶽楚蜀江閩滇貴二浙二廣皆古全楚
舊城地之廣大迥絕不同宜乎物最鉅而神最靈故我
聖祖起自南服
皇上龍飛承天自古正統帝王唐虞夏周漢唐皆專極北條之勝嚴商
趙宋則擅中條而南北中之勝唯我 皇明俱乘而並擅之兼統條貫
視古獨盛宜乎億萬斯年與 天無極磨一行謂山河兩戒則以大
之南北論然則衡之廣大此亦可明矣石屋曰噫茲未之前聞請紀游

馬

明嘉靖甲辰九月庚子至衡山縣宿于安寶觀是夜沐浴以俟厥明行事由縣道夾松桂桂香襲人辛丑晨與諸獄廟及午燕牲祭告于南嶽之神止宿于開雲堂壬寅經廟而西北出于廟後右過胡文定公書院入門瞻像儼然二子致堂五峰配焉再拜而出與卜祭之思觀其左有山一枝垂下如龍伏然道士曰此前衡嶽廢觀址也鞠為莽草久矣遂定卜為書堂為終老計遂退行就大路躋嶺而上而北右傍石泉冷出于兩山之間道士曰此所謂絳絲潭也此祝融峰之泉來遠廟下者也其上有峰高出于右方曰赤帝峰左方曰香爐峰赤帝之上右為紫蓋峰予曰名峰也蓋蓋馬道士曰此峰直立無路可階可望不可即也問其西一峰曰石廩峰也又行而上度一石橋曰玉板橋也又扶而上路稍平時風大作吹人欲墮予竊曰此豈祝融若以試我耶雖排山拔木吾往矣又前至所謂伴雲亭小憩焉有小橋曰此迎仙橋也浮雲薄散日先布煖又前而上道士曰此祝融高峰也予曰此

上回馬峰也人以衡州之山士夫之東西過者便於登覽故謂回馬峰道士曰祝融高與紫蓋等矣道左之坡有大石卧焉長可丈餘又扶而上篠竹蕭蕭奇花的的至一小寺焉問之則半山亭也又曰舊紫蓋寺也霧雨霏霏復作饑既須臾復霽日先下漏雲漸開則又從右而北過兩山一坂如橋然或曰此非仙橋乎即又北行而上山右一石如鼓為小木之根所破予曰以柔破剛氣之力也又前而上則又霧雨霏霏役者曰此雲霧也非雨也高山之常也即又前至三义路曰此湖南寺近修復也又從佛殿之左棧道而上方丈小憩焉時已在雲霧之表剛風作寒曰往矣彌至方丈之右觀貫道泉泉出于大石之下傍有奇草葉如紫鳳之形問之曰山紫蘇也與世所產迥別下至义路由右而上有大樹密林上蔽于天升降幾十里僧曰此入祝融可四五里從者拾菌於道傍持以獻僧曰此過八月則不可食食則傷人即又前而上過獅子石石下有泉流出則又有三义路焉一至祝融峰一甚至玄明洞洞僧饋茶于义路雲霧暫開午至祝融峰上封寺及暮宿焉玄明洞僧楚

石來見予曰玄明洞何如駱君舉曰為其前無蔽障耳雞鳴上頂見日浴癸卯晨與從寺後小徑夾篠竹雜黃白野菊行不能七里至望月臺題名于石道士又指其西一峰曰此芙蓉峰也下由义路至玄明洞大書二詩留刻石壁下過祝先兜率二寺小憩遙望二峰插天曰此天柱峰也又五里至南臺寺宿焉時則大霧與上方頓異是夜風鼓松杉聲如大海之波濤然甲辰辰下南臺過飛來石下退道坡坡一百二十一級皆一石為之石傍觀金牛跡是夕還嶽廟乙巳視沈都憲所為白沙先生築書院未成之址是日重九遂往登高于朱陵洞洞宮觀皆化為田禾黍離離側足扶竿過石逕乃至瀑布觀冲退醉石作詩題名刻石乃下訪壽寧宮而還丙午猶定精舍之卜于衡嶽之墟厥明游方廣以路險遠雞鳴乘炬而行良久旭日東升漸入險路崎嶇萬狀屈曲真如羊腸然必夫轡易以竹兜手自植小蓋乃可行也役夫告難予曰行也行則不難又告曰遠予曰行也行則不遠初登山下若彼漉漉曰此非以近人見伐乎又行而上而頂見大木參天曰此非以遠人而存乎至方廣寺則見寺坐蓮花峰如蓮心旁圍入峰如蓮游然曰幽矣遠矣盤鬱矣然而名為方廣未見方廣其蓮花菴乎遂謂朱張之堂而坐焉大書其扁曰嘉會是日遂下宿于嶽廟辛亥游黃庭觀道士指石傍入石曰此魏夫人坐石白日升天處也問鄰侯懶殘之居道士曰遠且榛塞無路曰明當訪之

然在目時方憂旱余語衡陽尹彭君簪曰夫雨乃陰氣上升陽氣下接和而降雨而名山大澤實陰陽所萃南嶽名山也予往禱之即日齋戒存誠翌晨從望嶽門出時方溽暑忽陰雲四合行五里喬松夾道連陰如橋叢秀如蓋清風微動涼颼四薄頓覺襟期開豁時見田野野婦競事桔槔面若枯梨為憮然久之行三十里始抵行館二鼓視事於堂堂距館一里許事竣回館少憩忽聞窗外有雨聲亟視之密雨如絨心喜甚五鼓雨弗止束燎以行入殿門雨忽收霽乃鞠躬屏氣趨踰沮豆洋洋然若有昭臨於鬱壘之間者焉禮成歸館而雨復至黎明欲躬叩其

巔以畢予誠由湖石循塢以登依麓有屋數楹為胡文定公書院上數
里有飛泉噴薄於懸崖間下窪為潭潭名絡絲相傳夙有靈物宅于中
歲旱以絲繫瓶汲水禱輒應由潭旁而上仰見車留獅子二峰對峙於
雲霧間疑為絕頂矣至則前峰復起級石為磴兩旁皆黝谷田壘如梯
流水出叢薄間淙淙有聲至半山亭下視四野平岡拖阜縱橫奔逸去
如鱗窟旋如龍翔而中經以大河紫迴如帶村落遠近屋帖于地人或
出沒於田野間細視之僅長咫尺宛如圖畫中然過此山益高路益峻
古木益深風聲益怒時有幽禽怪鳥叫號互答於斷巖深谷中殊有異
狀至觀音堂慰坐老僧云自平地至此高九千七百三十丈矣由堂折
而南再登數里許為祝融峰南嶽絕頂高又三百丈矣四顧數百里寸
目可週北望洞庭湖隱約於蒼茫中如杯泓然迴視前觀諸峰皆在鳥
下狀如胡僧膜拜羅列于前又如弟子之侍嚴師俯拱內向無踞傲辭
腆之態自峰回南下有點石如截壁周袤數十丈飛欄點谷下深數千
尺名曰捨身臺旁視之令人毛髮洒洒中有橫線痕一條測僅寸許老

僧指云人有循此以過者予恠疑之謂非羽化弗能也東距數武有會
仙橋畔有怪石亦瞰深谷與橋不相屬名曰試心石云人能跳而越之
則其心可試矣予二從者既越之復有請者予呵止之回至觀音堂由
堂而上有望月臺時霧氣如掃景象開明有老僧進曰雨乃神之應而
霧開又神縱覽之意也予笑而不答既而循南下至雞公崖寺行十里
至南臺寺寺址高亢巖石以登飛簷敞閣諸象在日亦可為亞觀矣距
寺數里有石山卓立鑿級為梯乃舍輿緩步而下旁隱隱有牛迹說者
謂曾有金牛過相距數百武有三石高各丈餘圍倍之豈立道側名曰
飛來石既而下山進謁集賢書院祀名賢十人中為韓昌黎公次李翱
侯又次為宋趙清獻公陳瑩中公胡濬菴公敬夫張子胡文定公晦菴
朱子胡致堂胡五峰以次並列而致堂五峰則兩旁爾謁畢至行館日
廂矣

心竊自喜以為是過也既三年遂自號七十二峰主者又三年七十二

峰游且徧始以禱雨徒步過蓮花峰方廣寺正在蓮花心也旋踵得雨
喜甚留寺中半日寺僧潔空指寺前石壁題刻皆唐宋時人姓名石壁
之下泉聲汨汨環繞而出傍泉有補木石甚奇在寺之右寺後有娑羅
樹懸生巖上不可攀相傳為數百年物然大不盈把寺中有千僧鍋已
不可炊潔空弗毀欲以存石蹟也寺始建自梁天監二年中間廢興不
可考宋晦菴朱子與南軒張子游南嶽至蓮花峰甚稱賞之名益著矣
潔空於今堅苦數十年能以其說普化十方圓成因果寺宇一新金碧
煥耀其自謂佛氏之徒固當如此余方在寺中屏去騶從焚香獨坐因
舉佛書色空之說延引僧話余謂吾儒之道非有非無非色非空自有
方廣境界如何蓋佛氏之學至於方廣已入最上乘矣猶吾儒之所謂
高明廣大也式空合掌默然不言似以超悟方廣之義遂記之

去將百千萬世 嘉靖辛卯孟夏十有六日九嶷山人陳嘉言登

石屋山人彭簪吏隱衡山者七八年每年游數度

每度輒連日遂又號七十二峰主者自謂於名山有緣矣緣滿仍歸故

山 流杯池不知何所始天順己卯知縣事蔡平鄭

冕重修後七十二年為嘉靖辛卯安成石屋彭簪修因搜得玉筍靜

巖翠微朝陽玄龜綉壁飛瀑天池諸佳景又引泉為九曲一環偃月垂

練以光華之用併志于此以告來者是歲仲夏十有三日石屋山人題

中紫峰入自流池口立朝陽臺觀泉取噴雪而吞之遂趨峰上

副使洪都姜儀謁嶽廟遂宿祝融峰觀日出盡覽諸勝嘗憶故冢宰太

原喬公字託齋刻名茲山未遂今特附書用報冥漠

所嚮則聞觀五嶽者人之達者也已而仕於朝始聞五嶽之祀甚嚴而南衡獨爲最遠非有天子之命雖王公大人不可以往非有禱謁之事雖牲幣不可以獻惟不仕於朝則又拘於地限於力或有幸而得至必其時之偶者也洪先今爲田野之民於分無所嚴隣南嶽封壤越八百有餘里載跋涉歷旬朔而後至又不可謂偶蓋於達人之觀竊有志焉未能也夫天垂象地示形至教莫加焉嘗聞人談南嶽祝融之上獨立無位人之仰日月者至此則見其入海窺如彈丸跳躍於肘袂其雲霧涌空風力剛烈荷戶不密即几席皆莽濤之區而又千巖萬壑突見則出嶺絕深伏臨之使人心眩而膽悸夫積不厚則所出不奇蔽障不盡撤則所見不極遠自古聖云亡至教日隱不可易者惟象與形耳今將徜徉七十二峰之間求所謂厚積者視培塿爲何若而極其所止窮其所變以及吾身之所有者果同耶異耶聞之與見果盡耶抑未盡耶將陰啓而默授之必有待乎其人則洪先豈所棄乎是故雖非牲幣亦可

以獻矣
粹後生俊人林公世爲豪家此土之秀落髮歸道專精律儀白月在天朗然獨出既灑落於彩翰亦諷誦於人口閑雲無心與化偕住欲將振五樓之金策浮三湘之碧波乘杯沂流考室名嶽瞰巖冥壑凌臨諸天登祝融之峰巒望長沙之煙火遙謝舊國擔遺躡蹤百千開士稀有此者余所以歎其峻節揚其清波龍象先靈迴眸拭視比夫汨泥沙者相去如牛之一毛昔智者安禪於台山遠公托志於廬嶽高標勝驛斯亦嚮慕哉紫霞搖心青楓夾岸目斷川上送君此行羣公臨流賦詩以贈

千里訪余以道印國之秀有廖侯焉人倫精鑿天下獨立每延以宴議許爲通人獨孤有隣及薛諸公咸亦以爲信然矣屬明主未夢且歸衡陽慰祝融之雲峰弄茱萸之流水軒騎糾合祖於魏公之林亭笙歌鳴秋劔舞增氣况江葉墜綠沙鴻冥飛登高送遠使人心醉見周張二子爲論平生雜黍之期當也

數獨衡爲宗最遠而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南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婉蟻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柳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婉蟻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意必有魁奇忠信才德之民生於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廖師柳氏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游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耶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游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曰升少時則聞武當奇勝甲天下畏懼走觀之亡一乘之便卒莫能往嘉靖癸巳督屯唐鄧間庶幾望見諸道子之宮而又不欲越他境以勤邑人乃止甲午提調命下升奉以趨曰茲命也將得以指揮其官事行有辭矣明年三月既至觀于淨樂曰美哉巖巖乎上逼太紫而下壓城闔也哉抑大者三十六焉今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觀于玉虛曰又有大焉其文皇之餘烈乎吾聞之費而不傷勞而不怨觀于五龍曰美哉神仙窟宅也其東則青羊太上之所經也其南則桃源希夷之所處也觀于南巖曰美哉天作之者歟地生之者歟人力不至此觀于紫霄曰美哉傳有之天下七十二福地此其一也觀于太和曰美哉亭亭乎吾不知其幾千萬丈也其去地益遠而去天益近也乎日月出沒在下矣嵩高泰華不足言矣既歸取誌讀之曰該矣悉矣無所不載矣讀之卒

篇曰誇而俚博而寡要其猶有未盡乎乃其愚輯為此編次十之五增
十之三為騷枯一百四十六處杜述者十有九首類為五卷既脫稿唯
災木是懼質之少監李公曰雖然不可無刻也遂刻之嘉靖丙申長至
日

殿改治大殿塗以黃金制極工緻其梁楹鈎合處渾成若不假繩削者
殿之外為臺臺外為檻檻外為城臺下置石梯懸崖間高出木末飛鳥
皆俯其背人行其上若乘空按掌躡趾目不敢旁游舉武則股石相搏
乃護以石檻檻以鐵鎖使可憑可引盡數十塔則橫折其磴使稍就平
可坐城關四門以象天闕儼然上界五城十二樓也殿上觀日之出
如火之發于足觀瀨氣之往來太虛如呼吸之氣之出于口殿前諸峰
不可盡名其對峙而起逼几案者呼蠟燭峰其下跪者揖者拜且舞者
羅而立者執戟而衛者播笏而侍者冉冉而下如羣仙之擁絳節者源
源而來如諸侯之捧玉帛者皆作朝謁狀蓋天造地設以副我

文皇神道設教之盛心可官之制隨地之力不能相屬其大頂為殿頂
南北縮五之四東西探者復十之一益以飛棧為更衣二小室地既窮
右折而下于頽規山之曲為朝聖殿為元君殿為聖父母殿為講經臺
為真官堂為龍池龍廟為鐘鼓之樓廚庫之室地又窮又左折而踰小
崦出右脇之下或山曲四倍之復規為方丈為廊廡為寮室地又窮步
自故道右折而度朝聖門繞出天柱峰後下三天門門下昔傳有尹喜
嚴絕壁不可尋三門皆連磴十尺從高山直落或側道鈎出于石芒間
下臨不測之壑塔累數十百級強直如弦投以小石子從欄間一躍便
儻然下不及趾不止行者攀危欄緣長繩仰脇息者數四然後得望一
二其旁負土而爭出者為嶼累石而欲墜者為崖山曲無復可窺者地
又益窮遂列巖巖夷斷齧以益之為道房為齋堂為靈官祠為祖師殿
為會星橋為楹大小五百二十

有泉焉可淪莫如南巖其旁多重崦曲阜呀呷之壑嵌空之洞方未入

時坐榔梅祠望北壁下懸崖置屋如棧道劔閣殊奇絕可愛由祠右行
南崖百餘步度北崖崖深峭不可測中通一道如橫堵行者側足而上
既度升自南天門循山左支行數十步折行右支百步復折而左入小
天門並崖陟折而行過大巖下山將窮而崖見壁崖之半為大殿畢諸
楹山復起突為小阜復即其上為圓光殿殿下則黑虎巖也巖大如側
鍾口虎僅可伏從大殿後左折而東皆循崖緣石欄屈曲而行俯視欄
外數千尺目窮處正黑不得底投之以石無敲落聲陰風生於谷中若
生騎數百弛放而馳迅突不可當寒蟬喧禽鳴聲悲切令人毛髮濕浙
戰掉不能休既東二十步折而陟崖上方轉西行過元君殿入南薰亭
亭窮崖杪為之大可羅胡床七八其上松風響細而長異他處有禽自
呼我師常棲止崖上亭外有石枰從衙十八道類今俗所彈者相傳為
洞賓故物復從元君殿折而下自是直東過碑室一石室一碑室曰獨
陽巖石室曰紫霄巖對榔梅祠前所望北壁下者也巖前列龍頭橫出
欄外四五尺其奉神謹者則緣龍頭置一瓣于其上以為敬旁禮斗室

峴起灌莽中莫知所從登崖上片石刻靈官像高五六尺亂道小窾中
其數不能遍閱曰五百云又東過風月雙清亭值巖窮處二面皆倚石
壁壁下坐可各數人可卧可眺可以觴咏然亂吹不時發亦不能久留
也亭外石枰一如南薰所見者復從故道抵大殿後西望捨身崖空懸
若垂天之翼狀甚可怖其上為飛昇臺玄帝改服于此臺下為試心石
又下為謝天地巖巖並山為楮室一為神厨一為碑亭二泉二曰甘泉
曰甘露泉言形露言色也池二曰太一曰天一太一水生氣天一水生
數也殿之前偏右為方丈其堂曰蓬萊之署從方丈左折行堂後其上
分為二道左出雙杉下為五師殿右亂穿道院中為圓堂為浴堂為滄
水庫池池上有小間道從之可通鉢室由鉢室陟翠微折行山之後則
尋鄧真君所謂欲火巖者又轉而前平行山上北折而觀于崇福巖西
下而復于南天門南巖之游於是乎始窮矣

始使者入山將新是圖則觀其貌于堂樹于臺者赫如許如也於是乃

議不毀別治于西大麓殿楹三故宮石屬十之其他建置百之日池一
宮前左月池一宮後左七星池一宮前右真一泉宮後右善泉一東
方丈堂北大如盆中石鈎寨者半水從旁竅出日可數千斗宮中皆屬
厭焉舊為池名弗稱今更曰泉從殿後又轉陟山之椒根石壁為龕者
太子殿也殿前橫書太子殿三字其左曰蓬萊第一峯亦橫書殿下小
園亭松風四入如敵百道巖上餘濼颯然前其散如沫下而出道院左
復北上者煉丹殿也下而出道院右復西上者七星巖也又上為三清
巖石頂不可到其下為榔梅園正德年間令守臣歲取榔梅以貢太監
呂憲乃移植數本于園自榔梅園東下又轉而南上為福地殿殿兩塔
下丹井二止為萬松亭東為賜劔臺相距不數武左右山斷而復圓起
如小兒擎拳狀者大小寶珠峰也諸巖之水合而東流于石脇者金水
渠也渠廣八九尺北折過官前抵小寶珠不得出鑿其項以行為後渠
既出復東趨大寶珠溢于其趾為禹跡池池大僅一畝湛湛塔戶間尤
為高山勝景舊傳禹導山至此因名橋一亭一並綠池設池上仰見三
公五老竈門福地諸峰轟轟霄漢之表或豎如笏或倚如劔或列如堵
或錯如基鏡者毫橫斜者圭茨止者鵠峙奮者鶴突千態萬狀左右盼
而目不敢暇焉自始釋平地上下五六十里至是凡得三大觀棲危巖
憑太虛如承露仙掌擊出數十百丈日月出沒皆在其下不如太和立
神以扶棟宇鑿翠以開戶扇逞伎巧于懸崖亂石間因險為奇隨在成
趣不如南巖右虎左龍前雀後武雖當廉貞貪狼二宿之下而環抱天
成楹石所棲各有次第則非太和南巖之所得而有也故論太和之勝
者于其高不于其大論南巖之勝者于其怪不于其麗論紫霄之勝者
于其整不于其奇大和在上南巖紫霄並列于下足成三台矣

瞻南巖又復如在肩膊之上矣宮東向逆折其門北向就澗道也宮門
內為道九曲十八折蔽以崇垣行者前後不相見玄帝啓聖二殿塔合
九重前五重為級八十一後四重為級七十二望之如在天上真所謂
上帝居也殿前天地池二陷石龍上中而垂其首于池水從龍口出注
焉龍井五左三井右二井并痕不及欄者纒二尺寒冽可食碑亭三臺
二丈有奇亭倍臺之半右廊之陰日月池碧色微綠月池深縹色字金
魚各可數十頭殿之左為玉像殿紫玉像一披髮跣盤右膝而坐沉香
像一披髮跣端坐舊白玉像入供于內今像則當時所易者也蒼玉像
一冕而垂紳雲履乘玉像一首飾不可辨額微起至後如抹帕擊袍圓
履碧玉像一頂左右結雙髮素袍靴履諸像皆貌玄帝而大小各不同
似非一時所為者其餘從神二龜蛇二香爐連蓋一皆某王製龜蛇大
者如蟹小者僅如錢香爐蓋刻獅子為雙紐繫小毳隆起旁穿不掩爐
率前殿丹堦內掘得之無款識不知為何時物也殿之右出山坎大林
下六石碑在焉皆元物也一為崇對真武誥碑一為揭後斯所撰宮碑
一為揭後斯所撰瑞應碑二為戒臣下碑碑尾書至元三年其下又鑿
以隴兒年牛兒年蓋當時制如此一仆于地苔蘚所蝕漫滅不可讀宮
門左從曲道北折陟左山為榔梅臺上榔梅一株方盛發臺後有小
石碑載賞李素希表物勅二道其陰則尚書胡瑗述土前領論素希
語也下而折左出大門外盡門下皆為真官堂為雲掌自雲堂並山西
行下小谷澗水出焉所謂磨針澗也澗上有老姥祠澗出為嵩口東流
入于澗水宮門右從碑亭下南折陟右山為啓聖臺折而南下行土途
數百步側出一小山平聳如臺陳希夷誦經處也直下為凌虛巖復從
故道折而西上規山微曲處為自然庵庵前石作小池而橋其上金魚
十數頃聞人咳唾從橋下羣起噴之庵藏李素希故物數事青袍一斜
領博袖製不甚古袖裏各一皆用五絲布裁為方寸間綴以成襲衣
領直下不交襟不裳袖徑三尺二寸邊皆緣裏衣促製小袖襟左右交
腰以下不交襟而舒其末不緣呂公綰一五色絲攪結而三合焉綬長寸
半皆

文皇時所賜也其頂為靈應巖其外又有長生巖近巖數丈皆絕壁百
仞下臨大壑橫一木于樹上以通往來歲久木腐不可度

玉皇殿在展旗峰北遇真故址為真仙張三丰之庵真仙嘗
語人曰此地他日必大興既而去之四方聲迹寂然 文皇遍訪物色

不可得遂大其宮以為祝釐之所殿之屬三曰大殿文帝所棲也大殿
之陰曰啓聖殿其所自出也左曰元君殿明授受也又左曰小觀殿

初作之制未大也三殿合諸楹得大殿者半之元君小觀則入隘塢中
夷山址以莫不為亭之屬三西塢西山下曰仙衣亭真仙昔嘗授衣者

也亭後碑室一曰張仙洞神所游也室外銅碑一閣之遺也左聖水池
池上室大如斗僅可置几案沐都尉讀書處也宮之前曰左右碑亭厨

之後曰神泉井亭樓之屬一西塢北山下曰望仙蓋真仙杖履所及招
之以其故也樓外雲洞有兩臺洞光臺容相輝映雖亭午如出月狀堂

之屬五石渠北曰齋堂石澗西曰浴堂宮門左曰鉢堂宮門右曰雲堂
西塢北曰圓堂故西塢則呼小園以別之齋堂前老桂三其最大者以

指繫之得二十二圍雖柯幹方盛然葉遲如子母錢花枝間時時綴數
點不能多獨異香不減他植一本十圍空中立枯猶屈強如平昔一本

十三圍偃蹇墻下若付是非欣戚于人者蓋百餘年物也院之屬二澗
之東曰東道院智者居之山之西曰西道院仁者居之橋之屬六曰遇

真曰仙源曰游仙曰東萊曰仙都曰登仙而石渠之所建不與馬門之
屬三曰東天曰西天曰北天而殿中之所闢不與馬石渠一宮門之內

廣八尺深四尺夾以石欄而橋焉中為中橋左為西橋右為東橋渠首
起西山之麓水泉不甚大仰盈于驕雷濤濤以成其停蓄之勢延袤數

十百武斗折蛇行入于東澗石澗一宮之東九渡之所經也自高山傾
瀉而下澎湃數十里出右脇之間與石渠合西北為梅東會于滄東北

入于漢石鼓四南山之陽鼓大徑二尺二十高殺其一以象四時或曰
取其鎮也真靈祠二門下媚窻之義也天地壇一前左南嚮禮以

義起者也太山廟一前右北向時所奔走者也八仙臺一仙桃觀一華
陽亭一蓮花池一宮外可游眺者也曰方丈曰寮室曰書房曰賓所曰

倉曰厨曰庫宮室之事不一皆非苟完者也

遇真宮在仙關外始入山自草店行二三十里忽兩山阨于
澗口口不復可辨循山趾下窮之始得其坎然狀從其上却望若逆流

于山因憶桃源小口意其中必有佳境者前數武開朗夷曠可耕之地
數百堦皆官墼也故遂為諸道士所業阨陌相通殆不異桃源今代既

非秦諸道士類非避世者冠蓋相屬于道無復昔日漁人之迷矣按宮
先曰會仙館真仙張三丰所築也真仙去時四十年追尋遺跡于山水

間無復存者行東廊下得觀所謂銅像西嚮坐戴笠內加小冠左右侍
僮二杖一扇一笠徑一尺八寸中外旋攬如椒眼狀寸約二眼平布其

裏襄漢間呼為斗蓬杖刻龍頭左侍者執馬扇鑲葉右侍者執馬皆
糜銅以成形而襲之以金蓋三物真仙平時所御者也宮中道士云故

物藏之內府入東方丈得觀所謂遺像身長五六尺面方紫平頰豐頤
項腹如瓠自額以上隱隱中起眉目修而銳其不微鈎而下垂髮纒二

寸半納于冠半披兩耳後髮黑而疏在額下者握之不盈把在口上者
橫出磔如戟紫木冠藍袍袍製甚促直領窄袖不緣獨裾飄飄然有乘

風上征之意繫呂公緇芒履見踵縛兩袴脛盡露于外右足側半武靴
之若短荷笠曳杖行于松下考之圖誌真仙居菴時常獨棲大樹下猛

獸不近鷲鳥不攬想像其人當如野鶴冥鴻飄然物表今觀其狀貌殊
不類豈所謂仙者固亦土木其形骸耶

遇真宮在石板灘舊有闕王廟蓋鄭真官道也灘合山前諸
小澗之水驟為一川雨甚則潰潦四出行者半陟而水大至則漂溺隨

之有司以漲落不常舟楫不時具於是初作石橋成化二年州大水橋
齧且絕者百數而茲橋獨完或者謂玄武實相之乃治官于橋南崖以

報神功以祈神麻宮成而諸美畢集焉清冷者日與耳遇飛泳者日與
目遇天風弗作煙霧消歇則天柱紫霄諸峰劃見而目遂為勝地始來

游者唯啜啜山行也過者僅立宮門外伸首一望竟去用是弗大顯宮
落成于成化十七年中為殿十六楹以祀玄帝殿之左為堂十二楹六

以祀啓聖六以祀真官殿之右為廟十楹以祀關羽外又為方丈為書

房為寮室為倉庫之舍為庖廩之所百五十楹以居道眾太監常貴疏其事以額請于朝賜曰迎恩觀

千市蓋即其所封治官馬考之圖經均古廢地也傳稱玄帝降生于寧

樂之國淨樂治廢按春秋文十一年楚子伐麋注水國近楚左氏敗麋

師于防復伐麋至于錫穴應劭曰錫穴今均州即縣則入春秋廢國在

也與傳所載不合今不可考矣麋音舊誌作麋音糜糜字相近傳

寫之誤也宮中居民宏敞不及玉虛而壯麗過之崇其堂我其

陛階其綺疏文其璇題階門庶皆石平布簷帷之末綴玉以垂宮之

為玄帝啓聖殿者也宮左紫雲亭亭之制入後其上夫梁楠重簷拱

而璇結下頂如攬囊口圓起城中狀類垂蓋江行者皆見之亭下石

石欄二級可以環而走修竹長松遍植欄外類村塢亭外舍居者為道

人李大瓢不知何許人年八十餘人問其姓字不答與之錢不受飲之

酒醉則起去亦不告也杖上懸方寸木書不語二字可否諸事任首長

以瓢自隨因號大瓢宮右香錢庫凡錢楮輸于山者悉輦以入累樹所

賜諸器物金鐘玉磬之屬皆藏焉又折而右為三方丈為齋堂為浴室

為賓客之所為道子之室為案牘之房為蔬藥之圃宮前亭二以度

御碑祠一以祀真官進真殿一歲時土物以貢則董其役于此內臣主

之宮外左為提督之署前左為提調之署前右為五龍行宮出大東門

望江東岸為巨石立于山麓昂昂如馬首平如几高數十尺其上有亭

曰滄浪之亭其狀酷似巖瀨釣臺燕釣臺遠于瀨非百丈不可及又不

如此之可以垂綸于亭也下而左行江岸百餘武復上觀音閣閣後有

小石洞廣步有半入坐雖盛夏無暑氣與人語不甚了了相與奕其中

敲子聲隱隱察間久不得出下閣復拿舟順流行六七里抵龍山山橫

絕水口屹然有一夫當關之勢地理家所謂華表捍門者也山上禹王

廟一王皇閣一卧雲亭一山下三義廟一皆附于宮可游者也

嘉靖乙未五月既望炎暑驕早予以蒞任謁撫臺

鄧陽既事乃十九日登舟沿漢江而歸是日也舟坐如懸綺葛沾膚計

明日至均州可以取道一登武當山詢諸僕從咸有難色予亦怯暑兼

程利歸然此心夢寐登陟也夜四鼓大雨如注黎明雲歛日出清風如

秋山光交碧四面映目二十日已初刻至均州即治裝山行午刻出城

沙堤飲潤輕塵不飛柳風拂翠水聲喧瀨與從疾趨單衣不汗予顧而

樂之命數登山者夾走輿傍指遠眺行四十餘里平岡野路地勢漸

高山樹陰濃村籬修飾與人曰此地俱屬官觀矣又十餘里至迎恩宮

宮傍復一觀精舍金榜規度甚備時日色漸曛不暇徐顧又十餘里山

徑曲迂然夷坦空濶步舒輿平忽聞清籟振山幽香馥途心甚異之與

人曰此遇真宮道士還輿也而黃冠前導警童翼趨笙簫鼓笛且奏且

行遂入遇真宮宮有遺通張仙遺像其竹笠木杖

英廟取藏宮中範銅鑲金象其笠杖以易之蓋牌誌云翌日雲馭如鱗

日先穿躡山清曙爽僕夫飽嬉行三十餘里至太子坡上有觀垣牆外

圍閣門重轉肩輿周折如入朝市憑空下眺羣山偃伏仰觀天柱諸峰

尚隱隱神霄漢閣又十里至龍泉觀泉水清冽平地湧出如沸觀前有

橋白石楚楚虹卧龍橫予見樹梢垂滴途間浮雨詢諸路人曰清晨有

驟雨移時予在遇真宮戴星而出高下四十里間晴雨迥異如此亦奇

矣又行三四里山巖伎與展轉不便乃更易短輿仍以四人肩之遙見

峭峰壁立危巖旁附松杉竹簇其叢如麻與人曰此即紫霄宮也予曰

嗚呼是哉吾聞紫霄宮宇高宏黃冠數百咫尺山曲基地幾何已而傍

板度澗凌級縮培迎行皆是既見復隱山曲漸舒岡迴抱負宮之前則

瀦水為池廣五畝宮之後則倚巖為屏高可千仞階登九層殿廊重復

乃倚輿少憩午飯于方丈飯畢輿人曰紫霄以上山勢陡峻非推挽不

可行乃命四人挽以長綆復命四人以手推之過雷巖窺風洞奇壑異

巒應接不暇經榔梅園就其樹物色之榔皮蒼綠似梅葉圓而大似杏

聞其實亦酸澁俗傳玄帝修真以梅栴枝栴榔而道成其說甚荒今榔

梅熟進貢尚方離紫霄六七里至南巖宮宮在山背迂道而入道士出

迓予志在絕頂巖巒尚往南巖與天柱峰遠視僅一山比至南巖斷崖

兩分澗窅深澗中有平岡半里澗僅三四丈兩峭立迢迢徑度輿行

其上神寒髮鬢鬚轉經柳樞祠與南巖相對停輿轉盼見南巖景甚麗行五六里一道士跌坐道左與人曰此道上巖間構居人不能上予停輿仰視之但見壁巖千仞中有一洞洞中架木牽竹隱隱有戶牖若蜂房燕巢然以鐵繩雙垂于地貫以橫木相間以度予乃命道士試登之即挽繩後木伸縮以上繩虛飄動俯觀騰落比道士至洞口面下而呼曰道士已至洞口矣聲微形短恍惚若仙夫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乃為至人道士亦用志不分者乎又行二三里至朝天宮宮廡近絕嶺地促徑狹行者僂屣膝胸與人曰過此一里與不可肩矣已而石梯直樹危磴高懸兩傍夾以石欄柱率以鐵釘者挽索送軀相望喘汗手索捷於懸梯雲間蒼茫無際不覺畏怯與人用青布四尺兜于下體四人分兩道力挽而上予乃倚身于布借力於索且行且止轉十數迴將一里許乃至一天門門前有小房數間蔽以屏牆擁以松竹風景甚雅乃憩坐吸茗復振衣而上又半里許至二天門過一里許至三天門即朝聖門也入門道士吹敲金竹鳴前導時雲氣往來忽陰晴景物蒼海名記 天臺志

茫茫見半隱予足疲力困拖步入太宮中中堂三間翼以兩廡簷滿垂珠塔砌凝潤蓋山高雲重故耳予偃卧後時奮力復上凡周折數迴孤峰特出四山如壁天風勁利輕寒徹骨予乃停立取夾衣數重服之已而仰視遙見女壻森登神門高敞予以此即絕頂矣從人曰未也此紫金城也入城螺旋而上行如轉輪將百步許見東天門又數十步見北天門又數十步見西天門城如囊衣以次斜高倚巖附峰下臨無際已而仰見爐煙雜雲籠燈耀林予以此即絕頂矣從人曰未也此元時舊銅金殿原在絕頂因我朝創建金殿遂移置於此入殿繞後復上凡三四折乃至天柱峰絕頂南北長七丈許東湖五丈許中立玄帝殿殿凡三間每間闊五尺高可一丈七八尺楹棟拱制度精巧皆鑄銅為盾鑲以黃金殿前有臺高二丈許皆徐州花石礎殿傍兩廂房司香火香錢者宿于其中天柱峰前東西壁立二山名嶺燭峰中壁立一山以香爐名香爐峰時陰雲未散如霧如烟萬山千壑隱隱下伏注目凝視若身在洞庭彭蠡中但見波浪萬頃一偃一起蒼蒼茫茫不復似山

形矣已而雲氣益重鬚髮沾濡衣服滋潤予意下方大雨不可久留疾趨而下令兩人前行予以手附其肩石滑風寒不復顧盼回至天門晴日曝林背視雲鳥予乃詢道士登絕頂時天色曾暫陰否道士曰晴如故但絕頂略有白雲籠罩耳是日晚歸于南巖宮次日繞宮後俯捨身巖登飛昇臺徘徊久之午後迂道游玉虛宮宮在半山麓宇勝臺顏頰紫霄閣有五龍宮更奇須曲走四十里乃至予歸期不可少暇遂戒旆回均州宿淨樂宮中茲游也非公事不得至其地非宿雨不得却其暑非新霽不得快所視平生奇絕在此一游矣

遊名山記 天臺志

所無有竊疑而未信也嘉靖戊戌冬余以臺務巡方至襄乃謀觀其勝焉十月初二日出襄陽信宿於谷城界山道中見岡阜迤邐相屬人曰此即山麓也蓋相去二百里已然矣四日入山將至遇真宮則童冠羽人數十提香鳴樂持旛旛來導悠悠然度灌木溪橋之間恍恍仙界自是凡過一宮觀皆然也日宿玉虛五日曉復潤道往尋玉虛巖凡三里始至絕頂及登奇臺草莽木杳忽不類人境平時人所不至也宿巖六日乃登天柱峰峰頂真武君金殿殿門者四皆全榜石確曲折不可計傍皆有石欄鎖鎖人攀援以升或無則引布推挽凡數十懸乃躡其巔平室設真君殿殿可三廡許治銅為鏡以黃金棟柱門屏題畫竝具其像與四天兵皆銅精工踰土木非竭天下之力不可作誠盡勝矣哉其上四望莽蒼九山皆下莫見唯北見華山隱隱耳拜禮贊嘆徘徊良久始下入南巖石壁無古人題識唯今少傅夏公大書福壽康寧四字殊雄偉其雷神洞捨身巖皆險峻可駭初七日問山北僻道訪五龍宮景甚幽邃清泉清冷可聽時從高崖低綠澗道不啻千仞如飛鳥翻然下青壁愛且悚惕其未嘗竹闌在時多虎令人感亦不見也蒼杉參天有大十圍許者時成林亦它山所無問訪巖居道士問嚙吐納之方頗指鍾呂孫陳諸仙人居處相示夫所謂仙人無則已有則不居於斯安往哉八日仍抵玉虛得故人司法陳羽伯自南陽至乃共再宿而別入均州游淨樂宮至紫霄亭云是真君誕所或有之云山行凡五日

歷宮九皆絕工麗堅壯而南巖五龍多石為幽觀九十一多居巖阿仁
威觀前有白石特許余題曰玉麟梅舊木已無今乃後植者廟九三
因事而作無幽巖巖五玉虛太子隱仙尤奇澗不可數九度磨針持名
重直君也凡宮殿皆擬 天庭帝座之崇巖雖行寮寄過皆費中入百
家之產莫狀其勝志云聚南五省之財用人二十一萬不知作之若干
歲信有之乎按真君其書所傳本清修得道士也其後乃有大威力靈
顯于宋元及 聖朝如此唯我 文皇大聖首物垂訓作事為天下法
非真君有大功於國大惠於民報典奉祠烏能臻是哉遠未可考若客
談則固嘆其未盡矣

凡山水之勝大都有四有以其實有以其人有其
後而實否有實羨而名之斯亦所遭云爾以余所聞武當則勝然不躬
觀而身觀知其勝至斯也故不可無記以幸斯游蓋歲在己亥閏七
月既望余與同官吳子純山有事鄧野一日宴坐語及約事竟與偕逮
八月一日發鄧城宿潼口驛二之日發潼口經峴山憩習家池上小坐

已乃拜羊侯祠周覽咨嗟嘆斯人不可復作晚次襄陽延見吏民程督
故事三之日發襄陽次穀城縣四之日次均州界山驛五之日從界山
驛西行四十里至遇真宮宮前開朗夷曠不甚峻始宮名會仙館仙人
張三丰居焉故今東廊下有銅像東方丈有遺像各一與世所傳像稍
異問之道士云此其甚真觀東二里曰修真觀又東曰鶴鶴嶺上有泰
山廟是日宿宮中明日發宮出仙關其上有黑虎潭潭上二石峻嶒中
廣如屋可坐其下洞深莫測常有雲氣西北行四十里至紫霄宮宮負
展旗峰下峰迤連竦矗千仞壁削絕巖巖形其左右有泉池四竝清
澈可汲欄甃瓏珠其上前左曰日池右曰月池前右曰太善泉後右曰
上善泉從殿後右轉陟山椒有巖曰太子巖巖名以帝故蓋帝為淨樂
國王子也上有三大字甚深可辨其左曰蓬萊第一峰亦橫刻巖上巖
上有泉一泓風吹餘沫四散其巖如沐如珠可挹出道上院左折北上
曰煉丹巖右折西上曰七星巖又上為三清巖絕險不可到杉檜桐梓
陰翳甚鬱仰道三公山嶺瞰禹跡池前擁大小寶珠二峰後負欽火巖

官前古松數百株皆參天倚雲枝葉扶疎上登可數譬如大駕郊行巨
人力士高執雲幢星蓋以從距此北十五里有觀曰復真觀一名太子
坡殿下有池曰聖母滴淚池相傳帝為太子時棄家居此其母追泣故
云不可考直北十里曰龍泉觀在九溪渡天津橋上自此南折深入有
巖曰玉虛巖其路回阻窈窕沿流以入望之若窮行而愈出其上三峰
薄穿聳峭可盡其旁萬山橫簇掩映松蘿蒙密絕不肖人境北數百步
曰威烈觀觀祀唐太守姚簡簡真觀中嘗為武當節度感遇神人棄官
隱此後時時著顯靈乃勒封威烈王西北四五里至南巖宮其旁多重
崦曲阜呀呷之壑嵌空之洞樹木繁蔚石芒峭峻有或磔如戟或蟠如
龍或怒如虬或踞如虎或拱立如諸佛菩薩如枯株偃樹斜倚倒墜舉
首游睇似欲瞰人從此自南天門循山左行過小天門緣崖峻折經大
巖下陟殿中殿基在峻高處壁崖之半為之又即其最上一乘為圓光
殿從大殿後左折而東皆傍崖屈曲行俯視欄外數千尺目窮處正黑
不得底天風噫氣披拂震激令人毛髮灑淅股弁折而西行過元君殿

坐南薰亭亭據崖杪萬景畢囑其他宜禽幽鳥通響交吟實中宮商可
聽亭外有石枰一具縱橫十八道相傳為洞窟故物然規製似近時人
所為殆好事者傳其說以神之耳從元君殿東折上獨陽紫霄二巖獨
陽有碑室一紫霄有石室一二室竝以純碑石為之無他物其中各置
神像紫霄巖前有石龍頭橫尺餘縱出欄外五六尺許下臨深壑數百
仞其峻游人在欄內憑視已駭怖不敢有道士往來其上藝香若蹈
夷踐砥豈莊周所云伯昏無人世固有其人乎西北五里有巖曰滴水
巖中廣如厦其縱丈有奇其橫不啻倍可避風雨下鑿石為池承泉注
于外又里許曰仙侶巖云帝道成羣仙旅集宿遶下為五花泉相傳神
仙陶幼安得道于此直西有飛昇臺臺下有謝天地巖巖至險昔宋有
人居此往來如飛有問訊者但云謝天地竟無他語後仙去人以是名
之次日出南天門緣南崖可百餘步徑北崖崖兩旁深峭直下中樓一
道如堵行者皆遠巡踧躅足折西北行過榔梅祠經朝天宮自是漸
益高峻令人汗喘願罷止諸前在紫霄南巖道中望見與天過者漸與

肩或覆出其上俯視之又前過摘星橋上一天門約可三里至二天門
 又里許至三天門門皆連綿數千尺從高下直落強直如弦行者攀
 石欄緣鐵繩仰視脇息者數四然後得望一二其旁負上而爭出者為
 嘯累石而欲墜者為寧種種異態不暇縷而曲往而復折而紫如
 窮而終計五六里乃可至絕頂道官率道士執幡奏樂導而前瞰如翁
 如聲應林祭飄飄然凌雲御氣神游太虛不知身之在人間世也頂之
 山曰天柱峰峰一名參嶺高出平地萬丈居七十二峰之中帝昔於此
 冲舉絕頂東西九丈南北纜二丈四維皆石脊如金銀色有怪松數株
 盤桓糾屈如龍蛇狀其高纜似許甚奇頂中平置金殿乃
 文皇製以奉神其中及外竝純銅為之塗黃金制極工鑿如渾成其
 梁楹鈎合處無半罅若不假合者殿外為臺臺外為欄欄外為城臺
 下置石梯懸崖間高出木末俯飛鳥之背而行其上曳踵踣趾目不敢
 旁游舉武則股石相搏闢四門以象天關居然上界東西北三門皆絕
 壁不可行祇以備制相傳殿上五鼓東望見日出當不誣右下為太和

游名山記 卷之九
 宮其旁錯制道院蓋宮之制隨地形故不能相屬自故道右折度朝聖
 門繞天柱峰後為丹喜巖絕壁不可躡殿前四維諸峰不可盡名其對
 峙而起過凡宰者名蠟燭峰頂北為顯定峰一名副頂峰翠巖薄天人
 跡稀及北為獅子峰為皇后峰峰之下之巖曰皇后巖又北有峰七其
 一曰貪狼峰次二曰巨門峰次三曰祿存峰次四曰文曲峰次五曰廉
 貞峰次六曰武曲峰次七曰破軍峰又總曰北斗巖再北為中笏峰宛
 如朝士執圭鞠躬以趨東北為萬丈峰正西曰大蓮峰小蓮峰相望竝
 秀亭亭然如芙蓉初發隱映清波其中則有大筆小筆二峰對峙蓮峰
 之間狀如卓筆又西曰大明峰曰千丈峰羣山之下超然獨出再西曰
 白雲峰下有巖曰白雲巖旁一石穴如星曰星窟南為仙人峰隱士峰
 隱士峰下為隱士巖一老古時有神仙出沒或搨衣披髮或奇形異相
 或坐磐石或濯澗濱恍惚之間即失所在蓋靈區奧壤神仙之所棲宅
 理或不妄東南有峰五一日中鼻峰二曰聚雲峰三曰手扒峰四曰竹
 篠峰五日槎牙峰當均房往來之間石稜峭嶮行者不能以步其南為

為竈門峰嵐煙瘴霧所且如炊又南為玉筍峰諸峰迤地而出宛然新
 篁未籜也以其類人又呼曰石人山此外又有曰拄笏峰曰大夷峰柱
 笏如指笏大夷坦如掌其中多猛獸不可逾其絕下曰萬虎澗澗澗石
 穴噫氣震響林樾其他諸峰或如天丁拱立或如百官侍衛或倚如劍
 或列如櫛或突如鵲或卓如才炫目林心悅情暢意跡更數十僕不能
 數是日下宿於南巖明日從南巖以望五龍諸殿如在約屨下云殿而
 北過滴水仙侶二巖下青羊澗三十餘里山行多虎行者皆從金執戟
 自衛澗陷大麓下如行簷底道旁怪石侵徑弱羅衣朱實離離碧樹
 蕭蕭天風下吹灌叢聲隱如霆萬木交互成帷諸山諸宮失所在殆昔
 人所謂別為一天者向非微卒先必至迷道無疑踰澗西復緣山行陰
 磴苔蘚甚滑可二三里踰茲山忽夾樹忽朗諸景畢出顧瞻南巖又復
 的的如對宮負靈應峰東向逆折而入其門北向門內為道九曲十八
 折折旋紫轉蔽以崇垣行者前後不相覩蓋諸宮所無其餘大抵如他
 不甚異殿前龍井五左三右二水極寒澈其欄檻衣坐皆極精良工善

右廊之陰有日月池二池相距纜數尺日池色綠月池色緋絕不類
 各字金魚可數百頭出游甚適正殿之左為玉像殿像皆肖帝形高數
 寸凡蒼玉紫玉碧玉各一亦工緻竝元人遺物下而折左出大門外竝
 山西行下小谷澗水出焉所謂磨針澗也澗上有老姥祠折而右行過
 碑亭南數百步有阜出平聳如臺陳希夷誦經處也今號誦經臺又直
 下為靈虛巖唐孫思邈宋陳希夷嘗居焉後從故道折而西上百餘武
 為自然巷巷前石作小池而橋其上金魚十數頭聞人咳嗽聲從橋下
 羣起向客恭藏
 成祖賜道士李希素書及故編補各數事編補皆雜五色綺縵成之
 云出宮人手製其頂為靈虛巖險不可上宮南二十里曰紫蓋峰道士
 言夜見仙燈往來不可據北有巖曰卧龍巖峰曰桃源峰皆幽勝東二
 百步曰雲母巖曰楊仙巖昔有花楊先生者居此年百餘歲人即之輒
 趨避曰腥氣觸我後仙去故巖曰楊仙是時天已向黑從此望南巖諸
 院燈火明滅隱見與星光相雜不可辨次日發五龍趨玉虛宮宮負展

旗峰北蓋遇真故址始三手語人曰是地他日當驟興未幾感

文皇盛所管緒故諸殿廊樓觀亭池臺館廡庖福皆極宏壯佳麗其

盛過諸宮西南五里曰回龍觀其山巒蜿蜒若回顧然西十五里曰關

王廟宮南二十六里有觀曰八仙觀相傳八仙嘗過之次日發玉虛選

遇其東南行三十里至迎恩宮宮在石板灘常鄭襄孔道時天日朗霽

煙鶴清歌回視天柱三公諸峰歷歷可數益使人徙倚瞻戀而不能去

又十里至均州學樂宮在焉傳稱玄帝生于學樂之國故宮之宮半于

城中其規模宏敞雖謝玉虛而佳麗為踰其堂崇如其陞我如其綺疏

飾如其旋題蔚如帷幄之垂悉綴以玉皆

內降及 藩國物也宮左有紫雲亭其都出大東門望江東岸有巨石

屹屹山麓昂聳如馬首平如几高數十尺其上有一亭曰滄浪亭可濯可

詠可盥可奕景絕似嚴瀨釣臺然釣臺距瀨遠非百丈不可及又弗若

茲可即垂釣亭中下率江岸左行百餘武上有觀音閣閣後有小石洞

洞廣步有半其森爽出閣復擊舟順流行六七里抵龍山山橫亘江口

上有禹王廟一玉皇閣一龍亭一下有三義廟一皆附官可觀游者

嘆乎十洲三島得徒誦其空文金閣瑤居世但勤下竊想豈知勝壤福

地近在區內不在海外乎彼大道甚約不煩下帶而世且馳騁荒遠或

索之金石草木其或流于回僻迫于漸死如之楚而北其面自謂馬良

而善策者滋可哂矣故因重有感焉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道真綠溪行忘路

之遠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樹花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其

其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

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繞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

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

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

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

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

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

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

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

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

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蘇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

云逝往迹寔復湮來運遂無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

菽穰隨時藝春蠶取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險交通難犬互鳴吠俎豆

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班白歡游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

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奇蹟隱五百一

朝故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

輕風高舉尋吾契

東坡曰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

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殺雞作食豈有仙而殺

者乎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

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酪而溪

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益衰

桃源蓋此比也使武陵太守得至焉則已化為爭奪之場久矣常意天

壤間若此者其眾不獨桃源

淵明所記桃花源今鼎州桃花觀即是其處余

雖不及至數以問湖湘間人頗能言其勝事云自晉宋來由此上舟者

六人山十里間無雜舍惟二鳥往來觀中未嘗有增損為新舊更易不

可知乃故老相傳自晉迄今如此每有貴客來鳥輒先鳴庭間人率

以為占淵明言劉子驥聞知欲往不果子驥見晉書隱逸傳即劉驥之

子驥字也傳記子驥採藥衡山深入忘反見一澗水南有二石圍其一

閉一開者水深廣不可過或說其間皆仙靈方藥諸雜物既還失道遇

伐弓人問徑始能歸後欲更往終不復得大類桃源事但不見其人爾

晉宋間如此異亦頗多王烈石髓亦其一也

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末之治百里北至于涪溪西至于湘之源

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
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墻立
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
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巖殆不可狀其畧若剖大瓮側
立千尺溪水即為黛蓄膏亭來若白虹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
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頽頽斷齧其下大
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亦首鳥翼大如鶴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
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鏗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
有土田始黃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
更號黃氏進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
曰黃皇至主黃與王聲相通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
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乃組豆之為立祠後稍徙近于民今祠在山陰
溪水上既歸為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
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
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
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寺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
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茅茨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坐則
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注然若墜若穴尺寸
千里橫蹙累積莫得遁隱縈青綠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
之特出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
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
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
始游游於是乎始識之文以志

唐柳宗元始游西山記
始游於西山其始蓋舟水自南奔注抵山石
砥折東流其巔委勢峻激擊益暴蓄其涯故旁崩而中深畢至石乃止
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旁居

者以千之亟游也且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
居願以潭上田質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
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淙然尤與中秋觀月為宜予以見天之高氣之迥
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茲潭也歟

唐柳宗元始游西山記
得鈞錕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
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壯者殆不可數其欽然相累而下者
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
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
百子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
剗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
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遊游舉熙熙然逞巧獻技以効茲
丘之下枕席而卧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潛潛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
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市而得其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
未能至焉噫茲土之勝致之豐鑄郭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
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得售而
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遺乎書于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唐柳宗元始游西山記
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為底近岸卷
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嵒為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
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俛爾遠逝
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
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寥寂無人凄神寒骨悄愴
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

唐柳宗元始游西山記
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嶽東南水行至燕
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隱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
反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渴渴上與南館高嶺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

稱之植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後入綠縹幽蔭蒼蔚步武錯注
不知所出温風不燥清氣自至水亭閑室曲有奧趣然而至焉者往往
以遠為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關大門可以瞰湘
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
缺焉而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取休止之宵宵可以觀妙溽暑
遁去茲丘之下太和不遷茲丘之巔與乎茲丘孰從我游予無召公之
德懼剪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之君子

則慮亂視難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
若有餘然後理遠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汚塗羣畜
食焉穢藩以蔽之為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
刑楚閭閻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履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
蒞茲邑適遇復還愁痛笑歌通租賦役期月辦理宿畜藏奸披露首服
民既卒稅相與惟歸道途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府耳不聞鼙鼓之
聲

名雞豚模得及宗族州牧尚焉勞邑傲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梳山水
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穢藩驅羣畜决疏沮洳如披剔山麓萬石如
林積物為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藻峰確蕭蕭條清風自生翠煙自留
不植而遂魚樂廣闊鳥慕深淵孕與允沉浮肅萃不蓄而富伐木墜
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士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
瞻明高者冠山巔訂俯清池更衣履襲列置備具賓以宴好旅以節舍
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為首在昔禪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
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為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
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
之福其可既乎予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
吾志也遂刻之

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于其之奉微際谷如登舟于茲
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極若浴以中貴挾太
虛而徑度羽翰飛翔翹竹激越颺然而歌嗚然而舞持頤而笑睜目而
倨不知日之將暮則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
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况公以理行宜夫受厚錫而席之賢者
悉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始知湘中為顯額客耶余既
委廢於世恒得與是山水為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為文志之

溝澗窅凌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
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
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為城有石焉駢于與草有泉焉伏于土塗蛇虺
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鬱木嘉葩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常公
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爰其燕行其塗積之直如
編之剡如既焚既醜奇勢迭出清澗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歟

舒視其著則濛濛新綠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窳穴
蓬蓬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為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
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厠隱顯通延綠野遠混天碧咸
會於譙門之內已乃延客大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
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
除殘而祐仁公之編澗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
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豈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
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
壁編以為二千石楷法

舟數千里來游者獨雲陽譚子謂子文學隱名山野隱身雲陽是阿世
如君何牧犢愛雲陽之宰峻公不出南嶽三十年今得雲陽一峰譚子
又在焉彼真可家者耶子去為善謀於牧犢近峻公有泉山山老樹
壽藤紫垂水可灌田一夫火可燒種菽粟近泉可為十數間茅舍所讀

纔通小船則吾往而家矣此邦舜祠之奇惟陽華之殊異瀝泉之勝絕見峻公與牧犢一一說之惟滿庭水石滿堂石魚負樛是妨運屬醉迷

永泰丙午中自春陵詣都使計至零陵愛其郭中

有水石之異泊舟尋之得巖與洞於摩巖洞此邦之形勝也自古荒之亦無名稱以其東樹遂以命之為前攝刺史獨孤恒為吾國開林莽後攝刺史實必為吾創制茅閣於是朝陽水石始為勝絕之名已而刻銘

巖下將眎來世銘曰於戲朝陽惟異難狀蒼蒼半山如在水上朝陽水石可謂幽奇巖下洞古洞中泉垂彼高巖絕崖深洞寒泉縱僻在幽邃猶宜往焉况郡城甘邑巖洞相對無人修賞竟使蕪穢刻銘巖下問我

何為欲零陵水石世有人知

建火疆圍輪洽六月有五日唐功茂宋景晉同為避暑之游是日也雨餘風快煙靄鮮爽氣盈於歎溽遁去閒揮五絃時寄一杯神清骨爽

若與浮丘赤松接於瀛洲方丈欣勝陵之同適唯塵纓之自縛飛鶴泉白類然就醉暮色四合乘槎而歸

城南水西澳一山特異石皆廣出呀呀北俯南仰勢

似經作者上披青苔皆美箭香草底半旁生下出盡望之略不能狀迎瀨而南者巖也當巖之背巖中高大山時故有菲閣迴望城中當閣之底石戶下穿華蓋偃及橫門虛明大畧如鳥巢懸木之狀即巖而居

意象軒舉若出塵外境遠望空飛瀨迴光列嶂內映如坐畫圖每及朝

啟初上川霧翥微巖於於是乎集矣

巖下折而入者洞也初以磴磴數以棧棧盡以土徑徑盡以石塔塔盡泉聲繞出洞之底洞口東缺石勢中偃而軒覆

若合幕抱若連屏練若曲房由外即中緣徑三曲乃窮其際際則泉窺

沈出碎響碎擊正若操琴落佩初注泓渟平布幾滿三鴛乃流澗如石之折喻數十步抵瀟之清遂穿石限作瀑布滾然而下矣洞外石復六

起榜船重簷旁有一徑北折疊磴以上可十許步一洞仰久而長如舫船交虛之狀初登必為歎又僂僂既登而仰之如燕坐蓬窻僂仰其中惟意所如東瞻上下彩散煙蘿川練山屏迴巧奏技雖博望乘槎之趣復何道哉爾雅曰山東曰朝陽吁洞哉可謂獨專茲美也已

奇勝因探水徑得洞之尻尋尻之底絕山之腹中附而旁紫焉若腸作九迴之形湧聲而窮之淵身蔽山之腰即淵而視之其色幽幽焉若引

包給之文隔流而聽之其響琤琤焉若奏洞天之樂其奇勝固有根抵也已澗上有亭人掩天歎名曰聽泉泉得亭景益奇勝益出於戲地之

奇勝能弗藉手於人乎哉乃為譚次奇語鑄之石上庶昭其潛眎諸往來游望之士

不百武至山頂前人即平曠處為堂以憩客堂南稍轉而東石磴緣崖拾級以降面東而廣出者巖也巖有上下上巖石大聳植澗僅數楹廣

際兩凹相次如仰蓮瓣一石下垂去地二三尺許隱如游雲飄如疑煙疊如蜂房矯如龍首翥如鳳翼而適當其中兩崖石皆堅潤好事者

往往留題其間右側一亭額曰觀澗則江流在其下也過此再歷石磴下數拾級迤至下巖其巖亦不甚闊然空虛明朗洞然無物一水自中

出淙淙有聲大江汨汨循其前可以列席可以布武可以曠目次山之所得即此也前人題刻甚多間有為人樹去姓名者予以為二巖皆無

大奇觀上岩似偃久而欠空虛然下巖隆起而懸流下施仰蓮上此則非下巖之所有下巖似卑湫而乏高聳然中空洞而清泉內出江流

外澗則上巖亦不能過也豈所謂有主則實無物則虛者哉予觀二巖而地中有山山下出泉之義則具矣夫自有山川以來斯巖之生亦久

矣次山識之而始名自朝陽以來二巖之勝亦久矣而人未有能異之者抑山川顯晦自有時哉

郡之形勝最佳處也高下風磴盤空轉折而下路盡洞見洞口虛敞泉

出其中扁曰流香寒澈清芬味列可酌循泉沿澗而入深探乃得其原
泉自石竇噴出合流觴石端激成聲錚錚鐵鐵雲璈下空忽仰復揚仙
佩鏗鏘迴旋委曲由中達外勢欲盡處則瀑飛如練尋丈下懸注於瀟
水本天成曲水流觴之地不假疏鑿導引而然游者往往於此席地泛
觴縱飲為樂自成佳趣賢士大夫游蹤不絕歌咏之富侈於蘭亭曩志
且載可考見也通為郡人迹其水道易以堅珉雖少涉於人為而石澗
迴流隔絕泥滓心滌肝肺視昔殊清絕尤快幽賞回視隔江之城郭與
拱地之間闊類皆等閑塵土爾元次山柳宗元周濂溪昔嘗游宴於此
故今品石之類即西亭故址而祠之歲有祀焉

廣表可容千人寶穴嵌空物象奇怪有不可得而狀者中貯御書歲度
僧一人僧徒惟利居處之便而不顧蔽映障過之弊連甍接榭重基疊
架虎賁延蔓殆將充滿甚者香穢積聚煙爇燻蒸道燧陰黑非乘炬不
能入太守丁公僑處率剛嚴始至大不憚悉徹群僧之舍俾居巖外惟
游名山記

書閣殿像得存餘一椽一木無敢留者他日公率應辰大理寺丞楊傑
河陽節度推官楊巨卿同至游覽層構一空眾狀在目開築塞為通路
破昏暗為光明實人情之共快若石田藥白之處皆曠景所及客有言
物理顯晦固亦繫乎時耳

太守李公士贊召游澗山巖巖之風物氣象真隱者之所居竊思次
山子厚雅愛山水在永最為多年獨於茲巖無一言及是必當年晦塞
未為人知惟大中十四年張顛有石室記畧載其事是歲懿宗改元咸
通迄今二百一十七年矣後之游澗湘者以不到澗山巖為恨幽絕奇
勝實亦可觀之地

澗山巖寒陵之絕境蓋非朝陽之比也次山往來
湘中為最數子厚居永十年為最久二人者之於山水味聞而不觀觀
而不記者而茲巖獨無傳焉何也豈當時隱而未發邪不然使二人者
見之顧肯夸其尋常而遺其卓犖者哉物之顯晦固有時何可知也
柳子文章古今人稱道之皆曰永州力也及觀澗游

山記中嘗惟尊黃溪品第水中山水特升最弗置而未嘗及澗山之勝
吁豈山之勝在黃溪之後邪子厚信能文章好奇詭知游觀之方然踪
跡未至雖邇在門階亦蔽焉而已矣夫事故有幸不幸命也人固有能
不能性也天固有縱不縱分也山之不遇子厚天也不然以子厚溪上
十年之身尋溪買丘之志顧能置勝如澗山者以遺之異代乎山故避
秦之地壁水附入于瀟澗澗幽響循山而出水上石壁玉削望之蒼蒼
秀直可儼圭璋旁竇作戶戶入可三十步許乃即佳境大畧中宏下夷
折廉外仰上開負竇勢中霜白晝午夜日月往來星斗列界無纖
翳塵喧既遠萬籟閑寂灑氣升降如觀混沌分儀之初俯仰周旋勢絕
穹窿席地燕坐可容萬人列榻分房可覆寒士深居習靜可制頽齡故
昔之避世者恒樂居之遂與世遺遠遂有獨立忘返之意今觀之岩中
遺蹤宛然東瞻壁影觀音結趺比眠列圓雷公側掛定床蟄燕石田繡
苔丹井泉香蕙爐雲在逡巡三匝如奉威儀於席古之聖人所謂洞天
福地者非謂是與而子厚之弗遇焉天也夫以命分之於人雖一山之

遇猶難之知道者亦可以自喻哉
永之東南三巖相望穿堅貫險外峻內夷澗瀟
之間號為佳絕火星巖斬亂石惟聳于傍曲紫斜通後瞰山腹往時
黃冠師宅其側製火星像為人祈禱今宇壞基存緇徒禱宇而居朝陽
巖後阜前江呀焉淵遠旭日始曰華榮先及小亭巖然立于右岸澗山
巖依山而上緣穴而下深入虛廣踰數十畝秦始皇時周真寶之居今
為佛圖山富竹樹澗竹為多其後斜穴百步迤邐而出門羅磴石復有
小巖大抵永山類多巖穴茲三者為極勝至者賞其外塵空而移寒暑
也于嘉祐丁酉二年被臺符承幙中乏四月始到永未幾通歷所謂三
巖者以酷愛澗山虛廣遂確其巖石物刻三詩偶遇澗臺俞公按部游
巖遂持詩以丐巖翁公好奇博雅既賞會于巖下又從而繼其聲焉其
從游者題名于別石時六月六日也

無名稱者余自愛之故命曰澗溪銘曰湘水一曲澗澗澗澗山開石門

溪流潺湲山開如何巉巖雙石臨淵斷崖隔溪絕壁山石殊怪石又尤異吾欲求退將老茲地溪古地荒蕪歿已久命曰活溪旌吾獨有人誰游之銘在溪口

唐元結題水樂說元子於山中尤所耽愛者有水樂水樂是南嶺之懸水淙淙然聞之多久於耳尤便不至南嶺即懸庭前之賦歌曲竇缺之石高下承之水聲少似聽之亦便

唐元結題活溪之口有異石焉高六十餘丈周廻四十餘步面在江口東望岵臺北臨大淵南枕活溪唐亭當平石上其木夾戶疎竹傍簷瀛洲言無由此可信若在亭上目所厭者遠山清川耳所厭者水聲松吹霜朝厭者零日方暑厭者清風於戲厭不厭也厭猶愛也命曰唐亭旌獨有也銘曰功名之位貴得茅上林野之客所耽水石年將五十始有吾亭愜心自適與世忘情亭傍石上篆刻此銘

唐元結題活溪東北二十餘丈得石焉周行三百餘步從未申至丑寅崖壁土絕左屬回鮮前有磴道高八九十尺下當洞潭其勢硯礮半出水底蒼然泛泛若在波上石巖勝異之處悉為亭堂小峰嵌竇其間松竹掩映軒戶畢皆幽奇於戲古人畜憤悶與病於時俗者力不能築高臺以瞻眺則必山巔海畔仰歌吟以自暢達今取茲石將為岵臺蓋非愁怨乃所好也銘曰湘淵清深岵臺隨陵登臨長望無遠不盡誰厭朝士羈牽局促借君此臺縱心目陽崖築球如瑾如珉作銘刻之彰示後人

唐元結題岵臺西南岵高廻在唐亭為東崖下可行坐八九人其為形勝與石門石屏亦猶官羽之相賁也銘曰岵臺蒼蒼西崖雲端亭午崖下清陰更寒可容枕席何事不安

唐元結題湘江西峰直平陽江口有寒泉出於石穴峰上有老木壽藤垂陰泉上近泉堪維大舟惜其蒙蔽不可得見踟躕行循其水本無名稱也為其當暑大寒故命曰寒泉銘曰於戲寒泉瀛瀛江渚堪牧渴人不知當時大暑江流若湯寒泉一掬能清心腸誰謂人惠不在茲水舟楫尚存為利未已

謝病歸發全湘七日抵末太守唐公國秀招游兩巖自瀟湘潭潭江登朝陽巖巖多奇石翠黛如畫謂愚賢祠小飲前軒稍東轉而下石壁峭削俯瞰清湘曲欄危磴始抵河口泉聲淙淙蓋外有磴道由地中而入者予濯纓焉復飲前軒而罷午後趨淡巖巖持高做爽境土夷燥可坐萬人巨石磊砢或玄或蒼如倨如翔洞門寬豁朗然虛明雖夏屋弗如也酒數行過洞已昏黑二鼓還舟中是日和霽歸途大風雨沒相甚危始知名山勝地登臨信有緣也漏下四鼓作此記復賦二詩

彈子洞昔有過者又字之曰玄靈洞凡乾溪眾水咸歸洞底伏流三十里出銅馬潭合盧溪江東去予數過異之至是始單騎往觀將通洞口即步循亂石攀緣履口外懸盤石上仰觀中巖皆峭壁怪石糾拳倒垂若驚首然旁峭崖峙天若雙門兩掖焉水落石間雷吼輪轉或為鐘銘之音石勢如動予嘿坐久之復禁綠度數流始抵洞中洞高廣俱可數十丈下過水石因選石歧而外觀則見眾流之歸也如歸飲啗之內洞中之右又一小洞窈窕不測則伏流入深處也小洞當門有橫石負小方石小方石又負一巨石其上若覆荷又若茹房成如人所置予欲更久留則石燕數萬穢下不可坐也方未入或言穢或言無他奇既出或言奇又或言幽予曰嘻予未游於物之外也人惡知穢穢之辨奇不奇之分予獨訝者今時早瘠苗稿盡矣乃不使眾流分布溉之乃獨飲啗其腹其非仁者澤物之意而或謂楚水國也水橫溢連年江漢洞庭不得率其職則又不若茲洞則斂而懷之之為愈也予曰若是則洞之蓄淵矣非予所及也因并記之以自思

明袁宏道題游洞記四月八日夜至祁陽九日登活溪溪面相過香橋溪水繞出溪左聲鏗然不絕讀大唐中興碑及元宋人詩刻題名碑旁有鏡石高八五寸潤二尺五寸厚三寸餘嵌置崖石間上有宋人詩跋石色黑如漆光瑩如鏡可鑑人鬚眉隔江草樹田壟一一皆見予意石甚小且奇恐好事者竊而去山僧云昔有竊去者石遂昏黯然無光一

古今游名山記 卷九

無所見乃復歸于此則更明澈如初此殆造物者之效奇不可以恒理推也謂管公大山書院登峴亭亭據危崖崖面江特奇峭畧如巖陵釣臺崖石有窪尊大山所鑿也復登磨亭亭亦在危崖上稍卑於峴而荒破如之漫郎宅已鞠為茂草矣歸舟賦詩紀勝并寄唐公

命教時天下有書院四徂徠金山岳麓石鼓山名也州北行岡壠將盡忽山石一峯起如大 磯漫江中蒸水自邵陽來繞其左瀟湘自零陵來繞其右而皆會於合江亭之前併為一水以東去石鼓雄要會大畧如春秋霸主令諸侯勤王蒸湘如兄弟國奔命來會稟命載書乃同軌以朝宗蓋其形勝如此合江亭見韓文公詩今名綠淨閣亦取文公詩中綠淨不可唾之句退之此湖陽時蓋自此橫絕取路以入廣東故衡陽之南皆無詩焉西廊外石磴綠山謂之西溪有窪尊及唐李吉甫齊映諸人題刻書院之前有諸葛武侯新廟家兄至先為常平使者時所建十五日捨舟遊陸登回雁峯郡南一小山也世傳陽鳥不過衡山至此而回然聞桂林尚有雁聲又云此峯預南嶽七十二峯之數然相去已遠矣

山在漢沔其最著者曰大別蓋禹跡所及嶧源所窮紀于虞書人皆知余之初授漢陽也仰之與龍門砥柱等以為其必有異者也既見之迺平岡橫亘江漢之許猶堵然余每過焉必心羨之曰是猶及見菲衣惡食之盛德步武于雲根水涯茫乎數千年矣既而侍御朱別山按余郡志考之又有所謂九真山者寔維一郡之鎮去縣百里能作雲雨禱輒應余曰安得一往其間乎是年入夏不雨畝田告災民以粍事白爰吉蠲齋宿以五月既望乙丑有事于真舟行蔡店乘月明肩輿登陸行過半從者戒虎乃益鳴金吹角持炬報呼以進又二十餘里至麓夜色微茫樹影參錯攀援扶掖良久至絕頂得古祠焉即九仙之殿如郡志所載云者雜且鳴假寐以旦俯首四顧群峰羅立迺進典祠之老詢之曰此為巢山此為朝冠山此為走馬山此為賈鶯山此為陳湖山此為稽功山此為崇陽山此為同山皆瘦削其雕刻宛疑如

蛇龍遠若趨拱迫若侍衛而九真巍然居所安如受之蓋體有崇卑則勢因俯仰可以觀物理得人情矣薄暮祀竣迺下山倒身之僕夫順行余得逆觀危崖長壑萬卉盛長草木之氣紛馥著人左右皆成一色殆類鬱藍之天自空而降碧霞之宮從地而湧巒先欲滴應接不暇又良久迺即平地行三里許始出山止焉鴻荒之初余不識真宰之意使漢水汎濫經乎九真之下或九真突竝立乎漢水之上則有夏之后金簡玉文之書未必不告成于茲山之巔與岫嶮同垂無疑矣迺今如是泯沒千古茲余是之憾也豈九真之靈不欲炫露自甘寂寞之鄉抑神禹之偶遺不以漢決於此將大塊賦形出於無意妍姪好惡自生于人心而水土者不與也是皆未可知也昔九華晦於漢知于唐鴈宕晦于唐知于宋又安知九真山不知自今乎是又未可知者也

暇日接士人黃世工始知寓舍不遠有堯率若神工鬼迹莫之與並乃拉三弟為世外游但江天久陰阻於寒冽日望霽雲以定行李信宿間款延慶寺因剖松膏數百瓣為炬火用蓋聞岩中晝晦故也是晚重霄開爽氣候可人遂戒僕史暨雜聲欲窮林色將登各携九節噉粥而行自市尾呼小舟絕漾輕波已達平地凡十五里至鐵坑遙望岩穴不隔尋丈由山脚百步抵僧德明所居庵舍雖小具合法界背疊林莽面列溪澗幽禽巧轉人聲變絕迤邐登山磴道盤折雲根鳥徑陟降之間勢若霄壤初得一洞容數十人為竅穴甚細過是幾半里岩扁恍然天降地湧驚異滋至挺身入岩已覺溫鬱泉譟袂去層綿衣袂然炬以進地勢漸下西行一食頃回視金剛力士形若錐刻夾路祥雲作陣不容履為薄而視之咸乳石也又西得老君像一軀岩東層累之上有碑堵坡直抵岩頂望不可極西邁觀帳帳高百丈如猛風所吹聚縷成疊其中一疊叩之清鳴非鼓可比傍則玉池澄澈甘冷倍常路盡始出間道尋之數柱矗立端正可愛地廣石平過於梵砌云法筵四開無有漏隘回而北趨嶙峋細碎若荔枝者若楊梅者若南菓者若餅餌者若搭架衣服者若飛簷水雪者 物象千品心目俱疑自比而東樓臺參

錯人鬼髮髯惟中之菩薩雲際之如來蓮花爛熳龍蛇蜿蜒瓔珞盆盃
百千萬億奇花異木所至森然凡五易炬返從東際復欲東游同游告
以嶮險須露頂裸袒乃可深入時筋力虛乏乃益明燭幽之具爾爾偃
僕至于扶携出俟日晷已轉午矣大抵自岩口以至深遠羣石縱橫曲
折四維上下皆鍾乳滴瀝凝結而成不留纖隙玲瓏穿虛左右逢原洞
口輝映入之迷人或乘空下垂或從地突起飛走生植屋宇雲霧器皿
世之所有無一闕者色多黃白罕有青碧比做人工加以奇麗乳新體
潤則畫臺堆蠟含光散射則火出微鑽珠幡舍利種種莊嚴與觀與率
綿界等無有一岩覽夫載籍石之特出者古今記錄往往過實已見者
竭於咨嗟未見者發於夢想彼一端之善尚爾是若兼善而有餘宜如
之九華為天地間尤物豈惟浪得名耶說者顧未見資興之岩耳予伯
仲歸索懷袖得小石之佳者以千百計置諸几席以追配事惟石供之
萬一云

游名山記 卷之九 九

若引若逐吃起霞表演許委文委摺窳窳積蹙離屨展宵即良工屈其
技扁春草花綉媚尤風被搖茸茸可愛巢鳥各抵隙破石出翔歸投而
飲羽蓋舟行懸眺適得其似又兩鷹擊愕而望枝霜崖洞水底鏡如按
畫余每祇役經道輒披舟流覽不能釋去鹿泉洞居其間益若昇絕塵
土與龍宮巖樓接比真洞天福地山經闕如也舊傳有豎眼人鑿石嵌
空坐而垂釣絲舟舟下千尺人見之遙舉輕若乘霧然不竟其所在或
又傳其出入洞中云乃今秘跡餘六十年矣

洞庭又相若也 天洞庭為長江巨浸而君山則洞庭孤絕處也雖三
苗據以為險而舜實以是昭文告蛟蜃雜以為窟而禹實以是降我凶
德民到于今受其賜秦皇幾以不渡揚公祇以自剪且聞是山不受穢
赤沙湖在洞庭湖西夏秋水泛與洞庭為一湖時惟見赤沙舊志云洞
庭南連青草西連赤沙七百里有謂之三湖一鏡雲夢湖在郡治西與
洞庭青草二湖相連洞庭在北青草在南雲夢在西合為一湖孟浩然
詩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鄒金沙洲在洞庭湖中與鹿角對一名龍

堆延業數里杜甫詩龍堆擁白沙即此宋張孝祥有賦葛長庚詩惟有
金沙堆下水東西南北任風吹一統君山在府城西

一十五里洞庭湖一名洞庭山又名湘山狀如十二螺髻山海經云洞
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蓋堯女湘君始居於此故名昔秦始皇南游衡

山入洞庭遇風濤大作幾不能渡因問湘君何神博士對曰堯女舜妃
也又曰湘君神游山入則多風始皇怒命伐其樹藉其山上有楚興寺

軒轅臺柳毅井傳書亭飛昇亭響山酒香山道書以為第十一福地古
今題詠最多一統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滌後蜀江漲勢高過

住湘波讓而退溢為洞庭湖凡數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秋水歸壑此
山復居于陸惟一川湘水而已此酒香山湘川記君山上有美酒飲

者不短漢武帝遣樂巴求得之未進御東方朔竊飲帝怒欲殺之對曰
使酒有驗殺臣亦不死無驗安用酒為帝笑而釋之相傳每春時往往

聞酒香萃之莫見其處此響山在君山上一名鳴山履之鏘然
有聲柳毅井在君山唐柳毅中宗時下第歸至涇陽見一婦人牧羊曰

妾洞庭君小女嫁涇川次子今被毀黜敢寄尺牘洞庭之陰有大橋樹
擊樹三當有應者毅如其言武夫指水引入靈虛殿取書以進洞庭君

泣曰此老夫之舉使孺弱惟雪項之有赤龍飛去俄擁紅粧一人回即
寄書女也宴毅碧雲宮洞庭君弟錢唐曰涇陽娶婦敢託高義為親毅

不敢當辭而去後再娶盧氏貌美曰子即洞庭君女涇上之犀君能救
之茲奉閨房承以為好遂與同歸洞庭此軒轅臺在君山一名鑄鼎臺

黃帝鑄鼎荆山之下禹成騎龍上昇今臺址尚存一統

是稱湖名因山自古而然矣昔人有立湘君祠於此山因復謂之君山
其廟宇為秦王燬廢後亦久無構葺者是山去郡郭四十里而近人未

嘗敢居其中按圖經此山不受穢惡無猛獸以為海有嶼嶠蓬島之
類人可望而不可至茲山坳烟波心雲水四周人可至而不可居寧非

嶼嶠蓬島之亞歟固為靈神之所憑依宜矣舊邦人禱禁水旱嘗於此

山

和百廢俱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街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淫雨霏霏連日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謫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青青而或長煙際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白雲山記 白雲山在岳陽城西之南湖樂天下之再平也方夜永月如練青先可擬張公殊有勝槩四望超然乃顧白曰此湖古來齊梁游者非一而枉踐佳景寂寥無聞夫子可為我標之嘉名以傳不朽因舉酒酌水號之曰郎官湖亦由鄭圃之有僕射陂也席上文士輔翼岑靜以為知言乃命賦詩紀事刻石湖側將與大別山共相磨焉詩曰張公多逸興共泛沔城隅當時秋月好不減武昌都四座醉清光為歡古來無郎官愛此水因號郎官湖風流若未減名與此山俱

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中有百蝙蝠大如鴟按仙經蝙蝠一名仙鼠千歲之後體白如雪棲則倒懸蓋飲乳水而長生也其水邊處處有茗草羅生枝葉如碧玉唯玉泉真公常采而飲之年八十餘歲顏色如桃花而此茗清香滑熟異於他者所以能還童振枯扶人壽也余游金陵見宗僧中乎示余茶數十片拳然重疊其狀如掌號為

仙人堂茶蓋新出乎玉泉之山曠古未觀因持之見遺兼贈詩要余答之遂有此作後之高僧大德知仙人掌茶發乎中乎禪子及清蓮居士李白也嘗聞玉泉山山洞多乳窟仙鼠如白鴟倒懸深谿月茗生此中石玉泉流不與根柯澆芳津採服潤肌骨叢老采綠葉枝相連連曝成仙人掌似拍洪崖肩舉世未之見其名定誰傳宗英乃禪伯投贈有佳篇清鏡獨無益願慚西子妍朝坐有餘興長吟播諸天

然峭拔巖居其高之半崖下左右兩穴水出於左穴為溪廣十尋經巖前流二百步有奇復入於右穴巖之高八九仞廣亦如之其中若大厦然中高而平豁然明曠可坐數百人其與則轉而右遠邃而黑燭之以入字卑而稍下屬于湍流揭水以往不可窮也巖之東北隅攀緣而上漸高而漸黑已而大明有穴通于天其餘嵌空如便房側室者其象巖之石溫潤如璞其形如鐘磬如鳥之企獸之蹲其流石如芙蓉之倒垂雲氣之屯聚下屬于地者如柱如几如格奇怪變態殆不可狀夫黃山

谷謂淡巖天下希茲巖之惟奇無以異也而爽愜過之至于大溪出千穴而復入于穴非特淡巖無之天下之所無也淡巖在昔無聞元之道州柳司馬皆弗知自李西臺周濂溪為倖游焉而始知名至魯直以詩形容之乃傳播于天下武溪雖僻陋而道路於嶺南韓昌黎劉連州來往經其前而不一至何耶豈非勝境之彰顯自有時也予為幸因勸農至焉然予名微言輕不足為斯巖重且名是巖者出於鄙夫之俚語不雅馴觀者難言之予家有米南宮所書秀巖二大字墨書乃摹而鑲諸石以為之名庶籍名書得顯名於天下

洪武乙亥余客武昌武昌蔣隱溪先生始吾廬陵人年已八十餘好道家書其子立恭兼治儒術能詩皆意度瀟灑然深自晦匿不安交游獨與余相得也是歲三月朔余三人者携童子四五人載酒飯出游隱溪乘小肩輿余與立恭徒步天未明東行過洪山寺二里許折北穿小徑可十里度松林涉澗澗水澄徹深處可浮小舟傍有磐石容坐十數人松栢竹樹之陰森布蒙密時風日和暢草木之葩

爛然香氣拂拂襲人禽鳥之聲不一類遂掃石而坐坐久聞雞犬聲余
招立恭起東行數十步過小岡曰嶺平衍彌望積屋十數家遂造焉一
叟可七十餘歲素髮如雪被兩肩容色腴澤類飲酒者手一卷坐庭中
蓋齊丘化書延余兩人坐一媪捧茗盃飲客牖下有書數帙立恭探得
列子余得白虎通皆欲取而難於言叟識其意曰老夫無用也各懷之
而出還坐石上指嶺童子摘芋葉為盤載肉立恭舉匏壺注酒傳觴數
行立恭賦詩一章余和之酒半有騎而過者余故人武昌左護衛李千
戶也駭而笑不下馬徑馳去須臾具盛饌及一道士偕來道士岳州人
劉氏遂共酌道士出太乙真人圖求詩余賦一章書之立恭酌酒飲道
士道士不能勝降跽謝過眾皆大笑李山琵琶彈數曲立恭折竹竅吹
之作洞簫聲隱溪歌聲無隱蘇武慢道士起舞踴躍兩童子拍手跳躍
隨其後已而道士復揖立恭曰奈何不與道士詩立恭援筆書數絕語
益奇遂復酌余與立恭飲少頃皆醉起緣湖觀魚大者三四寸小者如
指余移餅餌投之翕然聚已而往來相忘也立恭戲以小石擲之輒盡

散不復來因共慨嘆海鷗之事各賦詩一首道士出茶一餅眾析而嚼
之餘半餅遺童子遺予兩人已而夕陽距西峯僅數隱溪呼予還曰樂
其無已乎遂與李及道士別李以卒從二騎送立恭及予時恐晚不能
入城度湖折北而西取捷徑望草埠門以歸

明余 縣之西南羣峯秀異聳然直通霄漢曰雨山云
山多泉石神龍所都霖雨時行多自此起故名焉予家居者十年凡通
之山水歷覽始通然未知有觀音巖也嘉靖己酉予罷政復尋舊日工
課明年有人向予言巖勝不輟口予聽之宛然巖之在日也是年十月
望予往先大夫方伯公里韓九山朱赤崖郭犀溪偶在焉是日宿滑溪
明日指嶺山形問訊小源南山乃發跡處路入羅城轉黃田皆予平昔
所未跡山川初識瞻眺一新相逢村老悉古村有前輩風令人有遠想
焉至福壽寺寺無佳處一味幽僻耳明日行十餘里雨山漸近平日所
望西南羣峯今在面前矣入山口渡石橋登山僧披衣倉皇下山迎穿
休傍石隱現無定時從者先登至山半驚咤驪呼若有追而獲者予乃

知巖所在漢史至孺子等笑曰以昔所聞詎能盡此巖哉奇觀奇觀茲
來不徒矣巖高十餘丈巖石巖巖珠聯星附無慮萬狀其獨出而下垂
本形而未巨狀如錦囊孤懸虛室者視他石為最異中露一孔其深隱
隱金光一點灼然而外射觀音像也造化委形自然之巧有如此者世
所雕刻皆陀巖何可及此巖端古木斜出如蓋其根抱石盤曲如蛇虺
又不知其年數巖險不可梯僧曰村中人以金碧新觀音像則必呼山
下金齋公齋公至則拜巖下祝曰吾上巖取觀音祝畢攀援亂石迂折
而上人望之猶猿之緣木然則從孔中入取觀音擊負于背而下又猶
鳥雀出入于其巢然其遙觀音而上亦若是蓋十次矣嗟乎危哉設失
手墮足骨粉如矣所恃者謂觀音必相之故其神全而無恐也覽畢由
東復渡石橋而上至佛堂青山四抱如張畫幅鍾鳴四山皆響香煙飄
散輕裳林杪若輕雲之過我也石下流泉淙淙有聲人云春夏泉感濕
布遇石而激如雪片片飛飛人衣夫以予所游諸山此為第一遊游者
則甚少豈其地僻爾乎使當衝劇則游者月不知其幾矣世有負龐德
而弗自耀又無有薦之者終若石穴與此山何異也徘徊指嶺肺腑清
潤絕無渣滓窺此境界識此氣象始謂之大觀日落下山至韓氏宴樓
上劇談山勝惜未能一宿其上細覽其餘追憶嘉魚李大崖游衡山與
諸友約曰七十二峯一峯不盡一日不游七十二峯不盡不歸何其
豪也予等所游曾不決時風流不及前輩遠矣

自州門而東南 高下至東坡則地勢平曠開
豁東起一壘頗高有屋三間一龜頭曰居士亭亭下面南一堂頗雄四
壁皆畫雪室中有蘇公像烏帽紫裘橫按筇杖是為雪堂堂東大柳傳
以為公手植正南有漪勝曰小橋以莫忘小橋流水之句得名其下初
無渠澗遇雨則有清流耳舊止片石布其上近輒增廣為木橋覆以一
屋頗敗人意東一井曰瞻井取蘇公詩中走報瞻井出之句泉寒熨齒
但不甚甘又有四望亭止與雪堂相直在高阜上覽觀江山為一郡之
最亭名見蘇公及張文潛集中坡西竹林古氏故物號南坡今已殘伐
無幾地亦不在古氏矣出城五里至安國寺蘇公所嘗寓兵火之餘無

復遺迹惟遠寺茂林啼鳥似猶有當時氣象也郡集於樓霞樓蘇公樂
府云小舟橫截春江卧看翠壁紅樓起正謂此樓也下臨大江煙樹微
茫遠山數點亦佳處也樓頗華潔先是郡有慶瑞堂謂一故相所生之
地後毀以新此樓酒味殊惡然文潛乃極稱黃州酒以為自京師之外
無過者豈文潛謫黃時適有佳匠乎循小徑繚州宅之後至竹樓規模
甚陋不知當王元之時亦止此耶樓下稍東即赤壁磯亦茅岡爾畧無
草木故韓子蒼待制詩云豈有危巢與栖鶴亦無陳迹但飛鷗此磯圖
經及傳者皆以為周公瑾敗曹操之地然江上多此名不可考齊李太
白赤壁歌云烈火張天照海周瑜於此敗曹公不指言在黃州蘇公
尤疑之賦云此非曹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樂府云故壘西邊人道是
當日周郎赤壁蓋一字不輕下如此至韓子蒼云此地能令阿瞞走則
真指為公瑾之赤壁矣又黃人實謂赤壁曰赤鼻尤可疑也晚復移舟
菜園步又遠竹園三四里蓋黃州臨大江了無港灣可泊或云舊有海
郡官厭過客故塞之

郡集於南樓在儀門之南石城上一曰黃鶴山制度
閣備登望尤勝鄂州樓觀為多而此獨得江山之要會山谷所謂江東
湖北行畫圖鄂州南樓天下無是也下臨南湖荷葉滿望中為橋曰廣
平其上皆列肆兩旁有水閣樓佳往山谷云凭欄十里芟荷香謂南湖
也是日早微雨晚晴二十八日同章冠之秀才甫登石鏡亭訪黃鶴樓
故址石鏡亭者石城山一隅正枕大江其西與漢陽相對止隔一水人
物草木可數唐沔州治漢陽縣故李太白沔州泛城南郎官湖詩序云
白遊於夜郎遇故太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漢陽令王公
縹于江城之南湖其後沔州廢漢陽以縣隸鄂州周世宗平淮南得其
地復以為軍太白詩云誰道此水廣狹如一疋練江夏黃鶴樓青山漢
陽縣人語猶可聞故人難可見形容最妙漢陽負山帶江其南小山有
僧寺者大別山也又有小別謂之二別云黃鶴樓舊傳費祿飛升於此
後忽乘黃鶴來歸故以名樓號為天下絕景崔灑詩最傳而太白奇句
得於此者尤多今樓已廢故址亦不復存問老吏云在石鏡亭南樓之

間正對鸚鵡洲猶有可想見其地樓傍李監築石刻獨存太白登此樓
送孟浩然詩云孤帆遠映碧山盡惟見長江天際流蓋帆檣映遠山尤
可觀非江行久不能知也復與冠之出漢陽門游仙洞止是石壁數尺
皆直裂無洞穴之狀舊傳有仙人隱其中嘗啓洞出游老其遇之得黃
金數餅後化為石東坡先生有詩紀其事初不云所遇何人且太白固
已云頗聞列仙人於此學飛術一朝向蓬海千載空石室今鄂人謂之
呂公洞蓋流俗附會也有道人廬州人結廬洞側設呂公像其中洞少
南即石鏡山麓巖頽石也色黃赤綴駁了不能鑑物可謂浪得名者
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
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
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合濤濤洶湧風雲開闔畫則舟
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
今乃得翫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

灑消日出漁父樵夫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為快也至於長洲之
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騫其流風遺
迹亦足以稱快世俗昔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
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
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
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
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
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竊會計之餘功而自適於
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窺牖無所不快而况乎濯長
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
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皆騷人詩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
能勝者烏觀其為快也哉
宋玉對襄王曰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游於赤壁之下
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

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葉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憑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其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鳥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釀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蒼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席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記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臯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携酒與客復遊于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會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鵲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

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衣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鳴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黃國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剝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是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北隅雉堞圯毀蕪莽荒穢因作小竹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瀾幽閒適復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調虛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棋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銷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木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適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并幹麗樵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問竹工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已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及明年又在何處豈惟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

南武昌諸山坡陀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樾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携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返往往留宿于山間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栢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平游者至此必息倚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瞻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眾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斤

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邪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其樂昔余少年從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寒寒先之有不得至為之悵然移日至其巖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為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為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

歐陽修題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為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余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嘗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

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劇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子之所游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先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迴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聚人安其政而樂從其游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先祿堂又欲紀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于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冀其遺跡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

景圖記客有持瀟湘八景圖示予請記問曰子知瀟湘之所自乎予應之曰吾聞瀟水出道州湘水出全州至永州而合流焉自湖南而南皆二水所經至湘陰始與沅資水會又至洞庭與巴江之水合故湖之南皆可以瀟湘名之若湖之北則漢沔湯湯不得謂之瀟湘

瀟湘之景可得聞乎曰洞庭南來清以碧噴綿衍千里際以天宇之虛碧難以煙霞之吞吐風帆沙鳥出沒往來水竹雲林映帶左右朝昏之氣不同四時之候不一此瀟湘之大觀若夫依山為郭列肆為居魚蟹之會菱芡之都來者于于往者徐徐林端清氣若有若無翠含山色紅射朝暉餘不盈乎一掬散則滿乎太虛此山市之晴嵐也晴嵐漾波落霞照水有葉其舟捷於飛羽幸濟洪濤將以寧處家人候門觀笑容與此遠浦之歸帆也翼其廬瀕崖以居泛泛其艇依荷與蒲有魚可膾有酒可需收綸櫓網其樂何如西山之暉在我桑榆此漁村之夕照也暝入松門陰生蓮宇杖錫之僧將歸林莽浦岸一聲猿驚鶴舉幽谷雲藏東山月吐此煙寺之晚鐘也苦竹叢鶻鳴哀鳴江雲黯黯江水真冥翻河倒海若注若傾舞珠泣之蛟客悲鼓瑟之湘靈孤舟老叟寐也無成擁蓑獨坐百感填膺此瀟湘之夜雨也霜清水落蘆葦蒼蒼群鳥肅肅有列其行或飲或啄或鳴或翔匪上林之不美惟繪練之是將雲飛水宿聊以隨陽此平沙之落鴈也君山南來浩浩浩滄溟飄風之不起層浪之不生夜氣既清露素素熾浴水先盪金精倒覓棠之清影來廣樂之天聲織雲不翳上下虛明此洞庭之秋月也歲晏江空風嚴水結馮夷剪水亂洒飄屑浩歌者誰一蓬載月獨酌寒潭以寄清絕此江天之暮雪也凡此八景各極其致皆瀟湘之所有也善觀者合八景斯足以盡其勝不善觀者反是客作而謝曰悉哉先生之言也

余與陶介石遊涪溪尋元次山遺跡如中興嶺嶠臺銘石堂銘皆眾所共知也與介石徘徊其下嘗探千載尚友之心最後於瘞亭東崖披荆榛得次山銘刻數百字皆江華令羅令闢玉筋篆筆畫深穩優於瘞臺銘也故書遺長老浙公俾刻之崖壁以遺後人

啟廬之東鄰有地焉由委巷隆然深入城中自平地視之高丈許其上有古臺自其地脈之又高丈許臺曰夢野志謂於此登望可盡夢野之野故名臺東下為平地稍南漸下而瀟水以其在委巷又其半其下故靜且野而易致予緣病得請買而治之以為休養之

所於臺之西為屋數楹兒輩及族子弟讀書其神老西涯翁題為夢野
臺書院於臺東平地植花木以其色與開之後先相間蓋終歲未有一
日不見花者又蟠水築而垣之以為池池頗曲故以磬名之林中有池
為草亭吳東湖中丞而曰芳秀芳言花木秀言池水也池中有洲如鳧
鴈鵝栖止故名曰鳧洲作草堂其上堂名遂亦因之堂西有紅梅下覆
釣石放李賀詩意名紅雪磯洲之南有磯磯曰午陰貴其陰也洲北復
有小洲曰中臺樹冬青梧梓以桃杏夾之下巽平石可據而坐且奕也
又其北復為小池界以甬而橋其中橋東西分種紅白蓮將漁大池登
草堂則小舟東西通焉舟貯以屋水立池東北隅古臺之東徇地勢為
闌行松竹間凡數折而下迤邐出池上菰蒲蒹葭芙蓉楊柳魚鳧水蟲
色色不種畜而有蓋具江湖之體而微耳曰夫下春則臺周竹樹便復
蔽虧池水皆陰翳首西望不得運路忽不知其非山林也予病廢幸從
聖明得殘息歸就水土雖未即愈已可無憂怖每風日晴美扶杖起行
樂時復陟降倦則倚樹而立藉草而坐問聞好鳥語取琴弄膝上和之

海名記

六卷九

五

或從童子釣池上月至則泛舟綠危洲泊蓮渚烹鮮舟中屈碧筒以自
飲兒輩時以楚聲歌遠遊佐之醉輒就草堂卧歸不歸皆得臨池且魚
近畦宜蔬客卒至水陸味具不待謀諸婦可留也自書院以東別設垣
鋪凡予入則童子及為馬人莫敢呼雖呼亦復不聞故也室林亭諸處
自為一區檢名曰已有園扁則吾友景前溪所題也蓋吾材類樗而今
復病是加之朽也樗而朽益無所用之無用則無所屬無所屬吾其屬
吾矣吾吾屬吾園始為吾有也苟藥物能吾扶孰使吾不樂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孝行典
卷之六
五

陰淫為說沮之者聽焉既逾年初志橫胸中不能除一日登夢野臺適
書院庭水出東瑞石竇徑臺北溝中趨巖池雜樹交翳其上但聞直折
高下為聲有異吾曰曩使南交道羣山往往聞洞中泉出茲頗類之吾
作洞乃舍是乎遂比板跨溝屋而茨覆之門其端東向以為洞近門木
多椿刪冗黜惡特大而奇者留焉練一株陰小臺如蓋臺前桃竹佛系
蒙密不剪伐貴障蔽也洞之骨重紐羅薛不異坡陀藜薄然自洞視臺

顏仰欲墮憤反俯瞰園池諸處相高下亦稱是樹間窺罽茶具畧備有
涉園者洞口見之歷歷如隔簾其外乃莫知有洞者每客款外力童子
必辭焉非所識不至入書院客或及聽事童子必辭焉非素稔不至入
已有園既入則登林亭坐奕石渡泉洲以入草堂試釣紅雪午陰之磯
啓東鳩北軒以閱羣鶴登臺縱遠望皆得與童子俱苟非深諳分實不
復知有吾洞洞粗如六一之所謂舫者且迎旭日暮延霽景塵氛所不
至喧囂所不聞讀書哦詩鳴琴瑟諸無不宜吾病夫則靜坐熟眠為至
要也洞未定名一日客有古貌野冠服入者童子不得辭請刺曰第入
報吾無名氏也入曰子誠靜者有園如是而復為此洞子誠靜者已復
環視修辭曰吾聞靜者壽為子名洞以大椿可乎徑去無復顧

海名記

六卷九

五

潭透迤以上水聲淅然盈耳左右望天柱紫蓋諸峯揭在雲表諸律光
凌嶒如它方名山者支分疊出不可指數即所謂七十二峯也問從行
道士多莫舉其名從者持旌戟前後列行縉紳如行蟻漸涉霄漢人不
自覺半至半山亭飯間所謂祝融峯者尚不可望再歷側刀峯益峻絕
夾徑多竹樹積雪披壓撥寒覆危凡幾陟降乃見祝融兩犬猶未即至
盤旋半崖度飛來船石觀宋徽書嶽大書再經觀音巖則龍從紫窠穿
奇峭之狀蓋山之勝處在是也曠時至絕頂見石上唐宋人刻名甚多
畧知李義山陳從古數公餘不悉記踏雪尋太陽泉凍結不流下循石
壁題名過會仙橋立懸厓小飲而返宿上封寺動風終夜震撼戶牖僧
云四時長然雖盛夏亦擁衾當畫無汗豈所謂罡風者乎其高可想翠
日黎明披絮裘登望日臺觀日出如火輪湧起水底遲回搖曳漸上高
漢奇莫能狀凡此皆以晴霽得盡其勝至二十九日出方廣歸城中途
而雨是後遂陰晦雪霰連集矣

足以知其邃余初至嶽下道士指天柱石廬紫蓋夫容四峯導予望之
 仰面極視排漢礙日若云可望而不可登危乎高哉既歷香爐道間則
 四峯之椒皆與身等方誌步履在空外及坐半山亭乃下指諸頂疑前
 舊見非是也至登祝融之顛俯視四極蒼然一色山川雜陳瑣細莫辨
 風自遠來其力甚勁氣候與地下絕殊比曉觀日出海體象洞見近若
 疆中東餘游氛浩漫無際限以扶桑其外尚遠乃嘆寰宇所周僅當天
 地之中耳再尋天柱諸峯皆培塿丘垤墮乎其在地矣記曰祝融去地
 二萬丈豈其然乎然靈若怪石僧寮佛宇深者僅託澗阿林坳之間可
 一觀而窮未足言遠明日乃下西嶺歷南臺出諸峯至平地迴望蒼鬱
 始若不可量復陟其嶺入山尋方廣之道峯迴澗折徑盡復通高下連
 嶂陰晴異壑有溪迢迢夾崖而出觸石澎湃聲自遠至中多葛蒲水草
 青被石上兩崖喬木挺生陰若洞房日照弗入積雪竊地間有山茶雜
 生合蕪未吐自午達昏上下坡陀幾二十里許其狀如一人寺復極幽
 與高山壁立類城郭狀有宋徽金書榜曰天下名山懸正殿額假榻間
 房夜靜泉溜益喧喧語寺僧云自此入西南山益深水益清幾不可窮矣
 也踰桃花源水行三驛程即辰陽郡西北喻盧溪浦口四合許為大西
 山即道書所謂第二十六大西華妙洞天古傳所謂穆天子藏書於大
 酉山小酉山之中者是已山多石洞給研深遠不類人世其濱江者特
 壁立倒出江側上有懸溜成石乳二一擊之作鍾鳴一作鼓鳴舊名之
 曰鍾鼓洞其在內者曰華妙洞門甚狹隘幽暗必揚燦火行乃可入
 既入里許即曠然平沙可游可卧再進則有石室相傳為秦人藏書室
 即穆天子藏書處也父老相傳先世有樵夫入洞中即石室取書出見
 風皆應手滅成灰塵今則無可見矣山之巔為九峯嶺蓋宋道宗時嘗
 封禪天下名山福地茲山亦以名勝得與今猶有故封者九誌錄為九
 峯嶺者誤也山腰有會仙橋及張果煉丹池雖不可信而居民耕作往
 往斷地多得靈砂滿盆數四蓋必昔之幽人志士所棲隱也莊子讓王
 篇謂舜讓天下於善卷善卷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自得於天地

之間吾何以天下為哉遂不受逃之枉山宋封為遁世高蹈先生今其
 遺蹟具存而屈子所謂朝發枉渚夕宿辰陽枉山即茲山也世隆嘗
 讀書茲山鄉之人士多從世隆游者乃即茲山為書院曰大酉華妙洞
 書院為堂二曰讓王堂曰逍遙堂蓋皆本莊子語及善卷之事而名之
 也曰高蹈祠即宋故封之名以祠卷曰冊砂房蓋卷之士物莫靈於冊
 砂故神農嘗百草以冊砂繫之辰其名著矣故即地所出而名之是皆
 余所作因是以求之庶幾乎不與草木同朽腐也其曰鍾鼓洞曰秦人
 藏書室曰會仙橋曰張果煉丹池曰九嶺嶺則皆山所固有予不得而
 增損之焉夫莫大於天下莫聖於堯舜卷也乃欲天下而不受其視光
 舜若薄之而不為者其志遠矣要亦可以隱逸一節之士論之也正猶
 冊砂不列於人間飲食嘗用諸品而其為世外奇寶則世固有知之者
 嗚呼希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天寶庚寅元子得商餘之山山東有谷曰餘中谷東有山
 曰少餘山谷中有田可耕藝者三數夫一夫百畝有泉停浸可畦稻者
 數十畝泉東南合肥溪溪源在少餘山下溪流出谷與濠職陰及水合
 匯于濠將成所居故人李才聞而來會乃歎曰吾未始知夫子之所至
 焉今知之矣吾聞在貧思富在賤思貴人之常情也聖賢所有然而知
 貧賤不可苟免富貴不可苟取上順時命乘道御和下守虛澹脩己推
 分稱君子者始不公乎乃相與占山泉關樅養依山腹近泉源始為亭
 廡始作堂宇因而習靜適自保閑夫人生於世如行長道所行有極而
 道無窮奔走不停夫然何適予當乘時和望年豐耕藝山田兼備藥石
 與兄弟承歡於膝下與朋友和樂於琴酒寥然順命不為物累亦自得
 之分在於此也
 涿泉之陽得怪石焉左右前後及登石顛均有
 如似故命之曰五如石石皆有寶實中湧泉泉說異於七泉故命為七
 勝泉石有雙目一目命為洞井井與泉通一目命為洞樽樽可酌角居
 及酒石石有穴且如磁瓦反者又如灑所江反者泉可澤澆匪石而
 流入壟中出而為瀧於故彼能異於此安可不稱顯之銘曰五如之石

何以為名請悉狀之誰為我聽左如旋龍低首回顧石如驚鴻張翅去前如飲虎飲而蹲焉後如怒龜出洞登山若坐于顏石則如飛彼靈槎在漢之間洞井如鑿淵然泉湧澄瀾涵石彼起如動不旌尤異焉用為文刻銘石上於千萬春

道州江華縣東南六七里有回山南面峻秀下有大巖巖當陽端故以陽華命之吾遊處山林幾三十年所見泉石如陽華殊異而可家者未也故作名稱之縣大夫嬰令問鑿巖窟俾依石經刻之巖下銘曰九疑萬峯不如陽華陽華嶺其下可家洞開為巖巖當陽端巖高氣清洞深泉寒陽華旋回峯巖如關滿勝松竹輝映水石尤宜逸民亦宜退士吾欲投節窮老於此懼人譏我以官矯時名跡彰顯醜如此為於戲陽華將去思來前步却望踟躕徘徊

道州城西百餘步有小水南流數十步合營溪水抵兩岸悉皆惟石嵌盤屈不可名狀清流白石回上激注休木異竹番陰相陰此溪若在山野則宜逸民退士之所遊處在人間可為都邑之勝

境靜者之林亭而置州已來無人賞愛徘徊溪上為之悵然乃疏鑿蕪穢俾為亭宇植松莖桂蕪之香草以裨形勝焉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銘石上彰示來者

九疑山方二千餘里四州各近一隅世稱九峯相似望而疑之謂之九疑亦云舜登九峯疑禹而悲從臣有作九悲之歌因謂之九疑九峯殊極高大遠望皆可見也彼如嵩華之峻峙衡岱之方廣在九峯之下磊磊然如布碁石者可以百數中峯之下水無魚鱉林無鳥獸如蟬蛭之類聽之亦無往往見大谷長川平田深淵杉松百圍榕栝並之青莎白沙洞冗舟崖寒泉飛流異竹雜華田映之處似藏人家實有九水出於中山四水流灌於南海五水北注合為洞庭若度其高卑比洞庭南海之岸直上可二三百里不知海內之山如九疑者幾焉或曰若然者茲山何不列於五嶽對曰五帝之前封疆尚隘衡山作嶽已出荒服今九疑之南萬里臣妾國門東望不見涯際西行幾里未盡遙隔當合以九疑為南嶽以崑崙為西嶽衡陽之輩聽逸者占為山

封君未作園囿耳但苦當世識者拘限常情牽引古制不能有所改創也如何故園九峯界峽山谷傳於好事以旌異之如山中之佳跡峯洞之名稱為人所傳說者並隨方題記庶幾觀者易之時永泰丙午中也

州城西南隅有黃鶴樓者圓經云費昶登樓嘗覽黃鶴返憇于此遂以名樓事列神仙之傳述存述典之志觀其登樓觀我高標龍從上俯河漢下臨江流重巖巖峙四圍霞敞坐窺井邑俯拍雲煙亦荆吳形勝之最也何必賴鄉九柱東陽八詠迺可賞觀時物會集靈仙者哉刺史兼侍御史淮西租庸使荆岳沔等州都團練使河南穆公名寧下車而亂繩皆理餐饗而庶政其疑或逶迤退公或登車送遠遊必於是宴必於是極長沙之浩浩見泰山之紫雲王室載懷思仲宣之能賦仙蹤可憐嘉叔偉之芳塵迴咽然嘆曰黃鶴來時歌城郭之並是浮雲一去惜人世之俱非有命抽毫紀茲貞石時皇唐永泰元年歲次大荒落月孟夏日庚寅記

武昌西山天下勝處也自孫氏讎集以來至元子始顯逾二百年鄧安惠公為邑訪无子之跡為之作窪構銘則又顯東坡先生謫居黃岡間往游焉愛其山水多見於文字中翻雅落雪之句雖畫工不能盡也則又加顯夫物之興廢有時到天下勝處終不可掩必有賢人君子為之品題而况於人乎方二公對直玉堂刻燭揮制曾不及人間名利事而詩章往來獨夢寐於寂寞之濱則其胸中所期蓋相索於閭風之上矣

在營道縣五里唐劉夢得記云薛君景晦為道州得異境有石室穹然如夏屋因名其地曰含暉巖巖在縣南二百餘步古木蒼煙石田基布嚴實可二丈其中深不可及或云通天執炬而入但見峻崖峭壁寒泉冷風滴乳如佛像如車蓋如花果如器皿如飛走唐薛伯高命名至道初太守張觀名曰紫虛洞有寇萊公題名在焉

於天有元次山永泰年題名曰天聖中寺僧雲亮於洞前百步築堤為塘瀦水溉田洞遂為池

室隱隙罅中雖風雨不能及四顧石壁峭成萬仞傍有石竅古今莫測其遠近目之者有長往之意

二里中有巖竇可容萬夫古有老人處其下以潘氏稱因為此山之名秦有周君貞實避焚坑之禍隱於此石床石井猶存唐興有僧到巖下坐盤石敷演法華真常妙理見二隣各長數十尺盤於前師曰若受吾訓當釋汝形頂化雙狐能飛鳴名曰訓狐師居巖中凡五十年

停泊柳港遙見高城層樓丹崖翠壁臨大江之濱少焉風恬浪靜舟始安流竟來莫知其端嘉靖甲辰余慶南陽守丙午謫鄭州判戊申移巴陵令舟由荆南順流而下洞庭長江風作維攬磯石岳陽樓君山俱在

望宛然昔年夢中景乃嘆曰余今日謫移固前定矣蓋巴陵之勝惟在洞庭一湖按禹貢九江孔殷即此湖水沉漸元辰溘溘資湘皆匯流洋溢互瀦周迴八百餘里浩浩湯湯一碧萬頃月印之而著象風遭之而成文殆與芝城之彭蠡姑蘇之震澤金斗之巢集武林之西湖同一汪瀾也夫洞庭固極三楚之勝岳陽樓枕巴丘瞰洞庭延庚挹辛縹緲

嶂嶸巍乎大觀不特君山咫尺擁浮湖而南有祝融北有內方東有黃鵠西有大龍環列拱屹皆在指顧間殆與豫章之滕閣宣城之疊嶂武昌之黃鶴黃岡之竹樓同一壯麗也夫岳陽固據洞庭之勝建始莫詳

宋顏延年陰德詩尚可考唐開元間張說謫守是邦登臨賦詩自爾名重觀其誰念三千里江潭一老翁之句則其懷抱可知矣說子均李杜

韓孟白賈諸名賢皆有題詠樓與湖山名益重于世宋慶曆間滕子京亦謫于斯作新厥樓屬范希文為記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

樂而樂者其寓意深矣昔柳宗元謫柳永凡所經之處皆以詞章品題為佳山水文正公三代以上人物宗諒獲此嘉記筆此傑樓更偉觀增

重迥出湖山外豈止一丘一壑一水一石云乎哉當時以滕樓范記蘇書邵象為四絕而永叔特奇詩謂其思遺文良有以也自後蒞斯者率多遷謫凡所歌詠類皆悽惋此固江湖之遠既有以感發羈旅情悵而鬱陶之衷亦藉乎風景而因言以宣也耶余每登樓感今慨古舉目蕭然自不能已乎去國懷鄉憂謫畏讒之念也按山海經洞庭之山帝

二女居之為湘君因以名山本辭九歌楚辭若先形諸擬議輒烈風雷

泊岸回瞻岳樓恍若蓬萊隔湖水浮山入山則視之不見異哉崇岡平阜沃野極百里之遠茂林方竹藤蘿繞繞諸制之上山之鳴鏗然

有聲之香莫知其處道書以此為十二福地其形如編其狀如十二蟬聳李太白詩淡掃明湖開玉鏡丹青畫出是君山劉禹錫詩遙

望洞庭山權翠白銀盤裏一青螺是已唐諫議韓注直竹貶岳適意遊君山杜工部寄以潭足潭底望八荒之詩何其雄哉及觀湘中老人之

歌東坡謂必謫仙遺世者所為似亦確論也若夫山有臺名軒轅相傳黃帝即此鑄鼎成騎龍上昇秦始皇南游浮江阻風問湘君何神博

士以充女舜妃對怒赫其山二說似幻誕匪輕至於柳毅傳溼陽婦書與洞庭水君宴碧雲宮尤涉荒唐殊未足信岳武穆代君山木造巨筏

塞港以擒洞庭寇楊么厥功尚可紀哉余遍歷茲山之景暮煙既凝暮鴉既棲可以詠歸矣登舟乃還月明如畫中流浩歌仍向岳陽樓下泊焉

嘉靖甲寅春二月余移舟吳道經衡山時維暮照乃驅車西發青松夾道三十里至微廟止蒲雲堂廟儀謂神因考前代稱號匪經惟我 聖祖高皇帝制曰南嶽衡山之神崇正典也殿楹

門廊壯麗古松台抱參巒皆可觀讀古今碑碣乃得茲微之詳遂由廟右折北徑狹石岬漸登漸險過神帝亭下但聞石澗水聲冷冷然匯

為絡絲潭由潭傍望赤帝華蓋諸峯踰王板迎仙二橋佇立祝融峯下載禁載驅羣峯合時雲霧濛濛為絕頂至則峯閣谷壘水流淙淙別是一境乃次半山亭所見益奇曾次悠悠過此以往嶺益峻路益險林

之餘瑞日在東祥光繞殿殿左右益以飛棧棧外為臺臺外為檻檻外為紫金城闕四門以象天關南有九卿玉笏西有大明白雲北有顯定皇崖東有竈門萬丈諸峯近擁天柱而厥峯石脊有金銀色松盤如龍虬形儼然上界五樓十二城也仰觀俯察惟此大岳者其來也乾允之發其應也翼軫之拱跨均房環襄荆擁列者七十二峯三十六巖二十四澗袤延者八百餘里此天下名山非玄武不足以當之故曰武當信哉從故道而下復由南巖紫霄分路北行三十里至五龍宮宮門內為道九曲十八折殿九重百六十三級殿前二池水從石龍口出宮西自然菴陳希夷居此感五炁龍君授以晴灑隨登龍頂峯丁有龍湫西北有巨杉鶴常巢棲隱仙巖乃尹軌軒彈之所夜籟澄寂常聞步虛王磬聲又四十里至王虛宮官殿廊檻視諸宮更壯麗內有仙衣亭望仙樓八仙臺仙桃觀皆奇勝原張三丰所寓余留宮中獨提點宋衍慶章修焚以申祝釐之誠又明日清曉度東山橋仍出僊關誠哉清都紫府莊區玄圃甲于天下維山之靈其人必異特鍾玄帝以七宿之神武昭布

古今游名山記卷之九終

古今游名山記卷之十上

鴈蕩山 兩浙諸山泉附

括蒼何鏗振興廟 應陵吳炳用晦廟

因造玉清宮伐木取材方有人見之此時尚未有名按西域書阿羅漢詰詎那居震旦東南大海際有鴈蕩經行雲漠漠龍潭宴坐雨濛濛之句此山南有芙蓉驛驛今改于嶺前瞰大海然未知鴈蕩龍湫所在後因伐木始見此山頂有大池相傳以為鴈蕩下有一潭水以詩名之也謝靈運守永嘉凡佳山水游歷殆遍獨不言此山蓋當時未有鴈蕩之名予觀鴈蕩諸峰皆峭峻險阻上聳千尺穹崖巨谷不類他山山皆包在諸谷中自嶺外望之都無所見至谷中則森然千霄原其理當是為谷中大水衝激沙上盡去惟石巖然挺立耳如大小龍湫水簾初月谷之類皆是水鑿鑿之穴自下望之則高崖峭壁從上觀之適與地平以

至諸峰之頂亦低於山頂之地而世間溝壑之處皆有植土龕岩亦此類耳今成阜陝西大澗中之土動及百尺迥然聳立亦鴈蕩具體而微者但此土彼石耳既非挺出地上則為深谷林莽所蔽故古人未見靈運所不至理不足怪也

常如遇故人萬里外泰定元年冬予與客張子約陳叔夏復來從兩家僮持衾榻杖屨冬日妍煥黃葉布地客行望見山北口立石宛然如浮屠氏腰隆起若世之游方僧自襪被者客輒然而笑時落日正射東南山山氣盡紫鳥相呼如歸人入宿石梁石梁拔起地上如大梯倚屋檐端檐下入空洞中可容千人地上石脚空嵌類腐木根檐端有小樹長尺許倒掛絕壁上葉着霜正紅始見謂躑躅花絕可愛梁下有寺寺僧具黃茶酷酒客主俱醉月已沒白雲西來如流水風吹橡栗墮瓦上轉射岩下小屋從篋中出擊地上積葉鏗鏗宛轉殆非世間金石音燈下相顧蒼然無語夜將半設兩榻對卧子約沾醉比曉猶呼其門生不知

岩下宿也

自石梁南出五百步折而西行過謝公嶺嶺東
居人多謝姓故名或曰地舊屬臨海郡謝靈運為臨海開山適至此人
因以名之既渡綠湖南石路欲登觀羅漢洞於篁竹窺見水西大石壁
下有谷若豎深家僅扶過洞入谷中見谷口石斬然下垂如懸戶卷然
中抱如懷坐其下而嘯如語甕盎中從洞下入寺未至見道傍有石
源方丈而深莫可測仰視潭南上有山孤起如偃芝北上有山離立平
地上如駢笋稍入始見兩大石相倚如合掌入天數千丈從合掌根入
兩傍植石闌直上千步乃至掌中望見山巒中青天如懸一片水旁設
大士一羅漢十八設應真像懸崖上五百然皆為人緣取持去空遺土
坐如燕巢栖崖上岩罅泉水下滴唧唧如秋雨鳴屋檐間令人大呼呼
聲繞洞中不即出泉墜半未至於地為聲所軋則飄吹衣冠草木盡濕
家僅戲馳石闌中脚頓道上石淵淵作鼓聲既下出家僮守蒙者私自
更守竊登之顧見主者皆已下即擊羅漢繩牀傍小鍾鐘聲奔谷中如

鳴風行鳴半天上倚杖聽不可去谷中恒有雲氣所舍亭曰看不足

豈復有過於此者予為言山之峭刻現莫若靈峰雄壯渾龐莫若靈
巖峰言銳巖言大也予適小疲倚大樹坐甚恬客聞靈巖亟欲往即起
促不得休前是一日行五里輒止舍是日會已暮頃刻馳十里到寺天
正曛黑及階舉頭見巨石孤立如人俯月出正懸東南角星象累累下
垂四傍容脇息不可上如游魚唼嚼以身為浮游在灑氣上也入坐佛
官南階上正視見其面進升堂倚石夾室則旁晚其脇夜分又數數開
南牖視之月欲墜夜色如霜雪諸峰相向立儼然三四老翁衣冠而偶
語獨西南一柱白而長身者也明日由昌上人房下過澗得小石嶺可
五六百步上觀所謂龍泉山水半橫石作鱗甲狀陷入石中獨見其脊
從西南石峽中繞出數千丈勢盡乃垂入谷中作懸鼻疑是石髓積歲
月化為石故獨此鼻如瓠大乃紺碧膩滑異他石鼻端泉時時一下滴
谷口澗西有立石長三十丈如卓筆曰卓筆峰傍流泉墜入澗中亦

三十丈曰小龍漱嶺西飛泉湧出石罅直上指尺許曰劍鋒泉寺以巖
名巖又以佛宮比大石障獨高且大絕頂正平如塗丹堊是為平霞障
諸峰皆牽聯在障傍其大石如樹旗居障左臂曰展旗其大柱居障右
臂曰天柱龍鼻水又在障右脇間小龍漱卓筆峰劍鋒泉當居障中
有石穴下窺穴中別有平土類人間土田一一具溝塍畝澮以小石下
擊如轉鳴甕中其一由障右脇旁令人百計牽挽上懸崖上有石室室
南有小徑沿徑兩旁皆麥門冬草如人手植路平熟數里若日有人來
往者絕端有窪石窪中泉冬煖如湯僧乃言昔有羅漢常浴是泉惛息
石室中故石上有平假迹宋英宗時有居人行湫水上見老父手弄藥
一丸大如橡栗語人曰爾為我持此獻天子忽復不見諸郡言狀郡上
之天子遣中使持香來於是鳳山名始在天下

大德七年秋八月予嘗從南山公來觀大龍漱苦

出谷中從者心掉望見西北立石作人俯勢又如大楹行過二百步乃
見更作兩股相倚立更進百數步又如樹大屏風而其巔嶺嶺猶蟹兩
螯時一動搖行者兀兀不可入轉緣南山趾稍北回視如樹圭又折而
入東嶺則仰見大水從天上墮地不掛着四壁或盤桓久不下忽迸落
如震霆東崖趾有諸詎那菴相去五六步山風橫射水飛着人走入菴
避餘沫迸入屋猶如暴雨至水下擣大潭轟然萬人鼓也人相持語但
見口張不聞作聲則相顧大笑公曰壯哉吾行天下未見如此瀑布也
是後予歲一至常以九月十月則皆水縮不能如向所見今年冬又大
早客入到菴外石缸上漸聞有水聲乃緣石缸下出亂石間始見瀑布
垂勃勃如蒼煙乍小乍大鳴漸壯急水落潭上窪石石被激射反紅如
丹砂石間無秋毫土氣產木宜瘠黑反碧滑如翠羽鳥毛潭中有斑魚
廿餘頭聞轉石聲洋洋遠去開暇回緩如避世士然家童方置大甌石
旁仰接瀑水水忽舞向人又益壯不可復得癢乃解衣脫帽着石上相
持扼擊欲爭取之因大呼笑西南石壁上黃猿數十聞人呼聲皆白驚

樓挽崖端偃木牽連下窺人而啼巖巖久之行出瑞鹿院日已入蒼林
 積葉前行人迷不得路獨見明月宛宛如故人
 鴈山西南一峰絕高下視衆大山猶當
 是大父行舟行南海月餘長望見直西北有物如高髻亂髮纒一握大
 倚為指南又其上常有雲氣居人不呼常山而呼曰常雲傍出二里有
 能仁院院亦名常雲予從大龍湫出夜宿山人家選明治人迎舍東菴
 微秀夾樹兩垣路從垣間山過潤行繞北山麓折而南南有深谷梁石
 過之復折而西入谷中始見石林如犬牙巖下佛寺曰淨明是日至自
 常雲僧拒戶不聽客入即呼云是游山人乃拔去拒門木入弛擔為午
 炊出南戶徘徊往來望屋上山山圍屋如城府或纍纍然如蜂脾綴下
 而刻其中濇濇然如燕巢斜背而剖其戶顛者窺者仰者歎者慕者訛
 者僂者啄者掉者俛而窺者騰而上者如人皆具耳目口鼻而無一相
 似意此中當有大佳處耳更著屐從屋窓中出上山行二十步復得石
 橋過澗去草間又得石壇數方皆古人作亭遺址壇為階二三級或五
 六級壇相距雖皆四五步每一壇上輒見山如人腹膈背尻向背一一
 不同復益上數步草中尋見石階八九轉一轉皆六七級兩傍夾大石
 壁如行棊中仰頭見青天如曲池中綠水止而不波泉滴兩崖間如雪
 消作水建鏡下注谷中大石上忽憶先子言淨明維摩石室旁有西谷
 是惠上人所開絕佳當是此地耳今寺僧乃畏人知更作屋相遮以故
 從窓中出不爾不見此奇

客問山胡以鴈名也予為言長老相傳絕頂上有
 大湖鴈過南海常棲止其中居人因為名湖水墮入澗流谷口為大
 龍湫湖傍有塔寺一夕沉湖中至今五百餘歲然猶餘遺地敗址棠梨
 花數十百株皆儼然成行列土絕膏肥種踰鴟大如斗長老又言湖漸
 於為封田十年前有僧來言吾近於鴈湖傍依大樹縛屋種菜蔬踰鴟
 為餽糧願乞金錢作屋予問道路何從入僧具言從靈雲寺南入山時
 時過絕險挽牽懸崖偃木以過日初出上山至午僅可到山顛望見永
 嘉城下大江如牽一線白東面海氣蒼蒼如夜色山上無膏燭燒木葉

蕭竹為明山鼠來與人相向坐如狐狸大予愛其言久欲登之嘗一至
 靈雲寺觀所從入路因往至梅雨潭潭上瀑水懸空數十丈谷中風起
 水吹着人常濺濺如四五月間霖雨亦一奇也旁有隣寺三四區曰古
 塔寶冠羅漢石門又有一寺在南山家與常雲相望路絕高曰飛泉種
 種自作面勢皆可游獨不大爾

北從天台來入古東甌郡境上望見西南有山
 相向立如兩浮屠游者咸曰此鴈山門戶也益深入其岨視羅漢洞東
 西天柱大龍湫猶人有眉目十八寺皆其肺腑也僧言其祖自開鴈山
 為諾詎羅詎羅去游方時師懸語之曰若行四方當值勝妙山水起塔
 立寺花名村鳥名山則其地也詎羅適行至山下問田間老父所居云
 何父曰芙蓉村又問山云何曰鴈山詎羅曰是吾師所語我者吾於此
 乎老矣入過四十九盤結屋谷底面湫水以居既沒其徒為立塔廟是
 十八寺之萌芽也詎羅首所開正得其肺腑今人言春游天台秋游鴈
 蕩各定其可游時耳鴈山無土田桑棗兩山東甌人行盡日曲折在水
 中又多篁竹草長沒人春夏十日九霧雨先後行人不相見又多馬蟻
 緣草木枝風動即着人嚙出血數升燒竹葉塗創乃愈猶秋冬時草木
 黃落毒虫盡蝥乃可入至數百里山皆在目中然患游者匆匆絕佳地
 恒遠在溪谷中不盡見也古人云紫紵芒鞋行一月彷彿見得皮膚耳
 非過言也呂夷簡焦伯強劉器之王龜齡皆嘗能留連山谷中盡發其
 勝豈古人用此為陶寫地耶然游者衆矣壁間姓名一一為狐狸貓貉
 啗盡獨此三四人者至今凜然有生氣何耶其草多寒涼藥可用治疽
 瘍滯下其不多杉檜豫章其歌多猴狙豕而無虎其虫無蚋蚊而有馬
 蟻云

鴈蕩山温州樂清東北山之通名也去縣九十里而遙
 越白沙武芳林達芙蓉逾嶽與過長嶽原始至其山凡山有名號者蓋
 純石而土山不預焉宋太平興國二年丁丑僧全了始居山之淺者曰
 芙蓉菴今能仁寺是也己卯僧行亮神昭居山之深者今靈巖安禪谷
 是也天聖九年辛未僧文吉得山之盡東而居者曰碧霄菴今靈峰是

也於是有人居矣皇祐元年已丑

也由丁丑至皇祐已丑七十有三年此開山之歲數也東盡之境

西至白巖在蕩陰北開底南距玉環山北距蒼山此盡山之地勢也名

山或以義或以象或以跡或以無稽之跡獨侍郎嚴則為胡兵部居之

而言此山之佳異者也蕩水南出為大龍湫東南會于天柱飛泉南經

筋竹入于海蕩水北出為新溪東流會于寒坑板藏大溪俱在嘉善界大

南入于海經江石門之水自大龍湫經長嶽原入于海自芙蓉石

城之水會于小龍湫經白溪入于海此水之勝者也舉山無崖以

務大生于海崖中每秋末波海邊居人謂之曰崖又其色蒼白有禽黃

色亦謂之白崖又曰鶴崖以其勢能覆物自上而下有如鶴也有禽黃

色而差小馬謂之金雀有一種羣鳴而聲相抑揚謂之山樂官有獸如

鹿能歷險謂之山羊白者如雪猿有毛如猴謂之金線此鳥獸之異者

也故詳記之

唐一行禪師所言南戒一行檢典圖今天下山川蓋

至鴈蕩山而盡山石像物賦形步移即換巖瀑噴濺飛沫俄頃百態且

限以重岡複嶺實不可模寫其嘗迎送及祠禱三走山開默記所歷歸

按其圖為畫止一面此山前後向背左右偏側皆有奇妙畫

者尤難施工乃與商較令背者面側者正為小圖附樂清志一峰

而三二名者各隨所又合為大圖二大抵東西四谷自縣往者

由始始西外谷有寺四曰古塔靈雲寶冠石門其流水自芙蓉港出纒

嶼其路平夷西谷有寺七曰能仁羅漢飛泉普明天柱華嚴瑞鹿其冰

自峽流筋竹澗出清江皆峻嶺自石門來者曰東嶺自芙蓉來者曰丹

芳嶺自筋竹來者曰飛泉嶺達于東谷曰馬鞍嶺東谷有寺四曰靈巖

淨名靈峰真濟其水自峽流白溪溪上有路通白溪驛驛在嶺南白

嶺北大開東北有嶺曰謝公嶺達東外谷有寺曰石梁自石梁東北

至雙峰以達黃巖左有谷曰南北閣南閣乃鴈蕩之北有崇德寺水自

蕩頂分流山亦奇勝舊圖不載今附焉

明登方巖望天台鴈蕩蓋蓬萊三島諸仙人若

可招而得謂極吾山平生之好將自茲始矣復不果遂明年乃游塔

山又明年寓流慶寺又明年從太守叔父偕筠心諸公過忍菴所越宿

度謝公嶺臨照勝潭入靈峰洞過靈巖觀天柱卓筆展旗諸峰至龍鼻

水暮抵能仁寺宿焉明日還過大龍湫觀瀑布望鴈湖絕頂相與歎息

以為天下之奇觀盡矣遂復由故道宿忍菴明日乃歸

古稱山河兩戒南戒盡鴈蕩山云山高四十里頂上

有湖方可十里鴈至棲之故曰鴈蕩袁采云鴈蕩山温州樂清東北山

之通名也去縣九十里而遙山蓋純石而土山不與焉沈存中云諸峰

峭峻險怪不類他山當是谷中為大水衝激土盡去而石猶立爾采復

為圖序總之云東西四谷西外谷有寺四曰古塔靈雲寶冠石門其流

水自大芙蓉港出纒嶼其路平夷西谷有寺七曰能仁羅漢飛泉普明

天柱華嚴瑞鹿其水自峽流筋竹澗出清江皆峻嶺自石門來者曰東

嶺自芙蓉來者曰丹芳嶺自筋竹來者曰飛泉嶺達于東谷曰馬鞍嶺

東谷有寺四曰靈巖淨名靈峰真濟其水自峽流白溪溪上有路通白

溪驛東北有嶺曰謝公嶺達東外谷有寺曰石梁自石梁東北至雙峰

以達黃巖左有谷曰南北閣南閣乃鴈蕩之北有崇德寺水自蕩頂分

流為鄭向文云古樹老藤蔽虧天日林顛葉隙時見異峰餘波洩注流

為飛泉高自雲霓懸瀉數道鴈山之大畧如此其雜記一時之勝者

石梁云月已沒白雲西來如流水風吹橡栗墮瓦上轉射巖下小屋從

鏡中擊地上積葉鏗鏗宛轉殆非世間金石音靈峰洞云兩大石相倚

如合掌至掌中望見山巒中青天如懸一片水靈巖云巨石孤立如人

俯月出正懸東南角星象粲粲下垂四旁如游魚唼喙以身為浮游在

灝氣上夜色如霜雪諸峰相向立儼然三四老翁衣冠而偶語能仁云

鴈山西南一峰絕高下視眾山猶當是大父行舟行南海月餘常望見

直西北有物如高髻亂髮纒一握大倚為指南西谷云出南戶望屋上

山山圍屋如城府或纒纒然如蜂腰緩下而刺其中滂滂然如燕巢斜

騰而上者如人皆具耳目口鼻而無一相似又云從靈雲寺南入山時

時過絕險挽牽懸藤偃木以過日正中僅到山頂望見永嘉城下大江

如平一線白李孝光云北從天台來入古東甌郡境上望見西南有山相向立如兩浮屠游者咸曰此鴈山門戶也益深入其阻視羅漢洞東西天柱大龍湫猶人有眉目十八寺皆其肺腑也文人之所次第如此予聞之士人言秋游鴈蕩有以哉南土溫溽春氣氤氳故有毒蠶至草木黃落毒去乃可入數百里山皆在目無毫毛蔽遮嗟乎游貴時哉予將問途焉有告余者曰鴈山循崖而南百里如畫自樂清道白河芳林途窅窅過長墩原經古塔本覺寶冠石門諸寺出白溪驛謂之右路自黃巖由白若嶺入石梁過靈巖逾馬鞍至能仁出長墩抵窅窅謂之左路馬鞍嶺蓋其分界云東谷之峰五十有三西谷之峰四十有八謂之百一峰有泉五有巖二十九有石三十三而石行廊為勝有潭七而沐浴為大池一澗一曰筋竹壑一曰經行門一曰石門也有洞十二而道始為古有溪四而四溪之水為會有嶺七而丹芳為峻凡四十九盤有障二而平霞為華有橋二有嶼二有閣二即南北也有菴三而八扇為八菴有亭四而看不足為奇堂一曰資深游人之所有事也余性喜游名山

登臨中歲四方行萬里而勝處必往蓋嘗至天台云獨於鴈蕩有眷眷焉今老矣乃盡為圖聊以資卧游之適爾因考論其槩為記近時陸文龍以藩叅出游具列形勢謂西湖諸峰為劣至登平霞則獨立四顧疑非人間世也潘三峰御史加品階焉謂有屬板有空洞有雄渾淵澄勵板如介空洞如通雄渾淵澄如旁行不流各舉其人類之則又出丹青談笑外矣皆有關於茲山也因并記之

自昔通方遠覽之士曷嘗廢觀游哉夫既孜孜飾其本務矣然而弛張勞佚必有所寄是以襄城命駕彌劬皇道卷阿弛馭無累王業而夏諺於焉爾首周氏以之子來上下俱欲莫以為病至史遷用周覽抉奇謝傳以丘壑弘望咸備精乎觀物之間斯又益矣方今天下名勝類有圖牒然多備其所見墨守一隅至談吾樂鴈山皆云并難具美良以四谷秀巫山之靈蓉溪含武夷之曲鴈湖蕩具區之波龍湫下匡廬之瀑是以謝公之屐千里來孫轡軒之使以為芟舍莫不激賞盈襟形於篇什以故前志蒐錄輒成巨卷後賢繼起復遍厓

碣允哉山川之遇也嘉靖乙巳邑侯歐陽先生至自西蜀蜀故多奇而先生冲襟雅有五嶽之尚既下車問俗一至鴈山即歎其巨麗冠絕東維人謂先生且日命習池之駕暢陰山之飲而先生事已即旋蓋積歲不至鴈山且久丁未秋御史河東裴公彌節茲山爰有登高之賦先生適從寓目作麗慨然自以不易得也爰哀近作以為續集既成視余校而傳焉侯又嘗言天下衰盛於鴈山有古以為鴈山之聞自晉始也及唐而微宋初盛時猶未甚顯鴈山之顯迺當宋室之南於是余碧被峯巒而山之名勝始爭衡上國矣將不以偏安之國貴游所奏而一統之世車軌遠之乎我國家奠極北方鴈山遠日且萬里則雲構復圯緡黃流散至于今草中廼卧大燬鑊焉固其理也游者徒知想故事之榮華下之慮矣

鴈蕩山在縣東九十里高四十里東聯溫嶺西接白巖南跨玉環北控蒼山頂上有湖方可十里水常不涸春雁歸時多宿于此故名山有東西內外谷之峰五東內谷之峰四十有八西內外谷之峰各二十有四建寺一十有八各有殊名皆宋以來好事者所命也又有大小龍湫大龍湫在西谷自石壁絕頂瀉下高五千丈隨風旋轉變態百出小龍湫在東谷從巖溜中飛流而下高三千丈又有上龍湫在大龍湫上數里飛流懸瀉亦數百丈山巖壁立中有穴可居人跡罕至正德間五臺二僧曰白雲雲外往居其上乃始知之可見造物者之無盡藏也二僧至今尚在嘉靖辛亥十二月朔余至其下欲訪之陡墜下曰吾四十年不下山矣自後再欲覓之無從也

大若巖者即石室也在永嘉郡南溪小源從郡北江口入遡流而上山盤水折凡一百五十里有洞狀卷螺呀立千尺深窈虛廓梁陶弘景嘗集真誥於此所謂石室也山皆從西北來積天地奇嶮之氣磅礴糾紮或峭眾激為苦為角為高峻或怒自央為鱗為魚為大巖而其潰散不可收拾者又復洩為飛瀑萃為詭石吞吐變現感

遇疑射千態萬狀莫可名數而真誥石室則其精神聚會也山水俱到
衆妙盡呈名之曰大若福地者其說蓋出於道家云大若巖之外去十
數里又有小若巖世人類以今文若字推其初所以名之者義皆無當
按古文巖字其上皆從山凡字譜中字從山者皆山之貌像名稱也而
人莫之識者蓋古字之不傳久矣自秦變古字以小篆隸書法行厥久
風氣浸移日趨簡便承訛襲謬人用其私蓋今之所謂古者已非古矣
余讀古文十二篇周易始得見此字蓋古文巖字皆如此因表而出之
使人知自有宇宙則有此巖自有此巖則有此名而所以定其名而發
其奇者則自余始

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者也涉海則有方
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玄聖之所游化靈仙之所窟宅夫其峻
極之狀嘉祥之美窮山海之瑰富盡人神之壯麗矣所以不列於五嶽
闕載於常典者豈不以所立宜與其路幽迥或倒景於重溟或匿峰於
千嶺始經懸懸之卒踐無人之境舉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禮祀故

事絕於常篇名標於音紀然圖象之興豈虛也哉非夫遺世翫道絕粒
如芝者焉能輕舉而宅之非夫遠寄冥搜篤信通神者何肯遙想而存
之余所以馳神運思書詠宵興俛仰之間若已再升者也方解纓絡永
託茲嶺不任吟想之至聊奮藻以散懷太虛流廓而無闕運自然之妙
有融而爲川瀆結而爲山阜嗟台嶽之奇挺寔神明之所扶持陰牛宿
以曜峰託靈越以正基結根彌於華岱直指高於九疑應配天於唐典
齊峻極於周詩邈彼絕域幽邃窈窕近者以守見而不知遠者以路絕
而莫曉嗚呼夏蟲之疑水輕翻而思矯理無隱而不彰啓二竒以示兆
赤城霞起以建標瀑布飛流以界道觀靈驗而遂徂忽乎吾之將行仍
羽人於丹丘尋不死之福庭荷台嶺之可攀亦何羨於層城釋域中之
常戀暢超然之高情被毛葛之森森振金策之鈴鈴披荒榛之蒙龍陟
峭崿之崢嶸濟澗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跨穹窿之懸磴臨萬丈之
絕冥踐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攬樛木之長蘿援葛藟之飛莖雖
一冒於垂堂乃永存乎長生必契誠於幽昧履重險而逾平既克濟於

九折路威夷而修通恣心目之寥爽任緩步之從容藉萋萋之芳草蔭
落落之長松觀翔鸞之齋齋聽鳴鳳之嘒嘒過靈溪而一濯疏煩想於
心胸蕩遺塵於旋流發五蓋之游蒙追羲農之絕軌躡二老之玄蹤陟
降信宿迄于仙都雙闕雲竦以夾路瓊臺中天而懸居朱閣玲瓏於林
間玉堂陰映于高閣彤雲雙疊以翼檣曠日炯晃於綺疏八柱森挺以
凌霜五芝含秀而晨敷惠風佇芳於陽林醴泉涌溜於陰渠建木滅景
於千尋琪樹璀璨而垂珠王喬控鶴以冲天應真飛錫以躡虛神變
之揮霍忽出有而入無以是游覽既周體靜心閒害馬已去世事都捐
投刃皆虛目牛無全疑思幽巖朗詠長川爾乃羲和亭午游氣高褰法
鼓琅琅以振響衆香馥馥以揚煙肆觀天宗爰集通仙挹以玄玉之膏
漱以華池之泉散以象外之說暢以無生之篇悟造有之不盡覽涉無
之有間泯色空以合跡忽即有而得玄釋二名之同出消一無於三幡
恣語樂以終日等寂默於不言渾萬象以真觀兀同體於自然

知其所在比按圖得之以詢護國寺僧介豐乃曰洞居寺之東北二里
斜行山谷隱于榛莽間人迹罕及景祐中先師明照大師嘗採藥見金
橋跨水光彩眩目二女未笄戲於水上如劉阮所見此水仙之洞府也
元祐二年春迺鑿山開道立亭於其上環亭夾道植桃數百本所以追
遺跡續故事也越明年三月十日丁丑寺僧報桃花盛開并以其景物
之盛求名焉余率縣尉縉雲郭儀彥文監征開封曹味得之來游而黃
巖縣主簿西安王沔之彥楚與其弟宜德郎知金華縣事漢之彥昭繼
至乃相與幅巾杖藜徜徉行歌沿澗而上觀淥波之漣漪聽寒音之潺
湲微風過之餘音清遠飄飄然猶鏘佩環而朝玉關也遂名之曰鳴玉
澗澗之東有塢植桃數畦花光射日落英繽紛芳草流紅縹緲隨
水而下此昔人食桃輕舉之地也遂名之曰桃花塢塢自塢以比行數百
步攢峰疊翠左右廻擁中有澗流隨山曲折而游人之道從之及水窮
而道盡則有峭清徹澗澄可鑿毛髮羣山倒影浮碧搖蕩中有洞門潛
通山底其深不測雖滌霖暴注而不盈大旱焦山而不涸此寺僧見金

橋之地也遂名之曰金橋潭潭之南許水淺見沙中有盤石三不沒者
 數寸可坐以飲自上流盃盤隨流蕩漾必經三石之間俯而視之如在
 几案此羣仙會飲之地也遂名之曰會仙石據石之端仰而視之三峰
 鼎峙峻極雲漢寒光襲人虛碧相映危崖蕩花紅雨散亂其東峰則孤
 危峭拔儀狀奇偉上有覆石如縮髮髻遂名之曰覆女峰其西峰則壁
 立千尋上連巨嶽朝陽方升先得清照遂名之曰迎陽峰其中峰則居
 中處焉以雙女迎陽為之輔翼羣山之翠合而有之遂名之曰合翠峰
 三峰之間林麓踈廣草石瑰異左連瓊臺雙闕之山右接石橋合湖之
 水採芝茹木擲翠佩芳枝履輕而白雲隨笑語高而山谷應俯然而往
 直欲跨雙鳧御清風逍遙乎不死之鄉而不知塵境之卑感涉世之有
 累也遂名之曰迷仙塢自塢以出至于迎陽峰之下有石偃于山腹廣
 袤數丈寺僧因石址結亭於其上畫牆雕楹飛鳥華前臨清泚瓦影
 浮動魚跳圓波光弄樽俎浮杯之迹顧指在目遂名之曰浮盃亭是日
 也天氣清明東風和暢巖端過雨疎雲溜日余與諸君携茵席挈壺觴

游名山記

天台山

上登崔嵬下弄清淺流觴藉草惟興所適山般野藪具於臨時膾靈溪
 之鱗茹金庭之蕨無備具之勞也掛衣長松落帽幽石帶慵則披衣履
 倦則跣足解巾澆酒玉山自頽無衣冠之束也意所欲飲命樽注之一
 引而盡量窮則止無鐘鼓之節也酒酣浩歌聲振林木音無宮商唯意
 所發樵夫牧廝為之捫高崖履危石荷柯倚策而視之彼鳥知其非劉
 氏之子阮氏之孫厭洞府之未廣而復為山間之游乎既而夕陽西傾
 暮煙四塞洞天之境恍若失之於是尋雲路聘驂驂松月照人金影破
 碎遙聞雞犬乃悟人間諸君皆慷慨而驚相顧而語疑夫陵谷之更變
 而子孫之遷易也

天台山以高大之故稱台嶽又上應天之三台
 星故自昔以靈異聞乎每過其地輒欲往游人曰游非踰月不足以盡
 其奇予頗難之會予免官歸得故人新城黃尹速予游至則館于國清
 要梅壑潘子與俱而五峰雙湖之勝已得之行住坐卧間時嘉靖壬寅
 四月望日也潘子曰游天台必自赤城始此山之南門也自是而北則

循佛隴訪石橋由石橋東行則為天封華頂西行則為萬年桃源兩巖
 則為洞天桐栢於是遂結束自赤城始赤城山純石霞色望之壁立如
 城具維堞絕頂有浮屠七級西北有玉京洞金鏡池寺廢無僧已復由
 故道尋九里松月色在地人行松影中翌日遂北行踰金地嶺與紫雲
 相連其下為漢隱士高察讀書堂又五里踰銀地嶺至大慈寺前觀佛
 隴二大字寺僧曰此智顛師之初修地也又北行則山水漸益幽佳日
 昇抵石橋先上疊華亭倚檻觀之見兩崖門立而石橋橫巨其上廣不
 盈咫琥珀上人掉臂行之無怖山北左右肩有雙泉飛出合流而來至橋
 乃伏出其下瀉為瀑可百餘丈掛巖石間既快所聞復由亭右麓下至
 新亭接其端而坐則見石橋已在半天而噴雪之溜自空中下擊潭水
 作疾雷聲震動林谷於是乃大詫以為奇觀是夜宿琥珀上人海會菴天
 明復往觀之兩日乃從山西行尋萬年寺由鐵船峽度羅漢嶺山紫水
 迴每數里輒一曲及至上方地則砥平如仰盃登妙蓮閣四眺則八峰
 迴抱而直南諸阜崇峻如列戟排衙兩澗水至寺門乃合流擊迴南出

游名山記

天台山

前林松杉成列東瀾古松數株皆大十圍有五六鶴巢其上每休坐
 樹陰則聞鶴鼓牙及唳鶴之音與風泉相雜儼然非復人世留宿乃
 去抵護國寺出訪錢太師墓從者曰由此東北行至劉阮洞頗近會蔡
 舉人中甫陳監元敏之適至遂合策尋劉阮洞洞去護國二里而遠洞
 口如門有古木神祠沿澗而上兩山綉壁參差夾水立水隨山曲折時
 激石有聲曰鳴玉澗水壩草樹芊綿東峰特秀可喜曰桃花塢又折
 而北上路漸艱澁及水窮而路盡有巨潭潭澈如鏡中有洞門潛通山
 底其深莫測陳子曰此所謂金橋潭也即劉阮履屐遺真處潭之南有
 盤石可列坐以飲於是取酒會飲其上仰望三峰倚天而東峰特秀上
 有石如縮髮髻曰雙女峰昔人見雙龍戲水或曰乃其精靈所為是日
 晴出山巖白即寺觀巖石亦奇怪是日遂循董家廟小田舖涉三四溪
 至廣嚴寺聞貧婆誦經聲師肉身像師未淳化間人習禪定多異跡時
 呼為紫羅漢死而不腐是夕投宿寧國寺寺在平原後地多古松
 前浸巨塘紫疑擊在數里外寂歷可數又明日遂問道訪寒明僧

巖大畧如鴈蕩巖巖但差小爾巖西面有唐帽乘馬痕相傳為閻丘太守像旁有大石筍如天柱峰正北洞寬平可列席旅會南有小塘外有八寸闊寒巖後洞比明巖尤邃且廣可容百駟而梵宇亦宏敞正寒山子所居兩巖凡兩宿乃還越國清黃君又先遣游微除華頂山路再越日乃借潘子由顧儒嶺步歡溪訪齊處士高歡讀書堂于普慶寺及抵天封鳥已投林寺舊號靈墟寔智太師註解涅槃經處佛殿極壯麗有盤石智者鎮卓錫泉北望一峰摩雲即華頂也詰曰戒輿人緩行上華頂即遇險則下輿步行以亭午至其上中峰孤峭如華蓋諸嶺拱羅燬僅餘數節泉木扶疎多檜杉檉櫛其旁近地有王羲之墨池李太白讀書堂又迤從北上可三四里有望海尖登其絕頂則錢塘煙樹括蒼峰巒皆隱約可見東向觀海上雲濤如環壁縈於予乃拊掌大呼以為奇觀薄暮移宿天封老瞿曇謂予曰華頂絕高處舊有僧寮可觀日出處後以四風毒不可居故其寮亦廢又曰若自此南行至文殊寺上高山脊行則諸山皆在指顧予領其言詰朝遂南行至文殊寺上高由

似香齋鬱俯瀾百丈潭在臺左旋繞雙闕流入雲溪鱗鱗無譁其聽益遠真天台山之第一奇觀也環宿黃雲明日出洞門盤折而下行數里至福聖庄觀瀑布又迤而北至翠屏山觀三井皆奇初予自元明宮來謂桐栢已在平地及觀瀑布三井始覺其地乃在眾山之上乃復驚詫以為大奇夫以茲山之靈異且多奇如此顧自近世以來恒鮮異人宅之即有游覽者亦憚於驚遠凌危罕得窮其妙予於是重為茲山憫惜復從國清主僧道金借靜室局坐三日課斯記

天台山在縣北三里神跡奇異道書云是山高一萬八千丈周廻八百里山去天不遠上應台星超然秀出路由福溪水險而清前有石梁廣不盈尺長數十丈下臨絕澗惟忘其身者然後能濟濟者梯巖壁攀藤蘿始得平路見山之奇秀特異列于青霄上有瓊樓玉闕天堂碧林醴泉芝草凡諸勝槩莫能名狀也舊有玉霄閣又北三里為赤城山土皆赤色狀似雲霞望之如雉堞然右有玉京洞道書第六洞天也宋咸平天聖中投金龍玉簡於其中上虞亦有玉京洞云

又四里曰五峰其峰有五曰八桂曰靈禽曰祥雲曰靈芝曰映霞前有雙澗合流南注大溪東橫山在縣東一十里俗名覆船山本天台山足其上夷坦中有三溪冬溫夏冽側又有淨池以山橫據邑東故曰東橫云

天姥山在新昌縣東南二十里東接天台華頂峰西北臨沃洲山道書謂為第十六福地下有石井沃洲山在縣東三十里與天姥對峙道書謂為第十五福地晉僧支遁居之戴許王謝十人與之游號為勝會山有養馬坡放鶴峰西南有放馬澗皆因支遁得名其杖錫泉則唐僧靈澈之故迹也又八里曰東岬山亦支遁所居也初支遁問僧法深買山深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遂與居之

桐栢山在天台縣西北三十里周圍九峰曰紫霄曰翠微曰玉泉曰卧龍曰蓮花曰華琳曰玉女曰玉霄曰華頂盡立霄漢遠近相向晉王羲之與支道林嘗往來此山至唐則司馬承禎居焉承禎始隱于司馬悔山唐宗廟後復隱于此金庭館在桐栢山北又三

里曰方瀛山按徐靈府小錄云由桐栢山北上一峰上有平囑間以陂池前眺蒼峰後即雲峰也長慶中靈府居此寶曆元年賜今名又二里曰瓊臺山轉南三里曰雙闕山兩峰萬仞屹然相向孫綽賦雙闕雲雋而夾道瓊臺中天而懸居即此也有百丈潭在兩山間盤澗繞麓入為雲溪云九折峰在縣東北三十里孫綽賦所謂既克濟於九折路威夷而修通是也玉香峰在縣北三十五里產香茅世號小桐栢瀑布山在縣西四十里一名紫凝山產大葉茶有瀑布泉陸羽品為天下第一水與福聖國清二瀑為三云又五里曰紫凝峰與瑞龍天柱香爐應澤四峰相望蒼山在縣東四十里界于寧海山峰凌暎桐栢其色蒼然高插雲漢石橋山在縣北五十里旁有方廣寺有石橋架兩崖間龍形龜背兩洞合流橋下橋勢峭峻過者目眩心悸孫綽賦跨穹窿之懸崖臨萬丈之絕頂即此也寒石山在縣西北七十里有仙人洞唐寒山拾得即二僧居之旁有隱身巖貞觀中豐干禪僧謂閭丘太守曰寒山拾得即文殊普賢後身也閭丘往見之二人笑曰豐干饒舌邪隱身入巖中不

游名山記 卷之十 六 寒山寺

出有巖曰明巖舊名暗巖周顯德中更今名峭壁屹立其下竅穴透遠日先穿洞惟石森然上有兩峰倒側號合掌巖西有泉蔽崖而下北至重巖盤石品峙常有光如月號石月寒山于有重巖我卜居為道絕人跡之詠蓋謂是也東有響巖之聲又十里曰栢香峰四望陰崖垂磴萬仞上多栢木華頂峰在縣北六十里高萬丈周廻百餘里東望滄海俗稱望海尖草木蒼蕪夏有積雪誠為別境不類塵寰王羲之游西郡時有墨池在焉天柱山在縣西九十里南有黃水峰天姥峰在縣西北與天台山相對孤懸天表下臨新昌嶽縣

括蒼山 括蒼山在仙居縣東南三十里括蒼山之間即仙居舊邑也自括蒼山而言西則屬處東則屬台唐天寶間建德隱元之官道家稱第十洞天宋天禧崇寧間重加修復紫箬山在縣北三十里舊名竹山有棲鳳亭久廢相近曰三井山上有三龍漱草菴山在縣西四十里山甚峻絕上有石壁刻蝌蚪篆文太翁巖在縣東四十里宋宣和中人多避寇于此水簾山在縣西南四十里山有瀑若簾垂四時

不竭巖下有石室又五里曰萬竹山絕頂曰新羅山九峰回環叢薄敷秀宋左丞薛昂避寇于此玉几山在縣西五十里山之東曰項羽山山之西曰瑤崩瀑源出項羽山流為二潭潭之下有巖壁立瀑緣壁而下或雨初霽則飛流濺沫廣至數丈餘亦奇觀也相近曰景星山萬仞壁立上有鹿頸巖以其形似而名長數丈平曠可行左右崖壁則峻絕不可登宋令陳襄建觀景亭于山中今廢運甓山在縣西六十里亦名天姥又五里曰枕海山山趾瀕海蒼嶺在縣西北九十里高五千丈周回八十里界于縉雲重岡複徑隨勢高下其險峭峻絕為東浙之最行者病焉

游名山記 卷之十 六 寒山寺

秋九月九日余抵邑中與予友游善者欲借予游求其近而易至者莫宜於清泉於是携琴命觴而往登焉出西郭百餘步折而北山阜隆起無崇林鉅壑峭異之觀彌望皆白茅叢生作花紛若鷺羽躍而升潤滑不可停足羣奮相先至其脊有惟石二半陷於土鮮深碧色林生其上

游名山記 卷之十 六 寒山寺

班班可玩遂列坐石旁道古今事以為樂久之復循脊西行冷風自西山來衣袂寒然飄舉不可進就其窪止而琴琴音與風聲相和抑揚徐疾琮琤澎湃心融融如有得起而四顧落日與山當東北雲氣中海濤際天日先倒射海上濛濛難正視乃之山北草舍飲酒飲已琴重作日暮始歸莫不動容愜意以為茲游信樂也而予獨有感焉邑之名山十百於清泉者衆矣然游者之跡罕至縱偶登之手疲於板援而趾病於踐履苟未窺其奧美之所徒厭其勞而不知其為可樂也是山較崇卑於彼固有所不敵而游者必至至必樂之而歸豈非高遠者難悅於時俗而卑近易至者乃為常情所喜乎然人於高遠誠得其奧美而樂之則其樂有不可既者世顧莫肯自至而每用心於卑且近者何也以易至者為足樂夫豈天下之真樂也哉

游名山記 卷之十 六 寒山寺

願之久矣是日始與潘堯卿王子春同宿佛隴明日既十數里山水漸益幽佳結束會聚窮為異觀以日中至寺僧德茂要入坐導客去沿澗

絕流有屋層巖而出曰曇花之亭倚檻先得之橫亘兩山平卧飛泉狀若梁欖既償所願去由亭右下接其端而坐墮雪之溜驚雷之音水石倏忽耳目不暇其下絕壑延頸視之杳然深黑踐履危峭逡巡僵伏一水自西北巖上飛出適會在此合流輔勢而來趨下橋腹而減其間可三四十步止者泓澄動者峻激分布石面有所未決則皆滑淨可坐卧余就而樂之復攀亭右投橋下循線路披木葉透迤既微仰視石梁已在半天其下懸流數百尺貯以石潭深處黝黑出其盈流兩山間未究其極始入砵鞠幽寂懷神震魄不暇為狀徐窺梁下見之縹緲疏明呀豁澎湃傾崖歎驚珠駭玉追尋香蕩與游者接潤淒看愴目疑有而無宜其久而不欲去也明日將行復往一觀既下而上噫可謂雄瓌絕特不常設者矣

明倫彙編 禮典典 北山去黃巖澄江六七里至山之樊巖石業自有洞穹然曰小有空明天每風則聲從中出復曰天風門山以洞勝故復曰靈巖巖下有濕其聲錚錚然注為川昔朱晦翁與杜方山南湖講學

游名山記 大卷之十 其以上以川之狀與樊川類故名曰小樊川後有杜清獻杜司農者起而張之故村曰杜村巖之上為嶺曰招仙嶺東轉為崖懸水百餘丈龍穴而淵曰龍崖崖下有亭曰二公亭上有谷曰芝谷氣和則紫芝生之谷折而陞青壁哈呀泉涓涓出石罅為少谷亭又西為鷲峰峰益峻林木益翳疑紫出天畔北瞰赤城南臨瀟瀟西望括蒼東極滄海之隩復名曰紫齊水甘如飴其源出峰頂一泓顯伏不常即志所謂影迹潭是已莽蒼之交黃子書院在焉余時東游訪黃子遂定北山之約窮高極深時大雪壓山風蓬蓬拔屋獨書齋能免夜號余與黃子披篲衣兀坐萬仞之表伐松枝燒檜柴訂周易仙如也於乎自余結髮游名山川四美二難往往不相值間或相值矣其有如黃子者乎時艱歲徂窮荒遠海能使余安穴家而忘羈縻者誰與

舍輿步聖許則聞淵水激石四山風撼木聲若萬軍屯開傳立久之復行數步見兩巖對峙如門入門行夾壁間可十許步皆峭削斬空中類額斷相呀下曲折如龍游狀是為石門門之內為石壇可坐數十人其下為小潭潭之水自上龍潭來瀧瀧行墜潭遠石門出遇峻險則旋而為瀧路漫水底離列石椿行瀧上由石壇而上有獅子山路右折揭水以進盡路為龍潭其上有瀑布水懸數十尺下擊潭作殷雷聲俗傳石門始由龍潭巖以出故其崖有蜿蜒形理或然也左折為石天梯繞獅山前趾行達背上有平石負上出下臨絕澗澗北有石壁當面立修廣數百尺自此循澗行路頗平又二里抵松巖巖西北二面皆上下凹列石坐而麻烏風雨弗能及西有石龕二高僧嵩大悲秋月師皆常於此面壁云北為龍鼻巖巖色獨黃異它石鱗角獵獵欲飛動常有酒瀑如雷雨墮其前即大旱不絕由龍鼻巖而上有二道其一西北行百許步水月禪院在焉其一東行五十步為羅漢洞陟而上為伏獅巖巖巖東向望見海上諸山遠近浮波濤中煙雲杳渺無際折而西北為燕子

游名山記 大卷之十 峰為九關峰此巖中最高處也對望比松巖勢正相峙遂俯觀院之屋倚峰足如在燕窠中院創始宋景德間嵩大悲號松巖小隱元至正間秋月師始建為水月禪院後賜額松巖講寺洪武間併益照寺號水月庄成化間燬於災正德初釋永威重建松巖堂堂之東築水月樓存舊也予至適杪秋霜露之交風行巖石草樹間瑟瑟如也負翁而坐傾見燕子九關諸峰垂在几榻驟然樂之已而歎曰以茲山之奇介在天台鴈蕩間游者接踵顧乃歷久而名弗顯物之顯晦果繫於所遭也乎因詳著其奇刻石院門俟訪名山者得焉

明倫彙編 禮典典 太平古東甌地為南紀山河之終南紀之山首自岷嶓蜿蜒迤邐緣江南北其北為湖北襄郢江黃舒廣廣陵諸山其南自荆山南逾江漢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微遠于關中稍折而北達于東甌星傳所謂南為越門是已越門之山雖以會稽為最然括蒼山最鉅自括蒼而東行北為天台南為雁蕩復由雁蕩折而東北至盤山入我境盤山東行五里所分為二其一稍折而北為大唐嶺東至

船適至千艘萬舳旌旗蔽空金鼓擊角之聲撼江震谷令人有斬樓蘭封狼胥之感日暮雨霏至渡江而返

家林... 晉讀漢天文志載海旁蜃氣象樓臺初未之信庚寅春

行... 寇海濱一日飯午家童走報恠事曰海中忽湧數山皆昔未嘗有

父老觀以為甚異予駭而出會穎川主人走使邀予既至相携登聚遠

樓東望第見滄溟浩渺中盡如奇峰巖如疊嶽列如碎岫隱見不常移

時城郭臺榭驟變欻起如衆大之區數十萬家魚鱗相比中有浮圖老

子之宮三門差我鐘鼓樓翼其左右簷牙歷歷極公輪巧不能過又移

時... 如人或散如獸或列若旌旗之飾甕盎之器詭異萬千日近曠

舟舟漫滅向之有者在而海自若也筆談紀登州海市事往往類此

予因是始信噫嘻秦之阿房楚之章華魏之銅雀陳之臨春綺綺突兀

凌雲者何限運去代遷蕩為焦土化為浮埃是亦一蜃也何暇廢之異

哉

明... 白石山在樂清縣西三十里高一千丈周二百三

十里唐天寶初改名五色山上有玉甌峰中有昇仙壇層玉泉列玉洞

連珠潭藏真塢應天洞五夜陟其巔可見日出白石湖之源出焉巖下

有徑劉宋郡守謝靈運行田之所又西五里曰石船山山腹有石如船

左源山在縣東北三十里羣峰環繞中有田二千餘畝民居悉藏谷中

一峰如卓筆更有四景曰梅溪曰葦湖曰左嶺曰小鴈蕩王十朋之居

在焉石埭山一名石帆山在縣東三十里山之後有大石高丈餘若片

帆然曰磨石山曰西山曰橫嶼山皆其支山也又東十五里曰黃塘山

羣峰環合林木陰翳雙溪自西北來沿流于其下又東五里曰大崧山

曰小崧山因以名其村赤水川之源出焉又東曰窰與山山高數千仞

海舟望以為隼芙蓉山在縣東六十里上有三峰削翠儼若芙蓉芙蓉

川之水出焉又東十里曰丹芳嶺路入鴈蕩西谷凡四十九盤昔人有

嶺號登山七十盤登危陟險到雲端之詠又東曰謝公嶺蓋謝靈運所

經行處也嘗有越溪游行詩靈運又嘗渡江而上從斤竹澗逾白石嶺

蓋幾千鴈蕩矣乃竟不獲一登而返夫靈運癖于山水搜奇剔隱靡所

不至顧於此不相值焉豈山靈閔之邪將勝地之會逢隱顯亦自有數

也

明... 五泄山在諸暨縣西五十里下有溪亦名五泄溪

兩山夾溪壁立雲漢雙瀑奔瀉沿歷五級下注溪壑淙激如雷震撼巖

谷飛沫如雪溟濛數里俗名小鴈蕩云旁曰雞冠山山出奇石其文若

星月花獸

無東接浦陽其山水最號奇峭齊謝玄卿嘗以採藥深入其中而宋刁

景純吳處厚亦頗游焉自西坑嶺入過龍橋北行二十步始入西潭

前橫一溪水甚寒履之如冰由溪而前徑小海傍有礁石突起類大甕

斜覆乃捫石而登一失足輒墜又行二里所地稍夷曠惟石四瞰峰巒

環列獻狀其紋紫紫然類神工鬼斧所雕刻者山多猴游人恐之輒撒

石雨下又前行半里所泉自石竇中出瀾瀾作聲若琴若笙若泉西流

滙為小窪葦澈泓澄毫髮不隱條魚數尾洋洋往來如行琉璃瓶中窪

左大樹離立極危俯倒影入水中如畫又前行五十步大石關道相傳

有激角肖鷹喙忽夜大雷雨驟崩下聲聞數十里又行三十步榛篠成

林翠光浮映衣袂成碧色山蟲崖虺奔逐後先瞬目失所在至此則氣

象陰幽絕不類人世如升蓬嶠坐水晶宮煙火氣消盡又自山腰緣葛

而前竹籜覆地厚動足輒仆又過十步許抵小潭小潭上曰西潭水流

傾沫成白簾闊可七八尺舟楫下注滑而無聲兩傍石崖峭立苔蝕蘚

壘時有水珠凝凝滴下歲早鄉民禱龍於此水或湧取蜥蜴入瓶中符

以歸多驗自遇龍橋至此約可五六里皆蛇盤盤折路行若窮又復軒

敞其中勝致難得具述或言潭上有石河從石河至三臺塔人跡罕至

莫詳也尋故路而出斜迤而東過香爐峰峭拔上有石類香爐故名香

爐北有峰圓而童名鉢盂峰或曰有東隄鴈蕩又名鴈蕩峰自鴈蕩而

南峙有白雪峰屹然人立者名玉女峰嶄嶄欲柱天者名天柱峰其

他諸峰星聯附登名圖籍者蓋七十有二焉復從崖東折度畧狗橋

趨三學士院院唐靈默禪師道場師嘗降龍於此遺跡尚存由院北深

入又百餘步至東潭潭上飛瀑可二十丈瀑怒奔削擊崖竅中若運萬斛雪從天灑下白光閃閃奪人目睛至潭底輒復逆上有聲如靛雷人笑語咫尺不能辨猶聞聲中聲居人云每天風一號四山林木震撼欲折黑雲下罩杳不知昏曉歲技龍者多驗如西潭復北折而西沂潭之源登響鐵嶺度紫嵐山村人多舍茅菁間有平泉數百畝可耕概傍公石河又行一里所地名石鼓足頃之變變鳴越十步至第一潭潭如井眼之正黑投以小石鏘若珮環又越十餘步至第二潭潭如鑄釜百廣而底敞大水驅亂石聚其內迨滿復浸去潭下石壁百餘尺險不可宜足從其右懸藤墜下至第三潭潭甚深以線繩之下不見底其形方狹而長天向陰常有雲氣從中起疑有潛龍人恒以幽悄為病第四潭咸不敢往或以綯圍腰繫巨杖俯崖而瞰潭左右皆楓木其形大槩如第二潭而廣柔倍之測有晉劉龍子墓相傳龍子嘗釣于潭得瓊珠吞之化龍飛去後人為壘石作塚或云龍子之母葬焉世遠不可辨又其下至第五潭即東潭因其水五級故名之為洩云噫造物之委形山水者

奇峭有是哉

不卷之十

十四

相

明宋濂游洞記 浦江縣東行二十六里有峰聳然葱蒨者玄麓山也山之西桃花澗水出焉至正丙申三月上巳鄭君彥直將修楔事于澗濱且窮泉石之勝前夕宿諸賢士大夫厥明日既出相帥向北行以壺觴隨約二里所始得澗流遂沿澗而入水蝕道幾盡肩不得比先後纍纍如魚貫又三里所夾岸皆桃花山寒花開遍及是始繁傍多髯松入天如青雲忽見鮮葩點濕翠間欲欲燃可玩又三十步詭石人立高可十尺餘面正平可坐而簫曰鳳簫臺下有小泓泓上石壇廣尋丈可釣聞大雪下時四圍皆瑤樹瑤林益清絕曰釣雪磯西垂蒼壁俯瞰臺磯間女蘿與陵苕縈轉之狀亦紛綠駭曰葦葭屏又六七步奇石怒出下臨小窠泉冽甚宜飲鶴曰飲鶴川自川導水為蛇行勢前出石壇下鏘鏘作環珮鳴客有善琴者不樂泉聲之獨清鼓琴與之爭琴聲與泉聲相和絕可聽又五六步水左右屈盤始南逝曰五折泉又四步從山趾斗折入澗底水滙為潭潭左列石為坐如半月其上危巖

壩峙飛泉中瀉遇石角激之泉怒躍起一二尺細沫散潭中點點成暈直若飛雨之驟至仰見青天鏡淨始悟為泉曰飛雨洞洞傍皆出峭石冠其巔遠窺幽邃宜仙人居曰藥珠巖遙望見之病登陟之勞無往者還至石壇上各敷茵席夾水而坐呼童拾斷樵取壺中酒溫之實鬆觴中觴有舟隨波沉浮鴈行下稍前有中斷者有屬聯者方次第取飲時輕颺東來觴盤旋不進甚至逆流而上若相獻酬狀酒三行年最高者命列觴輸人皆賦詩一首即有不成罰酒三巨觥眾欣然如約或閉目潛思或拄頰上視霄漢或與連席者耳語不休或運筆如風雨且書且歌或按紙伏崖石下欲寫復止或句有未當搔首感頷向人或口吻作秋蟲吟或羣聚蘭坡奪觴爭先或持卷授鄰坐者觀曲股看雲而卧皆一一可畫已而詩盡成杯行無筭迨罷歸口已在青松下濂按韓詩內傳三月上巳桃花水下之時鄭之舊俗於溱洧雨水之上招魂續魄執蘭草以拔除不祥今去之二千載雖時異地殊而桃花流水則今猶昔也其遠裔能合賢士大夫以修楔事豈或遺風尚未有泯者哉

奇峭有是哉

不卷之十

十四

相

明宋濂游洞記 浦江縣東南三十五里有山穹然拔起於眾峰之間者曰康侯山又曰官巖山俗以其形踣踞如獅子又稱之曰獅子巖從巖趾斜入六百餘步崖木回環最號幽邃有古招提在焉梁大同間比丘尼元淨始建院巖北石洞前號曰安和後更名兜率至唐會昌之季燬于火咸通初祖燈大師自越之上虞飛錫而來遂縛禪巖內會歲旱獨上絕頂祈請損身投崖下而卒俄頃大雨火化得五色舍利民感之就巖之西為建今院八年丁亥因山賜額為官巖云濂所居距巖不十里而近一出戶輒望見之當天朗氣清時嘗同二三子捫蘿攀葛而上俯瞰縣北巖坑仙華諸峰如萬馬東行或駐或躍而浦陽江之水蜿蜒蜿蜒又如白龍南飛一瀉數十里遙巖腹而去周圍原野星羅棋布諸池沼則其中直小甌耳方呼酒放歌天風自東北起四山鱗甲一時皆動同游或戰掉不能留誠天地間勝絕之地也

明胡翰游洞記 道家所謂青霞洞天者世名爛柯山即晉王質觀奕棋處在今信安之興賢里余恒願游以之同志不果今年夏與郡

千龍泉章公三益會諸生山城南門興行十里至武坪又數里渡沙步溪又出入篁篠中十餘里抵山之麓有寺曰寶巖觀曰仙集樓宇皆已凋墜道士除道遂循視右拾級而上飛梁橫亘通趾頂皆石蛇如蟻蟻其下劃然可居得地如坻者東西深百餘尺廣半之巨木蔽空飄風沉木葉虛徐漫衍後先不絕涼滿襟袖如坐碧雲蒼雪間求遺刻得唐宋以來陸庶錢顛徐凝游約諸名輩往往可識然惟庶碑最古余與客勞絲石磴登山之脊出所坐梁石上四顧皆林阜溪流地行野中東南諸峰矗立蒼翠掩靄則紫微也問道士故梅巖精舍所在莫有知者日且暮悵然有懷質與余皆東陽人書石曰閱途執徐之歲有晉樵者之里人胡翰入山與客共飲未醉輒去

郡先哲往往訪問宋太史公所居青蘿與夫東明之山川何如時恨未游其地無以為復未幾麟溪鄭仕信亦至謂二山在其居之左右遂定約焉逾三禩為成化壬辰十一月十八日乃如所約如麟溪是夜宿鄭氏同心堂明日侵晨仕信方戒僕者飭轡其從兄仕遵已發一詩促之

汶與仕遵仕信泊花溪虞仲賢四人遂聯轡沿溪而下復折而東行五六里乃至青蘿山下山路多荆棘橫塞四人皆下馬攝衣徒步仕遵導至太史公故址仰瞻蘿山約高四五十丈諸峰圓粹而山之南皆平壤有野氓數家為一小村落過西二十餘步仕遵指曰此宋公園也園亦因太史公得名汶曰不然昔太史公遷居於此偶閱宋嘉定末官給地券而此園已有此名太史公嘗歎此豈其數或前定歟園之北東西有二石高突尺餘仕信云此石春夏有水出俗呼為龍眼有老樹數本云是太史公居時所植者其山之溪澗盤繞寢之東南者上有石梁曰孝門橋汶延竹橋上挹四面諸山之翠若不欲舍去仕信謂日將西矣若過東明宜速行遂各催騎從山麓西去三四里即抵東明其山自仙華諸山延袤東下低昂起伏至此則融結蟠萃而義門青田府君之佳兆在焉有二石刻乃元揭文安公所撰鄭氏孝友傳其篆籀皆未凋落汶既而墓下乃疾讀一過仕遵又引往東十數步謂舊有山房一區初希

直方先生往往從學太史公時嘗與先長史熙醇翁諸君子講道於斯汶因記憶太史公詩云雲影入簾紛似絮綠光染袂碧於苔又云松鼠沿窓行且偃山禽窺客去仍來蓋咏此也四顧風物景致皆非昔比存者惟斷碑破礎而已日落風號遂各上馬歸宿忠順軒下抑嘗考諸有元至正丙戌太史公自潛溪遷居蘿山大明洪武庚申又自蘿山謫居茂州辛酉卒於夔以今成化壬辰上距洪武辛酉已九十年矣汶慨前修漸遠而後學無聞故執筆以紀此游歲月也

六十餘里山巔雙巒曰玉壺曰金盆壺中有湖名徐公湖水分兩派而下其瀉乎山之陽者由山橋而達于溪其注乎山之陰者由鹿田而入于洞盆中有飛瀑瀉出若玉虹下垂注為赤松澗山橋兩崖對峙高數百仞有石橫跨其上溪流折旋其中為瀑為湍分合凡數處於諸澗尤為奇勝鹿田峰巒聳拔上有沃野可耕澗曰金華澗即道經所稱三十六洞天也其洞有三曰朝真曰水壺曰雙龍朝真居山頂巨石如龜橫

當其穴中數石如人名羣仙洞其旁一石紫覆玲瓏若披瓔珞然名真人洞洞中水涓涓流名澗室下注泉一泓有嶺曰風門嶺風迅如扇上有垂蓋類蓮華高四十餘丈絕頂幽悄莫測朝真而下百餘步至水壺洞在山腹深百尺餘泉聲淙淙若金華然懸崖而下石皆離列水奔注其中條洑成簾長三十餘丈雙石嶄然壁立曰石筍自水壺下五十步至雙龍洞洞門軒豁如大厦洞中一穴有石屈折而方名仙田田之下名石杵杵之有聲旁石嵯峨高下儼如積雪下有巨石亦類龜形有潭曰龍潭水尤清冽山之南曰鶴巖曰虎巖曰春草巖曰折竹巖生龍鬚虎鬚二草可為燈炷山之西曰紫微巖有石室深廣數丈梁劉孝標棄官隱於其下著類苑山棲志等書行于世郡人呼為書堂巖之東曰九龍洞有泉奔湧澗溪之源出焉山之東南曰上香洞在縣東北三十里石壁環抱如城郭之象或曰即優游洞是也又五里曰新洞永康方巖山高二百丈周六里山四面如削駕飛橋石梯而登絕頂兩巖相峙為關上有亭曰透關亭自亭而入地皆平行約數百畝中有一池水清

瑩不竭池側有井曰硯井井後有巖高數仞巖下石深二丈廣數丈僧
因構室居之前有坑廣二三尺深二百餘丈曰千入坑坑側有石谷泉
出罅間涓涓有聲下有石巖相傳曰讀書巖不知讀書者謂誰也仙
華山在浦江縣北八里高一百五十丈周二十五里一名仙姑山又名
少女峰東源出焉峰有五內有石室可容數十人一中一擊與東峰尤
極峻絕巖巖有穴深黑風從中出薄於兩崖草木時動誠一邑之
特勝也世傳黃帝少女於此上昇而占今詩人往往見諸題詠則恐未
必然也寶掌山與仙華山相近山前雙峰列峙沿澗奇石若虎豹狻猊
鐘鼎刀戟上下錯列前有高巖湧石類翩翩飛舞之狀亦號飛來峰
下有泉甘冽折而北有石離立浦江山水唯此與仙華為最勝云

明憲宗皇帝即位之明年有 憲廟史事詔取本院官而侍
講謝先生實為舉首先生行適與王古直俱過天台與鐵會于國清寺
謂鐵曰金華吾鄉文獻大聚又多山水吾將遊而游焉古直已在此豈
亦有意乎明日先生先發棹青溪數里近飲道傍田家以待吾至是夕

水卷之十

天

宿雁黃門家明日早行近午過嶺曰鳥巖既下復起曰梅舊僕夫指之
曰此山所以分二州也屬為九里坑有小水由山隙間滴以為路始至
往往疑其出稍出揭夾溪上積至玉山人家宿焉明日曰唐婆曰西山
曰東山曰黃泥俯仰諸嶺已乃見平土厭行至魏山趙上舍家時漏下
幾刻矣明日到縣再宿而去跡二十里望見中舍王先生與鐵同年陳
希周偕來下輿聚舊識新有頃就與是日期至王氏而止明日具衣冠
謁忠文公祠出望青巖山致弔古景仰畢則曰鐵有疾止此矣蓋有思
其人望其門不見而去者鐵於金華已跋二縣得其人二忠文公忠文
公之孫中舍是已顧未可乎且鐵必有所不去一覽而無闕焉於其中
不願來矣固將斷耳目遺山水幸他日復來供新焉先生與古直行矣
泛華川涉雙溪至澁水而止餘則道他州以去又自東萊而下於蘭溪
訪楓山章先生吾友姜仁夫實夫蓋道必有來者其以是終焉先生
曰吾不能留矣於是復隨至培壘步舟中路謁顏子墓又請益以行
明憲宗皇帝即位之明年有 憲廟史事詔取本院官而侍

士實夫游金華山三日癸酉實夫自東山來鳳林日且曠野人未至予
與實夫步出渡口登舟泝流一里即泊章川江澗明曰牽舟轉赤潭天
晴日明春意煦煦東望金華山青蒼隱見近在目睫使人神思飛越近
午次黃煙溪口捨舟杖而行間迷不識路耕者指示所如往過竹馬館
入山凡二十餘里達智者寺在芙蓉峰西畔秀巖峙於後羣岫左右
抱如屏蓋蓋金華名寺入門大松數十本夾道離立率數百年物左一
亭折而北有門如亭門外東西壁下陷置李陽冰所篆北山二大字中
列古碑刻門內有池池上有橋二十步為重門入觀佛殿法堂玻璃閣
方丈瞻智者塑像而退閣下二碑刻釋迦觀音世支三佛像皆吳道子
筆自方丈西轉而北弔古草堂又自草堂陟後巖循其麓東下薄暮歸
宿雨聲瀟瀟滿林木矣黎明雨止復作迺與實夫散步池亭拂古碑讀
之一為石頭和尚參同契詞如所註語意超妙一為陸放翁所撰池亭
記其陰簡書十餘通皆放翁手筆詞翰兩絕蓋奇寶也丙子東行三里
側望芙蓉峰拔地千尺孤鏡如削又二里觀其面益圓秀可愛五里過

水卷之十

天

東紫巖紫巖東三里則赤松宮也未至數百步傍赤松山宮石橋過門
內澗水出其下西流潄潄煙巒回合如環不知水所從出長松茂竹蔽
翳天日真神仙之宅也遂游小桃源桃源自金盆而下出宮東北兩崖
水流亂石間凡五七折灑者如泉積者如淵飛流而下者如瀑雖桃林
亭榭不復可尋而泉石之勝自可醒塵心洗俗慮也返觀羊石如羊大
皆蒼白色如卧如立如舐如齧如拱者形似意態迥異他山雖謂之羊
可也下循水益西是謂西崖林木深阻山鳥鳴嚶嚶澗水激石聲亂人
耳尤幽邃還登此山樓樓臨澗澗外竹如簣色映閣檻倚而樂之嗒然
忘倦出宮門東度二仙橋謁二仙祠祠有碑大刻蓬瀛臺三字其陰則吳
道子所畫老子歲久碑斷三字已失其一而老子猶無恙也徘徊瞻眺
悠然有往從皇君物外之意丁丑欲登煉丹山酌丹井雨不能往戊寅
趨山橋路出山半挹橋南下諸山俯視潛岳寺時雨稍歇日影出雲隙
輕淺黛如滴如浮嵐光物色秀不可狀狀而觀若不欲去者躡石磴
三四里得平壤數十畝並屋一兩家蓋姜村也山橋兩崖對峙如門高

數百尺中東一澗如峽兩崖間舊有天成石梁宋端明學士王子文嘗
作書堂其上穆陵賁以御書于文磨崖石刻烏繫以詩石梁石刻今皆
崩墜而子文之詩亦蒼鮮封蝕然可掃而讀也披拂灌莽西行三里為
鹿田鹿田舊有東西寺五里為三洞洞在下者雙龍也舊有竇可以小
舟卧而入二三十年始為崩石所塞洞天所見垂離離如石果者為仙
桃側被巖下如褐者為霞衣蒼石嶙嶙左出圓而肥長而右垂若有鱗
甲者為龍首尾皆可以意而得也水壺朝真相距伊邇天且雨深者不
可入高者不可躋乃去之九龍館山家朱氏秉燭入九龍洞洞狹且幽
水從洞石下滴歲久積痕如齟齬人因謂九龍九龍此一里巖曰紫微
洞曰講堂梁劉先生講授於此洞廣幾百尺紺碧如飛霞洞水奇而爽
深而潔結構精嚴不啻厦屋蓋絕冠諸洞矣已卯雨竟日凭樓舒嘯白
雲隨風出入吞吐呼吸變態或湧而來鬱而不散窻几外咫尺不辨人
物慨然有浮桴瀚海之意波濤際天茫無畔涯亦詭異之觀也庚辰日
雨而下雲霧塞林壑主僕不可見以聲相命十里過清修寺回首萬山

游名山記

卷之十一

三

明

白雲之封如故又十五里次郭塘渡江而南還鳳林
壬辰與黃吉甫近午出東郭五里為楊溪橋又二里為楊清橋又二里
為洞橋又二里為白溪橋迤邐深入林谷窈窕夕陽在山十五里得獅
山寺老而荒獨門外澗水清淑可玩癸巳朝食雨止陟東崗五里為仰
頭三里為鶴窠巖石壁峻立高廣數十丈蒼藤羅絡之鶴窠南上陟降
五里為吟龍巖青障四環澗水出其四夷澗而居者數十家壘石為磴
循澗南下數百級下而復上五里為九龍乃共造講堂講堂雄秀明整
洞門土石填壅不愜曠懷相與謀所以除之乙未日夜南下過十二曲
十餘里為清修寺清泉白石隨處可樂小雨時或沾洒亦不覺也清修
在九龍山盡處劉孝標故垣瓦屋頹敗內中之朝漸見晴色黃孝標像
東行二里為龍回寺寺左右巖下有潭廣十尋水深不可測三里為三
洞下流兩山之間皆沃壤黃茂盈疇入益深山益峭水石益勝丁酉雨
少止復入雙龍居民指示洞穴深不踰膝夢弼奮然課諸僕假舂鍾治

之不四五尺遂見其穴探之沒杖風自內出但塞且久非一日力可辦
夢弼願曰洞中千奇萬怪天造鬼刻顧為朽土所闕不得一燭而觀之
以信紀述慰平生奈何為之悵然近午探水壺洞洞口仰出巨石鍵門
門外叢竹蔽翳摩僕銑其竹欲下雨濕苔滑不可入乃止求金華觀之
遺址則為土神祠祠前一室寒甚塑真武立大龜上蛇盤龜背皆極工
巧當是觀中舊物將如智者寺吉夫夢弼取道鹿田過秦園公主墓又
過法修寺凡十五里達智者寺循山西沿澗而入望白望諸山雄秀奪
目水窮迺返又循山而東散步觀音堂歸則暮矣坐松亭遲二子入夜
不至庚子雨比曉吉夫夢弼至乃云既至鹿田取火還三洞捫蘿陟險
觀朝真復入水壺洞中求所謂石觀音雲霞波浪白龍護左蒼龍護右
者大抵皆形似獨崖上月色為寶綠若夫兩扉啓一天光下燭則阻於
天池不得見也午後鳩山橋邊過白望出法清後山投法清寺宿焉朝
食東行過芙蓉峰入普高寺廟至赤松游小桃源謁二皇君廟觀羊石
宿此山堂眾議詰朝登金盆玉壺之巔辛丑客雲欲雨促朝食走郡城

游名山記

卷之十一

三

明

江許買舟以歸至則雨杳杳矣惟金華之勝悉出其陽評諸洞講堂蓋
盡美矣三洞雖奇不能過也泉石要以桃源為第一三洞次之山橋又
次之惟金盆玉壺處地最高可縱目數百里顧為風雨所拂蓋有待也
於乎深山空谷意其猶有佳處雖古人亦所未見者安得相與謝絕人
事支吾足力無幽不窮無高不極庶乎不為徒煙霞之疾亦快也
明發游名山記 三月和齋將游南山七日甲寅肩輿出屏山亂巢溪
宿鳳至堂乙卯涉黃溪取道江村過沐鹿塘西南行過於塘小憩開化
土神祠望紫馬山出南之東秀色漸近可攬過大巖山口九龜錯居路
折其中過可溪小橋白花璀璨奪目南循山坳仰窺石壁巖巖蒼峭俯
瞰龍溪湍水奔流亂石間不半里過吾杉徑松杉成林鬱然水涯輕風
度林杪不半里入吾龍山山間新木二百餘畝有坵有陵有谷有坪新
葉會翫輕黃淺黛濃於丹青野鳥之聲時出深樹左右顧而樂之如廟
門之內堂陞累廡垂帘庭階綴衣而笙簧金石之音間作於軒縣
亦物外奇觀也掃地拂榻坐與客語漁樵農圃事皆以不雨相弔戊午

匹山屯雲是夜雨已未旦又雨... 雨竟入夜壬戌... 一道由石隙而下噴風洒雪約十數丈... 可賞也... 前巖山塞其下風氣萃焉可樵可漁亦可耕也... 謝吳閣明日甲子叙其事為記

全華漢長山邑也連山環抱郡城其西中斷如... 又北折東驚而入于江其山則北走巖陵南極關嶠東逾天台委羽以... 達海上之諸峰焉故自六朝以來號為山水名郡余生長是邦足跡所... 達者比之羣山若全盆紫巖者以十數全盆蓋晉黃初平牧羊地也紫... 巖則齊劉峻讀書石室有焉又其西為金華洞天南上名山所歷亦以... 十數惟永康諸峰尤為峻峭而巖靈石室則心所願游而未遂者也洪... 武丙辰冬忝徵至 京明年而職教全湘泝大江西上五千里凡吳楚

名勝若九華匡廬之勝秀彭蠡洞庭之險與夫岳陽黃鶴之偉觀可以... 勤盪心目者固亦多矣而猶以為未備厭也蓋全湘距春陵不三百里... 舜之九疑在焉雖旦夕心所嚮往迄弗如志及再道衡陽距南嶽一舍... 而近亦弗獲寓目焉將造物者靳而不界人乎良由是身匏紫故也暨... 來雲川覽天目之奇峭觀震澤之浩汗及鄉所經歷者視吾故山若有... 加焉雖美而非吾土昔人所以興歎也今同郡朱世庸不遠數百里走... 介吳中持其所居城川十詠徵余序引城川去予居纔數舍密邇石室... 固平昔所願游者也昔之全谷華林午橋平泉其樓觀之偉花石之夥... 視朱氏奚翅什百倍也然而數十年間鞠為茂草雖欲彷彿其遺跡... 而不可得惟唐王摩詰輞川別業遺今猶可想見誠以篇詠猶傳故也... 朱氏之志其在斯乎余髮種種且夕得告東還或杖策一來克覽奇勝... 償其目力所未逮者亦足以酬素志矣嗟乎故山百里猶在萍半世弗... 克一造其境則夫數千里外所謂九疑衡岳計終不可得而見矣然獲... 歸老故山逍遙林壑以優游卒歲所得不既厚乎

明鄭東白游洞記 戊申夏六月予同年義烏令新安汪伯玉以公... 役至城府因會全華守禦千戶戴龍談諸洞之勝遂約同游... 烏出郭汪戴肩輿予獨策馬西北行二十里至婺女鄉地名洞前... 少憩進茶果畢復行出人家沿山麓溪澗澗水即洞中所出者二里許... 漸高山路岬曲馬不可行予乃下步汪戴以路險與慢予獨先至一澗... 石壁峭削巉巖古木盤拏垂垂下風搖其顛聲動崖谷澗中石皆蒲苔... 綠藓清冷逼人余乃坐石上尋蒲根多節者拔數本漱水急流淨嚼之... 頗甘香頃之汪戴至亦憩石上相謂曰佳哉同起復上行里許則洞前... 居民數十家聚成委巷由巷而出則遠見洞門復由小路里許則所謂... 雙龍洞即道家所稱三十六洞天也洞門軒豁如大廈可容胡床百數... 高可三五丈石蓋如砥錯有石乳下垂若白龍升降狀洞中右傍有一... 石巖然壁立如筭與洞殆齊筭之頂有小泉瀉石上洞北平地一竅廣... 三尺高半之水湧其中風迅如扇冷冽侵肌骨從者皆執炬揭跣偃偻... 而進水深齊膝上予詢戴以其狀戴曰少時亦嘗數入今久不到矣今

人浚其中吾黨或可折腰而入時湧泉正盛其底皆大石竟不能浚而... 止乃相與坐水傍玩之其水由小欄西兩行不十步澗底一穴若井口... 以杖探之皆亂石離列不得入水大半傾注其中若擊擊之聲其小半... 由澗至洞門伏流門外二丈餘復見由西南長瀉而下坐久風急覺冷... 甚命左右取酒臨流酌之有役執吹者以笛向洞門弄之聲應谷中戴... 亦携壺盃至更酌微醺予因出洞東小門尋山巖戴曰草莽不可行予... 弗為意挾兩騎奴捫蘿攀磴而上又折而西北行數十丈皆巨石草莽... 路益險又間有溜痕予更芒屨倚騎奴肩蹣跚行息促甚倦極不問燥... 濕頓據地坐仰觀朝真洞求路不可得聯眇久之乃從洞口而下因與... 汪戴出洞下至民居後登嶺復平處乃命肩輿西行二里許轉北望... 見紫微巖講堂洞即梁劉孝標隱居講學之地山峭峻不可與則相扶... 而步曲折數百步至洞口從高而下中復坦然視雙龍為做高倍之皆... 石乳下垂如雲如山其旁壁乳結如佛像五采絢然予取桐布布地上... 仰卧觀之其石乳皆垂溜滴泥沙如冰雲洞東北隅壁立而上復闕一

命可列坐五六人予脫履緣踞其上引觴自酌汪戴據地上榻得與予對酌命從人能歌者從洞僻處歌之其聲如響時日已合山洞中陰氣冷甚因與同返予復有公務汪戴亦各以事別去

先雙龍洞之游雲間李元韶令蘭谿新安鄭汝文令東陽建業端進甫令浦江皆予同年也與永康令嶺南梁子武義令江右趙子各相繼至已酉九月九日咸以事至城府偶談赤松山舊事余因約諸客登臨以酬佳節遂拉戴千戶某同出旌孝門西北行十五里過二仙橋即赤松宮遺址戴曰此晉黃初平叱石為羊白日飛昇處舊有宮殿亭宇廢甚咸為江南道流冠冕名赤松宮後錢武肅王重修更名寶積觀東有二仙祠南有卧羊山又北上五里有煉丹山崎嶇至絕頂夷曠有庵及大清殿煉丹井丹竈今皆燬于火惟重建後殿僅可寄足予為悵然者久之因從其後尋小路直上山頂至一偏洞中皆巨石有泉瀉出於兩山之間據地觀之汪追至李與戴繼之李曰四子乏濟勝具不能從矣四子者鄭然韓趙也適道人携香茗至各啜盡

一椀復起上行欲求所謂丹井丹竈者皆荆棘蕪蕪竟不可得而返時有馮生者讀書於山下居有廳事三間北面山南背小澗從者欲設席其處予曰屋外潺湲綠陰四塞詎非樂處耶因從廳東南越短墻下澗底澗來自東北皆錯落大石可移其水尤清冽西南行即道二仙橋而出謂汪子曰此不可作曲水流觴耶因命從者下水堤石作洞湍屈曲勢擇平者雜布為坐諸客各據一石小童取盤盃酌酒置上游汭流而下稍泊其坐者飲之從者旋進肴核各錯布諸石上水中有小蟹如大錢者間橫行盤盃間命童拾之烹以供酒亦一具品云日漸夕啼鳥喧樹上間雜歌吹頃則從者秉燭至或置水傍或倚樹上交映水中流動閃爍酬酢酣暢殆相忘於塵路矣至夜分乃歸

後亦松之游一年為庚戌趙以事解官梁改宦桂林夏五月監察使巡婺州諸同年復集借往蘭谿返至李與鄭韓相語曰金華洞奇勝吾黨所未造當乘間往觀之余以問左右左右曰是不必入城府間道便則使人治具以待明晨各負輿東行三十里至馬舖從田徑望金華山東北行十里許至羅村則轉北沿山澗入山澗向汪經行故道至山崖斜峻處各舍輿而步里許即前橋澗道左一小亭鄭與韓趨坐相顧曰憊矣左右取山茗進各盡之時李已先出居而登洞矣予亟追之汪繼之已且午各至洞中時天暑洞中涼氣若秋夜窻中水湧倍於昔而風亦過之命小童持炬入視報曰奇絕余亦欲揭靴入觀之適怯風涼而止乃命左右即窻前十步許澗中布巨石為曲水各雜坐其傍童子持觴乘風縱流而下觴未及各引手爭飲之鄭素不喜飲而是游引取獨多蓋坐當北面受風冷故也各相語曰恨窻底水湧不能進觀其奇如何戴曰此須令取石工錢治之使窻底深則可行再游未晚也予因命一役董其事頃各覺體冷不能坐乃起據地上飲盡醉則相携過紫微巖講堂洞左右已設席治具矣至則俱醉不能飲唯高歌倡和日夕而返

自金華洞游後嗣是而長沙杜子康令永康西蜀張子萬令武義各至越秋八月督學按試婺州諸令復至適中秋前一日宴集戴草堂客有誦明月雙溪水清風入詠樓之句者余曰明月中秋雙溪夜泛真所謂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美具二難并矣諸客能往游乎客曰豈不佳哉因命左右取方舟四編繫之板平其面圍以曲檻長可三四丈澗半之艤于通濟橋西五百澗之上深潭中潭在澗上水不蓄流亦不迅別以小舟二一具鼓樂前導一治酒肴傍隨之明日及午余約客登方舟從者為承葉天鳳為簿孫儒為尉朱彬席列其半虛其半以預校藝行酒傍立歌者數人酒數行客輿大發取巨觥至各暢飲不待余勸有頃李與韓投壺鄭與張傍觀之余與汪杜枝散于戴與葉天鳳相向立聽歌者各相酬酢不稍讓俄而細雨霏霏若飛煙擁霧仰觀月影如在紗幕乃移舟避稿洞下已而復霽月色漸明放舟中流聽其所止遙望南山峭削白雲橫度其間復露山根其北則逼臨城市東西皆山村人煙時發倏忽變幻萬狀畢獻輒復雨且驟乃具大傘五六本覆其上取燭至復暢飲如初過夜半乃各登岸別去

矣但下大石如平地復居水中不能着力耳余與發欲往觀之是日適
 督學試士予視事畢約李與汪皆曰日午矣往返七十餘里晚復當報
 命校文院恐不及也余與不可止乃獨策馬出郭直抵洞中時日已及
 申洞中水湧如故乃命左右持斧鑿入洞中作大堤擁水外令數役滙
 洞之取板懸布沙泥中余解衣脫巾伏板上進文許而石尤低則覆臥
 板上蛇行而進復文許覺有水溢板傷余曰毋乃堤潰耶心動欲退不
 可得又見內火光不遠復強力而進衫袂落水中不暇攝未及丈則至
 內洞矣豁然高敞廣闊外洞上下四旁飛崖流乳皆如湯瀉積雪
 羅列惟狀若玩問若身在瓊樓玉閣中去水丈餘乳石高平像町者曰
 仙田方者曰仙床稍西有三門乃乳自上下凝者望若瓊瑤門前有石
 杵叩之即鳴門之內外兩旁皆乳如雲如龜如龍或如硯者一眼受滴
 水以手承之則否行五六丈漸高復入一門其上穹然如華蓋名為鐘
 樓中懸石鐘其逼像下有石獅子踞踞而坐過丈許一潭曰龍潭水尤
 清泚宋天禧中貴人技龍於此歲旱禱應由潭而上道狹不可窮土
 人曰蓋通四明天台洞庭諸山云徘徊者久之乃復堤水伏板上蛇行
 而出時已近晚即策馬東歸猶及報命校文院因以告汪李曰索與豪
 興但蛇行吾不能也

三月二十日自東甌返至縉雲乃與李相語曰
 婺州諸邑俱號名勝况復三載宦游同抱契闊乘茲暇豫不徧游之無
 乃闕乎遂移時諸邑以東陽期會二十一日至永康約杜游方巖杜可
 之明日乃同李杜從東行三十里至應家村有應愈憲晉庵者余嚴君
 同年也留酌於樓閣復從東北行十餘里登一嶺又折而南行十
 餘里即經方巖山之東北望其山如削壁從天而下高數百丈山趾東
 南有村落數家越村則轉而述山西北行其山皆石四面皆如東北山
 之南一山對峙而長遠之如護衛狀中一石逕則峻不可與由徑步行
 而上二里許南山之半有小石洞洞中舊有羅漢堂堂之前有軒曰差
 我軒今皆廢惟存基址旁有一石如斗曰上馬石至是望山椒為近然
 皆峭削無磴道舊時好事者架為飛梁石梯設以石欄各憑梁攀欄透

逾曲折而上將至絕頂有兩巖相峙為關關有門門上有樓曰透關余
 至上馬石時同李杜坐石上仰觀前導先登者高下曲折真如畫景云
 自關而上平曠約數百畝中有一池方畝餘水清澄大旱不竭池之側
 有井曰硯井池上有佛廬曰廣慈寺寺後有巖高數仞巖下有石洞深
 二丈廣倍之僧構為屋以供佛像寺之左二十餘步有坑關二三尺深
 數百丈如井狀曰千人坑土人云宋時鄉人避賊皆登此山閉石關
 寇不能上坑傍有古藤垂至山下冠數千人攀藤而上將至藤根有紅
 蛇遠之寇拔刀斬蛇并斷藤根數千人皆墜死故名坑側有小徑緣巖
 登寺後山行二百步有石谷谷傍有樓曰聽泉乃邑人胡齊隱處今
 亦廢左右有泉出巖間自樓之西巖下有石穴曰讀書巖即胡侍郎
 故誦之地時有二呂生者讀書於此山寺僧談其蹟與李徧觀山
 之前後至絕頂據地瞻望者久之余因詢二生以讀書巖曰在此科石
 下余與復發李曰斯可奇矣毋弄險余曰聞是蓋更奇絕云乃以手按
 石上復行數步皆皆疲積溜手者即滑去與二生回延計視而卒不可
 下矣乃復返初李杜於林間地坐見山下有肩輿東南去既移時乃因
 于生程文訓者至雜進茶果於是杜乃命左右布席於林外雜坐劇飲
 頃二歌者至日夕命燭各酣飲至月出醉而就寢

遊方巖之明日則相携下巖歌者前導至關門由
 徑下至上馬石復從西北行下一嶺環山巨石錯落隔澗有一石如道
 冠特起高數丈余奇之從澗傍攀蘿至石下摸石板援而上旋足據其
 巔李杜各對澗而坐余擊石浩歌歌已繼以長嘯久之乃下由故道同
 至嶺下過壽山相去四五里許傍皆石山即雞鳴嶺金諸峰俱石洞可
 觀西行三里許東顧方山之北則果見一穴去山椒數丈中頗深窅殊
 為奇絕即讀書巖也又二里至山門又百步即壽山巖洞時應愈憲已
 先在矣山有大洞為佛堂前有梵率堂乃木構者日月皆臨風雨不至
 臺上石崖間有朱文公所書梵率堂三大字臺右數十步有洞為羅漢
 堂堂之前有泉數行如屋溜長數百丈遠從桃花峰下洞前澗中可望
 而不可近真奇觀云堂之右有書院院有樓祀婺州理學諸公下為鄉

第... 續修四庫全書第 42 版反內

人士讀書所書院之右山嶽折處自壁參天有瀑布從後峰及覆釜
峰相夾中流而下注崖石間其聲冷冷瀑布左右皆石屋如龜可容坐
卧予與李并呂生俱坐龜中命左右歌之取酒對泉相酌久之既而應
布席於佛堂邀各就坐酒數行予興發登臺時臺榭久圯乃命取短檣
至余獨先登梯窮處攀援而上李追躡焉至梯窮不得紆垂臂挽之箕
踞於上與堂中諸客對飲過午復下主賓相酬及申各別去杜還永康
予與李又東北行三十里已昏黑無所止忽大雨暴至十數里皆無人
家田水湧溢路皆泥濘又無火燎冒雨行十餘里有一田舍即投避之
雨益驟屋漏甚無容坐處乃與李傍門而立至夜深雨稍歇則取田家
竹竿數本束草為炬復登龜徐行盡二鼓至界上宿

韓汪俱先至來迎相勞苦如平生歡遂與俱北行二十里至東陽南郭
又二里許及公館與鄭韓汪同請鄭縣治鄭已治具予曰此非可樂處
汪曰日將晡遠行不可其新安寺乎李曰但出郭便可耳於是令歌人
游名山記 卷一 上

二部同出縣東郭里許即寺前有池方數頃僧畜魚其中池傍有大
樹偃池上予乃緣樹而行直臨池半坐樹上謂鄭曰舉網可得魚乎即
令取網移筏池中得白魚二寸白小者當生之其大者付庖人頃而日
已就夕命燭至歌奏酒酣因詢鄭以荷勝曰高瞻遠觀東南蓋有峴山
云乃命治齋舍於山頂是夕盡興而返明日各負輿出郭東行三四里
至盧家村復南二里許山趾各治肩輿繫以長帶令數力前曳而上又
二里山益峻余乃下步按騶奴行數十步息促見石徑間有細泉清冽
即踞泉杯飲數盞竭力踰數十步輒止氣定又復踰如是者三四徑至
小菴僧人以山茗進鄭諸人或與或扶各亦先後至菴後稍高處即
平曠一峰先所治齋舍在焉即東嶽峰也晉農仲堪為東陽太守嘗來
游後郡人有羊叔子之思故名是日天日晴朗煙霞澄鮮俯視縣治僅
一村蒼大溪如玉帶橫圍籠令巖淡竹澗皆可辨東望諸巖西見烏傷
通延野綠遠混天碧眼界殆無過是頃而進士王子欽至王長於京祖
東陽人以拜掃歸遂同約之至則足酸氣促不能為禮乃曰諸公豪與

至此僕不能及也則同於席合背山坐飲半酣予與韓投壺他各以藝
技酒鞠索高壺不能得予乃以長繩繫壺樹杪投之蒼然暮色自遠而
至乃下山時東陽薄鄭某復設席於官舍復同飲至夜半頗然就醉余
取汪羅巾盛酒為酌盡三鼓各別去明日鄭復治具於縣齋談別入暮
微雨至命艤舟於境北大溪列炬登舟時鄭以事不往惟予與李韓汪
云

江橋下矣命輿入縣治公館汪已治具以待乃同飲竟日因命尉鄭董
緝川湖之役余因詢汪以其勝汪曰嘗考地理經土人云湖在縣治西
一百五十步周十餘里附通民居宋時通舟楫湖多寺宇好事者往
往建亭臺以供游賞元豐二年縣令鄭安平名其堂曰清曠會景湖芳
綺光清勝綠玉叢玉素香亭曰悟真雙栢釣軒曰登高堂曰秋光閣曰
月巖凡二十有四而柳州花島居其中其北有小堤通洲島堤受眾水
架獨木為梁俗名野鴨橋即仙鳥橋也方春風物爛然盛夏荷花極目

歌聲酒舫四時不絕後縣令徐秉哲禱雨有驗築南堤通往來即柳洲
造浮屠建寺而湖之景益勝今陵谷變遷水道已絕游玩之所俱廢無
存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為歎息故今治之鄭尉至從小堤治道上洲島
道傍編籬檻飾以錦絲結成門巷時雨後泥濘皆鋪以草簾島約高三
五丈平其頂方約十餘丈即其地結廬事三閭迤北有長松數十株蒼
翠盤桓其下結栢亭臨高屋望湖北學宮島南有荒刹利南即浮屠四
傍竹樹蒼鬱塔之南有堤通湖南民居即乘哲所築者島西又一小島
高半之方亦稱是童無草樹則結松亭如華蓋繞以曲檻皆如北堤者
復就大溪移舟二編繫平之結亭其上匝以文綺於栢亭之下明日
各長輿由公館西行出委巷斗折而北過斗栢橋同入拜文廟出由北
堤過仙鳥橋沿道曲折上洲島坐廳事茶畢南下觀荒刹浮屠惟類
垣破礎游目四顧草樹鳥聲緬想當年為感慨者久之塔堤之南廬舍
之比如櫛即縣之西郭也乃返上栢亭左右雜進時果余據亭檻凝望
北山一颯遠迤南來至湖而學宮寔當其峙予謂汪曰此故勝游何不

與諸文學共之命左右速文學林子貞標汪子端儀連其至同登方舟
置鼓樂於島僻處應心山多有穿雲裂石之音余曰是不可謂鉤
天之廣樂乎諸客樂其各相勸酌頃而洲中酒盡左右以小舟送酒舟
僅容一人望之如葉頃至方舟俯余乃坐其舟自棹而去回瞻方舟諸
客并所布之景雖圖畫不能盡也有頃余復上方舟徐泛而北湖東西
皆山麓喬松茂林鳥韻諧奏雜沓歌聲極北則漸狹有小橋舟不可渡
乃復返泊於西小島下相携登島入松亭各據地坐杖杖行酒劇飲至
日哺登舟復從南泛至南隄隄東有裏湖即從仙島橋通水方舟至隄
不得渡則命僕夫決隄須臾而通僅容舟渡復泛裏湖久之乃泊仙島
橋登堤上栢亭即席復飲既入暮命取燈炬至登高掛松栢炬從者執
立亭下各倒影湖中照耀如晝至夜深各歸公館

汪亦至命駕西北行三十里至浦江界韓且治具以待余至各飯畢復
行二十餘里至浦陽江水常少行者每搦蹠可渡時雨後水漲初無渡
舟大輿不能濟余與李汪各乘小肩輿從者俱裸體羸擁各以手仰支
逡巡而濟至中流水深者腹上激響如灘灘目下視輒眩暈欲顛仆
乃各瞑目坐定頃之及岸李謂余曰幸哉幸哉余曰茲遇難險而奇當
為平生絕冠登與聞韓已至則相慰曰已銷魂矣當為諸君履之行二
里許則入南郭門至公館韓乃猶諸從者左右治席觴酌竟日韓謂余
曰縣治之北蓋有仙華山寶章洞云高數百丈周二十五里一名仙姑
山亦曰少女峰古仙人修真處東陽志云軒轅少女於此上昇故名舊
有壇宇在其下今廢無存因命蔡尉治之蔡至度山高不能輒登則於
山腰設席舍復於山椒兩岫夾處又設舍舍之東皆巨石林立其最高
峭者五峰如指狀鋒削插天第五峰至第三峰俱平石巉巖峻削幾千
尺不可上第二峰視數峰又高則壁立而平其頂土附其背蔡尉從山
椒石峰之北鑿削小道附石東行至第二峰後從南向治小道登峰頂
平處又設舍於其處仰視第一峰東南北俱壁立起自山椒數百丈惟
西面附第二峰尚高數百尺計視不能復上則使人緣崖鑿磴道幾百

尺不可磴則繼長梯為一梯據橫石斜撐之梯盡處皆巉巖亂石猶可
捫援而上既具則歸而報命明日各出郭北行十餘里至張氏山莊莊
有池亭花卉因少憩左右進酒移時登山各治肩輿繫帶曳之上里許
則山形斗起蒙籠曲道尤難登各棄輿馬而步曲折數里至山腰蕭舍
各息促足酸取茶至爭啜之遙望峰頂丹光閃閃如芙蓉初開氣定復
折東行又轉西北俱陡峻山蹊余左負驢奴右倚杖行數里至山椒夾
岫處即仙壇遺址仰觀巖石插起峯巔危傾欲飛墜乃北循其罅上踰
石嶠如戶限兩傍皆坑塹折而東至第五峰之下峰飛削若欲西倒又
東第四峰第三峰登插亂石巔峰之比則新削小道附石凸凹屈曲間
有石室可容坐道僅容容足外即深塹不可測各相繼循石逶迤曲折而
東里許即第二峰北地稍寬復有大石聚成一峰乃從小道上第二峰
頂則方平五六丈有蕭舍其處左右已治具矣各據地上俯視原隰聚
落如棋布相傾曰奇哉奇哉因仰觀第一峰相謂曰上當更奇但險不
可測余拉汪同登汪曰余不能陟險子亦毋弄險余遂解衣脫履攀緣
磴道幾百尺磴道絕當磴則削壁斷峽諸子仰謂余曰我為汝心戒矣
姑止諸余不聽復梯足出飛鳥背梯窮處乃扳援亂石直至絕頂回頭
諸客不能從矣其頂方三五丈無大樹木皆大盤石青綠間錯呀然注
然乾鮮交封間有草樹出石隙高二三尺又有異草如絲縷狀生峭壁
上舊傳為仙姑麻苧之遺土人每攀為績紡之祥箕踞而坐凡數日上
壤皆在杜席之下縈青繚白外與天際若會稽嚴陵江山吞吐海門巖
立霄漢之勢皆依約而盡之俯憑危石見山椒白羊如豆大從者出入
山腰蕭舍如傀儡在掌中余手持松根扣石上作歌歌曰悲萬役今將
馬終乘元氣兮游無窮歸來兮山之中又歌曰乘三極兮為紫霄臨
二溟兮沂流涼羨欣樂兮應成容歌已取酒坐石上自酌忽有聲自峰
下起隱隱如輕雷雜以仙音清流深索之則諸客於舍中歌舞鼓吹
也余酌微醺乃捫石援梯而下至磴則伏石上懸足捫繩懸道間有不
能處僕夫從下扶余足安磴道乃漸至第二峰則兩股臂俱酸戰矣諸
客曰十游園奇絕然危亦甚哉各舉酒為余滌驚乃下峰北稍寬地上

復據地飲余獨登一峭石跨其上携壺與諸客遙呼校枚對酌移時從
故道而下凡石可容坐處輒據石酌數巡而去如是者四五乃至山椒
夾岫處則復倚杖扶藹奴而下至山腰蕭舍之南復從東行數里許過
一澗復折而北沿澗百餘步即望見寶掌山山則寶掌大禪師處山前
雙峰列峙嶽然若徒士守關狀間傍奇石列植若獸若鍾若若刀戟旗
鼓絕可愛玩復百步許有巖最高巖巔有巨石玲瓏若斷削所成遙望
翻騰如欲飛舞俗傳為師晏坐時忽雷霆交作迫躡而石湧出因號飛
來峰峰下有泉極甘冽雖盛夏漱之令齒擊又折而上有石離立藤葛
中曰五通遊戲峰志云師誦般若五通來聽故名其下有洞三各深二
三丈廣半之俱奇絕可說時已昏黑列炬而游諸客各據地相酌盡興
而返

別蘭結李口諸邑奇勝俱已縱觀此地亦聞有三洞當與諸君探之僉
曰可乃各肩輿東行十里許折而北五六里即村落數家出村里許過

小澗登山麓不十餘丈即中靈洞一名紫霞洞洞門小於雙龍其中懸
崖石乳即如講堂洞洞西向其東南隅石乳垂列如墻壁有間處如門
窻其中廣丈餘乃劇飲移時相携出洞更衣履各治小肩輿從東北登
山數百步山峻不可與則相倚杖挾藹奴上數百丈即下靈洞之絕頂
名洞巖山李業已令治蕭舍矣各倦趨坐舍中茶畢李曰此山之頂蓋
有上靈洞云於是復相携自山椒轉而從北上行二里許盤紆徑復越
數嶠乃至上靈洞一名白雲洞其上龍從峯空不可窮竟門則一穴也
穴口大石橫之色白如雲從穴椽而數丈許窻然深黑日光所不
及揭炬然後可行愈行愈深多坑壑磴道殆二里許始窮腹中空豁可
儲粟數百萬斛余至窮處歸更高秉長炬仰玩之見壁間二丈許有一
穴欲探不能上乃令從者擁余捫石而上坐穴傍探則如井狀投炬其
中曲折而墜深不可窮因投以石聞擊傷石數聲輒不復聞頃之聞鐘
聲隱隱自穴中出良久乃已眾異之復屢投皆如初聲乃知為投石到
底處也注亦繼登共坐玩久之乃下從磴道出洞口同諸客坐楊梅樹

陰相論移時乃起從故道至舍中遠望雙溪如練銅釜芙蓉九峰皆出
後雲際蘭陰山截業下接大溪溪水決決羅紋合雙溪北流去東華山
若小青螺在游氣冥茫中連綿靡靡與波上下類鳧鷖點點拍水上指
顧之間三衢寶笈括蒼諸境皆分奇取秀以効履鳥之下諸客咸留戀
躊躇不忍舍去日且晡適從南行沿山腰轉折而下至下靈洞一名湧
雲洞門去平地不踰三四引其中秘注高廣二丈餘深倍之皆垂乳懸
崖奇峰怪象視前數洞更奇絕其東隅石磴傍有澗水湧出沿洞南壁
奔流抵洞門伏出其下踰石而出從西入田澗諸客列坐澗傍觀石壁
余起令左右揭炬從磴道登折而入其中低黑行二丈餘復廣如其外
高倍之深數十丈則澗水迤從北壁下其壁之上如白練橫拖如洞深
長土人謂之仙練南崖皆巉巖不可攀援其上則垂乳參差而飛鼠家
其竇見炬即飛撲之或撲澗水中火影輒不能復上余徒踞捫苔躡石
過數丈達一高崖若限聞與其平若床其特起俯欄若釣臺其下有深
潭俗號龍潭潭深半畝黛蓄膏澤清澈可鑒毛髮據崖延頸東南望斗
折深曲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其潭口廣不盈丈水
出此壁下中懸二石乃流乳下垂者汪躡而至李繼之坐潭上四顧冷
然斐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住乃相躡而返出洞門外
南行十餘里至瀟瀟潭各登舟別去

地理經云遠自天台赤城諸峰發脈巨起伏不知幾千餘里蜿蜒磅
礴幽深特秀水源其間泓沔衍漫若雙溪玉泉荆浦瀟湖澄澹碧湧
灑激滌繁紆百折轉入蘭江蓋浙東之勝也而州之圭山則為金華山
云一名長山一名北山在城北三十餘里高數千丈周三四百里山巔
雙巒對峙曰玉壺金盆壺中有湖即所謂徐公湖若有飛瀑瀉出若玉
虹下飲乃赤松子登仙之地他若芙蓉峰紫微巖三洞諸勝皆其支也
予以政暇偶因同志得通勝游故特述其事如左云
二十九日登舟大雪不可行三十日發富陽
雪滿千山江色沉碧但小霽風急寒甚披使虜時所作綈袍戴氈帽坐

峰中曰翠峰上曰岑峰林巒拱秀為諸山之冠連雲山在縣西南六十
里上有僧寺唐末刺史盧約奪民田三十餘頃入于寺與僧約凡入山
者無貴賤大小皆飯之謂特植福于來世寔以收人心而資叛也綠巖
洞在縣南一百二十里其洞有三瀑泉飛瀉漚漚而為潭關公泉在縣橋
街宋元祐中郡守關景暉所鑿泉深而甘早曠不竭突星瀨在縣東四
十里地名箭溪晉王羲之游此歎其奇絕遂書突星瀨三字于石後里
人苦于墓塚摧棄潭中郡西有少微閣關景暉建米芾書額下有拂雲
亭又曰有迴溪閣

紫虛觀之南一峰巉然挺出曰眉巖西南諸山拱抱周衛而二水蜿蜒
起伏來瀝其下登高望之萬象呈露儼若天關圖畫不知者以為真遂
盡員嶠之絕景也宋南渡後仙翁章思廉自遂昌紫極壽先宮來隱觀
中蓬首垢面曰初升輒東向吐納凝然澄坐久之絕粒唯日飲水一盃
形神分合人莫測其變幻乾道丙戌冬浴坐時化肌膚柔潤如生弟子
瘞于眉巖下後有見於濤江之濱手携一扇飄飄然避風而行眾異其
事齊棺視之唯隻履存焉先是主觀事者嘗作亭墓前壞於風雨道士
王有太曰徘徊其間悵然有上清笙鶴之思歸與其師梁惟道謀自墓
左開曲徑一千餘尺直至巖前誅榛剪荆造祠宇七楹間名之曰神仙
宅中祠處士星及仙翁諸像東室曰芸香藏書其中西室曰橋樂為娛
賓奕棋之所宅之前二石巖拔起若蟠龍踞虎各構亭其上左曰來鶴
右曰留鳥而山之景愈勝矣予聞括之名山上直少微天支家所謂處
士之星也靈輝下燭凝粹敷和修鍊者居之去滓穢而來清虛雖曰內
功之加要亦山川淑靈所助為多也今以紫虛言之擬游海內名山招

白鶴而翩然化去豈無虛仲瑤者乎道遇至人授以游戲瀚墨之法卒
吹鐵笛與之同往豈無徐虛寂者乎且琳宮秘館無處無之何少微所
照而超然靈舉之士至三人焉嗚呼塵空膠葛予不知秋髮之被肩安
得攀仙翁之逸駕共吸沆瀣於廣蒼強陽之上耶惟適麗水人宋戶部
尚書汝嘉諸孫

道田產青芝故以名山上有試劍石高百餘尺者四相距各三尺許後
人以法善明易象因建點易亭於山巔山下有洞可容數人石壁上刻
混元峰三字未詳為何人書也前有井乳泉湧出不竭稍北為錦屏山
狀如錦屏湧泉山在縣東二里又東曰馬鞍山縣南三里曰披雲山舊
名披雲巖大溪流其北遠瀝六邑之水近合石藤浣沙諸溪東流入于
溫州以放于海又南二里曰龍巖巖縣西五里曰石佛山有石高可二
丈東寶山在湧泉山金田山在縣北一十里有石井龍湫丁公尖山在
石佛山之西五里有龍潭又西二十五里曰大驛洞巖石峭峻靜夜

嘗有聲蓋虛谷所應也俗傳為若有鼓吹去又西一十五里曰葱陽山
其西曰芝溪嶺橫亘數十里下臨大溪俗名老鼠梯昔有談形勢者云
上焉公嶺下老鼠梯一人守險萬人莫開故處州形勢以青田為最云
其流曰芝溪注于大溪又西十里曰石蓋山二山峙立中有大石橫覆
其上下可容數十人應山在縣西北六十里由天台綿亘而來石門山
在石蓋山之西十里兩峰對峙如門中有洞曰石門洞道書所謂玄鶴
洞天乃三十六洞天之第三十也西南高谷有瀑布泉自上潭奔流至
天壁三十餘丈自天壁至下潭四十餘丈舊在榛莽間至劉宋時永嘉
守謝靈運性好游覽始覓此洞今其上有所謂軒轅丘者蓋靈運偶得
此勝故假軒轅以贊其為神仙境界耳後人不察遂真以為黃帝于此
升仙而縉雲亦有所謂此洞不知黃帝升仙之地在今陝西中部之橋
山其祠廟古柏與漢武帝所築會仙臺並存余于石門橋山皆嘗親詣
而窮探回不當為疑似之說也洞有噴雪亭有石門亭朱文公提舉常
平循行至此遂屬避世之念元至元中廉訪副使王侯因建石門書院

古今游名山記 卷一〇上

西南曰石樓山時有雲霧若樓觀然東南曰鍾樓洞形如鐘樓有懸石如鐘擊。又西南二十里曰石橋洞高崖屹立如橋中有三潭有石從峭渾中高二十餘丈如帆又有石梁長三十餘丈橫跨如門名石門樓古山去石門山三十里上有石筍高五十丈昔陽山在石門洞之東南叢生小竹巨葉宋慶元二年歲饑鄉民于此採竹實以為食又西曰小連雲山延袤數十里常山雲有洞二東曰龍鬚南曰韓山其高巖曰金水嶺元至元間始鑿石通道下有溪泉迤南曰大連雲山高出小連雲之上又曰石帆山高五十餘丈下臨大溪九域志云昔有神人破永寧山此山為帆入惡溪道遂棄于此山因以名此亦好事者之奇傳也。此山在縣西南一百五十里山頂週回二百餘里有沃土多稻田歲旱亦給唐庚堯之亂人多避于此令誠意伯劉基之居在焉。

越茲山維揚東臨之地也西走嶺嶠南枕溪流未詳遠近觀乎傑出氣勢勢凌雲漢峭斷壁呀開石門臨溪層巒萬仞瀑布千尋奔崖照日

望為晴虹觸石來風散為絕境天下之勝槩也雖呂梁懸水天台飛流幼標奇會無不翫風木含韻陰嶺朝吟孤猿嘯吟曜金碧於澄潭散霞彩於晴空其勝槩可勝言哉謝公詩云遠嵩覺路塞密竹使徑迷暝投雲際宿弄此石上月雖立意可嘉而象物殊畧若非陰陽備顧造化有情則曷能遂幽人肥遁之志哉余因守此藩行縣至斯游憩永日聊勒石紀事以貽來者亦其道之不孤焉爾

暇而風起流高滿堂余仲弟舟如馳仲亦望余舟如矢盼景流先洄可憐悅又不覺其將暮矣石門洞尚五里余攝衣坐船頭見漁者歌曰浪花泊泊下前溪夜久天長月色低湯漿不知何處去白雲無數石門西又見浣沙者曰郎去東甌訪謝公妾家正住石門東風寒草冷不知處恨殺猿啼一徑通余踴躍不能禁漏下已十刻燠炬自隨仲命僕夫維呼以關白額擁而行踈亂岸蝕不可方武四山圍合皆陡絕篾壁月方在山角彷彿清都玉虛無聲不還無影不傳若響若答余徑造谷中

泉聲工階匪能蔽匪深匪能霧涌如積雲飄如濛濛冷暗幽黑命燭造其處燼盡不能談恍若鬼燐可怖可愕惘然不可留矣返舟以須比曉霧色霽齊天光可收嵐氣依人丹霞無染蒼蒼翠靄不適玩既而崇山直峻窪突交出壑巒雜布巖嶽克斤削如追蠶高如截鐵俯瞰紺碧仰視沉墨余精神耗弊不能企其萬一也各倚宏齋中命擊石上雖然有聲鏗如金石不可定循崖出瀑在後關二丈許可容數人霏浙濛密尤不可形狀皆垂巖承溜上墜下窗泉直下千丈虛空懸瀉既無所依着則散如飛雨又傍激洞石皆洒洒如疾風迅雷不可締聽迺返坐亭中若從張鸞泛銀河陟昆侖乘槎御空萬里始至浩乎其無窮也亭下多留詠

明年辛亥春余得部檄召西曹李亦轉南都水部同赴東甌辭謁過括蒼重游石門洞洞口有兩峰壁立插天相對如門透迤而入中復平坦方里餘南有洞附石壁嵌斜可容坐卧其平處可布數席下有大潭深不可測潭心一大石特起如砥柱鄉人禱旱必登石拜舞輒應西南隅高屋倚天有瀑布自上潭直瀉天壁三十餘丈又自天壁飛酒至下潭四十餘丈飛珠垂縷類冕旒狀每微風時至即如飛雪灑天霞霧四塞潭東北有亭望之名曰噴雪其上有軒轅丘道書以為玄鶴洞天云予因携壺榼同李坐潭上觀瀑有頃拉李揭靴涉潭西淺處攀石南行坐水簾內劇飲從者進肴果皆浮水而至空中水花飛灑半餉之間而身已如沐浴真有御風浮海之思乃放歌大酌抵晚登舟去

石門亭在青田縣若千里令朱君為之石門者名山也古之人咸刻其觀游之感繫留之山中其石相望若至而為亭悉取古今之刻立之亭中而以書與其甥之婿王某使記其作亭之意夫所以作亭之意其直好山乎其亦好觀游眺望乎其亦於此問民之疾憂乎其亦燕閒以自休息於此乎其亦憐夫人之石刻暴剝傾踏而無所庇障且泯滅乎夫人物之相好惡必以類廣大茂美萬物附焉以生而不自以為功者山也好山仁也去郊而適野升高以遠望其中必有

巖然者書不云乎平遠遜于荒詩不云乎駕言出游以寫我憂天環顧
其身無可憂而憂者必在天下憂天下亦仁也令之居也不敢自逸至
即深山長谷之民與之相對接而交言語以求其疾憂有其雍而不聞
者乎求民之疾憂亦仁也政無有大小不以德則民不化服民化服然
後可以無訟民不無訟令其能休息無事優游以嬉乎垂古今之名者
其石幸在其文傳善則其人之名與石且傳而不朽成人之名而不奪
其志亦仁也作亭之意其然乎其不然乎

上有寺去予居僅一牛鳴地旁有小徑可達顧陟峻未易登也予自幼
至今五十年且不能三四往然常想其幽深峭拔足以寓目適情每願
一游正德辛巳燈後三日有約予同游者遂携酒饌借吾昆弟秋山秋
峰輩四人子姪輩冠者五人童子四人取道由山麓崗不半里過小澗
登黃塢凸凸峻甚有恃力先行者予勗之曰汝童子宜隨行又有倦者
蹶者焉予曰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倦措足於實地則不危司馬公之言

游名山記

木卷之十

五

真可為訓予于二里許遇橫岡路稍平而狹俯視則目眩心悸少前有
地夷曠方可兩三丈其下為先府君塚此則行龍之起伏處地經所謂
蜂腰鶴膝者也縱目四境一覽而盡眾曰此實佳境遂環坐其上呼所
載酒出穀核飲之時風日和煦無蒸蓋揮筆之勞飄飄然有可樂者復
行數百武至茶寮茶始送白鋒又百武餘及寺視昔之古木參天蔽日
百無一二眾歎曰一至此哉咸振衣而入由東廊歷階而上大雄殿繼
登觀音堂皆金碧輝煌香燭炳耀堂左有廢僧房曩時最為佳勝臺榭
木石可供清玩今一無所存惟敗壁間舊題塵土漫漶不可讀堂右為
經藏規制精緻粧飾華美有拽其輪旋轉如弄丸者堂後為葉氏墓眾
遠巡其上或歎或嘔忽有氣酸如縞練蹙若噴觶低度嚴實間清韻逼
人殊覺毛髮森滿有誦杜少陵天闕象緯通雲臥衣裳冷之句者指曰
茲山之名非由此乎眾將躋其巔顧草木蒙密曰得無為虎所都乎却
行由西廊而下過選佛場少憩西方丈間觀省吾先生暨雲津居士詩
未竟寺僧法深邀予輩過東方丈啜茶茶頃談少年抵京師時事及本

山廢興之故置臺可聽少選設齋供既而登鯨音樓由齋堂返山門讀
宋潛溪先生所撰白雲師碑將歸眾欲乘輿東下更尋幽勝走不數十
步寺僧追送新路僧曰此處其欲建小樓以補此山之缺庶可當舊路
之衝亦以止游客如輩酒者遂揖而別及抵新路雖少寬不能無巖險
處予曰康樂軍今日之廢但宜高補前齒也下至半嶺見舊亭為風雨
所踏柱石頽然臥地眾坐其上惜無能為起廢者眾且歌且行而山禽
唧唧澗溜冷冷似相和者迤邐漸及山趾而樵人牧豎亦業集于路矣
眾欲詣難陽祠再歷陂阪至廟門皆墮嗽而入抵寢殿咸向神作禮而
退及出廟抱衾榻以卜焚者紛紜而來予輩亦望家而奔歸

李陽水沃滿昔游息于此築忘歸臺石壁間刻更隱山三字陽水所書
也又作銘篆書于上雲瘡山在縣北朝京門外山下有瘡嘗有赤白雲
氣出于其中西北為雪峰山上有龍潭有瀑布泉飛流百丈其下有溪
曰南源溪西流遠于六峰由六峰溪匯為石牛石井二潭入于梅溪與

游名山記

五

六楓溪馬渡溪浣花溪西溪龜溪之水爭流西下達于江金紫山在
溪南與縣相向瀟灑山在縣西一里一名西巖高松山在縣東五里山
勢盤旋林鬱秀遠南曰謝公巖靈運守永嘉時嘗游於此縣東十五
里曰翠屏山孤峰特起登陟望遠蒼翠可掬又東四里曰小蓬萊山多
怪石奇樹有石壁高可數仞澗水湛然澗者汎舟而入迤邐外實龍
山在縣西一十二里四圍絕池水清潔元季已亥我天兵取處州
將軍耿再成樹柵其上以遏敵衝敵眾來者咸覆之於是湖深寒潭
薄城下處州平山之右有石如臺相傳為施史君拜臺又西北三里曰
大君子山曰小君子山二山秀麗高潔故名大集山在縣西南一十五
里山形類象姑婦山在小蓬萊山之東五里上有二石相上下又各
子山仙都山在縣東二十三里高六百餘丈周三百里一名縉雲山又
名丹峰山圍經云唐天寶中山有靈異勅改今名道書以為玄都祈福
洞天乃三十六洞天之一也上曰天堂洞又有金龍洞深不可測
山側有仙水洞泉出罅中下有石池大旱不竭旁有獨峰一名玉柱峰

高三百丈三面臨水周一百六十丈朱文公至此愛其山水清絕似武夷有碧澗修筠似故山之句朱嘉定中郡人葉嗣昌因建獨峰書院山館有湖相傳為吳湖謂即黃帝上仙處此則後人因山水之勝而謬傳也練溪經其南水尤騰堂恍若銀練井曰煉丹井相傳唐劉隱真嘗汲水煉丹泉水甜寒冬夏不竭仙都山之前為步虛山壘嶂倚空羣峰掩映又有小峰列如北斗名曰斗巖下有隱真洞唐劉處靜避地于此仙都山之西為初陽山山口頗隘少進有石室洞房虛敞可居當啓明時日光先射故曰初陽山石刻初陽山三字李陽水篆書也山左有東蒙巖其石低昂奇恠聚立于深潭之濱下有五甕巖石突起如甕其下曰金花潭括蒼山一名蒼嶺圖經載十大洞天括蒼為第十名成德隱真洞天周三百里東跨仙居南控臨海吳錄云括蒼山登之俯視雷雨高一萬六千丈常溪赤溪管溪三水分流環繞其下煉丹山在縣東北八十里上有石釜俗謂軒轅煉丹釜又東北一百二十里曰大盤山好溪之源出于此流經邑南達麗水入于大溪馮公嶺在縣西南二十里相傳為善士馮大呆所鑿一名木合嶺懸崖絕壁上摩蒼空有隘曰桃花隘宋楊億比蜀之劍閣乃台處險要之地也阮客洞在縣東九十里邑人阮客棲隱之處唐李陽水題洞額鑄石峰上趙侯航石在縣東一十五里趙侯廟側一石如航又有石如杖如履如屐皆以侯名美化書院在縣東六十里朱文公嘗講學於此嘉熙中縣尉陳寔建宋周景復居在鏡巖今皆廢

流以竹假水設機作確確聲問之山曰野豕嘗害稼以此思之前望林木葱蒨山田高下若簾陞三四家坡陀而居僅籬草屋其地名茅寮東北石崖高數仞水自崖而下聲鏗洶若雷霆其名確者疑即此又山行三里至上茅寮山昨告曰過此無復人煙矣二里許過石澗遠望磴道紫紆林杪若蛇蟠余或輿或步凌兢而上山之巔回視諸山出其下西望雙溪宮澤諸村落一一在目過此復夷行有田彌望多蕪沒綠山雨下三四里中有山巍然獨高二石澗出左右稍前合而一兩大山若修肱夾水而前等林陰翳極望木末微逗日影異禽恠獸號呼前後水聲冷然似非人世澗之中依山麓一廟中像三神余入焚香展拜事既少憩于石顧訪澗洞所在衆虞嶮巖皆有難色余游興方濃亟命僮奴拉枯薪藜火易管屨扶一健丁由廟左沿澗捫蘿而前衆從之幾數百步見兩崖對峙中一石洞泉自崖垂垂洞前若簾箔遠望其中隔水恍若人形俗呼石仙人者此也泉落處漚為潭近埋於亂石頗清淺山既窈絕幽勝與塵世隔宜神龍所窟也甘冽異它泉坐久覺寒氣薄人殆欲挾纒復飲酒而出散策林外時楓葉盡赤遠望之若頽霞因諷昔人遠上寒山之句停玩久之出溪口從師公歸至鞠莊向夕矣

野航東阜約望日游九盤諸山至期晴旭餘風山靈似招余游者松崖併邀鄭竹心與俱各野服而西步出觀光門外一逕坡陀依山瀕溪直去二百步許有石橋跨澗折而北不五十武抵九盤山之趾右偏壘石構屋一區植古栢名花甚闊裏循屋側度石磴沿澗東行前橫一木橋引轉入盤盤之初上下二小逕莫知所適從予乃推一少年曾到者從上逕前導餘繩繩若貫魚斜入山之蹀左旋山腰此則第二盤也山形上銳下潤二盤獨長而稍平衆至此坐石少憩一鷓花盛開綠陰中雙禽鳴跳殊可人意由此三盤而山腹四盤而山頂石砌紫紆歷歷攀援而登林木旖旎前無所覩後望二峰右峰似拳而縮左峰若修肱挺抱於旁余與同游者連引於左峰之上平接雲霄俯視亦巖壁立水澗諸山屏圍翠秀明悅軒轅最湖嶼庵獨峰書院隱隱俯觀在東隅他如李

陽水之窪尊毛維瞻之釣磯弗論也一水中流類白虹亭膏蒼濕于
峯下水之南涯通甌閩用浮梁濟北涯即縣治景物煙光適目不忍舍
既而慨九盤之上新塚亂縱醜彼後昆下及六盤徐出石磴近石橋聞
水聲因思古崖翁云澗水出溪喧侶瀑松根纏石老於藤信然仍揭而
西沿溪行半里許至觀瀾亭撫亭四顧巖下桐花噴雪柳線紫煙風帆
浪檝沙鳥溪鱗往來翔泳滄波中隔岸秧畦麥壟一望無際儼若朝川
圖也亭之東一巨石當路或云近落山岡幾不利於行者予仰盼雲扶
顛崖藤挽墮木毛髮不覺森悚遂復自舊道入觀光門一山北峙石長
二丈者百數十級綿迭而升為石坪加數級折而西又數級梯而東圍
以石闌蔭以嘉木歷階而上城隍祠在焉衆趨展敬後以次就席東廡
下宴罷各歸暮色已蒼然矣

按仙都在括蒼之縉雲去邑二十餘里道書
所謂第二十九洞天軒后龍昇地也唐天寶間有縉雲起李溪源覆繞
獨峰之頂廣樂殿般響震林樾刺史苗奉倩上其事遂名仙都而縉雲
亦名仙都

義亦叻此山有鼎湖中產異蓮瓣落東陽因建金華之邑表瑞驗云湖
之下為好溪其東為步虛山奇峰千霄即梁陶隱居所稱高峰入雲清
流見底者也其西為忘歸洞縣令李陽冰更隱于此愛而名之稍轉為
仙人確確之上石峰攢峙侍御樊君為其封君一翁翁築層臺延瞰鼎
湖名曰羣玉南可百步許為陽谷洞宋朱晦翁遺蹟在焉下抱登潭與
小蓬萊赤壁趙侯船諸景相聯絡花鳥冬春煙霏日夕展可樂而忘世
也蓋福庭神窟往往異人居焉如劉阮羊許董茹芝委化事匪盡幻矣
夫世之慕鍾鼎者必耽廊廟薄珪組者必安丘陵性各有尚也昔仲公
理嘗歎曰若得背山臨水游覽平原此亦足矣何為區區於帝王之門
哉而宗敬微亦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卷戀松筠有若狂者忽不知老
之將至探翁之志正合古人非惑鴻苑之書談玄北之術希冲舉而逃
虛寂者志又云少微星見乃置處州高山峻谷考紫為紫類多隱君子
翁非其人耶翁在草堂詩曰高峰峙堂前相對成賓主每農興獨往吟
曰登臺聆林麓倚洞臨清流又徘徊一徑及繚繞諸山巔倦移小艇而

歸吟曰策杖撫朝景蕩舟曳夕光客有訪者或不知所止吟曰長閑官
長至喜與野老親又探奇山谷中悠然吾老矣其胸次豈塵壒間能懸
巖耶

白山張子將報事 闕下取道縉雲適侍御樊
文叔補服家居約游仙都詰朝辨色並與出東關寨惟仰視見一水紫
紆諸峰直上澄澈嗟呀應接不暇則歎曰佳山水哉又行三里許過壁
東山之上形如卓筆高數十丈如浮圖然俗呼婦姑峰其一隱未見時
道傍新築墓門迺故友東湖君解脫處相與拜墓下歎曰東湖文藝政
節重吾括今安在哉又三里見一小峰視前所見峰特低數丈俯首比
向文叔指謂曰挺而立者尊俯而前者敬土人所傳殆擬諸形容乎又
五六里溪南一山橫亘千丈高揭翠微曰仙人榜豈昔人得真隱者乃
得列名其上而墮落塵網若者不得辱也登舟涉水而南有虎跡巖
在仙人榜西一壁直上腰注入數處拳爪森然熱視逼真予西游關中
見華嶽仙人掌亦類此又小亦壁在仙人榜東壁立如削斜俯深淵雨
暘不能及故其色皎然予謂乃白壁過赤壁也下有謝康樂王龜齡朱
晦翁諸刻剝落不能讀壁之前羣石巉岉可磯而釣可亭而游轉運渡
石橋再數十步一石斜倚山山下可容百人舊名合掌洞上鏡下方東
狹西廣文叔穿洞而上遠指一奇石曰此謂趙侯船已復登舟北渡二
三里登一山俯臨溪側路在山脊為陽谷洞遠從斜徑深入捫蘿側冠
躡磴入坐洞中洞極幽邃趾頗荒落文叔曰昔方伯李翁讀書此洞景
色甚佳今數年不到乃若此洞北有二三小洞中有初陽谷三大字乃
洞前多石刻皆蕪漫不能識辨可辨者晦翁朱熹四字耳復從舊徑出
山脊有一洞人履之則有聲故俗名響履又東為仙人確確神仙搗藥
於此確之東三五奇峰卓立環抱中有隙地可十丈許乃文叔為其封
君一所翁新築層臺扁曰羣玉下臺南行二里許水益抱山益奇軒然
而起若龍行虎踞山勢盡處其右結屋數楹為仙都草堂一所翁釣息
處隔水諸峰皆秀而一峰獨臨溪上特起石光射目大可百圍高可萬
丈上有勁松數株視僅盈尺舊傳為鼎湖乃軒轅氏飛昇之所嘗考輿

地志：湖乃陝右地，黃帝時甌括未屬中土，其非湖明甚。或謂峰頂時有蓮花飛落，疑其有湖，誤傳之也。時溪流清淺，並輿而渡，席地坐，峯下酒三四行，近望其勢益高，形勝益奇，絕因論海內名山，若廬山、五老、衡山三十六峰、西嶽三峰，其高皆不在此，峯下但諸峰皆出山上，因勢為高，而此峰獨無所因，平地竝立，勢難為高，而高不可及，其孤高歟。文叔曰：西有忘歸洞，李陽水遺蹟在焉，東有步虛山，謝康樂尤所屬意。蓋蓋觀之時，日將曛，僕夫告行，予曰：塵心未滅，清興易闌，尚俟他日續斯游也。復登草堂，且酌而別。

烏石山：在西安縣西四十里，延袤十里，高二百五十仞，巨石周匝如城，又有石門，俗號寨門，相傳黃巢南寇時人設此以避亂，中有水田，上有烏石寺，宋張浚岳飛題名于石，紹興丙寅清河張浚過此，聽顏師鼓琴而去，岳飛奉旨趨關，復如江右，假宿幽巖，游上方覽山川之勝，志期為國速效，掃平黠虜，恢復輿圖，二聖于沙漠，輔聖王無疆之休，因此以紀歲月，紹興二年十月初三日題。

江郎山：在江山縣南五十里，高六百尋，一名金純山，又名須郎山，東陽記云：金純山有三峰，悉數百尺，色丹奪目，不可仰視。杜佑通典云：須郎山發地如筍，有三峰，太平寰宇記：江郎山有五色石，日照炫耀，但文思博要云：江氏兄弟三人登山，化為石，此為未可據也。山有池，產鰣，金鱗山半有巖，危石空懸，中可結廬，下有虎跑泉，清甘不涸，宋時有江郎書院，今廢。又南四里曰聖堂山，高八十八丈，周五里內有龍潭，又六里曰白水巖，巖有雲自南出，則雨，又南十里曰風洞，天將雨，則風從中出，又三十里曰浮蓋山，山中有仙洞，石壇石屏，右鑿石，有諸勝，又多緋桃，但華而不實，旁有溫峯，巖石倒垂，如雞味，有泉出焉，又有仙霞嶺，高三百六十級，凡二十八曲，長二十里，宋史：浩帥聞過此，募人以石籠路，又十里曰觀星山，高一百八十八丈，巖然為眾山之宗，登其巔，白日可觀，星辰又二十里曰泉山，周廻數百里，皆高崖深

谷，漢朱買臣題云：此關越王所保也。

摩霄等崇靈沼在上，祥雲積中，圭臺千仞，柱寧四封，目視不及，翰飛窮群，阜奔走列仙，會同軒后，攸訪碧嶺，是冲丹穴，旁起金溪，下融日照，霞附月映，綺縠縹緲，絕樓臺，木無寓，叢居幽不昧，守一而雄萬壽，報譽九成，來空佳名，未復，褒禮斯洪，蘇作懲止，年祈感通，莫高匪茲，造化之功，林春迷四時，曲成吏隱，可以忘歸。

治平初，南昌范純孝為劍川令，策杖得九姑山，作亭遂為括蒼遊絕冠，紹聖間，衢人袁希仲、豐崇、寧間，邑人皆樂作厥後，絃歌弗嗣，亭廢不脩，垂三十年，齊川姚公為縣，又新之，亭負鶴嶺，陰崖薄雲青，巖斗絕，下控石馬，重復百里，勢決奔浪，橫倚縣治西北，隅驤首家，廓間若翠紫，霧欲騰去，而亭峙其上，昔青藜氏欲售其術，輒附會而言曰：頭角奮異人，出矣，宣和六年，公治多暇，坐日照堂，隱几頽望蒼翠，森如蓬拉，僚友却盡，楮願臨絕頂，四顧而興，集命誅藤，蔓裝回舊址，曰：憑虛高舉，冷賦御風，蓬壺遊也，乃飭能吏，董其役，未幾告成，欄眺白日。

頂摩蒼岑，咬咬飛出，空際岩壁，溢秀烟霞，潑彩不動，容色燦金碧，丹樓於頽垣，茂棘之間，雲山千里，松竹萬家，景與目共，豈能賦者，足以詫美哉，為是游者，將抗懷遠覽，飄飄凌雲，必有搏扶搖，九萬踵前人，遐轍隨公，絕塵以遂，最高之名，因酌酒為公壽，且祝曰：潭潭紫府，視陰清晝，他日尚能眷懷于茲，以慰吾人之思，否靖康改元四月十五日記。

浙東山水，甲天下，括蒼後甲，浙東州宅，奇秀又括蒼之傑，特偉觀，由清香橋入，野星門上，九盤巖，委蛇曲折，凡四百許步，至離門，雙松夭矯，狀如龍蛇，對峙門之左右，又行二百許步，至儀門，又北行百許步，穿戟門，行數十步，至設廳，由設廳右行，至便廳，太守治事之所也，由便廳而入，柱廊謂之凝香，由凝香至燕喜堂，幽邃靜深，灑灑可愛，由燕喜至志喜堂，遂至月臺，臺舊名拜香，天生居其前，石僧出其側，山之翠微，近在杖席下，其東則凝霜閣，楊公人年之所建也，由凝霜下行，至好溪堂，軒楹開豁，棟宇宏麗，層級三休，至烟雨樓，凭闌四顧，與天遠，如登雙溪樓，如陟蓬萊閣，氣象絕絕，以而爽塏，過之萬山，我我

橫在一目或屹如樓臺或聳如帆檣或如虎豹之躡驪駒之驟或如驚
鷹之出林巨魚之闖波下視千井堤封隆樓傑閣綠窓朱牖掩映於晴
霏夕靄之近遠丹青水墨之所不能盡令人目眩心憚徘徊而不忍去
由好溪折而右至浙東道院簾影無塵草色映階闌然蕭然不知其為
公宇也其西則回溪少微二閣綿延青山在上流水在下如煙雨畫屏
愈看愈奇沿脩廊至夕霏軒見壁間盡刻名賢法書如蘭亭序黃庭經
樂毅論孰復細味似入太廟觀彝器令人肅然欽柱由夕霏至照水堂
所踐勝於前所喜愈於初仰瞻霄漢憑虛欲仙又見四松出於簷楹外
如商山老人衣冠偉甚微風過之如琴如筑如蛟龍吟如海潮聲真人
世之絕境宇宙之奇觀也歷階而下百許步至擬滌亭規模雖小而意
趣絕遠坐胡床對溪山下臨絕壑南明諸峰相距無一里琵琶桿撥橫
陳洲渚漁舟買櫂出沒煙波中欸乃之聲不絕于耳雖巧於摹寫如柳
儀曹劉賓客輩猶不能得其彷彿况誦於辭而拙於筆如余者乎姑存
梗概以示後之人云紹興庚戌五月既望記

游名山記

木卷下

李

之奇官于是者迹罕到皇祐初余因治事暇同幕僚韓伯純遍訪近郭
溪山之勝尋幽索奇因而得之始出左渠北綠民田數百步轉小山循
方塘兩岸狹徑入茂林修竹間有巖焉却負疊巘廣如十楹景物蕭然
疑在方外遂目之曰清虛自清虛南過石徑直上磴道十餘級又有巖
廣潤高大復倍于前洞門面巨石勢若壁立方正山椒有飛泉洒落石
外簾櫳水晶掩映屏障寒暄之氣變于跬步目之曰白雲由白雲側轉
兩石間下有方沼上渡橫石如小梁復有巖巖如高屋深袤五丈廣踰
六尋面勢向東如城如坻可以開飲帳設宴且日之曰朝曦其北有石
谷如大竇鍾成深谿燧火而入邃如房宇但見積水清激不復窮其遠
近山巖前有池不啻數畝廣水光山色高下相激奪人目睛前記謂枯
蒼有成德隱元之洞天乃仙人靈真之宮者此其地也乎昔謝公為永
嘉守極山水之觀有石門石巖之游至今風人流詠不已較於是遠所
不及何數百年不能遇一人之稱道者得非地物亦繁窮通耶嘉平月

既望丁臘接因率同僚命駕而來高會劇飲清歌揚林嶺之外蕭鼓發
雲霞之端精神超然不復有人間思慮盤桓夕景躍馬而歸乘輿接毫
題于洞壁且識一時之勝耳

宋景平中謝靈運守永嘉嶼屐得石門洞作詩遂為
東吳第一勝事梁天監中中書侍郎丘希範唐大曆中侍御史丘丹州
刺史裴士淹皆繼作唐末喪亂洞廢不修宋皇祐元年蜀人李堯俞守
郡初復古俄廢垂五十年紹興三年蜀人劉涇守郡又新洞去人遠溪
山太陰松竹草昧瀑泉自雨不見秋色中有爽氣仙鬼各以為家惡聞
涕唾聲以人跡不至稱慶而樵漁私以生養有客舟過欲策杖往輒相
問而速曰可去虎豹出矣壽人杜穎佐郡行縣望洞天鬱羅泉流號呼
疾持斧伐棠密處至泉四顧太息寫其狀歸以示余曰妙物乃如此仙
都三巖人間世也飭僧紹賓將其事既而告成茶煙犬吠木魚鑿鑿於
是知有官宰仙鬼失氣樵漁動色以一指心力而回精神於久病既醉
之餘余雖未目擊而夢寐夫游真奇觀哉余官滿日可數其後廢興未
可知使不幸廢又五十年必有好事君子加於前一等與洞為林泉主
人因作記以祝仙鬼樵漁曰勿復期永廢可且同樂否

游名山記

木卷下

李

唐崔尚天台洞相傳靈巖桐栢山高萬八千丈周旋八百里其山八
重四面如一中洞天號金庭宮即右弼王王子晉之所處也是之謂
不死之福鄉養真之靈境故立觀名桐栢焉古觀荒廢則已久矣故老
相傳云昔葛仙公始居此地而後有道之士往往因之壇址五六厥迹
猶在洎乎我唐有司馬練師居焉景雲中天子布命于下新作桐栢觀
夫其高居八重之一俯臨千仞之餘昔陰鸞陽審曲面勢東西數百步
南北亦如之連山我我四野皆碧茂樹鬱鬱四時恒青大岩之前橫嶺
之上雙峯如闕中天豁開長澗南瀉諸泉合漱一道瀑布百丈懸流望
之雪飛聽之風起石梁翠屏可倚也琪樹珠條可攀也仙花靈草春秋
互發幽鳥清後晨暮合響信足賞也始豐南走雲障間起剡川北通烟
岑相接東則亞入滄海不遠蓬萊西則浩然長山無復人境總括與秘
鬱為秀絕苞元氣以混成鎮厚地而安靜非夫神與仙宅仙得神管其

孰能致斯哉故初構天尊之堂晝日有雲五色浮竊其上三井投龍之所時有異雲氣入堂後山者三然後為虛室以鑿戶起層臺而繫土綴日月以為光籠雲霞以為色花散金地香通玄極真侶好道是游斯息微此練師孰能興之

切神遊歲戊辰叨守茲土乃率吏事不獲探討已巳初夏行部發括蒼出行春門登舟放纜即羣山萬壑呈秀効妍夾岸左右俱在帆檣凡案間洵可玩適午踰石帆不五十里遙眺層巒峭斷雙壁平分如戶斯關是為石門巖舟支流曳復緩步沿溪循徑岑邃幽邃恍隔人間少進地復夷曠陸畦交加若繪圖輞川而卷畫桃源也行未半里澗谷繁迴巖巖環蔚中有洪聲來自天表知此中為瀑泉行頃許見有亭在山麓中顏曰飛王則泉正墮而目前自巖直注崖下數百尺馬駛龍吼震震巖擊駭人心神而水色晴光映蕩飄忽若凝水掛玉煙香霧紛莫可名狀其下瀝為深潭空洞玄黑稍前壑石橫中流可揭而過有洞在馬上皆巖石懸錯岸崢嶸如壁如攔溜垂垂滴無分陰霽中可容數十人下平如砥亦濕浸不可坐憩壁間多留味舊有亭今圯飛泉漾灑裕衣浙浙白日生寒粟矣因命索酒舟中從人持破盃盃盛蔬果一二豆至余素不解飲特命引蒲一小厄而起自念山靈應笑俗客量慳然余日私喜遇茲奇勝為酒腸破天荒矣遂詢軒轅丘所在及康樂故事左右皆莫能對時無偕行欲復冥搜不可得矣

古今游名山記卷之十下

雪竇山浙江諸山泉附

括蒼何鏗撰

訪奉化王懷敏驛馬靜之約同游已丑四人者輿騎出縣治西登日嶺夫人廟嶺頭有石特立類人形故俗稱石夫人而廟之又西北皆平原有地瀆湖江曰白作洋時旱地多枯獨是洋黍稻彌蔚如雲又西北比抵溪口亂流而渡時既午復與蕭廷儀偕行西至山麓綠麓西南數十折始視一亭榜曰雪竇山距縣蓋五十里矣景暘以疾返迤北折西有亭在井旁為名其亭曰寒碧又西至望官山自入山亭路皆險隘紫蔚至此則巖開林豁曠視無際僧俟官必於此乎望之故名北至御書亭有碑大刻應夢名山四字僧云宋理宗嘗夢茲山因圖而訪得之乃御書此云北數步即山門自登山經數十盤每盤益高至望官山俯視下界已若身在層霄上矣又歷數十盤益甚既入山門則坦夷寬曠可四三頃杭稌不殊平野殿閣僅在危坡忘其為萬山之絕頂也殿前數十步有阜森蔚名含珠林東西兩澗合流于西南合處作閣以道余名之觀瀾閣古漱玉亭或在茲與南澗寬若沼石文如錦蓋即錦鏡池也或曰澗旁舊有池環以花木今已涸為田矣又南亦作閣以道余名之聽泉亭旁有峻徑曲折而南觀瀑布蓋兩澗合流之泉垂瀉千丈巖下為隱潭奇麗甚然臨絕崖俯流谷悸眩不能諦視崖上有龍王祠古飛雪亭也聞有妙高徐危巖桃花坑皆勝景以暮且遠不克往還聽泉亭懷敏已布觴豆其中矣侍行者善歌歌聲與澗琴林笙相應和觴數行還宿方丈明日延儀別去懷敏靜之循故道返余自御書而西從石磴號百步街者絕峻且隘不可輿徒步至屢復見所謂瀑布者仰觀之始盡其奇麗蓋泉山兩澗注峻壁若水晶簾自九霄中垂下至半壁有石突出承之若盆泉激盆四出若玉瑩珠跳雪飄花舞復聚作匹練垂至所謂隱潭者乃蜿蜒作白龍循麓去為之竚久始行步五里迺與然猶峻隘慄慄乎惟恐墜至小晦亭乃與懷敏靜之會談余其悔快從

皆巖石懸錯岸崢嶸如壁如攔溜垂垂滴無分陰霽中可容數十人下平如砥亦濕浸不可坐憩壁間多留味舊有亭今圯飛泉漾灑裕衣浙浙白日生寒粟矣因命索酒舟中從人持破盃盃盛蔬果一二豆至余素不解飲特命引蒲一小厄而起自念山靈應笑俗客量慳然余日私喜遇茲奇勝為酒腸破天荒矣遂詢軒轅丘所在及康樂故事左右皆莫能對時無偕行欲復冥搜不可得矣

態不可殫述... 聖明在位海不揚波... 得與之遊嬉於此何其幸也

明... 峯頂坐石巖酒酣耳熱仰天歎曰其有馮虛欲仙乘風雲而下來者

乎乃瀉酒石上歌紫芝曲... 明... 方八十里受七十二溪之流灑蒸蘆蓄足以溉鄞七鄉之田舊名萬金

湖昭利博也... 增築堤堰民不知早南渡後史丞相卜笠湖上遂益勝麗祠宇邃密卉

岸陸行三四里至阿育王山下有阿育王寺... 聖筆晉大康中并州劉薩阿得佛舍利置七寶塔藏于寺中今尚在寺

閣藏仁宗所賜詩頌凡十有七紙... 風煙浩渺天下奇觀也故有望海亭今廢... 沙井龍湫也并有靈鰻旱禱之輒雨歲六月十八日有司祠之故有淵

巖殿西南曰響石和之馮馮有聲山川留人游興未倦予適攝郡符黃
子拉余還郡伊昔賢哲相望多以不獲游東湖阿育王天童二山為憾
嗟予寡陋偶遂茲游歷想幽奇恍如夢寐豈勝游亦有數耶

川至萬靈鄉之左界宿慈福院戊寅升雞山觀硤工鑿石遂入育王山
宿廣利寺雨不克東辛巳下靈巖浮石湫之壑以望海而謀作斗門于
海濱宿靈巖之旌教院癸未至蘆江臨失渠之口轉以入于瑞巖之開
善院遂宿甲申游天童山宿景德寺質明與其長老瑞新上石望玲瓏
巖須猿吟者久之而還食寺之西堂遂行至東吳具舟以西質明泊舟
堰下食大梅山之保福寺華過五峰行十里許復具舟以西至小溪以
夜中質明觀新渠及洪水灣還食普寧院日下吳如林村夜未中至資
壽院質明戒桃源清道二鄉之民以其事凡東西十有四鄉鄉之民畢
已受事而余遂歸云

會稽山在縣東南一十二里古防山也經史地志

曰防山口苗山曰茅山曰衡山曰釜山曰覆湖曰棟山曰南山其實此
一山也周禮揚州之鎮山山海經曰會稽山上多金玉下多砭石勺水
出焉史記禹會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山之
東有隴隱若劍脊西嚮而下有空石空石之石是為禹廟背湖而南嚮
舊經禹廟之梅梁張僧繇畫龍于其上風雨夜飛入鏡湖入見梁上萍
藻始駭異之乃以鐵維于柱此亦近誕而自宋以來蓋傳其說云禹廟
之西曰中峰下有禹寺寺之後相傳為禹陵陵有禹井有菲泉以禹菲
飲食故名山之東北接官嶺其上有盤石屹立曰降仙臺下有茗鳩淘
沙徑山南曰茅現一名玉筍其別峰曰石傘曰香爐西北五里與宛委
山相接宛委山上有石匱壁立中有孔穴號陽明洞即舊經所謂三十
六洞天之一洞也夏禹發之得赤珪如日碧珪如月又中得金簡玉
字之書悟百川之理賀知章纂山記曰黃帝號宛委穴為赤帝陽明之
府於此藏書大禹始于此穴得書復于此穴藏書人因謂之禹穴越句
踐自夫椒之敗棲于會稽之石室服櫛鼻着樵頭所對養馬蓋即此處

也史記秦始皇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刻頌秦德今山下傳有始皇
坐石並無刻石唯縣西南七十里有刻石山一名鷲鼻山自諸暨入會
稽此山為最高越絕云始皇以三十七年來游會稽正月甲戌到越留
舍都亭取錢塘浙江岑石長丈四尺南北面廣一尺東西面廣一尺六
寸刻文千大越東山上水經云秦始皇登會稽山刻石紀功尚在山側
孫暢之述征記云丞相李斯所篆也梁書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范
雲為主簿雲以山上有始皇刻石三句一韻多作兩句讀之並不得韻
又字皆大篆人多不詳雲夜取史記讀之明日登山讀之如流張守節
云李斯書會稽山刻其字四寸畫如小指圓鑄今文字整頓是小篆字
宋姚寬言嘗上會稽東山自秦望山之巔並黃茅無樹木其山側有三
石筍中有水一泓別無他石石筍並無字復自小逕別至一山俗名鷲
鼻山又云越王樓于會稽宮娥避于此本名娥避山俗所名音誤也山
頂有巨石如屋中開插一碑于其中文皆為風雨所剝隱約可見缺畫
如禹廟沒字碑之類不知此石果岑石否但此山險絕罕有至者若非
始皇之力不能插碑于石中或云大篆或云小篆此則不可考已及司
馬遷自叙上會稽探禹穴然舊經諸書皆以禹穴繫會稽山之宛委山
今里人以陽明洞外飛來石下為禹穴諸凡此類皆流傳失真矣唐開
元十年封會稽山為南鎮永興公 明興登正祀典曰南鎮會稽山之

神
明應廟羅壁山志羅壁山在餘姚縣南十八里有漢虞國野襟帶
溪山大勢類金谷晉郗愔為會稽內史因卜居於此有池曰郗家池南
曰桃花嶺又二里曰大小雷山相傳曾有獵者觸之輒發震雷又南三
十里曰菱湖山其嶺特峻白水山山壁峭立曰瀑布嶺上有泉四十二
道素練垂空而下恒賜不竭嶺有三台峰有屏風巖下有龍湫有屏風
潭有藥溪別有巖曰寒草巖又有石屋雲根巖絕勝也四明山高一萬
八千丈周二百一十里跨越數邑由鄞小溪入則稱東四明由餘姚白
水入則稱西四明由奉化雪竇入則直謂之四明流峙參錯深迥幽奇
與人境殊絕道經所謂第九洞天也峰凡二百八十有二迴合巔巔中

曰芙蓉峰有漢隸刻石上曰四明山心又有石窓四面玲瓏如戶牖通日月星辰之光一名四窓南曰分水嶺界于鄞左曰下管嶺界于上虞右曰韓采巖巖比七里曰孔石孔石南轉而東五里曰走馬岡錢鏐走馬于此又名青艇岡卓方六七里自走馬而下五里曰陳巖又一里曰九雷嶺相傳昔有人築于嶺下雷奮於嶺中者凡九四明山心稍北曰潺湲洞洞之下曰過雲巖雲縹緲不絕者二十里人經行雲中故曰過雲南曰雲南北曰雲北諸山競秀眾水交流不能盡書晉孫綽賦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宋王十朋賦四明競秀于天台庶幾可以擬諸其形容也 本朝永樂十三年詔道士朱大夫方圖畫以

上
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時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已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况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明末
蘭亭鵝圖一卷相傳為李公麟所畫觀其運
意狀物極有思致似非公麟不能先畫蘭亭一所俯臨清流上甚幽靚四面皆簾簾半捲旁周欄楯中設方几几上研墨各一紙三二成軸一布几間有美丈夫坐几後冠竹櫛冠服大布衣右手操翰真然若遐思疑羲之草序時也後列二童一侍側一吹火藝此則水沸將淪湯前

童傍欄睨溪溪中白鵝三一去一反顧一飛起波面側二鵝間溪上皆崇山峻嶺有水自中出三級水西真酒尊四一童左手執棹右入尊勺酒一童執觴一童執壺夾左右立尊前有察列觴五觴各有舟如荷葉二童執觴流於溪一童偃立其後舉觴次第授之旁有小艇鵝泊岸觸之使逝又西有石磴磴上覆舟一列觴三一童執壺注觴中一童取酒盜飲次畫郡功曹魏漾右將軍王羲之滂左執卷回顧羲之伸右手欲受卷觀羲之左持卷授滂未投右執翰疑視若將塗竄然風流之狀猶可彷彿想見次畫散騎常侍郗曇左右手展卷自誦次畫榮陽桓備餘杭今謝藤備袒腹坐左手掀髯氣甚豪右執卷倚大帶間藤解襟縱禱詩思久未屬據拳作欠伸勢次畫侍郎謝琨左持卷當膺右握翰撫膝上次畫王凝之頽川庾友王渙之凝之袒兩肩左手垂視側右執卷授友友袒如凝之方軸紙作卷卷末紙紮差以掌齊之渙之袒如友兩手抱膝微吟次畫行參軍事卞旄袒揚如渙之伸一足坐舉手取觴飲次畫餘杭今孫統瑛瑒王友謝安行參軍曹茂府主簿任凝統翹左足

又兩手着膝安翹右足左手壓硯令不動右指墨作沐二人相向坐茂兩手執紙直垂腰轉軸之凝袒衣露左臂壓膝上翹一足如統旋首顧茂目光炯然次畫左司馬孫綽歛冠危坐若泊然無所為者次畫頽川庾嶷年甚耄坐久思起右手據地一童挾左臂扶之次畫行參軍楊模衣半袒單足起立屈一足揚雙袖向前翩翩如舞次畫王獻之王肅之鎮東司馬虞說任城呂系府主簿后綿獻之襟袖半敞垂右手着地左按膝肅之困蹙不可摩一手捋紙作針刺鼻今噓說袒半衣兩手展卷讀系向說右手據席左繞出背後閣膝上臂露者半俯身就說作聽狀綿足心並翹一足兩手持卷夾膝身微側次畫參軍孔熾袒腹仰面視背漢翹一足左持卷枕膝右據地傍一童伏溪岸以小挺致觴欲飲熾次畫參軍劉密袒衣坐左手執棹右入水微波動指間前有觴泛流而下欲取之旁有覆觴流去次畫王玄之永明令王彬之郡五官謝繹王微之玄之展卷斜視露左手石不見彬之與玄之對袒肩坐伸借卷繹亦袒垂左臂右執翰壓臂臂將燈之微之左擊卷至觀右操翰欲

寫水寫大畫府功曹勞夷行參軍徐豐之夷豐之相向夷左執觴石手
夾觴則若獻豐之豐之面仰視袖至腕勢相其右手向身比取觴似
欲酬夷者次畫長岑令華畫右執觴未飲左燃髮旁睨豐之洋洋有喜
色次畫徐州西平曹華右執卷側身欲讀左手隱次畫王蘊之鎮國大
將軍祿下迪司徒左西屬謝萬彭城曹譚任城呂本蘊之箕踞坐交臂
兩膝間一握拳一舒掌掌覆拳背通半敬舉手迎觴欲取萬肩半袒左
按紙右在肘下側目視迪譚伸右足左持觴顧本本翹一足屈臂柱膝
持翰貼耳上頭微仰若若吟者次畫上虞令華茂山陰令虞谷中軍參
軍孫嗣茂袒肩右執觴下欲撥轉首共谷語谷袒衣與茂同右持觴
浮茂嗣耐掌大笑一足蹶次畫陳郡袁嶠之行參軍王豐之豐之展卷
仰首讀背微偃嶠之雙掌相向舞似對之擊節者次畫二垂柳夾石橋
有扶闌二童度橋上一持器疑貯觴者一倚闌戲手指溪中溪左右各
一童操小艇邀觴舟收之其側有覆觴二舟兩別有一童出柳下身半
露自蘭亭至石橋溪水詰曲流如龍奔溪右二十人溪左二十有二人

其中冠者十有二人巾者三十人衣皆裝加綉各地坐籍以方榻或熊
虎皮研紙墨筆各具有詩者各繫人佩兩篇成者十有一人一篇成者
十有五人不成者十有六人其狀人人殊誠可謂善畫者已今去永和
癸丑不翅千有餘年計其一時人物之盛清標雅致浮動於左尊右俎
間猶可即此圖以想見其事然而俯仰今昔時異世殊崇山峻嶺固不
改於舊而昔人果安在哉後之人欲見有不可得徒想像於圖畫中亦
足悲矣噫世間萬事往往如是是何足深道唯辭章勞烈足以傳世於
無窮其人雖死猶不死也如王謝諸人是已使公麟復生尚得描貌之
乎予見此卷於友人家因借歸記其事如右時一觀焉則有不勝感慨
者矣

明會稽山陰黃帝藏書處也禹治水至稽山
得黃帝水經千穴中按而行之而後水土平故曰禹穴世莫詳其處或
曰即今陽明洞是已又云禹既平水土會諸侯稽功于塗山葬崩遂葬
于會稽之陰故山曰會稽穴曰禹穴至今窆石尚存成然也後二千餘

年而司馬遷氏來探書禹穴歸而作史記文章煥然為百代冠說者謂
是山川之助也又後千餘年而晉安鄭善夫氏及山陰朱君節王君琬
氏來復探禹穴尋黃帝藏書處乃玩梅梁摩挲空石觀先聖王遺像得
禹穴於非井之上徘徊瞻眺想其卑宮而菲食為之喟然興懷夫自禹
跡以後三千年間游者不知其幾而惟司馬氏顯此山川之能發為文
章文亦惟司馬氏世有不為文章者於山川何取也自昔至人見轉蓬
而造車觀游魚而造舟得河圖而成卦因洛書而作範咸取諸物也余
乃今知所取於山川矣

明東山晉太傅謝安所居也一名謝安山巍然特
立于眾峰間拱揖蔽虧如鸞鶴飛舞山麓有謝公調馬路有白雲明月
二堂遺址千嶂林立下視滄海水相接蓋絕景也旁有蓄微洞相傳
游宴之所茲雖蔓草荒寒而古色不改宛然有六朝氣象

明舟出越城東南入鏡湖四里許為賀監宅宅
今為景福寺又東南行二里許為夏后陵陵旁為南鎮祠又東可二里
入樵風徑東漢鄭巨君采薪之所也徑上有石帆山狀如張帆又折而
西南行二里為陽明洞天其中有峰狀如傘名曰石傘之峰其東為石
旗秦皇酒甕在焉又南入若耶之溪循宛委玉笥溪流三里至昌源有
故宋廢陵蓋理宗上皇之所葬也其上有山狀如香爐名曰香爐可四
里曰鑄浦是為赤菴之山其東山曰日鑄有鉛錫多美茶又南行六七
里泊于雲峰之下曰平水市即微之所謂草市也其地居鏡湖上游
羣小水至此入湖於是始通舟楫故竹木薪炭凡貨物之產于山者皆
於是乎會以輸于城府故其市為甚盛開元寺僧有庵在市中巷側有
小軒俯即溪而山自秦望之陽分趨雲門北下者至此而止其南自舜
田陶山刺浮若耶東下者則皆在其外歷歷可數諸簷楹間故雖居市
中而不驕首春水泅舟不得深入登岸行一里餘乃至坐久覺清爽寺
僧因請名其軒乃議其名曰溪籟

明靈峰之山其上曰金雞之峰其草多竹其木多楓櫟
多松其鳥多竹雞其狀如雞而小有文采善鳴寺居山中四面環之

其前山曰陶山華陽外史弘景之所隱居其東南山曰日鑄之峰歐冶子之所鑄劍也寺之後薄崖石有樹曰松風閣奎上人居之有泉焉其始出石罅涓涓然冬溫而夏寒浸為小渠冬夏不枯乃溢而西南流伏行沙土中旁出為四小池東至山麓為大池又東注于若耶之谿又東北入于湖其初為渠時深不踰尺而澄徹可鑿俯視則崖上松竹華木皆在水底故秘書卿白野公恒來游終日坐水傍名之曰活水源其中石罅大如錢有小鱖魚色正黑居石穴中有水鼠常來食之其草多水松菖蒲有鳥大如鸛鶴黑色而赤嘴恒鳴其上其音如竹雞而滑有二鶉鴝恒從竹中下立石上浴飲畢鳴而去予早春來時方甚寒諸水族皆隱不出至是悉出又有蟲四五頭皆大如小指狀如半蓮子終日旋轉行水面日照其背色若紫水晶不知其何蟲也予既愛茲水之清又愛其出之不窮而能使羣動咸來依有君子之德焉上人又曰屬歲旱時水所出能溉田數十畝則其澤又能及物立乎白野公之深愛之也

游名山記 東南山水之美者莫不曰會稽豈其他無山水哉多於山則深沉杳絕使人憐悽而寂寥多於水則曠濶浩汗使人望洋而靡漫獨會稽為得其中雖有層巒複嶺而無梯磴攀涉之勞大湖長谿而無激衝漂覆之虞於是適意者莫不樂往而余宿聞會稽有雲門若耶之勝思一游而不可得甲午之歲始至越以事不得游明年春乃與天台朱伯言東平李子庚會稽富好禮開元寺僧中偕往游則知所謂雲門若耶果不謬於所聞於是慨然有留連徘徊之意而以事復不能如其願遂自廣孝寺度嶺至法華山而歸于普濟明覺諸寺名山古跡多不得一寓目而余之興終未已也其年六月乃復與靈峰奎上人往頗得觀所未歷而向時同游之人皆不在焉予每怪古人於歡會之際輒興悲感良非過矣昔唐柳先生謫居嶺外日與賓客為山水之游凡其所至一丘一壑莫不有記夫嶺外黃茅苦竹之地有一可取猶必表而出之而况於雲門若耶以山水名於天下者哉

十里取道禾黍中二三里為普濟寺外視甚峻絕若無所容陟石徑數十步忽平廣而寺始見入其中則松栢幽茂徑路窈窕似不在人間世間之則晉時鴻明禪師講經之所將軍何克常詣聽講有何胤讀書之室故又謂之何山寺寺西廡有樓焉其扁曰清遠昔似之者雲峰和尚而今居之者砥上人也客至上人邀客坐樓上開戶左右眺則陶山刺浮柯公秦望紫霞諸山皆在眼底有泉出竹根流入于樓下其聲琅琅然又有白石岡在樓外其石色皆白如玉上人見客喜因請為詩詩成又求叙清遠字笑曰樓之名子與之也我安能知子意哉且盈目前皆山水也我不知其孰為清孰為遠也今天清而望遠無遠之弗見也及其雲雨晦冥則所謂遠者安在哉請無求諸目而求諸心上人不應既而躍然曰命之矣

游名山記 大率寺 是日未午已大熱砥上人固欲留客宿有來告曰浮休公待于深居且久予曰浮休公老人也不可使久待雖熱必速往遂亟辭出上人持酒追至寺門外亭上臨池水坐更盡四五盃忽有雲自西方飛來翳日奎上人拊掌曰可行矣乃登輿度何山嶺上刺浮至明覺寺雲去因相視大笑時日方懸天中氣如爐炭乃皆坐松下石上俯視淵水風出松水間浙浙作涼意少頃有僧出揖客乃偕上後山麓謁千歲和尚塔觀洗骨池於東廡下蓋當山之巔而有水能為池雖大旱不乾謂之靈跡或可信也而予特愛其前三澗自三方來皆會石壁下正與寺門對鹿頭龜鶴之山隔澗水若拜其下而柯公陶山木禾鵝鼻諸峰咸外列如屏障故寺雖高不露人言天下名山水多為浮屠所占豈虛語哉觀覽久之乃降自前嶺絕澗少憩道側雲復自巖中上冉冉欲作雨趣行至深居道上凡三憩每行皆適當雲起時以語浮休公浮休公亦大笑歷觀古人未有觸熱游者蓋自奎上人與予始云

松風閣在金雞峰下活水源上予今春始至留再宿皆值雨但聞波濤聲徹晝夜未盡聞其妙也至是往來止閣上凡十餘日因得備悉其變態蓋閣後之峰獨高于羣峰而松又在峰頂仰視如

幢葆臨頭上當日正中時有風拂其枝如龍鳳翔舞離榭婉婉輕躡徘徊影落簷瓦間金碧相組細觀之者目為之明有聲如吹塤篪如過雨又如水激崖石或如鐵馬馳驟劍剌相磨憂忽又作草蟲鳴切切乍大乍小若遠若近莫可名狀聽之者耳為之聰予以問上人上人曰不知也我佛以清淨六塵為明心之本凡耳目之入皆虛妄耳予曰然則上人以是而名其閣何也上人笑曰偶然耳留閣上又三日乃歸

上人有文行賢士大夫無不與交深居去雲門十里而巖初入豁口有奇石拔起沙水中狀如折桂其下者如伏獸其名曰釣臺其石罅皆有樹自釣臺派豁入豁色湛碧兩岸皆秔稻風過之其香非非然有三山鼎足列狀如三獅子九墩錯其間為九隄深居在三獅子中其背山曰柯公之山山上有潭潭中龜白色龜恒出作雲雨歲旱禱輒應其石山曰化鹿之山亦曰鹿頭相傳葛稚川既化為仙有木几亦化為鹿在此山其外山曰秦望其左山曰木禾木禾視羣山為最高其前山曰鶴鼻

之峰其高與木禾等峰頂大石突起望之如鶴鼻大海在鶴鼻東北其上云有秦時碑今亡之矣鶴鼻北下小山曰望秦秦望在望秦北又北曰天柱曰玉笥又東北為陽明之山是為禹穴其下維湖予既至深居與浮休公語極相得又愛其有美木佳水石花竹且靜僻無妄人跡雖隆者不汗因留八日出既出而心恒思之

故名予昔以省觀歸得縱游諸溪山獨歎未及秦望今年冬仲王邑侯道修除道以邀余游乃與司馬邦柱汪子宿會至雲門寺命輿而登循麓數百步有泉鏘然折而北至小阜疑在霄漢間問樵者曰此未及半又數十步石益峻徑益縈曲乃攝衣攀援以上至山之絕頂而止遙望東海渺瀰一白雲起天末隱若島嶼俯瞰郡城迤邐一帶八山縈紫僅如卷石南接宛委諸峰列若屏障左右拱峙勢如飛舞禹陵在焉西臨鑑湖煙水浮映帆影出沒無間蓋一郡數百里之土壤與夫千巖萬壑之競爭者皆在履為下一覽而盡久之落日漸低膜色四合林木震

動乃尋舊路而下予宿與邦柱相顧歎曰吾越人生長千斯有終身弗獲一至焉者今日之游詎非幸歟予曰傳有之不登高山者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也秦望且爾况所謂秦岱恒華者哉若乃始皇之事固無足道者而茲山之勝亦非秦所能辱也

曠宏放之士多在焉至唐餘杭始盛而與越爭勝見元白之稱然杭之習俗華媚善占形勝而丹樓翠閣映輝湖山如畫工小屏細巧易好故賓客過而覽者往往後越夫越之美豈至此而窮哉意者江山之勝雖在而昔賢往矣殆有鬱而不發者也熙寧十年程公出守是邦政成訟清州以無事乃與賓客公鑑湖上載山以尋將軍秘監之跡登望稍倦未愜公意於是而有以梅山勝告公者蓋昔子真所居地也少西有里曰梅市公聞往焉初屆佛剎橫見湖山一面之秀以為未造佳境也因至其上望之是日也天和景清竹蕙尚疎木葉微合峰巒如削間見層出公曰此山之佳處也已而北顧見其煙海杳冥風帆隱映有魁偉絕特

之觀而高情爽氣適相值也夕陽在下不得已而後去其山之僧周和者契公之意因高構宇名之曰適南蓋取莊周大鵬圖南之義暇日往而賞焉水挹清山轉碧轉碧而俯仰之間海氣浮樓臺野氣墮宮闕雲霞無定其彩五色少頃百變殆詞人畫史不能寫也於是蘭州以為觀美而春時無貴賤皆往又其風俗潔雅嬉游皆乘畫舫平湖清淺晴天浮動及登是亭四眺無路風輕日永若在蓬萊之上然則所謂餘杭者未必如也

天衣者八人皆前進士宦游于越者黎明戒裝集于賀監之故居天氣既佳愛日初長籃輿出蠡城之南道平稽山之陰徜徉乎秦望鑑湖千巖萬壑之間有松陰十里林麓靜深山轉徑迂煙靄出沒初行若迷俄有鐘磬聲出乎翠微之端蓋天衣寺也十峰推秀雙澗涵幽若迷俄二峰尤蒼然斬絕乎其中寺有唐人李泰和徐季海元微等詩李公重諸作者詩文其碑刻尚無恙有化身普賢飛來銅像蕭梁衣鉢雙

烏故事緇徒頗能道之方杖屨尋幽有府吏將使君之命餉以百榼既拜賜有舉杯而言者曰今日之集蓋不偶然也昔王謝蘭亭之游羣賢少長畢集可謂雅會矣然賦詩不就者十有六人豈若吾儕臭味之同游從之勝乎白衣之來非王弘之酒乃楚元之醴也歡其可以不既於是舉白飛觴唱酬交作雜以諧笑咸有餘適僧有勸游雲門者夕陽薄山遂不果往乃舍車聯騎探梅而還

王千游會稽登卧龍之山躡巨鼇之閣秀閣千巖流觀萬壑縱遠目于東州暢幽懷于廖廓于時天高氣肅秋色平分簪盍良朋把酒論文俯仰湖山懷古傷今登高賦詩以寫我心周覽城闔鱗鱗萬戶龍吐戒珠龜伏東武三峰鼎峙列障屏布草木龍葱煙霏霧吐棟宇崢嶸舟車旁午壯百雉之巍垣鎮六州而開府東望稽山思禹之功喬松鬱乎故陵丹青儼于祠宮藏丹書于魁穴流遺畫于無窮南目泰望哀秦之過方鏡石以頌德驕顏色以相賀嗟仙藥之不能俄腥風之已播西望夕陽送日蘭亭懷王謝之風流感斯文而滄零

徒觀夫茂林修竹銷煙靄而冥冥北望滄海渺其無涯方吳門之畫龍視越國其如蛇轟雷鼓于一震虛吳國而成窪訪麗譙之故址第見乎古木之號鴟前瞻鑑湖滿目雲水嘉馬侯之偉績慕賀監之高軌祠荒兮遺跡半湮宅冷兮黃冠無幾徒有漁舟買楫風樵航葦往來乎鷗鷺之鄉欸乃平煙波之東仰瞻高閣翬飛雀窠俯瞰州宅緬懷高才面無時之屏墮家終日之樓臺長湖山之價于几席之上惜斯人之安在哉俄而鼓角作于人間明月出于林端妙三弄之梅花爛十分之銀盤醉一觴而徑醉有不盡之餘歡頃之陰雲忽與點綴青天漸山川之紫籠若有如平嬋娟倚危欄而感慨覺與盡而思旋矣於是相與嘍茗于清白之堂漱齒于清白之泉開唐宋之題名終夕為之慨然

淳熙元年八月二十八日自金華與潘叔度為會稽之游辰後出旌孝門五里至關頭南折入會稽路二里桐樹嶺八里東糴塘城東陂塘此為大十五里舍香民居頗成聚落道旁野塘水芙蓉初發映水殊有思致十里義井五里上下倉十里孝順鎮十里自驛路

比折入香山路五里宿杭慈潘氏莊是日疑陰不開風襲人已有力始御挾四山雲氣滃然岡巒出沒二十九日早冒雨行二里小鳳林寺涉溪屈曲稻塍間泥淖沒屐五里苦山二十里榜口十五里香山林窅稍遠八里下稠巖景德寺寺屋可百年繪事皆朴質飯于小軒方池叢竹皆有趣七里唐口自是復出驛路老梧離立道旁濯濯如青玉幹又二里宿逆旅三十日早發二里石斛橋溪流潺湲岸旁大石如屋橋西走浦江道也度橋而北十里石牛有樓臨路樓下崩戶亦明敞所謂石牛者道下塘卧石若牛水滿不可見五里洞井居民依小坡植雞冠花數百本冠距低昂大類戶鄉呢雞翁舍雲薄見日已而大霽十里新界自石斛橋道出兩山間少曠土至此山始寬秋稼極日黃雲蔚然五里邵家灣觀五指山其巔石如駢拇飯民家舍後水竹可步逢驅羊行買者數百蹄散漫川谷風毛沙助頗有汗隴秋色五里步楓江土俗諺云第一揚子江第二錢塘江第三楓江蓋其言其水波惡實小溪耳聞春夏頗湍悍今僅至歷而已南岸有覆斗山山形正方若斗覆五里興樂

樵花夾道室廬籬落皆整五里界牌隴平坡淺草隱隱起伏環山城立真監牧地也五里牌頭市道分為兩北道出漁浦度浙江入杭東道入越輪蹄擔負東視比不能十一市傍斗子巖巖旁獅子山首昂背偃畧類後復五里寒熱阪五里宿硯石村九月一日晨霧上橫隴東嶂出日金暈吞吐少焉金壁徑升是耀不可正視升數尺蓄於雲絢采光麗因蔽益奇非浮翳所能掩露稻風葉皆鮮有生意五里里湖五里蔡家塢五里桐木嶺五里諸暨縣入縣北門人煙猶蕭疎縣方蔡社南垣兩松樛枝小異里許至市自縣治前東折度下橋橋屋半圯矣並大溪行流其壯其源一自東陽一自浦江一自孝義至街亭合流逕縣城又逕蕭山浮橋入浙江縣東陶朱山頗雄自入新界已巋然見之出縣東門山益遠川原益曠五里放生橋道左女貞新葉生黃綠間錯如行闔粵荔枝林五里馬秀才店傍小室隨事時花草三里雙橋畝二里烏石其南入剡百里而近十五里苦李橋溪磧頗清淺木陰扶疎百餘步入山徑五里至新店灣復得平地五里栗橋登栗嶺五里冷水窰東嶺神

祠縹緲雲間下坂稻穗垂黃際山數十里平鋪如拭洋洋乎富哉豐年之象道中所未見也五里宿楓橋鎮薄暮小雨二日辨色發楓橋陰風薄寒十里乾溪溪橋柳數百株有十圍者過橋繞山足行十里古博嶺嶺左右皆叢篠五里洪口有別徑入明自楓橋而上美竹佳樹相望近洪口曲折循小溪水聲瀟瀟風物漸佳十里含暉橋亭天章寺路口也遂穿松徑至寺寺蓋晉王羲之蘭亭山林秀潤氣象開敞寺右臂長岡達橋亭植以松檜法堂後砌筒引水激高數尺堂後登塔四五十級有照堂兩旁修竹木樨盛開軒檻明潔又登二十餘級至方丈眼界頗闊寺右王右軍書堂庭下皆杉竹觀右軍遺像出書堂徑田間百餘步至曲水亭對鑿小池云是羲之鵝池墨池曲水乃汗渠蜿蜒若蚓必非流觴之舊斟酌當是寺前溪但歲久失其處耳由曲水亭穿小徑涉溪復出官道數里買舟泛鑑湖湖多理為田所存僅如溪港然秋水平岸菰蒲青蒼會稽泰望雲門諸山互相映發城樓樓觀跨空入雲耳目應接不暇入水門過南堰歷府學天慶觀至禹跡寺門三日游外氏園有

游名山記

木表之

李

一

獨修竹猶森然六日借后夫民潘升度自寺橋直道過郡摩道傷多流水喬木殊不類屬市教授廳後環碧亭小榻環亭皆水敗荷折葉秋思甚濃石應之高應朝繼來遂自直舍入學夫子殿居中修廊廣庭長松錯列講堂榜以明倫後有稽古閣制作皆雄偉而閣下尤勝疏達開豁擁墻密竹如雲七日雨不可出過唐李章位小閣因重屋樓板其間縱三弓橫半之南北取屋山為明遠山竹樹歷歷如畫蘆簾仰承穹窿若船背幽潔極可愛名以越舸其狀真類小舟也八日早過大中戒珠寺王右軍故宅也屋多人少頗牢落門有兩池亦稱右軍鵝池墨池畧無意趣政如天章者皆後人強名之耳殿後地漸峻石應之寓居在焉遂與應之登雲軒軒占即佛殿右偏湖山聚落皆來獻狀以宜於觀雪得名今雖不與雪值然霧雨空濛亦奇觀也寺後即戴山戴萊名園經云越王嗜戴嘗於此九日侍伯舅向潘叔度廣季章泛舟經卧龍山下竹洲柳岸暮如蒼蒼時枝拂水尤奇中途小泊步游西園郡圃也其北飛蓋堂下臨大池其中集春堂四隅各一亭東春榮西秋芳南夏陰北

游名山記

木表之

李

一

云自琅邪飛至其說不經其巔有塔采絢甚華塔下有鰻井乃小石窠
 自唐以來神之謂能時出祇祥近世不復見矣井故依山坳坡隨有
 古意近僧梵使就整遂無可觀漢安懿王祠廟寓此寺有園令領吏辛
 守之晚還禹跡十二日雨不可出借園經尋近城名山須雨霽徧游晚
 石應之來宿十三日過午雨止諸葛壽之高應朝石應之孫季和約往
 丁氏園遂同汎舟至新河步入園園多海檜後檜皆密竹軒楹太敞宜
 夏不宜冬宿東偏小室十四日自丁氏園借叔度輩登舟出五雲門入
 鑑湖湖固瀾此為湖隆興初吳給事帶浚湖木一二尺多得古棺皆割
 木為之蓋漢末鑿湖前塚墓也今自五雲門重堤隱然達于曹娥五六
 十里民間謂之省塘此乃故湖堤湖田之民每歲堤以决積水故堤缺
 而湖廢其時有意復湖者第備崇省塘則盜湖之田不待廢而自為陂
 深矣自湖尾入若耶溪過後漢鄭弘廟傳所記樵風菴暮遊吳舟楫采
 薪者云至今猶然半里石帆山山橫若張帆又數十步秦始皇酒甕乃
 山脚兩石相類甕蓋又一二里巖舟游龍瑞宮方士謂之陽明洞天穿

松徑數百步至宮宮後三峰翔舞飛動勢若覆壓大畧如栖賢望五老
 特欠其二耳中峰乃會稽山祠官春秋用事焉由西廡循山逕觀龍見
 壇其旁即禹穴乃大石中斷成罅殊不古殆非司馬子長所探也又數
 步飛來石老木槎牙石壁如削綠澗道至錢秀才庵遂自東廡出院復
 登舟徑鑑湖湖天夕照水村漁屋皆被光景日所入諸 在金霧中
 天下絕境也暮泊先以觀宿于明遠堂下小室
 維浙中流隨山折土積岬盤岡瀟瀟為大澤環以鍾海維浙西山導家自
 大目西北折于下南山南達于富春峰巒起伏雲巖馳越垂甍踰百丈
 萃于餘杭之徑山錢塘之龍山又東北達于金牛以入于激浦諸山維
 浙東山導家自江郎泉山浮蓋至于翠光岑山至于爛柯東北折至于
 勳山九際臺湖至于縉雲太陽至于金華覆釜入盆至于東白勾乘玉
 京至于秦望會稽東過嵎山天姥達于天台華頂北至四明太白東折
 于蛟門虎嶼峙為海門西達于括蒼少微至于大梁南田至于大羅天

臺底於鴈蕩橫為海嶠維浙源西南導澗水合東白大盆之源出為發
 水至於蘭溪東南導烏傷東白大盆之陽東流為浣浦又西絡于漁浦
 皆北流以入于江開化壽昌導歙西來流入于江導新安水自遂昌達
 淳安絕分水下于桐溪紫溪導天目之南過新城下富陽皆東南流以
 入于江天目導蒼雁為雲溪入于具區括蒼導洞溪出於青田東南至
 永嘉雁為蜃江過飛雲橫陽而入于海導剡溪合東小江踰東江為曹
 娥之水達于海四明導姚江東帶慈溪亂于鄞江傳于大浹入于海維
 浙江潮汐江高海下蛟門胥山相去數百里龜精二山相去五里而近
 蟹子山橫門如檻潮生海上橫奔兩岸射激東西不得其門及至龜精
 遏于江流限于伏檻潮始生怒潮勢益高橫流入海浙之山川茲其大
 都云

明貝璣吳越山志 自天目而來其支別為岸江之山凡屬于吳者
 飛舞欄楯之外自秦望而來者其支別為岸海之山凡屬于越者環遶
 窓戶之間而蕭山為浙江之邑斯亭又據其要兩山之勝畢效于茲

明薛應旂吳山志 吳山在杭州府治東南故老云春秋時為吳南界以
 別于越故號吳或曰吳人憐子胥以諫死立祠其上訛伍為吳故名山
 也吳越錢氏鑿井其下名吳山井郡志又稱胥山云蛾眉山在布政司
 南東接吳山其側有寶月山與蛾眉山並列淺山在其東寶山在吳山
 西南石佛山西聯寶山竹園山在吳山西一脈隆起為杭州府治主山
 七寶山在吳山後寶蓮山與之並列有三佛泉金地山在其南鐵冶嶺
 在其西有青衣洞青衣泉瑞石山在吳山南有瑞石泉有紫駝嶺清平
 山又在其南雲風洞紫陽洞在紫駝峰之側吳山以下諸山支脈迤邐
 郡人總名之曰吳山云

明薛應旂西湖志 錢塘孤山屹立西湖中有金沙井有六一泉有
 林逋放鶴亭逋墓在其南巨石山一名寶石山在西湖北高六十三丈
 周廻一十三里旁有石甌山上有七層古塔今稱為保叔塔山麓有纜
 船石相傳秦始皇東游汎海艤舟於此舊志西湖本通海東至沙河塘
 南向大江也故始皇纜舟於此宋宣和中鑄此石為佛遂名為大石佛

北有落星石二一在山北址一在山後巖上巾子峰在落星石後西有
參寥泉蘇軾在黃州時夢遇參寥子賦詩後七年守錢塘果符所夢又
西為寶雲山又西為葛嶺相傳為葛洪煉丹之所嶺上有葛仙翁墓
字稚川晉時人好神仙導養之術見高士郭文舉於大滌山中悟道
廬西湖修真者書號抱朴子又西有虎頭巖山形突出若虎頭然與
納土後望氣者云杭州有王氣宋藝祖命鑿之巖下有儀王墓王名
湜宗室也靖康時徽欽北駕六軍欲擁王而立之王堅拒不從未幾
高宗即位於應天王詣行在命為濮王後薨葬于此葛嶺之西為覆
山有樓閣嶺下有岳武穆王墓有祠祀劉允升施全又有牛車
墓在劔門關畔阜字伯遠汝州魯山人為岳武穆部將累立戰功轉
國軍承宣使紹興十七年上巳日都統制田師中大會諸將舉遇毒亟
歸語所親曰阜年六十一官至侍從即死無恨所恨者南北通和不以
馬革裹屍顧死爛下耳明日卒或言秦檜使師中毒阜云昇定初追封
輔文侯嶺後有掃帚黃龍洞履泰之石為仙姑山有張憲墓仙姑山
西為青芝塢青芝塢西南為慶化山水竹塢宋置部司前軍寨旁有周
杞墓杞處州人建炎三年知常州值苗劉之亂杞倡義勤王以功除右
文殿修撰其兄格建炎初為浙西提刑死於陳通之亂贈龍圖閣學士
俱葬于北山死弟忠義名震一時云又西南為乾嶺嶺過行春橋入九
里松唐刺史袁仁敬守杭植松以達靈竺凡九里前有方池曰玉泉
早潦不竭舊志謂流出山外溉田三千餘頃折而南為仙芝嶺西為菓
慶山又西南過合湖為武林山俗稱西山在錢塘縣西一十五里高九
十二丈周一十二里其峰之北起者曰北高峰山前有飛來峰晉咸和
間西僧慧理登而歎曰此乃中天竺國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自飛來
仙靈隱窟今復爾否因名山曰靈隱建靈隱寺命其峰曰飛來支分而
回拱者又有石筍靈鷲稽留月桂蓮花諸峰有龍泓青林玉乳射旭呼
猿諸洞有三生石有煉丹井有冷泉亭又有蕭公茯苓白沙金沙諸泉
有下天竺寺中天竺寺上天竺寺西有嚴將軍墓將軍名德太平當金
人元末從我 高皇帝征伐有功累授中興元帥府統軍元帥會張士

誠據兩浙命德統兵征之連戰皆捷遂令守禦杭州洪武元年天台賦
反德往計之中流矢卒 上悼之贈驃騎大將軍封天水郡公勅有司
治葬于此南屏山在錢塘縣西一十里惟石巖秀上有峻壁兜若屏障
刻家人卦中庸樂記篇乃唐人八分書後人誤刻為司馬溫公書其凌
空而中峙者為慧日峰今以爭慈孝後卷石刻慧日峰亦誤也西為九
曜山有發祥祠祀 本朝昌化伯邵公林又折而南有石屋嶺石屋洞
側有蝙蝠洞宋建炎間里人避兵于中者皆獲免又南曰煙霞嶺洞壑
虛竅泉味清甘聲如金石熙寧間郡守築橋名之曰水樂洞後二年蘇
子瞻倅郡有詩刺之陟履屈折而上曰南高峰在南北諸山之界玉岑
山在南屏西南其對曰赤山山之陰有符箕泉赤山之北曰三台山有
千肅懸公墓三台山而北曰小麥嶺又西曰大麥嶺其傍為花家山西
北為靈石山山麓吳越大尉薛居正墓今廢其三世孫昂任宋為尚書
左丞 明有徐尚書墓徐名琦字良玉錢塘人又西為龍山風篁嶺
嶺下宋陳剛中墓今廢剛中閩人建炎初任太守寺丞上疏議恢復忤
秦檜遂與張九成等七人同謫剛中諫知安遠卒葬于此上有龍井龍
井之南為九溪其西為十八洞栗山在錢塘縣西十七里高六十二丈
周十八里有石人嶺玉女巖過嶺為西溪有趙襄恪公墓公名密中興
戰將也大慈山在縣西南十里有虎跑泉南曰筆架山有忠節祠祀宋
大學士徐應鑣又南曰包家山有冷泉塔多桃花號小桃源又南曰梯
雲嶺慈雲嶺嶺之南曰龍山一名卧龍山有翠雲亭珠泉宋籍田郊
壇高嶺壇遺址在焉今其下建天真精舍祀 本朝陽明王先生守仁
稍南曰妙因山有吳越國文穆王忠獻王墓文穆王名元璵武肅王子
忠獻王名仁佐文穆王子宋建表忠觀月輪山在龍山南形圓如月其
高聳者為月輪峰有六和塔五雲山在龍山西南高百丈周五里有
井大旱不涸泰望山在錢塘縣南一十二里高一百六十丈輿地志泰
始皇欲渡會稽登此南望因名有羅剎石在山之東南橫截江濤五代
開平中為潮沙漲沒定山在錢塘江上高七十五丈周廻九里有奇江
濤至是輒抑過則潰怒若雷浮山在縣東南四十里海潮入錢塘江勢

若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相望湖乃逶伏激射若神憑焉
廟山在浮山南十里湖勢至此方殺方山大雄山觀山黃杜山茅山襟
山楊梅山在縣北崇化鄉衆山連接高一百五十五丈周廻三十五里大
遮山烏尖山在縣北孝女鄉接餘杭武康二縣界高三百丈西湖故明
聖湖周繞三十里漢時金牛見湖中人言明聖之瑞遂稱明聖湖介于
錢塘又稱錢塘湖負郭而西故又稱西湖云

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閒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
誇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衢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
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然其樂不可得兼也羅浮天台衡
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奇偉秀絕者乃在乎下州小邑
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
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
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借竊於亂世聖宋受命金陵以後服見詠今

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者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
時知尊中國効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足安
樂又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萬餘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楨
賈風帆海船楫於江濤浩渺雲煙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帥是邦者必
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游士為之賓客故喜占形
勝治亭榭相與極游覽之娛然與其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
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
塘兼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
也宋梅摯出守杭州仁宗御賜詩云地有吳山美東雨第一州故梅取
名也梅摯名摯字東山仁宗御賜詩云地有吳山美東雨第一州故梅取
言冷泉亭為甲亭在山水中中央亭西高不倍尋廣不累丈而極
奇得要地搜勝藥物無遜形春之日吾愛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導和
納粹暢人血氣夏之夜吾愛其泉淅淅風冷冷可以蠲煩析醒起人心
情山樹為蓋巖石為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翫之者可濯足於床

下卧而狎之者可垂釣于枕上矧又潺湲淅淅粹冷柔滑若俗士若道
人眼耳之塵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潛利陰益可勝言哉斯所
以最餘杭而甲靈隱也杭自郡城抵四封叢山複湖易為形勝先是領
郡者有相里君造虛白亭有韓僕射阜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觀
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黃最後作此亭於
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謂佳境殫矣

大江而東凡水之入于海者無不通湖而浙
江之湖獨為天下奇觀地勢然也浙江之口有兩山焉其南曰龜山其
北曰赭山並峙于江海之會謂之海門下有沙灘跨江西東三百餘里
若伏檻然潮之入于浙江也發乎浩渺之區而頓就嶽東逼礙沙灘回
薄激射折而趨于兩山之間拗怒不洩則奮而上躋如素蛟橫空奔雷
殷地觀者膽掉涉者心悸故為東南之至險非他江之可同也原其消
長之故者曰天河激涌曰地機翕張揆其晨夕之候者曰依陰而附陽
曰隨日而應月地志潛經言殊旨異胡可得而一哉蓋圓則之運大氣

舉之方儀之靜大水承之氣有升降地有浮沉而潮汝生焉月有盈虛
潮有起伏故盈于朔望虛于兩弦息于朏朧消于朏魄而大小準焉月
為陰精水之所在日為陽宗陰之所從故晝潮之期日常加子夜潮之
候月必在午而晷刻定焉卯酉之月陰陽之交故潮大于餘月大梁析
木河漢之津也朔望之後天地之變故潮大千餘日寒暑之大建丑未
也一晦一明再潮再汐一朔一望再虛再盈天一地二之道也月經于
上水綿于下進退消長相為生成層數可推毫釐不爽斯天地之至信
幽贊于神明而古今不易者也杭之為郡枕帶江海遠引臨閩近控吳
越商賈之所輻輳舟航之所駢集浙江為要津焉而其行止之淹速無
不畢聽潮汐者或遠其大小之信其緩急之宜則必至于傾墊底滯
故不可以不之謹也

至元十八年秋八月十有八日足下觀潮浙
江亭明日書以遺予若致疑予逆流之水有可詰者朱子註騷謂潮以
月加子午之時一日而再至則亦未嘗無說敢為足下所聞焉蓋坎

本月之體月本水之精月與水一而已矣在天為月在地為水天有陰陽太少而月為太陰地有剛柔太少而水為太柔古人以方諸取水于月其氣類固相感也而况夫于午之位乃陰陽之始于其所始而月加焉則陰與陽感而陰以升陰與陰遇而陰以盛水陰類也當其所加之時湧而逆上從其類也月一晝夜凡一加午故潮一日再生月一日退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潮日遲于一日所以初三之潮晝遲而入十八之夜十八之潮夜遲而入初三之晝也一月之間生明生魄潮亦再盛焉生明之潮則自前月二十六長水謂之起信歷晦朔至月初三謂之大信初四潮勢漸殺謂之落信歷上弦至月十日謂之小信生魄之潮則自十一始長歷望至十八而盛自十九始殺歷下弦二十五而衰其起落大小之信亦如之天下之至信者莫如潮生落盛衰各有時刻故潮得以信言也月于一月之間漸遲而縮一日潮下兩信之內漸遲而縮兩潮秋月最明秋潮最盛亦其理然也又嘗考之坎為月魄離為月魂震生明也兌上弦也乾望卦也巽生魄也艮下弦也坤晦卦也

游名山記

卷之十

六

全

月也不亦有取于卦乎哉或又曰月之說然邪則潮之為候亦宜月半以前由微漸大月半以後由大漸微以象夫三五而盈三五而虧可也今乃于明魄之生兩盛焉何哉曰明魄之盛固已如前所云然月一月一周天而一日之內則一加子一加午者也潮于月加子午之時一日再至故亦于月生明魄之日一月而再盛焉月之一潮之再若不相似而實相感召非深于理者未易以語此或又曰子所論浙江潮也他江亦有潮其遲速不同何與曰潮之生必生于月出之海浙江之去海為近故其至也如時他江所去有遠近故所至有遲速耳或又曰古今言潮者必推浙江亦謂銀山雪屋有頭數丈此為異爾他江之潮第如湧水復與此不同何與曰浙江去潮生處近掀天沃日之勢方盛而不可遏緒山龕山橫于江口頓然斂寬就窄其勢必至于衝激奔射也他江去潮生處遠則必殺故但湧水而已又何疑焉

游名山記

卷之十

六

全

突出有一石類林鹿躡其間余亟往趨之雪峻峻落余乃復循石堵出
 越歸雲巖見飛霧流氣從巖洞中出公側石罅徑東上欲訪野鶴仙祠
 迺呼道者新澄借往披松磴汎巖雲迺古瑞石洞未至洞少許則見傍
 嵐岫巉巖石乳垂下奇甚洞深窈窕余仰瞻巖竅上微刻刻有光古
 壁苔刻模糊游玩久之出又公石梯前始至祠拜野鶴遺蛻瞻其像清
 麗而飛逸真若羽衣自海天西來傾道澄曰此鶴何年復至乎乃循庵
 側復穿洞傍坊出行不數十步許則又見亂石層巖自草樹雪中騰蹕
 出羣走西逸不可以億計若初平擁羣羊東下余驚異行且顧方追從
 之忽又至一山巒洞口傍大鐫曰朝元路迺捫蘿徑至其側見兩崖岫
 削壁起中微一線路天光隱隱頂忽一黃木跨其上狀若石梁然余欲
 梯之足叢雪中數尺許不能進返至小蓬萊衣履交濕矣道澄延余至
 列仙堂已謂老君遺像出余擁石欄佇觀欄側有古大樹數十株並余
 立時林外雪紛真竹瀝灑然有聲猿猴跳且呼俄又若笙竿交奏天花
 亂落渺不知此身由崑閩玄壺蹕而東也俯視錢塘一抹萬家玉宇玲
 瓏舉首羣仙在空中招之不下余心益奇甚復自迎真橋東去不數步
 稍下見石扇中開余轉而出兩巖戶斷頰傍有大獅石踞蹕不暇顧亟
 往迎真島訪甲徐洞陽遺跡見洞門繚繚雪已閉而封矣不得已過月
 波池謁紫陽至望江閣從倚忽天風蓬蓬與江聲從余肘背後東來歎
 吸風日不可辨余亟命道澄啓玉虛樓趙孟頫蘇大年等諸碑誌讀之
 稍久下至見巖雪稍已開濤乃披青芙蓉展甜左右盼而懸石露奇綺
 惟鸞驂鳳翥補衣石則又巖勢于前與歸雲角峙景益清神益逸直若
 入水幄中覺寒益甚徐起躡石屹屹危且墮羣游者咸在下駭走唯余
 曰天游子可謂判命釣奇者矣余自補衣頂望笑曰余方欲摩龍鱗編
 虎鬚以補袞非判命能耶時天已暮又與古瑞石飛來石接余與益劇
 復欲取道躡之不果迺據青芙蓉頂徬徨四眺道澄亦余從吃遙江樹
 重湖踰三吳之全壤噫故宋之遺宮悽然如狂如邈不已道澄曰子何
 感慨如是余笑頷道澄歎曰嗟乎予知此石撐揭乾坤幾何年于此而
 其閱世者不多耶方錢武穆擁兵下吳越據此宋高宗南渡國江南一

時山川文物何如無論錢封宋社乃張紫陽平叔徐太師丁野鶴之仙
 跡亦久陳莫可詰矣而少休肅愍緒伍諸公傑傑何往眼中所觀者惟
 野馬四時寒暑之運軌隆施是而其伏也無窮其賞也無盡其精靈與
 余俱序列于前者不可磨滅迄今煌煌猶昨日餘者安存耶
 注下有淵泉百道滂為湖漢時金牛見湖中人言明聖之瑞遂稱明聖
 湖以其介于錢塘也又稱錢塘湖以其輪委于下湖也又稱上湖以其
 負郭而西也故稱西湖云西湖諸山之脉皆宗天目天目西去府治一
 百七十里高三千九百丈周廣五百五十里蜿蜒東來凌深拔峭舒岡
 布麓若翔若舞萃于錢塘而增萃于天竺從此而南而東則為龍井為
 大慈為玉岑為積慶為南屏為龍為鳳為吳皆謂之南山從此而北而
 東則為靈隱為仙姑為棲香為寶雲為巨石皆謂之北山南山之脉分
 為數道貫于城中則巡臺落垣帥閫府治運司費舍諸署清河文總壽
 安兩教東里塩橋精捨諸市在宋則為大內德壽宗陽佑聖諸宮隱隱
 于茅山長山皆其護沙也北山之脉分為數道貫于城中則泉臺分司
 諸署觀橋純禮諸市在宋則為開元景靈太乙龍翔諸宮隱隱賑賑皆
 王氣所鍾而其外邊則自霍山繞湖而半道紅橋武林門露骨于武林
 山皆其護沙也縹緲周匝鉤綿秀絕鬱鬱扶輿之氣盤結羣厚濤發光
 華體魄閑矣潮擊海門而上者晝夜再至夫以山奔水導而遊以海潮
 則魚脉不解故東南雄藩形勢浩浩倍生殖繁茂未有若錢塘者也南
 諸山崢嶸迴繞瀕為西湖漫漶深嵌繁圓瑩若練若鏡若雙龍交度
 而鎮下夜明之珠懸抱不釋若蓮華層敷拊澗莊嚴而馥郁花心含釀
 甘露是以天然妙境無事雕飾觀之者心曠神怡遊之者畢景留戀信
 蓬閣之別墅宇內所瞻顧者也六朝已前史籍莫攷雖水經有明聖之
 號天竺有靈運之亭飛來有慧理之塔孤山有天嘉之檜然華豔之蹟
 題詠之篇寥寥莫睹逮于中唐而經理漸著矣
 斷橋西徑湖中過望湖亭為孤山四賢堂林

迎慕放鶴亭瑪瑙坡尚書俞公祠西溪別墅近山書院六十泉又北為西泠橋蘇公堤楊公堤

福律寺出清波門過流福水橋瀕湖為學士橋折而南為茶坊嶺又西

南過長橋為南屏山淨慈禪寺萬工池淨慈寺後為蓮花洞居然亭淨

慈寺前為雷峰塔藕花居倪尚書墓南屏山之西為九曜山發祥祠又

西南為太子灣折而南為石屋嶺石屋洞蝙蝠洞大仁禪寺又南過煙

霞嶺為水樂洞煙霞洞涉燈屈折而上為南高峰茶園禪寺太子灣而

西為玉岑山其對為赤山惠因洞惠因講寺惠因寺而北為法相律寺

六通律寺符箕泉赤山之北為三台山于肅愍公墓三台山之前為栗

山八盤嶺周真人墓自三台山而北為小麥嶺東嶽行宮靈應廟永福

橋小麥嶺其地宜麥故名西有支徑可通大麥嶺蓋積慶山之陂陀迤

邐者又西為大麥嶺其傍為花家山自永福橋折而西北為靈石山元

道士張伯雨墓明尚書徐公墓又西北為雞籠山風篁嶺一片雲石楊

梅塢御于峰延恩衍慶講寺龍井神運石嶺北為棋盤山龍井之上為

老龍井龍井之南為九溪其西為十八澗自南屏山而南過錢糧司嶺

折而西為廣澤禪寺甘露泉又西南為大慈山定惠禪寺虎跑泉又西

南為崇先襲慶禪寺真珠泉自清波門折而南為筆架山方家峪忠節

祠褒親崇壽教寺又西南為華津洞梯雲嶺折而南為慈雲嶺永壽禪

寺嶺之南為龍山其上為天真禪寺登雲臺其下為天真書院天龍禪

寺天華禪寺勝相禪寺龍華禪寺宋籍田稍南為妙因山吳越國文穆

王忠獻王墓稍北為玉厨山善惠禪寺自清波門折而東南為鳳凰山

其麓為萬松書院八蟠嶺留月臺玉壺臺又東經鳳山門折而南過萬

松坊為報國講寺又南折而西為梵天講寺自梵天寺而北折而西迴

蓮堂折而北為鵲樓折而西過溜水橋為昭慶律寺昭慶寺之北為慶

忌塔自昭慶寺而西過石函橋為放生亭又北過羊坊橋小溜水橋為

靈衛廟過石函橋而西為寶石山崇壽禪寺寶所塔壽星石石屏風獅

子峰屯霞石看松臺落星石乳泉井一勺泉天然圖畫閣寶石山麓為

大佛禪寺心雪泉又西為智果禪寺參寥泉又西為顯功廟又西為錦

鳩初陽臺葛洪井又西為寶雲山瑪瑙講寺後僕夫泉又西為葛嶺葛

仙翁墓其前為四聖延祥觀竹閣又西為虎頭巖嘉德永壽講寺又西

牛鼻墓妙智庵嶺下為岳武穆王墓翊忠祠分屍檜流芳亭嶺之後為

掃箒塢黃龍洞護國仁王禪寺又西為淨性禪寺履泰山之西為仙姑

山張憲墓仙姑山之西為青芝塢玉泉講寺其後為靈峰禪寺又北為

法華山秦亭山方井佛禪寺智勝庵東嶽廟青芝塢西為慶化山水

竹塢神霄雷院仙姑山之西南為駝嶺嶺過行春橋入九里松折而南

為仙芝嶺普福講寺葛翁井又西為黑觀音堂又西為集慶山顯慈集

慶講寺又西南過合澗橋為飛來峰龍泓洞青林洞玉乳洞射旭洞靈

鷲塔過回龍橋為石門澗冷泉亭靈隱山北高峰靈隱禪寺山半為石

笋峰茯苓泉韶光庵靈隱寺之西為嚴將軍墓又西為栗山石人嶺玉

女巖過嶺為西溪飛來峰之西為呼猿洞自合澗橋折而南度佛國山

門為下天竺講寺靈鷲峰月桂峰稽留峰蓮花峰三生石翻經臺香林

洞葛塢葛井神尼舍利塔又南為楓木塢中天竺禪寺千歲巖中天竺

之對為永清塢心庵又西南過肅儀亭見心亭為上天竺講寺乳竇峰

獅子峰雙桂峰白雲峰天香巖夢泉大悲泉如意池出寺折而東南為

幽涼嶺捫壁嶺活沙塢再上為天門

明揚應詔西湖在東南山水奇絕甚為吳越秀區余頓過之

以北上南歸計從弗獲盡游歲壬戌夏四月日余自北還游湖上訪萬

松書院于古城側時適雨甚乃洽錢王廟過慈雲嶺入天真以雨弗獲

游而湖上煙雲隨雨與藍輿來逐人余歸夢寐游湖上也次晨乃遂約

趙謝滕揚諸子復出錢塘門沿柳洲亭北眺望諸子談湖中老勝

昭慶寺遷萬善橋而入詣戒壇見慧僧童童然立聚語猶若受戒者復
 出西上登寶石頂絕高處見長江一線眉角間因坐石壘拊雪覆險
 錢王帶斜插西石罅上尋探大佛像層巒絕壁濯足沁雪泉讀誦禿賊
 碑文罷又南去復越斷橋見智孤瑪瑙刺躡躡湖次余同諸友過孤山
 甲林道之墓見老柳樹挺立放鶴亭側傍有獨鶴悠閒采葦艾仰空而
 唳余復訪樂天東坡四賢祠因話錢塘近被倭夷兵火之後州牧郡守
 若四賢惠澤民者幾復轉石磴下過新建陸宣公祠見儲麗閣壯甚余
 暇其祠左傍空地尤特登曠敞清絕余聞西湖古稱歌舞之地自宋元
 來儒風道化寥寥倘移余昨與諸子所言萬松書院于此可乎中屹宮
 墻傍仍作顏樂自唯二亭儼若于在川上而浴沂風雲詠歸之氣象飛
 然于前可掬庶他日人心有所興起歌舞之境或變為絃誦之鄉于西
 湖尤倍加一勝徘徊松畔久之迺適西泠橋謁武穆侯廟轉墓下見精
 忠碑碣燦燦雲漢嚇人心膽而奴僧三老奸妬容腐態長跪階下余憐
 然嘆歎欲書余前所作侯碑陰跋以補金陀額天遺編故事不果復公
 游名山記 卷之十 八卷下 公九

山湖入陸行道三竺佛門見松篁夾路水聲灑灑然後時至積慶寺訪
 理宗遺像無存尋跋涉久始到海上仙山諸友各倦矣余乃獨坐飛來
 峰側見諸洞窟玲瓏余穿巖隙入恍石乳垂垂墮佛大士諸像星列其
 上石青紫有光每窟穴處雲濛濛然起不覺神怡氣釋此誠惠理所謂
 西天竺第二峰者不知何年自海上飛來于此石畔溪流激人諸友已
 集靈隱全續至劇飲問寺僧橫溪上人者究唐駱賓王吟詩之所在北
 高峰下余亦踈蹠不能至飲罷至今泉亭題詩壁上因與諸子話往日
 奸捨地藏和尚之事雖涉野史荒唐莫可據然亦可見天理人心神鬼
 報施默定有不可逃者冷泉亭上有一泓悠然余遂沿石泓下復至前
 飛來峰所因詢所謂呼猿洞者在荆莽中道狹不可步迺同諸子坐石
 筍屏畔于是遍歷三天竺法界見兩山腋道陵竹磴嶺角立余迺至白
 雲堂暇所謂古流來觀音靈跡復訊夢泉亭雙楹軒榭宋光宗駕幸往躡
 皆莫辨余急訪下天竺靈運翻經之臺見苔封剝離至三生石山盤
 紅山徑迺下吸葛仙公泉水甘冽甚復取道後湖小徑去由曾子後裔

整兆左折下迤六橋遙望南屏諸山龍翔鳳揭與湖光掩映平沙淺渚
 開崖氛夕靄頃刻千萬狀水禽翩翩往來而雷峰塔隱隱天畔余因與
 輿人訊于肅愍公葬所遺事欲從入盤嶺高曆寺往酌之弗果乃徑至
 淨慈訪孫太白舊隱萬峰深處坐蓮華洞會憶往往時與方伯李古冲宴
 酌居然亭談仙姥酒墩諸勝次晨潤溪雷子復來邀飲六橋上獨與諸
 子遨遊道上豪談劇論潤溪子曰不知前亦有人如吾儕今日游樂否
 余曰昔鄭少谷殷近夫與孫太白月夜吹鐵笛作軍中樂于此相與歡
 甚因劃然長嘯漁謳酒舸恍若鸞鳳之音自南北二高峰下稍頃天風
 颯颯微雨至余與諸子徑取蘭橈由中流造湖心亭小憩自余壬辰至
 茲湖上今幾何時而湖上之人物臺榭不知其幾變更王圖伯業琳宮
 梵宇倏忽丘墟盜賊干戈相率紛亂不已夫天壤間一抹之外皆為長
 物慨飛雲野馬天真道妙與吾與子俱形于前者為無盡于是復與諸
 子痛飲浩歌洋洋頃之日落湖水矣迺大笑而別

游名山記 卷之十 八卷下 公九

秋復過杭杭僧司都綱顧本源道徒廣無外請游時余友御史魏孔淵
 漸出宰邑余第守社赴會試守臨守國暨余子誠應鄉試皆次于杭刻
 期同游是月廿有七日余六人者皆乘肩輿行湖光山輝交映無際金
 刹盡隱隱見于松筠菱蓮之表鐘梵與笙歌之音間作令人耳目無少
 暇拜岳廟度行春橋所謂十里荷花者程盡矣又西入山路頗廣且夷
 然益入益深奧寥闕第見古松離立拂雲外聞澗水與松風交銜鳴而
 已越集慶寺望北高峰彌近由陟岐靈隱寺寺靜梁幽勝然昔稱五亭
 無一存者睹其南峰勢若飛舞巖壁奇峭乃昔西僧謂自靈鷲飛來者
 即天竺山也其下有澗梁以片石飲其流永齒是謂冷泉澗旁入呼猿
 洞深且寬徑甘有猿可呼之就手取果亡久矣轉而東一門榜曰佛國
 與山僧同至下天竺見泉無跳珠者訪流盃翻經諸亭臺但蕪址耳中
 天竺荒寂類之於是盡所謂九里松者始到上天竺詣白衣觀音殿啓
 橫閣眾寶光奕奕射人僧為口數手指以示客小彙軒面石壁峻峭松
 蘿垂陰天香室對乳竇白雲諸峰若屏障前拱空翠欲滴寺之勝止此

然諸利依城者難於綺麗喧譁瀆湖者亦不能無惟此則幽邃靜聚之極宜其為稱首也室中布觴豆談笑久之僧請留詠山中余以都綱與其徒皆能詩乃取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十字為韻在坐八人分其一餘二韻俾其徒惠廣德綱分足之且詠且醵樂殊甚回憶前數十年欲游不得遂登山靈固帶之以遲余昆弟父子具在與僕友高僧同樂也耶

以步嘉靖庚寅璘長東藩適觀察使池陽汪公珊樞使台南李公節同在三司休澣登馬顧瞻羣石蒙駢埋汨標見而秀弗遂乃相與歎曰地有材而俾弗見非吾黨之過與於是乃議疏於之役召吏鳩工厚之百餘斬荆棘芟蓬蒿凡延蔓為石障者去之必盡然後平險通礙蟬蛻石間因高卑為之徑夫人始得步觀焉見石之端儻壁起者若正人立朝巖巖然不可犯之色磊落廉厲陳高獻異者若衆士布列効其功能其瑣屑參錯四散不可窮者又若方聚聚分物物各安其居也嗚呼勝哉

登日僚佐諸公林祭高逸感來賞視又相屬曰功則備矣非有臺榭為游憩之所則跡少而徑荒安知來者不如前之蕪沒乎衆皆曰然於是相地面勢作三亭馬路自書院門西而上達山顛留月巖凡若干丈又自山半而下達走石若干丈前山之亭曰振衣璘作後曰汪公作李公作於山麓曰於時僚佐並一時勝品或謂與地靈相感會云

天目山在臨安縣西五十里高三千九百丈周八百里巨杭宣湖徽四州道書謂此為第三十四洞天元和志云天目有兩峰峰頂各一池左右相對如目左屬臨安右屬於潛東西二瀑布瀆注為池名蛟龍池又有上中下三池池上有潭如仰箕曰箕潭箕潭溢而入者曰上池懸崖五十仞上有石壁如門其環流而下者曰中池垂崖三十餘仞噴湧如雷懸流而下注者曰下池其深莫測溢於大徑口小徑口又西南流過於潛會於茗溪經紫溪踰七十二灘會於桐廬以入於浙江

龍井舊名龍泓距錢塘十里吳赤烏中方士葛洪嘗鍊丹於此事見圖記其地當西湖之西湖江之北風篁嶺之精石之中泉也每歲旱禱雨輒應故相傳以為有龍居之然泉之精氣所發也西湖深靚空澗納光景而涵煙霧芙蓉荷花之所附鱗魚鳥蟲之所依憑漫衍而不迫紆餘以成文陰晴之中各有奇態而不可一言盡也故岸湖之山多為所誘而不克以為泉湖江介於吳越之間一晝夜壽頭自海而上者舟疾擊而遠馳兕虎駭而風雨怒遇者摧當者壞乘高而望之使人毛髮盡立心掉而不禁故岸江之山多為所誘而不暇以為泉惟此地蟠幽而踞阻內無靡曼之誘散越其精外無豪悍之勝以虧疎其氣故嶺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元豐二年辨才法師元靜退休於此山之壽聖院去龍井一里凡人山人有事於錢塘與游客之至壽聖者皆取道并旁法師乃即其處為亭又率其徒以浮屠法環而咒之庶幾有慰夫所謂龍者俄有大魚自泉中躍出觀者異焉然後知井之有龍不謬而其名由此益大聞於時是歲余自淮

南如越省親過錢塘訪法師於山中法師策杖送余於風篁嶺之上指龍井曰此泉之德至矣美如西湖不能滯之使遠壯如湖江不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中資陰陽之和以養其源推其緒餘以澤於萬物雖古有道之士又何以加於此

元豐二年秋予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辨才以書邀予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晉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遺籃輿則曰以未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毫髮遂乘舟從參寥策杖並湖而行出雷峰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于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晉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水流激悲鳴辨人間之境行二鼓始至聖壽院榻辨才于潮音堂明日乃還

白茹歸雲鳴鈴龍蛻諸洞有來賢巖有仙跡殿下有九鎖山紫紆凡九折曰天關曰截雲曰飛龍曰凌虛曰通真曰龍吟曰洞微曰雲璈曰朝元有撫掌翠蛟桃花飛瀑諸泉今洞霄宮在焉

乃天目山之東北峰有徑通天目因名界干臨安上有大人朝陽堆珠鵬搏宴坐御愛諸峰下有徑山港以受山水合雙溪上流同入于茗溪茗溪之源出天目山東流經於清臨安逾餘杭達錢塘以入于江東北流經德清踰湖州匯於具區

明倫彙編 禮典典考 卷之九 乙酉之九月同沈吏部朱都博及鄉之縉紳暨布士共十有五人集社陳山為登高之會乃道松運躡而上甫及山半已憊于險峻別取山麓坦道東行僅二里折而南上至石壁下探龍湫湫水滋瑩澄澈雖大旱不涸掬飲之味極甘美去龍湫四十餘步大石危峙旁如仰盂形石眼泉出涓涓不絕俗呼曰洗兒盆由湫至南而上近三百步許至絕頂始平曠東南則大海水天相涵一目無際

直南則明越諸山如屏障隱隱羅列于百里外東則金山西則秦駐峰如龍虎騰駭相輔翊也後則二大石相轟高皆踰二尋又有所謂龍母塚飛來石仙人洞在別峰開勝國時山前後民居櫛比竹樹鬱繁入國朝海寇竊發居民內徙茲山遂為烽埃之所皆童童然矣歎歎久之

初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卧者如蚪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墮履并緝然而鳴松間藤數十丈蜿蜒如大蛇其上烏黑如鴉赤冠長喙俛而啄磔然有聲稍西一峰高絕有蹊介然僅可步繫馬石甯相扶携而上篁篠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

十間曲折依崖壁為欄楯如蠅鼠繚繞乃得出門牖相值既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為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暮皆宿於是時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聽聞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梅棕森然如鬼魅離立突竇之狀二

三子又相顧魄動而不得寐連明皆去

梁吳郡守柳惲於此賦詩云汀洲採白蘋洲因以名也去之千百年有名無亭鞠為荒澤至大曆十一年顏魯公真卿為刺史始剪榛蕪流作八角亭游息焉旋屬災湧沼堙危岵委無隙地至開成三年弘農楊君為刺史乃疏四渠濬二池樹三閣構五亭并木荷竹舟橋廊室泊游宴息宿之具靡不備焉觀其架大溪跨長汀者謂之白蘋亭介二園閱百卉者謂之集芳亭面廣池目列岫者謂之山光亭觀晨曦者謂之朝霞亭狎清漣者謂之碧波亭五亭間開鴻象迭入向背俯仰勝無遁形每至汀風溪月花繁鳥嘯運開水香賓友集歌吹作舟棹徐動觸詠半酣不知方外也人間也

皆好動不但興作事業雖起居語嘿之間亦不能自己王荆公平生不喜坐非睡即行居鍾山每飯已必跨驢一至山中或西廡或定林或中道捨轡徧過野人家亦或未至山復還然要必須出未嘗輟也作字說時用意良苦常置石蓮自許枚案上咀嚙以運其思遇盡未及益即覺其指至流血不覺世傳公初生家人見有龍入其產室有頃生公故小字龍郎嘗以問蔡元度曰有之物理殆不可曉蘇子瞻性亦然初謫黃州布衣芒屨出入阡陌多杖彈擊江水與客為娛每數日必一泛舟江上聽其所往乘輿或入旁郡界經旬不返為守者極病之晚貶嶺外無一日不游山見以道常為余言頃為宿州教授會公出守錢塘夜過之入其書室見壁間多張古名畫愛其鍾隱雪鴈欲為題字而掛適高不能及因重二卓以上忽失脚墮地大笑二人皆天下偉人蓋山於智者

當爾吾素頑墜固非二公之比自得此山樂其泉石欲為藏書之所且携數僕夫荷鉢持菴平夷澗谷搜剔巖竇風雨不避勞勩皆以為甚勞而余實未嘗倦殆其役於物耶新居將成頗亦自警夫仁智性之成德由是以入聖雖動其何傷其必有以養之而後不至於弊因榜其巖

東四兩齋曰近仁曰近智而聽曰樂善非曰能之蓋難老猶將學焉

六六八

又以戒為子孫者也

李文饒平泉草不記以吾平泉一草一木與人者非
吾子孫也歐陽永叔嘗笑之余謂文饒之惑何止平泉草木而已哉後
讀五代史至張全義監軍與其孫延古爭醒酒石全義殺之延古可謂
克家之子矣然以違監軍守祖戒因之以殺身一石亦何足言使文饒
而先悟此豈直無以累後人亦當自免其身矣好石良是一癖古今文
士每見於詩詠者未必真好也其好者正自不能解余紹聖間春官下
第歸道靈壁縣世以為出奇石余時病卧舟中聞茶肆多有求售公私
未之貴人亦不其重也其一長四尺許價當八百取之以歸探所有
僅得七百金假之同舍而不覺病頓愈夜抱之以眠知予之好石不特
其言自行此整別巖洞與藏於土中者愈得愈奇今巖洞殆十餘處
而奇石林立左右不可以數計心偷愛之不已豈非余之癖哉賴晚粗
知道文饒之病則無復有吝欲得者皆聽其自取以去未嘗較嘗戲謂
兒輩此不特吾無所累汝亦可以免矣天下事何嘗不類爾每以文饒
之言觀之世間安得更有一物也

石湖居士以乾道壬辰冬發吳郡帥廣西行
十日至湖州將游北山石林入山松桂深幽絕無塵事過大嶺乃至石
林則棟宇多傾頽惟正堂無恙堂正而下山之高層層空翠照衣袂
峯似上天竺白雲堂所見而加雄尊自堂西過二小亭佳石錯立道周
全西巖石益奇且多有小堂曰承詔葉公自歸守先隴經始此堂後以
天官召還受命於此因為名焉其旁登高有羅漢巖石詭皆嵌空裝
綴巧過鑄劍自西巖回步至東巖石之高壯礪礪又過西巖小亭亦頗
矣葉公好石盡力剔山竹森然發露若林而開徑於石間亦有自它所
移徙置道傍以補闕空者方公著書釋經於堂上四方學士聞風仰之
如璇璣景星諸石林所在又如仙都道山欲至不可得蓋棺未幾而其
家已不能守或謂此地離人太遠岑蔚荒虛非大官深曲眾多者難久
處又云公沒後山鬼搶攘暮夜與人錯行婦子不能安室故諸郎去之
云出石林飯旌善寺葉氏墳祠也雷川有冷龍山石林為大玲瓏又

有小玲瓏在長興縣界路口聞其尤勝石林遂過之小玲瓏今屬之沈
氏此山石色微黃而更奇古一立悉空中洞穴千數皆倚相通貫故名
玲瓏泉聲瀉三磴中竊如深谷前小池石如牛馬馳騁其中池後山屏
上先出之石巖嶺嵌巖巧惟萬狀缺缺嶙峋清泉泓泓叢桂覆其上亭館既
無人居亦漸荒廢雪川特無好景能捐厚貲買之沈氏雖不得山亦足
以豪矣玲瓏山杜牧之所游即石林是以小玲瓏脫出而加勝由沈家
步登舟回至城下一鼓後矣

由受道人得名受山之東曰史山庚戌歲春三月丁酉天氣澄穆予與
陳君仲謀促治具由大溪北折而東度陌越阡至受山之趾居人四五
家皆棟桀荆扉雞犬相應彷彿桃源中而里之士民有家在山半冢後
得支徑而上高下稚松萬株環合無路僅行松下而雲氣相盪山回
路盡有石斬然壁立者即受道人尸解處其前有石突怒土中類逆
箭者有盤互類木走長根者方飲酒大醉皆踞石坐松風謾謾吹人耳

目為醒已而復東其塗漸夷有宋孝宗女公主墓又東至史山山視父
山稍卑上建神宮祠禱相屬余亦倦而休焉因觀祠旁古井井深二仞
而泉瑩可鑑或云山僧鑿之以濟渴者山之勝殆盡於是矣下山路益
峭或有雞子石磊磊至不寐足近山有三湖清淨黛蓄與天一色歸鳥
往來可盡翼日放舟自馬橋南行六七里拾舟而全至紫微山之陰山
蕭蕭草木左右惟石縱橫錯布類駢馬者類虎豹蹲者類羣羊之或寢
或訛者細路出石間如紫蛇躡躡躑躅而上山巔亦有神祠祠下為廣
福寺寺建於唐而飛樓湧閣高下向背皆依山勢而成寺僧古道延坐
半間雲所其東偏小樓曰覽遠遠與古道登樓望海而弱水三萬里之
廣宛在其下蓬萊雲氣隱隱接於欄楯也又西過齋笑巖居中闕燕坐
之室納湖光延野色即所謂天開圖畫者信非夸言也下至半山有曰
惠力寺蓋晉尚書張延光故第也視廣福尤極壯麗旁像尚書父子而
祠之其東廡飯僧之堂曰勝功德海宋張即之所書四字在馬古道導
余觀壁間畫龍一曠首趾洪濤中一既升而反顧恍忽有風雨隨之鱗

乃葉茂章元統甲戌夏所作距今三十餘年矣其餘兩胡僧亦
人而讚賞久之寺前有勝果寺者不暇游且轉而游東山與紫
大水對峙相去可三里許

龍眼潭在激之南二里許天岸山下王道祠之側

全島土人三十有四年矣壯事進取蓋嘗觀于錢塘比涉彭城之險旋
乙酉二月望日同前峰少林二禪子登荆湖之巖山指點茲潭相去數
里矣發浩然歸而語諸徒期以翌日遂將諸生拉李光德為引導春風

其狀深者如室削者如壁廣者如車狹者如帶完者如怒貌伏虎碎
者如斷劍折戟洪濤吐吞萬級鱗集雖魚貫却立俯視數丈而浪花仰
激灑然者面大浮山去潭可百五十步趾若積鐵亂流環射如沸湯然

草色纖碧雜樹婆娑對視可枝數葉辨而不能度也悵然久之徒亂人
意前癸未六月有兩巨魚東西來適會於此僅容過之棹尾激水至於

游名記

本堂

生

生

山椒業海者千百夫皆見今偶憶之光德曰信小浮山在大浮之外相

距尋丈其廣視大浮四之一頗然信乎濟濟之間正西一山去此如三
十里者茫茫於煙雲水氣中不見其麓的然純黑上平下均如帽屋者

上虞縣下蓋山也白塔之左為泰駐峰大浮之右為葫蘆灣綿亘圍繞
隱若金城而激之形勝盡矣余嘗考水誌有仙人洞在天岸山之後是

日由潭左逕游而東轉脚坡陀捫歷窟窠繞淵馬南見四明羣峰列
岫霞與雲倚旌旒勢挂紺布于數百里外而天吳奮首飛廉矯翼簸盪

大氣渺焉際空奇哉游也巳於是光德進曰洞尚遠風惡崖危往往
沙魚變化成虎巨測請俟他日遠越嶺而還所謂王道祠不知何神其

來其遠今惟數楹歸然聚竹中水志又有放風亭美國堂皆在天岸山
下茲不可考矣

偕其宿從數輩游越南寺補菴仲子存叔導予登浮圖數級曰吾文將
振履廬山之高筋力雄健若此雖五嶽可徧陟矣甲戌補菴先行乙亥

夜宿南澗丙子達吳興暮經碧浪湖引領峴山不及一登覽丁丑抵杭
之北關停梳水次戊寅之夕黑雲障車鳥聲振異常予知大雨將至已

卯雨李古冲憲使命大佛寺休予行李乃赴同年邵弘齋之會賓主凡
八人楊二檀憲副徐六橋符卿徐鶴溪別駕海弘齋第玉泉郡守也庚

辰二檀訪予山寺方與雨命酌六橋嗣至同此題名古冲遣石工來
併予往侍先君子題名鑄之大佛頭幸已平浦仙於孤山四月朔壬午

游名記

本堂

生

生

早登寶叔之天然圖畫閣尋躡外觀落星石登浮圖南去數武巖洞深

奧有老僧結廬跌坐其中洪中書西谿過訪邀予登樓樓實擅勝湖山
呈象是日二檀鶴谿共觴于寶叔六橋佐以壺榼小坐上方積雨初收

煙嵐紫翠濃淡可觀癸未開補菴行役之泊虛樓幸過上天竺與二檀
相攜陟松崗于上方從左折右旋縱眺靈隱諸峰恍疑獻花巖之望牛

首東坡善于擇勝其此類乎是夕與二檀雪竹聯床方丈消言永夕甲
申赴古冲之宴于雪居與二檀訂同游武夷廬山之約予為引須先登

平臺之上班荆小坐如寶叔是臺左江右湖長松巨石皆可撫而有也
是夕二檀聯榻禪房乃沈子青門繪贈觀蓮圖同茲雅集因成夙興持

瓣香謁先師陽明遺像于天真書院吳工部丹園攜虎跑祖席于此遂
與登文明閣鷓鴣為知予高興更在五雲峰也揖予曰俗吏肩及瓜期坐
是不能從公境內獨此山稱雄高踰千仞俯視江湖渺若襟帶遠極峰

第 續修四庫全書 第 44 版反內

水長四字爭雄夜宿祠下辛卯早達嚴郡登北高峰陟新營浮圖二級
雨障煙巒併入奇觀兩溪合流于此左入桐江右瀉淳安信宿可達徽
郡近齊雲巖尖上流之源出于黃山引領延佇久之壬辰谿水泛溢灘
聲濤瀾大費牽挽行僅一舍宿于張村癸巳達女埠鎮故人方寒谿僕
予水次欣然握手登心遠樓相與把酒劇談計別我吳門且七十年年
近大耋矣吟蹤飲興益豪乃登舟長笑而別予觀越中山脈自錢塘夾
江流而東類多委浙省是以名山多沿江疊嶂迤邐至嚴灘峻東如巫
峽中累日不一見乎晴見之僅始於蘭谿耳予口占曰山到蘭谿斷川
從楚甸分又曰夜靜灘聲急山遙旅夢長雪竹曰舟行千里外人在萬
山中皆實錄云甲午入蘭谿乙未早發霧中湍流如沸時聞水碓聲唐
人有雲碓無人水自春之句非虛也丙申少泊龍游水次邂逅林子葛
泉因與問津於楚甸夜宿龍游之臨川丁酉達衢郡夜宿汪村多藝木
奴沃若吳興之桑柘兼蓄蜂房為生計是夕雨聲達旦帶雨揚帆予欲
枕偶於川桂楫乍停短聽雨布帆高掛數呼風風生夜壑灘聲轉雨打
打蓬窻客夢驚戊戌過石塘鎮登藥師叢林佛閣至是谿流漸狹而灘
聲益駛舟航僅可達常山止耳陸行過玉山將由廣信入武夷可計程
矣予領雪竹曰自昨登塘登舟歷杭嚴金衢四郡踰數百里中間千谿
萬壑其派同流要皆會于江以入于海海設少容亦淺之乎為量矣彼
為尾問沃焦之說者亦何所據乎吾儒此理未究吾將乘舟而東問諸
海若以祛吾惑雪竹笑曰從公之適者其誰歟姑記蓬窻以賦

浩歌踞而仰笑野老不至魚鳥共樂形骸既適則神不煩觀無邪則道
以明反思向之汨汨榮辱之場日與錙銖利害相磨憂隔此真趣不亦
鄙哉

雪齋者杭州法惠院言師所居室之東軒也始言師開
此軒汲水以為池累石以為小山又灑粉於峰巒草木之上以象飛雲
之集州倅太史蘇公過而愛之以為事雖類兒嬉而意趣湛妙有可以
發人佳興者為名曰雪齋而公去為彭城復命郡從事篆其名并自作
詩寄之於是雪齋之名浸有聞於時士大夫喜幽尋而樂勝選者過杭
而不至則以為恨矣杭大州也外帶濤江漲海之險內抱湖山竹林之
勝其俗羞質朴而尚靡麗日事佛為最勤故佛宮其布境中者殆千餘
區其登覽宴游之地不可勝計然猶不至雪齋則人為恨何也蓋公
之才豪於天下斥其棄餘以為詞章字畫者亦皆絕妙一時讀而翫之
使人超然有孤舉遠揮之意是齋雖褊小而公所書詩實在其壁士大
夫過杭而不能一至其地以寓目焉是豈所謂真幽尋而樂勝選者哉
以為恨焉宜矣

沃洲者界天姥石橋之間多長林美窻而古之隱君
予之所托而逃焉者也而中丞呂公間稱之以自名其處予為公記之
舊矣久之公又擇其林壑之最佳處而懸之以開口可仰閣之陰俯以
圖史之室曰可游右則客且忘歸或枕石而卧曰可休前覆之以蘭徑櫺列
適也曰可游右則客且忘歸或枕石而卧曰可休前覆之以蘭徑櫺列
之以名花而穿竹為亭間以自媚焉曰可君閣之西則又縱之以千百
若干尺橫之以千百若干尺分畦而樹梅桂楠杏李檉梨枇杷櫻柿
丹栗玄棗緋桃綠梅石榴黃楊金櫻銀杏之屬一切奇卉異菓若帶而
縈也曰可圃圃之中闢以曲池引泉而魚因以亭於其上焉曰可泳亭
之北又別為小亭客或選林麓分曹治射曰可觀其再北則又屏田而
使之以百穀之屬曰可稼當其四時之勝幽香繁陰刻露嚴霜而無所
不可也於是合而名之曰皆可圃大畧訪柳柳州所以以愚字其丹之
溪谷丘泉池島之勝而名之者也而貽書屬予併記之予竊疑士之志

不兩適當其王室多難四方鼎沸名公碩卿之所以朝更事而夕烽燧也適若幽林邃谷飛泉削壁則惟世之沉寂枯槁之士不得志當世者之所適也而公之位日高其所席中外之望者日以重而公安得移柳柳州所自汗且困者以相附也乎故久不報公而客或過焉予謂之曰君獨不聞達人者之適其適而不適於其所適也乎古之豪傑嘗有躡足行伍而赤松子之隨悲時之陸沉而執戟於金馬門以自譴為譬之蟬方擁樹而吟而其中之蛻也舊矣而公之所席者於此而其所引而夢思者則於彼蓋以其所可因以游於其所不可公之所存者遠矣客

如日碧珪如月長一尺二寸吳越春秋此山東嶽曰天柱號宛委中藏金簡書青王為字編以白銀承以文王履以盤石禹巡衡山血白馬以祭之見赤綉文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云欲得簡書知導水之方請齋於黃帝之岳乃登山發石果得其文具知四瀆之限百川之理遂

周天下而盡力於溝洫矣

石壁卓立水深三尺人仰臥舟中群僕岸立用竹竿箭入丈餘乃登岸仰視石門去人面僅四五寸舉火燭四壁壁有題名皆五代國初人不見風日墨跡如新中有搗藥臼曰瀾可三尺有泉正滴其中終歲不涸旁有仙人田丘陌井井有耕犁蹟又有仙人衣如摺疊羅帶洞中有蝙蝠大如鷓鴣白如玉正類坡仙所記碧落洞中蝙蝠觀已乃出洞約瀾十丈許此下洞也中洞有水簾飛涎濺沫有石壺深不可測尼稍不謹則墮其中幸有石天窗光燭其處此中洞也上洞亦有石天窗其石如亂雲如堆卵石崩裂欲落人皆不敢仰視然亦亘古至今終不落也中有洞房側身乃可入上有玉女端坐如觀音纓絡具備觀音之前有泉窸甘能愈疾人既飲復官挈以歸時偕行者八人其七不敢登畏其險也

天柱其巖而左者曰石鍾其踞而右者曰維摩堂又左曰石甌又右曰璿除行度一舍沿溪折入見大石挿空鬼吼不可仰視群木森茂雜然其間又行從木杪見樓閣在石壁中梯石而升弛檐而休倚檻見東南一峯突起曰鷄鳴少進一峯竦出而俯曰覆釜覆釜之西一峯尤傑曰桃花北一峯稍低水時時下滴曰瀑布瀑布左連大石壁下梯石望之高澗數百丈若晴霞爛然曰固厚壁下皆洞其一即所居樓閣謂之壽巖時日欲晡谷中有雲氣籠木翁然蒼碧日穿木葉入照洞中光景甚佳西上塗聖僅存煙痕存者皆宋元人書遊觀詩及歲月姓名陳龍川朱晦翁呂子約嘗同遊乃龍川親書其上又有堯率臺三字亦云晦翁親書石門子設酒茗閣上飯罷西行又一洞中置觀音像旁設大士像十八洞口有四楹楹間有粉壁屢經塗治新故數層見題詩畫竹皆剝落不全惟胡彥恭詩及鐵木普化耳會兵識字無恙洞廣而邃可居又西有石峽飛泉直下上有龍穴折禱輒應同遊林典卿周鳳鳴應抑之周德純羅坐其中周晉明周仲器後至石門子款即此建麗澤祠日落

歸僧廬宿焉明日去方巖出口見一峯昂首北立曰天馬下有村塢石穴中有居民垣竹茨牆儼若大古踰澗南行豁石窈窕上有一屏名青玉循青玉右行至一岡坐望方巖如方城向夕餘霞隱映路從削壁

升石塔八九轉未至見崖端中開一門既登如行雉堞樓閣間忽而青山蜿蜒中藏寺宇如平楚不知為方巖絕頂世傳有胡侍郎則嘗讀書其中歿遂為神宋徽宗時睦賊方臘寇永康鄉民皆避于此賊顧絕澗緣大藤將至赤蛇噬藤中斷賊皆墮死澗兩石並起百餘丈中僅一線名千人坑賊乃緣間道登據夜夢神人騎白馬飲泉明日泉涸賊懼遂降皆謂胡公靈異其民至今崇信寺後有石洞可坐又陰崖巖絕有小石洞為胡公讀書堂日已暮乃下復至壽巖擁蒲燃燈又十餘宿霜風盈急木葉盡赤諸友漸去應天監趙孟立徐子實相繼復來論各有得山中小生程梓周玲孫桐皆奮有志他日去石鼓寮程舜夫載酒于路邀坐其叔父池亭天欲暮促行四五里至山口風雨至崖松點黑白煙橫飛宵然不知所入遂過靈巖洞在山上南北通明可容千餘人山洞

後石嶺登入黃葉蕭蕭客皆凄然倦即洞中草鋪燒地爐環坐夜久乃
計明日天晴出洞南仰視洞上蒼峯矗立崖端相枯死小樹綴石若藤
蔓下番掩映屋瓦丹碧可愛稍西一門下出崖半棧石為道曰飛橋下
望陂田自成村落東行有井深可百丈僧云昔有龍飛去後由後嶺下
沿溪望北山崖石數松林鬱鬱皆可遊不暇顧再至石鼓寮翠壁參差
入谷中小洞邃寂即晦翁款屋呂東萊讀書處也西南見瀑布下注其
下有潭泓深澄鱗斑魚數尾游揚自得聞人聲即逝石門舜夫鳳鳴列
坐石上皆喜呼童携酒共酌久之不忍去又云東萊嘗買田四十畝今
屬方嚴幸故籍猶存可考既出僉謂當紀以俟來者

石佛在鴈蕩之陰路從南閣入行至溪口見大石累
累高度百餘尺橫亘溪上若無路以入天雨雪同行皆有倦色余獨興
未已猶憇道邊石上遙望大石下洞中白水流注遂起揭靴沿流步入
視洞中崆峒深寂斗折蛇行其中若楹若屏若壘若門若坻水分
流其間間匯為潭泓凝澄碧或溢而流或高而墮或曲而奔凜然悠然

約然不知其去行且半里復見天宇兩山夾澗水中流山上怪石聳出
雲表不暇覽計又行四五里仰視巨石兩兩高數百丈上覆復合中空
一線僅尺許入可數百步如冊闕開闔于層霄縹緲間曰顯聖門瀑水
自門內絕壁高澗瀉下布門下流去門右西上有洞深澗數十丈攔
崖而登石髓下瀉凝為三像石佛之所繇名也由此左折上見石碣
宋永嘉今葛遂與僧某入同遊所記於此縛松梯梯挽可上北望石峽
澗水所從出峽中稍進可至常雲俗呼為百降尖有石浴橋天橋飛湫
之奇出則有湖南版蕨之勝皆在數里之間不可殫也

人皆知龍湫之勝而不知有散水巖遊散水巖自
湧陰章氏之居行二十里餘崖谷壁立拔地數千尺懸瀑自崖端垂下
直擗澄潭若白虹橫空匹練孤懸照耀于卅屏翠壑喬松古栢間觀者
莫不心駭神眩余從瀑下援葛上崖半坐洞穴中視瀑水如明珠縹緲
當戶窺見旭日瞳矇祥煙繚繞妙不可言又從崖半行過東南隅有石
天應儼似樓閣欄檻上有梁石橫若榻宇憑檻而眺奇嵐疊障皆可攬

有故記以補鴈山之遺

嘗聞南溪道姑菴之勝而未始遊一日山人章氏過
余偶坐語及輟舖隱几聽之終日儵然若可飛步而至遂將終身日其
地四崖陡立高數百丈蒼在大石洞中洞適當谷之窮嶺岬幽邃玲瓏
寥廓可坐千餘人東西各有石廊數千餘步屬于洞若扉宇欄檻夾廊
巨木萬餘挺森茂森密蒼然黝碧黃熊紫猿與猩猩之屬白日跳梁啼
嘯于交柯積陰間見人視不去左右水聲灑灑自懸崖墮澗中至者皆
慘慄股戰不敢入必多人榜戟然後從廊下樹陰行道姑不知何許人
嘗於此修鍊倦成而去遺跡尚存姑記以俟他日遊焉

空明小隱記空明小隱者余弟宗博所修之所也吾邑北山有
洞曰小有空明洞天在紫霄之下杜村之上石壁拔地數千餘尺洞在
壁間磴道而入飛跨木杪僅如一線鳴瀑懸其左澄潭映其下近視則
靈巖兩山拱列如門墻杜村平曠鋪展如庭阮遠視則吾邑諸山翠巒
丹巘與海上之晴風雪浪常若揖讓而環顧者其中則澄江九曲島嶼

如練洄沿旆折猶蘭亭曲水可坐玩而流觴也宗博結屋洞上絕壑時
往來洞中若可忘世而超然也且宗博善書能為歌詩余故友鄭繼之
過而止宿題曰空明小隱宗博遂以空明自號為卷付其子承道持至
京師請余記之余別故山久矣念行道無期方懷遠去展卷思山中風
景如在目前但恨未能揮翼而飛宗博當灑掃蒼苔拂拭煙霞以俟余
歸而共老焉

少白堂記少白堂者吾弟空明山人所營隱居之堂也山人素
居在邑今營隱居三童魯三童者晉任旭開書堂于山中見三童子日
來受書去踵至三峯而滅跡以為三僊魯繇以名也四面峯巒秀巖若
王公擁蓋大士持寶幡列騎從御龍象旁趨而環顧之者二溪迴合中
夾一山盤礴正踞曰黃家巖俗訛曰江家巖非也山人作堂拓基掘地
得井埋石曰黃家井山人亦黃姓若預有以待者亦異哉三童之山在
邑之西山人之堂適巖之中西方之山金屬故少白谷鄭子為名其堂曰
少白取讓太白之義也堂成于嘉靖丁酉之歲新秋既霽予與旗峯葉

子來游山人款之于堂通之亭館宿之樓上信信不去竹陰松下溪湄石畔或坐或卧或語或歌無不恬然而適悠然得與奇勝以相忘也予忽憶昔年初冬薄暮偶至一山山僧開堂松竹掩苒而蕭疎排簷拂檻寒風颼颼落葉墮石上作金鐵聲燒地爐擁坐佛燈明滅心地湛然至今念之愈切愈不記竟不知為何地何山恍然以為夢中往來數歲猶不明為真夢而真見也今得山人之居而見之庶幾其非夢歟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孝行 卷之四十五 成化己亥春二月予與伯兄廷傑一日散步家門外指照山言曰此山發跡者堯中頗深遠聞有所謂寨基夫者昔人曾避亂焉終日在目睫間未嘗一遊况遠者邪乃命姪惟善惟清約同遊之士於三月望日游焉是日雨不克如約越四月三日山雨初霽煙消日出時方在辰携從者出門乃遇錢氏子貢予拉之欣然前驅至照山下涉焉有泉自崖飛下作瀑布聲登田塢口旁有泉出石間叢篠蒙其上惟聞其聲淙淙然沿澗行半里許有泉跌蹌而下高丈許諸遊士至此皆曰足力倦矣仰視絕頂未及十一益憚登陟惟善欲強之行咸有

游名山記 卷之四十五 雜色乃辭歸予五人者且行且坐惟吾兄舉步如飛沿澗石道峻峻側足而上傍有泉高數十丈飛空而下其色如練曰龍門由龍門而北有山橫峙於左中有田四五段約畝許又轉而稍西行數百步見二三婦女在叢薄間恠而問之答曰採茶又行數百步有高姓名宗義者刈草為畚田具乃問其徑之所由又轉而稍東至鷓鴣頭則山勢益峻無住足之所兩旁壁立中惟一鳥道以左右手攀緣樹石逡巡而上有稍平處則坐坐輒復起力而行至其上有平處東南可二丈許西北徑丈餘皆曰此即寨基予雖疑其非是然已稍倦乃與惟善惟清皆憊息焉予兄又臨北山之絕頂而下東望則東山巖魚口峯西望則蛟原佳溪南則威平雷置雲頭北則柘源橫水余葉諸山綿綿延延或起或伏巖若在咫尺間其他溪口高洲南塘又皆舉足之下矣水勢曲折盤旋如帶一一皆可盡已消飲去茶山已遠無可採者乃摘烏藥樹葉瀹水啜之酒三行復循山頂東山行有石脊過脉處其北壁立數百仞惟善踞地瞰之曰遠所坐處乃寨基右臂爾彼稍南而高出者可五六丈許四

面皆壁立此則寨基也予回視果然欲再往則足力不任矣乃相與憇息於照山之上坪可二三丈許下視蜀阜諸山如培塿人家如蟻封鷄犬之聲隱隱可聞酒五行沿山沿金字峯頂又東行過二峯頂至前壠即予所卜壽藏處也又數酌而歸日已在未矣予觀其山自徽歙至西山之南降勢結頂分為二支一支南入江村一支東至前壠其至前壠者中至照山又結頂作華蓋形分作二小支逆上一支至前壠而止一支至畢墩復起一員峯折而北橫繞其前其他諸山又皆蜿蜒而來如拜如揖水前後環繞周匝始去

宋王聖俞游東山記 會稽南則晉太傅文靖謝公安石東山也巋然出眾南其勝遊珍觀相望平楓拂竹箭之上枕帶平行瀟美渠之濱可以從事雪月優游而忘年者殆非它州所及而計龍山鑑湖尤為一郡佳處蓋府治所占樓堞臺榭之所憑非若窮崖絕壑游鹿豕而家魚龍不可與民同樂

游名山記 卷之四十五 峯間如鸞飛鳳舞至山下於千峯掩抱間得微徑循石路而上今為國慶禪院即文靖故居也絕頂有謝公調馬路至此山川始軒豁呈露萬峯林立下視煙海渺然天水相接蓋萬里雲景也文靖樂居其在茲乎山半有薔薇洞相傳文靖携妓處舊立之詩話云會稽臨安金陵皆有東山俱傳以為謝安携妓之所按謝安本傳初安石居會稽與王羲之許詢支遁遊處被召不至遂棲遲東土唐裴混與呂渭等鑑湖聯句有云興衰還尋戴東山更問安此會稽之東山也本傳又云安石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峻谷悠然嘆曰此與伯夷何遠今餘杭縣有東山蘇子瞻有游餘杭東西巖詩註云即謝安東山所謂獨携繡纈人來上東西山是也此臨安之東山也本傳又謂及登台輔於土山營聖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游集今土山在建康上元縣崇禮鄉建康事跡云安石於此擬會稽之東山亦號東山此金陵之東山也李白有憶東山二絕云不到東山久薔薇幾度花白雲還自散明月落誰家又云我今携謝妓長嘯絕人羣欲報東山客開闢掃白雲不知何處之東山陳

軒乃錄此詩於金陵集中将別有所據耶南史載宋劉劭經始鍾嶺以
為樓息亦號東山金陵遂有兩東山矣

廢圯已久後來者乃由中鑿磴道以便往來而享軍延見吏民之所遂
為通行之路非獨失帥府之觀瞻其於陰陽家尤為妨忌都寢不如昔
民亦多艱未必不由於此於是補苴罅漏芟夷草萊築一堂於其上以
鎮越名蓋東南之鎮其山曰會稽而鎮東又越之軍鎮也名實而核地
高而獎堂與而明泰望諸山皆欣然領會其效奇獻秀之勢又創行廊
四十間於兩翼聯屬遂來且併與閣一新之山川朝拱氣象遂合而斯
堂之勝遂將獨擅於越中矣

樓三楹於其上復飛巖之舊而樓之下則仍望海之舊巖于巖四顧
無際雲濤煙浪渺渺愁予使整斯樓者撫翻葉之餘甚慰斯新之雄傑
感憤激烈以毋忘昔人復仇之義庶幾平鴟夷子之風尚有嗣餘譽於
千百世者余老矣無能為役始識歲月云

山陰二縣界築塘周回三百一十里以畜水與地志曰南湖在城南百
許步東西二十里南北數里築帶郊郭連屬峯岫白水翠巖互相映發
若鑑若圖故王逸少云從山陰路上行如在鑑中游湖水高平蟾蜍許
築塘以防之開以泄之水適中而止故山陰無荒廢之田李白詩鑑湖
三百里函首發荷花五月西施採人看臨若耶杜甫詩越女天下白鑑
湖五月涼刺溪蘊秀異款罷不能忘

方輿勝覽在縣北三十里第三十六金華洞元之天其洞有三
巖然在山去天尺五者曰朝真洞白朝真而下百餘步至冰壺洞洞在
山之腰視之若井其深百尺泉聲如擊鼓擊崖而下石皆離列水奔注

其中傾沫成簾長三十尺雙石巖然壁立曰石華白水壺而下行五十
步有石若白龍之升降者曰雙龍洞可容胡床百數居之

山有八重視之如一高一萬八千丈周回八百里又有飛泉垂流千仞
似布洞天福地記天台山上清王平之天即桐柏真人所理亦名桐
柏山孫綽字與公為永嘉太守意將解印以向幽寂開天台山神秀可
以長往因使圖其狀遂為之賦賦成示友人范榮期榮期曰此賦擲地
必作金聲華頂峯在天台縣東北六十里蓋天台第八重最高處高一
萬丈絕頂東望滄海俗號望海夫草木蕭郁殆非人世孫綽所謂陔降
信宿迄乎僊都是也石橋在縣北五十里即五百應真之境相傳在方
廣寺有石梁架兩崖間龍形龜背廣不盈尺其上雙湖合流洩為瀑布
梁既峭危且多毒苔甚滑下臨絕澗過者心悸石罅有木瓜華時有蛇
盤糾至寶落供大士乃去號為護聖瓜趙相詩白石峯猶在橫橋一徑
微多年無客過落日有雲歸水淨苔生髮山寒樹著木如何方廣寺千

古去人歸
十年已於留明為歸宿地明年春忽有事於都都青絕聞天下世
所謂萬劫難離氏乘龍上昇蓋也傳稱希乘龍時五色雲見故都稱
雲客松陽人也歸去松二百里自松入籍光三宿至姑婦巖望崖巖
若王女坐立客坐於路客之婦人婦人不答口占曰路入迴溪古洞蕭
壁匡如削影香香千年恍恍空流水一脈胡麻已濕屐王女山前雲似
錦帝玄石上月如霜遊人便欲班荆坐不覺草屨是異鄉早發訪後屏
盧司寇至方巖獲勝菴十月之望與樊侍神史會於史隱山又入
僊都過窰山見峰上一石如柱復一石對坐客名曰王女巖也不復呼
姑婦矣溪之右二石參差者僊得巖也又一山危削巖成石樞者樞劍
峰也轉列一山如帳山之腰土落而石出其平如札橫亘數百丈下臨
清溪僊人榜也或以小赤壁名之未至初陽谷遇若香曲有石倚山若
僊者徐氏山居也南唐時客之租則常入僊都山不出畢聞飛去事見

古今游名山記 卷一〇下

唐史初陽洞二竇圓邃口出時巧當其竇洞下為櫻桃洞踰響若人語則盡然有聲左注池湖石龍中時者特噴洗龍也下石梯回望五石臺巖若老者攢倚五老巖也侍御法山華臺名群玉過練溪上平岡土阜弄蕩綠嶺千畝秀峰前列碧崖後曠真陰陽之會山水之奧席地四顧之竟忘歸矣溪外左山為忘歸洞謂李陽冰嘗宿於此有石如天柱突兀於前人指為禹湖高數百丈四面度五十五尖石巖有冰蓬松久雨則水溢下人故疑其中為池景泰時雷火焚其宿根墮下如二龍自相糾纏爪角宛宛侍御獲而寶之其木龍文石符起儼若僊官真宰獨步天關而群從擁之後為步虛山山之嶺空洞而欲其前若立視像昇解者揭其靈蓋而出石笋森雜如積笏如疊玉類皆琢成如人披衣趨朝狀似一徑入王虛宮宮傾頽不可居陔其巔有石凌空象跨鶴而飛者有田數十畝左會入為妙庭觀觀後山中峯微高如屏自中而前突起一峯圓秀水分左右湖水澄滌肱腕環抱客謂此為禹湖也山勢高簇然自冲天火星而來去塵世若幾萬里矣游覽四外千峯擁峙溪山盤踞風氣清肅自成洞府所謂成德隱玄之天其在此也左右有金龍洞雙龍洞天堂洞隱真洞顯秘莫測邈後為芙蓉帳帳列石匡甚奇次第之有若人立者獸躡者鳥飛者花繡者木植者龜浮者龍舞者千形萬狀山川之勝極矣時初寒晴久忽霽群峯青翠宜摘溪流清澈石底可鑿百里間山深而水平鄉人居之便於治生昔謝康樂李陽冰未曠巷皆放禽於此諸石間有題咏客宿於山者經月深即妙庭之奇計歎結那於中峯期他日披拂鼎石上入霄漢一寫冲霞之思乃於曉雨時忽漫記之

山川之美民物之淳也於是買山築園結茅以為亭日與鄉之父老往來無息其中予蓋甚樂焉而父老亦欣然莫予間也予邑山水自天台分壑而西最多名勝南明水簾尤稱瑩特然峭壁飛泉風氣颯漚可以游目不可以安居而棠川蘭畹朱浦秦村原隰沃衍內有耕桑之業外無奇麗之觀居人安之游覽者弗尚為沃州東屬天姥上有放鶴論峰

歸歌從容終日余味甚倦客亦忘歸莫不欣然意可不知茲園之為臨也余嘗三造于朝東抵關越西歷秦隴南涉于金陵所過名園貴畹余必訪而游焉其臺池亭謝之勝泉石花木之繁瑣極環麗蓋不啻什倍吾園也而余臨賞未極勝顧舊鄉嚮風長懷嗟然自失及返于茲園然後安居氣和神凝形逸休休焉不知日之旦而暮也余所謂一隅之士非耶余聞古有至人以寰宇為度其居也若游其行也若休與與容容莫不曠然自得彼固天游方外者也余竊欣慕而未之能焉乃歌曰至人天游考無可無不可余游方內考惟茲皆可物與無私考云云影彩樂且無史考孰知其所

沃洲之西山蓋峻水益清林壑深茂盤薄數十里乃舒為西塘西塘之原有田數畦泉皆仰出溢于畔鍾而為池其上有山巖然豐融而秀美負山為莊廣可十餘畝左右因山而垣垣束焚為門中闢三楹之室牖其左為食室牖其右為燕室旁啓二扉以達於中中為虛室敞其前背列洞戶以面山也山之環吾莊而起者嶽嶽嶺嶺而多疾乃得相與出入乎烟霞浴室之間如草漱泉徜徉以從志蓋希遇也方諸王謝之游孰尚焉

嘉靖庚子冬余歸自隴外養病園中明年賣金構材營于燕寢之西為小閣數楹閣之上疏櫺洞徹前瞰南山巖然端聳曰可仰下壁為三室其中室虛以觀易曰可玩左室明以考藝曰可游右室晦以燕息曰可休閣之前循除為藩中為蓮甕為蘭盆左右為菊砌又前為竹嶼草竹為亭清陰環映曰可君閣之西分畦藝蔬嘉種成備畦間紛植桂椒楠柚李柰棗梨枇杷檉市丹粟玄粳緋桃絳梅石榴金縷銀杏之屬芙蓉實布漫被徑充藩曰可圃圃中有沼沼上有亭亭虛而沼澈曰可鑑北為小亭布鶴以校勝曰可觀又北為倉庾之室以藏百穀之種而未耜鋤之器存焉曰可稼於是合而名之曰皆可園園成而余被命北上數歲乃乞告東還得與余弟日侍余父徜徉乎園中蓋余父甚樂焉而余兄弟亦怡怡共境也於是宗姪之親鄉閭里閉之友凡過余園而游者余輒與之升閣而望循亭池而嬉烹鮮淪茗引觴

厚空出雲而黃檀之泉白竺之淵殊源共委循麓而南逾阪觸砥折而後會西放于長巖之下茂松脩竹環映中流洲之上甫田十餘頃深而豐曠而澤秔稻咸宜十種而九稔籜蕨楮棗菱芡菰之屬不種而熟者充藉乎樊圃之內斯於二美兼之矣由晉以來賢達高曠之士如王逸少謝長霞許玄度石子重洎予先祖疎懶翁蓋嘗臨溪結廬濯纓樂之而方外名流白道猷支遜白寂然皆駐錫山中白樂天為之記至今蘭若存焉予以歲時之隙幸從山翁田父優游洲渚之上班荆而坐澆漿而飲坦坦焉俞焉甘朴茂素心之友也然求其博雅多文清標絕俗如裴時王謝諸賢不得而見之即支白遺世之士亦藐焉寡儔矣俯仰山川寧不興懷於今昔耶予觀詩書所稱殷周之盛君子彬彬在位夙夜服勤雖欲一日休其身于山水間不可待及其衰也賢人在野棲遲澗谷造託歌詠其旨隱約深遠千載而下蓋想見其遺風云晉宋諸賢生平未世屏跡茲山非樂而處之也其有衡門浹水之思乎父老與予幸生今日天下之才備莫不濟濟自奮公車之下惟父老年高予不

明高士隱居山記嘉靖庚子春予巡歷兩浙適清戎侍御湛塘王君至自溫台會于武林備道馬蕩之勝是冬十月予巡次溫會致仕太守蕩南朱君子江心寺亦極言馬蕩所以勝者行次筮輿驛從容獨發方里許遙見層峯翠嶽詢郵吏對曰此馬蕩第一山山行盡日可抵嶺店驛遂策馬登麓鳥道折轉則四十九盤嶺延竹嶺巖回瞻東眺海外有山山外海煙歛旭升天宇澄廓奇哉觀乎越嶺溪抵能仁寺凌空屹峙尖光上騰名曰火焰峯萬壑晴峰羣簇絢艷名曰芙蓉峯削壁百仞泉流石竇間千淙萬澗噴瀉瀾瀾名曰梅雨巖昭回于上冒覆于下名曰常雲峯瑞鹿寺前獨石龍從盤蓋仰視之峻極于天轉視之中分參倚人皆曰剪刀峯亭觀大龍湫蒼崖壁巉巖巖飛泉從空而下麗若烟霞奏若絲竹溜若垂珠澗若鑠金激以鼓聲則轟驚震撞忽時隨風飄出谷口數里外草木潤漑如雨蓋崖下有潭潭中有龍淵深莫測故曰龍湫湫之絕頂有蕩湖湖有馬蕩會集潭於中故曰馬蕩登靈巖寺左峯如獅右峯如虎虎峯中有洞洞前有泉對泉石壁嶙峋名曰屏霞嶂即如空中樓閣萬象森羅嶂左展旗峯如大將出師牙森排列嚴異礫礫嶂後天柱峯如端人正色立於朝者確乎其不可拔峯之半有天聰洞虛明通達無所壅蔽有含珠巖平盒巖羣峯競秀莫能擬諸形容故曰馬蕩之山靈巖為最綠澗而北淨明寺有瀑布峯峯下有照膽潭潭清徹底瀑聲正直去潭又里許即靈峯洞兩峯千仞合掌直立廣十丈深倍之可坐百餘人內則混沌藏斂外則剛健砥礪懸石如磬扣之大鳴夏不暑冬不寒豈水簾石梁所可及哉夫盡觀諸勝皆如湛塘蕩南所云且值雪晴風肅心融神怡清興不減謝靈運是夜駐嶺店獨坐驛亭靜言思之馬蕩固極東嘉之勝然距赤城伊邇天台山上應台星周迴八百里高一萬八千丈秀倚青霄諸相畢具是亦清虛境與此依附顧誤磨崖觸類遂密匪徒沈覽而玩適也

嚴常騎虎出入號伏虎禪師大興法場宋儒陳止齋先生讀書其中朱
 晦翁亦嘗來游大書溪山第一四字茲山三面環抱惟西口空內有小
 溪環繞梅潭水由此出外通大河往年可入小舟今沙石淤塞矣寺前
 石坊舊額心鑑空伏虎二大字已失去今中書舍人趙性魯直扁書仙
 巖橫扁書天下二十六福地由石坊轉入為虎溪橋覆以亭旁有紫虎
 石橋之南屹然而尊者為慧光塔昔傳有銀漢飛燈之異其東畔列石
 幢十餘座故有僧舍名外巷今廢度橋而北則止齋祠在焉乃瑞邑尹
 劉畿重建祠前有亭扁曰流芳則寺僧道憲為劉公作也祠後高峰數
 十尋巔以巖蔓望之蔚然為積翠峯由止齋祠東行有沙門有佛殿則
 國初一鎮守內臣屯者甚宏儲藏久故壞今漸圖新焉而獅子峯則
 象山則相為環抱者往大興東行數十步慈上人新創一菴門扁叢林
 住趣前為方丈後為清齋樓後駢植花卉亭而之曰地芳瑞平朱文
 二令尹拍贊升構改曰超覽慈門外有亭相直其中則雲峯森列予
 題曰參雲樹左方有舊菴今改為安禪之所由舊菴東轉折而北有門
 巽然懸晦翁所書溪山第一扁前行數十步為嘉樹臺以古榕樹根盤
 嵒上重蔭交翠其下甃石為臺臺之東為流觴亭亭八角水環繞流觴
 仍注于池池周圍數十尋多植白蓮名曰白蓮池泰順歐尹益資寺僧
 作亭池中而問名於予予命曰懋連出流觴亭循崖北行躡級而上為
 翠微嶺嶺側有石如屏刻唐吏部侍郎姚揆銘嶺下俯見澄潭志載有
 三仙姑謂安禪師一語而悟入禪化去因以名潭前為仰止臺以仰而
 望之則止齋讀書臺在焉臺表西崖高處有石如砥方數十丈旁繫小
 石孟注水盥手則止齋舊蹟也由仰止亭北行乃入梅潭正路又折而
 東崖谷甚異有洞如室盤旋而通梅潭名通玄洞洞之背有亭少師張
 文忠公乎敬建名澤潤亭亭之前即梅雨潭潭之勝在此山為最四面
 巖壁削立瀑水飛瀉潭中澄澈若細雨然潭口兩巨巖相倚中開一空
 向皆亂石堆塞今砌石為甃正面飛瀑名曰噴玉甃可列二卓坐數人
 在甃上對瀑如處靈門引首自內觀天也潭之四周崖壁奇絕昔傳有
 飛仙其上者為昇仙巖又有振玉亭在潭上近西與飛瀑相對乃今瑞

邑余尹世儒新建越潭之東崖稍循湖高陟為三皇井煉卅井黃帝池
 其義未詳蓋幻迹云再上為雷潭潭深遂莫窺其底以巨石投之若雷
 鳴又有龍鬚潭在雷潭之上水循崖而下如懸布或以黃帝乘龍飛昇
 時有鬚髮故名由潭西登則有白雲上方菴乃慈上人所構即伏虎禪
 師菴故址菴僅一椽望之如斗大而庭窟禮佛人定各有其方至庖廁
 庫福之屬亦罔不備慈上人之經制巧矣初上人於此入定三年不出
 戶予命其住持仙巖寺始下山菴之上為王函潭去梅潭約二三里游
 人率至此而返山漸高峻已為仙巖絕境矣

古今游名山記卷之十下終

括蒼何鉉振

廬陵吳炳用

匡廬山

匡廬山在江州潯陽南南濱官亭北對九江九江之南為小江山去小江三十里餘左挾彭蠡右傍通川引三江之流而據其會山海經云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一曰天子障彭澤也山在其西故舊語以所濱為彭蠡有匡續一作先生者出自殷周之際避世隱時潛居其下或云俗受道於仙人而適游其巖遂託室巖岫即巖成館故時人感其所止為神仙之廬而名焉其山大嶺凡有七重圓基周回垂五百里風雨之所撼江山之所帶高巖及宇峭壁萬尋幽岫穿崖人獸兩絕天將雨則有白氣先搏而縷絡於山嶺下及至觸石吐雲則倏忽而集或大風振巖逸響動谷羣籟就奏其聲駭人此其化不可測者矣衆嶺中第三嶺極高峻人之所罕經也太史公東游登其峰而遐觀

南眺五湖北望九江東西肆目若登天庭焉其嶺下半里許有車巖上有懸崖古仙之所居也其後有巖漢帝奉靈館於巖下常為人治病法多神驗病愈者今歲杏五株數年之間蔚然成林計奉在人間近三百年容狀常如二十時俄而具仙絕迹於杏林其北嶺西巖之間常懸流遙霑激勢相趣百餘仞中雲氣映天望之若山有雲霧焉其南嶺臨官亭湖下有神廟即以官亭為號其神安侯也亭有所謂感化嶺七嶺同會於東共成峰巒其巖窮絕莫有升之者昔野夫見人着沙彌服凌雲直上既至則踞其峰良久乃與雲氣俱滅此似得道者當時能文之士咸為之異又所止多奇觸象有異比背重阜前帶雙流所背之山左有龍形而右塔基焉下有甘泉湧出冷煖與寒暑相變盈減經水旱而不異尋其源出自於龍首也南對高峰上有奇木獨絕於林表數十丈其下似一層浮圖白鷗之所翔玄雲之所入也東南有香爐山孤峰獨秀起游氣籠其上則氤氳若香煙白雲映其外則炳然與眾峰殊別將雨則其下水氣湧出如馬車蓋此龍井之所吐其左則翠林青雀白猿之

所懸玄鳥之所執西有石門其前似雙闕壁立千餘仞而瀑布流焉其中鳥獸草木之美靈藥萬物之奇畧舉其異而已耳

唐詩云匡廬山北香爐峰北寺曰遺愛寺介峰寺開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峰腋寺作為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納陽日虞邪寒也木斲而已不加枅墻圻而已不加白碱皆用石籬牕用紙竹簷紳帶率稱是焉堂中設水榭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備道佛書各兩三卷樂天既來為主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頽然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池半臺南有方池澗倍乎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岸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修柯受雲低枝拂潭如幢豎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澗叢蘿

為葉蔓駢穢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為出入道堂北五步據林崖積石嵌空垤塊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蒙業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輝好事者見可以水日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隕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佩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址以削竹架空引崖上泉脉分綫懸自簷注砌紫紫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旁耳目杖屨可及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窟月冬有爐峯雪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觀縷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豈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矜矜之態今我是物主物至知各以類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怡哉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還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哉矧余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聊獲贊土為臺聚拳石為山環斗水為池其喜山水病僻如此一旦寒剝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撫我廬山以靈勝行我是天與我所幸獲所好又何求焉尚以冗員所羈餘累未盡

或往或來未記寧處待余異日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

清泉白石實開此言

宋陸游游山陰記 余初游廬山小憩新橋市蓋吳蜀大路並溪喬木皆三二百年物蓋山之麓也自江州至太平興國宮三十里此適當其半是日車馬馳奏往宮中焚香自月朔連七日乃已謂之白蓮會蓮社本遠法師遺迹東林寺亦自作會然不若太平之盛晚至清虛菴菴在撥雲峰下登紹興煥文閣寶藏光堯御書又有神泉清虛堂皆宸翰題榜猶清虛西室八日早由山路至太平興國宮正殿為九天采訪使像像家冕如帝者舒州瀟山靈仙觀祀九天司命真君而采訪使者為之佐故南唐名靈仙曰丹霞府太平曰通玄府崇奉有自來矣至太宗時遣中使送泥金絳羅雲鶴帳時又加封應元保運真君及賜金殿額兩碑圖十真人本吳生筆建炎中盜以廬山為巢宮屋焚蕩無餘趙於雲無心堂蓋冷翠亭故址也溪聲如大風雨至使人毛骨寒慄一宮之最勝處也采訪殿前有鍾樓高十許丈三層累壘所成不用一木而欄楯並飛雖木工之良者不迫也但鍾為磚所揜蔽聲不甚揚亦是一病觀主云此一樓為費三萬緡鍾重二萬肆千餘斤又有經藏亦佳扁曰雲章瓊室太平規模大槩類南昌之玉隆然玉隆不經焚尚有古趣為勝也遂至東林太平興龍寺寺正對香爐峰峰分一支東行自北而西環合四抱有如城郭東林在其中相地者謂之倒掛龍格寺門外虎溪本小淵比年斃以碑但若一溝無復古趣余勸其主僧法才去壘使少近自然不知能用吾言否食已煮觀音泉吸茶登華嚴羅漢閣與盧舍闍鍾樓鼎峙皆極天下之壯麗雖閣前名藍所不能逮遂至上方五杉閣舍利塔白公草堂上方者自寺後支徑穿松陰躡石磴而上亦不甚高五杉閣前舊有老杉五本傳以為晉時物白傳所謂大十八圍者今又數百年其老可知矣近歲主僧了然輒伐去殊可惜也塔中作如來示寂像本宋佛馱跋陀尊者自西域持舍利五粒來葬于此草堂以白公記考之畧是故處其它如瀑水蓮池亦皆在高風逸韻尚可想

見白公常以文集留草堂後真宗嘗令宗文院寫校包以班竹帙送寺草堂之旁有王子醉樞密恭基蓋王實創東林禪院苑而聯覺禪師常抱質第一祖宿東林九日至晉慧遠法師祠堂及神運殿堂中有耶舍尊者劉遺民等一十八人像謂之十八賢遠公側有辟蛇童子侍立傳云東林故多蛇此童子盡殺之斬州神運殿本龍潭一夕鬼神寒之且運良材以作此殿不知實否然神運殿三字唐相裴休書則此說亦久矣壁間有張文潛題詩寺極大連日游歷猶不能徧唐碑亦甚多惟顏魯公題名最為時所傳又有聰明泉在方丈西卓錫泉在遠公祠後皆久廢不汲不可食為之太息食已游西林乾明寺西林在東林西二林之間有小市口馬門市傳者以為遠公廬門人老而懷故鄉遂移廬門邑里作此市漢新豐之比也西林本晉江州刺史陶範捨地紹興間方為禪居編小井東林比然流泉冷玲環澆亭除殊有野趣正殿釋迦像皆寶冠他處未見僧云唐塑也殿側有慧水法師祠堂永公蓋遠公之兄像下一虎偃伏方丈後有碑塔不甚高制度古朴予登三級而止

遊名山記 本卷之十一

東西林寺舊額皆牛奇章八分書筆力極渾厚西林亦有顏魯公題名書家以為二林題名顏書之冠冕也舊聞廬山天池碑塔初成有僧施經二匣未幾塔震一角經亦失所在是日因登望以問僧僧云誠然或謂經乃刺血書故致此異又云今年天池火尺椽不遺蓋旁野火所及也晚復取題平宮還江州小憩于新亭距州二十五里過董真人煉丹井汲飲味亦佳真人者奉也

日宿白鹿二十九日登黃雲觀渡三峽窺玉淵憩西澗飲西原宿卧龍四月一日過開先宿歸宗二日浴湯泉入康王谷觀水簾宿景德觀三日與清江劉清之永嘉張楊卿濤陽王阮周順長樂林用中洛陽趙希漢會稽陳祖永武當祁真卿溫陵吳兼善廬陵許子春新安胡莘建安王胡長樂余隅陳士貞黃幹臨淮張彥先會稽僧志商俱行

為下言此未足觀也上當益奇因導予行深竹中 缺大阜背負五老

面直江湖東西數百里雲山煙水渺茫紫帶奇絕不可名狀乃規作亭
其處取李翰林廬山詩中語命以為黃雲觀會雲公去不果為今年春
乃克為之木訖工而余代去閏月晦日與清江劉子澄長樂林擇之黃
直卿俱來因記其事

新安朱喜奉陪高川蘇史君閣中錢別駕答書楊
子美博士楊元範星子王之才武寧楊子直邯鄲缺仲衡濂溪周師温
同游卅龍遂至玉淵三峽門缺缺缺幼子在從淳熙已亥四月上缺

凡四十五所峰原上中下化成護國石盆保興聖僧巖香城香谷東西
林太平興國清虛雲溪水清雲際蓮花報恩龍泉祥符國泰禪智德峰
雲慶寶積寶慶惠濟仁壽香積尊勝鹿臺妙智甘泉樓雲顯慈虬津崇
壽瑤田雲居同安曾城柴桑醉節祠抵能仁而還朱沐段日嚴釋性
坦偕行予留元剛住山墨紹

遊名山記
延祐己卯二月九日與雍門文萬子方同游匡廬北

出郭日已曛山明霞射勃菟天際行未十里道旁水聲悲鳴愴悅人
意崇岡列岫漸旋辟馳向以就來者抵暮經一小山迴谿生雲墨嶺紫
翳路轉欲冥半巖有大樹高十餘丈白花紛敷照映溪谷口業薄間
茆屋一區寂無人聲約更初至聖治太平宮宿聽雨軒遇前巴陵守易
平樊炳子明明日同過匡山精舍臨碧湖披輿草求玉璫丹井入飛雲
洞訪隱者柱心淵不遇遂肩輿過東林寺方行林隙中白雲徐舒青峰
透明心忽不定久之因想三笑亭三笑虎溪蓮社蘇白堂遂升上方
望靈運講經臺慨然前人高風上坊東林後單山崛起與匡阜對阜若
大屏居前其上繡經臺明日出西林登天池山望絕頂路險甚捫歷窮
淵矯首千巖瞰逼微嵐下視林壑橫嶺立待定四顧生怯青蘿葳蕤
咫尺無路幽鳥飛鳴山應遙遠有石突出香漢開畧如巨艦乘巖墜懸
流急開峽口問之鐵船峰云如是緣石壁以上餘二十里至天池坐文
殊閣下視萬葉杪甚毫髮江流滙深杯帶泓明羣山起伏掩抑微浪挹
漢王峰徙倚白雲亭觀宋將岳飛詩謂其嘗朝廷多事猶能抵隙而為

是游得支逕上大林僧慧遠始居樂天濂溪所嘗游出緣絕壁下入佛
手巖廣不能數楹下感無地曠覽悠遊視天池雄麗過之側出微徑愈
進而愈邃崖間鑄大隸書曰竹林寺苔蘚綴絡隱顯翠壁前控飛崖如
几筵延袤丈餘三面皆斗絕從旁一松偃蓋下覆方卧屋上月在松杪
其下卽錦繡谷謂春時谷中花開猶錦繡也故云又謂每風雨聞鐘磬
梵唄寺蓋隱其中云是晚下宿福海寺明日到圓通飲三蘇堂又明日
導者失路遂踰匡王觀谷簾泉淵明泉里抵雷湯由是蓋轉而之山南
矣乃從報先寺杏壇間遙望白雲紫霄諸峰森嶺紫筍矗其巔耶舍塔
冠簪玉如懋歸宗寺觀晉王右軍羲之墨池鵝池酌鸞溪一滴泉夜宿
陸修靜簡寂觀所當軒白雲川中登石壇瞻魁斗徜徉雙瀑間早書所
當軒白雲川而去至開先寺其東馬尾泉其西飛玉泉萬竹亭漱玉亭
青玉峽峻宇天闢兩崖嵐翠欲滴其地如大甕泓渟為潭缺缺有巨石
水從中來觸石分二道以出狀若白龍飛墜潭中盤旋數四循石阪下
其巔委勢遂益緩始遂巡斂怒趨去登雲錦閣西軒望瀑布其旁香爐

遊名山記

卷一一上

雙劍二峰尤秀麗上有三石梁橫絕青冥昏不見底苔滑不可履
得遇異人瀑行青壁間如長虹委蛇下沉澗淵須臾大風暴起泉不得
行從旁掣曳欲斷還續忽飛旋車輪直入空際迴風一散萬象冥蒙或
文結霞綬降天際偶隨感車奄爾而逝瞬息萬狀殆不可窮急雨繼
之四山霧晦銀竹森豎形神間悟自以茲游冠絕平生卽相與命酒頽
然就醉以卧明日越羅漢閣東行五老峰下五老領順隆肩欲效以嗽
者蒼然負嶠薄以立觀其或與我語笑傾久之度松關入棲賢以三峽
陸羽泉玉困潭之奇因遂留宿馬次早見珠砂峰於雲屏閣僧謂棲賢
李渤楞伽李公擇讀書處其南有洗馬磯白鶴觀以往亦李渤讀書
處今為紫陽朱先生白鹿洞書院其梁於淵曰貫道之橋其淵之隈曰
勘書之臺又曰風泉雲壑曰聖澤之泉致祀殿庭下拜先生遺像于祠
隨至尋真觀女道士蔡壽真於此仙去乃攜金襴躋山巔觀所謂三疊
泉方二三里低缺水壑已無路藉進皆鳥道斬削訖不得前上摩蒼冥
下俯幽壑仰見一峰戴巨磐石直立雲表翠綠側足如是歷九奇峰謂

之九峰雲屏而泉出其後山窮絕處也樵野見止謂游者往往觸風雨
雲霧類不得見而返及至天宇澄霽向之聲石如出井底四圍巒障欲
合泉若瓊簾從空懸布為三疊而下透映於寒飛涼濺霧灑面蒙密遠
然以醒謂天地窮而萬物亦窮也或又云方冬泉脉向微其行觸坎壘
必較轉久之始下狀又若素練千仞洞貫三大雪毳於空中微陽抱景
煥爛輝發蓋谷簾泉瀑布三峽橋青玉峽為山南北之冠而雲屏三疊
泉又青玉峽瀑布谷簾之冠也山至遠境至清勢不得留月中捫蘿下
宿于琴真明日經李騰空昭德觀吳章山寶嚴去祀周元公墓而歸是
夕大風雨李洞既之記

瀑布有二其一曰馬尾泉其一在馬尾泉東由自雙劍香爐兩峰間為
尤勝或曰瀑水之源昔人未有窮之者或曰水出山絕頂衝激入深洞
西入康王谷為水簾東出香爐峰則為瀑布也十一月十八日南至
余約郡守呂侯眉與十數里至開先主僧志一作文室未成邀坐茅屋
中乃訪漱玉亭却至龍潭石峽口由寺至亭可二百步由亭至峽口僅
數十步蓋白遠觀之瀑布出自兩峰間如瀉天半由近而觀則二瀑下
注匯為重潭潭水出右峽乃為溪循山足東流以入於彭蠡當峽口仰
望但見從潭岬巖谷回互二瀑所從來不可復見矣峽石上刻青玉峽
及第一山字大二尺米芾書也石間多題名石泐字畫淺初不可悉辨
命左右掬水沃之字乃見大率宋南渡後人其人無聞者居多可識者
纔十二三因慨君子惟植節砥行乃可不朽苟不出此雖託名巖石未
久人不之識矣又從石壁間讀潭中郡守禱雨神龍示現事一公為
余言歲春夏交大雨後潭邊溢盡去積草腐梗謂之龍洗潭或歲旱
禱雨者於潭中輒應回坐亭上亭廢已久亭下池亦為石所埋初寺
僧作石雷引潭水至寺給庖湏又鑿石作此池即蘇長公賦詩處也徑
八九尺雷水從潭上來流入池乃從池中復入雷以去而石雷亦半廢
明年三月二十六日雨初霽郡中又無事復約諸公游焉比抵寺諸公
皆先詣一公余獨徑往潭下坐石上瀑水方怒瀉奔騰激聲震如萬

雷令人心怖神悸股戰慄不休頃焉諸君至見余獨坐又顏色變皆扣
手呼大笑然水聲湏洞呼笑聲亦不聞也寺僧云龍適流潭矣於是一
公丈室已完又作竹筧接石雷引水過階除下清駛極可愛余命取水
煮新茗一公謂近從後巖下得泉一窪以煮茗味比瀑水乃倍佳試之
果然暮乃回六月十日余被召將赴京念人世行止不可必萬一有他
累則清游不復得因與郡人段謙曹元同泛過落星湖約得路之半舍
舟以行一公與光應知余來遠出迎乃與二僧携手行至招隱橋坐橋
上橋在寺前五步潭水為溪所經也其西東松杉楓杞蒼翠色掩映
從樹底望鶴鳴諸峰高出樹杪僅尺許隱然如畫圖中見又從樹隙見
巖腰采薪人衣白大如栗初疑此白石耳有頃漸移動乃知是人也橋
下流水觸石瀉瀉鳴塵慮蕩盡久之不能去乃造一公所出楞伽經示
使予讀讀盡卷頗悟微旨一二應公者戒行清峻畧涉書史年且老不
欲他走一公邀留與同處郡中亂後無讀書人可與語余因數與往來
一公請予詣潭下是時久不雨瀑布流且絕余指筧中水謂曰此水一
耳何必復往也是夕宿寺中夜半雨大作比曉予未起應扣門告曰瀑
布流如故矣余欣然披衣起倚闌睇視良久日初出紅光徑照香爐諸
峰上諸峰紫靄猶未斂光景恍惚可玩不可言也應因誦李太白觀瀑
詩又誦笑隱題太白觀瀑圖詩余笑曰安知今日無太白耶胡可謂古
今人不相及也此午乃還一公問為余言開先者舊傳梁昭明太子之
所棲隱南唐元宗在潛邸亦常讀書於此招隱橋其所造也後歸踐尊
位乃即造寺故以開先名有丫巖和尚者實開山宋以來住山者皆名
德寺前有松每株大數十圍佛印元禪師手所植近時南楚越公乃盡
伐以建寺見者惜之而寺今亦為劫灰矣豈非數乎

訪湯泉湯泉在路南距山陞不半里麓石為池者五南一池極熱手不
可探北四池水稍溫人往往浴其中然皆作硫黃臭予舊聞凡湯泉下
必有硫黃惟驪山者乃是禁也禁毒石本草云性熱入水水不水吞食
而肥鼠食而死也又數里過醉石觀即陶靖節故居栗里也地屬星子

縣而星子在晉為彭澤縣觀已廢惟有大石且潤中石上隱然有人形相傳靖節醉即此石上也按史靖節為彭澤令不肯束帶見督郵遂解官歸是歲劉裕殺劉仲文將移晉祚陶義不事二姓故托為之辭以去若將以微罪行耳夫豈以一督郵為此悻悻乎靖節既歸益放情於酒人知其樂於酒而固莫窺其所以然也或云觀南諸山即其詩所謂悠然見南山者也其傍居民多陶姓云是靖節後又數里為簡寂觀觀亦廢簡寂者陸修靜謚慧遠法師之結白蓮社也同社者十八人陶靖節陸修靜皆與焉遠公居東林在廬山北靖節修靜常訪之東林之近有虎溪遠誓不過溪或過溪虎輒鳴及送二人不覺過虎溪皆大笑世故相傳為三笑圖或曰慧遠卒於晉義熙十二年丙辰年八十三修靜歿於宋元徽五年丙辰年七十二丙辰相去六十載推而上之修靜義熙四年丁未慧遠亡時修靜纔十歲爾至宋元嘉末修靜始來廬山時遠公亡且三十餘年靖節死亦二十餘年矣安取所謂三笑乎或曰晉蓋有兩修靜也又循山下西北行未至郡治二十里為歸宗寺在金輪峰下山勢方凝忽石峰從山腰拔起如卓筆高與山齊峰頂有舍利塔俗呼為耶舍塔釋氏書云佛滅度後所遺舍利八萬四千散在八龍宮皆貯以金瓶寶篋建塔藏焉東晉時耶舍尊者自西域奉舍利來八萬四千之一也於此建塔塔籠鐵為之外包以石峰峭峻鐵石重人力不可施皆運神通力致之俗故呼為耶舍塔耶舍之去運上紫霄峰紫霄又在金輪東也寺相傳為右軍故宅有池水色黑曰墨池羲之所洗墨也豈信然耶今臨川郡城東有墨池曾南豐曾為記蓋深疑之以謂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意於山水間豈其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耶余謂以彼之可疑則此之不足信非耶宋元豐間真淨文禪師住歸宗時濂溪周先生自南康歸老九江上黃太史力勸先生與之游以故先生數數至歸宗因結青松社若以鍾白蓮社者又名寺左之溪曰鸞溪以擬虎溪其事為釋氏所傳亦廢故基為祠所蒙蔽不可入予徘徊鸞溪上甚久日已暮遂復行數里宿開先寺明日乃還

賢谷東則至白鹿洞也此至兩山勢回合當其合處澗水出焉過澗逾小嶺嶺有缺若關門然入關路循澗北並山轉澗南皆良田也約二三里乃至書院遺址正當五老峰下書院燬已久樹生瓦礫間大且數圍前有石橋曰濯纓其左又有石橋曰枕流過枕流則從烈女廟登北岡岡上有大杉木六七百年物也有司今盡伐為御殿木矣於是書院所存者獨此二橋從卒指殿堂齋盛及風泉雲壑樓故處以告慨想昔日規制不可見惟聞山鳥相呼山鳴谷應餘韻悠悠揚恍類弦歌聲或云從此右折東南逾重岡行二三里乃至所謂白鹿洞却從洞後復右折陟嶺乃可到尋真觀望水簾也不果往徘徊久之而還按白鹿洞唐李渤讀書處也南唐昇元中始即其地為學給田以食其徒所謂廬山國學也宋初天下未有學惟有四書院唯陽石鼓岳麓及白鹿洞也太平興國二年嘗賜白鹿洞九經當時學者數百人至崇寧末乃盡廢及淳熙七年考亭朱文公為郡始斥其舊而大之又定為學規示學者來學者益眾而白鹿洞之盛出他書院右自後守其成規二百年如一日也而今隳廢乃如此余於是蓋重歎之也

廬山記 卷之十一

五老峰於廬山為西面即郡治北望峰如屏障蔽其後遠郡治北行二十里轉五老東入巖谷中樓賢寺在焉余舊讀蘇次公樓賢寺僧堂記云樓賢谷中多大石及葉相向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振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度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滙為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寺據其上流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任峰惟石翔舞於蒼上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于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樓賢蓋以一二數矣又聞蘇長公云廬山奇勝處不可勝紀獨開先漱玉亭樓賢三峽橋為二勝樓賢寺於是廢已久有僧曰惟賢頗通世間法余俾之住樓賢賢既結屋山中乃使來告余游至谷口日卓午矣未至橋十許步石巖下觀陸羽泉乃至橋上俯視澗底亡慮百千尺或云以瓶貯水五升許從瓶指中寫水縷縷下注瓶

竭水乃若淵底欲試之不果又云橋魯班造蓋謂堅緻壯奇惟班乃能造耳非謂真造於班也距橋比十許丈有大石方整狀如棺橫巨淵底相傳昔有孽蛟從谷中出水怒湧勢將壞橋時主僧有道行叱神挽此石扼之蛟退橋得不壞過橋比轉行百許步湖水至是滙為深潭有龍蟄焉蘇長公詩所謂于淵神龍近即指此也又相傳昔有僧嘗浸醮潭上俄失所在後有人從湖南來云既從洞庭湖上出甌上有棲賢寺可驗故知此潭下通湖南也此其言皆誕不足信已乃徑造賢公新屋下法堂故址也至是五老峰乃截然左出寺顧在峰後日方熾忽雲從谷中起俄頃而已至有風南來雨復旋散日光穿雲斜照峰上巖谷石濕芒采相射宛然余芙蓉也明日詣赤眼禪師塔塔距寺北行又十許里巖谷深絕處也棲賢寺實禪師所創道場

真觀觀今廢然有石橋自觀後西北行里許並石淵入大壑路旁有宋嘉定間石刻刻落難識其一元大德間呂師中刻也入壑行並淵路石

漸覺巖數里至白鹿洞此鎮淵口者也羣峰夾淵峭立而巨石怒撐交加淵口水湍激石闕旁有罅人僂僂穿之行此所謂白鹿洞云過洞復並淵轉北行數里則至水簾水簾者俗所謂三級泉也然路過洞愈險澁行蛇徑鳥道石罅間人跡罕至矣水簾掛五老峰背懸崖直下三級而後至地勢如游龍飛虹架空擊霆雪翻谷鳴此廬山第一觀也然李白朱子皆莫之至而人遂亦莫知其洞所顧顧以書院旁鹿眠場者當之可恨也斯雖畧見於王禱游記然亦得之傳聞又以尋真觀列之白鹿洞後誤矣自書院陟嶺西北行至五老峰下並木瓜崖西行則至折桂寺石橋有淵朱子嘗游此自折桂寺循嶺而南下則至白鶴觀觀劉混成棲處也觀背峰曰丹沙峰自觀西北行數里至棲賢橋跨淵孤危宋祥符間橋也淵曰三峽淵淵石肝爛而巍惟碎處淵潭碧激則碎潭橋旁有石亭亭旁崖刻錢聞詩詩自橋西並淵行則至玉淵路旁草間有石鮮不刻也今莫能盡記玉淵蓋其淵噴湧來至此而穴石懸注谷味聲如迅雷亦天下壯觀也石上有刻字云過此為棲賢寺今

廢李白嘗寓此自棲賢寺西行至萬壽寺有路通廬山絕頂可至天池逾淵北行則太平寺路也然卧龍潭則在五乳峰下路仍自棲賢橋出淵口西行數里北逾重嶺入大壑始見潭潭亦瀑布注而成者潭口有長石鱗鱗起伏猶龍也朱子嘗欲結菴潭旁今崖有其刻字然嵐重晝日常黯黯出卧龍潭西行數里至萬杉寺怪史云宋仁宗建寺當慶雲峰下崖間刻龍虎嵐慶四大字又西至開先寺寺有瀑布李白有詩有龍潭黃巖雙劍鶴鳴香爐諸峰又有蕭統讀書臺李煜亦嘗寓此亦廬山一大觀也自開先西行十數里至歸宗寺寺有馬尾泉亦瀑布抱紫霄峰而下王羲之嘗寓此洗墨養鵝皆有池其南有溫泉焉自歸宗寺西北行則至靈溪觀觀西為陶淵明栗里今有橋橋西比谷口有巨石上有刻字言陶公醉則卧此旁有醉石館過醉石入谷行有濯纓池崖有詩刻自醉石館並山南折有通書院有天生碁盤石上有刻字自通書院入谷西北行則至康王坂有景德觀今廢觀旁石刻谷簾泉三大字自觀東行十數里則谷簾泉也亦瀑布與開先瀑布同源而分下陸

羽嘗品其水自康王坂又西北行則古柴桑地曰鹿子坂面陽山者陶公宅與墓處也自面陽山北行可至圓通寺此一路予未之行予則自德安縣西並山北東行至圓通寺對石耳峰前有猴溪元歐陽玄有記宋黃庭堅亦寓此自圓通寺東行渡石門淵登廬山尋天池寺度錦淵旁有錦瀾路雖攀緣上然修整又林木鮮茂掘問僧曰禁山也路以曳御製碑開云行一里輒有亭路旁崖平處皆字刻也蓋五亭而後抵寺寺據廬山絕頂奉勅建者也鐵瓦而畫廊有銅鐘象鼓悉毀於火殿前有池仰出而弗竭稱天池焉是日晴晝秋高下視四海環雲若屯絮望岷峨江南北諸山皆見然江與湖益細小難觀矣僧為指石鏡鐵船獅子芙蓉諸峰乃東至白鹿臺觀高息帝自製周顛碑高古渾雄真帝王之文然碑亭漸崩裂又東觀竹林寺刻非篆非隸周顛手跡也又東觀佛手巖然皆絕頂下游東林寺觀虎溪又至西林觀塔東又觀太平宮太平宮者即御製碑物色周顛處也又東至濂溪書院又東十餘里至周子墓墓對蓮花峰自蓮花峰東行至吳障山過山逾石

子相思二湖並五老峰行則至白鹿洞書院相思瀟者水簾下流者此
廬山南北之大槩也按志廬山有大嶺與九疊屏風號奇絕李白詩不
云屏風九疊雲錦張今問人咸莫語其處惟開先寺前有錦屏鋪云又
按王禘記是山也洪武初長林蔽阻虎豹交於蹊路雖十里非羣數百
人莫敢往今其山童童赤崖耳樵夫非探絕頂不能得徑才新也是山
名跡則肇自慧遠在山北至李勃始有白鹿洞在山南後又有周顛其
跡則絕頂

陰實二州之鎮盤據三百餘里左距彭蠡後阻江漢右扼全楚前俯豫
章諸州有崇峰峻嶺飛泉絕壑良田嘉木古之託於禪鍊棲遊者接踵
其幽蹊隱跡不可得而窮焉丁亥春余使楚經九江舟上望之峻極雲
際行二百里猶在目歎不能至也戊子冬以出叅省按南康乃從郡西
北循湖之嶼至于山麓入曲阿五里涉淺水入徑有長松如堵陟嶽復
降不斷行列抵開先寺寺宇經煨惟鐘樓佛羅僧廬尚鳴鶴峰高下爲

構傍有臺相傳梁昭明讀書處實南唐元宗在潛邸嘗讀書于此後節
度馮延巳改爲寺臺後崖半刻宋黃庭堅七佛偈跋字二寸許臺下多
宋題刻剝蝕不可讀兩崖闕處入一深谷泉數疊而下注于潭曰龍池
乃歷重嶽上望之見隱隱從雲中直下如匹練所謂瀑布泉也香爐巖
劍二峰出其右潭上絕壁刻龍虎二大篆相對龍爲南康守李亦虎爲
丞相別不花池上卅石數丈刻廬山二字大約四尺第一山三字可二
尺喬太宰宇寄題瀑布泉三篆宋嘉定間刻刻布滿所不能盡辨龍池
水支流石間有鑿渠長丈承以石柱連接數十楨者以竹篔代引池水
入僧廚注大石槽中溢則散流山下皆宋物也出寺北行緣諸峰下數
里一徑而入曰萬杉寺志云古僧大超植杉萬本宋仁宗有御書金仙
寶殿南宋有國泰清淨大書蘇子由詩云萬本青杉一手栽朱文公詩
云門前杉色深屋後杉色奇今空山荒徑獨有存者頽垣敗瓦一犬卧
門而已從五老峰前嶽東行十餘里南出一徑環山帶溪溪石礫何泉
鳴石間鏗然若琴初至釣臺亭洞學諸生成集導至洞學謁先聖先賢

升文會堂出由貫道橋渡溪而陟至高美亭降至大意亭緣南崖微徑
渡濯纓橋從迴流山盤折而上及巔坐六合亭觀五老諸峰時夕陽下
山煙嵐漸合乃返宿文會堂東軒明日東過獨對亭涉枕流橋從峽觀
文公初白鹿洞書院六字刻于峽石自潔二字刻于南崖枕流二字刻
于湍中考自唐李勃與兄涉俱隱茲山養一白鹿因名南唐昇元中建
學館以李善道爲洞主號廬山國學宋知江州事周述學徒數千乞賜
九經從之洞學益盛石鼓嶽麓諸學不能及也予就峽之壁因題曰瞻

彼白鹿文猶在茲山高仰止川逝如斯字不盈尺刻之石過洞學從舊
路循五老而西有良田數頃桑竹掩映廬舍負山者多樓居從西北行
兩山夾澗綠澗而上田高下因之不絕凡數里轉大谷間奔崖墮石森
若碁布奔澗亂流砰轟若雷跨石梁長數十丈所謂三峽橋也從橋俯
視泉瀉石面震撼林壑一石數丈橫亘泉上往觀之毛髮直竦羅壻
瀨不踰是險飯千僧菴卽古楞伽院已而循澗北行遙見山南崖壁間
白光搖動方數十丈竹久恠問輿夫云此簾泉也水態之奇世不再見

又二里至澗絕處一淵不可測亭如壁其源蓋自五老峰三疊而下
隱伏于草莽叢石間注之淵中淵側巨石平廣刻宋張安國玉淵二大
篆畫廣四寸字徑五六尺許傍一石刻嘉定庚辰秋九月甲申知南康
軍史文卿蒞事之時躬謁白鹿洞學先聖先師釋菜禮成同軍判官天
台張萃軍學教授四明任下三字不辨書甚適美余亦紀歲月尋樓賢
卽李公擇藏書處也淵落僅存在五老峰之半有廬屋數家因求徑陟
歷樵人告不可往仰視龍從如黛既壯且秀若排雲然故於諸峰之名
獨顯時從行者衆頗不便登乃返惟康王谷陸羽泉石軍鶴池淵明栗
里白鶴觀岐路漫失不及往然匡廬之在南康者亦畧盡之矣已丑夏
予按九江復道出南康從郡北城觀五老峰若去咫尺觀瀑流更密瀾
及所歷陂陀隨愈行愈遠凡十五里始入別嶽初見雲氣蔽山行近漸
無回望復合又五里至白鹿洞口乃志云羅漢寺一徑入也自此峰巒
澗谷縈迴陟降不計凡幾其間田廬雜大林木掩映自成隱居行四十
里皆闕彭蠡路漸西折經丘數重陟茶山嶺峻絕及巔長江巨湖盡在

指顧下數里拜周元公墓又十里從石塘舖度橋與山漸遠五里經藤溪書院又五里至九江府明日還省復從石塘舖度橋分路西南入匡廬之麓歷重巘凡三十里經太平橋橋側有太平宮即唐九天使者祠玄宗自言見使者降于殿庭因立祠今宮宇塔院具存西行二里廬山之陰有山相峙曰上方亦廬之別嶽也下有東林寺寺始于晉慧遠法師與慧永居精舍其徒日衆別居於林之東因曰西林東林並建上刹謝靈運為鑿池種蓮謂之蓮社又與隱者十八人偕同修淨土社緇素咸在遠師送客至虎溪而止常與淵明修靜談不覺過溪共笑而返今山門內屋于橋上水湮塞云即虎溪傍稻田中有蓮數本即蓮池也寺堂閣廊舍古雅堂後有泉池味甚甘冽山脊有上方塔云遠師取佛舍利五粒建此左有唐李德裕公權元虞集碑出寺有大溪度石橋或云此為虎溪前有講經臺石即西林寺寺宇荒落石浮圖尚存路稍東折見一嶺帶平岡東接羣峰巖壑灌木直入幽省鍾磬隱隱時發云大林寺不詳何時白樂天稱匡廬第一境入巖處為竹林寺惟劉公分書

字從南望之有峰蔚秀為天池峰徑紆又不能方軌數里一僧為解衣息鞍之處諸騎從皆止于此惟微服折巾小肩輿而進蹣跚二里至錦澗上一亭水從山夾中奔騰直下至澗數十疊瀾石怒號澎湃入大溪而去有石梁數丈跨溪入大峰口綠崖行皆石磴夾磴草木鬱鬱十里不絕奇根古幹與石交生陰樾庇覆如行帷中磴盤盤折甚陟峻肩輿數人牽挽于前衆推擁于後氣促息若不能續隔林聞人聲咫尺不見數下輿行僅數步兩膝莫舉計磴數百折為一亭曰錦繡半雲甘露可憇自甘露亭去半道有巨崖鵲歐陽永叔廬山高篇當徑有石華表王陽明題廬山高千顏又百折復降至披霞亭從溪徑陟峰窺觀高皇御製周顛碑碑言顛語無次其事怪異種種後居天池故鐫石于此山復出至亭行從大竹間竹皆尺圍初謝繹色瑩如玉修枝茂林綠陰踰里道傍見一石刻稱物半施四大書不可考何時又數十步夾道皆未槿翠柏乃至天池寺寺前羣峰環抱中一峰橫出其下曰鐵船峰白雲青靄聚散無時飛泉流瀉清響互答入寺殿前一方池即天池也

少息從僧廊右登聚仙亭亭之前為文殊臺臺臨萬仞之上俯視其下則德化德安瑞昌建昌之諸山歷歷從橫地上若聚米然西北長江巨湖散若溝瀆忽雲氣四合雷聲隱隱云大雨山下余方以日色甚烈移榻於松陰其山之高可知也又從小園及徑陟石峰頂凡數十仞浮圖七級皆石甃上漸傾駘蓋凌虛多烈風寺皆鐵瓦亦墮輪座下橫臨皆巨石乃宋咸淳時題刻是夜宿方丈明日下山稍易至僧菴諸騎從復聚更衣乃行三十里飯于圓通寺寺甚古在石耳峰下石耳山之西南盡處匡廬之在九江者亦畧盡之矣惟所未至者樂天草堂三蘇堂錦繡谷飛雲洞白雲亭耳庚寅春從南康按德安復從開先寺西南行去香爐峰十里有峰更奇秀曰紫霄下有歸宗寺得觀石雷壘池出寺約五里經栗里橋下馬詢之鄉人實淵明所居役役於公事其所未到者世移地改漫不可識且微徑險仄役夫艱于行雖知亦給之也

揚公詩見其記卧龍菴在廬山之陽五乳峰下予自少讀龜山先生碧客至輒先知之則固已知有是菴矣去歲蒙恩來此又得陳舜俞廬山記讀之其言曰凡廬山之所以著於天下蓋有開先之瀑布見於徐凝李白之詩康王之水簾見於陸羽之茶經至於幽深險絕皆有水石之美也此菴之西蒼崖四立怒瀑中瀉大壑淵深凜然可畏有黃石數丈隱映連屬存激浪中視者眩轉若欲飛舞故名卧龍此山水之特勝處也於是又知其泉石之勝乃如此間以行田始得至其所則菴既無有而劉君亦不可復見獨其泉石勝猶昔然其壯偉奇特之勢則有非陳記所能彷彿者予既惜其出於荒煙蔓草又幸其深阻巖絕非車塵馬跡所能到儻可得擅而有也乃捐俸錢十萬屬西原隱者崔君嘉彥因其舊址縛屋數椽將徙居焉又緣名潭之義畫漢丞相諸葛公之像寘之堂中而故友張敬夫嘗為賦詩以紀其事然菴距潭猶數百步步亂石間三涉澗水乃至又無所托足以寓瞻眺因相其東崖巖石為磴而攀緣以度稍下乃得巨石橫出澗中仰駉駉木俯瞰清流前對飛瀑最為谷中勝處遂復作亭其上勝曰起亭以為龍之淵卧者可

以進而天行矣

四方獨聞虛早奇秀甲天下野人逸士往往徜徉於其間常欲一往游焉前年蒙恩試郡在此山之陽乃問以公事得至其中其巖壑幽深水石奇怪固平生所創見而於巖壑水石之間又得成紀崔君為君名嘉彥字子虛少慷慨有奇志壯歲避地巴東三峽之間修神農老子術東下吳越以耕戰之策干故相趙忠簡公會公去相不果行君自是絕跡此山按陳令舉所述圖記得西源巷故址于卧龍瀑水之東築室居焉耕田種藥僅足以自給而四方往來之士皆取食焉蓋年逾七十矣而神明筋力不少衰予往造之道說平生相與太息會予結屋卧龍以詞諸君丞相世蓋少識其意者君獨歎曰此奇事也相為經紀其事以迄有成兩年之間未嘗一言及外事予以是益嘉君之為人而重歎其既老無所復用於世也

新泉之勝聞之爽然自失安得復理杖屨扶此病軀一至其下仰觀俯濯如昔年時或有善畫者得為使畫以來幸甚五老新瀑曾往觀不覺寐不忘也新泉圖于與和成既為定章必已能盡寫其佳處只就覓此草本不必重摹俗工或能反收人意也自聞此泉新出恨未能一游其下以快心目爰雷噴雪發夢寐也瀑圖韻譜近方得之圖張屋壁坐起對之恨不能到其下也

白鹿洞記 白鹿洞在匡廬山淵中匡廬之東南峰巒回拔五嶽特出如人整襟危坐然曰五老峰自峰下峻陀而東盡處突起而四山環之其間夷曠可百畝許今建書院勝境也書院負突而臨溪溪水發自西北旋於右而折於左與院左小淵合流出峽峽上有橋曰枕流橋上下峽石可玩故往往有前賢遺筆或刻或嵌宛然可讀橋外石多前歲又南有小溪來會故電奔雷激轟轟有聲流里許又有山迴抱若

關門然溪觸之再折而南所謂迴流山者是也其山四面岑巖其巔最平其下跨溪為流芳橋沿溪而出迴流二里許為書院石坊渡溪口橋接官路為中舖舖行十里抵南康府治矣是謂南路新志云過迴流山三里為羅漢寺嶺嶺十餘里抵府則舊南路也若自書院西折經釣臺亭而北登李家山復東出會官路為書院石坊什于路其扁石見存行數步為寒泉亭一里許即圖牛岡也是謂北路自此過吳章山六十里始至九江府治疑宋時洞屬江州入路今不可考矣夫洞之得名雖稱勝境其遺實在書院東北數里之外尋真洞後山澗中洞後有水築三級泉懸崖而下亦稱奇絕今書院後山作澗有之築臺其上曰思賢臺亦鑿石以肖白鹿存古也此其大都也

其上游流枝石訶然出淙射中樹兩洞深鬱葱積月宿其表顧瞻長壑勢委蛇來覺景會而神移也因起步入松逕可二里許至玉淵潭四山忽開敞由中出奔流注潭上其怒響與山遠近蓋三峽游景之尤奇者徘徊久之陰潭生風毛髮盡豎若有龍居嶽靈出入左右不可留也姑記之而去延祐二年二月十有三日同游陽平樊煙厲門文矩

惟白鹿洞最勝洞即唐李渤隱居之所南唐始立學館至宋表章為書院而其規制大備於晦菴朱夫子此其所以最勝於廬山而有名於天下後世也予自始學已聞其名成化丙戌冬蒙恩歸省道過南康問所謂白鹿書院者則知距府二十里其地正當廬山五老峰下重加修葺視昔加宏壯矣予益欲一往觀焉又不果頃之承召命乃歲除前一日舟次南康舟人報北風新狂不可行予竊喜曰此適天相予成此行也於是命驛吏具舟與太守以下皆騎以從循岡阜比行十餘里乃折而西行路徑崎嶇一水凡五六渡而後至蓋其間山勢秀拔左右環拱如合抱狀前有清溪上下多巨石石間刻字多文公遺跡背山臨水棟宇翼然西為禮聖殿又西為先賢祠東為明倫堂又東為文會堂俱有廊廡門塾制作合度不侈不陋而又綴以垣墻樹以松竹深遠清曠誠於

古今游名山記 卷一一上

讀書養性為宜予入謁廟祠既俯仰四顧心甚樂之但恨不得久留以
遠好古懷賢之思也悵然而去

昔唐李渤隱廬山白鹿洞後刺江州即洞創臺榭
植花木而名勝遂聞於時南唐昇元中始建學命李善道主其教宋初
以九經印本賜之皇祐間郎中孫深置館給田學者雲集其後稍淪廢
至晦庵文公大興為國朝正統初南康守程侯濟福修之後三十年學
憲李公餘增飾之予慕嚮久之成化己亥秋旬宣南康與僉憲莊君恭
遠借往游焉山郭北歷田野涉溪徑望五老峰而前白雲峰巔隱隱
不可辨書院正當其下岡巒環抱澗水自西來繞而東之山貫道橋入
橋星大成二門旁徑兩廡上謁聖殿殿東有明倫堂兩齋西有先賢祠
祠李賓客周濂溪朱晦庵三像祠後為希賢室其東為號房為延賓館
皆正統以來所修復者舊有樓曰聖旨曰風泉雲壑閣曰聖經曰雲章
曰風雲曰枕流曰自潔堂曰成德曰攝儀曰友善曰文會橋曰濯纓
皆弗存惟枕流橋無恙若流杯小三峽劫書百花二臺遺址及風雲閣
德漱石枕流聖澤釣臺文行忠信風泉雲壑勅賜白鹿洞書院諸石刻
咸宛然如故存覽徘徊為之興懷壯君別去予就延賓館少憩急雨適
止出望四山濕翠眩目如金碧芙蓉隱映萬狀從院西適樓賢寺故址
不數里而近越岡阜曰澗穿松山森鬱中道聞水聲碎碎至則兩山拈
裂泉瀉石澗盤折既絕石橋橫其上甚堅昔人以其深險取二峽名之
橋東有陸羽泉西有飛來亭亭側一碑嵌石壁刻宋郡守錢聞詩其比
有玉淵潭於是寺廢百餘年舊址盡為禾黍之墟矣因念斯地與白鹿
洞幽勝其經名人賞愛亦不相上下然寺廢久莫之復而書院或廢或
興得如今日之美盛者聖賢道化與天地相悠久其講授之處山川英
靈固默相而陰護也循澗以還經村落十數疏畦草徑稻雲松風苑圃
佳趣回顧五老之巔雲散日明若開顏相送眷戀不舍近郭數里見西
巖白虹掛天而下者開先瀑布也

予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賡
平宋郁安定梁必復范陽張時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中堅利辨遊建

神照雲泉息茲寂然十有七人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憇峰
頂登香爐峰宿大林寺大林窮遠人跡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瘦
竹寺中惟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節氣絕晚于時孟夏如
正二月天梨桃始華潤草猶短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
若別造一世界者因成絕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
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既而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
弘簡李補闕渤三人名姓文句因與集虛輩歎且曰此地實匡廬第一
境由驛路至山門無半日程自蕭魏李游迄今垂二十年寂無繼來者
嗟乎名利之誘人也如此

石門在精舍南十餘里一名障山其連大
嶺體絕眾阜闢三泉之會並立而開流傾巖玄映其上蒙形表於自然
故因以為名此雖廬山之一隅實斯地之奇觀皆傳之於舊俗而未觀
者眾將由懸瀨險峻人獸迹絕逕迴曲阜路阻行難故罕經焉釋法師
以隆安四年仲春之月因詠山水遂杖錫而游于時交徒三十餘人咸

拂衣晨征驟然增興雖林壑幽遠而開塗競進雖乘危履石並以所悅
為安既至則援木尋葛歷險窮崖猿臂相引僅乃造極於是擁膝倚巖
詳觀其下始知七嶺之美蘊奇於此雙關對峙其前重巖映帶其後巒
阜週迴以為障崇巖四營而開宇其中則有石室石池官館之象觸類
之形致可樂也清泉分流而合注綠淵鏡淨於天池文石發彩煥若披
面檉松芳草蔚然光目其為神麗亦已備矣斯日也眾情奔悅曠覽無
厭游觀未久而天氣屢變香霧晨集則萬象隱形流光迴照則眾山倒
影開闔之際狀有靈焉而不可測也乃其將登則翔禽翻鳴復厲響
歸雲迴駕想羽人之來儀哀聲相和若玄音之有寄雖參差猶聞而神
以之暢雖繁不期憚而欣以永日當其冲謙自得信有味焉而未易言
也退而尋之夫崇谷之間會物無主應不以情而開與引致深若此
豈不以虛明朗其照開遠篤其情耶並三復斯談味然未盡俄而太陽
告夕所存已往乃悟幽人之玄覽達恒物之大情其為神趣豈山水而
已哉於是徘徊崇嶺流目四瞻九江如帶丘阜成垤因此而推形有巨

細智亦宜然嗚呼然歎宇宙難遐古今一契靈鷲遼矣荒途日隔不有
哲人風跡誰存應深悟遠慨焉長懷各欣一遇之同歡感良辰之難再
情發於中途共詠之云爾趣興非有本理感興自生忽聞石門游奇唱
發幽情慕雲思雲駕望崖想會城馳步乘長巖不覺質自輕矯首登靈
關眇若凌太清端坐運虛輪轉彼玄中經神仙同物化未若兩俱冥
影石幢高之句爲尤善余嘗獨游五老峰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
惟聞棋聲然後知此句之工又曰余素不解棋因游廬山白鶴觀觀中
人皆闔門晝寤獨聞棋聲於古松流水之間意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終
不解也兒子過乃爲能之儋守張允中日從之戲余亦偶坐竟日不爲
厭也

其下瀕崖崖崖木岸巖巖處處開視若亡底壯夫若然俯顧而騰落登
之法與負四人扶四人刺竹以柱繫繫兩繩纏三人前拽以升下則倒
載尾援以縮伸行勢險絕處舍與循尾授杖行若問挽一人擲二人不
數武目光混眩喘息汗如雨注道逢一釋子負擔騰越類飛輪夫駭矚
焉寺二天池相傳帝釋天尊手揜今梵爲一 聖祖龍飛周顛仙言多
奇中後會徐道人天眼尊者遺亦亦僧進藥和詩上感修寺 親製碑

錫以象鼓銅鐘諸器西有四仙亭文殊閣石如吐舌巖松挺出石竅
葉短異常下欄平川隱顯千里南有捨身巖神龍宮潭際時與雲雨有
石鐫曰文殊化現有鐵船峰石偏石狀如蓮有石耳馬耳二峰北有羅
漢池講經臺香爐峰東有佛手巖形伍指如掌有竹林寺羅漢洗脚池
白鹿昇仙臺 御碑亭在馬大林寺臺曰銀臺樹曰寶樹有錦繡蓮花
圭壁五老雙劍五峰瀑布馬尾二泉白鹿書院奇景游物莫能悉以志
最高之南一舍有半旁一庵僧食曰米盈撮和以苦菜以下山途梗未
之致也寺劫于災宣德間 勅新之峰多積雪殿瓦冷裂成化間僧性

釗募鐵瓦覆之廡仍以茅葺率一葺予謂竹木爲質塗以土若灰可閱
年數且杜風火僧或未能易也登且半陰翳雨作須臾白雲布地如絮
翼日乃言歸

明王念游天池寺記 天池潯陽勝槩也其寺居廬峰之絕頂行尋陽越
三載未得一遂登覽常以爲歎癸未春有貴州之調濱行乃憶天池之
願未償不無缺典于是偕王大行尊甫壽君欽邵庠高生潮李生完擇
四月十一日同往游焉時方陰雨由東林寺少憩天氣漸開遂督衆奔
赴至接待寺更衣易履輾輿短杖行二里餘有橋曰錦淵山水沸騰浪
花噴雪掩映於野花草之間奇特可愛佇立久之循橋攀崖而上有
錦繡亭委折紫迴煙樹蒙密騎從之人揮汗如注至半雲亭自此而上
石磴壁立愈覺峻嶮不可肩杖不可曳一人前挽一人後擁類猿引
魚貫而上歷甘露亭畔有石泉酌而飲之其甘如露于是勞者逸喘
者息紆徐緩步至披霞亭僧子持香導輿而進寺殿前有石甃成方池
其水清瑩春夏不涸故名天池時已薄暮霏雨連空陰雲迷壑不便觀

眺遂就僧室剪燭談空未幾雲收雨霽月色如畫乃登文殊臺四望景
象澄澈心目豁然夜半復大雨次日稍歇越崇岡茂茂林去寺里許至
御碑亭碑蓋
太祖爲顛仙設也碑石剝落獨峙一峰高出衆表東下百餘步有佛
手巖其石參差聳出巖然五指之象巖下有石洞洞內有泉名一滴其
甘冽又沿澗而東有石刻竹林寺三隸字點畫奇古返循故道抵碑亭
稍南又趨東二里馬大林寺傍有二寶樹其一如蓋其一如塔葱鬱異
常迤南有法堂衆僧庵由庵而西有 御製祖師塔四山環繞蒼翠滿
前值雨其不能行少憩於此殊覺清爽須臾雨而還時已暮矣明日
天氣清朗由文殊臺登舍利塔觀焉峰巒呈秀草樹揚芳心曠神怡飄
然不知塵世之迥矣晡時就食方丈畢與李生輩尋捨身崖至則白雲
隱隱布於山半下視則斗澗千尋股慄膽落予方畏縮不敢前頃聞一
僧踴躍再拜曰佛光現矣初視之紅色掩映於雲端次漸成五彩復圓
如車輪如是者三衆僧咸合掌曰文殊之光久矣不現今日若有所待

耶予笑曰有是哉意者山靈之氣固有適然而相應者因并記之
 據數百里岷江濤湖澄凝清淑雲峰霞石包蘊靈奇蓋稱天造地設
 明所游凡跡罕入其或遇其人現天燈傳謂奇推至其他靈異異物
 不可縷數也去歲將移齋范東明蒞茲土而余適至以廬山為約累日
 膏雨不能上余別去快快曰山靈拒我耶今年春余被調歸泊潯陽二
 公來訪曰嚮諾也予余欣然唯唯壬寅同行憩于東林歷錦繡半雲
 甘露披霞而上至天池且輿且步踞峰巒遂徧所稱奇勝者以為極
 惟也已移齋以事先遠獨余與東明夜訪孤月僧於定庵其言以無見
 為見往返不能離二鼓報曰燈現出觀之真張鐵峰所謂須臾一燈破
 幽寂燈燈相視如流星者嗟亦異矣真日登 御碑亭俯視羣峰如畫
 游佛手巖手模刻竹林寺宇于斷崖石上依稀不可識乃坐佛閣入上
 大林視寶樹如蓋然還訪宦者僧於小菴不過乃下至山麓宦者僧追
 至蓋武皇時尚冠者通為僧縷縷言正德初事如其目前問其年七旬
 餘清癯履蹠如少壯時布袍藜食不啻鍾鼎東明大驚曰其諸棄屣之
 徒與還至東林夜趨入潯陽

五月丙子達洪都泊章江之濟借道山一潛登滕
 王閣而去已卯登眺龍沙之岡延袤數里南浦西山江帆映帶為一時
 洪都壯觀視滕王閣夕佳樓不啻兼之六月朔庚辰遠南康于時江流
 驟漲風帆飽張疾于奔馬俯城咫尺有客星墩如印浮湖而邑是以名
 石刻大書曰雲濤萬頃已乃榜棹湖堤仰見廬山秀色頃刻萬狀令人
 逸興遄飛郡守王君白谷來邀觀瀑布泉于開先寺瀑布下垂潭水吐
 吞踴躍幻出奇觀雙劍鶴鳴香爐諸峰與馬尾泉爭奇競秀乃憇李後
 主讀書臺刻石嚴阿者若米南宮之第一山晦翁之拾枯松煮瀑布山
 谷之七佛偈先師陽明之獻俘題名並稱奇備予為大書噴雪奔雷濯
 纓洗耳于嚴阿癸未欲游星石風猛不能渡甲申鄉東郭後予白鹿書
 院予亟命駕隨山麓東北行行十里長松夾道過石梁有練楔曰白鹿
 洞書院李空同筆也逕入數里始達並循澗道停驂枕流橋出獨對

亭整襟謂文廟及朱周二賢祠予願雪竹曰海內名山書院凡幾似未
 有兼勝若斯者明倫堂後新營白鹿洞洞之上為思賢臺前守王濬所
 為呂涇野為之記已乃遊東郭登高美亭觀晦翁大書于澗谷者曰文
 行忠信曰風泉雲壑曰枕流漱石乃登釣石亭讀空同記引領具瞻五
 老峰于香溪園乃講堂予與諸君後噴噴而聽潯溪者說曰已復
 展席高美亭為別開桐簷寺上有三疊水距書院廿里其勝甲于廬山
 恨未一搜奇也丙戌揚帆彭蠡不終日而達湖口邑長風巨浪駕帆若
 駛恍疑乘槎犯斗牛而還蓋湖勢連江浩無津涯而五老諸峰突兀其
 上大孤羣山對峙其中山水奇觀非尋常萬萬也邑博三友拉之同
 登江鍾山山多怪石石碎多嘉樹兼枕江流窈窕其奇態大都類金陵之
 紫雲閣而玲瓏奇秀大異他山之石折旋百步而上據洞門擊石鍾數
 聲聲殊調非坡翁所品也山側橫卧巨石于地為伏虎巖乃呼
 臨江觀然長嘯丁亥復游上石鍾與三博士覽勝上方相傳 高皇
 陳友諒獻俘于此書有 御製碑石鍾其傍厥聲孔揚居下石鍾之
 石舟人忽報解纜乃舍之而去游流率挽宿石鍾山麓而上下巧石如
 千軍列陣百獸率舞未易名狀揚誠齋詠之為真山似假山得之矣戊
 子達九江之益浦庚寅休行李于海天寺將避暑天池矣乃慕飲齋持
 觴過寺寺枕江流萬柳垂陰坐臨落日癸巳風興入天池計坦途行廿
 里午停驂于東林寺與雪竹徒偕瞻明水壺二泉亭尋慧遠之遺蹤又
 坦途行廿里入接待寺泉石互繞黃天池之下界也至是易短輿大費
 推挽石磴屈曲凡九十九盤而上或五里四三里一亭由錦淵石梁而
 入曰對錦曰半雲曰甘露泉冽而甘如露可掬取也曰披霞乃達天池
 山徑多怪石錯峙嘉樹蟠根其間蒙密蔽虧是曰禁地樵夫莫敢犯寺
 對上霄諸峰時已薄暮惟泉溜松濤爭鳴淵壑間主僧導引登殿有石
 梁平跨天池池水甘瑩大旱不涸相傳初為二池帝釋天尊手檢今竟
 為一是一夕風清月朗山鳴谷應一時炎暑盡消若坐冰壺中甲午登聚
 仙亭惟我 皇祖龍飛淮甸時則有若周顛仙者數告太平言多奇中
 同時有徐道人天眼尊者弄道赤脚僧進藥疾上因感悅親為製傳

勅建爲護國寺賜以象鼓銅鐘諸器正統間重修黃養正爲之記又西
有文殊臺古松挺立崖端下臨絕壑則壺天萬里江湖一線耳此廬峰
之第一奇觀也丙午觀舍利石塔于西嶺山崩裂者三之一莫敢逼視
乃徙倚高巖四顧江山神怡心曠恍若陟天庭而依日月也丁酉觀龍
潭于天池之左折旋湖道不遠三里有巨石大鑄曰文殊攝化神龍之
宮宮不復存潭有蛟龍時與雲雨其噴雪奔雷不下于關先瀑布也懸
遠記所云經水旱而不異其源成出于龍首者信然戊戌登白鹿昇仙
臺尋憩佛手巖巖形如五指洞如巨室巨罅有清泉予裹茗試品嘗焉
味澹而甘自右折而北則峰巒疊秀廬山一奧區也所謂竹林寺者
僅存巔仙隸書三大字奇古遺址莫考前守錢君全構訪仙亭于巖端
撫石縱觀三楚江山如在咫尺尋歷大林觀寶樹二一如蓋一如浮圖
舊稱大林爲巨剎毀于火乃探卧龍巷于水口兩峰並峙如在層霄游
客罕至爲大書天門二字于巖阿乃歷火場道院訪古拙禪僧四山環
合泉石迂迴一勝境也磨崖大書曰擲筆峰古戒壇聞古戒營構壯麗

游名山記

卷之十一

五

五

東明遊于懸林于圓通寺寺甚弘麗廬山一大刹也因握手縱觀巖
壑之勝已乃展席露臺仰瞻星象幾欲忘寐予顧東明日廬山四至悉
歸我杖履可以別山靈矣謂開先天池圓通白鹿洞也癸亥達彭澤謁
靖節祠借雪竹命小棹一登小孤山山峙中流屹如砥柱捫蘿拾級而
上忘其險峻因憶虞伯生嘗此紀游有納百川于足下覽萬里于一瞬
之句尋觀新營 御製碑亭于江之北堦去天妃宮前殿數武時落日
登臺俯身南眺則長江曲抱羣山秀拱小孤亭立千柳盈堤四顧改觀
真堪輿一勝境也

聖祖神功茂烈所開先竊陟窺覽遠遶而上過登高半雲披霞錦繡四
亭亭各相距可數里崇階峻級愈行愈峻陟從者無不喘汗如雨每及
一亭必少憩良久而後能陟計滿下二十餘刻始達於寺內半雲爲余
同年友念菴羅子所題睹物懷人徒倚久之見白雲數十萬頃彌滿山
谷皆在屨鳥之下私謂弗翅半雲而已然貪往路即舍去其夜夢與羅
子相見勞苦既訖首謂之曰昨游天池過半雲亭見是子題然其地已
出雲上恐不止半羅子笑應之曰然則子遂已躍雲之上乎請稱躍雲
何如余首肯力贊請即改書羅子欣然書之竟乃知爲夢

胡公巡撫至夢余許更半雲爲躍雲示以記訝曰夢其告乎夫雲起處
寸極瀟瀟及剛風而止剛風以下皆雲氣之流行也雲有定乎雲無定
其有半乎余嘗穿雲入山衣履襟袂無不沾濡縱足所至意誠樂之夫
雲固有生不生而吾之意無乎不樂謂吾之足時迫其際亦可時入其
深亦可時乘其端亦可其何半之云於是更書爲躍雲而附以此若記
謂夢爲因爲想爲幻爲妄乎既其夢也通靈夜之道惟常樂者乃自得
彼亦安能盡言之

川形勝將自廬阜之西往游觀焉同府馬正甫謀載酒以從南冷詩山

游名山記

卷之十一

五

五

卿至自楊子泊城下津吏往報王溪至相見語以故余亦欣然且携兒
往焉遂循城而西徑取開先寺路時真氣凄清秋寒廓廓浙浙纖
雲不飛羣山萬壑四顧在目就其所向毫髮可數山人指點勝槩相引
以望北為匡阜匡阜之東南曰五老峰殊砂峰又東曰三疊泉曰九疊
雲屏西北有峰曰五乳太乙蓮華中有谷曰遷鶯青牛又西有峰曰白
雲紫霄雖未能悉至而奇偉絕特確確詭恠之觀皆應接不暇既而度
九洪橋危迥搖撼玉溪子愀悅有難色又橋曰杜林曰招隱迤運而進
未至寺里許古松千列相比挺拔翠靄蒼蔚風鳴谷應寺殿燬于火堦
基猶存天宇益闊仰視瀑布夕陽在山返照映透方秋泉脉向細容色
澄鮮飛灑數千尺而瀟然天碧而匹練晶晶以行空也傍有峰曰雙劍如較
石梁掣曳上下澹然天碧而匹練晶晶以行空也傍有峰曰雙劍如較
龍出水芙蓉挿天精光射目又上曰香爐紫煙乍生若有意點綴然者
前對西古山却倚鶴鳴峰其東曰馬尾泉西曰飛玉泉隱在峰間與瀑
布並流出青玉峽分二道以下噴薄屈折有聲淅然奔注於龍池兩崖

相向壁削蒼玉穹然汪然若剖大瓮疑神物所為也側有大石布席環
坐其上舉酒相屬石多古人題刻苔蘚剝落不可盡辨回至寺前後尋
讀書臺洗墨池招涼亭悉非故處僅存舊名而已將欲攀羣峰度石梁
照石鏡而瞻色壯人南斗掛西巖矣乃延入小軒再飲酣乘燭始出
寺云

嘉靖丁亥歲孟冬月游東林山路逶迤樹木蕭瑟馬
踏殘黃印地有聲但榴枝楓葉遙望如火樹然就近祇見其老態難同
二月花之嬌媚耳獨蒼松翠竹挺秀於風霜中不覺到虎溪案背俱山
前後如畫泉流環遶流湲不絕響兩坊高聳一曰虎溪一曰西江第一
山金碧輝煌驛人創見當仰天大笑况元亮諸公何惟三笑耶東林老
僧引至一亭亭下有橋橋下一泓勺水暗流蟬蛩輕飛出入洞口畧不
避人扁曰長舌溪驚問之僧曰因溪聲不斷名之耳又引至井亭井深
三尺許滂雨不盈久旱不涸一泓清澈照人面目如鏡入坐方丈名公
佳句嶒嶸四壁起而誦之惟恐其盡信哉江西第一山也既而語僧曰

東林始於慧遠僧答以遠公有墓塔在寺西步行萬樹中一祠祠中藏
墓石堅確如錚錚之鐵已而日色野山還宿東林僧房四山靜峭忽
落木之風颯颯振谷少頃鐘磬齊鳴羣僧禮佛引誦徹於寢所雖黎園
過雲之調亦不過此啓戶山視碧天如洗星辰森列半月高懸於喬松
之上星月之光宮殿之色上下照耀久之寒氣逼人不能久住已而狂
虎一聲山谷動搖羣伏驚駭語左右曰此真虎溪矣遂就枕次早作游
東林記

有匡廬之期癸丑五月往龍谿不至明年甲寅四月龍谿書來申前期
未幾報至匡廬予倦遠役遣人邀之南又數日沈古林書來云趙大洲
留家黃梅與龍谿待公為天池十日之游公安居得乎乃復往與劉龍
山趙子良尹道與偕五月五日發客坊自流灘過羅家渡出桐江待子
良道與于新市六日宿新余東望城陰有懷雲泉七日至樟聖選茗藥
宿黃土腦八日至南浦易沅陵舟九日早發晚宿大姑山小江十日阻

風午發宿老鴉磯十一日至九江大洲已去黃梅龍谿留天池旬餘得
予前報暫移黃陂急托書鍾班田郡守追之移舟趙公橋假栖海天庵
有閣瞰江暮雲野樹風帆霞鷺遠近映帶足以娛客班田與郡丞羅青
野節推范斗山來訪十二日晚班田燕閣上十三日乘南阜毛青城
先後來訪南阜留匡廬甚久頗盡其奇勝又留意禪學青城極該博老
釋方術靡不涉獵聞其談峨眉則匡廬又覺劣下與大洲期不得見十
四日聞追者不及避客乘小艇泝龍開河入匡廬回顧郡治山自吳章
西北走轉而南望匡廬迎龍開河長江環繞宛復水鬻玄武又寡外衛
已卯之變有以哉吳章南康後枕五老前阻彭湖勢奇甚四迫於水無
餘歲孤戍也借竊者多據九江抗衡上國何居至石塘舖謁瀟溪先生
祠攷諸藩志先生愛廬山因築書堂山谷詩序云先生仕宦三十年志
在林壑明先生無居室心也今其地左逼而右傾獨溪水清駛可挹庭
草離離清約不改夜宿祠傍夏家月色東出萬峰寂寥如有吟弄之狀
題其堂曰思賢堂十五日展先生墓墓去祠五六里龍虎蜿蜒穴巧而

法案如貴人執簡伏拜前山如蓮... 然游匡慮者聞先生之風低徊卒不能去... 身離者孝思之心可以油然而生... 皆足為勸遂書三碑托班田更之仍同封去... 行李十六日輕囊上天池午食東林至... 凌虛閣明日以龍山初至同觀佛手... 來亟稱佛手濺乳泉之勝復遣人及取... 城未有異之者人之遇不遇猶是也... 子蹤跡遂在天池談趙汝谷破廟事... 提孤軍不滿千人入十萬勁虜中能... 十亦令人生氣矣頃之胡練溪來去... 僧話不啻與故交叙契濶明日與練... 邀會海天二十五日予四人排曙下... 山子良次雲隱予與道與如海天至... 班田飲別于海天舟中是夜龍船舟... 十七日與道與趨東林邀之同行午... 十八日由西陽過山謁靖節祠披蓁... 良苗遠風如侍公側宇宙上下幾千... 口南觀溫泉泉出溪流中勢若沸湯... 有硫黃或然也晚宿歸宗二十九日... 來是夜坐亭中有星亭於北斗中大... 后數夜移並樞星經天年西南沒時... 公見二氏如何予曰老氏窺向上根... 幻妄但守寂樂近於拙吾儒因時立... 待之成能其法守庸常其功用廣大... 百家九流咸有歸宿雖不出於吾儒... 後儒區區載籍以為是非南莽抹搨... 以為術道不復究其說之由來吾

又病其解王章而藉寇兵也初四日與龍... 五日風雨大作舟顛甚宿黃家渡次早... 舟至小港口龍谿出一紙相示索予手... 洞中整暇書之午後宿豐城散步堤上... 待選藥初九日午憩大洋洲謂英佑侯... 初十日宿仁和坐石橋下對月徜徉十... 逆風從者牽舟酷日中因甚予沽酒勞... 桐江月初上豫募與人十二日別龍山... 龍谿書入戒題其首日蓮洞心盟復為... 遣使邀會玄潭安福鄒東廓永新尹... 九日如玄潭是時邑中士友聚者凡三... 出警策語午後雨稍止諸君辭會與兩... 三日舟泊玉峽話別至夜半不能寢二... 去是游凡五旬與龍谿處纒一月而為... 跋陀羅竺道生慧特曇敷雲說皆淨... 野張銓皆士合十八人初晉太元中為... 以為高弟道行其教東南至廬山樂之... 老南之徒常總主寺事始於大之雄麗... 社者其遺跡尚在余少屢欲往游訖無... 時所為圖而愛之常揭之壁間意或得... 社之數追其故事於山間山有二泉東... 為淵為池亦多種蓮然三十餘年訖無... 遠時慨然如見其人蓮社為淨居者吾... 次宗皆見宋書隱逸傳風調清遠方知... 俗之士尚不之如此意今而無之乎第... 積善教忠守其丘墓自闡遠規摹作屋... 崇兩湖遊其傍今漸成其三之一尚意... 有道士輩肯從之終以成余志

也

明末流寓石匡廬十八賢圖一卷上有博古堂印識不知何人所作描法學馬和之人物布置則彷彿東林石刻而韻度過焉其二人相向立一人戴黃冠手持衣袂而揚眉欲吐言者道士陸修靜也一人歛容而聽之者法師慧遠也其一人冠漉酒巾披羊裘策杖徐行而蕭散之氣猶可掬者陶元亮也其一人躡屨樞衣笑指元亮者畢穎之也其一人執羽扇宴坐芭蕉林下者慧遠之弟慧持也其一人與持對坐合爪豎二指者僧跋陀也其一人俯仰其手操麈尾斜拂坐陀下者宗少文也其一人居持右抵肩作禮而為貌甚恭者僧曇順也其三人皆披甲一人持錢如意一人展卷讀一人美髯而反顧者則劉程之雷仲倫周道祖也餘則余忘之矣又頗記程之蓮社文云歲在攝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慧遠命正信之士豫章雷次宗等百有二十三人集于廬山般若臺精舍修西方淨土之學今所畫止十八人取著名於時者也人數增減相傳有不同者所記異辭也或疑修靜與遠公不共時者蓋晉有兩修靜此正世稱簡寂先生者也當是時晉室日微上下相疑殺戮大臣如刈草菅士大夫往往不仕托為方外之游如元亮道祖少文輩皆一時豪傑其沉溺山林而弗返者豈得已哉傳有之墓賢在朝則天下治君子入山則四海亂三復斯言撫圖流涕

明末流寓石匡廬凡登廬頂其大道有三自雲峰寺入者為北道自含鄱口入者為南道自淨慧寺入者為東道道皆可與諸它道及小徑山僧樵子所往來者多不可縷數皆鳥道巉絕不得輿而東道南道又荒僻少人迹好奇之士間一至焉獨北道以天池寺故措紳大夫登覽者率多由之今亦據北道以論山頂云

明末流寓石匡廬據張正見簡寂觀詩三梁石本絕梁元帝廬山碑東瞻洪井西望石梁則三石梁當在簡寂觀之墟而李太白有銀河倒掛三石梁之句元李洞言開先寺上有三石梁橫絕背窅窅不見底則似在開先之後舊志但云在縣西三十里而一統志九江南康二府新志於上霄紫霄二峰皆言有石梁黎景高又云在五老峰上夫三

石梁為廬山絕景其奇詭尤在疊泉瀑布之上天台一梁猶可擅美况三梁哉數公既皆名筆又嘗親至廬山黎景高李漑之又同時人而所云各殊何也乃余遍訪鶴鳴五老與紫霄之西杳無所謂三石梁者豈諸所云云皆空言哉姑記所疑於此

唐李太白遊廬山詩余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南游雲夢覽七澤之壯觀酒隱安陸蹉跎十年初嘉興季父謫長沙西還時途拜見預飲林下崑乃稚子嬉游在傍今來有成鬱負秀氣吾豈久矣見爾慰心申悲導舊破涕為笑方告我遠涉西登香爐長山橫成九江却轉瀑布天落半與銀河爭流騰虹奔電灑射萬壑此宇宙之奇詭也其上有方湖石井不可得而窺焉羨君此行撫鶴長翔恨丹夜未就白龍來遲使秦人著鞭先往桃花之水孤負夙願慚歸名山終期後來攜手五嶽情以送遠詩寧闕乎

唐詩集卷之五辛丑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開美與二三隣曲同游斜川臨長流望曾城飭鯉躍鱗於新夕水鷗乘和以翻飛彼南阜者名實舊矣不復乃為嗟嘆若夫曾城俯無依接獨秀中阜遙想靈山有愛嘉名欣對不足率爾賦詩悲日月之遠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紀鄉里以紀其時日詩曰開歲倏五日吾生行歸休念之動中懷及辰為茲游氣和天惟澄瑛坐依遠流弱湍馳文飭閭谷矯鳴鶴迴澤散游目緬然盼曾丘雖微九重秀顧瞻無匹儔提壺接賓侶引滿更獻酬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不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

宋蘇轍石鐘山記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鍾山焉鄒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鍾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鍾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現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挹止響騰餘音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鍾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鍾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

餘尺丹藤翠蔓羅絡其上如寶裝屏風是日風靜舟行頗遲又秋深潦縮故得盡見杜老所謂幸有舟楫遲得盡所歷妙也過澎浪磯小孤山二山東西相望小孤屬舒川宿松縣有戍兵凡江中獨山如金山焦山落星之類皆名天下然峭拔秀麗皆不可與小孤比皆數十里外望之碧峰巉然孤起上干雲霄已非它山可擬愈近愈秀冬夏晴雨姿態萬變信造化之尤物也但祠宇極於荒殘若稍飾以樓觀亭榭與江山相發揮自當高出金山之上矣廟在山之西麓額曰惠濟神曰安濟夫人紹興初張魏公自湖湘還嘗加營葺有碑載其事又有別祠在彭浪磯屬江州彭澤縣三面臨江倒影水中亦占一山之勝舟過磯雖無風亦浪湧蓋以此得名也昔人詩有舟中估客莫漫在小姑前年嫁彭郎之句傳者因謂小孤廟有彭郎像彭郎廟有小姑像實不然也晚泊沙夾距小孤一里微雨復以小艇游廟中南望彭澤都昌諸山煙雨空濛鷺鷥滅沒極登臨之勝從倚久之而歸方立廟門有逃鵲搏水禽掠江東南去甚可壯也廟祝云山有栖鶴甚多

二十六日夜抵潯陽二十七日早飲罷武守同年毛子行甫邀遊匡廬縣郡城南行三十里抵東林寺寺在匡廬之陰峰巒迴抱澗水湍激竹樹蒙翳清曠幽邃信佳境也過虎溪橋觀白蓮池酌水壺聰明二泉登北麓讀李崑柳公權虞集碑文下飲三笑堂題詩而出行十里至匡廬山下始攀嶺三里至昇雲亭又三里至錦繡亭亭下為錦繡橋橋跨峻崖深壑飛泉爭流澎湃鈞鑿如銀漢掛絳虹巖石紫翠黛綠古木陰森真錦繡也又三里至半雲亭山之半也過此山漸陡石磴迴旋甚危峻又三里至甘露亭甘露泉在焉過石門題曰廬山高旁有石崖刻歐陽文忠公廬山高歌又三里乃抵披霞亭此有小徑北上為竹林寺乃周顛仙天眼尊者徐道人赤脚僧奕處上有高皇帝御碑亭旁有佛手崖東下復度嶺抵天池寺酌一滴泉登文殊臺仰眺赤霄峰屹在天上蓋廬之最高峰也太史公嘗登其顛俯瞰蓮花芙蓉鐵船諸峰皆下界

一鼓矣四鼓抵舟二十八日體憊不及游白鹿洞順風而下午抵湖口縣薄暮抵彭澤登小孤山在大江中流四面斗絕惟南面有石磴可登上有小孤廟山多奇禽羣宿樹杪無數見人皆驚飛散而復聚者數四不可名或玄或黃或朱綠蒼翠其白者知為鷗鷺而已落日射江中如練如綺誦謝元暉詩痛飲而下中流賦五言律一首夫廬之高深鉅麗信匹五嶽然竟不獲一游白鹿以快生平之願頗以為恨而小孤之奇絕足與金焦君山爭衡古云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余之失白鹿而得小孤殆是謂歟爰記之以俟他日為白鹿游張本

明因在崑崙山石山也其勢無層峰疊翠遙望如長城逼漢然山戴土厥土惟烏極膏腴物產甚豐余由縣治西北一百二十里至長慶橋橋廢今易以巨木蓋不知何代物也由長慶橋東南行尋逕屈曲上下山源約三里許至山麓山麓有泉名桃大泉泉西南與布金泉潛通泉底有龍此逐之則布金泉水溢由布金泉逐之則此泉水溢人以是卜其泉為相通龍有往來之驗嘉靖甲辰大旱鄉民祈雨以物於此逐之已而風雨驟作雷震山崩田壓者二十餘畝由泉上石逕七餘折約三里許至山巔巔上四顧可與相並者惟東佳櫻桃羊腸馬脊數山而已下視羣山殆田堪江濤也由西南行半里許至元陽觀觀前有石碑苔蘚難辨蓋景泰間縣大夫閩鄭照立也觀中舊有鍾鼓樓今廢宮殿後有牡丹花根株連抱問植者誰曰王仙所遺也正德間有道士於巖石中得琴劍琴能自鳴已為人謀獻逆濠矣觀後有盤石可坐百人舊有後漢葉縣令王喬禮斗臺今廢臺後石中有小窟名月窟大可二尺深餘約七八尺其水常不竭清瑩可燭人毫髮由月窟後亂石中攀

駐或行或躍至懸崖處石危將墮壁立千仞道士云此處歲跌傷人獸余因下視收慄遂由故道東行一里許有巨石名流淙石雖烈日暴曬石不減潤世傳昔司馬仙人負母骨求葬不得遂號泣於此故名由東北行半里有石峰名麒麟峰峰圓竦峻拔此崑崙山盡處也峰下有小山土石盡赤宋夏英公招魂塚在焉復南行一里許有池名東湖約二十餘畝有紅白二種蓮鷺鷥絕跡水草間有孤鶴長鳴東西有竹村二

石頭西行二十里得梅嶺即梅福學仙之處嶺峻折羊腸而上十里有
壇曰梅仙壇壇側有觀曰梅仙觀白梅嶺紆徐南行六七里得葛仙壇
在山之東北而尖之側者舊云是葛仙朝禮之壇山下有村又側有川
為葛仙源自葛仙羊腸之下十里又平行十五里捫藤蘿而上五里得
洪崖山枕壑有洪崖先生煉丹井白井南繞溪五里有鸞岡洪崖乘鸞
所憩之處由岡西折行五里有一峰最高得顧嶺云是王子喬控鶴所
過之地壇在鶴嶺之北又有二崖巖大巖小巖蓋蕭史遊游之所崖側
有蕭仙壇又蛇行十里得天寶洞又南行三十里得許旌陽及譙母宅
又自梅嶺而北上下五里得安母壇邦人水旱則祈之又北行四十里
得吾之源水高下十堰每堰灌田千餘頃其極源至山之極得風雨池
風雨池者能出雲氣作雷雨西山之勢高與廬阜等而不與之接餘山
則枝附耳或謂陰山多浮屠陽山多仙跡云

諸叢林所守者知茲山為昔唐宣宗禪棲之地歲甲子尹新吳問山
去縣百六十里大半皆高山廣谷溪澗重阻蓋自昔宦游好事者終鮮
至焉時三月予以公事至其半途遂進止于蔡吏部之家時主人在留
都其弟仲玉子公輻欽于山閣甚歡暮雨甚從者意解越宿遂奮然
偕二子往詣山至巔皆田溝四散滿其上畦及于下畦無慮雨暘其不
可田者盡樹大竹從風靡如流雲亭午始至寺在山谷皆無民居少憩
至塔院尋柳公權石刻天下師表大書云久失所在綠崖而上有宣宗
流觴曲水鑿石所成曲折重旋形方而巧上有巨石刻二字石盡泐不
可辨西有石壁嶮巖榛莽不可窺意不止命痛楚之亦無所見今泉用
刀刮蕪解報有字跡盡除之上刻漢篆大感尺許剝蝕過半下刻天下
清規字大近二尺真柳公書也用楷墨摩之字殊古健甚中楷法再上
有石筍如人立山有草花如蓮名山蓮盡歷諸勝得書為奇將歸刻石
與好者共書史評古今大書惟米南宮獨惜無真書而柳有大楷不見
于世迨今始出喜茲游之不虛也薄暮逢月望令人吹簫巖阿吟嘯至
夜分明日返

公曰湯陽洞在分宜縣西一十五里袁嶺三峰之麓世傳葛洪及婁
陽所居洞口有巖巉如蓋由洞門入石室東向去地高數十丈初入
一間其平夷明爽可容百人由西竇而入始幽闇舊有至七十二間聞
昌山渡箭聲今游者可至第十二間餘則隘而不可行矣其中有白沙
如鹽傍有鹽翁有石涼傘又有石如帆如鼓如田土丘段仙佛之像狀
態不一洞有水春溢冬涸上有雲霞氤縕之狀內有穴可通絕頂仰見
天日俗云天心又有石燕至春或能飛翔古今游者留題石壁甚衆有
曰天窻通月影池穴透江津

廣三有奇崇五十尺坦而明無巖礙亭之中有門自門而入密不容
光若廣宮大廈間然如夜半也執炬循行歷歷可數曲而深度百尋其
廣自三步其崇自五十尺而毅之環蓋維石門入而履之初則平土也
可驟可馳已而降登旋折所觸惟石素乳盤結下垂旁出異狀爭進人
物可命若觀音若波羅若鍾者若田者若井者觀音之狀下覆上承羅
漢之狀森列不一鍾無形而聲附壁莫辨叩之乃應田宿井有丘騰卑
高廣狹為之制井分三級水清而甘滿不溢酌不減田之上有小洞方
廣二十餘尺峻不可入號石倉井之旁深入可數尋裂兩峻終合而一
號南北市洞之畧如此洞之中冬溫而夏涼昔有李生者隱焉里落每
夏旱則往問雨之日告無差期人咸異之其化也又析木墜墜立像而
神事焉像今存於亭猶為里落所事或無雨禱之必從生既失其名字
且不知其世聲聞相傳在人耳目余意天造鬼置當有物護持代不乏
處者豈一李生止哉抑昔聞陸羽茶經其評水謂山水上乳泉石也及
上信也然羽雖喜泉源使其品第必知洞之水不劣於惠山虎丘也及

廣三有奇崇五十尺坦而明無巖礙亭之中有門自門而入密不容
光若廣宮大廈間然如夜半也執炬循行歷歷可數曲而深度百尋其
廣自三步其崇自五十尺而毅之環蓋維石門入而履之初則平土也
可驟可馳已而降登旋折所觸惟石素乳盤結下垂旁出異狀爭進人
物可命若觀音若波羅若鍾者若田者若井者觀音之狀下覆上承羅
漢之狀森列不一鍾無形而聲附壁莫辨叩之乃應田宿井有丘騰卑
高廣狹為之制井分三級水清而甘滿不溢酌不減田之上有小洞方
廣二十餘尺峻不可入號石倉井之旁深入可數尋裂兩峻終合而一
號南北市洞之畧如此洞之中冬溫而夏涼昔有李生者隱焉里落每
夏旱則往問雨之日告無差期人咸異之其化也又析木墜墜立像而
神事焉像今存於亭猶為里落所事或無雨禱之必從生既失其名字
且不知其世聲聞相傳在人耳目余意天造鬼置當有物護持代不乏
處者豈一李生止哉抑昔聞陸羽茶經其評水謂山水上乳泉石也及
上信也然羽雖喜泉源使其品第必知洞之水不劣於惠山虎丘也及

廣三有奇崇五十尺坦而明無巖礙亭之中有門自門而入密不容
光若廣宮大廈間然如夜半也執炬循行歷歷可數曲而深度百尋其
廣自三步其崇自五十尺而毅之環蓋維石門入而履之初則平土也
可驟可馳已而降登旋折所觸惟石素乳盤結下垂旁出異狀爭進人
物可命若觀音若波羅若鍾者若田者若井者觀音之狀下覆上承羅
漢之狀森列不一鍾無形而聲附壁莫辨叩之乃應田宿井有丘騰卑
高廣狹為之制井分三級水清而甘滿不溢酌不減田之上有小洞方
廣二十餘尺峻不可入號石倉井之旁深入可數尋裂兩峻終合而一
號南北市洞之畧如此洞之中冬溫而夏涼昔有李生者隱焉里落每
夏旱則往問雨之日告無差期人咸異之其化也又析木墜墜立像而
神事焉像今存於亭猶為里落所事或無雨禱之必從生既失其名字
且不知其世聲聞相傳在人耳目余意天造鬼置當有物護持代不乏
處者豈一李生止哉抑昔聞陸羽茶經其評水謂山水上乳泉石也及
上信也然羽雖喜泉源使其品第必知洞之水不劣於惠山虎丘也及

讀韓吏部江山多勝游之句其謂宜春則是矣然吏部雖賞宜春江山之勝亦未必知乳洞又其勝者也癸巳中和日記

乳洞在分宜縣北一百三十里洞口空闊東北行半里許至一石室虛曠有石鍾石磬扣之有聲直北一室天窗虛朗石級如田田傍有池四時泓澄石龍天矯其上

謂勝游也闌闌之傷崛起數百尺陰苔森竹掩映棟宇遠而望峻不可陟按轡徐行坦如平地周覽川原下瞰人煙四時佳景羅列目前為一州之壯觀萬象之游息矣夫名山異境在處有之而皆出於郊野之外巖谷之邃若根盤里巷之間影落軒窓之表則未之有也嗣隆甲子歲自臨川奉詔移領是郡下車事簡首登斯臺愛其臺之高而名之美也徘徊終日欣然忘歸

香爐雙劍鶴鳴諸峰瀑布馬尾二泉李謫仙賞詠之後奇勝聞於四遠

誦其詩者亦備備然神游其上矣香爐瀑布之麓泉聲盤迴煙林映鬱芸閣花宮起焉文人高士游焉蓋秀靈之地自有不能秘者南唐後主李煜嘗從父景從豫章乃築書堂其後立於江寧詔改為寺故讀書臺沈墨池猶存焉馮延巳記頗為可考其曰皇上即位之九年趙宋之開寶二年也史稱煜初名從嘉聰悟好學善屬文工書畫明音律南唐詞集所載聲調高古風興流麗詩之餘而曲之選也黃山谷謂其絕唱曰問君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王半山則稱其細雨夢回離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為高妙思嘗詠其詞至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亦惜其悽惋庶幾乎有麥秀黍離之懷者哉當時其臣徐鉉湯悅延巳輩皆擅名詞場文彩風流至今尚可想見因覽煜詩有病起題山合璧者曰終期宗遠問無生其作於斯地者乎林南澗過開先詩序曰李煜嘗讀書廬山下即位金陵改書屋為寺曰開先未幾宋命曹彬平江南兵已壓境煜猶命僧講經梵唄未終而城不守云云蓋因俗傳有誤為梁昭明讀書臺者甚至謬附志妄形題品越據馮節度而考正

如此爾正德庚辰陽明王先生始作亭于臺之上繪闕一言以昭其跡暇日借平當劉子實夫詠贊斯臺曰嗟乎江山文藻臺殿虛無李氏擅此佳跡曾幾何時而人或無復識者世之浮名如草頭露水上升又何足憑哉劉子曰李主徒嗜文藝終惑幻妄而不聞大道卒之身辱國亡殆其自取然爾愚遠表而記之後有覽者亦可鑒矣

危藤登懸崖訪賢遺跡于時天和氣清江空月明魚龍咸伏波濤不驚縱余日以遐覽舒懷古之幽情但見危石嵯峨巖嶮嶮嶮奇形異狀不可殫名或如鳳如鶴欲蟠欲飛或如鬼如獸將行將驟巖巖雲雲對拂嵐撲黛穴罅呀呀欲雲散雷轟石千蓋造化之所胚胎也俄而微雲生於虛阜長風來乎太空驅濤擁瀾吼斷龍髮有洪聲發乎水中展展嗶嗶如游舞庭而聽鏗鏘之撞鏗鏗鏘如入周廟而聞無射之聲隱兮若雷熾兮若雨又如卻至使楚而金奏作於下余乃恍然驚問曰是何聲耶豈靈鯨奮首而三山頽耶抑海若驚起而號風雷耶無乃共工氏觸不周而天柱摧耶胡為乎有是聲也王子曰是所謂石鐘者也昔者燭元言之而不詳李勃訪之而失實東坡居士泛舟江上以求之而後眾論定於一也余曰石之為物塊乎其形未與水遇不聞其鳴水之為物湛乎其清未與石觸曷嘗有聲彼胡胡清越嶽坎鏗鏘之音果出於水耶抑出於石耶王子曰不然夫水之性動石之性靜動靜相摩厥聲以應水之質柔石之質剛剛柔相蕩厥聲以彰是非水之聲也亦非石之聲也水石相搏而聲出焉此石鐘之所以名也觀夫峭壁巖巖鐘之銑角也懸蘿葛葛鐘之旋蟲也丹崖翠壑鐘之翼屨也驚濤駭浪鐘之撞杵也蓋天地為爐萬物為銅陰陽為炭造化為工齊侯不得銘其績而魯氏無所預其功也嗟乎洪水橫流巨浸滔天罔象出而逼人螭蜃過而垂涎其魚矣尚何石鐘之聽焉今吾與子脫介鱗而弁冕去濕和而官室泛蘭舟以遨遊聽水樂以自適撥厥所究伊誰之力耶於是相與徜徉眺望咨嗟感激已而雲消風止浪平響息水天相映粲然澄碧返而登舟呼酒相酌乃鼓柁而歌曰駕吾舟兮泛長江焉

古今游名山記 卷一一上

爽起舞兮酌我以羽觴俯以嘉樂今鼓鍾嗶嗶慨念上古兮濁流湯湯孰致乎成兮孰理懷襄願銘此鍾今紀神功千秋萬歲兮永不忘

江九江之上有巨山崛起名甲天下自外望之巍然高大與他山未有以異也環視其中磅礴鬱積巖壁怪偉琳宮佛屋鉤錦秀絕愈入愈奇而不可窮乃實有以甲天下也予往借計史數取道山趾望其巔欲躋焉標天地觀造化擊出怪譎及其至也不遇霜風雨雹炎燄赤日則陰靈宿殺翁然出於洞穴之中欲冲射人與夫虺蜴蛇虎之羣磨牙澤吻而垂涎焉道若境之所顛墜頽崖斷石之所履歷有足以唬魄而奪氣凡遇是數者不可人意雖好遊者不果力躋而寄目以償所願焉政和七年十月七日道遇武陽縣名世自圓通同宿東林觀虎溪蓮池明日登羅漢閣上白公草堂至上方五杉閣憑高望九十六峯隱見天末不可名狀而香爐一峯尤勝絕草堂正坐其下宜昔時隱者之所喜盤旋於此也過西林履平地五里許至資聖菴資聖而上漸峻拔非數十步

輒一休不可疾至歷三茅亭乃至錦繡谷聞春時異葩怪卉層出雜見相錯如錦繡然自錦繡谷不半里至天池妙吉祥寺去平地二十里矣是夜禮文殊於瑞光亭拜未起而燈光璨發於欄楯之外大小幾百餘燈明滅合散不常僧指示曰此聖燈也予不能致詰竊意名山蘊靈必有神物歎示其異以驚衆而然耶抑草木竹石之自有光怪而為此耶或謂唐會昌中二僧藏金像於錦繡谷恐其祥光騰溢而出此說幾近歟寺有貯雲菴又在絕危巔頂峭發壁立數百千仞吐雲氣而薄星辰者皆出乎衽席之近明日由山北下三里至佛手巖巖下清涼瑩徹可丈餘水濺濺鳴其中有石龍首浮於泉上詭壯若欲奔動視之毛髮為竦巖西半里登相光亭觀柳筆峯坐禪臺竹林道趾山中人傳數有僧先竹林寶刹於此轉盼失之故今號竹林化寺後從巖東北下三里至寶林即唐大林寺白樂天嘗序此地寶厓廬間第一境人迹罕至古今識遊者鏡刻未泯也寺三里道傍有飲牛池池一里至峯頂菴視香爐峯又在其下東有文殊四望二臺老松一株極醜怪偃于四望臺之上

若張蓋然坐其下以觀浮圖之屋宇堂與殿負崖架空矗在天半緝緝照耀環山而四出九江波濤雪色碎樵樵撼合而東去者皆在乎履焉之下彷彿注視目不得瞬而千萬狀之變態亦不可得而窮也於是下峯頂十里至普照寺而寶興石盆護國三菴居峯頂普照之間又下至廣嚴寺遊蓮枝亭復投宿東林觀壁間記遊者甚衆不過徑上天池佛手巖而止吾二人自謂幾覽徧山北好處因回視江南地雄富內坦夷數千里氣狀清淑而茲山峻突於江濱若造物者喜設宏壯屏扞於此

土使江南清淑之氣蛻蠶儲育至是礙而不得西嘗產而為幽蘭瑞香芝英竹箭之美與夫三春之茅千尋之名材希世異物為瑞太平之時未能獨當奇也尚有烟蒙不世出之士埋光鑿采於其間而求之復無有豈明天子在上帝已出而仕者也彼陶令與十八賢者一溺於此遂終身不出蓋當時聖治世具不得設張即思自放於山谷之間而進退卒以不污後世不敢少嘗焉白樂天貶潯陽慕淵明之為人樂之不去是皆人與山相得於一時者厥後當宗閔權勢震赫時終不附離為進取計氣節自高豈無待而然耶予與名世冒風埃走數千里忘其悲憂感慨羈旅戚戚不已之懷而驟得天地怪奇偉麗之觀則茲遊所得時人亦巨測云

西山洪厓在翠巖應靈宮之間石壁峭絕飛泉北來其下井洞深不可測每歲六七月時水高一二丈湍激可畏其傍人語不相聞及過井洞即聲勢斗殺鏗流出山前代有異人居之世以為洪厓先生云先生三皇時人蓋得道之士也
四峯崛起望之蒼然其旁飛瀑一瀉千尺其下龍穴以鐵石兩雨即隨至縣固多山而茲山傑出見於百里之外宜為此邦之望也又云舊傳吳芮攻南粵駐軍此山其將梅鉞祭焉禮成若有士騎麾甲之狀因號曰軍山邦人祀之蓋自此始唐開元中復見靈跡
四里至山麓有尋真亭東隅石磴盤旋山腰而上半平半峻至山之北

有界軒對第二谷水飛流而下又攀援二里間有瀑布涼下三十餘丈立雙練枕流亭又登萬嶽旁有石池百餘步入山門榜曰卅霞小有洞天至忘歸亭跨清流其下有水簾巖巖有龍居之夾兩山間東望遠峯煙雨杳靄秀出如畫自是而入地勢寬平膏腴數百畝路之東南隅則碧蓮池仙壇記所謂紅蓮變白今又碧之處也玳瑁石介其左由池畔坦途一望間有會仙亭入觀門澗水冬夏長流乃蔡經宅麻姑王方平所會之處卅霞洞在觀西七里係小有洞天彌望皆黃茅白葦紹興甲寅郡人避寇登其上忽見一庵有道人觀書

古今游名山記卷之十一上終

古今游名山記卷之十一下

武功山 江西諸山泉附

括蒼何鐘振 廬陵吳炳用

武功之葛皆著於晉經而莫盛於武功或曰大江西南三巨鎮衡廬武功也武功以僻遠不見經傳不得與衡廬並顯然究竟脊脈則實首衡尾廬而屹然高聳雄據荆吳之間謂之三巨鎮亦宜其最尊白鶴峯白鶴仙人所止望之隱隱中天雲雨皆在其下東南則空同諸山西北則長沙之水一髮空際蒼茫無極峯頂有崖峒呀洞嵌可容數百人或窺觸之則震雷隨至岩之下奇石萬狀石牀丹室列真雜峙乳香靈藥雪竹龍草黃精仙茅居人皆板援梯繫以入然不可攀蓋龍湫風穴環衛出沒晦明變化在倏歛頃巷址舊曰小桃源前有金燈塔生成石刹七成稍上為棋盤石又有元煉丹竈或曰爐底尚存也後有大小箕峯峯隱約仙翁大士像有石若盤三伏有水則其歲不旱側有投簾簡者從之若授受然使得如孫興公蘇子瞻一過從之獨不與天台羅浮並邪其隸表者有石筍匡洲崖亦奇勝水西出為廬下六十里為秀江

岩或傳古陶皮二仙人修煉之所也出岩左數步仰觀片石鏡若齒牙側出崖表曰禮斗石路極陡又陰泉沉如前人仰面不得上後人側足不能退有小道童引客似魚貫狀既登稍躡石上俯臨不測足踰躡戰掉不敢注視云禱旱者夜篝燈拜其上望斗間有光輒下山則雨隨至矣又循山陰上陟絕頂曰武婆崗世傳為武姥飛昇之所山庵間為仰天湖又折西行兩山間將過梵雲菴見傍有鑿石除地町町者云昔人避亂所居以亂石壘其邊所謂上寨者是也又稍出山坳有石甃方窟泉滂其中曰陶皮丹井雨旱不加盈縮飲之甘冽可以已疾旁疏小溝循山勢以遞注于梵雲菴之厨菴面勢幽阻負輿挹深群峯犬牙若環壁壘舊有板刻宋張汝賢及劉敏求詩前有山茶古梅二株每春冬時霞披雲縷縹緲炫山谷人疑其仙境云循菴右數十步出風門口為西岩皆石壁險絕不可登降草間有石虎石龜巖巖踞踞之狀日既暮將過雲峯不果乃復經仰天湖由東南下崇阪返于佑仙有獻山園者大如斗白如雪輪囷肥脆者食之甘甚夜半就寢晨起出西華門而右將過雲峯出瞰龍洞路經一大石若石梁然甚險滑與數客分路下釣臺石望真珠泉並釣臺以西上山平雲峯寺後有石徑縈迴數百步可旁通而入楓柯株檉交雜雖陰下亂石壘磴如魚鱗時見紅葉間錯如綉僧出揖客拾級先登至一小亭欄檻間泉銜銜金王聲北躡層閣觀流泉或陶甃為螭吻置山半引泉出吻中承以刺竹入池中潛行出亭在注焉滿為兩窪高下殊區飲濯異需有小魚藏藏時出石間其亭間深觀極可游息經絡悉布因地勢為向背右折南為正殿廊左有宋景定間重修寺碑寺建於唐延和間有曉了禪師能伏虎者嘗駐錫而去循廊出山門坐覽平曠見巖水紆折若擲練而下金涵王映光入庭宇其外則萬安焦原與州西東浪川諸峰青山天際遶若一髮而牛吼專臺層岡鉅石踰伏如兕觥弄烟濤控帶洲渚風帆雲鳥景態畢陳其高聳宏曠如佑仙而又過之余久坐不能去乃復出山門折而左上山後獅子峰觀補陀巖巖石特立數丈嵌頂而峭趾有方石橫壁其上為石鼓或名為飛來石石前為觀音閣故基其陰皆巨石懸絡相亞稍東數十

坂有崖壁峭立前可憩三四人曰屏風石嘗夜半崩墜山下如轉雷聲聞數里今猶聞聲地土或若陶穴又並崖而東得石洞為出水巖巖左石砌而虛有泉流然澤于地中不見其出蓋泉源地補陀後西度嶺脊上虎鼻峯峯頂有黑石百千叢植其上鋒芒嶄然若卓巨筆蓋是山西南之最高而秀絕者乃由峯北循故道過西華下筆岩望南溪以歸至山半過高明壇躡石徑而入屋數楹極清整藤蘿蔚深不見人出壇下又數百步有宮伏于地中云有石房名十八間始循一門而入其狹其迴曲次第廣狹不等土人常持火繩索而入云每間各有窓穴上透天光見石床具在然人不能常至也又西北過天寶壇下臨溪寺休焉武山為泰和之望其高可六七里其趾環三十餘里伏輿清淑之氣磅礴鬱積乃蜿蜒東走為金華諸山始降為平地寬厚衍迤幾二十里而縣治在焉自縣城西北望之如龍虎踞方者如屏面者如展其隆然而起者如高人正士端冕而立於朝環縣諸山無有也其中勝景十有四前代諸賢皆游覽而歌咏之矣先四五年予以外艱歸館於南溪蕭氏往來食息無不見山者屢欲往游不果永樂二十二年將之京會御史彭君百鍊及其姪士揚皆欲乘閒一游邑中人士素願游而未得者聞之皆奮欲往時九月七日也詰旦予蓐食從百鍊士揚跨馬出門冒大霧以往出西郭舊城逶迤行田野間霧氣既斂衣髮如沐回視東方日已出數丈諸山在前襟奔瀟目紅如丹渥碧如凝黛日光照映爛然綺錯引領望之蓋身後而心先往矣及金華皆騎而登涉荒草披蕪薄登天柱固固勢雄拔秀整循左山而下及山麓香壠良久二君從山脊下乃蔭長松藉茂草取酒而酌之酒三行望見同游者諸君騎者步者載酒者凡三十餘人如蟻附魚貫出沒隱見林間予三人因不復騎從石砌循山半度荒墟至武山之麓上數百步勢頗斗絕予乃下馬攝衣先登諸君繼之攀陟至佑仙觀門外而道士迎肅導入殿上謁浮丘王郭三仙觀壁上劉棻翁所畫竹予先相竹亭微君國子學錄蕭子所題詩具在殿前階下有巨石二根據地中南北相距如龍虎突怒欲相搏然者退坐其上乃循層過集仙樓下側出觀東松樹

間各就蔭班荆雜坐同游寂少者取酒般進進出觀門稍西去二百餘步大石側立道傍若偃牛斃高廣可尋丈曰此南岩石也由草徑低出崖下高四五丈土正白泉伏出草莽間散灑而下浮水面纒纒然明瑩如隋侯夜光久之乃滅曰此真珠泉也又下百步為龍王洞相傳有龍蜃焉視之杳然深黑水泊泊鳴石間下灌稻田冬夏不竭復循故道而行至雲峯寺故址寺始建於唐重修於宋殿堂門廡因山勢為高卑煥然華盛而今廢矣寺後崖上巨石竦立幾百尺有片石偃覆其顛道人曰此飛來石也以足撼之有聲如鼓復攀緣而上折而南登虎鼻峯巨石嶄嶄相倚蓋自下望之如圭植笋立屹然在天半及臨其上亦不見其峻絕也自虎鼻峯北旋至武溪岡下西向有石甃深數尺蓋陶皮二仙煉丹井也舊云天欲雨有龜出游井中今水竭矣又西下為梵雲庵庵廢獨孤塔尚存前西為風門石是為西岩勢險絕難涉且穴虎因不復往升武溪岡遇峻處輒相推挽至其頂皆黃芩弱條四望清明凡數百里村落竹樹烟景雲物皆在鳥履下縣南境諸大山隱然如一瑛

嘉靖己亥秋予謀武功之遊或謂宜浮輕舟乃九月丁酉發棹潯景宜人遊數十里林木蔚然一登藥度山寺又數十里為紫石潭兩岸青山宛有越中風致日曛泊徐潭石噴噴處見殘霞映樹新月眉生矣戊戌移數里難鳴漸急索杖履合舟而去亭午憩龍雲出望梅溪諸峯奇絕留人暮宿山庄禾黍豐年再誦延秋之句已亥山中人導行路多嶮巖或微諷曰一失脚時千古笑聽者瞿然沿溪而折過月家山盤石碧潭潺湲可弄隔岸花竹蒙茸聞雞大聲戀戀不喜去膜至山口宿竹林深處夜中聽流泉不寐庚子月初紅即往可五里曰南平衆山迴合平疇一區茅屋三兩家相呼可聞溪中石齒度以板橋叩草扉一老人出衣短布犢鼻視自言獨栖者五十年且曰吾不解多言但在此耳蓋自指渠曾中云自是石路登登斗折而升出沒雲蘿幽芳襲人忽鍾磬出白雲間指指岢岢殿閣矣道人迂迴仙橋菴前一杏樹大可蔽牛樹下敗礎殘鐘字漫滅不辨遂徑入山閣曰無塵樓宿焉老者夜携杖出葛仙公傳於燈下盡讀之其丹成目頷有云流珠流珠役我形軀奔馳四海歷覽群書披尋不悟惟思如愚真人度人要大丈夫乃至此三復焉曰嗟乎雖以二氏之雄亦豈不曰惟大丈夫能耳

白山麓行叢林紫霧淋漓鳴鳥在上自山半行空翠濕衣泉瀑鳥聲皆歸履為下時有偃樹橫澗以濟人而根葉具存時有石枕流如天生橋方竹龍草仙茅靈藥所在有之對鹿逐人行猿猴掛樹跳躍恬不驚避自楓木四四十五灣約十五里許至迎仙橋橋北為高坪菴一名小槎源有二杏樹逼蒼對峙各大丈餘東花西實至明年花實易向矣此植物所無也山有五菴其峯在嵩坪南集雲行宮二菴在嵩坪東北其西則九龍也因所通置以世謁者又十五里至葛仙壇而張許二仙翼列者不知其由也謁者以壇為頂聞白鶴峯猶高雲雨皆出其下白鶴仙居之顧未歷耳宋趙儀可記云盧蕭之水各出其麓蕭水南入洞庭盧水東匯彭蠡審然則以秀江為盧水者非也武功水獨源其顛源淨噴沫如芙蓉發榮聞人語則愈益溢出其為行者所循溪皆其委也相傳為葛仙煉丹池或以池旁有石曰而此則無丹水不違而赴穢尚在幽墟今為箭竹所翳或然乎西北有雷壠谷洞嵌可容數百人路險絕遊者必迴掖而升然人或發之即迅霆霹靂故名雷崖上有數十洞恍惚有人居其中可望而不可即蓋為葛仙藏書處又其阻有齊雲山山有寺徑亦遊惟獵者時人焉荒基敗礎平曠帶溪沃田數千畝溝塍宛然皆梓楸充布亦避亂全生之區也山木植堅干霄其大蔽牛至頂則童以厲風不育故茨壇以鐵瓦可耐霜雪風薄雲至烈烈鼓怒如廣陵八月潮雲自下起瀾漫山谷際天一色浩如望洋人在頂上猶居海島中風驅雲砾入岩洞如百川之投鉅壑及其風霽也蓬勃徐出則又如萬竈烟浮也雲之滄湧時各依岩巖林木肖像萬類隨所命而合真奇境也他山安得有之乎因以袖內雲扁行數十步開而窺之雲片片出袖如向之出入岩洞泉皆躍然又一小奇也登壇時數裏家叔曰今日乃可攬結牛眠矣忽風霧作更衣禮神畢小坐壇中見一徑間之知為攸縣所從入獨起行不覺至一高處見其下白日朗照景象歷歷在目回顧壇間猶瞻乃心掉而還至一平坡如掌寬數畝三百降勢意此可改卜仙壇家叔昧余所向欲遺道而余適至為道所見喜從余往觀至則白日復沉矣乃自悔其言之失也俱從霧中返過三百下余

獨後竊祝之幸得周覽已風次第掃三面開仙界奇勝盡荷收挹衡山開雲奚一僥於寡德及趨至歸郡猶蒙鬱如故山之奇秀得於聞見者彌多以未盡請不及叙叙其大者耳憶昔有客駐箕峯以研墨淹勞道童將題壁一日道士出童告客怒潑墨泥壁去道士還童告之故令濯壁見一詩自稱雲外子字奇怪音調如白玉蟾此公故作狡獪事也山川幽與神穴仙府瑰旌昭靈非一朝夕也惜不宅於通都上京不大顯章於時然雁蕩齊雲其發有待矣

乃四月朔余第坐以余嘗遊武山而未獲借也與永豐劉天池冒風雨登山既抵西華之佑仙觀則馳書南溪邀余與前同游者俱來會暨抵山中雨三日如霧不能出四日雨止始與客下山過蕭神氏見郭君與恭若尚友好奇士也欣然謂余曰諸君之游武山也歛矣有湖山者唐武德中洋屠氏四祖某禪師嘗居之夜聞山下有聲如湖故名其泉石又高眾欣然願往晨出鼓樓岡下經羅墓即誌所謂甘羅墓者然無所於考進登梅塘寨出梅將軍廟下經山塘口望高峯

寒暄見數峯入雲巖然有深窈狀然遠而莫之即也遵廣途出石獅岩下抵石運登喜步嶺回眺隔江三派諸峯皆秀拔如筭下臨奔湍莫可褻玩晚退飲溪南郭家庄暮抵白竹岩下休焉明日將往潮山適郭君與仲為惟科者所尼余第復以疾作先返余獨從舉正及謝山人僧詠師與天池凡五人者往焉出小橋過泰清觀石上人馬迹次石塘是夜留宿別南田家隣有王老翁者嘗往來潮山間請先導焉明日過岡頭行田陌間北望山頂有奇石數尺疊疊若人馬狀入灌坑坑有羅氏者同居九世矣余望其居加肅焉由灌坑將入山聞山左有趙家墓余亟紆路先往度平岡半里許見有雙石柱方跌而觚表高可七八尺相傾倚蔓草間上刻勅賜旌忠廟神六大字其下字漫滅不可辨山之窪有土墓焉意先宋皇族所葬前入山徑有石嶺穿然左轉而壁立其右有方石若屏風然余由左峯之麓緣微徑側行數百步忽平陸申開溪水交注間之則云昔四祖聞山下有聲如潮而上謂之潮山此其山口也乃循溪流稍折而北其西岸諸峰皆石骨疑黑如積鐵斷而復連其圓

山麓曲者為如意岩竦而厯厥者為通天岩岩中剝為小洞可容一人坐其前中湧而下墜有泉上出若撒萬珠濺岩腹而下鋒鋒有聲又轉為圓峯高踰百尋石乳鱗綴若懸鍾焉傍出石筍高與峯等若擘而欲離者下有石室設四祖像其中俗傳岩畔有手植松今不存矣其東岸諸峯多土而少石水潴潴迤其趾其圓者為猪頭蹲而踞者又若虎與狻猊兩崖之間皆平田沃壤山近人往往冒僧簪耕之遙見北向林木合杳幽巖不可近但覺溪益深山益密橋絕路窮不見人迹叢篁蔓棘遮蔽崖澗微聞水聲歲歲在其下余躡石攀緣上出叢薄忽得山門翼然循階以入見殿堂廢址皆瓦礫漫覆前有石甃浮屠相傳為唐則天時舍利塔方趾而七成有古藤罨絡其上又入為法堂土像三五皆傾仆骨立無復倫次有鍾縣木簾間視其識文乃宋淳化五年所鑄其寺則云湖山寶壑舍利護國禪寺時湖山尚隸龍泉之和蜀鄉不知何時又并入西昌也寺後絕頂有觀音石其中峯高且圓者名大佛座其西有小峯秀山而上夷者名小佛座舊傳岩下有石穴日出塩少許僅足充供無有餘者或訝其少加擊之塩遂不復出寺右有小逕可通後山然去之益遠日晏不能復進矣谷迴林轉時聞啼鳥與伐木聲相應白雲中不知遠近惟見山花野芳高者結雲下者彌谷蔚葺芊芊雪縞翠紛映東峯連袂旋壁拱外箇中深烟霞糾錯疑非人所居也余與諸客盤桓不忍去者蓋久之因念世亂十年餘而深山古刹亦廢壞如此况附於都邑城郭之近且盛者乎乃沿溪而出煮茶於如意岩下田父家循石嶺至山口得故路焉東過刀塘訪靈岩寺寺毀僧結茅築土散處其傍岩壁森立門左有古木根蟠石上如絡其陰有暖婆泉出焉抵暮仍宿州南田家

川故為予友元翁作此詩又出上方之南得古釣臺嘉慶世不見其光輝者元翁亦請予賦詩曰避世一丘整似漁非鯉漁獨尋嘉嶺頗不遺予公書符巖林塘晚絲緙歲月除安知冶容子紅袖泣前魚元翁曰青原遺跡但有頌公大字當并刻此二詩使來者得觀焉其後各歸

去不果刻海昏王子駿以生縮來乞書子駿於余外家有連故書予之能以青石板刻而送之祖山亦一段奇事

元明景陽閣遺蹟安成南四十里山巋然特起曰書岡岡之上蒼崖惟石層巒競秀其斬然角列者若圭壁其迤然對峙者若劔戟絕頂有平石名淵明讀書臺有水曰王江瀉于岡之陽順流而東可二里許修水合焉深澄寒碧名陶潛潭有釣魚石水落隱隱可見相傳以為潛嘗讀書而釣遊其上迄今父老歷誦言如此不可証也岡之西瀘湖之上里張氏由禾川徙居焉張氏之彥曰景初好古慕陶嘗贊其事於予而徵記之按淵明舊居南康之上京繼居柴桑里徙居里之南村初未聞其他徙也茲山去柴桑且千里淵明歷仕亦止彭澤不知何自而有迹于此也城中有讀書臺以殷仲堪安成守也至今郡以臺稱臺以殷著茲山獨得於故老之相傳而泯焉不得與殷臺齊名者得非淵明解官之後恐不免於宋之再徵遂自遷於幽遐窮陋之境以晦其迹使載記之失其傳焉不然一岡塊然胡為而特蒙此稱也追想柴桑來遊之時獨立宇宙掃空世慮恨不并姓名而滅之而今也岡以書號臺以字稱渾以名名使里談巷語流傳至今豈淵明意哉

明唐子嶺靈山古蹟南嶽衡山在古荊州之域周迴二十餘里屹立七十二峯而江南之山皆祖於衡嶽也騰踔起伏盤旋拱揖如龍形之矯重足之跋虎踞而蛇行鳳飛而鶴立千態萬狀奇勢異蹤莫可窮詰延袤綿亘突起而為空崗之山在古虔之封為江右諸山之祖也聚為府治散為屬邑支縣脈貫乍隱而復現欲斷而更連踴躍走五舍地駐於興國縣群山外環平川中豁據震良之位有靈山焉兩崖壁立夾水為澗小徑縈紆羊腸九曲俯卑而窺高臨深而度密是以層峯疊嶂其勢嵯峨而嵌嶮頑石懸崖其色蒼紺而黝黝特詭秘神剎鬼鑿心駭目眩並難名也不知天造地設鍾英孕秀於是歷幾千百載矣嘗有唐僧鐵船卜基砌建梵宇額以靈山寺晨鐘暮鼓緇緇雲集崑炎海變已成劫灰我國初僧徒星散世運平治謀興散植藏今則復舊規矣山多勝景莫能殫述而擇其顯著者得二十景自山之麓至其隩沿路

多松清陰覆蒼類引行人曰引路松於半坡翼以一危亭白雲吞吐
 若關險榜曰雲關亭入源口當寬夷處峯迴水繞原田古木題曰碧環
 亭旁陰崖下壘石為龕厭世長逝火浴風化號曰化人亭近寺有橋淵
 有屋庇橋秋月始紫秋波澄澈名曰水月亭奇峯五各以形肖名寺左
 蹲伏獅子草生石面風吹井井許毛披然寺右峙垂象鼻烟抹崖頭霖
 霖漠漠猶氣嗟然圓而仰者香爐圓而覆者鉢盂鏡而長者石筍玉珠
 有泉懸流點滴如珠在貫疑鮫人之泣也仙女有潭竅石空通如壺知
 龍公之宅也有二岩虛洞類屋範金為觀音像皮置其中危峭百尋必
 鉤繩以引則人可到也剽然欲睡隱然欲伸石曰伏虎使李廣卒遇之
 則射而沒羽也倘規而就矩稟地儀之形扶疎蒼蒼為方竹林厭紅而
 葉青鍾商瀨之色秀異娟泮為白蓮池弘敞其門不二於道揭以歸一
 陰翳其洞不襲於暑名以芭蕉貼危架險有橋幽幽浮光添影有池湛
 湛此勝景之得名而可詠可述也予聞韓子留華陰登華陰山而覽眺
 柳子居永記山水而遊適然則古之賢達未嘗不寄意於山水景物攬
 幽發粹搜奇抉隱見於文章以傳於後世予雖不敢繼韓柳之聲光至
 於吟倡記者亦竊有志咕咕然連其喙矣去陪府判周公同遊命予即
 席賦二十景蓋誠茲山之勝茲游之樂欲久而弗忘也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孝行典 慈惠 敬親 卷一百一十五

夜語及西山林泉勝槩敬習喜欲造焉明日山雲覆陰余道敬習先李
 弟璿子頌猶子頊從敬習復命小童種火載茶具挈酒壺西行度平嶺
 緣小溪過霜崖洞天列坐岩石下岩廣二尋可容四三十人有泉從崖
 左瀉出紫流涑若外深可尺許又有石突出上流橫為舟形崖壁斗絕
 多宋元人題詠漫沒不可讀有題頗興仁到敬習指而笑曰是我父
 行也酌泉煮茶茶已從岩外取道攀緣上山脊折而南行半里餘遙望
 三孤峯聳出雲霄特奇異又行一里許山倚水徐境尤勝自雪龍支分
 潘孤寨圓峯疊疊來如貫珠左右交互露巽方一面望東山安仁二峯
 如筆架頰谷之水逶迤紫紵色如練衆小山布列其下如拱如揖如馳
 倉崖翠壁綺綺錯錯敬習顧而喜曰此真佳處請名之曰錦岡遂相與

坐古松下命觴數行敬習扣壺而歌曰錦之岡子地之祥兮宅而滅子
 壽而昌兮歌已南行過潘孤寨折而東下崇岡岡左右山峯益奇有參
 互回抱之勢望遠山亘百數十里若奔雲若水波隱然如畫敬習與予
 顧瞻徘徊久之又行數十步隔篁竹間聞水聲淙然下視石潭深廣踰
 丈中有鯉魚數尾潭上石皆平夷林木蒼鬱心甚樂之今童子拾枯薪
 者茶與敬習坐石上復觴數行相與劇論既余曰自吾宗有茲上五百
 餘歲過霜崖洞天蓋有矣未聞有過此而樂者豈造物者蔽於昔而顯
 於今乎今吾始得相與樂於此亦豈偶然歟敬習益喜又歌曰登彼西
 山子覽其勝矣優游於此子樂其性矣仰而雲游子俯川泳矣歌已遂
 歸行數百步風雨交作穿茅竹間水沾衣濕盡及暮抵思誠齋敬習以
 語叔父嘉會復約重游又明日冒暑張蓋從金山由故道之錦岡盤
 桓樹下敬習歷指諸山形象曰某若印某若劔某若帽訖揮扇一笑遂
 從右山度橫嶺過玉峽兩山對峙有盤石橫溪中若門限然日移山陰
 乃列坐其上引泉曲折流實觴而浮之叔父曰觴至者輒飲至而疾去
 者不飲既飲而涸狀止于石者復飲敬習飲既觴輒涸狀而止衆皆大
 笑曰今日之樂可無一語乎相與聯句為七言詩一首詩就皆頌然醉
 卧日暮酒醒出石門詠而歸又明日敬習辭去因紀其樂以啓後之好
 遊者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孝行典 慈惠 敬親 卷一百一十五

江潮泗而上將至夏陽訪湯子敬而憇于其下初未之奇也明日望西
 南上有連峯截天若陣馬屏障者義山也山下平田中有石峯駢立累
 然若困廩狀者異之子敬曰此梅田洞也中虛而多石此去不數里予
 曰盍往遊乎子敬欣然振衣道容西上始循行水澗出柳陰遇射魚者
 因緣田陌間乃逕石橋繁折深窈由山麓以度見石峯隱隱朝霧中高
 下出沒若近忽遠時秋日落霽田野初獲樵牧散漫有莘區拓園蕎麥
 町町間布如雪叢篁中茅茨掩翳時時聞緯絡雜笑語聲問之則及舌
 也又前逕墟落落小澗數百步則石峯轟然若躍而忽起已屹于前矣
 將及洞旁見新居翼臨池上子敬請過而暫息焉有衣冠出揖客者則

兩厓間苔蘚蒼翠狹處僅容入且深平沙布底可坐十許人泉旁行或
從高作雨滴淙淙鳴感夏陰森愛不忍去今雨淖妨屐不能往山北由
隴間行麥黃維維耕家競趨農事顧謂弟曰吾輩寧當情游乎相與一
咲六里至雲騰嶺下窺噴珠泉拊掌疾呼則沙面泡沸如珠出疑有神
物鑄其中遙從樵徑升細石纍纍一失足則滑不自禁以僅左右掖謁
馳御廟一曰雲騰廟先公吳世雲棲其玉笥山時御風雲至此故廟以
名度山南拜先墓訖仍北首掖而升降歷五六峯至真君山宋時有蛟
孽患之而祀許旌陽得免山因以名又稱高明宮宮前陡絕俯闡城郊
萬家烟樹如蜂攢蟻族神情幽穆元有林浚者棄官山潛建望仙閣日
臨其上庶幾與神人遇後不知所度一嶂數百武有毛尚書墓又登
頓數百武至瑞華山山厓間積流漉漉引以溉田山麓為珠林寺二宮
及寺皆高下置室展有幽致復八里許至螺山麓左右回龍坡舊東嶽
廟邑人周公孟中言上改祀文丞相中設寢堂兩廡列從義督府趙時
賞等五十有四大都如文廟制然寢堂因高而瞻望特尊具天造以

發聲洪可喻諸寮合獎也官有持木魚去少鋸其尾香觸久疫其術乃
設綵迎之遂卒離為十二寺惟功德福田連梵林樾交引鳴鳥來游者
喜脫紛囂而靜覽也能仁多靈怪高僧曩新構一羅漢化為僧遠適施
米載而抵厓歸號集其徒久之不至舟子詣寺徒見工作不聞有離寺
僧裹裹殿上右廡一羅漢如同載人一足猶濕知其是也乃鳴泉負米
歸因稱化米羅漢瞻之而目炯有光與諸羅漢異止觀禪師者善談空
有僧來叅曰師以鐘為僧如何曰是僧曰漏了如何曰涓滴不漏曰打
破了如何曰若教打破偏滿虛空僧作禮而退僧宗度者常有二童子
來索飯輒予之後師出執爨者弗予逐之二童子跳入井井水溢出亟
報師還先投之鉢孟錫杖次以木盤冒井上跌坐而化水息乃知二童
子之為龍也其母每為祝髮母且老以借抹其首曰吾老且死誰為兒
剃者髮乃絕志云以胎骨塑像覆之亭視之宛然少僧也殿前小浮屠
相傳鬻骨其中意浮屠以藏舍利子非虛造也晏稽古詩直以降龍為
止觀則惠度其名也井前方池水涸則旱人多以占歲相傳非通墨潭
故所投鉢錫皆出潭中而龍亦窟宅潭近云寺傍有詩人堂唐杜審言
謫吉州司戶參軍好游西原後人結詩社以講藝宋咸淳中周平園予
危恕齋歐陽寓齋為布衣交卜地西原八泉構祠祀參軍歲時行鄉飲
酒禮恕齋之門人朱漢王邁歐陽守道買田以給費顏堂曰龍岡二堂
元廢入寺黃山谷居蜀為參軍孫少陵作大雅堂至于今歸然而詩社
禮堂自平園諸名公後無沒空王海敷礎堙化豈錦江螺水異流邪余
之游西原也尋八泉而不得益多悵悵矣

牛十五甲蒼崖峻壁循瀧而環若玉玦然瀧崖翁張邦俊居之翁以勤力致貨富酣嗜林壑客至命童釀酒豆肴鼎茗炷香鼓柝泝流綠崖翠遇奇絕處輒轟飲放歌竟日忘返客謂翁曰欲貴者人之同心翁賤軒冕而榮簞笠遠城關而迹山林母乃非人情乎翁指崖傍花曰其初也朽然枯株耳已而葳蕤已而爛熳離披飄逝波而化微塵可立待也子達此知榮辱之理矣又指崖上雲曰其生也膚寸耳已而布濩大虛合而為雨散而為暘卷舒無迹子達此知出處之理矣吾少依稼穡歐陽文忠公吾邦人也吾耳熟焉公之立朝以犯顏敢諫為忠以濟時行道為賢以古文倡天下變西崑詆訶佛老不遺餘力至比之韓愈孟軻吾異時北涉淮泗南跋閩廣閱達官貴人多矣窮天下之欲以自厚其身及其子孫庶乎公之所為者蓋有之而未見焉吾聞之四郊多壘大夫之辱也地荒而不治士之辱也然則居先正之邦不度才量時而冒進焉不厚吾黨之辱乎吾雖歿木腐窮崖幽谷湮滅無聞殆不辱吾瀧岡矣使窮天下之欲以酣養其身吾不願以此易彼也容無以應明

日以告于倫先是倫來主金牛洞翁築會秀堂居游士給田百米以養之翁有此言宜矣遂次第其語書于瀧崖之壁
與鄧家原水合而西行紆徐曲折循古株山之麓以達于樟洲上下六七里許率負山而挾田田盤迴兩山間至樟洲始行夷而平曠曠壟彌望水下激成厓深行地中故田若益高水若益下耕者俯臨之不能致昔有備旱潦者築巨堰塌其衝以消息之堰高與田等隱若束峽春雨時止水灑灑交田面截奔蓄深溢流下飛久之浮壤漂滌地骨出露陂陀盤辟輪囷突兀中路兩厓直堰之下其廣可數畝而土礫硤硤若粟地然每秋高氣澄漲落潦縮泉一線穿襲土絡間日刮月削遞成盤窟深者若井淺者若白圓者若盤杆虛者如鼎鑊旋轉如碾渴欲高若甌甌鑄然有聲悠然下赴乃交注土積之兩腋磧墮而旁垂穹窿攬挾蹇若象鼻獨盤屹而中峙其左則抵突而漫頂珠跳雪蹴煦沫騰滂其右則投間懸絕若銀縷瓊刀飄風射虛以合注于積下之大窪而聚焉廣

可三尺餘從五尺深如從之數而加二腹洞吻若欲甃然四圍環高擬壁壘其土堅密近於石表黎黑而中黃黃巖巖黎黎以青蒼雜以駢赤赤者朱殷白者凝脂淋漓波撞下空旁隙為燕窠為蜂戶為蟻塚為羊胃為穀紋為錦綺為金鎖甲為鍾乳滑潤磊砢嵌岩燦爛不可名狀其底盤盤絕絕泥滓白沙錦石垣壘其中水旋于窪若走敵赴採然乃折而蛇行潭狀為坎者再又西北行循洲之陰以出黃塘之右蓋由是趨白家橋橋石岡之陽遂北入章江矣泉初未有奇之者歲丁未六月夏余弟林始與其客立弘道步于其東原寓舍之西嶺尋幽而得之欣然以為奇明日余兄子中與余俱往觀之方循厓步嬉已備然有濛濛間意及注視水鏡溶溶若空乃解冠振衣浴于大窪時暑溽方蘊水落厓半時時小魚跳擲空明仰捫絕壁不見日影吟語響若如在盜中四人者蓋樂而忘歸焉余弟望為余言始來游時蓋探足而復却者數四毛髮森豎有戒心焉弘道又言其下有小窪深可及脰而弗之及意或有神物居之蓋不可知也余以為是泉之出也久矣有灌注流瀆之利無機械激決之勞徒為岩谷之所掩伏草莽之所蒙翳蛇蟲魚鳥牛馬之所憑聚而飲踐宜過者掉臂不顧也然堰之防之過抑沮使不得遂其安流邁往之志乃委伏頓折匿迹於幽遐寂寞之濱至哀鳴怒號漂觸沙石 而不已亦可悲矣抑古者窪尊而杯飲茲泉合尊壘之體有窪之義焉請名之曰窪泉且將作亭其上余兄弟日與賓客游味於斯以終其壅滯廓其清明而庶幾相忘於太古淳龐之理不亦可乎

其前行數百步盡一嶺為松江亭亭接堤二千尺盡處為障東橋橋外數十步為道體堂自堂之右循嶺而登為銀灣臨江最高處也銀灣之上亭曰白石青崖曰六月雪有橋曰兩峯之閣而止焉天圖畫居其西兩峯之間居其東東西相望二三里此文山濱江一直之大槩也戊辰歲余自禁虛歸日往來徜徉其間蓋開山至是兩年餘矣五月十四日大水報者至時館中有杜伯揚蕭敬夫軒呼馬戒車與二客疾馳觀焉未至天圖盡其聲如疾風暴雷轟壓震蕩而不可禦臨岸側目不

得往視而隔江之秧畦菜隴悉為洪流矣及松江亭亭之對為洲洲故
埏然隆起及是僅有洲頂而首尾俱失老松數十本及水者爭相跋曳
有偃蹇不伏之狀至障東橋坐而面上游水從六月雪而下如建瓴千
萬丈洶湧澎湃直送乎吾前異哉至道體堂堂前石林之舊浮出水面
如有力者一夜負去酒數行使人候六月雪可進與否圍棋以待之復
命曰水斷道遂止如銀灣山勢回曲水至此而旋前是立亭以據委折
之會乃不知一覽東西二三里而水之情狀無一可逃遁故自今而言
則銀灣遂為觀瀾之絕奇矣坐亭上相與詩話賦詩縱其體狀期盡其
氣力以庶幾其萬一予曰風雨移三峽雷霆壁兩山伯揚曰雷霆真自
地中出河漢莫從天上翻敬夫曰八風捲地翻雷穴萬甲從天驟雲驟
倚闌踰時詭異卓絕之觀不可終極而漸告晚矣

明羅倫自勿則聞王筍之勝欲一往而不可得一
日夢游焉至山門榜曰法樂洞天流水雲帶群峰玉童子出迎延入
菴中道士睡方起良久謂曰若所遊者夢耶予矍然曰是若之夢真耶

予今之來者直遊真遊矣若乃指實為安是若之夢未嘗耶何若語之
覺也道士笑曰東海之東南海之西南海之西北海之北自上無始下
至無極皆夢境也伏羲几籙神農軒解熙穆無為堯舜禪讓湯武放伐
劉項爭雄君者吾不知其為君牧者吾不知其為牧百世一夢也朝菌
不知晦朔旦夕一夢也螻蛄不知春秋時月一夢也上古大椿以八千
歲為春秋八千歲一夢也前混沌死後混沌生天地以十二萬九千六
百年為死生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一夢也莊子曰方其夢也不知其夢
也覺而後知其夢若夢猶未覺耶若謂予夢夢也謂若夢亦夢也予與
若皆夢也若見虛生乎方其適也知其適而已不知其為夢也及其欠
伸而寤也適安在哉若起草萊登金門步玉堂名震天下不三月而南
窺荒徽然後去袍笏而簔笠遠城闕而山林視昔之有其夢也耶其非
夢也耶乃不悟此遊之非夢非固耶予方謝道士道士辭去蹶然而興
曰其真夢也自是往來於懷成化丁酉春林緝脚自羅浮來成真遊焉
黃時憲王忠肅許濟川自吉水至陳符用自廬陵至自王峽舍舟而陸

暮抵大秀宮宛然夢境矣翌日道士從宮于天王閣約符用結菴于閣
得最奇處名曰羅浮菴符夢也予顧諸君曰是遊非夢矣緝脚曰安知
其非夢乎謂為非夢恐復為道士笑也明日各下山辭去明年見緝脚
于蕪城相與太息曰昨遊成夢矣符用來告菴成書夢語刻于菴中庶
來者知人生之所遇無非夢境也以得喪而欣戚何為

麟嶺者直插天表巍然高也列岫涵雲詭然秀也思欲振衣其上以收
千里之勝及再會得與二公卒願焉由原度古江橋之壯麗蓋鄉井唐
太和間創而宋蕭特山擴之也墨潭龍州居其下江中蒼石虎踞里人
云春漲石輒浮起視常立水面故相傳為障江石下陂上有六樹同本
生各四五圍離立可置二席於是合族舉酌四五行皆以為異材而東
廡名之曰六合同春云東至象山隱然象也復東至樟木古寨上可容
數百人三峯奇之而名之玉几山折而東北至石窩岩虛呀敞劇然氣
蕭蕭泉滴滴注石竇四時不竭余名之曰虛明洞天折北至琉璃仙山
翠冥冥欲沾衣西至螺峰下有寺靜勝可遊南至麟嶺山半有蕭將軍
廟乞靈者應響數十盤及頂千峯萬壑皆其徧佐惟馬嶺對峙猶劣極
目無際指顧間數百里纖毫皆具咏左大冲振衣千仞岡之句飄飄然
欲仙也乃記之而去

金精山在寧都西郊十五里未至縣一舍外望陣
石截雲丹崖翠壁烟靄明滅知為神仙區宅出此門渡拱辰橋折而西
入至蒼山簷簷谷石峰已漸獻奇昂首危坐作伏獅狀項湊圓石如懸
鈴是為獅千峰入青牛峽清澗出巖鋒下諸石魁岸擁道山氣清肅愈
前愈奇不一名狀拳龍而驥馬困立而屏張截者王削政者鵬飛銳者
圭列展者旗揚界立者如劍剖鋸分壁峙者如鐵城環圍穴聚者蜂巢
燕壘石脂搖光者膏凝液流高岫出雲者炊氣鬱蒸千奇萬異駭目怵
心石之著名者十有二峯獅子其一焉微圓而長承以盤砥如齒齒出
擊蓋中者蓮花峰也雙峯合峙中助至麓如僧作禮梵唄者合掌峯也
雙石顆頓中出孤木枝葉扶疎如帶葉果釘者仙桃峯也削壁壁色石

紋墨縷拂布石面者披髮峯也怒踞當道耽耽視者伏虎峯也林木
 葱蔚蒼翠輝明者翠微峯也關洞而立與靈泉仙龕對者望仙峯也龍
 王巖瓊巖石叢珍者三巖峯也萬條叢生根柯特異者瑞玉峯也千仞
 峭聳中通洞天者凌霄峯也豐首低尾色如渥丹狀如腰鼓者石鼓峯
 也回峯有竇出半壁中裂修縫垂椽藤樵牧黠勇者板藤猱升窺洞中
 極廣敞宛然廳堂房闕舊傳有金棘玉凡是名碧虛洞焉有石遠聯如
 鋸近則團立直上有金縷者黃竹峯也峯麓崎嶇險路絕梯登兩石傾軋
 中僅綫通簡筍登其巔廣平可容千家兩泉湧出甚冽極旱不涸中更
 冠亂辟而寒居者多得免焉茲十二峯亦隨見指名要未盡茲山奇也
 陽靈觀在群石間最佳處白仙樾閣入石為甕戶啓戶穿行曲棧環石
 自一區巨岩覆之仰視天空如規像真仙其間層殿複閣屋無陶瓦雨
 不能侵岩頂懸不鶴能隨四時轉指若面飛泉潄浚日夕如雨自殿公
 崖曲折下石蓋感氣益蕭靈泉自石罅迸瀉乃委蛇出味宜茶游人不
 敢靈酒入相傳謂嘗犯者暴雨雷並至此要亦氣森冷令人栗膚况仙
 靈禱輒應人自不敢瀆也按靈笈七籤云茲山乃三十五福地漢初女
 仙張麗英字金華飛昇所志云山下民家女生有異質年十五偶於山
 中拾桃二顆以一奉母化為石自餐其一頓忘飢渴遺核亦化石謂今
 仙桃峯是後積功行乃仙初長沙王吳芮平閩越道過邑聞仙名強委
 禽焉父母欲許之真人謂使者曰吾名仙階暫混塵境幸無辱使者還
 報芮以兵入山求之真人乘雲空中語曰吾金星之精降治此山汝宜
 為民立壇祈福芮始懼謝仙已冲天矣仙屢以祈雨應封靈泉普應真
 人宋徽宗朝飛昇時歌詩十八章今存其五一日哀哀世事悠悠我
 意不可 巧王威不可奪今余志二曰石鼓石鼓悲哉下土自我來觀
 民生實苦三曰有鸞有鳳自舞自歌何為不去蒙垢實多四曰凌雲爍
 漢遂絕塵羅世人之子於我其何五曰暫來斯會運往即乖父兮母兮
 毋傷我懷其詞高古固漢人文章首篇竦然女節餘篇超塵逸氣可想
 其末章不忘其親又人心天理之真章真舊誌謂其詞鄙俚不收俗言
 可嘆哉

明家嶽游記 金精山在贛寧都縣距縣西十有五里而近自縣
 北郭門出未十里而抵蒼山歷篋管谷宋曾唯菴父子讀書處遺址
 焉西入為獅子峯又入為青牛峽狀甚怪特又稍入見有巖巖而展蓋
 者為蓮花峯其有石自巔抵麓泐為二而勻圓特立者為合掌峯又有
 雙石類削壁植圭者為仙桃峯世傳張真人入茲山得二桃一以奉母
 自餐其一遺核一化為石也自仙桃峯為試劍石為披髮峯蓋石似刀
 劃斷為半而峯崖之蔓延蒙茸溜紋碎黑若披髮然也伏虎峯時於雙
 桃之左望仙屹於披髮之右其翠微三巖瑞竹凌霄石鼓黃竹諸峯又
 其魁迥也其岩之巖近者曰月岩曰道人岩曰休粮岩岩之最清者曰
 靈泉曰仙浴池曰崖瀑合流入于澗中百折而出清澈若藍髮斯鑑
 可溉可濯凡諸峯之效奇獻秀奔驟起伏迎揖拱揖于左右者莫能具
 悉其兩崖融合中則嵌嵌洞豁者為仙洞有陽靈觀真人祠御書閣葆
 光亭在焉相傳謂長沙王吳芮求僊真人誘令鑿洞者是也觀之陽有
 飛昇壇謂真人遊息之所壇有亭翼然而翬真者前守菊潭王君之所
 作也道語石刻在在有之靈泉之下有石平砥而斲好事者引水為瓶
 冰池環坐可六七人斂與邑士孫仲寶綠磴而入跋于泉下覺寒氣沁
 沁逼膚令人有挾纊意仲寶試以瓜清泉流間少頃取剖而食則已冰
 解弗敢咽矣亟還入老君巖就曛而坐時六月朔日也
 負郭平地舊亦人家阡隴故多古木脩篁林堂皆為越蔭所迫森然以
 寒宅旁入園中步步可觀梅臺最有思葢植大梅中有小臺四面有澗
 道梅皆交枝覆之蓋自梅洞中躡級而登則又下臨花頂盡賞梅之枝
 矣企疎堂之側海棠一徑列植如棹籬位置甚佳諸子彼葺墻後園池
 亦不能詳攷出蕪林對門又有荒園中有古岩桂大數圍江鄉無雙者
 盤圍者前湖南僧任詔子嚴所居去蕪林里許始為酒家有古梅盤結
 如蓋可覆一畝枝四垂以木架之如坐大餘醺下子嚴以為天下尤物
 求買得之時蕪林尚無恙亦極嘆賞勸子嚴作凌雲閣以瞰之梅後破

响子嚴悉進築焉地廣過林種植大感桂徑梅坡極其繁榮但亦乏水當窪下處作池積雨水而已周旋兩園遂以抵莫始余得吳中石湖遂習隱翰林周公子充過之曰吾行四方見園池多矣如蕪林盤園尚乏此天趣登臨之美甲於東南矣併記于此

蒼山過吳蔡經家教其尸解如蛻蟬也經去十餘年忽還語家言七月七日王君當來過到期日方平乘羽車駕五龍各異色旌旗導從威儀赫奕如大將也既至坐須臾引見經父兄因遣人與麻姑相問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王方平敬報久不行民間今來在此想麻姑能暫來有頃信還但聞其語不見所使人曰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修敬無階思念久煩信承在彼登山巔而先被記當按行蓬萊今欲暫往如是便還還即親往願不即去如此兩時聞麻姑來來時亦先聞人馬聲既至從官當半於方平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頂中作髻餘髮垂之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繡光彩耀日不可名字皆世間所無有也得見方平方為起立坐定各進行厨金盤玉杯無限美膳多是諸華而香氣達於內外辯麟脯行之麻姑自言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向聞蓬萊水乃淺於往者會時畧半也豈將復還為陸陵乎防笑曰聖人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經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之已知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擲之地即成丹砂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了不喜復作此曹狡獪變化也麻姑手似烏爪蔡經心中念言背痒時得此爪以爬背乃佳也方平已知經心中所喜即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神人汝何忽謂其爪可以爬背耶見鞭着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大曆三年真卿刺撫州按圖經南城縣有麻姑山頂有古壇相傳云麻姑於此得道壇東南池中有紅蓮近忽變碧合又白矣池北下壇傍有杉松皆偃蓋時聞步虛鍾磬之音東南有瀑布淙下三百餘尺東北有石崇觀高石中猶有螺蚌殼或以為桑田所變西北有蘇源謝靈運詩題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恐其處也源口有神祠祈雨

輒應開元中道士鄧紫陽於此習道蒙召入大同殿修功德二十七年忽見虎駕龍車二人執節於庭中顧謂其友竹務猷曰此迎我也可為吾奏願欲歸壑本山仍請立廟壇廟玄宗從之天寶五載投金龍於瀑布石池中有黃龍見玄宗感焉自麻姑發跡於茲嶺南真遺臺於龜源花姑表異於井山今女道士黎瓊仙年八十而容色益少曾妙行夢瓊仙而餐花絕粒紫陽姪曰德誠繼修香火弟子譚仙岩法錄尊嚴而史玄洞左通玄鄧鬱華皆清虛服道非夫地氣殊異江山炳靈則曷由纂懿流光若斯之盛者矣真卿幸承餘烈敬刻金石而誌之

游名山記

卷二下

麻姑山

游名山記

卷二下

麻姑山

仍俄有水垂映如懸河蓋所謂瀑布者其雄壯瓌異尤為麻姑奇觀上有潭深數丈而正碧有龍藏其中有金龍潭大旱祈禱輒雨傍為亭如枕流垂玉環練溪雪下上聯絡如貫珠皆因水而名又上數百步有橋翼然架石湖上石峽束水倒流聲淅淅特幽勝石罅有泉側出極甘列以釀酒尤佳名神功然後稍上夷行數百步至仙都觀壇即蔡經故居王方平來會姑仙之地其事具見顏魯公記魯公祠及何氏書房觀後有唐鄧紫陽塚然如櫃中空相傳紫陽尸解棺亦飛去獨遺爐簡壑壇上壇之外山皆迴環環若星拱蓋若雲雁尊嚴若神人者舊有古藤七星杉皆已斬伐惟存一松猶偃蹇如虬龍可愛山上有仰高亭又有齊雲亭一碑穿然立榛莽中下瞰城郭大僅如掌烟霧際天其氣磅礴眩晃或黃或赤或青或白或紫或黑變幻不一遊者皆飄飄然如騰空御風而欲仙山後有霧應仙羊五老老人諸峯盤擎八九里皆勢若倚角兼人峯與桃源相直云秦世人避亂于此或仙者居之故名源中桃樹今猶有存者又有碧蓮池在觀前今已為田由麻姑十里至丹霞觀

恐有不為樂乎

明... 破通者有石伏于溪之心若龜焉人以其石磁石也故名在城之西南八十里其地罕然若舟之懸于絕巘而其水之會而出也若門焉門之外人可躍而過也自是大牙扼塞水行嵌竇間衝騰怒號凡二里復為平疇凡袤四里漚而為潭汪洋洄迤自高而注下為瀑其聲四時如雷鳴瀑之下兩崖斬削自是幽深及黑獸蹄鳥跡之所莫至其上常覆以翠青之雲俗傳其下為九龍之窟春夏之交白晝晦冥飄雨時至自上世來未有窮其處者如是凡十五六里山始開水始平又凡十里乃達于盱之江故磁龜達盱之路必由它陸蓋避是險也而茲記之所未及者其游自西北而來而其反亦必如之宜不得而記也

環會突之石頂有雙瀑淙下有石澗廣六七尋傍無荒茅在草之穢而其水無泥沙皆清冷可啜游魚沉泳歷歷可見而水間之石或呀然如

岩或剝然如臼或偃然如槽或落然如玉璫正瑩微類非鑄鑿之能及凡若此行數十步即至其所謂石籠者籠之狀類巨槽而圍圍斗壁下澗五丈會一澗之水而環之已即復泄而為澗前之岩者槽者蓋者又紛羅錯列亦無苔蘚泥沙之穢焉由此少進而澗下之石乃坦然成盤縱數十尺盤之中直發小淵廣纔盈咫而一澗之水又悉流于盤之下其聲瓏瓏若雷窺其底廣深不可窮而水涓涓可愛熙寧九年余在龍安時與諸生尋泉流而得其處於是樂而忘歸焉夫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者可謂至矣雖然惜其不出於通都大邑之郊而藏乎窮山絕壑之下而不為好游而有勢者之所知也使當唐時為柳宗元李愿等見之則其為名也豈特石潭盤谷之比哉

於此得道壺公者後漢費長房師事之者也宋嘉定五年冬十月戊寅盱江張自明與季弟自本來游茶壺所謂三岩者蓋下岩中岩皆乾戶而上岩允戶也下岩在山半屋三分一在岩中屋頭石壁峻立有竇橫

衰奇丈許中有仙床丹匣及蛻骨或者壺公之遺耶觀旁老松一株大三抱夭矯騰上如蒼龍擎雲恐漢時物矣從旁得路迤邐上數百武為中岩橫袤不十尋然益怪奇清遠疑壺公得道處也又從旁得路數百武為上岩則山之巔矣山益高勢益峻不可得棲止及山之巔肆遠望焉則軍峯插天如玉笋出其右盱江瀉漢如玉繩維其左金嶺鷹石朋從友列如屏帝遮其前而其後則山驅羊而隨之水束帶而歸之無數也大抵茲山如麒麟獅象安身昂頭橫踞霄漢不可追視四圍群山近環之禽伏獸拱不可枚數山皆蒼石青崖如削如鑄不可形狀小溪貫注其中如蛇纏練繞首不知來尾不知去迥遊二三里許兩岸皆峭壁岩竇時刻上頭青露天一線下皆澄潭百丈岩上仙棺棋局歷歷可辨數然四壁峻絕梯磴繩梁無所於施人跡不可登到大江以南一勝處也

仙洞予抵膺聖澤廉察臨川一日按地圖得屬邑崇仁縣華蓋山有王郭二真君壇存焉欣觀異事未原其始他日公餘因令軍將往山下訪求碑碣果得一石記乃隋開皇五年焚修道士李子真於壞碑上再錄出其文則知王郭二真君仙不顯名王則方平之從姪郭仙王之親弟也始於金華山修道以圖輕舉尋游洞府自王晉將之麻姑洞中道經

一山問鄉故老曰此為何山對曰巴陵華蓋山也二真若相與言曰此山福地名亦異焉因求上止鍊神丹山下父老語而再拜曰敢問真人之名字曰吾等修志於虛無不欲述焉後有一道士來謁敢問真人之師曰吾師浮丘先生先生則上界大仙也頃於金華山遇焉二真君能走石飛符與雲致雨或人有疾若暴患往而告者即飛符以救之歲值大旱致霖雨以濟之至晉元康二年二月一日綵雲連晝仙樂喧空二真君乃乘鸞跨鶴冉冉上昇今上昇之壇及浮丘先生之壇存焉其後立觀焚修境邑將軍若諸壇而禱則隨機而感應故事昭然仙蹤儼若雖遺史籍安我聲華鸞鶴對飛共作壺中之客林巒疊秀長含象外之春因與府官議崇觀宇永列焚修尋差軍將以公用錢請山換殿宇門

靡不日而回云功畢矣予德慙好道任本分符原始要終罕測昇天之
日攜文染翰用昭千古之芳銘曰玄化之門存心養神學則彼眾得者
幾人冉冉千古堂堂二真丹成岩谷道應穹艾綵雲色煥仙樂聲勻遲
日初麗桃花正新驂鸞拔俗駕鶴超雲言歸紫府笑別芳晨山存華蓋
長含異春恩流豐澤用濟蒸民浮雲勢速好月生頻儼然聖址永播清
芬

王安石游褒禪山記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
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
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
碑什道其文漫滅獨其為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
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眾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
六里有穴窈然入之其寒問其深則難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
與四人擁火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
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

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入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
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
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
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
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
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者不能至也力不足者亦不能至
也有志復有力而又不隨以怠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
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為可憐而在已為有悔蓋吾志也而不能至者
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以悲乎古書
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

元游三清山記 歲癸卯八月甲寅游三清山出門遇雨宿大乘
寺明日晴過芹源又明日至金沙靈濟廟叩水玉洞道緣石草布其上
有水溢出行里許大石斜覆若屋曰龍門俯而過又數十步至洞口
洞前有石與洞口平立其上石壁如削寒氣逼人飛瀑直瀉入洞底深

不可測是日宿廟中又明日登山步長路峻五六里至馬鞍灣路忽下
巖如入井以手按前行人肩後行人挽其裾懼其翻於前也稍平有林
自此路直上如登梯以帛繫前行人腰兩手拽帛前行人步亦步既至
以為在絕頂也路又下凡二升降至銀瓶石下仰望石與雲齊度風門
又二升降至結鬚岩岩上有巨石橫亘路在其下相傳李尚書結鬚而
度故名又二升降至神仙洞有石可登登其上望怪石羅列如二人奕
如一人試坐如鎗如旗如蓮花者三如浴盤如僧如道士如將軍如人
所壘橫五縱四如人飯列碗于前過此又三升降至羅漢洞石如補陀
岩觀音中坐如龜如龍如磨如燭檠如人以手指天又二升降三石齊
立若排又一石若屏始至山頂凡二十五里稍下得平地寬可八九畝
有老屋其上作三清觀有石刻三清石仙君葛仙翁李尚書金童玉女
及潘元帥像明日謁神刻姓名香爐石上白霧下山再三乞晴于神須
史霖捲日出登香爐石上望丫岩山見石仙君仙人橋鐵爐如石上生
成尚書所鑄也卓旗石有窳圓深旗竿所立也雷公石判官石幟頭石

游名山記 大刀石帽石西望彭蠡鏡信東望衡巖隱隱在雲霧中萬山盡在脚下
高低重疊不知其限遂回大畧上時路之升者十之八降者十之二下
時升者十之二降者十之八石壁直下無路架木以度者十許處凡人
履峻崖則望懸足掉余所登處危險甚而望不懸足不掉者草樹叢密
蔽之也自此而上又二十五里始及其巔峻絕而不可登者李公丹爐
在觀上六七里山之下水西出則入於江東出則入於湖蓋江湖山水
宗也宜其高峻奇峭為仙靈之窟宅哉

游名山記 山有穴曰岫信之山大抵皆岫也出葛溪門二
十五里西游至月岩自石梁望之正如半月形空洞通達大樹中生又
如月之影也穿岩脇登石磴傍山繚西而北轉有大山前後有口耕者
或聞穴中笙簫輪敲音由山後口別過一大山其底洞透遂俛首而過
既出穴循山行又數百步至一山嶺仰視有大棺閣岩中上為鹿頂狀
自下望之目可觀足不可到鄉民壇其下以禱雨焉又循山行深人一
源路窮處得幽岩余所名也岩有泉溜冷泠然出山循道行二里許隔

大田望遠岩極峻上又有棺正猶人間所用匣也又二里至雲洞山形
截然如城世謂之仙人城相傳仙人蛻骨葬於此有三棺或塚因大風
雨雷電則復如初復出大道十里稍南至靈石吳赤鳥中開山浮屠導
余登黃閣余以朝陽名之又五里至大窟岩梁大同中開山有鶴嚙木
石出錢水漂木之異自黃藤五里至丫頭岩若側大甕然山形岐頭也
又南行三十三里而近至黃岩石壁黃赤色自洞口望之有大山截然
向水者章岩也自弋絕水行五里至雙岩又五里至南岩君最大傍有
響石人呼其下其上岑應唐開成大和中所題名具存又十五里至
吉岩距寶峯鎮七里自寶峯鎮東行至黎家步得獅子岩僧居口中未
至
又得月岩在水之南山頂正平如城如直渡至招真觀
得仙岩正在三山下昔有居此者成仙去三岩相屬有會昌中唐人題
名形如碧碑也岩下有石色正碧俗號天井歲旱則郡縣取水求雨輒
應會欲遊不果自永豐縣三十五里靈鷲院得光相洞亦岩也入洞行
百餘步穴塞不可進相傳舊兩浮屠同入洞中一人不復出云出沙溪
門四十五里至黃雲岩窈窕深前後通達自道傍望之半山白壁者
是也又深行二十里至扶竹岩山形如覆鍾兩岩重複上下皆可容數
百人復出大道二十里餘至岩余所名也亦曰仙岩崖巒仰綴白者
甚夥夜乘燭則昭然如群星麗天然自玉山縣東門二十五里至洞岩
初至一岩石乳下垂彩色絢綵過一岩中如世所作普陀岩又至一岩
有后蜿蜒如龍形岩後復有水泉前後皆相見凡廣信之域中岩洞之
美無出其右者余名曰章岩自岩洞上山又二里許復得一岩穴口甚
窄其中黢闇乘燭而入乃極寬廣兩壁隱出十六大阿羅漢中有釋迦
兩菩薩像衣文相皆具現瑋絕特如此然余不及見也又五里至華岩
溪漱其根或隱或見僧居附焉此皆余身見而足歷者也土人多不及
知故具列之以俟幽討者考焉

有堞而前則噴噴復曼曼星錯巖巖更相朝揖其將至四
視環合若無從而造焉既而紫崖縹峭斗折以入至則豁然不與世接
如遊化城眺壺中乃嚮之所陳者又未之異也予絕好山水者與其徒
支策騁足快意疾遊躡其高以察其大披其幽以擇其勝始則目怡申
而神釋終乃蹶然悟中然樂油然其中志與道會心之塵屑體之拘繫
至是蕩然無留者矣石之異形厥有千萬或牙或爪或屬或倚呀然而
怒俯然而踞默視欲搏鳥欲將翬管星隕墜不周折落海恠問見戎帳
叢豈可得而睨不得而形且高有石橋卑有石床竇谷之雲欲變異色
杉松之風脫無俗聲一日之內一山之中而景物相勝應接不暇居山
之人為予說此山之峯幾百其數得其名者三十有二或得之往記取
之狀類皆筍植芴立極於峻拔猿雖善緣無得至也噫幽勝之最曷為
其然哉豈融結之始造物者有意如此耶不然何奇詭之多也噫使秦
帝揮鞭巨靈為掌五丁逞力選諸奇惟何以道此

時雨新霽西風增涼開雲未歸悠然垂陰黍粒登場稻花盈畝粟聚
然桑麻沃然象山翁觀瀑半山登舟水南宿上清信龍虎火于新興宛
仙岩之勝石瀨激雪澄潭清藍鸞鳥飛恍若圖畫疎松翠篠蒼苔茂
草之間石說呈黃公燈舒紅被岩綠坡爛若錦綉輕舟帆檣嘯歌相聞
聚如魚鱗列如雁行至其尋幽探奇更泊互進迭為後先有若偶然而
相後老者蒼顏皓髮高領深少者整襟肅容視微聽冲莫不各適其
適余亦不知夫大小粗精剛柔緩急之不齊也乃俾猶子謙之標之于
持之分書同游者七十有八人邑姓名字于左方

仁龍虎山志為之擇列于篇時覽觀之以當卧游云山東距信二百里
西距饒三百里繇建寧山發脈而導水自邵武為天下福地租夫師於
此煉丹青龍白虎盤旋左右因以名山即上清宮也而信州圖志云山

在上清宮二十里仙岩之上則古今易地也臺殿承累朝錫額御書宋理宗居多其金碧琉璃與岩潭相輝映不可殫紀宮西演法觀壇側有壁魯洞潤二十餘丈中復有洞甚幽又祖天師於此得神虎異書按仙傳真人劉根字君安身不衣綠毛生二三尺漢成帝時遇太乙玉女授張侯魏三使者秘文藏洞中銘曰天一北祚神虎書太乙紫文玉章符北魁玄範在龍虎得者當尋西壁魯觀後水簾洞岩有祖天師煉丹爐其濯丹池萃日月交光之氣水自岩數百尺噴灑若珠簾玉箔人嘯泉下則水辟易其處久之復故宋祥符中中官領醮者層架抵岩得遺丹進上服之病愈明永樂間中官來醮仍構梯取遺丹岩上以進亦効宮東二十里曰象山屹嶮峻拔又名應天山頂乃平園池俱備宋陸子靜讀書其中學者稱象山先生十八代天師居此四十年人以山多虎鮮至者惟三元日師乃下山授錄每風雨中常見師乘黑虎往來諸峯間宮東曰藐姑山藐姑居山修仙其弟來尋姑故倒移步若下山然而卒不往則又呼摸空山居民結菴後峯歲早率童女績麻設齋以祀即兩

游名山記

不卷三

三

三

鷄鳴因名涂公井後旱禱二井例用白雞鳴云永樂間內臣楊集者請謁龍見於井嘉靖戊戌有獻果禱者乃出布巾裹飯以報不獨聖井之能出物也宮南十里曰大夫山張文簡公宅面焉每張氏受一官輒山墜一石官大小墜石亦因之異哉宮東南六十里曰鬼谷山天下第十六貴玄思真洞天上有蘇秦臺張儀井或傳鬼谷王訓於此修道儀秦來受學焉又有孫臏寨龐公港又有鬼谷洞黝黑秉炬入中可容十許人內小石洞逼隘昔官醮投之金簡一幼童倒身入漸進見人物室廬一如人世久之出扶風間尋歸路則去故鄉數百年矣三十里曰逍遙峯許真君祠當石壁間彷彿如人印掌懸視掌痕溫其如玉宮前二十里曰仙岩祖天師始至信仰闕俯闕窮極目力皆平不可及遂於此煉丹下有棋盤石居水中如砥平可坐眺壁有大書仙岩二字岩上有仙人寺石山森布一峯中高曰天竺又有岩曰白華陡絕如削下臨不測宋熙寧間寶月禪師自浦城來緣峭壁抵白華人跡往視之見師燕坐岩中自是遂通往來洞開二十四岩各具器物泛舟仰眺歷歷如新

游名山記

不卷三

三

三

山有石如坐人稱白石夫人膏疫祈嗣者多應疑即姑藐也姑藐對峙曰雲臺山唐葉天師煉丹處又於連峯上開湖因名塵湖山東南有龍鬚井十一代天師嘗於井上吹鐵笛聲聞數里宮南聖井山有龍潛焉投之金銀輒浮以楮幣則竟入苟不虔亦旋出不內或出數百年物以答人水黝黑差異魚四足而鱗鬣禱者迎以歸雨隨至已乃送魚還井以為常昔有郭巫者祈雨悞墮所吹白牛角井中即投身取之忽見一翁坐高殿侍御森肅所墮角植牖上巫向取之翁曰水旱天數也非吾所得顯小民不修省回天顧晝夜環井喧角何也巫謝不敢復相賂於是得角還而衣不濡後旱巫不戒復墮角巫玩井沒入求之踰三日浮屍潭面僵坐不仆托夢里人曰予郭巫也向再入井龍怒閉不出乃命掌是祠卓屍見異里中為建祠禱輒應宋理宗勅三十五代天師撤井龍霖雨隨降因封廣潤侯理宗多御書以此又近井曰白水金谿中宮寺僧劉氏能拳龍招隣涂公者詣山井入焉而令涂公捉鞋以俟越三日僧從白水井歸尋涂公尚立井傍泣下問曰齋不不應則命祭以白

陰陽之鑄冶神鬼之造構夫亦勞矣若三人並立持論者為三教若若一人俯溪以觀者為觀水岩中設棋枰若二人對奕者為奕棋若張機欲織或空倚杆軸者為機杆若杵臼宛置者為杵臼若如履一輛者為木屐若構架駢列染色猶有存者為染具若中安石磨磨傍置藥羅者為藥羅若若泥成窰有水淋火煨之色者為丹窰若中貯藥橫欹不動者為酒甕若中橫一棺者為仙棺若雜列鐵器泥爐側者為鐵爐若累木料而傍積白泥者為泥料若中橫一舟者為仙船若石榻設而白雲常覆者為仙牀若若重樓複閣者為樓真若兩柱間一樞若將抹馬者為馬廐若張架若鷹矢積者為鷹架若後視中伏者為獅子若若卧犬羊者為仙犬若若為仙羊若若昔人浮舟游聞樂聲要妙出自岩中者為仙樂若各有倉倉有門新舊開闔農家取以占歲者凡三所為仙倉若一木出尺餘繫汲器時料閣木上時收入無定洪武間武士來游者援弓射之木乃縮今猶見其半者為轆轤若仙岩北有桃源觀揭水由石峽入里許地夷曠膏沃石嶺蔽之始道人誅茅以居地多猿猴嘗採果以

獻後人建宇耕桑恍如隔世若北復有鍾鼓岩中有窾透東可出昔
冥修者石曰出米石盂出油石鍾鼓擊之各應鳴道人欲開曰鑿蓋以
希餘積由是鍾鼓絕響油米不復出矣仙岩下五里有馬祖岩巨石為
門緣石級入岩置屋石隙一小房中通天光一線夏涼冬溫佳景也馬
祖禪師於此銷蕩群魔宮南有張公洞洞有井三十四代天師戲擲葉
井中老人從井出跪請戒之毋暴作旱滂乃去宮西里許有浴仙池虛
靖真人嘗沐其中浴罷出坐蓮葉上宮東有佛井佛坐其上上一批把樹
偃蹇如龍覆之此蓋繁故實選列者而山川瓌恠不與焉未詣也夫嶽
瀆浩漭奇崛出靈應以庇物廟食與天地同終始乃若生人榮寵即帝
王握曆亦應運而興闕若是山數百里內岩潭之所湊仙恠之所都出
雲雨振急難以能長發其祥千百祀磐石張氏之宗謂不足賴邪

陵特起危然如象故名象山山間自為原塢良田清池無異平野比來
結廬相從者甚眾但可耕治之田特少精舍前兩山迴合環如肘臂
田亦不下百畝兩腋間有二池東曰濯纓西曰浸月一家結廬於東塢
之上比精舍地為少高茲山常出雲雲常在其高處出故名以儲雲一
家結廬於前山之右石澗飛瀑紫帶其側因名以佩玉其蕙林瓊芳愈
高披荆則皆因山中之佳美地勢之高下以名之相繼而來結廬者未
已未及名也精舍簷間層巒疊嶂騰飛動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
爭競奇秀一峰特出天表端從于前銳秀如筆為諸峰之領袖者則雲
臺也朝陽麗景明若圖畫暮燒臨光爛若綺綉雨暘雲煙出沒之變不
可名模東山之崖有縉經石西山之崖有歇石皆蒼松蟠覆其上其下
壁立萬仞山之陰者有塵湖山其巔天成一池泓然如鑑可以結廬北
峰之高如蓋可以登望南望羣山益遠溪谷原野畢露東望靈山特起
瘦霄端方藤刺吳越所未有也下見龜峰昂首奇形狀逼真玉山之
水蓋四百里出於龜峰之下畧貴溪以經茲山之崖西望貌姑石鼓琵琶
諸峰嶒嶸逼人從天而下溪之源於光澤者繁紆泓澄間見山麓如
青玉版北視龍虎仙巖臺山僅如培塿東西二溪窈窕如帶然地勢夷

矣
流泉自西而東有半山礫潭不下玉淵半山可亞卧龍前兩山迴合之
處又自為一澗垂注數里激射噴薄飛洒映帶於茂林之間春夏流壯
勢如奔雷其瀑因石賦形一曰風練二曰噴玉三曰翻濤四曰漱珠五
曰水簾六曰雙練七曰沸銀八曰飛雪木石自為階梯可沿以觀兩崖
有蟠松恠石却畧偃蹇隱見於林杪時相管領雖盛夏不知有暑挾冊
其間令人忘歸雲山泉石之奇殆吾人平生所鮮見終焉之計於此矣

彭世昌得一山在信之西境距敝廬兩舍而近
實龍虎山之宗巨陵特起危然如象名曰象山山間自為原塢良田清
池無異平野山澗合為瀑流垂至數里兩崖有蟠松恠石却畧偃蹇中
為茂林瓊瑤冰雪傾倒激射飛灑映帶於其間春夏流壯勢如奔雷木
石自為階梯可沿以觀佳處以玉淵卧龍未易優劣往歲彭子結一廬
以相延其亦自為精舍於其側春間携一姪二息讀書其上又得勝處

折名山記
為方丈以居前挹開山奇峰萬疊後帶二溪下赴彭蠡學子亦稍稍結
茅其傍相從講習此理為之日明舞雩詠歸千載同樂其昔年兩得侍
教康廬之集加歎於鵝湖然猶莽鹵淺陋未能成章無以相發甚自愧
也比日少進甚思一待函丈當有啓助以卒餘教尚此未能登高臨流
每用悵惘

明羅洪先夏游龍虎山記
余歸田之六年得石蓮洞於敝廬之北自是
頓息山水之興又明年為戊申友人王龍溪期會匡廬天也是時五月
暑氣初熾友人諷曰康節四不出游聞乎子曰聞之然予非好游也二
十六日登舟晚泊玉峽徵君樓其下即徵君蕭雲丘故居蕭以布衣受
知當道王三原折節下之往復論學其事功可稱良有以也二十九日
宿河泊所期挾醫以行三十日泊石頭口將泛彭蠡入南康明日醫來
云龍溪昨暮南上矣遂乘艇子泝流至豐城追及之同舟為錢緒山貢
玄畧王濟甫初四日出天王寺登舟宿清江初六日至玉峽邑令成井
居以錢王同門邀會後山寺初七日自玉峽趨石蓮酷暑中入石室

骨酒酒不禁偃伏懷濼閣下余以近學相質且述世之樂龍溪曰吾儒之學本以經世此心與物相為流通人有弗善不能委曲成就即於已心有碍故此身與萬物相離不得見稍有偏便落無情此二氏見解吾儒之所不道者因指洞石笑曰若與物無干只如此石奇則奇矣何補於有無哉予詰曰階暑得之何謂無補龍溪笑曰終是受用不久矣又明日緒山題石而出周七泉諸君別如安成二十五日會于青原四方及同郡之士先後至者百六十人七月二十三日解會龍溪與貢王二君先歸邀予同擇龍溪山中為江浙會所遂與周柳渠王有訓發桐江八月二日復過龍溪市以明日將至商昌龍溪入城別浮峰余與貢王避處王清宮靜鶴樓初五日先發密頭候龍溪來晚泊八角樓次日午過龍溪家進登舟尾望彭澤宿瑞虹初七日午至龍溪初九日早食至營灘始知安仁下八里舟趨潭步溪入可盡龍虎下流之勝已不可返乃陸行至十里許遙見遠勢若青雲乘風旋旋不定之態問之輿人答曰此仙巖諸山也令人神爽飛動自是沿途流視如墻壁四立馬

游名山記

不卷五

庚

牛奔厥者不可勝數約四十里過郭家渡暫休仙巖寺中食罷出江上乘小艇沿洞觀之臨溪數山上偃下網如龍鍾老人僂僕附物而行又如蒼蚪天矯擊空上騰溪轉開石巖穴錯出從行童子呼曰石上那得有懸棺乎余以為石勢類爾則又徧指爐灶壚竈門闔倉櫃誰訛訛余亦眩惑斜倚艇中倒觀之復巖棹登城陀摩羅中器物皆石不謬土人以為飛仙故宅余見石山多外竅而中空豈避難者從中拾級據高臨險久而墮其穴入處耶會雷雨至風迫水游棹顛其似山靈忘人猜疑者促冒雨返寺山中壁板有張印之書遒勁可愛明晨雨止欲登上巖寺與人給以憑舟不可行遂循石麓穿雲行二十里至真人府府臨溪溪南有山如九陽中四山盤旋勢不險迫風氣秀澈前所見奇詭峭厲者在其下流形處成以為善而上清宮在其左五里許往聞府中有裴道人問之門者因導以入道人年六十獨處西院一室被褐稿面而裴瞻見諸君入冷笑呵呵顧其室徹席塵几蕭然無繫余與諸君分坐地上道人倚樹斜立嚙嚙多不曉了有頃自言曰夏桂洲也不久了

則又怒目向空嚙嚙不休有頃拱手肅行余復就問曰竟無言耶道人呵呵曰世界儘寬正好游一笑而別其神氣頗閒靜蓋已知醒心者自余見方外人當在衡僧楚石之上是時夏未破刑而云云者猶嵩山王董故事也午後息上清宮精思院之虛軒晚游鶴歸亭亭為張虛靜煉丹處其庵猶存張氏冲舉者二人虛靜其一也已而登吳天閣真風寒陽二殿十一日午後晚眺福地樓入碑亭觀松雲虞揭諸公手書宮中道侶千餘人多以符籙取給四方相傳道陵所遺劔印猶存凡方士挾術至者真人必館穀之以羽翼其教此外無他奇也十二日聞冲玄幽阻同諸君往雨下如注入門深林樓閣水聲泠泠登愛山樓蒼青四塞迥異人世心頗悅之遂題樓壁云嘉靖戊申中秋山陰王畿宣城貢安國王汝舟新金吳遠吉州羅洪先王託洪都王緝安仁桂軌同游仙巖入龍虎山冒雨過冲玄觀登愛山樓憑欄四顧萬木蕭森感年華之不留慨朋簪之難盡日者青原之會終山錢德洪晴川劉魁東郭郭守益獅泉劉邦采請諸君子相期選勝名山論心晏歲偶逢茲境良副夙懷

游名山記

不卷五

庚

且楚越道理適均而朱陸異同可合鵝湖地近求再續於荒盟刻曲舟來承言歸於新好共勤遠志無負斯文題罷雨止返宮十三日衝雨出山薄暮至貴溪與龍溪酌別余與柳渠汝敬有訓乘小艇西歸夜宿浮石寺下十五日暮至瑞虹始附商舟雨霽月出湖光灑灑碎金滿目欲持盃賞之求醑不得飲水清歌而寐十九日午至桐江柳渠與子分歸有訓乘舟返泰和明年九月東郭諸君將赴約子以事不果行又明年春齊東郭出會請一冊相示笑曰冲玄之壁龍蛇縱橫而足跡不至諸君有舉火戲諸侯之謂子可無一言以相報乎時應酬紛拏未有以應

游名山記

不卷五

庚

庚

者也故縣亦由此名

北出玉山鎮頭演迤下流數百里至是合之湫匯而為重潭潭之中多異石故曰潭石或曰青潭白石環之東西故揭而表之有山嶠然以起墮然以止石林峯巒翻翻然若彩鸞之欲翥而環伏者名鸞石石有平臺可坐十數人又有石崖峰高出天半憑立四望則靈鷲山諸峰近逼眉睫橫峰嶺亭待賓瑤山皆爭奇獻秀以趨膝下而龜峰三十二峰可坐數之綠山足南去支為二若正副之相環護舊曰大塢山今名來龍來龍之陽廣袤可一里吾黃氏世居之稍東帶以茂林清池而潭石書院在焉環書院之東曰新嶺少西有峰特起高百許丈秀色可挹名文筆峰此乃鸞環之東來者也其西北去山之肘腋有空谷谷口有清池池之東南有石崇而長者名長石南而西有石奇峭削出高數十丈儼類人之秉圭捧璧故曰璧石其勢與文筆東西相峙列此皆鸞環西來之支也直前有二小山生田阪中東曰翠屏西曰楓林相拱揖丹翠掩映若圖畫然其水之發自鸞環者皆南趨稍雨輒流溢或注而潤或滂而沼曰藻塘曰七珠塘東去半里所為大塘山其中有禱雨壇西有大深塘諸山周遭可百里許南越熾灰塘西去二里所帶障疊疊若壁文筆以趨附焉其山椒有盤石舊有亭曰覽勝過坂有山巋然高聳帶以林麓草樹依稀絕類馬之披鞍曰馬鞍山其東去約五里所有巖潭東西二山相連樓臺蜿蜒磅礴若斷復續而不見其窮也自馬山西南出望石塢山牛嵐岡皆峻高出沿河諸山南去有黃老陂陂北岸有黃岡山重巒複岫爽以大溪若相擁從以拱北然其岸俯有亭名瀾纓又西行二里所為龍窟世傳有龍居之直南有石灘每秋冬潦盡水流漱石琅琅有聲與江風相答響夜靜聞十數里聽之令人心爽神清也灘北岸有觀瀾亭亭北有石橋跨曲澗曰折桂既渡橋北去過平原有山盤盤高峙西北曰大源山又去西北約五十步有仙人石石北有黃公山山上有石峯斬然高絕名為圍石其勢與仙人石相雄視其原隰田澗之水則各順其地勢高下而趨會於倉良湖其流亦不常遇暴雨

輒浮溢稍旱則易涸惟春夏間或滄或漲或漚而淵或激而波滔滔焉若束帶之環抱於前也此皆溪山名勝有可述者

其狀特異問之曰梅巖也行數里巖漸近縣令鄒泰請往觀之遂至山下數許石離立輿從石中上入洞門門關十餘丈釋輿而步乘炬前導稍曲而左蔭然如入室焉當後宇處石有如筭者如箇者如珊瑚琅玕者如葉下懸如將墜然下近壁處有石鱗鱗區分級列如或疆之號仙大田又右而行又如一室室之頂垂石折盤如龍蛟之耳中一竅水滴注當注處石承之圓如井闢崇如柱礎中一竅與上竅對水滿則溢又右折而行地漸高有石如舟者在左如棋者在右地漸寬平如階以升其上蓋指鐘懸益宏而虛如亭之狀左右穴各一天光照焉出之則山顛也

悠而水遠能陰而善晴升南山而望之如李成范寬得意圖畫蓋南山之於都昌如娟秀人直其眉目清明處也其東則謝康樂繡經臺其西則石壁精舍見於康樂之詩石壁之灣洄古木惟石又陶桓公之釣臺也野老巖之下盤折為隈隩其土泉甘而繁松竹曰清隱寺者唐恭陵皇帝所賜名也其後縣令陳果用成通赦書改築於南山之陽自爾餘百年閱廢興多矣守者非其人至無用芟風雨以食廩寧甲寅令王師孟初得廬山僧建隆主之遂為南山清隱禪院乙卯丙辰建隆卒長老惟浞自廬山來百事權輿願力成就而僧太琦實為之股肱於今八年宮殿崇成凡所以安眾作佛事者靡不斬新松竹欣欣安樂雨露而無芥斤引高泉以致日用器械奇巧如入血脉周流於百體也陰房鮮壁戶牖通達昔者蠱蛇之窟處虎豹之窟居無不靈藥丹聖其寬衍以為園蔬老者有所休壯者有所游少欲而常足無聚祿而望人之福余得意於山川以來隨食南北二十年矣未嘗不愛樂此山之美故嘉歎清隱之心賞風月而同歸清隱曰吾與子同與不同付與五湖雲水惟

是艱難以至燕樂為我記之

鄱陽山水名天下而龍停綵最勝介於德興餘千二
邑之間眾山而內環擁林立層巒疊嶂雲相連蒼藤翠木蒙絡搖綴
如坐九疊屏如行五十里錦步障而大谿橫其前眾水入焉旁有湧泉
空溢四出高有懸壺深瀉而下奔雲濺雪雷響散跳波急湫千態萬
狀既停既平循山而行大者瀟瀟為湖小者聚為潭井如曳練如卧虹
沉沉無聲蓋水之變而魏公彥成築一第其上為門為堂周以兩廡閣
以望輿瞻宜有高明朗徹之觀室以處與與宜極窮幽深之趣左修
梧右叢桂藏書之府會官之館供佛奉道各有依處然後跨兩崖為閣
道於重門內以便往來開雲綺抗水榭直欄橫檻朱紫素春高者出林
杪下者附山趾花竹映帶隱見明滅望之若化城然每遇勝日或命車
或杖策披風松下待月竹間觀瀾石上行吟坐嘯縱意所如鳥獸魚
之游遊舉無然然於物之外雖無源之勝不過也於是彥成以書
來告曰吾觀王公貴人欲軒冕之樂一朝悟然思欲振纓上之塵於清

泉白石之間而不得去則盡寒林雪竹黃蘆睡鴨於團扇曲屏以供耳

目之玩而寄意焉今吾十一區獲此奇勝幸為我識之乃為之記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

記云也

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羲之
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為其故跡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
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其徜徉肆恣而
又嘗自休於此耶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
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况
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為州學舍學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
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

東隅作臺以游而命之曰擬嶼臺謂其山巖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
屬與州之寄客者游而問儒求記於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
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藉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閔

廓恠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潦潦敗蓋藏
委於榛藂芴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覽與土易其
破缺去榛藂芴草發其元爽縱其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為臺以脫埃氛絕
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溪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
破山拔木之奔放高枕動觸沙禽水獸下上而沉浮者皆出復鳥之下
山之蒼顏秀壁巖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
龍蛇走與荒蹊聚落樹陰晦曖遊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社席之
內若夫雲煙開歛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之不同則雖覽
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觀觀
微步旁皇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身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
各適其適也君既因其土俗而貽簡靜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
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游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為之記
初雲屋陳君嘗建山居其所久而以舊廢希石黃君繼即其所作懷雲
山居士辰兵燹復廢不存外史之亭所為作也亭凡三楹間高可數仞
紫石為址崇亢而疏敞適對塵湖琵琶聖井諸峰層巒疊嶂如翠屏排
空杳在天半窈窕姑象山隱如隆如出其東瓊林仙巖或起或伏列其右
羣山秀色可攬而致也前臨大溪縈紆如帶而俯瞰瓊臺琳館浮丹湧
碧掩映於林霏蒼莽間亭之四周大抵長松修竹蒼翠結錯雜相蔽
虧林巖徐與振發天籟而玄猿白鶴清響互應游其間者疑為真神仙
境非復人間世也

山居

外史

亭

記

明羅汝芳從姑山前峯書屋記從姑山在盱江之南最稱名勝根盤土
阜標聳巨石望之若屏豎几帝儼是起敬至其下則穿窿為懸巖巖前
覆可竟畝風雨所不能及僧普結庵為寺寺極壯麗飛甍迴檻延緣巖
下幾徧故其時遊觀之士輒停憩寺中間一二樺奇者亦東至秋澤洞
南底紫巖巖北望一線天而止其巖上諸峯則峭壁蒼莽莫復知所從
入先考前峰府君以山去家里許自勿讀書其中得之故老相傳有方
士綠崖其上艱險千狀自是鮮至之者歲甲午寺災僧各四去前址鞠

廓恠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潦潦敗蓋藏
委於榛藂芴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覽與土易其
破缺去榛藂芴草發其元爽縱其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為臺以脫埃氛絕
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溪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
破山拔木之奔放高枕動觸沙禽水獸下上而沉浮者皆出復鳥之下
山之蒼顏秀壁巖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
龍蛇走與荒蹊聚落樹陰晦曖遊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社席之
內若夫雲煙開歛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之不同則雖覽
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觀觀
微步旁皇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身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
各適其適也君既因其土俗而貽簡靜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
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游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為之記
初雲屋陳君嘗建山居其所久而以舊廢希石黃君繼即其所作懷雲
山居士辰兵燹復廢不存外史之亭所為作也亭凡三楹間高可數仞
紫石為址崇亢而疏敞適對塵湖琵琶聖井諸峰層巒疊嶂如翠屏排
空杳在天半窈窕姑象山隱如隆如出其東瓊林仙巖或起或伏列其右
羣山秀色可攬而致也前臨大溪縈紆如帶而俯瞰瓊臺琳館浮丹湧
碧掩映於林霏蒼莽間亭之四周大抵長松修竹蒼翠結錯雜相蔽
虧林巖徐與振發天籟而玄猿白鶴清響互應游其間者疑為真神仙
境非復人間世也

為荒墟既十有餘稔庚戌夏府君携芳步自山麓時寺宇既燬巖洞廓
如其上之奇峰危磴皆可歷歷指數且獲聞昔時方士綠岸之狀不覺
神興飛動遂命童僕披開茶荆引縷巖端且上且憩于是取徑從秋澤
洞而西至一線天峽中出峽綠石磴屈曲而升至天柱峰山頂蓋峽之
東峰也其西則聳絕難至乃踰峽為橋以至復從天柱峰而下其東北
則王屏峰巖泉洞獅子巖迴廊石蓮花屋雙耳峰諸勝其西南則雲芝
峰依雲石步磴石棋盤石紫玉園諸勝巖探極覽凡前所望而莫可即
者皆玲瓏中通天窳旁達先君喜動顏色大慰生平乃徐徐招集舊僧
即故址葺長春閣以安龍像旁列數椽以舍繙流仍依巖下泉池結茅
為小齋歲時伏臘常携諸子姓棲息其中結里之者舊十數輩為詩社
清齋安坐外事了無相涉獨絃誦之聲時時溢於戶外今先君已矣不
肖恐無以承先德乃即其泉疏為方池題泉曰玉冷池曰浸碧恢廊舊
齋中為堂扁曰見雲堂前為閣曰朝陽後為軒曰潛光軒中有臺曰洗
心臺旁有檻曰綠雲檻上為冲虛巖為印空石為滴翠崖此書屋中大
觀也其左右諸勝亦稍增飾秋澤洞之前為亭曰振衣後為樓曰雙玉
一線天峽中扁曰留雲其橋曰凌虛雲芝下亭曰得先王屏南為閣曰
屏王洞天巖泉洞架樓曰儀鳳臺曰澄神紫雲巖前為亭曰廓如步磴
石下為瞻窟紫石園亭曰坐春長春閣而下為梧桐園為玩易亭館曰
涵春塢曰翠微巖巖高下成先府君臨眺之區而與書屋相依並者也
嗚呼茲山之奇筆于開闢然發揮創造實自先府君始謹詳其槩而系
以詩如左

跌宕夜傍幽巖探月華留得寒光今不散朝朝雲湧萬川霞
軒腋以兩垣垣抵冲虛巖壁左附于石獨右方在印空中石下檻虛可
丈許上則蒼蒼萬結霏紛几席間因扁曰綠雪詩曰巖柯壁蔓密逾封
光嶽虛樞影萬重客到漫誰題綠雪東風回處更濛濛
軒前稍高竟于冲虛巖巖環若半壁臺心池即所謂浸碧池也先子存
時每移榻就之聽王冷而世因即財所扁曰洗心旁為石二左曰言詩
右曰立禮前止以曲檻存虛位也詩曰詩禮趨承跡未陳洗心何處容
潛神祇應宇宙空澄外箇裏靈涵萬劫春
春閣者最高夷而東巖愈遠自浸碧池望之復昂舉若冲霄然因扁曰
冲虛詩曰仙袂冲虛今幾時空留巖上碧雲垂冷不盡泉聲咽似向
春風助客悲
巖下聲又若叩玉然者伏流入浸碧池且甘美雖盛夏不涸因扁曰玉
冷詩曰渤海空涵紫霧漫王鰲天表躍飛湍當平為擁麻姑駕帶得波
冷萬古寒
源雙成音好傳春鳥寄得蟠桃石上食
石方廣七尺平覆綠雪
檻上懸自冲虛巖東半四壁孤垂狀類提綬仰者危之影落浸碧池因
扁曰印空詩曰分得昆岡第一標片雲斜掛綠接旭山靈欲借傳心印
白日空池佛影搖
印空石邊比削為厓冲虛巖上諸溜舉循厓
而下其旁丹蔓家其空翠交濕因扁曰滴翠詩曰誰策蒼虬掠海東踏
殘千樹玉梧桐麻姑不敢聞天上翠麗仙歌萬里風

古今游名山記卷之十二

括蒼何鐘振 廬陵吳炳用

武夷山

武夷之溪東流凡九曲而第五曲為最深蓋其山自北而南者至此而盡聳石為一峯拔地千尺上小平處微戴土生林木極蒼翠而四隤稍下則及削而入如方屋帽者舊記所謂大隱屏也屏下兩麓坡陀旁引還復相抱抱中地平廣數畝外水依山西北來四折過南復繞山東北流亦四折出溪流兩旁丹崖翠壁林立環擁神剎鬼刻不可名狀舟行上下者方左右顧瞻錯愕之不暇而忽得平岡長阜蒼藤茂木按行迤靡膠葛蒙翳使人心目曠然以舒窈然以深若不

居學者而取學記相觀而善之義命之曰觀善之齋石附之西少南又為屋以居道流取道書真語中語命之曰寒樓之館直觀春前山巔為亭曰望天隱屏取杜子美詩語谷以晚對其東背山臨溪因故基為亭取胡公語名以鏡篔簹樓之外乃植援以斷雨麓之口而以武夷精舍之扁揭焉經始於淳熙癸卯之春其夏四月既望堂成而始來居之四

見於祀事其峯之最大者豐上而斂下歸然若巨人之戴弁綠障障道

可登世傳遊秦而仙者蛻骨在焉溪出其下絕壁高峻皆數千丈岸側巨石林立磊落奇秀好事者一日不能盡則卧舟杭溪而上號為九曲以左右顧視至其地或平行岸物環會必為之停舟曳杖徙倚而不必去山故多上孫鳥則白鴨鷓鴣聞人聲或磔礫集崖上散漫飛走而無驚懼之態水流有聲其聲可法竹栢葉蔚草木四時敷華道士即溪之六曲僅為一廬以待遊者之食息山距驛道纒一二里許迎旅送望不憚僕夫馬足之勞幸而至於老氏之宮宿焉明日始能裹飯命舟而溪之長復倍於驛道之遠促促而來遽遽而歸前後踵相屬也予嘗家閩中兩官于建安蓋亦遠歸之一商晉友朱元晦居五夫山在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後園殿則游焉與其門弟子接書而誦取古詩三百篇及楚人之詞賦而歌之蕭麗相留必數日蓋山中樂為元晦之私也予每愧焉淳熙十年元晦既解官歸於江東遂屬而官之役則又曰予今營其地果盡有山中之樂矣蓋其遊蓋數而於其溪之五折負六不屏規之以為精舍蓋道士之齋齋也

奇石佳木拱揖映帶若陰相而遺我者使弟子童具各備集瓦竹相率成之元晦躬畫其處中以為堂旁以為齋高以為亭密以為室講書肄業琴歌酒賦莫不在是予聞之恍然如寐而醒曲新隱隱猶記其地之

小鳥卵長而色赤味亦酸美又有仙荔枝叢生而密結成系可食微類
閩中者但差小耳又有仙柏樹古而青翠可賞自餘異卉嘉木多不能
名維記曰魏王子騫得道此山遂化開是石與衆仙居其中別有天地
日月星辰五嶽四瀆與世無異斯可信矣

明梁武帝詩 孟夏已亥與馮雪竹自常山過玉山南北二石梁
橫跨谿流中發源少華山南北二派中分楚越謂天下之水咸出于山
斯信然乎庚子宿沙灣辛丑達信州留景德寺後多勝境借雪竹登
眺山巔因擬游武夷山壬寅故人史兩泉邀觀桂洲閣老書院亭榭景
凡十有四矣卯歐陽子中卷遊登龜山之狀元亭甲辰葛泉宴于龜山
書院丙午遊南岩寺入山數里長林翳日巨壑綠谿類西湖之靈隱石
阿深奧石色純紫仰眺梵宇僧居幽空其中石壁多宋元名賢題識乃
瞻拜紫陽先生遺像洗日于一滴泉陟眺于五級嶺下未由陸行遂盤
山息肩於天王寺戊申借雪竹遊觀音岩若洞數折而上幻出一奇峯
儼若大士中天而立已酉宿車盤雲度嶺漸入佳境午過分水關

羈限也二水南北分流其源出于黃山之麓并晚達崇安宿護國寺謁
蔡西山胡安國先生書院庚戌放棹入武夷艤舟谿口緩步先登會
真觀觀前古樹大踰數圍千百年物也又左折旋而入山門乃登冲佑
萬年宮次第遠觀新排壯麗題署太繁應接不暇五月朔辛亥遊九曲
值大雨終日惟飽聽飛泉懸溜之聲如奏金石而走風雷也壬子雨羽
士東素乃焚香盥手出魏工頭願以觀光潤如玉王實泰時人尸解丁
漢桓帝時也復觀宋理宗時王簡長尺許書刻並精癸丑雨暫歇東素
請先遊一曲登一線天時力雨後谿流若奔舟人賈勇推挽不能越尋
又而上如繫棹谿頭是登一線天之地也乃乘小藍輿盤折而入徑多
險隘飛泉峭壁萬狀行數步踰峻嶺左旋有巨石當路鶴先師陽明詩
其曰海上真為蒼水使山中又遇武夷君又百步而左旋隱隱林麓間
有湛甘泉公書院院後有巖巒巖窮深若暗室若後兩崖壁立千尋
仰瞻天光僅若一線復旋故道謁九峯書院徐悅舟經二曲而入延攬
錢版玉女大小藏諸峯並稱秀傑將歷三曲而入巖嶂愈奇值雨復作

亟用返棹中寅雨復暫歇東素請曰九曲之遊即窮日之力畢舉無難
第中間人遊一峯獨號多景高深玄奧群峯之鼻祖也其勝出一線天
之右可復畧乎于是仍從一二曲經龍門灣數折而達于六曲舍舟由
仙掌峯入兩崖插天中間龍湫一道恍疑銀河落自九天天遊一菴隱
隱瀑布林薄間門羅拾級數經鳥道始得上達磨崖絕壁多前人題識
躡其巔前有萬峯亭亭後精廬數間道人修煉其中復循故道倚棹谿
頭將窮七八九曲之勝而暝雲布空復作雨狀予顧雪竹曰福地忌于
窮探勝事每難兼擅姑虛此以還山靈可乎迺乘舟五曲展謁紫陽先
生書院登高明之樓則群峯拱秀百卉獻妍奠土瞻夷廟貌在茲可與
穹壤俱存矣乙卯別武夷午達崇安丙辰遊水簾洞深入數里泉石奇
秀類武夷而水簾垂地自天岩高千丈殆不減雁蕩龍湫之勝予欲改
題為水簾岩蓋水自高岩下垂非若泰山房山之水簾出于洞口也丁
巳遊石泉菴山近邑郭登其巔境內形勝無遺覽焉戊午離崇安已未
晚宿分水關聽雨終夕庚申冒雨行宿車盤辛酉達谿山癸亥遊葛仙

山山高而徑深遊客罕至真仙都也凡三十七盤而上少憩半山之駐
鶴亭從左岡盤旋而上又踰十里始達于巔古木數章森秀參天合抱
數圍前有太極殿瞻拜葛仙翁遺像羽士引登飛仙臺臺後有亭翼然
亭之右有試劍石晚卧卧雲樓甲子言旋左顧基盤山相為伯仲聞山
半多龍潭歲旱禱雨輒應此中多仙跡山徑崎嶇未獲徧陟歸途雲
岩菴亦境內名區也予為題其洞曰通明泉為龍鼻津石柱為玉筍云
乙丑早發數里小憩清風洞宋劉狀元輝讀書處也丙寅費清湖邀飲
寶積亭送別水次是為龍門第一關聞響岩奇勝未及一遊是夕為望
放棹數里月明如畫呼酒蓬窓權歌互發達弋陽宿焉戊辰自弋陽放
棹境內山水多奇奇之特者龜峯峯凡三十有六望之首尾軒昂狀若
蹠躡于層霄之上者瞠時達貴溪庚午薄暮入龍虎山辛未夙興禮三
清宮寥陽殿昊天閣凭闌眺遠萬山拱翠三十六官雲繞恍若此身之
際層霄尋憩宮左之翠微深處修竹萬竿中有歸鶴亭亭後有白雲窩
上巔通天師煉丹所也早膳早迤連出山觀宋元穹碑乃聞天師府有

昔鄉人裴風子慶悟道知未來事亟往叩之僉以予與雲竹年貌試曰汝謂馮公似大張公幾年答曰張公原大非論二毛時時以世界世界作隱語若有憫于時事然者歡笑出山門觀者如堵謂裴仙人巧于避人今喜蕭客至此乎于是放棹遊仙岩距上清宮十里沿廻一谿而入層峯疊嶂爭奇獻妍大類武夷曲折緣岩嵌空率陳列家具種種千百年風雨侵凌無一朽腐者真物外奇蹟歸途觀邵真人墓秉燭遊仙源宮皆 勅建宏麗夜宿櫻潭壬申達安仁癸酉達餘干之龍窟里甲戌達鄆子口乙亥達鄱陽湖口丙子早達洪都將由南康入廬山矣

洞冲初觀中適借牧叟往泐九曲入至玉女蹊麓習見斷崖懸壑千尺天光白雲在水四壁圓然石激凌寒逸與人隔稍前取道金鷄洞遙睇天游直在雲巔莫可躡微旁向洞窺中留青紅瑟瑟有光余訝之牧叟曰此仙蛻也鼓柁向卧龍潭遂登陸覽石上鐫刻路蟻及不能步延久始獲至晦庵祠展謁坐寒寒仁智堂尋蹊隱屏高處側望廻谿懸壑

層岫聯風旋抱而書院屹其間又西行路稍下至伏菴洞深黠不可入余柴石書牧叟曰子亦好奇甚也此洞數十年無一人至者余迺泐洞旁出路益巖莫能步迺闢筍岩隨樵者魚貫上石敢滑余困極牧叟直驅之俄側立天游峰半頂松蘿間稍久循石棧東下俟一道中開兩崖壁峭嶮峻削如草鞋水濺濺鳴且流水石蛙數種跳立尋至天游庵萬峯亭中與牧叟歛襟坐神耗倦甚頃稍行迺起西觀則又見群峯術奇驚采於前千萬狀而九曲溪瀾則灣環足下庵側仙掌峯一覽臺夾天游兩腋而峙兩雪瀑從腋中直瀉下天游峯中歸盡不動余瞪眎久之憮然曰此滄海金鰲何年移至此前有石臺可俯瞰稍前面隱屏巖峰間又有小徑直層上石齒齒斧鑿痕宛在牧叟謂此昔人傳辟秦處稍頃牧叟又導余摩鰲背西指不數仞越石泓闕一覽臺遙挂絕壑仰睇之見檣樹霜根鐵幹骨立臨危巔不省為何代物余枕樹側石而卧下瞰九曲直又若馮雲氣迴薄旋突蹊水隅遙見飛鷲野鹿翔舞隨游者偕來時偃暮已谷風撼擊人肌骨不能久徐還至庵中月在松

間矣余迺展胡床小憩俄又聞鶯鶯聲自山右石壁上隱隱起旋弄琴中余駭之訊旁有道士曰此李仙鐵笛聲也九曲巖前道士數丈許舊有鐵笛亭余聞說且異爰起與牧叟登庵後味吳道者新樓居恍又若此身出自空外與天接而岩拚絡雲飛動窓牖間余徘徊久之曰此真所謂雲巢者因肩之曰巢雲室中為天游藏修精舍

子自懷玉天真至自武夷次天游有詩懷余又折簡約郡公吾南劉了借會泊余至郭翁自天游遊衍已出憇冲祐宮矣次晨與諸子相傍復九曲溪上又次晨同遊水簾水簾在武夷西迺沿武夷溪而上數十折始達其麓過小石澗入自水簾山口迺連與石壩壩上下兩崖間踞促不可步有石板障百餘仞側立天畔余錯履其下則見天光隱隱一線頃又西折循石棧石級而上留岩嵐斗裂旋如兩壩堵然余迺攀崖青松頂東望遙睇若外隔雲烟火數家恍若武陵桃源咫尺至則見郭公與獅泉吾南諸子談欵久之迺夢臺過飲唐曜洞天泉光野色環余

百億狀習凜如化國神臯自夢中而下坐久仰睇俯眺不能悉但見懸崖萬仞瀑水自天飛墮日光倒射錯閃如散珠然簾揭于前旁有題曰龍湫飛來處若背霧濛濛然起飛流噴沫數十里朝昏莫辨余且駭且矜郭公顧謂余曰有本者如是人之學也亦然復自斗崖下水簾側左右有兩石穴深不可窺睨水簾水瀉下鍾為深淵綠沉沉如有神物蟄護然灣法自小石橋出復散為平沼方池下有大陸曠曠旁綠陰掩映毛竹數十株面挺如人立余與諸子徘徊徙倚不能去復取驪立飲數闕尋清風颯颯自兩崖下不知天壤之樂何以加此水簾忘余亦忘水簾或曰是水生於山谷荒壤無所用徒為好事供玩之具或曰是雖無用然其光瑩洞徹可鑑物為賢者容與為山川萬古偉觀與夫鷹湯龍湫齊名無窮則其于世亦不可謂無所用也豈徒取呂梁濠上丈人荒唐者之嘯弄已乎

宋不遺百丈山巖登百丈山三里許右俯絕壑左控垂崖巖石為磴十餘級乃得度山之勝蓋自此始循磴而東即得小澗石梁跨於其上皆

於藤古木雖盛夏亭午無暑氣水清澈自高涼下其聲濺濺然渡石梁
循兩崖曲折而上得山門小屋三間不能容十許人然前瞰澗水後臨
石池風水兩映間終日不絕門內跨池又為石梁度而北躡石梯數級
入菴菴卑卑迫隘無足觀獨其西閣為勝水自西谷中循石罅奔射出
閣下南與東谷水並注池中自池而出乃為前所謂小澗者閣據其上
流當水石峻激相搏處最為可玩乃壁其後無所睹獨夜卧其上則枕
席之下終夕潺湲久而益悲為可愛耳出山門而東十許步得石臺下
臨峭听深昧險絕於林薄間東南望見瀑布自前巖穴漢湧而出投空
下數十尺其沫如散珠噴霧日光燭之璀璨奪目不可正視臺當山西
南缺前揖蘆山一峯獨秀出而數百里間峯巒高下亦皆歷歷在眼日
薄西山餘光橫照翠重疊且起下視白雲滿川如海波起伏而遠近
諸山出其中者皆若飛浮來往或湧或沒頃刻萬變臺東徑斷鄉人攀
石容礙以度而作神祠於其東水旱禱焉畏險者或不敢度然山之可
觀者至是則亦窮矣余與劉充父平父呂叔敬表弟徐周廣游既皆賦

詩以記其勝余又序次其詳如此而其最可觀者石磴小澗山門石臺
西閣瀑布也
雲谷在建陽縣西北七十里蘆山之巔處地最高而群
峯上蟠中下踞內寬外窄自為一區雖當晴晝白雲空入則咫尺不可
辨眩忽變化則又廓然莫知其所以如往乾道庚寅予始得之因作草堂
其間勝曰聊庵谷中水西南流七里所至安將院東茂樹交陰澗中巨
石相倚水行其間奔迫澎湃震山谷自外來者至此則已神觀蕭爽
覺與入境隔異故勝之曰南澗以識游者之所始循澗北上山益深樹
益老澗多石底高下斗絕曲折回互水皆自高瀉下長者一二丈短亦
不下數尺或詭匿側出層累相承數級而下時有支澗自兩旁山谷橫
注其中亦皆噴薄濺灑可觀行里餘倦入菴翳百餘步巨石臨水可跋
而息澗西危石側立藪封蔓絳絳木異草上偃旁級水出其下涼散激
射於澗中特為幽麗下流曲折數騰懸沸涌西抵橫石如戲鬪者乃
曳而長流迤徐去可臨以小亭自此北去歷懸水三四處高者至五六

丈聚散廣狹各有姿態皆可亭以賞其趣又北捨澗循山折而東行脚
底草樹膠葛不可測但聞水聲如雷計應猶有佳處行數百步得石壁
高廣皆百餘尺瀑布當中瀉遠望如垂練視澗中諸懸水為最長徑當
其委揭而度回視所歷群山皆撫其頂獨西北望半山立石叢木名豺
子巖者槎牙突兀如在天表然古瀑窮源北入雲谷則又已俯而視之
矣谷口距狹為關以限內外兩翼為軒輊可息游者外植叢篁內疏蓮
沼梁木跨之植杉繞徑西循小山而上以達於中阜沼上田數畝其東
欲作田舍數間名以雲莊徑緣中阜之足北入泉峽歷石池山楹築園
井泉東寮之西折旋南入竹中得草堂三間所謂晦菴也山楹前值西
峯峭聳傑立下瞰石池東起層巒其勢可耕者數十畝有道流居之自
中阜以東可食之地無不闢也草堂前隙地數丈右臂繞前起為小山
植以椿桂蘭蕙情簡於蔚南峯出其背孤圓貞秀其左亦皆茂樹俯竹
翠密環擁俯仰其間直可以旁日月而臨風雨也堂後結草為廬稍上
山頂北望俯見武夷諸峯欲作亭以望度風尚不可久乃作石臺名以

游記
懷仙小山之東經繞山腹穿竹樹南出而西下視山前村墟井落隱隱
猶可指數然亦不容置屋復作臺名以揮手南循岡脊下得橫徑徑南
即谷口小山其上小平田疇即以祈年因命之曰雲社徑東屬杉徑西
入西庵有數十畝道流結茅以耕其間曰西寮其西山之脊蟠繞東下
與南峯西垂相蓄而谷口小山介居其間如巨人垂手拱玩珠璣兩原
之水合於其前出為南澗東寮北有桃蹊竹塢漆園度北嶺有茶坂東
北行攀危后履側徑行東寮之巔下而復上乃至絕頂平處劣丈餘四
墜皆峻削下數百丈使人眩視悸不自保然俯而四瞰面各數百里連
峯有無遠近環合彩翠雲霧昏昏且萬狀亦非世人所嘗見也予嘗名湘
西嶽麓之頂曰赫曦臺張伯和父為大書狀甚備至是而知彼為不足
以當之將移刻以侈其勝絕頂北下有魏林橫帶半巖木氣辛烈可已
疴疾疑即方家所用阿魏者林下巖中滴水成坎大如梧桐不竭不溢
里人謂之顯濟水旱禱焉又下為北澗有巨石二對立澗旁峭嶮峭
古木彌覆藤卉蒙絡最為山北奇處里人名其左曰仁右曰義歲時奉

源洞石磴垂梯兩崖崇墉通以石梁白雲亭其上坐稍久洞谷生風時
來襲人起觀蔡君謨書有奇石之道側號將軍石於是履危棧度石門
求晦翁題名趙子直詩抵天風海濤之亭極焉孤撐巖巖憑閣欲墮川
分谷壁江面如沼險絕清曠遂兼得之夫升峭嶮者隘一方陸岡阜者
薄百里乃今縱目力於霄漢納溟渤於胸次晦冥晝夜收拾舉畫豈非
所處者益高所見者益遠所造者益深則所獲益富邪且是山昔人莫
不登之近百年來人迹罕到自予始登命樵夫為導亦不知其路乃緣
壑徑上顛踏者屢而後得至其所忽得舊路循之而下蓋宋時所闢而
僧除之始絕頂皆短荆無林木今可張幄矣始寺外多數百歲古樹今
但見新植矣

吳子客居董下出門面鼓山惟限一水自初秋即
約數人同登既而秋雨連月所與約諸人咸以事違然予意獨勤念過
此則冬氣將厲寒不能登矣十月十一日風定無雲里中陳坦彭琅吳
果從余自蓬閣入荔枝林依山右行瞰旭宇霽道傍野花炫耀碧色霜

林葉如染采山果可噉潤中泉韻琤琤鳥聲吟嘒飛來近人若相娛二
里許至岐路乃絕壑橫渡小石杠遇數人家復有岐路當右有少年坐
石上給曰左乃左行由屋後躋石磴崎嶇險峻近二里所達路寄衣寫
寺中升數岡則篁竹深密不可尋路右徑趨山後並崖而進雖覺巽然
意可得遂逐循之里許值窮見水源而返蓋寺中引泉處也退而披篁
刊木剪伐檣翳企樹而望向高直上攀緣踰蹊三里許然後榛莽之中
略有微蹊可辨眾共進五六百步果至峯頂息良久尊酌屢行然後徐
起徘徊瞻眺意既適則又樂而忘罷矣訪予曩年宿處荒穢特甚不可
以前下山日將暮月已升東不能復覽洞中諸勝出近南寺得村坵引
導冥黑穿林中歷畚田指而詳悉乃乘月度嶺上下緣麥隴中取道抵
灰墘舟從岸來濟及家將二鼓矣

鼓山 鼓山在福州府二十里為一郡奇觀秋林既望
玩月高齋悠然發鸞鶴之想鼓山登眺景物更殊亟以游具屬家人過
龍橋至鼓山下僧戒梅酌瑞泉煮茶來獻泉帶沙石氣以予薑指投之

味遂清冽戒梅言此去頂峰可八九里請易巾履往予從之出院從東
南行磴道盤曲以索引肩輿而上流泉瀑布在在有之行二里許至通
玄亭俯瞰下院已埋沒雲底又三里許過巖巖橋靈源洞洞傍石壁峭
削多古刻文字苔蘚班駁不可辨稍北為鳴水巖巖傍有石龕相傳水
舊穿石壁有異僧入定龕中厭其嘈聒喝令有轉或者地脉遷移袖子
遂藉以神其術耳遂崖而東有泉從龍口吐出為湧泉寶即鳴水右轉
者也再東過石門棧磴數十級為雲亭宋朱晦翁所建額書猶存亭臨
懸崖下視海渚森森蒼蒼錯雜樹瓊河禁煙出檻下若蘭亭曲水可
泛羽觴也舉酒三就還想半院半院者以半山得名僧靜瑛酌湧泉煮
茶泉味甘冽勝瑞泉遠矣散步廊下逢游僧慧可云自河南來能談佛
牛武當之勝也語久之覺其人稍窺禪旨因詰之曰坐定游方何異對
曰安心坐累皆同予曰桑下三宿戀心復起不減爾體累安從已對曰
當坐當行當行當行不見可欲使心不營予曰法門下乘也何不口當
坐而坐當行而行毋逐於外而馳其情可欲在我何道何營談已詰其

姓曰陳名之曰靈也遂携陳靈出行數十步則山愈峻磴愈窄蘿薛骨
巾榛荆刺踈曠者揭膝平胸以拇趾爬攀而上可里許為小頂峯下視
殿閣巋然可撫也又里許為大頂峯旋覽四隅杳出塵世東北萬山重
疊海門縹緲無復涯涘南面山躡川遠阡陌坦漫高者若在流者若練
飛鳥殘雲栩栩然蝴蝶耳因念宅心高明則俯視百物皆渺小若此也
峯北為浴鳳池池傍石坡有天風海濤四字亦晦翁書刻時日建暮紫
靄翠嵐歛然開合蓋剛風披拂變態不常陳靈言殊齋時可勝琉球云
須臾黑雲起海島似有雨意遂亟還以索聯輿倒懸而下至半院比至
昏矣因念頃者矯足凌空勢欲飛去使鶴可騎雲可舟周流八極顧不
快哉而不免清滯人間此達士所以懷羽化之想也

附郭諸山冠子與春友約同遊者屢矣輒為事所奪成化六年春二月
辛未監察御史清漳陳君彌且將之京過福城廼相與遊焉是日陳君
肩輿先抵山下寺予從憲使求新劉君叔榮副使四明錢君廷珍淮西

潘君景澄僉事羊城康君文瑞泰和康君主一淦川周君守謨視事罷乃行共飯寺中遂登山過圓通庵歷半山亭約五里許乃至山上寺林樾蒼潤巖壑豁真佳境也茶罷屏騎從遊寺左靈源洞洞有泉出石罅據石飲之甘寒可愛又行數百步天風海濤亭亭額紫陽朱夫子所書也其遺刻在山巔欲往觀之以倦於躋攀不果徜徉久之乃還抵寺出酒共飲寺僧亦汲泉論茗以飲客酒酣童子歌雅詞數闕賓主歡甚陳君首賦律詩一章諸君子亦相繼有作薄暮乃歸劉君謂清遊不可數得也命侍史錄諸作刻諸壁間而予為之序遊之又明日盱江何喬新序

許有鴈湖之奇欲遊之久而不果乙卯冬王侯用文遂約翌日登雁湖而主人有逮不得借往已而王侯猶力邀予至上林由林嶼行二里許至郭家店川明谷豁雜犬數家時村民方時麥兒童狎走野婦緝道上牛羊牧其前詢然墟落之趣沿壑里許乃躋石磴並麓曲折左為雷田

右為林木稍進而夷疎竹數竿老梅抱石立灌莽吐十餘花淡然若自娛者歷數折負暄一二人家門尚閉自是夾徑皆修篁晴日篩光微風成韻又入深林蔭鬱里許表曰白馬峯蓋佛寺在焉地勢迴環屋宇宏麗輝耀奪目魁卧雲軒故翰林林公潮守王侯諸名人詩具刻在壁余亦寫詩軒中乃登寺山周流盤桓或藉草根或坐磐石長吟舒嘯望高林斜照紫翠如染僧引泉自別壑醞之注佛殿下為沼以植芙蓉沼中溢山右山之足轉經前山復入為池旁引泉入齋厨下之以激機春然後遍行蔬園間以資灌溉既又復歸于池以出而泉亦勞矣是夕宿軒中寺僧再請登鴈湖黎明此風大作寒不可禦雁湖在望而不能即信乎遊覽亦莫不有數焉

水南之山最高而大者方山山之陰有峯隆然逆馳而西曰黃巖望之特尊歲早必禱焉方山之勝蓋欲覽之惟黃巖僅兩至丁未歲抄避兵來此思復一登登自前山之麓山皆荔枝無餘木巨石巖碎綿絡可愛出荔枝入松林想妙峯小菴菴直西南古靈水西龍

湖諸山帷幃屏列望清溪一勾可注尊盤澄注帶如紫迴山右水南村落人家可辨出菴徐行草草委蛇徑旁茅葺無復林樹又循岡而進乃抵黃巖之巔巖高十餘丈表不啻倍之壁立陡絕鄉人祠張道者依巖結構屋與巖相度身與地相宜前山低橫有若戶限郡城遠出其北連山周遭大江迴繞烟雲吞吐飛鳥往來上下蒼綠翠翠間雜濃淡之相施遠近之相承皆於戶限外見之亦足以賞心而娛目矣自前山至岩下約四里凡石磴者六草坐者一遊則石者再同行皆文雅談談笑詠各極意而登降不知疲苦其患難飄旅之為適哉

石三十餘年矣每游必攜曠懷肆遐探所以求快目觀者尚歎未得其詳余每語于余同年雙山陳子約與同遊不果茂辛酉秋余適借傳于丁戊二謝于天湖梧溪往丁戊導余自南潤石塔神光三寺流觀至勉齋書院訊勉齋舊修三禮處已莫辨矣余適入書院內見上有古大梁將墮因進書院東而去過胡蘆城丁戊指王氏所填全蟻穴還憩靈鷲庵佇睇去復進東石磴上石級斗絕稍項迤至華嚴巖畔觀唐李陽水所書般若臺彙刻于屋石上世稱此刻與處州新驛記縉雲城隍記志歸堂銘天下為四絕覽罷又循巖側石磴上轉西至五通祠少憩見而石塔間有崑幄小祠燈火熒熒丁戊曰此神女祠也俗謂能眩惑人余笑曰癡漢為色鬼么麼惑者真英雄然耶稍擲而上覽舊所見人而竹翁然森立如人者今無一存矣迤竹坪下瞰石觀音像鬼立巖側世傳

唐天寶八載五月日山中雷雨大震湧出者載歐陽詹記中余因詢僞開時王氏欲民膏鑄銅像此山中在何處丁戊謂不知但遙見東峯石頂上傳有金剛巨跡存焉頂上石坡迤東瞰老佛庵故址構其下有霹靂品天擊石室尚存又東上兩望見石帽山在前中有宿猿洞復東下遙觀海雲自天際來余與二謝子攀雲上觀杜庠石壁所鑿天地一聲鐘句散然去又稍西過兩石門進行不數十步見巖窟中亂屋巖立石扇斗開丁戊曰此薛老峯也崖上有倒書薛老峯三字或謂薛老古仙不知何代人或曰唐侯官薛令逢與神光僧靈觀游創亭于此稍

頃又越小客寮下至浴池池在石壁上可一掬池中水冷冷徹人心
骨下有石牀余倦甚因倒臥其上丁戊云此海山佳處復旋西上至一
小庵丁戊曰此唐周朴剛顯祠也朴善詩介特士當黃巢破閩城引朴
偏官之朴曰余不仕天子而肯仕賊乎竟遇害後宋張浚請于朝祠
焉復招二謝子過寒翠亭覽石上題詠旋督至都齊臺亭燼然新醒
人目東望海上漁舟樵牧聲隱隱又西下平沙委岸休滿應接不暇余
劃然嘆曰此三山奇觀也丁戊曰吁子知吾三山之奇而不知吾三山
之苦余老于此者猶昔昔兵興以來自蕭梁迄唐宋元五代中巢賊王陳
父子割據紛紛余不服枚舉則義者正德已卯進兵亂尋已未倭夷
犯海上來寇吾城此山巖突石孔間稜稜皆兵甲蠟立宮宇於於回稜
所遺者不過數拳荒石孤丘鳥道獨在目中予視今之勢將來者又何
如前小石嶂上不知何代紀兵變寇亂語不刻猶模糊可見余聞而酸
然不能聽適自臺畔進石礮環觀中有大石屏面東峙不數步轉石梯
西折登焉石絕頂丁戊四顧蒼莽指無諸城郭與余劇語直見越王臺
起城背北下九仙之觀東肅與此鳥石對蹲儼如龍虎相盤踞環三山
直若瀛海中浮三青螺然旗鼓二峯左右列咸環拱內向丁戊復指
西大王山下曰此五代王審知郊大處也由大王山上蓮華峯一帶延
延起民居鱗碎荒莽中習又有石架斜出名曰橫山樓樓下覆仁王寺
循樓西上至大石坪又有宋社稷壇壇在石崖背鑄三大字余覽古今
王圖霸業瞬息同隳一慨俯眺臺側有藉之奇韻叔所刻石壁頂
占松枝幹扶疎半熟落曰此何人所樹滿山童叟猶不意有此老龍骨
者存丁戊述書有說言鳥石青起刀兵之故余慨然而下公山壁去見
石壁上石晦恭題名在焉已復指南潮寺旁有晦翁大書石室清隱寺
詩甚遂又述東見一巨石堆橫峭巖崖若雲壘蓋于上其中有謝宜相
所書石天一字旁由一曲徑出至東峯遙望前神女祠直西上有秀巒
嶺嶺兩崖壁夾壁內微露一線天嗒嗒在烟霧中可吸直若飛鸞蟬干
穹杪更西一有歷代所封東安王祠又東去至一巖閣曰天章閣復從
初陽頂北望與丁戊欲訪唐開濟美觀稼之所不知何處而昔時所

謂崔公井謝公浴室古跨鰲亭與蔡端明所題幽幽境俱落落埋沒荒
僻雖欲探而無所於考也丁戊復與余詭偽闕王氏時此山觀刹之盛
宋謝必有詩云城裏三山千簇寺夜間七塔萬枝燈今十弗一存迺過
職曾鞏所記道山亭道書謂蓬萊洞天者余猶欲尋昔仙翁任放鍊丹
井并頭陀巖奔夢中凡前所暇不危亭睡搖石迴視俱冥冥半空烟際
矣又東下轉小徑上見兩大石騰踞如二墻堵然中儻敞可臺榭以遊
鳥石除隣霄此為最兩石東西相去不盈數丈前東面海門遙睇五虎
山自海上奔馳南來勢若六簷在掌上然江潮島淑汀烟嵐紫日夕不
知幾千萬狀又循石棧下行數十步見石梁橫介于絕壑若天台石
橋狀巉巖倒跨空畔橋側有冲天臺昔傳此崔公于放鶴處冲天臺昔
有蟠桃塢石磐陀礮碗不省何所云余曰鳥石舊傳三十六奇盡于此
乎丁戊曰還未盡者余與劇益不能已更往復盡飽所觀竟日始旋
丁戊曰三山之行蹤故事盡于此矣
明楊鳴鶴遊華洞記 余至將樂之明年聞王華洞號勝絕乃以春正
月三日偕令唐君進士徐君遊焉且微瞻南行度三華橋七里為藤嶺
有亭在焉小憩雨作飯畢冒雨行可二三里見天階山隆然眾譁曰洞
至矣洞石門低壓側窺之窈而黑秉炬者先余輩俯躬從之神悅目鬼
履鳥與土石升降足不謀而捷泉自石罅流兩涯有聲潄潄已或橫亘
淳蓄每十數步山之老人輒指點陳說置置時從者數十人歡呼動地
烟氣人聲助合滄鬱煥如益如昔汗沾衣不知洞外晴雨也有石離列
如余三人之數似預設者坐而休焉頃之起見石刻至元間人題名磨
滅不可讀洞高處滲液凝結冰雪巉巖蓋水之久而成石者迤邐入途
欲迷旋又開廓稍縱焉忽闕不開微茫區測縹緲曲往復力探旁慘惟石
林羅撐突崩騰頽怒巖錯窮狀極態牛飲水者大地踣者佛跌坐者人
倒垂下瞰者仙耦而據梓奕者蓋未張者戶闔叩之應者田丘畫畛分
者辰可負柱可倚屋而窺可左右窺者瑰詭傑特牢籠供獻其雜然無
名而為山中強名者不可勝數一石立欹欹之巖無上綴旁附至孤
危而巉峭不可押注目久之徐君云有鍾鼓石趨往試之鍾微鏗鼓蓬

遂然幾不可辯唐君得坐處二石間上幕而下席出酒殺共酌余歌杜少陵詩二君和之擊鐘鼓為節聲響互答雲薄岩穴鶻數行往觀龍潭潭深黑似有物云歲旱乞靈處路折而空濶仰視不見所極炬者上行望之如人循睥睨舉火微烟颺射霧色入暝時度日垂哺而余輩興益豪且登且訊唯恐失一佳境也乃扳緣斗絕前牽後累左右翼而進至所謂七層樓者足無餘地擇而後敢投蓋踐虎尾摩龍角戰汗震掉不知所如聞有石棺壘山尤奇俱不及往亟尋洞後遙見天光皆大喜至此特平曠又一境坐定稍聞外人聲益覺幽巖石壁光倒映雲氣浮動崖缺樹色交之若從窻牖中觀復命酌兩童子歌侑酒然望洞口猶在天半唐君曰樂將無極耶遂攝衣上步不任承以梯既出距地猶數十仞俯可視飛鳥之背而雨不止石角藤刺鈎衣徐躡躑草澤以下唐君步獨先余憑肩與巖巖頓昏乃達山麓徐君後至舉酒相勞苦因相與嘆一洞之遊晦明變化險夷欣厭者屢矣而後遂於人生何以異而世之人顧欲據顯乘便久愉快終其身其可得乎夫是洞誠勝絕儻如

窺其混沌被日月光出露奇詭又寄於通都大邑遇賞聞人將遊者無虛日惟其間且僻故無以誇耀於世雖以唐君力可遊而終歲不及遊徐君生於斯亦不能數遊焉以余方阜於時而茲遊適自余來始是洞雖未為遇余而余不可謂非遇也宜有記

福之永福西山曰高蓋為第七福地出縣郭陟峻嶺行五十里而近最上處有禪刹曰名山徐真君上昇東西二室歸寂其所也朝廷累降御香有樵載曲臺祀典石門插天杉檜畫巖林杪清嘯與泉響蒼真偉觀也徐本牧兒飯牛山椒一日聞樂聲出林杪緣崖造觀至則有二人奕棋立良久遺徐一棋子叱令歸歸即精解手談時碎瓦器為子布地為局縱游岩上往往與二人遇遂得修行燒煉訣有趙真君不遠千里訪之以所得秘密與之參契徐喜酌酒飲草廬中時霜月草木彫空徐曰承遠訪無以為樂以餘瀝一噴頃刻林花遍開今名所居曰花林庄徐功行成將入山仙去埋棋子田中涌土成墩植牛杖其傍旋生枝葉今老樹尚存嘗有耕者發致風雷之變至今

相指為戒丹成與兄弟姊妹七人餌之同時上昇故其地有七仙亭徐趙二君祠云自仙羽化莫有詣者數百年下制僧攜小師來主寺有輕身術借至徐君壇得二石室乃鑿山通道飛燈自石門中出始盡發地秘四方遊者於是翁集其東室明紫前有水簾自千仞崖顛垂空而下如其門之廣山中佳致可坐而把酒則庵謫亦乏奇觀獨去洞數武有龜與石棋枰對立相傳云龜舊處室中徐君叱而出之其事頗誕一日東室主僧赴邑齋會小師乘其遠出後師床坐逝主僧即知之嘆云巨耐小鬼奪我山中佳處亦即齋席坐逝其徒議學歸以登涉之勞乃茶毗囊骨歸梁西室雖加丹粉作喜色每一風雨即脫落如怒或者猶疑二僧神寂雖高而貪嗔一念未能了然者小師之趨東室也急欲化去踟躕不盡一脚數十年前有高僧數其敗教之罪指而正之言其中如敗炊餅云耳云所得棟樑如此高蓋為閩中佳山雖左僻然多勝往往遠從游覽吟題甚富

日與余談茲若大奇也戊午九月余督兵西征馳之歸化而揭君謁余曰君將出師紫雲乎則請於滴水駐餐焉於是明日以數騎東行踰嶺稍折而北已又折而東凡三折至巖巖壁陔絕外墜逕而上揭君遲之逕既上有宇故名迎仙余曰遲仙不逾迎仙哉堂後有亭亭題余怪其腐語而因與揭君辭於其中遂易之曰振衣已乃聞垂垂而雨則滴水巖在焉其水有三一出垂石如蓮者二從石隙中下感之石蓋揭君白巖人咸飲此於是嘗之其甘已烹為茶尤甘余曰蓋天漿乎蓋天漿乎其石乃蟬而曲若龍足戲雲中而則隱則見者余怪焉稍前斗石下垂類蓮而華者因名之垂蓮水石亦蓮不名者從水也又俯而瞻其右偶僧在焉其爐烟陰陰上也余曰何僧揭君曰此記所稱賴僧者也其既化而坐數日矣乃巖人始知之則大異之而因繪其軀以祀之此即其軀也早而禱輒雨拜之而禱更大雨則嘆曰有道哉有道哉夫人者宜顯者也佛者宜幽者也今暴其身於明白四達之區而使賢商牧子拊其面目而嬉焉即僧而靈固殷殷怒也於是命藏諸幽者幽之者神之也

說殊絕之狀蓋已盡人力光祿卿直昭文館程公為是州得闕山欽本之際為亭於其處於山川之勝城邑之大官室之榮不下簞席而盡於四瞻程公以謂在江海之上為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洲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闕以險且遠故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耳目之樂非獨忘其遠且險又將抗其思於埃壙之外其志壯哉

大氣開闢建安之北有山巋然與州治相直曰北山山之南有澗澗之南有橫阜背山而南阜據澗之北濱有屋數拾楹則東海徐君大正燕居之地也其名曰開軒去軒數十里有田可以給饋粥供絲麻窟婚燕祭之用取其將歸而老焉而求記於高郵秦觀觀曰士累於進退久矣并冕端委於廟堂之上者倦而不知歸按卷卷而佃橫野獵而漁者閉距而不肯試二者皆有累焉君雖少來進士而使馬善射慷慨有氣畧天下奇男子也夫以精悍之姿遇休明之時齒髮未衰足以仕事而欲就閑曠處幽隱分猿狖之居厠麋鹿之遊竊為君不取也乃為

詞以招之曰山之雲兮油然作水循澗兮號不致雲為雨兮水為瀆時不淹兮難驟得念夫君兮武且力矢奔星兮孤挽月夜參半兮投袂起探虎穴兮虜其子破千金兮購奇服撫劍馬兮氣橫出山之中兮歲將闕木樛枝兮外驚濤騰擊兮蛟龍蟠熊咆虎嘯兮天為寒四無人兮誰與言膏君車兮秣馬軒之中兮不可以久聞

交陰徑無輪蹄絕鳴吠而游焉者超然其在物外也癸亥重陽後三日主人携其子某為具觴余其上酒五七行起而酌醉雅歌投壺取惟移日厭厭及明更酌月明中主人執爵而告余曰天地間一草一石苟為有識者鑒賞品題則天機發濼挑抉呈露于筆鋒之下而彼亦將托之以不朽今先生停過牛山片言隻字曾不及吾亭之所有恐吾家黃子嘉輩冥飛而過梅溪先生何以拒之予曰萬物靜觀於吾一體濼上之魚安知其非我微酣興發呼小奚子把筆來題其廬曰長嘯嘯吹聲也南陽鳳雛擁膝長嘯東山可登淵明之興不減而况於半嶺之雄雉

乎次題其室之板曰掃心閉門偃仰心遠地偏雲撤席卷襟無留塵於此而息焉可尚也竹床有枕枕邊有書數卷午窓偃卧支頤而玩焉有冥會而獨得者是為味書枕下莫在匣龍精耀然主人所以自况者放翁老氣耿耿不磨斗下拂拭數過嗚嗚吟宋王詩即臺間揮頓之自謂可以決裂雲漢是為倚劍臺客有可人庖無兼味陳蕃之榻可下而延也首偕之盤可陳而供也山空月明有如此把酒前楹神交太白俯仰古今大觀萬化亦復如之春雨秋霖仰臥蓬下流泉之聲瀉入肺肝是皆不出戶庭而賞飮景有逐逐而相接者少焉消搖相狎循徑徐行皆花爛班留夷白芷天香襲人籍手而是署之曰奉芳徑徑折而東回行園中所謂富春園者廣袤若干許桃李成陰橡栗可薦皆主人日涉以成趣者因復名之曰涉趣與富春異出而同歸也誠然乎主人者於茲無乎其不可矣夫鉅錡小丘之勝蘭亭醉翁之樂昔人心身既有以得其趣而文又足以狀其真故芳躅餘音江山水石托之以不朽涼烟斷梗之餘猶能使人欣慕感激恨不與之同時同地而按其話言吟嘯

之清響况其在當時者乎走也寡昧荒落何敢竊附前人而主人倦倦于品題之付能不為之避舍哉雖然主人好尚之奇半山亦可之勝固其高世絕俗之懷鑄憂于群玉之間庶以釋余之不逮也主人某字某古安守禦千戶同游者某某其群從某某從而最少者上其筆力穎頰能張吾軍云

出蒲城西四里許有山曰象峯自西南數千里博換而來其支為太平岫而為梅峯為烏石而城峙焉前文物之盛廼山之鍾也山之腰為石室其巔則有石如芙蓉高數丈表數圍瓣突岬采蔬亭簞酒而奇幽而壯離列而坐可十人石北則山坪有田數十畝予貨之因築室以居時至石上盤旋忘歸石常蓄雲霧或值真晦則茫然如汎太乙之舟鴛鴦蒙濼氣與遊物游天朗氣清俯視城郭村溪畢效于前若垤若穴若簇若練若聚米若堆瓦聚睫而望大海橫于東

見山環平北壘公峙于南紫青綠白莫窮其榮然後知是山之高峻為

甫之宗而石則山之宗也予嘗質諸士夫或有未知者或知焉而未之
奇奇焉而未之至其至者樵夫牧豎至之而未知知之而未奇然則知
之奇之至之者非予其誰歟予又謂是石有君子之道三焉其聳峭拔
起下伏諸峰則有特立不群之操其燦燁如蓮不為仙翁佛子之宮是
有潔身自隱之義其為文物之宗能使士夫不知而不奇是無競名表
標之心皆可取也使其置諸中州京洛之間吾恐薦紳遊客嘯歌吟眺
敷揚讚嘆之不暇大華不能專於雍九華不能擅於池矣棄於海濱而
雜羣峯之固宜乎人莫知而莫奇也予泊沒於時蓋深有感於是者遂
為之記

明侯程習齋公治泉之八月與客遊于筍江之許
夫其浩漭澄渚之水流日夜之不息洋洋泗泆放乎大海浮於曲折迤
邐之遠不知其幾百里而空曠寥廓際乎目之所極若在几席之外膏
原漫漶彌望遠廓甚什伍而里縱橫巒峯踴躍勢驟形冥乎其不可
控臨兩涯而四眺則若若拱拱徘徊時時眺留而不去各獻妍態映燭

乎玲瓏泓澈之間而光晶新爽飛散下上媚雲氣而麗烟霏蓋亦奇矣
若夫高帆疾舫出沒於霧濤風浪相嘯首尾而離離漁蓬釣艇謳嬉通
發前唱後和擊楫空明魚沉而鳥起川虛山蕩於微茫掩靄之中灌木
宛柳之嘶雞鴉鷓棲止鳶鷺還集輕簾細榻隨曲成構延旦久復鑑晴
波而漾倒景斯則民事之動因乎山水而公與客得以為環傑詠怪之
觀者也至於觀粧妝服會一州之士女沿隈循浹而不可選紛散互合
莫窮其來往之所從文琴芳荃之續邇遺芻鳥而聖往裳激豪吹之清
越水繁縵之要眇淋漓顛倒徒倚雜遝忘其岐道之所向而忽乎日之
將夕斯則生人之娛感乎物節而公與客又得以同其歡適嘉洽之意
者也公飲酒樂甚顧謂客曰吾所得以為觀者彼方勞於有所營役役
而不得休而豈知是之為美而吾獨得之以為遊娛於物節者之以為
遊矣徒徇乎耳目之好而甘於葉炙之味而烏知吾之所樂惟我能與
之同其意而彼豈誠能同於我哉今日之遊蓋亦云樂矣然而此江常
在泛日月之無窮前乎遊此者不知幾何人而靡靡跡滅與水俱逝皆

已化為浮漚游沫而不可尋矣不有文字以託於不泯則後之人孰知
吾與公等之樂於此也昔叔子峴江山公習池與夫柳暉之具區蘇
子瞻之西湖其光景物象備極一時之美文雅照耀意氣雄俊既擅絕
於當日而流風餘韻於今猶可稱思至其從吏鄒湛侍兵葛驥以及方
外惠勤參寥之徒皆因以不沒於後世然則客方有託於公而此江雖
常在其名或當由是以顯公顧諟意鄙陋無能之文為足以圖不泯之
盛事豈不過哉言已酒罷公揖客別而予退為之記

身與為處出戶而前前有擊轂之車而後有連帷之帷驟而之乎空曠
之野寂寞之瀛蒼山率律而高起綠波濤蕩而長浮則為之忽然而喜
如出幽室脫縛束耳目為之加明手足為之改適此何異乎餓梁肉者
悅蔬茹之食酌醇醴者喝清冷之漿其含醉醺而即疏泊而不得謂之
知味也由其無所得於此徒以迫切於喧湫整雜之甚意煩氣倦急於
有所投而自解時者知其為山逝者知其為水而豈為有過於已哉嘗
試登高丘汎長川見夫樵夫牧豎皆師估人爭道而捷馳疾榜而擊汰
以家為赴望望然不及如其去山水之不速而恐其或後以彼觀之則
醉醺之可舍固在山水而城郭室家其疏泊而思即者矣物之美惡無
常態而有定形山水之為佳而城郭室家之為垢濁亦美惡之大齊也
由樵夫牧豎皆師估人觀之則所謂佳與垢濁者舉易方而真處世之
偶得放於山水輒自謂絕去喧湫整雜之患方多其所遊之適以傲乎
城郭聚而室家居者之人吾亦未知其美惡之所常也飲漿冷者暫快
而非甘嘗蔬食者少蘇而不美其甘美之常固在酒肉也彼驟之而忽
喜者意溢於久煩之餘氣舒於積倦之後喜且未幾厭已生矣何必不
為樵夫牧豎皆師估人而何以咲彼之望望凡物之美惡無恒而人情
之欣厭有向昧者擊楫以徇物中之厭欣變於外而不足以及易其中之所樂
不知自主惟明者為能以情御物物變於外而不足以及易其中之所樂
樂之取於物未嘗無所寄而皆其自足於中者之所取則惡者未嘗不
美而况於其美然後美惡者卒歸於有恒而皆吾之所御欣且不得而

有而何有於厭苟其無所厭則遇物皆適無之而不喜而奚待於忽然
蓋吾泉州之江自諸山發源而下建瓯而急瀉至於金谿而始演洋洋
滴山起於兩溪高深之景相得草樹互映雲烟相輝茲亦山水之勝處
也之焉而忽喜者不知其幾何人而吾獨與黃應初洪舜臣二君往游
而樂焉當其舉杯相屬唱詠方布而語笑間作計彼驟之而喜者亦必
有以同乎此而山之益然而靜止水之沛然而流行接於吾目着於吾
心形器都遺而精神獨遇信有彼所不能同而吾三人者亦可以目擊
而交存而不可以口說喻也故為記其意如此使世之遊者知吾三人
者之遊而能樂蓋有以御乎物而談山水之美者必出於吾而後為山
水之美常也

遊名山記 卷之三
日忽然去之而死而不得免其意之卑而晏子笑其不仁宜矣叔子慨
然領其一時之功愛而難忘慮他日之易泯撫當身之惟而不足以自
慰可謂賢者其當樂而哀以身為累而不得盡悅生之性亦何以異於
不仁者之悲嗟乎富貴之君侯功名之卿士窮天下之欲無所不足志
滿氣盛其多取於物而備享之以為快何所不得宜其兼得於山水而
牛山峴首之勝反以出涕而興嗟彼其念富貴之可懷而傷其不得久
有喜功名之甚藉於垂永而患其無聞則雖左山右江履齒草而俯濤
瀾而不能有其樂寧獨不樂而已且為之感慨而哀孰知夫蒼厓翠壁
發舒氣象而凌薄光景亦尋憂增戚之物也當其戒具往游固以酬乎
拳佚之驕羨倦乎勤伐之勞勤思取樂於山水之間以適耳目之娛卒
之求須臾之樂而不可得豈非以其所都者厚與所挾之高起於濡戀
矜顧而然耶富貴功名者之於山水其果不得以兼取也清源山者泉
州之名山也予嘗以暇日往遊於其間好事者往往撰肴酒躋山之顛
就予而飲食之因輒相命為游攀援險絕探討幽竊極意所止有從有

否不為恡也顧視其踽踽寂寥崎嶇而盤桓何足以望牛山之儼從峴
首之賡察然吾未嘗不樂而客之從者未嘗不與吾同其樂也以吾之
早廢於時習於富貴之日淺而頑拙不適用曾無秋毫之長可以挾而
待後欲為濡戀而無所可懷欲為矜顧而無所可喜而山水之樂卒為
吾有吾雖困於世於物無所多取而獨得之於此彼富貴功名者於天
下之欲窮矣而於天下之樂猶有所憾然則吾之困非徒不以易千駟
之君而烜赫震耀聲烈被於江漢魁乎為一代之元卿者猶將藐乎其
小如卷石寸木之在於茲山也吾之所取其亦不為少歟既以語客復
記之如此

嘉靖戊戌夏林尚書小泉翁招予遊鼓山出福州
城天色鮮霽東行十餘里陰靄漸至松路蕭瑟石色幽映過龍橋至鼓
山寺飯飯罷易竹輿登山微雨逕滑磴道盤曲前挽後推攀躄茅竹中
倏忽白雲瀾瀾如風捲楊花眩亂人目與人乍行乍止有頃如行木綿
堆裏輪困瀾瀾咫尺莫辨度蹙蹙橋經靈源洞喝水巖諸處耳畔但聞
鳴泉聲更不見山之形狀予與如乘雲聞與人語始知輿在人肩雨濛
濛下呼蓋來則聞其應聲而青蓋出沒雲中愈呼愈遠執蓋者覓路不
得故也過石門棧至雲亭陰暄暫開見晦翁書亭額少歇復登磴道愈
峻里許為小頂峯則見晴日麗空草石不潤蓋未嘗經雨乃知雲雨祗
在下方去地不遠翁至相慰勞如夕暎隔而忽解后者為之一笑乃聯
輿復登大頂峯就亭燎衣北觀浴鳳池池傍石上有晦翁書天風海濤
四字時剛風稜稜嵐靄如洗周旋覽眺已非人世南望川原阡陌蔚蔚
漫漫東北疊嶂重疊表見於夕陽之下俯瞰小琉球如一點青螺翁舉
酒藉草而坐觀海有頃從者報云大琉球見乎凝視久之問曰何大琉
球亦如點螺翁曰所處高遠則視下益小宜矣予曰振衣千仞岡濯足
萬里流茲遊得之常有此氣象何外物之足累乎遂下至寺飲醉而別

嘉靖戊戌夏五月汪東麓張東沙江午坡
三公送予至武夷自二曲之王文峯下泛舟歷九曲溪再與再舟往返
竟日歷覽既徧道院夜酌相與評品形勝以為怡神之助予曰天下山

遊名山記 卷之三
嘉靖戊戌夏五月汪東麓張東沙江午坡
三公送予至武夷自二曲之王文峯下泛舟歷九曲溪再與再舟往返
竟日歷覽既徧道院夜酌相與評品形勝以為怡神之助予曰天下山

水至武夷諸峯奇詭極矣五陵之內山之大者百里同一形小者亦數十
十里同狀蓋其地脈相貫故形狀不能不同也獨武夷諸峯則不然十
里之近九曲之內變幻四出恣態橫生或連脊異形或一山兩狀一換
舵而圭壁改觀一轉盼而方圓異質堊鑿劍戟舞馬蹲獅倉廩設而猶
窺屏障陳而人立入幽壑而得耕稼之場度石鐸而有藏脩之地布列
盡乎天巧體製疑於人為遊觀至此將謂造物者之獨有所私矣然眺
覽尚未盡惟大王峯獨高試一登之以窮山水之蘊可乎午坡曰大王
峯有張仙巖按志漢人張垓得辟穀之術於此仙去遺蹤儼存蓋往觀
之東麓東沙甘欣然道士曰捫天之難非雲梯不可升也乃命縛梯再
前而梯成東麓東沙與予先至仰見絕梯百丈二公色阻曰誠捫天之
難似此豈可升乎乃命隸卒便捷者二人先躡至梯之四一處下五色
無王語不出口乃從孫都司升孫畏縮色變予曰隸卒不知以心為主
耳手有攀足有緣安得有失乎予遂躡梯而上梯盡見巖阿中仙蹤儼
然相去五步之內崖歛若不容着足疑視有頃即飛步而至蓋其說而

坐頃之午坡亦至梯盡處問予曰此歛厓何由得度耶予曰不知其然
也午坡悟亦飛步而至相與拜張仙像像兩手據髀卷其一足如真武
坐首巖石顧非土非肉非漆灌然有感予聞得道之士真氣不散脫殼
之時筋骸自固雖歷千百禩與物逝不殊豈其然乎頃之山下雷雨大
作下視雨脚甚長巖前不見雨絲乃知身出雲土環望八閩諸山不帶
培塿各賦詩一首下至梯半始覺有雨霏衣比至道士院不辨色矣明
日三公置酒一線天巖巖崎嶇及乘藍輿而往所歷鳴泉怪石不可殫記
至則香嶂峭立仰天崖一線誠奇觀也僅聞有祠部白洛原見懷之作
度其時非遠竟不知何往也一坐為之悵然遂用白韻各賦詩約以詩
成先後留解如次予詩先成得少飲歸至金鷄潭乃昨遊久坐之地見
洞中新置一物如香奩狀昔朱熹燁燁約方六七尺相顧駭訝不可致詰
洞在二十仞之上下臨不測之淵一宿之頃伊誰致之是夜宿止止菴
東沙曰晦翁有感于白王巖因云當時錯下工夫只合先學上天後學
識字耳此意云何予曰人能妙悟則六經皆註脚故出世之學一味

主悟悟則無不通矣諱非虛語遂別

明... 中夏四月余弟珍自信州致書謂此邦多名勝
且密邇武夷予神意飛動遂戒輿夫肩雨而行抵玉山舍輿而舟至信
城入郡署弟驩甚既爰日予問武夷程弟曰十舍耳顧暑溽奈何距郡
十里而近有南巖寺亦與區也翌日由德子可均肩輿行攬勝搜奇一
宿禪房摩厓紀石而還既瀾月戒行由鉛山抵車盤入分水踰大安衝
泥冒雨至崇安今尹王君命一椽累根隨行乃出城三里許入建溪登
舟時新漲方落溪水靚深清瀾急瀉柳堤篠岸村墟歷歷遠近映帶三
十里而止乃九曲溪西出與大溪合處也有道士三四來迎曰自此至
萬年宮可里許當呼小舟入曲也緩步溪徑松翠侵衣將入宮古木蒼
然逕道行竹榜曰天下名山第一稱此為望仙橋橋北為冲佑萬年宮
有漢祀賓雲二亭拜章臺三清殿玉皇閣閣下列十三仙後為法堂左
為方丈碑碣森立詩刻盈壁日亭午餘罷出宮沿岸百餘武入溪縣一
曲顧水光石壁較亭堦蒼蒼翠如畫下有九峯書院顏敵高崔蒙菲
以造乃泝二曲鍊板嶮峭王女羞眉虎嘯凌霄諸峯杖鏡之臺小藏之
巖翰墨之石皆列溪左右四顧風氣肅肅光浮動溪右巨石突立中豁若
斧劈然相傳昔控鶴仙人試劍于斯誕不足信有宋題刻布滿石上鮮
蝕不可讀下有小九曲榜人急進船還遠一回予興灑然一觴一詠而
從者莫知也復溯流而轉仰瞻懸崖萬仞枯查縱橫插石罅間皮一小
舟歲久不朽朱子謂疑世道阻未通川壅未決時夷落所居而漢祀
者即其君長蓋亦辟世之士生為衆所臣服沒而傳以為仙也理或然
與四曲峭壁巒閣木板亂插如機行曰仙機巖溪左一石飛登欲墮入
溪中曰釣魚臺右峻壁斗絕上有數竇皆橫插木板望之如棧中列陶
器如筥如筒如爐如鼎又有仙說數函高下重疊歷歷可數有傘蓋旗
旒豎其側蓋土人祈禱酬賽之具人迹莫能達何由致之皆異觀也半
壁外隘中宏木條縱橫如鷄棲狀相傳常有仙鷄鳴曰金鷄洞乘流而
亂灘瀨縈迴夕陽湧金蒼厓浮壁至五曲據曰此峪有伏羲洞顧蛇徑
鳥道發其人跡罕至榛棘藹藹莫能往也因陟沙岸穿松篁可百步許

人紫陽精舍謂晦翁遺像仰瞻大隱屏接筍峯峭立雲表披榛覓徑乘
 小梵羊腸逶迤磴險處輒下步半里許達峯麓林曰上有二道人居之
 壁巖巖立有巨木簡階倚崖壁遂乘輿躡之階凡三接始及徑四布牒
 牒據頓地少休緣徑折數步入小木門石壁峻峭徑忽斷有鐵鑊橫綴
 崖腹亘七丈所繫及徑以託足從者二人先予躍然握鑊寸進之心甚
 戒弗敢俯視鑊筍踏盤石猶膽掉神憊不自禁復杖策躡磴屈曲盤
 折百餘級始及道人所棲曰王華巖巖深可丈餘高廣倍之白雲蒼霧
 生滅無時飛泉風樹聲協絲竹道人揮塵而出眉宇疎秀神采曄然號
 曰麗陽子坐有間曰峯之巖有道友益訪諸復杖策躡磴許達之夷
 處帶土種蔬葵瓜蔓番宇三楹四壁蕭然異人世道入出揖延入坐
 不出一語從者出疏食道人亦同茹其坐移時天風參寥為鳥絕聞昔
 人謂山深無鳥聲信哉徒杖下至王華巖道人出黃精乾餒分啖之
 接竹引泉淪若珠佳抵掌荒落浮蟬蛻與余言導引事甚悉且曰人
 世多放不下幻心障碍何由入道余領謝之向夕假榻窩中篝燈趺坐

道入曰予棲此歷三閏矣然未嘗宿客也予嘆曰此其前生榻直借君
 耳道人曰浮生逆旅光陰過客何物非借何寓非虛今吾喪我矣君尚
 識故吾邪對坐兀兀連旦下山道人並禁鐵鑊及階乃別予而階而下
 至麓仰瞻道人如在霄漢臨風頂禮而已循故道出緣曰從茲數里可
 至天遊乃有輿入峪蒼松夾徑雲陰藉襟微雨如絲幽禽逐蓋頃復開
 巖乍步乍輿踰崗躡岵乃歷平夷清流一壩松竹成列若聞鷄犬聲忽
 蒼髯老人燃香出迓逐登天遊觀一覽亭前有甍金空曠高爽隱屏立
 其前仙掌巖其右千巖萬壑俱入指顧高下起伏若翠濤澎湃出沒烟
 嵐紫青綠白頃刻異狀令人氣絳神發儼然有馮虛馭風之興頃雨復
 作退觀殿宇幽邃山水人物盡備滿壁皆麗陽子所為者假寐丹房
 覺夢俱忘已復開朗松風颯然沿故術而降抵岸入舟回矚隱屏仙掌
 天遊迥在雲際矣六曲三山聳翠若舉首企仰然曰三仰峯中有洞曰
 碧霄相傳王瞻丹竈憶存七曲丹井棋石皆遙指遐想無側足之徑不
 可得而窮焉尋轉八曲曰崖絕兩峰屹立上有石如鼓曰鼓子峯峯

南絕壁有具公洞外隘中敞截仙蛇數函亦無徑可達也榜人曰遊人
 多至此而返蓋此外僻勝耳予曰登山當涉其巖觀水必窮其源何惜
 此數箭之力哉復披披疾掉而進山勢開豁水面平廣不類前曲之奇
 崛而三教齊雲諸峰高聳雲際毛竹洞白花丘公諸巖樵人時聞仙樂
 之音亦非凡界也已而頽陽在山落霞射水迴梳洗爵撥蕩琴衡和曉
 翁權歌十章溪光樹色窈窕微茫復入萬年宮大雨如注託宿張鍊師
 丹室拂曙起針登大王峯過止止菴謂白玉蟾與行半里許崎嶇榛塞
 草長過人踟躕披拂而往經仙鶴巖巖霜翎朱頂宛然如繪有飄泉若飛
 絮縹緲游空而下予題其巖曰萬峯晴雪又里許豁然徑斷有巨木階
 倚懸崖斷峽間張頽子曰此第一洞天也張先予躡之階窮處其旁為
 張仙巖巖深可二丈張仙坐化玉體在焉踟躕而右顧予舉觴揖而醉
 之班荆環坐小飲移時仰眺巖巖雜樹倒懸斜倚樓烟霏雲倪矚矚春
 則于楚阡阡不可辨倚巖木階復數十仞張曰登此可至絕頂昇真觀
 也飛泉灑灑下與酣飲登梯曰積溜梯滑毋冒險也予乃露頂短褐芒

履與廷安相趾攀援閉聽一視不避露濕峭壁萬年松蒼繡可愛呼從
 者越險而顧之步稍歇前趾已遠望之如乘雲空中階窮處兩木橫閣
 崖鏤上布數板廷安立板上乃援之而升有石門頗隘側其身入忽見
 兩崖開敞夷曠嘉樹美箭蒼蒼芬芳予曰此小蓬萊也緣磴復升迤邐
 漸高有石池長可七尺廣深半之瑩澈可鑑稱天鑑焉復躡數十步平
 坦可半趾新構數楹窓櫺未完所謂昇真觀也蓋廢而復興張言羽流
 居者曾盛於昔今觀宇雖翫而鮮人迹荒涼無養故爾折北絕巖為禮
 斗臺上哆下縮萬山羅立如丘垤飛鳥皆視其背烟蕪雲樹澗澗隱見
 建水東流蜿蜒如帶浩歌楚詞聲應崖谷飄飄乎若與子騫張湛等接
 於物外嗟亦奇哉廷安曰南峯之巖更有洞厥口窄小而深不可測垂
 綆百餘丈方及水以小石投之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宋乾興熙寧間
 遣使降香投金龍王簡於中曰投龍洞時新雨後石壁溜淙淙下莫能
 攀也少憇忽陰風勁甚不可留促步而下不踰時及麓針萬年宮乃還
 崇安三令君復來曰茲行冒險窮奧亦云奇矣仍遺木簾之景未探也

此溪雪景殊佳玄冬能重來乎明發出城二宿抵鉛山從者曰日晴矣
聞有普陀巖遠此二里許耳遂乘輿往平地突起巒障髮鬚飛來峰中
有一罅明透日影流光傍有泉滴瀝島中可安几席乃坐飲數觥倏涼
雲驟雨明處寢暗雨霏霏灑席張蓋有飲因思武夷之勝半生夢寐願
毛種種始獲一償乃微靈仙窟宅洞天福地亦係乎緣分之至與不至
非偶然也却說謂山行洗盡五年塵土腸胃予於此行亦云

東南遵湖岡行望之巖然鬱然祥光瑞靄隱隱呈露其中若有真藏焉
者問之土人曰此靈山聖墓也考之郡乘不載見於山叙者曰北山府
城之主山也其東支為石壁石頭聖姑諸山疑聖姑之名即此蓋
自異域之教流入中土有回回教者其始不知何代氏姓樂此立而
藏焉余心異之辨駕爾未明公志者五六人偕余往焉入門
選路甚險隘登其堂境界別勝其間中有紫封者三即聖墓也墓之
前右有小閣為禮拜所左有碑可誌西而南戶可以遠眺望靈源

寶蓋隱約橫亘蚌江法石周遭環抱不暇悉數而東南之勝槩一覽在
目門之東有比丘尼廬後為浮屠殿說之地門之左有石一區曠而夷
上可坐百人中有卷石其形肖丸而下不屬勢重萬鈞然以一夫撼之
則兀兀然動搖亦奇觀也或曰此山之形類獅而是石則類毬再考之
郡志府城之南十里有獅山則此特以意象言之而非其名之正也余
以此石類毬而其色蒼然沉碧似玉因名之為碧玉毬吾聞大道無名
元始無形太極一九也兩儀肇判天地卯九也二曜成魄日月跳九也
須彌為芥子泰華為梓木動靜互根名實奚辨山之名曰鼓曰帆曰
旗曰爐曰筆曰帽似茲者不可殫述皆得象斯得名者也又何獨於毬
焉疑之歟曰大哉言歟名稱之矣

伯紀云余今夏夢乘舟行亂石間四顧峯巒奇秀有如玉色者覺頗異
之及請官劍浦道武夷山小舟泝流水落石出偏覽勝槩至晞真館雪
作巖石皆白恍如舊遊然後信出處之分定而斯遊之清絕已先兆於

夢寐雖欲不到不可付也作小詩以紀其事詩云清夢先曾到武夷王
峯積雪借幽奇小舟遊罷尋繡路恰似儵然夢覺時

昇真元化洞天昔有神仙降此山曰予為武夷君統錄地仙受館于此
由是得名武夷志云周回百二十里九峯巒巖石三十有六此外以名
著者復不下十餘所古記云昔有神降于山自稱武夷君後人因名曰
武夷又云混沌初開有神星曰聖姥母子二人來居此山於時號為聖
姥衆仙立為皇太姥聖母又天台山玄虛老君華真仙師遺第七子屬
仁乘雲駕鶴遊歷此山銓叙地仙今稱控鶴仙人是也又云昔有張湛
孫綽趙元奇彭令昭星景願思遠白石先生馬鳴生并胡氏李氏二魚
氏三姓女子四人凡十二人同詣此山求道借謁魏王值魏王祭仙祈
雨湛等獻詩仙人甚喜乃遣何鳳兒往天台山取仙籍回歸探視具載
魏王子嘗與張湛一行先於上進飲酒過度觸犯黃元真人諱居此山
八百年後方得換骨歸天時仙人既見此籍各有姓名因語魏王等至

八百年後可所取黃心木為函於小藏巖中冲化迄今存焉
崇安有山名武夷相傳即神所宅峯巒巖壑秀拔奇偉清溪九曲流出
其間兩崖絕壁人迹所不到處往往有枯查柙石罅間以度舟船柙
之屬樞中遺骸外列陶器尚皆未壞頗疑前世遺阻未通川壅未決時
夷俗所居而漢祀者即其君長蓋亦避世之士生為衆所臣服而傳以
為仙也今山之群峯最高且正者尤以大王為號頃有小丘焉豈即君
之居耶然舊記相傳說妄不足考信故有版圖迫迫連漫亦難辨識今
冲佑羽人高君文舉始復更定此本於是鄉借隱顯之間為能有以盡
發其秘且屬隱屏精舍仁智堂王為題以祛舊傳之惑云

宋方輿勝覽幔亭峯一名鐵佛嶂古記云秦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日武
夷君致酒看會鄉人於幔亭峯上初召男女二千餘人如期而往乃見
山徑平坦虹梁架空體輕心喜不覺其倦至山頂有幔亭綠屋玲瓏映
隱前後左右可數百間就幔亭北壁中間設一寶牀謂之大極玉皇座

北壁西度設一寶牀謂之大姥殿真人座北壁東度設一寶牀謂之武夷君座悉施紅雲綉紫霞禱神人至幔亭外聞擊鼓聲少頃空中有呼鄉人為曾孫男由東序文由西序進既而聞讚者云汝等曾孫可拜又聞讚者云命鼓師張安慶打引鼓趙元奇拍副鼓劉小禽坎鈴鼓曾少重擺鼓鼓喬智滿振響鼓高子春持短鼓管師鮑公希吹橫笛板師何鳳兒拍節板於是東幄奏賓雲左仙之曲次命弦師董嬌娘彈坎侯謝英妃撫長琴呂荷香奏圓鼓琴琵琶管師黃次姑嗚悲慄篳篥秀淡鳴洞簫朱小娥運居巢笙金師羅妙容揮鉦鈸鉦於是西幄奏賓雲石仙之曲行酒進食百味珍奇皆非世俗之所有乃令歌師彭今唱唱人間可哀曲詞曰天上人間芳合會疎稀日落西山夕夕鳥歸飛百年一餉芳志與願違天宮咫尺恨不相隨歌罷彩雲四合環珮人馬之音且空而至俄而聞讚者云曾孫可再拜而別乃下山山風雨暴至田顧山頂無復一物但葱翠峭拔如朽耳鄉人感幸因相與立祠其山號同亭云

天柱峯一名大王峯在武夷山東南隅石壁上有室曰昇真洞洞中有神仙蛻骨莫計其數室前有黃心木棧又有四木船兩兩相覆亦盛仙骸半枕室棧不墜不壞峯南一隅稜層三出可編梯級而上近峯之頂有天鑑池絕頂有投龍洞洞門小而直下絕纒百二十丈乃可至水每朝家遣使投金龍簡之屬悉詣之峯上有嘉竹仙柏仙橘仙李仙荔支之類蕭子開建安記巖石悉紅紫二色其石間有木確磬殿羅著什物昔魏王子喬於此得道有張湛等十二人偕謁魏王會天早魏王置酒脯祭仙祈雨時控鶴仙人乘紫雲跨白馬從空而下大霽雨澤湛等獻詩云武夷山上武夷君白馬番轡入紫雲空裏只聞三奠酒龍潭波上雨雲霧仙掌巖掌面三處石紋紅潤如掌有瀑流界於仙掌學堂二山直下千尺仙機殿在武夷溪北水際巖上有石室石棧行猶存小巖巖在溪南下際無底之淵上且升絕之壁中間數室皆梓版木望之如棧室中有器圓者如斛方者如筭又有如盤如杵之狀者古記云昔有仙鶴棲鳴其間故又名仙鶴巖故樓巖在武夷溪北巖間有

樓其下四楹有路可以攀援而上舊記云是仙家鼓樓旁有鼎竈換骨巖在幔亭峯北中巖一室平廣可六七丈室前路斷數尺不可度舊有黃心木一根為橋不知年代而堅固不壞故世人得以造其間室內有仙蛻九函又有四柱樓一所如世俗度閣其立置蛻函函中仙蛻皆質小而色紅相傳方外之士得道尸解者悉於此巖換骨不獨武夷一洞大而巴昇真洞在大王石東隅石壁之上餘餘一室徑數丈而深倍之室有雷文甃甃五盛仙蛻其一置石室中不可出窻口狹而束故也千巖列布窻外洞室之前悉以黃心木縱橫為棧石可通神仙性來者洞室之上又有一穴橫狹木為橋簡可三丈橋之西壁近在十數步之內別開一罅方廣丈餘中有香爐藥甃之屬可望而不可祀也洞室之下裂一隙其旁為存焉相傳仙人煉丹之所

武夷山志 卷之十一 三十四 真洞絕頂有鑑池予乃躋攀探索既而乘小舟由山口逆流而上按志拾點一曲碧峯森立雲鬢烟鬟號為三姑石巖巖蒼翠冠翠螺髻狀色相若補陀二曲鉅石聳有潤麓下有粧鏡臺謂之王女峯兩石相倚長數十丈中有辨鏡見天光隱隱如線謂之一線天九峯書院在鐵板峯宋蒲蔡沉傳書處三曲小巖餘研兩艘懸梯大巖淵深石器中存昇日巖恒有金光水樂石音作絲竹四曲橫杆在阿雲霞紐織金鷄飛洞曉片吟嚶詩題巖古春雨綠莎五曲伏巖洞在大隱峯後其峯削立方正如屏考亭朱文公曾築精舍于此悟義紹孔講明性學當時從遊者衆至今武夷書院與丹山碧水相輝映而從祀者黃公幹蔡公季通劉公鑰真公德秀也六曲仙掌瀑布飛雪蒼屏萬松閣雲層峯倚空石室板地七曲北廓盤旋高城繚繞天壺環合湧翠飛流八曲鼓樓巖下龜浮三教峯前魚磻石紋縷絡人面莊嚴九曲白雲網緼洞竹幽邃石田茅屋平川桑麻大和宮在焉太抵武夷山道書謂為十六洞天周廻百里

峯巒大者三十有六形狀不一有續潤如玉削者有森然如筍者有
莊嚴如正人者有媚麗如美妹者又有如樓臺突兀如城隍周道如鐘
鼓陳設如庖廚其巖如龍其路如虎其跡如虎其跡如虎其跡如虎
削層見迭出仰瞻俯視接不暇而勝之尤者在乎一溪九曲中流深
迴故朱子於每曲皆有摧歌雲谷滄洲視如闕里匪直與濂洛淵源
美而八閩人文夫有所自予觀風于茲首獲慶名賢講學之地登謂延
佇半興仰止其亦大快也舟迴復次渡口時近照將飲仍登陸徐行松
葉坊驛漏下二十刻矣

游山記

卷之三

三

古今游名山記卷之三

古今游名山記卷之十三

羅浮山 廣東諸山泉附

括蒼何鏡振
廬陵吳炳用

羅浮山自海來傳之其上有平田嘉穀崖巖皆公為一臨于博
羅之上北望增城南望東莞高三千六百丈巔曰飛雲頂帶岨起峯曰
聚霞周迴二十里夜半見日故其中麓曰朱明洞山海經曰羅浮山在
越北此山木名連萊山一峯在海中自會稽浮往與羅山合而為一今
山上猶有陳方草木乃浮山也道書名爲朱明耀真洞天高洪所居
龍向其峯四百三十有二飛雲頂西曰上界三峯高三十仞不可以上
其下流衍有滙水與潮汐應曰瑞池有神仙當二山之巔實惟泉源福
地俗呼分其中有石如梁曰鐵橋滿水出焉分東西流注于潭又南流
注于淵五龍蟠焉歲旱禱之則躍出而雨其嶺十有五其石室長溪各
七十有二瀑布九百八十八其洞六潛過句曲仙靈之所居也言羅浮與
三茅
相通是多玉樹芝草珍禽奇獸神湖東三百里有昇天橋其陽有谷夜
聞鈞天之音是謂夜樂洞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浴于谷口之水
是曰鳳凰之谷其下石槽之水出焉有石曰洞八仙石中路有書堂坑
前屬嶺南之所謂鐵橋西曰大石樓其南有橋曰度仙相去五里曰小
石樓有石門逕路十里可至上而嶺岨至巔三百丈周迴二百里下而
斜盡至麓三千三百丈周迴五百二十里羅山之陽有瑤石臺高六百
丈廣七十丈其上多奇石其下有峯曰華山其南曰香臺又南曰會真
多木無草有五色雀又南有谷焉前望朱明洞後臨蝦蟇峯是曰青霞
之谷蘇玄卿修又南有丹竈夜有光見于東北龍虎峯如霞有五色其
峯多草其東北有桃源洞幽人其東南有會仙橋其陰有玉鸞峯神
女居之其下曰秦珠庵下有三穴出風雲而雨東北曰大獅峯又北
九十里有連阜接于增城曰鸞嶺又東兩峯間出曰大旗曰小旗又東
一峰曰致雲又南一峰秀麗特起曰仙女又西南一峯如貝而文曰寶
寶又東南曰雙髻峯有仙壇符竹羅水出焉釣魚臺東海為碧

溪又西南流為羅陽水又東南有鶴峯又南有峯平而圓曰石鼓扣之
 有聲是謂神鍾水經注云石鼓山在羅陽水之東又南為松逕口其東為
 龍尾岡又東南四十里龍江之水自龍穴出焉西北與羅陽水合南流
 注于海自松逕口至于白水山百里而近羅浮之東麓也浮山之陽有
 蓬萊峯其上多龍公竹有鳥焉毛彩如孔雀而五距名曰碧雞其下有
 增列仙之所集也其東南曰獅子峰多萬年松又南曰麻姑峯女仙之
 所集也其西曰鹿身尾尾馬足而黃色名曰鹿鹿或降于麻姑臺道書
 真人王遠乘之以步降至則神祇通請會其西有觀源洞王野人又西
 雲峯巖之下有蝴蝶洞四時出形蝶世傳其西南水簾出焉是為水簾
 洞其南有清瀟洞安期生其西南有大漢橋又西南有孤青峯對石樓
 南仙奕石鑑在焉其南金沙洞中有花首蓋巖上飛天華宮蓬萊峯
 之西曰錦繡峰是多異花草又西四峰疊出曰休玉曰玳瑁曰拋毬曰
 雞鳴其陰雲母峰之西北曰鳳凰岡神女居之泉源山界則增城縣也
 增城縣其山雲母之水出焉西北注于增城之西青山而成淵神龜潛
 焉是曰龜淵淵東石逕可以步蹻而上又西南曰飛來峯其傍有梅花
 村又西南五里有鹿角嶺自東路之南平崎逶迤而西曰藍田又南曰
 寶酒田又西南曰泊頭其北為小羅浮岡其下有跳魚石又西北有牛
 嶺十里至增城又西有奉宸橋其南有七星松王維集云
 仙靈之所息也羅陽之水西流與增江合其一南流與龍江合三十里波羅之水入
 焉又南流注于海自泊頭至于白雲山二百里而遙羅浮之西麓也

羅浮山
 天事已明日與客步自冲虛東行數里泉聲瀟然出藜藿中其上則洞
 口也由洞口而南有雙壁窈窕若門然從門以入欻然見寒梅於藤稍
 棘刺間崎嶇窈窕皆有古意嶺者不甚見當問其地則趙師雄醉醒花
 下月落參橫翠羽啾嘈處也時道士方披棘導客度蒙寮穿葱蒨過華
 嶺則舍車就杖杖以上路轉山腰皆將與盡獨余益上登伏虎岳至
 朝真石視衆山於髮辨之罅已培塿然矣過分水凹迤邐歷平曠如塢
 如輿忽然若憑虛上騰以凌雲氣變態不可名狀猶天地渾沌如雞

子未判時恨無盧可托以伺日出束葦續明公西而上寄危磴於鎗鈺
 細若綫縷既即聚星之榻猶窳躑躅凜凜欲墜黎明捐繯粟命道士從所
 取道關焉且以目行心畫者指授之曰某地宜門某地宜亭又某地宜
 菴屬博羅令贊其事以明年成舟至而名人鉅公亦巾車從五羊石來
 嘯歌出紫羅夜分猶未銷歇老少遠近相與讚歎自有此山未有此景
 既離而甘雨洗壇詰旦而祥禽照采又相賀以為豐年之兆賢人之徵
 也驗之圖誌皆謂然豈帝祇山靈亦動心於此乎少焉快晴從余山行
 者累累若魚貫山之麓有門曰履雲表飛雲之履如從足下也向所謂
 洞口有亭曰仙春漸青遠白佳趣現前向所謂顧者不賞有門曰梅花
 村芳眼疎明皆迎人笑向所謂興盡欲返有亭曰橫翠依崖據勝可眺
 可休向所謂夢對之罅有亭曰拂松鏡石琴風景象軒豁向斤
 可託有庵曰見日卓然三千六百丈之上審曲回勢大約
 通霄來絕頂噫然大塊叫萬竅而舞六花濛鬆一色嗟
 戶息視及披衣起天際已明其上則暗久之火輪
 向所謂渾沌又若造物者始判清濁而六合暉新
 漸變而明嵐煖翠凡嶺南之山川隱顯背嚮咸無遁形
 溪東閣於大石樓上若與抱朴子桃稚子相期於縹緲過
 歸冲虛翌日訪諸庵得桃源王寧臨安人也圓龜跌坐不茹不嘗
 戶外二十三等矣命之佳見日庵人宜之渠亦忻然又規陽室以違陰
 風質腴田以給常住山行勝槩大都盡矣

羅浮山
 五在江浙三在梁益與夫洛京一惠陽一而已洛京衣冠都會之地江
 浙梁益舟車奔奏之鄉其林泉之美登覽之便著于有聞蓋地勢使然
 也獨羅浮踞處海上天下想聞之而恨不至其地間有能至之者非逸
 世高蹈之士必希仙慕道之人山之高且三千六百丈地之袤直五百
 里峰巒之多四百三十二溪澗川源有不可勝數者是雖長年隱者猶
 未易遍覽而况士大夫來游者暫至倏還旬日而罷又安能周知茲指
 掌圖所以作也游山者自龍華寺有昌福七里登山初至延祥寺

村遂攝衣而上由鄒仙石歷伏虎巖盤礴於八仙石上窮一日之力躡
岐飛雲之巔是日也宇宙澄清滄海一碧瓣香致敬須臾雲生足下霧
霏天低倏有雙鳥翔舞直上日已夕矣於以編竹為廬席地一宿次曉
披篋帶雨而下木客長嘆彩禽來集望石樓漱水簾憩梅屋尋仙仗觀
藥槽出松關披雲一笑而回

明 嘗觀劉禹錫初見天華以為此外無奇及見荆山以
為此外無秀繼游池州九華山然後悼前言之容易噫使禹錫及見羅
浮奚特九華山之比哉昔嘗一閱羅浮山記乃郡棣郭之美採樵圖傳
纂次編集其說謂是山通句曲之洞接荆山之勝浮雲濤於會稽分靈
島於蓬萊始疑其誕謾而未之信及元豐初承乏涖事遂獲親至而目
擊觀夫星壇天成石鑑圓潔湖淵水玉竹產籠葱翠清音於樂池耀寒
先於丹竈而文禽異卉交錯如錦如綺如霞如雪如雲如霧如雪如霧
無奇翠峰壁立數百里石樓倚蒼壁巖壁空勢凌天倪影浸溟渤蒼翠
翁巖出雲為霖誠可謂此外無秀矣今春被命東來尋訪山記已無板
刻因命博覽為哀全集命工刊鐫庶幾傳於綿永而覽之者披文悟景
神驚心得寧不蹙歎

羅浮山 羅浮山乃羅山浮山二山合體謂之羅浮在增城博羅二
縣之境高三千六百丈七十石室七十長溪周迴三百三十七里浮山
本蓬萊之一峰昔堯時洪水泛海來傳羅山崖巖皆合故名之峯嶺
秀拔四百餘里峰巒掩映三十二所上披雲霄下有深洞幽邃旁遶約
數十里號朱明暉真洞天有大小石樓相去五里皆孤高峻秀迥出雲
表重簷四柱宛如樓閣樓間有石如鞍望之高五十餘步謂之鐵橋又
有瑤石臺綵綺錯爛如霞錦迢迢獨出勢若削成絕頂有聚霞峰高三
百丈周迴二十餘里有紫霞在于峯上洞中常有五百花首真人游
會開元二十六年大勅建花首臺第三峰有竹大徑七尺圍節長丈二
謂龍竹常有鳳凰棲宿山東有溪曰羅陽永泰中暴雨漲有竹葉若芭
蕉葉大隨水出源更有竹濶二尺餘長丈二乃龍公竹也山有碧羅羣
飛於絕巘或獨鳴於空林可見不可取天寶初詔道士申太芝祭山欲

尋朱明洞時邑簿任知宜領耆舊尋見一洞以藤僂籠石斛垂一人下
洞約五丈餘却出云下視無底日月星辰無不備初有白雲須臾散漫
五色唐顏真卿早年典郡江南遇道人陶八入授與一刀圭碧霞丹令
服之約他日相待於羅浮山後顏真卿為盧杞所陷令單車問罪于李
希烈至汜水忽逢陶笑謂曰吉吉遂指嵩少而去真卿去汴州希烈僭
號使人害公於近郊及希烈敗詔得歸葬偃師北山後有商人至羅浮
忽見兩道人樹下圍棋一道士笑謂商人曰奉寄一書達吾家立札一
封題寄偃師北山顏家商人至詢所居則坐庄也守塚老蒼頭得書大
驚曰先太師親翰也因以藏于室子孫擇日發塚即已空矣徑往羅浮
尋之竟無跡

明 嘗觀劉禹錫初見天華以為此外無奇及見荆山以
為此外無秀繼游池州九華山然後悼前言之容易噫使禹錫及見羅
浮奚特九華山之比哉昔嘗一閱羅浮山記乃郡棣郭之美採樵圖傳
纂次編集其說謂是山通句曲之洞接荆山之勝浮雲濤於會稽分靈
島於蓬萊始疑其誕謾而未之信及元豐初承乏涖事遂獲親至而目
擊觀夫星壇天成石鑑圓潔湖淵水玉竹產籠葱翠清音於樂池耀寒
先於丹竈而文禽異卉交錯如錦如綺如霞如雪如雲如霧如雪如霧
無奇翠峰壁立數百里石樓倚蒼壁巖壁空勢凌天倪影浸溟渤蒼翠
翁巖出雲為霖誠可謂此外無秀矣今春被命東來尋訪山記已無板
刻因命博覽為哀全集命工刊鐫庶幾傳於綿永而覽之者披文悟景
神驚心得寧不蹙歎

羅浮山 羅浮名山學道者萃焉寺觀僧道各庭宇精嚴景物
幽絕然猶涉人世之事其有人迹不到之地綿草為菴翛然物外又不
可以人間勝景論也山中之菴何啻百餘皆路入迂詰勢隱登嶽護以
水石環以花果綉茅穴土鮮潔無塵廢谷茹芝清澗有味一到其間名
利之心釋然矣余丙戌冬携家而往游焉宿留浹晨靈迹勝地無間爽
險皆得備及一日訪黃龍洞登七星壇有道人神定者延入其庵紫壁
茅簷柴扉竹榻池雖不甃而可以鑑旁而眺之若洞幽邃峰巒嵒嵒背
負九峰路通雲頂面懸七松勢逼斗魁左右岩石如翬如伏如揖如顧
如樓閣棧道之勢花果隨分禽獸自得林影散而白日閑風簫停而翠
谷寂其勝甲於諸庵俯視世俗迥然隔絕而不相聞顧問道人足庵何
名道人曰此獅子洞也前此亦多欲為庵而苦於無水嘉定癸未普通
窺其地得水於榻之側其味甘冷視景泰之卓錫無異焉故前以洞名

庵今改泉源矣

能之羅浮絕頂人行越宿率割茅蓋頂雜草頓足一宿間塵慮消清非
仙與今拳石為徑駕木為菴鑿混沌而置坦夷雲虛先生之深意天獨
知之試觀游覽諸賢徧走山麓者何多能翮飛雲者何寡豈非道阻且
長而鶴鷲一枝未有所托與今半山之峻峻石之側亭翠相望可以想
息筇杖不已造阿耨塔聆夜樂池又有左戶右牖可以安止架庵創亭
而無風露之虞恨劉夢得蘇子瞻輩生平前不及見徒有見日詩章而
已雪廬先生以玉堂人物得趨乎玉師之勝紫捐金捨粟鳩工度材諸
亭各有佳扁而是庵以見日揭其庵中焉一如畿甸美意可想羅浮仙
人拊掌而笑謂雪廬先生日邊消息且暮且到故却蓬萊道士事業未
容伴赤松游云淳熙乙巳門生傳羅縣主管勸農公事兼軍正趙希舉
記

白水山在象頭南羅浮之東麓也有懸

泉百仞山八九折處輒為潭深者幾石四五丈不能及旁有巨人跡
數十謂之佛跡巖巖西故有院亦曰佛跡院三月四日游白水山佛跡
巖沐浴于湯泉臨巖下懸瀑之下浩歌而歸有與却行以與客言不覺
至水北荔枝浦上晚日慈暉竹陰蕭然時荔子纍纍如其實矣有父老
八十五指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來游乎意忻然許之歸臥既
覺聞兒子過誦淵明歸園田居詩六首乃悉次其韻始余在廣陵和淵
明飲酒二十首今復為此要當盡和其詩乃已耳今書已寄妙拙大士
參寥子

在天地間自為一類受性本然不必有待然後溫也凡物各求其類而
水性猶耿介得其類則雖數千萬里而伏流相通非其類則橫絕徑過
十字旁午而不相入故二泉之間不能容尋丈而炎涼特異如此蓋亦
無足恠者吹氣為寒呵氣為溫而司出於一口此其證也臨潼之水在
開元天寶時最為知名恩幸寵遇震動一時然自是以來是非口語亦
紛紛矣此泉出東南萬里外非山僧野叟之所游嬉則騷人遷客之所
嘯咏寵辱何自而至哉

勝則多焉予曩未第時嘗游邑之和山有麻石巖者深廣數丈許幽闕
逾巖碧蘿作門天造地設兩峰環抱一峰皆聳周道左遠丹崖石立山
雲時封石乳日滴真勝地也巖中清冷如浸有數石佛邑人祈禱感應
蓋因地而靈固其所也余拜官寧都明年丁丑邑侯祝公允明率大夫
士游覽其勝曰斯巖之成天也復得人力以成之勝槩倍增矣俞曰俞
侯遂出資以倡之落成于己卯之夏繪圖西來屬記其事余展圖覽之

故山佳景宛然在目則知兩楹植以石柱四圍繚以闌干巖畔清泉一
泓引為流觴曲水外則造橋通道鑿沼插荷以為士大夫至止而暢幽
情也前門後堂左廡右廊悉因自然之勢而成之丹漆黝黛煥然一新
巖之風景可與神光並列為首稱也余他日歸田復與諸君履巖而
舒嘯諒所得於巖者當非昔比萬萬矣

宋王濟金山記金城山境之最奇者也距州治越二百步東臨惡溪西
瞰太湖閭闔占其南垣墉固其北從昔榛莽與為蛇虺之困麋鹿之
居徑始未闢人不得游山之形勢萬態詢州之耆老咸曰目所未親王
子仲冬余始至郡閱其近逼庫廩畏盜之伏其間也始命剪闢非意其
為勝耳初得一徑從石門東上幾半得地如砥方廣三十步左右巨樹
惟荔枝為多始立亭曰荔枝亭上五十步至頂見一石巖然出叢薄間
因以峰名之曰獨秀北行十步出大石中地形孤聳顧望曠絕西南與
鳳山對遠立亭曰鳳凰由鳳亭東行七十步得一址前數石九佳宜曰
之初立亭曰初陽其石之最高者號曰初陽頂由鳳亭西廣一百步地

如堂南有石子如望名之曰望賢山望賢石西連大岡踰十步有石復
巨觀者必先傍無所礙號曰題石岡其下有石宜日之曷立亭曰西暉
亭南巖壁峭峻亦以西暉名之巖東南五步叢石惟詭隱篋籥間披剪
未竟勢若騰踴題曰隱石石側有洞曰仙游有臺曰鳳臺謂仙所宜游
鳳所宜集也凡命名皆刻於石碑來者得以觀焉噫潮為郡隋唐而還
賢守相繼茲山之不興得非有待乎韓文公嘗即東山為亭以便游觀
人呼曰侍郎亭渡惠溪陟峻嶺土無嘉葩美木亭已久壞惟一樹獨存
夏多赫曦傍無以庇矧茲山居城隅瀕郡署石間錯坡徑紆直陟降忘
疲游者知其境勝比韓之東山相遠也余既為詩以紀有未盡復書以
記之

始與南去十里許有山竝立平地中草木皆從石縫
中出高可數十丈廣可數十畝峭拔奇怪巖洞虛明大小不一莫能名
狀世傳葛洪煉丹之所成化辛丑予按部至邑政暇游焉嘗取其最勝
者五六巖因其形似各加以名東西壁立不可登陟路自南上初有二
小巖相環外間而中通未為甚奇行數步有巖差大洞然而圓形如半
月名半月照沿石磴而上數十級山半有大巖可容數百人日照月臨
直射巖中名天光路左一巖差小石乳凝結成觀音像名觀音又躡而
上復下一巖視觀音又小內有洼注水竅當東白名冲虛此下三巖也
自天光前沿石磴而上數十級將及山巔有巖如屋雖廣與天光等而
奇勝過之上有石如懸杵下有窟如陷臼世傳洪搗藥之所石乳左溜
如獅右如象行數步拾級而上又一巖奇怪尤絕上下有石如龍首前
而上者勢欲飛舉泉自領垂滴下有陂不盈不涸復而下者稍不及名
玉龍折而左路稍晦人行數十步盡處直上一窺圓明通天此上巖
也

陰陽精氣結為山嶽者則為勝
巖為巖為巖故萬嶺交峙而高華辨其方羣岳數靈而瀛壑拔其類是
知仙居靈宅其必有靈乎嗚呼之此匪果葉之東郊高不百仞廣幾千
畝層巖石室幽谷靈洞殊境異觀秀絕奇偉難瀑流之下鐵峰懸磴之

嶙丹嶠路遠莫覩余不知其倫擬焉按寺記云昔有方士于是山鍊金
變形羽服登仙故石崖丹崖至今存焉觀其東嶺削成石壁如玉岡巒
峭壁巖壁重複嶺嶺而昇如造雲根縹緲嬋娟似霞衣可攀真氣勝而
應翠柏五蓋破而清機閑蕩然放懷如羽翼之已生赤城之可接噫境
變志遷若符契之協從也下臨長川澄波吐瀾煙霞夕收飛鳥不喧香
那遙迤流注無間西直巨壑連嶂如屏林雷朝翠巖光晝清條蕩蕩輝
杉松下冥虛廓寂冥涵風有聲綠嶺未極劃開洞門黛容崢嶸狀輪
囷疑伏龍惟鎮含煙雲又有古木倒倚絕壁盤根網結掛絡空碧崩崖
俯傾後逕下羽人幽會此焉瑤席擗翠壁而直上輒崎嶇於紫氣雙
巖屹以中斷斧屏感而成空涵孕精爽澄凝氣源信列仙之攸居豈塵
俗之所止哉嗚呼鶴駕一去鳳簫響絕荆榛蔽路危磴敗滅跡留入境
而舉世莫知地聯精利而暮游莫至吁可怪乎其晦藏也元和丙申歲
秋八月余以膠南之困寓居精舍再從兄昭肅時假茲邑政使於人務
簡多暇與當寺僧知捷日探道源捷亦好古饕奇之士也因語故實緬
思羽客之玄風以為靈跡神蹤精誠必復乃標外持畚履險通幽梯絕
棧而歷巖巖排濛濛而登香藹時不更稔而神居秘躅燦然皆睹嗟乎
芝田玄圃豈遠乎哉

度度而南惟九韶之右為天下最巒阜秀拔接
干瀆陽而南山之致尤為殊絕孤峰擎天峭立千仞昔舜鳴紘於其上
因以名之至今有二臣祠峰之下石壁萬疊唐之聞人嘗搜覽勝槩名
其景者非一如寒翠亭勝陽島凌煙嶂涵暉谷羽仙霞翠存煉丹之窻
乳溜泓澄置煮茗之臺仙翁眠沂風之亭南巖對桃花之塢與夫象鼻
燈光之磯潛靈碧落之洞蓮花之孤臺好靜之虛巖定光之幽室虎跑
之飛泉掛擊寒石鐘鼓聲響乳竇風穴千恠萬狀以至步飛霞嶺立樓
雲洞攀緣危磴遠履平地視十里如指掌間者薰風亭也紹聖元年
夏甫陽方公出守是郡因暇日開圖課徧求南山之景由回龍石而上
得寒翠亭故基拂拭苔蘚庶人元固識名於壁間自此則路勢斷絕
不可躡而前也公乃緣崖築道表及百丈始歷涵暉之谷得元傑留

也

自稱為谷客山有洋屠名曰聖壽梁之果業寺也嘗構亭於谷鳥之兩
間公即其基廣之名曰聚樂亭亭之前跨空為臺高數仞名曰日月環植數千本下臨深淵中橫沙渚遠岫屏倚重城管迴洞谷之邃幽簪
楹之高下雖丹青莫能繪行客艤舟仰視若在雲漢間雖武陵桃源莫
能勝也投轄登臨縱步香藹古木連絡藤蘿下垂野猿遐集汀鷺羣立
兀坐幽石塵勞頓捐以至酌乳水以前雲臨釣磯而烹鮮勝通天之萬
像唯碧落之難到公既至止而民亦從之歌聲往還絃管迭奏不知使
君之樂游人即游人之樂使君若夫煙霞夕收萬籟俱息微風四來
纖塵不到月照流水金波散搖禽鳥不喧漁火上下公於是時登高臺
邀賓從酌空觴賦歌詠陶然有得於心意之表此又所樂非眾樂也異
時桃李成陰松竹交翠丹荔夏熟雜花秋香後人愛之勿剪勿伐其猶
甘棠之思乎

宋王固嘗遊洞地之靈者以山水稱人之英者以文章顯故大塊間
多巖壑勝槩非值通才碩賢跡所到心所想揣辭載實克播發之則雖

駢奇粹異至於仙家所謂洞天福地相參亦不得有名於四方矣滇陽
郡南趨十里草岫巨厲長溪縈紆窮源呀然成洞中敞石室下
逗寒流融糾萬狀衣冠葦未嘗一詣唐元和六年周夔羽皇探得幽絕
遂命侶以游著到難一篇刊在巖石語清思逸狀寫景物至富後人嗣
到稍稍甚易然奇文獨在無能可復繼者偽漢劉氏始題洞曰碧落室
曰雲華自是益號名跡標望嶺隅南其來游無日無之予厭聞其勝思
未得賞今還故里閑居多暇因率諸髦士偕至絕境稅駕暫息寓目一
覽崖危壁峭駭動神魄風吟溜激爽侵肌骨氣潤煙霧香馥松桂若登
青岑造赤城霓旌可接巖馭可攀又豈止捐世紛脫塵累而已乎既而
捫蘿躡險周訪遺逸洗杯酌醪相陪夜飲歡而醉狂而謔濯足于清泉
曲肱于磐石心境俱外物我皆忘浮圖非想之天老氏無何之鄉訂茲
冲淑彼焉此焉夫人生所樂為趣匪一志尚於內情適於外是謂得矣
固不知逸少蘭亭之宴太白竹溪之會復何以專美於千百年間邪雲
扁晚照促人歸鸞猿鶴相傾戀不忍去者久之同游九人各賦詩以

以寫興云

唐李固嘗遊洞高要郡北十五里有石室詭恠萬狀崢嶸其中發揮靈
蹤盤薄厚地皆神仙之窟宅為區奧之勝槩有巨石皆似蹲獸之顧
花仰空的曠瓊脂色如截肪傍引穴窺疑為洞門橫聳石牀方次僊座
西廂峭壁下有涌泉漲澄鏡色味輕瑤漿裏西倚山之陽二十餘里西
通武林東抵靈峰峽

人之涉高慕遠樂在林壑者厥游不得其勝
則無所托焉地之蘊靈蓄秀鎮於方域者所賞不遇其人則無所發焉
游賞之會其難乎哉予以分司歸韶樂昌宰黃君子元以書見遺曰弊
邑雖小地多勝槩泐溪石室宜為稱首幸迂高車以辱臨之又明年乃
往游焉其始去縣郭西北平行五里而近西為大山其厚無極東亘高
阜積石所成澄溪下流人跡中斷橋溪即阜屬當大窾外若敞扉中如
華屋平有度筵之廣高逾結棟之隆穹宇中注屏舒玉削幽厓宛入如
曲房小楹之容斜竇旁通有連覺接廡之勢雲蒸霧積閉陰闕陽冬滯
煖脈夏含凄氣天地炎涼所不能制固仙游之所宅巖樓之嘉致也既
而通覽幽趣庶達前軌洗塵而視則有陸羽題名墨跡張炬而入則有
六祖偃息石床嗚呼苟非子元奏刀恢恢之暇以奇勝見招何由崎嶇
百里一屆其域及窺陳迹則古之賢哲寤處為常乃知世稱今人不如
古人宜哉

居輿上饒從事于元王君擢其遺槩得大峒焉始自州沿水行七十里
得月華山拾舟楫肩藍轡道維徑又十五里乃至是山觀其旁礧聳峭
秀倚天際絕頂之上千里在目日浮月沉雷驚虹斷隨方下睨晦明異
壑則雖丘垤眾山蚊蚋聚落不足喻其高也相與拂幽石翳修林澗聲
泠泠清入毛骨真可遺世而絕俗豈獨摠愛賞異已耶自漢武帝元鼎
庚午歲始平越為郡縣凡一千七十年至皇朝建隆庚申歲始有僧建
刹而居之又七十九年始為什方院又二祀庚辰歲始有衣冠游者豈
天作地藏有所待哉乃書名于習公方丈壁而題詩云 十里松檜風

萬仞斗峭壁陽崖雷自奔陰壑雲猶積勢爭衡霍雄地控楚越扼胡為
千載間名未尤圖籍物乃因人彰聞人於在昔不聞巢許高箕山亦頌
碧我今共游覽遺逸非俗格劇論窮古今玄談叩虛寂攀蘿躡孤峯和
雲坐幽石濯纓清冷泉留為不朽迹

石室隆然洞然峭壁深可容數千人兩傍有隙穴俯俛以入而復高
明大者如堂小者如房若窻若戶妙達幽密上棟下宇得大壯之象吾
不知融結之始有意而為之其偶然耶何怪奇詭異之如是按御謀三
洲峒即此也維山巖巖維室耽耽陰陽闔天覆地南我行其間冬溫
夏寒有廂有廡有橋有樞有亭有閣有殿如鏡設爵有玷鳴琴有薦我
官幸鄙一歲三至清泉我友白雲我侍其來忘疲其樂忘飢亦既去止
窮寐思之凡物既久因人不朽召伯甘棠羊祜岘首彼賢與仁我豈其
倫寔瞻高峯於千萬春至堅者石有時而泐故告後來再刻

崇崖幽洞之奇遂屬權尉黎民志搜於石船磨崖後山嶺得一石室前
瞰大海後環曲港峭壁在南小洞附北實為海山之奇觀而有僧善慶
又於山麓石峰之陰近石船得一巖由西北委蛇數十丈以通後洞巖
之外臨海有平石可坐而釣因為釣臺對巖之前有石奇怪其下可坐
十客仰望八景皆在目中以其與巖相望名以巖瞻是皆大小洞天之
佳致也

治平三年春詔徙欽州靈山治於石六峰下以便民
也夏五月予得朝告還湖湘道由茲山愛其林水文迴嵐嶽石瘦謂其
下必有勝處迺命邑官除道刊木躡進果得三巖於蒸莽間其一呀然
雲際天光內通如月半破一若巨龜側倚巖下又一窪中隆前卑後
昂狀若覆鼎蓋於曲突竈上端有陰壑刀布藏焉樵人百方力不能到
下有盤石螺蚌負之疑古之時海漸干此詩云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豈
空言哉乃因名之曰三海巖而復為詩章以附新邑圖經云

白沙之西山則圭峰也東北連數峰最勝者為綠蘿

屏屏之南有潭淵然曰聖池下蟠蛟龍龍嘘氣成雲變化萬狀里生周
鑄借其季京來謁予白沙時維仲春風日晴美予與二子携酒飲于西
山之麓玩荆而坐仰而四顧有雲起綠護屏炫爛如丹青郁紛若祥瑞
予顧謂二子曰是聖池之雲也備哉觀乎二子慨然曰是吾先子之志
也先子居龍溪垂五十年無他嗜好惟喜雲潭之觀故取號曰雲潭云
予曰噫有是哉居吾語汝夫潭取其潔也雲取其變也潔者其本乎變
者其用乎二子曰然予曰未也野馬也塵埃也雲也是氣也而雲以蘇
枯澤物為功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是也水以動為體而潭以靜為
用物之至者妍亦妍媸亦媸因物賦形潭何容心焉是之取爾二子喜
曰先生命我矣於其復進而告之曰天地間一氣而已誠信相感其變
無窮人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其歡悲得喪出處語默之變亦若是而已
孰能久而不變哉變之未形也以為不變既形也而謂之變非知變者
也夫變也者日月相代乎前雖一息變也死於冬夏乎生於一息成於
冬夏者也夫氣上蒸為水下注為潭氣水之未變者也一為雲一為潭

變之不一而成形也其必有將然而未形者乎默而識之可與論易矣
石船磨崖後山嶺得一石室前
奇貌秀絕與類殊疑得造化之偏者其高臺石室巖崖斷穴露呀然而
關斷嶽峻刻巖巖掀層巖劃巨石頑青老碧將墮復屹交撐互撐如殊
如立龍蛇盤盤煙雲出沒中微平地廣而側環翠壁踰仍滴乳成柱疑
嵐作蓋若非神驅鬼役鑿空架虛不棟不榱嗜克其壯又不知列仙移
來真宰鑿出吁其偉乎圖經謂帝鵬百神之所亦九九小洞天之一也
谿泉清冷林鳥啾啾猿猴戲擾藤刺絳纏春葩夏蕙秋菊冬桂皆常景
物何足說向去夏五月僊冠軼境二廣驛動朝廷命真宰掌漕計明年
春賊平每按部西江停舟下瀨與前郡守曲臺下寶臣元珍今郡守殿

省江東之乘公休縱游為樂窮幽挾勝賦心飽目因狀厥實用示其來
唐虞虞壁宛矣仙躡羽容竟色霏遙瑤局加以上戴霄峰中流晴溪岩
澗之下寸寸秋色若夫崆峒見月於半夜翠雲生雲於朝日乳枝疑斷

洞之

莫宜其地凡天作而地賦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侍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浙瀟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蘇柳踰嶺猿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快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知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雷州西湖之勝聞於海北然縉紳南游過雷州若不知有是湖者蓋凡湖山以勝名則必帶林麓窮巖壑有宮室臺榭之觀而前世又有高人逸士留故事以傳如杭之西湖越之鑑湖然後其名始成而游者踵至茲湖皆不能挾而有之獨其渾涵激澗吞吐萬象與海上雲日相澄輝於遐荒杳藹之表則非意趣悠遠不以奇麗弘富末山川者亦不能履至而自得也嘉靖己亥石盟孟于雷請知雷州始即湖心小島累土增高作亭以臨湖亭成未及名而孟于遷去又二年為壬寅春命定夢山翁于溥巡歷至雷游斯亭而愛之棟榭瓦甍圮者壞

者為繕葺開拓加煥飾焉而余與叅戎鳳山劉子經適以事至雷翁于以其暇日應余二人于亭上酒酣憑闌四望慨然歎曰賀知章林和靖死天下湖山無真主人久矣彼其不幸則為勢家之所據奪欲如茲湖之淪於遐遠而全其真胡可得哉誠自亭而望東阻城闌西蔽寇祠其南則走朱厓之路也昔之君子蓋有抱中懷繫走朱厓萬里至於賦屋躬耕九死而不悔當其時豈有待於後世之名哉卒其所以名者諸君子蓋不與也余與劉子巽然歎復命酣飲因取離騷所謂余情信芳以名斯亭既名而去猶覺湖光之入夢寐也

學士莊在瓊州之西北二里而近翰林學士丘濬仲深之別墅也予家依城以居先世多負郭之田去所居一里而近有田一區四際皆深澤而其中獨隆然以高其旁田皆茂再熟而此僅一獲焉始予少恒患海外古無高人勝士故其地無可以賞心會意之所歲修之暇求一息游之處不可得也會免太夫人喪家無事思欲成夙志而謀之吾兄伯清先生先生曰何用遠求蓋即丹陽田為之即日具

圖蓋其田而三之用其一為村而田其二如故乃做工起其二之土而畚之築實其一以為村基周圍若干丈為畝者若干餘田遠皆深澤可再耕歲會其所獲登常數焉環村之址鑿溝引水繞繞之村之背旁際為長塘塘上壘石為三小山山下有亭環種野花村前際為方塘周若干丈塘心砌石為釣臺當其前積土為圓堆名小鰲峰環村皆種芳竹雜蒔花果草木於其間小三山下繞以周垣中構堂三間翼以兩室前有園亭亭之前為渠九曲之其下為月池各有扁堂曰曉玉旁兩室左曰曝日右曰涼風亭曰一處蓋摘歐陽子內制集中語也其他如所謂小鰲峰者蓋擬館閣中之鰲石所謂小三山者則又以視道家之山蓬萊方丈瀛洲者焉正堂之前有門扁曰小瀛洲其外門曰學士莊又自村徑始涉田蹊有石門馬口丹陽仙境本其地舊名也堂既成吾兄伯清會客而落之試與客立釣臺之上而四顧焉一城之景咸會于斯漢漢水田四際山麓直南吾先人之廬於是乎在喬木岑蔚之間華表簷牙露出林杪此朝廷旌吾先人之守節不二者也而吾之登甲科官侍

從有司所表之綽楔亦於是乎見之與凡吾處之所有若寶初樓若可繼堂若廢豐軒皆隱約可掩示也始頃而東是為郡城雉堞連雲樓閣倚空衢道之交互屋瓦之輝比閭閻之雜處或遊或遠斷續隱見蓋四州十邑之大都會宛舉目而東不半里許對有叢祠祠之兩旁真以居民極其目之所至金碧輝煌照耀林谷是為佛老二氏之所官其東北之近地則州府都肆之所月凡三校闕于斯金鼓之聲旗章之物耳可聞而目可見斯則吾莊之近景也試又登小三山而四望焉一郡之事并莫不畢會于斯蓋吾郡所謂主山者西石也中如而旁峻有似馬鞍然故以形似名原其山之所起自海北之徐謂之石門其脈穿海底而南即蘇子所謂地脈何曾斷者積巨郡城之西勢如奔馬為衆山之脊朝夕日光霞彩敷金採翠排闥而入吾堂中有如屏幃之列几案間然引而南越吾居可六七十里有積黛隱隱然雲霧間者陶公山也道家所謂七十二福地之次二十四者為天守空澗煙霏之外有峯巒累木列於東北雲海之陸者七星嶼也林木蔚然如翠巖巖於東

南坡地之開者蓋山也其他如蒼竹之幽雅東石之秀拔雷虎之踞伏
銅鼓松林之形壯密陰晴之隱見或有或無或在有無之間其水之大
者有南渡江源發自五指山經臨潭定三邑之境繞城之南而東之折
北會諸溪以入于海距北半舍許舟沿汴其中往來橋帆其末越林表
而出可數也吾郡以海為疆界自此北至海道僅十里所謂神應海曰
是為港門帆檣之聚森如立竹汪洋浩渺之闊山微微如一線舟香香
如十萬晨昏晨氣結成樓臺峰岫千態萬狀日光射之錯雜如錦繡光
耀如珠璣真天下奇觀昔人所謂奇絕冠其平生信非虛語矣茲又吾
莊之遠景也凡吾一郡人物邑居之繁山水登臨之美皆可於此一寓
日而盡得之伯凡與客觀之既畢謂濤曰茲不可無記而詳書之以示
後人使天下四方知吾窮荒絕島之間有此奇情秀絕之景願不可哉
海惟中國之在天地間如方舟之浮于池沼中然吾郡以蕞爾之地居
寰海之外則又如浮一區於方舟之側然可謂微而微矣今 天子建
都于燕而吾亦在越之極南何啻萬里也毋末小子素無才德猥以文
章小技以獻時宴身金馬進堂之間側述幻陳紫微之下豈非幸之
幸哉異時上之散之章 天子幸爾其愚而以柔遠之禮優之俾得以
守其世業遂其物志歸與伯兄優游容與娛老於是莊之上坎稷而飯
之醴林而暇之又推之以及夫鄉人父老醉飽之餘相與鼓腹而歌吟
稽首以祝頌庶幾以報 聖恩之萬一焉不幸一旦流先朝露也又以
是述子孫尚亦有利哉

私治甲子春二月丙午予出按海北取道新會
縣舟次東亭驛縣官屬既予進知縣羅僑語之曰匡山之事千古痛
憤辨香敬乎行與子偕乃具牲帛僦民舟習海行者以行夜二鼓乘次
出港口前後數十舸齊發風靜波平予舟中不知其為泛海也天未
明抵岸予急起盥櫛啓蓬東視屋門其遊景色驟驟未辨登岸肩輿
由松逕策新而進典祠者率其子思平岸生進于道左問之勤王義士
伍隆起七世孫也予以松間且去祠伊邇成非喝道少頃至祠下舍與
步入先詣全節次詣大忠遂觀二祠殿宇碑亭考其營建顛末大忠則

創于故方伯陶公自強中祀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三公兩廡皆祀同
時死節諸臣東廡又特設伍隆起配享之位全節則創于今念司徐公
朝文特祀慈元楊太后其額與祭則皆上請于 朝得 旨俞允者也
觀禮畢易便服穿荒薄間從西上直至山椒轉顧後山岩翠亭聳如康
環視左右山巒逶迤盤踞如虎伏龍行當建祠處豁然突起稍前又突出
一阜朝北如拱水遠其勢如彎弓隔岸諸峯層疊秀麗如畫無巉岩嶽
阜之狀較以形勝此亦足恃而衛不能掠國之亡豈地勢無與於人事
抑天命已去非此所能勝歟慨然而退遂從東下尋慈元殿舊址去今
所創祠可百步許已鞠為榛莽復謁國母墳墳在舊殿之南稍東國母
即楊太后也牡蠟為垣半已就頽夫志不載楊太后葬處而端宗陵寢
見於志者已漫不可尋今國母墳墳猶存其好事者為之扣中原
遺民燭后之節收其遺骸或具衣冠奉之以示哀思歟時微雨霏霏
寢具服行禮始就位三獻既畢日已正中縣官請隨祭大忠
予謂祭古禮非日其時宜行乃約戊申日五鼓即事予回舟次時玄岸
上見水鳥飛鳴下上魚歌互答於兩泖追思往事肅然傷懷徘徊間典
祠者曰前有奇石可往觀予遂乘小舟徑詣石處躡蹻仰視巨石如屏
前二石如人立頂頭皆巨中約如腰狀屏石有刻已磨滅不可讀云舊
有大刻元柱國將軍張弘範滅宋于此近巡按廣平徐公瑄易刻曰宋
丞相陸秀夫太傅張世傑死事于此今石長字沒矣予竊論弘範宜不
足責宋之執政以國與人如棄遺餘恬不恤非得二三公振起其間
天理民彝或幾乎息彼弘範猶元臣也何足深咎况二三公之名實昭
然史冊間當與日月爭光區區磨崖胡能輕重而必與之較乎哉典祠
者又云昔有磨石自海門飛來至今尚在予令覓之湖沒不可得乃
返因與羅尹論崖山事謂當宋室播遷之時楊后非正位中宮三公非
領命大臣皆無與國休戚存亡之義即使不死亦無救非之者今其派
忠大節乃出於尋常之所不料此所以尤起後人追思景慕不容但已
也祠有田三頃餘乃知縣丁積割廢寺遺業所充又山故無虎豹居民
素不為盜巡司雖設頻年無捕獲功道稍不逞者密誘他盜來掠其村

然猶畏不敢肆天既薄莫予獨坐舟中感今念昔屢就枕而不成寐未
五鼓即起與大心之祭既竣事咸曰自有匡山之行人日無此晴霽風
波無此平妥也遂回舟由故道過昨所觀奇石值潮落趾出牡蠣棲其
四旁男婦持器狀如斧長二寸許爭敲取之又有荷鋤掘取蚌蛤淤泥
中者驚從旁爭味其餘無驚應態無何入港舟行至觀岡漫書是行所
見與所論議者作匡山紀行錄似朝文為易今題曰匡山門平古記

西樵而五羊李于長者聞之借李天秩先候予鄧氏未及而賦詩而去
比予至鄧氏而諸與約者皆無在矣獨與鄧誠之順之鴻張三君者乘
月泛舟而西及旦抵山麓遂同三君由斜徑夜跡而上登絕巖履崇崖
如乘雲步空中下視可憐又扶向上而過所謂豬門關者關之內有泉
淙然流石上泉夾兩山之間山迴泉折注為石潭潭之深淵若不可測
相傳嘗有好事者墜綫下之莫知其底云逾潭之西又行數十步得
布泉飛流映空以為絕觀又却行西北轉數百步過山家數處有石泉

冷令觸目皆可念又前則呀然而谷豁然前洞居人或散或聚成植鋤
來觀纖纖若有驚駭者將夕遂止于寶峯寺宿焉明旦又觀所謂錦岩
者其中巖洞曖昧不可入遂觀小巖有泉由巖端飛灑而下穿林而東
行二里一谷焉中虛而旁圍有三泉遂其側二十二峯倚其後予嘆曰
此小居之勝處也倘祥不能去者久之憶予自少時已聞羅浮西樵之
勝而欲羅浮者多奇偉佳誕之稱令人緬思其境如在天上而西樵獨
無與焉丙辰春予與嘉魚李世卿游羅浮谷飛雲而縱觀夫所謂黃龍
朱明之勝亦奇矣而西樵之景殆或倍之又况予之所得於西樵者十
未能一二也耶吾以是知天下之山水勝者不必名者不必勝也惟
吾耳目之所得精神之所通而未始有窮焉由是以往始將與夫造物
者游於無極則天地之間高米下上之妙莫非吾之所有而與之相
為無窮也又豈但如西樵而已耶

古今游名山記卷之十四

隱山 廣西諸山附

括蒼何鐘振卿編輯
廬陵吳炳用晦校正

無坡阜突起千丈峯趾石屋有便房石榻石牖如環堵之室顏延年守
郡時讀書其中伏波巖突然而起且千丈下有洞可容二十榻穿鑿通
透戶牖傍出有懸石如柱去地一線不合俗名馬伏波試劍石前浸江
濱浪波洶湧日夜激激之聲隱隱在八桂堂後支徑登山大半有洞曲
轉穿出山背自龍洞在南溪平地牛山中翕有大石屋由屋右壁入洞
行半途有小石室劉洞在白龍洞之陽仙人劉仲遠所居也石室高
寒出半山間巖洞高廣如十間屋洞門亦然劉洞在宜山之麓其
半枕江刻刻作大洞門透徹山背頂高數十丈其形正圓望之端整如
大月輪江別派流貫洞中蹉石美水如坐捲蓬大橋下龍潭洞龍潭
皆在七星山脚沒江水中泛舟至石壁下有大洞門高可百丈鼓棹而
入仰觀洞頂有龍跡天矯若印泥然其長竟洞舟行僅一箭許別有洞
門可出巖在洞側山半有小寺即巖為佛堂不復屋巖亦江濱獨山
有小洞洞門下臨灘江巖巖在西山後雄偉高俊如植立一魚餘峯
甚多皆蒼石刻峭巖巖在七星山七星山者七峯位置如北斗又一
小峯在傍曰輔星石洞在山半腹入石門下行百餘級得平地可坐數
十人傍有兩路其一西行兩壁石液凝洩玉雪晶瑩頂高數十丈路濶
亦三四丈如行通衢中頓足曳杖鏗然有聲如鼓鐘聲蓋洞之下又有
洞焉半里遇大壑不可進一路北行俯僂而入數步則寬廣兩傍十許
丈鍾乳垂下繫繫凡乳狀必因石脉而出不自頑后出也進里餘所見
益奇又行食頃則多岐遊者恐迷途不敢進云通九疑山也巖巖去
樓霞傍數百步風自洞中出寒如水雪巖巖名冷水巖山根石門
砒然入門石橋甚華曾丞相子宣所作有澗水莫知所從來自洞中右
旋東流橋下復自右入莫知所往或謂沃流入于江也度橋有山田數

畝過田路窄且濕俯視石罅尺餘制匱而進旋復高曠可通極霞
 巖在平地斷山峭壁之下入洞門上下左右皆高廣百餘丈中有平地
 可宴百客仰視鍾乳森然倒垂者甚多躡石磴五十級有石穴通明透
 穴而出則山川城郭恍然無際余因其處作朝天觀而命其洞曰空明
 洞皆在西湖中隱山之上曰朝陽二曰夕陽三曰南華四曰
 北牖五曰嘉蓮六曰白雀泛湖泊舟自西北登山先至南華出洞而西
 至夕陽洞窮有石門可出至北牖出洞十許步至朝陽又西至北牖穴
 口隘狹側身入有穴通嘉蓮西湖之外既有四山巖巖碧玉千峯倒影
 水面固已奇絕而湖心又浸陰山諸洞之外別有奇峯繪畫所不及荷
 花時有瀲故事勝賞甲於東南在隱山之北中有石室石室石
 果之屬石果作荔枝胡榿棗栗之形人米取玩之或以釘盤相問遺
 翠起亦倉甲山腰有上中下三洞最廣中洞明敞高百許丈上洞差窄
 一小寺就洞中結架因石屋為堂室虛秀洞去城差遠
 左右皆有徑隧各數十百步穿透兩傍亦臨平野以上所紀皆負郭
 可日涉者餘外邑巖洞尚多不可皆到與安
 最勝余罷郡時過
 之上中下亦三洞此洞與栖霞相甲乙它洞不及也陽朔亦有綺山羅
 漢白鶴華蓋明珠五洞皆奇又聞容州都嶠有三洞天融和靈岩直仙
 洞世傳不下桂林但皆在瘴地土狀尤罕到
 西出門里餘得小山山下得伏流顧曰石秀水清其
 稍惟物耶乃蹈履其上四十餘步得石門左右劍立巖然若神物持之
 自石門西行十步得北洞坦平如室室內清縹若繪積乳旁溜凝如壯
 士上負橫石奮然若乘高西上有石窓櫺窗下望千山如指自石室
 東廻三步得石巖巖下有泓然疑虬螭之所宅水色墨綠其濬三丈
 載舟可坐數十人巖之南壁有石磴可列十六人其東若缺澗貫石流
 去不知所止北壁半穴如懸門徹外容小舟出門有潭袤三十步產菱
 荷潭北十步得溪溪橫五里徑二百步可以方舟泛鷁渺然有江湖趣
 魚龍澆瀟鷗鷺如茶溪潭之間有地丈餘其色正赤歷石門東南越小

嶺石林危嶠夾聳左右自嶺下十步得東岩自岩口直下二十步有水
 湖三尺許淺沙若畫細草如織南望有結乳如薰籠其白擁雪自巖西
 南上陟飛梯四十級有碧石盤二乳竇滴下可以酌飲又梯九級得白
 石盤色如玉中有自然水香其可飲數人不竭自石盤東北上陟雲梯
 十二級得石堂足坐二十人乳穗駢垂擊之鏗然金玉聲堂間有石方
 如棋局即界之以奕爾然不知柯之爛矣自堂北出四步直西二進南
 入小峽道峽得內峒東有石室妙如刻畫頂上方井弱翠輕綠如藻綉
 自峒南下仰瞻東崖有凝乳如樓閣如人形如獸狀不知造物之所變
 化也自樓閣斗下七步次石渠渠深七十尺渠上為梁曲折縹繞三百
 步遠日月所不能燭矣左右列炬而後敢進自梁直南抵絕壁斗下為
 飛梯九級而後及水水北涯有石閣峭甚益以欄檻適可宴息水通漁
 船東出朝陽西隔黝黑方谷如盤投之石聞波聲響寒氣薄人自石閣
 還上絕壁西十步又得小峒俯行三十步左右壁有鐘乳或垂或滴其
 極有石室如禪庵多白蝙蝠出小峒北二十步又得外峒石色猶四嶺
 東西壁下有石數十枚其面砥平中有兒樽葉薦厥狀甚怪游人列坐
 肅若水殿其東有便房枅櫨拱榭枝撐環合猶良工之椎琢也峒北七
 步臨西石門石門西二十九步得西峒峒深九十尺北崖有道可容一
 軌崖南有水水容如鏡纖鱗微甲可數東過小石門東瀕行三十步詰
 屈幽邃道絕窮崖又寬明置水閣岸下閣勝九人閣下水闊三十尺伏
 流崖南亦達朝陽自西伺口南去一矢得南峒四壁可燕數十人其東
 有水輕風徐來微波蕩漾北上山頂盤曲五百步石狀如牛如馬如熊
 如羆劍者鼓者笙者埙者不可名狀石路四周而松蘿萃於西北
 夫茲山之始與天地並而無能知者揭於人寰淪於翳翳又將與天地
 終豈不以其內妍而外朴耶乃伐棘導泉自山曰隱山泉曰蒙泉溪曰
 蒙溪潭曰金龜峒曰北牖曰朝陽曰南華曰夕陽曰雲戶曰白蝙蝠嘉
 蓮生曰嘉蓮白雀來曰白雀石渠寒深若蟠蛟屢特曰蛟渠或取其方
 或因其瑞幾焯乎一圖謀也為亭于山頂不幾倏然而成憑軒四望目
 極千里高禽驚獸蛟翔蟻走恍然令人心欲狂又作亭於北牖之北夾

溪潭之間軒然鵬飛矯若虹據左右翼為厨為廊為歌臺為舞榭環植竹樹遺脫器滓邦人士女或取宴適或景晴氣和蕭然獨往聽詞于其下嗟乎我俗既同我風既調茲亭與人物共之則不知古之甘棠其類是耶

雲山 天作南北星斗辨之地分夏山川間之其土殊其

鎮墟故礪博厚隱鬱連岡走峯千里一息秦之山也發地干霄

上為巉巖積空交映積為崇山越之山也桂林千岩競秀世情賤目故

茲山接其郭之間億萬斯年人未稱焉其為狀也前虛明而散祝融之

火後清池而壓玄武之水外孤峯而競鋒中六洞而潛通諒仁智之所

樂信靈仙之所宅登山自西舉趾維左首至于南華崗中水長十餘

步澗不可喻深不可測登為靈泉播為陽江水側平坦可坐數十人自

南華崗西轉五十步至夕陽崗崗長數十丈其旁有水與崗終始在水

之東高下有石如砥如礪十數人可憩崗窮有大石高可及及廣不盈

尺鑿穴而望復使下尋有潭東去莫究深廣又北轉而東八十步至於

石門 自石門入東北十五步至北牖崗崗虛潭幽其水澄墨中有巨魚

可三四尺鱗鱗甲朱鬚頰尾人或見者能以敬之潭之左右怪石萬

狀如鳥斯飛如虎斯蹲如衣裳發箭如龍蛇出奔乳竇懸玉石壁流雲

潭之南有石崗有便房高有石窻迤邐不加清瑩可愛又東南轉山一

十步至朝陽崗崗中有水旁浸潭側長可數十步三崗之水周圍相通

亂於池入於江水中石高可三尺其色白其容光圓如薰籠大如巨

床以其水浸於潭側故曰側潭尋側潭之西數十步上有潛洞歷險可

至窈窕深窅羽人來墜却上南壁約六七丈有雙碧石盤懸如半壁容

水數升其上尋有一白石盤常有水升餘酌之不竭味甘如醴色白凝

乳煎以病愈飲以顏駐其側可坐五六人左右石壁皆光滑密緻有如

磨礪不礙綿絮却下從崗口北轉路絕越險山履不通構梯架空得至

雲戶戶內博敞容三十人旁透虛明洪纖可鑿有貞石榻鞠為基局對

以手談局之左右可以偃仰宿從徒侶各有攸處出雲戶下視北牖蒙

溪如指諸掌戶外有二徑其一直上至山頂山之取高處也往江屬望

繁紆若帶越嶺遐眺點簇如黛寸眸千里周覽一息構亭其上以俟登

臨是歲秋慶重見於西方萬狀競變五色相鮮既而亭構因目之為慶

雲亭自亭下至南華崗口又一徑西去十餘步至白雀崗郡人有獲白

雀來獻者雲毛翳羽類斯紅趾且旌雀瑞因志崗名崗口狹隘側身稍

通漸下十餘步有立石望之如人次有石堂光滑寬敞可容數十人從

此更下有玄潭其深莫測潭東西岩上有石樓高低可二三尺自下而

望如粧點成樓南有二石相去數尺被服如人若就樓而看者玄潭泓

澄水色如墨見者神竦乃作閣道架潭瞬息疾過西南透於石穴中石

穴路右復有乳垂亦如朝陽崗者視其周圍但微小耳崗內有穴通嘉

蓮崗崗開而未得名會有獻同心蓮者遂紀事而名之從崗北出六十

步西去有崗其深不測中路多白蟻蟻飛舞在空中從東有穴棧閣盤迴

却透玄潭之北有兩穴東穴透明長可數丈人不可過莫能究之西穴

出於崗口崗內平坦石榻縱橫湯茗在茲笙箏以間有石琴薦宜以撫

絃聲越金千自崗西去至夕陽出西山復人窠六崗之能事畢矣自諸

水隱山下池 溢曰泉派合成流水源有二其一源自夕陽注嘉蓮經

白雀歷朝陽旁浸北牖出於南華流止積為池其一源自蒙溪溪源在

北牖崗東北里餘出於北山自山南流會於南華崗水合而成池他因

山麓不啻人力高深向背綽繞紫迴五里間方舟蕩漾靡微風鏡清

波棹女唱榜人歌羽族載依鳧鷖翔泳鱗介是宅魚鱉噉野花依蓼

游絲轉空蕩末清風荷底水紅奩者取飢者採與人同利恨斯池之不

大也招提之南長松夾路陰濃蔽日韻響合秋外有連理松異本同幹

內有偃蓋松低枝覆空松側有竹禽綠盡岸策杖未窮步履猶遠北牖

崗口有開田砥平南北十餘步東西稱是乃作水閣立風廊闢厨戶列

便房華而不逾險而不偏而茲池以澆漾對他山之青翠絲竹競藝賓

僚滿觴歌聲過雲舞影臨水取樂今日鄉心暫忘

怒濤決泱桂之山皆石此獨土蓋桂之鎮也是日復至七里山入棲霞洞穿曾公巖而出桂多巖洞然深奧怪奇未有逾七星者也復觀玄風洞而還二十五日將趨全州至虞山謁舜祠觀韶音洞讀張南軒碑記山石奇峻下臨灘江旁有渡曰皇澤灣洞口有南薰亭唐宋刻石具存余嘗讀范石湖評桂山之奇為天下第一今乃知非虛夸也夫其千峰挺拔怪奇誠天下所未觀也然猶恨其多險峭孤危而無高厚蜿蜒之觀是以無有鍾靈萃淑卓然名世者出乎其間而徒徭獠獠盤據窟穴枕戈負弩以為民蠹豈山川之險怪固生此類歟

十里路多榛莽至洞口有清溪石梁洞有三下曰噴雷中曰駐雲上曰飛霞下洞有泉流石壁間匯而為溪觸石湍激有聲洞門軒敞其中虛明夏涼而冬溫其下石如田龍溝噉如鑿左旋至中洞烟霧冥濛有石柱三及石室石牀復左旋百步至上洞入門平曠水淺可涉石乳玲瓏有五色石橫亘其上束炬深入石愈怪奇三洞蓋宋李邦彥名也有碑

記及張孝祥大書上清三洞皆在下洞口上有范成大詩刻徧讀之小飲下洞而歸夫桂多巖洞然三洞竝竒亦足奇矣興安土風簡朴氓不知遊而三洞者竟不能聞見賞名流如范張李諸公將山川發靈因人益顯與譬之士苟有奇雋現瑣雖在遐壤必能振奮施其聲光鵲起穎露欲自閤匿不可得也余於茲遊重有感焉

常山衡岳皆崇高渾厚雖有諸峰之名徒爾魁然大山峰云者蓋強名之其最號奇秀莫如池之九華欽之黃山括之仙都溫之鳳凰夔之巫峽此天下同珍之者然皆數峰而止爾又在荒絕僻遠之類非几杖間可得而又必因重岡複嶺之勢盤亘而來非若桂之千峰旁無延緣平地嶺然特立王筍瑤峯森列無際其怪且多如此誠當天下第一里許而連勝聚為一郡甲按唐吳武陵隱山記章宗卿六洞說皆述溪潭可以方冰然歲久廢為田尚可考者特一潭二池也有菱荷廣不陸

古今游名山記 卷一四

尋丈餘盡耕稼之墟矣初公游山中得二記按之以求後讀具記至走方舟之畫鷁泅然有江湖趣則嘆曰夢茲觀美可謂殺風景者矣遂已默記厥由居山之麓眾泉所會中偃而四穹茲蓋天成第流泉使之不得去則湖可坐而復乃相所從世作手門以開之未幾水遂盈衍潭漫若潭若池橫徑將數十畝望之蒼茫皎澈千峯影落霽色秋清景物輝煌轉盼若新然吳記以為溪而云作亭牖北夾溪潭之間草記以為池而云北牖洞口有田砥平可施欄檻以知昔時猶有淺陸水所不及之處而今洪深之滙矣其中流平沙隆出波面如島嶼因築亭其上命之曰瀛洲植卉藝竹映帶遠近南開招提西隱山為亭每遊覽則憶家山因命之曰懷歸北依茂林俯流為閣用老杜湖水林風之句命之曰湘清放船集賢於此乎在環山循趾引水疏渠縹緲紫迴索奇討幽得新洞二命曰北潛南潛又為亭于其陽直西命之曰望星是皆出乎六洞之外發前人之遺逸增往牒之未載遂使西湖勝槩儼然如立塵寰之表江浙所稱亦未能遠過焉

桂林石山怪偉東南所無韓退之謂山如碧王籍柳子厚謂拔地峭起林立四野黃魯道謂平地蒼王勿嶠峨近時劉叔治云環城五里皆奇石疑是虛無海上山皆極其形容然此特言石山耳於暗洞之現怪尤不可具道相傳與九疑相通范石湖嘗遊焉燭盡而及余嘗隨趙季仁遊列炬數百隨以鼓吹市人多從之者入自曾公巖出于棲霞洞入若深夜出乃白晝恍如隔宿異世季仁索余賦詩紀之其畧曰瑰奇恣搜討貝闕青瑤房方隘疑永巷俄散如華堂玉橋巧橫溪瓊戶正當巖仙佛肖彷彿鐘鼓鏗擊擣晶晶左顧龜窟猶欲吠龐丹竄儼亡恙芝田藹生香博噉千怪聚絢爛五色光更無一塵泥但覺六月涼玲瓏穿數路屈曲通三湘神思妙刻乾坤真混茫入如深夜暗出乃曠日光隔世疑恍惚異境難揣量然終不能盡形容也又嘗遊容州勾漏洞天四向石山圍繞中平野數里洞在平地不煩登陟外畧敞豁中一暗溪穿入因同北流令結小椽東燭坐其上命篙師停入詰屈而行水清無底兩研石如虎豹猥森然欲搏行一里許仰見

一大星炯然細視乃石穿一孔透光若星也溪不可窮乃返洞對面高崖上夏間望見荷葉田田然峻絕不可到土人云或見荷花則歲必大熟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涯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甘石山有支川東流入于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覩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上下若一曰甌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舛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此潯水瀨下又西曰仙奕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舛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茹房或積於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伏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色而大明為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

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奕故以云其山多極多楮多篋之竹多橐吾其鳥多種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種歸西有穴類仙奕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較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及石鯽多儻雷山兩峴東西雷水出焉蓄在中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彘修形糝粉酒陰庚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我山在野中無蔽我水出焉東流入于潯水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以為特異至若不驚遠不陵危環山洞江四出如一夸奇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峭壁林立四野署之左曰離水水之中曰訾氏之洲凡嶠南之山川遠于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蒞茲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事盜遁奸華德惠敷施暮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

朔告于諸侯公既施慶于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極長悼前之遺於是屏貨居耻移於開壤代惡木刺與草前指後畫心舒且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而內重江東臨臨巖含輝旋視其宜常所未觀倏然互見以為飛舞奔走與遊者借來乃經工化材考極相方南為燕亭延宇垂阿步蔭更衣周若一合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開館比舟為梁與波昇降苞離山含龍宮昔之所大蓄在亭內日出扶桑雲飛蒼梧海霞島霧來助持物其隙則玩月檻於廻溪出風榭於篁中畫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顯氣迴合遠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惟極而賀歲曰昔之遺勝槩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待以為已功未有直治城挾關闌車輿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他邦雖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遠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挂山之靈不足以環觀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鑿不能以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其可以無藉乎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百勢無構楹之華以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是山萃然起於蒼蒼之中馳奔雲霧百數十百里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狀綺綺錯錯蓋天鍾秀於是有限於遊商也然以壤接荒服俗承夷徼周王之馬跡不至謝公之履齒不及微徑蕭條登探者以為嘆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信乎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徘徊此山以寄勝槩迺塗作我攸宇於是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而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步山極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登軍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爾亭也不遭右軍則清端修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閭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感跡躋壘是貽林間之墟誌之

江皆以炎荒風土為戚余取唐人詩以桂林之地少陵謂之宜人樂天謂之無瘴退之至以湘南江山勝於驂鸞仙去則宦遊之適寧有逾此者乎既以解親友而遂行乾道八年三月至桂則風氣清淑果如所聞而巖洞之奇絕習俗之淳古府官之雄勝又有過於所聞者余既不鄙夷其民而民亦矜予之拙而信其誠相戒無欺侮歲比稔幕又少文書居二年余心安焉承詔徙鎮全蜀亟上疏固謝不能留再閱月辭弗獲命乃與桂民別民遮余於途既出郭又留二日始得去統瀟湘絕洞庭泝澧瀘馳驅西川半年達于成都道中無事時念昔遊因追記其登臨之處與風物土宜凡方志所載者梓為一書蠻陬絕徼見聞可紀者亦附著之以備土訓之圖噫錦城以名都樂國聞天下余幸得至焉然且奉奉於桂林至為之綴緝瑣碎如此則信余之不鄙夷其民雖去之遠且在各都樂國而猶弗忘之也

玄武山西有廟山東有道君廟蓋幽人之別府也長

之戀矣因欲攀洪崖於烟道邀美門於天路仙師不存壯志徒耳俄而泉石移景秋陰方積松柏群吟悲聲四起背鄉關者無復四時之策焉嗚呼有其志無其時則知林泉有窮路之哭烟霞多後時之難不甘悲乎遂作賦曰陟彼山阿積石我我亭阜千里傷如之何啟松崖之密壑攀桂岳之崇柯隔浮埃於地終披瀝氣於天羅爾其綠岩分徑蒼岑對室茵軒丹紉芝場翠密俯泉石之清冷臨風颺之瑟瑟仰紺臺而携手望玄都而容膝於是躡霞岡於玉砌步雲岳於金壇懷妙童與貞女想青蠅及碧鷲情恍恍而將逸心迥迥而未安見丹房之晚晦知紫洞之宵寒既而霞昏千嶂烟浮四野恨流俗之情多痛飛仙之術寡驅逸思於方外踟躕高情於天下使蓬瀛可得而宅焉何必懷於此都也亂曰已矣哉吾誰欺林壑逢地烟霞失時託宇宙兮無日侯鸞虬兮未期他鄉山水抵令人悲

明表表弱冠登朝讀書中秘繼官刑曹調武選武庫火編成湖州赦歸家薦起為南武選選職方署員外郎尋有廣西之命昔孔子

欲居九夷不以為陋廣西古百粵也今海內同軌且余既仕矣安敢以遠辭乎爰作遠游賦以述事抒憤焉其辭曰沐鴻私於嘉運兮擢遺及於樊丘曳華綬以登進兮踐舊京而嬉遊幸朝野之無事兮肆騷虞而靡憂謝文墨之填委兮稽圖牒以諮搜差數日以休息兮爰嘯侶以集儔升北山以遐眺兮迴大江而傍舟或聞武於廣場兮或夜袂於清流尋廢興於六代兮仰駿業於皇儲念無荒之有戒兮信佚樂而不偷乏佐時之奇畧兮竟投裔於僻壤願馴之龍眉兮怪馮唐之白首嘆滯淹於更生兮笑浮沉之揚叟羞千安之巧宦兮蒙良史之譏醜偉濟仁之拙政兮賦閒居而不朽泉澗徑以窘步兮固余顏之所厚獨修姱以委順兮諒余心之所取苟貪婪以競進兮寧坎墮以自守昔孔聖之周流兮居夷而弗陋洵履食之直道兮遭三黜而無咎顧檇櫟之非材兮雖棄捐其何有奉簡書以畏忌兮戒僕夫而啓行出構李之下邑兮游臨安之故城痛越霸既不終兮宋社又以祀前陽侯以先驅兮遵制水以揚舫感錢鏐之雄武兮提尺劍以縱橫五盾之忠憤兮浮鴨

夷以隕身忽怒濤之山立兮儼白馬以耀靈沿桐江以容與兮憩嚴灘之澄清躡高臺以長嘯兮懷哲人之典刑於是芳歲將徂玄冬告畢兩業業其下浩兮雪霏霏以蕭瑟靈霧晷以冥冥兮同雲曖其無色雁雁離離而南翔兮日忽忽其西匿坐修夜之難且兮步列星以太息釋羣越之翼歌兮材士願領而失職心佗佗以紆軫兮思結結而替惑水泉涸其不流兮石巉岩而阻塞既僵徊以川浮兮復嶢嶢而山陟野蕭條而無人兮歌躑躅以屏跡愁車殆而馬煩兮泊吾朝征而夕千役形枯槁以渴飢兮精消鑠而內蝕竟涸養以踰佚兮涕浪浪而密臆撫壯年之不居兮耻修名之未立於是歷既粵觀豫章攀嶽閣於江者兮詠瑋辭以傍徨帝子不可作兮王生亦已淪亡睇彭蠡之巨浸兮追鴻伐於高皇想湖水之盡赤兮殪元兇於大黃翦鯨鯢於溟渤兮陋鉅鹿與昆陽謁群忠於叢祠兮覩丹青之耿光覽孫許之壯烈兮實後先以相望咸致命以竭節兮終身滅以名揚越臨江以信宿兮欽登封之闕戒忽歎歲以發春兮剗青陽於幽谷鳥嚶鳴其相和兮麗冬榮之嘉木悲去

鄉其日遠兮時及傾以轉局魏牟皇皇以慈闈兮嗣宗塗窮而慟哭何
賢哲之遠矣兮猶委心於榮辱詎龍蛇之至言兮勵浮雲以自勗登韓
廟於素靈兮哀蓬辰之不淑黜百家以述聖兮排二氏以箴俗雖馴鱗
以開雲兮卒惟殃而粵遂弔楚繫於江潭兮披騷經而三復椒蘭茹而
掛謔兮嫉蛾眉而誰諫怨靈脩之不化兮傷郢都之傾覆式彭咸以自
靖兮英汨羅之魚腹涉長沙以風駕兮嗟賈生之天年遭漢文之殊遇
兮何幸困乎絳灌之巧言闢靈室以徒召兮賦鵬鳥而自憐挺異才以
命世兮竟賁志於重泉亂衡陽之洪河兮厲沅湘之大川覽吳楚之上
游兮極耳目之備觀瞻候於永郊兮薦繁蕪以羞楚世涵濁而壅塞
紛紛妬忌以蔽賢儼四子之一轍兮羌異代而同患士不遇以永歎兮
諒自古而已然望朱垠以似裝兮指象郡而騷動肆流日於南疑兮悵
重華之野死蒼梧受曼以在望兮憐二妃於江之汨山龍靈以遺天兮
嵐昏昏而豎起桂樹龍生於岩阿兮秦炎炎其若暑壞游海以流天兮
土蓬蓬而恒雨猶猶以何人兮感應題而黑齒蝮蛇蒸蒸於中林兮

賦含沙於淵水雄虺九首以齧齧兮封狐捷而千里何此邦之炎瘴兮
固蠻族之所止微禹跡之所不到兮檢職方而未序訖漢帝之喜功兮
肇開拓而疆理稽皇風之泰昌兮界昆吾以為宇包五嶺以作藩兮括
百粵以置吏朝越裳以重譯兮撫交州而仰叙眇余躬之陋微兮敷文
教于茲隔庚洋宮以振鐸兮選青衿之秀儒懼聖遠而言溼兮痛曲學
之支離列四科以作人兮愧五教之未施愚丘墳以願志兮寄絃歌以
自娛聞老聃之適戎兮講道德之玄虛蒙莊適于濠園兮馳放言以恣
睢虞卿窮而亡聊兮猶憤憤以著書荀斯文之未喪兮竊希志於前規
吾將籠今古以騁驚兮擬罔象之玄珠亂曰去鄉遠遊心不樂兮自冬
徂春將焉薄兮炎州早濕風土惡兮隨陸畫出瘴腐作兮狐死首丘不
忘故兮代馬北風尚知慕兮世不我知誰誰愬兮歸歎歸歎娛竹素兮

古今游名山記卷之十五

括蒼何鍾振卿編輯
廬陵吳炳用聯校

峩眉山 四川蒲山縣

峩眉山 我眉有三山為一列曰大我中我小我中我小
我昔傳有遊者今不復有路惟大我其高摩霄為佛書所記普賢大士
示現之所自郡城西出西門濟燕渡水洶湧甚險此即雅州江其源自舊
州印部合大渡河穿夷界千山以來過渡宿蘇裕鎮過符文鎮兩鎮市
井繁選懸符文出布村婦聚觀於道皆行而積麻無素手者民皆束艾
蒿于門燃之發烟意者熏煖穢氣以為候迎之禮至我眉縣宿癸巳自
縣出西門登山過慈福普安二院白水莊蜀村店十二里龍神堂自是
嶺谷春深林樾雄深小憩華林院過青竹橋我眉新觀路口梅樹壩兩
龍堂至中峯院院有普賢閣回環十數峯繞之皆倚白崖峯右傍最高
而峻挺者曰呼應峯下有茂真尊者庵孫思邈隱我眉時與茂真常相
呼應於此云出院過樟木牛心二嶺及牛心院路口至雙溪橋亂山如
屏族有兩山相對各有一溪出並流至橋下石壑深數十丈窈然沉碧
飛湍噴雪奔出橋外則入峯蔚中可數十步兩溪合以投大壑淵渟凝
湛散為溪灘灘中悉是五色及白質青草石子水色麴塵與石色相得
如鋪翠錦非摹寫可具朝日照之前則有光彩發溪上倒射巖壑相傳
以為大士小現也牛心寺三藏師經業自西域歸過此將開山兩石關
溪上攬得其一上有眉目以為寶瑞至今藏寺中此水遂名寶現溪自
是登危磴過苦薩閣當道有榜曰天下大峩山遂至白水普賢寺自縣
至此皆峻陔四十餘里然始是登峯頂之山脚耳甲午泊白水寺謁普
賢大士銅像國初勅成都所鑄有太宗仁宗真宗三朝所賜御製御書
百餘卷七寶冠金珠瓔珞袈裟金銀餅鉢奩爐匙筋果壘銅鐘鼓鐃磬
蠟茶塔芝草之屬又有崇寧中官所賜錢幣及織成紅幢等物內仁宗
所賜紅羅紫繡袈裟上有御書發願文曰佛法長興法輪常轉國泰民
安風雨順時干戈永息人民安樂子孫昌咸一切衆生同登彼岸嘉祐

七年福寧殿御札記次至經藏亦朝廷遣向方工作寶藏也正面為樓閣兩傍小樓便戶釘校皆以鑰石極備奇靡相傳純用京師端門之制經書造於成都用碧磁紙鈔銀書之卷首悉有銷金圖書各圖一卷之事經兼織輪相鈴杵器物及天下太平皇帝萬歲等字於繁花褥葉之中今不能見此等織文矣次至三千鐵佛殿云普賢居此山有三千徒眾共住故作佛鑄甚朴拙是日禱于大士丐三日好晴以登山乙未果大霽遂登上峯自此登峯頂光相寺七寶巖其高六十里大畧去縣中平地不下百里又無復蹊蹻斫木作長梯釘巖壁緣之而上意天下登山險峻無此比者余以健卒挾山橋強登以山丁三十三曳大繩行前挽之同行則用山中梯橋出白水寺側門便登點心山言峻甚足勝點於胸云過茅亭嘴石子雷大小深坑駱駝嶺簇店凡言店者當道板屋一間將有登山客則寺僧先遣人煮湯於店以候蒸炊又過峯門羅漢店大小扶拐錯吾歡木皮里胡孫梯雷洞平凡言平者差可以託足之處也雷洞者路左深崖萬仞蹬道缺處則下瞰沉黑若洞然相傳下有淵水神龍所居凡七十二洞歲早則禱于第三洞初投香幣不應則投死屍及婦人髮履之類以振觸之往往雷風暴發峯頂光明岩上所謂兜羅綿雲亦多出於此洞過新店八十四盤婆羅平婆羅者其木葉如海桐又似楊梅花紅白色春夏間開惟此山有之初登山半即見之至此滿山皆是大抵大峨之上凡草木禽虫悉非世間所有者余來以季夏數日前雪大降木葉猶有雪漬爛斑之跡草木之異有如八仙而深紫有如牽牛而大數倍有如蓼而淺青聞春時異花猶多但是時山寒人鮮能識之草葉之異者亦不可勝數山高多風木不能長枝悉下垂古苔如亂髮懸柱木上垂至地長數丈又有塔松狀似杉而葉圓細亦不能向重重傾寒如浮圖至山頂尤多又斷無鳥雀蓋山高飛不能上自婆羅平過思佛亭軟草平洗脚溪遂極峯頂光相寺亦板屋無人居中自昔賢小殿以卯初登山至此已申後初衣暑給漸高漸寒到八十四盤則最寒比及山頂亟挾纜兩重又加毳衲靴茸之裘盡衣筒中所藏繫重巾躡蹻靴猶凜凜不自持則熾炭擁爐危坐山頂有泉煮米不

成飯俱碎如砂粒萬古冰霜之汁不能熟物余前知之自山下携水一缶來財自足也移項冒寒登天仙橋至光明岩炷香小殿上木皮蓋之王瞻叔參政嘗易以瓦為雲霜所薄一年輒碎後復以木皮易之翻可支二三年人云佛現悉以午今已申後遂巡忽雲出峯下傍谷即中雷洞山也雲行勃勃如隊仗既當峯則少駐雲頭現大圓光雜色之暈數重尚立相對中有水墨影若仙聖跨象者茶頃光沒而其傍復現一光如前有頃亦沒雲中復有金光兩道橫射岩腹人亦謂之小現日暮雲物皆散四山寂然之夜燈出岩下徧滿彌望以千百計夜寒甚不可久立丙申復登峯晚望峯後岷山萬重少北則屋瓦山在雅州少南則大瓦屋近南詔形狀宛然瓦屋一間也小瓦屋亦有光相謂之辟支佛現此諸山之後即西域雪山崔嵬刻削凡數十百峯初日照之雲色洞明如爛銀晃耀曙光中此雲自古至今未嘗消也山綿延入天竺諸番相去不知幾千里望之但如在几案間瑰奇勝絕之觀真冠平生矣復詣岩致禱俄氛霧四起混然一白僧云銀色世界也有頃大雨傾注氛霧辟易僧云洗岩雨也佛將大現兜羅綿雲復布岩下紛郁而上將至岩數丈輒止雲平如王地時雨點猶餘飛俯視岩腹有大員光偃卧平雲之上外暈三重每重有素黃紅紫之色光之正中虛明凝湛觀者各自見其形現於虛明之處毫釐無隱一如對鏡舉手動足影皆隨形而不見傍人傳云攝身光也此光既沒前山風起雲馳風雲之間復出大圓相光橫亘數山盡諸異色合集成采峯巒草木皆鮮妍綺綺不可正視雲霧既散而此光獨明人謂之清現凡佛光欲現必先布雲所謂兜羅一世界光相依雲而出其不依雲則謂之清現則難得食頃光漸移過山而西左顧雷洞山復出一光如前而差小須臾亦飛行過山外至平野間轉徙得與岩正相直色狀俱變遂為金橋大畧如吳江垂虹而兩紀各有紫雲捧之凡自午至未雲物淨謂之收岩獨金橋現至酉後始沒丁酉下山始登山時雖躡蹻難有絕曳其前猶險而不危下山時雖復以繩縋輿後梯下輿夫雖者脚既險且危下山漸覺暑氣以次減去綿納午至白水寺則綿絳如故聞昨暮寺中大雷雨峯頂夕陽快晴

元不知也食後游黑水過虎溪橋奔流激湍大畧似雙溪而小不及始開山僧自白水尋勝至此溪漲不可渡有虎蹲伏其傍因遂跨之亂流而濟故以名溪黑白二水皆以石色得名黑水前對月峰棟宇清潔宿寺中東閣秋七月戊戌朔離黑水復過白水寺前渡雙溪橋入牛心寺兩後斷路白雲峽水方漲碧流白石照入肺肝如魯水積雪中藍輿下行峽淺處以入寺飛濤濺沫襟裾皆濡境過清毛髮盡竦寺對青蓮峯有白雲青蓮二閣最佳牛心本孫思逸隱居相傳時出諸山中人數見之小說亦載招僧誦經施與金錢正此山故事有孫仙煉丹竈在峯頂又淘米泉在白雲峽最深處去寺數里水深不可涉獨訪丹竈傍多奇石祠堂後一石尤佳可以箕踞宴坐名玩丹石寺有唐畫羅漢一板筆跡超妙眉目津津款與人語成都古畫浮屠像最多以余所見皆出此下蜀畫胡僧惟盧楞迦之筆為第一今見此板乃知楞迦源流所自餘十五板亡之矣此寺即繼業三藏所作業姓王氏耀州人隸東京天壽院乾德二年詔沙門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具多葉書業預遣中

金剛座之北門有師子國迦藍又北五里至迦耶城又北十里至迦耶山云是佛說寶雲經處又自金剛座東北十五里至正覺山又東北三十里至骨磨城業館於嚴羅寺謂之南印土諸國僧多居之又東北四十里至王舍城東南五里有降醉象塔又東北登大山細路盤紆有舍利子塔又臨澗有下馬迎風塔度絕登山頂有大塔廟云是七佛說法處山北平地又有舍利本生塔其北山半曰鷲峰云是佛說法華經處山下即王舍城城北山址有溫泉二十餘井又北有大寺及迦蘭陀竹園故迹又東有阿難半身舍利塔溫湯之西有平地直南登山腹有畢鉢羅窟業止其中誦經百日而去窟西復有阿難證果塔此去新王舍城八里日往乞食會新王舍城中有蘭若隸漢寺又有樹提迦故宅城其西有輪王塔又北十五里有那爛陀寺寺之南北各有數十寺門皆西向其北有四佛座又東北十五里至鳥頭山寺東南五里有聖觀自在像又東北十五里至伽藍彌羅寺寺南距漢寺八里許自漢寺東行十二里至却提希山又東七十里有鴿寺西北五十里有支那西寺古漢寺也西北百里至花比城育王故都也自此渡河北至毗耶離城有維摩方丈故跡又至拘文那城及多羅聚落踰大山數重至泥波羅國又至磨逾里過雪嶺至三耶寺由故道自此入階州太祖已晏駕太宗即位業請闕進所得梵夾舍利等詔擇名山脩習登峩眉北望牛心峯峯環峭遂作峯居已而為寺業年八十四而終出牛心復過東峰之前入新峨眉觀自觀前山開新路極峻下冒雨以游龍門場屢數里欵至一處瀾溪自兩山石門中湧出是為龍門峽也以一葉舟棹入石門兩岸千丈岩壁色如碧玉刻削光潤入峽千餘丈有兩瀑布各出一巖頂相對飛下嵌根有盤石承之激為飛雨濺沫峽舟過其前衣皆沾濕又數丈半岩有圓龕去水可二丈以木梯升之即龍洞也峽中紺碧無底石寒水清非復人世舟行數十步石壁益峻水益湍亟回棹舟人云前去更奇以雨大作加飛瀑淋漓著肌起粟骨驚神變樂乎其不可以久留也昔嘗聞峨眉雙溪不減廬山三峽前日過之真奇綺及至龍門則雙溪又在下風蓋天下峽泉之勝當以龍門為第一然其路險絕亂

石當道將至必拾輿躡草履經營傾步於槎牙兀嶮中方至峽口蓋大峨峯頂天下絕觀蜀人固有罕遊而龍門又勝絕於山間游峨眉者亦罕能到非好奇喜事忘勞苦而不憚疾病者不能至焉復尋大路出山初夜始至縣中已亥發我眉晚至嘉州

使梅塘毛子參議渭野樊子金事黃溪劉子暨英相與請曰此中三峩之勝聞天下二三子願從公遊焉以暢冲襟斯亦古人張弛之道也公曰我於此山興復不淺詰朝從公出北門由實經樓入山逶迤曲折度解脫橋過歸雲寺度蒼水橋過中峩寺度雙溪橋見一水奔流而來有石突然砥其衝乃分流二派山石梁飛下擊盪震撼死超龍門而去

巒四會亭軒越清輝應接不暇西行數十里望見白水寺臺殿在翠微中遂投寺宿焉五鼓上頂心峻石磴峻峭而躋陟之險如登天然歷大壑擊小雲霧路稍平上胡孫梯又險上木皮殿梅子坡攀緣鐵鎖又險上雷動坪左右深歎不見底又險道左有鐵鑿山僧曰坪下岩洞為蛟龍蛇虺所棲其氣常乘烟霧而上故禁遊人緘口避之上八十四盤又險自入山至此多在雲氣中行忽仰見天角雲漏日光如金在鉢昭融絢爛不類下方所見山僧曰日無異也但在清高處與塵埃中所見光景自是不同至歡喜亭躡緩步度天仙橋入天門抵光相寺上大我絕頂攬結秀色吞吐高明四望曠經臺及瓦屋諸山如列几案比嶺王壘青城諸山如懸培塿東視蜀江之流如衣帶俯瞰大我之腰白雲平鋪周適一色而中我小我覆蓋其下不見彷彿茫然如雲積平野月籠寒沙微風西來雲光洗滌又如洞庭彭蠡春浪激不可名狀公曰到此境使人肝膽澄澈平生奇觀無踰此者俄有三鳥飛來形如畫眉紋如鳩有二鼠隨之比松鼠差小飼之以粒與人其狎良久鳥鼠皆去山僧報曰佛光現矣相顧山腰雲氣上有彩色圓光一道小如車輪繼有一光大如車輪良久乃滅公曰此必有寶藏之氣故雲觀之日射之光乃現若雲日不相薄則無此光彼謂光由佛現也謬哉已而雲氣漸散暮色蒼然公揖諸君乃退明日遂相與緣徑下山時雲飛木

末雨意欲來公曰觀山變態妙在烟雨中遂行既入城漏下二十刻矣公口東坡有言山水遊遊之樂自是人生難必之事故王羲之嘗欲一遊峨眉而終身不果又聞來遊此山者或不及時則雪封巖徑即有能至絕頂或值風雨晦冥敗興而還吾輩昨來之遊良愜賞心于是劉子又請循晦翁登祝融峯故事揆藻抒詠以謝山靈公欣然賦古詩為偈諸君咸和之予不敏播其繁紀焉

宿乃行
雷人刻石龍多山此山高明竊深變態萬狀下視涪水如帶烟雲出沒山之偉觀也

太守高仲本率南昌黃魯直墊江譚處道同來遠水喬木僧房高下景物清絕為夔路第一建中靖國元年二月庚申微雨中來庭堅書

紹興戊申正月申中澣出郊勸耕至東屯因落少陵

故居祠堂之成聞祥雲寺之後有瑞石歸路就往觀之策杖行山澗亂石間踰里許石果異也事無大小必先難而後獲是日自東屯還過瞿唐已將暮任宿僚去留其同至者趙沂詠道文定國公才鄧高叔誼王鼎子新李驥元駿家茂秀實張聿述之朱齊卿醉甫李宗臣元慶楊舉時美真勝賞也劉昉方明書

乾道庚寅中元日關者孫約李時雨陳彥岳建壽宋高李普張微之雍椿飲于三峽堂晚携餘觥下瞿唐關訪夔刺史舊治客曰今之司關者之居是也遂飲于此茂林脩竹間小亭紫紵客曰此唐翁夢得故址也夢得遺墨舊有石好事者取去飲關上高齋謂少陵薄雲岩際宿孤月浪中翻之詩嘆此老且眼如此夔江山元龜惡惟少陵新紀處獨異高齋其一也高齋故基在屋隘而陋予惜之方欲為太守王君言客陳彥辛景賢山席願出力董役更築之僕謂不可隘而陋亦不可侈而大此少陵諫茅避世意也併書以告二子云

舟橫石灘上携子屋及劉甥步訪之水極峻急不可流觴巖顏有永和三年及六年刻字五六行剝落已不可讀細辨其文但昔人捐金以事仙佛識金數于石爾殆非禊飲處也好車者因年號遂增飾之當時必置屋廬象設今變滅無餘然水石要可喜姑取酒酌其旁賞晤良久乃去

永嘉王龜齡少城周行可海陵亦元章載酒來遊時凍雨初霽風日清美山谷明秀照人道傍襟花感開藍輿徐行應接不暇寺有茶蔞羅松上如積雪崇蘭數百本秀發晶石間微風透香所至芬郁東榮牡丹大叢兩前已開道人植蓋護持留以供客飲罷縱步泉上淪茗賦詩而歸

宋初自宣威懷府送季長奏事北闕入道山為學士後三年余始被命造朝遂玷論思之列今可祠得請而歸會季長護漕變門相與道舊故握手驚嘆蓋淵別已十年矣同遊卧龍山松風蕭瑟雲日蔽虧千載英靈恍若來下晚趨躍馬城赤甲白鹽峻極天半晴光迢迢浪帖伏慈明行酒道韞誦詩至大醉而去不圖天涯為樂之至於斯也

眉山李季允同漢嘉王申父襄陽晏亞夫來遊時春陽曠曠風埃四起酌泉松石間意頗愜無何雷雨忽至晚登寺閣望赤甲白鹽山色如洗相與舉酒樂其遂留宿山房季允書此紀歲月慶元六年五日

宋青人傑詩龍巖帥帳跨蓋陳垣之緇衣具茨王璆聯轡登卧龍道酒高會賓客從者十有六人是日金虎嘯風丹雲蔽日涼生尊俎與在江山獻酬奏唱之餘挹大士泉訪海仙像塵慮息而神瞿唐畫滿番盡乃去真勝遊也慶元己未七月曾齋黃人傑書

宋余公澤詩龍巖帥帳跨蓋陳垣之緇衣具茨王璆聯轡登卧龍道酒自慰一日登錦屏翠舟兼陵江步至占星巖徘徊縱觀倚老松卧怪石往往摩腹一咲然三境之遊須廢吾一日糧惟母丘氏漱玉巖近在墻壁外乘與步從後小奚奴百謁賢主人脫衣散髮坐巖復酌酒賦

詩相與作物外笑樂酒醉發狂即呼天大呼曰天乎真不負汝厲矣吾嘗謂富樂之士不能放意於江山松竹之樂而山川惟奇烟雲竹石詩酒風月唯遺逸未遇之人始得無而有之故天地間雄偉不凡之處天所以資賢人而舒其憂愁之思者也吾零落荒山鬱鬱無聊賴有錦屏嘉陵之雄偉占星漱玉之勝所謂閱之四奇者吾皆得而有之他日解官視吾破囊無復新井縣一物驅老鬚獨負四物以歸朋游故舊從吾見園中土物吾則與飲酒取吾詩而歌之則是四境者不移足而在几席間矣

繁陽山麻姑洞即三十四化之第一陽平之別名也在繁水之陽因為名本際經云天師張道陵所游太上說經之處潛龍之時光化二年己未五月四日丙申山土摧落洞門自開縣吏時康鄉所由楊靖道士張守真等以事申府云自洞門開後每日有百姓往來者府差縣典楊澤畫工任從同往檢覆畫圖申上稱把燈燭入洞看檢其第一門對北高二尺濶三尺五寸入至第二門約五尺以來第二洞門方一尺六寸入內並是黑處長一丈二尺濶六尺有石窟兩處在東畔并西南有洞門兩路南畔一路圓闊一尺六寸入內長一丈二尺濶一丈高四尺南畔有窟三處西畔兩路入內通連門圓闊一丈七尺內各闊五尺高六寸以來門相去一丈門屋一所高五尺濶四尺從內往來有刻料拱甍瓦約山作石日月兼作日字月字隔子房一所闊二尺五寸高一尺五寸刻料拱甍瓦石窺一所高一尺濶一尺五寸門闊五寸石窺三處各闊七尺又西入洞門圓闊一尺七寸彎曲入向南門屋一所高六尺濶四尺從內往來有石料拱甍瓦又有窺模兩所共一牀高一尺濶二尺三寸門闊八尺有石料拱甍西北角又有一門方一尺六寸四方二丈以來南畔西畔北畔各窟一所南角又有一洞圓闊一尺六寸以來將燈燭近前有黑氣出燈火即滅更入不得其洞連接繁陽本山相去三里以來其山據諸鄉張生張贊等狀稱繁陽是古跡山每隄勅祭祀其洞亦是元有往往閉塞元和中南康王韋臯莅蜀洞

游名山記 卷五 九

忽開時人咸云洞門開即年豐物賤又閉塞至是復開其後果豐
其洞本名麻姑洞山側有麻姑宅其蓋修道之所也

溫湯井開州後倚盛山東枕清江沂江而北三十餘里至

溫湯井井有湯泉北山麟德年震雷摧裂山脚洞山自開當門有天然

石鍾如數千斤重空懸去地二尺許而中實扣之無聲門兩壁有石如

金剛力士之形者數輩鍾傍有小徑高六尺以來行二三丈稍闊有石

碑巨龜負之自然而成但中無文字碑側有巨屏上與鼎相連下一穴

側身入可一二尺許自是廣淵中路徑平坦與常無異路左右滴乳為

石羅列衆形龍麟鸞鶴類雲巍山如林如柱似動似躍乍飛乍顧千形

萬態不可殫紀僅一里許傍疎蓮臺周迴數步高三四丈層級重疊皆

可攀跡旋生乳石如臂如指者以燭照之通透坐徹隨折脆斷及出洞

門外得風皆為白石矣自室側三四十步有蓮花雜布於地傍有甘

泉水色溫白游洞者汲之烹茗前自有橫溪湍波甚急其聲喧洶流出

洞外溪上有橋長二三丈濶一丈許非石非土功甚宏壯過橋得黃土

坡高四五丈道徑險滑行者累息方至其頂坡上有巨堂四壁平靜中

高數丈壁上多游人題記年月堂之極處曲角有一穴高四五丈廣三

四尺去下文餘躋攀莫及相傳云昔有游人板緣而入累月之後出於

巫山洞中自後無復敢入者

豆園山縣州昌明縣豆園山真人豆子明修道之所也西

接長岡猶通車馬東臨峭壁陡絕一隅自西壁至東峯石筍如圍兩崖

中斷相去百餘丈躋攀險絕人所不到其頂有天尊古宮不知所製年

月古仙曾作繩橋以通登覽而繩朽絕已久里中有言曰欲知修績

者脚下自生毛相傳如此咸通中山下有毛意歡者幼而為道常持誦

五千言著弊布褐於市乞酒醉而登山攀緣峭險以絕道為橋山頂多

白松樹繫之繩橫亘中頂布板椽繩上善男女隨而度焉數年繩朽橋

壞無復繩者咸通咸令與賓客醮山於西峯時展禮毛師他遊人謂令

曰此峯之側有小徑極險絕人迹無所攀援意歡常遊此而去愈旬

不出令疑其隱在穴中座內有廣陵郭頭陀者令請由此徑往探求之

頭眩久之驚胎不能語而後言曰此徑去約三十餘丈然到一穴口纔

三五尺下去平地猶數百尺穴內可坐十餘人中有巨木置鐵鎖林固

意歡讀經處石面平滑有足膝之痕而經卷在焉不知意歡之所其家

有一妻一女而已疑其得道者也意歡每多持燈攬度繩橋山側居人

視之以為常矣山多毒蛇猛虎里中人莫敢獨往意歡夜歸亦無所畏

焉常有二鴉客將至必飛鳴意歡整飾質階坐榻未畢客果至矣

青城山王子歲七月十三日青城鬼城山因滯雨崖崩瀑

水大至在丈人觀後高百餘丈殿當其下將覆摧壞俄有墜石如岸堰

水向東竟免漂陷觀中常汲溪水以供日食其以為勞自此瀑水出處

常有流泉直注厨內其味甘香久夏不絕東柱西柱金州之北乾元之

南六十餘里地名東柱西柱衆山連接峯巒秀異鄉人云有山自南而

來北有巨石如柱山穿柱過因為名又東有數峯峭拔一峯最高云

是蒲山上昇之所蒲仙山下側延崖土及溪澗中有石版篆文凡六七

處人多不識往往亦可尋見

陽洞古老相傳在陵州陽山之上從來隱蔽人

莫知處乾德三年辛巳正月十六日井監使保義軍使大保馬全章中

夜一人裁衣束帶戴冠古服狀若道流揖之俱行崖壁所告之曰此陽

陽洞也閉塞多年能開發護持可以福利邦國又指其地近開小徑亦

斷之勿使常人踐踏言而去及旦全章往尋其所果見土勢微陷以杖

開掘見三重石門其內並是細砂一無蠱蟻他物其洞自東及西深三

丈九尺濶五尺三寸洞皆是石洞門第一重高六尺濶五尺二寸第二

重門高五尺五寸濶三尺七寸第三重門高四尺七寸濶三尺五寸第

三重門內從頂至底一向高六尺一寸其三重相去各口鑿鑿精巧迥

非人巧第三重南畔石房濶七尺四寸高四尺八寸深四尺二寸其後

別有一小洞元有一片石遮掩其門傍通一縫以燈燭照之深不知其

底北畔石房深四尺二寸濶七尺三寸高五尺其房內有石牀一所西

畔小石房深二尺濶三尺五寸高三尺一寸西北畔石牀長三尺八寸

關二尺八寸西北畔窺橫長二尺三寸門額闊七尺窺深八寸周圍三
尺五寸從洞門向東一直至藍井面相去四十一丈八尺洞門面正東
全章召得當井監天師院見有元和年刺史李正卿著天師聖德碑云
張天師以東漢建安三年自沛遊蜀占乾為分野見陽山氣象指謂門
弟子曰此門山直下有鹹泉焉今驗此洞正當井上即是煇陽洞也
六日過荆門十二碛皆高崖絕壁斷岩突兀則峽中之
險可知矣過碛望五龍及雞籠山差表正如夏雲之奇峯荆門者當以
險固得名碛上有石穴正方可通人俗謂之荆門則發也晚至峽州
泊至喜亭峽門在唐為硤州後改為峽而印文則為硤州元豐中郎官
何洵直建言峽與陝相亂請改鑄印文從山事下少府監而監丞歐陽
發言胡壯之陝州從阜從夾兩從陝西之陝州從阜從夾兩從偏旁不
同本不相亂恐四方謂少府監官皆不識字當時朝士之議皆是發而
卒從洵直言改鑄云至喜亭記歐陽公撰黃魯直書七日見知州葉安
行以小舟遊西山其泉寺竹橋石磴甚有幽趣有辭練沈心二亭下臨
江山頗踈豁法堂之右小徑數十步至孝如泉謂姜詩妻龐氏也泉上
有龐氏祠然歐陽公不以為信故其詩曰叢祠已廢姜祠在事迹難尋
楚語說又此篇首章云江上孤峯綠羅初謂孤峯峯峯羅羅耳及至此
乃知山下為綠羅羅也又至漢景帝廟及東山寺景帝不知何以有廟
於此歐陽公為令時有所雨文在廟中東山寺亦見歐陽公詩距望京
門五里寺外一亭臨小池有山如屏環之頗佳晚郡集於楚塞樓遍歷
爾雅臺錦障亭前海棠一本亦百年物爾雅臺者闕經以為郭景純
註爾雅於此八日過下牢關夾江千峯萬壑有競起者有獨拔者有崩
欲壓者有危欲墜者有橫裂者有直圻者有凸者有窪者有罅者奇怪
不可盡狀初冬草木皆蒼蒼不彫西望重山如闕江出其間則所謂下
牢關歐陽公有詩云入峽水漸曲轉灘山更多即此也登三游洞躡石
磴二里其險處不可著脚洞大如三間屋有一穴通人過然陰黑峻峻
綠山腹偃僕自岩下至洞前差可行然下臨溪潭石壁十餘丈水聲恐
人又一穴後有壁可居鍾乳歲久垂地若柱正當穴門上有刻云黃天

臨第庭堅同辛紘子大方紹聖二年三月辛亥來游旁石壁上刻云
祐四年七月十日夷陵歐陽永叔下缺一字又云判官丁下又缺數字
丁者寶臣也字元珎今丁字下二字亦髣髴可見殊不類元珎字又永
叔但曰夷陵不稱令洞外溪上又有一崩石偃仆刻云黃庭堅弟叔向
子相姪儼同道人唐履來游觀辛亥舊題如夢中事也建中靖國元年
三月庚寅按魯直初謫黔南以紹聖三年過此歲在乙亥今云辛亥者
誤也泊石牌峽石穴中有石宛如老翁持魚竿狀九日過扇子峽重山
相掩正如屏風扇疑以此得名登蝦蟆碛水品所載第四泉是也蝦蟆
在山麓臨江頭鼻吻領絕類而背脊胞處尤逼真造物之巧有如此者
自背上深入得一洞穴石色綠潤泉冷冷有聲自洞出垂蝦蟆口鼻間
成水簾入江是日極寒岩嶺有積雪而洞中溫然如春辟洞相對稍西
有一峯孤起侵雲名天柱峯自此山勢稍平然江岸皆大石堆積稍望
正如濬渠上狀晚次黃牛廟山復高峻村人來賣茶茶如柴枝草葉若
不可口廟靈感神封嘉應保安侯皆紹興以來制書也其下即無義灘
亂石塞中流望之可畏然舟過乃不甚危蓋採舟之妙也傳云神佐夏
禹治水有功故食于此門左右立小石馬廟後叢木似冬青而非葉有
黑文類符篆然葉各不同歐詩刻石廟中又有張文忠一替其詞曰壯
哉黃牛有大神力羣聚巨石百千萬億鋌齒齒牙礪硤江側壅激波濤
險不可測威脇舟人駭怖失色剖羊醢酒千載廟食張意似謂神聚石
壅流以脇人求祭饗蓋過論也夜舟人來告請無擊更鼓云廟後山中
多虎聞鼓則出十日早過鹿角虎頭史君諸灘水縮已三之二然湍險
猶可畏泊城下歸州秭歸縣界也與兒曹步沙上回望正見黃牛峽廟
後山如屏風疊差我插天第四疊上有若牛狀其色赤黃前有一人如
著帽立者昨日及今早雲冒山頂至是始見之因至白沙市慈濟院見
主僧志堅問地名城下之由云院後有楚故城今尚在因相與訪之城
在一岡阜上其小南北有門前臨江水對黃牛峽城西北一山蜿蜒回
抱山上有伍子胥廟大抵自荆以西子胥廟至多城下多奇石如靈壁
湖口之類十一日過遠洞灘灘惡乃陸行過灘灘際多奇石五色聚然

可愛亦或有文成物象及符書者猶見黃牛峽廟後山太白詩云三朝
上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覺成絲歐陽公云朝朝暮暮見
黃牛徒使行人過此愁山高更遠望猶見不是黃牛滯客舟蓋諺謂朝
見黃牛暮見黃牛一朝一暮黃牛如故故二公皆及之歐陽公自荆渚
赴夷陵而有下牢三游及蝦蟆碚黃牛廟詩者蓋在官時來游也晚泊
馬肝峽口兩山對立修筇摩天畧如廬山江岸多石頗礙牽百丈十一
日過東瀾灘入馬肝峽石壁高絕處有石下垂如肝故以名峽其旁有
獅子岩岩中有一小石蹲踞張頤碧草被之如青獅子泉冷冷自岩中
出溪上又有一峯孤起秀麗畧如小孤舟晚抵新灘十三日舟上新灘
南岬曰官漕漕北曰龍門龍門水湍急多暗石官漕差可行故舟率由
南上然石多銳易穿船故為峽中最險處必空舟乃利往舟人利重載
鮮不及也游江濱北廟廟正臨龍門下溫泉出石隙常不涸一村賴之
婦人負木盃盃長二尺三足以杓挹水即倒坐旁石束盃於背而去
大抵峽中多役婦負物不獨水也亦有婦負酒沽如負水狀呼買之長晚
以獻未幾者率藏高二尺同心髻插銀釵多至六後插牙梳如手大十
四日留驛中晚渡江南登山至江濱南廟有碑前進士曾華旦撰言因
山崩石壅為舟害於是者令自十月至二月禁行舟知歸州趙誠聞于
朝禁行舟疏鑿之而灘害始去皇祐三年也蓋江絕於天聖中至是而
復通然灘害至今未悉去若乘冬春間水落石出時可併力盡鑿去疏
石則灘害可除然灘上居民皆利於販舟賤賣板木及滯留貨賣或賂
石工以為石不可去須斷以必行乃可成又舟之所以敗皆失於重載
當以大字刻石置驛前則過者必自懲創矣十五日過白狗峽泊舟與
山口肩輿遊玉虛洞去江岸五里許隔一溪所謂香溪也源出昭君村
水味色碧如黛已登載水品過溪又至魚洞門小繞袤丈既入則可容
數百人宏敞壯麗如入大宮殿中有石成幢益幡旗芝草竹筍仙人龍
虎鳥獸之屬千狀萬態莫不通真其絕異者東石正圓如日西石半規
如月予平生所見岩竇無及者有熙寧中謝師厚岑岩起題名又有陳
堯咨所作記叙此洞本末云獵者得之山中云十六日到歸州館於報

恩光孝寺距城一里許歸之為州繞三四百家負卧牛山臨江前即人
鮓甕城中無尺寸土灘聲常如暴風雨至隔江有楚王城亦山谷間然
地比歸州差平或云楚始封於此山海經夏啓封孟除於丹陽城郭
注云在秭歸縣南疑即此也然史記成王封熊繹於丹陽城郭
枝江縣未詳孰是十七日郡集於望洋堂玩芳亭亦皆沙石築補之地
十九日訪宋玉宅在秭歸縣之東今為酒家舊有石刻宋玉宅三字近
以郡人避太守家諱去之可惜也二十日早離歸州出峽門過天慶
觀少留觀唐天寶元年碑載明皇夢老子事也東太守劉瑀所立字畫
頗清逸碑側題當時郡官吏胥姓名字亦佳又有周顯德中荆南判官
孫光憲為知歸州高從讓所立碑從讓蓋南平王家子弟光憲亦知名
國史有事迹蓋五代時歸峽皆隸荆南也殿前有栢數百年物觀下即
吒灘亂石無數散于靈泉寺遂登舟過茶灘亦名灘也水落舟輕俄頃
遂過二十一日舟中望石門關僅通一人行天下至險也晚泊巴東縣
江山雄麗大勝栢歸但非邑極蕭條邑中繞百餘戶自令解而下皆茅
茨謂寇萊公祠堂發秋風亭臨江山遂登雙栢堂下舊有萊公所植栢
今已稿死然南山重復秀麗可愛白雲亭則天下幽奇絕境群山環擁
層出間見古木森然往往二三百年物欄外雙瀑瀉石澗中跳珠濺玉
冷入肌膚其下是為慈溪奔流與江會予自吳入楚行五千餘里過十
五州亭榭之勝無如白雲者而正在縣廨廳事之後二十二日發巴東
山益奇惟夫子洞者一竇在峭壁絕高處人迹所不可至然髮髯若
有欄楯不知所謂夫子者何也過三分泉自山竇中出止兩派俗云三
派有年兩派中熟一派或絕流饑饉泊疲石二十三日過巫山疑真觀
謁妙用真人祠真人即世所謂巫山神女也祠正對巫山峯巒上入霄
漢山脚直插江中議者謂太華衡廬皆無此奇然十二峯者不可悉見
所見八九峯惟神女峯最為纖麗奇峭宜為仙真所託祝史云每八月
十五夜月明時有絳竹之音往來峯頂上峯頂上猿皆鳴達旦方漸止
廟後山半有石壇平曠傳云夏禹見神女授符書於此壇上觀十二峯
宛如屏障是日天宇晴霽四顧無纖翳惟神女峯上有白雲數片如鸞

鴉翔舞徘徊久之不散亦可異也祠舊有烏數百送迎客舟自唐幽州刺史李貽詩已云群鳥幸非餘矣近乾道元年忽不至今絕無一鳥不知其故泊清水洞洞極深後門自山後出巖閣水流其中鮮能入者歲早祈雨頗應二十四日早抵巫山縣在峽中亦壯縣也市井勝歸峽二郡隔江南陵山極高大有路如綫盤屈至絕頂謂之一百八盤蓋施州正路黃魯直詩云一百八盤攜手至今歸夢繞羊腸即謂此也縣解有故鐵盆底鏡似半甕狀極堅厚銘在其中蓋漢永平中物也缺處鐵色光黑如作漆字畫淳質可愛玩有石刻魯直作盆記大畧言建中靖國元年予弟叔向自涪陵尉攝縣事予起戎州來寓縣解此盆舊以種鍾余洗滌乃見字云遊楚故離宮俗謂之細腰宮有一池皆當時宮中燕遊之地今堙沒畧盡矣三面皆荒山南望江山奇麗又有將軍墓東晉人也一碑在墓後跌陷入地碑傾前欲壓字繞半存二十六日入瞿唐峽兩壁對聳上入霄漢其平如削成仰視天如瓦練然水已落峽中平如油益過聖姥泉蓋石上一罅人大呼於旁則泉出屢呼則屢出惟

也晚至瞿唐關唐故夔州與白帝城相連杜詩云白帝夔州各異城蓋言難辨也關西門正對灩澦堆堆碎石積成出水數十丈主人云方夏秋水漲時水又高於堆數十丈入謁白帝廟氣象甚古松栢皆數百年物有數碑皆孟蜀時立庭中石甬有黃魯直建中靖國元年題字又有越公堂隋楊素所創少陵為賦詩者已毀近所築亦宏壯自關而東即東屯少陵故居也二十七日早至夔州州在山麓沙上所謂魚腹永安宮也今為州倉而州治在宮西北其夫人墓西南景德中轉運使丁謂薛頰所徙比白帝頗平曠然失關險無復形勢在灩之西故一曰灩西土人謂山間之流通江者曰灩云州東南有八陣磧孔明之遺迹碎石行列如引繩每歲江漲磧上水數十丈比退陣石如故

合江者乃岷江別派自永康雜堆入成都及彭蜀諸郡合于此下新津綠野平林烟水清遠極似江南亭之上曰芳華樓多梅蜀人入吳者皆從此登舟其西則萬里橋諸葛孔明送費禕使吳曰萬里之行始於此

後因以名橋杜子美詩曰門泊東吳萬里船此橋正為吳人設也六月己巳朔發家屬舟下眉州彭山縣泊單騎轉城過東北門又轉而西自侍郎堤西行走岷山五十里至郫縣午至永康軍崇德廟在軍城西門外山上奉太守李冰父子廟食處也幸未登城西樓其下後皆西戎山矣西門名玉壘關將至青城當再渡繩橋長百二十丈分為五架橋之廣十二繩排連之上布竹篋橫立大木數十于江沙中葦石固其根每數十木作一架挂橋于半空大風過之掀舉幡幡然大畧如漁人曬網染家涼綵帛之狀又須捨輿疾步從容則振掉不可立同行者失色郡人云稍遷數里有白石渡可以船濟然極湍險也晚至青城山曰寶仙九室洞天夜宿丈人觀觀丈人峯下五峯峻峙如屏觀之臺殿上至岩腹丈人自唐以來彌五嶽丈人儲福定命真君傳記畧云姓籍名封黃帝同時帝從問龍踏飛行之道本朝賜名會慶建福宮癸酉自丈人觀西登山五里至上清宮在最高峯之頂以板閣插石作堂殿下觀丈人峯直墻堵耳岷山數百峯悉在欄檻下如翠浪起伏勢皆東傾一軒對大面山一上六十里有夷坦處曰芙蓉坪道人于彼種芎非留旬日不可登且涉入夷界雖羽衣輩亦罕到雪山在西域去此不知幾野而瞭然見之則其峻極可知上清之遊真天下偉觀故夜有燈出四山以千百數謂之聖燈所至多有說者不能堅決或云古人所藏丹藥之光或謂草木之靈者亦有光或又以謂神靈山鬼所作其深信者以謂仙聖之所設化也甲戌下五里復至丈人觀二十里早頓長生觀范長生得道處也乙亥十五里發青城縣丙子二十里早頓周家莊十里至蜀州郡圃內西湖極廣菱荷花正咸呼湖船汎之繁纒修竹古木間景物甚野為西州勝處湖中多小菱菱至此始見之丁丑三十里早頓江原縣四十里宿新津縣成都萬里橋之江合岷江此已卯以小舟至彭山午後至眉州城外江即玻璃江也冬時水色如此方夏潦怒濤濤皆黃流耳壬午發眉州六十里午後至中岩號西州林泉最佳處相傳為第五羅漢諾詎那道場又為老慈德龍所居凡五里至慈姥岩前即寺也甲申早出山至嘉定日未哺自眉至嘉定二十里中岩其半塗也壬寅發

嘉州僅行二十里至王波渡宿對中極尊者為波祖及外祖皆曰波又有所謂天波日波月波雷波者皆尊之之辭此王波蓋王老或王翁也宋景文嘗辨之謂當作雷字蓋直隸涪州別駕自號涪雷或從其俗云癸卯發王波渡四十里至羅漢鎮百里至捷為縣過縣二十里至下寨宿甲辰發下寨百里至叙州宣化縣百二十里至叙州總亭午叙古賦也山谷謫居在小寺中號大死菴後人遂作祠堂乙巳發叙州十五里南廣江來合大江通百二十里至南溪縣四十里至瀘州江安縣百二十里至瀘州方申時近城有渡瀘亭不知諸葛孔明時從何處渡或云叙州正對馬湖江馬湖夷入諸夷路當自彼渡也戊申發瀘州百二十里至合江縣已酉發合江百四十里至恭州江津縣二十里過漁洞宿泥培村庚戌發泥培六十里至恭州自此入峽路大抵西川至東川風土已不同至峽益陋矣辛亥發恭州嘉陵江江自利州果合等州來合大江百四十里至涪州樂溫縣蒲氏墨書出此縣大瀾死久矣其族猶實墨不復能大往亦以價賤故也七十里至涪州排亭之前波濤大瀾湧如屋不可稍船過州入黔江泊此江自黔江來合大江怒濤水色黃濁黔江乃清冷如玻璃其下悉是石底自成都舟至此始見清江清雖不與蕃部雜居舊亦夷俗號為四人者謂華人巴人及粟若與蠻葛之種也壬子發涪州百二十里至都郵縣道仙都觀數十里至竹平宿癸丑發竹平七十里至忠州百十里至萬州宿中寅發萬州六十里至開江口水自開達來合大江四十里至下岩四十里至雲安軍又十餘里泊舟宿乙卯行百四十里至夔州余前年入蜀以重午至夔魚腹方漲八陣在水中今來水更過之六十四絕不復得見頗有遺恨映江水性大惡欲輒生變婦人尤多前過此時婦人輩汲江而飲數日後發熱一冊宿項頸腫起十餘人悉然至四川月餘方漸消散丙辰泊夔州早道視瞿塘水僅能漫漣頭之重盤滿散出其上謂之灤灤撒髮人云如馬尚不可下况撒髮邪是夜水急驟漲及排亭及明走視灤灤則已在五丈以下或可以傍伴入峽而變人猶難之丁巳水漲未已遂決解維十五里至羅塘口水平如席獨灤灤之頂猶滿紋灤灤舟拂其上以

過搖櫓者皆汗手死心面無人色蓋天下至險之地行路極危之時旁觀者皆神驚余已在舟中一切付之自然不暇問據胡床坐招頭處任其灤灤兀每一舟入峽數里後舟方續發水勢怒急恐猝相遇不可解拆也帥司遣卒執一旗次第立山之上一舟平安則旗以招後船舊圖云灤灤大如樓瞿塘不可觸灤灤大如馬瞿塘不可下此俗傳灤灤大如象瞿塘不可上蓋非是也後人立石辨之甚詳峽中兩岸高岩峻壁斧鑿之痕皴皴然而黑石灘最號險惡兩山東江驟起水勢不能平余來此水勢適平俗所謂茶槽者又水大漲滄沒草木謂之青草齊則諸灘之上木寬少浪可以犯之余之來此水未能盡漫草木但名草根齊亦不可涉然犯難而行不可回首也十五里至大溪口水稍闊亦差遠夔峽之險也七十里至夾山縣宿縣人云昨日水大漲灤灤恰在船底故可下夔峽巫峽則不能却須水退十丈乃可是夕水驟退數丈同行者皆有喜色戊午乘水退下巫峽難瀧欄湍流洄伏其危又過夔峽二十五里至神女廟前灘尤洶怒十二峯俱在北岸前後映帶不能足其數十二峯皆有名不甚切事不足錄所謂陽臺高唐觀人云在來鶴峯上亦未必是神女之事據宋玉賦本以諷襄王後世不察一切以兒女褻之今廟中石刻引壩城記理姬封妙用真人廟額曰疑真觀廟有馴鴉客舟將來則逐數里外船過亦送數里土人謂之神鴉二十里至東奔灘高浪大瀾巨觸掀舞不常一葉或為瀾所使如磨之旋三老挽招竿叫呼力爭以出過二十里過歸州巴東縣九十里至歸州未至州數里曰叱難其險又過東奔連接新城下大灘曰人鮓楚已未泊歸州八月戊辰朔歸州五里至白狗灘三十里至新灘此灘惡名豪三峽八十里至黃牛峽上有洛川廟黃牛之神也亦云助禹所疏川者廟在大峯峻壁之上有黃跡如牛一黑跡如人牽之云此其神也順流而下黃牛峽盡則扇子峽過此則峽中灤灤盡矣三十里得南岸平地曰平善垭出峽舟至是皆相慶如更生舟師高工皆有犒賜已巳發平善垭三十里至峽州

明能相... 正德丙子秋九月予奉 命之蜀道夷陵歸州巴東

以抵于夔歷驛棲鳳黃牛扇溪建平巴山萬流高唐逶迤四百餘里水
 急如射挽舟上者日不一舍下者頃刻數程中間若十二卦向陽背夜
 又背兩崖俱滑石而浪尤洶湧不可楫以絳匪篙即人背之故曰背也
 又曰與舟相背也有曰峽者狹也又曰山夾水曰峽蓋水行山間隨山
 以曲折在古統謂之西峽黃牛巫峽而已今則岐之為荆棺石碑馬肝
 兵書門扇彈穿扁擔黑石風麻黃牽鐵鎖之類仰視之懸崖絕壁萬仞
 千尋如覆屋如峻削如斷截如連綿如半窳凹如駝峯凸如石聚聚如
 色斯黝如土如練如草木葱蔥如鹿豕濯濯如猿猱之聲慘如藤蘿倒
 浸齧管飛泉左環右抱如出無門間有鳥道縈者萬盤日午方見而天
 之多斯昭昭然孰曰杜宇所鑿是皆成於混沌俯視之深潭莫極滄滄
 流沙溶溶滾滾如釜之水如冶之金如珠之濺如花之蕊小而洶波大
 而盤渦如洞窈然如砥研然如風之旋油然隨關隨闔舟遭之者鮮有
 出焉俗謂荆棺兵書風麻皆古人遺蹟予不敢信其他即物以狀因鑽
 以稱者固有謂也又有曰灘灘從水從難蓋水之難行者深溪不一轉
 徙無方岩岩惟石鋒利才交平者鋪彈險者截江奇者可愛惡者可憎
 所謂鐵積劍排狼頭鹿角鬘紫然牛馬飲於河者不足以模倣萬一水
 波摩激日夜不停濼濼雷吼涓涓金鳴花噴若雪沙滾若奔騰之近岸
 而多敗船曰喜曰登曰清曰葉曰偏滂猪圈馬鞍無義大小蛇藉棟通
 靈鋸齒石門牛口青溪蓮花三灘茲其大者也予過之舟行則畏途步
 無從乃嘆曰蜀道之難信矣若南沱過龍沱平善鳥稍壩山斗坪柵水
 源流稍緩而可泊南洋香溪口東西穰口勢空濶而可遊碑石稍公石
 蝦蟇石澗瀕石天工之妙不假人為十二峰孤峭拔空尤為奇絕梯歸
 則屈原所生白帝則子美所戀魚腹沙孔明之圖攸在黃陵廟大禹之
 功未磨乃若高唐觀陽雲臺之雄據上流凡山之蜿蜒峻嶒杖屨攀祥
 慢張筍苗蓋倚圭橫者憑關間一目可盡固楚襄之所流連而宋王之
 所賦者也何景不可賞何古不可吊而以悶為哉

西陵邈峽二十餘里攀斗磴而上徑險處腰折崖底
 數十武乃至洞空窅玲瓏上覆如屋外幽內敞可坐百許人一石上懸

扣之如鐘椎其地逢逢然所謂天鍾地鼓者唐白氏兄弟元微之同遊
 名三游宋蘇氏兄弟黃山谷又皆至焉予足迹半天下名區奇境雖險
 必至是洞與微之東坡齊名幽絕東坡北固焉

岷山者蜀故安樂山也在合江之西三峯削立十
 有二盤絕巔如雲門又如雉蝶古木蒼藤鏤霞映日其南也為榕山二
 石聳峙其巔萃律截業曰乾峯之溪自仁懷山來紫少岷而東下與月
 臺溪會其前而入于汶江汶江即岷江也自茂州而來乃過少岷山蒙
 泉在少岷山中無水雩則獲水獲水則雨延真觀在山畔居緇流可以
 憇焉初地官曾璵讀書安樂嘗出游大岷登青城天鼓覽觀七十二洞
 歷汶川八盤龍泉慈母遂上雲山數乳川白狗之峯西望煎氏東瞰江
 流朝宗于海粵時牂牁顧瞻首返曰岷下山莫如吾安樂故改安樂
 為少岷山思終身焉涇野子曰昔漢逸民肥遁西充肆今充有南岷山
 東石之志柵故知之豈惟何生哉其使少岷與大岷齊名萬載乎夫大
 岷連峯千里江水出焉東潤荆揚吳越北與崑崙黃河爭功海內少岷
 之名山記 八卷十五

之志其在斯乎

越舊生越雋間按越雋為郡居天下之西南角得坤之
 用在漢時戶僅十四萬其俗多營窟版屋而息如上古穴居處世之
 其地則多土廣岩穴接黎之印在都雅之靈關道自唐大斤上宇包夷
 荒而郡縣之民不堪命越雋遂與中華壤斷土隔真人幸啟偃兵息民
 執王斧而割棄大渡之外越雋遂淪嗚呼吾將安歸當以黎雅為鄉也
 黎之印岷關有靈應洞乃吾之變化所惟古蒙舊屬漢嘉之青衣其俗
 醇厚簡古如周民好善堯民可封其地襟帶岩巒如大華之磅礴岷峨
 之嶙峋吾常愛而居焉近奉帝命往來全蜀至則寓之以行化恨榛莽
 掩翳如小有清虛之所吾必久留邑下荷沐父子念此甚久吾知而直
 命之乃忻然於吾殿後斬荆棘去茅菅為一洞天費僅二十萬錢屋穴
 皆備吾揭為紫府飛霞蓋本班固賦西都據坤靈之正位做大紫之圓
 方與王勃記滕王閣彩徹雲衢霞鶯齊飛之義上以示吾不忘故鄉之
 意下以期有志於攀鱗者休哉蒙山之下亦有變化之所矣後之人有

能自勵而期為汗漫游者乎然東山舊祠與自紹興丙寅逮今年丁卯始克有洞穴而洞穴不成於他人而成於苟洙父子亦有數也一日苟洙欲紀年月日此事非神其誰宜為吾亦為忻然親書于石開禧三年六月十八日

注溝膝為一草木茂密稻花發香邵彥明置酒招余及華陽范信中龍城歐陽佃夫約清旦會于龍隱洞余三人借馬自南樓來至則彥明及其弟彥昇在焉初至震雷欲雨既而晴明燒燭入洞中石壁皆濕道崖險路絕相扶將上下及乃出洞之南東還卧洞口佃夫抱琴作賀若有清風發於土囊音韻激越余與彥明基賭太白彥明似戲行也是日信中從佃夫授琴久之得數句洞南有喬木似柞樹葉間有實穉生似椒指問從者蓋木威也木威本草經無有宜州諸城皆多有之風俗取豚膾合之為鱉鱉中珍膳也佃夫曰廣東蓋號為烏鵲猶色貴間謂波斯橄欖云木威之葉廣東西人用作雨衣亦朝密綴勝青笠也

山實與其從事處道俱來西山者蓋郡西渡大壑稍陟山半竹栢蒼蒼蔚蔚觀重復出沒烟霏之間而光影在水此邦之人歲修禊事於此凡夔州一道東望巫峽西望郪林泉之勝莫與南浦爭長者也寺僧文照喜事作東西二堂於茂林修竹之間仲木以為不奢不陋冬煖而夏涼宜於游觀也

西黃帝直擊舟泛安樂淡上劉真人山向來者臨嶺索繼萬黔安文輝主簿郭中以疾初起不能來尉周世範以支軍廩不至安樂山真人飛昇之宅也真人諱亦字善慶初卜居此山曰雙道平山氣歇而不清江安方山氣澤而不秀求山而清秀唯安樂山耳既定居泉源發甘虎豹服役晦日之游雲霧晦暝將出山晚晴諸峯皆出

巫山尉辛絃榜屨尋三游洞繞山行竹間二百許步得僧舍號大悲院才有小屋五六間僧貧甚不能為客煎茶過大悲遺微行高下二里許至三游間一徑棧閣繞山腹下視深谿悚又一徑穿山腹懸閣出洞乃明洞中畧可容百人有石乳乃一滴中有空處深二丈餘可立嘗有道人宴居不耐久而去壬子堯夫舟先發不相待日中乃至蝦蟆碛從舟中望之願頷口吻甚類蝦蟆也予從元明尋泉源入洞中石氣清寒

人宴坐也水流循蝦蟆背垂鼻口間乃入江耳泉味亦不極甘但冷冽人齒亦其源深來遠故耶壬子之夕宿黃牛峽明日癸丑舟人以豚酒享黃牛神兩舟人飲福皆醉長年三老請少駐乃得同元明堯夫曳杖清樾間觀歐陽文忠公詩及蘇子瞻記丁元珍夢中事觀雙耳石馬道出神祠背得石泉甚壯急命僕夫運石去沙泉且清而歸陸羽茶經紀黃牛峽茶可飲因今舟人求之有媿賣新茶一籠與草葉無異山中無好事者故耳癸丑夕宿鹿角灘下亂石如圍廩無復寸土步亂石間見堯夫坐石據琴兒大方侍側蕭然在事物之外元明呼酒酌堯夫隨

石為几案牀座夜闌乃見北斗在天中堯夫為嶺南烈女之曲已而風激濤波灘聲洶洶大方抱琴而歸初余在峽州問士大夫夷陵茶皆云痛澁不可飲試問小吏云唯僧茶味善試今求之得十餅價甚平也携至黃牛峽置風爐清樾間身候湯手插得味既以享黃牛神且酌元明堯夫云不減江南茶味也乃知夷陵士大夫但以貌取之耳可因人告傳子正也

而未能乃嘉靖癸巳出守重慶喜曰償此念無難及造官越四載每過嘉州必望峨嵋領束縛莫之遂也歲戊戌秋九月之朔又過焉歎曰五載客蜀矣不一登峨嵋真俗吏乎興飛動不可得乃舍舟而陸日暮冒雨出州之瞻峨嵋門宿蘇稽舖明日至峨眉縣西郭集聖寺高閣橫空扁曰峨嵋山遠門入門行數里至伏會上五十三步過歸雲寺寺有宋白約詩石刻寺之西有大峨石石上自大字四曰大峨福壽宋陳希夷書

又有歌鳳臺相傳古楚狂隱處裁眉去楚幾千里狂為楚人而云隱于此殆不然也又五六里登三望坡小憩集雲寺碧壇卅洞所見益奇又五六里透龍門越鬼門關過牛心山之天柱峯有寺曰卧雲山左右兩壑深可百丈石皆青銅色二泉分瀉隨風變態滾若白龍響震山谷橋跨其上有亭曰雙飛最為奇絕又數十里過風雲雷雨四會亭由大峩樓經南戒名宗坊至白水寺則大峩之麓也暮且雨宿焉晨起聞東有黑水寺寺前有八音池一名天樂池每盛夏池中有蛙人鼓掌則一蛙先鳴群蛙和之鏘然八音皆備將止則一蛙大鳴如止樂然僧語符余所聞信亦異矣時已無蛙乃乘筇與陟頂心坡坡高二三里石磴綠崖而上行者僂僂膝與心頂故云大雲壑小雲壑相距咫尺兩山迫近中一坑下深不見底俯視可怖頂有路里許狹僅如線曰駝項嶺過老無不服慄小坐長老坪上胡孫梯梯路險絕謂非胡孫不能過余笑曰今過者皆胡孫耶易為凌雲梯言其高也既又歷蛇到退木皮殿梅子坡雷動坪路皆編木為之極陡峻與用索挽前數人拽之時或徒行攀樹

浪石壑木棧而上力憊氣竭喘息不得休木皮殿舊用樹皮為瓦今易以板蓋右西戎遺俗雷動坪在絕頂岡脊上雷雨出沒無時相傳入至此語則兩道有禁語古鐵牌二余試之語則霧雨徐來巾裳沾濕空翠滿身須臾轉陟八十四盤則又豁然開霽白雲在下布滿空谷上則青天隱隱恍然別一世界非人境也林壑之勝梅子坡雷動坪為最陰森慘黯嵐氣蒸滴如雨而怪石奇峯突出創見禽虫花草多不可識別衫檜皆龍鱗鐵幹合抱而參天者殆以千計或倚絕壁或負巨石或禿無枝葉但老餘屈曲如珊瑚如虬龍而苔蘚斑駁綠藂叢茸又如羽人茅女參侍而錯立上則飛簷長蘆參差下垂不知幾千歲物莊生所謂能全其天乎而莫之天闕者也亭午至歡喜亭登天門石石方正壁立中通一徑窈窕門戶度天仙橋將至絕頂忽兩僧狂奔而來翼輿而上疾呼曰佛見佛見倏見東南深壑中白雲騰起中有光團團如日五彩炫爛照見人影俗傳為佛放光一禽類畫眉飛鳴施主佛見僧曰此佛見鳥也余感焉徐察其故則山氣薄日而為光禽鳴亦聲相似耳昔人常辨之

矣但山莫不有氣莫不有口亦莫不有鳥何他皆不然豈山川靈異變化自出世外非常理可曉與絕頂平廣數畝有光相普光二般皆用鉄為瓦樹為雪壓高止二三大類首四傾一指千里高山皆在足下玉壘雪山若銀宮玉闕青城尾尾如層樓擁蓋左右諸郡邑則皆彈丸蟻壤耳平生大觀無踰于此山高八十餘里旁皆絕壁深澗險處僅盈尺二宿始達險且勞矣振衣雲霞之表掀髯一笑不知天地間有此身也日落雲歸烟霧四合咫尺莫辨入光相寺和詩二首飲酒少淡遂寢夜半寒作足冷起坐待旦出視山中烟霧如故不盡與而返嗟乎天下之事莫不有數存焉今日之遊莫非數也即使于不官于蜀官而不久則我山之勝特夢境耳嗣是萍蹤南比再遊或未可必又不能無深感焉登舟秉燭記之以備時覽他日一覽一遊我眉在几席間矣

嘉靖己酉以督學入蜀竊自幸登臨有日時列山王子分巡其地雅有游興乃相約同登志云山中風景異常深秋則雪積山路不可行乃以明年春為期及春王子以公事阻叙川至四月事竣歸嘉州于適巡至馮都遂以月之二十三日丁巳會于山下之邑命表尹治遊具既備夜大雨微曉不止子愀然以詩問王子王子云川中雨不足惟少頃或晴耳乘輿冒雨西行未五里雲散日出山色明淨王子曰夜雨豈為我洗山邪至山下老寶樓者寶宋僧也僧常脩行于此遂相傳稱老寶云樓下以憇又行至華嚴寺靈敏寺楠木坪五十三步歌鳳臺臺為接輿隱居又中峯寺牛心寺隨處小憩牛心寺下坡為雙龍橋兩水分流會于一天成石梁跨其上自縣入山已四十里多勝樂至此則奇恠不復似人間矣過梁渡溪陟峻坂五里許為後牛心寺孫真人煉丹處也遺有鉄藥臼又出禪杖亦舊物唐三藏取經回嘗寓此山國初吳僧寶曇亦圓寂于此此杖不知所遺寺前諸峯秀立環繞別是境界若與外不相通者遂出復由雙龍橋至四會亭亭後百步入泉寺與王子對飲數酌較奕二局而寢已未早起自寺後登頂心坡坡陡絕登者懸足膝及心故曰頂心自此以上有輿俱用布懸引而上過回龍山大小深坑蛇洞

退胡孫梯俱峻絕如頂心坡而傾仄危險過之又行至梅子坡路傍石壁數丈色青如涅石繞生草花數種嬌媚不可形狀仰看儼若錦屏傍有石筍高與壁等狀其奇曰觀音巖環列峯壑皆非目所習視灌木匝地俱纏絡古蘚如虬髯合抱老樹皆能花過梅子坡平岡二三里曰雷洞坪上止可容一輿左右深黑不知其底東西有鐵牌高二尺立道傍刻禁語二字相傳其下有雷聞人聲則風雨作今皆無之而碑尚存人至此坪猶自謹畏不敢喧呼上為八十四盤為婆羅坪至此婆羅花盛開花凡數十朵為一叢遠看如牡丹深淺紅色及黃白五六種惟淺紅如玉樓春者最多且佳富貴瑰奇觀之不忍去與王子停輿索酒行且飲四五酌賞之忽有光閃閃仰看乃曰暈也五色絢目照映山谷山人皆謂素所未見良久而散自此至絕頂滿路皆婆羅花五色間雜於翠微間圖寫不能盡問白水寺至此蓋七十里矣物上山單衣猶流汗及山顛加綿衣一襲風颼颼如深秋時蜀府內使谷龍淵先在山相與禮普賢像教畢踞絕頂西望青城玉壘危屋晒經山俱歷歷可數其餘諸

山從上視之與平原無異但見點點青黑而已薄暮平田俱白色如雪霽景頃刻變而蒼蒼如天之色莊于云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而已矣至是始驗既而漸昏乃入佛宇龍淵出所携酒數酌將就寢更報山東有神燈至啓戶視之漸增至數百向山而來惟一點直至巖下久而漸滅僧人云嘗有擲得之者乃一樹葉此理不可曉豈亦腐草為螢之理耶庚申早起東望日出如火輪西照大小雪山兌峯插天銀色晃耀天下奇觀也若下嘗有五色圓光山僧謂佛現有鳥如鸚鵡依人而來其鳴聲不一有曰佛現了山僧云鳥鳴則佛現謹伺之不可得山有白石如水晶大者徑三四分小者如豆六稜似削出從隙中日光照之有五色所謂佛光者意即此石光之大者耳又有鼠小而圓掉大尾亦出入不畏人其他鳥雀則不能到也辰後巖下起白雲數點頃刻瀾漫滿山俱白無所見猶戀戀不舍然牽於塵况不能脫去贊與投雲中從故道下山時陡峻深壑俱以雲護不知其險甲時至白水寺宿辛酉發白水寺復至老寶樓僧炊異米飯食米

較常米長廣三倍色紅而香云產於建昌臨發王子云尚有龍門洞志稱最奇不可不一觀乃復自老嶺北行數里抵洞口蓋即雙龍橋下水流峽口峽峻水急人不易到乃命土人束筏携酒挾二小吏溯流而入入數步有石室樓半崖去水面丈餘謀自水中結梯而上內有石牀丹竈壁有古刻模糊亦有可觀者多宋人紀遊也面石室有飛泉浪浪亂出崖下如賓主對待眾皆謂天成奇勝飛觴引白各數四不知醉又自舟溯流窮水之源舟小水深可畏入數丈而上泊舟崖下俯仰瞻顧若不在人間谷子曰此非所謂龍淵也耶王子曰淵澄見髮蒼壁如洗非山之冽者耶陳子曰珠泉激風飛屑如兩雖謂之兩泉可也清泉白石元非有至取之無盡用之不竭惟吾輩占之耳眾大噱各以手承泉長發間酒暢飲不覺發狂歌而出峨有三此大峨也自山麓至白水寺四十里陟降而行其高不多自白水至絕頂七十里降者什三陟者什七雖迤邐千折其高不下四十里聞泰山武當皆其下也二峨之高不及大峨之半三峨又半之其中聞亦佳勝而力弗逮與夫出山恍然如

一大夢王子云昔人遊此山者多惟范石湖先生行紀最詳其所見大略不過如此所恨佛光未及一觀耳陳子曰祥雲捧日五色書見非范紀所未載者耶此陽德之祥文明之象不猶愈於網緼變幻不可測識者乎是行也要當作右今勝遊追而紀之又韻而為詩三峨擅名勝二美與俱熟宿約慨愆期雅意累疎曩日長人事寬過兩山容潔信宿陟七峯巉巖歷千折人隨日驅馳神共鳥飛越履靜塵慮清入深風景別萬年雪未消四月桃始萌瑞草不可名虬松杪多折苔深樹俱聳崖突山吐舌萬壑吼風濤雙龍噴晴雪窄磴容鳥漏石豈蛇齧虎踞叩真人鳳歌仰先哲藥臼鐵六稜禪杖錫九節佛日普照臨祥光修明滅道遙日月邊嘯傲天地微小憇山人俱御風都從撒奇觀感幸逢野酌薄佳設及暮乘餘光披雲縱奇閣乾坤一色蒼神火萬螢擊初日懸金輪平田布玉撥明虹繞足生狎鳥掠杯掣雪山西域來銀屏插天列五嶽低蟻封四海小滕薛婆羅五色開石筍青如涅鵬心欲凌霄馬足若羈繼叱馭且下山迴車猶倒轍後來不可期每事重加剝携酒席池樹仙

花連茹振振衣雲欲牽回首心如結老衲隨路迎烹泉共壺萃漫將不盡情再叩蒼龍穴敞洞樓半巖對面雙泉泄石牀如有人丹龍灰先蕪曲水路不通乖崖盡如裂草際存刻文隱隱是丹訣悟道思呂果王明觀井深黃門占龍淵王子誇山列長嘖溪欲乾狂歌水聲咽茲遊本非常到此更殊絕回首望諸峯重雪護巖嶽

大峨眉山在峨眉縣南百里兩山相對如峨眉山記云其山周匝千里有石龕百一十二大洞十二小洞二十八南北有臺凡遊大峨眉者自縣勝峯門出至華嚴院恰十五里前代於峨眉山初寺六光相峯山之絕頂為遊山之低華嚴居山之前峯為遊山之嚮導道遙山在簡州元都山去城三十里景德間有楊用晦者隱居此山其北有層崖命工發之得東西二室西至後刻二靈若養丹之所又鑿二窟中可坐五七人東西二壁鑿二孔雀二神人有漢元安年四月十八日會仙字自漢安至景德二年已九百二十餘年矣

凌雲寺在嘉定府之南山唐開元中僧海通於瀆江沫水深水三江之合悍流怒浪之瀕鑿山為彌勒大像高踰三百六十八建七層閣以覆之至帝皇時積十九年而工始備畢有大象記又有清音亭邵博記天下山水之勝在蜀蜀之勝曰嘉州州之勝在凌雲寺寺之南山又其勝也蘇子瞻名其亭曰清音又南山之勝也

象耳山在彭山縣有楊祐甫十事記一曰象耳山二曰彭祖宅三曰大悲道場四曰寶現磨鉢二溪五曰太白書臺有石刻太白留題云夜來月下卧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於水壺也六曰阿悟志栖二大士會昌寺七曰薛范二詩八曰龍池鱗泉九曰千歲松十曰石恪畫護身法中巖在青神縣諾矩羅尊者道場遊者渡江入巖口有喚魚潭循山三里許始至寺中有羅漢洞即牛頭以木鑰扣石笋處

瓦屋山在榮經縣東百二十里形如瓦屋上有念佛鳥姿羅花其岩朝現辟支午現普賢夜有神燈或問禪惠大師瓦屋何故却似木皮蓋師曰錦府豈從機上織劍門寧自匣中開

青城山本縣三十二里王既經黃帝封為五嶽丈人乃嶽嶽之上司真仙之崇秩一月之內群嶽再朝一名赤城一名青城都亦為第五大洞寶仙九室之天上有流泉懸澗一日三時洒落謂之潮泉天倉諸峯屹然三十有六前有十八謂之陽峯後有十八謂之陰峯杜光庭青城山記峨山連峯接岫千里不絕青城乃第一峯也此山前號八節乃神仙都會之府也五嶽真形圖洞天所在其下別有日月分精以照張天師道陵于此山與鬼兵為誓福地記上有甘露芝草天池醴泉杜甫詩自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為愛丈人山丹梯近幽意丈人祠西佳氣濃綠雲擬住最高峯掃除白髮黃精在君看他時冰雪容老人村在大面山之北如秦人之桃源昔人避難居其中多享年壽故名或云潛夫張不群因入山採藥淡旬不返見一叟致敬而問曰吾族本冰相范賢之裔范公知李雄之祿不求學吾輩居此為終焉之計圖經云即老澤也蘇子瞻云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孫者道極峻遠生不設

鹽醞而溪中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漸通漸能致五味而詩亦益衰

白鶴山在邛州城西八里常璩曰臨邛名山曰四明亦曰群羊即今白鶴也漢胡安嘗於山中乘白鶴仙去弟子即其處為白鶴臺魏華父營造記曰州之西治城十里所有山曰白鶴林麓蒼翠江流縈紆蔚為是州之望山故為浮屠之宮自隋唐迄今庵院凡十四所遠有胡安先生授易之洞近有常公諫議讀書之庵泉有滴珠樹有木蓮白鶴有臺玉兔有蹤中峯並美平雲之觀西岩翠屏萬竹之境皆山中勝處壁間繪像率范瓊杜措立文播諸人名筆雖丹青剝落而筆法具在

大渡河自吐蕃界經雅州諸部落至黎州東界流入通望界於黎州為南邊要害之地唐時大渡之戍一不守則黎雅邛嘉成都皆擾建隆三年王全斌平蜀以圖來上議者欲因兵威復越嵩藝祖皇帝以王斧畫此河曰外此吾不有也於是為黎之極邊曩時河道平廣可通

黎州為南邊要害之地唐時大渡之戍一不守則黎雅邛嘉成都皆擾建隆三年王全斌平蜀以圖來上議者欲因兵威復越嵩藝祖皇帝以王斧畫此河曰外此吾不有也於是為黎之極邊曩時河道平廣可通

古今游名山記卷之十六

點蒼山 雲南諸山泉附

括蒼山 蓬萊嶺南編輯
廬陵吳炳用晦甫校正

點蒼山一名靈鷲山其中峯積雪不消又名雪山
釋迦文佛禪栖于此九六年浮屠者流往往取靈鷲以名其寺蓋本諸
此按鷲鳥飛則連翼今山凡十九峯如鳥之連翼而將翔也山正東面
城郭之外碧湖萬頃襟帶茲山是為洱河程子讀書錄謂洱河即黑水
鄯道元水經曰葉榆水禹貢華陽黑水唯梁州謂華山在北黑水在南
極兩端以侈梁域也洱水之源或伏或見蓋經三危歷班超城之西而
南下靈鷲之麓滙為巨澤西流與蘭津江合而入南海滇蜀諸水皆入
江獨此水皆入海故尚書稱禹導黑水入南海

嘉靖乙巳余官滇泉巡金滄乃秋九月乘傳抵大
理入其境見峯巒奇詭川原澄碧左右應接不暇乃擊節嘆曰佳哉此

山水也蓋圖之以紀勝乎將謀諸工畫者居無何郡守手一圖刻以進
披之欣若冥契圖有李蔡二題識初無名為名曰蒼洱圖顧茲地諸山
水俱佳而妙尤在十八溪各源于危峯終石經丘而卒會歸于巨浸死
若玉虹祥飲自天而下亦奇觀哉圖與題識似猶峯焉乃更為表之鳴
呼尼嶧以孔孟勝夷嶽以朱張勝而秦之輞川蜀之浣花越之西湖江
左之滌陽則又以王杜歐蘇諸公勝若茲蒼洱形苟寒而險峻而整風
氣雅而輝潤景色幽阻而不逼遼廓而不荒卓為奧區神臯俾居中土
與諸名勝未知孰為軒輊乃托基荒微又為蒙段氏諸酋之所竊據而
汚巖之豈山川之遭固亦有幸不幸與

甲寅六月鹿泉李公以赤石崖冠巡行至賓州
子亦踵至戎務稍戢謀為鷄足之遊十九日約騎從襄饒鐘出賓州北
門行一舍許見高峯紫翠僕夫指點此鷄足山也二十里至以渡午餐
五十里度洗心橋歷沙址村西折二里許至圓信菴丁香爛熳庭際似
天桃散步靜雲卷轉入僧寮盆蘭敷華皓潔如雪鐵線牡丹纏枝小屏

羈人乍見以為奇此地乃恒有耳是夜宿菴中晨與山淨雲蒼左行
山晴旭方升清霜凝草夾路青松細竹八九里越龍翔寺至聖峰寺登
玉皇閣望煉波河四山環碧白雲千里復行里許山坳海慧菴古樹
虬曲摩霄飛蘿綠生飄垂絲結綺樹皆倚厓懸谷高下為林大抵數百
歲物也石壁有真武洞不可登憩迦葉殿出門北折樹益古石益奇路
益峻輿人益勞輿率小菴綴于崖旁恒有差勢憩鐵瓦殿或以前進陟
援兩人奮決不顧猿攀石梯二十步一息計八九息至土主廟乃絕
頂也兩人閉目坐一小室移時氣復山引派疎脉如鷄信距故名或云
西竺有鷄足山茲形似之故藉以為重而以圓信菴為迦葉示寂之地
改圓信為傳衣者誤也久之崩毀而北甃塔半圯經捨身堂雪山露峰
金沙橫帶點蒼洱海掩映流注聞北巖有二虎跳淵太子箴頭處險遠
不宜登乃西折蟻附而下見二仙石杵徑甚險峻至曹溪菴仰望捨身
臺青巒千仞巖畔細泉下注為八功德水太子箴頭曹溪八功德水皆
托名耳至華首門方憩其下或云上時有飛石逐南行百步許至鐵丸

循故道至迦葉鹿泉置酒酌于松間飲竟過聖峰東北折長林豐草蔭
翳蒙密景最幽絕八九里至花板菴僧不守矣度小梁泉白巖菴中出
王聲淙淙浴溪不徹少選越龍華寺復越了空菴至石鍾寺樓下蓋微
盛開經霜不歇兀坐禪堂靜息不欲勞元神也久之聞了空菴有禪步
行百武訪之禪抱病鹿泉扣之無甚見解惟云念念西歸鹿泉笑曰西
天路乃遠石鍾明發石鍾越茶房對巖有白水菴移時遶陸復度沙址
洗心橋開白石菴攀磴而入殿宇皆嵌石壁果是嘉絕小坐閣中啜茗
乃迴輿入賓川日已暝予謂茲游假戎務而躋靈壤亦良邁矣

大理山川滇西著名余暇登郡樓覽一壘則
見蒼山西峙白雲橫帶洱水東流晴波揚縵且聯絡汪洋各不啻百餘
里而城郭宮室衣冠財貨闐闐疇夾于中央此外要害有兩關變幻
有十景奇觀勝槩不可殫述隱然天生圖畫于南中似非安排所能及
者佳哉山水也使移置吳楚閩粵之間將必與諸名郡抗衡矣因命匠
氏繪圖銀梓與海內君子共覽之俾靈區勝境不致埋沒于一隅而長

價取重自今日始云

王紫山在雲南府城西二十五里一名列和紫山秀麗多泉石有基盤山北平坡中有三泉如盆池郡人春日遊賞于此山中有王紫蘭若金馬山在東二十五里西到碧鷄山中隔滇池山不甚高而綿亘西南數十里上有長亭下有金馬關碧鷄山在西南三十里東瞰滇澤蒼崖萬丈綠水千尋月印澄波雲橫絕頂雲南一佳景也漢宣帝時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鷄可祭祀而致遣王褒往祀至蜀而卒顏師古謂金形如鷄碧形如馬未知果否元張雄飛詩北關辭丹鳳雲南看碧鷄紫苔移玉座瑤草濕金泥雨霖龍歸洞風生虎渡溪尋梅穿竹逕採藥躡松梯太華山在碧鷄山西北秋寒山在嵩盟州東四十里世傳蒙世隆征烏蒙得四女歸至此山四女遙望故鄉俯仰歎息忽山顛霧結三峰巒謂三為歎注為雲其山一名峻登眺則雲南悉在目中又名峻慈山滇池在府城南一名昆明池一名滇南澤周廣五百餘里合盤龍江黃龍溪諸水匯為此池中產衣鉢蓮花盤千葉葉分三色下流為螳蜋川中有大小卧納二山史記滇水廣末狹有似倒流故曰滇漢武帝欲伐滇國於長安西南穿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瀑布泉在府城西二十里寶珠寺後崖高十餘丈泉自上注下噴珠濺沫清澈可愛點蒼山在大理府城西高千餘仞有峯十九蒼翠如玉盤亘三百餘里山頂有高河泉深不可測又有瀑布諸泉流注為錦浪等十八川蒙氏封為中嶽本朝洪武中沐英征大理出點蒼後立旗幟以亂之遂克其城即此山也元高昌雅詩水繞青山山繞城由來人傑地應靈水光萬頃開天鏡山色四時環翠屏本朝張羽歌三山標海裔五嶽名中州安知金馬碧鷄外乃有碧蒼千仞之神丘愚公有力不得移至今鬱鬱盤荒陬陰崖猶遺太古雪白石一化三千秋鳳羽山在浪穹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羅浮山相傳蒙氏細奴邏興時有鳳翔于此故名鳳羽後鳳死每歲冬衆鳥哀吊其上故又名鳥吊至今土人於鳥來時舉火取之鳥見火輒赴火自死九曲山在洱河東百餘里峯嶽攢簇狀若蓮花九盤而上又名九重巒上有石洞人莫能通西洱海在府

城東古葉榆河也一名洱海又名西洱河源自邛川合點蒼山之十八川而匯于此形如人耳周三百餘里中有羅峯濃禾赤崖三島及四洲九曲之勝下流合于漾備江濃禾島形如几案故又名王紫山判丈山在臨安府城南二十里高千餘仞中有三峰削出如筆架昔大理段思平外舅樊判居其上因名有祠在焉本朝王景章判山翫月歌判山上秋月明判山山下秋水清道人持盃待明月氣壓秦華吞滄溟姮娥靚粧倚碧井照見琉璃幾千頃興來吸盡金叵羅舞袖徘徊弄清影碧玉峰在寧州北五十里巖石磷磷下瞰撫仙湖波光涵浸如碧玉上有碧玉神祠傍有石如懸鐘又名石鐘巖王驛山在定遠縣東六十里高可千仞望之色如玉其東有鳳羽山南有易者山北有絕頂峰皆丹崖聳立高出群山之表雪山在麗江府西北二十餘里一名王龍山條岡百里巖巖十峰上插雲漢下臨麗水山顛積雪經春不消巖崖洞谷清泉飛流蒙氏異牟尋封為北嶽元李崇山歌麗江雪山天下絕積玉堆瓊幾千疊足盤厚地皆摩天衝華真成兩丘垤平生愛作子長遊覽勝探奇不少休安得乘風凌絕頂倒騎箕尾看神州九隆山在司城南七里山有九嶺又名九坡嶺沙河源出於此相傳昔有一婦名沙壺浣絮水中觸沉木有感因孕產九男后沉木化為龍幾子驚走惟季子并龍而坐龍因舐其背變語謂并為九謂坐為降故名九隆長而點遂推為酋長山下又有一夫婦生九女九隆兄弟娶之種類遂蕃皆刻畫其身象龍文於衣皆着尾世居此山之下諸葛亮南征時鑿斷山脈以泄其氣有跡存焉哀牢山在司城東二十里木名安樂夷語訛為哀牢絕頂有一石如人坐懷中有二穴名天井土人於春首視水之盈涸以卜歲之豐凶至者見水溢以為吉兆穴下相通取左穴水則右穴水涸取右亦然又山下有一石狀如鼻二泉出焉一溫一涼號為王泉故又名王泉山博南山在永平縣西南四十里一名金浪顛山一名丁當丁山極為險隘乃蒲蠻山沒之所昔南詔遣將軍延緬回師多齎金寶經此山遇盜將軍死之後立祠曰金浪顛山神祠北麓有泉流為花橋河瀾滄江經司城東北八十五里羅岷山下漢明帝兵開博南行者愁怨

作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傳南越湖津渡瀾滄為他人渡處得竹索為橋後廢 本朝洪武末鎮撫華岳鑄三鐵柱於兩岸以維舟方丈山在鶴慶府城南一百里巍然峻拔山半有洞中有池深不可測水滴巖下如方響音昔蒙氏羅閣鳳珠觀音像於巖故又名觀音山南詔名山凡十七此其一也蒙樂山在景東府北九十里一名無量山高不可躋連亘三百餘里有石洞深不可測一峰特出狀若螭峒蒙氏封為南嶽其南有泉為通華河其北有泉為清水河俱東入于大河烏蒙山在祿勸州東北三百里一名絳雲山北臨金沙江山有十二峰聳秀為一州諸山之冠八九月間常有雪其頂有烏龍泉下流為烏龍河蒙氏封此山為東嶽高黎共山在司城東北一百二十里一名崑崙岡夷語訛為高良公山極高峻介騰衝潞江之間冬月潞江無霜其山頂霜雪極為嚴冽蒙氏封為西嶽其頂有分水泉極清冽行者咸掬飲之卽酥山在法寶山之南五里以形名高百丈餘表二里其山俗名卽獅窩其下有洞曰芭蕉廣二尋高稱之入深百五十步其中石乳燦爛有如蓮如鍾如傘之異故又名石花雲巖山在城北二十五里高二百丈餘盤迴三里許雜木陰森巖石深百步中有石橫卧于下長丈餘好事者鑿而為佛建寺以覆之扁曰雲巖卽佛其左有洞洞門高三尺深十丈餘寺外築臺建門臺下有池東望沃壤足為佳麗羅岷在城北八十里卽蘭滄江西岸高千丈餘延袤四十里舊傳蒙氏時有僧自天竺來者名羅岷常作戲舞山石亦隨而舞後沒于此後人為之立祠祀之巖下時墜飛石過者驚趨俗謂之催行石按飛石本巖上野獸拋踏而下相傳有人於將曉時見石自江中飛上霧中甚多羅岷之南為險山勢極峻絕邇年循鳥道關及路以通往來行人便之易羅池在龍泉門外輒九隆山麓泉由地噴者九竇滾滾沸出不舍晝夜郡人神之因名曰九龍池周遭甃以碑石內有荷花夏月盛開西岸有二亭其一舊名觀瀾御史陰汝登重建題曰龍池春曉其一跨沸泉之上舊名借樂副使郭泰震重建題曰九龍清派泉石澄清遊人絡繹足為一方形勝

號稱名山山水者無不遊已乃泛洞庭踰衡廬山夜郎道碧鷄而西也其於山水蓋既聞而厭見矣及至標榆之境一望點蒼不覺神爽飛越比入龍尾關且行且玩山則蒼龍巖翠海則半月掩藍城郭奠山海之關樓閣出烟雲之上香風清道芳氣襲人余時如醉而醒如夢而覺如父對而起作然後知吾嚮者之未嘗見山水而見自今始嘉靖庚寅約同中谿李公為點蒼之遊二月辛酉自龍尾關窺天生橋夜宿珠海寺候龍閣曉月兩山千仞中虛一峽如掛懸然落月中懸其時天在地底中谿與予各賦一詩詩成而月猶不移真奇觀也下山乘舟至海門閣小飲壬戌復行入關由混土亭而升覺直蒼北折入谷口觀寶林寺山茶因叩圓海寺淪茗煮泉坐于萬松之陰已乃拄杖下北澗度石關至鶴頂寺松竹脍軒洱波在席相與跌坐酌酒時夕陽已沉西山缺處猶露日影紅黃一綫本細末寬自山而下直射洱波僧曰此即鴛浦夕陽也餘波皆碧獨此處日光湧金時有鴛鴦群浴今則網罟太密此景時有時無不常然也予曰但觀湧金流米已自勝耳癸亥北循山坡至金相寺廢址有唐碑為高僧講經處盤山脚而西至松蘿崖石洞幽勝相與酌酒賦詩暮投感通寺樓篝燈夜坐聞寺僧誦等字中谿曰六書中轉註實非考老而宋人妄擬後世學者遂沿而不改此不可無述願公任之予遂操筆書轉註之例約千餘字彙為一編中谿題其額曰寫韻樓寓此凡二旬日而後去茲寺有

高皇詩十八章鐫碑山門院凡三十六今存者僅半耳三月乙酉北行五里有寺曰王局內有昭文祠土人祀唐御史杜光庭之所西南有一溪壑嶠承流水色瑩徹其中石子粲粲青碧璀璨宛如寶王之巖其名曰青碧溪綠山麓北行二里至天臺有諸葛武侯畫卦石土人於石上建八塔以識侯之蹟云東行一里至弘聖寺有浮圖高二百八尺規制嚴整考之野史為隋文帝時勅建者或曰阿育王北行二里至點蒼神祠卽唐書載使臣與南詔設盟處也翠微有岩巽香酷烈予二人不能上令人候之果然廟後有問俗亭俯瞰城郭樓觀海波萬頃澗松紫雲巖雪映口醅酒更酌村人薦米饒食而甘之既醉既飽下山北行二里抵

三塔寺宿寺有七樓八殿皆中巖重如修建者中巖有書樓在焉因循
連累日苦鞋黎杖相與入瀑布溪懸流百尺其承流處有石如盤盤中
有一石為瀑流所激跳躍如馬聲如雷錫石壁上有朱字詩為濺沫所
塗遠不可辨憶當時題刻懸櫺千仞之上非大力不能也壬辰登帝釋
寺松螺茶萃因止宿焉夜中靜默聆丁東琳琅如琵琶笙簫又如琴瑟
有頃而寂舊聞茲地夜聆天樂故名其峰曰應樂中巖曰豈山腹空洞
萬竅通響耶予曰如此則不應有作止也僧曰世傳空中墮石上有帝
釋像今所奉者是已帝釋為天主中故尊故有天樂隨之予曰六合之
外聖人存而不言此亦世外事不可以隱見度其是井也祭已比度兩
淵乃至無為寺有汝南王碑聲如玉著清越可聽因以木擊之歌少陵
春山相求之詩聞比圖有元世祖駐蹕臺後人屋之方至其處大雨忽
至遂趨屋下避雨軒窓洞豁最堪游目則見滿川烈日農人刈麥予曰
異哉何晴雨相兼也中巖曰此點蒼十景之一所謂晴川秧雨者是已
每歲五月溪上日日有雨田野時時放晴故刈麥種秧兩無所妨世傳
觀音大士授記而然西上里許有寺曰救疫山泉井冽疾則飲之可以
已病寺因得名北去四里登鶴雲寺寺有倦女池冲舉石相與坐嘯久
之又北六里至石雲寺沿溪而西過獨木橋升寶華寺其地多花卉紅
紫膠輒乃移林簾以息中巖弟仲春叔期季和預煮鱗酒於叢薄中忽
從滴乳巖傍出見不覺驚喜拍手大笑因引滿盡醉是夜出草菴殊覺
快適甲午同上悉達場遙見瓦屋懸櫺於蒼烟之上巖曰中巖小隱時
已入夏猶燭火而昨晨起窺石洞猿猴細路下臨百仞比歸頗有垂堂
之悔出山因以相規云丁酉至陽溪歷遺愛寺觀舍利塔入溪三里有
一石門如同月者羅刹洞也世傳觀音大士開羅刹於其中云又西行
八九里至出佛洞巖壑幽絕可以結廬又西六里為洞天山層巒疊嶂
望之蔚然顧逕路崎仄且空山無人乃旋轉出谷宿遺愛寺中巖謂予
曰不見廬山真面目只因人在此山中必須東泛泝水出溪峽底盡
點蒼之變耳已亥由上關水月樓放舟遊島嶼而南至金榜寺橋無
僧又南觀青巖寺前巨入跡已乃南泛有崖飛出水面白鷺紅山維舟

山隙徒步而升石磴盤旋可三百武則見削壁卷阿正向點蒼十九溪
峯盡在几席石山巖積雪山腰白雲天巧神工各呈其伎予曰此非點
蒼真面目乎微公幾失此奇觀矣相與訂約結社以終餘年經營其地
約二十畝可為蔬圃草間得柱礎古瓦知為寺場也往來久之僮僕於
灌莽中得一石洞簷牙戶牖大類人居中可容二榻喜躍不自勝曰此
可免結屋之勞矣酌酒相慶戀戀不能去人催促予二人相向惆悵恐
不能復來勉從入舟則天光澄淨波紋法云遊崖壁而南壁下石窟有
深有淺皆漁家婦子居之生事蕭條身無完衣指予舟中几案食器互
相問詰蓋素所未見也予二人不忍其窮各解衣投米問其男子何在
曰欠課為官家所繫其情可悲也又南至鐵雨崖云是羅刹欲背盟逃
逝大士雨鐵以止之是其跡也崖面如蜂房蟻窠大者柄鶻鷄小者巢
鵲不可辨識暇色欲來河水浮綠乃舉棹西向洱水龍祠辭舟登閣自
念放逐以來得此佳遊真如隔生事矣中巖與予庶和詩若干首棠為
一帙題曰點蒼雜詠云

明陽二雲卷圖記此大理地圖也嶂巒萬疊戴雪腰雲如列屏十九
曲峙於後者點蒼山也波濤萬頃橫練蒼黛如月生五口瀟於前者葉
榆水也按鄴道元水經註葉榆水一名洱水西漢於此置益州郡葉榆
縣夏秋之交山腰白雲宛如玉帶昔人題云天將玉帶封山公五月積
雪未消和密餉人頗稱殊絕峯峽皆有懸瀑注為十八溪溪流所經沃
壤百里灌溉之利不缺鋤疏春畦用泉不勞人力石家金谷園家誇水
確此地獨多割山取石白質黑章以蠟沃之則有山林雲物之狀唐相
李德裕平泉莊命曰醒酒石好事者往往取為窓几之玩且部之方位
延庚祀辛寅夕陽而導初月蓋與海臨之西湖洪末之西山嘉之峨眉
濟安之臨臯滌之瑯琊同一快屨若夫四時之氣候常如初春寒止於
涼暑止於溫曾無離職凍粟之苦此則四方皆不能及也且花卉蔬果
迥異諸方島嶼湖陂徧宜臨泛一泉一石無不可坐風帆沙島晴雨咸
宜浮圖鉅麗王柱標等傑閣飛樓連幢峯影翠微烟景蔭蔚巖鞋千態

萬貌不可為喻至其地者使人名利之心消盡崇聖鴻鍾聲聞百里諸
峯鍾韻適為連屬滄波漁火滿地星辰峽壁洞峰植圭攢劍特有隱君
子誅茅其中唐人詩云燈懸千嶂夕幔卷五湖秋此語殆為斯人設也
又山水環抱如兩池方寸稍交處是名兩關天設之險兵燹不及水東
磨崖題云此水可當兵十萬昔人空有客三千是為與區奇甸世稱樂
土云

花甸在點蒼山西北深谿中距郡城七十里予懷
茲旬尚矣人事積阻家歲華一日楊子壽過予道花甸之勝予因考
野史益得其詳復子壽曰君但先往是日治暑雨之具庚申肩輿出郭
北行十餘里時首夏海色山光殊覺健人乃舍輿策馬以恣眺望又十
餘里則吾弟元和與其某輩施施尾馬而來日欲哺投山下聖元寺炊
則楊參軍春江已載酒寺樓遂相與月下嘯歌聯榻而宿辛酉訪何美
中之廬何祭醉留客遂成一醉予借春江山行十里入萬花巖具卉秀
葩名不可辨又五里至風吼門皆綠翠微而行夷則騎歌則與險則徒

步至玄武祠春江先登曰此山如龜此水如蛇蓋少坐以息僕夫澗風
洒衣頓覺涼冷乃起行五六里折而北豁然夷曠平甸二十里淨綠如
拭至此則騎者揚鞭而騁孤者擢矢而射步者躍舞倦者嘯歌如起塵
世而登雲天人各朗然自異甸之東西皆連岡西岡層疊如雲梯東岡
壁立如掛榜萬木陰森千重蒼翠奇花異萼綴繡垂瓔廣甸之中水竹
區別遊人來往度竹穿花既過一區復見一奧既度一奧又見廣原曠
而與奧而曠如此者四五乃達白鹿岡下岡以白岡道人隆祐禱得名
世傳禱在此岡脩煉騎白鹿仙去即其地也岡東里許兩山如壁中夾
一川袤十餘里廣僅百十武耳其間雜花秀木丰茸葳蕤石色蒼然窈
窕脩迥若門其北谷遂與人境隔絕矣按野史謂此中古有四村曰黃
熊窩曰狼香曰杉樹曰乳牛墩當是避世高蹈者居之在晉時為吐蕃
畧地遂無居人北行里許至銅屏山下有南詔潭水如澄墨其深莫
測岸有蒲草軟厚可坐方解鞍樹陰見一壽與一道士挈壺漿來僕夫
吹笳與樵歌牧笛遙應互答諸人擊篴相快頃之潭陰雲起一衆愀然

乃向白鹿岡下誅茅圍火而卜壬戌登岡頂指東西岡而問焉其西岡
之名曰望海曰香栢嶺曰石鼓巖曰分水嶺其東岡之跡曰羅漢堂曰
禮拜石曰石鼓寺曰醮斗壇曰伏猿巖曰寶光石曰洞簫巖曰祈年石
皆在指顧之下予不能備歷乃分遣從游二子往觀其際遙見一騎
如飛而來出汶竹樹間心頗異之比至為張斗携餅餌予也予曰遠
至二十里鳥飛亦數歇馬不遊蹄一瞬而至亂山之頂有此平野信奇
甸乎斗曰信哉不緣我翁何由見此誠平生一大快事也相與坐岡頂
有懷雪屏趙中丞雲川高少參陽川高太僕同約不果來頃之分遣者
亦至各陳說所見無非奇勝而分水嶺則觀音大士輦巨石灑水西注
鳳羽鄉灌田百餘頃改無益就有益誠神功也飯罷別子壽馬上作花
甸行寄之將出甸諸人倚馬回望白鹿不勝戀戀出溪至弘圭哨坐觀
洱水萬頃澄波少焉月出東山之上客有歌曰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
波心說向誰予疊而和之乘月下阪渡溪與春江別投張氏莊宿焉癸
亥過遺教寺村老携酒杉苑拾松乳煮鐫壁間讀古碑字有鐵畫蓋法

書也僧曰夜來塔放光今日客至願留題因書壁而去
遊焉嘉靖辛丑郡守楊公叩峽祠部許公王林招予復至溪上丙辰又
同郡馬公元岡貳守任公積齋深窮其源源出山下石間滿沸為潭深
丈許明瑩不可歲針小石布底紫紫如卵如珠青綠白黑麗於寶玉錯
如霞綺纒有墜葉到潭面烏隨而去潭三面石崖其淨如拭纖塵不住
觀玩久之乃側上左崖石罅中避雨而坐俯瞰潭水更互傳杯不覺盡
醉右崖有禹穴二字揚公所刻出潭東行見石上流泉漸靡成渠最滑
不可着足有輕躡者輒失脚踏中潭深二丈許以水明見底人多狎易
之不知其巨測也下潭水光深青色中潭水光鴉碧色上潭水光鸚綠
色水石相因水光愈浮石色愈麗予每一至溪上毅紋壁影印心染神
出溪雖涉塵事而幽光在目累月不能忘緣溪而出水之所經因地賦
形圓者如鏡曲者如初月各有姿態皆可亭以賞其趣馬任二公嘗建
濯纓亭今廢矣此溪四時不竭濯潤千私人稱為德溪云

乃向白鹿岡下誅茅圍火而卜壬戌登岡頂指東西岡而問焉其西岡
之名曰望海曰香栢嶺曰石鼓巖曰分水嶺其東岡之跡曰羅漢堂曰
禮拜石曰石鼓寺曰醮斗壇曰伏猿巖曰寶光石曰洞簫巖曰祈年石
皆在指顧之下予不能備歷乃分遣從游二子往觀其際遙見一騎
如飛而來出汶竹樹間心頗異之比至為張斗携餅餌予也予曰遠
至二十里鳥飛亦數歇馬不遊蹄一瞬而至亂山之頂有此平野信奇
甸乎斗曰信哉不緣我翁何由見此誠平生一大快事也相與坐岡頂
有懷雪屏趙中丞雲川高少參陽川高太僕同約不果來頃之分遣者
亦至各陳說所見無非奇勝而分水嶺則觀音大士輦巨石灑水西注
鳳羽鄉灌田百餘頃改無益就有益誠神功也飯罷別子壽馬上作花
甸行寄之將出甸諸人倚馬回望白鹿不勝戀戀出溪至弘圭哨坐觀
洱水萬頃澄波少焉月出東山之上客有歌曰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
波心說向誰予疊而和之乘月下阪渡溪與春江別投張氏莊宿焉癸
亥過遺教寺村老携酒杉苑拾松乳煮鐫壁間讀古碑字有鐵畫蓋法
書也僧曰夜來塔放光今日客至願留題因書壁而去
遊焉嘉靖辛丑郡守楊公叩峽祠部許公王林招予復至溪上丙辰又
同郡馬公元岡貳守任公積齋深窮其源源出山下石間滿沸為潭深
丈許明瑩不可歲針小石布底紫紫如卵如珠青綠白黑麗於寶玉錯
如霞綺纒有墜葉到潭面烏隨而去潭三面石崖其淨如拭纖塵不住
觀玩久之乃側上左崖石罅中避雨而坐俯瞰潭水更互傳杯不覺盡
醉右崖有禹穴二字揚公所刻出潭東行見石上流泉漸靡成渠最滑
不可着足有輕躡者輒失脚踏中潭深二丈許以水明見底人多狎易
之不知其巨測也下潭水光深青色中潭水光鴉碧色上潭水光鸚綠
色水石相因水光愈浮石色愈麗予每一至溪上毅紋壁影印心染神
出溪雖涉塵事而幽光在目累月不能忘緣溪而出水之所經因地賦
形圓者如鏡曲者如初月各有姿態皆可亭以賞其趣馬任二公嘗建
濯纓亭今廢矣此溪四時不竭濯潤千私人稱為德溪云

明李元陽石寶山在劍川州西南深山中嘉靖辛卯暮春
成都楊脩撰約予同遊初抵鄧川楊少參兩依翁招浴溫泉飲於其家
懼甚坐上賦詩投贈三日丙辰經浪穹縣見蕪葭楊柳沃野疇宛如
江南欲投山寺皆敗垣什棟不得已就公館宿焉四日丁巳過劍川侵
曉入山風威凜凜巡路崎嶇或騎或步日至西山頂遙見層層疊疊如
板屋如棧閣者石寶巖也巖底有鐘鼓洞從遊之士窺而擊之予二人
從洞外聽之宛如鐘鼓聲也寺門在壁近不可即二僧來迎挽而上歷
覽洞壑一步一坐且駭且訝升階謝佛殿折北升石梯至觀音堂又折
北徑險捫蘿而上山頂有聖泉從石孔涌出不溢不流時從者皆渴爭
先挹取飲百餘人而水不減升菴曰真聖泉也予二人各飲泉一盃殊
覺爽健遂由故道下至僧丈舉酒相勞各賦詩盡醉而宿五日戊午出
山南行望飛崖如廊廡然心甚奇之路人口此中巖也崖額雖鐫石佛
菩薩之像皆精巧奇特山石皆如蝦蟆狀聞西澗中亦有巖洞及石羅
漢然榛莽塞路不容移步悵然久之遂于馬上賦詩而回然常懷西澗
舟西洱河踰象嶺觀鶴林寺歷鳥弔山遂乘輿復至石寶此行由間道
宿村舍路人多不相識一泉一石隨興坐卧殊覺暢適既別石寶將由
故道向中巖忽有樵者指曰由西涉澗所見尤勝遂如其言而行二里
許見一石山藍碧如染過而觀之宛然一獅子也掉尾低頭如奮迅之
狀一行人皆譁呼驚詫獅背可坐十餘人復由獅腹下穿石澗遙見
西溪窈窕崖岸如削立石如屏方石如屋可以結茅而居計暮景且逼
空山無人竟不能往東行一里石上雕一波斯人雖出人為然亦前代
工也又半里石崖隙處有一石如象折南而上有玉女泉方尺清冽可
飲又里許乃至齋遊之地追憶升菴溪未嘗見此今已下世悽愴揮
涕因賦一詩書之巖壁以寄吾思焉又南行三里有方崖巖巖如經
歲溪中水石轉轉兩岸怪石如人如獸如城如壘風行其中有介冑聲
令人慨然既而日下西嶺不及窮搜村人結松菴相待各把巨觥引滿
三酌而去

屏道中丞史城楊江津遊洱河歷天橋出宿漾濞村舍翌午至金牛也
飯當孔道有石如牛村因得名騎向石門亂石荆榛且行至則兩壁峭
立青蒼萬仞有若門焉予窺其中萬松參天高巖蔽日陰森窈窕深十
餘里窄處如鐵峽廣處如桃源兩岸石苔不可着是南崖峻削石色蒼
然北崖亦斗絕然石上負土松嶠之際可亭可廬流泉穿石往往成渠
靜默有頃但聞水聲淙淙如鳴琴珮玉林際鳥語素昔未聞令人起絕
粒之想東望一峯尖削積雪未消正臨壑上時日亭午蒼翠之中植一
玉筍與壑中水石相為照耀忽有驚鷗從空飛墮聲如鉤雷凜乎不可
留從者扶挽而出有野老來告曰壑底無人行須從高處俯瞰則壑中
景物不能適藏矣予三人乃折東北緣坡阪而升數里至一寺汲泉淪
茗少憩又東一里所有大石四面如削村人構亭其上今燬矣又東南
升三里至仙真閣閣之南有石洞洞前石檻可凭則見鸞之石門在其
西下視數千尺壑底水石或窪如盎或方如槽巖巖皆奇不可名狀微
風度壑如怒濤擊撞乃知鸞之雷鉤屢屢使然也二公曰使此景在淮
陽吳越之間當塗金碧以飾之寸土之價可直千萬而棄於荒莽誠可
惜哉因坐洞中賦詩小酌二道士獻盤菽不知其名嘗之其食盡而索
予曰山居自有美食奚必炙乎二公曰然聞北山有名石巖侵曉騎行
三十里遙見一物如白蓮傑出翠微中僮僕皆譁詳騎者加策與者努
挽至則有佛宮倚巖而構以地里計之當在點蒼悉達塲之背四望空
闊心目豁然便有御長風凌倒景之意雪屏曰昔者觀於大壑則思守
獨乃今觀於綿渺則思遠遊二者將何取乘哉也城曰昔所見者與故
思深今所見者曠故志大勢使然也予曰境變則體殊情生則智隔昔
有垂於聖人之常者也得聖人之常者安安而能遷與曠遊守非一非
異矣愧予雖解而未造也二公皆首肯遂下山由捷路行至繩橋為漢
求筠醫之路至滿溪為唐御史唐九徵立銅柱之地今失其處矣比入
漾濞已昏黃李潯川邀至其宅夜酌甚歡又乘炬行八九里宿尹氏村
舍明日早發途次見急湍怪石輒停輿坐玩至溫泉思解衣浴時日已

街山中止薄暮復至中丞宅留飲乃別

明李元陽黑水西河唯雍州華陽黑水唯梁州又曰禹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傳論紛紛或謂其源出某山流逕某地或謂其跨河而南流或疑其世遠而湮涸或謂三危在今麗江或謂竄三苗不應復在兩夷之地此皆出於臆度不足為據愚之所據知有經文而已夫黑水之源固不可窮而入南海之水則可數也夫隴蜀無入南海之水唯今滇之蘭倉江路江二水皆由土蕃西北來蓋與雍州相連但不知果出張掖地否水勢並洶湧皆入南海是豈所謂黑水者乎然潞江西南趨蜿蜒緬中外皆夷其於梁州之境若不相屬唯蘭倉由西北迤邐向東南徘徊雲南郡縣之界至交趾入海今水內皆為漢人水外即為夷緬則禹之所導於分別梁州界者惟蘭倉江足以當之孟津之會曰擊人隴北漢人隴以今考之皆在蘭倉江內則蘭倉江之為黑水無疑矣地理志謂南中山曰昆彌水曰洛山海經曰洱水西流入於洛故蘭倉江又名洛水言脈絡分明也元史至元八年大理勸農官

游名山記

卷之六

十一

張立道使交趾並黑水跨雲南以至其國觀此則蘭倉江之為黑水益章章明矣若三危山即不在麗江當亦不遠古今山川之名因革不可紀極夫不可移者山川之蹟也隨時異稱者山川之名也不據不可移之蹟而據易變之名亦未矣大都為論傳者未嘗知三省地形但謂隴在蜀之北蜀在滇之東北而禹貢言黑水為梁雍二州之界又入南海故不得不疑其跨河知跨河非理又不得不疑其湮涸曾不知隴蜀滇三省界足而立隴則西南斜長入蜀滇則西北斜長近隴蜀則尖長入滇隴之問正如三足旛然黑水之源正在旛頭故雅以黑水為西界對西河而言也梁以黑水為南界對華陽而言也蓋各舉兩端若曰西河在雍東黑水在雍西華山在梁北黑水在梁南云爾故曰梁州可移而華陽黑水之梁不可移也

明李元陽黑水西河唯雍州華陽黑水唯梁州又曰禹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傳論紛紛或謂其源出某山流逕某地或謂其跨河而南流或疑其世遠而湮涸或謂三危在今麗江或謂竄三苗不應復在兩夷之地此皆出於臆度不足為據愚之所據知有經文而已夫黑水之源固不可窮而入南海之水則可數也夫隴蜀無入南海之水唯今滇之蘭倉江路江二水皆由土蕃西北來蓋與雍州相連但不知果出張掖地否水勢並洶湧皆入南海是豈所謂黑水者乎然潞江西南趨蜿蜒緬中外皆夷其於梁州之境若不相屬唯蘭倉由西北迤邐向東南徘徊雲南郡縣之界至交趾入海今水內皆為漢人水外即為夷緬則禹之所導於分別梁州界者惟蘭倉江足以當之孟津之會曰擊人隴北漢人隴以今考之皆在蘭倉江內則蘭倉江之為黑水無疑矣地理志謂南中山曰昆彌水曰洛山海經曰洱水西流入於洛故蘭倉江又名洛水言脈絡分明也元史至元八年大理勸農官

內抱如弛弓然... 點蒼山在太和縣治西五里凡十九峰連春屏列峙如大鳥之連翼翔也山色翠黛澗歷秋冬不枯高六十里接連

雲氣滇西山川聯絡拱揖若將其之蒙氏竊據封為中嶽漢書曰邪龍雲南註山似扶風太乙之狀上有馮河周迴萬步五月積雪皓然即此山也唐書貞元間使崖佐時入南詔盟于點蒼山即此山本青石山腰多白石穴之賦如切肪白質墨章片琢為屏有山川雲物之狀世傳點蒼山石好事者並爭致之唐李德裕平泉莊醒酒石即此產也夏秋之交山腰橫雲戴如玉帶頗號奇觀昔人詩有云天將玉帶封山公言天設也疊嶂承流崇岡戴雪四時皆吐鶴雲松檜檜生之其陽多山茶其陰多丹桂又有木蓮躑躅花樹並高數丈春日紅白錯雜被于谿谷中巖號雪山世傳為佛苦行之地草石皆作旃檀香氣叢林列刺諸峯相望蓋舊在天竺幅員之內為阿育王封故國有三千蘭若茲土得其半焉今存者什一耳前襟榆水碧瀾萬頃皆漾水連絡為帶榆水東百里則有鷄足山百里有畢鉢羅窟遺靈勝蹟偏在茲區即林阻谷奧而無猛虎毒蛇冬夏氣候調適暑至於溫寒至於涼而止故四時無日無花信福地也宋太祖按地圖以玉斧畫大渡以西棄而不有故宋臣

游名山記

卷之六

十四

作洞天福地記南中見遺按一統志記其峯溪自南而北一曰斜陽峰陽南溪二曰馬耳峰萃浪溪三曰佛頂峰其殘溪四曰聖應峰青碧溪五曰馬龍峰龍溪六曰玉局峰綠玉溪七曰龍泉峰中溪八曰中峰桃溪九曰觀音峰梅溪十曰應樂峰隱仙溪十一曰雪人峰雙鴛溪十二曰蘭峰白石溪十三曰三陽峰靈泉溪十四曰鶴雲峰錦溪十五曰白雲峰芒湧溪十六曰蓮花峰陽溪十七曰五臺峰萬花溪十八曰蒼琅峰霞移溪十九曰雲弄峰至此則山海相接環海之外復有諸山曰青巖曰雞喙口王几曰羅筌曰曩葱曰龜曰蛇若拱若拉西向點蒼其間石窟勝景不可殫數要之不若鎮山之奇麗云

明李元陽黑水西河唯雍州華陽黑水唯梁州又曰禹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傳論紛紛或謂其源出某山流逕某地或謂其跨河而南流或疑其世遠而湮涸或謂三危在今麗江或謂竄三苗不應復在兩夷之地此皆出於臆度不足為據愚之所據知有經文而已夫黑水之源固不可窮而入南海之水則可數也夫隴蜀無入南海之水唯今滇之蘭倉江路江二水皆由土蕃西北來蓋與雍州相連但不知果出張掖地否水勢並洶湧皆入南海是豈所謂黑水者乎然潞江西南趨蜿蜒緬中外皆夷其於梁州之境若不相屬唯蘭倉由西北迤邐向東南徘徊雲南郡縣之界至交趾入海今水內皆為漢人水外即為夷緬則禹之所導於分別梁州界者惟蘭倉江足以當之孟津之會曰擊人隴北漢人隴以今考之皆在蘭倉江內則蘭倉江之為黑水無疑矣地理志謂南中山曰昆彌水曰洛山海經曰洱水西流入於洛故蘭倉江又名洛水言脈絡分明也元史至元八年大理勸農官

起如珠樹世傳黑水伏流別派也自太和縣西北來匯於縣東為巨津形如月生五日遠縣西南由石穴中出盤迴點蒼山後是為潞水與漾水合又會蘭倉江而入南海蘭倉即黑水也水經曰麗谷山洱水出焉又曰益州葉榆河出其縣北界註曰縣故滇葉榆之國也縣西北有鳥

弔山每歲八九月衆鳥千百爲群集于山下嗚呼啁啾俗言風死不
此山故衆鳥來弔今在點蒼山之西北弔鳥群集如期益信水經之不
誣也左思蜀都賦曰諸葛亮之平南中也戰於是水之南即此水也水
有三島一在青巖山之南二在羅峯山之南南島上有石刻殊字文如
古篆父老云世傳是大大觀音買地券今莫辨也通紀曰邪龍既爲大
士所除其種類尚潛於東山海窟惡風白浪特覆舟航有神僧就東崖
剎羅笈寺厭之誦經其中一夜忽聞大震動聲僧喝之見百十童子造
曰師在此壞我屋宅吾屬不安請師別遷僧厲聲曰是法住法位有何
不可遂失童子所在明日寺下漂死鱗百餘自是安流以濟僧隨遷化
榆水西北岸各有水神祠神狀牛首人身或虎頭雞喙皆大石自地湧
出實非人工也山海經曰西荒之山有神獸而人身其說蓋與此合東
岸有分水崖儼如金割漁人謂自崖下分水爲兩戒南爲河北爲海鹹
淡不類河魚不入海海魚不入河魚遊至此則返魚族頗多視他水所
出較美冬鯽甲於諸郡魏武帝四時食製曰滇池鯽魚至冬極美蓋謂

游名山記

卷一

其一

池之在滇者美鮒也海首有石穴八九月產油魚人謂水鹹故肥河尾
產細鱗魚皆魚族之至美而河海鹹淡亦頗微焉八月望夜河海正中
有珊瑚樹出水面漁人往往見之世傳海龍獻寶內典云珊瑚擗月此
世外事不可以意見度其有無也冬月海風水面起火高數丈莫知其
故易象曰澤中有火革海賦云陰火潛然豈其事與水中有三島曰金
梭曰赤文曰玉几水涯有四洲曰青莎鼻曰大貫湖曰鴛鴦曰馬簾九
曲曰蓮花曰大鶴曰蟠磯曰鳳翼曰蘿時曰牛角曰波垞曰高崑皆可
田可廬而大鶴洲隨水升沉如世稱鸚鵡洲然水東石壁上刻云此水
可當兵十萬昔人空有客三千不知助於何時出何人手其諸禽鯉鱗
介蕪菱蛤之產民生資之榆水之於西服爲利溥哉

明王景雲游雲龍山記 踰蒙自三十里而遠四山蟠束如轆若蒼虬行
天百靈景從蜿蜒飛舞可愕可愛前出數里林木蒼鬱拔起如畫路人
指曰是名石室中可坐千人又前數十里石巖嵌上而削下有蜂數萬
營戶其陽土人利其用旁有石洞一罅啓牖上其內平經行者夜宿其

其中又容百人云有虎豹蛇虺患其前石峰十數峯聳雲表隱若城壁
風松語天半可望不可即一逕逶迤側入使有百人守之虎士數萬未
可傍也其中皆山箐廣數十弓峯巖里兩峯石筍如束草木連倦雲氣
出其間如白練奇形詭勢鬼鑿神局不相連屬如覆孟如巨脯如虎噬
如龍翔鳳翥如玉女靚粧勇夫卓旂千變萬狀不可殫紀遙睇其中回
峯盤固翠雲相盪琅玕琪樹瑤草文鹿出眇入忽意者必有安期羨門
往來其間非人世也不然則山精木客之窟宅殆有神物爲之啓閉世
有謝安靈運刊木通道奇秘當不在十大洞天下日昇絕壑火光青瑩
疑爲鬼燐策馬疾馳宿小雲龍山下馬牛肩摩尾擊無筭兩山萬石林
峙雕玉鏤雪白光摩夾甚惟土人鑿山爲峽騎可通南即大雲龍從絕
頂鳥道斗絕雲霧間踉蹌數里不敢俯視一峰東轉屹若屏障可數十
仞峭峻尤甚倚不得展進寸退尺而大雨如雪覆焉不可禦馬瘠僕痛
水聲琅琅山禽鳴岡竹間若爲予言行不得者地主皆土酋通羅鬼書
土毛倍千小雲龍而奇觀不及焉嗟夫昔漢武開西南夷議者以爲勤

游名山記

卷一

其二

兵于遠以事不毛之地今觀山川之勝土毛之富侔於中土宜乎王者
明發而登覽焉

明葉榆多山拔地峭峻相拱林立其紫城
西北有曰銀溪山者蓋蒼山名峰之一其麓有溪出自峯之北崦其淵
約二十許東流入洱海寒泉清冽可飲可濯時雨乍晴飛瀾走湍冷
然可聽溪之旁多秀石香草翠肌而玉腴碧葉而金花好事者往取去
爲軒窓之玩由溪而入榛莽蒙翳路若窮然思欲廻顧忽聞絕壁峭巖
之間有人聲知爲幽勝之所遂披藤捫蘿且歌且進歷幽磽躡石磴倏
然若飄浮翬騰則身已在萬頃雲上矣流眄容與愈進愈佳松濤響空
蘭氣襲人乃忘其向之疲也行可數里兩山豁然奇秀迭出中有龍泉
之宮數緇衣導余以入燒枯松煮寒泉有名龍苑菴者構於風篁雲木
之杪又龍象尤勝之所因而登之海霞島雲來吾目中大風虓嵐奉衣
繁髮余即床趺跏對僧無語不覺時移而夕陽在木之末矣

明中慶距大理城西顧里有千歷府治一曰威楚州
四曰安寧鎮南雲南趙州縣三曰祿品安邊白崑皆三府支屬鎮南而

西有雌嶺即大理之境出行七十里有甸焉川原坦夷山勢回合周二百餘里乃雲南州也州西北十餘里山麓間有石如鏡光可見面故舊名鏡州張氏進求時州北龍興和山忽五色雲起蕭索輪囷終日不散人以為祥州居雲之南因改今名又西行三十餘里至品甸按唐史置坡州亦名清子川其川澤土壤不減雲南而民種蒔為不及爾甸中有池名曰清湖灌溉之利達於雲南之楚湖西官道中有石焉紋如古篆號曰地符行人謹避莫敢踐之又山行三十里至白崑甸其地形南北袤大小畧與雲南品甸相埒居民輳集禾麻蔽野縣西石崖斬絕其色如雪故曰白崑赤水江回環曲折經於其中甸西南有古廟中有鐵柱高七尺五寸徑二尺八寸乃昔時蒙氏第十一主景莊王所造題曰建極十三年壬辰四月庚午朔十有四日癸丑鑄土人歲歲貼金其上號天尊柱四時享祀有禱必應或以為武侯所立非也又山行四十里至趙州甸即趙險也山形四圍田抱有巖風蔽氣之勢川澤平曠故家喬木猶有存者神莊江貫於其中溉田千頃以故百姓富庶少旱雷之

游記

卷之六

七

災出州治十五里路轉峰回茂林脩竹蔚然深秀中建峰神廟在焉九水早疾疫祈晴有微州人賴之州之北行約數百步地極明秀蒙昭成王保和九年有高將軍者即此地建通知寺其殿像壁繪於今罕見意非漢匠名筆不能造也出寺門東北行一里餘有高原號城澄其池空而不畊乃世祖駐蹕之所也川行三十里至河尾關即洱水之下流也架木為梁長十五丈餘穿形似水脫而視之如虹蜺然順流而下約一里許有石門巨石橫橋號石馬橋為群波爭道之地懸流奔注雲濤雪浪聲聞數里河尾橋之西有關焉北入大理名龍尾關即蒙氏所築西院蒼山東屬洱水其高壁危構巖然猶存入關十五里山壑濃秀望之蔚然前陳者點蒼之奔衝也諸峰羅列前後參差有城在其下是曰太和周十有餘里夷語以波陀為和在城中故謂之太和昔蒙歸義王皮羅閣自蒙社徙河西乃築此城後閣羅鳳以張虔陀纒構乃殺之陷唐鮮于仲通兵因自結之吐蕃受鍾王刻石記功明不得已而改號蒙國大詔立德化碑使蜀人鄭回製文其碑今在唐代宗大曆元年

也又北行十五至大理名陽苴咩城亦名紫城方圓四五里即蒙氏第五主神武王閣羅鳳贊普鍾十三年甲辰歲所築時唐代宗廣德二年也自後鄭趙楊段四氏皆都其中是城也西倚蒼山之險東挾洱水之扼龍首關於鄧川之南龍尾關於趙險之北昔人用心自以為金城湯池可以傳之萬世及天兵北來一鼓而下豈非在德不在險之明效大驗歟故大理之民數百年之間五姓守固值唐末五季衰亂之世嘗與中國抗衡宋興北有大敵不暇遠畧相與使傳往來通於中國故其官室樓觀言語書數以至冠婚喪祭之禮干戈戰陳之法雖不能盡善盡美其規模服色動作云為略本於漢自今觀之猶有故國之遺風焉若夫點蒼之山條岡南北百有餘里峰巒巖岫紫雲戴雪四時不消上則高河發海泉源噴湧水鏡澄徹纖芥不容佳木奇卉垂光倒景吹風噓雲神龍所宅歲早祈禱靈昭著派為一十八溪懸流飛瀑瀉於群峰之間雷霆碎轟烟霞騰靄功利布散皆可灌溉洱水則源於浪穿涉歷三部淳清紫城之東北自河首南盡河尾波濤二關之間周圍百有餘里內則四洲三島九阜之奇浩蕩汪洋煙波無際於以見江山之美有足稱者然而此邦之人西去天竺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無貧富皆有佛堂人老不以老杜手不釋數珠一歲之間齋戒幾半絕不如葷飲酒至齋畢乃已沿山寺宇極多不可殫紀中峰之下有廟焉是為點蒼山神亦號中嶽中峰之北有崇聖寺中有三塔一大二小大者高三百餘凡一十六級樣製精巧即唐遺大匠恭緇微義所造塔成韻義乃歸中峯之南有玉局寺又西南上山寺凡諸寺宇皆有得道居之得道者非師僧之比也師僧有妻子然往往讀儒書段氏而上國家者設科選士皆出此輩今則不爾其得道者戒行精嚴日中一食所誦經律一如中國所居灑掃清潔雲煙靜境花木禪房水灑澆循堂厨至其處者使人名利之心俱盡此大理之大觀南游則未昌騰衝北走則鶴慶麗江周行數千里皆莫若此也

游記

卷之六

七

巖壁聳拔千餘丈其下林麓翳鬱無路可由南詔時有杜老蠻者即崖

而寺之門摩崖壁上石獨木橋十餘所木大如指長三尺或五六尺或
險不敢着足樵子僕疾者履之而過亦不損折其木非常見之材每月
十五夜換橋一次不知其因十六日但見橋製更新無復舊木矣世傳
神仙所為因謂之仙橋昔寺僧畜犬仙橋遂斷後屏犬橋復完成化間
壁間見詩云懸崖萬仞沒濟攀援觀參差奇蹟聞一派水流蒼石隙數
聲猿嘯白雲間堪嗟蕭史乘鸞去定是王橋駕鶴還唯有靈橋高料棹
幽禽惆悵對空山不註姓氏然其地文人所不能到竟不知誰為也按
酉陽雜俎曰畢鉢羅樹即菩提樹出摩伽陀國在摩訶菩提寺蓋釋迦
如來成道時樹一名思惟樹莖幹黃白枝葉青翠經冬不凋至佛入滅
日變色凋落過已還生至此日國王人民大作佛事收葉而歸以為瑞
也樹高四尺范石湖吳船歸所載耀州沙門取經至天竺所歷鷄足
山與在賓嶽羅窟誦經百日前云

八澗前有碧瀾萬頃為之襟帶是名葉榆水點蒼如列屏內抱榆水如
玉環匝遊奧區奇甸海內無雙若夫托庚兌以正其蔭蕭參而曜岫魁
奇變幻如龍馬行空鳳鸞翥翼其靈光燭日翠嵐熏天玉雪縷霄鶴雲
流采如銀色世界夾澗懸瀑管嶠承流又如玉虹群飲自天而下夏秋
之交山腰白雲渾如束帶百里一抹絕無參差昔人詩云天將玉帶封
山公言天巧也崇禎戴雪千古不消漢書謂山如扶風太乙之狀五月
雪霜皓然者是已古今人詠之有曰飛來碧落千年雪點破蒼山六月
寒又曰陰崖猶藏太古雪白石一化三千秋又曰鏤銀屏風十九曲萬
家樓上開西窓可謂善名狀者矣上有泉竇馮河澗淵碧樹潭開水鏡
纖芥不容墜葉飄枝鳥輒啣去絕壁四立神龍攸宮中巖草石之氣皆
作旃檀故國神百招提相為瓊瑤室朱闌並日月而玲瓏八桂五芝
凌雪霜而挺特海旭初烘林霞半炙紅湖草彩素面改醜現枝影裏爛
陰映於彤雲翡翠瑤中露嶙峋之玉柱達人勝侶陟降從容履重險而
不辭過靈巖而信宿則有應樂靈峰最堪羨戀中宵而傾聽奏天樂於
虛空疏滌心塵依稀耳順氣閒體靜世事都拍目牛無全投刃有裕此

則山川之助人匪直恣語樂以終日而已緬惟衡山如陣雲九向九背
廬山如香爐九疊九派大華之奇不過三峰巫山之美止於二六嗟茲
山之獨妙與榆水而相依水若戀而纏支山若憐而垂臂儼都倒景
樓融結于鮫宮雪巖垂光簪筍飄蕭于水鏡圓鑿墮地而山月圓芒碧
練拖江而岫雲寫影又不帶烟中之九點海上之三神也馮山張含有
長句其畧曰葉榆三百六十寺寺半夜皆鳴鐘點蒼山勢極截葉散
花照曜金銀宮丹梯翠壁九萬丈植圭列戟何挺龍樓東望海不可量
滄洲玄圃通帆檣海水盡黑海月白山樹常青山鳥黃波濤瀕洞撼城
郭日夜南流吁渺茫十八泉聲錦瑟奏十八溪流春水香山水交連吁
扼塞兩關鎖鑰牢封疆雄虹散彩下紫落三塔玲瓏千尺強白龍天矯
不可當奔騰直上無何鄉榆水之東有鷄足山則迦葉入定之所南有
畢鉢羅窟則阿難結集之處仙人冲舉之石應真飛錫之區阿育舊封
觀音七化此玄聖之所幽憑金真之所敷戲宜其法靈振響理觀楊烟
挹象外之玄珠印無生之妙契者矣

明遊記 卷之六 九
玉環匝遊奧區奇甸海內無雙若夫托庚兌以正其蔭蕭參而曜岫魁
奇變幻如龍馬行空鳳鸞翥翼其靈光燭日翠嵐熏天玉雪縷霄鶴雲
流采如銀色世界夾澗懸瀑管嶠承流又如玉虹群飲自天而下夏秋
之交山腰白雲渾如束帶百里一抹絕無參差昔人詩云天將玉帶封
山公言天巧也崇禎戴雪千古不消漢書謂山如扶風太乙之狀五月
雪霜皓然者是已古今人詠之有曰飛來碧落千年雪點破蒼山六月
寒又曰陰崖猶藏太古雪白石一化三千秋又曰鏤銀屏風十九曲萬
家樓上開西窓可謂善名狀者矣上有泉竇馮河澗淵碧樹潭開水鏡
纖芥不容墜葉飄枝鳥輒啣去絕壁四立神龍攸宮中巖草石之氣皆
作旃檀故國神百招提相為瓊瑤室朱闌並日月而玲瓏八桂五芝
凌雪霜而挺特海旭初烘林霞半炙紅湖草彩素面改醜現枝影裏爛
陰映於彤雲翡翠瑤中露嶙峋之玉柱達人勝侶陟降從容履重險而
不辭過靈巖而信宿則有應樂靈峰最堪羨戀中宵而傾聽奏天樂於
虛空疏滌心塵依稀耳順氣閒體靜世事都拍目牛無全投刃有裕此

西南壯觀金馬碧鷄乃漢人之所望祭而鷄足則釋迦佛大弟子迦葉
之所藏修也然金馬碧鷄在昆明池上凡至滇者近得之指顧間惟鷄
足僻在一隅非有事過西不得遊又山距大理百餘里非甚閒暇亦不
得往予始至滇中適有 詔催徵取礦甚急即行部遊西至大理而故
人戶部主政野亭羅君自姚安至相携為鷄足之遊已而問左右所從
往曰由海則徑由陸則迂予曰登山而不觀海非勝遊也戒舟楫十月
十六日早出郭瀾望皆良田直抵海上而點蒼之麓又往往多水泉下
注田間入于海行六里至紫市又一矢至海神祠前有閣曰浩然惟時
天風拂拂高浪洶湧拍堤一小舟搖曳浪間低昂數尺許令人股慄移
時風止水波頓息萬頃澄滄乃登舟頗巨而朴堅綵幔蒲帆皆具旌旗
鼓吹各一舟稍前從者行厨各一舟其巨舟而行少焉海氣上騰旭日
東升霞綺練光絢爛奪目昔人泛海詩云茲遊奇絕冠平生今日近之
矣野亭因問洱海所由名予曰因水影如月抱珥故名宋人云聞道特

古今游名山記 卷一六 七八五

江空抱瑀是以洱海為牂柯江也然牂柯發源四川烏撒府東南流去
洱海千里而遙安得混為一耶又有以洱海為黑水者不知洱海之源
甚近而黑水出雍西流又折而南流復東南流出永昌而洱海則西
南流與黑水合又同入於南海則以洱海為黑水者亦非也舟行約二
十里抵東岸地名彌羅居民數百家登岸行二里許日將夕乃止一官
舍明日發船擺傍巖多土屋土人皆衣白老弱出田間聚觀如堵山行
二十餘里至下倉兩崖對峙石勢穿窳如欲墮狀傍有小澗藤蔓覆之
惟聞水聲潺潺行一里許路險且狹舍輿而馬馬上行一二里益險益
狹舍馬而步又一二里稍平乃坐輿道傍多矮屋跨澗上者則水磴也
又數十步夾澗皆平田循澗行一里有村人家夾道居如市廛又一里
賓川具午飯道傍坐客松棚下飯罷行二十餘里至百接橋又三里至
白石崖崖畔有庵曰白石草樹迷藏不可見又二里至洗心橋又一里
至沙址村時已薄暮又二里入山前後持炬火穿林薄闇予瞻頓與中
忽聞水聲從空中瀉下如數雷鳴問左右曰此瀑布泉也嘆息不及白

日看玩以為恨已而復瞻頓如前然則土人所稱此中磴盤者九澤轉
者十八半從夢中度矣醒後過白水庵又一里至石鐘寺乃止宿焉明
日寺僧曰西下二里許有大龍潭每潭中龍吟必有老僧入滅者予與
野亭步往觀之潭在巖前幅員百餘步二面列樹如拱潭邊淺草茸茸
水平布草間僅寸許彷彿若葑田予試踐之浮浮欲陷下僧急止予曰
昔有道人見潭畔有異草前往取之忽水湧高數尺道人幾不免予曰
是真有物潛伏不可犯耶近潭多古松一株近本有刀斧痕液出色紅
黃瑩澈紫紫下雷予謂野亭曰傳稱松脂入地千年為琥珀則此乃未
成琥珀也又每隙地有椶成行然多枯死者蓋椶壽不過數歲每枯死
瀕更選地種之不爾不能長茂山高不聞鳥聲忽格磔聲出松間問
僧何鳥曰此松鷄也地上多松球纒如鷄子而色青僧曰此即松鷄所
啄而墜地者行二里至龍華寺夾道皆古木木杪有絲飄蕭下垂如綠
髮長數尺許土人謂之樹衣登山者多取而佩之又三里至雲海庵又
一里至龍祥寺又二里至海會庵又一里至玉皇閣又五里至迦葉殿

上人及寺僧皆稱袈裟以共聲相近而訛也殿西數十步有盤陀石
上可坐十數人東有楊真人洞洞在巖畔斗絕不可至出殿後東行一
里許穿深谷而上緩步支離行二三里凡數憩而後至兜率庵又二里
至銅佛殿乃近歲所增修莊嚴甚麗予與野亭共飯罷予擬宿殿前之
東龕野亭擬宿殿後之觀音閣相去一矢許時天未暝乃同出殿西之
高臺憑欄送目指點西巖幽絕處已乃登觀音閣觀野亭止所復踞閣
前虎石俯瞰懸崖嘯咏久之而散明日日出殿後一里許為胡孫梯石芒
巖巖偏僕視石罅落手接足始得進步如此二三里至上主殿則山之
絕頂也絕頂有塔予問僧放光否僧曰聞始建塔時諸檀越置多寶其
下以此當風雨晦冥之夕時有光見予笑曰然則乃多寶之氣非佛光
也已而繞塔四望見是山之形前出三支後出一支誠若鷄足四趾然
西望點蒼隱約與是山高等而點蒼實高蓋彼有積雪而此無之是其
證也西北望見一山純白色狀如屏風高際天橫亘數十里予指謂僧
曰豈非雪山耶僧曰此山去此將千里在麗江境內山純石而石色純

白非雪山也然據古滇志麗江西北有王龍山一名雪山雪貫四時王
立萬仞千里望之若在咫尺與松潘諸山相接豈予所謂雪山者固是
而僧未之知耶還下土主殿一僧洛陽人留供食所具饅頭樹雞松仁
蒸栗皆佳品予謂野亭曰此伊蒲饅也為之一飽乃行避山之後趾行
二里至虎跳洞又一里至舍身崖又一里由西巖穿石峽而下巖畔有
仙人石棋枰三十二子亦具峽徑多流石歷落擁足下步欲側不能自
持又一里至禮佛臺至此上下皆絕壁橫道一徑予與野亭各手一筇
杖側足而行下臨大壑紆餘十數里曰桃花箐望之若平蕪不見樹木
以問僧僧曰此中萬木森羅惟其櫛比雲屯無有空缺故望之若平蕪
無所有耳又一里許至曹溪庵庵惟老屋三間二僧居之中有佛像右禪
榻左爐竈予與野亭並坐榻上一僧取曹溪水煮茶一僧立榻畔說因
緣茶罷行一里至八功德水又一里至華首門則迦葉禪處也蓋石
壁深入丈餘高十餘丈廣如高之數又其上石出二丈許如飛簷故謂
之門正中有佛像左右磨崖字刻二處遠不可辨問之乃石王溪王卓

峯二公所留題云又一矢許還至銅佛殿直下玉皇閣乃折而西行十
餘里至三角坊亂挑花溪乃遵山足右趾而行又十里至傳衣寺釋氏
書稱釋迦佛一日拈起一花示迦葉微笑遂授以正法耶載并付衣鉢
此寺之所由名也又十里至福圓寺未至寺一里許崖畔有泉地勢均
窳不能為渠直達寺中寺僧創木為槽橫閣松上接聯引水入香積厨
幅員視他寺尤為宏麗僧寮不減百餘獨近寺松身被剝削者十二三
蓋寺僧既衆又去居民漸近取松明者無虛日以是獨罹其災昔人味
道傍松云不以險自防遂為明所誤亦可為處身之戒明日下山二三
里至河子孔上有龍祠山中大龍潭桃花等諸水皆會於此又三十里
至賓川明日至下關又明日至大理予惟昔釋迦佛生周昭王之世而
迦葉為之大弟子是時滇中為西域之境未與中國通也故迦葉得以
占鷄足為道場及二十八傳而至達磨持迦葉所傳之衣鉢以入中國
六傳至虛能則唐之中葉也而其特南詔尚建號稱王與中國抗天下
雖知有鷄足之名然以限隔之故朕欲遊而不可得方今華夷一統南
詔為衣冠文物之區 國家財賦之府四方遊鷄足者踵接而至吾輩
守官於此又得甚暇之日相與振衣躡屐窮極幽遐之境斯不亦大幸
耶

游溫泉之明日發安寧東踰巖關循山徑南
行徑左右多花竹流水藤樹交蔭左顧滇池芙蓉霜枯如黃雲布碧漢
中稍下為高峽村帆檣鱗次蓋賈人買舟處中有海庄一區昔楊太史
慎謫戍居此垂四十年卒作詩吊之又南行西陲支徑至華亭寺臺
殿鉅麗林木蒼莽故多僧近苦差賦蓋逃去寺亦稍稍就圯僅有山鳥
送客爾出寺里許由大徑登太華廻折數盤兩僧持茗椀立亭右迺少
憇寓目萬頃河波行於木末又轉攀磴道長松茂草蔽藤叢天散步綠
陰瀟然如畫至寺僧鳴鐘磬禮空王出視兩坪山茶樹八本皆高二丈
餘枝葉團扶萬花如錦雜以黃楊繞以松檜紅綠爭奇光彩奪目兼佛
宇暈飛金碧輝映勝地良辰游人之稀觀也由殿右登石磴上一殿巋
然石欄繚繞萬象畢呈最為勝覽復下磴道歷左廊觀沐氏世像轉入

聚星堂有修竹數竿舞榭石上可喜堂後為叢林香閣閣前老椿圍二
丈蒼幹入雲蓋千餘年物右依山接竹引泉入厨甕中飛流直下不煩
汲取出堂飯畢過殿右東入一樓扁云一碧萬頃憑欄頽視樹杪可手
簸飯瀟聲疾徐相續而湖水空曠四際烟渚時夕陽既下太華山影盡
落湖中波光蕩搖千峰俱動無何昏鍾鳴余返於堂問寢所橫榻香閣
上是夕松潭四起窓月凌亂宿鳥驚棲忽喧寂至一鼓蒲林大響如
鳥叫號互移棲所夜凡五起山僧視為更候是夕余不能寐驗之果爾
枕上口占四詩內云山中無玉漏自有碧鷄啼蓋謂是也偶見東方生
白爰啓四窓科頭倚檻見晨霧騰暈宛如銀色世界朝霞漸升射以赤
氣晶光潏潏不類人間此又第一奇觀非信宿山閣難言也櫛沐後下
閣飯罷由寺右小門出沿山麓羊腸不徑捫蘿登降上懸歌石下臨湖
水輿夷步嶮約行五里至北菴由朝天橋入靈官殿右登石磴至佑聖
殿再上至玉皇閣勁風亂颭飄花如雨箕坐石欄中小酌見巨浸浩淼
皆出勝下又折下過南菴路皆沿崖上覆若屋仰視朝天橋石梁飛掛
巖上回思過橋時凜凜生栗道右一碑刻漢王子淵祠金馬碧雞文隸
法雅有漢體蓋楊太史移鐫者稍行至龍王祠祠下一洞泉淅淅鳴又
東行連過三佛舍像製妙麗棟宇炳煥一帶飛壁奇峭刺天巖岬多結
構痕問之乃梁王避暑閣故址又稍東至碧雲深處負巖作小石室中
塑趙羽士像前一石塔藏羽士骨羽士不知何許人有僦術茲山乃修
真所是日晴霽曠遠無遺隨意命觴奕然自得下山登舟乘風掛席行
黃蒿中可二十里至省舟中四視華亭巨利荒落生悲太華峻起翠微
地形人力政足相雄南北二菴奇景天造無論太華平瞰湖勢瀾漫數
百里北浮省城東浮晉寧昆陽諸郡邑前滙太華山復從海口背繞山
後由堂琅川逕富民會金沙江下流數千里合岷江入海昔人議欲從
海口疏鑿達蜀江誠制滇之一奇竟以費巨寢矣又據晉常道將南中
志謂滇池所出深廣下流淺狹如倒流余觀之信然至謂滇水多龍駒
今不復見矣茲游也一月前余與陳憲長繡山登舟上太華是日大風

游溫泉之明日發安寧東踰巖關循山徑南
行徑左右多花竹流水藤樹交蔭左顧滇池芙蓉霜枯如黃雲布碧漢
中稍下為高峽村帆檣鱗次蓋賈人買舟處中有海庄一區昔楊太史
慎謫戍居此垂四十年卒作詩吊之又南行西陲支徑至華亭寺臺
殿鉅麗林木蒼莽故多僧近苦差賦蓋逃去寺亦稍稍就圯僅有山鳥
送客爾出寺里許由大徑登太華廻折數盤兩僧持茗椀立亭右迺少
憇寓目萬頃河波行於木末又轉攀磴道長松茂草蔽藤叢天散步綠
陰瀟然如畫至寺僧鳴鐘磬禮空王出視兩坪山茶樹八本皆高二丈
餘枝葉團扶萬花如錦雜以黃楊繞以松檜紅綠爭奇光彩奪目兼佛
宇暈飛金碧輝映勝地良辰游人之稀觀也由殿右登石磴上一殿巋
然石欄繚繞萬象畢呈最為勝覽復下磴道歷左廊觀沐氏世像轉入

甚寒各欲勝以酒力遂大酣肩輿上山寺覽畢分手余抵安寧稍醒口噴噴恨不觀太華書史董歷歷陳登山狀不覺拍案大咲茲游再憶昔所經覽香不復記聞之兩省僚友皆擊節稱奇云

明楊慎安寧溫泉詩 溫泉之在域中最顯名者新豐之驪山而泉實不往水沸如蒸難以驟入硫黃之穢逆於人鼻稍不潔治則窮谷之汚生以青苔如龜蟻衣驪山而下曰汝水曰尉氏曰匡廬曰鳳翔之駱谷曰渝州之陳氏山居曰惠州之佛迹巖曰閩中之劍浦曰新安之黃山曰關中之郿縣曰荊州之遵化曰和州之香陵雜見于地里之志詩人之詠滇雲之地溫泉尤夥其在寧州白崖龍關浪穹宜良未昌騰衝若夷微邊隅不可勝紀要獨以安寧之碧玉泉為勝滇水號曰黑水雖盈尺不見底而此泉特皓鏡百尺纖芥畢呈一也四山壁起中為石凹不煩甃甃二也浮垢自去不待攪拭三也苔污絕迹不用淘滌四也溫涼適宜四時可浴五也掬之可飲尤發茗顏六也盞酒增味治庖省薪七也雖僂家三危之露佛地八功之水何以加焉謂之海內第一湯可也

游名記

卷之六

三

徽州程羅山孟明語予謂此泉為溫湯之冠并出姑蘇陸文量所著菽園雜記驗之而信其地去州十里而遙其往也楫以煙川軸以龍山映以虎丘帶以曹溪山川之美觸可登臨使余樂謫居而忘故里者非茲泉也與攝篆孫通守離司張松崖授簡于予曰是泉為安寧之勝亦蜀之峨眉浙之西湖公可無詩乎予嘗憾此地限關中原使此泉湮沒不得遇風流之宋王神儒之太白瑰遺之長吉憐綜之東坡穿天心出月脇之奇語以洗驪山之汚而躋之三危八功之上四公不可作矣而屬之才盡之辱予一老是彫刻赤土唐突丹砂也哪書十韻為郡王之引可乎其詩曰點岫靈砂沁華清舉石湯佳名雖許并儂液詎堪方火井元通脉曹溪且讓香流溫涇水碧氣鬱謝硫黃清暑南薰際回曠比陸傍體應借鷺潔心不假犀涼春醞熏蘭葦雲腴泛茗槍弄珠餘浣主繪玉騰漁郎瑤草蟠千歲瓊芝綴九房溫柔真此地難老更何鄉

明張自修

溫泉記 嘉靖丙寅十二月念三日余校士安寧舉將

欲觀湯池先遣一力擊舟堂琅川上厥明逕臨井觀之鹽官令灶下以

皮漿汲鹵水據晉常璩南中志云連然縣有鹽泉近志乃謂唐武德間因阿寧始掘地得鹵者非是觀畢屏輿從出大界村乘舟順流北行一里東望龍寶寺隱叢竹中亦蕭遠可喜舟子報郡吏馳騎率鼓吹追余亟遣去舟中望一山峻插東北隅兩峰如削凹其中如筆架形土人因以名山一名岱晟山一名坎山昔僧張善信有異術除妖坎山即此又北行五里逕石涼渡故郡人楊少師一清築精舍讀書處詩文具集中一特名家則李長沙東陽陸上海深李北地夢陽最稱傑在沿兩岸土人引水溉田堰壩鱗次舟過若決呂梁水車高翻濺珠成雨似瀑水飛灑空中又北行五里水回折作曲線形堂琅川多直北流至此迴繞二里逕龍山下山川交窈松石參差最為佳景東岸一帶巖石砢砢鑄曹溪夜月四字稍下紅石削起鑄赤壁天成皆楊太史慎題也行半里七洞臨水飛巖峭立五彩絢雜洞口重扁大似雕藻再行半里至溫泉乃臧舟登其亭飯罷觀溫泉池而浴之池水皓潔纖毫不可隱凹而壁起不煩甃甃中二石光膩勝玉碧色奪目華陽志云水神祠祀亦有溫泉額祠

游名記

卷之六

三

今廢矣浴罷風乎亭上一峰對峙命觴相觸覺兩腋開習風舉余嘗浴驪山香陵淪峽諸泉類多穢氣逆人鼻楊太史品茲泉為海內第一湯似非溢美時且午聞西岸有聖水一名海眼泉潮應于午卯酉之候亟渡而西登陸陟其所古木叢雲水自竇中出盈盈滿潤土人謂此午潮至遂名曰聖水三潮不云四者子夜故不及見爾余曾觀泉華清宮下水左右二竇應朔望不爽自是造化氣數茲泉無足異者又披荆榛南行一里至曹溪寺寺在龍山之麓土人一名慈山草逕盤歷肩輿上無甚斗絕郡志云高八百丈週遭七十里誣矣寺殿因山層構中有楊太史碑文不減玉簡栖頭陀之作第四級殿宇闕麗佛像莊嚴前行十步許一樓顯敞右植木蓮花樹青葱可玩頰視堂川青碧如帶稍東一園鑿山石作几形桃薔薇屏架繁雜道上曝曬蕪數石余呼僧曰僧家有是哉僧叩首若請罪狀余曰昔支道林好養鷹暇惜爾無大韻也觴出寺右一泉潄潄鳴亂莽間循泉散步南行一里許下有龍洞造其門下視深黑不測寒氣逼人投石其中途遂成響七八疊而後止又

西南步行可三里至龍潭乃水深處有二穴口多小魚山樹蒼蒼如蓋
坐樹下飲水甘之類概平疇如波文可愛指顧大華紫雲入皆遠近奇
峰錯列杖舄下問之類皆夷名甚尋茲山也由東南下山復登舟逆水
行夕陽既下萬峰盡紫西望虎丘山寺與太極諸山共布相屬復繫舟
登岸里許至寺襟帶堂琅枕藉虎丘信一靈境前殿傍曰妙果禪院殿
制古麗畫壁精工非時師可及相傳為唐敕余觀之多元制也出山門
南望郡中烟樹萬家暮靄如暈遂從陸歸時臘炬在門矣送署中追憶
斯遊操舟順流左右山色應接不給濯足振衣登高眺遠而梵宮鐘磬
洞口松濤所至奇出令人忘歸惜哉絕域往往好遊之士無因振策於
烟水空翠之間自分茲遊蓋萬里之奇蹤也遂秉燭記之

有倦洞即欲馳行僕夫以草深水濕告尼弗果越明年春二月政務休
暇命僕持炬徑觀之遙見山石粗惡無秀拔處意其中無足佳者及至
大洞口有大虎石當門左旁有柳一連四隔頗露其奇行數步有小洞
口止容一人匍匐而入亦有太虎石當門又數步路甚狹若人咽喉然
行數步其路宏敞深遂不辨東南西北也又下雕欄也週行數步下有
彩雲一段左旁有大傘蓋三柄又行旁有餽二女供炊行數步旁有雲
磴一峯行數步旁有獅象猿三獸固無全形皆顯其首行數步懸石甚
多鳴啞各異以石扣之其聲有如大鼓者有如洪鐘者擊擊隱隱足聳
聽聞行數步來滿有燈盞圓深可愛行數步有擎天王柱高三丈許身
披錦繡挺然獨立直抵于山頂真天下奇觀也行數步有水田一段牛
眠其內行數步有瑤床一張若施帳幔者行數步佛龕一座構落結棟
雖工于畫者不能模寫其妙矣行數步右旁陡下有水其深莫測夫九
此數事特指其中有名者也至于上則層巒倒掛呈奇而獻巧下則群
峯突起闖麗以誇妍千態萬狀莫非天造地設之景象神倦養道于斯
所謂洞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者是已且山之外面全無秀氣乃知君
子盛德容貌若愚者焉噫山之中藏奇絕如此惜無人表章之前太守
賀公有詩云雲散芙蓉露王巖四時花木自爭鮮煙霞古洞蒼苔合戀

境分明不浪傳太守郭公有詩云誤入陰淪宮裏行恍然飛渡到滄瀛
春遊白晝如長夜延賞潭忘寵辱驚太守朱公有詩云黑霧空濛白石
尖曾聞倦于洞中潛公餘有客同清賞坐久能消六月炎三公但誅其
意而已余固悉之以見其勝山左猶有二洞亦可觀韓文公有云每見
山之奇異竊惟造物者不為之于中州而列是夷狄徒勞無以售其伎
或曰以慰夫賢而尋于此者文公之言未為信

盤江過廣西達南海初至曰洞口上空下曠可容數百人鐘乳懸注物
象宛然但水流低狹無徑可通出而山行里許名曰中洞深遠渾渾絕
非人境結橋而渡列炬而入循水周旋仰視穹窿石筍倒垂砥柱森立
蜿蜒如龍蛇躡蹠如虎豹擊石鏗鏘聲如鍾磬雲霧虹霓現形異象絢
爛奇怪指顧不暇莫可辯詰登高而嘯團沙而坐可觸可詠超然物外
是又一寒區也給事中閻閔首偕縉紳游題曰七游洞天清軍御史趙
錦題曰九曲倦源遂以巖洞雲深為一景云

淺其中若無物者躍躍而下漸覺寬舒上露二竅陽光直射玲瓏明爽
猶夫堂與石林叢錯藥牀羅列有寶給呀僅容一人燃燈以進中復宏
敞雲牙石髓丹梯窺迹滿千目前塵土煩歎遊焉迥矣綠巖而上一竅
天生廣可三丈烟霞滿集雲影徘徊奇樹璀璨異草芬茁兀坐清談披
襟散酌足滌塵想何必尋方外哉

廣界僅四百里氣蚤煥初春衣不能裕望皆童阜郡治博大而爽塏西
 北有水雲萬象南明三洞者傳尚久矣余友賓嚴何君海峯朱君日謀
 與余性介先往畢試事遲之乃丁卯花朝也繼得二君書不果來厥明
 與壁山盧君出東門北渡瀘江橋迤南營哨煥文諸山從右起連峯競
 秀環郡點黛行約兩舍至南明洞洞前亭三楹類檝峯足供杯酌與
 盧君握手步洞門門僅容二人似早淺從右小石門俯俛入稍進四顧
 高敞白石勝王鍾乳懸注物象環譎巖畔若番旒狀者不可殫述爰有
 天窓接啓不假炬光日射石室萬形可辨與盧君坐石上各數觥罷至
 洞底巖高四尋許上露大竅奇樹婆娑影落洞中又南明第一觀也
 出洞從左登降巖壑可二里至萬象洞洞口半規懸壁吐簷若廣厦與
 盧君倚騎奴肩下磴懸其門酌罷乘炬入百武許垂乳萬狀十倍南明
 中惟石輪藏特異即雕刻不能到傍一小池如芙蓉容水數升余飲之
 其清凉驚骨自是從者各牛飲其中不竭蓋天漿乎稍進一里攀磴上
 下亂石鈎衣前令數童子擊石鍾石磬余倚壁聽之聲憂憂繞萬竅此

又南明所無再進一里許多支整危石橫道深黑難測傳聞此洞杳不
 可極石路礮研躡躡甚艱乃山洞陟磴道蹇蹶深沙中命二吏從前後
 曳擁始就平遂席地坐與盧君相對張吻作鏹木聲少息復北行折而
 東沿山麓行十里道若之玄復下山從西淵沿瀘江入水聲傾瀾澎湃
 雷轉約三里至水雲洞洞舊名巖洞殊蕭索不稱余易今名云洞門峻
 啓霞壁刺天石堂突窻顯敞寡匹番乳如林難以辭叙稍進則飛龕丹
 盤標舉秀發曲折其中如遊兩掖其石扉高雉吞束長津上垂石簾數
 丈若有天帝端居清虛之表令人正襟而立再進則秉炬望一竇迺江
 水奔流處不可逕矣余傾盧君謂茲洞明豁開傑勝萬象南明遠甚致
 足樂也將理策返左右曰此洞前門若觀中洞更奇余與盧君撫掌曰有
 是哉遂由北行山逕羊腸令輿而步可三里至中洞甫至洞口見飛巖
 截雲似墜復倚一石柱從右撐柱甚奇與盧君列席坐沙上仰對蒼壁
 下臨江水蓋瀘江從前門入者伏流至此素湍淥潭迴清倒影特可稱
 心時指揮王磐石命漁者取魚數頭跳梓水中令庖丁擊之佐觴焉觴

數行畢由左渡橋入時日射洞水巖懸萬類上下搖動最為佳境稍入
 深黑前列大炬松燈百餘枝驅鼓吹十餘人傳響前導攜從者暨遠近
 旄倪來觀者幾五百人稍進一里許嶺四圍石形王立上懸下踞左詭
 右奇不可窮詰又進數百武屏石柱瓏透藻麗文踰刻畫如是者百餘
 處遊人穿舛柱左右隨意雜踏此中敞曠不止容數萬人見空中四垂
 如蛟龍倒飲如幢幡標建凡宇宙水陸動植物象洪纖悉備兩壁間千
 門萬戶不惟足跡難遍如昔人所謂日不周既情不給賞者矣又沿水
 行一里部吏好事者用木塊上作梅花燈百餘盞浮水中點點星流參
 差相望余立橋上顧渚遠白石笑對盧君曰昔人探斗牛宮取支機石
 者豈足多哉復沿水行半里隱隱見一人立水中亟索長炬照之乃白
 石丈餘類大士像下有石鸚鵡似傍大士而鳴從者皆呼此水觀音合
 掌禮之又渡橋行二里許冥冥漠漠仰面環視四無界際碧潭澄滄寒
 烟縈罩間有腥風逆鼻神魄俱怖時從者各攜燈炬命盡燒之不下千
 餘火無光焰初甚疑怪旋思之乃洞深廣火力耗散仍命二三武吏

取烽火數竿橫擊射之皆如行空中不能極乃知斯境高廣無量欲再
 探部吏皆作驚悚狀請罷一恐炬火難繼一恐太遠迷歸余忽回想距
 洞口誠寔邈矣遂返洞中皆平沙無援高降深之險出洞口時肯似脫
 胎天府偶落人間徘徊靈境悵焉如失至洞口與盧君復罷復酌几席
 間猶覺奇狀閃爍形在神往稍定與盧君談茲遊屬晴霽未日得通隙
 且水落可梁非奇遭耶然三洞鼎峙五六里內同穴異戶靈秘相通分
 勝則南明透豁色色可喜萬象窻窻奇險過之水雲前門峻麗中洞宏
 瑤羅括二洞之有煥發二洞之無千里長江東之如帶水勢隱見穿織
 雲根下雁交廣入于南海嘗謂懸乳垂象几洞皆然惟深廣難即深廣
 得江水蜿蜒又難使遊人入則驚喜間作出則顧戀忘返予旅食四方
 州涉其八目所親記蓋未嘗有以對盧君亦如是云爰思六合之內遠
 苞玄毓萬類淵遐奇紀難狀僊蹤不及自非乘風雲輒騁駿龍途則三
 洞者僻寄南裔草莽前代肇自遠古顯於今日其亦斯地之華哉姑擬
 大畧未盡冥搜使山靈有知當警知已於千載矣因各錄一通以獻三

飛樞標以通近照松尤千萬屏想環壤以再往憚多露之濕衣感情
標之彌篤聊染翰以寄微

南聳北伏狀如駢驥堪與家取為天馬山陰有觀音洞深數里許有清
水龍潭水出石隙淪冽瀉洞遠山澹樹穿簷透屋雖大旱亦不涸山鈴
為安國寺寺址之下為大壑號普賢洞深入三十五步再深為石筍琳
御空巖巖淵淵如窟屋洞口則楸花喬木竹障藤蘿水石交雜迴洞天
之真境耳石門在陸涼州西平壤石笋森密周匝十餘里大者高數仞
參差不齊望之如林俯仰側直千態萬狀東西行者穿其中故曰石門
又東出數百步有離石焉狀類西嶽三峯百羅生綃似難圖畫

游名山記

卷之十六

七

古今游名山記卷之十六

古今游名山記卷之十七

天然洞 貴州諸山泉刊

括蒼何鐘振卿甫編輯
廬陵吳炳用晦甫校正

子厚是也靈運之為永嘉守子厚永州刺史也守刺史守一州官尊而
政劇而二子洒然脫略恣蕩風情凡州之山水稍可取者必涉足而寄
目焉又能作為詩文以張大景物使不落莫叢中亦奇矣然而未識二
子踪跡之所遺者至于今復有能表章之乎否也方今海內名士善山
水游者子所聞則姑蘇都玄敬大末方思道天台蔡巨源是三子者之
好為山水游也若饑食渴飲而病就醫也其有聞而求必得之也若爾
搜而虞逐也巨源參議貴州貴州山水硤陬鮮可游者而巨源必游凡
一丘一壑苟不為糞壤者皆涉足而寄目焉又善於大書嘉勅名稱以
紀蹤跡庶幾靈運子厚之風者巨源所與民同患者也清平城東三里

游名山記

卷之十七

七

所謂大極洞又其東七里所謂雲溪洞雲溪大極者皆巨源所為名也
挈其間去大極百步所即今所謂天然洞也當其時翳于榛莽狻狸之
宅而蟻蟻之封不為巨源所甄錄乃今去巨源二十餘年矣風雨滌薄
門運研然可布几筵較其奇于雲溪大極不啻若華屋屬軒之與蓬蓽
伍也睇于前而顯于後豈非數與今夫崑山之王滄海之珠千載求之
尚有遺寶物之無盡藏也如是然則人君之求賢也招以弓旌聘以輪
駟馬知草澤之下不有懷珍而稿馘者乎何以異此洞之不得暴白于
當時也雖然洞之顯雖後時猶不為落莫于世吾安知此外不復更有
遺者終有能表章乎否也

游名山記

卷之十七

七

游雙明洞抵洞蒼然兩山夾道下有寒泉注為澄潭怡然于懷從者曰
未也白石壁立半折崖側下有通經劈竇圓如蒲月奇哉斯之謂洞也
從者曰未也綠門以入小徑夾崖前峯兀聳蒼碧潭流穿石折而西迴
又一方渚磷磷有聲雲氣拂面靜觀日色山影沉澹如鏡東西風日相

射南北懸石盤如蓋衍土一區可坐可話往來百步餘而興入風泉
雲空之外矣顧屋間石筭數尺形類裝點佛座虛可容背傍婉曲侍童
環立者可數人俯皆平石余欣然據筭而坐其顛眇流泉而莫測其往
莫子歌伐木節以磐水石冷然徐子發浩歌童冠者摠衣而進歌湛露
前溪橫小梁渡涉者莫子起以請曰未也渡此則雙明洞矣余臨水却
顧步小橋流泉之激穿石洞援壁而登六七步間恍然光敞堂壁四周
前開一面以吐日月上圓下方奇偉一室環壁靈異莫窮巽態中座四
顧山水之奇足以洗心歌酒話言方極懷抱葛衣輕飄山色半黯紅光
入水起視郵人乘燎束楚以繼夜遊揖二三子起廢歌再酌凜乎其不
可留矣

木閣齊山在宣慰司城西四十里林木蒼蔚水
西之境由此而入蒼龍坑在蒼龍坑長官司兩山之隅潭深奔深靈物
藏其下當春初和暢夷人立柳坑呼擇牝馬之貞者繫之已而雲霧晦
冥類有物蛇蟻與馬接其產必龍駒 本朝洪武四年為夏明昇降獻

長馬十其一白者乃得之於此首高九尺長丈餘不可控御詔祀馬祖
然後收典牧者費沙四百斤壓而乘之行死中又漸馴習後將行夕月
之禮於清涼山聚之而躍雲一塵弗驚賜名飛越峯且命給形藏馬翰
林學士宋濂為之贊大巖山在務川縣東八十里山有一巖深遠可容
百餘人時多遊院于此竭溪疊巖在府西一百二十里峻壁間有一石
門泉從中山歲旱時之風雨驟作銅關鐵寨山在遵溪長官司西南其
山高峻上頗平廣可容千人三面險峻惟南可登銅鼓殿在黎平府城
東北二十里有洞高大如屋深遠可三里中有溪水橫流羅圍洞在府
城東北一十五里洞門寬大傍有石磴如床可容二百餘人八部山在
普安州城東三十里諸峰皆石巖然摩空羅磨塔山在州城北一百八
十里四面峭壁上有寨惟一徑可達東北瞰盤江三一溪在州治東其
源有三一出沙莊一出雲南坡一出目前山三流合一入于城南水洞
洞外狹內曠其頗有通明處其中懸崖惟石狀若人獸清奇可駭關索
橫在頂營長官司治東勢極高峻周廻百餘里上有關索廟因名蔡苗

山在新添衛城東北一十里上有泉懸崖飛下宛如玉虹名曰飛泉都
勻洞在都勻長官司東一十里前門北向高廣俱一丈五尺後門南向
高廣四五尺洞中亂石狀如象鼻雜草叢生白水河在安莊衛城南三
十里懸崖飛瀑直下數十仞為河湍激若雷平日雲霧塞其下

攀林麓僅百武許有飛巖倒懸巖巧怪垂珠滴乳盡態極奇若神蛟
之駕秋雲鳴鳳之驚晴漢又如千乘萬騎浮空以馳僊子靈妹御風而
下雖以五丁之力吳剛之技追而琢之不足以方其妙蓋天成也傍有
崆峒遠不可入而一清泉冷冷自半巖出奔流平野居人飲焉其佳勝
無與為比惟在夷區古所弗治故轍跡罕焉爰自 皇明一統始制兵
衛隸貴曰興隆隸楚曰偏橋而周道由之由是來往者得以觀遊間有
學佛者結廬號普陀峒正統間遊僧德斌來營寺址名曰月潭時貴之
都指揮使常智為衛興隆倡募募財首建正室中塑法像金碧麗美茂
林修竹琛琳芳翠遂有聞於四方余惟山川因人而顯宇內佳山水經
品題而載輿志者固多若斯巖之美蓋千百而什一也

百尺其上傾洞玲瓏浮者若雲霞亘者若虹霓若樓殿門闕懸若鐘
鼓編磬幢幢縷絡若搏風之鵬翻隼翔鶴鶴之糾蟠孫貌之駭蹇奇
怪變幻不可具狀而其下澄潭遠谷不測之洞環秘回伏喬林秀木垂
蔭蔽虧鳴瀑清溪淨洄映帶天下之山萃於雲貴連亘萬里際天無極
行旅之往來日攀絙上下於穹崖絕壑之間雖雅有泉石之癖者一入
雲貴之途亦皆路困頓厭非復夙好而惟至於茲巖之下則又皆洒然
開豁心洗目醒雖庸庸俗俗不知有山水之觀者亦徘徊顧盼相與
延戀而不忍去則茲巖之勝蓋不言可知矣巖界興隆偏橋之間各數
十里行者至是皆頓憊憊悴宜有休息之所而巖麓故有寺附巖之
官吏與凡苗夷犷犷之種連屬而居者歲時令節皆於是焉釐祝寺漸
蕪廢行禮無所衆方以為病今按察使滇南朱公文瑞時以兵備副使
按部至是樂茲巖之勝憫行旅之艱迺捐資庀材新其寺於巖之右以

為釐稅之所又因寺之故材與址架樓三楹以為部使者休息之館不
兩月而工告畢於是茲巖之奇若又增而勝也夫當法網嚴密之時衆
方喘息憂危動虞牽觸而獨能從容於山林泉石之好行其心之所不
愧者而無求免於俗焉斯其非見外之輕而中有定者能若是乎寺始
於成卒周齊公成於遊僧德斌增治於指揮劉瑄常智李勝及其屬王
威韓儉之徒至是凡三葺而公館之建則自今日始

距地百餘尺中虛而下嵌乳液融結紛詭殊狀豎者柱矗懸者玲綴揚
者鳥厲突者獸躡躡級漫瞻欽衽徐睇極意所愜邃洞豁豁而宵際清
渠激注而前統舊即巖麓稍右構樓攬轡脂轄者息而飯焉余閱武沅
江澗溪而還春和晝熙停馭周覽惜於徑去而樓且向地屬按察副使
祁君清葺闢闢垣傍飭吏解時偶成四詩手書于石而記其端貴州寔
殷周鬼方靡莫地秦漢以來間稱置郡羈縻未改草昧至我 昭代開
藩樹文武官吏始稱屏維蠻據之鄉今檢圖誌錦巖珠壑秘洞靈淵所
至有之若澄泉噴折匿見惟石巖屹林立在大都名區得其餘溜斷碑
亦足以誇巧而競于入者雖周道往往是焉而茲巖之奇又最也當其
湮翳於蠻烟寇莽中穆駿不馳驚節靡指蛇虺所穴豺虎所遊提兵拓
疆之夫尚趨趨未嘗輕置足焉而今日冠蓋巨臨圖誌以載披霧睹天
欣欣有遇矣然使生於大都名區則有力與好事者將營以萬金侈以
衆觀笙簧鞀鼓宵膏繼壯窮遊覽之盛而貴州遐壤雜夷中原士彥非
膺 命不洩商旅非入滇不經其暇而遊遊而知賞者幾人也噫巖固
幸而遊 昌時出穢墟而為人所知耶又不幸居於斯不能並大都名
區巖洞泉石稱雄於世而為人所盡知耶

古今游名山記卷之十七終

游名山記後序

括蒼山人何鏗撰

余少好覽觀山川奇勝乃自束髮以來于海內名山川
厥觀蓋什七八云憶惟髫年從仲父博士府君講業家
園是為梅花巖之陽釋山之翠微也嘗與二三朋好穿
修林蔭喬木振衣高原北望白雲玄壽諸山崔巍倚天
南瞻大江東流極滌滌所止相與撫掌為樂間以語人
曰昔李固稱嚴夫子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游其八
欲類此子矣知言哉知言哉已乃弱冠偕計北征則擊
絳富春江上嚴陵釣臺丹崖萬仞儵然有遺世獨立之
想已又觀清錢塘泛舟西湖過蘇堤六橋謁岳武穆
王祠墓于棲霞山下北入蘇臺登虎丘渡揚子江陟金
山妙高亭歷廣陵蕪城問瓊花觀遺址則又泝淮泗凌
呂梁之絕險傍嶧山而東拜孟子廟古檜栢森沉中如
見泰山巖巖氣象又十餘年出使嶺表與友人曾英遇
馳鑣齊魯之疆泰山在望雨雪不果登乃修謁闕里登
奎章閣出游孔林泝洙泗源流所自則龜蒙鳧繹皆在
目睫為足以慰平生仰止已乃將事皖城過池陽上齊
山咏杜牧之九日詩遂次望華亭仰瞻九華諸峰如芙
蓉仙掌參差霄漢間直以天下之山秀麗無是過矣爰
自信州舟行晚視葛陽諸山無不可醒心悅目者豈其
中仙靈窟宅耶于是帆彭蠡山南浦登覽滕閣誦三王

文辭日夜望牛斗間劍氣所在遠懷玉筍九仙之勝過
昌山探石乳洪陽二洞歷仙房石門種種特乃泊秀
江宴游宜春臺而去西遡湘江游衡嶽上封寺陟祝融
峰沿初陽泉手數紫蓋赤霄諸峰下宿南臺開雲堂憶
昌黎公遺烈不已又西尋浯溪問元道州漫郎宅摩觀
大唐中興頌過湘山寺觀無量壽佛遺蛻至於桂林涉
漓江見諸山轟轟拔地峭立如植圭筵笋乃其中空洞
如華景疊綠龍隱還珠諸洞備極奇崛而七星巖深入
幽局逶迤數里乘炬冥搜萃世間諸物態又中州希觀
也乃下蒼梧掀蓬歷覽則陽朔諸山不啻人間盆池惟
石峯韶石望南華晶晶在目北過庾關以歸殆萬里而
遊名山記 後序 二

信陵遺蹟又由白雲寺旁上吹臺讀李杜高三賢酒酣
賦詩爰以一月西征度成臯虎牢陟鞏嶺游覽少林
寺登探達磨面壁洞于五乳峰上又東訪二祖菴南行
回視少室三十六峯如蒼虬舞鳳又至嵩陽宮觀漢武
帝所封大將軍三栢直千年物也瞻仰嵩山屏起橫入
天半見東峰微凹稱嵩門待月乃由黃蓋峰而上尋盧
鴻巖瀑布即鴈蕩龍湫當不過是又一年于役宛葉經
昆陽漢光武與王郎戰場見方城七峰高列雲際求夫
子問津處三復鳳兮之歌又從桐栢淮濱廟西去登大
復山尋淮流所自出返于南陽謁武侯卧龍岡東過宛
丘展拜太昊伏羲陵上吾夫子絃歌臺聯東門之池泛
棹湖心憩蘇子由亭適也明年抵召北征奉侍家
大人渡黃河過廩延問博浪沙故處至衛輝登蘇門山
游孫登嘯臺及康節安樂窩觀衛源池宿百泉書院已
乃入司寇署登白雲樓日凝望西山奇聳暇日與毛希
周輩出游弄水玉泉亭憩碧雲寺浮觴曲水以上香山
坐洪光寺月壇俯瞰西湖浩渺見都城蒼然塵海金碧
暉映直鬱葱佳氣可挹又數年補守湖陽乘潮鼓棹過
波羅廟上見日臺又以九日登羅浮山歷覽鉄橋瑤石
臺玉女上界諸峰造飛雲頂直呼吸可通帝座見數百
里內川流白龍蜿蜒大海沉碧茫昧中蓬萊十洲可
跬步至也又遊流鈴羊峽北觀松臺七星巖臨壑振衣

又西南一奇探也乃道汀延宴游碧雲洞朝斗巖亦煙霞隩區西入武夷則挈兩兒共棹一艇周覽九曲幽勝上天游峰坐萬峰亭憑蒼煙俯雲壑遠謁朱夫子武夷精舍出登高明樓尋茶竈大隱屏伏羲洞所在又東南勝覽也揭來江渚嘗以春日登廬山天池遇雪初霽陟白鹿昇仙臺懷周顛仙靈蹟探佛手巖周游萬峰之上如琳宮玉海觸目琅玕殆冠絕平生游覽乃從山陽詣白鹿洞誦說周朱遺教視諸生揖讓俎豆徘徊不忍去南入開先寺觀馬尾泉及鶴鳴峰瀑布疑是九天銀河瀉落龍潭震響如奔萬馬聲又雄偉壯觀也遂以冬餘之暇檢校往所編名山游記鏡攷所履恍然心目即所未歷當不爽也以示友人廬陵吳用晦稍為刪定以命梓人屬學博士余采視刻至乙丑仲春刻成將以求正同好并著余所經游云是編初采柳河東永柳諸記益以蘭亭桃源諸名篇為足以存昔賢風槩乃友人徐可繩備錄金精衡岱諸作大梁李川父先輩以所著乙巳春游錄相示而都太僕游名山記得之吳門曹用晦又於陸道涵所得喬太宰海嶽行記至時時以名集文記指示則漢陽李伯承為多若廣所未備亟有俟於博雅君子焉

嘉靖四十四載歲在旃蒙赤奮若如月哉生明



ZW 21181800691383